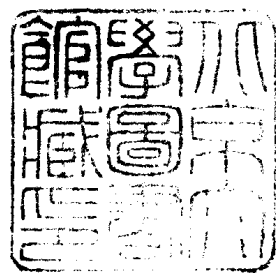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五二册目次

皇明策衡二十六卷（二）

〔明〕茅維輯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災異　　萬曆丁酉湖廣

問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取象亦微矣哉故書稱命討必繫之天乃春秋明賞罰書火災十四不書事應又何也無相鑿與班氏採漢儒所著志五行其說火性得失甚具而後漢志因之茲亡暇多指如建元中高園便殿火永和中承福殿災延熹中德陽前殿火諸應各異迺或又以爲君下思道之罰其于三經之旨孰爲當歟大抵天道惟陰與陽君道惟賞與罰唐虞三代靡不繇茲以治而漢宋大儒或稱陽爲德陰爲刑或稱喜而賞爲陽怒而刑爲陰儒亦其旨歟欣覽古今　恩威丕暨鼓舞盡神者無如我　太祖高皇帝而　皇天欽翼每用兢兢其大旨載在訓録亦可得而揚厲歟我　皇上聰明英毅纂大承休　臨蒞以來賞罰惟允謂宜格　天心蘂休徵無遂茲譴怒也乃者回祿示警災兩宮災三殿厥罰甚著庶其聖天子思道時耶議者慮賞輕罰重冀以尚德緩刑抑陰扶陽以順承　天道意至善已而實不盡然夫王法天天法道要必

有至當之衡而明之以嚴吹淳化招來休和庠比一賞罰亦有先賞罰者也諸士其悉言無諱執事者且將　闕之

人君法天立道無先賞罰矣陽施陰慘天之令也慶賞刑威君之制也賞從陽罰從陰無私喜怒以迭佚罰所以欽令也賞必功罰必罪無敢僭濫以干常憲所以定制也故二柄審則盎然春日凜然秋霜政平刑理而福祿應之二柄舛則華袞非榮斧鉞非畏亂象干度而譴告隨之古聖人所以參兩儀脩六府馭百官臨萬姓而無失道者惟此賞罰爲兢兢也執事感回祿之災推本陰陽而以賞罰策士士也鄙何足以知之雖然敢據經

傳以對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火在上故章明故能耀隱燭微宣龢化滅清成大化而無災燀君象也聖人則之揚善莫若賞遏惡莫若罰非君賞君罰之也天之休命也皐陶之謨亦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言命討而繫之天章有德刑有罪即易遏惡揚善之旨也春秋明賞罰書火災十四不書事應其義該其旨約欲人主無所不謹云爾著事應自漢諸儒而班氏採之志五行其說以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爲火得性信道不篤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爲火失性火失性則不炎

上之罰應之賢佞邪正之辨亦易遏惡揚善之旨也第其旁摭曲證多所牽合不暇枚舉即建元中高園便殿火仲舒以爲燔貴而去不義之象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啟時君以殺伐謬剌殊甚永和中承福殿災范曄以爲先是爵宋娥爲山陽君梁商本國侯又益商封別封商子冀襄邑侯皆過差非禮咎在賞失延熹中德陽前殿火陳蕃等以爲前始春而獄刑慘咎在罰失意稍近之然舉一事應一災春秋豈若是拘拘者也惟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吾于京房有取焉夫道雖多術總之不過兩端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立君之道曰賞與罰賞罰乖章陰
陽錯行天地大駭于是乎火其機相召而其得失相爲
感通也董仲舒曰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故
陽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居大冬而積于空虛無
用之處明上天陰陽之道與賞罰通也朱熹曰喜而賞
者陽也聖人之所欲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聖人
雖至虛至平于此二者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明人
君賞罰之道與陰陽通也古之聖人幸隆斯矩堯舜舉
羣賢而命之朝遠四凶而放諸壄欽天立道者也夏后
氏得之先賞後罰殷人得之先罰後賞周人得之賞罰

用爵列剛柔互用文武異施譬諸榆杏楢槐燧因其時
炮燔烹炙調殊其適要于無失道而巳然則賞罰顧不
重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躬攬大權　獨禀全智
握樞秉軸控御英豪一時功臣若和若永忠若勝命不
蓋愆若茂若通源若顯譴不忘勳臣鑒一書垂戒尤切
至于悲考課覈名實善無微不錄慝有細必懲或以在
公勤職復家或以廢莩一私見逮或以不受遺金蒙擢
或以詭脫囹圄犴獲誅或以持公繩姦而勞　璽書或以
閭閻疲苦無所對而旋遠竄諸如此類未易縷指其
恩威之所鼓舞者何神也而　皇秉時用虔惕故其

謂侍臣有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
予奪得以自專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
唯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洋洋　聖謨載在　訓錄用
能祗承　天休聿懷多福　列聖奉爲典章巳我　皇
上聰明英毅纂大成休　臨蒞以來　宮府肅清朝野
欽悲黜陟功罪一奉于無私宜無可以兆咎徵來譴怒
也然而回祿示警前年災　兩宮今年災　三殿　聖
天子所爲嚮明出治嚮晦宴息之所悉化而爲燼此非
細故也愚聞之皐內災內皐外災外燔重皐重燔輕皐
輕　天怒若此甚矣庶亦懼而思道乎夫天有喜怒人

君亦有喜怒其極相流通而往來相應喜甚溢賞怒甚
溢罰賞溢傷陽罰溢傷陰極陰反陽火災乃見故議者
謂賞虞輕罰虞重欲以尚德緩刑抑陰扶陽順承　天
意究其說豈非以起廢艱于錫環進賢難于轉石懸象
疑于刓印而出滯類于屯膏乎夫爲民父母而吝其醢
醢富有羣生而纖于炊爨無乃示人不廣歟故曰虞輕
也又得無以鉤距窮于索瘢斥逐易于薙草詿誤多于
引蔓而箠楚慘于凝脂乎夫以至尊之貴而仇匹夫腹
心之親而疑手足無乃使人無措歟故曰虞重也賞虞
輕則將矯之以重矯之重而過也又謂冒竊名器之嫌

而今之工削蘇濫吹竽者非少也是賞虞不當非虞輕也罰虞重則將矯之以輕矯之輕而過也又有不戢奸宄之咎而今之漏吞舟逸裘締者非寡也是罰亦虞不當非虞重也故人君欲謹天戒則必慎賞罰欲慎賞罰則必思道而法天思道而法天鑑欲明量欲公權欲專法欲必用欲顯機欲神周欲寛樞欲要八者不可不審也夫薰蕕不同器而藏駑驥不同衡而御言論賢否倒置無繇沮勸第令夷跖同章被文垂藻不足貴柳顔同罪刻肌虧體不必威矣故鑑明則參于日月弗能眩也衡無私輕重故平繩無私曲直故正人君無私愛憎然

後可以爲命好不匿醜則穀不蔽于樹檀瑕不揜瑜則石有資于攻玉故量公則侔于造化弗能濫也夫鼠憑社貴狐藉虎威熏腐俳優人主每忽爲易與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遂構瘡痏于牀第矯軒冕于笑譚大柄潛移而不自覺故權專則宰于沖漠弗能窺也執契者符前操券者責右以存信也故徙木之金雖微必給爇宫之戮雖功必討惟是開必得之門明必誅之路而勇者競懦者奮矣故法必則信于四時弗能易也建標而人知趨樹的而人決拾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懲者其功罪昭然耳目者也烹阿烹左右所共譽者也封即墨封左右所共毀者也故用顯則判于寒暑無弗喻也鷙鳥之擊也脫兎之捷也而人莫得測機焉賞罰亦有機遽然來截然下莫知其所以然而然雖鑿坏踰垣莫能逃重巖襲室莫能避也故機神則震于風霆無弗惕也風林無罣翼急湍無縱鱗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是以功疑從予以廣恩也罰疑從去以慎刑也不疑則恩不可倖邀罪不可輕逭也故周寛則仁于霜露無弗戴也善張綱者挈綱善振衣者挈領賞不必千金而罰不必鼎鑊也投醪可以示恵挾纊可以喻仁金錢可以媿心蒲鞭可以示辱故樞要則運于斗杓無弗

總也凡此皆賞罰之道王者所以法天者也抑又聞之火者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故賞罰者治之具而　朝堂者賞罰所從出也災不于他于　朝堂也其故可思也邇年以來　宫漏希聞庭燎鮮設上下之情日以抑鬱上情鬱爲忿忿積而日不平下情鬱爲憤憤積而日欠伸今日之災亦其鬱徵巳火鬱于煙煙微而火熾理鬱于情情抑而理明鬱之非難啓之亦易夫惟　聖天子愓然脩省奮然攺圖親賢勤民克己復禮涵容而有斷總覽而不苛湛恩流而不氾神武奮而不黷恵周于窮簷蔀屋而不以養姦威加

于墨吏豪民而不以寒諫夫然後人心悅豈王道蕩平易災爲和轉禍爲福耳三光揚靈五行式序百昌遂長萬國教寧化何以不若唐虞治何以不若三代道在彊勉而已詩誓怠遑書稱懋哉皆彊勉之謂也敢以是爲

當守獻

攬政弭議

萬曆丁酉湖廣

問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議蓋其重也有道之世莫若唐虞書稱率作興事屢省乃成罔也而命耳目股肱以翼爲明聽無乃好政歟無稽勿聽弗詢弗庸罔也而衢室之問總章之訪無乃叢議歟彼衢室傳餐監謗禁言之主亦豈不喜攬政而惡開議而猶以叢議又何歟豈政固不可攬而議固不可弭歟抑其攬之弭之者自有道也我朝體統嚴正法制精詳政柄最專議論最寡聖天子又奮乾綱而照臨之政令之施一稟宸斷雖三事九卿莫敢專擅議事一下當臺諫重臣揆獲嚴譴所不亦政無旁落議有指歸乎乃者下吏僥上權豪民持國議紛紜淆亂彌無底止此非有道之世所宜有也歟咎安在說者謂大臣輕則小臣重公議絀則私議信儻亦其理然歟茲欲無務擾之而政柄不分無務壅之而浮議自息大分明于上大順昭于下以儷唐匹虞克臻至治其道奚繇諸士其朗以復哉

國者君與民共之者也君柄政民柄議政貴總攬虞僭竊而攬之者常竊之議欲帖戢忌紛拏而戢之者常拏之則何也蓋主雖聖神必資輔弼操下而奪之柄是謂獨攬擅久而亂政乃二矣時雖泰寧必資謨議咈諫而結其舌是謂下抑抑甚而騰議滋多矣故利器示人政之蠹也而執要馭詳則政在人未始不執在我任之所以攬之也多言亂聽議之叢也而合愚成聖則議在民未始不益在君用之所以弭之也蓋自古有道之世莫盛于唐虞矣垂裳恭已而四岳九官十二牧轂維輻輳稽首禀成無兩政也含哺之童擊壤之叟歌謳帝力而

忘于何有無訾議也然而二聖人不自以爲治也率作
省成元首非不自重而亦不廢股肱耳目之咨勿聽勿
庸讒說非不務望而亦無忘衢室總章之訪豈其不知
太阿之不可倒持隄坊之不可橫決而故以啓旁落之
門開紛紜之路哉蓋權者上所統也職者下所事也以
臣操君之權則僭以君行臣之事則侵而僭常起于侵
我惡其僭故不敢侵也任耳目股肱者善重元首者也
公議上所採也私議下所出也議私而務遏之則決議
公而務抑之則壅而決常生于壅我惡其決故不敢壅
也訪衢室總章者善卽讒說者也苟爲鑿田常六卿之

爲禍而曰我且爲衡石程書我且爲衞士傳餐則左矣
懲狙丘東里之爲辨而曰我且爲衞巫監謗我且爲妖
言著令則舛矣故曰君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羣
臣羣臣竭力以奉其上又曰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宣
之使言有味乎其言之也我　國家體統嚴正法制精
詳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諸司百府各序其事而一稟乎
　宸斷故政柄最專重國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朝
廷時採而用之諸浮　曲說不得進故議論最寡而今
胡太謬不然也然則　政弭議兩者非急務耶愚以爲
方今政何患不操患　操之無術而四方五義遂無所

統也議何患不弭患其弭之無策而橫流旁溢靡所
定也何也　國家所與提綱肅紀表率羣僚者惟此三
三大臣耳今也欲銓衡除吏之柄以聽于外撓度支匪
頒之式以聽于內冬官夏署夙稱卑府乃並萃屬之擾
而虛之梧掖柏臺猶云逆耳乃並宮輔之疏而寢之凡
所執持不疑爲怙權卽疑爲抗止勢有併大臣之權收
之耳夫人主疑大臣以權誰敢復直躬以速謗而太臣
遂輕大臣輕則小臣操其重矣　國家所爲扶微宣隱
開導聰明者唯此二三言臣耳今也立仗獨鳴不旋踵
而斥之交章級牘輒連臂而逐之罪言者併罪夫言言

者又或先其未言而罪之怒諫者併怒夫諫不諫者又
或虞其且諫而怒之凡所建明不斥爲沽名卽斥爲樹
黨勢有胥言官之口箝之耳夫人主而箝言官以言誰
敢復批鱗以買罪而公議遂絀公議絀則私議信于下
矣持衡者前低則後昂養癰者小忪而大潰必然之勢
也伏見邇來跨陵忮懻習染成風競拋闒爲才雄慕嫉
張爲果敢權惡其不已出也故掎肘而撓之功恐其惟
人有也輒攘臂而爭之悶于左復悶于右不憚登壟而
求也難爲下復難爲上敢于操斷而代之不羞曠官而
務侵官不恥溺職而務營職十羊九牧一鼓百輿如此

是衆爲政也閭閻細夫街談巷議抉瑕摘衅詆訶是非
縣聞之若係風萋菲貝而成錦矣漫言之若射覆岐蚋
聚而成雷矣一人吠其影信耳者猥隨聲而和之一人
貌其似利口者益模寫而工之宻則屬耳于垣牆聚則
鼓唇于稷下黠白成黑淆雌爲黄如此是曹爲議也小
臣惟無侵政則已侵政因能其議以濟之所好則涸澤
生流所惡則春叢零葉青紫惟其月旦妍媸任其品題
辨圍爭馳詞峯競利夫下方用矛而攻盾上益賊刃而
貴鍔遂使燕越殊轅首尾多畏道謀搖于築舍國是毀
于盈廷解紐弛綱誰執其咎如此是以政爲議也小民

惟無議議則已横議因撓其政而分之故富者交通豪
貴構密飭于唇端貧者亦造作飛條駭危機于穎末漂
辭亂法借公營私夫下方潛鼓其筌簧上復陰招以餌
箭遂使短長立效榮辱横分而虎成于三人曾杼投于
屢至以庶人而持國柄片言而奪主威越軌毀常莫斯
爲甚如此是以議爲政也其害可勝道哉今夫三仞之
牆嶁嚴如削任夫不越百仞之山而群羊遊焉凌遲故
也彼習見夫卑凌尊賤妨貴恣意所逞而莫可禁制則
誰不去順效逆以與上爲難是故姦民持法吏青衿譁
師長戍卒挾主帥豪猾詆　親藩手足倒懸指臂莫爲

使究且算門圭竇之人而咸凌其上其何有于一人賈
子曰廉遠地則堂高廉近地則堂卑此善喻也是上方
自以爲能操政而政滋替也六師之衆銜枚疾走寂不
聞聲三家之市不勝異議矣淆亂故也彼習見夫非譽
相紛臧否相傾横口所出而莫爲懲創則誰不嗔目語
難以冀于一逞甚則家藏象緯之書塗傳圖讖之説羣肆
捭闔之口人侈韜鈐之術使天下戴目而視跂足而聽
雕悍徂猾並有異心蜩螗沸羹足爲殷鑒語曰積羽沉
舟衆輕折軸此善喻也是上方自以爲能弭議而議彌
熾也此豈可宴然而已乎夫已病者必察其源解紛者

必循其理維今之弊無他術也愚以爲欲朝無干政莫
若愼柄政者而專任之蓋小臣所跳躍而思逞者皆大
臣所局趣而難展者也吾誠簡忠良隆委任託以心膂
假以事權使大臣晝之而小臣守之大臣晝之則不下
替也小臣守之則不上凌也即有軼才方且競功脩職
以共厥位而奚暇外嘗是以任之之道攬之也欲野無
私議莫若採公議而善用之蓋小民所憤懣而不平者
皆朝臣所約結而莫吐者也吾誠重耳目廣聰明言必
見行諫必見聽使上德必宣而下情必達上德必宣則
議無從起也下情必達則議皆吾資也況此下民方且

含膏飲醇以遊太化而奚有煩言是以用之之道弭之也蓋嘗喻之造父之御也齊轄于轡銜遲速于唇吻正度于胷臆而執節于掌握操縱有節故能取道致遠而無泛逸故縱而不操非政也操而不縱亦非政也要以君執其綱臣舉其目下分其職上總其成小大聯于鈞繩輕重制于儆銜外內嚴于扃鑰則夫僭圭縮符蝎蹷而效尺寸者孰非 天子之政而又奚必自攬之也水之爲道也瀦爲陂塘鍾爲衍澤疏爲溝洫流爲江河蓄洩有宜故能阜財致用而無潰溢故洩而不蓄非議也蓄而不洩亦非議也要以傳其信言無傳其溢言用其

竅言無用其欵言毀譽本諸直道是非付之公議取舍酌之 朝廷則夫扼腕抵掌臚列而陳一二者孰非國家之議而又奚必弭之也夫然後知煩策急轡非御良之方也厚隄深坊非塞實之術也怙權專擅開僭竊之門惡人之竊也而益擅之是趣之竊也咈諫自賢啓謗誹之路惡人之誹也而益咈之是導之誹也欲以攬政而弭議不亦難乎抑宋臣呂公著曰欲威福之不移孰若舍己而從衆衆未有不公而人君獨爲公議之主威福將安歸也故政與議非二事也攬政與弭議非二道也議之來由政失也政之乖由道失也故上焉爲政

計則無務握其權以自爲重下焉爲輔政計則無務誘其柄以自爲輕蓋自古媢子宵人欲竊弄君權靡不揞大臣爲倡主誣守道爲賣重俾人主自操其政及其裁覽勸勤叢挫已甚金虎相比柔𤸃既成然後遂事矯制操主之威使宮輔莫得效其忠臺諫無所關其口雖有善者烏能佐未議哉故曰君論相相正君則體統正朝廷尊而天下之政出于一要論也是在 今日懋圖哉

萬曆丁酉湖廣

問國家倚重人賢卽農之望歲不啻矣顧材有遲速成有蚤暮或化阿于倮萬或棄繻于英妙或博學而就無雙或獻賦而稱國瑞何夙悲也或克咸于垣野或着績于金城或遲暮求封侯之印或崦嵫奏夾日之功何晚成也夫漢儒有云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似矣乃書言黃髮詩稱老成漢儒之言得無于經旨悖歟左雄奏所限年之制議者難之稍選數年得人爲盛而袁弘之非貢初之詔又胡遽拒剌謬也說者謂年不必校要之才品然歟否歟豈劉郎所稱七謬亦有當歟自古迄今入朝見嫉轉相彈射互有低昂老成或目新進爲害事新進或目老成爲巽愞薰猶冰炭判不相投情長則信意短則謗何益于成敗之數也今欲一掃舊習俾國無遺賢人有和衷以共襄聖天子平明之治則何施而可諸士試相與推之

豪傑之士有所奮焉而思展則英妙可以奏功有所畜

焉而徐發則遲暮終于底績故事之成毀人之賢不肖非其年殊也盖其才品異也不程其才品而較其年此與皮相何異夫惟明哲之主馳域外之觀察環中之蘊采兼濟之謨塞猜疑之路使長幼畢獻其忠淹速互調于用則衆賢雜遝罔不肅和而底定勛勤終必賴之矣何以明其然耶夫使人之年相若也而謀相符也力相敵也盡人而可以肩閎鉅履盤錯矣惟夫利鈍異根躁靜殊用或以果斷圖成亦或以輕爲取敗或以持久著效亦或以濡重發衰功其致雖一也此見急而彼見緩緩之則兼奸而急之則趣亂甲見遠而乙見近近則取效速而遠則奏績弘兩是不必兩存兩非不必兩舍其原難定也有通而反盭有困而反伸有後之而反先有趣之而反縮進可達厚或力衰于魯縞始雖垂翅或奮翼于桑榆其變難窮也將安取衷哉雖然事之來也赴機貴決而設慮貴深機神于呼吸轉盻非銳氣無以赴之而慮周于必世百年非厚養無以規之人之氣多發揚于少壯英邁之時而人之養多深湛于艱難諳練之後亦其大凡也請徵往牒子奇稱齒著績于宋阿終軍弱冠發聲于羈越黃童有無雙之譽而臺閣之業隆劉宴來國瑞之稱而度支之功偉之數子者神契天解不借

資于聞見鴻軒驥騁不假道于歲年辟之于將莫邪新發于硎而鋒芒立露見者爲之辟易耳功成毋野尚父之壯猷捷奏先零老臣之石畫裦然舉首公孫當垂老之年夾日虞淵東之實崦嵫之會之數子者樹功揚名不急急于旦夕歛謀淵畫皆表表于春秋辟之喬松豫章飽風霜歷歲月然後上干雲霄爲隆棟用耳由前言之瑰瑋之才早標聰察故董仲舒有云大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嗟乎董子之意以之憐才則可耳而必曰輔佐竊恐氣盛而忿于養必且剽中而輕外必且矜巳而驕人鼎鉉之業談何容易有味乎書之稱黃髮詩之詠

老成也或者貴之格言不可易也由後言之闘頑之器多以晩成故左雄有限年之奏非四十以上不得應有司辟舉嗟乎雄之意以之戒速化則可矣而必執此以槩天下士彼畢子贊禹項䭾師聖惡可以其少而黜之宜乎魏文不詔以著其非袁宏是言以駁其說也蓋嘗衡覽今昔而知天之生材各有攸濟襞積衆芳聳動中外非宿望不酬也韜光斂鍔惟懷永圖非沉思不極也鉤深探賾誦法典刑非歷年不諳也世路山川物情戈戟非涉世不熟也之數者英才傑士或難于卒辦而老成之所長也游刃脫穎直行無前其銳氣足鼓也膂力方

剛埤益鞅掌其盛年足恃也離疏釋屩世味未醲其雅志足欽也驤首昂藏不畏强禦其英風足振也之數者耆儒宿老或頹于衰暮而少年之所任也惟在人主合羣妄比舍短取長兼收其用則老以謀勝而壯以事効事効者達動之機而闇于玄慮則可與進趨難以持後謀勝者識靜之原而困于捷速則可與深慮難以命機要之猶然偏材耳若夫絕倫超類如太公子奇其人彼其磊磊落落隨時自暨持若衡擀而決若發機凝若淵停而迅若川趣可蚤可暮可淹可速豈復增損于年哉故說者謂年不必校要之未品誠魏世之劣而掄材之

術也顧才以用世有眞才有僞才品以標世有眞品有僞品其眞者𦏁揚于始未嘗不煒煒于終其僞者掩飾于前不能不敗露于後彼晩節末路亡足比數者則其才品非也善乎劉邵氏曰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晩智而晩成者早智者惠淺而見速晩成者奇識而紆遲其年雖有蚤莫而才品旣眞則功効亦偉國家皆得若人而用之則其豎立當有可觀者矣惟是世道江河人心機變毒同操刃險類舌沙少與少相疇則談氣節聲相附而殰爲悅也或以之排踏之尊與尊相疇則言度量貌爲容而衷相刺也或以摧抑繼之新進少年以詆訶前

輩爲風采詆之甚而前不能平也亦或反戈而應之卑官下僚以操持上官爲能事持之甚而上不能堪也亦或下石而擠之言事者不爲老成惜體而橫詆其選愞致激而與少年爭勝則體傷當事者不爲英俊惜才而逆料其輕薄致激而惟老成是用則才絀紛紛籍籍遞壯遞興雖無漢唐鉤黨之形而已有其機牙矣今欲使國無迷膂朝有和衷破異同之情息紛爭之蔽非上下交任其咎曷克濟乎諺曰欲投鼠而忌器夫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況帝王事乎夫子所嘗改容而禮貌之者今而有過明譏之可也極論之可也若夫謾詈之鍼辱

之加以必不可受之名置之無所容之地而猶第曰無辨人情乎苟其情有可原身未即去復巍然百僚之上則柰何不優其體貌而惜其廉隅也是下之過也夫事有可明目張膽者亦有不可徑情遂意者惟當事乃知其難耳今士處事之外而漫以意爲可否一事行曰胡若是之脂韋也一議出曰胡若是之模稜也少執則又羣起而攻之矣不設以身處之而徒吹呶于口又有觝心焉然則是非胡由定也是亦下之過也昔張九齡以李泌之諍呼爲小友大臣體固應爾今既以其身爲谿而憚納汙既以其身爲藪而耻含垢人詬詈吾亦與之

俱詬詈人疑猜吾亦與之俱疑猜是自樹之的耳見瑕啓侮職此之由則胡不虛中平氣以俟公論之自定也是上之過也古之大臣吐哺握髮以來賢者匪直廣聰明亦以鑒流品也若必存形迹遠嫌疑杜門掃跡以示介立白黑不分賢不肖糅亂及夫臨機應變始別之倉卒之頃而索之茫昧之鄉意之則竊鈇耳之則撓椎目之則擾攘也又何惑乎議者之紛紛乎是亦上之過也盡臣輸忠雖利國是視豈以今已起異同見乎既有異論不能無生毀譽既有毀譽不能無生黨與我之所是亦黨之所是各而不知其非也黨之所是衆之所非激

而愈成其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之中復亦一是非鑿枘遂分冰炭相敵尊卑判爲楚越大小隔爲參商是上之過亦下之過也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人材難得柰何以一眚掩之令或薄責已以瑕疵厚望人以完行積非成怨積怨成讐使去者懷傾軋之疑留者蒙排擠之謗則孰若恕人責已舍瑕録瑜兩釋其嫌之爲愈也是下之過亦上之過也雖然履巍陟膴頫而折節于下其勢易位卑處遜仰而效箴規于上其勢難大臣引身自愿以其身爲壑谷融涵之卑而人愈服其雅量于名燦下僚不直其躬而依

違澳沕貶巳以徇上之欲于名辱夫惟上不愛其所易而務責下以所難全其所榮而無貽下以所辱由是一時臣工交相協贊開誠心布公道闢蹊畛遊大通皤皤黃髮不難借資英妙之夫仡仡壯猷皆可仰佐老成之闕辟之金石異音而咸英用協鹽梅殊味而和羹以調同寅協恭之誼端不越此苟其衷之不相協而揣摩于形似以相矯相軋懲六二新進之僨事也而右老成鑒六三老臣之敗謀也而譚夙惠契契焉限年間歲如伴食左雄之論吾恐兩少不能相事兩尊不能相使紛綸回互靡無底止即令呂望秉衡不奇擇軸烏能展其雄

畧而蛍英譽哉嗟乎天下人材培養難摧折易古之人
主揚旌舉士設網該賢承箴乞言轉圜從諫故得以展
賢才夙昔之藴而收底定之勳頃之觸鱗而行賜玦而
去者多直言勁節威寶之臣也用而旋廢則才以壹鬱
而銷廢而復用則忠以感激而深泰之用孟明也漢之
復魏尚也宋之起唐介也皆已事之可師者也藉第令
執以成心曰是故嘗事少年也使其沉滞下僚坐淹歳
月委棄草莽逐老風塵英才幾何有相劘以盡耳故愚
尤以惜才爲明主望也

時政

萬曆丁酉湖廣

問從古有天下者上振法下歸心朝不亂禮野無盜
人伏診內消暴氣外息上理之軌也今方內益
號泰寧而說者謂紀綱少頓議論滋繁其嚣安在
東西多故動稱之才廼至仰屋側席而眞才未在
必譏用也其弊安在遼左朧右捷書日聞此戰之
効也而蘄禾宣大諸垂則又重與虜款其故安在
屬擢酋凡稱貢內扶則款可終恃與即無欸而制
虜死命者安在陵患深矣重臣宿將畢力以禦之
藩籬外將遂晏然無他虞乎而所當預防者安在
國不能一日去人心也深在士淺在匹夫所重在
可慮者又安在諸士究心世務計籌此至詳其悉
蘊以對曠談類語非所願聞也

今天子神聖獨運太阿以振礪天下凿片檄而奔走莫
敢後蹇諤在庭鴻碩在列遐方蹠俗殊隣絕黨之域率
矯足抗手請奉索而獻珍顧不號治寧哉然而醲澤有
所閼而弗流醇風有所翳而弗暢赫靈有所骫而弗䠷
鳌覎有所閼而弗臻此超覽者之所重惕而亟圖也愚
竊惟　國家事勢所爲內疚者三所爲外虞者二所爲
隱憂者一三者皆已事可徵案而今當易轍也二者今
正當之而未有定畫也一者今已作於微而後必受其
甚也請臚指而盡言之夫把世者持紀綱而法非盡行
也重人揉吏不指而趨不嗾而媚而　尺一之詔未竟
讀而寢之不且空文應之彼淺夫猾胥慮迕時不耳寧
顧　令甲哉甚者　簡書巳布較若日星而私瘉者㷻
而撓之彊有力者執頗而狥之而持者莫得自堅也則

有不崇朝而報罷者詰姦之令騤下司辟之刀鋸斷斷
如也而　輦轂之下椎埋相望攻剽相聞間乃闌入內
藏攫金錢以出而守尉邏騎發者幾何郡國之巨姦大
俠席鼠穰之勢侈梟張之焰收合藏命指麾鳴盜閭黨
震驚而莫敢誰何踞山販海之羣沒爲虺伏出爲螘聚
細者野掠巨者澤漭即輕舠蔽江長槊塡郊而司緝者
栗心咋舌旁睨潛逐幸旦夕之無事其能驅屏而芟艾
耶若乃豪紳望室枯靈作慝磨牙布翼以吞噬羣姓播
泯三尺長令而降衙持而權役之一不若則衆鑠甚之
不則以私螫窮之即大吏者繩之小急而重且見收輕

乃得斥去闒穰之族誰復問之者諸垂控弦帶甲之士
驕憒而狎亂約之則囂簡之則忿要賚急儴則梃戈奮
介疾譟而狂噬間戢之以威而耳聄者復苛議其後矣
夫上無固令下有覬心所爲疢之在紀綱者此也廟堂
之上非有部分黨析曹立而闘雄也高者膠同異之見
卑者修睚眦之郤而悁心嗌口橫相矛戟構之以微曖
鞫之以生平蔓之以知昵震之以詖詐攘肱敝舌以希
獨勝而應者復然應應者又復然彼蔓及者又復然則
爭無巳時也不者蒐響羅景攻必瑕之壘推不償之鍔
甘心散薄以爲聲稜而微涉當塗以爲之說不者越官

擾上前有所逆後有所匿而託之執贖以爲之名不者
撲垂熸之焰投旣墜之石橫加曲摘或以示疑而見飾
至於人不斷嚴事不斷濟而此曰賢彼轉曰不肖此曰
利彼輒曰非便即建遠畫決秘機而發言盈庭好務自
口彼僉人窘隸掇瀋拾唾爭借鉛刀之斷以上幸於一
售深爲漏卮淺爲駢拇下者爲笑則惡以是譏譏者爲
哉夫不心競而力爭繁言而寡效所爲疢之在議論者
此也　國家之需材急矣雖棄若擲沙錮若遺瀋豈遂
乏材而顧無若辨材者何也夫提衡而鷹者索實材耳
而猱伢閃倏推拍𩑈斷則捷而重之隻立在雄鴟呼鷙

擊則敢而重之危譚奓論譁時訕世以傾輿而暴長則
諒而重之垢冠敝服陰輭千金而陽標一介則絜而重
之若夫氣蔽六合明照千里慷慨植綱常揮斥荷社稷
此實材之皎也則駭而未必用即用而未必不駭也膺
括衆能而不有武馴百行而不居抱運世之猶而無衒
異樹灑羣之節而無矜名此實材之醇也則易之而未
必用即用而未必不易之爲泯泯亡當也是所重非所
索也柱不摘齒筐不承屋而程簿書於鉛槧責伎倆於
法術移金穀於甲兵是所任非所適也竿牘者唯苞苴
者禁而上無所帶下無所根莫或挽之莫或推之則雖

瓌瑋之彥其能投知而買信況乎逐馳鬬捷率所稱周
笇牘而工苞苴也者是所貴非所令也一當譽則旌之
一蒙非則疑之不燭其譽者非者所以譽所以非者而
俾詭時者奮脅獨行者吊心是所信非所察也瑕謫者
或不旋踵而移或駸尋而躋華膴命曰疏滯乃並事而
滯者如故戾斥者或牽而釋之或借而庸之以榮枯而
然燼命曰惜才乃才相什伯而沒沒者如故嫌退而斸
辟者居亡何而擇良以適之或躐晉以招之命曰振廢
乃薄猜細類而極之沒齒者如故夫此豈盡無所以爲
之者哉而屬者　天子側席而詢猶或舊習未盡蠲也

策衡十六卷　時政四　二十五

又安得盡豪傑而用之所謂疢之在用舍者此也馭虜
者邊左隴右則譚戰薊門以西樓煩以東則譚款此其
槩已夫邊歲中虜虜亦數大折衂而遁者延寧松海之
間在在秣馬厲兵擱然出塞凱音宵徹捷羽晝飛薦勳
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者歲無虛月此豈不足明武節
而懾戎心哉維是事無常形機無定用强弱之勢既判
順逆之迹又分此未可槩論也試度諸埀之勢虜即不
入能擁數十萬衆馳劍余吾蹀血邪連逴行回遠而糧
不絶乎能成師以出厭壘而軍決機兩陣以殲群醜乎
降胡健兒投虛伺間以徼天之幸齒俘馘於老稚能刓
勁酋破精騎雄行以逞乎藉徼極而取之能有纖乎虜
即入能屠聲而保無貽屠掠乎能援桴當隊縱擊而橫
驅之乎鹵獲載塗燎焚彌野能無小餙乎是以膚功日
聞而邊烽時發然猶曰虜既渝盟機固宜爾也至漁陽
上谷鴈門雲中諸塞內障神皐外逼虜穴非斗絶之地
么麽之醜可同日語也彼其單于閼氏彌耳伏領稱臣
妾惟謹賢王當戸而下吾隸呼而豕飼之引弓之衆戢
於編戸豎子譊卒操寸符以號召穹廬之外而唯諾恐
後綃絮米櫱非必備善而莫之敢詰虜之事我其亦可
矣病在我無恃而忘自備彼曷與焉彼擺酋即驁非敢

策衡一十六卷　時政五　二十六

爲蹀林之會鳴鏑長城之下也有要而請一象胥足以
辨之寧渠至煩師頓甲使彼焉堅走險之思資怒臂之
憤以速衆敵而樹永釁哉畧計北垂歲賚可四十萬律
之軍興曾不足當浹月之餼而況利害復萬此者乎夫
戰款視吾所利利在彼則就彼利在此則就此且即欲
威加諸虜亦必有陰陽深淺之術迭示交攻於彼則形
分於我則力厚然後可以得志而脫或執之爲一不揣
緩急不參彼已所謂虜之足虞者此也倭自碧蹄之役
實有越志而修狐雉之戲踵楛矢之役以詐我辱我我
姦人復喻服其間以琥珌於脣頰之上巢據釜山舳艫

日益而我卒不得其要領其亦覺然有輕中原之心而
乎酋雄視諸島命將耀兵豈有漫無擘畫坐令老師靡
餉以株守彈丸之地彼其意念深矣或天將以為霤乎
使棄其疾於朝鮮卒聚而殲之乎抑亦將開之以為外
懼乎其終不遠矣夫誠急朝鮮則　當宁所協智而籌
重臣所銳心而任寧有留策哉顧搆兵異域呼吸頓殊
並建兩將軍而莫為相下建旄開府者寔且鴈行而事
卒有掣肘而露章數千里之外其有及乎荷戈麇集蓊
稯不貲而又難以日月幾也仰遼則病仰朝鮮則不支
而一切取辦於山東諸郡其無論追呼輸輓比屋騷然

而遠自鯨鯢之口數石不能致一鍾脫一旦不屬將何
以濟而况災則召兵勞則召兵黨無乃噬朝鮮為名而
以覬中原為實乎南帆則吳越危橫突則漕淮梗北指
則燕齊震而我饒銳外疲儲餉內空二三守望之卒詎
能挫其鋒於海上而內境土兵繦驅而兎合者則有望
風而靡耳夫當事者日蒿目言備而今猶昔也所謂倭
之足虞者此也此猶有形之患也若天下之根本在人
心而至於今亦覺異已人心不外此士民而數年以前
士偃於嬉入而斷靡民豁於偶今忽常夫薦紳君子家不
織耕當務儉淡今亦坐則張鼓蓋陳輿馬出則乘傳而馳郡

國千里趨蹌遭逢可不謂厚哉而心在憂　國忠良翼
翼者顧什不一睹也雍容矣而無事實比肩矣而自為
心星奔影望競溫飽於前途株守牆循偏功名於一擲
厭薄政務則修文章詩賦以為風流逃避艱難則借泉
石山川以為勝槩外者鶴陰雞唱膴膴而擁風塵歲月
之華內日緩帶長揖郁郁而過許史金張之第人地不
同其悠悠漠漠罔念公家均焉耳甕牖繩樞耕食鑿飲
之衆非有閭佐之戍新法之苛為厲也又非盡有虎冠
鯨吸之吏為驅也有道世故而顰顏聞時政而腹誹巷
議者有樂禍幸異弄影播風無端而妄傳煽者有倡幻

教哆詭言簧鼓凝惑妖徒而尸祝之黨萬計而聲千里
者有仰指天而俯畫地瞋目而思揭竿膏野之事者此
其故又何邪皇猷靡闕世教熙澄而人心離愓上下一
轍莫可究詰有如此則緩急何賴焉日復一日將不可
支所謂無形而重可憂者此也夫有形之患見於聲色
象貌之間猶易理無形之患入於精神命脉之際最難
圖故識大而守决者彰義之軌也中虛而氣下者察理
之衡也神澄而鑑朗者秉道之權也方多而備遠者决
機之用也彰義則紀綱振察理則議論清秉道則用舍
當決機則戰守全若乃返人心而使之固結則在　上

以明德作極天下而又嚴名實別勸懲闇然獨運於穆
清而洞周四海九州之遠然後上下無壅閼而士民鼓
舞於大道也非 聖天子其孰望哉

悔過　　萬曆丁酉山東

問易稱震無咎者存乎悔乾曰亢龍有悔復曰不遠復無祗悔困則曰動悔有悔迺生於動與古之王者或易危而安或由治而亂豈以爲不悔之故與昔桐宮之怨呂刑之訓脫智之規輪臺之詔與夫靈武奉天之變芳規覆轍可畧指陳與我 皇上學精總攬垂二十五年於茲頃歲 天災洊警 宸衷省悟伏讀 罪己兩詔深切著明庶幾千載一時矣顧尚未睹沛然與海內更始舉一二詔已及者未即施行豈積習易溺故轍難更有初鮮終人情大抵然與大自 深宮靜攝以來即三事大寮無緣一望 清光悔心雖萌將無漸微滅與諸士願忠有日極言之冀回 轉圜之聽

治亂安危之故實攝於人主之精神神久不用則逸積逸成玩積玩成弛而爲亂微久不用而一用則奮緣奮生悟緣悟生悔而爲治微故人主不患有過而患不悔

悔者知之門也動者悔之機也此古昔善敗之端 今日所宜亟反亟圖者也夫易遷善徙義之書也故聖人於迷覺之關三致意焉亢龍之有悔以窮召災不遠復之無悔以速補過困則物極而反勢變而通故動悔而吉隨之古之帝王往往由悔得由不悔失悔於有及則得悔於無及則失太甲之顛覆也以桐宮省艾穆之慢遊也以呂刑贖衍宣之晏朝也以脫簪致警三代而下孝武志侈窮黷而悔以輪臺玄宗變生帷簿而悔以靈武德宗釁起瓊杯而悔以奉天統論數君者太甲上矣次則穆與武雖瑜不掩瑕乎君子亟取其終宣雖漸不

克終乎君子不沒其始最下則如玄如德君子咎其終併惜其始何也中行獨復者將勤浣葺於方來而診迷弗返者秪貽疵瑕於末路戒而不悔終無悔機悔而不動終無動機故器有滌室有堊君子引以自愉而匈匈之中固聖哲狂愚之所以益岐也我　皇上瑩精總攬敬天勤民歷二十五載于茲邇年以來深慮九閽咫尺萬里庭燎之獻箴之儆細旃鞅横經之期孤鳳一去不返仗馬未鳴先斥征商採礦之使踵接肩摩織幣貢金之額歲增月益威嚴暫御内廷之騎首無聊恩薄本支親藩之剝膚何罪人事乖舛變異屢臻浹歲之間宫殿

繼燬豈非天心仁愛之至而悔悟一大機耶茲幸　宸衷儆惕特命廷臣所請惓惓引爲已過渙汗初頒歡聲雷動即桐宫輪臺之悔曷以加茲顧杞人不勝過計竊謂英主之過與庸主異而悔過之心亦與庸主異庸主叢挫於所不足英主恣睢於所有餘庸主視天下若不敢爲與不能爲英主視天下若不足爲與不必爲夫人主先操其不足爲與不必爲之心而諂臣媚子又當先而逢之故過乘我有五易而我悔過有四難强明自任神聖莫及過易乘於所恃金甌無缺覆盂不搖過易乘於所忽孔壬爭媚宗旻循意過易乘於所快竽瑟不入矛盾互

持過易乘於所偏煬竈掩明豐蔀見斗過易乘於所蔽由是下以窺闞爲機緘上以億逆爲扃鑰愈距愈堅弗能入也則虚受難上既懸雷霆以待下復揭日月而行愈激愈亢莫敢挽也則融釋難人攻其瑕併其瑕匿之矣人抵其隙并其隙窒之矣則開導難因根生株株之生又無已也因枝生葉葉之生又無窮也則芟除難以此四難成其五易而交攻遞進莫可端倪旁決横流靡有紀極乍悟乍塞旋悔旋迷罪已之詔肆赦之文皆故事已耳執事謂積習易溺故轍難更而惕然抱鮮終之慮有繇哉夫　今日所願與海内更始者明詔已先及

之無事草茅之論惟是以實不以文則無若易之動悔一語何者人心猶水也靜則止動則行車轂不蛀戸樞不腐貴能動也心亦人主之樞轂已矣我　皇上端居久儻亦靜極思動時乎即不敢望講學勤政盡如初年茀經帷便殿月一再御令臣工得望見　清光太祀時享歲一間行令神靈得親承祼獻此不過一轉移呼吸間其事逸其勢便而於天下甚安甚利甚美甚樂是故　聖智以練習益開元神以和懌自固則可培壽命之源堂簾之精意潛通宫府之藩籬頓徹則可袪壅蔽之漸金華時親講論則義理養心喜怒中節無攖鱗激石

之患萬幾時蒙剖決則翕張在握操縱獨持無憑城倚社之奸議論生於揣摩此以色授彼以意諭則捕風吠影之議息猜忌起於釜鬵上無徵指下無隱詞則竊鈇載鬼之疑杜由是鼎鉉之佐務貢忠誠休寀之臣盡秉精白大法小廉至明也　輦轂之下爭相磨濯垓埏之外僉耀光明內順外威至治也動不悔期而悔生悔不吉期而吉至　主上胡憚而久不爲此嗟夫千秋以片言感武而九齡之賢不能奪傾城之愛祭公以一詩悟穆而陸贄之忠不能挽大盜之災藉令玄能蚤任九齡則可長有開元迨漁陽變起而追嘆先見不已晚乎德

能終始聽贄猶可收功桑榆乃奉天甫解而疏斥如故弊將極矣人主悔心之萌幾動眉睫效判千里可畏哉夫玄德亦英主也及敗亡不悔不與庸主異何也玄之失嬖寵爲甚德之失黷貨爲甚兩者浸淫膠結堅不可破而親賢圖治之念移矣以我　皇上英明天縱超出玄德萬萬愚生覩影察形得微有羣星疑月而以色中者乎又得無有竭澤上流而以貨中者乎夫　上之聲攝也將郤勢以葆和也乃彤管帷帝之間未必皆授環之史雞鳴之夫人小星之嬪嬙而徒以粉白黛綠日娛其目而蕩其魄是伐性之斧斤乃在聲攝中生矣　上之節省也將實國以肥民也乃左右玩弄之間多習爲心計之侍共析秋毫之大夫筭雞豚之鹽鐵使而競以頭會箕斂張其伐而貢其巧是蠹國之蟊賊乃在節省中生矣以此兩者相提而論即　上之自爲念已相背盩焉而可不一振刷以祛宿垢使清明萌於澹泊治化還於愛養而自失補捄之地耶昔仲虺以改過不吝稱湯必自不邇不殖始愚生併以爲今日　獻不識可回轉圜之聽否

萬曆丁酉山東

問國家之法官人最亟四岳有貪九官皆讓在唐虞已然若周之賓興與八法八柄六計各有司存將安統攝與漢法近古惟是刺史二千石賞擇其擢九品定銓三銓起唐皆未久輒易又有使在位五人保任以他官十人分銓者有稱制臨決與令臺省郡縣自舉所屬者挾蕆利害亦略相等我朝彷古建官外內相統大小相維較稱詳容已乃邇年猶非其故豈法久弊生勢故然與抑有治法無治人與夫偏聽生姦獨任成敝古今用人之弊無出此兩端者今是銓提擋不患獨任而上病附覃述採旁根不患偏聽而下病耳食即欲袪此二弊其成乎明之將何術而可諸士詳著於篇俾主爵者採焉

進退之權必上與下互操而相倚為用偏操於上究必旁落而移之乎下偏操於下究必陰持而挈之乎上兩

者相尋其至不勝移不勝挈亦不勝收舉天下大權汎汎乎如不繫之舟而莫知所歸吁弊忍言哉明主揆於上下之間有所寄無所假有所統無所制而後權常尊於天下記曰太宰統百官均四海語專也又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語公也布太公以成大順執至簡以御至煩官人之術無踰此矣夫虞周之際所為釐工熙載位事建官者何其操術約而取效閎也唐咨四岳首重僉謀舜命九官獨隆推讓此非咨詢薦舉所自始乎成周以賓興屬鄉大夫以選舉辨論屬樂正司馬至于八法八柄以六計弊羣吏之治則獨詔之太宰而已漢興舉孝廉舉賢良方正舉茂才異等舉孝弟力田專其任於刺史二千石總其成於丞相御史大夫故當時穴處巖棲爭先勸駕貲郎牧豎躐躋顯榮法最近古得人亦於斯為盛迫後文法滋繁官方愈耗魏定九品惟中正之是憑則下移之漸也唐起三銓惟簿書之是信則上專之漸也矯九品者以在位五人保任何異止沸而益薪矯三銓者以他官十人分銓何異代庖而越俎開元之稱制臨決試策親遣以天子行有司之事陸贄魏玄同之議臺省郡縣自舉所屬以有司侵主爵之權法因時立代有變更弊緣法生互有得失總之則任法不任人

之過也夫一瓢百輿無完瓢矣一楊十拔無生楊矣以人情無涯之知故令家具一甲乙人操一雌黃則棄舍盈廷之口乘偏聽而生尺寸之量不能度非所及也鍾庾之器不能容非所受也以一人有限之聰明令折百行以一面斷九能於片言則神叢桑攤之姦乘獨任而起故明主以人聽法不若以法聽人各權而併勝吾法又不若任人而卒不失吾權我　國家設官分職參用周漢其舉也有制科有鄉貢有貲監而間行之以辟召其用也禮官職貢舉監司職督察撫按職舉刺而一聽之於銓臣　天子者特端拱而受成焉庖祝互分臂指

相使以爲權在上上不得專以爲權在下下不得侵豈
非至詳至密百世不易者也至於今稍稍非故矣　制
書有所施行而部院不以實應也部院有所條上而撫
按不以實應也撫按有所釐舉而監司守令又不以實
應也相蒙以文相恐以術甚者朝議舉行夕已報能顯
示遵守陰用沮持嚮背覘乎新故緩急視乎要散則權
不虞上專虞下撓民情有欲惡監司郡守不盡知也監
司有殿最撫按不盡信也撫按有激揚主爵者又不盡
行也遞相枘鑿迭爲氷炎甚者薦墨未乾旋以詬黜謗
書盈篋更以治徵矛盾橫於胸中牴牾激於意氣則權

不虞下侵虞上格不獨上格也又病壅閼何也堂簾遠
於萬里一宮府判於九閽疏陟一人焉不報疏黜一人
焉不報更陟更黜焉又不報初猶什止二三也今且以
寢閣爲故常矣初猶爲齒馬投鼠者設也今無人不疑
矣初猶爲踞華秉軸者設也今無官不惜矣百相左也
百相猜也亦百相齮也迹之莫得端倪究之愈滋惶惑
則壅閼極矣不獨下撓也又苦散逸何也疑耳目者信
傳聞疑簡書者信議論衆之所是未必非譽衆之所非
未必非毀衆之是非互至未必非借資以一偶百則由
百以信一而不知始於一也以似亂眞併疑眞以爲似

而不審其孰非眞也以形生影即逐影以模形而不問
其遠於形也百相蹶也百相悖也又百相謾也途人操
其短長憸夫播其脣吻則散逸極矣夫如是賢者安得
進不肖者安得退即進者安得盡賢退者安得盡不肖
即開僥倖之途長浮競之路解任事之體起自危之心
此非細故緩圖也故救壅閼之弊在重銓選重銓選在
尊主爵大臣之任夫主爵大臣　天子所寄股肱心膂
者也任之以股肱彼將股肱自爲任之以心膂彼將心
膂自爲故陽信陰忌不如推誠而置腹也一柄兩持不
如專聽而獨裁也然後以其任責其事以其事責其效

而潤囊槖者罪植桃李者罪憑胸臆以私恩澤者罪先
寬之以不御後示之以不測體統正朝廷尊權不上掣
卒未始不操於上也故救散逸之弊在愼舉剌愼舉剌在
重撫按監司之責夫撫按監司　天子所寄耳目手足者
也我不疑耳目而耳目爲吾用我不疑手足而手足爲
吾使故遙度於千百里之外不若目擊之爲眞也借聽
於旁觀之口不若當局之足憑也惟是因其言覆其實
因其實覆其功而守不察令則黜監司不察守令則黜
撫按察監司守令不當則黜委之者甚重責之者亦不
獨輕功實明賞罰當權不下侵卒未始不公於下也嗟

乎散逸之弊在外其操其縱特一轉移間耳若壅閼之弊在內則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或陽塞而陰通或此塞而彼通或借塞以行通或宜通而故塞偶行之爲權宜踵襲之爲故事一時獨任喜怒之偏久之漸入左右之手欲以振綱維適以固營壘欲以收轡銜適以啓徑竇疑於功而故吝恩也而不免恩濫於圉池疑於罪而故示威也而不免威分於出藏疑於事而故中堅也而不免影射伲取於城狐社鼠之間其端甚幽其流甚鉅譬之人身否鬲不已必爲癰腫癰腫不已必爲潰決此非鍼砭所能及刀匕所能起也治之在先固精神而又必

合四體百骸之精神以通之　今日之事是在二三大臣開誠心布公道釋形骸忘爾我毋以首鼠而藉口調停毋以撓指而託名處後毋謂浮雲易蔽而遂逢其過毋謂震霆難霽而自便其私牖可納以不諍諍之巷可遇以不解解之使吾之心曉然上與　人主合而下與天下士大夫合然後精神會聚相得益章卽鬼神猶將通之而況　君乎否者吾之意氣未平欲銷　主上之嫌疑下之藩籬未徹欲開　主上之蔽惑必不得之數也雖然察脈於微渺而已疾於呼吸獨秦越人能之秦越人世不恒有有之又未必任徒舉天下大命聽其自爲自危自亡自存且付之無可誰何以幸緩須臾也天下事大都類此獨用人也乎哉

氣節　　萬曆丁酉山東

問節氣爲天下重所從來矣自仲尼思狂狷而後儒論士有獨取奇氣踈節者有謂元成間士無復剛心銳氣者有欲崇奬名節士者有謂天下所少非才而氣者有欲折驕悍之氣勵無求之節者顧春秋時士至背公殉黨而東京以標搒相高彼獨非矜尚氣節乎則何以坑焚黨錮禍至烈也我高皇帝首旌福壽寘危素豨然以氣節風天下故報亦不旋踵　列聖代嘉忠讜迄於　今上初御尤所虔受焉何邇年一切擯斥幾以　天子讐匹夫抑有激然與如式閭却敵禁闥寢謀與借劍埋輪將殺主奴召辱弄臣及斂手避貴戚杯酒披故人者其人煨燼史册雖執鞭所欣慕焉則夫培養氣節以需緩急之使眞　今日事諸士試品隲之

世之治也則人才重人才之盛也則氣節重人臣挾可重之資效之人主而人主故睨之以爲不必重於是乎

人臣始不得不矯而自重究使海內超曠不羈之士投袂星馳彈冠颺奮矯矯玉立動若與人主抗於是乎人主又不得不陽收而陰解之令其鬱結無聊之氣不自用而爲我用不用之於標榜而用之於表樹而向之以爲不足重者至是始爲天下重矣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卑今慕古氣有餘狷者矯世勵俗節有餘則氣節之名詎非本原道術扶翼世運者乎自是宋儒陳潛室之論仲連則稱其奇氣踈節眞天下士於元成間士夫則謂其豢養富貴無復剛心銳氣如婦人女子李贄皇慨士爭馳鶩功名則無崇奬名節之士蘇子瞻謂利害得　者不能辨辨其小不能辨其大曰天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胡氏則謂介冑之士驕悍之氣宜折林壑之士無求之節宜勵說人人殊而其指即孔子取狂狷意也夫黄河發于崑崙踰龍門歷積石百折不廻者其含蓄弘也孤松植於巖壑薄雲霄餐霜露千歲不凋者其節理堅也氣節之在宇宙間亦若是已周之衰也而鑿坏湛河矯志鴻冥刎頸漆身甘心斧躓是氣節之激而爲憤爲譎也似而非者也故一變有坑焚之禍漢之季也而覘矩楷模家操月旦俊廚顧及人鑿龍門是氣節之激而爲訐爲戾也矯而過者

也故一變有黨錮之禍盛衰循環古今一轍我　高皇帝甫定金陵以蒲輪束帛訪求遺逸而旌福壽寘危素豨然諭天下以意指所嚮未幾金川不守方鐵陳卓之流精忠壯烈貫金石而泣鬼神載籍以來未有盛於此者　文皇帝一示裁抑巳巳之變寥落無聞成弘間尊用名德嘉納讜言士始稍稍吐氣武廟南巡伏闕死諫下者何比比也則氣節又一盛也　世宗詔恤死諫諸臣而生者蒙顯擢或躐崇膴士氣益揚揚發舒　大禮議起　廷杖謫戍者何纍纍也則氣節又一盛也　穆皇踐祚首徙海忠介官　録楊忠

愍等後而　今上繼之凡後先編徙諸臣旋　名
用如故故數年來士競矜飾爲名高披悃誠叩　閽
闔瞋目以語伏㴋之事而解願以待　賜玦之命詎
非我　祖宗培植者厚與　皇上風厲者深哉獨
柰何今且一切挫折之草菅之驪紲而流竄之岌岌乎
春秋東漢之覆轍矣則豈氣節之於今而遂不足用也
請舉往事爲證魏有干木而秦兵東却漢得汲黯而淮
南寢謀佞臣柄政朱雲借劒於尚方跋扈擅權張綱埋
輪於都市湖陽主貴震天下董宣格殺其奴而强項自
若鄭通寵絶於一時申屠嘉召數其罪而叩頭請死飽

司隷不畏强禦而貴戚斂手蘇孺文不私故人而墨吏
解綬之數君子者外禦疆埸之侮内銷肘腋之憂陰折
姦逆之萌顯褫奸諛之魄大之回人主不測之怒小之
挽士大夫廉耻之風由斯以譚氣節士何負於國哉亦
用之者何如耳顧氣節不易得亦不易用彼其人磊磊
落落趨國事不趨意旨畏清議不畏戮辱有死即死耳
豈習於陰陽人主浮沉世態哉乃邇者奏箕緡楺鑄朝
上夕可而討桑土觸佞山者多寢閣不報虎賁貂璫之
流一稱意則擁傳握符而郡縣積勞流人逐客彌年累
歲欲望半通之綸一環之命而不可得貪榮戀華模棱

頑鈍者愈汙愈寵愈攻愈固而三事大僚補察言官露
齒一不當罷不旋踵甚者輸鬼薪付司敗矣如此舉動
柰何鼓天下豪傑之氣而堅其節哉嗟夫不有所抑不
足以見氣節之苦不有所苦不足以彰氣節之名名之
歆人也甚於利士之嗜名也甚於嗜利上懸名以爲招
士即望名以爲鵠甲者藍其名而樹之幟乙者即竊其
名而附之影禍益烈名益高名益高趨益衆上於下安
得而不疑下於上又安得而不激激之端君始開之旣
也士成之終也宵人操其術以煽之激之禍士始受之
旣也君亦受之終也國家併受之與其成之以激而人

享其名孰若借之以權而我收其實與其顯棄之令宵
人有所市而國家被其禍孰若顯擢之令君子有所嚮
而國家受其福　皇上誠欲一朝馳域外之議廣招
納之路止受言之輦懸賞善之金融氷炎之跡拔魚水
之歡箕畫得天下之持節負意氣者用之則情貴能忘
量貴能容而幾又貴能斷忘則捐宿忿釋素忌而疑者
消容則寛愚戇假披逆而瑕者覆斷則判邪正決用舍
而懦者奮消其疑覆其瑕奮其懦於以鼓動羣生顛倒
一世即人人思得當以報而况虓爲奇偉不凡者乎故
有文侯之式閭則郤敵之賢效矣有武帝之不冠不見

則寢奸之佐列矣有孝成之葺檻則批鱗之跡起矣有文帝之持節謝丞相則息倖之朋息矣有光武之賜金錢則彊項之氣伸矣則夫優容培養以需緩急之用正人主所以自為社稷計者也若謂此輩禍人國家必盡去之為快則闕木投流豈非千載陰鑒哉況上之所注下之所趨骨鯁特立者退則脂韋齷齪者進夫人主而樂與脂韋齷齪者俱其居平業祿祿無奇矣卒然有急則氣不足擔當節不足鎮定加以全軀保妻子之念重持祿養交之習深有袖手旁觀掉臂而去耳此宋儒所稱婦人女子孔子所謂鄉原也故以激亢病氣節而好

言中庸之道皆敗理傷化之尤非至論矣而要之氣節亦自有辨焉吾獨怪夫晚近之士居處足以振徒取譽豪右足以熒主亂政含鉤而竊國以道而為盜有時遇事風生投會電激凌轢薦紳而俛首轅駒中情巽輭也者有時互濟甲乙參伍郢越鬬捷儕伍而駔驓閃爍踪跡祕匿也者有時發塚詩書文奸六藝孔行顏趨而逐臭附羶溺流莫返也者有時無疾而呻不愁而慨幻妄功名而詭託陰乘面目自飴也者此其人翹然氣節自名天下亦隨而氣節之而不知斲性拂情壞法亂紀皆自若人始故士之自養必堅貞粹白抑之愈銳撓之愈

剛不榮通不諱窮古稱真正英雄自涵養中來執事所願為執鞭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毀譽

萬曆丁酉山東

問上之操柄與下之嚮用詎不直道是憑哉自末流靡靡而天下之毀者譽者操兩權以爲市而人爭涉足售焉至今蔣而奬竇浸淫極矣可一一臚列其狀與趨人之人厥之而人匕劑之與昔之以騷嗚呼以孤憤爲泰呆售諸鵂原毀立論夫非有激而云然爾多士業已熟之復之第具列其旨焉要之誰毀誰譽孔子所稱三代有道之長也善涉世者入遊其樊而毋惑其名惟以純白之道昭然化之則異者名賢領袖並高芳躅闢有闢誠布公集思廣益者矣有內不避親外不避仇者矣有薦士於三北刺奸於作相者矣惟不入以私毀私譽故眞是非出焉其人皆可指而述之以爲今時鑑與惟諸心致思勿偎勿隱以備規

聞之誰毀誰譽直道而行方以內之說也入遊其樊毋或其名方以外之說也從方以內之說則公從方以外之說則忘公者以道忘者以天自夫後之背天反道競穴於人心以爲私而觸於人情以爲市於是眞是非失而毀譽且蝟起矣譽爲政也是之濫而流也毀爲政也非之矯而偏也人思以逃毀則務爲匿思以賈譽則務爲張匿者其中不必無而世且迹毀以抑之遂使善匿者以瑕全而不善匿者且以瑕而黜揄張者其中不必有而世且跡譽以揚之遂使善爲張者以虛借而不善爲張者且因虛而掩實嗟嗟世之不古初也人情之非一途也若蜩螗若沸羹相爲牙而互爲柄欲以一人之力評而收之其勢不得不借資於毀譽而又不可委心於毀譽則奚術而可我有三寶持而守之曰宅欲端衡欲平鑒欲慧端則剛忠罔宅邪正曲直莫能爲關而平則推誠以自暴其衷人不得以意紛焉鑒之慧而察眉於低昂輕重之間有遁形而無遁心矣其始也彼之出者不勝窮而吾之入者不勝收卒之兩相解而兩相爲用議者不致掣人之肘而妄生臆度任者不致逆人之口而妄生趨避豈非粹清之理絜矩之良哉而又何患於紛紛者皆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自放勳欽明猶過聽於崇伯而舜之有鰥在下必俟岳牧咸荐乃登庸焉夫豈堯之智不足及舜鯀之素而罔罔衆吻是憑哉則博聽公而獨任私上聖猶然況中材而涉世之末流乎寄寓之實安可廢也是故有詮次則有稽考有稽考則有毀譽物之固然無足怪者毀不與卑下期而卑下至譽不與華顯期而華顯至有人於此吾不知其不肖也有毀者始而疑既而疑信半久之信其不肖矣有人於此吾不知其賢也有譽者始而疑既而疑信半久之信其賢矣有人於此我素知其賢人亦曹好之俄而微有毀者又俄而毀者衆已譽者亦變而爲毀卽有獨知之契不自堅矣有人於此我素知其不肖人亦曹惡之俄而微有譽者又俄而譽者衆已毀者亦變而

爲譽卽有痛絶之懷漸解釋矣故毀之極至於鑠金銷
骨市可有虎而慈母可投杼於三至譽之極可使輪囷
飾萬乘蘧篨克下陳阿大夫可封而馬服君之子可將
眼之清白可以擅榮枯而月旦之雌黃可以埒衮鉞天
下之士赴名若羶而避謗若毒顚倒混淆浮沉出沒抱
抑者每致慨於偏奇而積懷者多宣鬱於激論屈之離
騷非之孤憤王充之累害韓愈之原毀大抵怨發於毀
譽不公之所爲作也原見嫉於上官子蘭故騷之指娥
眉爲淫化荃蕙爲茅也其操志潔而稱物芳君子謂其
兼風雅之遺焉非見沮於丞相李斯輩其言曰智術能

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兩存之仇也其人主懸衡而以
參合閱焉窮愁著書有足悲者王克論衡著鄉有三累
朝有三害而以害累名篇其觸於東京以後奇士多負
扼而無援乎昌黎原毀重慨於今之君子待人詳而待
已廉而事修謗興道高毀來一篇之中尤致意焉其所
垂戒深矣此四子者言人人殊而輓近之習亦稍稍槪
見大都毀譽之失眞在柄人不在羣下在憸人不在賢
者在異事不在同事在執已見不在因人附會而今則
人心愈下公論愈蝕情不可爲變而變不可爲極矣蓋
昔之柄人務以毀譽稔主聽而今者一命之吏巖處之

子共爲脣舌而參廢置之權昔之憸人務以毀譽排高
賢而今者世推民譽號爲名流亦喜爲好醜而逞陰陽
之柄昔也清濁分流洛蜀異黨故爲此者攻彼爲彼者
攻此而今則襟期綰結臭味交投者一朝相軋而不勝
牴牾昔也呂獻獨睹鷹鸇性成故愛則置之膝惡則墮
之淵而今則拾人咳唾仗人門戶漫不自持而謬爲伸
抑夫毀譽一也上蔽之不可言也下參之尤不可言也
乃下參之而上又不損其爲蔽也不賢者行其私不可
言也賢者亦行其意尤不可言也然賢者之意行而賢
者又不廢其爲私也異者成其異不足怪也同者忽而

異深足怪也卒之異復爲同同復爲異同與異竟何所
底也以已而失之固足怪也以人而失之尤足怪也卒
之從人而任爲已已任而復委於人人與已竟何所主
也若是而毀譽有方乎不有方乎可據乎不可據乎則
苟有磨世礪鈍者出而欲挽回其間亦難矣愚謂莫若
持端平慧之三物而守之以一虛虛以爲端則體不執
而方所稱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若漢孔明是也虛以爲
平則用不膠而順所稱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若晉
祈奚是也虛以爲明則智不察而自遠如管敬仲蒙詬
三敗而鮑叔贖囚拘以薦王安石名蓋一世而蘇叔明

作辨奸以刺是也誠能本以一虛而參以三物則如持衡然如設度然如秉鑑然朗朗洞洞蕩蕩平平毫無玷缺亦毫無障翳而後舉毀譽兩者以律天下則猶夫譽而有以交為譽者斯為譽者引為譽者趨為譽者耳為譽者臆為譽者甚且有以毀為譽者必極夫譽之情以還人心之真是而後譽者定猶夫毀而有以怨為毀者並為毀者報為毀者形為毀者意為毀者甚且有以譽為毀者必極夫毀之情以還人心之真非而後毀者定毀譽定而後一切世之靜躁平陂勇憚恢瑰譎怪紛至沓來者且收為綱維之助延攬之資而何患不登於三

代有道之長哉惜乎此道不講而黑白倒置東西易處於是有生平無行借片語於奇人而青雲遂附者矣有砥礪終身中詿誤於舍沙而灰沒不振者矣當年推轂類多沾沾之虛名抱影無聞祗餘悶悶之純白撫今追古可勝慨焉故荀息不能正諫而嘉其踐言石慶僅充相位而尊其醇謹豫讓失身中行而收其晚蓋周仁處諂以長厚稱慶卿無術以俠烈著棲楚托權以忠諫顯周黨沽名以隱逸此苟察於實中之虛之數人者雖以蒙毀可也何至畢世而譽之也而古今之譽而類此者寧少也賓王討檄於牝周而譽以浮華子安湛海於訪

父而嗟其福薄王戎死孝以鑽李掩其行山濤啓事以竹林瀆其聲熙載辭相以聲色汙其高鄧都郤虜以酷烈嗤其材苟察於瑜中之瑕之數人者雖以蒙譽可也何至畢世而毀之也而古今之毀而類此者寧少也夫由千載論定之後而毀譽尚忞闇若此又何怪當吾世而悖謬乎大都人情曼漶之極而鬼魅之甚岐之中又有岐焉幻之中又有幻焉其浸淫足以遍君臣上下其潛移足以入精神心志令天下醒其中而不自覺則司世道者可不悠焉而深惟也竊計主持在天子而匡扶在宰相天子而有偏拗猜疑好勝之心則驕陽匿陰且

潛蓄於左右翕張指顧間而喜怒終至失節宰相而有脂韋順比徘徊觀望之心則茅靡波流且漸被於上下顧承色與間而是非終無定衡君與相不能咸有一德力而挽之而徒使天下矜激負氣之士獨持高論陰執天下低昂之權而都人士亦嘖嘖艷焉竊恐君厨之號太著而黨錮釀禍牛李之難不解而白馬流赤是又愚生之所不忍言矣

君術臣術　萬曆丁酉山西

問爲治擇術爲先而術亦有不同者豈儒不諳大義假云任術無功卽仲尼不曰吾取其術乎子輿仁術多術之訓何不辨也第其間人之所操各別而術不盡同要以卑人應事咸禁隆之理一也昔人六權四柄四患五政之譚綜之爲顯治君臣立則可得聞歟夫道治之本也心治之原也經所以經世也而皆繫以術其義何居抑情險山川知難知天萬全舉動又有出於尋常意想之外而不出于術者也竊意術之名從可據言之卽盛代由此幸詳以告我若曰法之巧者爲術是俗儒者也

治天下者先擇術矣主術約而易操也臣術該而貴任也操愈約則所貽者愈該任愈該則所守者益約自昔大猷之世元首股肱相得益章顯志弘業相須共濟方內方外清和咸理由此道也輓世之君自智其見自確

其臆窒於猜疑而市於剸制綜及一切而遺其大綱爲之臣者從臾以取寵闒茸以相冒間有任勞怨抒衷愫之夫非過於矯則過於激此兩敗之道也不知君有君術臣有臣術君臣遞操其術名曰侵侵則亂君臣漫操其術名曰玩玩亦亂有所陽操而陰翳之與無術同有所分操而不能善成之與不操同若是者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而下同上簡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而上同下繁矣下簡則叢脞日滋而世不得其理上繁則耳目易敝而臣不得其職愚以爲主術在于任人而臣術在于任事任人則逸而有功任事則勞而及廣今夫造父之御也齊輯於轡銜之際而急緩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二十四蹄所向無失取道致遠氣力有餘得其術也夫威權人主之車輿而臣工人主之駿服也顧御之之術何如耳庖丁之解牛因便于大郤大窾之間中音于肯綮足履之際官知止而神欲行以無厚而入有間十九年刃若發新硎動刀甚微砉然已解得其術也夫爵柄人臣之刃而庶事遊刃之地也顧解之之術何如耳御之之術無出于任人而解之之術無出于任事管子曰明主之所操者六而所處者四生人殺人富人貧人貴人賤人此六權也文

武威德此四柄也而皆由于術故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是卻步而求及前人也荀悅曰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正俗養生章化秉威統法此五政也僞私放奢此四患也而皆由于術患不屏則忠勤不著政不崇則功效不奏不著不奏而求世之治是撥本而求木之茂也故人主者無成心無偏任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貴明而不貴察也貴斷而不貴刻也貴簡而不貴積也軍國庶務付之諸司彈糾付之臺諫爕贊付之宰執而惟虛中聽之所持

約而百工釐所居靜而羣動總矣是人主之所操也人
臣者內之一民外之距難奉君如其天營國如其家理
物如其身愛民如其子貴直而不貴訐也貴公而不貴
執也貴重而不貴權也執熱履氷而不辭投杼竊鐵而
不顧碎首折檻而不惜惟求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快衾
影者從事焉是人臣之所操也易泰九二以剛中應五
而六五柔中虛己以從之二有所爲臣道也五無所爲
君道也說者曰任道者逸而有成任術者勞而無功不
知五士之裔指迷戕塞莫便于術故有道術有心術有
經術道治之本也而非術也而非術不運心治之原也而非術不

顯經所以經世也而非術不傳然有明持之以爲治者
君臣之所同堂而咨者也是謂大同之術有潛握之以
濟治者君臣之所深衷而運者也是謂不共之術夫大
同者則職要職詳明圖顯設可以布象魏而著功令可
以喻海內而示方來矣試論其不共者夫一呼而遠航
來三偸而齊將去寸長尺短古今惜之故人主有延攬
之術即墨以毀至封潁川以戶口賞名實之際綜覈宜
嚴故人主有督責之術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賢
者不可與利器則防微之術宜審也漢高見韓信而授
之上將見彭越而以爲相國見黥布而供張擬王者至

樊噲滕公之徒則不然則制馭之術宜知也晉文城濮
之戰咎犯以詐進雍季以正進其厲兵也從咎而忤雍
其賞功也先雍而後咎則鼓舞之術宜神也此之謂君
術正言終日而不悟譬之則覺其說在彈之狀如彈而
不知喻之亏則知之故君子有通蔽之術極諫盈庭而
不入巧諷則從其說在哀公之爲室公宣三說而一聽
也故君子有進諫之術專陳理義而益距類喻則改其
說在小人之嘗羹而大隧之交樂也故君子有相機之
術直相與則拂曲爲之所隨施輒效其說在狙公賦芧
而以怒始以喜終也故君子有變通之術事已遂則難

圖蚤爲之地則端銷而無迹其說在白圭之塞穴而丈
人之塗隙也故君子有銷萌之術當事而章顯其能則
機泄而妬興窋庸則濟其說在公儀伯折蟲股堪蟬翼
而力聞天下也故君子有藏用之術勢有所礙則智者
無功乘便則逹其說在烏獲之輕千鈞而離朱之易百
步也故君子有因便之術事有然而未必然者徇人則
眛揆之理數而通其說在仲尼之斷占鼎而老人之以
亥得年也故君子有推究之術此數者臣術也之術也
非謂鼠端匿迹立公于私倚邪于正爲申韓亞旅而已
所以濟治道而善其用于不窮者也故曰人欲見其所

以擬易矣君子譏其艱深晦澀無裨於大道則豈必玄之用大而賦之用小耶今夫三百篇詩之祖也六義備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蓋周盛時自郊廟朝廷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一出於正聖人協之聲律以行其教化至於列國之風陳之太師以得失而參民俗亦皆斐然成章孔子刪而訂之謂其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事父遠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於周南召南則尤三致意焉乃知天下之道莫備於詩而說詩者莫辨於孔子矣而楚獨以侏儞鴃舌之音擯而不得與又若干年而屈氏之騷始出

太史公取其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稱其弘博麗雅爲詞賦宗此詩之一變也炎漢以還厥途復異五言七言分鑣並驅而十九首蘇李諸篇獨爲五言神境一字千金良非虛語鄴下之什曹氏父子爲魁六朝之體三謝稱雋又一變也唐初猶沿梁陳餘響綺麗而遠於情沈宋繼之風調始遒杜李撮薈諸家變化斯極五色錯以虒章入音和而協美風雅之道於是爲至大曆而後敝繇趨下迨乎晚季以及宋元拗體纖調而詩亡矣由此言之體以代殊格由代降曰騷曰古曰律曰絶愈變而愈工也先秦降而漢魏漢魏降

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漸趨而漸下也然離騷之指婉惻穠至兩漢之音雅朴渾奇建安之什宛篤雄贍六朝之聲靡曼綺縟唐人之調清圓和鬯各極其才情之所至而各名其家夫非詞人之委致而不朽之盛事也與哉　明興一洗胡元腥膻之習日月若闢而朗者當時干戈甫定　雅意右文　金匱石室之奇秘而不得窺而學士大夫身際　休明之運修業而息之作爲詩歌以紹明正始洪永之間高侍郎先鳴劉文成次之楊廉訪林膳部各爲之羽翼固已咀其精華闢其堂奧評者猶惜其不能盡去勝國之陋以爲恨弘正之時北地反

正何徐從而犄角之庭實上輔繼之下毗近自開元遠遡黃初極意剗除復歸正始此一快也嘉隆之季七子乃興東吳奉歷下於壇坫之上建旗鼓而號中原初取風神終傷矜檢一二人倡而千百人和蠅附蟻集不耐雷同而好詆訶者遂目爲惡道乃欲併歷下廢之然此非歷下之過也愚以爲後世論詩統者必舉　明而繼唐而言　明詩者必舉高楊以至於今諸子爲初盛非搠語也執事乃猶以末枝無用浮名無足採虞其玷缺而恨其紕漏則亦有故顏之推曰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忽於操持試舉其端用存規戒夫

詩有美刺義取勸懲頌德則非諛閔譏則非對乃有因比軀而感恩緣私嫌而搆釁上章陳頌託物獻嘲揚之則蹠蹻爲賢抑之則夷光爲醜面目非眞有恧事實則浮薄者之爲也詩人託興高遠寄心恬淡散則春華斂則秋實乃有厭薄一切放曠爲高廢禮法而見譽遇迸迎而欲碎既無補於毛髮又何裨於殿最則簡傲者之爲也詩本窮物亦能窮人性情所近忽不自知其入者乃有觸事悲歌逢人痛哭憂憤異乎左徒喪亂殊乎杜老莫不黍離興感式微賦歸如無病而呻吟類無端而寄慨則狷忿者之爲也詩以遣興紓懷陶情解鬱有物

有則毋營其度乃有流連光景嘲弄風月思不出乎房帷課雅責乎花鳥徘徊宛轉情事更絕旖之腸斷聽者色飛則流宕者之爲也士以臭味相通人以意氣相許黨同伐異古人所禁乃有結交於翰墨之場把臂於市朝之外一言偶合互相標榜片言登堂輒相引重風流自命白眼看人則豪舉者之爲也夫人才均則懼其相逼名敵則惡其相形議論之間不相假借至有張羅網於鳫池伏戈矛於兔鋒在此則敝帚可饗在彼則寶鼎爲贗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則褊心者之爲也今之談藝者往往不免焉而人遂執顏氏之言爲口實曰文人不護細行也蓋文士滋病之矣夫人以此而病文士則可以此而盡絀其用則不可自門戸分而意見各異黨與判而議論滋多志功名者曰吾何取於浮華負氣節者曰吾何資於藻繢談性命者曰吾一以貫之何用此齷齪爲也然赴機趨事而或病其通毛舉鷙擊而或譏其伉褒衣闊步而或笑其迂遂令士無完行人無完名悠悠之談其孰能免哉方今　上不陳詩下不貢俗語雅道於今似少遂然循環剝復之理無有久厄而不通者有如講讀之暇　命二三文學之臣操觚應制　上親臨而決之傳之四方不可謂非太平之事

也愚生以臆對者如此勿以爲非素習而弁髦焉

水將鴞立者退而樂首鼠以爲適臺諫糾繩之任義多
薄于韋弦將鳳鳴者阻而狎寒蟬以自便老成抗疏或
以爲瑱而心計小臣乃得朝　奏夕發而託肺腑之誼
詬孔孟者且浸象犄進矣忠舊待銓或敝其印而侵牟
細人乃得乘傳橫行而闢天下之口餘刀鋸者且爭接
踵起矣又其甚者世所命爲錚錚君子也心知之而或
以爲不便則無故而暴摧折之世所命爲仳仳小人也
心知之而或以爲便乃更嘔喻受之　上自隔于　九
閽之內若默懸的而招下自阻于萬里之遠每私逢占
而進君子不得遂其拔茅之願而小人且罔覺于負乘

之羞嗟乎此治亂之所由分而其機盭也嘗試推之夫
上之注嚮既移於彼而下之趣操乃在於此于是乎議
多枘鑿而上與下交相持上與下持小人且居中而握
其脅則大柄去矣上陰託於小人而未輒顯其說下明
負于君子而莫必行其志于是乎事多猶豫而上與下
交相誘上與下誘小人且乘閒而鬬其捷則大計隳矣
猶未也始之君子猶與上爭小人之非爭之而不必則
不免排傾於小人始之小人亦與上爭君子之非爭之
而必則不難下石于君子于是乎甲與乙競鬬而勝與
負相尋朋黨相激之禍憯而國步顛躋且置弗暇論矣

猶未也君子既若於獨力之不勝有時乎爲國而含汙
小人亦屈于公議之不容不能不因賢而借譽于是乎
兩元則窮而必折兩折則就而相收調停幷用之說興
而國事搶攘且置弗暇問矣猶未也君子終不能忍詬
於小人而剝膚已近則亦不能自媚于天子小人終不
能包承乎君子而堅氷已凝則亦不難以天子爲孤注
于是乎權重而不吾歸禍成而莫與解衽戈影弓於腹
心肘腋之間而究且有不忍言者矣葢漢唐宋以來季
世之敝大率如此夫安可不爲之寒心也是故與泰莫
大乎定交定交莫大乎辨物乃辨曷容易哉小人內設

援外植黨常綢繆而易與君子則獨行獨立落落乎其
難諧也小人甘如薺巧如流常譸張而易售君子則弼
違補闕諤諤乎其[illegible]爭也小人常以小信徵其大詐
小利掩其大害聽其[illegible]汗洋滿耳君子則多深憂過計
而樹功于數百世之後[illegible]迂小人堅合則設難以先
嘗速取則譎弓以後勝轉轉乎莫得其門君子則多直
躬白意而蟬脫於形迹之外疑於疏小人聱螫善於徵
抵鴟義因而豪植常拱手而操難犯之勢君子則與世
無猜每抱愚而守拙近於陋小人集詢託於通方繾綣
諱以委蛇常搖尾而見不忍決之情君子則棟道不礪

每難進而易退近於慝比其罔可弗辨乎辨之可弗斷乎夫魏鄭公身沒之後而文皇始悔嘆其忠盧杞之奸明於通國而德宗不覺也豈不悲哉是故明主謹成敗之門察消長之故絕偏駁之愛闢忠直之途逆之必求諸道而緇衣之咏常屢遜之必求諸非道而赤芾之歌惟慎眞見其爲君子則不嫌委之以腹心即或激之易咈亦獎直而貸其狂終不使爲小人制也真見其爲小人則不難投之于荒裔即或收之示廣亦用智而去其詐終不使爲君子梗也有所披衷見愫而上下固若膠漆則君不疑于其臣臣亦不或于其君而絕不以匪人

干所謂合之愈有以分而交非暱也有所電矚雷斷而內外判若黑白則遠愚而知益近抑奸而賢益伸而絕不以疑端見所謂分之適以爲合而交愈固也此泰之謂而古先聖哲所爲握機而獨運者乎葢蔡襄之告仁宗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夫一進一退之間正道一昭協氣旁魄豈不洋洋乎太和在宇宙間哉上下之交所繫豈淺尠也自非然者始以不交繼以妄交終之交益窮而無可恃如前數者之患且操右契天下之憂豈獨在堂階間則愚生之所大懼也

禦虜

萬曆丁酉陝西

問關中之有虜患非一日矣先年嘗予款無何渝盟今日故罷款無何乞盟掠即掠款即款將由虜而不由我與議者請虜此請出於畏威悔罪之誠豈貢市一絕能深服其心耶又謂東虜自款後邊境二十餘年不被兵西陲何獨不然款果有利無害與卜酋求款頻堅它酋尚黠後覬望可禦術之乎抑順逆之情當首辨也夫彼此緩急之間成敗攸繫今言因款修備者幸釁釁可聽果能盡見之施行而爲百年無事之計否也漢唐故部關中諸所禦虜者未嘗右扣方戰往事姑無論諸生爲桑梓慮其撫今日策之以觀安攘之畧

今天下扼腕而譚蒿目而計者非邊事哉大都九邊要害四在關中延寧甘固廣袤數千里計其道里之虺蟠蚓屈於河山間腰腹脊膂皆虜也虜窺我勢易而形便我禦虜地廣而力分故籌邊難籌邊於關中尤難夫關

中何歲不苦虜哉腰腹脊膂剝膚之災小入小利大入大利倏去倏來旋剿旋寇蓋烽火通甘泉者屢焉遠者毋論比歲火酋肆毒於洮河卜酋煽禍於西夏殺我士卒以萬計糜我儲糈以百萬計洮河西夏之父兄子弟切齒飲恨不欲與虜俱生久矣忠憤之士願滅此而後朝食乃款議胡爲遽復哉說者謂套虜渝盟以來市賞停絕間有侵犯得不償失石空平虜之捷頗有畏威悔禍之心彼既輸誠我難終拒寧亶吝再造之後因以爲生聚訓練計亦一策也且獨不見俺答故事乎當　祖宗

朝雲中上谷之間羽檄日馳甚至長驅薄都城外自虜
以孽孫故執叛人委命于我稽首稱藩奉約束惟謹邊
氓不被兵革者二十餘年款之效可覩矣今諸酋騈首
受盟誠以此時恢宏羈絡納其貢市比於東虜庶幾西
陲半壁脫鋒鏑而就衽席不亦可乎此其說非不犁然
可聽乃實有不盡然者醫者之治病也察脉觀色知其
受病之由或攻其外毒或衛其腹心則病者隨手而起
苟不因病而投之劑未有不斃者也順義昔款於東絓
難於西識者已憂其終况西虜由來變幻不可執以爲
信者哉聚而强則不憚窺塞而掠我散而弱則不難從

慕而款我掠也我能制其命則甘詞以緩我款也彼務
恣其欲則生端以要我掠愈於款則負款爲掠款愈於
掠則戢掠爲款蓋當款之時心不忘掠也虜兩操其柄
當掠之時口猶言款也我兩墜其術虜之狡已甚矣祇
一時之弱復以款請謀叵測而局愈更此豈可按方治
病爲耶當事者亟欲與西陲息肩曰許之便朝議不無
甲乙賴　皇上雄斷明示以羈維之道要一年無犯方
許一年市賞赫赫　廟謨眞足以壯九邊之氣而寒四
夷之膽矣顧奉行在當事者亦可操劵而責之乎蓋天
下事利害殊歸彼此殊勢順逆殊情緩急殊宜款言實

事殊施目睫百年殊計不可不察也夫款有利也亦有
害虜利在通市我利在息兵虜利在增賞我利在設備
以有限之金繒塡無厭之谿壑虜富我貧虜之利我之
害也息兵幾於無兵設備竟於無備虜强我弱我之利
亦我之害也二者相去若蓰與楹則利害宜酌也雲中
上谷去　京師數舍而近肘腋之地賜予不得不厚虜
覘掠之利不如款之利則終堅而就款延寧甘固第中
國藩籬耳與其廣市賞而生戎心孰若嚴約束而固邊
圉事有難以例論者則彼此宜審也卜失兔諸酋相率
請命我撫而受之其詞正其事順乃鴛鶩如莊明跳梁

如著辛朝議款而夕稱兵至悖逆也置之不較何以服
心要我必從其誰懷德獨不可從中區別而籠駕之乎
則順逆宜辨也四鎭畫地而守套虜合從爲援緩之則
四鎭皆緩急之則四鎭皆急禍無已時也自非處置得
宜孰不覬望而起故急一鎭而緩三鎭卽以三鎭之兵
援一鎭之急儻緩急不常仍令互相應援則緩急宜權
也言款者曰我豈終於款哉因款而圖戰與守也虜款
有年圖之亦有年矣曾有一足恃否今日西事吾恐旣
款而玩愒猶故耳要以功見言信則款言與實事宜覈
也職封疆者遠不過數年近則二三年冀旦夕無事以

去故其爲計多止於目前幸而變遲則諉之後人不幸
變速曰虜性固反覆耳知虜之反覆而不知所以制虜
塞目前之責而不顧後日之憂者舛也定計於預則目
睫與百年宜決也嗟夫夷狄之患自古有之漢和匈奴
唐盟突厥故不廢款然而細柳勞軍渭橋見虜曷嘗忘
戰哉蓋款者權也而戰與守經也時而戰時而款戰足
以示威而款足以示惠有所款有所不款款足以招徠
而不款足以懲橫故酌利害之歸則毋狃小利毋釀大
害計非左矣審彼此之勢則用款於東用師於西策非
踈矣辨順逆之情則能予之能絕之惠非褻矣權緩急

之宜則構其黨彌其釁武非黷矣考事以爲徵則約收
保塹於滅胡圖方畧塹於平羌而務款言者退矣百年
以爲計則不以款事成敗爲身利害以邊事利鈍爲國
休戚而見目睫者詘矣此六者籌邊之要也患在外者
也木之朽也以蠹隄之壞也以穴中國多故四夷之利
也今水旱盜賊所在而有民幾不知有生之樂關中古
稱陸海然數十年間虜患孔棘供億煩苛四鎮徭賦驛
傳併合於西鳳漢中三郡三郡之民已困瘁不勝役矣
重以蘭州織造歲增數萬杼柚其空室家仳離無藝之
征豈能再堪則民心二自款貢議興邊帥率多媚虜百

計朘削利在上不在下卒有變譟而呼耳居又重繩之
令兎無餘穴可立此何異於鋌險之走也急焉能擇穿
夏之事殷監不遠聞之道路又有嘖言則軍心二此患
在內者也民日瘠軍日恚而虜日驕脫有不然之虞豈
能以病民恚軍得志於驕虜哉必無幸矣生愚不知兵
竊謂以貢市之金啖虜不若犒牛酒以饗士以撫賞之
費賂敵不若減田租以恤民民受一分之賜而樂有生
士感一飽之恩而懷必死我何畏與虜款虜何恃要我
款何戰不克何守不固削權與款何款不久哉今 天
子聖神莫及旰食憂邊屬者東西告儆請兵予兵請餉

予餉 詔幕府得便宜從事其委任亦殷矣當事者誠
不以此時殫忠竭慮建萬全必勝之畫而徒以貢市爲
足恃曰虜必不背我盟也即背盟我有以制之也人復
一人日復一日邊事益不可爲矣澶淵之役以爲必如
此乃百年無事彼來公者豈異人任哉故籌邊之難也
不難得策難得人也

五行

萬曆丁酉河南

問世稱陰陽五行之說者莫著于易莫詳于書之洪範莫顯于春秋矣後世江都繁露于五行之相勝相生各以人事擬之而更生父子各著占驗以爲之傳說各有當歟乃有火不用玉早不荧淮彗之見也請以德穰災感之退也欲以身代于是又有持論以災詳爲物之字至者有謂聖人不以人參天者此其意于前說果合否乎說者以爲火實炎上而春秋四國之災也則以爲沴火焉漢有鐵飛騶有燔祈之異也則以爲沴金焉裂山沙鹿之崩也則以爲沴土焉伊流之熱竭也則以爲沴水焉斧斤之不以時入也則以爲沴木焉其類應可得而言數說者又以艮展畢散公私因窮爲六極之徵是果五行之運宜然耶亦猶有所以致之者如必建皇極以綏五福當道何道而可乎爾藉生毋以爲天人之際難言而議之不知也

蓋聞天地列位以示象也其積之陰陽分之品物者莫

著于五行聖人見道以法天也其立之訓言徵之庶事者亦莫詳於五行天地間物至煩賾矣總其精氣之用最大而莫能外者有五曰水火木金土是已五者順之則五福綏焉而戾之則六極成焉惟古聖王重之所謂五者精見於天質產乎地而用顯於人者也仰觀七政見五行之在天俯察物情見五行之在地其在人也爲五德爲五常備月也爲五色備耳也爲五聲故人之內有五臟五行副也生以榮衛陰陽配也乍視乍瞑象晝夜也乍哀乍樂乘剛柔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天地人物形器別矣陰陽變化理則無二焉聖人建皇極以順五行爲之畫州土立律厤陳事序者無疑其詳也以正五行之事爲之天苞地符負書呈圖者無誕其神也以究五行之本爲之雨雪冰雹昆羽草木者無厭其煩也以謹五行之微故陰陽之變大矣非聖人莫能體之亦非聖人莫能明之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言其理矣未及則之事也洪範以五行配之五事其事之詳始著書言其事矣未及事之徵也春秋以災祥存之事應其事之徵始呈後起者衍其意而詳其應始變而爲董子之繁露以周公之事屬之火太公之事屬之土者誠無以自解於牽合之失然要所合者以附於理也

非附於臆也其以司農五官之得職爲相生以五官之失職爲相勝即古說何以異乎又變而爲劉向父子之五行傳以皇極庶徵皆屬於五行而至於八政五紀不能悉附未免自相牴牾其說然謂其鑿於說可也謂鑿於理不可也其言君道得則和氣應而休徵生君道失則乖氣應而咎徵生即其說可終廢乎形之影爲影影之影爲罔㒵者再傳而晦也冰出於水而寒過之鏡出於金而明過之愈出而愈甚者勢也大抵言天人之際者寧失於櫛密毋寧失於綱疎寧使合者過於引繩無使離者失於鑿枘寧使人詳於事應而圖之先毋寧使

人視爲常數而圖之後若謂事由人興不專天致則豈
惟後儒言之即春秋中所載者鄭火不作以子産而不
緣用玉斝災不害以文仲而不以焚尪毀之除也晏嬰
以君德當之熒惑之移也宋景以善言致之莫不以人
事爲勝其他如虒祁者卜其將亡玩歲者知其非主石
言蛇鬬妖由人作駘台實沈不及君身各以人事得之
又豈待荀卿歐陽氏言之哉故以爲災祥爲物之罕至
者荀也不以人參天者歐陽也然荀之言曰從天而頌
之孰若制天而用之歐之言曰人事者天意也此其説
於天人亦何戾乎董生劉子之言先言天而後言人也

荀子歐陽之言先言人而後言天也乃其意無不合也
愚且因其合而妄臆五行之事乎五行之事其災於天
者猶可言也愚以爲致於人者猶難言也蓋火以炎爲
性者也而炎之極則見而爲孽於是有融風鶉首之象
有四國兩觀之災而占者之特説益廣在易傳以火官
爲不能思道者微而應奉以漢殿災爲陰極生陽之應
夫君陽也臣陰也外廷陽也後宮陰也其時諸臣得無
有處江湖而悲賜玦者乎閹豎小臣得無有困蠶室而
懷顩天者乎昔鄭鑄刑書而士文伯必其將火則刑罰
間可思也地主靜而變且震山主礫而變且崩百昌生

土而變且沴蓋自梁山沙鹿而後談者咸之在五行傳
以爲山川連體下竭者上必摧爲民上者奈何使下竭
也其故猶可思乎河流爲患在溢而伊雒見沴患在於
淤天千艘雲集萬檣鼓停喉吭之間豈容久積據漢谷
永之言曰河者中國之經瀆也聖王興則河圖出王道
湮則竭絶生此其説豈其水乎歴山之金以贍民也而
後且厲湯山之金以贖民也而後且疲是以漢鑄之而
鐵飛魏移之而盤折占者以爲金失其性也聞之長民
者不墮山以全地氣而何至鑿之以漁金則曷若順之
爲便乎建翠鳳之旗頌靈光之賦使天下之民梯崖絶

谷斧斤鉤鉅以斲木性則沴及於木考之繁露曰作謀
增瑞之徵也夫天生木以利民而反役民以害木其説
不可思乎若是者皆處其極矣然極不特是也日行常
遲弦大宜緩而乾居六也亢於陽雷在天也過於壯泰
之交也塞於否此其極在上一議論也登先者爭於螢
弧嚴急[illegible]刻於求劒是已見者同於墨守立赤幟者力
其輸攻[illegible]其極在下白玉龔琚黄金綦履使巧者無所
益其思后[illegible]帝飾誠有如賈生所悲者此其極在俗飛
鳶誤中[illegible]其家鷄鳥一鳴株連無已茂林之豪闖中
之户肥[illegible]桃而朝夕懼及此其極在内鴻鴈鳴於

野碩鼠適於郊漆室之女歎於室裋褐藜藿之狀窮於野此其極在外輸山貢海作賦維均而奉行者稍異則虎而冠蠶而食狐而假威者方以爲市且焉此其極在民關市要區刀錐競利置榷交務别開利孔自操其末以分市司者之權此其極在賈徵發所及急如星火責成之令嚴於束薪有司難於兩全則三尺隨之此其極在吏若此者豈盛世所宜有乎而總其所以致之者則極於積盈五行之用以相生也民也者又以五行之生爲生者也積之極則五物之氣不相爲用亦不能爲民用於是有沉滯鬱藏之患爲沴爲戾而卒至於窮故管

子曰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古之善治者非廢言積也以利之孔與民使民處其勞而我以民之利爲利常處其逸竭一人之力以謀終歲之利民常處其不足而我以千萬人之利爲利常處其有餘若山林藪澤之利不歸於民子母什百之利不歸於民而敝務久待未聞以賞有功貂裘在御未聞以賜將士瓊林在藏未聞以給三軍彼泉府以喩財溝瀆以喩幣者取其流也而方且壅之亦何怪於五行之沴乎及其沴也而猶漫爲故常則何以異於一人之身詘厲外見而猶晏然謂心腹之無恙也其可哉故爲善治計者

莫如綏之以福而已古之爲君者內建皇極於中好惡以類剛柔以克剤之和平歸於正直亭亭乎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如暑極而凄之以清寒極而燠之以春無不用也期以協之極而後已然後戒陽亢之愆消陰極之盭以宣其氣而達其情則火正之職脩矣無鑿地脈無洩寶藏使民易其耕耘計其農事極其肥饒以盡地利則司管之職舉矣治水者勢可塞則塞之可引則引之水可養則養之旁流可合則疏瀹以合之令議者毋徒鑿空而任者不嫌斲肘則河伯無橫流矣土木方興一切不急者報罷用一緩二徵發者得以

數歲爲程姑緩其限以留民力則木從其直矣尊不與卑爭尺寸內不與外較奇贏野不與市爲重輕五材利用百貨胼蕃則金從其革矣俾天下之民莫不登之袵席而遊之春臺上不罹災下不罔慝出鑿入息父坐子嬉是非福乎朝有黃耇國有碩艾鄉有耆民是非壽乎含哺而游鼓腹而歌工作不煩疾疢不作是非康寧乎父子之間不相德色比鄰而處卒無反稽頮白者不負五十者有養姑坐於堂而婦執盥此攸好德也兵革不試箠笞不施百姓熙熙老死墉下而不知誰之力此考終命也太和克溢沴慝消弭地平天成五行攸敘即易

書所稱何以加焉豈與春秋季世之君較短長哉漢之
傳曰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輒不出後復弛與民魚
乃復出此言者亦可以見天意人心之合矣夫巢居知
風穴居知雨愚生之所習見者如此耳若天人之際非
所敢深言也

才德　萬曆丁酉河南

問自古嘗稱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于是始言才德然唐虞之間止稱玄德升聞及予懋乃德耳不言才也乃元官任列不侵其職豈亦各因其才與後世有以德勝才爲君子者有稱聖王用人不使才勝德者謂若主于尊德又有稱天下太平專取其才者有欲聚天下之偏以爲全者說若主于右才此名有當乎然甘陵若子止以殞身江左名流不能濟國固無論矣即如南宋以來儒德爲盛寶慶之際尤爲尊崇而求卒不可爲夫又安在耶今天下清議至嚴士節修重乃當事求用艱之其人豈賢者有益人國所以善用其才者別有道乎爾多士此舉正懷才抱德以需用時也必有其說矣

古今之不相及也則士品可槩見焉古之德與才一而後寖二也古之德與才全而後寖偏也惟一也不立才與德之名惟全也不分才與德之用至於二且偏也而

姱節好脩者金玉其言瓔璣其說爭持論以相高而譁才畧之用以爲無本跅弛卓逸者薄鉛刀之無割試硎刃之新裁雕刻渾淪轉相標榜覩彼壘守者且曰故爲是木彊耳其於致用者踈矣古之稱才德者以自修也後之稱才德者以見用也以之見用不得不因世所重者以爲軒輊而世有所偏重必有所偏害不得不反其偏重者以爲循環中古而下敦龐風貶智勇才略爭炫燿以亂是非如是謂沉潛者可以鎭俗虛夷者可以怡眞而尊言德因是而才者無以見其能不才者託以藏其拙究爲窳餅脂韋耳而才勝者方且爲馳騖右且爲

事緒物絃方且五德未全而求一毛之異自表復爭言
才矣其矯之也惟恐不勝翠則此勝猶彼勝也我不立
正鵠而任若爲權衡不幾於衆爲政乎天下事未有不
始於譁成於激而終於廢者也其譁也鑿空者倡吠影
者附蒙茸可以議聖投杼可以惑賢彼衆我寡而持之
能戶置喙乎其激也合者爲同舟不合者爲胡越各立
壁壘各尊門戶以齕之無乃自相矛盾乎其廢也此用
則彼衰彼用則此衰中立者務模稜處之坐嘯畫諾令
事積廢於高閣無乃爲痺訛乎善任才德者不然若且
二矣吾因其二而各任之若且偏矣吾因其偏而專任

之雖欲譁且激無從者而才德之途始廣若此者非破
拘攣而忘肘掣不能也然非所論於古矣如稱唐虞三
代者盛王之極軌也堯之舉舜也曰玄德升聞耳舜之
舉禹也曰予懋乃德耳不言才也乃不有稱詢事考功
者乎不有言奮庸熙載者乎當時四岳惟詢九官在列
禹不以兼稼穡爲能稷不以代水土爲職夔龍不以不
修典刑爲踈臯陶不以不能禮樂爲贅是九人之才德
尚合而一之安有二哉後之才德非古之才德也上者
不可多得即得之不藉爲名亦不暴爲用次者用志不
分暴嘗於世而未免守株於原窺日於牖嘗不能効一

決之用下焉者矯情恣意獵世資而誤來學矣恃用才
者千慮求得萬全爲謀而未免以燕雀近圖自伸豪舉
刀錐末用妄肆矜夸甚以喬卓鷹鷙之才陰濟其不肖
天下藉藉以疲於功令矣專任才者慮其烹鮮止沸病
天下於擾司馬光葉夢得之持論也尊德也謂之勝者
有劑量之權焉若因謂才可盡棄得無因噎而廢食乎
專任德者慮其清虛淡漠弛世故於不足理魏徵蘇軾
之激爲論也右才也然其言亦未嘗黜德若因僞以疑
眞豈睹魚目而輒謂世無明珠乎總才德之弊則有三
曰善其身而利不歸於國有其名而功不及於實拘於

時而才不達於用是已所以三君八俊非不善於持身
也黨錮成矣而不能支大厦之顛王謝諸賢非不饒於
取名也清議崇矣而不能還江左之陋乃宋又有異焉
扁鵲之治桓侯五日而退走者以疾非所及也宋儒所
處之時然矣堯桀共國舜跖同途事必不能有成宋儒
共事之人然矣干羽之化於古爲德於今爲文仁義之
說於中國爲干櫓在夷狄爲弁髦宋儒所持之論然矣
故節甫爲姦太阿在握漢之時事宜圖以幾而漢儒用
以激也諸王內爭五胡外擾晉之時事宜圖於實而晉
儒歷於名也語曰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宋之時事宜圖

之標而宋儒拘於本也嗟嗟連城之壁難以充凶歲之餐終謂之珍莫耶之刃難以解棼亂之絲終謂之利烏得執是而爲才德咎乎今之弊良有然者起於任才德者不惟其用而惟其全若鄭人之市屨信度而忘其足也夫立規矩以待方圓設衡度以齊尺寸何至强方圓尺寸以歸之一務以全者繩天下士而稍有旁出即以枉尋訾之此用人如用律也士之全者不可得而不全者勢不得不以僞應之有不屹然自負以爲全者誰乎居恒無事櫛比而粒數之索玄珠而咀芻豢斳以爲名脫粟布被斳以爲廉知雄守雌斳以爲進洛誦其口而

韋佩躬斳以爲節雞窮三足卵析有翎愈出愈微斳以爲辨値一事之出也又爭相角之以臆喻日以白辨馬以寸梃擊洪鐘使皐訊在庭而築室在事議之如赴敵之兵而任之若處女之守也夫言者幸事之敗以希名之成及其任之也曾不能輸銖兩微釜斯刻脂而鏤冰也　國家亦安所賴於才德耶士不務確然石畫而左右憑望觀影自瞻鼠頭依違懼人言之及得於德而恐失之才用於一而恐失之二其靡則風其萎則草其委復不窮也則若水稍不如意書空咄咄耳辟之操舟者今日指適越而明日指適秦也安所底止哉愚以爲百

鍊之金大者可以爲器小者不失爲銖惟眞也千尋之木榦可以爲輪柱而枝不失爲欂櫨惟適也論士者亦然一曰辨才德之眞夫名之眩實也至幻矣丈人之子不幸以名得盜北山智叟不幸以名得愚受名之害也而周人之鼠得以名比於璞燕人之石得以似比於玉又享名之利焉故曰眞宜辨也一曰極才德之用低昂貴賤世有常重之權而有時以牛鼎烹雞用不如釜隋珠抵雀用不如九儒紳搏虎用不如武又相爲重焉故曰用宜極也一曰覈才德之事斷蛟不試即歐冶不能識劒七札不貫[illegible]養由基不能知弓康莊不騁即伯樂

無以御馬矧貌失子羽言失宰予即聖人難之故曰事宜試也大抵稱才德者患其僞耳不患其小也恬退者用以去浮智略者用以濟事敢直者用以矯俗沉柔者用以當幾寧玉而瑕毋石而玦毋以百服而棄千金毋以狐裘而疑羔袖和鑾在前數良在御毋以跡齧而棄千里之馬毋以膏粱而厭菽粟之具僚丸解紛楚倫却敵郢斤成風吾毋棄其微傳說版築也百里奚亡人也吾毋徇其迹眇目者任以準繩傴僂者任以塗地吾毋鄙其賤仲奚造車而不知御造父善御而不能車吾毋求其備明堂者歌辟雍伏臘者歌採菱牽舟者歌噓噢

吾毋泥於一事苟就矣何必顯居功實苟當矣何必襲
得名志苟行矣何必拘守法循之繩尭金石合以成其
樂也猶之陸車水舟各以致其宜也合偏為全用二為
一詎曰克追九官一德之盛庶幾野無遺賢乎然有說
焉賢者之有益人國易知也賢者之用心於人國難知
也戚趙之嬖口舌已不能奪而黄綺朝迎炎祚夕定是
以術濟之也梁獄未成漢使未返則太后之食不下咽
彼空手來見事竟兩全可責其謾乎白馬之盟黄河之
誓王陵以爭為正而將相調和者卒以不爭為功可疑
其徇乎身事牝雞夢徵鸚鵡卒正國祚以歸於唐弗嫌

策衡十六卷　　八十五

其屈也徹廉還政人所難言從容導之使出后意節賢
與富鄭公者無與焉弗嫌其獨也大禧之末恭檀於內
謂舞於外根株已深勢難卒處而託言皇堂徐以計去
弗嫌其詐也蓋無取名取利之心以牽之於前亦無避
禍保身之念以牽之於後有一時不知後世乃知當事
不知後事乃知況其用心之微圖功之密有人所不及
見史冊所不悉書者哉必是而後稱才德之眞乎後爲
極才德之用乎不然者吾懼褒優孟之衣冠而抵之掌
也懼其執山雞於市而號之鸞也懼其飾飛鳶棘猴之
巧而眯於大也才德不幾為贋哉方今天下亦多事時
也東顧而長鯨阻波封狐託穴舟師鱗集萬竈雲停意
豈在一屬國西顧而金繒歲致烽燧時聞散若烏駭聚
若豕突繫名王頸而空幕南庭者時之其策中原以內
萑苻可慮萊藿不充大府無贏錢武庫有朽甲尤需才
日也今以元激敗事則其弊疑在漢以虛望用人則其
弊疑在晉以程法取士則其弊疑在宋士恐綸組為繩
索銅墨為鉗鐵也孰起而應之哉愚又以為今之天下
固無顯然為惡之小人亦無確然為善之君子議事者
多成事者少索瘢者多器使者少誰生厲階濫觴至此
而猶謂懷才抱德者吝也是欲士修之者如此而用之

策衡一六卷　　八十六

如彼矣豈愚生之所敢知乎語曰未逢師涓弗與審音
未值季札弗與觀樂愚生抱此尺見久矣執事以為有
當否

用才

萬曆丁酉四川

問語曰千里而一士猶比肩也士必千里而後有一海內方千里者九盡其才不過九人將遂已乎如以九人所為才以反較天下則其等於九人者又不知幾千百也用不者未嘗不以九人望人而未必使幾千百人各盡其才以等於九人夫使天下等于九人則可使必為九人則不可盡人才之不同也有可以治郡不可為三公者有可處別駕不可使宰百里者有始敗于微其後成功者有附宦貴得崇插俗言事峭直者有未有遠名而樹績荊州者有素有盛名而喪師陳濤者宜何如用焉今世之才其幾九人者正不知幾千百人而以之臨事又苦于無九人此其故可知歟夫欲使人盡其才以為世用將何施而可矣急于用人莫弊于用人爾諸士行將為世用必有所慨于守矣其明著於篇以備用人者採焉

甚矣用才之難也才有全有偏有真有偽莫重于全才

而偏者輕莫貴于真才而偽者賤所重者全才也然而或偽所輕者偏才也然而或真所貴者真才也然而或偏所賤者偽才也然而或全用才之難也患在重求其所可賤而輕棄其所可貴也故人之有才而求為世用者往往掩偏以為全去真而即偽有無用之全才無有用之偏才夫究有用無用之為異然後知才貴真也安問其偏才賤偽也安問其全何也才者適于用之具也天下惟真不容偽惟用不可強明瑩之才所以剖機也犀利之才所以剸煩也鎮定之才所以投艱也變通之才所以達權也之數者謂之真才非其人而偽為其事則敗無其才而強作其功則隳故全而偽不若真而偏也惟真才然後有實用真而全廓投不當真而偏隨其力之所能勝亦足自表見而裨益于人國家獨怪夫用才者緣真以求全棄偏而存偽也夫全才固難矣短長之不相兼也瑕瑜之不相掩也名實之不相蒙也漢黃霸為潁川守循良稱最及召為丞相功名損于治郡時是有所長又有所短也然猶曰三公難為能吏道耳昭烈使龐統為耒陽令不治人謂之曰士元可處治中別駕非百里才也卒之展其驥足而鳳雛榮名遂與伏龍相伯仲是寸有所短又尺有所長也殺之役微婦人孟

明幾不免焉濟河而後晉人為之封殽尸以還則瑕不掩瑜已唐元稹為拾遺能論叔伾文等非正人不可使導太子又能不讓仇士良一為中官所毆中見斥廢遂喪其所守附變倖傾正人朝野譙然輕笑則瑜不掩瑕已矣孫權將有事荊州問可代蒙者蒙曰陸遜未有遠名才堪負重使為偏將軍遜至陸口具啓形便遂克荊襄此無其名而有其實者也肅宗始入彭原也素聞房琯名琯見上言事情辭慷慨軍國事多與謀之乃請自將復兩京戰于咸陽之陳濤斜用古兵車法死者四萬餘人幾敗唐事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據短以

椉長則霸不列循吏而統不爲俊傑矣指瑕以掩瑜循
名而忘實則明不雪拜賜之恥而遜不收襲敵之功矣
令才而不爲積則爲琯緩急又何賴焉　今天下三歲
一舉其爲才不知凡幾千百人而每歲所薦連章累牘
其爲全才又不知凡幾千百人頊方內外多故當事者
思得一以仰付　宵旰輒稱之人至勤　拊髀勤　明
詔搜羅及草澤中是何全才多而眞才少耶蓋用才者
幸天下之人使爲全才也驅天下之人使不爲眞才也
夫非謂有心于幸之驅之也緣眞以求全去偏而存僞
故人捲偏以爲全去眞而卽僞也亦勢所必至耳何也

夫人有所能固有所不能故曰短長不相兼也今不論
其所長而居官有聲者輒移之善地取其長因委之以
其短是緣眞長而以全求之也使天下爭曲覆其短以
馳赴功名之會者其故在循資格人任其自然之精力
必有所不及之處故曰瑕瑜不相掩也今驅除其人也
而蓋之以一眚求多其人也而責之以一事是緣眞瑕
而以全求之也使天下爭贋爲瑜于石而無眞爲瑕于
玉者其故在任毀譽人幸其天眞恒拙于粉飾故曰名
實不相蒙也今用一人也必曰大夫者有令名者也夫
大者何以無稱于世也是緣眞實而以全求之也使天
下爭爲引重借譽以希當軸之知者其故在揀名聲是
天下務爲全才若有以幸之天下不爲眞才若有以驅
之又曷惑乎居乎多全才而臨事苦于無九人耶然則
如之何使人各盡其才以爲世用也曰善用之夫以鍾
烹非眞鼎也以鼎量非眞鍾也何如以鼎烹以鍾量乎
才固各有當耳誠榱題棟桷不違其長牛溲馬浡畢呈
其技分之則千百人也合之則九人也故善用之則眞
才出矣曰愼用之夫謂狐狸者必不知狸也且必不知
狐然則人之不才固未易知而知才顧易乎不知則玉
石蕭猶同器而處汞稱棟楹倒施而用卽九人溺處于

千百人之中其孰從而辨之故愼用之則眞才出矣而
又袪桃李之私杜雌黃之口廣開衆正之門大破拘攣
之習劈畫在此而收功在彼互觀之勿以遺也早蒙不
蹝而晚則令終徐俟之以覩其後也一切文法稍示以
寬期與斯世共襄理道而止如是而曰天下無眞才以
應緩急之求吾不信也顧自昔未有借才于異代則世
所乏非才也乃　今日之大可悲者在有才而不知惜
而惜所以處才者焉夫才所生以楨此　王國者也而
爵祿名位所以處有才者也乃亡言之忤禁錮終身一
事之拂斥逐空署令處者甘棲遲之樂仕者與考槃之

欲專欲難忍衆厭難屬便于君不必便于民利于民不
必利于君舍巳從人爲聖以人從欲爲厲故求諸人以
安之尤不若求諸巳以安之也然則材品溷淆而言爲
契民情杌隉而巳爲樞不知言誠無以知人非脩巳誠
無以安人矣然何以知言而脩巳哉今夫知言而知非
也將有知乎言者矣知言之情而心可質也知言之形
而行可論也知言之名而責其實知言之始而要其終
故參而伍之而功課叢也知言之似而求其眞知言之
同而衷其獨故錯而綜之而是非準也吹律者不失秬
黍言之於聽也不啻吹律也巳脩巳而又非巳也將合

天下人而成其巳以人矩巳而情可得也以巳衡人而
欲可公也毋爭於人所不足毋縱於巳所有餘故少私
寡營而六合可均也巳安則人不欲危人危則巳不獨
安故收視還聽而萬化可原也御馬者謹正轡策巳之
於人也其猶轡策也巳嗟夫人情險於山川不測於陰
陽載舟覆舟自昔患之又况明蔽於煬竈聰疑於衆口
情恣日新威殫無迮欲兼聽竝觀畜巳裕人斯巳難矣
是故言知而當則君子進言知而不當則小人進言而
溷則君子小人旅進而爲和言而格則君子小人旅退
而爲疑夫使君子小人而旅進旅退此之謂闒汶騶䶵

之朝而尤知主之所愼別也主一敬而和風塞主一肆
而毒氣流息生無小而安之毒也必厚怨生無大而危
之伏也必徵夫使天下有傾危之憂而不見安存之樂
此之謂土崩瓦解之朝而尤仁主之所審畏也故帝王
詢事考言以稽之明目達聰以開之有一日二日之幾
有其難其愼之咨雖有巧壬之朋無自徼幸好宄之民
無自爲亂不遺視聽而知臨徧不離淵涓而仁覆周斯
謂任道理而黜計數爲堂上而優天下矣若夫巳失而
用人則成王之使左右覘阿卽墨也其極苛矣明失而
用察則明帝之好任耳目隱發而數詆公卿大臣也其

挍徧矣誠失而用術則德宗之官自選用一謫責而終
身不收也其猜窮矣又惡覩所爲聽覽乎元狩中遣博
士循行存問矣而多欲仁義何杯水之熄也初元中以
田及苑賑業矣而優柔不振何沾沾爲也開元中戒縣
令惠養試理人策矣而有初鮮終何亂之救也又惡覩
所爲躬脩乎洪惟我　聖祖周知材器洞悉民艱其論
知人也則嘗　論唐鐸及侍臣矣曰人有公私好惡不
齊故言有邪正毀譽之言不可不辯知人難而知言尤
難于安民也則亦嘗　諭按臣及侍臣矣曰王基不務
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

則國安又曰人主當清心寡慾常不忘博施濟衆之意
庶幾民被其澤洋洋　聖謨非契唐虞而符宣聖者乎
　列聖相承率由是軌我　皇上濬哲厲精光昭　祖
烈進退動由　乾斷獨賑哀及窮人雖觸諱極言而時
霽　顏色雖端居恭已而不忘憂勞官使得而顧畏殷
矣乃邇來　朝廷之上議論浸煩用舍浸乖閭閻之間
誅求滋迫膏澤滋壅而願忠之臣乃不勝縂縂過計也
意者　皇上聽納之義未詳而躬脩之實或闕乎自非
然者請得悉竭其愚夫人主所與公卿不隔者獨敷奏
數言而所與蒼亦流貫者獨戒懼一心今也　臨御召

對幾成曠典則造膝之議不聞而大臣之忠讜不辯矣
　批答俞允動經歲旬則有司之守日紊而羣臣之善
惡不分矣議相踵也議相覆也以誤國爲忠計又或以
誤而成誤以至言爲竅說又或以言而生言然而竟不
知其然否也黜陟已廢矣人爲論也人爲許也此以此
爲正而正復攻正彼以此爲邪而邪復攻邪然而竟不
知其邪正也愛憎已消矣言者之心有爲也言者之心
無爲也謂其無爲而槩信之謂其有爲而槩疑之得毋
影響與胡不二一聽啓之而直爲此眯貿也言是而人
非也人是而言非也俱是而存之俱非而錮之得毋枉

瑟與胡不衡衡而量量之而直爲此射覆也四海爲家
富矣而多[illegible][illegible]甚且開採之使四出也將賤貨非乎四
方水旱困矣而鐲貸無聞且賑贖之額日增也意損益
非乎如此則人不安邊徼豈樂士而文肅徼于陝也黃
金增于滇也東南已涸澤而織造如故也燒造如故也
將儉德未弘也而愿不顧夫鷄結而皴瘃者乎如此則
人不安非店設矣畫以爲阱畫以爲獄幾輔之民無罪
而流亡者相繼也　詔獄繁矣或以爲告密或以爲株
連三尺之外開其入不聞其出也將喜怒微頗也而耳
不徹夫桁楊而嗁號者乎如此則人不安非獨如此而

已不知其言而併疑其人不知其人而併疑其言是病
脊也不知言而上將爲壅而下將爲鬲而中將爲竊而
旁將爲伺是病輸也不知言而言者妄言者妄然後夤
緣之徒得間而忠知之士自引賢者爲調停而不賢者
爲角人才就衰而正氣就薄是病狂也上見輕民而日
恣重民不見德上而日府怨是渙徵也上重下怨而奸
囿生于肘腋戈戟伏于粗耰厚毒必厚潰甚怨且甚恐
是亂徵也反裘剜肉非完愛之理多制索垢非清和之
風是替徵也以彼三病成茲三徵士大夫容容苟苟而
下有嗷嗷脂脂之心然且爲疑爲貳逸日多而勤日少

也愚竊恐　皇上不務堯舜聰明而或者蹈明德齊威之一察乎不爲堯舜兢業而又不盡如漢唐諸君之小惠乎此憂方大矣愚竊謂效忠規于　今日莫急知人安民而急知人安民莫如以敬脩爲本以知言爲用以敬脩爲本將懲忿窒慾不言男講學遜志不言迂早朝晏罷不言痒以知言爲用將好問好察不爲詳執中用中不爲畧與謨殄頑不爲恐故胥可開之轄可通之狂可平之渙可萃之亂可治之替可作之是故明有所不見而無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而無所不聞釋繊繊爲昭昭撤蔀屋之豐廣衢室之咨知莫哲焉敬身以畏民安民以安身可以一念周萬世可以通天下爲一人仁莫惠焉此探本之要術也噫臨事動乏才之歎而沮抑者未信當幾紬丞見之明而先發者受困曲突效徒薪之諫而上賞竟不之行山陬望解網之仁而近御猶未之釋無乃于哲惠尚有當亟者乎狂愚草野朴忠不識忌諱竊意　聖天子獨智全仁必不難翻然而省悟也執事者或轉　聞焉庶幾獲附于帝臣陳謨之義

策衡十六卷　知人安民六　九十七

立德立功立言

萬曆丁酉貴州

問叔孫穆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又其次有立言三者並不朽于天下于是世之學士大夫雖不津津艷慕其說若嘗矢然矣然卒多鶩于名而罕睹其實也失其實即斃施襲齒頰草木等腐耳與說者顧以名未始不附實也何謬盭者比比是與世習膚鄙嘗之祀弗絕河洛迄今流誦顓蒙亦皆知有草何也以爲是三者術明衡亦有極則寘不其然廼其實果何在與夫德與功與言既鼎立矣何以云言至而德不至終非言也德不可久業必不大也豈壹棄于德與試以一二證之有德嚴顏子柳下惠而無大賢立者功蓋天下定社稷而德與學未粹者德隆星斗文盛言傳不免家世訾訴而又有德業並處如古人文章爾闕文章德業先章顧爲穀糠而難解一言之失者豈三代而下終無至論與胡濂洛諸君子又裒然歸鄒魯之跡羽翼經傳而功不滅禹下也遵何德與今其言具在附于立之旨義甚精諸士能究其實試揚厲之以徵尚志之學。

世儒抵掌而談不朽之業嚌不曰矜名誇節要譽事功希聲議論遂可以光金石流天壤傳之世世名不泯滅哉噫夫以名之傳於世豈不泯滅遂爲不朽也則世之篤于物而周于智者皆不泯其名王良造父以御名飛衛紀昌以射名和垂以弓矢名歐冶以劍名孫陽九方皐之徒以相馬名諸若此者並可稱不朽也耶又不然蹻蹠與舜並名共工驩兠與皐夔稷契並名管蔡與姬旦而豎刁開方之與仲父並名也亦並可稱不朽也耶溺其說矣蓋世代更矣而杏壇洙泗之儒迄今輝煌于俎豆河山徙矣而隨刊疏瀹之蹟亘古歌頌其神明金

策衡十六卷　立德立功立言一　九十八

石鍊矣而典墳丘索之書秦火有不能灰而山靈有不能匿於哉焯爍乎不與五嶽並峙三光並曜而與大塊並終始乎然仲尼不以血食生也萬世爲土無日不鼓仁鑄義硎智範禮陶冶人倫而若知若賢若敏若鈍靡不埏埴而肖質焉神禹不因河洛顯也天成地平萬世永賴凡天者蒼者土處而粒食者靡不托根受命而饗賜無紀極焉圖書不緣孔壁傳也析鴻濛剖太極立萬世文字祖萬世之辭者振瞶者啓憒者矚聰明而特達者若叩洪鐘而受響焉故微德非德仲尼稱絕德微功非功夏禹稱神功微言非言典墳丘索稱至言兩要之

一筆一削功之烈也一相一度德之遠也一卦一疇德業蒙蕭之府也何德非功何功非言而亦何言非德耶奈之何世之闇于道也志道德者高談性命志事功者侈言經濟志文學者爭誇著述三者若分道而馳已不勝岐路之感矣迨其敝也玄虛高曠之士墮體黜聰超悟入聖其流至枯槁寂滅而德病縱橫捭闔者流立談取卿相之業知霸圖不知有王道而功病諸子百家各挾憤激淩轢之衷肆洸洋浩蕩之說遷徙變幻不可方物而言病又其甚也詭行飾節獵取時名卒之收其名而不得遂逃竄禮義視若桎梏矣狡豎賈兒不愛重貲

希咫尺而斯跳不馴之夫且藉口飾寺鼎俎而不顧矣經生逸史皓首茫無旨歸且据摭蕪穢灾木覆瓿有不惜矣抑何流敝至此極哉則以騖名而失實之過也試就明問所及質之殆亦不無名實謬刺者焉彼叔度不顏子乎而僅僅以外史著龜山不柳下惠乎而碌碌無大建明于時吾不知其德令公之扶唐祚也而溺于奢華萊公之定宋鼎也而敗于矜伐吾不知其功子雲德隆星晷矣而無故獻諛子厚文盛可傳矣而甘心附勢吾不知其言至以韓魏公之德業獨闕於文章且以魏公所願執鞭之司馬君實而失言于王霸吾又不知其

德業之並盛是豈德不副于功言不附於德三代而下終莫能詣其至歟人之豎立有至與不至其分量有全與不全各不相掩而實不相離德勝則稱德功勝則稱功言勝則亦稱言譬之明巧一慧離婁則稱其明公輸則稱其巧矣德勝則必該乎言與功言勝未必兼夫功與德譬之河海一流海若則得其大河伯則得其小矣然不可謂明者獨絀于巧巧者獨絀于明也特從其至者稱也不可謂百川不灌于河而河不歸于海也當究其全者論也三者之大較以德爲衡而以功與言爲權毋以小疵掩大節毋以枝葉棼本根亦毋以浮名而蓋

實行有魏公之決策定難秉政立朝即無莫大之文章真不愧古人矣温公之德純學粹望重華夷即或一言之偶失誠足重先輩矣當世道清濁之閧而能如叔度之澄不清淆不濁謂非東漢之顏子與丁狂瀾奔潰之時而能如龜山之砥柱不欹倚門則揮謂非有宋之柳下惠歟汾陽之清素少減楊綰之風平仲之學術宜來張詠之諷然其窮奢而人不非搆讒而德不貶二公寧獨以功著耶楊雄草玄似有契于易之旨宗元作傳非無得于治之幾然以彼狐媚于新莽擅逐于叔文二子尚何可以言論耶蓋言者關道繹德之辭藻繪有餘而

體驗則闕是刻舟之工而虛車之具也道不載矣彼其戛金玉以流聲傳銀黃以炫色雕龍炙轂非不雄視著作之林而華繁實喪吾無徒取于其文功者濟世匡時之績涵養或疎而民物有賴是即任載之輿而濟川之楫也用已適矣彼其乘風雲而佐命附鱗翼以策勲銘彝勒鼎非必盡皆掀揭之猷而棄短取長吾無過求於其備德者立言立功之本建白未弦而醞釀則厚是猶室之基定而田之種植也本已裕矣彼其窺至道之藩籬學聖賢之趨步砥節礪行非必盡入精微之奧而邇委窮源吾深有取于其德非故苛求言薄取功而一以

恕待德也言特洩于口吻功實見乎層注而德則極于淵微神化難以槩擬也是故德爲上功次之而言又次之叔孫穆子良亦有味乎其言之矣然豈謂德立矣功可置勿問乎是以遺棄事物爲德而鑿坯負甓果免于薰膏矣功立矣言可置勿問乎是以不事詩書爲功而長鎗大劍果勝于毛錐矣夫三者在人猶之洪鈞一轉而百昌皆遂大塊一噓而萬籟皆號未有德立而功與言不著者也德如伊傳則並著格天之功而亦隨有風徵啓沃之訓聖如周召則聿見共濟之業而亦隨有丹書洛誥之文然此猶德與運昌而言與功顯者至于濂

洛諸君子則潛脩貞操非有夢卜之遭講學論行不若謨訓之烈乃鄒魯而後稱不朽者獨庶幾焉誰謂廬山之宿學伊上之逸民無赫赫顯著之功而陰陽之渺論通復之微言不與四子六籍相羽翼哉蓋功不必用世期于救世當世道久湮之後而能統一聖真體察造化則德即功也不然者雖勒燕然之石表蟠龍之鼎天下亦奚賴之言不必驚世期于覺世當異端龐雜之時而能闡發幽秘折衷羣言則言皆德也不然者即行金于蘭室懸賞于國門天下其孰信之故曰言至而德不至終非言德不可久業必不大此宋儒以躬驗之者也至

其論德又諄諄先進後立之辨非以立之時義大矣哉蓋立德者提三綱挈五常負百行以介于波流風蕩之衝而不倚不陂屹然若萬仞之壁立斯爲立德夫然後以之立功而宇宙雖大擔當有餘卽泰山崩于前疾雷震于後必不仆矣夫然後以之立言而載籍雖煩印證有餘卽楊朱病于左墨翟鼓于右必不淆矣夫然後追蹤孔孟比蹟程朱上與二曜齊明下與五嶽並峙卽世有推移時有代謝必不朽矣然亦孰非自一念務實始哉惟務實則身心性命之學彌造彌深而文學政事之才愈養愈到德求實益必不假煦濡之仁薬子子之義

而矯飾以矜名功求實濟必不學木製之鴿掾未割之刀而微倖以買譽言求實解必不侈東觀之華競西崑之體而炫博以希聲挾汪洋之度窺無髙李杜之名秉堅白之操必不赴蔡京之召矣位不必極人臣而信必孚于夷虜名不必重鎖鑰而忠必感于雷陽矣文無工彩筆必不甘爲奔大夫辭無貴錦心必不屑爲王死友矣三朝之元老當不見誤於永叔一代之大儒將不失言于子輿矣以是而建不朽之業庶幾得其一兼舉其三得其實而不累於名者乎如曰三代而下率皆爲名而脩此有激乎言之愚生不敢以自待也已

宦寺　　萬曆丁酉貴州

問程顥有言輔養君德莫善乎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親宦寺之時少誠格言矣迺四星著于天家巷職載于詩禮攜僕貝于周官繆于之命大正也非人爲貨詩諄誠爲豈后之德不德果繫于正與誤與何周以後之溺其職也漢承秦敝唐仿隋制中閹君華向可盡同而和璢以後皆昭以前其亂極矣諸士亦有能言其詳者與有宋之興鑒不遠以字相欲與之宜微而天子不可以天子欲與之節之而宰相不可君臣相防微之意至矣然而宣和明受之事不可得而言也我國家綱紀自運易閽肅清雖稍蹈于二正之季不動聲色旋服其辜令上太明獨運大常皆承獨爲可謂英斷曼絕無二者矣頃年宦府開關擧兢竊鈇採征権之使四出而萌吏胸洶矣大明君求于方感宿者憂于壱事今欲得所以馭之之道使無自爲非而鏡勸于善也將何術而可抑成又有端本澄源之要願與諸士共商之藉以爲當宁獻

人主于公孤卿貳蓋不過三接而暬御則朝夕習之矣朝講召對禮不止三肅而近侍則順氣暱之矣習則頻笑悉窺而巧于逢暱則巧令易投而倖于中于是不跡于有所馮則疑于有所假而人主思所以遠之創之矣夫以其有所馮也而故遠之則莫若使其無所馮而近之以其有所假也而始創之則莫若使其無所假而全之此馭近侍之道所繇擊于端本澄源者素也執事髙目　宮闈而慨然古今反覆之際至於宦寺沿革賢奸興廢之事爲問其隱然有防微杜漸之思乎愚生生于黔不習遠不諳掌故請對其似益易曰天垂象聖人則

之官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巷伯攜僕之屬載于詩禮
具于周書姬公知恤之義與三事並嚴而穆王非人惟
貨之戒諄諄于僕夫正也夷考周制閽者守中門之禁
寺人掌女宮之戒一以大冢宰領之則其任簡政事不
得而預矣其簡嚴額制不得而濫矣何至有所憑藉假
托而重為后德累哉奈何後之溺其職也漢承秦制置
中常侍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然猶雜調士人以示之
公不得私也迨夫增置日煩以大謁者受宣詔命中人
多主奏機事元成之世遂至典及尚書任權過重卒有
恭顯之徒深賊專辟蕭周之禍損穢帝德而漢柄易矣

然未有如和殤以後者也夫遭主幼弱雙戚專制萬幾
廢落房闥自任至于鄭衆以除竇策勲孫程以立順受
賞曹騰以建桓參績五侯以鉞冀成謀迹因公正恩固
主心濁惡公行威福在手毒流四海禍及母后一跌于
陳竇而善類殲極再跌于袁何而國命殄絕斯亦運之
極乎唐因隋舊設五局諸官然制階不過三品以示之
防不得踰也迨夫爵位漸廣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
輒拜三品將軍門施棨戟至持節傳命委任隆華監軍
之權過於節制而唐柄易矣然未有如肅代以後者也
夫遭世板蕩兵革林集主臣屈辱藉為捍衛輔國以尚
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竇霍以宿衛變外
藉兵旅內制主威凶愎忿會灼熖熏熾于是禍極六君
怨竄九服一壞于訓注而省戶喋血再壞于遐昌而廟
社丘墟斯亦凶之窮乎宋興去唐未遠懲此殷鑒以計
恩之討賊而不得為宣徽以承規之勤幹而不得為節
度君臣上下相與防微杜漸其意至矣然而童貫師成
之奸康履藍珪之禍產亂取亡如出一轍豈亦所謂梟
獍不神天與之昏者乎我　國家稽古定制畧視前代
尚方中藏奚官內僕暴室諸役分為二十四監而一統
于司禮監各有員員各有職所以典扈門闌司守服祧

給納供帳奉宣文書而已一切政事　勑不得與二
百年來綱紀殷密闈牖肅清雖稍渝于二正之季不動
聲色去若刈草今　上威明決暢內廷屏息老隷鉅
璫罰無遺易斯亦威不貸錯制不共門者矣然而
宣降批答閒有所壅閼也而不能無罃釜之疑予奪施
設閒有所陰陽也而不能無煬竈之疑頃且開采之使
四出而威聲于州郡矣征榷之隷分鶩而雲窮于山澤
矣夫盛世憂于未萌智者防于先事況乎已萌已事者
乎嘗觀　聖祖謂侍臣曰朕觀周禮閽寺不及百人
後至踰于因用階亂今雖未能盡復古制當豫計防微

又謂此輩自古善者千百一二用為耳目則耳目蔽用為腹心則腹心病御之之道在使之畏法而不可使有功　章皇帝慮及寺人之不知禮義也俻文學之士教誨之　肅皇帝又慮及寺人之為省會竊也幷一切鎮守罷之夫　祖宗時皆于閫未嘗少有踰越至扆　聖衷也而猶殷殷訏謨若此夫豈無鑑于往昔哉漢之濫觴不在元和而始于元狩唐之橫裂不在天祐而始于開元宋之專制不在宣和而始于元豐大臣之作倆大都上世之職任常簡而後漸以廣也養役常微而後漸以肆也防範常密而後漸以疎也先不慮則

後傷緩不治則急攻始不難則未敝懦不御則強折小不除則大誅淺不揭則深困少不斷則多失故聖人贊易於遇之初六曰勿用取女恭以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于不能去也履霜之不戒馴于堅冰包瓜之不圖至於剝辨豈盡閹尹之罪哉語曰刑餘之人不可使近人主生長宮闈不離婦寺其不能不近者勢也又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其不可因近而假之者則國之利器也故因其假也而創之不若懲其已創而不少假之為德也逆其不免于創也而遠之又不若任其近而自不至於創之為德也在馭之何

如耳夫中人之性未始與人異也而其智能願欲亦未始與人異也馭之使無自為非而兢勸於善則有不創而深于創者蓋有二道焉謫者無兒開府何由請蔭一軍不可靑城寶以避權則位任宜限也令章何地盡勅而御黃綸宰相何官執易而議復餘則體統宜惜也監奴養子虐熖遍于九州踈爵貨各專權滿于天下則羽翼宜戢也受珍詭詞致起羯胡之亂約期表裏遂成左道之變則鉤黨宜禁也陽球作司隸而王甫伏尸李膺為校尉而張朔破柱則法令宜肅也此數者皆所以馭之也馭之使無所乘而不為非是一道也梁謙之寵彌

亂不及於左軍忠惲之讒奉公獨歸于直諫則公忠宜錄也繆賢景監陽閔于趙秦管蘇勃貂著庸于楚晉則才用宜簡也挽轡厲聲而悍豎為之奪魄泣衣惜藏而雄主至于解顏則老舊宜庸也勤學樂善有志于古人好儒聚書不及于私語則文史宜優也有西鍾啼血之功忿爭不為過有忠武夜泣之義受金不為貪則詿誤宜畧也此數者皆所以馭之也馭之使無所虞而勸于善是又一道也夫中人之性未始與人異也而其智能願欲亦未始與人異也有所以杜之使無自為非而又有所勵之使競勸于善則何至有漢唐宋之患哉雖然

此非其本也善乎程頤之言曰人君莫善乎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夫人主而誠接賢士大夫多于親宦官宮妾也是陰之德不敵于陽也寒之數不勝于暴也耳目之褻狎不格于心志之嚴憚也疑丞在前師保在後法家拂士在側而彼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者捫然沮矣是非邪正判若黑白愛憎喜怒不爽錙銖而彼變易鼬鬫覘覦洶沫者俛焉退矣威必衆棄爵必衆與而鉄鉞刑宥不構于牀第服冕乘軒不出于咳唾矣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而內變有色女珠千錯不能爲之地南金北毳寸珠貝玉不能爲之中矣瑕無可

投物不先蠹而豎刁在齊不能釀之亂伊戾在宋不能階之禍矣故仇士良之語其黨也無使天子見儒臣納諫蓄惟恩狱玩好長智慮吾屬恩且薄而權輕也此非明鑒也哉今　　上大權獨運細過必懲雷霆震驚近習股慄言者方祈少霽　　天威以廣好生之德何至比暱左右窺伺嚬笑焉城社而假威福哉然而乘傳四出前吏洶洶無論開採征榷之　　命所當亟收何監司守令之不給而故爲是擾擾耶　　批答予奪無論寢格倒置萬一有壅蔽之虞何宰輔諫議之不足信而故爲是瞍瞍耶自古强大之朝禍每生于所忽忽則自恃自恃則不覺不覺則言之必不肯信夫禍之伏也使人知而覺之猶可也而使人不知不覺則危甚矣使人不言猶可也使人言之而不見信則危盖甚矣愚生所爲私憂而過計者正今日之所爲不覺不信者也執事以爲然否

災異

萬曆丁酉雲南

問書有之先王克謹天戒易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災變之來何代蔑有顧人主恐懼脩省謂何耳昔人之言災異若伯陽父之論川震師曠之論石言裨竈之論火災其言或驗或不驗至周內史直以吉凶由人然則天固不可必耶夫天惟五行人惟五事理之不易者也顧必原本休咎明分釐置一一而傳之人事之得失將無鑿歟乃其嘵庶徵又何諱也漢儒劉子政洪範五行傳於天人之故究心學矣劉其經術不無貫以昭燭鑿陽君心有足術者宋儒固以希合贍訪之於義何居我　皇上承乾後泰二十五年於茲歟　天勤民有同一日乃頃歲以來災變洊臻往　北上西華二門災亡何　兩宮災　主上待下　詔罪己嘉與海內更祐命有戾氣固宜逆折其萌乃日者　三殿之災抑又甚矣此豈天道遼渺卒難測識耶抑所爲銷弭而圖迴之者容有未盡也人亦有言災異之來天心所以仁愛人君也茲欲臻符錫讓永保泰亨何道而可多士其各攄胷臆正學以言毋以星曆占緯之說

天與人相感通者也天執其道人執其事執道者虛執事者實執虛者以其窅冥惝怳者聽之人而如彼而吉如此而不吉執實者以靈承迴斡者勝夫天天而吉或可使爲凶凶亦覆可使吉是故善說天者不絕天於人亦不以人參天絕天於人則其脩忘以人參天則其迹拘而要之與其忘也寧拘是以深計之士恩以憂盛危明感悟主心靡不於茲置辨夫人主不畏天更復何畏此政須著明其理以制其惰而防其慆溢無所檢束之心乃又要渺其詞多方其說以爲是適來適往而不可必之數則人主者以爲是固然耳又安所不得侈心焉今夫天地間氣類之相感召微妙玄通知不能論論不能議灰先律而飛礎先雨而潤滔滔共川色味異質銅山崩蜀鍾鳴於晉事理之恒無足異者故周王決疑龜焦蓍折宋皇誓衆竿壞旂亡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食徵晉亂於蒼鳥斯皆事機之著彰往知來可謂設也周三川震伯陽父以爲陽失其所而塡陰石言於晉師曠以爲怨讟下動民聽濫也此於天人之際皆鑿鑿有據較計論量錙銖不爽宋石隕周內史謂吉凶由人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魯星孛於辰申須以爲彗除於火火

出必布裨竈請用瓘斝玉瓚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也此其說又皆以氣數難明要歸主於人事耳然則言善而消庭桑之拱政脩而弭鼎雉之鳴雕不旋至而立有效者豈其氣不相通而能至於是陽燧遇日然而爲火陰諸遇月津而爲水物類之微且相爲應烏有人事動於下而天不爲之變動者嘗合而論之天之有五氣猶人之有五官也一氣不應即一病生其或五官之間兩失其正則兩受其病衰世主德多闕是交病也宜災異之錯出而不盡應也賢君見變脩道除凶亂君忘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耳乃遂以爲渺茫而

無據豈不誣哉箕子之疇庶徵也以五事得失傅於五
行休咎若執契而合操券而責者豈故爲是傅離之說
以震悚人主哉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惠迪而吉從逆而
凶不可易耳劉向父子以專門之學著必然之論洪範
五行一傳桓譚氏終身北面即其疵謬蓋亦有一二可
指摘者如桑穀共生太戊事也向以爲商道既衰武丁
恐駭謀於忠賢反謂伏生爲謬則誤矣會大雨雹向以
爲僖公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然此文公事而以爲
僖公則誤矣要其大指乃在悚動人主裁抑外戚天子
心知其忠而不能用使其用之則王氏之寵漸弛而哀

平之祚不短不大有造於漢耶是其說之合不合可無
極論也乃宋儒固引春秋之旨折之夫春秋之義主以
備鑒觀垂訓誡二百餘年之災異第謹書之蓋曰人主
得吾說而深維其故亦足以警矣然聖人雖不書事應
而其時之事應則固有較然者其在魯也如有旱雩舛
候螟螽傷苗之類是時或秦人歸襚或毛伯賜命或滕
邾入朝或吾楚來聘有開必先若符桴鼓詎云杳冥而
難必耶大抵人者天地之心而人主者明威顯赫又最
相肖者也天既孳所覆露縣寓全而畀之則其付託之
也重而其責望之也甚周若應以若戾應以戾警之盂

水盂方而方焉盂圓而圓焉譬之鑑別貌姸而姸焉貌
媸而媸焉斷不爽也我　皇上體乾居正懋敬格天
憂亢旱而步禱感星變而、省躬六符向平百嘉咸遂
寓內業已烝烝太和足號郅隆矣顧頃歲以來災變洊
臻往者　西華北上二門災　天心既示儆矣未幾
兩宮災　皇上特下　詔罪已曠然與海內更始一時
臣民無不翹首跂足拭目以觀新政即有非常之變宜
一洗而空之乃猶戾氣未消月者　皇極殿之災視昔
更劇此其故何耶愚嘗攷之　祖宗朝弘治中、清寧
宮災正德中　乾清宮災嘉靖中、三殿災頻、列聖

明德無損泰寧蓋未有災變頻仍踵至疊見如　今日
之甚者愚則謂變不虛生惟德所召禍水害金從古而
志之矣書曰先王克謹天戒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
脩省烏有譴告若是而不一動念者乃區區避殿減膳
裝勑臣工角無用之虛文竟何益哉夫　今日之災莫
甚於火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信道不篤或燿虛僞
讒夫昌邪勝正則火爲之沴而微獨傳有之也京房易
占曰君不思道厥咎火燒宮而又微獨京房言之也孔
子在陳聞魯災而決其桓僖之廟是皆持此恒事徵彼
玄符寧若射覆然者語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

古者必有謚於今愚非能陳五際述三基習讖緯家言
也請得擴摭今曩因及時事之當脩省者以爲明問復
春秋桓公時御廩災董仲舒以爲魯君臣內怠政事外
侮四鄰也今庭燎之光頻年不舉何物島夷窺我屬國
則亦圖幾宵旰而固吾牧圉乎哀公時亳社火舒向以
爲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今二至四孟七祀之
典弗親祼將之儀屢攝得無有馨香弗薦而靈既未答
者乎莊公時齊火災劉向以齊桓後宮多嬖適庶無統
也今披香太乙之區得無有小星進御未順魚貫而却
座聯閣兩月相蝕者乎漢初元中武園災劉向以爲恭

顯用事讒害忠良天戒若曰內豎親而任者必爲國害
今得無有中涓承寵左貂銜憲而食桃觴車者借傳宣
以府權乎定公時雉門兩觀災舒向以爲奢僭過度也
天戒若曰去高顯卽奢僭難以令矣意者上供之需歲
益內進之額屢增而江南織造中州礦洞請從暫罷可
乎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鄭其火乎說者以火出於五
月而鄭以三月鑄刑器是與火爭辟棄法律之占也意
者嘉石之平未宣棘林之冤未雪而三覆五奏無嫌於
瀆乎晉太元中國學火占曰考課不厲賞黜無章有育
才之名無用賢之實不哲之罰先兆也意者臺省之員

屢虛罪廢諸臣久錮請一切收拭以無孤其戀主之望
乎嗟嗟　天心仁愛斯已至矣洽歲之間譴告屢見譬
則慈父之於子徵色不啻繼以發聲無非以維持而全
安之　明德隆隆於萬斯年茲可卜也我　皇上仰承
天意怵焉疚心一則曰就學不寧一則曰咎在朕躬
輔臣之疏累從　俞允禮臣之請盡見施行惓惓焉務
脩實政以回　天意卽成湯之改過不吝宣王之側身
脩行何以加此愚則以爲當震業而脩救易復恬夷而
脩德難乘銳念而改圖易持重盈而保守難方其震虩
頻來虺虺弗寧慮無不瞿然懼也已而清晏恬愉烽燧

不驚萬年之觴舉而此念遂銷落矣方其君臣上下動
色相戒慮無不慺然思也已而便娟滿前當先爲逢以
三不足之說進而是衷亦次第無存矣故愚所願獻於
主上者非敢旁引曲喻枝蔓其說也第願　主上就
今日所謂兢惕不寧一念持之初終久而無替日與二
三大臣共圖銷弭之術則金泥玉檢必不若澡躬浴德
之爲當也誅鋤策免必不若脩德勤政之爲實也災沴
何以不消嘉祥何以不集章句儒生側聞古人臣有取
災異奏聞者有雜引經傳指陳天人者心慕效之故喋
喋至此執事其謂然否

卒羸敝不支而典守爭爲鼠竄稍遇祲則疾首帑饑傾
梱無終朝之贍稍被兵則燃眉告急乞鄰若外府之儲
似此弱徵殆難更僕執事褰帷入境計已極採風之聽
而悉窮詹之隱乎固宜惻然吾滇而反覆於鼓鑄之一
策也愚聞之經曰古者寳龜而貨貝後世易之以金幣
夫金幣豈自後世哉太昊氏作金尊盧氏之弊軒轅氏
作布刀之法此錢法所由昉也禹鑄歷山湯鑄莊山以
振民厄而至太公立九府之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此
錢法所由備也精英洩于山川變化寔于神聖可現無
而之有可拓寡而之多是以荆揚三金並登禹貢阜通

百貨並綰貴權後世入利之孔開已盡矣所恃以康俗
阜民而有源可濬者僅僅此耳歷代用之多以冶鑄而
資利者然而不能無弊也問多以無法而滋弊者然而
不能蔽利也我　太祖高皇帝登極初年即置寳源局
於京師設貨泉局於諸省開局冶鑄既極周詳律令禁
防尤加愼密是以天造方衸緩急有備師旅繁興轉輸
不竭錢法之利豈不亦左券明甚哉嗣後抑錢以行鈔
而錢尚兼行最後兼錢以行鈔而鈔卒終廢無異故也
便不便所懸殊軌爾滇之貝非鈔比也昔誠便之何若
而必錢今之貝非昔比也俗誠苦之何憚而必不錢滇

故饒銅産倍于它藩而鼓鑄之石取之羅平等處而足
也採辦之役柚之食糧操軍而足也第役以餽廩假以
更番是因地力而不虞匱說使民而不稱厲者也所虞
者公家不能出數萬金以爲之母耳愚則謂往者中原
災祲　皇上發金數萬以賑之哀鴻稍集蠲鉶無旋期
矣有如軫念滇敝儘上供之金假一兩歲之存留而爲
錢母乎愚即無希望竊意母錢一而子錢五則一錢而
有四之羸也母錢一而子錢三則一錢而有二之羸也
羸可設法而導之下亦可返本而還之官是民有賑名
無賑德官有賑惠無賑費也計孰便焉則母錢之可議

者一也錢具矣所虞者素所習貝之民一旦而更其故
或以滋擾耳愚則謂民情難與慮始而不難與趨利利
在貝則趨貝利在錢則趨錢藉令鼓鑄之法銖兩均停
肉好周郭無開弊孔而給散之法又每寬於上之出而
平於下之行若俸給若廩稍若勸賚必十浮一二而日
中之化居與夫歲課贖鍰之上輸者各如其値而止焉
民將樂於錢之羨而悲其更之晩也安所滋擾而稱不
便乎則給錢之當議者一也錢行矣貝固家有而戶蓄
者能一旦等之粟紅貫朽而不問與不能也則在乎通
之以權夫事固有損之而益徐之而後定者衸著爲令

必錢貝兼行如索以內行貝索以外行錢民以貝易錢稍低昂其值示不兩貴而下之輸公者貝亦什一參焉此什一者旋斂而旋散可也以官之有餘收民之無用斷自某年而止不為厚亡也況貝不售則來者希希則反貴仍以予民弗怨也則舊貝之不能為錢累者是一說也錢貝行矣商之罔利而投間者必減直以售而貝益滋公錙郎羨可勝收與不勝也則在乎厲之以禁夫漢第五倫一督鑄錢椽耳領長安市而市遂無奸猾制闕藩臬之重聽然與民更始者乎奸商漏稅必經之處毋庸增置榷司第委以專官嚴其稽束間有至者沒其

貨於官置其人於法而容隱者重連坐之條發覺者懸超格之賞彼商見利則蟻聚失利則鳥舉疇肯冒必然之辟希不必然之利哉則新貝之不能為錢累者又一說也綜前說而准之以故典參之以時宜見不搖於二三法必期于畫一毋格于政竅毋撓於民奸以滇之財利滇之用鉞若不外泄斤斧不內侵沛然若決飛瀑而注巨川焉者滇省疲旺庶幾其有瘳乎然非愚之所敢必也曩昔當事二三大夫討滇經久有議開西洱水道者有議接三宣救援者甚便計也一則以驛堡難設而止一則以兵餉難籌而止有議召屯開府固騰越藩籬

者有議增治建學立哨堡開水利以堅海防者尤甚便計也一則以軍餘單弱而止一則以工費緊鉅而止夫滇萬里孤懸諸夷壤錯戎心易啓桑土宜周方四議之興也父老喁喁然翹足以竢而曩曾一試乎曾試之未竟而報罷乎今衣牢之屯政業稍稍效矣而遂能併力諸務乎然猶可俟者方內綏寧物力告絀事不急而興大役非計也迺茲為物力計則救焚拯溺不啻亟矣譬則家然四議者門戶藩維之計也財用則囷廩也囷廩虛家未有不敝者也譬則身然四議者肩背四肢之計也財用則元氣也元氣泄身未有不斃者也故四議可

次第行而錢法不可須臾緩也然愚終有所不敢必者何也蓋任事之難久矣議則人置一喙任則人持兩端談利計輒避瓜李之嫌談職掌輒慮庖俎之越屈指序遷者曰後來之有俟昂首受代者曰已事之無因越俎上　請則患轉石之難設禁下防則懼鑠金之易人復一人日復一日而不能竟築舍之謀更反皮之負也豈足異哉無已則有根本之議乎大學論理財大要歸之公利而易之益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夫守功令劑盈縮劇贏而興利者有司事也第所謂桔槔之潤也以陰陽為鑪以萬物為銅以四海為槖籥而滋宣惠慈者人

主事也所謂雨露濡而江河流也方今西款未解東事
方殷大工繁興開採四出外有去而不來之帑內有入
而不出之封下有嘯聚可虞之形上有錙銖必窮之索
民間椎刀其能幾何夫損方在下而下希之益左也損
方在近而遠希之益不左之左者哉然愚竊謂不然古
之聖王類以閭閻爲外府以饑溺爲己辜故大舜投金
於山而致戒於漆器大禹藏珠於壑而示貶於菲衣玉
帛在九州筐篚在萬國 皇上仁儉性成同符舜禹豈
忍以青蚨白撰罔蒼赤之膏脂奚惜以麟趾褭蹄疏汪
濊之 恩澤神契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果
策術十六條
爾則瓊林大盈未若不貪之爲寶也瑞應圖曰四夷賓
服則金勝土果爾則金繒歲幣未若愼德之收效也又
瑞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得中則銀甕出果爾則清
心夷氣未必非康阜之長筴也三言語皆利國而歸本
君德與大學易書之旨互相發者實其言海內禔福滇
事不足辨矣愚生爲桑梓滿危慮敢以是當華封之祝
云

法祖

萬曆戊戌會試

問書稱率乃祖攸行夫治者豈無三五而必祖之法謂體所自出而尊觀加焉憲度著明易則也法祖尚矣我　高皇承攸　大明治功定于千昔誠聖子　神孫所當法而觀祖訓所載則當是時制度亦屢更律令丕瓦六易始或以草求從權或以亂國用重典乃復通之矣然則折之衷不誰仍而世世循用可數自永弊其熙來故老作循成謂宣廟以寬定之　憲廟以前替之　系廟尤以深仁厚澤至于今烈類此皆所述善繼善述者而匪惟無改已進於數否敦　皇上繼基即昏或者抑頌　聖意以為法　肅皇　肅皇功德燭然　享固又最久諧所規猾出恒情表而災亦時有無斷治安汾今乾跡蒼亦近之意者淵微之中誠有所獨契歐夫均　超也而獨法　一祖競與並法諸祖郎法　祖巳當有詩理徂來于精形間不徒鍾其形似者而後可以增世德之華也詠士述觀而族誠久矣謀何以獻其試敝焉

人生法誠極備猶考信于祖宗夫祖宗者體之所從出也上之數十年逝上之亦數百年親在則其緒易承尊在則其儀易則人主每曰吾家自有制度云耳故法祖要也然有以迹法者有以神法者以神法則張弛異施緩急殊術而皇軌轃於同歸以迹法則一以成兩暫以立常而化悉廢於膠柱雖縣謂之法而以言乎善述善繼則懸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智雄武肇造區夏諸所立綱紀或以草昧從權或以亂國用重赫赫烜烜威震殊俗焉顧其為時剏也乃　文皇帝亦猶之乎剏也剏造之畧固非守成所常用也洪熙而後　列聖相承寬而定之莫若　宣廟靜而培之莫若　憲廟懿我孝廟又以深仁厚澤漸而漑之于時精華澄肅之氣雖熙如朝陽而纏綿固護之恩實膏於春雨猗歟庥哉固所稱善繼善述而萬世守成之極軌矣　皇上馭宇二十六載于茲羹墻　聖祖耆蔡　列宗轂轉規旋實兼全美豈伊一察一行所能名肖而適自靜攝以來中外之士以寸量高以蠡測海則輒謂有所專法愚嘗因而求之人性固於所近而習篤於所趨即　聖人天縱宜或有然者　皇上仁率親也親莫加於　父祖義率祖也祖莫近於　世宗　世宗肅皇帝永祚純禧遠軼

姬誦　豐功茂烈昭然在人其緒易承其規易則宜宸衷獨契而獨法也蓋　肅皇帝天下之英主也舊勞於外凡四方之情偽與兆民之囏難盡知之矣養正於蒙手披五帝三王之籍百家之書盡究之矣而又哲於任人當其懽鑠金弗移也勇於求言當其合逆耳弗間也收六事之權而旁落之釁弭革鎮守之職而中涓之勢絀外府無關梁山澤之專內府無瓊林大盈之蓄凡此皆　肅皇帝之大畧也總而言之有三曰明曰公曰一明不惑公不偏一不二用能興建禮樂維持綱紀深宮淵清而天下晏如狠烽雖急不撼萬里之干城鯨

浪卽翻不動山川之舟楫嘯聚時聞而牛犢猶故荒凶
歲有而鴻鴈旋歸河伯告災終不能攺平成之天地祝
融爲害終不能脅濤寧之乾坤有以也巳若夫　郊廟
鮮親　朝講希御前星之屬不登太一之祠沓興圜土
輙圍于冠纓接搢或加於肯𩩲則　肅皇帝之所悔而
非意也然甚赦祠歲時中未嘗不望燎火蕭下拜又
甚慮遠燾出　景邸就國用以安　穆考而問我　皇
至於德音之溫亦時霈發雖銜轡甚嚴而涔瀛滋厚矣
竊今并此皆無悔則三五何加焉　主上神聖天成光
千　烈祖嗣服之初　晨興晏罷百辟瞻端冕之光四
表銜十二卷
國屢納隍之隱　堯舜之德華夏布聞故燧不燔波不
揚風雨時五穀登四方輻輳奉一尊而歸命天之所以
相　聖人也遍以　端居習靜遂隔　九闈名物典章
不無廢闕至于東濤西擾北洄南荒木孽金妖所在見
告公車之牘動徵　祖訓而以爲　上得毋置天下弗
念哉天下猶器也器不用則手不習而扞格不可操甚
以爲　主上操天下非下於操器者之智而或者　聖
明之有以自信也得毋謂　肅皇帝時　郊常親乎
廟常假乎亦日坐細旃而談虎觀乎　元良亦蚤建乎
仗馬亦時鳴乎諸嬰鱗者盡茹納乎而四十五年之天

下無損焉今何必自苦然後享巍巍之尊也又得毋謂
　肅皇帝時虜不尤跳梁乎島夷不跺躪乎　三殿不
煨燼乎星不彗河不災枹鼓不鳴乎方數千里不旱蝗
乎而四十五年之天下無損焉今亦何必恇惶然後徼
蒼蒼之祐也而議者乃暫起而爭何也　主上見爲合
而諸臣見爲分也諸臣見爲分而抉石修之愚請于分
合之際稍和劑之以爲瞑眩助可乎　主上睿哲超常
信天所啓然自料民碞之周知情睽之洞究孰與舊勞
者悉五帝三王之籍百家之書博綜遠覽孰與舊學者
深矧世久承平時趨叔季堂下百里而日不聞階前千
筴銜十七卷
里而月不聞門外萬里而歲不聞未必盡明也叢有神
隄有穴木有蠹投間抵隙未必盡公也　詔書數格
令甲屢更干紀逆法者何日蔑有又未必盡一也　肅
皇帝卽稀接大臣而事關幾務則不恡夫十行今能與
上面談者幾何　肅皇帝卽不臨御而誰賢誰否皆
洞其心今幸得披衷自見者又幾何世變陵夷未知所
底竊以爲不侔也乃若所侔則有之　郊廟以上公攝
矣　朝會以臚句傳矣　講讀以赫蹏寄矣馭臣制下
循用三尺矣夫　主上之所極意慕効以享巍巍之尊
者皆　肅皇帝之精神所不用也　主上之所幾幸一

當以膺蒼蒼之祜者皆　肅皇帝之脉理所不關也誠
欲接其精神通其脉理請法其善無法其悔必曰明曰
公曰一然後可明圖於不見公絕於無朋一成於無二
則必捐私心拂滋垢絕二三然後可既接且通然後惟
上心所幸耳不然雖未晨而衣巳昃而食猶以爲後
也尚何暇優游而自怡逸哉先後諸臣之發憤言事者
未有以　肅皇帝之法爲　上言也如以　肅皇帝之
法進則天災物變何可不亟弭山屯海梗何可不亟馴
川防之口何可不亟宣鴻使之民何可不亟撫環何可
不亟賜鐸何可不亟遍進之而　祼將何可不亟親

黼扆何可不極御　七鬯何不亟定誠意夫　肅皇帝
之起于今不能一夕安若睹儀形若聞謦欬㵳然而作
惕然而圖必有眞神理之往來而善繼述之志事安得
惟于便巳者法而不便巳者不法也且以　高皇帝之
神聖也而律令數易始成官制晚年始定前之所窮後
輙通之故神明默成握竅會而妙於心善法　祖者也
渾融合併執粹精而參衆美善法　諸祖者也夫　諸
祖皆　祖也親則淵源可代通尊則範型可世守以
主上憲章紹明爲此非難也於戲　三宗不可忘矣鴻
摹懿矩遽數之不能終物請各誦一焉　宣廟爲　太孫

日久練於政機矣而猶信用三楊十餘年不改　國家
德澤之所爲厚實始於此夫耑而任之其權重然不以
爲專也參而任之其勢廣然不以爲比也故任人如
宣廟萬世歸明焉　憲廟末年嘗一置西廠以緝奸矣
而商輅以爲妨于德澤疏言輙罷其官斥其人夫身置
之而身除之不吝也方寄任而遂見法不難也故聽言
如　憲廟萬世歸哲焉　孝廟之御文華無虛日內事
問謝遷劉健外事問劉大夏戴珊稱我　明之堯舜焉
德澤于是乎最深厚子孫黎民賴之而愚猶感於李夢
陽之事也夢陽以郎署小臣論壽寧逮之下獄以試問

左右無不欲死之者會內晏歷詰壽寧壽寧免冠乞死
而夢陽出夫始稍罰言者以察羣小之情旣大窮犯者
以明不私之法寧惟容直抑且養直寧惟不罪士抑善
護士故惜才如　孝廟萬世歸聖焉之皆光垂史冊爲
古今美談　主上誠曠然永思穆然深體兼　三宗之
美以增　肅皇帝之光則誦萬曆者億斯年比義軒躋
堯舜可也

相度　　萬曆戊戌會試

問吐握下士古爲美談而李文饒王介甫皆著論非之何也文饒猶言在周公則可介甫直謂荀卿之妄豈其然乎顧二人之論雖爾而其門尤雜是亦不能副其言矣漢以丞長子不與招士而其門有由任則未嘗無士平津下士而武帝發十策不能得一則未嘗有士夫張安世婁師德之倫始無論已乃若山濤羊祜王旦王曾之賢皆兢兢慎密而不欲有薦士名何也豈集思廣益以人事君不惟一二賓答之爲覗聽敝彼破散私門以爲公朝法家之言雖太過不有吾儒散小羣以成大羣之說乎欲挽回世風戮力時艱宜莫先于此今主司將諸士人青雲豈忍使與掘鄉同列亦宜預辨矣

天下之士必合之乃可以事主而常患于分非一時風會能蕩而分之也有所比焉以營私則分有所植焉以示重則分有所禮下焉以收譽則分有所泛濫焉以任

德則分分則黨與成于下主勢孤于上不可以國矣由是觀之其分也常起于合而其合也常託于收羣策爲公家而分曹必角有黨必仇始于一人浸落于天下嗚呼三代以下何紛紛也自古稱下士者必首周公吐哺握髮說不經見荀子亟稱之後世以爲美譚李贊皇獨曰在公則可他人則不可王舒公甚而折之曰妄夫此兩公者者論豈不近理而猶未也周之盛時菁莪樂育則士無穢行濟濟王國則門無雜賓而公又以赤舄几几之度委蛇其間非若漢丞相妄自尊大坐屈蓋侯者比則吐握之說安可謂之無又安可謂之有必謂之無任人吹齏之譚也必謂之有策士立幟之語也何者周公輔幼主致太平要以公心行公道貴賤遐邇聯爲一體野無遺賢人無遺善而不以區區名迹示鼓舞之術已也周衰處士橫議四公子之徒互相招士餘風所扇流爲任俠以力折公侯爲能以權傾州縣爲重下畏之如螫而上嫉之如仇沉族夷宗敗不旋踵于是懲艾改節人爲遜避乃其氣類相從自不得絕長平侯即不與招士豈大將軍幕下七征匈奴逐北萬里而無一二磊落在門故趙禹一索而得田仁任安平津侯居位耄矣無以愉人即開三館而所收不過齷齪故人子黽勉衣

食求活者耳故買臣十策而對不得一豈乏鄒長倩者流卒無加于天子之近臣蓋松柏生高岡不生培塿尺鯉在川澤不在蹄涔士之向背得失亦可槩見矣夫上之疑忌既如彼而士之翼凌又如此即周公尚在行吐握之事秖以助波瀾壞楨幹標形影集戈矛而斬立人臣之盛軌其可得乎故有遠嫌匿跡而又收得士之實者張安世勇略不及青而謹密過之婁師德明經不如弘而量雅過之議者謂兩人直漢唐具臣而考其小心弘度乃若是卒之臣主相安身名俱泰亦人臣之節也晉宋諸賢若山濤羊祜王旦王曾或典銓或執政類多

慎密不欲有薦士名豈其時君皆切齒而為全軀保爵祿之計歟非也大臣之最急者在得士而最忌者在收名名者私之媒也重之的也毀譽德怨之府也大臣顧盼左右即有低昂而又顯以其身為媒為的為府一人挾權千人賈勇輕薄遨遊比類昵近要頻笑以為榮竊滴瀝以自潤宵人日進則賢人日退若屬有讒薛交鬬于其間事勢相激分而為羣愈分愈小愈小愈固斯皆賓客之所為譬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何嘗不一有二豎焉竄入其中以至視奪聽移手足痿廢而望其為元首腹心之衛也難矣司世道者得無憂乎故法

家之論常欲破散私門以尊公朝然其極至于缴刻寡恩不無過當乃在吾儒亦有散小羣成大羣之説具在于易易曰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夫既已渙矣且得言成耶將以渙為成抑成之之説別有在耶盖兩言以蔽之曰渙之以無我成之以不居今夫賢士者君所培植也我不得收而儲桃李之私爵祿者君所磨礪也我不得借而為羶薌之具黜陟者君所操縱也我不得侵而張雲泥虎鼠之權曠然因天下以用天下而又用天下以還天子上下一心内外一體是謂無我夫惟無我是以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二役茲獻計者莫窺其隙莫得

其端即有背公死黨之羣誰為之主誰為之援彷徨無所復用亦且不攻而散既散矣勢將焉往其耳目心志不得不歸于一以惟吾之所措置賢也與天下共舉之不賢也與天下共棄之寧避其恩勿辭其怨寧受匿遠之誚勿蹈宣露之誅造滕密陳徐收其功實杜門却軌顯示以平康有丘匪思元吉光大葢至狄公嘆其包容師魯推為識量叔向范滂免囚而不謝廖立李平泣死而甘心而後大臣致君報國之能事畢矣嗚呼世道險巇朝野否鬲士大夫每每扼腕謂懷抱如此獨不得周公作宰調和百味卒老于華門而不自知其材之無取

甚者以躁急生觖望以對怨騁機鋒即大臣亦每每竊嘆謂士有贓也纔一接引便自成淄權猶火也纔一吹嘘便自反灼而不自知其好私之累未必有忠公體國以人事君之實心也夫士風移易柄在大臣况在多艱尤須廣益周公亦人耳有其才有其德不驕不吝而又權以慎密不出之心小大亦隨其器良楛各盡所長郭解斥堠劇孟典軍馬溲牛浡無所不可而况魁梧奇偉方正賢良足堪棟梁之任者乎是故天下未嘗無士士亦未嘗難親小羣之合非大羣之利也世寧有衆邪堅壁羣枉操戈而其合沙伏毒不時出而中人者又寧有

端人正士互相標榜如洛蜀之分馳而得長久者人自爲心人自爲政名位相軋議論相傾舉道義肝膽之交破敗于一二僉夫之口一有艱虞未言而先逆未任而先撓未合而先慫慂未離而先張皇下以憤心排異己上以怯志顧危機同舟戮力必不可得而天下事從茲亟矣噫戲周公不作得如四君子者從雍晏衎登崇俊良以一天下之視聽天下必無佚士亦必無倖心世風可挽時艱可濟而其人固不易得也世之工于言者其言不必副卽文饒之材介甫之學一時錚錚慨然以天下爲卩任當其尚論古人能直抉大體以關說士干進

求榮之口意夫卓然中立不營私不示重不收譽而任德宜莫二公若者而夷考若門實多麗雜公垂柔立惠卿嘉門亨甫之屬慧利儇倪比周勢成根株盤據而公室用衰何言行之背戾也幹濟易給藻績易工惟局度性生有難疆易文饒猜急介甫褊拗何能與四君子比卽庸人攘臂輙生愛憎伐異黨同先于其身爲二何以一天下而又何得士之足云蓋秦誓稱休容則局度之謂具此局度而檢鏡人倫陶鑄羣品必不疑逼而下無所歸名周公何以尚茲審若是誰不願附青雲以聲施後世且亦免于槐柳之譏矣

臣誼　　萬曆戊戌會試

問書稱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皇建其有極天下孰不是彝是訓近天子之光哉然博觀傳記或言君令臣共而又言責難於君謂之恭或言君逸臣勞而又言君子所其無逸或言君要臣詳而又言一日二日有萬幾或秉乾剛而或用柔道或宰獨斷而或從公論或言君執刑臣執德或言君執宥臣執法何也豈君臣之間權則總攬於上道固未嘗偏主歟易之比取象水地謂地不可離水猶君不可無臣故君有君道臣亦有臣職焉臣隨君則與無臣等耳安在其爲盡職也我　皇上英明天挺獨運　穆清之上臣下仰受成事而已然從容陳說見爲窺探綢胃訛折見爲欺罔　天意未盡回人心未胥悅也則彌遵之臣恐亦不可終棄歟昔趙充國曰明主可爲忠言而卒能得之於漢宣今第患夫無忠言耳忠言而豈終無以感　聖心故與爾講臣扶之畧

刑德福威者一人之柄也是非可否者天下之公也公

在天下能效之而不能得之則舉而奉之於一人是下之公卽上之所爲柄也柄在一人能制之而不能私之則又舉而聽之於天下是上之柄卽下之所爲公也不如是則君日尊臣日卑下益衆上益寡其尊也上以勢爲政而其衆也上亦以寡見詘非治世事也然吾未見君秉公於上而臣不受成者吾未見臣積誠於下而君不感悟者上何必操之以爲重而下何必激之以爲名哉箕子之陳範也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而又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則權之爲君重固天假之以宰制宇宙者也人臣何敢望焉天下之政出於一

則尊二則擅參則紛擅與紛而弊乃不可勝言欲治天
下烏得不一其權也乃攷之紀載或言君令臣共是矣
而又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責難則獻入告善歸君即
有弼拂無妨於將順也或言君逸臣勞是矣而又曰君
子所其無逸夫無逸則泰慮惶濟戒御即有憂勤所以
成其康豫也或言君要臣詳而又曰一日二日有萬幾
夫曰兢業則燭微杜漸提挈綱維即條貫靡遺無害於
舉要也至於乾綱柔道之互用博採獨斷之異指執德
執刑執宥執法之殊說均之救時之言而非至一之論
也君德莫大於下濟而自用爲小臣忠莫深於格心而

明諍爲迹如地比水則土不燥剛如水比地則水不溢
汪斯易所爲稱地水之比者哉惟三代君臣爲能各盡
其道者以此今 堂陛之邃密愚生何知然草茅竊聽
若云 黼扆之間企而望臨御也交戟之下側而望聽
納也咸稜漸極廢棄漸多從容陳說者見謂窺探觸冒
批祈者見謂欺罔是以天意人心未能胥悅非細故也
夫天下猶一身也人之一身首領服髀至胈拇毛脉觸
之而皆動桎之而皆痛摩之而皆有熱刺之而皆有覺
而精神血脉靡弗浹也君爲天下身也所用之人誰非
君人所行之法誰非君法所賦之財誰非君財所奔走

之事誰非君事何必以在我者爲是而在人者爲非獨
見者爲是而衆見者爲非也愚謂總攬之道莫若以明
冥冥决事非明也弼直之道莫若以誠悻悻從事非誠
也 皇上深心善斷重法威奸 睿筭淵謀超人意表
第豈無失之於千慮而何可令不盡於匹夫聚塵成山
收涓益海固盛德事而况治人羣之事必不可不謀之
於人羣者民之所好而不能聚猶止於無感恩也民之
所惡而不能去將至於生得失矣曷不修 祖宗故事
與大臣雜議而後 稱制臨决焉既以示 神靈之赫
亦不隳 下濟之光既以合輿論之公亦不損主持之

體奚必使人莫窺乃言總攬哉以示明耶而情見短矣
以見威耶而愈褻玩矣期知斯其不可何爲久此而不改
也抑此非獨君過亦臣過夫交淺而言深執友之所不
樂多言而繁稱相知之所厭聽未信而言有欺而犯必
且曰而以難責我何爲乎先避難以無逸規我何爲乎
先自逸以一日萬機振我何以優遊迭日謂君德不必
剛爾何很如羊謂獨斷非聖德爾何强弗友下以此厚
望上而上亦以此旋責下亦何說之辭夫臣事君猶子
事父父有愿子與父共任之父一日未諭於道即不可
比於人子君有過臣與君共分之君一日未改其德可

以號爲人臣故忠告善道不可則止者朋友之誼也激罪引慝勞而不怨者父子之情也世徒艶面折之風而甘冒爭權之跳躍矣有如孝子之幾諫以身受過而不辭則誠也未有不動者也夫誠難矣無談三代姑舉一二近事言之如汲黯之戇而武帝不能怒則以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信其爲社稷臣者豫也陽城之數年不言也而卒能以名諫終其內行誠修而又能受韓愈之論故也胡質之清而恐人知楊震之清而畏天知趙忭之清而告天知令之爲清者有是否耶此猶其著者也蕭修爲衛尉夜中警違而不欲令其主上知曰職司常事

何足自顯彼何人哉此猶居恒者也張晃爲蜀都督以罪徵還而代者未至統攝不懈運糧積穀爲滅賊資代者得因以成功彼又何人也高允以崔浩之故且得罪雖東宮爲之指導不肯易辭又能爲浩等置辨又常使帝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必若此乃可謂之誠矣故善爲臣者必毋專其美而令君任其過必毋信其意而令君不信其令可暴之而使奪或暴之而懼執爲辭則不如吝也可借之而使入或借之而懼傷於巧則不如正也我有其言孰若無其言而有其功我有其功孰若無其功而并無其事蓋人臣不以能言爲忠而以能爲爲忠不以有爲爲忠而以無爲爲忠不以爲天下所不能爲爲忠而以衆爲爲忠不以見天下所共見爲忠而以獨知爲忠明知其機之不入而故爭之以暴於人非忠非望其說之必行而且存之以解於後亦非忠畫天下之便宜不能令人主一再讀而竦然色動者非忠披肝鬲之悃曲不能令人主不終篇而泫然刺心者亦非忠積念於平時而尤盡念於臨時務令人主盡釋其疑而無不以爲愛我固善以威權還之君而行其致主之志者也有不懍然而聽者乎蓋昔趙克國之討安金城也始曰無踰老臣而不嫌自誇既曰兵難踰度而不嫌自

誘上屯田至於璽書數詰而曰明主可與爲忠言吾以死守之不嫌自專其振旅還也客說其歸功兩將軍而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言之者又不嫌抑人以自表也夫魏相惟上意是稱耳而丙吉亦惟魏相是同耳如此曷難爲哉若克國乃所謂皎然不欺其志者吾必以爲忠出二子上矣

兵餉　萬曆戊戌會試

問我朝兵餉自洪永至成弘間何其省而易給哉乃今日則愈異矣卒伍漸耗名有其籍耳餉以名給不能缺也有急則召募矣餉亦歲增焉且募無不置親兵者無不畜家丁者若微此無勝兵矣而費加倍又不聽能長此安窮舊額取辦民運內運不足則專倚京運間復請乞遂爲年例夫內帑非泉海也奈何酌之不竭乎議者謂兵缺實籍之則餉頓清簡練而用之則餉漸省封疆之臣豈其無抱忠志者而何踵次獘歟此術平時也今師旅繁興度不可加賦以蹈虞人負薪之戒然鹺資匱矣馬價竭矣輸粟贖罪得不償失諸所稱節縮率沮格不可行復用何策濟其窮歟議者又謂許下之粟祇請屯田成都之劉巴請鑄錢唐困中葉劉晏轉運今塞下未嘗不屯寶源未嘗不鑄而轉運輕重之術下侵商賈恐適耶霍則當知之何夫財非一日能盈之物也必需之歲月而尚無畜艾之圖可耶願言核時毋空持文學之論

材之匱起于名實之相冒非獨兵餉然也而餉爲甚夫餉以兵名也餉非[兵其]何餉之有欲驟而圖則弊叢不可問且方秉吾急葢不可問更緩而圖究將至于極弊矣壞而不可爲爲之此其時已　國初之制中外皆有衛所衛所皆有屯當征發則取之額軍而足餉亦取之屯而足自成弘前費省而易贍雖有蠹蝕然可振也而未有異如今日者卒伍漸彫勾補不清奸宄竄而入焉而餉以詭籍耗急則不能無召募未列于行而安家之費已不貲而餉且以召募耗畨置親兵將畜家丁若將藉爲勝兵已而虛有其名貴役幾倍而餉又以增置耗無惑乎民運京運之交竭而以請乞爲年例也愚竊計之今雖調募未能當額兵什一即有加月未能當屯餉什一然而不給者何宜執事欲覈實而籍簡練而用以爲清餉省餉計矣兵簡則老弱可汰何至以餉爲養濟也兵練則材官可使何至以餉予貪漁也欲覈實須從簡練始于忠肅之理三營也選精銳立十營歸其不堪者于伍將皆知卒卒皆知兵而不敢以市人冗故無贏兵自無詭兵無虛餉自無詭餉而冒胡以不清冗胡以不省誠倣此意推之於天下而令兵有兵用餉有餉所則何庚癸之呼然此猶居常無事之言也今師旅煩興騷

然煩費雖在　內帑能如泉海之酌不竭乎能不加賦而用饒無蹈虞人負薪之戒乎鹺資之入于太倉者幾何無浮出乎馬價之入于冏寺者幾何能堅鍵乎輸粟之鏹能梱載至而無憂選法乎贖罪之鍰能使民重犯法不廉耻相冒乎非獨難繼且于得不償失則計惟有節縮而緹騎冗員大官冗役內監冗匠一皆自如釜鬲爲患自昔嘆之矣及今而度其所可爲與夫必濟之術儻在執事所稱三策哉漢中平以來諸軍並起無終歲計曹操用羽林監棗祗議募民屯許下令州郡置田官積貯充盈操之征伐不勞祗之力也劉備入成都軍用

不足用西曹掾劉巴議鑄直百錢平物價爲官市旬月之間府庫充實巴之力也唐廣德時關中窘甚劉晏爲轉運使分吏督運囊米載舟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大倉轉粟百一十萬石省緡錢十餘萬晏之力也此皆通輕重之權度本委之數酌盈縮之機濟公私之困可謂閑于時務而度越一切之術者矣今欲酌而行之宜先屯田次轉運次鑄錢乃塞下未嘗不屯則名耳我實有田而棄之矣屯實有法而亡之矣不有宋人民屯之法元人海口之議唐人土著之論漢人墾棄地之策乎夫兵之飽以

嬉也久矣而驅之于耜彼何能勤宋天嬉中以江淮兩浙屯田予民而分里築室居之愚以爲必募民耕則流移集而地無遺利如是者屯興民屯矣而無約則如蜚鳥無寧心虞集之議富民能以千人耕者予千夫長萬人耕者予萬夫長頋今民未見爵難爲重耳如倣此意而使偏裨任之效則以秩酬之則屯興邊塞人少豈以一民屯之而輙能實李泌言戍卒有因屯致富而願留者聽家人願隨者本貫給長牒而遣不過數番卒皆土著愚以爲因其所欲而留之則屯興　國初之屯籍去久非惟　幾輔不可問而所在湮沒勢固不可問也番

係言汾陰蒲坂下河壖棄地皆可田得穀可二百萬與關中埒愚謂準此法行之所在曠土皆沃野也何必守綠鱗圖冊如是者屯興屯舉矣徐而議轉運如晏之知取予行振救可法也嚴教令知四方委任士人不惜小費可法也第歸諸鈔司與巡使者而統于總漕使半以　上供半以轉糴易耳所謂以大度成大計其在茲乎又徐而議鑄錢窮源廣鑄不必言也淆鉛盜鑄之禁不過一健吏能也唯是新舊錯用上下通行官以爲俸民以爲賦謹收銅之令嚴阻格之條以濟事易耳所謂以無用稱有用其在茲乎乃爲貨殖之言者曰力田不如

逢斗刺繡紋不如倚市門則必以屯田不如轉輸矣頋慮以爲屯田不成其害小轉輸不成其害大蓋置五均六筦以網利也而均筦即緣以爲利置義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也而義和即與郡縣通奸利嚴爲科禁恐利不歸于上也而吏因侵刻以爲利儻執事之恐助虐也意在斯乎要之孟氏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蓋無政事無一而可有政事雖不轉輸不屯田不鑄錢亦可晏知取予有政事也今之計財者知取耳夫安知予吏爲刀俎民爲魚肉耕桑之業漸少衣食之路益狹水旱之不恤蟊蜮之不鬪筦榷事外科率例責輸將之利害不

明則費廣于舟車之徭科量之分數不悉則公困于出納之弊物苦道遠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求兼時急則一以徵十十以徵百留州送使何須一槩折徵兩稅三限常以並時勒取狗盜而莫問羽化而不知此亦無政事也徵便漕之功于難成之渠起貪功之戈于無釁之敵利害不究其源得失不商其數除吏惟巳便何論祿費料工惟巳適何論物費論兵取洩怒于一逞錫予獨快志于一朝飭廚傳以歡過客充庭實以媚顯者鬻爵則使滯穀之家規竊冠紳而下戶愈困重榷則使行濫之輩爭爲翔踴而民生滋薄用兵則賞罰不明廟議不

定狐埋狐搰躓前跋後此又一無政事也乃若經費不領于司農私藏率入于大盈泉本流通之物以管籠而棄幣乃衣服之需以歲月而塵當貢琛效貴之朝爲求金求車之計開進獻之風啓告緡之路所得涓滴所喪丘山天地亦愛其珍豈堪勢奪黔首恃生于貨詎可力征況夫多藏厚亡甚愛大費民固宜戒君豈不然此又一無政事也　天子高居簡出節浮浪愼錫予貴戚無金谷之藏左右乏敝袴之私養財甚裕　儉德甚隆復何藉于封殖而始足哉儻少減九府之慮移爲三宅之圖大小綱維犁然具舉而公卿大夫又交修職業以佐于下將普天皆富無憂帑巳夫錢善操之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即不能然亦當令一錢得一錢之用役無再舉勞可永逸兵不久暴工不虛糜吏無侵漁民無傷殘此其術巳自昔草昧之主且以征伐且以繕治且以制度且以錫予且以休養且以勸相而不聞不足繼體之君如漢文景盡蠲天下租而不聞不足彼何修而若是哉不然尾閭之洩而畎澮之供即百計然奚盡也

邊防

問　　　　　　　　萬曆戊戌會試

天子守在四夷存苞桑靡有兵革之事甚盛今虜三世拜王爵古所未有然所部尚有順有逆有時順時逆詔令順則羈逆則絕一歲順則一歲羈否則絕竊謨豈不遠哉乃任諸將宜如何西陲數戰嘗罷其疲而蜀故無虜患今亦見告收番制虜又宜如之何西南則緬甸嘗傾矣頃稍就平宜若爲撫綏者諸內地夷必欲使之長震讋懐服無敢後何術而可安南昔人謂封之不如絕今復爲黎自縛請命以都統使羈之果得策否南方之夷爲猺獞爲蛋爲蠻種類多又海外國無慮數十行貨于閩粵問得無有他虞否襲倭鬨東南久始殲之而比入朝鮮則或棄或戍或封或剿議不齊　上赫然致師而煩費久勞亦所不忍北尤策之所宜亟圖也王者之治詳中國畧四夷頗不得並四夷不問茲欲總攬長策柔遠能邇收效于于羽著圖于王會何修而可以臻此

王者之制夷狄必操其權始矣操其權而敵急與急敵

緩與緩戰守縱舍惟我之制而後得與天下安于無事不操其權而敵急與急敵緩與緩急既鮮暇緩亦虛日而敵制其權以役我安獨無事而已乎所謂權非雄厲標悍橫行以逞之謂也兵械誠備將士誠整儲峙誠富紀綱誠設而內治修也沉幾慎慮靜若淵澄動若發機而　廟謨定也此道之外盡皆虛憍策雖百工蔑一濟矣日之制兵者苟幸幾無事因循罷之而兵卒不可罷意雖不惡策寧善乎故愚以爲必有事而可以無事也葢自昔之患夷狄者西漢苦虜東漢苦羌唐苦吐蕃宋復苦虜是皆與國相終始而較禍淺深則宋甚唐次之漢爲輕夫漢時匈奴非不勁也西北羌戎非不數侵軼也而不大爲害何也漢之具常修將常選甘泉之警一聞則細柳棘門之軍可立辦南越之釁一開則戈船下瀨之師可卒發先零旱开一警則後將軍可行便宜可守燒當迷唐諸種反覆則護羌校尉可以威鋤武都太守可以計散故終漢而威不絀也有由矣我　二祖威靈震讋方外而塞下海上之戍碁置星羅中山甌寧經營于西北東甌江夏僇力于東南控制之方至纖至悉然且樹七衛以通西域立茶馬以縻諸番建重鎮以屏全滇土司納款則仍其故俗島夷效命則錫以王封操

縱有宜經制咸備此　二祖之大權也二百餘年蒙安襲泰雖虜之驁而俯首壇場者三世于茲又何蜂蠆介鱗之虞哉故緬甸就平則金沙之武不必黷南郊請命則都統之號不必靳五溪百蠻誠善撫綏則禽蒐獸獮之舉不必煩海外諸國行貨閩粵誠嚴戢奸人毋使誑惑則關市之利不必棄卽有反覆如播州僅如黑子之着面耳而曾何當于蕭斧乃可異者朶顏三衛爲我屬夷憪然耳目虜以窺我而我未能詰也火酋蠶食番番不支將折而入虜我未能庇也倭奴躪屬國樂浪玄菟之區兵有未解期而我未能誅也何大者之順而小能

逆昔者之柔戢而今乃棼如哉豈不亦是內治之不修
而　廟謨之未定歟請言其槩夫衛所森列什伍屯聚
且毋論中土卽沿海五十九城非乏也而尺籍空存操
戈不任無事則養軍有事則募兵軍與民爲二兵與軍
民爲三力安得不竭以朝鮮一隅而徵兵半天下閩浙
兩粵騷然矣楚蜀諸夷亦復調發何以示中國強大而
逆折邪萌也茶馬之制雖存而奸商以茶予虜虜以予
番利權倒持莫此爲甚安在其能制西戎之死命乎九
邊屯田鞠爲茂草雖開墾之令時下而空文相冒守陴
乘障之士安得不仰給於大農也執事試度今天下有

如虜未靖倭未夷更之數歲當何若夫　二祖之畧遠
出漢人上而後世之顏乃在唐宋下愚所甚惑也今卽
未能大復如初亦宜且以蜀滇諸夷付之守臣而專心
倭與虜虜嘗迺逆迺順以欵愚我故東欵而西掠昔欵
而今掠而我恐其東之貳也并西而欵之狃其昔之恭
也并今而欵之此虜之所以橫也今之　制曰順則羈
逆則絕一歲順則一歲羈逆則絕甚善顧恐疆吏又陽
爲絕而陰示之羈耳倭往者亦似順似逆以封緩我故
朝敗而夕乞封夕封而朝復寇我欲其封之成也忘其
敗而縱之冀其寇之緩也復以封而縻之此倭之所以
逞也今之　制曰選卒齎糧一意戰言封者罪無赦甚
善顧恐疆吏亦知戰而不知所戰耳則愚以漢言漢孝
宣嘗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
一入其數反爲欺故虜之情形不可不審矣自俺荅後
而犬羊之衆實繁其中向背離合不盡同也誠諜知其
情而乘其猜攜其黨不令之合有所邀索毋一切輕徇
而後謀可伐欵可久也趙營平有言胡之欲與羌合非
一世矣故羌胡來往常刻使者解散其謀而張奐招誘
東羌共擊南匈奴卒破逐之今之番漢之羌也番恨虜
次骨徒以中國媾虜不敢釁而且漢實不能庇故棄之

虜耳誠結以厚賞撫而用之令其共致死于虜虜必不
敢越番以窺蜀而藩籬可固也張騫嘗謂烏孫本與月
氏共在燉煌可招令東居故地斷匈奴右臂今自嘉峪
至哈密皆燉煌地近罕刺往七衛衰微不足以當虜先
臣陳九疇嘗以罕刺破馬黒麻矣誠招居其地彼與虜
讐必鬭虜虞彼安得舍而窺我而禍釁可乘也營平之
破羌也堅請吏士屯田武侯祁山之師屢出屢撓至於
渭之屯而懿困千里餽糧兵家大忌況踰山海之險乎
陽嘉間嘗置玄菟郡屯田六部史稱沃沮肥美宜五穀
誠倣此法倭靜則出銳以撓之倭動則堅壁以老之一

二歲後吾知轉輸可罷也漢之經營西域皆用其國兵班定遠之行纔三十六人耳徐幹和恭往助皆不能過千人何事煩中國今度遼之兵已不下數萬而計朝鮮父子兄弟無不欲剸刃倭者誠得一班定遠而輯睦其君臣訓練兵士卒比及三年有勇知方而戍兵可撤也陳湯副校尉耳其伐郅支甘延壽以都護從而湯計樓船左將軍之攻朝鮮也兩將不相能至煩天子遣使往乃克降下萑伴忌起不可不念誠令將吏協心而使相昇之釁消而人之詠息則外難可杜也由前三策以馭虜由後三策以制倭倭退并力于虜虜靖伸威于倭而

又修茶馬之政復飛輓之法明軍伍之制嚴內地之防携而誅之服而舍之急緩之權常操于我故可與華夏共無事而偕享太平之福不然我欲靜而彼方動救旦不暇其何能安抑又聞之曰合天下之智勇以謀國無不濟也盡天下之智勇以自謀無不敗也今或邊臣苦心畫之而朝臣片言撓之或政府與樞府之指出于此而制府閫府之見出于彼欵有成心欲力撓乎羣謀戰無石畫徒取掩于衆口甲乙參商何以當敵又聞之曰內計定而後及外無不弭也內憂滋而徙事外無不折也今或邊民苦戰也而益之轉輸沿海苦汛也而加之增餉採礦之使四出則盜侠生告訐之門一開則里閈駭小民喜亂而不知畏亂士大夫談兵而不知弭兵不早是圖恐因敵而增兵兵未出而內生敵也因兵而增餉餉未集而內生兵也因兵事而收材官材官未盡應而內生心也何以自備劉安曰凡用兵者必先廟戰苟卿亦云從舉進退欲安以重夫廟戰與安重豈直施之治兵而已哉先施之　國家可矣則愚所謂修內治定廟謨而自操權之說也審若是即舞干羽圖王會可也

遠攻

萬曆戊戌武試

問語云王者不勤兵於遠蓋恐勞師費財禍釁無已也然有苗之征鬼方之伐卽帝王之世不能廢何歟兵法以去國越境而師爲絕地乃犯之而勝者多矣有違衆而破烏丸者有刻期而下遼東者有以三十萬衆破突厥於黑山者有以三千騎襲定襄破頡利者有以節發諸國兵定莎車者有請募勇士作備糧草討定涼州者安在越境之必絕哉然而英雄之士舉天下全力困於高麗卽我 國家神靈郡縣南交亦旋而棄之何以其易若彼其難若此也夫兵誠忌遠乃又以自戰其國爲散地則近又未必利矣果勝負之數別有所由不係于地歟孫子有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夫能以遠爲近其方畧何如願諸士究言之毋徒剿近事而以不勤兵爲解也

兵無定形亦無定用無定形故縱橫出沒相乘而迭出難以遠近程也無定用故闔闢操縱代運而不窮難以

方域拘也夫惟善兵者策出于萬全慮周于必克能逸能勞能靜能動能合能分能常能變謀之廟廊勞之邊鄙散之四夷收之中央近戰可遠戰亦可以近待遠可以遠待近亦可觸靡不摧窺靡不仆神乎神乎至於無方此兵家之妙筭也而世之議者以爲譚兵易決勝難決勝于四封之内易決勝于四封之外難茲其故可知已飛芻輓粟千里有摩中外騷擾以奉戰士其甚者三十鍾而致一石則轉輸難至也山川道里曠絕幽遐兵勢敵情朝昏倏變則間諜難精也懸軍深入卒與敵逢清野堅城相持歲月欲掠無資欲歸無路則進退難據也勞逸之形既不相如客主之勢又甚懸絕敵兵益集我衆日孤則恇怯難鎮也履危蹈險幾幸萬一首尾衡絕聲問不通則救援難及也故兵法以去國越境而師爲絕地勤兵于遠王者戒焉茲二說孰能易之雖然猛獸之跑吼于原野也其初以爲無害與人無傷也俄而窺藩則格之難矣俄而入戶則格之又難矣故夫拒猛獸者與其門庭則不若藩籬也與其藩籬則不若原野也易之言師也固明以行險訓矣夫險非兵之所得諱也有苗之征鬼方之伐帝王豈樂勤兵于遠者哉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容民而畜衆耳三代而後窮兵黷武而

敗者多矣乃其勝者亦自不乏蓋有度我之可以制敵而勝者有度敵之不我虞而勝者有度可以衆戰而勝者有度可以不待衆而勝者有度可以用中國兵而勝者有度可以不用中國兵而勝者度我之可以制敵而勝者司馬懿也公孫淵叛據遼東燕薊蓋岌岌矣懿請以百日往百日攻百日返六十日休且設爲三策以料淵而淵果如期授首矣法曰用兵者必審敵之虛實而趨其危懿實有焉度敵之不我虞而勝者曹操也操欲征烏丸諸將皆以道遠不欲行操獨用田疇計由無終至柳城出其不意一戰而誅蹋頓法曰行千里而不勞

者行于無人之地也則操有馬度可以衆戰而勝者裴
行儉也行儉率三十萬衆以誅突厥都護蕭嗣業方奔
北矣乃伏兵糧車以誘虜合衆大戰卒擒其酋温傳等
以歸法曰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行儉得之度
可以不待衆而勝者李靖也定襄之役靖僅三千騎耳
頡利顧大驚謂兵不傾國來靖安敢孤軍至此遂脱身
遁而虜衆大潰法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李靖得
之度可以用中國兵而勝者馬隆也西羌樹機能反隴
右騷動衆莫敢任也隆請募精兵三千人製偏箱車轉
戰經年竟破降之法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如鳥擊

如赴千仞之谿隆蓋計之審數度可以不用中國兵而
勝者馮奉世也奉世使西域屬莎車與旁國攻殺漢使
横甚奉世以節發諸國兵斬屬名王威加異域法曰以
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奉世能辨此矣夫此數子者
皆犯天下之所難與兵家之所忌而大戰大勝小戰小
勝威震乎裔疆而名傳于殊俗其故何也蓋嘗論之遠
戰有所難亦有所易選卒輕齎因糧于敵野積露棲皆
吾外庾軍儲不易供乎并鋭養威伺彼懈惰救左擊右
救右擊左彼無所不守而我無所不攻間隙不易乘乎
士卒背鄉井去親戚以將帥爲父母吉凶禍福呼吸相

關士心不易聯乎入境既深勢不得反顧有進死無退
生意氣不易振乎披敵腹心奪其險要形格勢禁莫有
鬭情曠日持久變且内生情形不易屈乎益兵無全利
亦無全害有難而反易有易而反難善用之則窮荒絶
徼之外成敗得失辨于毫芒動中其符謀合其契雖有
百萬之師千丈之幟拔而覆之堂上不善用之則倉惶
周章舉動乖迕眉睫不及窺堂皇不及備四境之内徒
以藉寇而資盗耳何問其他故夫勝負之樞縮于方寸
進退之轂轉于機權不可以一途拘不可以一端盡有
仲達孟德之智則白狼可登玄菟可躪不然則大業之

所以困于遼東也有裴獻公之謀李衛公之決則陰山
大漠可掃穴而空庭不然則李陵浚稽之覆轍也有子
明孝興之敢任則玉關而外秦隴而西可使内屬以斷
匈奴右臂不然則王韶熙河之末路也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乃屑屑焉論封域之殊較遠近之槩不亦悖哉若
必以近可恃遠可乘則陳餘泜水之師視信耳千里轉
鬭者其勞逸何如張步臨淄之守視耿弇孤軍獨進者
其緩急何如而胡以國墟身僇一敗而不可復救也故
兵法雖貴以近待遠然又以自戰其國爲散地兩者固
相掔而衡矣或者曰唐太宗之以神武定天下也兵未

嘗挫而卒困于高麗矣以遠邪夫太宗蓋有所忽而輕
用之也又有所狃而黷用之也千石之弩爲鼷鼠發機
或反有不中穿楊之枝射楊葉而不止弓斯撥矣　國
家威靈暢于四裔大兵肆征直窮斗北偏師獨克遠盡
日南卽虞帝干羽殷宗撻伐蔑以加矣獨南交屢叛卒
棄其地豈所謂鞭之長不及馬腹乎然而張英國三入
其都擒其僞王如振槁然成山衂安遠陷惜用武之不
終也夫寧以南海北海風馬牛之不相及哉乃在今日
有足訝者申許之戍旣未有解期矣九邊吏士無以一
矢射長城之北而遂左一出塞遂覆其軍愚恐懲羮警

噎且將撤籓籬棄屬國僅僅爲自保計矣夫飛江天潢
則滄溟不爲廣聽鐸望氛則重壘不爲遥蹲駟跨參則
髳髮不爲隔計非詘也犀銳相角則長技五之瑱環相
徂則貨賄百之橐鞬相逐則鬪士倍之具非乏也而廪
廪虞負者何也愚以爲今之用兵有所甚難而前所稱
引不與焉夫卒不素練以其將予敵故自古出師朝發
命而十萬之衆不日中而具矣今倉卒徵兵尚在萬里
之外羽檄之遲留卅車之淹沮計不歲月不能成軍爲
將者將張空拳而搏乎則難在集師夫兵貴拙速未覩
巧之久也今東征之役業已踰歲而吉語杳然夫久暴

師則銳氣浸挫銳氣挫則智計寖塞挫銳塞智何以待
敵則難在持久昔太公告武王立將之道曰軍中之事
不聞君命皆由將出夫君命有所不受況其他乎而今
百人令而一人行或言當深入或言當堅守或言當留
屯或言當撤兵或言當撤北兵而留南兵當事者將誰
適從乎則難在決筴昔亮不以故而逭叅軍之戮脪不
以親而貸督護之誅今　天子之　賜劍曾不敢輕用
于一慢令之百夫長况其上者乎夫三軍有進死無退
死奈何能驅之赴堅敵哉則難在立威前代用九節度
四經畧皆以致敗今南北異將異將則異心異心則人

有功欲攘之巳巳有罪欲移之人智不用之料敵而用
之脩郄勇不用之馘賊而用之爭功則難在同力成功
之難大率坐此非遠討之罪也昔孫子有言近而示之
遠遠而示之近夫能轉遠爲近則處絶域若閭井居遐
陬若衽席正今日困倭之長晝矣夫議者之所爲患苦
遠討者無他以所役中國之兵所居異國之土而所守
又異國之郡邑也則見以爲遠而智者謀之則皆可轉
其勢而爲近夫朝鮮兵燹之後雖人力綿心惙然彼固
右渠高官之遺黎豈遂不可整頓耶謂宜至誠懷拊令
不我疑選我偏裨中一二閑將畧者分領其兵訓以戰

法且戰且練不半歲化爲勁兵矣如此則屬國之兵卽吾兵也屯田之議久行矣而未聞有成效也或謂我兵故多遊惰柰何能如南畝事夫事固可習治田卽勞不猶愈于抱楯餓死乎謂宜簡士卒而分用之其精悍者專操戈而鶩敵者專秉耜戰者衛畊者則畊者無蹂踐之憂畊者供戰者則戰者有飽腹之樂我兵甘食其土之所有不思歸矣如是則屬國之士卽吾土也聞屬國無城可守故賊取之易若拉朽我師屯守其間未得安枕臥也今誠擇要害郡邑督彼繕城城圍既堅賊銳則嬰城而守賊懈則出奇而擊戰則無衝突之虞守則有

樓櫓之禦如是則屬國之郡邑卽我郡邑也治我之田守我郡邑用我之兵安我吏民直枕席上過師耳何言遠乎昔者班超護絕域三十餘年其安不異處庭戸之中至使于闐侯王爭抱馬脚惟恐去已居其地因其糧用其人橫行西域中若虎豹噉食于麋聚兎羣之中東西馳突莫不如意而無敢攖之者地之險遠烏能難之哉患不識今閫外亦有定遠其人否有之則遠近之形勢固可不論也

知人　萬曆庚子順天

問嘗聞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則知人之明盖非天下之至聖不能而後世若于有于瑕疵收法中而知之者有于尋常庸衆中而知之者有于屛然稚豎時而知之者豈帝堯之所難邇彼之所易而其明哲反出于帝堯之上耶抑別有他由也然自古多識知人之難而絕不講知人之法獨孔子云不知言無以知人則知人可學矣而蘇軾有言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于天資又胡與孔子之訓相謬戾歟且知言以知人誠關係世道否多士家修已久行將用世想推旣于衆矣請極言之

知人之難帝堯以爲然卽一庸人亦以爲然然帝堯之所謂難非庸人之所謂難也庸人謂天下之賢者寡而不肖者衆相欺之巧千相炫之形萬而吾一一而窮之

也難此其難難在人者也乃帝堯之意不然謂吾誠如明鏡了然于胸中不惟大都之姸媸畢照而分量之毫毛亦析而吾心如明鏡之了然也難此其難難在已者也如庸人之論則必天下皆賢而無不肖而後知人始易則知人之難直聽之而已矣如帝堯之意苟于天下之賢否猶混則吾心之明蔽可知盖必至于知人而自修始盡是敎天下以哲非阻天下以難也乃天下憒憒之庸人反援堯以自解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而况我輩乎則堯之一難盍禍天下極矣不知帝堯之難正以天下多庸人耳其無意乎知人者勿論卽其有意于知

人者自閉甚牢自持甚正預設不然之疑雜以不一之試方謂防奸已周及天下之大奸至不覺從容而入于其中矣廣誣而收之卑躬而延之揚之以芳聲寵之以殊寵方謂待士已渥及天下之奇士至或黙黙不自得而去矣凡此者皆庸人也則帝堯安得不以知人爲難哉何也彼蓋外而求賢不肖之迹未嘗內而求吾心之哲也夫迹亦何嘗之有意有所重奸人耦意而成行時有所尚奸人襲時而樹標以相合者爲賢彼不趨附而同以不合者爲賢彼借他端而犯疑肖之狀萬變而猜防之術何施至于豪傑奇偉之士必有獨至之妙藏于

微渺知之者謂之知已而高官厚禄不與焉往往或負其奇而敢目天下之不韙以自雄其最高者反習世俗之趣以匿其嶔崎歷落之氣而世人視之僅與尋常無異則迹惡足以知人哉知人亦係乎哲矣哲者不藉聞于人言不借助以機數忽然目擊之下自有心開膽破之神匪直愚者不能掩蓋其短而賢者亦不能逃其精光匪直賢者顯磐竭其長而愚者亦自呈其不肖無端無紀甚微甚圓而非可以口語形容者也顧其所由以哲者固不盡由于學亦不盡由于天資管仲三戰三北分財利多自與殆鄙陋無能之甚鮑叔皆賢其情而非以平日相暱之故而屢護之韓信淮陰一市人耳家貧無以爲業蕭何甫接談而知定三秦并天下非信不可而非以爲僅僅一將之任富弼年方十齡往見呂聖功即許其異日功名富貴當與已埒且德望更邁而非徒奇其頭角之不凡一知之于寂寞之中一知之于落魄之日一知之于童稚之時而錙銖之不爽此三人之節之聰哲縱堯之知舜亦不過是而三人實未始學問也是誠天資勝矣如以爲盡由于天資乎非也蓋學由急焉孔子云不知言無以知人夫言于不知言者之前最易欺者言也言于知言者之前最不可欺者言也試使

其中無所有也而鋪張于言則言出而鋪張露矣試使其中所未及也而彊勉于言則言出而彊勉呈矣試使其中有所諱也而其言蓋覩其蓋而知其諱也試使其中有所盈也而其言下覩其下而知其盈也若言其所自得也麤陳之而其味長也若言其所已到也偶發之而其力寬也若蓋藏之意消則侃侃之象多矣若謙冲之心勝則喋喋之態遠矣不肖者一言亦醜千萬言亦醜賢者一言亦佳千萬言亦佳不肖者故作賢豪之語而不肖愈顯賢者故作庸衆之談而賢豪愈見即一鄉之善士必不能彊道一國善士之境界即一國之善士

必不能彊道天下善士之精神低昂稍膈于心胸淺深
旋判于口吻而吾直了之于一入耳間矣知言如此頗
非學歟何也明哲者心之本體也而有所蔽者有我故
也我之垢染不淨則天下之百欲集矣我之伎倆未消
則天下之萬善隱矣我見已徹而念頭未歇而六通四
闢之途遙矣惟無我之極而待其聲之自感眞如太虛
寥廓而鶴唳鴻嘹燕喃鶯語以至百鳥之啁　嘈各各
自鳴其小大焉而知人直易易耳蓋無我而後知言知
言而後知人此堯之所謂哲也此堯之所謂難也此堯
之以心學詔萬世也自後世知人之學不顯兼聽夫賢

者自賢不肖者自不肖而懵焉不辨而偶有一二知人
者出輒謂神奇而歸之于天資夫天資之勝者雖殊絕
于庸人而較之從心學中來者則相萬也鮑叔能知管
仲而未必知孔子之大蕭何能知韓信而未必知管仲
之偉呂聖功能知富弼而未必能知韓信之奇蓋天資
勝者雖有所明必有所蔽明則若數黑白蔽則杳隔丘
山自古魁然豪傑當必有不解之語而知言之學寧不
大哉嗚呼清明豐亨之世當塗之士雖洗滌功疎而類
有一得操一得以程天下而言有定衡才有定品逮乎
晚近惟敢于自許者人亦以此許之口譚龔黃卓魯而
世遽曰此循良也口譚孫吳衛霍而世遽曰此知兵也
口譚濂洛關閩而世遽曰此知道也口譚子長屈原而
世遽曰此知文也藉藉之稱炎炎之勢悉從三寸舌謗
謗中得之相沿相煽日滋月長何也世無知言者折之
也于是乎至言伏而豪傑之氣結矣天下安得而不衰
乎大抵世治則知言者在上世衰則知言者在下知言
者在上舉世有一知言之人便足以辨一世之天下矣
愚有深感焉

國法清議

萬曆庚子順天

問上有國法下有清議治世所並重也廼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何歟漢宋之初有國法有清議最屛治安其後清議漸明國法漸敝又其後相激相爭若讐若敵而國亦隨之其間分合治亂之故可得而詳言歟　明興以來上采芻蕘下獻芹曝令甲所載天下奏如箸論蓋無幾不議之風矣邇者微有與同漸茲唇吻上與下不盡孚法與議不盡合議者抱漢宋末年之憂此其責安在夫下故激之下過也上故抑之則非盡下之過也上下誠交任其責使國法清議合而爲一其何修而可昔人有欲預詆感動者有欲不分黑白者又有謂朝廷行事當采衆論者有謂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故清議在下者不識亦可佐交修救時與否願與諸士切磋究之

天下所以相維而不亂者法與議而已法者慶賞刑威人主所與天下共故法曰國法謂非人主所得私也議者是非可否亦天下所與人主共然而議之名二有朝議有清議下議之上行之夫既行之則無復遺議是議不在下而在上故曰朝議謂朝家所必資也下議之上不必行之雖不行之而議猶未已是議不在上而在下故曰清議謂濁世所必起也故夫眞好眞惡在心而自不能隨聲倡和者清議耶眞邪眞正在目而自不能無招招翹翹者清議也動觸文罔力既無可柰何而舌猶在者清議也耻與羣邪爲伍而嚴藩籬明流品者清議也故清議不可無亦不宜有不可晦亦不宜明無之能令其國亂而有之亦令其國衰不明則波流漸靡間且有蠅附之黨乘而爲姦者而其國危過明則樹幖立幟間且有虎視之羣因而爲羅者而其國亦危是以善維清議者令其輔法而行不令其離法而名也輔法而行則清在法離法而名則清在議法清則上下俱泰議清則僅足以潔士君子之身而已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法與議合則不謂法而謂道議皆廟謨而庶人何有乎故夫國法清議兩相成也亦兩相觭也合則治分則衰爭則亂泯則亡自古及今未有能易者也漢初約法三章而蕭曹守之與清淨寧一之議合迨其中葉武帝雄畧而下議傯宣帝綜核而下議刻至于元成哀平上持一法下持一議益判然不相謀遂使王莽乘之而盜其國然猶得反新爲漢者得箕山之節桐江之絲清議所留也及東漢末造黨錮法立善類駢首皇甫規以不與黨人爲耻范滂以得與同禍爲榮天下公議不勝詘而中外掩口毀方求合清議泯而漢亡矣薛方辭王莽召曰小臣欲守箕山之節嚴子陵釣富詩云桐江一絲係漢九鼎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與黨范滂以黨人就獄曰死日願埋首陽山上不媿皇天下不媿夷齊宋初立一法必問外議何如故其忠厚規模進越前代而後稍陵夷也熙寧紛更廟堂以爲是閭閻以爲非元祐改革當事者以爲可深慮者以爲驟迨至紹述論起黨錮禍烈而其清議僅寄鏞

石之安民又其後也主和主戰若兩敵然而賣國之姦
嚴操刑以箝天下之口清議泯而宋亡矣章惇等創爲紹述之說追理初議罷新法者于是司馬光等見斥刻石禁錮諸賢安民不肯鐫宮辭之泣曰但免鐫安民二字于末恐得罪于天下後世耳　由是觀之創業之君閱歷既深觀聽自逖法
規百世而議不廢區夫故其機常合而其世常治迨其
既久上之持法未必盡悉民情下之持議未必盡歸主
德故其勢不得不分矣迨其既分人主與左右之好惡
必伸于上天下之是非必伸于下故其勢不得不爭夫
以廉陛閭巷之疏逖與密勿爭其數不勝也以唇吻之
腐與鼎鑊刀鋸爭其數不勝也則勢不鍼口結舌毀冠

裂冕固不止漢宋不亡又何待哉我　二祖之所創垂
列聖之所遵守法出畫一而悉本人情議出芻蕘而
悉歸國是是以二百年來賞則華袞威則鈇鉞羣吏兢
于殿最四民效其灌輸國法如此其明也官有論鄉有
評冠可掛不可溺鼎可烹不可贋清議如此其重也論
定而後用舍議定而後興革有賞罰無愛憎有讜論無
罪言國法清議如此其合一也是以上之精神通于閭
閻下之疴癢徹于旒纊枏兕不至外縱市虎無從中移
主臣一心遐邇一體天下稱極治矣邇近者一二新政
頗异昔時識者有隱憂焉自姦弁倡掊尅之謀而遣使

之議始不及廷紳自貂璫竊威福之柄而緹騎之典始
不質公評自廷推大僚輒從中寢而持衡之吏始相顧
而咨嗟自簡用臺諫久不報聞而敢言之士始相戒而
動色逐至空署未必衆棄也自乞留不可乞易播不可
而議公非者始怛怛矣恩出內降未必衆共也自裂麻
不可焚詔不可而議公是者始紛紛矣況乎上所稱良
下指以爲姦下所稱直上斥以爲黨牘滕耩滿鞫胣記
希內使之薦牘非不徼顯擢也而清議所損辱甚于撻
矣批逆觸忌嬰犴狴之木索非不至戮辱也而清議所
歸甘甚于飴矣諸如此類未易悉數要之國法清議雖

未至如漢宋之分然未可謂盡合也雖未至如永康紹
聖之爭然其勢必至于爭也我　皇上躬神聖之資當
鼎盛之年超然逖觀萬里若矚淵然獨慮八方如馳夜
半按大璫寘之法天下稱斷焉豈胥人盇臣謭謭者而
顧不察乎日中步禱爲民請命天下稱仁焉豈仰屋顰
天嗷嗷者而顧不恤乎愚以爲有君如此而堂陛未孚
踦猷靡效亦人臣之過也激則潰旒蹂則攘袂潔之以
爲名暴之以爲節而不知虧主德禍國家亦人臣之過
也清議愈明攻之愈急立法愈峻執之愈堅始猶掩覆
繼益疑忿既已疑忿遂無顧畏誰生厲階漸不可極亦

人臣之過也然而於社稷亦有不利者焉人臣而思爲補過計人主而自爲社稷計降心相從以圖交修乃有瘳耳夫蠱壞矣考以有子子以幹父猶可挽也蹇難矣君曰朋來臣曰匪躬猶可濟也今之時何以異此是故程顥之爭新法也重在積誠韓魏公之持國是也不分黑白吾取以爲下法焉我誠楊綰卽大臣且損騶樂而何有于羣小我誠劉晏卽暴虎且北渡河而何有于狐鼠上有所溢怒而必伸其法則無務越俎嘗之用垂納牖可徐圖也下有所溢寵而時竊其法則無務哆口挑之不惡而嚴可潛消也故欲爭新法則莫若修實職而

以不爭爭也我誠狄梁公卽陸博自混而壬佞可誅我誠溫太眞卽謬爲設敬而姦逆可剪不必明君子而後爲君子則俊及顧廚之名可無標也懼名立于下而禍歸于上也不必斥小人而後非小人則茅拔距脫之詩可無作也懼此有所激而彼有所乘也故欲明淸議則莫若撤藩籬而以不明明也文彥博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爲先劉元城曰晩周東漢上不能主公論于是淸議在下吾取以爲上規焉成心可釋則旣瘵之魏尚何難復用貪心可去則言利之萬紀何難遠斥毋執自用爲獨斷則聽睹公聽睹公而注厝且自嘗也毋認剛愎爲明作則操縱審操縱審而意氣且自平也以此持法法卽所以爲議而議何從生情有所抑鬱則議吾誠以人情爲蓍卜則用舍各當而何所不宣情有所沮塞則議我誠以疏諫爲韋弦則獻替畢效而何所不暢茹江納海斯爲百川王吾毋務防川設壘而涓滴皆吾用也明目達聰而後元首尊吾毋務蔽旒塞纊而幽隱皆吾徹也以此主議議卽所以爲法而法何不宜夫是之謂法與議合而道化隆也臣與主合而交泰洽也然而人主常操可合之權人臣常處不得不爭之勢人主以貴下賤撤肺腑忘形骸其合常易人臣以道

事君伏閤叩閽苦口逆耳其合常難人主重在社稷合則安不合則危其所係常急人臣惜其名節合則留不合則去其所係常緩人主與人臣爭未有不勝者勝則誚未亢而鴟張忠良抑而蟠伏雖然于人主何利人臣與人主爭未有能勝者不勝則逮繫受辱笞箠受辱誅夷受辱雖然于人臣何害人主雖勝然衆實有心威不可刼不土崩則瓦解耳

風習

萬曆庚子順天

問一道德同風俗聖人之盛治也三代以後風習之盛無如東漢之氣節晉之風流宋之議論而國家隨受其敝千載之下有遺慨焉然當其時已習其非而思變之矣而卒不能變豈風習之一成如江河之不可返耶抑創風鼓習之人亦自有奇而變之者難耶　國家二百餘年上無異操邇來風習漸見靡淵而莫有定名意者標榜大勝而好名之爲累歟夫盛名之下難副而名與實常相因今茲好名者之實何在其與東漢晉宋之所尚同歟否歟東漢晉宋之風習與其國運相終始而不可變耶今之風習亦遂不可變耶大抵士人優游家食可以肆志一出而登　朝則風習同異人品天淵願諸生詳之

嘗謂風習之起多始于賢智賢智者無所因仍依藉直以一人立新異之標則舉世而趨之及夫相煦相濡擅

悅蟻附而風習已成于是詭激之瑕纇日繁而中庸之大道漸遠且新者舊而異者常矣則舉世而病之至于舉世病之雖途之人莫不有瞪目不平之氣而翻然更始之思顧其風習有可得而變者有不可得而變者一視乎天之精神所在而已何謂天之精神無論昌明之世與夫晚季之時而其間必有一種殊尤絕異磊落俊偉之人則天之精神所在也是人也生于風習之中天正滋蔓其勢而衍其流或以亂世亦或以濟世則其風習不可得而變也是人也生于風習之外天正以世道消長之會付爲而爲之厚集以敵羣枉則其風習可得而變也請極言往古而論今茲可乎大抵三五以下代有趨尚而風習之尤者則東漢之氣節晉之風流宋之議論也自桓靈政荒而甘陵南北部起繼以李膺范滂諸君子抗憤題拂猛作砥柱婞直相煽朋徒雲合自公卿以下悉畏其貶議屣履到門當其時苟可柔而恬之以一殺其風裁誰不願歟顧朝野不入于其黨者類多碌碌尋常之人而李膺范滂輩一片善善惡惡澄清天下之志眞上不愧皇天下不媿夷齊是一世靈秀所鍾而天之精神所在也故諸黃門之毒可以殺其身逐其徒而不可以絶其風雖以曹操之奸雄猶憚名士而彊

忍一區區之稱正乎自晉武平吳天下晏安王衍倡風流之宗揮麈玄言浸以成俗而神州自是陸沉當其時著崇有之論闡名教之樂慨然思束而軌之于正者甚衆顧晉以風流敗畢竟以風流存凡樹偉績建遠猷者皆風流中人如王導如江右之夷吾謝安朝發東山之嘯夕奏肥水之凱卽其次者亦皆遠性風疎逸情雲外舍是雖有賢才所持甚狹無係安危則王導謝安輩乃六世靈秀所鍾而天之精神所在也故餘風之長終六朝而不能變宋以忠厚待士士咸得伸其口舌寶元慶曆之間談鋒漸起至于神宗鋭意太平用王安石立新

法而燁然盈庭矣夫議論既繁國是不立固宋之所以衰也顧其議論之臣夫豈容易二程紹聖學而趣操立軌二蘇悟禪宗而聰明絶人雖安石之執拗自用而學術亦自奇偉蓋一世靈秀獨勝而天之精神尤萃焉雖欲默默得乎茲乃有宋人才之難及而不可以爲風習之敵我　高皇帝立綱定極遠邁前代無偏無黨邪正較然葢二百餘年猶一日也邇來　國無重臣人自爲操弔詭鬭巧飛聲騰譽岐路之中又有岐路頓成一風習矣試綜其實有如李膺范滂雖非中道而鐵石貞心至殺身而不悔者乎有如王導謝安雖微瑕時見而雅

量遠致臨大變而不懾者乎有如王安石雖執拗大過而生平學問白首而不渝者乎夫古人濟世者之奇勿論即其足以亂世者非有堅僻之學術亦必有矯虔之氣力而今皆無一也直以浮僞塗耳目已爾彼靈秀安在乎意天之精神不屬焉嗚呼天之精神不屬之國風習之人將屬之變風習之人矣夫變今之風習者操何術歟不過曰彼以僞我以眞也眞之勝僞若日之消氷水之滅火而每每不能勝者何哉彼暮夜多故入而白晝蕭然以附于懸魚羞鹿之淸良僞矣然非之而曰接以禮何傷也則以眞濁而勝僞淸數不得也彼仗馬不

敢鳴而微借纖細以托于折檻排閽之直良僞矣然非之而曰曲以全何傷也則以眞曲而勝僞直數不得也彼鷙猛慓悍無故發大難之端而陰有所營也剛也而僞矣然非之而曰吾其寧葸毋激也則以眞怯而勝僞剛數不得也彼訶譎閃變滿目多自喜之色而要非其質也才也而僞矣然非之而曰吾其寧靜毋動也則以眞無能而勝僞才數不得也彼高談性命不牽于俗士之常而衾影則多愧也雅也而僞矣然非之而曰吾安居飽食亦道也則以眞俗而勝僞雅數不得也葢僞者猶挾一虛名以聳動天下而眞者孑然庸陋而已焉則

僞者益以增重而其風寧不孔熾耶及僞風之熾乃曰彼固不可撲滅者也不知此庸之不能勝僞非眞之不能勝僞也然則陶物振俗意者在眞君子乎今之僞者與昔之僞者異昔之僞者儼然粉飾于迹而未必純然絶累于心葢心與迹判耳而其僞甚隱今之僞者于廣衆則矜莊于一二則肆意迹之中又判焉而其僞甚粗誠有君子洞洞屬屬睟然浩然聖賢爲徒捐軀許國縮結于方寸旁達于百行纖疵微累洗滌俱淨即相較聲迹之間亦燁然綿備如錦爛繡錯敗紫無色彼浮僞之徒安得不奪氣乎古之人有幾之者司馬溫公是也然

以眞勝僞則勝之形猶在無論君子常疎小人常密而僞者亦思復勝只天下有以眞勝僞之形而天下亦脊脊多故矣然則眞尚有所不可歟非也其必直而大之君子乎洗心澄慮潛修黙養薰然慈仁贖焉大觀不以邪正起見不以同異分途削去聲迹時用微權使浮僞之徒意消心折咸自醜其不肖而油然入于吾範圍之中間有不悛稍加鋤剪則僞者亦眞僞自無黨僞之黨旣化眞之名亦不立古之人有幾之者狄梁公是也顧梁公處汚濁之世惟穢迹銷聲善藏其用是以得志今之君子處好名之世舉世惟迹之知迹不彰徹訾垢甄

[illegible]恐未及拼空凌霄而六翮先已摧剪矣嗚呼今之世為司馬溫公可以致身于當塗而未足以有所轉移爲狄梁公可以有所轉移而恐先不容于天下亦難矣哉雖然風習之中旣爾間間則上天微意良可窺見一道同風夫豈無人乎哉

道運　　萬曆庚子順天

一問言仁義自孔門始先正稱其賢堯舜之一端然孔子言仁不及義言義不及仁孟子輒並言之黃勉齋解之但許可得聞歟且魯論詳仁七篇詳義其立教又若有專主何歟厥後言仁義者紛紛去孔孟之旨遠矣至周張二程首言主敬朱子集其成從容禮法沉潛仁義而道始著迨詞章日盛本原漸失國朝名儒如河津餘干東粵皆超然獨詣至餘姚得良知其功更約夫主敬禮也良知智也昔有言仁失後義義失後禮禮失後智者其說誠然然自今觀之仁義禮智若迭與綿世何也近世儒者謂造化之運不得不然信歟今學者又一變矣尚玄解者談名理尚經濟者鶩名高律己身則踰閑蕩檢則鮮效諸士援之今日所當繼禮智而維仁義者安在吾甚願與聞焉

斯道之運天主之聖賢順而承之運之未至聖賢不得而彊名也運之旣至聖賢亦不得而彊秘也是故太古

其道行而其名忘譬則于闐之國璞者琢者柯者毀者無非玉也而忘乎爲玉也中古其名立而其道明譬則良工剖之英匠別之是爲瑤琨是爲球琳而後知其爲玉也似玉者不得溷也迨夫季世其名存其道晦道晦矣而名亦遂淆譬則大丹弗耀而燕石鼠腊始目十襲以賈笑名則是也而玉非也嗟夫此亦天爲之耳所貴乎眞儒者善承天而已今夫天有元亨利貞而人得爲仁義禮智其說莫辨于易易之贊乾元曰統天而其解元亨曰元始而亨卽始則必亨而仁則必義可推也卽統天而其統仁義禮智又可推也古今稱盛治者莫如

堯舜自今考之惇睦慎徽無一非仁命九官誅四凶無一非義迺其授受之際不曰仁義而第曰執中已耳至孔子始揭仁義之名中其太極乎仁義其兩儀乎不分兩儀則太極不著不分仁義則一中不傳紫陽氏曰夫子賢于堯舜此其一端是已然孔子言仁不及義言義不及仁未嘗並舉而卒互見一以貫之之道也聖人之言遠如天也孟子兼言仁義則不得不兼爲我廢仁兼愛廢義不直則道不見也賢人之言近如地也孔子性道不可得聞而文章皆性道且罕言且欲無言矣迺孟子道性善驗之情又驗之才驗之故又驗之利卽兼言

猶畧也故論孔孟者以時位不以異同黃勉齋之言蓋獨觀其深矣要之孔子之教以仁爲宗舉仁以統義也孟氏之教以義爲宗集義以體仁也譬之易然魯論主仁其猶伏羲首乾乎體立而用無不該先天之易也孔子先天而天弗違是故可以用可以舍可以舍而復用可以用而復舍無方無體妙乎其時矣孟子主義其猶文王首震乎因用而可以識體後天之易也孟子後天而奉天時是故辨辭而定辭受辨職而定進退去則不可留召則不可見亦步亦趨契乎其聖矣嗟夫孔孟之教昭如日星而何後世之紛紜也其他醇駁背馳不足

置辨迺韓子闢邪宋儒稱爲孟子之後一人而原道一書首以博愛謂仁則見情而不見性矣金陵居常自許嘗曰迺所安必孔子之言而至辨義利則謂利陰也嘗隱伏義陽也嘗宣著是陽爲義而陰爲利若可爲矣明允尊信鄒孟正辯金陵而其自著權書謂爲仁義之窮而作夫使權術而可續仁義也則蘇張亦可比迹湯武豈不謬哉是以其致用也上書及門枉尋之履錯矣放逐憤鬱處約之誼乖矣峻激亢厲一體之懷窒矣新法紛更神化之理昧矣申韓刑名慘礉之習溺矣縱橫自恣功利之錮深矣其遠仁義不旣甚乎此皆性道不明

學術舛駁曠誕病內檢柙踰外蕩自漢岑毗晉玄譚浸淫以至于此迨宋周程張朱出若首以禮爲宗張子本禮立教二程居敬窮理仲晦氏集其成而闡繹之其大者如博採主敬諸學以補小學工夫復著家禮一書以謹名分崇愛敬爲本持之脩身齊家推之崇化導民蓋集義存仁而體驗最眞者也故曰從容禮法沉潛仁義雖謂孔孟宗子可矣而其後不能無敝也繩趨尺步者迂而不知變摘句尋章者拘而不知約守常則裕應卒則疎藻績則工超悟則闕于是我　國朝諸儒起而維之河津主復性餘干主謹獨東粵主天理至文成首揭

良知視諸子更加約焉其言以虛靈爲知以自然發見
爲良以私欲無障爲致以物物得所爲格今考傳習錄
所載葢卽所謂不學不慮而達之爲仁義者此其用功
最要者也闡發朱子所未發卽謂朱益友可矣統而論
之仁義禮智一理也其大原出乎天而其晦明通塞存
乎人出乎天者若相禪焉以主斯道之運存乎人者若
有所乘焉以摳明行之機由仁而義而禮而智若春夏
秋冬本一氣而時迭運也若木火土金水本一原而時
迭旺也若元會運世本一宇宙而時代遷也天與人合
理與數値卽聖賢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近世儒者所謂

天運非耶老子闡于一貫之理迺曰德失而後仁仁失
而後義義失而後禮禮失而後智則昌黎所謂分仁與
義而道其所道者何足語于此迨其後又不能無敝也
葢文成有言同志知良知之說而視致太易多不得力
則自文成時業已師其說而失之者迺今尤甚焉譫良
知曰本來面目加意識則障語致知曰當下便是加工
夫則背宗頓語則釋氏登壇畧漸次則吾儒退舍尚玄
解者希名理輒以仁義爲桎梏否且嗤其爲俗譚經濟
者騖名高又以仁義爲土苴否且姍其爲迂識者爲淸
虛之習復見于今此世道人心之憂也執事有慨于中

而求維之之策思生何能知之然愚闇諸先生長老謂
揆諸天運良知之後信當代興其在今日乎夫信爲言
實也信在五常猶土在五行本無時不貫而烏乎與之
葢捄修者莫如節捄文者莫如僿捄虛者莫如寔是故
執贄者而問以白必曰皜如問以黑必曰黗如至示以
黑白則不處也今學者抵掌而譚將使夷齊孫仁由光
讓義而一旦介乎富貴貧賤之交能烱然智不昏神不
亂否能介然有所不爲不欲否是故實見宜崇也適萬
里者風波不讋盜賊不懾稅駕而後卽休志定故也今
學者始未嘗不仁人義士自命而後卒背馳者名羶則

移路岐則移挫浮議則移望時藉而左右袒則移苦堅
忍而樂解脫則移是至之途一而移之端百也能不半
塗癈乎是故實志宜持也司馬光自言平生行事不可
言者必不敢爲其躬行眞也今談說躬行判若兩塗著
書立言滿腔惻隱而浚脂推穽曾顰顏乎標名樹幟泥
塗軒冕而拂鬚淶指曾汗顏乎使儒名不信天下自斯
人始是故實履宜敦也范文正公未出黌序便任天下
故出將入相其勳業爛也今也忝贊位育謬相誇詡錢
穀甲兵則曰是瑣瑣者卽以不屑而置之文章禮樂則
曰是沾沾者又不急而委之務匿其所不能而傲人以

其所不知國家何賴焉是故實用宜究也雖然又有六
偽焉可以為名也不問其是而漫游大人以成之是為
偽慕可以為黨也不問其是而漫作曹丘以揚之是為
偽誘伸其師說也而別出臆見以参之槩曰愚聞之師
是為偽傳昧于詰難也而姑為唯諾以受之槩曰能信
之篤是為偽習彼不必異此不必同此焉而傴僂彼焉
而肝膽則并其貌而偽之始不必異終不必同倏焉而
勝心倏焉而降心則并其心而偽之六偽去而後四實
可幾也蓋邵堯夫有兩不愧之說曰行不愧影寢不愧
衾是眞循也陽誠有兩不負之說曰上不負天子下不

負所學是眞作用也黃治有五不欺之說曰居家不欺
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是眞問
學也夫惟去偽存實而後可不愧夫惟不愧而後可不
欺不負是適所謂不信也眞儒善治皆由此出而仁義
之道將復大行大明于世雖以繼統孔孟致治唐虞奚
讓焉

士習　萬曆庚子應天

問今天下士稱先王說禮樂羔雉雍容輩出而弘功
業則可謂彬彬矣而或者憂人心日漓風俗日澆
則舉而歸之士習之偽然歟否歟三代以前尚矣
其大人才近古無如漢聊舉西漢與諸七士之夫
少文多智並[illegible]衣劉聽誼擬諸並以匡主术疆之
與醇謹精明之與寬大則俱辨宰相之才簡易之
與整嚴謙恭之與自伐別俱稱將帥之畧斯其人
眞歟偽歟且其大者如經術吏治議論文章玨班
史漢中可考類也亦可翁言其臣歟夫儒者雅不
欲道漢事以為漢士不必盡薛然使各以眞者故
于天下則國家猶得眞才之用乃今士即不必盡
疑而若之何其以偽為也豈遷染既久習氣轉深
訢眞者不能區別而偽者反竊據以為眞歟說者
謂返偽莫如核眞核眞莫如責實斯固論辨官材
者之事矣夫綜覈名實蕆治固然請生試究言之
以覘他日用世之學

今
天子振紀維風教化翔洽薦紳衿佩之士羔鴈在

庭鴻羽在列豈不彬彬稱極盛哉乃或者謂　國家盛
然有形而患在無形無形之患固蘇子所稱治平無事
而實有不測之憂者蓋人心常醇矣倏而之漓風俗尚
厚矣倏而之薄此非有端倪朕兆可推而尋也則士習
之偽為之也乾事穆然深思欲返眞以實而姑借徵於
西漢則請先言漢事而後詳其說夫漢承秦敝其治非
列于唐虞三代也其人非儕于稷契皐夔伊傅周召也
刀筆行伍之羣羊豕芻牧賈郎賈豎之侶非盡出于賢
良方正明經孝廉也其凝稟不必皆備而得其偏或歉
于全其才行不必相兼而得其一或遺其二是故遑敏

異致和諍異用不亟與辟謹異尚精明與寬大異軌簡易與整嚴異操謙恭與自伐異品譬之化工肖物形貌各殊萬象參差不離初質則執事所稱近古之才焉亦有不出於此者葢事期濟國卽多智之陳平不必加于安劉之勃無論少文也忠能匡主卽戇直之汲黯不必異於隱諷之朔無論恢諧也等之乎爲相耳卽石慶之介申屠丙吉之齊魏相俱以功名終可也等之乎爲將耳卽李廣之覘不識充國之擬衛青俱以勳庸顯可也語經術則梁丘望之夏侯玄成彭祖更始之流師守專門義宗訓詁各承其所學而不相悖也語吏治則潁川

策衕十七卷　十智二　五十九

渤海淮陽南陽京兆扶風之理勢來殊方撫拊異路各罄其所能而不相冒也語議論則石渠珠崖之議勸學興禮之議鹽鐵榷酤之議若玉帛交會筐篚盈庭各不相犄而各盡所欲吐也語文章則馬遷相如之文鄒陽枚乘之文劉向楊雄之文若金石交和絲竹迭響各不相襲而各極所欲言也斯何以說也眞士乃鄧林之木隨大小以呈材故削墨引斤左規而右矩彼以平勃諸君子而卽爲平勃諸君子者也則漢之眞也僞士如躍冶之金淆鉛錫而成用故模形鑄象外似而中非被能爲平勃諸君子而不欲爲平勃諸君子者也則俗之僞

也故眞者口無擇言身無擇動行無擇跡而僞者無不選聲按步于賢哲之程眞者不薄功名不逃爵祿不諱富貴而僞者無不依娜枝拒于沈冥之域夫豈其一朝夕之故哉君庭既遐習與世染智故紛構欲爲憍君彼其視世味紛華業已寢臥逍遙其下尨注者巧金注者昬雖以賢智處太平無不欲自露有餘之勢而璚宇嵬瑣亦爭思吽號攘臂于其間于是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取憐借寵擊轂摩肩天下乃始黑白混陳珠魚雜糅狃積習而莫之非也然則利欲同原派流則異較言其僞有五術焉敝車羸馬蔬食布袍離羣索居棄

策十二卷　十智三　六十

常詭故丞相匿情于脫粟司徒隱跡于持籌混恬淡于風塵借夷由爲蹻跖是曰矯習其流一也名理紛絲玄言飛屑影嚮二氏比附六經寄情寥濶之間馳辯波濤之內使卑者沿流而失據高者棄軌而同奔類莊列之汪洋比蘇張之唇舌是曰誕習其流二也獵古以夸今競華以駭俗隻詞片牘和若塤箎莫不餟楊馬之唾餘擬曹劉之蠹簡異說蠭起百家錯陳使師旦無所黜其浮歐陽無所正其體是曰靡習其流三也狡獪僂詞覆過匿端左顧右眄應機設械入則繪忠信而摹正直出則隨世俗而妙圓通遂使齊夫蒙辯口之知王戍漏僞

增之罰是曰巧習其流四也窦榆脂韋視時瞯隙剌漫滅而罔諱情滕固而潛通分形洛蜀之途射影睚眦之郤李膺遠致嘆于歸市劉孝標結慨于高門是曰諂習其流五也故習眞則眞習僞則僞眞者之途一而僞者之途五五者之變又不可勝窮然則何從而返之葢聞之覗鍛錫而察青黃歐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覩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覩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職事而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于愚智故以虛逐僞常如風影不可摶而以實求眞

常如符契不可假則卽執事所謂返僞莫如核眞核眞莫如責實也夫實者漢治也綜覈名實極于宣帝而非以宣帝始也當西京之初其君臣相與破觚爲圜琢雕爲樸士苟非建功程能固已不足當嫚罵之主矣文景以恭儉而恭儉應孝武以功名而功名應彼亦安往而不得實者至孝宣而耳目精神葢用之於天下葢天下乃始嘆漢治之以綜覈得人矣吾非謂漢士之盡醇而其眞不可掩也吾非謂漢治之盡可法而其實不可易也而提衡而評隲者上之所操也倏而愛倏而憎倏而取與舍以示下之賞非實也隨品以樹勳者下之所操也倏而文倏而武倏而謀且斷以乘上之趨非實也事欲其任而不必徇其聲徇其聲則事或因而委也功欲其成而不必拘其望拘其望則功或因而飾也雖有俊偉卓犖而遵途以進則無務以奇拔之以奇拔之恐天下遂緣而爲奇也雖有忠厚老成而積久以需則無務以捷窮之以捷窮之恐天下遂緣而爲捷也夷夔禮樂各有所主吾力持久任之條其驟更驟調而徙滋紛擾者勿爲也恐天下妄有侵越而窺覘也由求勇藝各有所就吾精別器能之當其左枝右枝而謬違才質者勿爲也恐天下妄稱不器而陵躐也罪狀既白無務薄其罰

也而附于才力之不及彼幸于附而無所憚恐其益工於濟惡也善最有徵無務害其賢也而誣以素行之不謹彼懲于誣而無所控恐其遂甘于改素也葢上士喜于實則事業立著於躬而中士束於實固未有不振手足而思奮也下士必不能得實則吏議立持其後而不羈之士可以虛亦可以實固未有不奉繩墨而爭驅也仰無所遁其情而俯無所憑其詐內無所藏其術而旁無所逸其奸卽有譎心桀態變幻閃爍之士無所可用而使平勃主兵黯朔主諫丙魏李趙輩主將相經術吏治議論文章拱揖指揮而莫不願盡力人心自淳風俗

自厚長治之效臻於形之息息則豈非實至而虛不留僞窮而真自見哉如是則雖謂　國家得人之盛而上習之終不敝可也雖然九方歅之相馬也相其神棄公子高之好龍也好其似神在牝牡驪黃之外而似在形容繪畫之間方今　聖主寤寐英賢世固多畫龍而無神馬耳有如翻然捐棄公之好以待九方之求夫　國家所以用之者豈必區區眞僞之辨哉卽漢事請姑置勿談矣

名議

萬曆庚子應天

問天下有覶若甚緩而關於人國最急者莫如清名與清議隆古未有也至後世乃亟稱之故有假息而蓄魏者有掾撫而封秦者行函折廷諍而逆藩寢謀者有高志正議而移鼎輟計者有德幾殆庶而令人鄙吝自消者有見其眉宇而令人名利之心都盡者有居潁川而見黜甚於刑戮者有居洛而不善懼於見知者有持汝南管籥而豪貴不敢以輿服入郡者有掾士大夫品目而變幸以人主之命乞之不能得者標名持議有益人國豈不單單乎乃或謂名不足得士至比之畫餅或不欲子弟有盛名或蔽處士橫議而絕跡梁碭或欲禁小臣議令然則名果不足貴而議果不足重歟今寓內寖以多故然猶安瀾無恙說者以為清名清議之所維持然歟否歟惟是兩者扶植之難而剝蝕之易今欲令清名常貴清議常重國家長有所恃而無恐則何道而可是固爾南都所雅言也試一揚搉之

東哲有言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紓國家之難吾以清名清議當之夫士修之身而名附焉韞玉輝岡藏珠媚淵非有意於名而天下之清名不能違也夫士慮之心而議出焉口判雌黃言分衮鉞非有意於議而天下之清議不能違也名成而傳以清議則議重而名益貴議定而士以清名則名貴而議益重名貴故天下莫不貴也議重故天下莫不重也名之貴能使天下砥名而好修於是有招不來麾不去爵祿所不能勸者以清名被之靡弗竦也議之重能使天下畏議而矜節於是有利不趨害不避刑威所不能懾者以清議束之

靡弗震也是故治平無事足以培教化而厚風俗勵勤多難足以杜奸萌而弭釁端斯亦聖人之金城而治道之鼓吹也夫上古之世未有所謂清名者非無名也素絲在位振鷺在廷三德六德濟濟師師無之非名也無之非名故清名忘也乾初九曰不成乎名時方純乾亦何以名爲矣未有所謂議者非無議者官師相規工瞍咸陳詔箴諫惡嘉言罔伏無之非議也無之非議故清議忘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時方有道亦何以議爲矣惟夫修士不盡庸也而後清名始著惟夫直道不盡伸也而後清議始彰清名者清議彰即不爲大道

無爲之世然天下猶必賴之蓋段干木隱於西河魏文侯禮之而秦人不敢東向魯仲連慷慨不肯帝秦因以却秦而存趙干木與連非有位者也然而有賢於位者矣汲黯面折廷諍而淮南爲之寢謀孔融高志正議而曹瞞爲之輟計黯與融非盡見用者也然而有賢於用者矣陳寔居潁川而見鄙者甚於刑戮司馬光居洛而爲不善者輒懼見知寔與光非在朝者也然而有賢於在朝者矣周舉稱黃叔度謂時日不見則鄙吝復萌房琯稱元德秀謂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叔度與德秀非在勢者也然而有賢於在勢者矣許劭持汝

南管籥以袁紹豪後屏輿服而後敢入郡紀僧眞得幸齊帝從帝乞作士大夫帝曰此由江斆謝瀹眞銜命乞之而不能得劭非貴人斆瀹非人主所親幸也然而有賢於貴幸者矣之數子者名不虛立議不虛生名成而鬱郁若蘭茝議出而凜烈若秋霜風教以之維植紛亂以之解紓無爵而貴無權而競無衆而强如此乎清名清議之有益於人國也故名議兩者常在上而不在下是治安之極也不在上而在下即非治安猶可不至亂亡在下而上不能保全至摧折而後已斯亂亡之徵矣嗟夫天下不能以常治常安則清名固不可一日不貴

清議固不可一日不重矣是以聖人治天下必有所昭揭廣勵使其常貴常重而後可以無患於天下歷代皆然周漢其尤著矣昔周之興清者莫如夷齊遜國之名至高叩馬之議至正也武王因而全其身遂其志因以昭揭廣勵乎天下是以終周之世清名常貴清議常重當其盛也朝有令聞令望之佐出入風議之臣至於陵遲衰微猶能抱其名議空質以折問鼎責包茅周之享國長久則名議延之也兩漢之興高祖以除秦虐項之威而能降心以伸四老人之節世祖當息馬投戈之際而即絀體以遂子陵之高今觀其鴻冥山澤不視軒冕

翼太子數語責侯司徒一書至今猶有生氣清名清議
於是爲盛是以廉頑立懦竟與漢世相終始然西漢一
挫於恭顯而望之更生摧再挫於王氏而王章何武彭
宣等誅於是張禹孔光馬宮之徒以耆儒而傅會國賊
而宗室泉陵侯等頌莽功德者且數十萬計矣東漢一
挫於節甫而君俊顧及錮再挫於曹氏而孔融禰衡楊
修等誅於是華歆王朗郗慮之徒以宿德而股肱魏室
建安以後天下遂不知有漢矣葢兩漢之名議盡而國
祚亦從之矣繇是觀之兩者之扶植也不易而其剝蝕
也亦不難其扶植而起也如景風扇物鬱舒蟄奮不自

知也其剝蝕而盡也如蘊祟銷膏寖微寖滅亦不自覺
也然則千古之殷鑒可覩矣我　太祖高皇帝承胡元
風化淪斁之後思有以亟振之於是旌福壽黜危素聘
浙東四先生者與之朝夕諷議昭揭廣勵　德意甚盛
貴名重議駕周而軼漢矣　列聖纘緒益遵斯路葢至
於今而後知兩者之爲烈也今天下不爲無事矣採山
漉海日新月異則山澤盡告緡稅陌剝膚刻骨則閭閻
盡冠猴翼虎搏噬縱横則紀綱盡煬竈豐蔀章疏沉閣
則政事盡漏巵而出撲滿而入則財用盡賜環無期需
次不補則人才盡昔人謂國有五盡今或過焉顧未盡
者獨有清名清議耳葢嘗徵之今外而銅墨之吏師帥
之長日跆藉於鐺使至逮繫褫斥累累矣然猶昂首伸
眉出身爲百姓爭一旦之命不爲少絀也內而臺瑣諸
署鳴仗輒斥不則積薪困之人知緘默之易容然而伏
蒲批鱗接踵連袂不爲少靡也大而三事九列雖云堂
陛日隔然猶引大義爭當否明知　上意所不鄉不敢
少狥也小而百司庶府雖或厭瑣尾流離甘籠賂滋彰
然猶繩墨自撿稽結自防樊陵崔烈之事不敢少萌諸
念也此無異故清名胥之於前清議夾之於後利祿雖
其所愛而每奪於所甚愛斥逐雖其所惡而每奪於所

甚惡賢者既有所勸勉而不爲不肖者亦有所愧耻而
不敢是以寧受實禍於身而不敢輕塵點於名寧得罪
於世網而不敢得罪於公論元元有所扣心海內有所
繫命則　高皇帝昭揭廣勵之所貽也雖然戰戒於三
鼓忌其竭也今名議之震撼撞擊於世也甚矣毋亦三
鼓之候乎愚謂扶植之路宜上下均任其責廟堂之崇
奬宜恕而士類之檢柙宜嚴也葢名者治世修身之具
丗情逐利如鶩所恃以堤坊之獨名耳乃砥礪之士復
以博名窮之是驅之利也昔齊桓得甯戚左右欲問所
從來公不可曰問之恐其以小醜而妨大美也故崇奬

清名者宜出此矣議者盡天下之心者也士人建議顧其有益國家何如耳乃動加揣摩其所爲而齮齕之不幾頓乎昔田文納公孫戍之言或謂其得寶於外者文因署曰有能止文之過得寶於外者疾入諫故崇奬清議者宜出此矣乃若士之檢柙則不然夫能有清名者必其無意於名者也能秉清議者必其無意於議者也有意於名勢且流於虛名有意於議勢且流於橫議虛名成則名賤而世亦賤之始於賤虛名旣且并清名而賤之矣橫議出則議輕而世亦輕之始於輕橫議旣且并清議而輕之矣瑕釁旣滋釁郄方構數百年所扶植

曾不足供耽耽者之一擊則白馬清流之事可鑒也故魏文戒勿以名取士比之畫餠申屠蟠譏處士橫議逃之梁碭王僧虔不欲子弟有盛名書崔瑗座右銘以爲戒李德裕欲禁小臣議令蘇軾稱其得體噫其亦有所感矣然則欲清名清議之常貴常重其必自貴自重而後可也

大臣

萬曆庚子浙江

問蜀之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則人臣之當任事固矣乃有謂任事難何歟自昔致治之盛無如成周今觀周官所載三公六卿九牧各有所任當其時何以能任歟夫國之事莫大於肺腑之疑城社之患軍國難斷姦萌難銷是數者將以誰任歟卽得其人而任之又將何以歟無暇遠引卽就爾浙論有居政府而華鎭守宿弊平刑和　兩宮者有發本兵而排遷主戰卒退强虜者有撫南贛而平鄭大逆不踰旬叛者得人如三君子非所謂能任者歟不識何以能任若是方今　聖明在御雖無前數者之患然亦不可謂無事矣試言任於今日難歟易歟卽難將遂弗任歟然則任之將安恃歟爾諸士生三君子之鄕目擊時事想有慨於中且出而服官將有任事之責願極言勿諱以券異日

世之有事也則必有大臣焉毅然任之而後可以調燮

化理弘濟艱難俾　國家有所恃以爲重然而任事亦難矣上有所杜嚮而以正格則虞拂衆有所條畫而以理裁則虞專時有所搶攘而以身禦則虞倖功而試禍而況負重招權居名府怨之說又紛然求多於我假令懷危懼之心襲觀望之態自圖其身之便而不顧國之安則亦何賴于若人而國事豈異人任也故大臣者不爲一身計利害而爲天下計安危不爲一時計誹譽而爲　宗社計長久有所豫違而非拂有所剸決而非專有所匡難定紛而非倖功而試禍要之不負重亦不辭重不招權亦不推權不居名府怨亦不避名而遠怨身

尸其成而天下被其福其上願也卽天下受其功而身當其敗亦所不敢恤也嗚呼臣人而咸若是乎何憂天下事哉韓子之言曰治國之臣效功于國以履位見能于官以受職莫懷餘力于心莫負兼官之責于君故能使內無亂而外無患夫惟效功見能而後可以履位受職也非謂人臣之當任事乎皋陶成周時三公論道而燮理寅亮之寄崇六卿率屬而治教禮樂刑政之職修九牧阜民而撫綏永康之功舉蓋其臣身事視君家事視國本不期任而自無所避是以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而稱大猷之世也蓋能任之效也顧任事于愍恬之時

易任事于杌隉之日難知其難而亟圖之事猶可爲畏其難而姑安之敗乃立見且如執事所稱肺腑之疑城社之憑軍國難斷姦萌難銷數者國之大事應之一不當至危也至變也而愚皆以爲無足憂何也夫固有任之者也任之將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千慮百計以圖其安極言深謀周迴往復而務爲之所天下事何不可爲顧事各有所屬責各有所重內者無預于外外者無制于內當局者無撓于旁觀要以畢智盡力杜釁銷萌以求事之必濟爲耳是故肺腑城社其責在相臣何者有所憑依必緣蠱惑蠱之入也必甘不破其甘姦胡由紬

或以藥石而易美疢或以鍼鋒而潰大癰妙在因人用惟呼吸若夫君人者惟未能自忘其私也而又持于正議兩念交戰故疑疑故危吾爲之決其疑而定其危或引端而忽開或單詞而易慮心計默成當機立發若此者皆非外庭所得預故曰責在相臣軍國成敗責在六官之長何者事有兩端理惟一是人私其心民各有口如涇渭之未分則淸濁互踦似準繩之已定卽低昂何施是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行吾得以法抑之疑言疑說疑事疑行吾得以理權之守在　典章慮先　宗社洞視如火不易若山浮言異議久而自失此老成決策所

以定國是而息羣囂故曰責在六官之長姦萌窺伺責在督撫何者戎之正心必躡我瑕乘不頓見變不驟起形之未成其微先著緩之旣虞養亂急之反以促災或建威而折萌或有備而無患或後起而爲藉或先發而制人其本在定民志其用在彊本實其妙在匿形而用智若此者皆見而後圖涉而後知不可以中制不可以告人故曰責在督撫夫以其事有所屬而責有所重也諉之則曠官避之則溺職則有任之已耳任之則相臣納約而主德淸六卿分職而庶務理督撫弭變而疆域固天下可長無事矣若執事所稱吾浙三君子非其人

也耶我　朝當　武廟之季內豎盬梔于求攬根盤枝
蔓矣張文忠片言立收其權奪左右所甚欲而不敢怨
壽寧獄起　上欲從深比文忠爭之彊。上弗平也至
用彊臣令君詠公而公不爲變壽寧竟用是得長繫而
昭聖恩禮如初故不動聲色而功收、黼扆則文忠
之爲也巳巳之變虜挾我以冦挾冦以搆人心如駭雞
國論如沸湯排遷主戰于忠肅以一口爭一國卒之强
虜遠遁邊鄙不聳故力詘羣議以定鄴危則忠肅之爲
也宸濠乘外嚚挾內援白首舉事中貴受金錢爲與主
基置絲連人有虞心王文成提烏合一旅泣血誓師不

踰時殲焉即少須彬寧輩爲從中鉤奇事去矣故悉計
周防以戡禍亂則文成之爲也夫是三君子者淸城社
之蠹而憑依之姦除處肺腑之間而危疑之患釋決成
敗于俄頃而軍國之機宜立定制窺伺于倉卒而姦萌
之竊發坐銷功建名立百世載德儻所謂能任非耶顧
方其時亦與尋常無聞之人等耳又或不護形迹犯天
下之大忌而爲羣功之的何所修爲而能任若是則亦
唯是赤衷白意足以對天地貫金石朗鑒神識可以鏡
幾微排窾會而又誹譽無所關其心利害無所冐其念
故抗顏擔荷而不疑竭力劻勷而不懼卒舉人　所梔

腕嘆息而不得言者而從容數語密奏回天之烈衆之
所錯愕躑躅而莫知爲計者而剖決堅持顯收底定之
功葢其所自盟者眞而形迹盡忘故能流景耀于春秋
垂勳名于竹帛耳以今事勢雖未盡如三君子時然亦
不可謂無事矣一旦浡發恐不可禦豪末丘山正惟此
時不得其人而任之國胡以堪乃愚竊窺今之任者之
難也事關　宮闈恐以激而生心慮及繭絲徒以規而
爲瑱亢厲旣憂憤事調護又復無奇極力祇支目前撫
心以祈天祚恒懷情而不盡敢引繩而批根靑蒲之涕
何揮尚方之劒安請是　密勿之間猶有所齟齬而未

易任也執秩之牘久滯公車無米之炊難詞詰責引領
　禁中之典冊交馳塞上之羽書司冦之三尺難憑水
衡之涓滴無巳內外相仗以逃後責虛實互用無當先
憂稍存執奏之名以謝衆多之口是六官之長亦有所
蓄縮而未易任也市魁祭闒鉞之權歸璫制激揚之柄
惟利是視與民爲讐順之則有盡不厭其狼貪逆之則
無影寧逃于蜮射如山有據百上不一報聞似蔓無端
朝奏夕興詔獄先事憂危旣疑挾上方亂彌縫更謂實
言是督撫又有所掣肘而未易任也夫任天下事無大
此三人者乃任事若斯之難也將遂諉之避之泛泛焉

聽其得失爲安受其燼國事其何賴焉且人臣東淩登
朝委身事主已頁無所逃之義而貞不可貳之心成敗
利鈍非所逆知鞠躬盡瘁所可自信胡爲乎遇事避難
徒委之無可柰何而袖手坐視若秦人之于越人也愚
以爲幾務祕密非可以外預則相臣任之藉補牘爲造
膝以納牖代叩閽事有可以顯出者固明持之機有不
可以驟致者亦徐圖之迨夫察卻既得開導立入此文
忠之所以格君也庶政張弛非可以衆撓則六卿任之
據職守爲開陳以理法定裁決切責偶及勿以畏罪而
奪奉公之心久格不報勿以倦勤而鑠精明之氣總之

忠期致主道務匡時此忠肅之所以決策也禍亂倥傯
非可以中制則督撫任之以彈壓折姦萌持綢繆爲至
計時苟無事姑調劑而與之以相安變出不虞則拮据
而制之使勿蔓要以安民固圉定亂持傾此文成之所
以豎績也權附于事毋憚權而廢事事附乎名毋辭事
以逃名不邀之以爲重亦毋矯之以爲輕吾但不任受
德亦何必不受怨心心可矢之天日則利害總屬儻來
志可質之鬼神則誹譽置之度外然則天下事豈遂不
可爲乃至仰屋浩歎曰計畫無復之徒以股憂遺之
君父艱大委之後人制治保邦之謂何而彼三君子者
將遂不可及耶嗚呼 景皇當國事張皇倚忠肅如手
足一則曰于謙再則曰于謙而文忠之得君在 本朝
幾于無兩一歲中手勑至三百道密矣猶曰朕諭卿必
親書防漏言也濠事未起文成請兵符則予兵符未幾
朝議洶洶本兵抗言曰王伯安在彼何憂蓋三君子之
任事亦由其任之者專耳乃文忠時攻者無虛月文成
功成幾殆而忠肅竟不免其身然則大臣爲國任事非
恃 天子神聖其將能乎

安攘　萬曆庚子浙江

問驕治威嚴談者並重之乃又有謂外寧必有內憂者何也豈外寧不足喜而內憂爲可懼歟且戰勝得地國之大慶也伐鄭勝荊而范文子憂攻翟下兩城而趙襄子恐其故何歟語曰勝非其難持之其難抑所謂持之者何道歟我 國家全覆遠控威稜武易雖有小變不足深害即以近事言之叛卒倡亂孰就殲焉倭奴跳梁竟爾撲滅播酋犯順亦旋蕩除戰必勝攻必取此其外不啻寧矣乃過計之臣輒抱內憂之懼然則其可憂者安在歟昔人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抑所云危機者何歟又有爲土崩瓦解之說者至以秦莽隋唐之事爲證其詳亦可指而言之歟以今 聖天子之威靈 宗廟社稷之福萬萬無可虞之理然居安慮危思患豫防古人所不諱書不云乎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亦稍稍見其形矣願求所以圖之者以觀安攘之畧

天下之患莫大乎有所倖以爲常無所難以爲易有所

倖以爲常則有狃心狃則意得于眉睫而憂危之慮少無所難以爲易則有玩心玩則患忽于肘腋而綢繆之計疏狃于彼則玩于此狃于遠則玩于近卒之釁釀于有恃變起于所忽向之狃以爲常者不可復倖而前之玩以爲易者不勝其難矣有人于此體嬰小恙療之輒愈遂以爲病不能侵也起居飲食恬不知慎乃致由腠理而肌膚而腸胃而骨節湯熨不及鍼砭弗施而和緩倉公遂望之而却走矣何也患每生于所不憂而志驕意蒲未有不受之以悔者也是以郅隆之世不以順治黜威嚴而忠計之臣輒以外寧虞內憂誠懼夫盛爲衰始利爲害門得爲失媒蒲爲損招益其禍福相倚之理安危互乘之幾事有必然無足異者鄢陵之役范文子穆然有深憂焉當時欒書諸人不以爲然迨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歛而後知文子之見蚤也趙襄子攻翟下兩城乃當食而有憂色曰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幸非福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勝敵得地人之所幾幸而不可得者而二子憂之非憂勝也因勝而遂狃焉玩焉以基不測之患斯大可憂已耳故曰勝非其難持之其難益憂所以爲昌而喜所以爲亡有識者所爲拳拳致戒者也我 國家全覆遠控內脩外攘二百

三十餘年天下安于覆盂鞏于磐石矣數歲以來似亦多故如寧夏之叛卒故我卯而翼之者也狡焉語難內憑城而外借黠虜以爲聲說者謂安史藩鎮之逆也未幾征調四集羣策畢舉卒莫支而殲禽之無滋蔓焉島夷匪茹侵我屬國走其王據其土玄菟樂浪之間有震鄰剝牀之警說者謂女眞蒙古之强也無何決策剿蕩築京觀而俘巨酋 天子御朝受之楊酋負 國恩而逆顏行訊之不服撫之不可遂至成師說者謂唐之南詔宋之元昊其梗化也乃今 廟算得策將士協心殲厥渠魁覆其巢穴行將繫妻孥而獻之 闕下矣夫討

叛誅强　聖武也字小恤鄰至仁也執訊獲醜飲至獻捷顯猷也此其　赫聲濯靈震讋旁邑於鑠哉卽薄伐不足擬其武來威不足媲其烈矣乃私憂過計之士竊抱外寧內憂之思毋亦唯是狃倖以爲常玩難以爲易之爲兢兢耶當夫事變猝來羽書狎至中外爲之張皇遍國因而動色蓋天下有是事則有是理人臣據是理以策是事故深計而非迂危言而非過乃至晏然底定坐享成功遂謂事有所不必然言有所不足信人主而至于不信言也可憂也身始之當令其身終之與賢者謀之勿與不肖者議之然後人得畢其能我得程其效

今或一事也始之者一人繼之者一人終之者又一人局歷久而屢更手數易而始定遂謂無人可任亦無人不可任人主而至于不信人也可憂也始以爲勢甚急也而卒緩始以爲變將巨也而卒微究且視巨以爲微以緩而待急自雄其斷自勇其知而盡輕天下之事不足爲吾難人主而至于輕視天下事也可憂也夫是三者之可憂皆所謂狃焉玩焉者也上有狃焉玩焉之心而下實有不可復狃不可復玩者胚胎醞釀于几席門庭之近而邊陲四夷之患不與焉人亦有言不見其形瀕察其影頃者無聊之輩有激而輒譁不逞之徒伺隙而思動業已屢見告矣得無曰潢池赤子非若叛卒之强悍也流離項尾之夫非若倭奴之獝健詭譎也甕牖繩樞之子又非若播酋之累世富强據險以自固也豈其易于彼而虞于此耶嗚呼車之敗也不于峻阪而于康莊舟之覆也不于瞿塘而于安流天下事固有虞而無虞不虞而可虞者陳子昂不云乎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夫以百姓而操危機也然則安可易視之也徐樂之言曰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而李德裕爲之論曰土崩者一傾頹而不可捄秦隋之末是也瓦解者雖叛散而猶可拯漢之吳楚之變唐之安

史之亂是也以今考之當漢唐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雖以七國之兵不能攘尺寸之地安史陷兩朔覆兩京而亦卒就殲滅秦隋之虐已酷而民困不恤下慾不知故陳涉李密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夫陳涉李密何如吳楚之衆安史之强乃因時而起遂危海內故國土崩之困痛于陵夷且民心亦何常之與有饑寒切身慈毋不保怨怒所觸匹夫胝裂夫有所迫之而有所激之也今之民椎骨獻髓囂然不欲有生而無行義之兆存且乘傳而行郡國揚揚其志得也其亦夫有怨心夫以抑鬱悲痛之民激于忿恨不平之氣一旦投袂奮

呼三尋之戈比於鄧林矣語曰獸窮則攫又曰衆怒難
犯吾見其窮已極而怒已深禍變之來寧有日乎且向
之東征西討水運陸輓轉給軍儲削平禍亂者秋毫皆
取之民也外有事藉内以平之内有事何所仰給乎況
乎居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
其視邉夷之變葢又遠近異勢緩急殊形矣夫以易動
之民處難戢之勢而又乘之以狃焉玩焉之心故愚竊
謂憂方大也然今猶幸而無大患難者執事所謂　聖
天子之威靈　宗廟　社稷之福實式憑之亦唯是區
區之紀綱有以綰結而收攝之耳乃今紀綱又漸弛矣

請寬狂言之誅而畢其愚　國家所與共此民者守若
令也守令重則人有所依以爲命亦有所憚而不敢爲
姦故必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奈何以單詞之
入下械繫之令關木泥首纍纍道路此烏可令衆庶見
也中丞直指所以建牙一方與夫激揚是寄者也唯無
所以撓之故法行而人肅乃一失椎使之意則露章一
入齮齕之言輒切責秉憲持斧之謂何而可若是褻也
衛所武弁寠人子耳非有陳言之責寧有裕國之畧乃
姦人借之以爲名此輩嗜之以爲利朝上疏則夕報可
夕上疏則朝報可猶之投水以石而鼓之答桴也不亦

輕　朝廷而啓玩褻之漸耶繁纓散豫古人惜之唯名
與器不可假也今則樹爪牙以自衛指身以市恩而
井無賴並目冠裳廁養賤隸輒擅威福是假狐以威而
附虎以翼也不亦玷名器而羞當世之士耶植嘉穀者
除稂莠扶善類者去殘賊懼其害也今富室之厚貲爲
巨猾之奇貨幸傾之以利其有亦挾之以快其私破巢
攫卵胠篋探囊人人脅息而莫敢言在在攘奪而不可
問此豈盛世所宜有乎煬竈易于蔽明豐蔀可以掩晝
戒其欺也今中人任狡猾以爲腹心狡猾假中人以快
恩讎舞文用罔藉手中傷奏者不知其由寃者莫測其

故前後至于相盭　詔旨爲之屢更此豈　清朝所可
容乎是數者皆紀綱之所以弛也紀綱弛則强者無所
忌弱者無所恃上不能制下而下敢于侮上人心其葢
玩矣人心玩則令有所不行禁有所不止或姑息以爲
容而虛喝以存體國勢其葢褻矣夫民方側目而視重
足而立而上且焚林竭澤而使之無所容民方聚族而
謀窺隙而起而上且解紐去維而使之無所制是去馬
之銜勒而箠筴並加欲其不佚也縱豺狼于郊壙而饑
餓之欲其不噬人也其亦不可倖而幾矣故爲今日計
莫若結天下之心結天下之心亦唯無失天下之心然

其本則在　皇上矣誠惠顧海內嘉與更始勿狃以爲常也而慮其變勿玩以爲易也而懼其難勿輕小民之依而切痌瘝之思勿恃㕑勝之成而嚴朽索之馭于是令之不便于民者悉與蠲除而人之久爲民蠹者一切斥逐是倒懸之解也閭巷無帶牛佩犢之風則萑苻絕烏合鴟張之漸是亂繩之理也蓋憔悴之衆窮之則易以爲亂而撫之亦易于見恩吾誠出之水火之中加之袵席之上未有不舉手加額者草澤之雄有事則乘機以逞　無釁則歛翼而戢吾誠預折其不肖之萌顯示以自新之路未有不摶心揖志者矣如是而又定上下

之分以杜凌替越軼之端核功罪之實以塞矯誣欺蔽之竇則人心固于扃鍵國勢尊于建瓴天下之安若泰山而四維之矣不然狃于癱疥之平而玩腹心之疾狃于藩籬之固而玩堂奥之危是厝火燕幕之說也蓋可忽乎哉蘇軾曰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然則安攘之畧將在斯乎

治要　萬曆庚子江西

問　古帝王之治天下所以包舉六合使內外寧謐如一體者豈獨其法制備哉蓋必有精要存焉乃有爲順治威嚴之說者以爲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皆先王經綸之迹則所爲精蘊者安在又有爲內寧外憂之說者以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下此不若釋敵國以爲外懼而消內憂則其要領安在昔虞廷所稱舞干格苗矣論已若是方之伐克以三年太原之師興於六月而中國安若覆盂均號中興此必有默運於廟堂之上者不徒在區區命將出師間也漢孝文恭儉稱內治矣而權戍未申於海外孝武好大似外讋矣而虛耗乃殆于域中唐宋之治亂皆與夷狄相終始其所得失頗然可覩而可得而聞歟我　太祖高皇帝驅胡元而造區夏奠大寧雖而竟太平　成祖文皇帝六飛親駕三犁虜庭　神武超越千古矣乃所以締結萬世無疆之基緒者今見於　聖政記與　訓錄諸書莫不惓惓以檢點身心保護元元爲主蓋煌煌然與古帝王爭烈哉　列聖承之　重熙累洽

雖二正之季不無蠢動頡越而人心素結抑亦綢繆之善也我　皇上以神明之資建安攘之治二十八禩於茲矣邇者朔方之叛旅蕩樂浪之妖氛鯨鯢築于京觀訊馘獻于廟闕使大勇堅款關之約沿海泰保塞之勳豈不近符　宗祖遠跨漢唐乎郎播酋小醜逆我顏行天兵甫臨旋就俘馘中外稱又安矣而又有杞憂者以爲不在敵國而在民心不在藩籬而在堂奥豈咸行于叢菊而反屈于萌蘖耶茲欲建威銷萌使遐邇帖然絕無瑕釁固不敢張云任法而何以能使法之必行亦不敢一意諆外而何以使內之無動諸士伏在畎畝必有窺帝王精蘊于法制威震之外者願詳言之以爲　當宁保泰助

聖人所與天下共見者治之迹也所不與天下共見者治之精也襲其迹則紹清和于帝猷聯顯赫于王表而治盛會其精則釀綱流于醇懞鑠業基于愓衷而治益

盛蓋權榷于丹扆而後敷化于寰區秉秘于淵微而後
恢烈于疆場古治所以極隆而後世莫及者端不外一
心矣執事首問帝王精意所在而以天保采薇爲經綸
之迹外攘內寧爲要領之幾固已窺默運于先王而偵
崇謨于　列祖乎生伏在草莽何庸置喙第塵露之微
補益山海螢爝末光增輝日月則所謂精且要者亦有
得于管窺焉請爲執事陳之夫自古後盛治者莫過唐
虞而其曆數與咨揖讓禪命者不過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
已蓋惟其精也故宅于中惟其一也故易以執執一中

而百情不得淆其明則何情不合于人心何心不同于
我性執一中而百境不能亂其御則何境不符于我志
何志不孚于與情永終之戒旣嚴則所爲檢點身心者
益至困窮之慮克軫則所爲保護元元者必周故兢兢
業業而萬幾就理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彼其文德誕
敷而有苗于格良有以也然則堯舜之治其堯舜之心
爲之乎降是鬼方之克旣濟而垂美于九三太原之師
薄伐而揚休于小雅蓋楢小人以勿用則三年匪病于
內寧憲萬邦以出征則六月何釋于外懼不然楛矢僾
貢于休明而射月啓驕夫幼主矣白雉重譯于海晏而

白狼醻寡夫要荒矣何也劒閣雖嶮憑之者蹶非所以
深根固蔕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
則豈非外寧內憂之明訓而耀德戢兵之顯戒哉三代
而下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固故治內莫純于漢
文治外莫隆于漢武文帝躬脩玄嘿幸意遠思務重本
而租稅悉除敦寬厚而刑獄幾措似乎斤斤約之內矣
然求諫致思于旌木勤勞馳念乎封圻則固憂勤于內
治而坐致夫外寧者乎孝武始涉龍城而長平懸鵠旣
封狼居而冠軍聯蟬卭杖傳節于大夏之邑蒟醬流味
于番禺之鄉似徒沾沾然後之外矣乃拔將相于降奴

簡負扆而啓祚雖顯汲于外寧而亦不失夫內治者乎
若夫唐初制七德以象武作九功以昭文而房杜獲覲
明良魏徵得關忠讜當時中國旣安四夷自服稱盛際
已及夫天寶癰疽結于心腹而不悟豺狼遁于藩籬而
不知以其治者忽其憂以其寧者致其患其亦未講于
內外之要領者歟宋當太平興國之日俘馘日至而民
不知兵水旱迭臻而民不思亂服澣濯而毀奇巧却女
樂而杜畋遊至欲自焚以答天譴蠲稅以紓民力益明
于內憂而推之外患者也逈其末造夏人犯邉而役會
輒肆契丹渝約而歲幣増武備弛而不脩神氣弱而

不振所謂幾于治內而賖于治外者耶夫三代以上其
純粹若此三代以下其駁若彼葢以其治之迹同而
所以迹者異也故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
外楊龜山氏謂其爲經綸之迹當必有精蘊存焉葢探
本之論哉不特此也于今升嘗謂始于憂勤終于逸樂
殆得致治之精者矣范文子謂惟聖人能內外無患下
此外寧必有內憂亦見保治之要者矣我 太祖高皇
帝三尺手提舉乾坤而再廓 成祖文皇帝六飛親駕
望斗柄而長驅內治外威葢千載一時也乃恭覩 聖
政記及 寶訓所載則所爲檢點身心保護元元以綿

結萬世之基緒者實惓惓焉 太祖嘗謂侍臣曰堯舜
聖人處無爲之世尚且憂之矧德匪唐虞治匪雍熙天
下之民方脫瘡殘其能無憂乎 成祖嘗謂侍臣曰人
心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則欲必勝理朕退朝默坐
未嘗不管束此心又思人君但于宮室車馬服食玩好
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大哉 王言一哉 王心
誠與精一危微之訓四海困窮之警相發明者哉 列
聖承之守而勿失是以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
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治至今盛焉二正之後
紘綱弛而復振閭澤壅而復流良由以心紹心故與治
同治也我 皇上臨莅之初 勤日御而掃浮翳 朗
金鏡而辟竈煬 徒步效虔桑林之禱伊武散財拯溺
江淮之賑無殊葢二十八載以來天下內寧而外無患
矣卽孛氏鼠舞于朔方而巨魁就殲若舉崑崙而壓累
卵島夷鯨徙于樂浪而 王師一振譬決滄海以濯殘
螢蠢爾播會嬰險自固逆我顏行亦猶鷰巢衞幕魚泳
宋池耳今曾不逾時旋就殄滅海內庶幾稱泰寧矣乃
執事蒿目而談又謂天下之患不在敵國而在民心不
在藩籬而在閫奥夫亦憂盛之過計乎雖然積物雖微
必動于物形影未著貴燭其幾則外寧實啓夫內憂而

內憂實切于外患也茲欲消內憂而制外患愚以爲其
要有六事而其精在一心辛壬以來斧鑿窮山谷之材
金銀絕大地之脈白骨森亂麻于統萬青燐熒野燒于
榆關要津分據于貂寺雖手龜足繭而室有懸磬之憂
脂膏罄竭于繭絲卽薪盡火傳而民無息肩之日此何
異促鱗之遊汀濘短羽之棲翳薈哉重以鳳不暇棲龍
不暇伏將隴上之耕欲輟而澤中之萑且聚矣則人心
不可以不收規璫徒取于充耳補牘難冀乎披襟而貲
郎夤緣于狗監則儼然猴冠鼠吏糅雜于虎圈則遂成
狐社甚且永巷青衣宵小也而令搢紳章甫之士仰承

其教令朱輪銀艾重臣也而令市井猥斜之夫汙衊其
簠簋是情懸奔于貨欲之途而榮辱闒于下賤之口則
紀綱不可以不正黃河瀉帶于三川泰華刻礪于岐嶺
肺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栢梁甫災而建章
之畫藻隨爐紫薇纏彗而太白之犯法屢形乃指　南
郊而　玉輦之轍久塵賂　太廟而金穰之籍交莠則
脩省不可以不勤偵太辰之無恙猶思愬伏于青蒲
固效盡而非間離靚　金甌之無虞不忘叩閽于　紫
宗實過計而非要挾乃放逐浮沉死灰不飛葭管羈縻
絡繹破鏡虛擬刀環雖投鼠不忌之難容亦拔茅思奮
策衡一十七卷　洪要六　八十九
之可憫也豈必改鳴鞘于桑椹而立斥儀于仗馬哉則
采納不可以不弘長樂曉鐘蒼蠅與雞人俱寂　文
華橫籍綵字暨鳳管同藏金寒雖釋而象儀徒切于三
台玉鉉獨持而任重亘勞乎五嶽腹心無寄繾綣之辭
日脩肱股莫支猜疑之意日積勲萷髴于往籍絕賜食
于內廚來者借喻積薪往者徒蒙覆餗則大臣不可以
不優時艱責于噉名何異羊家之鶴先見疑于膚測實
失東家之丘故頻年以來海內多故而殷浩馬謖之徒
屢委蛇閫外承乏之行間始徇其名而因信其實既畧其
實而終昧其名人心畧覆轍而不知倖難以屢徼士習

尚矯誣而不知公難以私掩則名實不可以不核茲六
事者蠹蝕于　君心斯可以縮結乎民志經綸于淵嘿
斯可以貫澈乎遐陬盎美意與良法竝運而后內治與
外威兼舉也今　元良已茂　大禮將行而　皇上又
精一心以舉六事早奮　英果之斷於以決大計而勿
爲小故之所搖弘昭　睿哲之明於以任君子而勿爲
僻昵之所惑　上天宗子之責至重必思裁培傾覆之
命爲難諶下民父母之望至殷必思向背巖險之情爲
可畏以美色珍奇之玩而保痞痍以昭陽細故之勤而
和庶政　賜環廣舉廢之典折檻旌進言之忠使姬姜
策衡十七卷　洪要　九十
遄脫珥之規而周召篤同舟之義則人心固而綱紀張
大臣弘正色之謨小臣作敢言之氣　天心鑒答于上
人才品藻于下而后選將必登壇之材練兵皆趫關之
器庶乎戶牖綢繆而無闒關虢澤之夫　廟堂勝而有
玉燭金甌之勢唐虞三代所以脩文德而迪武功　二
祖　列宗所以安華夷而治內外者特舉而措之矣而
漢唐云乎哉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苟釋心而務政
舍其內而外是圖卽鳴劍馳乎伊吾封泥聆乎姑衍然
石田得而無堪雞肋食而何補亦安所稱帝王之精蘊
運於法制威靈之外者矣愚生之見如此不識可爲

猝然當之有道術焉而要之調劑人情不外乎順揣而逆折之何也有一人之情有十百人之情有千萬人之情有一方一域人之情有合天下人所通共之情大都錮之一腔則痛癢僅周乎膚革比之親昵則惠愛不越於閨門局之州里疆域則共覆含生之類必有滲漉之所不該此固案廣狹大小之數而可得也有一時之情有歲月之情有數十百載之情有合千萬載所逼共之情大都快目前之便者必乏周歲之防計歲月之功者必遺奕世之利而無久遠曠視之懷者德澤必叓代而漸盡此又案久暫延促之數而可得也為漁也而求數

罟為獺也而喜蒐獮函矢各術而仁殘別念農賈異執而愛憎殊心此夫情以習移也寵並則妒力均則敵餌之甚欲靡不澳恣依阿而度不可繼又不免為飽鷹之颺僤之甚異靡不帖伏震竦而度不可免又不難為困獸之鬭此夫情以勢變也人情萬變運不過一覞血氣心知之同固可易處而度也故曰可順而揣也伸一夫之欲而傷數人之心便黨與之私而破通國之誼瘠秦肥越取魯益齊壑鄰國以利封疆是以廣狹大小之數揆之人情而不勝而不敢出也旦夕以為快月計之有噬臍之憂歲月以為功世計之有掉尾之患奕葉雲仍

兢兢確守亦足以綏靖邦家而質之大道為公執極不變之矩稍有未協是以久暫延促之數揆之人情而不勝而不敢遂也專寡狹之見則嘉言伏而民多不吐之情恣羣不逞之腷臆則椎剽行而民有莫必之命上固其鞬孰抉其關上傅之翼孰摧之羽以致噤不發聲而慘受其搤此固可形影察而亟杜其釁也我厚殖以自封而人亦有饘粥之憂我廣搜以盈厭而人亦有俯仰之累我有威命靈爽可憑以自恣而匹夫匹婦亦各有心勁弩滿張弦斷矢撥不足以制奔獸之竄而彼或求試其角距此又人情之不虞可本末利害揆而亟為之

動念也人情疑不已則爭隔隔不已則怨怒怒不已則驤奮及其未奮而求弭之如沃水於蘊火之薪而徙突於未然之棟為力甚易為功甚多故曰可逆而折也世之御人者惟不知順揣之說而逆施之故抑鬱懟憾之氣每醞釀芽蘖於覞聞不及之中又不知逆折之說而順養之故棼亂傾危之變常猝發驟起於轉眄呼吸之際而人情之禍始不可勝言矣夫人情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而逆順之間又轉徙向背之樞紐也乃人情亦何難明何難調哉一人人也千萬人亦人也一時之人人也千萬世之人亦人也故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也

千萬世之人情一時之人情也人有情而人測之亦何難明何難調哉大抵與以所欲則翕然喜投以所惡則咈然怒聽其生息保聚而不爲之擾則呴焉相忘攬聒其所爲生則愁煩而怨歎不堪之事不可忍之情一投之再投之猶束於法而低靡聽命投之無已則決裂畔去而無復顧忌樸者智無可施而聽黠者之指授弱者不克振而從强者攘臂之呼彼號爲齊民衆庶也者其情不然乎懷奇欲試而不能盡展於疑貳之朝抱款甚殷而不能自結於多欲之主寧讜論諤諤披露膽肝而必不要容容之後福寧風裁凛凛標樹節槩而必不爲汝

策衛（十七卷）

汝以自全用則行舍則藏志意無所施而高爵厚祿不足爲羈縻之具進以禮退以義顏色一不當而長林豐草自足動遐往之思彼所稱俊傑英賢也者其情不然乎淡於嗜利若蠅之集羶而招搖引致實繁有徒狡於藏身若兔之營窟而出沒神姦漫無可詰計足塡谿壑不難决禮義之大閑事足競刀錐何暇惜國家之大計憑城社以肆爪牙陵搢紳以張氣焰彼所稱奸宄猾黠也者其情不然乎蓄睥睨之姦而潛機以觀變挾鼓煽之術而樂亂以生心下方困誅求彼則爲紓難以陰動其變機上方倒施行彼則乘遘會而徐拾其墮橋彼欲

市恩以斂衆惟恐我怨之不深而怨之彰也又竊藉以爲號彼欲干紀以逞志惟恐我法之不苛而法之佚也又歷指以爲名凡崛起草昧而窺大物者往往操斯術以運而昧者墮其筭中彼所稱戎首亂魁也者其情不然乎是四人者之情各藏其眞抱其質而錯處於天下爲上者一失其調而人情之變有不可勝言者譬之薑桂鹽醯味不一而調燮以成和羹則司庖氏之職也莞籥金石音不一而調協以成九奏則司樂氏之任也天下之爲齊民者十九爲賢俊爲姦利者十三而爲戎首亂魁者不常有亦不遽無善調者使賢俊用而姦利黠

策衛（十二卷）

則齊民安而戎難消矣不善調者使姦利用而賢俊黜則齊民不安而戎難作矣試遡三代以還迄漢唐宋之盛際其民主察相曷嘗不日夜鰓鰓以求當乎人情而其末造廼昧茂以至於盡雖其致釁或嬖寵或外戚或賊臣方鎭或宦豎夷狄或徒步突起嘯聚之流而要之人情之所釀致均非一日之故也彼惟不察夫爲賢俊爲姦利者之情故讜直擯而綢繆之計疎僉壬崇而負乘之寇至彼惟不察夫爲齊民者之情故奪其樂生之念而使之冒死以捍禁啓其無聊之計而使之決命以衡行彼惟不察夫爲戎難者之情故厚與之勢而假其

便又陰弛其防而示之瑕其所爲開釁於嬖寵外戚賊
臣方鎭宦豎夷狄或徒步突起嘯聚之流而亂亡隨屬
者皆是物也而奈之何其弗揣而弗調也方今　聖明
在御　神氣大張顧能使地不愛寶而或不能使人不
愛情則愚也伏草茅而妄意當世之故竊有四言以
獻夫民寔惜財而傾貲苟以逃死民寔思亂而首禍難
於倡呼故罾魚篝火之計未行閭閻誰不可頭會而箕
斂斬木揭竿之難既作黔首恐難以勢迫而刑驅易動
難安等於喦險此齊民之情當亟察而速撫之者也士
本重祿而敦名節則不難釋位以恤民士本愛身而性

忠義則不憚捐軀以報國乃褫華太輕而下士爲戀祿
之謀摧殘太甚而中材懷保身之念化忠爲佞譬之影
從此賢俊之情當曲體而保全之者也我有偏好彼揣
摩而不費於施餌我有偏惡彼激發而不忌於投器彼
竊我威福以明得意而實不與我共憂患也脫有風塵
之儆而計無復之彼不鳥飛魚逝必且虎噬鴟張故他
日之盜弄潢池者卽今日之摸金發丘者也此姦利之
情所不當甘徇而過聽也元氣既虛疾病始乘而發垣
墉既固盜賊何自而來彼雖懷反側以俟瑕釁而實未
敢無故發難端也過爲然犀之照而姦無所容彼不鹿
駭思奔必且獸窮圖攫故今日之望門投止者乃他日
之竄關號澤者也此戎難之情所亟當窮搜而刻急也
四者所爲揣而調之之善物也而其本在民是故曰民
可近不可下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曰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是所謂獨觀萬化之原而明於安危之機也記曰
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
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愚謂必仁義既洽而後
禮樂可興是聖王之所爲學也丕平富不務咎仁之實
也理財正辭禁民爲非義之實也是揣而調之之大端
也儻徒見夫疆宇如故邦畿宴然六師張皇羣心震懾

飛片檄誅負固之虜如折葦若馳萬里逮衛命之臣俄
就階闥以爲赫聲濯靈可高枕以忘意外之虞而恣行
人情之所不便不知觀變識微之士固已竊歎於室而
思效杞人漆女之款款者矣生也愚竊有概於中又何
暇外明指而求發覆露奇爲也

隱俠

萬曆庚子江西

問太史公傳游俠范蔚宗傳逸民而論者目為士林所稱說矣人俠以武犯禁儒者不道而入自謂先王所不能免者隱以道自高此可以風[illegible]俗矣而又有謂其假隱自名以竊祿仕者然[illegible]歟俠矣自朱家而下隱自野王二老而下見于史傳者不可勝數可得而□其詳歟抑亦有實稱其名者歟名不列于所傳□身有其實者豈之無其人名者豈無俠而能隱隱者能俠兩者兼有之而逸其其名者歟夫俠不隱隱終不聞道者也幹且村閭而竊勢有隱心而無俠者終無益于世者也并且世所世而借資故鄉前原涉樊英殷浩之徒終為世所譏笑君子弗取焉若乃愧報以報強國之師而成存談矣以破當泰之謀而趙解當推傳泯而卒成借箸之功夫自索武而竟泰迴蔡之結此其人豈不為貞俠而又未嘗不能隱也鑿關馬而楚討項之謀朝有垂釣而成興漢之業抱膝南陽而決蜀漢之三分諸這亦而獻大千十二策此其人豈不為貞隱者又何嘗非俠也耶一一而數之歟今用人者類皆慕異材而訪巖穴其事則孰緩而孰急歟必欲收隱者之用而無受隱者之弊其綱羅銜鑑之方要必有所先也諸士其詳著于篇

蓋聞觀動靜而斷剛柔廻變化而貞進退是以龍羣徵吉于藏首鴻羽期漸于可儀士固有有志有用者有有志無用者有以有用用者有以無用用者有冒無用藏有用有因有用藏無用者有不用則為世蠹用則為世資者有用則以實顯不用則以名高者在衛世者隨其才而用之矣執事以隱俠問儻亦有狂狷之思乎夫俠即古者之狂嘐嘐期于自見故其用可象如雷霆風雨磅礴則山河可移瀰漫則桑滄立改當之者𩲡褫魂銷賴之者興髏起肉而闕百行于脫穎之會操五倫于頹波之交者也隱即古者之狷踽踽期于自信故其用無形如寒暑溫肅代謝則慘舒異境迭運則明晦殊途遇之者神翔意鶩仰之者色怍心懟而朔明珠于枯蚌之海抱咸池于龍門之淵者也自杏壇凋喪于龜蒙洙泗絕流于崤谷狂狷弧落而無所容樗散而莫之用于是狂者必于自樹寧稍異于古人毋不掩于遺行援天日以結心指山河以陳志恣其行益恣其狂而別之曰俠狷者必于自完甘見譏于鄉愿毋自合于同流倩堅石以嗽滓假清流以滌汙掩其行并掩其狷而別之曰隱

故犬吠雞鳴脫孟甞之虎口貴漿席間解信陵之狐疑于是見知則鷹隼在臂夼爪翮而得利雲霄委擯則牛馬思家甘羈縻而悲鳴芻豢而俠始嚣于人耕食掘飲誚尚父之驥足荷擔拾實誚端賜之蔬餐于是拔跡則丘蚓愉廉因上下而貣生泉壤藏名則腐草同腐依時序而託燐燐螢而隱始輕于世是以子長羨俠徒誇私義之足稱緩急之可賴追孟堅勿是至謂背公死黨之習成守職奉上之義廢即子瞻謂六國兼收而連雞累棊孤秦屏逐而祖龍不傳顧乃狀猛鷙于鳥獸懲毒螫于昆蟲是枝指緣畏痛以並存贅瘤負害生[illegible]護而

俠且逾甲夬尉宗艷隱直信其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
重則輕王公迄劉晝勿是至謂安治代紊之不能蹈刃
建功之非任郎玄成謂其以無用爲有用無爲而無不
爲顧乃多其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栢是東
帛戔戔祗絇釆于山澤蒲輪軋軋徒滕鬐于松蘿而隱
且逾鄙矣故遊俠自朱家而原涉非慙恩一劒則修怨
雙九雖敵國祚喜于條侯驚座齊名于淑德然不過陰
賊發睚眦椎埋供嬉笑而已隱士自野王而襄陽非畏
我友朋則謂行多露雖嚶鳥與言于高子弄鳳遂志于
吳蒼然不過烟霞成痼疾泉石結膏肓而已要非核名

而爽實抑亦循跡而失神者乎外此或爲強侯畫策而
亢禮于萬乘或爲弱國復讐而潛跡于五湖陳危相國
而讓封置衛之日捐印萬戶而蒙困梁魏之間此其人
俠固不齒于君卿隱亦不列于仲彥而覘蜂準以思去
假鴟夷以浪游資色爪而晦跡托毫素以逃榮抑執事
所謂身有其實俠而能隱隱而能俠者歟然執事方陋
郭解原涉之無良樊英殷浩之滋僞欲追乘葦于滎陽
蹤王貌于東海後椎車而誇借箸嘉白衣而羡黃冠匪
縞素之遮說疑迂羊裘之加足詆慢乃貶龍鳳而永企
三分睞魚鳥而有懷十二者也豈徒快志于斟刻片言

而七尺與九族俱湛耽情於長林豐草而百年共一瞬
同逝者之足道哉愚以爲兩用貴于兼收而兩弊貴于
兼蠲若其結駟連衡引裾交臂翻覆與其雨雲炎涼變
其寒暑爭背蟻聚習翟蜩與交剌雌黃傳口雄白附辭
日尋戈矛時張撻伐君子戚額避薰灼小人低眉從波
流則俠盡于結交力具扛鼎勢挾滔天爰谷吹灰寒泉
流澤足左右而勢變手上下於擒因窺伺銅山之穢腥
妄希金穴之膏旨文害三尺禁格五刑南山之竹不足
辭斜谷之木難爲械則俠盡于千紀毀程不識不直一
錢輕蔡子尼安期千里紈絝畏其虺毒乳臭效其鴟張

轍亂旗靡貴魏使之雅謔封豕盧令多吳俗之善辭極
慘刻則六月飛霜窮纖微則甲夜生旭入袴避其抵讕
鑿實甘其慢侮貸蔡澤之感怒效灌夫之湍觴則俠盡
于罵坐操觚之士染翰之倫無不握靈蛇挾和璧舉按
則入地升天抑揚則驅風飛電因文使氣觸意生辭雖
周召破斧甘棠衛霍寘其顏姑衍爍陳貝錦巧合箕黃銀
管鬱彗乍纏敝帚邀金勃發勢若沃焦情同轉席斯則
蜂蠆借其鉤鋸狐鼠資其城社目以耳移信因疑奪至
或虺蜴譽之蛟龍梟獍比之麟鳳鮫人夜涕以贈珠隋
侯伺露以探寶則俠以盡于舞文至夫隱者絕倫以自高

冒潔以藏拙激淸而巧于獵名垢俗而陰于市利孤遺
而期于傲人雖甘心畝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實非躧
脫圜堠之內鴻冥寶匱之外者蓋見巢父許由之亡其
君而不惟隱形藏光之全其用也蓋知商容漢陰之杜
其機而不戒菌亡桿械之滑其神也蓋羨漁父之濯纓
于滄浪而不懲餌□釣榮之羞也蓋慕四皓之羽翮于
爲壽而不鑒鶴怨猿驚之恥也若爾則稷契衣藻粉不
如陳仲之食廉纖而樊龍伶倫之爲禮樂不如食毋御
風之塞其兌乎夫望歲而耕石田水國之中則苔莓靡
蕪之實盈筐矣期雨而禱萬龍畫烟之下則山嵐礎潤

之徵逾窮矣而自以爲兼藝厠之奮仲通潛躍之休咎
哉夫俠者之蠹與隱者之病若此此愚所謂兩弊貴于
兼聚而後兩用可以兼收也方今上無虛授下無虛受
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然而玄纁未及于衡門
天廐未收夫泛駕豈謂訪巖穴者猶玉屑不可琢爲珪
璋刲絲不可織爲綺縠蒐逸才者猶荊玉含纖瑕而必
棄驪珠有微纇而不收哉不知龍之潛也則與魚鼈爲
鄰驥之伏也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必與傭流雜處
玆欲爲網羅銜鑑之方必先寬其途容以量而已蓋闟
雎興于鳥而爲風之首鹿鳴興于獸而爲雅之端夫以

鳥獸之微苟有一善詩人且歌詠以爲美談况人之有
善而可棄乎故量不可以不弘繡戶洞房則簑不如裘
之美被雪沐雨則裘不如簑之適物各不同用亦有時
也而况人乎故途不可以不廣且也世罕中行氏無全
德今天下之士非懷玉衣褐而沾沾自喜即炫奇耀頴
而營營求用者矣如必退俠者進隱者是使夷門先生
掩奇于抱關而樊將軍廢績于屠販也如必退隱者進
俠者是使太公蠹材于渭水而傅說腐智于幽巖也如
必俠者果婞節砥行而後用隱者果樂道忘世而後擧
是使陳平終不以輔漢見奇而安石終不以破秦顯烈

也故或連城之璧甘瘞荊山夜光之珠快潛鬱浦吾何
以使玉無翼而前飛珠無脛而踵至或鳴籟受響若有
志于要風涓流長邁寧昏心于歸海吾何以使萬竅不
叩而咸應百川爲宰而用卑彼期于樹立吾毋務前燭
其跡而後披其影朝縱之逸而夕翦之飛彼期于高尚
吾毋務墉射其隼而淵察其魚陽擾之麋而陰題之鳳
蓋隱者好名吾即以名鼓之而責其實責其實而不得
而后以浮名棄之則天下不得以名餌我而我得收名
之用俠者負氣吾即以氣鼓之而核其功核其功而不
得而后以虛氣擯之則天下不得以氣撼我而我得收

氣之用況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焉知無弦高諸人者出而應上求乎要之揚隱以賁俠士之雄風引俠以佐隱士之諒節期于成國家之務而已矣然則何必緩俠而急隱又何必緩隱而急俠哉雖然濟世者論用學道者定方曩所云爲用人者道耳使兩人者誠能隱俠之習調性情之和用隱俠之眞通大道之軌則巢許可以衣冠夔龍可以丘壑習鼎匡王之業樹而俠劒擊筑之氣消彈琴樂聖之風暢而鑿坏蹈海之軌詘虛已遊世與道委蛇時而龍隱蹄而鴻翔適于動靜變化之途而中乎剛柔進退之節儻吾師所謂求志達道用行舍藏而

退思中行慨然有意于狂狷者其在兹乎其在兹乎執事勿謂鄙生侈譚大道而闊情事也

體勢

萬曆庚子湖廣

問立國有體勢有末流體勢立而末流從之甚推移之故可得而原歟漢宣言漢家自有制度而蘇洵亦云所尚一定萬千年不變豈固不宜變歟抑欲變無術極其數而止歟而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抑又何也豈變通乃所云久歟三代迭矣語焉不詳漢唐宋已事猶可見也體勢安在末流安底其所以救之得失安在可覆說歟以衡于今有當乎否　國家鑒前立隆體國勢盈度越千古宜永永無斁乃今數中外形氣察之　國民情力澗而無節操而不卸豈然將乎愓而芝然莫猶主亦若其末流焉于三代季世何如哉審時觀變狀溢扶衰妙不窮之通弭蔵直罔缺爲萬殞計道將安出夫通　國體蔵時務學問所宜盡心也盍悉指與深言之

建國有不易之體勢聖人所以逆持天下而操其本統者也體勢有不容已之變通聖人所以因用天下而救

其末流者也徒然不足齊物而攝之以體小數無以華俗而驅之以勢制天下數百年之耳目手足而惟吾操縱聖人之權也體立而守守固而繼之以權勢成而行行厥而乘之以乏窮天下之耳目手足奔命于吾所操縱之中而亦漸以敝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無所以劑量消息于其間而聽其末流之自至而竟究其數而止耳是故順而柔之以利綦于利而靡振而鼓之以名趨于名而激有所張于形以爲固形不周而張之反以損其實有所資于察以爲防察之所不及而防之反以生其心展轉資移而恒出于其所不料雖聖人果如何哉

蓋非制體勢者之罪而變通者之責也漢宣言制度是矣而曰霸王道雜夫刑德非霸[illegible]也雜亦非制雜而不華其亦以雜報也漢當本始元康間舍曰勵精改紀而又將加之墨守乎蘇洵之言定所尚是也而曰不變非也惟道萬世無敝所尚者以救偏也救偏者亦偏偏必有極會其極時安得不變夫洵知用乎中棄之當威而不知用威之亦不可常也此皆狃于體勢而暗于末流覩于末流而未始深原其故者也易不云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夫惟變通之可以久也造化亦不能違而況國乎國之有體如天有四時國之有勢如陰陽

有寒暑四時遞而歲成寒暑錯而致用而不然者則陰固至乎閉而陽固至乎焦吾安知其所終哉蓋自三代盛王禹湯文武之隆創制立法已不能不待其後之變通而平王之東遷處弱勢而不變銷歇委頓則已究其數而止而況漢唐宋之末流乎興華盛衰之故可覆按也漢高懲秦暴桀以爲民方騖然咸有遠心夫亦惟是專利而不獲懟而無上匪趨勿附用不愛高爵厚祿以柔之而世遂逐于利始猶衛霍之屬自奮于功名既乃爲張湯公孫弘之徒旋工于窺瞷窺瞷有術綦爲術而附會附會有黨深爲黨而比周究也孔光谷永之流蕭

爲奔走一王氏以寵禄自持而猥忘其介而西京之業遂壞于靡光武鑒是以爲士方厭然無特操夫亦惟是孅趨而不止隤而無下非名胡底用不惜貶躬奇服以振之而士遂趨于名始猶嚴光周黨以恬退爲名高旣乃顧厨俊及以名標生標榜標榜之勢成爲搏擊搏擊之窮流爲險躁究也何進袁紹輩倜焉召一董卓自謂間執其讒慝而不圖其不可收而東京之業竟敗于激太宗英智習兵始借資于突厥而虜突厥之賴其利也賈其餘勇屢蹴陰山擒頡利而犁王庭窮玄菟以彊戎索降王侍子並受事麾下而傜然猶有域外之規其法

簡于治官煩于治軍其子孫代狃其勝奬卒邊功而官臣亦日尋于干戈卒釀安史以啟藩鎮而用兵之禍遂與唐相終始宋祖累承借亂本引戴于親軍而虞親軍之踵其故也杯酒笑談旋移兵柄立參知于政府而相權掣設通判于軍州而將令分要使科條論議實繁有司而上煦然懷之以寛大之名其法重與人以權而輕責之任事其子孫安忘其事繁令滋章而其臣亦遂泛泛然莫爲盡力議和議戰甲是乙非日相與爭于尋尺之間而天下事已去矣向使西京無光武之救隄防旣潰孰與壅而收之而東漢之季能軫傳變方大之憂唐之末造能廣宋璟不賞邊功之指隆興以前能興蘇轍假重臣之計南渡之後能庸李綱復藩鎮之謀寧遽決裂至此哉由斯以觀始未嘗不糵芽豕羸而卒僨于救之無術夫固國體旣定浸淫橛張其勢趨實然要以知其且然而不能不待其後之人而不謂其遂無人也

國家功高乎開闢德咸乎漸被　高皇帝持危節事計深慮微總百王而憲其成揆萬世而制其變輕爵祿以攬英雄或起降虜而拜大將或躡蹻而登四輔則漢高厲世摩鈍之權也屈　至尊以祟節義四先生創禮賢之館兩端士作　文華之師則光武不席幽人之指也

法唐以用兵而威加厲是故　神謀動中機宜帷幕皆包智畧至易世之際猶復三犁虜庭而後來平漢平寧靖倭靖寇時警而兵不頓稽宋以計吏而法加詳是故機務析于卿臺察舉煩于省會自府鎮之重猶且片紙可呼而外遠于藩于臬于郡于邑又皆遞制而勢不專其爵祿足以鼓其怠而廉耻又足以坊其淫其兵威足以寒化外之心而文法又足以弭事中之變席安秉權勢行而體之堅如轉石總凡執要體立而勢之捷若建瓴是故立體者以疎密爲重輕則漢疎于唐唐疎于宋而　本朝之紀法爲獨詳制勢者以重輕爲强弱則唐

弱于漢宋弱于唐而　本朝之綱維爲獨振二百年來名世代興于表著而野不乏箕山潁水之賢　天威四訖于彊圉而内亦無田常六卿之禍非苟承庥藉慶而巳其本統然也雖然體太密則臃而不掉於是有中槁之患有膈塞之虞而密反爲輕勢太重則倚而無制於是有偏枯之象有暴竭之形而重反爲弱日遷月化積漸以往汩汩乎流而不可止衆之所趨即敝之所起脉脉乎日與變俱而不自覺若執事所云湯而無節摻而不和嵬然蹶乎竭而泛然莫適主益浸淫匪一日迄乎今而其徵巳畢見矣時方操切而鷹鷙毛擊者比肩俗

尚寬和而拱揖循聲者接跡喣俞聽納則吹毛洗垢以壯趾爲無傷稍示摧抑則蟬噤鳩藏以裕蠱爲得計張弛不同調而同于順時靜躁不同途而同于耦會何浮沉俯仰者多而折衷砥柱者寡也是其近于靡也受意與受制爭事衆譽與衆毀爭名守土與推使爭民　朝廷與市井爭利有挾私而公議或扼要以鉤奇猜慮積而上壅疑事并而下鬱夫上惟無壅壅而自遂往必悖下惟無鬱鬱而不宜發必暴則胡不夷然相劑以情而桀然相持以氣也是又近于激也兵有敗而不爲害者形固也有勝而不可居者寔喪也議者狃于　國威之

振漫曰戰耳戰耳夫徵調窮于四裔而不聞旗鼓相當則力竭轉輸窘于那借猶時有脫巾而呼者則財竭封賞在前利劒在後而傲睨觀望者時見告則威竭處三竭之時而不以善息吾懼楊葉之技有時而窮也則夫乃形張而寔逾困乎内外以相權也而今以相仗上下以相維也而今以相蒙掣肘者亦人露肘者亦人其甚者不能爲不露而猶能爲掣荷擔則無術弛擔則有術其究也不能爲弛而終能爲不荷非惟彼逃其責　國法固然非惟　國寛其法公論固然雖大壞極敝而不可得其主名身當其事而僅與旁觀同于浩歎且　上

竟誰與領此吾恐無柁之舟終安能濟則夫乃察竅而心逾涣乎當創造之始盡鑒百王之敝而參用其權至於今日亦并受四季之敗而特未至乎甚嗚呼則奈何不爲之所也愚以爲欲使靡與激兩平莫若起之以眞名而絀其僞名人之宛轉逐利而莫爲闌也無名是無坊也然而寔名恬僞名爭寔名之氣約結不得宜而僞者乃挾之以爭激也寔靡之尤也吾爲之疏堙導滯達其所同然而顯白其依似要使寔名之用獨伸而僞者失其所挾而士氣平矣欲使形與寔兩固莫若陰啚其寔而巧用其形寔之爲用近而形之爲用遠如必人人

帑力而後臣之則服者寡矣今寔雖枯形囚苑世吾外暴其形以建威銷萌內匿閑其寔而不輕用戒邊臣以保固彊圉處置得宜為上策無輕動于淺夫之言生事召釁要使數十年休養生息以持盈定傾而國庶有瘳矣欲使官與事兩不虛莫若畀之以權聽其所為而嚴核其後無求之以所不堪而徐責其不盡今之患在于法代人任責而言者代任者為政夫吾誠寬其議論省其煩苛蕩然使自為更始而又優之以歲月操縱盈縮如志而猶有敗事然後可以厚其責而不怨而事其有任矣嗟乎位之權窮吾附之以名名正而位不獨傾名

之用維吾嚴之以寔寔信而偽不妄淼暴其形以顯寔而病在失寔吾騐諸其寔而形乃溺王分其權以防奸而奸在避事吾與之以權而奸亦不得逞疎密互用而體益固輕重相得而勢益強捄濫扶衰儲在斯乎又何四季末流之患哉語云為之其未兆也兆而謀難十倍見祲祥而謀者百倍乃今且蠢蠢動矣慎無泄泄焉鼓駭馬振絕系以至于浡發而不可為也

臣道

萬曆庚子湖廣

問忠計之臣多詘主術夫主術上所明也必也嘉謀嘉猷人告斯可矣雖然言深恐開即事之旋專大於則違無戒之訓詩云靖共爾位位之不靖而上於求多將謂君何則觭言事君而已孟子列事君人者等而上之更三品而晏氏春秋亦曰二心不可以事一君蓋皆先民之格言也其有合乎大一心之義何居是數品者其操術致用安在假士而登朝宮居何品幸告以詳興上多賢治朝多諫而持危扶顛之佐不亦希乎諸聞聊人不同也今之憂闕是者嘉臣將公當語畫奏公車者敝居焦舌而無成功勤日佚聖心之轉移而已夫主術不闕一朝而有轉圜之聽其所以贊翊匡救者道又安在且古之君子參和其是而今之君子或交害其咸古之君子各致其功而今之君子將誰執其咎與無乃官之司位實有所闕而所以轉移之者未盡歟令欲百官之官省其過自責自靖不易朝常而奉明主于堯舜之隆修何術而可

夫主臣不可以異心而委心奉君在其臣之純固也主臣不可以同術而操術致主在其臣之懋和也是故主有主術臣有臣事主術在推心是故法天之行體任羣賢不自勞事所以為受成也人臣則不然道在一心暴其形而見其情陳其膂力而效其功能高下險易剛柔肥臞皆可得而就財也所以奉君終也主術得而後可責于臣臣事畢而後可聽于君虛則謂之不明虛聽謂之不忠不明不忠合而亂萌而百姓惟主之憎君明臣忠合而治成而世惟主之德稱則何哉主道一而制勢博也雖然以此厚上之任則可以此貰臣之職則不可

君不察責難之恭而窮于苛小固不可臣不揆靖獻之
分而止于翹君過尤不可昔者蓋嘗讀小明之四章而
講于靖共之旨矣卽位徵事卽事徵心各致其功參和
其是謂之正直泄越其位矯戾其行振徒繁稱無益國
事謂之安處安處不可以爲靖共不與正直亦不可以
爲靖共靖共之德通于神明而况血氣心知之人乎又
况聰明神聖之主乎位之不靖歷額以憂之而不圖于
成炎炎言之而匪索其聽則其去泄泄而逞顔者其與
幾何寧直須分過而已自孟氏臚次事君之品而搢紳
先生多哆口大人天民之業然愚以爲未易言也如舜

之耕于山也克諧烝烝而玄德自升可以爲大人如文
王之服事于殷也小心翼翼而多福自懷可以爲大人
下此雖伊尹之一德止于天民自任而周公元聖東山
狼跋之時且惕且躍存我以厚蒼生勤亦至矣非伊周
之不能爲大人時不同也大人有大人之時天民有天
民之時至于安社稷之臣其時又可知矣安者持危者
也祈乎安者肆于危者也其上如飄風其下如擊虛其
國如累棊其民如危絃而社稷臣者以身任之其命如
懸絲其位如射招其重如髮引千鈞其責如雪夜行乎
閣棧之顛無中道可以弛擔者嗚呼難矣處難事持危

世苟非承肩一心毫忽易慮指顧千里是故譽誹二心
也一心者不顧譽誹顧社稷人我二心也一心者不存
人我存社稷利害二心也一心者不計利害計社稷死
生二心也一心者不懷死生懷社稷故曰以安社稷爲
悅正一心之義也又曰一心可以事百君而二心不可
以事一君一心之臣不擇君也聖亦可賢亦可全善亦
可出入亦可結邪而羞問者亦可盤辟焉躊躇焉依故
實而左右焉本人情而參持焉不能驟而約結其散而
能使吾繩不斷不能一一而科課其凡而能使吾綱不
壞要以不至乎顛危而止故曰扶持而已不能紀遠其

操術致用誠不及大人與天民抑亦其道艱貞其身盡
瘁其心亦勞苦而憂疑百倍難于大人天民時時不同
也參上下而圖艱準繩墨以制變商時世之違順究難
易之所從爲丙魏已難於爲蕭曹爲姚宋已難於爲房
杜而况梁公宣公之於唐魏公温公之於宋其爲艱難
庇覆綢繆匡救遺名晦迹外身勞心又可以筭數譬喩
盡哉故曰事開基戡亂之主易事守文蒙業之主難事
殷憂多難之主易事恬嬉無事之主難事持法審故之
主易事駁法行意之主難成王所不能釋然于周公者
而太宗能釋然于王魏成王守文太宗創業也以德宗

之猜忌宣公不能得之于貞元之季而能得之于奉天
始多難而急之巳難去而忘之也以宣帝之綜核趙葢
韓楊之非辜大臣重足而魏相獨以故事稱上意者行
意則橫誅而持故猶有禁也覆古以案今今之時則亦
不可謂不難矣二百餘年承平日久旣遠開創之期亦
無殷憂之故上焉者櫛風沐雨之勞旣有所不見不聞
而下焉者汗馬之功名屠龍之伎倆絲鷹駭鹿之機智
城狐窟兎之奸雄皆有所勃慾而不得發上方以爲靜
安瀾而下方爲之鼓驚濤下方爲之激奔鯨而上方以
爲馳逸駿臣于其間不幸有社稷之寄比周則不可押

闔則不能偷惰則不安剸割則不行規繩則不省刺促
則不成而且說民耶是無知之怨讟也而且說國耶是
未卜之機祥也而且說法耶是巳陳之芻狗也而且說
事耶是無緒之縈絲也而且說人耶是有間之釜鬲也
如曰十年百年則亦十年百年之後如曰方二三千里
則亦二三千里之憂吾方虞其且然而揖揖然彼方以
爲未然而漠漠然吾方憂其不幸而中吾言不得不劇
剔其思而彼方以爲幸而未中吾言可以間執其口然
則蒿目槁心討將安出而敝脣焦舌果何益於成功之
數哉若是持危扶顚竟無術乎而愚以爲非也徒曰俟

聖心之轉移而巳而其所以轉移者何術俟亦何時
不幾乎虛聽者也愚以爲一日而可以爲堯爲舜者
主上也以其有轉圜之智也然而其責不在堯舜在皐
夔使皐夔不能一其心則固無庸仰瀆矣一人而可以
爲皐爲夔者當塗也以其有納牖之權也然而其責不
獨在皐夔在九官十二牧使九官十二牧不能皆一其
心則固無庸厚求矣明知譽誹之見無益社稷也而同
乎巳則是之異乎巳則非之且得忘譽誹乎然則生議
與畏議當交任其責也明知人我之見無益社稷也而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且得忘人我乎然則事內與

事外當交任其責也明知利害之見無益社稷也而趨
避則蒙利直躬則蹈害且得忘利害乎然則處事與處
人當交任其責也明知死生之見無益社稷也而扼吭
之生立懂銷骨之死無名且得忘死生乎然則醜夷與
獨立當交任其責也故吾所謂一心者非直二三臣而
巳合羣臣相與一其心而後可以事君吾所謂社稷臣
者非苟自一其心而巳合羣臣之一心以事君而後可
以有所轉移夫不咎羣心之難一而猥云　天聽之葢
高則豐沛或幾乎折肱不先吾心之自一而猥云物論
之難齊則日中安遇于爽主亦知病則知方矣治病者

審方而已矣今日之事何處不受病何處可含藥何人不致病何人不可發藥大臣憎小臣之弗屬也動指爲沽名爲譁衆不知小臣之言詘矣而大臣安得獨伸小臣嫉大臣之背倨也動指爲私扞爲招權不知大臣之權輕矣而小臣安得反重柄臣慮言官之擬其後也移會而遷延之模棱以了塞之常若受事而不受責者然不知柄臣之制事疎矣而言臣安得不咨言臣慮事機之格于初也更端以難之多方以誤之常若先事而盡事變者然不知言臣之持事咨矣而柄臣安得不疎內臣驟膺事任實爲壟漁顯爲市虎而懼外臣之白其狀

也動以阻撓之說誣之不知內臣之言誣矣而外臣安得不激外臣日見紛更難爲　國體又難爲民情而無柰內臣之持其陰也驟以激變之說當之不知外臣之言激矣而內臣安得不誣由斯以談使　主上盡疑羣臣者大臣也而使　主上盡輕大臣者羣臣也使　主上愈不委柄臣者言事之臣也而使　主上愈不納言臣者制事之臣也使　主上忍棄疾于外臣者內臣也而使　主上甘聽過于內臣者外臣也辟如乘舟雖有疾風迅瀨一大占色審勢匡坐而主之衆邪許而從之猶可以濟今也恃其風恬浪謐而各恣其所如舵者欲縱篙者欲橫檣者欲前綷者欲却颿者欲風笠者欲雨樓櫓干盾交加于中流且令乘舟之主人茫焉安知所適從而有不胥而及溺者幾何嗟乎吳越可使爲一家此其時矣深厲淺揭之宜亦可以講矣但使諸臣眞有社稷之憂則翕然奔奏各自營其職業何患不一心但使諸臣各任社稷之事則　明主穆然在上固可端拱而受成何患不推心即靖共爲轉移不必別求遇巷之方即轉移爲匡扶不必別講更絃之化操術致用明白洞達又豈必屑屑焉憂　明主之不可深許托人臣之不敢專成相與持籌而蓄縮也哉昔韓魏公當仁宗賢

主猶曰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而范公堯夫于峨眉降香之使始終以不見不聞處之此眞社稷臣用心耳嗟乎今之君子亦不可輟不爲如有意外若堯夫處峨眉之使者可也

長而露短其工也弊猶之乎拙也以爲需恐亦或以需
賊之既躐前而跋後羌猶豫而狐疑其密也弊浮之乎
疎也甚矣權之難用也用四難之用乘無乘之勢行不
敢出之計邀不可知之功則何如洞洞屬屬顯白其血
誠落落穆穆明持其大體要於守城深堅伏節死義强
力忍訢衾影不負斷賁育不能奪者可以肩重可以定
傾可以斷死斷生可以正名正分可以斷鞅牽裾而不
爲激可以排閤叩閽而不爲抗可以補牘封駁而不爲
要君其忠實心上可以悟主上而下可以白于士大夫
豈牽于蠕蠕之俗而以優游失事者哉葢諸葛武侯有

言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而司馬君實商新法
之罷罷也則亦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嗟乎大臣用心
竭股肱之力而止此眞千古正衡耳傳曰君子道其常
小人計其功計功不得不覘時覘時不得不乘權權不
可乘不得不詭於正詭於正豈上臣之軌而或者托于
屯之經綸也明夷之用晦也習坎往蹇之有功也若曰
持艱傾否非功弗附急病讓夷非權胡藉則胡不引所
云居貞云有孚云艱貞云貞吉者衡之誰適不以正用
者而狠云尚功而行權不亦溺其旨乎然則將遂廢權
乎曰胡可廢也晏子之事君也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

命賈生之論事君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
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簒
既已衡矣逆矣且得謂正乎其衡以道其逆以忠且不
得謂正乎離於正而合正而後可謂權守正以格不正
而後可用權先操心後擇術先定慮後審機而後可以
當權要以險易分途緩急變形而權正亦錯出合之則
正亦制權權亦濟正離之則正不格權權不貳正古之
人有行之者倪若水爲汴州也曰民方田桑豈宜以園
籞之物賤人貴鳥是故鵁鶄鸂鶒之捕不奉詔是以不
奉詔爲正丞相申屠嘉之檄鄧通也曰人主豈宜以弄

臣戲殿上趣吏斬之非文帝持節謝者竟致法矣是以
致法爲正趙充國之屯金城也璽書責讓不問于客諫
不聽曰明主可與深言馳上方畧以死守之竟以全取
勝是以全取勝爲正禽息之薦百里奚也叩頭當車曰
生無補于國不如死彼秦時誰賢奚者使奚以息一言
進者足死矣則以死進賢爲正夫四子豈不顯明之事
不詭不隨乃以資適逢世各自其時爲秦穆與人之周
也文帝止輦之容也孝武數問後將軍計策而玄宗手
敕謝縱散也是以皆得正言正行而無誅主然其信而
臣效其功故曰與之以權而正亦或爲權則烏有反正

之權若夫不與之以權而權亦或爲正則必有用權之
正專殺非名也不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乎而穰苴
以斬寵大夫莊賈已夫賈寧詐惟于行苴之權不在借
賈明軍法在借軍法法賈耳矯制非臣也不曰大夫出
境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而可乎而汲黯以發倉粟
賑河南民萬餘家已彼武之淫畧而形民力也而皇圖
其恤黯之權不在以粟市義萬餘家在以萬餘家告耳
擠排之術尤非同寅之所宜有也不曰見無禮于君者
如鷹鸇之逐鳥雀乎而王曾以去丁謂已彼夫謂倜焉
猜聱寧亦以山陵使見瑕曾之權不在從留身請謂在

從謂請留身耳人知司馬之法而不必知司馬之權人
得長孺之權而不必得長孺之心人有沂公之權之心
而不必有沂公之正色是故以將制國不問所當買也
以謁者搜粟不得臯所當武也以同列傾同列不爲狡
所當謂也而不然者則吾未見權之可用也辟如破癰
決潰癰小痛在支而長利在身而安如刀圭之和劑也
與濟俱出與泗俱入措忠信于波流而安如方舟之鼓
枻也竊怪世之不能正者托足行權而權壞其不能權
者又駕言守正而正亦壞浸淫末流權耶正耶都無所
問動藉口令共之義以自解免唯唯阿阿緘默如不脂

之戶而順比若繞指之柔將婦寺饒爲之而國家安用
弓於枚卜煩天下士大夫爲嗟乎時清主聖不遑必兢
獖豕童牛天弧水鏡吾不願國家之須權雖有神羊不
如麟鳳炎炎隆隆乃亦蠢動吾不欲臣子之能權龍雲
豹霧所乘既去皮之不存三窟此之爲窮五技也始猶
避事也而卒不免於僨事始尚全名也而終惟急於全
身迨夫國有亂萌朝多疵政則囂然以號於人曰今日
之事君爲政不然則曰吾謀適不用也又不然則曰吾
逆知其然而君莫予信也又不然則曰吾與其殺身無
益毋寧稍竢以圖廻於萬一也居恒百慮其私而不一

慮其公有事則歸惡於君而攘善於已有臣若此將安
用之昔晉文公問叔向曰國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
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患之大者宋文公
惑且侈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
也是以依死而爭棄君於惡何臣之能爲夫鉛刀能割
無以踰人遭世艱虞貞臣乃白是故有屯之志行則動
而非動故可以經綸有蹇之匪躬則止而非止故可以
利見不幸而習坎也而維心之亨或可以納約又不幸
而明夷也而內志之正猶可以晦明今艱之不圖端居
匪恤而徒以順不拂爲守以不計利害爲正夫順不拂

者是順非守不計利害是愚非正是故恭循無他弊乃
叢脞不振而激伉排斷亦不足以濟兩者交訴交詘而
奸人起乘其敝扼吭拊背而奪其所藉究歸于畜縮不
可支則豈不與于竊權而滋蠹正哉故愚於是而重有
感也從古之亂天下者多繇於權臣賊臣而或者亦養
成於具臣從古之紊國是者多起於私議橫議而或者
亦半淆於清議何者權臣賊臣身自爲亂而具臣則坐
視其亂卒之首尾畏前後顧瞻不免授人以柄而人
自爲政則紀綱寢以隳矣此其亂天下之尤者也私議
橫議明見其非而清議則陰蝕其是卒之盈庭射覆信

耳吠聲不免借人以口而人各有心則議論日以淆矣
此其紊國是之尤者也嗟乎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厚福
虞詡所以議彈乎晉臣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蘇軾
所以昌言於宋事今之君子毋徒謂今共之固然鑒用
權之宜審惟習爲周容而猥與庸俗同也

時政

萬曆庚子湖廣

問爲治之急官理尚矣昔言安民則首知人大學言理財必先用人由此觀之阜財禁民皆官理焉資可勿慎歟乃唐虞之隆猶曰天工無曠而後世救時者子有言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者有言救弊莫若省冗省冗莫若省官省官者有言省事不如者省官不如省吏者莫若省胥不同者皆務省爲名夫甚者省不廣聽乎考世之故大都政亂則官多官多則民貧人鼓若不與何也古稱政簡民安莫如周周禮具存六官之屬合二千六百有奇以方於唐貞觀所定制多寡何如其冗員之清冗吏治之汙隆竟何如哉說者又謂是書理財居半其然乎主上穆清躬攬綜覽心裁寧不亦注意官理而往往叙往往持不報則借知非簡事者官相與休息乎無爲至意而延臣鰓鰓憂之郎幸劂且員乃有當要劇甫拜官而虞瀾職又何也聞諸道路又不其然而可隔官十五而民猶苦于多官百事廢關十七而官猶苦于多事公事之言報罷一切而事猶苦于多言其故乃滋不可解夫

十三部不入官然而相攬之操縱民生之榮悴皆耳目聽睹最切者莫亦繇籍之審名器重事任程功實窒亂源必有不責著乎爾毋徒曰傳民謗爾

人君爲政莫急於官理夫君之所以急官理者何也君
者養民以自尊握利權以使人民衆則情渙必或爲之
聚其渙積聚之於君權重則求者衆必或爲之制其聚
制累下而遞爲臣是故國保於民民保於利莫切於民
生莫重於利權則莫急於官理書有之知人則哲安民
則惠而繼之曰能哲而惠是民懷本乎官理也大學論
民財聚散之故要歸之人主之好惡是裕國在乎審官
也夫民生之有欲而爭之必至於皆亂也自天不能不

以聽之君而君獨得不聽之官乎故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是堯舜之畏民甾務官理也至舉而命曰天工且得曠乎雖然莫益之而日增者官職也莫損之而日蹙者民生也日開之而愈索者利源也日執之而愈失者事權也是故額內之官不可嶄而額外之官不可增當官之事不可侵而侵官之事不可假處事之法不可失而生事之端不可開開之於井而失之於朝廷假之於小人侵之於君子增之有𧷤于政體而嶄之有曠于天工此官之鼠雀民之虎狼竊國之大盜而明君之所以不戒而亟誅者也晉承漢魏之敝議多令易省改

數繁其法以事冗官故荀公曾有省官不如省事之說建中初河朔兵挐戰民困賦無所出其政以官冗費故杜君卿有省用不如省官之說太和後風俗寖敝其咎以冗官生事而又以冗吏持官故李文饒有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之說持論不同指歸無二大約救弊之策議省而不議多時制之君能多而不能省治辨之朝其多也未嘗不省而叢脞之後其省也日以滋多省之上治則仕路清而民志亦寧冗之下極則選法壞而賦法亦壞夫議省不能省則前三言者具可效于已事矣多而未嘗不省者周官也省而實以滋多者唐典

也三書具存試纍而較之周有酒人漿人徒隸罪隸唐無有也周有遂師族師方相氏脩閭氏唐無有也然而唐有員外置特置同正員周亦無有也唐有檢校兼守判知周亦無有也唐又有景龍中之斜封墨勑周亦無有也故周以其三千六百有奇而不多唐以七百三十而不省豈獨能守與不能守之效其制亦有由然周之多多於下之執事者而唐之多多於上之制事者制事者其體重而執事者其職分制事者受祿多而執事者代耕薄制事者簡則政柄不分而分則事權不一執事者多則游業者少而少則遊業者多彼夫文武之世上

制君子下制小人中制史胥伎作而外制畸遊一介之士絲粟之用皆有所繫而藉于上山林川澤各有主名而誰與生其心是故供億省而下樂業官理得而民志定故曰理財居半蓋非眞也賦九式一成不可變而已景龍之弊政無論已其始之不得不變而爲員外置同正員也勢也其又不得不濫而爲檢校兼守判知也亦勢也官多而祿費後官多而事柄雜官多而議論叢租庸調遂不得不變而爲兩稅兩稅又不得不濫而爲間架爲榷酒爲抽貫爲貸商爲點召也亦勢也選法壞賦法亦壞其弊較然而民遂以愈窮事遂以愈紛爭而唐

亦遂以不支唐之所以不支者何也不加意於官理使
之陰壞賦法而不覺也雖然唐以不加意於官理而致
亂　今上加意於官理而亦未見治唐之任官陰壞賦
法而不覺今之加賦陰壞選法而亦不覺　皇上聰明
在宥考任官成民生國計何慮不徃來于　恭默中乃
間歲稍見意端窺左足者輻輳羣臣脬胎未能奉　明
詔而　宸衷似亦時有所陰陽開聲葢聖辟色多賢百
事漸不能具員而當官動自廣溺職其故又大有難言
者由表著言之可謂闕官由閭野言之正苦多官自官
司設之常患廢事自衆庶察之但覺多事從條奏詢之

似乎不聽言而從讕訐告密之俗稽之又似乎過聽言
則宜乎當事者之深念隱憂求其說不得而愚以為不
足異也左官之濫觴正員缺也紕致之亟行理政虧也
奸言之繁與昌言闕也夫國之利莫利於其臣易察而
難欺國之病莫病於其民易動而難安國之蠹莫蠹於
其財易耗而難坊國之害莫害於其柄易縱而難收聖
王以國量乎民以民量乎事事各有官官各有守使夫
持事者必依其故言事者必明其據明之於民可使任
怨可使任勞莞之以利可與協入可與協出付之以柄
可以制重可以制輕猶時有掎角之官爾又不無恣睢
之慮有奇羸之算而又不無折閱之虞有露彈簿責之
條而又不無塗附陸梁之忌獨奈何挈難操之柄授之
不可知之何人俾羣其不逞之族行其無稽之言挾其
不可問之勢求厭其不可窮之欲豈不殆哉夫固曰彼
嘻嘻者盡為利耳屬歲之不易而兵祲之不開不得不
巧取以紓吾國又若曰是哓哓者滋拂吾事耳前有非
常之原而後有無窮之利不得不奇出以收吾功嗚呼
孰知夫撓事甚易當事甚難骫法甚易守法甚難剝民
蠹國甚易為國圖民甚難幸且為吾愛民吾獨得不自
愛幸且為吾持法吾獨得不自持夫必不圖其難而畢

懲其不恪將有所挺而出之也奉身者退矣而寵身者
擬其陽將有所閉而置之也苦口者嘿矣而利口者司
其陰民之多辟于何不有罔上于行于何其法匹夫無
賴椎埋駔儈之餘徒配流移之屬朝上疏　報可而夕
峩其冠洋洋入而殿呵後先司寇不得詰姦懷方不容
識服此何求不遑何惡不為古者論定而官今一稱原
奏居然命吏之尊古者任官而爵今亦挾左璫傲然牧
伯之上駕說可以而尊負冊可以移墊片言可以當除
目而鼎號可以扞關梁異哉以　祖宗數百年爵人祿
人之權一旦奪之而甾之手　天子不暇問公卿不敢

言猶曰是肖人徼假云爾此愚生之所未解也且主
上深居九重亦未究知此輩吞噬之狀把持首于官府
批元徧于居行椄牢毒于縉紳攫禦窮于襦袴攫五帀
而公行織三家之窞網剔刖斬伐無所不爲異哉以
祖宗數百年生人殺人之權一旦而奪之帀魁之手
天子不暇問公卿不敢言猶曰是姦民鼠竊云爾此又
愚生所未解也草茅無路竊以此懸意　朝廷之上斬
于正官矣而跡于奸官重于疑人矣又輕于信人巧于
取利矣乃拙于坊利其究也易于委權矣而難于收權
故古之官以冗而多今以曠而更多冗而多者止于耗

國用曠而多者迄于竊國蠹由斯以譚令之官非但甚
于員外正員甚于試攝判知幷甚于斜封墨勅等何也
彼徒以濫給之此直以詭得之也濫給之者失在上詭
得之者權在下推此以論賦法令之丱權諸務非但不
如租庸調不如兩稅幷不如閒架抽貫等何也彼猶以
士人領之而此直令帀魁竊之也士人之奸有狀帀魁
之禍無窮救此之敝何如其要莫如審名器　朝廷之
尊名器焉重獨此可以奔走鼓舞天下或暗奸之而釋
不問安成　朝廷若輩益不待教而誅者　天子縱以
其首發議原之尚宜劾藉其名貌簿竿其課褫其衣冠

俾以白衣從事嚴爲之制而稽其成猶庶乎亡于法者
之法也欲正名器莫如重事任夫司農少府未嘗之人
監司守令星列基置　上第不委屬之誰非其本轄者
奪其權以掣其手足用凜凜計畫無誰何耳試委任責
成就令約束此輩日日對簿得譙訶鞭笞甚者按奏誅
鋤將奸豪奉法而主者亦何得不自矜奮坐階口實不
猶愈于付之暗當之手惟所左所右而莫之禁圉乎欲
重事任莫如程功實使士人之覔財孳貨果不如若輩
愚不願　朝廷之過信也而若輩果能極身無二白發
奸欺不至蠹國害民是甚愚亦不願　朝廷之過疑也

今其氣焰何如囊橐何如而政體何如民生又何如則
何不試以一方一事專委監司守令算課見效不效而
後委若輩豈曰晚乎乃　廟議所重尤須急於弭亂源
今冠裳之體極矣而狠顧者猶將甘心閭閻之命極矣
而虎豢者猶未屬厭山川之精華極矣而蠆螫者猶日
尋地脉　國家之事柄極矣而甕管者猶日討叢神幾
如此而亂不旦夕者蓋臣石畫恐不待愚生之畢辭也
老氏之言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而
　高皇帝釋之曰示淺而機秘智者能之夫爵祿刑罰
利器也百司庶府簾堂隔懸以控制兆庶此亦君之淵

四戰之地也而洞庭彭蠡險阻足爲每便於逋逃之窟
穴自三戸亡秦以來迄於末造往往爲禍首遠者不具
論即勝國之季壽輝始發難而僞夏僞漢之屬繼起沔
陽初不過農漁家子耳而實繁有徒揃剟分割竟墟元
社迨入　國朝墨故迭倡亂於下溪龍求兒僭號於辰
沅劉千斤嘯聚於鄖西龔福全鴟張於郴桂雖旋就撲
滅不至横潰然何其多故也此固繇五方雜寓風氣習
俗使然而考其時去成化正德之間不遠或者以爲權
璫暴横巡遊無度事或致之則今之時事又可知已異
時中涓不過於禁地市耳目其尖埒金吾以備非常人

已側目視矣不虞今之復以開採征榷重也異時覲軍
閲塞告密典獄多由　特遣人已重足立矣不虞今之
復以亡命宵人舉也夫以彼亡命宵人相與傳而翼之
其何厭之與有即以楚事所覩記始中使之出第令之
按山谷筭舟車地有專轄也今且緣之以夷隴墓殘巨
室括公帑無異白晝而攫之金即簪纓望族莫能有其
家睚眦有違朝奏夕報鐫秩者削籍者逮繫者道相屬
也即監司重臣莫自堅其命此乾坤何等時也夫此屬
谿壑之欲意胡有極焉智不能衛足而能傳響力不能
望腹而能順呼何物一介上書　九閽輒揚揚厭所欲

而去其亦有以瞰　中旨矣屬者　鑾路夙清　宸遊
時啓禱祠太乙百堵漸興名以爲謹毖祀而修　玄殿
也乃旁及別館輕撓悉從丹堊於緩急盈詘之際不無
相左儻亦念齊桓衣紫之説乎夫奚獨盡紫且將造紫
焉吾開之竇彼且乘瑕而抵隙矣吾投之羶彼爭蟻附
而蝿集矣懐璧賈害蘊利生孽涓涓不息長此安窮竊
恐衆怒難任蓄怨終泄舉國人情泛泛悠悠如不繫之
舟不勝慮過憂天以爲頻年以來無一事不足以召禍
速亂而旦夕未即有窺闞號澤之變者非必全盛之物
力真足以脅制其命也非必赫濯之威靈果足以陰褫

其魄也今之所謂鼠而嚙虎而冠者非市句則衙儈也
不則窶人子饕餮餘瀝以希半菽而冀一飽者也不則
販夫賈豎爭毛羽錐刀之末者也不則作奸犯料椎埋
屠狗之輩也不則嗜利若飴走死地如鶩者也即有鳴
盜潢衍三五賤伎且不屑以身爲閹人作使矧所稱奸
人之雄者乎彼顧望生心伏而思逞設一呼響應而刼
緩棘荆盡爲難矣蓋天下不能久長無事所謂强有力
者豪喜事者往往潛慮蓄謀坐觀天下之變一旦四郊
有警而羣不逞之徒爭爲梟雄遂至於不可制如勝廣
之屬當其未發特大澤鄉一屯長耳故天下無變雖劇

孟郭解之大俠宰相得之若敵國大將軍至爲之居間
而可以折箠笞之迫其乘釁起事雖閭左三戶揭竿斬
木偏袒大呼而天下靡然從風卽勢終無成亦足以資
賢者爲驅除難矣況我　朝資格嚴而制額隘旣不能
張彌天之網盡賢豪之用且承平久而任法寬往往政
弛於彼瓠之後而罔漏於吞舟之魚彼其牢騷不平雄
心能無憤發而又依山阻澤因緣爲姦有司莫敢問益
三湘七澤間時有隱憂矣　皇上得毋以反側之子撲
易孤豚雕結之雄噬同腐鼠而可恣意般樂乎不知呼
韓款塞而漢祚移於新都齊樹蕩平而晉室傾於胡羯

頡利繫頸吐蕃蹶起於河湟契丹結盟囊宵肆嚙於好
水雖明者莫備其瑕而柰何以目前之勝事爲據也又
得毋以汪直韋瑛縱橫南北何損於　純彬永寧泰參
錯戎行祗增其　武而可隨吾張弛乎不知名實綜覈
而以開釁成基禍之君天寶昇平而以嬖寵召漁陽之
變魚程與禁旅甘露卒以與戎童趙覘燕雲靑城因之
播越當始時誰執其咎而何得以事後之補捄爲解也
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爲民之父母矣子曰四
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民之父母矣今之禍敗何適
蔑有其誰不知而父母斯民者討獨有守令長吏耳乃

宵小且得以縶其手足而搤其肮順之則其勢彌張拂
之則其氣日虓虓必相激而益爭爭必不勝而愈壞彼
且以鑠金銷骨之螯吻托心腐心裂背之呼號彼且以
銜命撓法之明章動乎先入偏聽之　上意彼且以日
輸月貢之成利堅乎甘餌深嗜之　主心彼且以負塗
溷垢之穢質黥乎揉芳沐潔之姱節於是乎朝士之連
章累牘必無以勝其褭言端人之直諫忠猷必無以勝
其飾說諂佞執法之臣熟耳目合怨讐且摘一貫盈之
亡命而寢閣示優薄懲示厚凡彼亡命宵人且得以憑
憎愛變黑白橫噬封疆之臣而鉤連逮捕沉滯圜扉竄

伏掌對簿紳短氣道路傷心嗟乎人臣不愛其爵祿不
惜其軀命而甘逢其怒凡以爲民耳乃身之不保而民
於何有或者萬不得已而爲補偏捄弊之說以爲綰墨
綬者與其激之而益成觭重之勢姑不難柔其心以蓄
之而就中調停毋令梟獍毛鷙於閭閻亦所以緩蒼赤
須臾之命也秉繡斧者與其爭之而益成決裂之禍姑
不難平其氣以伺之而乘便擊斷毋令豺狼猜牙於都
市亦所以解郡邑搶攘之紛也刑餘之流豈必盡閑文
墨之議彼直以身爲偏而提挈於主文吾弟決其機而
弛其繫彼且塊然妄棄矣是猶不之說也舞文之猾豈

必盡忘身家之慮彼直以身爲壑而没溺於厚鏹吾姑
順其流而殺其勢彼且泠然安瀾矣是飽虎之揄也嗟
乎此直無可柰何姑捄旦夕耳不靖於本而務捄於末
則捄之所爲乃禍之所起投膠以變濁不若澄其源而
濁自清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若絶其薪而沸自止之
速也昔之稱善理財者無過劉晏晏固琵産也其言不
加賦而國用足其法以計然之策徵貴徵賤持此以領
度支供轉運宜無傷於阜民而卒不得享令終之福甚
乎哉利之不可言也矧凝圖膺籙之主何至以言利塡
無益之巨浸甚無窮之亂本乎披重昏而睹朗耀是在

貨衛 十八終 策學六 三十五

主術一轉移間耳秦欲伐楚先遣行人求楚國之寶
觀焉楚乃次苐羣臣使賢在主術者居南壇賢在治事
治民者居東西壇而令使者北面觀焉曰是吾國之寶
也盖楚之寶普所從來矣祈招之詩胡不聞焉夫昭德
音而形民力楚靈而審斯語也豈其辱於乾谿君人者
不深維寶善之旨而甘蹈乾谿之轍豈惟亂萌其亦有
鑒於楚之故矣

君德

萬曆庚子福建

問

論君德者必曰仁明武尚已而又曰闕一則衰二
則危無一焉則亡仁可闕乎仁而不明不武明武
而不仁有是乎不仁而尚可稱明武立國乎爲人
君止于仁一言已括而何宋臣之增二且又閔于
三者之盡亡也盖三劑本于聖言而幸遇仁主則
責難效忠老成人愛君無已如此 皇上體備三
德明武之用尤烈宜乎化軌 祖宗而十易年來
內漸慮外漸擾以于體元之旨未合其羣臣奉行
多失與抑 九重之上生襟未皂雅度未弘欲根
未淨至此也仁爲人心而每患于血氣之累故識
者靈豈三戒謂必須妙道至神以勝之夫神與道
果何物遂能取勝而能勝血氣以大智大勇稱者
非禄之有要不及此自來明武之主甚戀休名而
小小過舉一奮精神克之易若反掌思與不思耳
諸士試紬言之以觀致 主之學

夫人主保盛治享榮名豈多術哉勤恭兩以恢張其事

貨術 一 八終 君德一 三十六

業累言可也挈要領以奮發其精神一言可也鑿龍門
之杜㴩積石之源則曠日久而用力難雲之凝也疾風
吹之蟲之蟄也震雷起之蓬蓬然轟轟然一聲而已故
曰王道約而易操操之心也自古識機返重之主失之
累歲復之一朝爭之衆人悟之一念卽其初不無偏駁
而微瑕捬于大美偶鈌補于知非卒以成一代俊偉光
明之業何也下之納忠切而上之擇術精也昔宋臣司
馬光之獻劄曰仁明武其言辯而確其義核而詳後世
論思納忠者率奉之以爲矩雖然此非光之言而夫子
之言也夫子曰三者天下之達德惟衷之式微不克自

立直以知勇振之意若曰徒然因循恃小慈包大悪勢
且有流涵之患而光又曰闕一則衰二則危無一焉則
云意若曰廓智臨奮乾斷轍至仁而行庶幾振起得安
與遂古爭烈甚矣光之似夫子也老成人愛君無已又
其君曰仁宗者虛已尊賢無折檻拂衣之患故臚列其
詳危懇其詞以示責難之意而要之勢難概責術亦無
多請一言以蔽之曰仁嗟乎人主誠識理道辨安危鑑
悉園中戚信域外而又體元居粹陽春敷其和煦于惠
洽其德施豈不亦甚盛甚願而三代以下則不必得之
數也偏舉者多盡美者少偏而似者多偏而棵心未失

者又少則其間殆有辨焉仁而稍怨闇然受欺於見聞
几席之近有之明而不仁而得稱明乎不仁則煩苛慘
毒之明勢且多舜少任以羣小乘之又其甚者計窮而
姑息非眞明也仁而稍寛泰然弛檢于科條瑣屑之閒
有之武而不仁而得稱武乎不仁則彊亢暴戾之武勢
且好大喜功以虛耗終之又其甚者威竭而陵夷非眞
武也蓋元氣猶存則形骸有托曰柔曰弱曰假曰浮慕
郎有髡冠尚不失國炫表而蛙其中恃鋒而迷其徃辟
之秋桐之葉踐爲塵薄石之劍碎爲百未有能立國者
然則所稱無一而亡者非他無仁是已仁不與明期而

忠厚推心誰其眩惑賢于發姦摘伏矣仁不與武期而
根本旣固誰其動搖賢于克敵勝剛矣仁不必兼明武
與三代期而大敵罕尻解之乘大姦鮮城狐之托賢于
空漠北察淵魚矣　皇上二十八年太平天子于三德
誠無少缺生鄙人也言明則　皇上于誤國老姦立服
而用法近且較量微芒務求隱伏人不自保罰有攢加
正懼其促而外擾也言武則　皇上縛叛人斃海酋今
又反旆西征種滅播州之賊正懼其溢而內虛也請遂
言仁仁者好生忮忍者仁之蝨也蠉飛蝡動均有性命
均有痛苦而況于人又況于臣子得毋呷牙重怨仇視

錮忠以嚌商飈之威否乎仁者下人忿憾者仁之賸也
迂濶無當猶望採納憤激無狀猶望包容而況其至切
又況至婉得無顛倒寢閣猜忌流移以成痺痿之症否
乎仁者無欲鬱廢者仁之蠹也珠可投璧可抵而況乎
摧人之膏髓上父天下毋地享　宗廟保　子孫而況
乎殘山川之氣脈與、　園陵之肢骨而藉口于民窮且
商賈與小民又何分別焉加征與加派又何彼此焉得
毋取嵩銖錙風成攘奪以蹈壟斷之行否乎夫世主所
患患在見不及力不振也不及則惛不振則懦張杜得
以舞文斐實因之索蒞王曾程李輩乘此恣睢黎萌死

徙不相關豺狼縱橫不克禁轉嵩祝而瞤瞤解山維而
岌岌亦固其所見及矣不用之理亂安危而用之多寡
有無之間致又穴窟于中簿錄于外以咈人心而召天
變力振矣不用之傾意腐腸之藥而用之　大典章大
擬議必不可緩之事至于百計而莫可如何豈　聖天
子果于自用如此則血氣爲之累矣血氣者陰陽之謂
二物具而成人二物交而成習其情易恣其勢易流苟
無妙道至神以勝之則纏綿汩沒而成痼故孔子三戒
孫覺疊疊推言之大要謂禮義可貴壽命可寶神明可
尊性理可樂而不爲陰陽之所役則心閒而體佚意適

而衷和是曰生之徒亦曰聖之徒　皇上卽時勤三戒
試自思十易年來大較如何百僚無所劾卧勸而虛者
日虛且虛及政本四民無所資生理而擾者日擾擾且兆
弄兵以虛爲實以擾爲安非惟實之又且菜之非惟安
之又且鼓之而　天聽日蒸高椎壓日益峻扞拒日益
堅其亦弗思而已矣孟子言仁義而推本夜氣其候剝
復其時清明秉此思之數徃轍危㬥機羨榮名醜昏德
無論聖帝明王典刑具在美善可師卽以宋仁宗黎之
漢唐迷逆之主蒲稍苜蓿側生明駞孰與燒羊杖蛤中
宵忍味之爲懿行也昭陽日影亭北闌干孰與二女屑

輿十閤剗愛之爲雄斷也敕索和顧宮市間架孰與遜
廪賜錢不啇爲富之爲惠政也立仗斥鳴下詔竄逐孰
與人情夢卜洛美召還之爲虛懷也士本一介昂其品
則喜卑之則怒矧在萬乘萬乘之主宜陵轢唐虞包孕
三代矧稍稍懃于弱宋取節之君草莽之士有以知
陛下之不屑也有所不屑莫若返故習而悉更之今夫
一離朱也就寢不見泰山瞰然拭目而秋毫畢察矣一
養由基也袖手無奈魯縞奮然貫弓而七札畢穿矣難
舉之物難遵之塗必以爲彊則不可愛生命也而節梃
刃信忠讜也而徵倦薦借賢才也而授職事厭朽腐也

而折刃錐省悟轉移特一舉念一舉手間耳用力甚易
成功甚速取名甚美何憚而久不爲此　二祖百戰得
天下　賢聖之君六七作　宣宗稟明識而祛其煩仁
祛之故萬幾離照　世宗恢雄畧而節其元仁節之故
萬里震驚　孝皇至仁立極濟以明武遠邁宋宗　國
家數百年靈長命脉全賴于此而惜不究于年至今謳
吟思慕尚如一日繼之者在　陛下　陛下大智也大
勇也覽司馬之首劄繹逹德之完稱時以肫然惻然者
行之親賢愛下舍已從人散無用之才須有常之式毋
信內而疑外毋懸重以見輕斸忿恚以蓄　和平勤

晉接以通脉理是謂大仁仁人心也操之卽存與陽俱舒而不偏于喜與陰俱斂而不偏于怒其術最簡其取之最近卽所謂妙道至神勝血氣之韓白血氣退聽元神日充欲根清淨無復以頭會箕斂之術盡人財而惠溥寰區矣　雅量恢弘無復以鈇鑕氷炭之私盡人情而誠孚上下矣生機流鬯無復以梃刃囹圄之威盡人命而化格天人矣辟人一身虛靈不牿耳目自然聰明骨節自然灑固指揮則奴虜遠遁顧盼則魍魎潛消明武之用于斯爲大昔史臣贊仁宗曰君臣上下惻怛忠厚培壅基業子孫一變其所爲馴至于亂故曰爲人君

止于仁約而易操而所謂一言可蔽以此嗟乎仁之一言帝王之所授受儒先之所講明至精至粹而生淺言之至于食色貨利下而津津舍三代而稱宋似非堯舜其　君之意亦甚懸于司馬劾忠之本心竊謂淺者尚屑越視之曾不能愯然思翻然改顧戀休名以垂百代而況其進此者乎俟　皇上精神奮發臨　朝御　講六極既通六閒具塞仁心仁聞天下昕昕向慕而後臣膝席而進其說未晚也

大臣諫臣　萬曆庚子福建

問大臣諫臣國家所倚賴共襄泰道者也大臣有進退諫臣有從違權所操果盡在上與抑下亦得自操與上爭重也狄梁公李鄴侯所遇何如主而身都相位卒以見功富鄭公[illegible]諸公所遇何如主而不擬時又適之遠甚若乃率不拔堅辭屬之初何與耳焦樂運措狂暴若發表危宗亦奇矣宿貴門系侍新所陳事理甚[illegible]而不必見收于明主吾甚惑之夫上之體貌未嘗下之精誠未見則一切鉗[illegible]亦固其所而於之數公又不必盡合何與意者進退從違于其間大臣道所當然爲諫臣者心所不得不然而未可執一論與有君無臣皇極之主方可敘九疇于彝二氏既然漢之亦[illegible]上之勢易悉而下之苦心未易伸喬君臣相得須合保泰若斯之難也試與諸生譚古不諱今亦無須輕置優劣和衷[illegible]以拱年下當否謂何耳

國家事所以轉移調護闕能補之危能持之者在大臣

而其慷慨論列愆能繩之謬能糾之者在諫臣大臣有進退權在我不在君或龍見而文明或冥鴻而寂寞要必如其道而後止握道以從時而迹可弗論已諫臣有從違權在君不在我或虛懷而止輦或犯諱而嬰鱗要必盡其心而後止盟心以報主而時可弗計已非大臣之不能諫而事固大於此者卽造膝密陳而總歸之盡道非諫臣之必出于諫職而情固有不容已者卽極言出位而總歸之盡心君所倚賴也臣之優劣關國之否泰不可以不察也是故大臣因迹以明道諫臣隨事以盡心有出有不出者迹迹吾能引之而使高有幸有不

孝者時時吾不能彊之而一一盡如吾願下申其願而
養高者無所藉之以成名豈非國家之福哉蓋嘗類仰
千載之間以考夫進退從違之同異失道之主或揉呂
言而明恕之朝聞道確論偉材當阸克奏奇功而宿德
逢時反成獨往虎負而童子捋其鬚猘夫所甚驚也九
轉而宜僚失其技擊兒所竊笑也劒閣嶮巇而九方皐
策馬而馳圉隷所不敢出也海魚噴咳而任公子收竿
而去漁父所不能忘也君擇臣臣亦擇君明良相得以
成泰道難言哉難言哉執事慨然太息感契合之多艱
悼苦心之若此錯綜其詞以策閩士而士亦緣而對之

今夫治朝而顯名厚實以標相業易耳必治而後出則
是危邦無卿貳而闇主無公孤也蓋穢無若武后猜忌
無若德宗而梁公委虵于陸摶鄴侯垂涕于黃臺穢忌
且出天下無不可出之時矣而事有不盡然者富鄭公
王佐見稱其君發憤有爲也卒十疏辭之崔南海公屢
經勸亂其君崇儒重道也亦卒十疏辭之謂文忠淸獻
而不及張李之作用吾不信也意者二君之體貌未周
與主聖而諫行言聽以享榮名易耳必聖而後從則是
嚴主皆剖心而酷罰能箝口也蓋悍無若祖龍猾狂無
若天元而茅焦以解衣霽威樂運以輿櫬賜食狂暴且

聽天下無不聽諫之主矣而事有不盡然者遼左之役
褚黃門曰輕行遠舉此事之最明者而太宗不從爲小
夷之所困天書之降孫侍制曰天何言哉此理之最明
者而眞宗不從爲小人之所欺謂貞觀祥符而不及周
秦之季世吾不信也意者二臣之精誠未足與昔有夜
行者遇石以爲虎一發沒羽汎海者遇魚額以爲山繫
纜休焉須臾魚逝而舟溺射者精誠而繫者僞耶是可
怪也郭林宗一遇李偉草疏同飯爲止宿自嘆弗如郡
守聘華陀陀多受其貨忽棄去又留書嫚罵之芧之體
貌周而郡守自爲身計反畧耶又可怪也臣能出不能

必君之信又不能必君之悉屏僉人而傾心以信臣能
諫不能必君之受又不能必君之深亮忠悃而彊所難
以受大宗倜然自謂神武無敵一狂豎詎馬蹄刀刃是
汗且世勣老將從中決策而黃門喋喋言之不曰納璧
之勢難入乎眞宗含金注之羞又上相以尊酒依違老
儒以神道漫對而侍制懇懇詰之不曰人鬼之關難破
乎彥國非不欲仕而當神宗時求治太急信非其人未
必有股肱心膂之託也正子非不欲仕而當理宗時偷
息大位顓報舊恩未必有戴天復讎之志也世儒不察
見梁公鄴侯之幹濟時危則曰大臣能爲重輕如此不

知哉上戢下師張弗能鼓且天下所稱知幾早決之士豈少哉而萬鍾千駟其又何顧焉見茅焦樂運之片言感動則曰諫臣能爲藥石如此不知中堅外䩬莫邪弗能破且天下所稱剛假自用之主豈少哉而身首靡爛其又何救焉使富鄭肯以體貌出孫褚可以精誠動則洛陽不肯英相州不晝錦眞魏不奉祠碑不仆道宗不問安仁之獻黜朱能之詐窮亦何至始乎倚賴卒乎齟齬臣享獨善盡忠之名而使其君受辭終之刺哉然則如之何代終也避賢也幹蠱晦迹也拯陷溺謝寵榮也殊塗而歸同也旣已嘗軸矣我不能以身爲的聽君之

遠我近我而無以自主則所從者道旣已進諫矣我不能以身爲轍聽君之俛成俛敗而無以自效則所信者心道與時移可操可縱而不可爭縱則甘霖濟蒼生而無肎操則山立標物表以完名吾惡知弛擔逃以成逸而任重駝以生勞又惡知旂常可以策勳而丘園不可樂道故夾日殿邦爲于不可爲之時上也摹始測終內料諶畧之淺深外酌時宜之逆順確乎不拔雖坐失奇逢孤負特眷亦上也心與君通無險無夷而無不貫夷則直以見志與之爲弗欺險則決以要成與之爲畢命吾惡知羊腸降于覆車而康莊可以綏轡又惡知驚濤

難以鼓楫而止水不必溺人故亨鼎伏質出萬死而一從幸也料敵愛君攄經破惑卽書生不能勝老華直道不克奪佞人束手挽回之無策亦非不幸也惟大臣盡道則斡旋之具在我柱石之望常隆狄李以有功始奇崔富以抗疏全節無復有出處兩失錮職譴誅以危其國者矣惟諫臣盡心則務堯之論畢達纖介之失必攻秦皇雖暴可以一六天元甚狂亦能及身無復有緘口觀望飾吉竭行以售其詐者矣蓋君之遴臣無如之何而黷武褻天甚損聖明之譽亦臣之恥也臣之重君亦無如之何而老成人隱然養天下之望裔夷仰而問名

彊藩慴之屈膝正君之所以益重也君如枰相如鉤繩羣臣如星而權妙其間權之所在大臣時操而諫臣則否大臣能與君狎重而諫臣則否故大臣不可輕出諫臣不妨輕言言雖輕天下必有亮之者或一說而建萬世之安或片語而救滔天之禍食人之食者忠人之事我何敢嘿焉而出一輕天下且羣起而操其務曰秩望巍巍矣報稱之謂何旁賷浸浸矣防維之謂何大廈岌岌矣挽正之謂何責愈重副益難兼之時愈難則支吾益苦自非赤誠貫天日雄畧轉乾坤其孰能辭之由斯而觀悉心易合道難心盡而建鼓之應渺尚可徐圖道

廢而張弛之勢成寧須坐待舉世之英雄豪傑聽君之倚賴而格心回天之效不必盡符豈盡人事哉抑若有天意焉君者天也天可違乎喜怒威福足以睪天下而制其命予之則喜奪之則威從之開競起之端格之快獨運之勢臨淵馭朽倒主視之不過古人挾主便身之私說亦寧知大臣嬖扶而莫前庶衆浮沉而自蔽驕有苦心終鮮奇策積而成否以基敗亡之禍哉蘇子曰天下未有有君而無臣者也王子曰安得皇極之主與之敘九疇哉君一而已一塞則百口不能開一顛倒則千萬人弗能正極者中也中者虛也不虛則中無所懸不

中則極何從建于是爲偏頗爲蹐駁是巳而非人信巳而疑人用巳而擯人悻然無端渠渠然莫知所適揭揭然驅一軸以走萬里下綴而上愈窒上懆而下愈不通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易曰不通而否大通而泰今日所憂正在于此而執事曰譚古不譚今古人已矣優劣與其人俱往矣譚之亦何益于興衰之數乎

經術

萬曆庚子福建

問壁書出而後之言經者遞至十三而總之曰六經者得其術以用當世且頗之而或者謂之陳迹不有迹也術安所從出與漢宋諸儒斤斤守經而闇其旨易以明微詩曰正性而衆萬其中其于書則曰紀事如以事言二典六官與十二公之筆削尊亦有出於事之外與其亦謂政事之用博淵龜文守未足盡其變而以此異之與後世作者紛紛不出子史詩三派之外捃之六籍其亦有所附麗否與　國家以經生取士　令甲至嚴而近者辭畔接跡其于儒先幾反戈矣懷心術而茲故事勢不得不一統之大約詩歌研講與沉浸議達之派不之而苟非斷示之的則玄宵任室上終貿貿莫知所適今欲範圍經轍使極敝者漸歸于正遵何道而可其自來矣尊授受崇正闢邪與經史二史之第閱之頗熟姑舍是以俟異日

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聖人闡之儒者守之稽古者

博之傳心者通之達事變者化而裁之故經曰經術大哉術乎神明得之而降出人物得之而生成乾坤藉之以不毀配爲五支爲七分大中小爲九緯之則十繙之則十二訂之至十三而統括于六老氏云先王之陳迹云耳踐迹而精求術所本焉緣術而致用神所運焉甚矣迹之不可因也三才之會歸而萬化之根柢也天不有迹乎曰垣曰宿燦燦乎星辰昭其象矣地不有迹乎曰戒曰州井井乎嶽瀆效其靈矣其于經也亦然經有六而泒則三非臆說也易以明微詩樂以正性書以紀事夫事豈獨以書辯哉二戴六官之臚列禮書也二百

四十二年之筆削刑書也聖人謂政事之用博于羽化之而不能故齊之以禮六師移之而不戒故不得不齊之以身後之刑用其有常者以異其多變者即謂之易詩書可也故曰經有六而派則三是則然矣易何以無異則周公孔子在竭數聖人之精力以濬其源疏其流而造化之秘猶不能以言語抉他安所用之詩何以無異風一變而滔滔者往而不反無所可異也即終之宗廟朝廷以示之莊是又然矣聖人雅言何以曰詩書執禮而不言易易固難言而禮者自修之紀綱所以攝羣動基治平從中而提挈之故曰執蓺他日又曰不知命

不知禮不知言已立而後立人所謂執者如此而命有吉凶歸之易言有靜庸納之書微旨固已隱然詔天下與萬世矣而宋儒獨曰易為五經之原則又并六而一之而未晰于三之說夫一不必言矣何以知三以後之所衍知之老莊者衍易而出者也有易勢必有老莊之流遞降以恢其文質而盡其變超乘而不測旁溢而愈奇而百家之門開左馬者衍書而出者也有書勢必有左馬之流遞降以騁其材力而煥其采敘事編年各有體表志論贊各有裁而野乘之門開屈宋者衍詩而出者也有詩勢必有屈宋之流遞降以申其慷慨而鬯其

志易聲以當思繁稱以見麗而古風近體之門開上下千載毛鄭申王之推測濂洛關閩之精詳蘇李陶謝之風格雄如韓宕如歐沛如蘇擬續如西蜀如龍門或合之或離之或顯且兼之而皆不出于三之外則經之流派抑可知已夫門戶一開其初則建章之鉅麗也材木珠璣規模法象殆宮室之一變乎而後之作者紛紛復有凌雲麗譙之屬有其具者易其備故是官家之式不亦王侯不亦素封則數公錚錚可數已乃若窮鄉牧豎揣尺幅畫蘆灰曰此我之建章也金張陶猗何有焉甚者裁篾代甍反拭作棟認厠為堂積穢濁以實中庖聚

沙塵而誇外庫窺象魏輕天闕而笑茅茨土階之陋則離畔之善喻也故六經如良金然金愈鏤愈散其極為飛花而歸之于烏有又如繭絲然絲愈染愈變其極為錯錦而歸之于奇淫夫欲取丹楹飾像之餘而鎔之為龜為鼎取機杼之靡靡者而與大素並難言哉難言哉所以然者何學士大夫不讀經而讀子若史與有韻之言其所謂子史與詩又不取其篤至雅馴者而湛之乎陰陽埋叢誣誕流連之細殭記慝安世而美侯芭之間奇博洽遜原父而學景文之寫字夫如是安得而不敝敝不可救也縷染之說也然不可不救也散者自散有

不散者在變者自變有不變者在晦者自晦有不晦者在責人不若驗巳今夫尨併之書不勝收也得而讀之忘寢與食六籍有不聞然塵積者乎大羹無䶢而海錯爽口新聲傾耳而古樂聽昏風之所趨其勢不得不自上律之夫以　國家令甲至嚴豈其有江河日下之患然徒云明經明經而巳經非之也　碑戒儼然存也命題非不槩槩也上以為故事如格而止下稍成章便巳獨韻賁以體驗耳且不入心則何知夫事有迂而可見施行又不可不行則明智所必察而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宜責成宗伯不拘資格其有惇誨閎達究心典籍如

吳澄黃澤其人假以廣文之秩每處學使者各副一二朝夕與處如塾師然等序既定又使若人者檢其奸正鑿空之甚與夫訾義雖劣而譚經可觀者仍以學臣之令令之從黜從獎或直自巖穴搜舉權不得上侵而勢不得下挾制科畢事宗伯合太宰率其屬據所褒彈察其得失而上下焉優處其盡力者而學臣亦視之以殿最其搜舉所得果德行醇備制作典明即正席郡博所在以賓禮禮之教有成效尋安定希文之蹟辟雍蘭曹亟郎史秩儘堪任使何遽辱官核之精待之厚曉然示天下以尊崇鼓舞之意無論士且歐絃爾其間有二便

有二益學臣之單經者多卒然被命責以旁通勢必無及有若人焉秪掌大義少濟其採策之窮則功力舒而銜鑑確便一憲臣既有餘力責之歲一週事不得藉口于道里之遠生徒之衆務兼公盡法寬其入而清其出毋使泮水長子孫而有志者抱伍胥見竈抱蟬之嘆便二士所以競聚挾持而無所忌憚者非直檢押久弛亦乘其暇且放也憲臣計日而至賞罰嚴明彼將尋故業揭蹶奔命以希僥異救蹶汰之不暇而暇及其他此益在風俗者也旨于經則精神係戀而不屑徧及快然足以深求而克然有以自得覩子史詩吾故也除怪僻吾

仇也文體不飭而正邪衮不禁而消趨向既端高明上達大手筆大涵養大經綸之士胥從此出本初延之壓座咸明為之屣迎子孟遇之斂衽眉山見之閣筆出其緒餘猶足以塡青徐而縛欽偂此益在氣運者也乘二便以收二益要在力主之堅持之不以浮議奪不以日久弛天下士有不瞿然顧化漸反于正豈理也哉嗟乎六經遠矣聖人亦明知後之必至于此故删定以垂萬世甚至壁藏之以慮燬劫以至於今不廢也故譚者取六經以配日月不揭日月以範士行正人心而爝火是吹徒使離畔之輩自雄以為老莊諸人復出也不亦难

波助瀾縱風止火以貽漂山燎原之禍乎其人存則其政舉詩歌之派無益無損研講之派有益無損推沉浸識達之派未用則貫古今沛若有餘既用則收名實歛若不足無事則胸中之得失別于毫芒有事則意表之謨謀可兼將相重如丘山切於水火國之元氣不可一日缺自來名臣碩輔挨所起家大畧可數乃若離畔者流三派之大蠧罪與鄧析正卯同科必誅而不以聽當見夫刀筆足以關基蹶張足以折伎木彊茂賞於安劉父任馳聲於黥諫而黨惡者竟不足當黔驢之一吼也竊國者侯竊鉤者誅華衮斧鉞之權誰則操之明知之

而不能罰不罰則不賞不賞惡勸不勸惡從舍淡而趨甘舍平而入險舍共知共由而與異物齒豈盡下之過哉昔　太祖杖朱季本而焚其書　英宗以教授孫鼎爲御史督學江南蓋皆崇正闢邪衛經與術正人心之大畧　朝廷動言法　祖於此二事獨不能倣而行之間用之一二宿儒而拔如出淵授如假璧至于今首尾皇皇一切俱廢甚者取急然眉而噤喉驟哽弗暇顧耕耨不力莠且塞扃鍵不固盜且乘時實使然何所措手胥天下淪於小道而人才政事兩俱虛非六經之阨而世道人心之阨也

人品　　萬曆庚子福建

一　問世之不如人而好翊人者必坐之曰矯矯誠不可有也曰僞曰妄曰僵曰飾率借二字逃焉以爲窟是以君子病之然矯之說發於詩而風節遂爲今士重末需曰若非矯採勢必相激則矯亦未可少而矯與激又必有分也盡祛一切而使紀法不廢於天下如文行先生乖崖亍折展焚詔空故之類至今頌之不衰抑或有見疑者豈盡意氣用事而使經自別于流俗已乎見言事者必析衷于夫子逮及三代大子曰予欲無言曰吾與點也曰于我如浮雲慨然大息蓋有靡靡之感焉而非直此也抑遯征誅遜位皆有人焉起而衡之嘖嘖太過豈聖人之慮遠不得不借此以示矯與矯之一字既經一至于此其必有故不可以不辨乃若激之爲義至淺而人遂之最易願悉剖之毋使並軌交騁以覇四窟皷事者將有取焉

天下之靡靡而不振久矣必有特立獨行之士出乎其

間而後可以扶弱植挽頹波而特立獨行之士舉世皆病之病之則思毀之毀之則索其瘢索之不可得則舉而坐之曰矯其故有二焉曰愧曰忌彼能而巳不能也自慚不能而思挫抑以損其價也抑之而巳之短與人之長並顯則兩失兩得之道也蓋矯矯之說發于詩而後世言風節者率快之以引重矯于義爲矢爲喬喬者抗之使高也矢者貫之使達也故曰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又曰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抑猶在秩秩桓桓之上乎而世乃羣然以爲病謂大道甚夷而人好僻好干譽好震俗必闢之禁之殛之然後可是一說也其

取議則有四焉羊質而虎皮梟音而鳳翮名之曰僞鼴
鼠誇量于飲河跛鼈爭雄于歷塊名之曰妄倨父簪筆
而學書黃口搖孼而舞劍名之曰彊丹青頳赭之鮮金
碧高明之宇名之曰飾舉天下魑魅魍魎不可窮詰之
姦率借一字逃焉以為窟嘯吟閃爍使人信使人疑使
人畏使人驚甚者擠人以快其私噬人而飽其欲是誠
不可有也雖然有僞而真為之對有妄而能為之對有
彊而安為之對有飾而質為之對大人君子闇然躬修
挺然挾其直以標樹風塵之表豈少哉故陳瓘曰若非
矯揉勢必相激而世亦遂有過直過正之說夫矯與激

則有分矣木之曲者勢不得不矯束之縛之壓以石炙
以火寧有過焉而後可復歸于直非斧之鋸之之謂也
斧鋸者激也水之潰者勢不得不矯隄之防之厚其土
多其楗寧有過焉而後可復歸于正非壅之斷之之謂
也壅斷者激也激不可以言矯則矯不可無矯之僞妄
彊飾者不可有則特立獨行者不可無道術裂而棱角
峭猶之正兵絀而偏師雄謂棱角非道術之肖子而偏
師非正兵之功臣可乎于是大人君子乃又以一字重
天下如晴霄千仞之翔如山隱昂藏之步疾徐由我高
下在心而百羽百獸乃始靡然竄伏而莫敢望何以明

其然耶開元天寶之間奢淫已極有一人焉歌于蔿駕
柴車而去之終身不娶飲食僅完天下賢而高之謚曰
文行先生不敢以名顯故矯而維持風教以警荒亡貪
濁之徒者元德秀是也宋承五代之季上下體統蕩然
無餘有一人焉負氣俠讀典墳而行之吏有捕一錢杖
不肯伏者判辭劍斬彼亦自知下急之難諧于世也自
號曰乖崖子故矯而適中權宜以儆囂陵悍詐之輩者
張詠是也江左偏安張皇小朕王敦桓溫每以此挾上
要君有一人焉揮白麈圍碁別墅而應之大破符堅報
不為動史臣疑之未敢許也則繼之曰折展夫人臣而

却敵安彊易累卵若太山斯已奇矣又何過求焉故矯
而鎮定物情以抑氣滿矜功之徒者謝安是也天下之
最易傾人者內寵即言語文字卒難遽悟有如婕妤之
詔對燭焚之上寢其謀而下泯執奏之迹若而人者非
決以防微不及此故矯而轉移君聽以閑宮闈序御之
體者李沆是也天下之最易間人者內豎即律令刀鋸
難以遽加有如守忠之逐空敕行之外不與知而內拔
交搆之賊若而人者非捷以通變不及此故矯而鋤芟
姦人以消肘腋陰陽之禍者韓琦是也夫男女飲食人
之常情水木綆鋸法所不[illegible]戰疆場勝負非兒戲之資皇

極絲綸寧府越之具假如昔元謝以矯情投之四裔按
復之以矯法責之反坐怒韓李以矯制策免盤鉶以示
威又何辭焉而數公冒然爲之濤恬服豫則終始不渝
踔厲奮發則嫌疑弗避豈好爲立異如此哉賈聲名媒
富貴報隙際尼忠良則姦人之尤不可一日留于世用
之律已用之懲頑用之致君而殿國將鬼神避其斷天
日鑒其誠而又誰得而病之竊謂數君子者聖賢之遺
烈而非直以意氣用事也三代之遺風而非直以流俗
自檢也何以明其然耶吾夫子慮文字日煩則曰無言
功名易染則曰與點富貴溺人則曰浮雲當是時删述

栖栖者何人而大息至此以彼嘆息後世猶有荒唐俳
偶爵瑣脂韋以喪其本始者故知聖人之爲慮遠也頁
屐而召公不悅征誅而夷齊叩馬揖遜而許由投淵當
是時心迹逆順豈不昭然而憤憤至此以彼憤鬱後世
猶有擅權竊國如操莽懿溫之藉口者故知聖人之爲
慮又遠也慮之遠不得不過過不嫌于矯以我之矯矯
敵世之靡靡于不得一以天下之靡靡敵一人之矯矯
古不得已而後紀綱法度乃始與天地相終始由是觀
之人患不能矯耳羣人而遊天曠哉大乎脫離塵垢之
中剖破桁攣之習脫離則神清是非得失照之如列眉

斷不以其身入于聲色貨利之場剖破則見卓經權常
變應之若發蹶斷不以身膠于成敗利鈍之迹國有大
事非斯人莫之任也國有大體非斯人莫之維也國有
大潰非斯人莫之障也過直而無不直過正而無不正
天下從焉安焉後世頌焉贊焉彼滔滔者亦既與其人
俱逝矣而眉宇之想東山之蹟益州之功業聖人間氣
之推尊至今與天壤共敝其又孰得而病之乃所謂激
者則有可言矣有激于利者有激于勢者有激于名者
而名之失尤甚買兒販婦之競趨兩虎兩蛟之並攫亦
無足怪既已修名矣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獨爲君子

古人恥之而雌黃鱗甲必使天下出其字下附其涎餘
而後可謂平康之誼何有以一人激者有以衆人激者
有以國是激者而國是之失尤甚鬬穴中則勇者勝揑
五木則多者勝亦無足怪既已爲國矣天下事非一家
私議平心易氣自有定評而舌端筆端必欲申其曹空
其對而後可謂寅恭之誼何彼其意固亦無惡于天下
而身爲首我以樹赤幟有矯之名而不獲矯之益豈非
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乎矯者無私激者有意矯者自
修激者自恃矯者正物激者忤物矯者視人如我盡化
其查滓激者別我于人時露其面目規矩準繩木不悠

而劘之必然濺湏金焦水不慭而堰之必決無情者猶然而況人禀五常之性勢易動而悔難追者乎激則爭爭必傷傷必訟訟必師天下始擾擾大亂夫以瑩中之剛正披摘京卞至死不移而別試一役先王氏之穿鑿後吾儒之博洽以為不如是則勢且成激諸奸甘心史學或至澌滅故隨時救弊以待後日之論定若瑩中者眞能矯者也有瑩中之遠識方可言矯有瑩中之矯方可存是非于萬世特立獨行豈君子之得已哉勢不易扶故扶之力事不易挽故挽之堅即如數君子者寧不欲舍過賞功進則將順主德退則與天下共遊于大同

而必以越格自見惟有以自見而偽妄強飾乃亦竄而入其中激者遂稱桓文都其位幾于攺步石混玉魚目混珠燕人襲之漁父珍之衆人趨之寧有極哉世之可寶者少而可賤者多則矯之有益者少而有損者多吾不以賤妨吾寶而亦不以有益者開天下受損之門以致靡靡者羣起而交摘可也古人有言善且不為何況于惡吾于處世者亦然矯且不為何況于激夫是之謂大人夫子曰無毀無譽斯三代所直道而行者乎

儲才

萬曆庚子福建

問閩當東南粵區自倭耗日棘勢不得不聚兵兵不得不費餉前所支吾業多踏踏而　璽書且數下責以征稅溢額夫艾也崎嶇山海間便得泰然長保無事已乎天下亦一閩之積也所苦寧有異同議選練議屯轉運即貿陸持籌未之有易而以今時勢果無寇闖阻撓之患否與長策難施卒然有警何以待之遁海破巢未可數狃之為勝算也昔獨石以殘破剪完雨淨以夜鐵退房川賊以猖獗大奔逆薄以反顧就係在事者設能詭權奇自見然推挽主持伊誰之力世不患無材得一士焉專事可以整頓早辦實難而盈庭有口其亦何救之有閩材數也生材而僅供一隅之用殆不其然歟夷廢湖八瀕地所自効于天下何如勁甲利兵與錢穀崇轄之積似不克與諸藩爭競士自不發天民得時則篤大器亦可豫踏矣

經國者在審勢有一隅之勢有全局之勢有一隅所自

効于全局之勢于此有人焉能唱款乃小海之歌自以為過風淩波稱絕技矣登舟茫然問左右于賈客此任口而不知一者也其中流出沒雖有可觀而終身不離舴艋見弓以為繁見車以為碍此知一而不知全者也間亦曾周旋于邊庭角逐之埸而渡江即棄舟楫曰遵彼大陸是安所用之潼關可以水攻昆明可以習戰則見聞所未及也此謬以為知一知全而獨闇于効用之宜者也蓋舉一可以知全故鼎味盡于片臠嚴冰徵於點雪而舉全又不能廢一故蜀江之水可以淬刀華陰之土可以拭劍引而申之責効于操柄之人要諸實用

而後止則天下之大勢畢積此矣生閩人也閩當東南
一隅稱異區焉請先言閩而後全及天下可乎閩地阻
山抱海羣溪交流壤促而人稠通舶而引寇自倭信日
急聯營團戍經費百出發鹿椿二十餘萬不備不虞不
可以師狂奴雖斃而家康尚踞卽海島不驚而肘腋可
畏往者承平無事沙尤之間一夫大呼從者數萬況時
方踳踳賀賂狂心進貴茂七何處蔑有鼓鑄行剽藏甚
密而蹤難窮其勢正繇崇而未可測也海禁寬矣物力
似少紓矣而　璽書且狎至曰是有寶藏焉是有貿遷
存積焉秘之惜之而不以佐公家之急謂外府何驛騷
筴衡一八卷　　蒲生　　六十一
旁午課一而責之十虛冊三月誰悲蔡蔡之人兵十而
餉之一枵腹三時將釀脫巾之禍撫臣羈留而僻處按
臣掣肘而難前藩臬大吏旁皇而蹙額又甚至於棄職
其勢正煽動而未有底止也崎嶇入郡地或或之耕大
不盈畝小乃尋丈食者又衆一有水旱其何以堪之若
是則閩亦極困已挑事試謂困在一隅而其他尚可支
吾不敢已乎一局之中不過四隅一者失勢三之與存
幾何而況乎三之大可慮也閩困兵遊左之瘡痍川貴
之俶擾徐邳晉楚之嘯聚與九邊之蠢爾爲仇未許遽
高枕也閩困餉太倉無經月之積例餉多積歲之逋連

筏蔽江聚珍無藐此豈有鬼輸神運哉未敢遽袖手也
閩困征五岳之麓四瀆之濱大湊小村妖狐假虎鑿斧
方新桀旌正密未許遽改絃也當事者憂之議簡練議
屯鑄議轉運是矣盡之矣上無寢閣傍無阻撓則抱眞
一武夫耳可行于淄青棗祇劉巴一掾監耳可行于許
蜀劉晏韓滉一藩服守文之吏耳可奉江南以濟天下
之急況一統全盛又　廟堂主持而難開塞耕戰乎哉
然勢不盡行也卽行之而捧土塞河挈瓶救火無益也
若是則天下又極困已挑事又將聽其困而坐以待之
巳乎安所稱任事爲矣楊子曰陰凍冱于外則微陽脅
筴衡一八卷　　六十二
力于內千金之家慮有盜賊必豫集彊幹以待之齊門
則遣某特挺擢其鋒踰垣則遣某揭竿擠其墮一再格
鬬比曉而盜獲　國家金甌無闕亦何至嚧嚧焉意外
是苦但獸窮則攫四海之內儻有微風搖之者此豈樸
遬小器可以指揮而定哉語曰蓄材用材也者所以負
重定傾之大物也世不患無材然名實相副言成經綸
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寧亦幾人要在當
國者豫養而精求之生閩人也知有閩而已責閩以兵
則力不責育技不逢昌微發二千人便生得失一傳羽
檄而車旗緜翼以當一隊弗能也責閩以餉則山不華

岳浸不江湖機杼讓吳會林督遜三川灌輸隔峻嶺一
奉計劄而錢穀輻輳以充辦給弗能也若以人材則西
北之魁梧東南之俊亮兼有之　累朝培養以來固已
炳炳烺烺昭垂史冊而識者或有風靡之感此何謂哉
利劍弗能割寶瑟不成聲此必有身其責者矣醴泉而
溉荆榛之種何盃非徒無盃常秩之于正獻楊畏之于
微仲不曰離叛且隨之乎莚薄而供明堂之用弗勝非
徒不勝劉秩之于陳濤元平之于汝蔡不曰潰敗且從
之乎蓋材之中自有楩楠杞梓在枝疏而根密外樸而
中堅霏微不敵桃李盤礴不及籐蘿而挺然卓然自堪

天家之用大匠知其然擁之衛之弗以斧斤傷詒之度
之弗以拙工斲細者榱櫨大者梁棟而闕乃始得自効
于天下効之兵則勘定著其烈効之征餉則綜理著其
勞得一士焉蒐乘簡卒酌盈濟虛事事可以整頓蓋亦
嘗比肩競爽以待上之自擇而擇固不易言也物常聚
于所好而不善辨者失之畫虎豹以威敵聚沙石以煮
羹圖鬼魅以欺世其好彌篤其智彌猾其失彌遠益識
眞材以經國無若我　明先朝之老土木之難獨石幾
棄不守拔孫安爲督授以方畧且戰且築八堡再完胡
雛之變西師未解內外戒心舊王竑參賛甘涼軍務虜

遂遠遁曹甫廖監輩雲擾漢川起林俊撫且剿之賊以
大奔宸濠見逆置王守仁于上游尾牽而係其頸　駕
未出京捷書已至數君子者負不世出之材夷大難成
大功風行電擊如發機霽景澄波無留害其樹立誠偉
矣誰爲推挽誰爲主持哉當是時腹心大臣若李文正
文達于忠肅王恭襄孰知其林弘奬而重寄之文法不
拘奏請無阻騰謗弗疑而後乃得以盡其用天下無百
年無事之時九層之臺見以爲牢固而其勢未必不至
于傾側以風雨之侵陵狐鼠之竄伏勢益岌岌外寧必
有內憂遁海破巢若有天幸焉厚而黙相乎驕且益疾

乎寧慮而早圖弗恃之生逸燕雀處堂之喻可以三復
矣苟非豫養偉材精求異産以支偏左偏右之勢一旦
拉然聲動蒼黃而求救勢必無及要在當國者本之以
虛照之以慧徐察之以觀其素歷試之以覲其能扶植
之以收其晩守不必夷由而但取其濶畧足以任事文
不必左馬而但取其識見可以當機學不必周程張朱
望不必皐夔稷契而但取其經綸可以定變或自書詩
或自介冑或自疏遠或久廢而引拔或顯隙而開誠隨
所長而用之荒服敗亂曰裴尚書率大軍爲我取溫傳
熟啇之首來屬夷跳梁曰范龍圖練兵固圉驚破西人

之膽嶸峒攻陷巨狄桓副王師屢敗專以西南事相托其爲我掃且夷之潢池弄兵日襲渤海其佩二千石印以往皆陛下赤子勝之不武惟撫安是賴舉必有當任在必成雖在蠢起之秋而摧陷擴清必無乏材之嘆此豈與人任哉天下無事其勢足以有爲而常患于不從及其有事易以見信而常患于不及措議者徒見夫盈庭有口足以揉公是破私交也亦惡知落鵰之箭靦以一日長蛇之旌揮自一手其多也乃所以致亂而況乎有一人焉自以爲穿楊自以爲決勝嫕諷不可理諭不可勢禁之又不可終至于矢撥弦絕眾百萬眾爲淮南

貲衍一八叅　籌一　三五

聲咳之奔哉士不可以薄待俊閩人也而効于蜀又文士也而効于兵閩士尤不可以薄待蓋又有一人曰楊文敏者歷事　五朝調停內外薦拔人才決親征措邊務經綸在手動合機宜功名終始爲　國宗臣當在二李之上至于今有道泰寧壯億萬年不拔之勢當事者奉其餘算以事　英主皆其餘也勝耦者以定一子居要全局無敗勢勢重則昌勢勁則彊勢失則亡信乎經國者在審勢審勢者酌偏全而居其重弱可使彊亡可使存始無負全才之用　聖天子之弓旌而求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經學

萬曆庚子山東

問齊魯之於文學所從來久遠以聖門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惟游夏稱焉而何齊魯之綱也綜其實則子游以禮樂立教子夏以詩禮論學文學之所重固在六經矣乃今天下學者率籍二氏百家之言以緣飾經義不發與經分道馳欺夫文不準經雖由也學不通經曲經也則何可以不明經然明經以數漢儒其顯者多齊魯之人然齊魯之文學於所爲盛有加居其鄉肄其業不知其人不可也能學[illegible]者何之[illegible]一[illegible]與[illegible]又謂漢儒明經而經亡[illegible]無言論歟夫經學萬古[illegible]萬類[illegible]萬世非[illegible]入[illegible]與變如觀白日何以辨明可一究極言之歟今諸[illegible]者勤以文體士習爲憂夫經明則文[illegible]正士習[illegible]矣爾士生齊魯之鄉固經尊也盍以所[illegible]敬者補明經之蘊

大道之明也經學與文學合而大道之隱也文學與經學分非經學之分於文學也經亘萬古以立常而人心

貲衍十八叅　經學一　六六

之漸世也多變經率恒性以示極而異趣之移人也每新以其變而之新而常者極者不能奪其流而不反之勢而文學遂與經學佹合而實分蓋天下靦祿利之路夫實有心而靡然嚮風寧不各占一經以自鳴故佹見爲合然靚朝華夕秀之麗則不能無奪志也摭笙乾柱下之奇則不能無溺趨也奪之溺之者日異而月不同而文學亦彌變彌新以標奇市異此豈必有意背經而馳譬之適越北轅走愈疾而分於越愈遠矣尚猶托明經之名以號於人誰則信之夫文不準經雖英辭潤金石祗雕蟲也學不通經雖高義薄雲天非正軌也則經

之不可不明也是哲人之驪淵文章之奧府也而明之者其必如游夏而後可乎游夏標文學之科他不少槪見獨以絃歌徵禮樂是躬行之教也以素絢游詩禮是心得之觧也其致夫子學道言詩之與而稱明經不虛耳縱橫於戰國而經蝕爇除於秦炬而經厄于時天下幾長夜而文學弟子咸抱其書而遠遯不知夫齊魯之間固有承瓚鬯而主經祀者見謂文學自其天性會逢漢武之表章又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遺經漸次復出一時制詔諸儒雜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遂斐然幾與三代同風然大半多齊魯間人也欲數明經之

士於齊魯譽之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不具數數其著者言易則田何孟喜梁丘賀之儔揚其波言書則伏勝歐陽生大小夏侯之倫衍其泒言詩則申培轅固生王式之流暢其業言禮春秋則后蒼高堂生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之徒鼓其風彼皆卓犖明經非習他浮藻異論以傾動王侯沾溉後進者而束帛旅於丘園輪蒲交於塗巷俊彥尋聲而響臻英流希光而景騖其最顯者淄川以賢良徵取乎卿相高密以宿素欽遲于王公榮施當年暉映後禩亦盛已此數公者綜其邃學媺行則訓故萬言何該博也論筵奇中何穎慧也門下三年何勤

懇也語必稱師何純一也諫以三百五篇其忠悃足尚也學矢不苟富貴其雅操足欽也戒子却遺其清風足厲也讓爵不受其遠致足標也假令得及孔門與身通六藝者禀型則升堂入室宜亦在游夏後矣當是時郷校非不奮藻而不登于選舉黄老非不揚聲而不列於學官是以明經之業粹然獨擅而文學遂絶一時乃若誇枕滕之秘於獨傳而不恥作僞假百二之篇以赴召而不虞矯誣則其陋也説者因謂漢儒明經而經亡不亦刺謬而失情實乎微漢儒之訓詁卽後有濂洛關閩將安所憑以爲衷夫漢儒者開局啓鑰而指天下以堂

皇之所在者也第已明者經未明者亦經明于漢儒者猶屬漢儒之經明于吾心者乃爲吾心之經也蓋經之立與天地並者也聖人作經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故其爲書貞以大道之亹聞罕漫者寄之經焉著明之造化睢盱而未判經袪其輿性靈渾沌而未彰經抉其竅含華佩實經之文茂績宣猷經之跡乃載道之書所以苞孕經緯者甚大甚細甚奧甚近自有經而聖人之道猶致尊邪於中衡准過者之所斟酌猶操旋蓋於工倕卽巧者不得差以鍼芒也然則經果易明乎其旨幽而邃經果難明乎其義顯而奪經之理心之理也

心之明經之明也千百世之上有聖經在焉標吾心也千百世之下有吾心在焉證聖經也從心覩經則無彼此即心索經則無扞格大吾心以窮其域而精吾心以入其倪虛吾心以通其變而實吾心以符其體其索之寂然無撓也如般微之致一不以蚑飛敗其思其見之灼然無閡也如覩棘之致精能以貫虱標其的其覩經爲我也能於經之中灑然見吾心而又能於心之中恍然見吾經其覩我即經也能後經以尊求於經之內而又能先經以旁通於經之外其無我無經復通爲一也能以一經散之爲各經而又能以各經會之爲一經夫

如是然後謂之明經無鑿空無牽附無間隔無疎鋍而經乃可明矣葢自天下之常者不能不變而故者不得不新百家兢之以爲華二氏標之以爲妙天下之號爲聰明頴慧者遂溺其中而不出其於經直以梯榮之故託宿而已有能篤不窺園者乎有能誦不離鉏者乎有能灑掃給讀者乎有能朝聞自奮者乎此皆漢儒之所以畢世殫力于經卒以經明而今祗用之富文學之儲置經學之實抑何舛也夫寧知舍經以他求是棄家珍而外索琛也是捐我之無盡藏而從人丐瀋也世之所謂英華秘妙者舉不出經之中而經之樸以含華平以

韞妙正欲使人深思自取而今已盡漬無餘譬如木至於華則有搖落已耳水既爲酒則有眩瞀已耳故醴酒之設當知玄水之尚春華之悅無忘秋實之思籍博觀宏覽以開明經之戶牖可也舍明經以循百家二氏之津筏不可也經之所明者今皆其訓詁耳而未明者不可以訓詁之明明訓詁即漢儒之所爲明耳而吾心之經不能以漢儒之明明故有以虛解有以實解有以即虛而實即實而虛解易在畫中詩隱言外其理虛非觀象逆志曷得焉觀與逆皆意言之所不到也是以虛解也書陳治亂禮明敬怠春秋辨是非其理實典謨度數

與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粲如矣摭實以求之善敗兩者各獻其狀矣是以實解也春秋誅意易戒履霜重意也書之惟微詩之小心禮之人生而靜徵心也經之虛與實未嘗不相爲用者也是以虛而實實而虛解也按籍而索若五音殊聲五采殊色五味殊調而經各操其重即心而融若還相爲宮還相爲質還相爲和而經咸統於同故曰有已明有未明有漢儒之明有吾心之明也而柰何說經家其僻者欲并連山歸藏壁經與易書兩存天地間其衷者至欲汰詩之小序考禮者不能登儀禮於經列記於傳治春秋者顧專主康侯使左氏公穀

秕也又何邪雖然明經學者事也表而正之則非學者事也今諸經尚有承譌襲舛然欲倣漢時白虎觀故事講議五經同異而天子親稱制臨決焉此豈可望於今哉獨言者數以文體士習爲憂而慮百家二氏之竄入也則無如明經矣經之教陽也二氏之教陰也經明則陽盛而陰能爲佐不能爲抗經日月也百家羣星也經明則日月麗天而星能輔光不能爭光此正文體端士習之本務也而天下之文學粹然一本於經如必盡廢博物洽聞而沾沾學一先生之言卽諸生齊魯人也終不敢曰知漢儒而已矣

才識

萬曆庚子山東

問世之需才以爲足辦天下耳然辦天下亦非單在才也固有秉高識以燭微負鴻聲以鎭物者其所辦殆猶在才之上數方其未發而察微發謀當幾而決疑定險肩鉅而定大策安大衆令才者當之恐未必朝徹而裏屐乃爾卽古如范蠡之憂鄢陵季梁之諫楚擧南文子之策智伯郭汾陽之下回紇韓魏公之撤簾空敎謝太傅之賭墅圍棋皆擧中窾會定傾危矣彼諸賢者其識望何道臻此數大賢識則望自若實塈則識必高若智囊以斡剡召其原源乃成謀買敗於眞識實至何當焉然求諸者於今則事之上有抱遠識而當亟拯岩谷之下有負人望而當賜環顧獨如吹籟者矜角宮微商不諧夫善也爲嗣音而反善之憂賴者所承權矣夫大夫欲待籌者稱正在今日執事者願安承也

世有材諝之士樹功於事內者殫其力畢其能而事以

集然技亦集事而止而常不勝夫捨据紛糾之勞或事反出於意外以窘其技世有朗特之士收功於事外者秉高識以矚微負鴻聲以鎭物若不見有張設措施之迹而天下晏如則上哲之遠籌通賢之鉅抱也蓋人情事變詎可勝原俟發而圖則晩先幾而燭則豫闇決於機宜則倉皇洞徹其肯綮則整暇以伎倆表軔割則似利而非利以風聲爲玄感則有待而無待以經營措置竭我之焦勞則功力費而補葺難以碩德宿望移人之視聽則鼓動神而顧化易故得失之原未判利害之倪未彰事端方隱於射覆也伎士才人所爲躊躇而辟易

而具超世之識者常以蚤見預待之危疑之勢已成觀望之情已著人心方搖於懸旌也志士勞人竭力以劻勷而不足而負蓋世之望者毋以先聲坐鎮之則何也才之所及有方識與望之所及無方事之取辦於才者有形而易竭取辦於識與望者無形而難窺也試觀天下之不容以形擬而不可以方局者有妙於光神於聲者乎今夫暘谷未輝則天地眯昧迫曜靈一拂於扶桑而石室匿岩之下無不昭徹者光所照也行百里之途者竭蹷竟日卒半九十而休適焉乃疾雷一奮百里震驚則聲所轟也夫識與望亦有若是者矣故易以智崇

效天而周萬物而孔子之譏龜兆也亦曰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十乎則識之不可闇也君子所恃以疏觀天下之精也詩言令聞令望四方爲綱而孟氏之論窮達也亦曰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則望之不可畢也君子所恃以震攝天下之具也蓋天下無疑事何必於識天下皆處常何必於望而世之所需於識與望者正謂夫疑事恒有處常難必非得高識碩望之士何以中寀會定傾危也吾試質之春秋以後諸賢夫晉方勝楚晏然未有釁端乃范燮輒懷外寧內憂之懼當時見謂迂闊未幾三郤發難卒如其言隨以蕞爾小國介在

彊楚取之如振槁耳而楚之君臣動色相戒輒曰有季梁在所謂未發而察微寢謀者則晉范燮隨季梁之爲也智伯欲襲衛乃佯使其子顏亡衛南文子度顏不當亡既亡衛不敢不受既受衛不敢必無見噬乃約以車過五乘則不納智伯遂止回紇之寇唐已岌岌乎不支郭子儀單騎往見蕃亦計出無可如何然卒致回紇望塵驚拜以安唐社所謂當幾而決疑赴險者則南文子郭子儀之爲也韓稚圭定策兩朝獨其撤簾空敕直犯人臣之所難而歸大政於朝廷斥壬人於闈黨皆幾不旋踵謝安石以江左一隅當秦苻百萬朝野洶洶震恐

而賭墅圍棋自若鎮定人心使無內潰所謂肩鉅而定大策安大衆者則韓稚圭謝安石之爲也之數君子者非其識[illegible]一世則何以內憂之言驗若左券而衛不挑禍於智伯宋不貽害於宗社乎然識高則望隨之彼其垂芳名於史冊標永譽於天壤固自有實大聲宏焉者而豈以赫赫之聞反遺明哲也非其望重一世則何以楚勢之張按兵不動而強虜顧肯不加害江左奚恃不驚擾乎然望重則識先之彼其策成敗於胸中覘情形於掌上固有若燭照數計焉者而豈以汝汝之夫致鴻稱也蓋負高識者橫襟而覽而天下悉就圖廻焉膺重

望者建表而立而天下咸注耳目焉故或以識奏功則游刃肯綮籌策自神特就其識之所到者言之而非不能樹磊落之英標振孤高之奇節也或以望豎績則乘風載響音徽自遠特就其望之所歸者言之而非不能濬玄朗之靈心擴通微之睿智也然則自昔亮哲名賢所以能斡旋宇宙弘濟艱難者詎出二端之外哉而乃有抱識如蠡頴川負望如殷深源者一挑釁於六國一喪敗於安西豈其識不足望不高而致然蓋天資刻薄衆意已離雖其所擘畫非不中窾而無實望則併識亦非眞也遇事周章居本無物雖其所蹙施非不籍甚而

無眞識則併望亦非實也兩人之不振豈不幸哉而遂欲以是爲識與望詬病是見魚目而疑珠誤於碔砆而以玉爲不足貴也則又舛也夫天下何可無識望之士也國有元龜則天明可紹虎豹在山則藜藿爲之不採識亦求其眞而望亦責其實斯可矣吾蓋又有感於漢唐宋以來數事如田叔之燒獄辭以曲全情法王子明之擢張旻以存帥體而安反側皆于兩難之中爲善處之術不可謂非眞識也又如汲長孺以下僚而能令悍王惕息楊綰相麻一下而能令重臣減樂撤從皆於閒修之地收表正之功不可謂非實望也寧以今天下而

遂乏若人乎寧以今天下多事而頓可不聽用若人乎在廷當事諸臣其有忠謀讜論匡時弊善後圖者識非不到也及此時而聽之非不猶可以杜亂萌也而百不採一在野廢棄諸臣其有亮節貞心抗高疏表夷白者望非不峻也及此時而用之非不猶可以昌理道也而百不復一夫所聽所用不在此則所聽所用必在彼矣昔人謂南面視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此其說鮮在越王之聽吹籟也於此時而欲施挽回之術果深識雅望之所能乎雖然人臣亦患無眞識耳有眞識則隨時

可以斡濟亦患無實望耳有實望則隨地可以震竦夫盤根錯節正以別利器非徒以施於平居無事之時也吾謂今天下賢者不得行其志才者不得展其猷在內者不勝其扞格而不入在外者不勝其掣肘而不伸非得眞識實望之臣曹起而布列何以挽狂瀾於既倒障頹波於末流哉蓋無識則發不當機動不中宜無以協人心人得而持之無望則道不挂通人聲未達雲閣無以厭人心人得而易之夫使人得而持人得而易於以匡救庶有濟矣故有人焉橫覽古今達觀時務利害能燭其原禍福能識其倚人見之於事後我見之於事先

一有欲心則掊尅聚斂之計入焉而迷而不復能清治
亂之本此治之所以不能無亂而善開者未必能善承
也嘗稽古帝王作歌則時幾致戒脣載則叢脞寓箴乎
祐覲於弗僭慆淫戒於承休省惟靈以誓師指敬勝以
約志干戈而致省厥躬時動而慮善惟事索乃逸於艱
難考享國於惟正彼其所恃以爲開所恃以爲承者聖
賢較若一心也嗣是而後有一慟六歎於刑措之朝而
卒能躬修玄默有十思十漸於虛懷之主而用致胡越
一家有欲自焚以荅天譴容狂悖以開言路而五兵不
試百穀順成此三君者皆以承緒而敦開創之基以開

創而繕承緒之業其所爲察機辨萌者孰非唐虞三代
之心哉我　太祖高皇帝籍淮甸以龍飛掃胡元而虎
嘯開創可謂無前矣顧嘗謂吳禎曰海內悉歸版圖固
可喜亦可懼又嘗與侍臣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
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抑何兢兢於承也　成祖文
皇帝致華夏於再清平夷虜於三復開承可謂兩隆矣
乃嘗諭解縉等曰人心不可有好樂朕每退朝默坐未
嘗不管束此心又諭輔臣曰恒情保初易保終難又何
業業於後也　世宗肅皇帝假七澤以開基託六龢而
承緒亦既以承而兼開矣乃嘗敕文武宰輔盡言以副

敬天勤民之意而復撰敬一之箴以自覜又何終不自
逸也葢有其始者未必能有其終故易於龍飛而繼之
以乾乾孤濟而榆之以汔汔誠謂山九仞者虧一簣行
百里者半九十里耳恭惟我　皇上肅奬天心敬廑民
困　玉趾躬既於圜丘金穰屢發於鄗國郎四郊多壘
九陛宵衣然孽不再興征無頓命甘泉烽燧熄去已
踰十年統萬水攻凱奏不踰朋歲雖樂浪長鯨鬼方短
蜮兵彌千里地控三藩然搏風射影之無聞避網披鱗
之屢見開承之業信足繼　宗祖而媲帝王矣可不謂
基隆盛際哉乃　三殿　兩宮相繼成燼河宗岱岳一

時徙崩三山傾五山哭月並日見金經晝晦而茲者實
雹殺人旱魃赤地又見告矣人不堪命所在洶洶思亂
識者有土崩瓦解之憂夫災不虛生銷非無道則孰事
所稱外寧內憂髓竭脈繼者固保泰圖終之長慮乎請
以身喻東倭西逆南酋北虜皆手足恙耳外也未甚害
也土崩瓦解則病在神髓漸進膏肓秦越人之所望而
却走者彼清寧示變正其症矣奈何狃手足之痊以爲
安而漫不加意於神髓耶國之神髓民心是也今之重
拂民心而亟當爲收拾計者有七君　建儲矩典關係
最重奉有　近旨不敢瀆焉外如開採之法古聽民鼓

鑄以供貢乃今主之以特璫擁之以棍虎取償於有司
不足則編富民爲礦頭取給於富民不足則掊廬墓以
挾詐血枯髓草中宵痛燐火之往來怨結重泉白晝悵
妖氛之騷鐩民巳上室而九空　上且一得而百失是
宜撤之以慰欲富之人心者也榷税之法古驅民棄末
以就本乃今貂璫把闗津之喉狐鼠察舟車之載金書
貴藏隨地皆落膺之前牙羽箭雕弓觸目皆攫金之利
器　聖旨而徧植機樊何可令衆庶見也税店而係之
於　皇何可令史册垂也是宜罷之以快牟利之人心
者也中寺不與政　祖制也今無乃藉其力以掊財不

得不暫假之權以張勢乎舊序語于　天縱騎崇朝四
出單詞腴　聽温古不日盈篇何以檻車恐喝小吏今
則騖章而劾道臣向以節制抗衡兩臺今則反脣而蛾
撫院勢巳上無天下無地而包然休於中國漸且操予奪
擅威福而倒持夫太阿吾不意制馭褻匾之一大柄乃
竟爲貨賄所購耶則抑其權以解積憤之人心者宜亟
也言路當僭闢防壅也今無乃諱其忌而惡人之指不
得不暫沮其進以銷人之躁乎第杖馬未鳴先觸藩而
短氣孤鳳一去竟賜環之無時批鱗拂耳之説不獲露
簡以關其忠憑城倚社之疢孰敢堙輪而破其竄人才

關氣運何至聚天下之英而使之顧影自憐言路係治
機何可空臺省之額而自詡抽薪止沸吾不意設官分
職之　大典乃竟以私怒廢棄耶則廣甄收以甦久抑
之人心者宜亟也　詔逮暫行爲貪殘耳乃威震而不
息則上見褻而不見嚴縶久而不理則下知激而不知
悔金革紫綬指獄吏以誇尊囚服南冠詣臯陶而訴抑
痛平反之無地奚止六月飛霜鑿守正之多壘誰作一
方保障是以　天刑爲貂璫鼓焰如　國體何則濫逮
宜速釋矣　朝講久輟爲靜攝耳乃　鑾簫鼉鼓日歌
吹以沸天　鳳蓋龍旂時翱翔以麗日庶幾無疾病何

甘塵掩　朝堂書　皇好鼓樂何使愁生閶闔薦紳無
接見之期歟　君門萬里　宮闈多援抵之術致禍
府百端是以　天位爲一巳恣睢如　社稷何則　朝
講宜速舉矣利竇叢開爲匱乏耳乃炎海鑄山祇歸
內帑以塵積持籌握算仍嗟無米而徒炊脫巾變在呼
吸豈可徇以塵飯塗羹泉府貴在流通何可壅若瓊林
私藏出之以賚　大工則度支不至捉衿露肘出之以
代租賦則窮閻不至剜肉割瘡若空天下以聚於無用
如民散何則　內帑宜速發矣凡之七者皆重拂民心
以干和氣者也則下順民心上祇　天戒修內治而保

泰運道無出此矣盎中使驅黎庶為淵馬而　皇上傾
仁厚為圃池焉臣梧為遊藪為出兆而　皇上辨蕢珠為
煬竈則士慶於朝農慶於野商賈相與慶於途上下恬
愉太和翔洽仰晏太清俯奠太寧三光順序五曜齊軌
雨暘時若而景星卿雲且時出以旌瑞何災變之不可
弭哉是善開善承有終有始治外無異於釆薇治內可
同於天保　二祖　一宗之盛治不炳烺於此矣然此
臣不能以强諫得之　上上不能以勢力强之民是在
　皇上自為治亂計轉移於一念間耳夫前轍之害治
與改轍之必治不待智者而後辨也　皇上含靈體睿

炳物沉幾豈其見不及此第慮患之心不勝其欲利之
心故始而嘗試之試而見其隨諫隨止旋聚旋散則以
為天下無柰我何於是狃而生玩心玩則欲心熾而視
為不足改又見師出無前亂夷靡後則以為我可恣肆
於天下於是喜而生滿心滿則欲心溢而又不暇於圖
改豈知土崩瓦解正不驟發而神髓膏肓非手足可並
耶故泰慮復隍豐慮日中既濟慮衣袽而魏徵謂守成
難於開創范文子謂外寧則有內憂有以也唐之玄德
開元建中之治爛焉足述乃女謁入而不恤其民則天
寶難作閹閻陳過於覬顏貨利入而大傷其民則奉天

禍起瓜果上同於驅命豈非九層之臺易於壘土而强
弩之末激於衝風也哉此善開承者必去欲心存戒心
俯順天下之民心而永惟其終也不識可轉關於
當宁否

學術

萬曆庚子山西

問聞之三五之世教一道同未嘗言異異端者始於道術之分而辨之令無間於同也然仲尼惡異端而不斥其名氏蓋異則窮窮則返故聖人諱則彼終入於道孟子與氏則名排楊墨又何說也或者曰莊列之禍再變爲申韓又曰老莊之書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之王庭然當時諸侯王擁篲前驅倒屣郊迎有用其三符兵不侵境十五年者有自稱使臣治天下知遂諸掌旨有爲宋叔九守至魯人九攻之不能充育又何治並之效章章若是至於釋氏者其說尤極微測難測乃史氏謂瞻足可物又云秉要執本務崇不競合於六經是耶非耶自列于脩後五百年西方聖人之說驚神先生至北面稽顙而歸事之樂其道出世入世與吾儒不大判謬耶有宋大儒發明正學表章六經有自近年假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莊昧不可知之道又何攻之亟也諸生誦法孔孟之日久矣拔本塞源當必有辨請詳言之以觀治心經世之畧

天下有不易之理而無必勝之辨二者若執柄鑿然其弊使人驚訝而情窮窮則極極則返此貞勝之道也理裏也沉淪其肌膚習滑於耳目使人信則明明則行此萬世不易之經也蘇子由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夫仁義禮樂其變莫或窮匱而總之曰一貫是故君子以達其道小人以得其器毋或姦焉而異端怪說自不得簧鼓管蘥其間此仲尼之道也李伯陽庚桑子關尹喜與孔子同時未嘗以一言相訶詆只曰彼遊于方之外甚至稱之猶龍適周問禮則又從而稟業焉以故老子優游柱下楚桑卒老畏壘迺西遊出關始

著道德五千言則關尹子所强而留也彼老子亦預知孔子之道必傳于世故去而不化孔子亦預知老子之道必傳於世故尊而不排當時十二國君卿大夫猶得以詩書禮樂冠紼俎豆之文據經援古以彌縫其國邑至孟子時術始萌芽而世以聵聾莫能正故孟子辭而闢之至稱楊墨無父無君同于禽獸夫孔子龍之孟子禽獸之故二氏遂不忍其懣懣之私至于泣染絲泣岐路則其情窮矣窮則極極則變故莊列得以倘佯浩瀚之說以天地爲幻泡以人世爲潰瘢決疽而卑不害韓非遂祖用其道以爲生人之倫果如馮虛浮漂殺之無罪於是莊列之禍再變爲申韓而道術始裂孟子亦預知其流若湍瀨之必崩而隄防之必潰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吁孔子以攻爲害孟子以距爲聖豈得已哉嘗竊論之異端之于聖道若天地之剩氣物類之駢技者然的的而虞淵燦燦而攝提者非日星乎而暈適蓬勃抱珥蟲蜺亦並麗于天者也翽翽而爰止昭昭而瑞應非鳳麟乎而巢鸛呴雉飛鴻舞羊亦並附於氣者也明皇王之道發六經之旨者非孔孟乎而老聃莊周屈到田駢禽滑釐鶡冠之徒亦並附於聖人者也同道而祥祲異同類而妖瑞異同生而邪正異即聖

人御世能葆金玉不却鍮硃能愛麋蕪不辟蛇虺豈惟
并容並育夫亦有所用之也申不害用慘刻爲名然韓
用其三符兵不侵境者十五年楊朱對梁王亦曰使臣
治天下如運諸掌墨翟爲宋設九守令公輸般九攻之
不能得以故當時世主尊行其道至雍篲先驅倒屣迎
郊而學者竟出不與徒以外吾孔氏之藩籬而其人終
不敢置寸喙于吾夫子者則以泰山滄海之高深足以
容之也莊生儻悅自恣傲睨千歲其言長生吐納事不
及老子至論老子自迦墨翟彭蒙以下以道術相傳止
于其身絕不及孔子葢兩尊之則不攻異端之明驗也

嗟夫高天大海古今一息天命民彝不少衰止有離附
無漏滲有疑肖無涵淆自老氏至浮屠氏入中國數百
餘年而佛教一旦遂與老氏並傳何奇也列子嘗言西
方有聖人西極之國有化人果應期而出又何神也夫
人含五常具百骸以生得其神靈不死者爲佛地位中
人佛亦人耳彼其生長西極其地稱極樂其人稱上壽
其書稱微渺難識不過夷狄吐納長生之一法耳老子
所不道而猥云彼爲老氏彼爲佛氏是何異孔席不煖
墨突不黔則又老氏之所冤也然則將褰裳而就之乎
非也仲尼之道若元氣然天動星迴而辰極常在樊輪

飛瀑而原泉自清故以眞儒而遇僞禪辟之日升而月
微于時儒道明以眞儒而遇眞禪辟之晛出而雪消于
時禪道息以僞儒而遇僞禪辟之杌水而車薪於時儒
道詘以僞儒而遇眞禪辟之兩瞽之不能相覩兩聾之
不能爲聽也乖合蝨聚安見其同而角戰而舌爭安見
其異乎太史氏父子貫穿百氏其論道家稱贍足可物
復返無名葢喜之也喜之者以其宗皈性命不落言詮
異於世儒之呶呶無補於身世者耳今觀佛氏自讚本
覺名爲希有且曰上天下地惟吾獨尊彼覗富貴聲華
若飄風若振槀若昫朊然則佛氏之法亦嚴矣玄黃可

變金石可流赤縣有時而桑田黃河有時而衣帶而眞
性之藏於人心獨不可泯滅今之學士大夫口譚六籍
飛文揚芳將以納玄策而捧樞星此眞性也一不得意
於趨舍則桑門磬谷琳室滄浪恨不得聚廬而託迹焉
目矚八埏左顧右眄將以登龍臺而標銅虎此眞性也
一不得意于纓組則錙黃蔽體菰麻充腹恨不得擊杖
而待養焉深居邃奥前禮後華將以廣植芸蓀金縢玉
牒此眞性也一不得意于似續則桑下不宿六根不染
恨不得飛錫而往家焉高講帳幃親朋滿座將以上窺
姚姒下譚管商此眞性也一不得意于聚樂則瞑目聊

趺合珠墮鮲恨不得就壇而禀馘焉彼其西來所恃丹
訣禪偈只以虞樂其身緜延其壽命而通人達士反竊
之以為逃名避世之資且也一啜其醨一闖其戶津津
焉以為得上乘甚至竊半偈之珠璣為媒身之羔雉甲
第之名氏資禪宗之籤帙一夫倡九州同聲魁柄一
差民萌藉口昔孝宗末年士大夫皆尚顏書杜律至辛
未壬申之間川蜀多事遂以為顏魯公之忠節杜工部
之詩史亦可槩見然則今之學士大夫胡不自諱也說
者又謂浮屠氏能以生死輪廻之說極刷冥頑俾無顛
越是又不然周禮大祝以六祝六祈之詞事鬼神斂民

福而又男巫望衍就號女巫祓除釁浴其民生而化被
之死而祝尸之又豈必附撽六徼登壇九仞然後足以
超生度死出世化人哉駭沐食子以為仁義渠焚親以
為孝非其天性好忍王化未沾故耳韓昌黎曰不塞不
流不止不行噫惟有以塞之而狂瀾奔澎幾浸天矣惟
有以止之而風驅雲合幾亘地矣蒲盧可以象成木實
草埋可以變幻成色而吾儒恃以勝之者上透三光下
等六氣中驗五行而一禀之大道故曰經正民興斯無
邪慝矣乃周禮所謂怪民王制所謂左道盛世所不能
遽驅除者柰何以空言驅除之哉

安危　萬曆庚子河南

問國家修短安危之數制於天命安不忘危自古重
之其至危者莫如戰戰勝國家之福也而古之賢
君臣如春秋傳所載未有有功而不憂且懼者豈
勝固職為憂與勝則興敗而亡常也然亦有百克
而亡數敗而興者豈安危倚伏之故命自有在而
勝負非所論與國家威德遠出前代若寧夏朝鮮
播州之役無不如意武功烈烈有光於祖宗矣
乃災異頻仍人情搖動惴焉若憂在旦夕然豈
勝不足恃而命不可知也春秋君臣所為憂懼者
其大端亦可指數與夫天道遠人道邇必欲杜危
機銷亂萌以祈天永命必何若而可諸士其實直
言之在事者願有聞焉毋以泛薄太息為過激也

安危者天下之大命也安則共安危則共危上下之同
情也君之愛民尚不無故而奪之天之愛君豈其無故
而奪之顧延促禍福天制其命視君之若何於民也而

自取焉欣怨祝詈民制其命視君之若何於我也而自
取焉人君上聽天下聽民所制者獨有天與人與之權
而非其所得私也以天之權褻天以天下之權忍天下
是謂造危褻之忍之則信自由矣而民之職詈也職怨
也權不得強之以為欣者之祝也天之命促也命禍也
權不得強之以為延者之福也故命一而已聖哲造以
之安狂愚造以之危當其安也豈直天下同其慶即天
之降福亦若泰然而示之休當其危也豈直天下同其
殃即天之降禍亦若慘然而助之戚然能助之戚而不
能不殃也是造危者之所自命也命定而莫之可移天

亦無可奈何矣及其命之未定勢之未危而亟圖所以反之使臣主同慶君民共休是天之所深願而不可必得於人者也今天下何如狀邪以爲不安乎則四海一家金甌無缺兆虜守款市修職貢惟謹徃年叛卒爲梗夏州幾非我有矣而敗不旋踵倭奴㠜覬朝鮮流離其君臣敢抗　天誅者七年卒也元兇死鱗介散挈箕子之故封而還之屬國比者播酋負固騷動三省然白旄一指巢穴立瀦此皆非常之變成非常之功偷弄爾熾威靈彌彰所謂如天之福也以爲安乎則天鼓時鳴天狗屢隊天火煽虐星辰失次雹損人畜天道一何示怒

也池滌波湧地數震動望岳騫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地道一何不靜也揆諸占記驗諸往册皆爲異慼事應不細賭一二足爲寒心矣而掊克聚斂之使方攘臂橫行虓集梟獍而驅使之以一致百以百致千誣訐生於理衣羅織行於律外得陶猗如捕跳蹻藐中產如視錙銖生殺予奪之權倜然自擅而莫之誰何於是大吏挫辱小吏脅息少不如意輒不測禍之矣於是富者日貧貧者日困重以水旱之弗時𧈪蝗瘥癘之爲虐流移潰竄而莫之爲恤生不足愛而死不足畏嚚嚚嗷嗷各有化爲盜賊之意是季世之象也天福不可屢倖變必不

虛生一殃一祥未有駢至而難施者安危倚伏之機無乃在此乎愚以爲勝非難持勝爲難數戰數勝國之福也而未必非禍也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罷民虢之所以亡也昔者楚子慮禍於克庸晉侯存憂於城濮秦伯懷懼於王官簡王成亡於中山勝而憂也勝而憂其勝爲福故曰知與如是斯不亡矣鄢陵之克士燮病之侵楚之伐國僑憂之圍蕭之役仲孫蔑危之伐晉之獲晏平伯患之勝而驕也勝而驕其勝爲禍故曰不德而有功禍必及矣是何也驕則棄民民亦棄之天惡得背民而存之其勝也祇益之疾也故紂以百克

而亡懼則愛民民亦愛之天惡得背民而舍之其敗也乃牖其衷也故漢以百敗而興然則安危之故定於人而不定於天也明甚矣以　今日如是之天下而有如是之武功愚但見其可憂而未見其可驕也何也天之意在若存若奪之間而天下之大命在將危未危之介亟圖之庶有及焉不者用惟恐不危之人行惟恐不危之政而狃其未安者以爲安導其將危者以之乎必危也圖之豈復有及乎董生言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之國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故出災異以儆戒之吾

於畢徵之疊見而知天之未忘　國家也今乃用惟恐
不危之人行惟恐不危之政者何也豈非安其所以爲
而未嘗一深省之邪誠省之則何難於亟反之何也以
其權犯天下之所不欲而逆行之其勢之難難於挽流
以其權因天下之所欲而順行之其勢之易易於建瓴
未有能爲難而顧不能爲易逆爲之且如順而順爲之
反得逆者也請得而熟數之夫天子之可恃者獨有民
心耳雖先德猶不足恃也使先德而可恃也三代至今
存可也昔恃陋虞恃神楚恃約吳恃勝秦恃強隋恃富
危皆不免焉今田野盡府庫空將士疲於奔命軍實耗

於牽動土蠻剥遼左之膚套虜戟西垂之腋百姓有土
崩之漸大司農無終日之計持籌園吏旦夕皇皇惟恐
脫巾再呼而無以應之是天下無一可恃也然則所恃
者何邪將無恃智之能疑乎卽不宜疑忠而不疑詐疑
是而不疑非矣苟非與詐而皆可無疑也與不能疑同
將無恃力之能自用乎卽不宜忍惠利而用刻剥舍賢
者而用不肖矣苟刻剥不肖而皆可用也與不能自用
同將無以作威作福惟所自斷乎卽不宜冠無賴而保
養之梏無辜而繫累之使刑綏於造律而賞蒙於模金
矣使造律而可無刑模金而可蒙賞也與無威福同將

無以人物議論惟吾之所顛倒駕御無不如意乎卽不
宜蔑正言踈正人而惟面諛之小人莫予違者之爲指
使矣夫正人正言阻絶挫折則有之何嘗收顛倒駕馭
之効而所謂面諛莫違者又不足顛倒駕馭之小人也
如是則雖日處於人物議論之上與閉耳目而孤居同
凡此數者皆以天之權褻天以天下之權忍天下之屬
也危道也而愚謂將危未危之間猶可亟挽而圖之者
何也則以如是之才如是之知又有獨攬威權駕馭人
物之意而直若於用者之未善固未嘗不可易而之善
也天下之勢惟不可使至於窮窮則必變當其未窮也

能痛悟其向者所爲之不善又能審於所以不善之故
而幡然自變之如夢得覺如汗得濯言不出　禁籞而
機已喩於天下君子可使茅茹而拔善言可使補牘而
進宵人賈豎可使如勁風之掃蓬藋蒐夫窶子可使如
甘霖之起枯槁方策懿政可使如雲霧之暫翳而日月
之重開乾父坤母可使如大杖之乍逃而怨慕之允若
也靈長大命何謂不可復造邪故　今日之事不患其
不變患其聽物之自變不及其未窮不患其不悔患其
悔悟之已後而不及於可變悔之早暮是安危之大機
也吾未見有能觸其機而務速之悔者也强梗既除志

意大得綢娛日新遂慮日忘以無益爲快圖用食言爲便計如是而及悔者鮮矣今夫胡越之人不相識其勢不足以相死生然同舟而遇風波則相視如左右手共命故也畏其同溺也不曰祭風雲進止之爲旱耶同室之人不戒於火則捷者超而撲之勇者推而絶之挽者合而裂之汲者分而沃之雖其鄉鄰猶將焦頭爛額競譟而救之共命故也畏其同爇也不曰曲突徙薪之爲旱耶今天下已在漏舟之上燒屋之下行道之人皆知其且危而肉食者猶以爲天下之大命何必遽至乎此也是未斷於共命之故也山巨源之懼外寧也智矣若之何不公言而私言之君子以爲愧范文子李鄴侯之言奉天也德宗方委之於數而鄴侯以爲君相不言命君相所以造命也自古人君之縱心而獨用者不委其命之業有定於天即恃其命之若有私於己不知其定與未定之間天固望其轉移而不可得所頼以觸其悔機變不善而之善者公卿百執事皆有責焉苟又委之無可奈何而已寧不爲事變諸人之所歎哉草茅愚生不識忌諱執事開之以賈生即不能爲流涕太息之言然固賈生之意也

知人

萬歷庚子河南

[illegible]

飭者之助

夫知人之難非吾明用之有以知之難也又非吾術之操以罔之難也又非吾徵其原告難盡之難也凡知人之難難在知其人之心而可以吾心當之也所知出於貌愿而益有長者也而疑其若不肖有順慣而達者則以深中而飾厚貌必不得矣所知出於就義者也而疑其心有睫物爲弔詭而犯難成事必不得矣所知道德爲上然有實爲厚名而顯爲高行者也而知之以行而則知之以行而實失之若謂其爲厚名然有顯高其名而實鎮其行此之不可不知也夫有堅而鍰有緩而釬

因其堅而遂謂其鏝因其緩而遂謂其鈃而先有心逆之者見給有形名而寬任因而守因其形名任因不復繼以心從之者見給夫人以所好而嘗已以冀其知故知人者不復察焉則見給以所忤而嘗已以冀其知故知人者不復察焉則見給置之不用而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以觀其敬而謬爲忠敬者則見給體大者節疎蹠距者舉遠而縣以是與之也則見給小謹者無成功細謹者累大德拘於其小則以小知而貫人觀於其忽則以無心而失士觀於其所舉而堯不能不失之治水觀於其所取而管仲不能不失之分金觀其所不爲

策衡十八條　五十七

則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而卒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既爲文侯師觀其所難以知其勇戇者類勇而非勇妄以貨財以論其仁曲廉類仁而非仁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滑稽者類智而非智物多相類而非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徂詐衆人之所眩耀也故行之類是則毋以其是信之行之類非則毋以其非黜之衆之所共與則毋以其共槩之嘗行者不容於世而始錯不足以妨終之美也不忘人之所短不忘人之所修平直而不割明廣而不切人求於人而力自修責人以人易償也力自修則益明也如鏡之照如衡之稱此道之所

燭賢不肖不蔽而得盡智也甚矣知人之難也嘗試論之物必有先事必有豫意必有朕謀必有圖有宜薄而厚宜厚而薄者必有嘗我也有宜敬而反侮宜所怨而反敬者必有離我也事宜彰而反隱事宜隱而反露者必有謀我也其詞文而色武者必有圖我也其饗禮隆而反戚者必有告我也其視端而趨疾者必有避我也其貌恭而色慚者必有反我也有宜言而默宜默而言者必有惑我也有宜抑而揚宜揚而抑者必有間我也此皆人之情也事之表也何以明其然也昔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衛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

贊衡十八條　九八

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此宜薄而反厚以嘗我者也項王遣使者來初以范增使饌以太牢既以爲項王使食以草具此宜厚而反薄以嘗我者也溫嶠爲王敦司馬謬爲恭敬與王鳳深相結敦表嶠守建康出餞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墮後鳳言嶠不可信敦不聽此宜敬而反廷辱以離我者也張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之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爲告儀儀諾因與之參坐於君之前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儀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吾讎也而儀與之

俱是必鬻吾國矣遂不聽是有所怨而謬敬以離我者
也目頓見漢使者徒見羸瘠老弱此宜彰而反隱以謀
我者也韓魏齊楚合以謀趙趙子往見張孟談於負親
之丘孟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
大夫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
國疑而敗謀此宜隱而反露以謀我者也晉襄王欲襲
聊阮使人於周曰敝邑寡君寢病卜以龜三塗為祟寡
君使下臣願藉道而徼福於天子天子許之朝禮使者
萇弘謂劉康公曰祈福受禮此矛嘉之事也而客武色
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此其詞文而色武以圖我者也

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
不樂酒酣而送之璧反而弗辭其僕疑之成子曰夫止
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
以璧寄之我也由是觀之衛其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
喜之難作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
妻子分祿食之而反其璧此禮歡而色戚以告我者也
郄疵言於智伯曰韓魏之君約趙勝而三分其地今城
不沒者三版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二王其必
反矣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韓魏之君曰是疵為趙
計也使君疑二主之心而懈於攻趙也趨而出郄疵謂

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韓魏之君見疵
視端而趨疾是視端而趨疾有畏而避我者也桓公朝
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
衛君之罪公問故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
國之志也見妾而色動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
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
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此貌恭
而色慚以反我者也司馬喜使趙而為已求相中山公
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為
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

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
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
疑公孫弘弘出走是司馬喜無所辨頓首於軾默以惑
我者也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公孫閈謂鄒忌曰
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不勝
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乃說王而使田忌
伐魏三戰三勝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
我田忌之人也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
王聞而疑之田忌遂走此宜默而反彰之於市言以惑
我者也史舉非犀首於魏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

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不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戸邑於先生張儀因令史聚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此佯爭之以去我者也齊人縱反間曰樂毅與新燕王有隙毅以伐齊爲名易與耳齊人唯恐他將來此故佯抑之以間我者也此數者皆情之微也表之微也治亂之機也不可不察也夫爲無故之享者必藏姑與之志爲無因之慢者將行攜貳之情設可疑之迹者特示不密之形陳多猜之蹤者繆露過防之狀是其表也其名爲人諂疚於中其覘畏畔於中其色懾惕於中其步疾悔於中其言徐是其

表也其名爲天符天符以明人譎不亂定乎內外之分辨乎得失之林詳與否不能爲之眩賢不肖不能爲之蠱而厚者薄者敬者慢者隱者顯者語者默者抑者揚者文而武歡而慼者皆不能爲之惑而何以與此也猶未也忠臣不避其迹孝子不蔽其行成大事者不修曲謹立大功者不膠小義自古豪傑皆然天下之事有小人而涸於君子之眞亦有君子而疑於小人之似遇之有幸不幸也太公伐紂而疑於叛周公誅管蔡而疑於忍子房背鴻溝諸葛取劉璋而疑於詐韓琦用空勑王曾去丁謂而疑於排然此數公者皆借小人之迹行君子之心天下後世亦皆信其爲君子之心而不疑其爲小人之事天下定社稷安卒未敢有以叛以忍以詐以排議數君子者亦以數君子之心自可當於天下後世之心而天下後世之人皆曉然知數君子之心如日月之行天也其食也其更也非日月之自爲故也天之運時之會也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知言哉抑嘗論孔氏論列春秋諸大夫不翅詳矣獨取甯武之愚而畧其知夫用人者爲其能濟天下之事也知而濟何惡於知愚而弗濟何貴於愚然知而避愚之所難愚而蹈知之所忌則孔氏致意焉若曰身其所難犯其所忌則愚之

知也先其所忌後其所難則知之愚也是孔氏取甯武意也今之世知者多而愚者少故巧於避難者恒多而拙於觸忌者恒少夫人臣之義無以有己何懷顧忌人臣之爲爲無不力何憚艱難故與其巧也寧拙與其巧而無當也寧拙而有成是季世之思亦孔氏取甯武意也愚敢以爲知人者之衡云

任相

萬曆庚子陜西

問自古英辟喆后皆是論相爲兢兢葢其重之未有不以權屬之宰人之言通曰國家不可有權臣不可無重臣豈權與重兩不相屬與豈合權而猶有所謂重者與五三神聖其神與及爾偹之史所輔相之功灼然漢唐宋之世或以重相與理又或以重相甚疵挽難失其便敝可指敝與日失得之故竟安在與其將失 二祖神謨獨運法制精嚴 恩寵優渥鼎鉉之司葢將前代曲加隆焉 列聖纘承茂崇斯任今可總攬而總言與我皇上尊禮者頃斯節寅亮斯亦泰交盛際矣而論者猶謬意比年以來政本之權漸輕然與頃內閣寥寥久未俞補豈諸臣中無一足當聖心而論者又謬意積輕之勢使然然與欲使國有重臣相無虛位將書係於上之重與抑大小臣工或亦不宜撓其重與抑輔臣或亦有自爲重者與諸士其數攄之規諫事者將措手以獻

人主重天地祖宗之托必重其所自托而後可以恭巳

而成功輔相者人主之所托以共理天下者也不可不重也未得其人則當枚卜而求物色而訪秉心宣猷以精考慎之法得其人則當一朝任之而勿疑不得其人則恐兆朕大之釁致僨轅破舞之虞不得不以權爲控馭之方得其人則當以大權畀之而勿疑此重相之道也我聞曰明主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夫股肱耳目恍不溺其翼爲明聽之職而元首不垂拱以受成理所未有故重相實所以自重也我聞曰相道得則萬國不勞而理夫陰陽業巳燮調袞闕業巳補皇猷業巳潤色宣暢而國步不太山而四維之又理所未有故重相乃所以

重天下也人主而不欲自重重天下則巳誠欲自重重天下奈何不加意於樞機之地而故以其權爲市端爲疑府哉葢蘇轍有言國家重臣不可無權臣不可有曰權臣非離於重也君過重而縱之以權相怙權而顯據之以爲重則所謂重者併化而爲權曰重臣又非離於權也君不自靳其權而分之以爲相重相不敢自操其重而悉以其權爲君用則所謂權者亦併化而爲重茲重臣權臣之別也兩者失得之林可見於前代矣羲皇以前邈勿論論唐虞三代君與相一何其訢合也總師有托熈載有托阿衡十亂有托故當是時弼服宅揆修

府齊政光被風動之治榮華至今典則茂垂升陑郟鄏之鼎奠之永世不拔即千古遜嫓隆焉然則五三神聖其臣莫及亦何嘗寘疑矛公孤不重哉代而下也豈其不崇重相權然得失亦畧相等焉高帝規恢漢業倚蕭何爲左右手其季也莽姦之而操竊之太宗致治貞觀嘗韋弦魏文貞其季也李林甫盧杞輩寔椓喪之藝祖開宋室之祚引趙普諸賢爲腹心其季也王安石一壞之而秦檜等再壞之此亡興故也葢自秦初置丞相舉六卿之權盡隸之一相而相始獨重歷代雖更易官名乃其職掌悉仍秦丞相之舊而相遂相沿而獨重故幸

而君與相而兩得其人則爲蕭魏爲趙普諸賢不幸而
君與相而兩不得其人此操莽盧王輩所以橫恣無忌
而凶於而國也蓋亦積重之勢使然耳惟我　太祖高
皇帝懲相權之過重罷中書省析而爲六卿然隨召儒
臣備顧問迨　文皇帝妙簡鴻儒直文淵閣專典機密
而舉九列庶政咸共平章當時相無其名有其權權未
嘗不重亦不至太重機務在握票擬而不得行舉動稍
乖臺省得糾彈而不敢恣二百年來　列聖茂隆斯任
貞亮靡不同心讀　三朝聖諭燕對交泰諸錄明良之
風藹然可想鏡焉此賞我　聖祖稽古建官規制鴻密

委曲以隆禺鉉之司故伯業炳然著於旂常不啻肩摩
踵接即或有挾權以爲擅假權而爲愚者至不得貽
宗社以釁於都哉直與唐虞三代爭烈矣總而論之漢
唐宋之相權虞其過重倘愈重則或得以薦作慆德或
得以包藏禍心我　國家之相權不虞其過重稍不重
則上或難以旋轉乾坤下或難以彈壓中外故膠柱而
鼓瑟非變通之方也作之者一線而述之者滔天尤非
繼述之經也通乎此可以識治體之輕重矣肆我　皇
上優禮耆碩注意台衡其紆體推赤於二三閣臣眞如
魚水相得然亦惟是往者不無怙權恃重仰孤　恩寵
者故稍稍有懲毖之意而疑之隙漸開重政本之心似
藏其什之二三庶寮窺伺意指或不免苛生齮齕以爲
奇節而又或不平於其齮齕也交相爭交相詆而　上
之疑滋甚重政本之心似又減其什之四五故至於今
　延諏引對之初政遂成曠典望　天顏而杳不可即
浸殺其論思之權矣疏輙中留旨或內易容揭露章多
見沮格浸殺其喉舌之權矣閣員虛曠歲復一歲屢牘
推補而寢閣如故也此雖愼重至意而筦軸之權似盡
不欲以畀之人矣竊謂神龍薄雲霧而不御雖有尺木
安能驤首天衢天廢斗杓而不用彼四時之吏五行之

佐誰司斡旋而又安能以成歲功夫人主之雲霧斗杓
則相是已獨柰何恪惜其權令政本漸輕非所以昭登
隆爍闡繹先猷之道也抑生猶有慮焉人主惟不委心
折節於輔臣將必自神其智自雄其斷舉天下無足爲
吾難而直將睥睨而無誰何其釁爲恣睢輔臣不足聽
信而何有于卿貳又何有於臺省敝唇焦吻而百不一
聽如水投石勢所必至也其釁爲中拒機務務沓不裁
決於輔臣必裁決於已升石之聽勢不能無銑銑又勢
不能無廢閣其釁爲叢脞垣之耳側之冠偵疎輔臣之
意而陰陽之於內又偵廢閣之踪跡而顛顚之於外旁

落之門將不樞而開也其釁爲竊弄既不任輔臣而欲以總攬爲名必厚誅夫竊之者小人巧於竊而不見端而又工於含沙必嫁禍於言之者雷霆之威當必有非時而震者矣其釁爲讐激而少恩輔臣不得閑啓沃則人主之非心未必格非心未必格則用人行政未必當用人行政未必當而天下未有不蒙其害天下蒙其害而害未有不移之於宗社者其釁爲煽祟而階厲由斯以談國家不可無重臣章章明矣詩不云乎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御車者且然而況御天下者哉故釁端不可不弭也相不可不重也重之之術有三廷有所推而我

尚猶豫則曷若明詔之于衢曷若顯咨之於岳廷推者衆而我未能甲乙則曷若乩之以孳卜曷若覆之以金甌此謂擇相之術所以重其選也業已大拜矣且得掣之肘乎且得不披之心腹乎坐而論道可舉國而聽之可左右毋得媒孽其短可大小臣工毋得妄撓而輕詆可此謂任相之術所以重其托也輔臣受君之隆遇誰復生不肖之心萬一有不肖之心而我之精神原不滲漏何能煬我以竈我之威福原不假貸何能藉我以叢時張時弛善譬善控此謂君相兩全之術所以重其名節也操此三術而後國有重臣相無虛位尚何六釁之

不可弭太平之休不可立致哉噫相亦甚難矣下不能龔服羣情則上之信任愈淺上不能轉移主德則下之求多愈深非不望鎮雅俗而孚悉難調非不勤思補袞而釜鬵易隔相之難未有難於此日者也雖然亦有道焉相不可無望也范在中國相司馬而遼人以生邊爲戒也相不可無威也范在申屠嘉之詰鄧通雖天子之弄臣勿骫也相不可無介也范在公儀休之拔葵逐織不肯奪閭大紅女利也相不可無量也范在王旦見短於寇準而反加器重益從而推轂之也相又不可不端直也范在杜衍之寢閣內降封還詔旨而忤其主不顧

也相又不可不勇決也范在范鎮之屢請不報而遂毅然上疏請謝事去也此皆相之所以自爲重也猶未也蓋又有本焉周公之孫碩膚也其主不竊而風雷感之鄒衍之效忠于燕也其主亦不竊而飛霜動之一念之精誠可以通天地格鬼神寧有終不能自結於人主者哉故爲相者務斷精白悃款皎然不苟之念無愧其衾影而至於成敗利鈍非所能逆睹者一切寘之度外將一掬忠肝神明共鑒九閽雖隔巷牖可通人主猜疑之隙漸以氷融而樞筦之權不復從中制相臣安得而不重君與相有融融洩洩之情而相與百僚亦有師師濟

濟之美其又安得撓相臣之重如是則協氣鬱烝釀化淳流郅隆昌熾之理當上咸五下登三烏論漢唐宋哉語曰臣主異意不可以治三家朱子曰君論相相正君則天下之政出于一夫以總攝天下者而難三家之治以天下萬有不齊而又能使截然出于一此其故亦可以深長思矣

人物

萬曆庚子陝西

問士居恒誦公家事即竭歷無難迨將遇盤錯不免踟躕却顧至以爲計畫無復之乃古人遇逞能轉難爲易何也試觀漢之留侯唐之鄴侯其遭逢豪世大敵角立未易驅除且以其身處人骨肉危疑之間稍一蹉跌國家危如累卵耳乃尚人談笑而應之外變起而守宗國本又能發蹤於羅網之外善以功名終採何術而得乩仙之說儒者所謂兩人者皆好稱方外而何方以內之籌畫不失尺寸也豈其有所託而逃邪抑負有得于圯上終南之指授邪後之評兩人者有以儒者氣象稱有以近于許遊于與稱有以通于魯連范蠡稱有以謾說好大言爲時論所薄稱其評騰孰當即以兩人相提而論其優劣又何居儒者每畢嘗三代以下諸臣第有如良如泌也者其幹濟之才明決之識若亦何可多得也居今鏡古則孰歟較然矣試相與揚榷甸品用徒爲耳食之談

天下事非矢口而謂之難也成功之難也非居常樹功

之難也亂而治之危而安之之難也又非克奏膚功之難也功成而身名無畢之難也于戈政雲擾也之折衝之勝算則難人主方以天下爲戲也乏回天之石畫則難皆不能不濡迹於富貴富貴入焉而眢其心則難皆不能不營精於功名功名溺焉而羈其心則難夫惟魁壘踔絕之英其才猷甚鴻其襟度甚遠天下有事而處之若無人主有勢而睨之若無吾身有功而脫屣之若無然後能樹勛策使令聞長世而稱爲天下之大豪傑今夫疾匪中膏肓即下醫奏效矣起九死而一生則惟秦越人能耳臨安瀾以鼓櫂童子可濟焉遇颶風而出

[illegible]非常之事必非常人所能
辦也倘事未至於必不可爲而遂謂計畫亡所復之則
又安所商豪傑哉倘若議論當尊稱王佐非飛揚負豪
之倫不挂於脣吻而漢以下見謂卑卑不及格顧提衡
而論當俱倍多故之會而功見言信如漢留侯唐鄴侯
斯不亦錚錚佼佼者與漢之初起唐之中興所與爭衡
而角逐者非幺麽之敵也其大者爲項籍爲祿山其次
者爲三秦田魏爲史思明張忠志其小者爲彭黥陳豨
朱泚懷光之屬皆非可尺箠定也以高帝之輕士嫚罵
也而君以肅代之猜恐也而君以德宗之多猜忌也而

君其道甚易嬰也戚姬之溺視廢置儲嗣若奕棋然
而或以良娣諸毀或以郜國波及父子之間岌岌乎憂
不自保均之易以口舌爭也當斯際也勿論豎儒無當
于用若銛刀之莫割木驪之難駕第令籌畧經綸酌之
易竭曾不能左畫方而右畫圓天下大事其何能濟是
以平原計失於長平樂毅疎謀于卽墨王魏無救於建
成道普淪盟于金匱又况殷浩房琯之流林甫彌遠之
輩嘗有不一敗不振而乘機覔重者哉乃良泌二君子
獨從頌談天而應之洞于覩火決於破的巧於轉圜捷
于游刃抑何易易也嘗攷之良從沛公入關首以計取

秦將啖而吞脫鴻門之危卸六國之印燒絕棧道處羽
垓下其它豕之突鴟之張蹴就俘馘謀居什七而泪乎
帝欲易儲則周昌爭之不得叔孫通爭之不得良爲招致
四皓張厥羽翼國本始不動搖假令漢微留侯則中原
之鹿豈必遂羹于五載而宮中黃鵠之歌帝亦安能僾
然同念哉泌從肅宗于靈武首陳天下成敗大計所畫
以三地禁四將鑿鑿可行帝雖不能從而光復兩京多
所倚賴代宗時懷光朱泚之掃除寔資贊決勳伐爛然
榮能無二而至于肅德兩朝主器傾危厲乎之幾罹于
讒也賴泌誦黃臺之詩以免順之幾自裁于燼也賴泌

哭泣請以家族保之而免假令庶微鄴侯則慨復舊物
之圖卽郭李諸名將或未必算出萬全而震位多虞不
幾乎一摘再摘從興抱蔓之嗟哉夫以晏羣寇如彼定
國本若此蓋勛業若斯之奇也寥寥百代如兩公者有
幾彼豈乘機遘便徼會於俛中耶又豈惟是瑰瑋長材
能籌畫天下事不失一二耶嗚呼其襟度遠矣史稱良
少游圯上受兵法於黃石公功成身退願從赤松子游
泌隱終南遇異人指授上其貴顯生平好談神仙事暗
絕粒昴藏之吟可與焉兩人者不聲氣而合不貿剩而
同其以布衣爲王者師相若其從龍于干戈倥傯之日

密定天下大計相若身不親戰陳而積功封侯既侯矣
屢乞身而游名山傲然自得相若其好稱引辟穀與赤
松王喬安期羡門游相若一旹比肩之臣身遭戮辱憂
讒畏譏而獨終身尊禮不衰卒以方外自完又相若夫
神仙之說大抵幻妄以欺世搢紳先生不道卓犖倜儻
如二公豈真醒於其中而不籍意二公聊借之以用世
而又復借之以逃世網耳奚以明其然也今夫龍能嘘
吐雲雨霑潤垓埏者何也惟其能泥蟠能天飛也其不
與鰋鯉鱣鮪之屬並臍于庖罐登於俎者又何也惟其
不受世人之豢擾也是故貪富貴者勢必左徽右纆前

荆後棘終不能樹功名戀富貴功名者勢必知進而不
知退知往而不知返終不能保有富貴功名此理之常
無足怪者二公雅志仙遊希心太上凡一切人世之羶
遂九五之威靈氣焰絕不以眯其目而怵其衷用是玄
覽方輿之形勝洞矚敵國之雌雄翕決進止之機宜指
授攻伐之方畧長揖萬乘之前撇捋至尊之側或借箸
而籌或造膝而語知無不言言無不中人主且信之如
蓍蔡奉之如神明故即倘心欲有所廢置舉朝不能爭
而兩人獨委蛇變化斡乾坤而使旋扶日月而不墜此
雖淵謀讜議深中君心之窾綮抑亦澹泊寧靜之意足

以取重于平時耳羣雄已平天下既定諸從風雲之會
攀鱗附翼者莫不指河山而誓封侯鍾鼎以自潤而獨
兩人者塵垢簪纓糠粃爵禄屢乞丘壑之身數動烟霞
之想寥廓高翔罻羅莫及當時亡論葅醢諸臣雖以蕭
相國郭汾陽之賢或買田宅以自汙或窮奢慾以自點
夫其自汙自點豈不亦巧於自完顧孰與託辟穀歸衡
岳者更爲翛然高潔哉然則神仙之說蒙莊列禦寇輩
用之絕人逃世而兩人且借爲拯世之資文成五利輩
用之惑世竟蒙顯戮而兩人復借爲蛻禍之術蓋游方
之內游方之外無所適而不可也吾獨怪后世忞忞之

徒趨榮逐艷茫無雅尚或以蚊睫爲巢甘同于焦螟或
以蝸角爲國猥比于觸蠻富貴于吾身何有而嗜之若
飴此夫病目而空生華也乞播登壟而遂至捐性命殉
名節勿顧此夫以隋侯之珠彈雀也中多柴柵才亦黔
淺而謬欲芟盤夷錯此夫指揮如意而浪謂反掌中原
也功不可倖成輒謗之於無可柰何此夫策蹇駟鶩駘
而妄謂峻阪必不可登也即或伎倆有餘徼倖成功而
復眷戀不舍身名俱喪此夫貪喈喈之雉而不虞螫手
以斃也若而人者可嚇以腐鼠可紲以樊籠可隨以刀
鋸與鷄鶩兮爭食效飛蛾兮觸爐遂令方外者流反見

而竊笑之以爲鄙爲憨嗚呼則誠鄙誠憨也已如兩公借方外之見解了方内之機局試與闇汝之韭度長絜大奚翅倍蓰而什伯宋儒稱良謂有儒者氣象史稱泌謂過于魯連范蠡知言哉乃有譏良利啗秦將近於詐夫兵不厭詐也兵厭詐將爲宋襄之仁義耶謂羽翼之謀近於刼夫委曲轉旋良工苦亦心苦假令黃綺不迎帝之意必不回儲位必不定寧聽之是耶寧如良刼之是耶至譏泌詭誕好大言爲時論所薄夫以泌發謀陳慮悉中肯窾何稱詭誕大言哉卽有之或亦達人玩世之術乃泌之所爲高蹈耳史又稱必深文耶兩人益三

代以下豪傑未可輕訾也若又以兩人相提而論則良之用藏而泌之光芒不免太露良之學似老而泌之作用似雜于縱横良之身嘗在事外而泌則以身試于波濤洶湧之中以見奇良之說沛公每因事曲解而泌之陳見悃誠指畫利害每剴切而無避忌良定儲之後遂不復聞朝廷事而泌則隱而復出出而復隱而又復出又復以相位終此又兩公之别也葢泌之自謷曰功太高跡太奇夫太高太奇方之狀貌若婦人女子者亞不能不輸一籌也然而博浪之謀不猶虛憍而恃氣乎脫不逢内屐之叟又安知良爲何如人哉要之兩人者謂

能遺富貴功名則可謂其聞聖人之道未也吾聖人之道翕張開闔與晝變化不必譎幻之爲奇也磨不磷涅不淄不必蔑棄倫類飛昇以爲高也岩廊衡泌隨寓而安不必藐姑射之爲適也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不必掩關枯槁之無染也朝聞或可以夕死一死或可以千古不必吐故納新熊經鳥伸之爲壽也故方以内則爲康莊而方以外卽爲紆磴曲逕未可厠足也節取方外玄澹之意非不可以解迷祛惑第恐一染指而遂酣味乎其說又不免以迷解迷以惑祛惑也此吾聖人之道所以至闳至奥至灝至淡萬古不能易也嗟嗟以兩人豁

達高爽令遇聖人而爲之徒則宋儒所云詐刼史所云詭誕誰得其罅而彈射之寧第爲漢唐人物已哉而惜乎所遇者乃僅僅圯上終南之指授也

容機　　　　　　　　　　萬曆庚子廣東

問國家治亂安危豈[illegible]倘代然而危亂之端必有所
先見所謂微象也豈皆往代專形非一如周之列
國兩漢之貴戚奄宦唐之藩鎮宋之胡虜數端一
萌勃與世代相終始豈其無微象之先見者歟抑
不能識其端防之或防之無術而以致遠尚也
國家創法更制甚善甚設諸如前代危亂之形
開一竊發奄宦[illegible]無害獨奄豎之患萌生壹見
差類東漢封[illegible]夷武朝權璫濁亂宗社
幾危今可猜[illegible]宦之敗皇上嚴馭左右戚籠
而籠使之[illegible]假禍乃圖者[illegible]之使出而寓
內人心敬盡士氣約結若不能以終日此其故何
也深識之士慮下横尤遠上蠹謂不知所底極也
豈亦有說歟夫一徵再徵一徵象著矣然該微貴預
防微有機不得其一機而遏一擊以遠禍非計也
上[illegible]祖宗中使且計日而罷防之此其
[illegible]之

國家治亂安危之數不可勝原也然而危亂之端未始

不先見至一微再微其後乃横發而不可制也則更生
所謂微象也顧有未然之微無危亂之事而有其理微
之微也有將然而猶未然之微履危亂之事而兆其形
微之微也有將然而又將然之微踵危亂之事而成其
形微之者也未著而圖之則蹊寶易塞既著而圖之則
綮會難投故預者防微之要也其勢方張不可以爭勝
其蒂甚固不可以力解故審機者防微之尤要也辟人
之一身其元氣必有所偏而不足之處乃始發而為病
微一發而氣耗再發而氣衰而病病矣標治者毒攻之
而病不受攻必外熾而中燥中燥則有餘者益有餘也

本治者壅補之而氣不受補必中滿而外溢外溢則不
足者愈不足也夫不治將深雜治愈深扁附處此則必
有術矣此善喻也蓋横襟往代若周之季世漢唐宋之
覆轍可考鑑焉七雄虓闞大鳥蠶食周之亡也狩楚胙
齊惡鄭盟晉周之兆其亡也由周而下莫彊如漢矣西
漢以逆莽姦位東漢以節甫銷炎患在貴戚奄豎也而
呂霍上官鄭衆孫程五侯十常侍之屬先見由漢而下
莫盛如唐宋矣朱温陸梁李宗滅伯顏立馬趙祀翦患
在藩鎮胡虜也而沿邊十帥河朔三鎮澶淵請盟没喝
犯闕之變先見此其事形非不彰微象非不著而君若

臣者始自恬嬉忽以為不足圖既自搶攘猝以為不遑
圖終自頹頓委以為不可圖小人茂惡而私圖之是以
酒解酲亂而易亂也君子逞志而憤圖之是一蕢障江
河激而成亂也勿惑乎一招禍孽竟代結連各釀釁端
同轍淪喪而卒莫之振復也可慨已我　國家創法更
制挈綱振紘甚善甚設諸如前代危亂之形非無鴟鴞
毁室孽狐憑城狠子跳梁於疆圉犬狺横噬於郊原然
而旋發旋弭隨撲隨滅而　宗社亦綏靖無害蓋禍本
既絕根株故全力可施戡定辟若癰痤然附身則痛去
身良已何關於氣脉之盛衰也獨奄豎之患萌生疊見

若有類於東漢之覆轍者請得而究言之　高皇帝置
各監局勿令干預政事其　諭侍臣曰此輩善良者百
無一二用爲耳目則耳目病用爲腹心則腹心病但常
戒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大
哉　王言其爲萬世龜鑑至明也承平既久私昵易生
再世而馬孟諸人稍知名矣王劉諸人浸用事矣未甚
也　英廟時權振專恣　車駕北狩此一徵也未幾而
汪直復刺西廠矣李寧復開賂門矣猶未甚也　武宗
時逆瑾竊亂變事幾成又一徵也　肅皇帝鑒往昔之
禍一洗而更之宇內鎮監採造諸使一切報罷於都哉

中興令主同符　高祖矣今　上英察披庭霜肅初
未嘗假之聲笑而令　宮府之內得容其鹿馬之姦也
未嘗授之太阿而令璫徧之司得肆其播弄之惡也威
籠而箠使之若惟恐其竊吾權而盜吾財者乃閒者礦
稅之使紛綸四出而海內震盪蜩螗沸羹之衆思弄兵
於潢池魁壘骨鯁之臣若置身於鼎鑊其愁嘆無聊瘠
楚無計之狀殆不能以日夕待者何也蓋往者若輩皆
祿於　朝堂而未斂斂於閭巷今無論傾費繹騷充斥
懸寓吮膏椎髓動與百姓爲難夫財者民之命也而重
戕之矣往者蹊轢士大夫之身而未剚刃士大夫之心

今無論鼓脣張距坑穽善良窮天極地胥令士紳短氣
夫愛養百姓者士大夫之心也而重傷之矣不獨百姓
士大夫而已也國本維何無民是無國矣而可戕之乎
國與共理維何無仁賢國空虛矣而可傷之乎又不獨
若輩戕之傷之而已也其剝百姓也非以爲國也飽谿
壑也夫豈弗信而姑縱之蓋彼無利而財誰爲之聚也
其讐士大夫也非以爲公也防剌鯁也夫豈弗信而姑
假之蓋彼無權而財又誰爲之聚也又不獨今日戕之
傷之而已也　上與羣臣久隔闕矣雖磨礪顛倒時出
不測而終與之貳心貳之迹若遺之何人能感格也與

左右日昵近矣雖頋氣指使無改奴隸而權爲之藉始
藉之終併竊之何權不旁落也故深識之士不憂下橫
而憂上蠱不憂目前之亂萌而憂將來之隱禍謂不知
所底極也噫一徵再徵而至于三徵象著矣一二當事
者不勝其憤起而與之爭　上怒且譴逮之徒令彼之
勢益張而禍益烈也其所憑藉然也不惟　今時益往
者逆瑾之禍亦激於劉健韓文諸大臣處置之太驟也
不惟　當代卽東漢節甫之禍亦激於陳蕃竇武諸君
子誅戮之太過也夫國猶石也火以焦之而水以沃之
火不勝焦水亦不勝沃勝之而石已裂不勝之而石愈

裂也故巽耎者甘受其虐而忿嫉者未始少格其虐也
周容者謹避其鋒而鑿厲者未始少挫其鋒也嗚呼長
此安窮而不預防之乎然而有機焉不得其機而徒逞
一擊且以速禍亦甚無計矣葢外臣所不能爭勝於上
者而可以調停補救於其下近臣所不能勢格於下者
而可以潛移默奪於其上故小爭之而彼之權小重大
爭之而彼之權大重不爭而彼之權未嘗重也何者爭
則我之操柄漸以移之彼不則操柄固在握也爭則彼
之氣勢盡以張之我不則氣勢固相銜也況我爲百姓
請命勢順而情聯彼朘百姓之生勢逆而情拂日拂日

梗日梗日厭彼且自求解脫也此剷而平之之術以治
標也臺司牧職之任也先事而陳苦辭弗聽因事而擿
祕計弗聽不若陽若調之陰實弭之可冀聽也葢調之
則彼無恐禍其悉力以工內蔽者稍弛懈也調之則下
無批逆其盛怒以折外撓者可涵宥也且未信也事以
心可以誠意格既信也事以道可以去就爭此合則彼
間此長則彼消何慮不轉移也此緩而補之之術以治
本也執政大臣之責也嗟乎庸醫按方而昧病形意常
讐夷而無主其藥平而無味故不效者十九而敗者十
一燥醫識形而昧病理意常糾急而奏功其藥劫而多

毒故効者十一而敗者十九治天下者不爲庸醫尤不
爲燥醫斯善矣　主上神聖獨運動法　祖宗夫豈不
知聚財之非善計也今獨爲國用耳討用稍充嘗憬悟
深念　高皇帝之勿令與政事者何心　肅皇帝之罷
遣諸中使又何心一旦灑然與寓內更始且以若輩剝
民虐士非　上任使意三尺隨其後矣何憂奄豎哉故
防微而歸本於　主上其尤要也夫

兵計　　萬曆庚子廣東

問兵以計勝尙矣所云勝算也頗有計者亦有任者任與計非二事也帷幄封疆夫亦各有主之者歟抑事固相成而機有先授也證之漢宋之事如困先零者翻上也守皖巃羌者則主倍攻洵能任矣豈其無籍於計者而能成功歟好水之戰失任任紹興之和失在計有未以故不競桓提而論亦足權任計之失卅矣我　國朝威靈赫業南暢北洽其間忠佐才碎運籌而者定之後先相望頃者島夷之蹦我屬國也播酋負嵎肆惡抗王師也由今覩之勝算固自有在乃當事者用款用戰用撫用剿紛紛紛紛似違似合必事窮勢見後起而端圖之吁亦晚已此豈任者非歟抑先幾制勝未始得之於廟算歟夫能中制未有不能先授者也今東西振旅尙須善後而亂暌悍卒在在告變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諸士有四方之志者豁譚勿諱

自昔稱國之大事不兵也乎哉人臣於國惟所任任之

而難於兵謂任而弗勝釜負之譏其小小者也亦惟所計計之而難於兵謂計而無成犂轅之債其小小者也是故封疆之臣主任任非外計而別爲任也事至而功聚任亦計也帷幄之臣主計計非外任而別爲計也機圓而用神計亦任也夫任以專勝人知專閫之爲專閫而不知獨有所專則前跋胡後疐尾其專乃愈紛也計以制勝人知中制之爲中制而不知漫無所制則內眩督外觀望其制乃愈甚也故任有底績於計後者有創合於計先者有委蛇以中計之窾會者總之不負吾任以受計也計或操之以爲任始或縱之以爲任用或陰陽之以主任之成敗總之不失吾計以倡任也任之効至於鳴劍伊吾標銅喝海而縈慮幅億常與密勿樞筦之佐聯而若一人而不分中外也計之效至于決勝千里收功萬全而謀謨猷念常與折衝禦侮之儔合而爲一心而不忝彼已甚乎任固計也而事處計後計固任也而機處任先國家有能計之臣斯能任能任之臣而大事罔弗濟矣何難用兵哉乃執事者擡擊於任計之難其人也請以漢宋之事證充國守困先零晝洵定矣然而臣不習兵充國言是魏相固從史之不燃事未決詔書且三責至破羌方整師待發何得置金城處羌

爲後法也奉世倍攻隴羌法洵善矣然而機鏈可憂萬人屯守玄成固猶違之果爾兵不積前屯兵以卒子敵何得一舉疾決若券合也此二者計以就任任以佐計兩相濟故兩得之者也魏公要擊元昊計非不審也乃福也易敵趨利違節制而陷好水遂以發泥合取敗而夏賊熾矣武穆志抵黃龍任非弗勝也乃檜也賣國圖身折岳謀而通金媾卒以三字獄受誣而宋宇裂矣此二者所任非所計所計非所任兩相踦而兩失之者也吁任與計何得何失相提而論蓋容有計已得而任或敗謀未有計全失而任獨奏功者也我　國家神武布

昭威靈暢洽二百餘年桓桓德士壯元老之猷蹻蹻虎
臣奮廓清之烈其人項背相望未易以更僕數也總之
中外協力任計同心而後勳伐成焉所從來矣方 今
天下全盛 廟堂之上借筯而籌者人方召也疆場之
事分閫而授者人韓白也乃間者一二么麿小醜外跳
而內訌而當事者未見的然決計而亟剷之一舉而全
制之也夫倭之貪據我屬國也若杌上肉委之則已奪
之必爭而胡以封却也封之時亦有議戰者矣而胡不
知其所以戰也戰矣而不知其所以勝也勝矣而又不
知其所以罷也則何以說也播酋負嵎跋扈故態耳初

胡不驅攖之而驟柙之勢必縱之及爲患而又輕捋之
損威而圖大創之又竟虛糜之而復不忠待之搶攘迄
今而後興大衆竭西南之力以從事也是又何以說也
任者諉之曰 璽書如是 廟畧如是他無敢問也計
者又諉之曰兵難遙度權不中制他非所事也噫庖人
不治庖而誰治也家伯持計而聽之亞旅其孰能一之
蓋嘗一一而究其失夫旁觀則若睹若素雖儒懦多慷
慨之風受事則若瞀若疑即條策悉囁嚅之語失也敵
有眞情智不能較計索情而信恫喝軍有正法巧欲以
媾觧賄降而怯戰鬭失也明知前之有顯誤姑安之以
待變而不爲戎首明知後之有大難姑覆之以弛擔而
不爲禍先若此者皆任之之失也臆決之而又憤持之
臆猶愚忠憤則掩敗而機穽自墮也失也顯策之而又
隱授之顯以附公議隱以伸獨見而矛盾自攻也失也
事來則譸張以爲難模稜以飾巳之闇事去又傲忽以
爲易吹索以掩人之勞若此者皆計之之失也合則爲
蒙外以情輸之而中護之中以意招之而外匿之苟且
倖功賞而不斬賞效也失也不合則爲掣拙守其畫而
巧害其成陽假以便而陰撓以權深險相傾危而不恤
國難也失也興師不曰必勝而曰姑試振旅不曰得策

而曰結局由前以觀不知究竟若何由後以觀殆非始
謀所及若此者皆任與計之互失也嗟乎善用兵者役
不再興糧不三載一失于倭而括帑藏之積朘蒼赤之
膏數百萬粟鏹航海而投異域矣再失於播而滇蜀正
供不登圜府荊楚漕粟不輸大倉矣即無論屠傷之慘
征調之煩當此國計大詘民力竭澤之時可堪此再誤
乎再誤尚可支乎而計者任者尚可施施不問乎夫任
者辟之猶戶也以脊捍禦非戶不完然而不能自爲闢
闔也計者辟之猶樞也以司闢闔非樞不運然而不能
自爲執拗也計與任之精神辟之猶關楗也關楗非戶

戸非此無以周防衛關樝非樞楄非此無以嚴扃鐍也此其計不先任而機若常先任不後計而事若常後則計臣所繫亦甚重矣執事所謂　廟筭者是也葢大將受成必曰　廟謨其歸命亦曰　天威然而　人主不能以獨力運也　威命靈爽諸計臣實宣鬯之得其人則智能輻輳而國之大事濟不得其人則豪傑解體而國之大事隳何者勢位使之然也故說者謂兵家要畧在簡將材而佐　天子詔廢置者誰也胸不必富甲兵而以浮譽登壇材不宜足未嘗履屣脫而以高節推轂材不宜已不欲用也奪於曹好而以爵收之固知其非

任也忌其矜詡而以用窮之材不宜故　廟筭勝而後將材可簡也又在授將畧而佐　天子諧謀斷者誰也執盈廷之咎鎮囂而定指不爲專聽輿人之誦舍舊而圖新不爲徇事在彼中勿以揣摩故槩之事本不在彼中勿以牽制故委之不爲無著故　廟筭勝而後將畧可授也又在重將權而拜壇按纓獨　人主寵之哉亦有人推引之也迺名位奪而節旄如故何以肅中令祇貽軒鶴之譏物望輕而增置兼攝何以專責成徒滋瓢興之誚古者授鉞至天授斧至地豈若是耶故　廟筭勝而將權自重巳又在成將功而捐金秘篋獨　人主

信之哉亦有人保持之也迺內外異意則柄巧於陰授衆佐之間戈戟操焉外不敵愾內且聚訟也黨與橫分則妬增于克咸垂成之局腹刃剸焉嫉其幸中冀其終敗也古者歸鎬受祉告祖釐圭豈若是耶故　廟筭勝而將功自成巳葢又有所謂先幾焉其如奕之先著一落後人全局委頓即左支右吾終敗局也軍志曰先發制人貴先幾也又有所謂全勝焉其如奕之結著輕耦不舉勝局復敗即搶攘再圖非完局也軍志曰全國爲上貴全勝也方今狡倭鼠竄稍可息肩然而念民必減餉減餉必罷兵儻乘虛再訌何以策中外也惡播鴟張

幸巳授首然而人心𣕰杌宜安疆土經營宜審儻區畫未周何以善久遠也况復採㩦屠臾草澤思棘矜之奮廩庾懸罄戎行急庚癸之呼天下事未可一日安枕臥也記有之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陸贄曰謀無定主衆無適從則計以偒任愚生終有望於　廟筭之勝也

相維大小相制始未嘗不美善也其後嗣之庸惰者遂欲盡釋機務以縱意於聲色游畋之間故疆臣得竊其柄而世有田常六卿之禍以為大戒然假以寵利而不剪其微養其逆芽以滋蔓於數傳之後則非相之罪也秦雖設丞相而始皇旒閣自用二世信任閹人以李斯之豪排材智竟莫能得其君之柄謂之無相可也漢初最重相貴異酇侯令帶劍履舄上殿贊謁不名榮寵極矣然恐上疑則數遣子弟從軍又數請便利田宅自汙而卒不免械繫之辱此為君者操術馭臣之始而人臣畏罪委權之漸歟惠帝欲參視事不敢自請令其子不

笈銜二九叅　卿相三　二十九

窋代請而終不得申屠起蹶張矯矯自樹至檄召天子弄臣困辱之至殆而後釋之而上亦無所加則以文帝寬仁故條侯侍上食亡設箸侯當上前顧取箸偶以怏怏當景帝之猜宜其及也如參如嘉與亞夫固各自有幸不幸哉元光天漢中天子自雄其略親與四方傑雋頡頏軒輊相僅備位平津雅以文學自見而亦不勝媕婀劉屈氂輩氣味已盡賀太僕當相至流涕被印綬亦堪悲矣然以武帝之才祇足自逞及身而已末年輔遺一詔遍顧羣臣鮮能當此者不得不付之宿衛之士以啓外戚用事之萌終漢之世亂未有已是亦任術之過

而不重相之明驗也唐之玄宗相姚崇宋璟則海內富樂井邑殷繁相李林甫楊國忠則漁陽鞞鼓聲震闕下宋之神宗相韓琦富弼則朝廷清明政化咸理相王安石呂惠卿則青苗手實殃及雞豚一君之身而先後若兩截人此其故可知矣由是觀之君之道在擇相而不在制相不得其人而強制之是閉虎兕於柙而時窺之也得其人而猶制之是縛騏驥之足而責千里也是二者皆失道也相之職在竭才而不在引避有才可竭而匿端以求容是詭遇獲禽之射也無才可竭而糜祿以自潤是毀瓦畫墁之工也是二者皆失職也且相之不

笈銜十九叅　卿相四　三十

可無權猶君之不可無術也君無術則無以決壅蔽之好無以破比周之黨而操柄有旁落之患相無權則威望不足表朝端風采不足聳觀聽而職業有負乘之羞君術之不可專任猶相權之不可專擅也相或擅權則威福恣行而僭逼滋起君惟任術則猜嫌日積而譏間朋興上下所以無交化幾所以叢挫遡孜前事良足鏡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開天啓運鑒前代權相之失革去中書設立部院分理天下機務而　成祖文皇帝　踐祚之初即　命儒臣金幼孜等七人入閣備顧問以總握政本自是　列聖承之恩禮眷注日以隆

壺若　章皇帝之於三楊蹇夏　純皇帝之於李賢劉
定之　敬皇帝之於劉健謝遷李東陽　肅皇帝之於
楊一清張孚敬遇有機密輒　賜叅對而居恒則　平
臺　煖閣之　召見　齋宮西苑之陪從圖書褒衣之
宣賚　御札　宸翰之　寵頒殷渥優厚沃於腎腸
璀璨輝煌溢於耳目　上之待下眞驩若家人父子毫
無纖芥之疑而諸臣所摩畫以報　上者亦竭盡心力
靡敢自愛篤歟休哉　泰道交孚協氣欣合調玉燭於
當年甕金甌於奕世巍巍　昭代甲古初矣我　皇上
聖資明哲躬秉乾綱加以　久道化成庶務機宜練

閱至熟即倥傯糾錯之煩幽涯蔀伏之隱靡不　睿照
洞矚無所復藉咨訊大小臣工亦靡不自分款款之忠
不足少佐涓埃而　皇上所優禮元老大臣始終無斁
天下於是仰服　皇上恭默思道獨運有餘而股肱至
愛不爲少替所謂千載一時非耶乃緦緦過計者竊以
爲　祖宗朝有　召對叅決故事尚闕焉而未講也故
區區之愚以爲虛隆其體貌不若明假之事權厚借以
優容不若時爲之引見何也凡人指事諭意縱披露於
方尺之牘終弗如造膝者之爲詳摅悃陳言遙寄聲於
日隔之疎者何如覿面者之爲切而況君挾雷霆之威
忤觸者時虞其震壓臣抱性命之慮弱植者每懷夫憂
惶即使從容展對之時　聖主盡霽顏色盡畧形骸開
道而求虛衷而聽使無顧忌彼猶戁悚百狀無以盡詞
而欲於章　奏疏揭間盡輸忠赤於尊嚴若神素未望
見之　主其可得乎故夫引見者即開以自効之途而
委以事權之漸也蓋部院諸司各有常職則亦隨職自
効而相無專職惟是出入　帷幄參贊機宜此相臣之
職也藉令希得時覲　天顏而徒從事於乎章票擬已
爲下倫封駮之司而失鼎鉉之寄矣矧於軍國重事或
不得盡言又不得盡行則相職何在而事權何託也

且所謂權者非曰威命靈爽生殺人予奪人之謂也
國家設官置吏莫不有事則莫不有權故語事權之得
者監門可以傾踐筲之輸主車得以戮楊干之僕殿郎
抱璽而立爭強令據地而抗色以至司關之啓閉掌庾
之龠合皆權也何獨於　密勿論思之佐而忍令容容
無所事乎所謂術者非曰陰陽施設籠絡人磨厲人之
謂也人主日出視事目不勝營耳不勝注則間出其端
以妙鼓舞於是乎有術故語主術之　至者式怒蛙而勇
士奮求故劍而耆舊懷慎敝袴而功賞明罪與冠而職
守定以至一嚬呻一嘻笑皆術也何獨於輔弼親賢之

任而後以術相繫縻乎愚願爲君者稍弛術而推誠以任相爲相者無避權而竭忠以報君則軒轅之聖益尊而周公之業再見此　明良第一義也今　主上靜攝已久諸臣屬望彌殷不以此時涣　德音舉　曠典沛然與天下更新當復何待且也戎機兵餉吏弊民瘼種種非復　祖宗之舊　上業嘗穆然興嗟見於　宣諭批荅矣諄諄也行將延　召一二碩輔旁咨三九大僚相與圖事揆策以綿　萬曆無疆之休寧惟諸公卿大夫百執事之慶將草茅賤士胥拭目焉

公論

萬曆庚子廣西

問國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公論何可少哉顧人持所見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孰從而衷之古者公孤坐於朝士庶傳於國不聞言路之名也而公論自若後世諫議補闕正言有言責有專官矣然公論或以日壅又其後人人得關是非壅者開矣然公論或以日淆何說也夫盛世未嘗無小人衰世未嘗無君子君子有公論小人亦有公論自古及今其能爲治者何其能爲亂者何其能爲治亦能爲亂者何其能論於治而卒歸於亂者何可得而詳其數按孫叔敖之對楚莊則公論必有所在亦衛之國是已耳我朝建白紏繩總蜀臺省而又廣納言之途公論章章較著邇議論愈多而主持愈不定開之而反壅激之而轉隨則公論操自何門夫小人亡論乃有號稱君子不能以參互收共濟之益而以意氣長淆襟之端國家奚賴焉同人言辨物泰言大來意蓋深哉諸士有概於中乎幸直陳所蘊以覘與日

國之所恃以長治無亂者公論也天下有公論則治無公論則亂各自爲公論則可以治可以亂抵同公論以巧構於上下之間則可以釀治而爲亂夫公論者如水之於江河如血脉之於筋骸支節也水有湽澠血脉有順逆而公論有是非有似之而非導其流縈其腠理使人人各去其私以成其公者國之元氣也别湽澠之源明順逆之勢使小人之私常詘而君子之公常伸者國之藥石也壹氣以元氣爲主不無過於優容優容則傷柔壹氣以藥石爲主不無過於摶擊摶擊則傷剛剛柔生而藩籬分藩籬分而門戸立門戸立而蹊徑多蹊徑

多而小人熾君子孤於是元氣蘖石兩無當而國事日
非矣且公論何妨乎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夫以人主至尊聰明至聖豈不能獨運
成功而必詢芻蕘是采何也百堵之室非一木
之支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萬幾之理非一士之猷故
議於三槐議於九棘卿士是也肉食者鄙謀野則獲庶
人是也然非聽聰然惟其謀而莫之違也而曰議事以
制政乃不迷制在卿士卿士從則從制在庶人庶人從
則從制在則卿士逆庶人逆而謂之吉制不在則卿士
從庶人從而謂之凶故天下有是非之途而無是非之

竇人主受是非之鑑而不受是非之欺當其時公坐而
論也孤坐而貳也史得而書瞽得而詩工得而藝士得
傳而民得謗也奏之合宮通之衢室納之總章無之而
非論無之而非公也時非盡君子而君子勝也時非無
小人而小人不勝也小人非直不勝而且為君子所化
也自諫議起於漢補闕起於唐正言起於宋一代言路
非是三者無繇進焉迺始未嘗不爭自矜奮而後稍委
靡也公論幾於壅矣故貞觀初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至侈為美談夫亦疏其壅也何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川壅必潰言壅亦必潰彼其意見各別始於不相容而

兩相疑卒於不相顧而兩相委於是君子小人遞操其
權家置一喙人握一牘雌黃滿天下而紀綱蕩然矣朱
子論天下紀綱歸之臺諫補察而無所失蓋以防言路
之淆而逆慮君子小人之無已時也夫使君子獨留而
小人盡去雖堯舜不能已獨為君子而天下盡為小人
雖曾史不願故嘗譬之君子如日小人如月日與月並
行於晝第令月之無光而已月不能去也即亢而日為
之食第令不失為日而已月亦不能去也豈惟不去抑
且借之光使之代明於夜蓋不相反而相用如此公論
之在天下君子小人晝夜相代乎其前君子能瀝膽而

披肝小人亦能瞋目而扼腕君子能擧褫而折檻小人
亦能排閫而叫閽君子能闡訏謨而決千古之疑小人
亦能託至理而襄一時之變君子時以公論寬小人小
人亦時以公論責君子小人為君子所持而小人之公
論窘君子亦為小人所持而君子之公論窮善用之則
小人化於君子而公論明不善用之則君子或搖於小
人而公論晦何以知其然也在昔唐虞豈無讒說殄行
震驚朕師者帝能聖之爵九官而誅四凶進十二牧而
去八檮杌共工舉而帝以象恭黜也知驩兜之私也四
岳舉鯀而帝姑試之試而弗成弗用而弗畀舉者知四

岳之非私也所謂有公論則治也東京之標榜也而援
逮五屬西晉之揮塵也而禍及一綱清流濁流白馬之
陸沉也而貶死數百魏之受禪何時也而甘與勒碑宋
之元祐諸賢何辜也而忍於鐫石所謂無公論則亂也
鹽鐵與文學興猜朱崖之棄置與科甘陳之功非與律
所謂各自爲公論可以治可以亂也若乃潛逼三竊巧
立兩岐鬼矢足以橫空神叢爲之鼓衆笑談便藏衷甲
盼睞忽爾操戈所謂依回公論以事窺瞷可以釀治而
爲亂也而釀治爲亂者往往飾而文之於治故不獨小
人與之附和而君子常借以立名不獨張小人之標而

黄衡一　九卷　公論四　三十七

常竄入君子之室則公論愈雜而愈不白矣孫叔敖之
對楚莊也曰國之有是衆非所惡愚謂叔敖之未盡也
夫所是出於衆是也者安得矯以爲非所是出於衆非
也者安得矯以爲是所是出於衆是衆非之外也者安
得矯以爲是非之極天下聳於磐石靜於安瀾而忽然
進獨智於桑土壓炯戒於衣袽見謂累卵朽索而不能
一日即安是以公論而危明天下有威君有重相舉足
有所不測而必褰裳以赴不惜齒馬之嫌不顧投鼠之
忌至以七尺爲殉是以公論而徇義天下舉忠而士不
與焉天下舉信而士不與焉士之恥也於是甘心於小

諒抗志於大廷峻彼丰稜崇其卓詭信口吻而薄心術
畢實際而獎浮名喜要結而工謗訕是以公論而任客
氣至於任客氣其漸則挽朋徒以伸曲直而朝堂譁於
市喧又其漸則矢鼎鑊以輕死生而公卿酷於獄勘又
其漸則廢者有石介之高留者有皇甫之恥而紛紛引
去又其漸則處者慕東山之致起者畏北山之移而硜
硜固窮若然即使公論盡伸於國是奚賴焉我　聖祖
稽古定制以建白糾繩付之臺省而又令諸司各陳所
見軍民利病即齊民可以直言　列聖紹休共偕大道
言路開而公論著　皇上御極以來士風凡幾變矣公

黄衡一　九卷　公論五　三十八

論時伸時詘時在上時在下時在詘伸上下之間當
在宥之初拱己以聽揆臣之體日重而臺諫未免於俛
仰間有二三君子力抗薰天之勢身持倒瀾之障顧卒
不能勝也乃公論倚之爲赤幟世或因而擠之亦或心
以爲高則其在下而詘也未嘗不爲伸也至於前車之
既覆後事之矯枉於是競趨射隼之智共步折角之名
指斥乘輿詬謫揆席風波生於指顧矛棘慘於脣吻不
但桂後掖垣之章山積而未已抑且散爲外吏之牘踵
接而有加然積謏之後轉而爲激僨使空執以身爲儀
矢而失其重積激之極轉而爲厭竟使　旒纊以言爲

釜鬲而不能通則其伸而在上也固所以爲詘也迨至
今日則更異矣回天無力徒補牘以塞杞人之憂傾
藿無能且枝蔓以爲弔卉之地事有關於安危者不思
共濟而此借之以攻彼彼借之以攻此何止東西之易
面謀有係於艱大者當資協心而成者撓之使敗敗者
飾之爲成奚但蒼素之難明盤錯難剖則互爲委而預
避先事之禍意見横入則各爲黨而陰成犄角之形人
持公論之權而莫知孰是衆求國是之定而誰適爲主
其爲君子耶小人耶眞是耶眞非耶又孰從而折衷之
愚以爲公議不難明斬於安國家而止國是不難定斬

於無所爲而爲計苟當於社稷之窾窽不必其出於巳
也論苟吐於無著之朴誠不嫌其過於拂也故惟其公
惟其是之爲貴出於獨可也出於衆可也以獨合衆以
衆參獨亦可也出於同可也出於異可也始同而終異
始異而終同亦可也試舉其凡淮西之議惟裴中令以
爲宜斷此獨之公也若李懷光入朝盧杞以一人沮之
則獨而債矣白虎之五經諸儒各進其說而以制稱決
此衆之公也若頌安漢公之功德者七十萬人則衆而
諛矣澶淵之役始於萊公繼而高瓊畢士安贊之以暨
於六軍萬姓之歡呼則獨而合衆衆而可以參獨矣奚

論於獨與衆也曹參爲相守鄭侯畫一之法而漢治此
同之益也若熙寧之後倡爲護法沙門則同而以水濟
水矣宋執政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此異之益
也若章文饒之相傾相構事事相左則異如水火不
並立矣趙充國主屯田以困羌與兩將軍斷斷爭
之後羌卒服而復上言兩將軍策亦至計稚圭仲淹於
西夏一主款一主戰持論亦自不同而先後出鎭終始
相成則異而不害於同同而不妨於異矣又何論於同
與異也以此明公論何所不明以此定國是何所不定
哉不然偏心爲主務爭之以爲勝而不顧其害貽於國

門戶一分如倚之以爲衛而不容其見咈於公卽碎首
玉堦如[illegible]猶楚互相標榜如程蘇之門人吾猶以爲非
也而况其瑣瑣者乎易有之同人之象曰類族辯物明
示以君子小人之類辯係天下淑慝之關故於宗則吝
於門則無咎意可知也泰之彖曰小往大來明示以君
子小人之往來係天下安危之軌故朋亡則中拔茅則
征吉意可知也令盡天下之賢人君子幷機智勇辯之
輩各剗其自用之心而爲合併之見規隨謀斷相劑相
調用以挽　九重之聽而佐元元之急吾未見蕩平正
直而不收太平之效者也雖然天下有君子不能無小

人又不能無中人君子不隨世而小人與中人未免於
逐世是在秉國成者建標懸的爲之陶鑄而鼓舞耳孔
明治蜀以楊儀之小智魏延之桀驁能令之噤不出聲
而爲我用玆其效可覩矣若徒調停兩可而無能以精
神聯屬天下之賢以智術範馭天下之不肖欲使朝端
無聚訟而議論皆大公必不得之數也藿食之夫不識
忌諱執事無深督其草野而倨侮焉

理財

萬曆庚子廣西

問古今言財者不在官則在民無亦所稱積於不涸
流於不窮者歟今官病已加諸民民病已委諸官
官民交病則安所在乎財賦之數莫備於周官如
所謂九貢九賦九職可考也夫貢兼列國而以待
平用賦止畿內而以待九式奚義也其制十五而
稅一視周薄矣文帝盡蠲者後十餘年何以支
數乃卒致紅腐又何道歟無論漢文隋開皇時
弛山澤罷罟市[illegible]停[illegible]之部無歲不下而營繕
征伐後適於[illegible]何以富言隋也夫[illegible]始於齊征
[illegible]始於[illegible]至唐緡[illegible]行[illegible]言利析秋毫矣
卒以階亂豈富國不在財賦歟太祖以勤儉
開國嚴杜[illegible]厚養黎元[illegible]相承雖間有兵
[illegible]稱匱用皆皇上[illegible]得鼓鑄數下
[illegible]要之照誠灼知官民流通無倖巧爲
之取乃言足國也項綫可農告詘一切權宜而
矣始驗然其實[illegible]縮失得不相償于畢不相
無父今微道居官之制復富庶之風當何施而可

今天下[illegible]起而爲財計者自一命之吏以至一
介之匹夫皆得上書言所便苟可以生財者無論常賦
也山海之所征關市之所榷杼軸之所可材筐篚之所
可挈處處而收之屑屑而取之地力竭民命殆矣猶有
不顧也利愈細而謀愈工謀愈工而斂愈急本無例也
妄有所託於例之裏旣有額也又競有所征於額之餘
必如是而財足乎天下未嘗無財也卽爲是又未見遂
有財也試稽之外而外詘如故考之內而內詘如故核
之大小百司而大小百司詘如故此其無事之日也夷
一訌而吾川滇之省詘如故虜數窺而吾甘遼之鎭詘

如故屬國之師不解而吾饋運之詘如故將作之工無
已而吾經營之詘如故然則是無救於詘也無救於詘
而尚汲汲生之所謂生者安在也財天下之所有數也
不在於官則在於民不在於民則在於官什一在官什
九在民數之常也此可知也什九在官什一在民數之
變也此不可言也以九之名予民而還盡九之實以籠
於官數之反也則尤不可言也民已全失其十而官猶
未半得其九數之舛也則又愈不可知也財者民之財
也民者君之民也反裘負薪醫瘡割肉是謂能足乎足
者處一不足者處萬以一之足易萬之不足非情也足

者我暫以克於膚不足者彼久而竭於髓以膚之暫克
易髓之久竭又非策也爲天下者固於天下無偏彼此
也無偏彼此宜無偏重輕無偏重輕宜無偏肥瘠故一
皆吾一萬皆吾萬膚皆吾膚髓皆吾髓也以賦理財以
財足國安有舍其萬而獨據其一流其髓而僅全其膚
者我視天下有私財天下視我有私人有私人不能無
私事有私事不能無私柄有私柄不能無私威虎而噬
鯨而吸鷹而擊又孰禁之羅網彌天斧斤遍地將不止
一路傷心而萬姓刺骨矣是爲以財害民我固未親履
行財之地彼又非空張生財之拳也官可畀則畀以官

官即祿也權可假則假以權權即利也本以財不足使
生而先予以生之費是一費也本以能生財之故予費
而彼又費於生之中是再費也既以爲聚斂臣又以爲
盜臣既因我以盜於民又因民以盜於我無藝之求無
當之洩於彼無不爲利而於我無不爲害也是爲以財
害財猶國計匱也害民而國本撥也撥而使貧貧
甚則恐有不安於貧者撥而使弱弱甚則恐有不安於
弱者讒慝在前譟呼易起流亡滿道屯聚寧無今固屢
見告矣夫彼業已迫死而又何暇顧其死業知萬無一
生而又何不徼倖於萬有一生徼倖之萌起於窮民禍

猶微也徼倖之勢乘於姦民禍方大也是爲以財害國
夫財務生之而浸以詘務利之而滋以害官民交病而
莫詰其所在孰操予毋孰權輕重而令失得贏虛倒施
若是耶宜有感於執事之衷矣執法欲取法周官而稱
引前代惓惓於蠲恤之能致富瑣屑之爲厲階此其說
非難解也請按今事而參伍折衷之洪惟　太祖高皇
帝以勤儉開國首杜朘削以惠養黎元洪武中廣平吏
王久道言磁水臨水產鐵詔杖流之曰朕聞天下當使
無遺賢不當使無遺利因衛軍言河西陝西產礦即語
侍臣曰君子好義以利民爲心小人好利以殘民爲務

洋洋　聖謨樹基之道何洪且遠也此累傳以來不聞
虞用詘也我　皇上加意筭獨蠲租　賜賑　詔嘗屢
下益深惟民財之故足不足之原　德意光昭遠紹
祖烈已頃緣用之不給稍從權宜而天下遂騷然伏覩
明旨實淵然寓不得已之思且與天下期休息之日
然天下未敢謂信然者何也葢當有事而加賦必無事
而後緩征當賦一不足而遽擾於民必賦萬分足而後
息於民若是者不終歲之計也以　國家今正供旁入
坻積澤量罄毛窮產日引月長猶復爲此不終歲之計
假使一旦不意事竟無已而賦竟不足則民遂可常擾

耶而加派遂可爲定制耶何以安天下也夫曩者不加
而用不爲減今者愈加而用亦不爲增曩者不加而猶
有可加之時今者愈加而已絕無可加之處加之名故
曰爲某事而不見其用之某事也加之初猶曰止其所
而不見其止於某所也殫衆力排衆議聚衆怨曾不助
大農一絲一粟之費而徒以爲　宮掖之藏篋笥之貯
抑何不循其本也嘗觀鹽鐵始齊齊非專鹽鐵强也征
榷始漢漢非專征榷裕也告緡盛而武衰導行多而桓
替津渡間架設而唐墜國所以爲國非務財也財所以
爲財非自足也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易也

因事以節用又不如前用而省事之尤易也古者財生
於民民生於君生於民故君不必與財爭生於君故君
不必與民爭九兩繫之九職任之以定其業邦國九貢
田野九賦以明其規太宰頒之九式均之以制其入制
其出定其業則功可責也明其規則分可守也制其入
則入可無蠹也制其出則出可無漏也出與入相參多
與少相衡子與毋相酌入多而出少則以少節多故貢
也祗以待弔用入少而出多則以多節於少故賦也乃
以待式用以少節多多者不勞以多節於少少者可繼
故民奚瘉其所以出而官安享其所以入周官萬世之

法也今令周官而民無業也賦無程也貢無等也胥人
中涓之所領不能畢付外　廷也匪頒好用不一一如
式也毋論量入爲出即量出爲入而猶不得當也然則
何不深計深計何不舉而一稟之於節節者儉也儉以
勝奢少爲出而遂可少爲入儉以補奢不能少於所不
得已之入而猶能少於所得已之出愚請證之漢文帝
昔者漢文好黃老黃老之術故豐於性而嗇於情以歉
爲盈以予爲取而漢文用之用其顯而粗者於衣繒履
革停臺罷苑明與天下呴喻而天下饒用其微而精者
於治吳治南越治匈奴輒賜不朝之杖不王之書不煩

寸兵斗粟俾俛首歸命隂與天下煦育而天下愈不乏之
天下愈不乏而什伍稅固可一盡蠲也蠲之不爲減紅
朽巳抑何必漢文請姑言隋隋文故任法主非有恭默
之風謙讓之理也開皇二十年間內平江南外應突厥
無歲無征伐也治新都宮仁壽又不爲糜興繕也彼方
躬布素抑芳靡恐澹泊以厚民而長孫平置義倉則置
蘇威弛役法則弛措置何悉也新豐令房玄懿有善政
輙呼櫟前自問注念又何殷也如洛陽襯民食豆屑雜
穰嘆息爲期年不御酒肉又何與民同惡也斯所以富
言隋也夭富者必儉儉者諸德之首也上田棄畝下田
貨衛　十九卷　理財六　目二十
棄畊五井五耨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知
儉而後知明農秉不戰之時役不耕之士懸不科之令
東南受之以地西北受之以人知儉而後知興屯以籍
正伍籍無虛伍以伍正廩伍無虛廩知儉而後知簡兵
以官正事不事事者斥以事正官因事占者亦斥知儉
而後知省官一事也約於舊浮於新何故一人也厭餘
於此乾沒於彼何故求何故非名乎何故非義知儉而
後知御左右夫儉者聽財自生而非爲能生於財也導
民以生而無容浚民以生也無以一人爲儉而以天下
爲儉無但以積於不用爲儉而又以㞐於得所爲儉次

第以往則由此復周官可也昔魯哀以年饑虞用而有
若告之以盍徹使有若而闇於國計則可有若而通於
官民之際也儁所云盍徹者其亦有儉德之旨與雖然
儉者足財於財之中仁者足財於財之外足財於財之
中者小而足財於財之外者大愚又以爲莫如法　高
皇帝夫　高皇帝之仁博巳數舉之不能悉舉其一二
則前所稱引是也今　聖主英睿天植不難奉揚　祖
訓使常以遺賢之慮發民之戒兢兢印證於心雖不周
官而子孫世世賡九畡食萬方巳區區漢隋之事且置
何至虞　國用之詘而蹈生財之害哉管窺之
貨衛　十九卷　理財七　四十八
言不識可采擇爲　獻否

練兵　萬曆庚子廣西

問古者寓兵於農豈徒什伍相保聚哉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觀周官司馬與采薇出車杕杜意可知也秦廢井田兵農始分然周不數傳王師不競而秦自孝公阡陌之後浸尋數世卒賴以興亡亦不旋踵豈戰不識與衛耶漢置南軍邊置有兵末置四兵要以居重馭輕似矣迺始未嘗不振飭而後稍陵遲也其故安在　高皇帝提虎旅定天下列聖龍驤如司馬所修星羅內外亦云備矣迺年以來浸聯浸弱一遇緩急得然相顧不知戰爲何事豈邦政初意與自南北交訌山林藪澤莽有雄心當事者謂土著不雜欲間行召募則借此爲綱羅誠爲得策第天下無戰久矣國家若餉甚於昔與安得今土著召募兩累之郎簡十昔而召募兵亦有幾必欲兩兵相濟且無妨經久何施而可璽多士其算爾來寧無曉暢兵務者乎其悉意籌之毋略

凡兵之道太上因之其次整之其次練之最下者不練

不練不可以戰兵不可戰與無兵同何也兵猶器也器礪則銳不礪則槁暴不材數用之非鈌則折久而不用則有朽腐已耳世有好戰之兵其獘使戎馬生於郊蟣蝨生於胄而兵耗世有忘戰之兵其獘使目不習干旌耳不聞鉦鼓力不任據鞍穿縞而兵亦耗故兵必使可戰可戰之兵當橐弓之日而枕甲之心常不懈也當躍馬之時而超距之勇常不乏也練之道勝也解在易矣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豈非示兵農之一哉太公因之權其九伐載之司馬其人視賦其賦視地其地視上中下爲參兵而農也其蒐苗獮狩異旅其眚伐檀削異誅其愷獻弔相異眡農而兵也無之而非戰也方叔南仲整之而爲玁狁昆夷之役於采薇見孔疚焉於出車見維棘焉於杕杜見王事靡盬焉則倣太公而修其所爲戰也蓋有整而不戰者周轍雖東六師如故迺諸侯四夷之師率委之方伯而一卒不發比其衰也不足方巖邑裨帥而周遂弱矣蓋有練而卒戰戰而卒敗者秦孝公初置轅田開阡陌卒用戰功相君長而其法有經有緯則猶井牧之遺焉始皇并六國傾天下兵輸之長城五鎮驪山阿房凡不給而有閭左之戍未及戍右山東兵起而秦族矣假令周不忘戰則司馬至

今存秦不好戰雖阡陌亦足維司馬什一故漢之兵衰於元狩以元狩之謫及七科而令兩軍之隸無留行也所爲戰者黷也唐之兵衰於天寶以天寶之奏停魚書而令府兵折衝以下更罷盡也所爲戰者擾也宋之兵衰于景德熙寧以景德之遞減熙寧之遞銷而令禁廂鄉畨之卒單至招白徒以塞伍也所爲戰者縮朒而不振也我　太祖高皇帝神武廓清誕申邦政嘗縣赤白旗於郊曰願兵者赤遂著爲籍而於時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內則隸之七十二衛握之五府圍之三營偵之東西邏卒又擁之錦衣四驤外則畿甸五十都指揮二

十一留守司二衛百九十一所二百十一夷服宣慰安
撫九十五番夷都司衛所百有七彼其臚列棊置豈耀
武云乎哉要以重輕相制而緩急賴焉愚伏讀邦政國
大師中大營居中外分駐五軍步內騎外文外有神機
營又置省班軍張左右以從則內兵嘗示之戰矣又讀
邦政國大師詔文大臣總督提督叅贊總兵官佩將印
領之事已印歸於朝將歸於第軍歸於伍則外兵嘗示
之戰矣承平既久叢蘖厖生伍兩卒旅之徒幾與四民
爲列而擊刺攻圍之法甚至一技不名徵之內兵曰此
以備宿衛徵之外兵曰此以備乘障守陴蓋天下數窘

策衡 一九卷 練兵三 五二一

於難而不出戍邊亦不令對壘於是召募之議起夫使
國家力誠足以召募彼其烏合之衆且不能無瓦裂之
虞況天下無益田而有增兵有被歲而無損餉奈之何
天下不貧且憊也何也兵之於戰猶庖之操刀也土著
者業授之柄而不令一割能不令召募越俎而代乎故
不復土著召募不可缺也兵之于食猶農之望歲也土
著者業廩其入而不令一縮可令召募又弁日而盡乎
故不簡土著召募不可兼也愚請言土著之蠹 國初
軍分屯堡且守且耕 高皇帝曰吾養兵百萬不食民
間一粒令屯堡半沒豪右而仰給於漕則蠹一 國初
逃軍有律回軍有程 文皇帝嘗勅武臣縱放者罪無
赦今以逃爲奇貨以回爲苞苴則蠹二 國初關支侵
尅武士訓錄具在 章皇帝嘗勅將領不許勒除月錢
今受粟公門納錢私室而常不滿債帥之谿壑則蠹三
國初四驤勇士以實禁軍弘治中尚書劉大夏上言
內臣占役數多非便 敬皇帝下其議無何中格今日
朘月削悉夷爲中涓廝養則蠹四 國初錦衣額不過
百有五已增置千七百員 肅皇帝採詹事霍韜疏稍
加蘊崇今員復歲增良家少年蟬聯衛市則蠹五 國
初檄中都河南山東官軍以春秋更番入衛 莊皇帝

策衡 一九卷 練兵四 五二二

每大閱令京營軍披執以趨今率疲之將作軍安於踐
更十不得赴七八則蠹六夫此六蠹者積於歲月之模
糊惜於士卒之骨髓能復驅之使戰乎猝有非常叵測
勢不得不召募勢不得不添召募之需愚謂以民養兵
不若以兵養兵以民養召募不若以土著養召募何也
一蠹去則一食寬一食寬則一兵足愚所謂六蠹有當
梭其匿者如屯政之復是也何也屯復而兵皆餉也餉
可戰也有當清其伍者如縱放之科是也何也縱放惕
而兵皆實也實可戰也有當還其餼者如月錢之禁是
也何也月錢不索而兵皆飽也飽可戰也有當釐其弊

拜犒其人者如四驟是也何也軍入中涓彼且藉口王宮之隸卽弊去而人存不可令戰也有當覈其冗止留其額者如錦衣是也何也單入緹騎彼且駕言貴旅之司卽額存而冗日甚不可令戰也有當存其制不必責其盈者如班軍是也何也以護衛則額數可裁以更番則閒關可念以顧倩則巽輭不堪用卽束於制而必於取盈不可令戰也由前三蠹祛之則可以土著養土著由後三蠹祛之則可以割土著之有餘濟召募之不足夫召募益難矣儻御失其道弊甚於土著愚謂募兵莫先練兵今天下北備虜東備倭而又間有非時之警漢

土異習水陸異宜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水戰也檀車煌煌旂旐央央陸戰也羣不逞之徒授以不仁之器鼓舷而神球登䡊而氣潰其何能戰盍倣古蒼兕飛雲餘皇連舫之法舟師習倣古魚麗偏伍五戎七萃之法與邊兵習一以教十十以教百百以教千技過百夫者長百夫技過千夫者長千夫則宮嬪可以成行市人可以作儳而何難於戰愚謂練兵莫先聚鄉保往者東南不戒島夷暴起閩廣靑齊諸路援兵所至披靡而卒之田畯之氓斬木揭竿殲馘過當往者劉賊剽劫西平上蔡間迄無堅墉賴少林僧兵張空拳夾擊當壚毛兵挽彊命中直抵其亢而擣其虛何者彼其水土便也其比閭足相稽也其山川阨塞熟而要害易知也其親戚墳墓在而不忍遽捐以去也蓋人自爲鬭家自爲捍怒氣且十倍在而何難於戰愚謂練兵莫先收土俠蓋十羊不及一狼十狼不及一虎今天下兵端動矣無賴者或甘心於跋扈負奇者思投足而請纓黃巢犕於陸梁劉裕跳於梟寨彼其初亦兵耳棄而釀亂孰與收而自樹之兵誠得若人寬其使宜嚴其節制則耰鋤可化爲刀丰祇隸可化爲材官跐跅可化爲爪牙萑苻可化爲壁壘詐貪可化爲智勇販繒織薄可化爲干城保障綠林紅巾

可化爲細柳長楊而何難於戰夫練亦可易言哉按兵則所在稱單按餉則所在告詘卽斤斤祛土著之蠹其能佐召募幾何愚謂土著之蠹猶蠹之於兵而惟諸邊欵市名爲息兵而陰以銷中國英雄之氣名爲節餉而實以耗中國士馬之需蠹莫甚于此者今媾且三十餘年歲市歲增不知稅所識者憂之而無敢發大難之端有如媾或不終因其瑕釁而遂反之易市而餉易欵而兵猶足伸華夏之威寒氈裘之膽也世或虞媾之渝愚獨恨渝之不蚤敢不講於張皇撻伐而借金繒爲羽干策斯下矣

馭夷

萬曆庚子雲南

問王者治夷治之以不治不以煩中國既治之矣奚以不煩而征有苗伐鬼方者安所稱不治也書易之旨致謹于天人之際幾亦微矣若夫耗費南夷者朝夜郎怨歌哀牢者利中土合六詔于歸義而叛不再傳册王于興牟尋而掠不數世利害得失之故亦略可言歟其說王鳳者止和解而誅絕表則天者乞罷羈縻爲夫可解可誅可羈可郡馭夷者兼用之不廢然之于今合乎否歟令播酋授首緬甸消氛遠邇百蠻莫不奉我要束西南可謂晏然無事矣一則恭後事而反側可憂一則戒前車而弛備可慮計將安出有云外寧必有內憂此治本之論也今之內憂者安在然則外固不必寧歟要之不煩中國而夷不爲患乃爲長計諸士試籌之

夫有道者以四夷爲守夷豈能爲我患哉馭失其策而我有以致之之足患也我又無以待之之尤足患也蓋

夷蠻猾獸之性往往吞噬其同類驚動我邊陲不可以漢法盡繩之也亦明矣促之則動促之急則動速而爲患也小翫之亦動翫之久則動遲而爲患也大此致之自我者也小動則以小治之勿張爲大而能解其紛大動則以大治之勿狃于小而能制其命此待之自我者也言馭夷者莫不以羈縻爲得策矣愚且以羈縻之義明之猶之乎馬之首可使絡而牛之鼻可使穿也馬之不能不蹄齧牛之不能不抵觸者性則然也而絡首穿鼻之具在人而不在馬與牛是故惟其所操縱而終爲人用夷蠻之性何以異此王者知其然也亦以馬牛畜之而已因俗而治使之不蹄齧不抵觸者上也隨宜而處使蹄齧者不爲害抵觸者不爲害次也若角之于蹄齧抵觸之間自失其羈縻之用而人與馬牛俱斃者下也故曰王者不治夷治之以不治所以深治之彼區區以外夷爲事煩我中國者非計矣禹亦征有苗而高宗亦伐鬼方何嘗不治夷乎顧所以治之者有道焉其承帝命而徂征也三旬苗民逆命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此何與于天而益之贊禹則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蓋天道好生而惡殺者也征之用威不若懷之以德矣

未濟之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此何與于小人而既濟九三則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蓋小人生事而起釁者未濟用震故濟則戒於憊矣漢唐以來皆有事于西南諸夷而漢之利猶與害當而唐則有其害無漢之利矣試論之元光中通邛筰耗費無功乃罷西夷獨置南夷而因之下南越令夜郎王懼而入朝失之動衆得之斥土者也永平中因哀牢內附置永昌郡後又置博南哀牢兩縣而蜀人愁怨行者作歌然稅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失之一勞得之永利者也開元中制許合六詔

為一賜錦于歸義矣再傳而閤羅鳳北臣吐蕃揭碑于
國門以明其叛非得已若非太守張延陀求丐不遂陰
表其罪有以致之彼何敢叛乎貞元中詔嘉歸款遣使
冊異牟尋爲王矣至于豐祐則掩掠成都之子女工技
數萬人引而南若非節度使杜元穎之治無狀障候弛
沓相蒙無以待之彼何敢來乎和解兵爭者宜若可以
省事保境而杜欽之説王鳳者不然也謂持節諭解夜
郎句町漏臥等王侯不從不憚國威宜陰勑旁郡守尉
練士馬積穀要害而選任職太守誅其尤不軌者絶不
復通如以累代之功不可廢壞亦宜因其萌芽早爲斷

絶若反已成形則萬姓被害此乘乎巽懦之後者也故
宜以誅絶待之矣張官置吏者宜若可以用夏變夷而
張柬之之表則天者不然也謂姚府置官既無安邊靖
寇之心又無且擒且縱之術恣情割剝煽動酋渠自奏
置之後戕殺將吏而諸葛亮三不易之言于今遂驗乞
罷姚州使隷嶲府于瀘北置關而百姓非奉使出關者
不得交通往來此乘乎騷動之後者也故宜以閉關待
之矣鳳從之而則天不納雖有幸有不幸而因時馭夷
之計則各有攸當焉由欽之策則誅不軌以明順逆之
分今之處播州者是也而播在我之服以内可以置吏

與昔之姚州異矣然所陳割剝煽動之弊其邊吏之藥
石乎由柬之之策則嚴關禁以明夷夏之防今之處緬
甸者是也而緬在我之徼以外不可以即誅與昔之夜
郎異矣然所陳萌芽斷絶之謀其邊防之桑土乎自播
會掠蜀邑毒黔中滇之咽喉幾塞矣　聖天子赫然震
怒調楚蜀滇黔之師遂一鼓而罪人就戮矣善後者酌
于黔蜀之要害爲之設郡縣爲之留屯卒爲之招來綏
輯而未盡族類待之並生可乎或曰土俗未必相宜一
反側則棄前功亦長慮也然多分土目則黨與孤兼制
府衛則即叙便處置之得宜又何患焉沐西平之定大

理練兵衛農開屯興學至今遂爲樂土處播者倣而行
之亦有大理之效矣曩時緬酋雝孟養驁永騰滇之藩
籬亦危矣自嘉靖季年以至于今勤隴川迤西之役益
數舉而我兵始罷矣懲前者備于騰越之扼塞爲之擇
裨將爲之禁姦詭爲之繕治障燧而今已脩貢待之勿
拒可乎或曰衣袽不可不戒一懈弛則貽後患亦隱憂
也然簡土漢之精鋭則訓練時重守巡之彈壓則功實
著緩急之足恃又何憂焉王靖遠之征麓川割孟餌緬
縛賊獻俘至今尚爲禍端處緬者鑒此不遠不可爲麓
川之續矣夫邊陲之事始于萌芽尋于斧柯爲之萌芽

者易爲力而爲之斧柯者難爲功班固云雖征伐克獲
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此爲之于斧柯者也曰畧相當
者不相當者也不曰四夷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
胷背之瘭疽乎治天下者如治身未有先手足之疥而
後胷背之疽者矣此書所以稱天道有損益而易所以
勿用小人戒窮黷也今之困匪但疥搔且病跰盭匪但
瘭疽且病膏肓何以明其然也西討東征既困于徵調
飛輓而民窮斂急又困于土木金珠瘡痍者未起呻吟
者未安碭沛淮浙之逋藪者未盡消弭臨清江夏之盜
馬者未盡安集詎云外寧未卜其內憂者也若西南之

策衡一　馭夷五　五十九

爲憂者愚又不敢盡言矣姑言其三困而請以四宜畢
其說者大滇在昔日不稱隩區沃壤乎自戎馬之後荆
棘遂生而榷採之秋彫瘵爲甚有可耕之地而原野蕭
條有能耕之人而差傜罷敝軍不得習于伍民不得安
于業剜肉補瘡之不足給而敲骨取髓之不能支此生
齒之困一也田賦歲不滿十有一萬不及腹裏一大縣
兼以屯政廢弛所賴以餉軍備寇者取給于鹽稅礦課
九萬兩而止耳猶失額焉乃歲辦五千黃金爲常貢而
又剜礦課三之一以亏開採使者且一鹽數稅則商旅
日稀而百貨不通則道路日梗取盈者不貲歲入者不

繼長此安窮滇不可知矣此經費之困二也漢夷雜處
官司所恃有三尺法以消軍民之邪心者今則憑社依
城以傲大吏法格令阻莫可誰何悍卒不知有偏裨亡
命不知有長守武弁之不肖者有所藉以肆梟張罷吏
之無恥者有所緣以營免窟舉手而挂網羅動足而觸
機陷此紀綱之困三也今獨幸夷氛稍靖而夷情猶有
未安者可終恃乎荒服之爲夷族者十九而漢之人十
一其勢不能以盡芟刈之一醜跳梁則百夷觀望跳梁
者授首則觀望者寒心比之禽獸何足與較既已氣奪
心折應與之悔禍歸命俾各有寧宇勿生戎心以爲兵

策衡一　馭夷六　六十

吏之利可矣故罪過宜蠲也駃舌文身之裔望漢官如
神明不敢近其情固有門外萬里者矣或爭地爭襲而
姦人持之或逋命陪盜而奇貨居之畏而深竄者不可
以爲抗我讎而互噬者不可以爲叛我比之禽獸可以
馴服彼不敢以一矢叩關我不難以尺檄諭意俾各釋
怨隙以保境土萬一有干天討者聲其罪未晚也故情
形宜察也我以千朧南甸之三宣爲藩籬而緬以爲壑
三之力分而弱三之力合而强歸于我則有藩籬之固
而折于緬則有蕭墻之憂若外之老撾車里八百皆足
以扼緬之項又外之暹羅亦足以搤緬之背能聯其猜

脅之勢不復有疆場之憂故威信宜結也漢以祝良守九眞張喬刺史日南有慰散招降之功而省將卒之調發此州郡可任之驗也今獨奈何遐邇荒服輒以常調處邊郡而動每掣肘不選才望重責成乎宜爲地擇人不宜爲人擇地郡守而効以爲守巡藩臬藩臬而効以爲開閫建牙庶可以假便宜責成功圖實効故郡守宜重也脩此四者榮衛之護持也夷不足患而中國不足煩矣然所困者有三則手足之痿痺也外不寧固憂而外寧尤可憂矣及此時而存其皮則毛猶可傅惜其膏髓則元氣猶可復不然雖有善者望而走焉此當事者

所爲痛心扼腕蒿目焦思而未如之何者也患豈獨在夷乎是在　廟堂加之意而已

士習

萬曆庚子貴州

問人主所與共天下治者惟士士顧不重歟士與世盛衰迺盛衰世亦由士耳夏商而前毋論論其近者昔人謂周貴士秦賤士周之所以長而秦之所以短其以是乎夫貴非崇其爵也所以貴之必有道也賤非棄諸下也所以賤之必有道也季世而下若漢若唐若宋享國久長率亦不下三四百年顧雜用周秦法士貴賤無恒格治亦駁不逮古矣我　國家闢乾再造若洪永草昧多難之初汲汲求賢有其貴之無敢賤矣一時雲龍風虎之儔斌斌濟濟故非漢唐可望二百年來治隆化洽謂非由得人之功固不可迺邇者或謂士風漸佻逐時勞屢變若彼驅然信歟否歟果爾其咎安歸乎夫幹風頹靡闒茸反士習而爲之以與有周比隆淪烈則惟在馭士矣顧士自待亦豈可苟哉上之待士士之自待兩者係世安危匪直細故爾多士士也其以士道對將觀爾識焉

天下之治有所以顯而持之者其迹可得而按也有所

以默而維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迹可按者人主明操之而形不得覩者常杳焉而不知所用心此有天下者每不收馭士之效也夫人主舍天下士孰與共治哉則士誠重矣顧士有可見者行業功能軌可飭而士所競前者可操也士亦有不可見者薰漸底致隱徑難徵而士且不自知焉則必有尸之者矣夫惟明主綏於其所可見而急于其所不可見其所可見者晝之綴兆而不吾越約之徽纆而不吾衛依方而應之莫爽也卽晷而圖之未晚也則亦何難乎哉其所不可見者言不足喩而動之以神思不可通而合之以漠肧胎於數十

年之前而杜幾莫可釐也發露于數十年之後而潰流
莫可防也此非明主之所深憂而察相之所亟謀耶執
事謂士與世盛衰遞世盛衰亦由士諒哉言乎世盛與
盛世衰與衰世而操士乎然而有所以操世者在也盛
之惟士衰之亦惟士士而操世乎然又有所以操士者
在也夫惟講於操世操士之說而後可以執盛而不衰
之禮毋論夏商而上論其近者周之興也以八百此貴
士之效也秦接其後而以再世亡謂非賤士之故可乎
執事謂貴非崇其爵也有所以貴之也賤非棄諸下也
有所以賤之也思深哉有味乎言之矣嘗讀周禮司徒

之教自州長黨正掌鄉之教治政令族師閭師屬民比
衆讀法而凡孝弟睦婣敬敏任恤者皆有書彰善於微
察惡于隱無不素稽而豫采之彼其所以養士者貴也
三歲大比舉于鄉曰選士司徒以選之秀而升諸學曰
造士大樂正以造之秀者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論定而官任官而爵位定而祿踐之以漸勗之以優而
需之以定彼其所以取士者貴也大宰以八法治官則
有所謂官屬官職官聯官常以舉辨會聽其治焉則有
所謂官成官法官刑官計以經正糾弊其治焉至其馭
之也則有爵祿予置矣有生誅廢奪矣其辨而廉之也

有善有能矣有敬有直有法有辨矣別其類而總其等
翊其成而掖其進常主以忠厚惻怛之意而不窮其情
彼其所以用士者貴也爵詔德祿詔功事詔能月終受
要歲終考成納之司會入之冢宰而達之天子莫不齊
戒受質而還斷于下焉類材稱施因時核績畢不飾詐
尊不愛勞而常以矜歷惕厲之念行之乎其中彼其所
以報士者貴也大都周之於士不於其行業功能著之
於可見者致力而常于其薰漸底致隱之于不可見者
注意焉故能執操世操士之權常盛而常不衰其享國
獨長也奚異也則以能貴士也詩詠藹藹吉士鳳鳴喈

喈說者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有由然矣至秦則不然
蒿艾其民奴虜其士坑之焚之督責之即素所親信大
臣鮮有以功名終者畏禍持祿設上取容故壅蔽自傷
而二世以亡忝賤士之殃哉漢興掃秦
之弊詔稱引周文齊桓爲高招賢士大夫從遊而尊顯
之迨其後孝廉賢良明經文學之四科與漢相終始唐
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筭諸科而後進士科特重九
品二十七最詳于法矣然而視漢則遜宋制科大都因
唐而亦特重進士科士蒸蒸嚮用稍靡而浸淫于文安
石易以經義司馬設爲十科大率各以意相矯無以大

過唐也之數代者徒襲周之膚殼而不得其精神意旨未几而雜入于秦者有之士貴賤無恒格故治淳駁相參不逮古無怪也我　太祖驅逐胡元一洗乾坤而再造之汲汲求賢之意直與唐虞三代相符合輪旌東帛交馳于四方一時儒碩雲集如范祖幹葉儀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輩固不減版築鼓刀之儔矣我　成祖靖難紹統求賢脅理急于飢渴東閣延儒若解縉楊榮楊士奇黃淮金幼孜諸人固不減疏附後先之流矣執事謂雲龍風虎斌斌濟濟非漢唐可望者其在斯乎有周之貴無秦之賤矣二百年治隆化洽大都由此雖然愚生

草野倨侮不識忌諱者也請得以臆程　國家人物而歷數其詘伸變化之狀可乎洪永之間士也恬當其時上切于求才而人每不樂進或嚴于用法而下不保其終恬固其勢也末几而　仁宣在御士稍嗜進矣然猶任質也至正統而不無摧折焉成弘之間士也直然猶附義也至正德而不無回遹焉嘉之士多通而或謂其近靡也隆之士多激而或謂其近名也要之士自無定操仰衡而低昂隨勢而委蛇太較若是已乃今日之士則又有大不然者焉以為恬也而復類于競以為質也而復浮于文以為直也而復傷於詐通不足以濟事而

或至失其守激不足以底績而或至僨乎功譬之病者然昔猶其本症而今則變而旁沴矣昔猶其專症而今則舛而雜出矣此庸醫以為不足憂而越人倉公所望而走者也其咎果安歸乎夫回飈狂而思覩碧虛之景不可得也纖手亂而欲聆錦瑟之音弗可几也然則執操世操士之權者可反而思矣愚則以為其失有四焉周人貴養士而今何如養乎童子自入歲發籤即吟紫金白馬之詩父兄師友翹而誦之富貴耳不聞講幼學壯行之說也是謂淄其志稍長而鶩文詞自謂學盡是矣居則羣聚而談不根出則習閭巷輕薄浮侈之態身

心蕩放而不知檢柙為何物居然一匪人耳是謂瘝其行士之六經猶農之五穀也闕一不可今士自治一經以外他無所知日夜掇餖飣拾欬唾即一經且不治矧望之博載籍通今古資他日之用乎是謂隘其學歲有校三年有比士稍頴出無何而鹿鳴鴈塔矣譬之養雞者方在應影響而即出之敵有反而走耳是謂害其成凡此其所以養士者不如周之貴也幾賤矣周人貴取士而今何如取乎弓旌無論矣　詔一下士重足棘門若編伍然投諜自進譙呵之凌誶之若防盜然求賢也而先以不賢待之士相習忍耻耳病在弗信也糊名易

書觀紙上之空言已不足據甚且并其言而莫之省識
士嘔心吐之而主者白眼睨之右正而濫以腐拔奇而
溷以怪衡人且自瞀謬而士何適焉病在弗精也士以
歲月修之而上以一日旣之且多于德者寡于詞富于
材者詘于辨而譾譾者或以芳潤飾陋中而博顯名刖
荆和者比比焉病在弗盡也古之取士者或以盜或以
俠或以管庫不問類也而今則束以制科之一途此而
外卽明經武科胥史貲疣耳林林兆庶何物不有而以
此限之病在弗廣也凡此其所以取士者不如周之貴
也幾賤矣周人貴用士而今何如用乎孔子自顏子爲

邦而外卽由求賜無不各專一長而各攻一政今者士
一入彀卽擧天下事一一而備責之卽强所不堪弗顧
也不几于奇乎唐虞自大舜總揆而外契司敎皐明刑
夔典樂各揣所宜而付之今者士一入銓不問稱否而
漫授之卽違其所長弗恤也不几于悖乎授若任矣而
監者司其旁假若權矣而議者尾其後不几掣肘乎張
皇以竦遠聽而褻之近則無實效也彌縫以媚衆口而
反之心則多媿念也不几蒙冒乎凡此其所以用士者
不如周之貴也几賤矣周人貴報士而今何如報乎外
有計內有察非不循期而擧也然而巧拙分則利鈍判

焉愛憎入則賢否淆焉甚且一人之身朝夷暮蹠白皁
無常形矣砥摩于生平而一眚不復宥馬鴻駿于建豎
而微誤輒必繩焉甚且以精白蒙濊訛而臧否且倒置
矣明病于不周也而濫以寄之人勇怯于獨斷也而俯
以狥之衆甚而受指喉以媚權勢矣懸大者畏其反噬
而不敢攖援多者懼其根涱而不敢搖而朴懦孱子者
則索瘢垢以塞文具矣凡此其所以報士者不如周之
貴也几賤矣叢此四失而欲士風不佻弗逐時勢屢變
也是植枉標而求端影也自古及今未之有矣然則斡
頹風障倒瀾亟反士習而淳之其莫若法周之貴乎顧

其道亦在兩盡矣上不以富貴縻天下士而虛心折節
于以貴士其道在不挾士不以富貴爲上所縻而尊德
樂義于以自貴其道在無欲夫惟君不挾而士無欲卽
明良喜起唐虞之盛何以加諸

總攬　萬曆辛丑會試

操柄出自天子咸福操之維辟帝王所以總乾剛而御大寶者畧可觀已乃堯咨四岳周命六官則又不專獨任而亦任人何歟又家者流如版法揚權諸篇主於操威柄懸法術駕御羣臣而盡其力其於帝王總攬之道亦有相近者否歟三代以後英明之主有屬精爲治綜覈名實者有糾糾雄斷不任三公者有强明自任猜疑臣下者有延英奏對盡屏左右者其得失可指而言歟 太祖高皇帝罷中書省分任六卿事皆 朝廷總之見於 祖訓者可考已 皇上明燭羣情成行四裔一切裁務斷自 宸衷公卿百執事稟稟受成而已夫風推畧可得而揚厲之歟宋臣勸其主收攬大權歸之獨斷而以兼聽爲先獨則非兼兼則非獨御與兼不其兩妨與夫君無二柄當合而操之於一朝有庶官當分而責之於衆若總覽而可以兼委任委任而以成其總攬則何道而可歟諸士其悉意陳之

人主不可以不挈權權由人主出也握而不出則其握必不固握不固而代操之釁生人主欲挈權又不可以不任人人也者奉君權而致行之者也出而無奉則其出必不繼出不繼而旁溢之實萌夫惟聰明聖哲之主獨秉乾綱審持大寶以無私之至誠得委任之至公以委任之至公成總攬之至斷是故不委權亦不吝權其爲之臣者不操權亦不避權當事不使其無權亦無一事得移權任人不疑其有權亦無一人敢侵權語原五禮六樂自天子出出者其源而其委固可知也書稱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而皆曰維辟作之作者造命其有其命者可知也歷選帝王若堯咨五岳周命六官皆以爲任人而成功未有違衆而獨任者則其衆也乃所以爲獨也衆人之勞一人之逸也其與也乃所以爲取也與人以事柄取人以功力也其委任也乃所以爲總攬也能委然後有可總之具能總而後不失所委之權也彼其有一事建一官任一人事有大小官有崇卑而權亦有輕重舉而厝之明而試之成而省之何嘗有秋毫介介疑于其臣之不盡力懸一術一格以持其後者哉有疑而後御之以法御之以法必有法所不及防者任法而後猜之以意猜之以意必有意所不必中者是故管之版法指歸于獨斷其言喜無以賞怒無以殺者不可易也然而操術之機過峻矣韓之揚權駕說于委任其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者不可易也然而防姦之意太苛矣以此御諸帝王則忠信之薄而惆疑之首然以此用于晚近猶刑賞之約而名實之符大抵形名權事之不能相離也而君臣上下不能不相御也御之以道德則爲帝爲王御之以法術則爲霸御之以威嚴則爲彊微獨法家者流雖三宗七制之主號稱英明者往往以霸王道雜之孝宣綜覈名實疑于斷矣而外有許史之憑內啓恭顯之漸則不能斷光武不任三公疑于斷矣

而粉飾藉郅惲之諒恕遲回成東海之崇謙則不能斷
德宗强明自任猜疑臣下疑于斷矣至受欺于盧杞趙
贊則不能斷宣宗延英奏對盡屏左右疑于斷矣乃委
心于李玄伯王歸長等則不能斷是四君者當年無優
游之名每事有操持之意豈其當斷者而反不斷哉葢
其所斷者乃一事揣摩之意見而非有深遠之慮則心
思有所注忽有所遺而天下之至計訏謨反疎而不省
其欲斷者乃一時操縱之機權而不務聰明之實則耳
目有所開必有所蔽而萬世之成法永利反隔而不聞
故或僅爾易世而不免開大釁于數世之餘或止于及

身而不免叢百憂于一身之後是皆獨任而不任人其
任人也又任法而不任道謂之自攬權可矣而不可謂
之能總攬也能總攬者則必如我　高皇帝之制而後
可伏讀　祖訓國家設九列分理天下庶務事皆　朝
廷總之夫庶務　朝廷之庶務也六曹　朝廷之六曹
也庶務殷繁不能獨任不得其人則不理而六曹頡頏
不能相壓不得其總則亦不理故必　朝廷任之而後
　朝廷之臣子有職詳之權亦有臣子而　朝廷得總
之而後　朝廷有挈要之權何也權附於事事附於人
權也者無形而難操之物也因國之事柄以爲轉移視

人之精神以爲舉廢如必倚一人之精神而幹事則精
神有一事不徹而就此一事已無權如必盡收天下之
事柄以自爲則事柄有一時不操而就此一時已失權
權不能無所寄執於股掌之間而玩弄之則必失之耳
目之前弛于把握之勞而不自覺則或竊之肘腋之近
故使中制者躬尸其事一一皆須厝意又不能不時釐
飭案牘之防使當局者人効其官則斷斷明乎無他而上
乃得獨握太阿之柄此　高皇帝所以以衆爲獨以與
爲取以委任爲總攬至要樞也他日　諭侍臣有曰舉
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大業者不可以獨成人君欲弘

其德惟當廣[illegible]博達羣情其　諭部院諸臣者又
有曰自古君臣本同一體任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
勞大哉王言豈惟開誠布公置赤心于下亦且運臂使
指握本統于上有帝王之無私而更得委任之制無輓
近之挾數而獨操總攬之權二百年來表著肅清姦無
伏莽孽芽暫萌旋就芟鋤豈直　累朝聲靈寔寵受之
葢由　高皇帝精神法度計畫周而聲靈遠也　皇上
明燭羣情威行四裔西平靈夏東靖島夷南指而迸播
膏街北向而名王頓顙武功旣兢隸坻凜凜于顏行文
法具嚴官司斤斤于稟奉有俯成而無曹議有重發而

無錯貸有稽賞而無逸罰有意制而無拊事英風雄畧徽獨下陋漢唐諸君雖古稱禮樂自出威福惟辟者不是過已乃愚猶有挾爲太平之策不但屢屢揚厲而已者 上之初年躬厲萬幾聽明時接于臣下而上封事者以獨斷爲言至于今日 深居靜攝羣工希覯于照臨而奏公車者多兼聽之說此其說皆是也在今日之急務莫若兼用兩言而定其衷益宋臣崔與之勸其主收攬大權歸之獨斷而曰獨斷莫先于兼聽請因是而畢其說夫所貴於斷者崇體要也故上有其權而不必有其事事在下也下有其事而不敢有其美美在上也

若不稽百司之職不考大府之憲使人人受成說於上則人臣甚逸人主甚勞當其勞而倦勤或以明作而反開廢弛之漸目弛而綱不獨舉廉近而堂不獨高臣職輕而國體不獨重舊憲紬而新令不獨伸則何若使人各守其官各守其法以兼聽爲總攬而操柄可持也所貴於斷者廣忠益也效謀者多躬裁者乃益大分猷者衆獨握者乃益尊若議論不歸諫官政務不歸九列人人保寵祿於下虞其不入而遂不言始以不言而遂不任當其不任之極則以激切而反成委靡之漸未事化而爲靜聽當事化而爲調停調停不得化而爲將順將順不得化而爲旁觀則何睹天下之耳目助聽明用天下之心思共謀議以兼聽爲總攬而忠讜可勸也所貴於斷者嚴綜覈也然必下先有可覈之實而後上得以行其覈之之權乃若下未有定品而上先有成心未見其爲賢先疑其爲不肖一疑其爲不肖必不信其爲賢靡靡者恐其飾事而見欺皎皎者恐其乘賢而扞上使賢者不得不隱其賢之跡而不肖者益生其不肖之心臧否益淆形影益詭則何若使大小各伸其用賢否各呈其狀以兼聽爲總攬而名實可綜也所貴於斷者持權衡也然上所執者惟有理與法而下所習者兼及

情與事見理矣而事之虛實猶隔垣一方也則理與事不相符見法矣而情之曲直猶隔門萬里也則情與法不相中上執其理與法惟見下之不從下執其情與事惟見上之不入故以獻替之衷而成從違之跡以匡正之跡而開離遏之端則何若使下陳其虛實而我以理決之下明其曲直而我以法裁之以兼聽爲總攬而輕重可平也所貴於斷者防壅蔽也然明蔽我以事難而陰移我以意易始以偶然者取爲小信而後以必不然者飾其大欺如水易浸則甘詞先入似汙不反則苦口難投不知我之嗔喜乃因激發而生而彼之從臾乃候

慘舒而入則何若示寰海以大信付廷議于至公以兼聽爲總攬而阻格可通也所貴於斷者杜窺伺也然我之不見不聞無窮而天下之衆耳衆目難掩有言而知其不入其所爲不入者已可測矣有事而示以不測其所爲不測者已可測矣使公忠爲國者徘徊於聲跡之外而多端罔上者閃爍於影響之間見我一端啓人百竇相引相煽轉伺轉工則何若開衆正之門塗羣枉之隙以兼聽爲總攬而姦慝可懲也大抵人君御物固必有所不可測者以行權亦必有可信者以持權不可測者以爲天之雨風露雷之流行而可信者以爲天之寒

暑晝夜之順序向使秋生春殺冬雷夏冰宵明晝晦盡易其貞觀之運而日以風霆之權搏擊于宵壤間則萬物不能以一日安其性命之情而況于人君乎況于羣臣百姓乎伏惟　明主操謀斷之用審兼獨之權考覽漢唐得失之林嘉本唐周任人之治一奉　高皇明訓人有委任事有責成六卿皆得效于朝而兆民相與和于野又何帝王上治之不可幾禮樂威福之不自已而詹詹版法揚權足辱問哉

守職　萬曆辛丑會試

問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則當官者詎不以職守爲兢兢哉故韓侯兼致典冠之罪晋臣不專出滓之功如緯之不恤庖之是代失笑爾闕古有守官者符璽之重郎官守之資糧之檄轉運拒之神策有將而京兆執法封駁失勢而銀臺投劾有不侵官守者宰相不對錢穀執法不稽案牘中書不敢兼樞密之謀議大將不敢對官吏之善否其人其事可縷指歟夫釐工熙績位事建官帝王致治千古同揆晚近詘官則侵官侵官則曠官無乃官與守不相蒙而侵與曠轉相乘歟夫下苦多事而上欲省官或一人兼數事而未收一事之功或一官擬數人而未獲一人之用其失安在語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假則於局外爲侵而局以內曠矣唐分十銓而事分於禮部宋設四選而權歸於審官畀兢畢仲游之說得微有可思者歟茲欲各率爾典無速官謗當以何道諸士各以意對

治天下者使事得官官得人兩相得而天下治矣人而

責之以職則可使之精於局以內因而縻之以職則可使之不淫於局以外歧而欲奮者不至窘束于不內不外之間以自苦則賢者之才盡倦而欲弛者不至遷就于若內若外之間以自便則不賢者之才亦盡此帝載所以咸熙庶績所以其凝者也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夫道以業官以事道淡而守道者士之所自制也守官者非官之所得自制也上假之也蓋官制之詳莫如周周官二千二百有奇而其總在冢宰官以任事爲職宰以任人爲職其分也如手持足行耳聽目視各能其官不稱曠焉其合也如手足不能爲視聽耳目不能爲

持行各止其官不稱侵焉若夫因曠而得侵以侵而代
曠則功有所借而名有所覆矣事有所蒙而情有所諱
矣韓昭侯猶知典冠者侵官之罪甚於寒變歷猶知出
淖者離局之姦甚於功僨亦有周官之意乎是以守官
者不妨過勇霍光夜索符璽而符璽郎不肯與李光弼
索資糧於轉運而穆寧不應柳公綽為京兆尹以法杖
神策校尉不以聞呂公著為銀臺封還除目不得職自
投劾以去此數臣者寧不知顓易迮容多福也然深堅
而不能奪者以為守官而得罪賢于不守官而無罪也
不侵官者不妨過怯陳平相也不籌錢穀杜淹執法也

不稽案牘呂夷簡為中書不兼樞密之謀議曹彬為大
將不對官吏之善否此數人者又非其識闇其材薄也
然逡巡而不敢居者以為侵官而有功不如不侵官而
無失也繇斯以譚治天下如治田也有疆理則治如治
木也有規矩則治各得其理各循其矩我不自曠而侵
人人亦不自曠而侵我人人不侵人人不曠天下竟治
矣　國家官制大類周官百司絲分碁布於下六曹綱
提領挈于上而執銓者考其成二百年來以功罪隨官
守以賞罰隨功罪操柄尊而不玩體勢一而不棼神明
靜而不渫斯亦官方之極盛已而通者乃稍　稍謬于從

昔若見以為有事而無官有官而無人官與人兩不相
得而其弊迺獨受之　國家之事試觀六曹之總職而
立者幾何人交戟之間簪筆而侍者幾何人四方之樹
屏而居負斧而出者幾何人窺其戶閒其無人者何官
之署也印纍纍綬若若并力而交騖者何氏之職守也
而一時奉檄之臣被徵之吏獨不能徼如天之福以奉
　明恩而光清舉人之待官如女之待年官之望人類
農之望歲鬱而不暢約結柰何且今天下事非減省也
日益月新千變萬診覗　祖宗建官之時何啻數倍事
日受其有餘之勢而官不恤其不足之情非所以為平

也不務寬賒文法俾得優然展布其四體而壹意裁損
事權令焦然若不能以終日此不可以為適也得無以
官為羣臣之官而事為羣臣之事耶不然者則量羣臣
太淺以為有官亦治無官亦治也覗官職太易以為備
員亦辦不備員亦辦也於是偶有所覂虛以聽之浸假
而覂且以為常矣于是時有所旁寄以攝之浸假而寄
乃以為眞矣主爵補牘而請不得公車交章而爭不得
直謂是可固然而無變計而不知事未可卒省則官亦
何可久虛也虛則不得不攝攝則不得不侵侵之還復
為曠請得而悉數之今夫事固有分曹而煩簡各為政

者官鈌而以簡代煩旣滋僨以煩兼簡又滋紛也此侵在職掌㕀一曹而長貳同爲政者官省而以下攝上旣虞僭以上攝下又虞褻也此其侵在事權夫惟無侵侵則一人而盡員盡方難以兩工一事而自謀自斷何以兩濟如是則脊力有所絀焉而曠御物而似新似故吏不畏則玩生操事而疑主疑賓政常浮而弊積如是則覬望有所損焉而曠已之官而人將代之必不更爲謀始更爲慮終人之官而使已代之必不代人任勞代人任怨如是則責任有所諉焉而曠甫推則有釋擔負之心而兼有希榮進之心不報則有嘆留滯之心而兼有

憂意外之心如是意念有所分焉而曠上叢襍而昇之下叢襍而劾之上浮游而與之下浮游而處之責以見在且跳而他曹責以他曹又匿而見在如是則實曠而名不曠上不能酬積薪之勞不得不以詞色借之下不能銷轉石之歎不得不以名法寬之賞以功疑而薄罰因貫格而輕如是則實曠而不能誅以曠夫先王之以事傳官以官傳人亦惟是逆用人情之快然勃然者於方新豫遏其弛然廢然者于未倦而今必待新者已故故者已倦羈縻勉强而用之逡巡三鼓之餘刃傷其手而不能割弩衰于末而不能遠藉諉事之曰厭任事之心成玩愒之虛文喪綜覈之實政從此始矣執事曰一人兼數事而未收一事之功愚以爲惟人兼數事所以不收一事之功也執事曰一官擬數人而未獲一人之用愚以爲惟一官擬數人所以不獲一人之用也夫官朝廷之官也事朝廷之事也以人舉官以官任事端委于上而責成功于下各効其所知各舉其所勝此亦主上之公利非人臣之私德也而顧操不然之疑行必然之意其以使之侵且曠也柰何哉說者謂數年以前天下士氣蹶張有爭於職外者故惡其侵而務困之以不暇侵夫欲困之以所不暇侵則莫若使之不曠以政

本還六部隨責之以六部以風議還臺省隨責之以臺省以激揚還監司隨責之以監司以拊循還郡縣隨責之以郡縣其人無當于官寧顯黜其人不以薄其人而并曠其官也其官無當于事寧量汰其官必不有其官而使不得其官也彼反而顧其職之內吾朝有考夕有度更暇越俎而治否又旁而睨職之外朝各有考夕各有度尚有未治之俎待我而治否語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以爲人之器則金玉而瓦注之以爲已之器則瓦石而金注之以爲一人之器則緘縢而失之以爲天下人之器則道路而存之故夫職也者侵官之糾纏

也卽曠官之砭石也今奈何惡人侵而反使人不得不侵惡人曠而反使人不得不曠乎夫非獨人爲侵也卽用人者亦稍侵矣非獨任事者曠也卽任任事者亦多曠矣唐分十銓而使禮部蘇頲等判之已復欲稱制臨決而吳兢以爲非體宋設左右選而歸重於審官院畢仲游以爲當選而假他官制之名隷尚書而事在他局不可以爲後世法今日之事得無有類此者乎使當其官者不任而任其事者非官職業既非所經功過又無可責衆當其任而衆委之各行其意以聽于不可知人恡其權而人擬之旁啓其途以倖于不可詰以此而冀

官與人之相得不亦難乎嗟嗟其侵與曠則畧與唐宋同矣然而昔之臨決在軒墀白日之下今政而望之虎豹九關之內也向猶以上與下易器而操所憂在體統今則上與下幾無所操所憂并在威福也始也人廢則職虛而不能重繼也職輕則權去而不能留下之權去矣五官之計不能日聽而悉覽也一弛則吾遂不知權之所歸區區一官之侵與曠又其細矣

進諫

萬曆辛丑會試

問古稱諫有五直爲下而復咨咨於萬乘之爭臣不亦諷與直兼通歟夫𥅆君之遠非直何以乃有謂欲道行於君者其詞婉欲名高於世者其詞訐又有謂諷施於明而不害於直直施於闇而無事於諷果篤論歟後世進言於君有不先事而强聒不後事而失機未問不言言則必當其可者有對客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封事數十上皆削其草而外人不知者有過事不便屏人進言備極痛切至其主不忍聽聞而終善遇之者有時進逆耳氣色和順使人主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者有諫幸東都但請徐加條理而車駕遽止有申救遷謫但言其親老而人主以爲愛我者此數者皆人所難言所難人而當君子獨得之彼所爲回天悟主者操何策歟孔子論事君而歸之勿欺後儒亦謂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諍則絞切由此言之額詠與不誠何如耳直與諷勿論矣願析衷著於篇

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下相疑而上下相疑始於不信之形日積夫所謂不信之形者何也上有所欲茈而下以法繩之而下不能無私愛則不信上有所欲急而下以法緩之而下不能無私憎則不信論人不能無過辟其言當則疑在被言者之人而人輕其言不當則疑在言事者之言而言輕論事不能無過計言不中則曰事固未有是而以相恐耳言而中則曰彼固利有是而以自實耳意有出於相軋既疑其傾排而厭之事有出於同然又疑其比周而抑之小臣原不足疑加衆焉則疑其黨大臣原不必疑託權焉則疑其專不言既疑其易與

有言又疑其難近未事而言既疑其窺伺已事而言又疑其阻撓人主操成心以待曰是將然矣已而其下果然而不信之端啓矣人臣操苦言以進曰是且必然人主曰必不然已而事或不然而不信之心堅矣言以直而譏勢不能不調護以存國體而調護轉疑事以抗而僨勢不得不委曲以合事機而委曲轉疑一疑其過所見無非過者一疑其欺所見無非欺者而不信之形成矣下程不可信之形以事上而上疑上懷不必信之心以待下而下亦疑於是上以形自閉而益為不可測下以形自疑而益為不敢知嗟乎君臣上下交相疑惑欲

一言之入可得耶夫真見安危治亂之機而不言則非人臣也秉上下相疑之會明知其言不入而不務為可入猥稱於人曰我則言矣於事無所濟而自成其言自解其不言者亦非人臣也然則務為可入且當柰何我思古人獲我心焉張良之致四皓而羽翼定也其事羣臣爭之不能得而張良獨得之所謂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則惟其時也魏明帝之營土木也羣臣爭之不能得而陳羣獨得之彼其對客不言人主之短封事盡削其草則惟其慎也魏太武之暴也羣臣多得罪而始終善遇高允彼其屏人進諫申釋事理繼以流涕

則惟其切也唐德宗之猜也羣臣多得罪而獨私喜得李泌彼其氣色和順無陵犯之氣使人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則惟其平也唐敬宗之愎也羣臣多得罪而獨兩從裴度言東都之幸但請徐加修葺而遽止劉禹錫之譴但陳其母年老而得寬則惟其婉也此數君子者其心則古之爭臣也其所藉手以自效則孔子與諷之旨也彼李德裕所謂欲道行於君者其詞婉欲名高於世者其詞訐者眞篤論也若蘇洵所謂諷諫施於明主而無害於直直諫施於闇主而無事於諷則其說非也明主可為忠言何事於諷闇主不難拒諫何有於直而

吾以為諷與直不必執也問其時何若耳夫事守成之主與開創不同事泰寧之主與中葉不同事剛明之主與寬柔不同開創之主在廷皆角材而臣之者也其臣又皆曾以功效自結於人主一日不見或卜其夜故其臣可乘機遘會屏人悉言若守成則堂簾已隔無機可投無人可屏即欲和顏色以進曾不得一奉清燕而獨託之尺寸之牘其難一人主求治則言重憂亂則言重當其治已成亂未形人主無求於天下天下亦以言求進於人主人主厭聽輕之厭而士大夫又不能使其說必驗然後人主益自堅而有言不復入其難二寬柔之

主有容無斷不切直不入不激發不勇而剛明之主太阿在握事欲造端於已而其意識機畧往往出羣臣之上轉抗轉激轉猜轉深婉言或入戇則否獨言或入衆則否密言或入顯則否偶言或入數則否緩言或入激則否而天下漸欲多事則於激不能得之時而有不容不激之勢其難三宋人有言今日事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更難於今日耶嗟嗟自古何嘗無難事事難乃始見臣節耳數君子者其時亦自謂難矣然而衆所不能得而獨得之者賴其主不疑也非其主不疑而諸君子之無可疑也凡人主之致疑于臣必先自開其疑端而

後疑生焉夫疑非一日之積也其欲見信亦非一日之積也吾謂當以孔子所稱勿欺者爲主而諸君子之意亦自有可尋者凡人主舉大事常欲斷自己出而未嘗不默察人情然顯以人情制之則轉疑矣莫若守正而動之以微示以人心之所向與夫時勢之不能已當機而發機發而俟其自至吾以爲當如良人主最護惜其名最惡臣下自爲名謀事而洩之必不謂功進言而暴之必不謂忠莫若自匿名之端與諫之跡人主徐而察之眞知其不言温樹不齒路馬所言獨以告人主而不斬以名於世然後重其人信其言吾以爲當如羣以言動人其入已淺言又不切詐則聽之夫明未燭事機言未盡事理而以浮文從事緩則置之急則加甚焉莫若忠謀深計盡去其溢言而以愛君之心與愛君之言行之吾以爲當如允凡人主有所欲爲莫不有辭猶託之乎理也則人臣可以理奪爭之强辯之疾相激而怒怒則不論理矣夫我操盛氣論事而乃責人主降心以下我彼且激于氣而益忤其言則莫若平情定氣使人主之怒無自而發然後我得從容與之論理理勝則從矣吾以爲當如泌凡人臣有所論諫未形則易止既厭則易入當意氣方盛而諫者悉力以折其銳則愈言而行

之愈決當其急時莫若以辭緩之彼人主所欲爲者既奪於衆論而所不欲奪於衆論之微旨亦得此緩辭而漸平凡人臣與人主爭事得失易而爭人去就難爭事無可疑也爭人則疑矣必曰罔上而附下必曰口衆而我寡夫乃以衆而行强於君蓋寛饒所由刎頸而蘇子瞻所爲撟舌也莫若無隱其罪而徐動之以情使人臣引咎于下而歸德于上吾以爲當如度此數君子者皆諫法也而總之以孔子所稱勿欺者爲主夫事實有機人臣立朝不知機則敗然人臣立心一有機則敗凡人臣見疑於君皆自有機始爲智者百一愚即敗爲巧者

百一拙即敗爲調停者百一執即敗爲結納者百一離
即敗獨當如條侯之厚重魏公之朴忠自處於甚愚甚
拙甚執甚孤之地而一意爲國家深計無事不可覆無
言不可質積之久而後可自白於人主體具矣而濟以
良之時皋之密允之切泌之平度之婉以此爲諫儻可
十得一乎嗟嗟天下未嘗無難事也難乃見臣節耳上
察則下當益密上急則下當益和上隔則下當益親上
疑則下當益信遇事必諫諫必思所以入不入退而自
反也蓄力而更端以進不敢意其必成以爲功不敢意
其必不成以爲名至於勢窮理極心殫力瘁然後明進

退以感動之至出晝懷郢而情不能自已焉夫是之謂
純臣而范曄所謂正直出於忠誠者也然則直意不如
諷乎曰直何可少也病有標本勢有緩急飲食不能得
求之藥餌藥餌不能得求之針砭假令卒有大謀議大
事機必俟上下相孚而後諫則幾無時哉有能引誼廷
諍守死不移以自附于萬乘之爭臣即爲執鞭所欣慕
焉

和衷　萬曆辛丑會試

問臣道稱和衷尚矣古之同心爲國者或以精察或以長厚或以善謀或以善斷或以尚通或以尚法性行不同而皆及適於治何歟師德薦仁傑仁傑不知師德且薦準準不知旦彼皆所謂人豪豈其知不知相懸至此歟抑以見有異同不欲比周以進歟益同德之難久矣宋紹興二相號稱君子何始慕用之勤後相梓之戾也當其始郎有謂兩賢相繼則氣脉長而憂賢人自相戾者若然則前所稱六臣者皆以君子同時而治東漢諸臣皆以君子相繼而不治何歟夫以君子繼君子而亂者東漢也小人繼小人而亂者南宋也君子小人遞相攻而遞爲攻者元祐紹聖之間也此三者皆無救於亂然則必如何乃始治歟宋時大臣有上殿下殿之險而漢人亦謂上下和同非國之福信斯言也則古所謂同貧協恭者盡非歟諸士其尚論古之人以復

國家治亂之故系於流品之分合而總出乎心術之公

私夫所謂公私者問其爲國與否而已爲國者欲其爲
國用爲我者欲其爲我用苐欲爲我用同乎我者收之
異乎我者外之有喜有怒有好有讐而苟以爲國用而
已則我與人共立一國共事一君有耳目以共效有手
足以共使即同異惡從分哉無論虞庭師濟之賢殷室
羹調之相即降而漢之丙魏唐之房杜姚宋彼其人精
察與長厚異也人以爲枘鑿殊宜而爲國者以爲葦弦
之適相矯也善謀與善斷異也人以爲遲敏殊効而爲
國者以爲淄澠之適相濟也尚通與尚法又異也人以
爲經權殊適而爲國者以爲規矩之適相用也葢其異

者性實定之而惟其不以私心跂躍其間故無傒于異
處求同而政從分時得合爭亦何咎耦乃無猜用能登
翼本朝抗聲四裔榮華至今此六君子故自兩相知耳
至于婁師德薦狄仁傑仁傑不知師德王旦薦寇準準
不知旦此自見其長彼自見其短各言其見不相爲掩
此其德量信有廣狹而就而深索之則心事皎然不欺
不黨皆有足多者彼何嘗如後世以知酬知借口而譽
又何嘗如後世以不知報不知遽易譽而毀耶蓋國家
盛時本無偏枯湮鬱之處可以挑取世名而其君子相
與恬而安焉覺其飛揚矯厲之氣無所附而見故于其

時士氣之和而占國運乃叔季之世何多變也趙鼎張
浚其初固延踵相慕者也以呂祉片言之搆至憤不能
與同朝偷生謂兩賢相繼則氣脈長而憂其自相戾者
其說驗矣夫同朝而遂至于相戾也吾未見其相繼而
遂足以延氣脈也使同朝而戾彼六君子者何以治使
必相繼而後治彼東漢諸君子又何以亂蓋品流雖定
而其用之于國者隱微黯曖而不可知稍不善用而分
別過嚴攻守過峻一以爲不可當吾世而失之一以爲
不可當吾世而貸之迎而許者在繩之內則迸而距者
必在繩之外矣夫繩之內繩之外不兩存之讐也荀卿

子不云乎律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枻獨奈何專行一意
而并失接人之用哉故天下有眞心爲國者必常黜君
子長者自處而不輕以小人與人寧虛懸君子小人之
名待公論之自定而不預揭君子小人之目使岐路之
先開惟恐界一分而不可復合幟一立而不可復偃故
有化而歸正無激以成姦有以敗而爲成無以全而求
毀其爲國忠慮至深也爲國之心與有我之心相蹄相
構中微有所隱然而不化外遂有所憤然而必張我方
自露其端倪人已不勝其觀望于是有一譽而百和有
一毀而百誹有譽之復還爲毀毀之復還爲譽其薰燎

也如火始薪之而傳後不薪亦傳也其淫裔也如水始
吸之而升後不吸亦升也其相續也如火濟火水濟水
且以焚灼且以坎窞糾牽而不可解也其相勝也如以
火鍊水以水沃火一鍊一沸一沃一熾激搏而不可收
也天下又安得不自相熬煎推蕩以并至于盡乎故以
君子繼君子而亂者東漢也李杜陳竇迫而奮決蹯之
勇則君子之角愈羸矣以小人繼小人而亂者南宋也
汪黃秦韓迫而據騎虎之勢則小人之墉愈堅矣夫南
宋之小人主於自固而東漢之君子主於攻小人無惑
已彼元祐紹聖之間則何其紛紛也安石之變成法偏

而爲國者也不知其反而爲元祐也司馬之變新法正而爲國者也不知其激而爲紹聖也章惇之紹述私而爲巳者也又不知其反而爲元符也韓忠彥之反正正而爲國者也又不知其激而爲崇寧也蔡京之紹述私而爲巳者也不知其釀而爲靖康也再反再復而國隨之有寳玉於此遮擲而遞弄之寧有完器哉彼小人何責使其爲君子者去泰去甚留尺寸寬曠之地使姦人有所容而自安而我于于徐徐斡旋其間不遽蒐狐射隼矯枉過直則君子之禍必不烈而小人之毒必不若是甚也葢小人戾氣也君子正氣而不能無客氣以客

氣遇戾氣則鬭矣以客氣遇客氣則亦鬭矣故不但君子不能容小人而有時乎君子不能容君子惟是區區勝心不自克而始而鬭于曠林繼而鬭于一穴旣巳玄黃其血不能復成犄角之羣而小人者乃更乘其倦而蹈藉之如漢宋之君子比比是也是故盛世以國事程人品忠于國者爲君子不忠則否其次以公論程人品當于公好者爲君子不當則否其下以愛憎程人品合於私愛者爲君子不合則否國事變而爲議論議論變而爲愛憎愛憎勝而成心立成心立而物情變矣是故一事也未悉其利害而曰必爲甲不爲乙則事以見分

而謀其宜矣一人也未定其是非而曰必袒左無袒右則人以區分而倒其品矣一議也是者半非者半或萬慮中一得或萬慮中一失而曰此必全是彼必全非則議以黨分而闇其歸矣此其端皆起於于世道有偏重國論有半塞有一人焉批㧞而倡之攘臂而仍之其心未嘗不爲國而獨惜其以至公之心而破之于有我我旣顯然爲的于天下而人且袂依于聲跡之間唼喋囁嚅而未始有極夫乃假借我以羽毛而不得不從位置我以門戶而不得不入人我有不得不相伏之勢彼此有不得不相敵之形內有不得不昧之是非外有不得

不聽之嗔喜於是精察指長厚爲迂長厚指精明爲露謀者謂斷者爲率易斷者謂謀者爲遲疑通者謂法者爲太拘而法者謂通者爲無執交相指摘交相誹笑而有如婁王兩君子者以德而而不應則必以不肖之心應之覺陵詬誶變幻顛倒不可勝道矣彼小人者以爲若人者其情量去我不遠也就其人之是與非亦未嘗不可互指也柰何我以爲詬而彼以爲名於是百計以破壞其羣我之張矢而射者其機淺而彼之百彀而處者其械深兩人之徒手以搏者其力孤而旁人之貸手以毆者其傷大時藏時否出于君子之口者易于釋而

誰堅誰瑕入于小人之彀者不復開一勝一負關于士
大夫之故者不足言而乍佞乍賢疑于人主之心者不
可拔至于使人主之心兩疑兩輕不知君子小人之所
在則爭者將至於不能爭激者將至于不能激愈變愈
亟而國且從之矣盍亦反其本而思我之所謂分與合
者幾何也愛與憎幾何也人之負我不負我幾何也聚
如飛沫散如浮烟獨柰何以無幾何之事取輕于君父
而貽禍于國家故人苟爲國則無不可釋之冤爲國則
無不可忍之詬爲國則無可鬬爭之曲直爲國則無可
報復之恩怨盍圖爲大同以小異技大同則渙然而俱

合我爲小同以小同遇小異即熾然沸然而不復能自
降則爲國爲已之別也宋賢有云上殿相爭如虎下殿
不失和氣庶幾乎公忠而愚猶謂如是者即盡克其立
門戶之心而尚不能無喜議論之心名而必謂如山爭
而必謂如虎此自宋人語病耳其致能使人主畏而不
親讒人挺而中搆於以羨調國是難矣夫漢人所謂上
下和同非國之福者戒雌雄之一口耳豈必盛氣以相
加遺乎有如書所云同本于寅協本于恭欽浮氣鍘傲
色精白一心以媚天子則六君子與婁王諸人故足衍
焉有如東漢兩宋之曹分無煩覆說矣

國勢　萬曆辛丑會試

問自古有國家者往往有偏重之勢而後之善敗隨
之如周分於列國漢危於外戚東漢激於黨錮唐
衰於藩鎮宋弱於夷狄治亂之跡具在果始制之
失歟抑漸靡使然而失於救歟備在於此患生於
彼或即以救之所爲爲敝之所起其故何歟抑安
危之機別有在而補苴矯正非其本歟我 國家
立國規模高軼千古中外相制輕重相權上下相
維結其詳亦有可指陳者歟前代未有更二百年
而晏然無事者而我 國家重熙累洽海內謐如
此亦極治之 朝已乃識者操過計於徙薪抱隱
憂於竭澤亦有說歟進言者未事常苦不信有事
常苦無及詐人所爲賦桑土也諸士有審機度勢
如賈生之策治安者乎願推古今治亂安危之本
以對或庶幾乎以古爲鑑云爾

執事策士終篇以古今立國之勢下詢若將謀于野而
以古爲鑑者請以臆對凡人之身必有受氣不足之處

其微先見而後以身從之或憂所不足以藥成其偏勝
氣血底滯則從其底滯之處受病而身從之古今國勢
大畧有似之者人有恒言曰周分於封建漢危於外戚
東漢激於黨錮唐亡於藩鎮宋衰於夷狄夫謂漢危於
外戚宋衰於夷狄者是也謂周分於封建漢激於黨錮
唐亡於藩鎮者非本論也周之衰也諸侯翼戴天子而
夾輔之至後之爲七國者盡非文之昭武之穆也秦楚
夷也齊與三晉篡也周封建之國存而周存封建之國
亡而周亡則其分周者乃諸侯之賊而非周之諸侯也
漢之季世政出多門內參賓客典州郡権財利蠶食百

姓西園騶卒踐蹋命吏一時號爲清流者急與之角而
力不敵正如醫不揆緩急標本而反以藥促其劇耳而
非其本病也以彼事勢激亦亡不激亦亡漢之亡不因
黨人也唐之藩鎭當安史大亂之後而餘孽未殄耳互
爲聲援互爲制伏而莫敢先發侵伐者皆以王室爲名
及劉氏收羅氏弱王氏請盟然後汴梁獨盛而莫與之
爭故河北强而唐弱河北弱而唐亡如人病一股一臂
而身尚存也至心腹之病作而身與股臂同歸於盡夫
唐之亡也內外相攻而盜賊起於下不盡因藩鎭也此
五者或然或否然皆有先徵焉五伯先見始有列國區

策衛十九卷　國勢三　九二五

霍先見始有新莽西北部先見始有黨錮寵任蕃將先
見始有藩鎭契丹元昊先見始有金元旣以此始亦以
此終所謂受氣不足之處而其徵先見者耶然亦有矯
之而過救之而適生患者秦矯周之分而以孤立亡漢
矯秦之孤封三庶孽半天下而七國之變起已復矯之
分王其子孫同姓幾與齊民等外戚乃始重距之東漢
梁竇相踵不得已以中官除之而權在內不得已以外
兵除之而權在外唐之末亦以中官監外閫而權在內
後復外兵制中官而權在外此不亦救之所爲患之所
起耶唐之藩鎭誠足以弱唐而夷狄之禍淺宋以杯酒

釋兵權千古以爲得策然邊鎭弱而夷狄之禍深至李
綱復欲分天下爲四大鎭夫邊鎭太强則唐太弱則宋
此不亦救之所爲患之所起耶由此觀之氣不足而失
於救則敗救而過其則至於氣血偏勝則亦敗要之有
大氣運大根本而數者不與焉一代之氣正如四時開
創之初恭己節約輕刑薄斂滋育培養元氣盎然如漢
文景唐貞觀宋隆德於時春也物力旣盛文明日侈人
主撫盈成之樂意無所不得於是封禪禱祠征伐土木
之役窮奢極欲發天地之藏以耀耳目如漢之武唐之
高玄宋之眞宗於時夏也文明旣洩物力亦詘盛極而

策衛一九卷　國勢三　九二六

衰乃始補苴裒益制節謹度以名法刻核收拾煨燼如
漢之宣帝唐之憲宗宣宗於時秋也刻核之餘天和亦
損於是上下蕭條公私貧匱國以民爲氣而氣竭民以
國爲血而血耗宇宙逼仄人不樂生間有孤陽乍回而
終不勝其寒沍如漢唐宋之末季於世冬也此豈天地
自然之氣默運密移而人事從之耶抑亦人事有得失
而氣運隨之耶總之以民爲本以民心思治思亂爲候
然則古今治亂安危之本可一言而蔽也我　國家立
國規模高軼千古其密似周其質似漢憲令似唐而德
澤過於宋凡前代滲漏偏重可以爲禍始者皆深鑒其

失而密塗其隙竊窺其立法之意大畧尊主權肅臣紀
分政務散兵柄上下中外互爲縮結權重者以法輕之
事輕者以法重之假人以寄其法據法以責其人如設
規矩而以匠運之嚴轡策而以御操之天下之人皆範
圍於法而無敢自爲異故前代有相業而　本朝法外
無相業前代有將畧而　本朝法外無將畧前代有淸
議而　本朝法外無淸議前代有循良而　本朝法外
無循良此數者皆未及古人而合之乃勝古人則法勝
也葢前代人自行其意令則百司無異意以奉一法前
代朝自爲政令則　列聖繇異政以守一法彼當其偏

勝而後世受必趨之勢更亦亂不更亦亂　本朝無所
不兼而無偏勝守之則治更之則亂矣愚嘗以爲　國
家之制如魏之淩雲臺土木輕重無錙銖相負而漸靡
之久亦有稍失其初者内之制外自邦畿郡國遞相内
外以鈎繩相聯便控制也極控制之所至則　宮闈之
外莫不外之矣上之制下公卿大夫士遞相上下以臂
指相承示隆重也極隆重之所至階級之下無弗下之
矣任當其人無近效不當無近害人主見天下無所加
損於法則以爲可有可無可緩可急漠然與臣子不相
親而人臣奉法以治持法而議避文法之意多而修職
業之意少修職業之意多而憂　國家之意少則亦法
爲之也節制太關於上互相鈐轄互相牽纏天下之事
重遲而難舉委寄太輕於下憲令在前議論在後天下
之人束縛而難動無事不能致亂有事亦不能定亂致
亂之難者權無所寄而勢不偏重也定亂之不易者權
無所歸而勢有全輕也要之全輕之極即爲偏重則亦
法爲之也以　今日國家全盛之勢宗藩不治民外戚
不干政士無私學臣無私黨大將寡於制府而夷狄囘
面稱外臣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分于六卿六列亦無敢
專一事者然則　國家所患必不在　宗藩不在外夷

不在外戚不在邊將而亦不在公卿大夫士所爲爲目
而憂者上獨在　宮府之隔下獨在閭閻之匱耳嗟嗟
二正之季黨亦有先見爲徵象者乎而非草茅所詳也
生自閭閻來知閭閻事夫閭閻者根本之計而氣運所
關也　本朝治民之法甚詳而養民之法稍畧養民之
法既畧而取民之制則詳試取今日租賦之額比之數
年以前倍矣比之三十年以前再倍矣易地而水旱比
省而災沴而軍興繼之而採山榷稅算舟告緡之令繼
之賦安得不增財安得不匱民安得不貧夫已貧則不
畏貧必死則不畏死法制誠密根本無乃傷乎根本傷

則微風可以膶痺元氣病則六氣可以生疹乘虛而入耳又非獨虛而已氣血交爭而不定則五臟自相尅相爲病執事曰以古爲鑑竊謂周漢宋事不相肖也若東漢晚唐之弊則異日不可知耳漢之季中與外相刷相刃始而外臣受其敝已而中臣受其敝而乃移之於國唐之季南北司如水火矣始而外臣受其敝已而中臣受其敝而乃移之於國夫激則爭之漸也爭則搆之漸也搆則獄之漸也獄則兵之漸也以　宮府之隔而成閤闈之釁以閤闈之釁而開中外之隙執事斷爲過計者儻在是乎夫揆舒頑之祚極年世之卜則八百爲綮

寬嚴

萬曆癸卯

問帝王所以自治治人者不越寬嚴兩端二者之[illegible]尚矣總之涵育羣生蕃順國脈宜莫如寬無為之遠古即除秦苛法文帝黃海內忠厚爲治率由斯道然而刑書之鑄棄灰之罰蜀漢符秦之法類左寬右嚴而嚴者往往治辦何也至若敷座視緒循滑是乃要歸之嚴遂頗所當嚴者其道安在不番夫嚴之之道而徒抹拘繩頂如所謂衛石傅餐者夜分不寐者毋乃以天下桎梏夢孔氏有言居上在寬得衆在寬乃其兩觀之誅三都之墮不少徐徐胡整肅若是宋儒論政有謂寬以待良民嚴以馭姦民者有謂撫民當寬馭吏當嚴者有謂始嚴而終寬者其說孰是經稱大人之學曰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知治天下與治身果異此乎寬嚴之拮有當否且兩者判若蒼素亦有用寬而成其嚴用嚴而成其寬否今 聖明在宥握玄覽粹道化休邑直百王遜錄焉論者猶謂民生常苦股削法紀素至陵夷寄攝無緣汰勵斯亦繁苛兹蠹嚴刑寬刑四致于寬嚴之道[illegible]其用者

者又謂諱鍵久嚴故學問[illegible]脩之功多關故治平之効深可爲令要蔵否多士其務以王對僕言有稗于 聖學 聖政之萬一乎即異日格心之忠可覘也

善治世者能以天下治天下善自治者能以身治身矣以明其然也天下廣矣大矣吾控扼於此或罣逸於彼以束濕操之而不得吾靡沸而出則亦靡沸而報以烹鮮嬈之而又不得是惟因而順之使自得之得之者得其情也即時而法之立亦時而情之通是之謂以天下治天下也身至約耳萬不齊之攻取身爲之敵敵則宜強萬不齊之戶牖身爲之樞樞則宜密既有身矣且得慆慢乎而吾第還之以無慆慢復養之以無拘攣即時而嚴生敬亦時而敬生泰是之謂以身治身也夫惟以身治身身無不治將鏡覽化原宇宙在握愛惡以天不以人刑賞用道不用意發之各當施之咸宜政悶悶民醇醇而後能以天下治天下以天下治天下此寬道也以身治身此嚴道也身治而天下隨治此寬嚴互濟之道也奚以明其然也經嘗稱大人之學矣曰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夫帝王不貴聰明乎而非格物致知不明不貴趣操乎而非誠意正心不端四者總屬脩身之關鍵而命之曰脩者何也脩則磨礱砥礪不瑩不休祓除澡雪不淨不止若鋥[illegible]就圭之[illegible]玷而爲鎬之不

可開也抑何嚴也[illegible]之云者[illegible]而不一視脩稍寬矣治之云者或以善治或以順治視脩又寬矣齊治之後終之曰平則均調節適有質劑無矯拂有參伍無偏駁有坦蕩無嶔崎其民斟酌飽滿其氣象博大含弘恢恢乎蔑不得也抑何寬也故嚴可以治一國不可以治天下寬但可以治天下不可以治一身奚以明其然也二帝三王夫非萬禩之鵠乎哉一中之指危微之論至于九族之睦瀉泗之刑帝範肅如矣而仁如天德好生使其民歌康衢奏解慍則有雲日照臨之象皇極之建聖敬之躋緝熙執競之學王猷肅如矣而泣罪

解網澤枯骨散財粟使其民熙熙皡皡則有雨露沾濡
之象要以典謨之與政事先後不同施學術之與功化
顯微不同路則寬嚴之辨可按而睹也獨怪後世之爲
君者不講所以自治治人之術也夫天使一人臨萬品
御萬民黃屋左纛袞衣玉食其身而巋然獨尊獨貴辟
衆人莫敢跂而望焉毋亦曰是乃不爲庸衆人乎麟之
子不問知爲肉角矣鳳之子不問知爲九苞矣天之子
不問而知其肖天夫肖天者何也天無逸人主之身亦
無逸也誠肖之也故古者視天下爲重器重負欲釋之
而不克後則操辟而後之古者視諸不難富貴如爲如

垢漘之而若桀後則廿而深嗜之者以操柄爲天
下人之公懼舛迕於時或棄絕于世後則以欲制爲一
巳之私久竊而私據之古者萬物一體四海一家疾痛
痾癢一身爬搔撫摩惟恐不及後則頭目不顧手足主
伯不顧亞旅腹心不顧榮衛草菅而魚肉之夫其威稜
貴倨之心日封日閉荒淫恣肆之心轉溺轉波烏能爲
嚴亦烏能知所爲嚴則有強明獨任觸察觸斷猜忌叢
積牢不可破者此以愎爲嚴者也則有見事風生索瘢
尋類黠竊鼠獄察極犀燃者此以刻爲嚴者也則有驚
擊小恩蠛青不貸側多變聽防若羌戎者此以厲爲嚴
者也彼其衡石傳餐奏隋勞矣何不圖之政本夜分講
論世祖勤矣何不任之三公此又不免以天下桎梏爲
嚴者也夫孰知嚴者獨于天理人慾之分數嚴爾多慾
中之嚴不名爲嚴嚴者獨于格致誠正之工夫嚴爾章
句辨博中之嚴不名爲嚴故愚謂帝王之心學自堯舜
而始斷自三王而絕矣以明其然也蓋三王以前眡天
下無所加損于身而以身爲身即不勝其摯歛齊遨之
意而以身治身三王以後則嗸然以天下自大而已故
學術弗講則兢業之緒久矣失傳治術弗明則帝王之
書見謂迂闊躬之不修於何有何惑乎秕政之紛

紛也蓋嘗論之治天下其大綱在寬或時而用嚴則
綱中之節目也其千百年之根本在寬或時而用嚴則
捕偏救敝之權也孔氏不云乎居上以寬寬則得衆曷
嘗一及于嚴乃相魯而兩觀誅三都墮若是乎以威嚴
用何刺謬也夫亦惟是誅亂政弱私室而後化可行魯
國可振以彼四方來則童甫與歌自非刻峻之効明矣
嗣是除秦苛暴約法三章非高祖所以開炎祚乎五覆
謹刑文德綏遠非太宗所以宅唐風乎忠厚子育神武
不殺非藝祖所以培宋脉乎然而子產爲政於水火于
是乎有刑書之鑄鄭國賴之商鞅樹威于徙木于是乎

有力穡務本之効孝公用之武侯申信于賞罰于是乎
有簿書之勞漢鼎繫之王景畧窮殘盡暴肅清軌法于
是乎有富强之功名符秦重之葢用嚴若彼何治辦若
斯之速也彼所治者國也非天下也一國疆域幾何氓
隷幾何朝發而夕至卽事制曲防不難也權使而威寵
卽刻期程効不難也戶說而耿論卽禁止令行不難也
儻謂嚴以治一國非耶而不然者始皇誤用之于天下
而太重二世以亡孝宣誤用之于天下而稍輕三大釁
以作安在乎嚴之爲必得之數也有味乎西山之論也
曰寬以待良民嚴以馭姦民夫戢姦固所以救良也曰
告八行二十八　一五
馭民當寬馭吏當嚴乃所用嚴之威乃所以見寬之德也
辨哉幾于治體矣獨其衡寬儻嚴語之低昂將令治敎
兩可而優游剛愎者或藉之以貫禍豈若吾孔子斷斷
以寬爲訓者哉總之治身者利用嚴本治而末自不亂
至於不亂則有倫有序之民以嚴成之而足也可以寬
也治天下者利用寬法行而民乃知惠至于知惠則大
綱大本之寬以嚴成之而足也可以無嚴也葢古帝王
之治法心法恒必繇之所從來遠矣　聖天子在宥秉
紳庥之資暢時雍之理　仁則膏霑法乃霜肅諸所注
厝何難鑠五登三西京而下蔑如也惟是寬嚴之間離

而不盡合馭而不盡醇以爲勤之皆善則生何敢導諛
寧得自後於諤諤愚請無諱言之夫自徵榷之議起而
海內嗷嗷始猶曰無幾何耳旋且報罷茲既數年矣卽
罷尋以反汗格令此下民未有攸底其燔灼宜何如烈
也試問尺一之符郵而置之四方牘而遞之羣吏非侵
牟則摶噬也而梟狠爲仁津梁之間金而攫之書貨而
禦之門非憑城則倚社也而萑苻爲小筐篋而丘陵之
積成怨府矣關市而山海之羅近漁獵矣旃厦而奇贏
之置類懋遷矣度支而追呼凌誶之擾等委吏矣寓內
之民貧者以瘠憂往富者以羨召[illegible]者務袂而栖入
告八行二十八　六
不勝擾行者齎餱而逃出不勝虞近者望　闕而叩閽
無從遠者投牘而寢閣莫問寃者若瘖啞之茹荼鬱而
誰語抗者若螳怒之當轍弱而難支海內齒髮不難燎
之洪鑪中而炎炎之勢恐未艾也非所以爲寬也若夫
轂以下所簡踈者三事大夫也而宵人而魁者任疆以
外所裁抑者牧伯庶官也而駔儈亡賴者逞銀黃交戟
自徒爲之涸斧鉞大吏胥靡爲之羣激揚憲府刑餘爲
之據咍銜委轡漸入瓦贏詎謂不寬乎竊懼其弗寬者
將無元氣斲削不留鍼芒而其所爲寬者徒用之爲斷
削之斧斤似又與于弗寬之甚者也比年以來意顧顓

在　靜攝矣顧所爲靜者其端倪何似靜而不渫靜乃
中也所爲攝者其節度何似攝而不傷攝乃和也而今
果若是乎否也庭無燎火梡無鍾聲室無祼將帷無圖
史則寢興之候弛朝有籌夕有會濊綴之積狠戾不可
盡收則道義之防弛龍舟鳳舸萬艣千謳卜晝卜夜則
幾康之勑弛營崇臺綿別館不惜塗膏釁血則雕峻之
戒弛威懵于四裔慮亡敢矯命而雄行則馭朽之警弛
舉整齊嚴肅之念從而放之無所管束之地非所以爲
嚴也若夫左右贅御有情法焉一齟齬則要領不可問
國柄事權有操縱焉一疵瑕則當宁不可開棘林園

扉有天日焉一株蔓則絫繫不可解介士以直加木諍
臣以懟蒙辜下吏以賍橫誣文儒以飲憾寠人以孤
抱抑弱子以孱含冤設之長鍵之關置爲難射之覆詎
謂不嚴乎竊懼夫不嚴者譬水從涓涓而濫觴而瀾倒
而其所爲嚴者若迅颮而推之浪似又與於弗嚴之甚
者也嗟乎御者前纆後箠左策右鍛而馬必不可行夫
天下亦人主之馬也柂者而之湖海江濤其操柁亦惟
謹身亦人主之舟舵也則孰寬孰嚴今日曷可不亟圖
哉圖之何若宜莫如學問爲孳孳學之勤豈必倣蓬掖
問之好豈必資口耳要之以寬心以事鍊性心性明

而學術治術從之矣乃茲　玉几虛封凝丞之誼隔
金華晝扃啓沃之功疎籍令學不探本問不窮源夫且
有蓬之心矧惰而厭學驕而恥問豈其有牖之路師友
不相漸摩雖披文考古亡所沃其聰矣疑難不相辨論
雖憑材任質亡所中其竅矣神理不相印證雖襲武蹈
規亡所得其模矣格致之弗講蘄意誠心正而身脩于
功舛也是故診以其寬者用之於其嚴者而寬病身脩
之弗講蘄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於効拂也是故診以其
嚴者用之于其寬者而嚴亦病雖然我　皇上聖神莫
測何張不可之而弛何弛不可之而張一悔悟卽是耳

夫悔悟眞心也心之所以悔所以悟則眞知也物格而
悔益生物格而悟益徹則致知也顧其候在夜氣清明
而獨省獨證于此有天機其發在乍見偶觸而不爲不
欲于此有天竅夫惟從明生强從恥生憤從迷悶生精
勤大賢大聖之階鮮不如此盎如此遂爲唐虞爲三代
而如彼則反爲季世之君所竊旹亡他悔不悔之別也
悔之極爲大悟致之極爲大知夫知衆妙之門也知旣
致叚猶之麗杲日于長空聲甕雷于虛谷任其異境紛
如丱一歸之至理又何寬與嚴不相濟之有繼自今以
往至尊大其有悔心而愚生輒敢以致知之説進其他

此紀綱也上之主權國體之所存必有離明乾斷之資
而後弘運臂使指之勢下之人心風俗之所繫必有頫
首帖耳之化而後成輪運輳集之機是故紀綱重也虞
夏殷不具論論享祚長久無踰成周攷周禮所載六官
而下三百六十屬脉絡相貫其間綜以八柄六計訓以
三物五教糾以八法五刑蓋既維天下以不易之分而
又肅天下以難犯之威夫是以其盛也兎罝備干城之
材游女負貞潔之操而何論在位即其衰也周禮可以
塞觜難之六夫王德可以折問鼎之楚子而猶知共主
微紀綱之善當不及此僞是漢尚規摹唐尚法度宋尚

忠厚彼其立國所爲紀綱者誠足震煜當年昭垂來祺
矣再傳至漢文以恭儉稱而富教臻唐太以英武稱而
功德茂宋仁以仁恕稱而社稷奠安彼皆所號不世出
之主豈於紀綱有頽弛也者而賈誼治安之疏魏徵思
漸之陳司馬光三事五規之獻輒流涕搤脘而弗能已
毋亦見於上之所操即操其下之所嚮而不容稍有旁
落倒持者哉洎乎末路數君非以刑名貽爨則以優柔
醖釀非後意於華清之觀則溺志於瓊林之積非任匪
人而綱盡替類則躭多欲而盜竊太阿蓋治法治人兩
失之卒致綱淪紀斁國祚隨壓即欲以追孝文之隆幾

貞觀景祐之盛尚屬莛楹安在乎成周乎烈也洪惟我
高皇帝風掃胡氛日新 帝紐乘乾之初首操紀綱
以端趨嚮其載於 御製大誥 會典集禮諸編下暨
諸司掌故詎可縷數乃其詳要辨而主權務振中外統
而 國勢務尊上下維而人心風俗務純以一蓋煌煌
乎方軌成周焉兼以 列聖纘緒代有修明二百年來
拱揖而登太平之路稍見蘖芽旋就芟薙鏤八埏以爲
鑪誰有金而躍冶者策鐵既調銜勒亦謹誰有駟而摧
輈者蓋上慎所操下無易嚮紀綱之效大較可睹已乃
今不無可異者 主權振矣而窟於猜忌而於剸割勢

不能左右兩童而方圓盡軌也于是備在外賊乃在內
叢借者狐假者桑癰而釜鬵者不覺伺綜覈之懈而竊
牧也命曰闒垣 國勢尊矣而中涓虎翼衮鉞自裁且畜牧
伯矣持撫按矣薄都城而請鎮矣民士之爲俎肉者安
問也謂冠履何命曰潰堤人心固矣而漁窮澤竭兎無
穴餘 莊店督而三輔重足也採使馳而齊魯河洛弃
命也徐淮之民葛則魚鱉涸則爬沙趾土也關中草木
食洮聳吳越氷霜織劒閣之夫僨家而捂於楩梓之側
也有揭竿待耳命曰疽瘇風俗淳矣而青衿甘心乎長
吏土猶汗蟣乎縉紳罪弁修郄乎郡守豪兵逼視乎主

將悍僕不難貴翁之格也遝帥不難覺察虜目功而莫詰
也么麿不難覬覦奏幕宬冠而僣無忌也命曰厥頹此
尚謂有紀綱乎蘇軾曰有亂之實無亂之形是爲難治
今有其形矣更可泄泄而不爲之振哉愚謂振之之術
有五其要有三今借箸而籌者曰是非淆也賞罰失也
職守曠也紛更滋也政統未盡一也此其篤論第今昔
異時緩急異宜膠柱則瑟不可調也闇時變則更化而
善治不可俿幾也夫是與非判若黔晳昔之持論者獨
是其是非其非今則心知其是故齮齕之以爲非心知
其非且從溫之以爲是盍根芬難辨風雲倏忽尤難窮

矣程功量實以破鬼蜮之情則國是自定誰能枉之盜
不畏夜而畏明皎然天日之中無所容其竊胠爲也故
是非不可淆也人主礪世磨鈍之具惟賞與罰皆操是
典者廪廪懼僣濫今賞不虞僣虞吝罰不虞濫虞偏有
勞可醻有資格可叙而印刓弗予矣微眚不貰逮捕甚
嚴而蕫天蠹民者寬勿訊矣將賢者腐首不肖益張喙
乎慓反此轍則威福在握誰不帖服而尚烈背借爲口
實者童子衣冠危坐暴夫起敬見持戈戟向者則卹焉
走其安危焉必也故賞罰不可失也諸司職守各有司
存昔云曠職其人或以玩愒以偈僔今且以虛無人曠

矣代攝者浮游於主客之間而不必真心持法考成者
宛轉於久暫之故而不苛責其所難兼官與法兩曠之
道也惟以人傳官以官傳法而後人各兢兢營職寧復
有陵替者乎一兔亡野衆爭逐之莫必其獲苟畜於樊
雖有獵心過而戢焉岂屬故也故職守不可曠也國有
成憲紛更則亂昔之慮紛更者在典刑之外今之慮紛
更者在典刑之內在典刑之外者猶懼以身爲亂首在
典刑之內者則奇請他比鍛鍊周內官以法行意吏以
法行姦于是法益壞事與民益周章而亡所措惟裁定
律令毋許出入附會孰敢有隕越者乎明堂歌辟雍伏

臘歌採菱牽舟歌噓嚱靡得甲乙換而玄黃淆也故紛
更不可滋也天下統於一尊政之貴專也明甚顧　神
聖在宥如必事事躬親之非體微有所慧察以示不測
而因以簡於務非體盡收外以爲一人用又堅有所慢
而陰有所分益非體曷若以其政顯而遞分之於下令
衆得以我之政收功而總攬受成因得以衆之功益彰
我之政是分之乃所以一之也政一而法之行也若建
瓴然工倕營室而落成則以賀主王良造父御馬過於
市而驊騄則以稱主不問營之御之者誰也主實亡焉
耳故政統不可不一也此五者皆所以振紀綱也然直

法耳又有所爲法法者昔考亭氏論人君恤民其本在
正心術立紀綱又曰紀綱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
無所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夫君心之患莫甚于私與
疑　上御極初心固無他間者欲賫旁啓正念移內
帑寶鏹罔佐太倉司農歲需徒匱內藏卽宮府不勝異
視矣　兩宮竣役猶靳報成　三殿未興俟營別館卽
奧阼不勝異意矣御下則因一事而意其餘揆事則摘
衆否以伸其可將謂通國皆背公之黨在廷無可任之
臣卽堂陛不勝異體矣因私成異既異而中日益膠緣
異生疑積疑而外日益隔是百慮皆自封而一膜爲孤

注也則心術安得正愚謂　深宮静攝之中必棲神于
公宅意于虛獨抱其所爲明鏡止水者毋爲竊鈇之惑
如　聖祖諭侍臣慎嗜好及撰疑信論可法也是振紀
綱之原也漢以政不任下三公備員卒致柄移戚宦
上始懲一二怙權者輒欲盡收其權而重政本之心半
秉以任術數之心故　召對虛采鳳之銜而　清光天
迥豢龍之御而揭牘塵封則宰執安得秉持
愚謂密勿之臣所宜優禮必隆以體貌假以便宜造郄
而陳不爲瀆非時而見不爲數如　宣廟於三楊諭直
言問經史密議寬恤進呈者可法也是振紀綱之輔也

唐自立仗一斥口蜜爲姦故有播遷之禍我　朝設臺
諫主封駁司糾彈至重也邇來翠輦未停繡檻莫折閼
道之牘徒懇君謨之轍不還憂國者不得賡四諫之稱
抱忠者罔敢抒其十有九章之直則臺諫安得補察愚
謂耳目之臣所宜特異必毋拘文法毋撓事權令上不
虞扞格下不虞射覆如　孝廟初詔科道糾劾文武姦
貪直言朝廷得失者可法也亦振紀綱之輔也夫操以
五術本以三要則天下大勢若振衣提其領御馬總其
轡而紀綱自張故貨不積於封樁恩必節乎內降宦監
絕覬軍容之望宗室無中山靖王之悲士安於庠不至

爲大學之諸生卒安於伍何患爲河朔之三鎮大臣得
以畧韓琦之空劾效玄素之回天小民必不起晉魚之
故智襲黃巾之邪謀卽窮荒僻壤亦且輸心揖志遵我
王度益上以紀綱爲操必無陵遲衰夷之弊是援枹而
鼓之說也下以紀綱爲嚮自無倍畔侵踰之習卽懸的
而射之說也顧下之嚮何常而上之操則有常惟不執
其有常者爲天下標反聽其無常者爲吾治類以至人
心風俗蕩無所歸主權國體敗不復振人自爲政國且
聽命將闒者難鑰潰者難收壅者決而莫救顛者仆而
莫支故曰操不獨在上嚮不獨在下均之乎不可言也

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勉勉者黽圖不懈之謂也故能不懈斯可爲有周令主不則漢唐宋數君之察於末路者矣雖有賈魏司馬之忠何益哉

士志　萬曆癸卯順天

問聞之曰士先志又曰行己有恥曰士尚志又曰人不可以無恥聖賢于兩者爲最兢兢則以士之節也國之維也士固知君臣義重亦知志與恥重其處而脩身出而所以必顧之上之人將以何道全其志無失其恥歟古之人如屢息而攘抑卻恭貧賤則驕富貴則逃出闢而作五噫卜居而譏樂志杜門絕迹於衞下世以生平非甚于祁膺之琴無所見味數居于鄉黨屈服于定志於彖恥之舉亦有合否夫士固有志亦自知與乃罪昌官不思用世古之人稱又有習王璜不言秦登金臺不言修爲尊居乘不言元者皆未講于志恥之義將無以道交以禮接上之延賢者固自不同與而漢尚功名士亦以功名應之富貴得士即不盡概于道良亦有勸發焉王者官人以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其與之爲國不同所以聚之亦異可得聞歟總之上下之交有道其不以道邦之而已盛世之所不敢出也藉令責以莫逃之義惟上之所羈縻則志與恥

可置之若棄是主爲籠官爲餌也術歟道歟夫惟上下相成以培士節而張國維然後眞古帝臣之義合其于世教得益不淺也主司者將以志恥爲諸士勗其悉意陳之

人主欲重士而先以其所自重者重之士欲需於人主而得以其所可需者需之則上下交而泰之道合夫國重於得士無以厳之爲也士需于遇主無以利之爲也利之所不敢出即厳之所不能加上不言厳下不言利則君執眞契臣合其符符契之所合即泰道之所繇與也奈何乖勸厲之方失登延之旨舍道任術而挾士以無所逃或是以聖人錯國於不傾之地開士以必得之門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使自効之故下乃貢

情而官無溺職繇斯以論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趨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趨爲我也恃人之以趨爲我者非矣恃我之不得不趨者又非矣或者曰人主陶九有役萬靈氏衆而已獨而又見天下所爲林總而立熙穰而來者寧獨無意我不勝獨民不勝衆而衆又不勝意法固當有以應之惟是示以懽忻嚮往之途銷其邑鬱慷慨之氣則有名功祿利可欣可豔之事設之餌而召之以必來今夫士束髮起家齋躬事主業已盡飾冠官下東西南北惟所任之居恒欲洗耳投淵棲霞慕壑而一旦急於感恩徇知竭蹷從事捐七尺而靡

悔者爲自利也人主謹執其柄而固握之引其望適其意如雞司夜狸執鼠各以叅畜而盡用其能斯言也以爲厲世摩鈍之術則然而實非也且夫人主貴乎士貴乎士則曰士貴耳人主奚貴吾固有志吾自知恥志與恥士之節也國之維也奈之何其弗貴之也士方其居約時曷嘗不辨志養恥誇前芳而指後穢敦恬讓而薄浮囂貴骨鯁而賤脂韋護檢柙而防淄染鼎可愛矣其贋不若眞玉可寶矣其腊不若璞璧可懷矣其碎不若完人主幸然用之則在事爭就勞委利爭受猶趨急爭逼害專任爭責難即疏逖之亦全一而不變若曰志與

恥孔孟記之士之基也有基無壞卽不然者蓬累而行乎宇宙之間匿景埋照適巳自足又何難焉故有箕山穎水以振玄邈之風亦或履謙居寡以敦在三之節豈幽人盡皆貌紫靜女不必懷春介性所至金石爲烈道固不可以貳非强而已也試取其人論之有以偃息存魏如段干木者慷慨卻秦如魯仲連者有以貧賤驕人如田子方爵賞自逃如介之推者有頌四皓歌五噫如梁伯鸞卜居清曠譔樂志論如仲公理者有作守玄著釋勸如皇甫士安杜門却埽如李永和者有不以五斗折腰如陶徵士不以一班一級見味如韋表微者數君

子凌霄之志甚厲逐流之恥殊堅鑿坏蹈海何其潔也車下不顧而綿上不受何其矯也入山閉戶而烈士之塚相依寄愁埋憂而帝王之門不羨抑何高也欲混混而玄同不欲蕩蕩而名發欲擁書萬卷不欲南面百城又何恬也歸去之辭樂夫天命而松菊之主不媿淵明何其達也其志在遺榮其恥在失節志之立也所爲遠恥也恥之用也所爲副志也是卽不處處卽冥冥是卽不出出卽赫赫籍令人主得而盡用之則顧盼繇之增價剪祓可以長鳴亦何至名不挂于通人聲永閉於雲閣在陰之鶴終于寡和而空谷之駒不可復留哉明主

知其然則以君臣之爲德也猶心膂股肱之成一體也
事使之爲義也猶主伯亞旅之成一家也禮而遇之忠
而報之之爲交也猶鼓宫鼓角之成一和也吾欲圖上
理不得不重才賢吾欲重才賢不得不先羔鴈故哲后
程能以効業貞臣底力而就豐葢見姜望之增玉璜於
磻磎而不知西伯之屈體下拜爲加虔也葢聞郭隗之
市駿骨以黄金而不察燕昭之築臺禮士爲異數也葢
羨卜商之師範於西河而不識魏文擁篲之極恭也葢
詫鄒衍之吹温於黍谷而不審王侯倍乘之滋恒格也
故夫明主之下交也亦各有盡矣且夫漢高帝不尚功

乎即位之初屢下明詔招之從遊許以尊顯天下之士
塡庭溢闕傾身而事之意固不使士遺而士亦不一心自
遺而樂爲之用無論其首應之者如當年之控三傑已
也最後如弱侯少卿以輔相焉而應江都平津以儒術
焉而應長平冠軍以將畧焉而應絳侯條侯以戡難焉
而應淮陽之質直京兆扶風之幹濟焉而應博望屬國
之奉使傳介子甘陳之立功焉而應當是時也上操其
急而擇臣下操其急而自擇上擇之也如命駕而遊五
都之市物不勝收下擇之也如攬轡而過九方皐之門
筴不勝驟上下交應而名實不殺則漢初之士可睹已

至于建武不尚名乎友莊光褒卓太傅而天下靡然從
之是故子慶養志於勞山伯況抗禮於伏謁伯休逃名
於女子史雲堅節於僞塵仲叔投劾於司徒君大應徵
於驃騎一將振景拔迹風軌有足多者雖以王良之貽
譏樊英之蒙誚江黄之不副盛名鄧劉之習爲詭讓或
於弛張趣舍虛實未同要以刻情脩容標聲慕響所爲
陶縉紳湔心性使人由之而不知則漢後之士又可睹
已嘗試論之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枯槁之士
宿名其志其恥不同其所求重于上之心一也或以輕
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希卿相見謂行藏異路顯晦

殊科而不知廟堂之與江海蓬戸之與金闈猶之乎火
炎水流圜動方息人主察其趣操之分揩以功名之路
則動静之教備隱顯之義成而又何必悦擅在前轉石
在後使人進退無所據而身名不可憑哉夫然後知上
下之交有道未可以術爲也夫人情所弗能止者聖人
弗禁故功名勸士曷嘗不兢兢焉古者官人有六等與
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
爲國者强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
可立待也是故人主必愼所與取師之禮黜位朝之取
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以皮幣先焉取左右之

禮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
召焉是故人主必愼所取其與之也如匠氏操斤合抱
者明堂樸遬者榱桷程鉅細而用之無溷材也其取之
也若庖人治具和羹以饗上賓壺飧以犒從者調精麤
而薦之無溷羞也其受所與也若烏獲舉千鈞庸人舉
一石量力而効之無嘗試也其受所取也若驥不與駑
並櫪雀不與鵠同棼度品而安之無濫竽也彼其時邪
蹊自塞而衆正弘開明月無含光而他山之礪亦以供
錯天閑無逸乘而鹽車之足亦以輸勞半璽之札兩駟
之車賢明之謚尊彝之享慮無不華而得之羞而失之

者何也世主用爲餌而先王以之酬功世主設爲能而
先王以之圖治則道與術之辨也抑此猶爲勸士者設
也乃若先王之心周流灌注於交際之中脫畧疏遥於
名分之外夫非不班爵制祿而精誠款洽之意透徹薰
蒸直以爲地天升降之氣風雲交會之期不容不然不
得不合相成者道相須者德而已故鄉舉里選之科事
舉言揚之例非一途也然而嚴可夢築可訪渭川可求
朝羈旅而夕鼎鉉不言驟也吹笙簧設鍾鼓具飲具食
爾公爾侯良亦厚也然而詔王廢置計吏誅賞不言察
也太常太烝之等世祿世官之及斯誠優也然而二號

止于兩國之任旦奭不踰燕魯之封周召嘗濫也君曰湛
露臣曰卷阿燕飱優游之際如家人父子之懽斯誠親
也然而令德令儀爲之最有馮有翼爲之規最嘗佚也
蓋道主於通不主於塞通則兩濟塞則兩孤故人君交
之爲下濟之光而人臣交之爲上行之象斯所謂天之
經地之義生民之常而莫之違矣豈獨事功名爲束物
之具揭揭乎若操什一而誘之使必趨哉蓋輓世之君
臣失其旨久矣遇則謂上焉者縱不能忘其雲泥虎鼠
之權僭之大道亦宜禮賢旌德識化誨之所先下焉者
即不必盡爲罝冪埃蟬蛻之羣脫於寰區亦宜堅持素尚

識居身之所寶夫蛙之怒必式駿之骨必市以作氣也
讜言錮而不開貞臣幽而不白非所以爲作也豹之文
可變鴻之羽可儀以章釆也冠之塵而不彈簪已遺而
弗顧非所以爲章也刃不必傷共手弩不必試之木師
不必用之三鼓以完名也車無懸金無照而祖道供帳
無人非所以爲完也蓋不務脩之以得士之心而務執
之以縻士之身縻之已違而道爽矣矧又摧之困之愁憂
之則圭組爲繩而印佩爲鉗也而可乎抑不識化誨之
所先焉者道安在也乃若居身之寶士何能不自最故
萬鎰非重一介非輕九鼎非豐半菽非約豈其故矯之

而輕重豐約之權有道在焉則有志與恥在也三讓而進一辭而退不終日而作豈其故遠之而進退作止之權有道在焉則有志與恥在也籍令榮肥過盛恩深而効淺則意慚與其慚不如讓之之爲潔也責望過隆肩重而力細則行躓與其躓不如弛之之爲安也猜嫌過刻表合而中離則氣沮如其沮不如仲之之爲泰也繩束過峻情乖而文陋則體卑與其卑不如藏之之爲高也總之臣必完其志無失其恥而後得之以重君君必行其志無奪其恥而後得之以重國不然者即兩漢以下君臣之所處已爲上世之所訾又況世道交喪如波

斯靡日有甚焉者乎夫惟　聖人在上懷明良之遇脩魚水之懽薄功利而厚道德黜機詐而崇仁義尊簡者碩以起化原靜一流兢以清仕路大包斯否還爲泰交愚生竊有志焉而恥自外于休明之世且翹企竢之矣

治亂

萬曆癸卯順天

問今寓內諠如矣內灌之倫一何多虓慮也曩者邊烽疊儆錢發四出朝議合臯謂禍且叵測幸以次芟定疆圉晏然何物觀融崇爻　宸居興彼時復釁見而潰河一衣帶水曾禁幾時堙塞然而保定瀰固蹤滌蕩適諠指彈天地譴告者寡驗權採使芡林竭澤聲口數數畢朝抗疏感晨不能夕乃延至十餘年來潰泡解散若紛營旣稍延旣未有朝廷多事生事話永保無事者至于　今日何乃獨有天幸歟且　皇上神孫㚒出于古豈不亦籌于治亂安危之數而罰議變格獨借獨持竟無聞于理獄保泰訏謨　聖衷固已默操數說者僉謂祖宗應治久遠根本深植亡能動搖然歟顧亦可常情歟而明朝滋沃根本之圖安在可曆列以爲今日寇數大抵蓋臣昔口陳謨何必十捷要以流涕太息之譚若如捕風搏影然將無疑于守關乎哉抑從治者從亂從安者從危而桑土綢繆絲非過計邪諸士其深維世故明著于牘用卜臣時之具

國家治亂安危之際蓋可以忽乎哉治之中兆亂安之中伏危天下方幸其無恙而胚孽釀慝浸成痼病是謂倚伏之幾幾難測也而圖之則易亂已形而反治危已徵而乍安旁觀者近圖其便而當局者顯信其迹蓋不痛之痤更有深于痛者是謂極重之勢勢易灼也而挽之則難當夫已形已徵在肉藿之倫不勝怵衷即人主豈不動色在忠藎之佐不勝苦口即人主豈不霽顏第方慮其必然徐而疑其不必然言者紛呶而姑以獨鎮之言者張皇見謂及发而且以靜需之是以天下嘗也事未必即然而孰信其必不然言者方自幸其言之不

卽務庶幾徼宗祉之靈以衍此巃硥之脈而聽者又深
幸言者之不能務以爲夫夫鬻名聲于章賡耳烏知國
計夫夫寄國事于唇吻耳又烏知深計遂乃厭薄其言
若土苴而因以厭薄其言之人若弁髦是以天下瞢也
業信其不然豈復肯㤸其所未然所言者不足入之䀎
睫所可憂者不足介之胸臆而於是有穚然自聖之心
于是有灑然已治已安之心四夷惟吾鞭笞百靈惟吾
馴擾萬方泉貨惟吾搜羅舉天下玩弄于股掌之上而
惟吾之所顧指是又以天下戲也嗚呼人主至以天下
戲雖甚泰寧之朝將遂有不可測之慮而況亂形危徵

屢見狎至勢㧗重而難挽者哉誠一蚤挽之力則鄒子
之律尚可以回春魯陽之戈何難于返照不然而日甚
一日歲恣一歲政恐馬欲敗矣加鞭馬絆垂絕矣轡繫
之重焉其何以久逃稽上代有無事而儆戒者爲力一
爲功什如虞殷矢謨貢獒陳訓二后懼心祚開八日斯
一鑑也有因事而瞿蹶者爲力五爲功什如漸思納誨
則治致貞觀龍圖給札則功成慶曆斯又一鑑也有多
事生事而懲艾以圖者爲力什爲功五若漢武寤言于
千秋幸免亡秦之續唐德納忠于陸贄猶返播遷之駕
斯一鑑也有多事生事而終靡勿悟者爲力亡一焉而

禍且什之衆公用而監謗之巫竝起則郊鄏之鼎移西
邸開而黨錮之獄隨興則兩漢之炎燼斯又一鑑也按
古以覆今曆號 萬曆年逾三十旨明博大之治其取
精博其計績悠其和平在躬而福祉在宇內去此以往
所未央者歲而胡涔涔過計之爲 太祖掃百年之猩
膻開中天之混沌元氣鬱浡 國運龐鴻取億載莫解
之玄符而握之彼狐媚而取乘變而攘者方之懸矣
規刱萬葉綱振維張內外輕重縮結纖密而又 釀澤
以煥烋之 湛恩以潤渥之 累朝綿延愈培愈沃益
所稱豐基彊幹直萬禩無已時彼謀之弗臧曾不數葉

而銷鑠殆盡方之又懸矣夫以運數論以 祖宗之德
澤法度論其在今日無乃虞淵高春之候乎無乃適千
里甫至莽蒼之境乎卽萬一釁孽潛滋誠無足慮而愚
以爲未可恃也劒閣雖嶮憑之者蹶洞庭雖塹負之者
呰與其席運數憑替史據卜世卜年以爲可信曷若誘
之窈窈冥冥而以爲不敢知與其怙先烈襲寵靈盡收
之爲畢世用曷若因創而守之因守而益創之爲千萬
世子孫之藉 聖明在御赫濯聲靈試思十五年以前
邉烽淨而民俗恬熇炎㬅稀而士氣宣冺明作之功奮
故庶績脩忠讜之門闢故羣謀集曩者洮岷閧火酋黠

焉而馴上谷漁陽閧長昂喙焉而伏靈武發難嬰城勾
虜不鵰張乎而哮劉以殲桀浪窮師窺關破國不鯨呑
乎而平秀吉以坳益州負固扼險衝鋒不狠顧乎而揚
首以滅祝融作祟　宮殿爲煨天鼓鳴黃源竭異火時
流彗孛婁見不煩龜卜乎而桃弧棘矢以禳漕舟萬艘
航而果京師之腹徃虞滞今次第可湯般矣馮夷爲政
癘在咽喉徐邳之地吞餰千里徃虞洄今次第可廻瀾
矣璫者銜　天憲四出榷關梁錙林麓而無賴之徒擅
附而放之螯海以內幾成鼎沸其在清源彭城吳會荊
楚閒徃虞猖獗不收今俛首聽魚肉可幸旦夕無事矣

蘇斯以譁　皇上如天之福俾昌而熾豈有量焉非夫
景運熺爍根本滋培之厚烏能當此者乎維時在事諸
臣因事慮害因形測隱寧過于憤激毋過于周容而激
則遂開外距之端寧使言之浮于事毋寧使事之浮于
言而浮則益成中蘐之勢始猶集衆言而咨之言不中
窾而咨之心怠始猶咨衆言而斷之咨不勝斷而咨之
心益怠怠於咨則見謂天下之神識機智孰與我㸐而
其言輕輕於言則見謂在廷之九列百執事孰與我强
而其人亦輕人輕是故有褫斥者有懸署而不補者不
補以爲無足補也正所以輕其人也人輕而言愈輕是

故有譴怒者有留中而不報者不報以爲無足煩論報
也尤所以輕其言也　上意得無謂予一人自有靈長
之福蔭可籍何籍此很瑣爲一事自有凌駕之意識可
任何任此庸腐爲哮可殲倭可坳播可殪彼寔構于紀
紀之雄斷何足張皇我天不必爲災地不必爲害寧無
氣數適然即盛代豈不數數何庸牽附專應以危我近
侍豈蠹侵牟積聚豈必成祟么麽豈敢蹢横予適張而
能翕翕而能張何容以必不可行撓我而以必不可久
行噪我雖然愚戇不識　天日誤及之耳　上意有一
于是乎籍令有之竊以爲不可夫寓內之事勝于懼而

敗於忽久矣懼之爲福原也忽爲之禍門也長之爲消
蘖而盈之爲虧本也秦弱百姓而備匈奴則懼匈奴之
勢彊而以百姓忽乃亡秦者非匈奴也漢抑宗室而任
外戚則懼宗室之勢迫而以外戚忽乃亡漢者非宗室
也晉武忽戎狄卒以戎狄敗隋煬忽盜賊卒以盜賊敗
嗟乎治亂安危之際蓋可以忽乎哉則愚生前所言者
是已　今之時以爲眞治安邪非眞治安邪蓋聞天之
所秉先獮之以小喜而以厲威仍之故蕩之詩曰枝葉
未有害本實先撥本實撥矣枝葉直須時耳儻　今日
而非眞治安固天下之亂端危機也秣焚而燋爛之及

固此時也如以爲眞治安則千丈之隄潰于蟻穴連抱
之幹腐於蠧巢恃而不戒定喪所恃又今日之隱憂微
釁也虞火而突薪之防亦此時也夫鄢陵之克士燮所
危翟城既下襄子動色故戰勝則驕驕則狃狃則玩玩
則幾頓況夫磨旗唱籌未必不餌於叛卒之刃奮挺烏
合未必不劲于闒播之詹距外戎仗內之力距內戎力
將安仗第宜痛自刷厲若藉之下挼軫羌夷而以德爲
威以威爲德庶幾不及于敗徃吳靖海盡收遼東地
太祖有可喜可懼之戒諸番咸集　闕下　成祖有敬
天恤民恪勤政務之戒此一植根本之法也鼎耳雉雊

高宗思道三川震竭伯陽畏心故變而習爲常常亦爲
變常而能厲災變亦爲常災祲易弭耳毋以天之無災
民河流易濬毋以河之竭漁民脩政脩事以荅災祲
而後八荒歸心爲百神主徃　三殿告災　成祖其惕
寢食不寧坤輿多震　憲宗滌慮省愆脩德此又一植
根本之法也漢用常侍毒流縉紳唐起北司變生甘露
茲以熏腐之餘竊弄　一人之太阿而以脩豨封豕之
羣喙元元之骨髓郡邑不敢抗兩臺監司不能制公輔
諫垣不能爭言咨不知所底矣乘此時一切召還廉其不
法者法之蠹其爪牙而長喙者膏街之庶幾爲虺巳摧

何憂爲蛇徃　太祖嚴寺人之禁毋令預政　成祖懲
李進之辜遣官逮鞫此又一植根本之法也鹿臺鉅橋
靡匪厲階瓊林太盈盡屬怨府今十餘年來利實鏒括
巳極　內帑充牣巳極狐鼠跳梁巳極閭里蕭條巳極
中外顰蹙巳極極則必變變則必熾熾則必不可救謂
宜亟下輸臺之　詔散樸湔之積貧民巳經剝噬者令
所在官司輕重賑恤除苛解嬈與民煦育夫民也出九
地而登九天其何變之敢圖徃　太祖議封樁不可訓
而銀場之害止　孝宗卻四方貢獻禁中使驛騷而亡
羊之徵罷此又一植根本之法也夫　祖宗之懿憲炳

煥若彼治亂安危之機明白轆轉若此總之皆諳臣嚮
所批鱗而效綴牘而請者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且得
謂之迂闊乎哉且得謂之捕風摶影乎哉而今言司之
言格三事九列之言格言而不當者格言而當者亦格
言及大轍者格言及膚膝者亦格令人日控揣而無倪
湮鬱而靡所宣泄殷殷屯屯如密雲布而陰霾生風俗
雨師之用化爲烏有引領甘澍幾無時哉然而今之言
者亦稍稍縮朒矣將終不言巳乎愚又以爲不可病之
急也治標飲食不效以參苓投參苓不效以鍼砭投故
苦病之人利在忍痛切直之臣忠在拂耳抑非獨職固

然也情亦不容已已舟師鼓枻篙工揚帆竝舟也而憂
風憂濤篙工欲袖手而觀能乎不能矣家督禦寇傭保
操戈竝室也而與攻與守傭保欲掉臂而去能乎不能
矣抑非獨情固然也勢則何容已已風濤之溺人也寧
直舟師强寇之戕人也寧直家督人臣比肩事主休戚
利害業與同之天下無事則臣主俱榮天下多事則臣
主俱辱安在其能縮朒爲也叔向有言國之患莫甚于
大臣持祿而不極言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今章交公車
豈無說處此而或以伏闕之不如過巷也排闥之不如
納牖也累牘而進之無奈袠閣也合辭而入之無奈轉

石也則曰計將安施姑徐徐隱隱云爾嗟乎人臣事君
黨其純然體國即法言巽言淺言深言有言無言要以
理極詞窮智盡能索不得已則進退爭之而止若猶未
也竊恐于職溺于情恐于勢迫言詎得已乎哉天之方
蹶無然泄泄夫泄泄人臣所爲大戒也嗟爾君子無恒
安處夫安處人臣所爲大害也懲戒袪害于茲爽而陳
上轉圜而聽一朝而泰道可成黃虞可復其功倍惟
此時爲然

禮臣

萬曆癸卯應天

問萬彙尊天羣旅讓海效功比德非所論於上下之間也漢臣有言五帝其臣不及故親事三王臣主皆賢故合謀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以國其說似矣而又有言治者師臣王者友臣伯者賓臣夫師臣與其臣賓[illegible]二說之[illegible]又梟伯强之主言之有異事於朝羣臣莫[illegible]者又有以爲傑憂者抑何其[illegible]之將聊三[illegible]師友之禮數不復講一二[illegible]數何[illegible]其[illegible]最賢者莫若漢之高文[illegible]臣自[illegible]不如又始謂過之後知不及夫以萬乘之尊[illegible]爲臣下諂抑又何歟洪惟我皇上天[illegible]歎前古御歷茲久政理明習穆然[illegible]於上羣臣稟稟焉惟不足以仰承任使所謂[illegible]及者幸於今日弱遂其盛矣遹論者儉頑[illegible]畀於帝王皆衆剖臣之學以成天境上行下霈之謀其旨亦有當否昔晏丘祝齊虎會對趙秦草莽之臣其言儆侮頭居所慮受而無督過也况士逢聖代何以諱爲其輸忠之

合併無外之謂大混同無耦之謂尊天下者君之天下
也有高視天下之君則彼我之藩立而於勢也外矣羣
臣者君之羣臣也有勝臣之主則長短之形成而於勢
也耦矣夫人主方有所操焉以明尊大而究也反失其
無耦無外之勢者何也是未明乎一體之道也天壤則
有高卑海川則有巨細納厚壤大虛之內而茹百川冥
渤之中則合離同異之跡混焉難名而安置高卑巨細
於其間哉嗚呼君臣之際何地也而可以過不及論歟
陋哉鼂錯之言也曰五帝其臣不及故自親事三王臣
主皆賢故合謀相輔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愚姑

無論其言親政之非也而以其臣不及爲神聖是烏知
聖哉昔者仲尼稱堯無名舜無爲矣材智之在人也若
居積然苟銖兩以上皆有所營辦以見於外而其坐而
無爲者必了然無所有於內無所有於內者天下之至
愚至聖也聖不至不足以同愚至而稍異於愚則如火
之炎欲强以下就而必不可堯舜之在當時也民不以
爲德而以爲何有不惟無名於下而且以求謗於下竊
意顓愚之俗猶未足仰窺聖人至讀典謨之文以觀禹
皐伯益告舜之語其呼而詔之若弟子然而舜之起而
受也即先師不啻也禹之言曰無若丹朱然旣非倫矣

且自譽其荒度之多勤呱泣之弗子直稱巳以訓焉而
不以爲倨向令爲舜者聰明材智有絲毫焉未化於中
而未忘於臣下則斯言也無繇而至矣當是時在廷之
岳牧康衢之倪老山澤之遺逸靡弗臣也靡弗勝也靡
弗師也而劉向謂堯師尹壽州文父舜師務成許由則
陋矣古之至聖惟堯舜仲尼三聖人者皆無常師無常
師者以言其無弗師也蓋惟無名而後能與衆人以名
無爲而後能師衆人以爲如是則可以君可以天是以
謂之曰神聖而顧以其臣弗及爲聖不亦悖哉郭隗曰
五帝之與臣處也其名臣也實師也三王之與臣處也

其名臣也實友也五伯之與臣處也其名臣也實賓也
愚以爲能自得師之王與學焉後臣之伯其師臣同其
屬國以聽也同特所師有廣陋而所以師者有舍巳與
不能盡舍之殊請以其喻明之帝之於臣股肱耳目也
王則金礪也木繩也伯則削縫制劑之工也而煎熬齊
和之宰也股肱耳目一身耳金之待礪木之從繩猶二
物然鎔礱揉斵之間其有大成之思乎若工宰取衣食
而巳其所就固巳簡矣然其君之自視也皆引之爲谿
谷之卑而聽衆流之自委視其羣臣皆抗之爲崧高巖
石之尊而禀然如有所臨若是者非以敬臣也敬臣所

以敬社稷也非以尊臣也尊臣所以尊功業也要以共
推其禮下之誠而坐享夫得賢之報則帝王伯均焉自
秦而降尊卑峻而師傅賓友之道廢不復講其一二近
似者張良稱以三寸舌爲帝師師之餘乎李泌客於唐
肅入議國事出陪輿輦友之餘乎漢文之前席於誼也
武之正冠於黯也唐玄之臨軒屬目於崇也賓之餘乎
而高文優矣高之慨大文之謙讓若鈍若遲蓋庶幾古
帝王之度於三傑則曰吾不如於誼則曰吾始謂過之
今不如嗚呼斯言也非外釋尊嚴內忘聖智安有巍巍
人主而頫焉爲臣下詘者哉洪惟我　皇上躬神武明

睿之賚　首出庶物　久道成化三十餘禩於茲矣愚
嘗恭攷其時以仰觀　聖治而借稽於漢臣之論當
訪落踐阼之始其時在蒙其道在順聽有屬國授政之
規焉又十年而其時在泰其道在下交有臣主合謀之
風焉又十年而其時在豐其道在明作有躬親獨運之
畧焉益　天授亶則孕苞自廣　臨馭久則閱歷彌精
明罔弗照若昧爽而馴至於日中　咸罔弗加若殷
雷之洊盈於震虩大小臣工爭競競焉稟　雄斷象
隆指救過不贍其不足仰稗　高深萬分之一益羣臣
旣心詘焉而　皇上亦已鑒知之矣所謂五帝神聖其

臣莫及今日時足語此者而生竊有虞於楚魏之事
也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及也退而有憂色魏
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及也退而有喜色夫憂喜之動
乎其慮見乎其色甚精微也而所繫治忽安危之幾莫
鉅焉是烏可不熟念乎夫作而不應動而不隨若心君
運而手痺化斋推而物萎此其虞在下者也猶可言也
若神智之任獨擅於上昧弱之名偏歸於下而遂居而
狃之震而矜之津津乎心目之微不覺其動而有喜色
焉斯其禍可勝道哉夫喜之溢也驕乘之驕之萌也忌
乘之忌之畜也疑乘之疑之成也侮乘之人主之所藉

若大鵬之羽也又風之以勝氣焉其下覗寧復有物乎
故靡不任則靡不輕靡不輕則靡不侮官以任事也輕
在事遂意其可有而可弗有也人以任官也輕在官遂
意其可擇而可弗擇也大臣以任人也輕在人遂意其
可備而可弗備也溫詞優頮以任大臣也輕在大臣遂
意其可禮而可弗禮也令之而共旣謂易與而侮之令
之而不共又謂有托而侮之伏蒲叩閣密疏連牘下百
計以抒讜而上直蔽之一言曰好名而已仄身深念正
志積誠下百計以格心而上又蔽之一言曰持祿而已
餌之進而弗聽進怵之去而弗聽去執之如佐讐狎之

如戲劇困頓其身體愁苦其思慮以供人主一日之快
夫士氣之難熾而易熄也若爝火也其節之難固而易
靡若秋蓬也古之明王所以損勢位以尊賢賤貨財而
貴德凡以張其氣而厲其節而國倚以立耳傾江河以
沃之振疾颷以撼之猶慮有遺種焉則所存幾何而亦
何以國乎夫尊卑者天地之常形聖愚者主臣之定分
乃乾上坤下若適得其覆載之恒而遂名爲否上行下
濟若盡易其尊卑之體而適謂之謙則君臣聖愚之分
可類而知矣何也上下同體也亦同情也故一肢廢而
身殘一指傷而心痏乃以靡不傷之百體娛天君以靡

不廢之四肢修元首則亡之自爲計亦疏已今之大臣
古天子所稱伯父伯舅者也其嚴師保凝丞也其通上
鄉也坐而論道酳饋而乞言又更老也蓋自其秀於鄉
觀於國而上固賓之夫尊其人則重其器貴其德則厚
其名遞處遞去名器未改也古之人五稱而式焉十室
而下焉曰是必有秉德以陪我者况克盈之朝公卿大
夫之衆而豈無其人哉由臣而上三稱之曰賓曰友曰
師由臣而下三稱之曰官徒曰犬馬曰草芥諸臣者上
或不敢自附於師而下亦不至以官徒自爲亡亦以使
臣之禮還之羣臣抑亦其稱乎而古所以禮臣者固不

賁衡二一卷　禮臣六　三十九

薄矣麥丘邑人祝齊桓也願無獲罪羣臣百姓虎會對
趙簡主言君侮臣之禍甚於臣侮君夫侮之名非加於
上獲罪之名非施於下也而二主以爲知言此烏可無
熟念哉誠願我　皇上修晋接之典以優耆碩廣登顯
之路以體羣僚推友賓之遺意以隆下濟之明而閒舉
憲老之上儀以光師臣之節如是而臣不以帝臣王佐
自期則罪在下已

命令　　萬曆癸卯應天

問命令者人君之繼天而主天下者也故易姤象命
於風益其重哉乃經傳咸其精頓古稱不大聲以
色雖不命其承學無言靡爭又何說歟後世人主
有謂非慮無以寧下非言無以述慮者有從武帳
中使人可其奏者言一也何許惡之異歟有仰視
殿屋不應御史之請者有司馬門請事三日不報
者無言一也何治亂之異歟宋之仁祖賢主也程
顥司馬光至虞其任言一懲忠謀槩棄省閱弗斷
將生邇席何適計歟　堂廉稍隔　全宰弗咨
所恃以通中外聯睽異者　惟是　居高聽卑　德
音時流是賴而頒者　辰告之新寖加希聲矣夫
天何言哉　聖神默運未易窺測乃或者抱杞
憂焉曰天不風物不幾鬱乎或又曰雷亦天聲時
發地奮則無邪之極妄冀之詞也然感格競同信
可爲否姑相與聽言之

蓋先臣濬言言路不通必有危亡之患彼所謂言諫諍

賁衡二一卷　命令一　四一

之言也諫諍以疏通上下故曰路路塞矣故曰亡然有
自下達上之言有自上下下之言自下達上者通幽隱
於密勿不如是則上壅壅則下有亂而主不悟自上下
下者示適從於羣汞不如是則下迷迷則官日曠而政
不可爲夫其通幽隱示適從皆路之義也亂不悟政不
可爲皆亡之道也穀梁氏曰爲天下主者天繼天者君
君之所存者命命之時義大矣哉嘗考宋劉安世之告
哲宗曰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覘其世之盛衰先察其
令之張弛未論其政之純疵先審其令之煩簡令之於
世盛衰政純疵如此其急也愚謂令之觀人之國者異

是又不視其令之張弛也察其通塞而已未論其令之
煩簡也審其遲速而已在易天地交曰泰不交曰否而
天下有風曰姤泰天地之所以交姤天地之所以與萬
物遇也天地有交不交而所以與萬物遇者必不可以
無風君臣有交不交而所以與萬民遇者必不可以無
言乃稽古王言之類亦多矣訏謨遠猷播訓典也申命
行事布象魏也諮諏察納垂淸問也然誥倡和崇坐論
也奏聞批荅示令共也播典有時而無定時象魏布法
有定時矣舉以歲首亦未數數然也淸問等於芻詢坐
論行於召對詎不貴數數哉晝接欲勤日用尚緩惟是

策衍二十矣　命令二　四二

批荅者於上是一日二日之禹幾於下譬朝饔夕飧之
不可缺也矧方否之時乎夫當天地閉塞陰凝寒沍蕭
條慘淡乾坤幾息然所以涵生意於枯槁潛一陽於剝
落者則以噫氣鳴冬吹噓鼓舞之餘物之遇之各有以
保合其生生化化之意也若夫限艮夤裂簾遠堂高之
世所以吹之噓之鼓之舞之使上下猶有所聯而不絶
維繫猶有所懸而未斷者何物哉則言固所以風之矣
且言不獨有風象於五行之輕揚火象也於流通水象
也於人身血脉象也汗象也火燃則人訢訢然仰之其
象宜朗而光賁不燃則人倀倀乎何之其象陰曀而晦

塞水欲其流流則沈於底滯所傷實多脉不病榮調而
衛和雖瘠不死脉病絡絶而紐破雖肥必死人病而不
汗者死汗而復反者亦死有天下國家者柰何而壅水
鬱火戕脉涸汗爲哉而或者曰君天也天何言哉咸賤
輔頰孔末聲色不命其承説以復恭默之主無言靡爭
思以驗敬信之化所貴人主豈其喋喋焉以口給禦臣
下爲此蓋昔人所稱君臣相與太上以心其次以言之
説也愚雖草茅豈其昧此所謂相與以心者泰之謂也
惟泰也故有言可無言亦可相與以言者姤之謂也惟
姤也故心雖阻於無言之時尚可通於有言之時弗泰

策衍二一卷　命令三　四二

既過爲否矣弗姤必得焉渙矣則思生所關今日是也臣下擬泰必請不出範圍何所用於省覽
渙發淹遠似謂惟臣　操縱何規規於時日遂使　穆
淸穹窿端倪杳漠呼籲之疾如隔於天章疏之頻如投
於海　門深九重閽不可排　堂遠萬里閽不可扣以
故啓事者多方以求中如射覆待命者低回以廢日如
守株一事稽則全舉皆贅疣一官虛則一方成痿痺夫
天下至洪業也天下之理至大計也天下之計待於一
言至易事也唐文皇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
人君必如是始謂之言乎言亦甚難如漢武之不冠辟
黯從武帳中可其奏而已言何難之有元之郎吏之請

玄宗仰視殿屋再三言不應人君之不言皆此類乎亡
何害於不言如司馬門奏事三日不報扆氏之亡遂決
不言之爲害乃烈矣夫狂言一懲忠謀槩棄程顥嘗爲
仁宗慮矣今有懲與否不可知而亦似槩棄何也省閱
弗斷懼生壅滯司馬光嘗爲神宗言矣今省閱與否不
可知而亦似壅滯何也內外臣民私竊揣摩競求其故
而訖不可得彼着以不可呼爲高神龍以不可測爲威
歟違拗成議以爲剛消亡衆論以防黨歟上之所欲下
固爭之下之所欲上亦固靳之歟人及其所不樂用政
及其所諱聞必從寢閣非所不樂所諱亦間從停止歟

而因之以暨彰跡樹疑端歟鼎珍法膳之際開卷倦勤
之頃姑已之而輒遺之歟煬竈竊弄入不額呈不時歟
挾數任術顛倒豪傑歟此入者皆不知其所出夫且不
知其所出而又安知吾所入雖然卽知其所入矣亦斷
斷乎不可爲何也凡面談者口與耳不相隔故緘默難
傳語者聞與否不可知則伏藏易今有能揭大明於中
天使人共仰而共見之者乎不可爲者一凡天下有事
之時急視臣也重命不無若迫若徇之意天下無事之
時緩視臣也輕命乃在可下可已之間夫人臣而可幸
有事以自重耶不可爲者二凡人主與辟居州之屬處

無政不振與仇士良之屬處無政不療以故捄療必先
正其所與處不然亦且謀之於所與處而以胥人者望
之舍其所甚便反其所甚不便得乎不可爲者三凡臣
下僅能覲人主於黼扆人主則能悉臣履於燕私是以
高帝數使使視丞相何何爲眞宗亦使人視準何爲今
安知不出於此而所使非必自愛其鼎者也以所睭爲
信則必以所疏爲疑矣不可爲者四凡至誠無不動之
物亦惟物之常相接者易爲誠所動有人於此一好逸
一不憚勞勞者不輟逸者必化矣有人於此其一人感
之以勤數十人導之以逸以勤感者累歲不一接以逸

導者無時不接感必不化矣此韓愈所以能開雲馴鱷
而不能回憲宗之惑也不可爲者五夫若此者非其一
命一令一批一荅之果難也內則參預有臣操觚有竪
惟所　命之耳外則分合相維乘承相攝惟所　命之
耳惟所　命之易於反掌從下而贊難於登天夫雷者
陽破陰而出以成聲亦猶風者陽解陰之鬱以成散豈
地可與天並論哉此所謂君者出令臣者行君之令而
致之民者乎所以乾元用九可變滿盈之亢坤之用六
祗永無成之貞也嗚呼泰之下交於坤者乾也姤之下
行爲風者乾也不吝之湯得乾之體故不遠而復輪臺

之武有乾之性故亢極而變況　純乾之聖哉軼殷陋漢以姤致泰愚重望焉

中使　萬曆癸卯應天

問記曰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又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失而教是以煩費觀兩漢之君常有所恃以爲國甚三徙而及於閹寺焉所疑彌外所恃彌内其爲患遂及唐宋亦又甚主勿論若漢宣唐玄宋太宗其英斷足以自恃矣而首啓厲階何歟漢鈎黨之禍可謂至烈然當時李膺陽球以一身隷校尉誅討權倖若取與臺似未難制也唐以天子隷之而無可告語則甚矣至宋之敗也以一童貫而有餘抑又甚焉斯其故可得而言歟我　高皇帝於中人寘政與兵之戒三致意焉至論漢唐敗亡之故詳哉言之諸士能諸述而敷陳之否比採權之　使所在爲猨然其事猥碎詔令明信不日且報罷而忠智之士不憂其已著而憂其微此必不然之慮也然財貨侈靡令人主悦而不息固近習盜權之術而廃兒供奉官卒基童李利柄之兆與抑亦事幾之所宜有者銷萌杜本謀國者宜若何而可

先王之立國也托於衆而不疑處於至獨而汎然若無所恃然方寓維結曆祚緜永者爲天下於天下也夫天下公器也惟無有以固之有以固之則郄矣惟無有以憑之有以憑之則危矣當漢氏始創惟四方豪傑之爲患也於是大封支庶以塡之迨七國變作人主內顧同姓曾不若椒房懿親之據我於是疏爵授政藉以自固而不虞其有王氏閻梁之禍也及一勝之以程康再勝之以超悺而社稷信臣萬乘家老於是始歸之閹寺由此觀之人主惟有所疑於外則必退而有所恃於內疑在四方恃在宗藩疑在宗藩恃在戚畹疑在戚畹恃在

奄尹其類愈褻而愈親於體若繡襦中衣而至於腧也其病愈入而愈不可爲若腠理腸胃而傳於髓也夫釋九牧蕃宣之固而厝國於所甚私舍萬邦黎獻之尊而托身於所甚褻幸而身安國定猶爲國家羞之而況隨之以危亡乎及其禍本成毒流盛人主躊躇憤歎不可如何大臣圖之而陳宋敗小臣圖之而訓注敗親臣圖之而何賓敗遂委國於盜臣之手與之俱斃其始特起於不信天下非薄士君子之一念而不知其禍乃至此烈也夫其所恃以制馭羣下謂爲甚工者而又安在乎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孔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先王之於天下建萬國親諸侯所以比也故不托於褻而托於莊不比於甚邇而比於甚遜古之於權任也推之惟恐其不遠也持之惟恐其不衆也是以羣下畢宣其忠而兆人交致其愛後之人主斂之惟患不邇杖之惟慮其多人藉成於所信柄去於所疑一旦有亂而始求諸素所不親任之人固宜其動而輒敗矣桓靈肅代庸主也姑無責耳若漢宣之於弘恭唐明皇之於楊思勗宋太宗之於王繼恩又何說焉愚以爲三君者天下之雄主也智足籠愚勇足馭奸而未免自智自勇之過遂謂臣

下舉無能爲舉無不可使而三豎者瑣瑣厮養之餘耳其狎而弄之也若孤雛然驅而任之也若縚鷹牢犬然可以奪可以殺而亦可存諸生殺予奪之外故中人之與於機務也自恭始也其知兵柄自思勗始也後之人主遂曰予祖父固然矣今且當然嗟乎古蓋有善養虎者而子孫師之夫養虎而豈易傳之術哉若三王者智力足以無恃於人而乃挾之自恃凌忽翫弄取一時奔走之用而啟萬世無窮之害抑何慮之不詳謀之不遠乎愚觀歷世宦寺爲患劇於唐棘於宋而猶易爲於漢漢鉤黨之禍社稷從之烈已然王甫巨璫也陽球一日而尸其父子張讓至貴倨也李膺扶戶破柱擒捕其弟而戮之當其時以一司隸校尉之任誅討豪權如收賊隸此亦足以見漢法之尊而宦寺之猶易制矣何也時固與於政而未與於兵故能假人主之威權而未至執天子之命使有識之臣處以和平猶可相安而不至於大亂故曰易爲也至唐觀軍容之使出而巷伯與弓矢之命矣神策尉護之權設而黃衣專筦鑰之任矣鳳翔成而虎旅逼省署矣西川狩而乘輿遷草莽矣既典禁兵而復與外兵既護諸將而爲之監又邀結諸將以爲外藉當其勢成黨固天子噤齘而無所愬雖有討賊謀

士固未能猝起而圖之況狡若訓賊若亂者哉愚故曰劇也宋興監唐之失一二刱使委任中外未有厚斂乃一試之童貫而國削主危愚故曰棘也由此言之中人之與政也其禍淺而其任兵也其斂巨盜兵於多事之日也其刦持顯而弄兵於無事之日也其醞釀陰兵之以扞周廬司徼察也其操柄輕而兵之以譟軍國捷四夷也其竊權重若宋之使貫抑又異矣青唐橫山之役也伐燕平臘之謀也真王媪相之尊也賜坐大烹之禮也貫既儼然將相自居而廷中亦曹焉不復知南北司之異若是者有一言而足以亡其國矣禍之棘也不亦

宜哉嗟乎亂轍相尋非一世已其小忠似可信小材似可使暗主遂謂足信足使而恃之矣明主又兼收其小材而姑錄其小忠曰是奚能為暗主既弱於恃人而明主復強於自恃弱主罷以其疑用之莊士強主銳以其不疑用之僉人其濡柔水也其甘麴蘖也不善游者溺善游者亦溺也不善飲者醒善飲者亦醒也顧生何人而敢深言之葢嘗竊聞於　皇祖高皇帝之訓矣交通有誡糾劾有令豫政典兵有禁至　尚論漢唐敗亡之故而深致意於兵且曰此輩宜令畏法無令有功洋洋
聖謨固愚生所鋪揚而駕說者耳夫往代所以權柄

倒持搶攘而不可捄者夫非記功獎勤以至是耶功而不圖者怨實及匪人者亂怨與亂皆不可為國故不若逆杜之而俾無以為功誠杜之必先無為之藉令採権之　使徧處郡國其職米鹽猥細　天子聖明　詔令具在旦夕且報罷宜無可患乃道路所虞則以小任者大任之漸也輔國之先廒兒也利權者兵權之漸也貫之先明金局供奉官也恩澤者權力之漸也士良之教固在殖財貨極侈靡令人主悅而不知息也君子觀圭表則知必至之符覩毫芒則嚴斧柯之戒此寧可不深防而力窒乎益天下之患莫大乎予而不可奪尤甚於

奪而復予叢之枯在其藉瘡之加在其復昔者肅藉輔國信藉令孜及其畏憚流涕悔而收之而不復敢此予而不可奪之患也朝恩誅而軍容使罷迨其復任則終唐世不罷矣范希朝代而尉護之柄幾解迨其中變而終唐世不解矣此奪而復予之患也兵柄者國利器也利失必隨以害上失之下得之其據必堅下既失之而更得之則其保持之術又堅藉人以必不反之神而坐釀其不可禳療之病亦大惑已恭惟我　肅皇帝神武英斷邁軼古今往代所予而弗能奪者業一舉而收之蒙休襲安萬世永賴豈其　聖君察相併志合謀僅而

沉陰釀翳蓊鬱黯黮杳冥迷晝霏微彌月勢不得震擊
之雷迅烈之風可與霽乎天且弗違況人哉則易稱蹇
蹇詩戒泄泄所從來矣蹇蹇何以稱也蹇國之蹇也不
言蹇於國而言蹇於王臣王臣又自有王臣之蹇也必
王臣不辭巳之蹇而後可以濟國之蹇是愚所謂能難
之者眞能爲之者也泄泄何以戒也姬德之衰臣雖日
惰何至絶禮義毀王道而子輿氏直詆之無禮無義非
先王之道者泄泄之爲無救於方蹶之亟雖有之如無
有雖是之如其非之也是愚所謂未嘗難之不可謂其
爲之者也故虞焦頭爛額之禍焚必不救矣怵淵深而

黿怒左驂必不出矣試取難之類較而觀之本將撥也
十將崩也馬將逸而輈將摧也國家之難也籍見削也
身見戮也刀鋸前而鼎鑊後也亦臣子之難也不躬目
蹈難而欲爲國家巳難其數勝乎錮甚藩羊投嚴器鼠
壅川忘決以强杜人言宿火待風以陰摧諫士威嚴之
所謂難犯也籍可削而口不可箝身可戮而志不可抑
專精壹慮如水之激射雖萬折而必東相機伺會如水
之浸漬雖重壤而必入亦忠節之所謂難奪也不使難
奪者在我而常見難犯者在上其數勝乎盤固不可搖
堅銳不可挽無塗徑而不可緣大遼邈而不可控翹跂

無用籌策罔施難濟之會也如茹荼如咽蘗如覊者之
於薪膽如孝子之於氷霜披肝而瀝膓勞心而焦思亦
其難之心也無其難之心而以當難濟之會其數勝乎
故古之藎臣苟窺見亂端必犯顔而爭之雖爭而得禍
無易志焉苟目覩横政必攘臂而沮之雖沮而得禍無
變說焉宋仁宗時儲位未定時亦未甚以爲意范忠文
獨慨然謂爲宗社所繫章疏益十九上待命凡百餘日
至鬚髮變白而不止曰歸當死職下不可死亂兵之下
吁何危言也彼益有泣請泰師七日不輟之風乎夫人
主難事有如祖龍其人者哉闕下之骸方積列宿之數

必備劍汰雄叫解衣如赴彼豈直所操之說足以中其
忌而奪之魄蓋待之甚威處之甚整待者固巳失所恃
矣威巳自霽來方未巳上之所恃更不勝下之所執也
焦蓋用北山愚公合雲仍以徙王屋之意耶或曰盧陵
不返虞淵淪曜吉李廷爭而不足文惠諷諭而有餘此
何說歟吁豈其然也當文惠承反於俊臣之誣觸柱於
德壽之請時朝倚方重后信方深藉令爲唐之意可以
死奪附后自解疇不出此而公直謂唐臣反周反固是
實李唐社稷身與存亡僞武私恩毫無繫戀嗜壯哉苦
矣則其用諷諭也用程嬰後死之跡以完公孫立孤之

志也春秋時莒僕以寶玉犇魯魯宣嬖之將與之邑有
成命矣行父矯之使司寇出諸境何悖歟及覩其對宣
公者辨德於吉凶比功於殛放俾公志卒回莒僕訖逐
益其功不在銜命在有辭也東漢之始貴戚倨肆如操
刃之冠數於湖陽夏門之格取於驂乘還宮一怒董陳
留之不死箠下幾何哉而倔彊亢厲有碎首無悔謝三
十萬錢之賜帝毋亦為宣直所詘乎之二子者所謂志
士有死不反其言君子為善不改其度者也或曰宋澤
令敓使者挾牛黃之命擾民澤弗聽也然不聞怒激第
曰牛遇疫故黃將和則否而已及使者不可亦不過申

奏以嚮者之說言不其巽歟噫孰知其能申嚮者之說
所以為宗忠簡乎其託言太和也無所忤如諛其必行
其志也不可轉如石所謂以龍比之心托儀秦之口非
耶以若所稱六君子者或務捄正以言言行而事自柅
或務過絕其事事戾而言乃見麤密不同理氣異用然
均之憤烈激昂剛毅迫切外顧屏而不存軀命置而不
有所以出有死無生之計蹈批鱗料鬚之危扶天步於
艱難拯生民於塗炭者也向令鎭之辯不疾爭不亟也
今日之諫弗得我姑已之以俟再諫則異日之諫雖切
君亦將徐之以聽其自已諫者以為尋常拒諫者亦以

為故事矣向令焦之惕前戮覬後免也覆轍之後遂無
車盈庭之口瘖啞玄黃之世遂無陽忠義之理泯滅直
道不在人心斬揭無須二世矣向令季與宣之始乎矯
亢卒乎支吾也剸虎不殊橫噬之害逦酷杯水無補輿
薪之熖彌熾無以奮鷹鸇之擊重以假狐狸之威矣向
令狄與宗之外託巽婉內乏忠貞也臨涇夯雅奚以責
聽者之不聽持白就涅且不保己者之不變無損於紾
滋助其虐矣人國豈有賴焉夫人臣之於君親也民赤
子也果親覩其君三諫不聽有不號泣而從之乎果子
覩其民水火方蹈有不濡手足焦毛髮以捄之乎此情

之不容已者也肯首以痌瘝和若仇百棟垂傾震撼未
已是不可以咎君談笑而道無捄彎弓披纓不前終同
閉戶是則可以罪己此義之當自盡者也見亂端而爭
爭有死之勢不爭而聽其亂亂亦有死之勢以死亂覩
死職死職正足榮也爭幸而濟天下蒙其福不幸而不
濟身受其殃當天下於一身一身正不足䘏也此勢之
當自擇者也若六君子者詎非有見於斯耶嗟乎大分
等之天地大誼較如日星大道貫乎今古後之為臣者
不易繹旨克艱禀訓將順匡救以奉職於平時杜漸防
微以銷患於先事如六君子者置勿道可也

騷雅　　萬曆癸卯應天

問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皆博文君子所宜盡心者也孔子言詩可以羣可以怨淮南王安亦稱小雅怨誹而不亂爾多士習聞之矣今詳考於詩至南山以下其閔世論交惡讒之說辭遂而少婉旨盡而無餘音其所謂温厚和平不亂而可以怨者安在乎[illegible]詩[illegible]作者莫善於離騷其志絜其稱物芳茲固[illegible]以正雅者也今經雅具在其同與否可得[illegible]歟夫詩也者學以事君父者也而怨豈子[illegible]孟子以舜爲慕以小弁者不怨爲疏例以[illegible]有不忍於疏而慕而追於慕者管乃無害其爲忠[illegible]忠之屬三有忠積者有忠愛者貞者將離羣絕類自託於孤芳而憂者必憂惕號呼求濟因以圖共濟故能怨者必能羣而不能羣者殆未足與言怨也然可以愧爲人臣子而愈疏其君父者矣士行有用世之責進而事君退而交於朋友必有道已願聞所以先資者焉

執事策士至終篇慨然詢騷雅之同異羣怨之可否若

求士於詩賦家之流此非士所習也雖然愚有以知執事之不出於此也亡亦僂之以忠勸之以義教之爲子臣朋友者乎則愚固有概而願亟談之矣絃之促者無懦音歌之勞者無緩調言激切之說於處豐鳴豫之日愚又恐言之拂於時而重獲罪也雖然嘗聞諸易矣易之陽長而極於盛陰消而幾至隕滅者莫如夬當其時五陽協力以決垂亡未退之一陰諸君子者宜可談笑而圖之矣今觀其彖爻之詞一曰孚號再曰惕號其羣之未合而叫呼以求之也若戎至而不可以夕也及其羣合其交孚則又曰不利即戎蓋天下有難猝犯之機而無不可靜圖之事惟厚集其交而後得以徐乘其便故易於君子之合每致意焉復言朋來言彙至壯則憂之夬而深危之矣人情於始交未有不固者也逮積安成疏耦俱生軋甘陵蜀洛之釁每動於羣賢極盛之時不知君子之有彙也猶小人之有鄰也連茹之勢不在我則彼鄰者翩翩然來矣易戒軋也故曰孚戒疏也故曰惕而總之曰號易所謂號殆詩所謂怨呼呼而懼靡應也故用號疾呼而猶患弗聞也故類怨怨者慕君憂國忠誠懇怛之極思而號者意召聲求同寅協恭之要術匪號無以明怨匪怨無以致號由此言之固非盛時

之所宜諱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使怨而非所以事君事父則孔子固宜三言止矣人固疑小弁之爲小人也而併疑旻天父母之號之不宜出於聖人也故孟子解之曰舜之怨也是慕也所謂孝也令小弁而不怨則疏也所謂不孝也人有身則有父母食土之毛則有君誰非父母之子君之臣與而忍居其疏哉疏之而不可也則慕慕之而不能罷也則必不幸而似於怨由此言之又非臣子所宜諱也明矣顧獨有可不可之辨耳愚始固嘗讀詩而疑焉於風曰斯仁人長者之意乎於雅頌曰斯盛世之

聲乎及南山以降而莫爲之解也閔世而虺蜴也絶交而鬼蜮也惡讒而投豺虎也不巳甚邪斯固夫子所謂可以怨而淮南所云怨誹不亂者也茲言也幾於亂矣而可怨者果何在乎及反覆其篇章紬繹其指趣而恍然歎曰詩人之用心至是哉人之言固有盛色疾詞而意終長厚者有囁嚅於脣吻而輕薄欿險之態巳畢具者稱詩以溫厚和平稱其意耳而詎直文詞之間乎君之於我天也其譴我也敬共以受之而巳誠信以奉之而巳不幸而有旱乾薄蝕之變有翦爪藉茅跽拜馳走以請命而巳可若何邪獨計桔槔之勤膏火之耀人力

固有可施而吾之職亦豈易盡哉苟家併力而人效能則一燈一瓶之微蕪猶足以逢年而待旦也吾觀詩人之情其求諸上者甚婉而求諸巳者甚棘惓惓焉不能得之於君而庶幾得之於朋友故人羨而我獨瘁人驕而我獨勞曰我維不敢傚我友自逸耳其志苦矣而又呼其友而遍告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乎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乎蓋懼之以天邀之以神而維恐其不見聽焉於戲何其溫厚之至與天下同室也君臣僚友之屬同舟也托君親焉於撓棟之下漏舟之上漂搖之以風雨掀歘之以波濤而爲臣子者靡動於慮靡怛於色

猶名臣子邪苟其動於慮而怛於色也則必攘臂被髮奔走而拯之而又必徧號其同舟同室之人焉誠以壓溺之禍非一手足所能爲而衆亦均有責耳夫人固亦有謂我何求者矣而我能中巳哉進不獲於君而不敢懟退不獲於朋友而不能中巳於戲又何其和平之至與繼雅而作者莫善於離騷屈子者則誠忠矣吾獨怪其誠於事君而不善於處友故可與語怨而未可與語羣彼其自命以申椒而糞壤乎斯世舉通國之人無足與謀有從彭咸以居而巳夫旣不善於羣而又烏在其能怨哉然則淮南之以騷並雅也所謂似之而非者也

雖然屈子者則誠忠矣忠愛忠也忠憤亦忠也屈子者知愛其君而猶出之以憤悁焉夫君可憤耶藉曰吾以憤世夫世之人所與共事吾君者也舍斯人誰與偕而又可憤乎古人之於其僚友亦旣郄矣猶冀其還而過我也旣聽之囂囂矣猶願其弗以爲笑也自處於芻蕘之賤而望人以箎壎之和委蛇緎總以縫合而匡持之凡以圖濟國事而忠於君上耳屈子顧不勝其謠諑之憾侘傺之悲必絶類離羣而後快乎夫亦所以慕其君者猶未至而謀其宗國者猶未周耶吾故曰屈子之不善爲羣乃其不善爲怨也雖然亦異乎爲臣子而疏其

君父者矣王政之衰也俗流失而人心婾其智者固已歎牡瞻烏若禍至之不旋踵而其爲士君子者方洽比於姻鄰栖遲息偃於其居室娛嬉胥越幾旦夕之無事視其君泄然若浮梗而惟其所届玩其國事若異域之豐歉鄰家之肥瘠而無相戚愉此無他疏之也夫爲人臣而疏其君獨何心哉澤之涸也蔑夫憂其秋穫而鵜胡以爲利也玄陰蔀晦貧女憂其夜績而蟲蚋以爲時也士君子之相恬相狃於一朝也若以爲飲食燕處之故無甚妨於公家而不知玩久不振渙久不屬必有乘其時利起而紛之者其甚也將同室之鬩交鬨於敗椽

撓棟之時而同舟之敵猝起於奔浪衝飈之會爭之以爲私怨裂之以爲小詳而天下事遂以速壞故詩人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又曰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蓋傷之也夫酒殽偃息向謂日用細娛者而安知釀天下之大亂至是哉故人臣而願忠於君則必效之以事樂盡其職則必求助於僚友不敬事而云翽上非也不信於朋友而示獲上尤非也人情之樂於婾而安於惰也久矣當其世宜有賢者鼓動之以神而率作之以氣若建鼓之破寐而疾雷之震聵然故其法用號此易所以決去小人而持盈保泰之要道也然非其忠誠懇

怛憂國奉公之至者不足以語於此蓋有真慕而後有似怨有似怨而後有孚號有孚號則天下之大羣合而國事濟矣若不敢於怨而忍於疏此易所謂裕蠱者也愚竊爲當世憂之也

時事　　萬曆癸卯浙江

問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分內外自後世尊君抑臣謂天子深居稱朕羣臣無得見焉而後宮中府中內外闊絕無言蔽蓋矣嘗觀周禮治官之政甚詳而無一不外領于冢宰其法之密而意之美可得而言歟今　聖哲生有神游入穆明爲方盡覽天下不啻家然道路之人既其形未記其言友意　皇上所御若將帝王歸御之節國家寶晉用人鳩工理財之務而信用于內者庭燎之爐久閣而內幸何廢動也宦官之失多懸而　內遣何數閹也廣藏之請者請而供何系進也　殿門之建未遑而　內王何與也公車之章半閣而內使之遣何執殺也　聖意淵微豈其恐天下而內外之然而其形若彼矣諸士亦有能窺其者乎夫是數者其關於宗社生靈之利害匪細也蹟之往代治亂安危斷斯判孰攻之法二祖列宗無誠甚明書有之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同事罔不亡諸士其爲我推本宇宙一家之義遠徵善敗近述　訓典明著法戒于篇當

手　上謝焉

蓋聞王者如天天恢乎其無不包也蕩乎莫知涯涘也其在天之內者無一可分爲天之外者也使天斤斤焉以紫微中極之爲內而株守之而鉤陳攝提之外畛域而不顧則日月之所經行雨露之所滲漉皆有所隔絕而其在天之內者將何所恃以爲戴故王者無外非無外也併無內也自後世尊君抑臣天子深居稱朕而後內外之勢漸成遂閽夫人主不見有內則已既見有內則必欲收外以歸之于內而內者彌內人主不見有外則已既見有外則復欲縱內以逞之于外而外者益外至外患貽爲內憂而主始悔其悟之晚矣攷之周禮治內之政甚詳然而虎賁綴衣攜僕宮尹無不統於冢宰歲終得以課其賢姦而廢置之何者聖人知閹寺之於人主最親而易玩故給令於內而糾禁於外使其姦邪之心有所制而不敢肆而人主不至于內受其蠱而外受其蔽周之遠過其曆有以也後世若漢以宰相監宮中唐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宋以樞府統宦官復受察於臺諫其初皆有周人遺意焉自宣帝開釁于恭顯而曹節王甫之熖遂烈於東京玄宗授柄于思勗而承瓘士良之釁大熾於北司大宗市報於繼恩而童

貫師成之禍竟中於靖康斯亦近代得失之林也我
太祖高皇帝手握河圖慮周　宮府嘗　命侍臣曰爲政莫先謹內外之防戒黨比之私而又　勑內臣不得干預政事　成祖文皇帝躬承曆服念壓幾微其　勑諸司守令惟恐內臣一張而澤或中閼有齒及　朝政者即竄之遠方　列聖繩繩惟　二祖之遺是式故以　武皇之武也屏巳成之內患　肅皇之肅也革諸鎮之內遣　家法昭垂將周官遜烈焉我　皇上神聖纘序　臨政之初　勵精求理　郊廟　經筵未嘗不時御也百僚九列未嘗不充實也司農之蓄未嘗告匱也

將作之經營未嘗不減公車之章奏未嘗不朝進而夕
報也乃比歲以來道路之人旣其形未旣其實妄意以
爲　皇上之於天下若有偏分內外然者夫　臨御盛
典也向也不得於　大廷或一得之於　平臺　煖閣
今併燕見而難之矣向也不得之於百官或一得之於
端揆輔弼今併　特召而屢之矣豈　玄修靜攝則然
而何　西苑南內供張不移卜日纔役繇遊無藝　內
寺若斯勤也職任天工也向也部寺去則部寺闕臺諫
去則臺諫闕今併節鎮司府而亦闕矣向也一推而不
補再推而補之推其人而不補易其人而補之今至經

年閱歲而不補矣豈愼擇遴選則然而胡貂璫舍憲綍
紫輝聯斜封入手車馬若鶩　內遣若斯易也積儲大
命也向也司農不繼借之冏寺今冏寺亦以告竭矣向
也開中不敷濟之鬻爵今鬻爵若同累黍矣豈閭閻匱
乏則然而胡時月進奉等於歸墟珍寶瑰奇未聞屬饜
　內供竟累進而無已日也　殿闕重地也向也礦稅
之役以助工爲解今科斂所入已無遺利矣向也采辦
之使以營建爲名今湖襄之間已無餘材矣豈鄭重興
作則然而胡班輸之巧虛費於林苑匠石之斤不輟於
臺榭　內工之興竟相仍而無衰止也章奏咽喉也向

也指摘及於　乘輿或多從庋閣今無分鉅細而幾比
摶風矣向也疏揭出於大臣或由爲扊處今無問崇卑
而盡成沃石矣豈幾務壅積則然而胡旁竇讒吻捷于
桴鼓憑城請乞勢若建瓴　內使之牘竟輒投而無牴
牾也　皇上寧不知天下者天子之天下而乃偏分內
外如此哉愚以爲　皇上非眞欲內內也有引之以內
之情令其溺而不能脫其距也亦非眞欲外外也有搆
之以外之形令其猜而無從闢其轍也盍內外者不兩
立之勢也主日與外接則厭內主日與內接則忌外故
古者煬竈之姦每懼人主之與外接也時以深居高拱

之言爲之鼓惑廣聚其所欲於內而反覺外之爲桎梏
于是人主始樂於內而不復知有外矣　大殿落成
天子南面秩以次　授牘以時　答發少府之藏絕逸
樂之娛皆外人之所甚願而內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是
　皇上之以內爲內又有內　皇上者在也　皇上業
爲人之所內而內復有以自恃也不惟自恃兼恃內人
以快其自內之心也何也　皇上聰明英斷千載一出
且其待內人也素嚴以爲我卽少假以權彼亦未敢恣
雖以逞也卽稍逞于外而吾燭之若目前收之若運掌
夫安足深慮者此　皇上之所以自恃也　皇上之于

外臣其體貌不可謂不隆然其中未嘗不忝越者故猜疑日積而委任彌靳獨念左右近侍其操縱在我而體貌有所不必計卽錙銖尺寸安敢不歸于我儻彼以爲乾沒而我且以爲楪湍也此　皇上之所以兼恃內人以快其自內之心也抑獨不見夫操舟者乎舟師握舟之樞維檝在手謂可縱其所之及舟移而身亦與之俱移而不覺故內人舟也　皇上操舟者也今東西漸易而矣昔礦稅之始事也使者雖四出未嘗不日會同撫按也其于守令亦未有統轄也及仁暴枘鑿南北水火耽耽欲肆其侵陵而料　皇上之未必左袒于內于是

動稱阻撓以激　皇上之怒而堅其信而舉劾之剡紛行逮繫之絏不絕今復有思請魚符而監神策者此其漸烏可長也且二正之已事　皇上獨不聞之乎夫皇上洵神聖矣其　燭微　詧姦萬非漢唐宋諸君所可及然疾之中人也孱弱之夫不足深惜惟體壯盛而氣充實者有所自恃以無恐而日肩越于聲色至二豎爲之盤據而始扼腕于無可救故古之患在乘上之昏而今之患在乘上之明乘上之昏者玩而其計疎乘上之明者畏而其謀密　皇上當壯盛充實之時烏可無膏肓之懼耶奈何以無外之天下自囿于尋丈之內日釀患而弗之悟也今欲開　皇上內外之見必先遠其內　皇上之人而後可而欲遠二內　皇上之人又必毋外其外之人而後可愚揣度今之事勢內者日出于外而未嘗不內也外者空列于外而終不可使內也內者如目之有瘴能蔽乎目而不離乎目外者如枝之有葉一脫于枝而遂不復近于枝恩及于此能不爲之於邑哉　皇上誠毅然更始　設庭燎　勤晉接　嘉與大小臣工疏壅導滯揭積晦之陰翳闢久集之雲霧使日月之照耀中天雨露之施徧及遐僻九垓八埏均蒙　幬覆將何者可分爲外何者可分爲內而魑魅之

倫安得乘間而出沒也此　今日安危治亂之大機皇上所以繼　祖宗之芳軌絕漢唐宋之覆轍者端在于是愚生且拭目以俟焉

心術

問自昔談君子小人不啻詳矣至夫子之言曰君子周而不比又曰君子和而不同比與同小人之道也相提而論較若此然吾讀易至水附於地夫子曰比天與火同而曰同人二者皆為治[illegible]而非外比賛之如必是周而非比是和而非同將由之異也皆為不周而于[illegible]盡為不和而敢何言易之總抑言其而[illegible]于[illegible]而[illegible]治道者莫循[illegible]而之不離陰陽[illegible]陰道水火陰陽之故大者也以陰從陽以[illegible]陽其交合之間通塞之權故所關于世道者非淺也亦可得而推言歟今天子秉公導和提衡宇內大小臣寮翕然象之穆穆蒸蒸宜無不周不和之患乃鄭總過計者猶慮其流于比趨於同也其失安在夫周比和同之機君子小人之辨適於分別非也過於嚴絶亦非也而其機則自上操之茲欲化比爲周化同爲和化小人爲君子將循何術而可夫夫子之訓大易之旨諸士所習聞也其各攄所見著之於篇用世者將有採焉

萬曆癸卯浙江

今世道人心之辨莫嚴於君子小人而最可患者莫過於君子小人之辨紛紛然而未有定名之君子實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天下之君子一人之小人風之季而德之漓也司世者有隱憂焉蓋夫子之於君子小人每相提而論而周比和同其大較著者也夫周之非比而和之非同蒼素也比之或爲周而同之或爲和毫髮也口藉于周而巧爲比貌飾于和而工爲同兩相溷也以不比比之而周不勝比以不同同之而和不勝同亦兩相椅也是不可不察也然愚讀易至水附於地曰比天與火同曰同人夫比志其輔也比之自內而趣操嚴矣比之自外而順從昭矣豈其盡爲朋比者乎則不周者乎夫同人志其通也于其于野而堂皇可知矣于其于門而荒闃可知矣豈其盡爲雷同者乎則不和者乎夫聖人之言廓乎其無所不賅也況乎其不可爲典要也故周與和無兩心而周與比和與同無定名辟之家然主伯亞旅業巳一體矣不得而偏有所叮哇也夫周者未有不和者也又辟之身然血脈榮衛業巳一氣矣不得而私有所榮瘁也夫和者未有不周者也然必是周而非比是和而非同則又不盡然之論也第論其心之公私何如耳今夫兩私之相爲猜蠅之附羶也兩

公之相爲恭薪之傳火也以公遇私水之投石也以私遇公雪之見晛也夫人之所以別親疎競異同無所往而不爲勃磙者非以其私耶故卒累於私君子之於天下也以天下人待天下人以天下事處天下事以天下人理天下事則人調於適也以天下事任天下人則事集於成也是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是故其於周也爲如矢爲如砥以言其正直而不頗也其於和也爲和羹爲和音以言其參和而不偏也夫比不有周道乎元永以貞而致上下之應是其周也夫夫同不有和道乎明健中正而通天下之志是其和也夫否則靜言庸

遂比周爲黨周而比也知雄守雌和光同塵和而同也夫公私之間乃周比和同同出之根而君子小人分曹之路也是又不可不察也吾聞論世道者莫詳於易而其大指原本於陰陽天其陽乎地其陰乎水火者流行於天地之間而陰陽之最鉅者也地與水比陰從陰也天與火同陽從陽也若夫有天無地有地無天名之曰偏勝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命之曰偏多天與水違行而訟端起矣火入地中而傷之者至矣至於天地交而爲泰天地不交而爲否水火交而爲旣濟水火不交而爲未濟夫氣之有通塞也治之有成虧也通之乃以塞而

塞之復爲通也成之乃以虧而虧之庚爲成也則陰陽以爲階司世者盍可以忽乎哉今　天子　執大公以御宇内　秉和德以倡羣工大小臣寮則而象之謂宜協氣旁流淳化䜣洽而間有大不然者大較昔之君子小人病於分別而今之君子小人病於殽雜昔之所謂周與比和與同者猶有心迹之可尋名實之可指而今則依違於不周不比之間委蛇於不和不同之外變幻而莫可端倪嘗試指今之人而論之以爲不周耶何與人之廣也以爲不和耶何謀事之壹也嘗試指今之人而論之而且爲比耶則固胥薉雌黄戶摽月旦者也而且爲同耶則固獨立風裁自峻城府者也無推赤而置之之實亦無貸手而擠之之名無集思而任之之眞亦無攘臂而爭之之跡高視之則以爲埒於虞廷之師師周室之濟濟而卑視之亦不下於蕭曹之規隨房杜之謀斷也厚討之不得以爲光永之依附章蔡之姁婀而備責之又不得以爲牛李之搆釁蜀朔之分黨也情固於膠漆而志憯於莫邪聲諧於壎篪而意險於谿谷世道人心至此孰從而正之夫比肩而立者共一世界也履蹻而處者共一人情也析圭而事者共一　明君也分職而理者共一　國政也惡至而倪親疏惡至而倪

異同是故有親之而不任受德也者有疏之而不任受怨也者有衆之所是而是之衆之所非而非之而不嫌尚同也者有衆之所是而非之衆之所非而是之而不嫌立異也者要以其品誠正則不必准世以而其私其見誠眞則不必因衆以寧所聞寧落落毋千千寧諤諤毋汶汶與其過而徇之也寧過而持之過於持猶可挽也過於徇不可挽也與其匿而使人意之也寧顯而使人議之使人議之猶可圖也使人意之不可圖也吾不敢責世以太上之君子而尤有望於叔世之君子吾不敢逆世有小人之心而尤不欲其辟小人之迹何也周

與比異和與同異而人品猶有所爲也不周不比不和不同而人品殺矣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負而小人勝而世道猶有所分也無君子無小人而世道殺矣夫欲正人品而維世道必自玆始安得不爲是廪廪也進而求之盍亦反其本乎夫表者衆之望也竿者衆之君也人主之提衡天下而天下之耳目人主也其猶夫表之樹而竿之唱也是故地惟下也故水覩焉茹百川而王百谷比之正也使君道而如地也則歸赴者不翅若水矣天惟高也故火麗焉燭與渫而耀光明同之善也使君道而如天也則景附者不翅若火矣故天下周不若

人主之自爲周何者人主而以天下周故比可化而爲周也天下和不若人主之自爲和何者人主而以天下和故同可化而爲和也於乎以三五之烈而視今之世其孰能不波玆欲合私愛而爲公愛渙小羣而爲大羣屛僞朋而爲眞朋其機不自下操也要在　聖天子秉公獨斷於上風勵而振作之毋外示茹內之意而中藏僎忮之私毋陽操總攬之權而陰啓旁落之漸毋忌其黑白之太分併其君子小人而莫之辨也毋惡其門戶之各立任其爲君子爲小人而莫之衡也不然匪三驅之用前禽之失其可追乎匪大師之遏伏莽之寇其可

克乎夫人情無不變之時已有陰陽之患世途受必趣之勢復有水火之形一道同風宜在　今日生也鄙穭有慨於中矣故聊術夫子之言推大易之旨而貢其土苴之見如此

譽實

萬曆癸卯浙江

問易稱譽命詩稱譽處夫士所逮於君與君所採於士者必以譽矣古之善擇譽者無如唐虞而善用譽者無如成周以故得人斌斌稱盛洎乎漢晉滿譽恭重顧反以其至重而成其至輕其咎安在夫譽一耳而用之異六翮之長閭井民譽而國以治阿大夫以譽言日至齊而國亦以治彼所謂主也漢光之見寧世二主下更求其臣曰要其上官無失名譽此何以故而夫子論欵亦曰要身取譽為善將譽同而所為譽者異歟今之世道德文章政事行誼與夫鼓翳盛矣第譽人者譽於人者與交相為譽者果盡有當否夫子蓋嘗以無毀無譽附於三代之遺直而其繫易也曰無咎無譽曰多懼多咎譽亦各指其所之也矩矯為之說者至欲併譽而廢之然歟否歟夫譽者人主所以摩世礪鈍胡可少也要譽之權常在上而譽之實常在下爲諸士行且得時而駕有譽於天下矣實之不知其亟以實對毋徒剿陳說取虛譽為也

譽之為道也虛而貴採之以實譽之為用也實而貴致之以虛何者譽浮物也附於實則重離之則輕矣是以操權衡以摩厲天下者始未嘗不重譽而後稍至於輕非譽之果輕則離於實而自為輕也夫譽離於實而後輕則譽卒未嘗輕而上之人亦卒不得離於譽而求實何也離於譽則實無所載而起也實無所載而起則何所憑以衡士而士葆其無名之樸亦安所藉以重於天下哉故士不得市譽而邀之也亦不必恥譽而逃之要令吾之譽自可重上不得買譽而招之也亦不必賤譽而靡之要令下之譽自無不知譽自可重則下不嘗離

實之譽矣譽自無不重則上不求離譽之實矣致之以虛而採之以實譽是以常重而不輕詩裳華之言譽也曰譽處譽而處則潛而不耀闇然而日章譽之不離實易知也而易旅之言譽也曰譽命上逮夫上逮則不處矣又何以稱焉意者上逮之譽政譽之載實而起者而上所操以為採實之劵非若乎爻所云翰音登於天者也漢史云朱博翰音解者曰名飛而實不從之謂夫名飛而實不從則譽離於實譽離於實則譽輕天下惟輕者易舉故其飛也甚速亦惟輕者易敗故其隕也一跌而不復矣一跌而不復則譽亦何足重之有夫使上之不重譽則其譽非也彼夫譽處者自足以待吾之擇而上逮者又自足以供吾之用也而上奈之何輕譽蓋自古善擇譽者莫如唐虞而善用譽者莫如成周九德之賢采采有常擇之可謂詳矣而翕受敷施何擇之非用俊秀之士升諸司馬用之可謂廣矣而辨才論官何用之非擇故禮樂工虞集于疇咨棫樸薪槱禎于王國上以譽求而下以實應一時得人之盛邈乎不可及已自周而降要譽者飾實以自虛採譽者因虛而疑實于是以其至重成其至輕若漢之譽倚清議起也彼所稱顧廚俊及者未必皆龍門之彥也卒之標榜未成黨錮之

禍起矣晉之譽倚清談起也彼所稱竹林蘭社者未必
皆東山之望也卒之麈尾未脫胡孽扼其吭矣若是而
譽果足恃乎抑不足恃乎譽而不足恃也則何晉悼公
以民譽爲六卿之長而國治譽而誠足恃也則何齊威
王烹日譽之阿大夫而國亦治夫亦可思其故矣人之
名譽深根固蔕從實而得者爲譽傳響附聲從虛而得
者亦爲譽虛與虛相蕩僑之而若家齒借之而若喣若
翼則虛在下虛與虛相目形貌之未親而信之耳神理
筋力之未嘗試而信之脣脂則虛在上虛在下則競營
離實之譽而士之得譽也輕虛在上則復深求離譽之

實而君之視譽也亦輕故夫虛實之會輕重之機千載
上下可覆說也我　國家菁莪之所長育車服之所顯
庸蒸蒸甚盛士無不灑然自異以庶幾於三不朽之業
譽顧不甚實然而實或啓虛之塗譽顧不甚重然而重
或致輕之漸談吐性命之宗則交命道德勦襲莊騷之
字則交命文章政事未嫻循吏而卓魯龔黃之績紛紛
采薦鄉行詛不用鄉人而由夷原季之稱藉藉于月旦
心不可假則膏之於形似跡不可匿則閉之以神情苟
清塗之可借則憑太力以負趣果重權之可招則寵後
流以植援將有故而譽耶自爲地也將無故而譽耶別

有爲也斯譽人者之虛也譽未起而逐逐以營之也譽
已至而容容以搕之也斯譽於人者之虛也始也以譽
譽之繼也以不譽譽矣始也以譽生譽繼也以譽酬譽
矣斯譽人者與譽于人者之交相爲虛也而譽益不可
憑以爲據故虛譽不可有漢光所云善事上官無失名
譽是使人爭鶩于虛也其言不足訓也實譽不可無夫
子所云安身取譽爲善是使人內修以實也其言不可
廢也蓋夫子嘗分言譽矣曰無毀無譽又曰試之而後
譽夫譽而必本于試實譽也而其係易也則曰無咎無
譽又曰多懼多譽夫譽而至于爲咎之媒爲懼之府非

實譽也實與虛混而爲一而要譽者既匿虛于實之中
于是實與虛又較而爲二而採譽者欲索實于虛之外
夫虛與實原不可相溷而實相附者也故與其離虛而
求實不如即虛以求實者之爲眞即虛而求實不過擇
與用兩端而擇之道有三曰分其途無責其兼也曰闢
其門無令其阨也曰精其鑒無致其殺也用之道亦有
三曰執其度弗使嘗也曰定其程弗使易也曰核其舉
弗使黨也自古無全材即唐虞之世不能互攝而令兵
刑錢穀隨試而輒效此必無之事也途烏可不分自古
無棄材即朦瞽之倫無不適用而今流品儕類岐分而

此明塞其來也門烏可不闢自古無僞材卽綱使之翦亦權任耳而今燕石鼠璞夢投而雜至匙自開其質也鑒烏可不精材之用若木之就于準繩長短廣狹相質而裁豈容嘗試也者是爲乾其度材之用若金之入于型笵鍾鼎釜鬲隨形而肖豈容互易也者是爲定其程材之用若器物于市肆良楛貴賤從估儈之口而出豈其以窳惡爲售而我不爲之責其償也者是爲核其舉以此爲擇擇卽是用也以此爲用用卽是擇也譽道德則剖玄抉微之與顯而闊談高睨之徒廢矣譽文章則疏通典要之體明而聲悅藻繢之詞詘矣譽政事

則養恬撫字之風著而曲營捷取之態懲矣譽行誼則闇修陰積之飾彰而博訪賈慧之跡絕矣士敦譽之實而世其應上收譽之虛而致之實名實之際合爲一塗士安得不以譽重而上又安得不以譽重士也上與下交相重而後進無巧宦之嫌退有安身之善其可以上遂者卽可以下處者也而其可以下處者則又無不可以上遂者也聚譽髦以明熙盛卽軼唐虞而駕成周是且譽過之耳抑有感焉譽之實在下下不用其實猶可言也譽之柄在上上不用其柄而委之於下不可言也委之之始柄猶在君子也彼以其嶔嶔歷落之氣主張

名義而分別曹黨卽於國家未有所利而害小猶有所憚而不敢爲然而其爲勢必不可久何也譽之物甚美用譽之道甚尊以甚美甚尊之事而久在于下則上必憤然而不平而在旁之徒又從而激怒焉使上不收衆譽而又不使衆之自爲譽伺叢隙而搆之操國法而摧折之譽之柄遂以不在上不在下而旁有所寄噫彼之所以中士人者不過曰沽譽抑不知此之所沽者誰之譽耶卽上所操以摩厲天下者也上實有柄而使上不得操下不得沽竟欲置之何地乎愚竊有懼於漢晉之季而又何望唐虞成周也

則遂以近例而爲例矣其甚也官不得操事之權而彼
或得掣此之肘小人得刼上以必從之形而横口得螫
人以莫逃之網是職守之塞也既盡籠天下之利復盡
收天下之權既顛之倒之使人窮於事又窮於情且閃
之忽之使天下不得以意而擬我又不得以法而繩我
囂然欝然沸然焦然若不能以終日凡此皆所謂塞而
不通者也愚以爲欲去其塞當求其通而欲天下之情
通則自主德之通始矣欲主德之通又自臣子之善通
於君始矣何者據今日之弊形不在下而在上也究今

日之弊端不在上而在下也夫國家事非一人有也今
士大夫私其官家私其見風尚稍左則口吻横生戈矛
四集求爲勝而已安顧國之大體夫乙援乙以爲勝而
甲復援甲以爲攻前者之計未行而後者之穽已設
上因是得乘其隙而或簸焉或頓焉其自爲隔者一也
諸曹所司各有職掌今惴惴然恐　天威之不可測而
揣摩　宸衷從旁觀望觀望之不得則持可否兩端俟
　上之裁決而名之曰調停調停之不得則承奉　意
旨而名之曰將順　上察下情之委靡也則益示以不
可測之情而事益以不舉其自爲隔者二也官以賄聞

者餙張過侈羣撫無據　上固習聞而習侮之以爲財
固吾財也若既分祿擔爵乃無一不指之是桀者而顧
賔賔然以招我爲己不怨而以責之君誰能聽之其自
爲隔者三也言事易當事難今世路傾仄功忌自人議
嘶自己不欲與人以賢者之名而往往被人以難忍之
詬夷蹠混而同途玉石燬於共焰　上殆以爲天下無
一非可輕可疑者積輕則不復重積疑則不復信一論
眞僞賢不肖而一切置之其自爲隔者四也夫前此四
塞之勢上不得而誘也後此四隔之漸下不得而辭也
人臣者挾此四隔之漸以蘄無四塞之勢而求一旦倖

通必無幸矣然則將終焉已乎葢天下事惟誠可以相
感惟機可以相入二者皆所以通其情於君者也誠之
感通其道在夫子勿欺之論愚無容贅矣至於機之相
入則在相時勢之官行委曲之術耳夫人之意有所拂
者也惟恐人之暴其非人之意有所喜見也惟恐人之
不成其美其非尚未著而逆而折之其長方自見而抑
而掩之此在平交猶有所不堪而況於君臣之際乎故
徐徐爲陳其利害之端開其自新之路使君之心漸悔
悟其非而馴致易其轍委曲以求此於巷之遇也美意
欲萌而導涓流爲滄溟苦端方露而引隙照於中天使

君之心油然入臣之言而欣然樂從於善因明以通此白牖之納也吾有赤心白意而騤焉以顯則見以爲激務出之以巽可也吾有高行卓軌而翹焉以騁則見以爲競務行之以婉可也寧款款持悃愊而愼毋習於佻巧寧休休存大體而愼毋較於勝負寧使吾不得志於天下而毋使天下得以隙而擬我且因我而禍中於國天感之以誠而又入之以機如此而主聽自回主心自格矣此愚所謂主德之通始於臣子之善通於君也抑易咸之辭曰天地感萬物聖人感人心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葢天地無情以萬物爲其情是天

地主其感萬物主其應一感一應者天地萬物之情所以常通也而其所以常通者以天地之情之無私也無私則無間矣人主體天地之無私則無所間隔於吾之心而因無所間隔於天下之心乃爲得感通之本者乎此愚所謂通天下之情始於君德之通者也

士習

萬曆癸卯江西

問士氣敝於頹靡其來久矣顧氣之振也將紙鳶觸隔矯矯抱貞乎抑負氣任俠嶢嶢傳世也乎人有云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士生於世爲四民首風聲教澤胥藉以維持何至懸絶乃爾或上之造士與士之自待固不容也亦可得而言其槩歟三代而下惟漢世得人爲盛東京氣節尤甚今凜凜有生氣焉乃相激相競至於標榜黨錮之禍以危其故何也將士之植立固有出於[illegible]之外者乎我太祖高皇帝闢方興文道首重節儒建立學校以作育人才二百餘年日培月[illegible]其華輩出士氣益醇與成周比隆蕃其[illegible]遊而不習[illegible]漸流濫乃又故爲淩厲忿戾盛氣矜辯盡喻[illegible]常謂私犯上無等得無激而爲競乎其視東京之氣節何如也司世道者欲力挽積習還之雅道果何術而可願與諸士商確之

士氣之靡也溺而趨焉者爲之也士氣之競也傲而過

焉者爲之也靡者使人優柔渙湣頹然而無所底止其弊也流而爲卑則當振士習以作其氣競者使人強悍曠放傲然而無所顧忌其弊也釀而生亂則當正士習以平其氣人徒見振者之有似於競平者之有似於靡而不知救弊維風固上所操以繩士習而挽世道者也夫士氣之靡也非獨上之人厭之卽士亦自厭之矣不得已而振之上焉者將起其頹風而下焉者反激爲意氣激而不已必競此自然之勢也氣之入人最深羣鼓交煽究且至于自覺之而不可持氣之染人最易一唱百和究且至於明知而明入于非人與人相習也人與

人相逐也衆之所是獨之所不敢非也衆之所趨獨之
所不敢違也正也者所以提衡於靡與競之間者乎夫
人之氣方囂然而不平而吾驟而抑之則其勢必不可
得惟徐徐焉語之以正則彼將油然自釋而帖然馴服
矣蓋惟正乃可以得其平此亦自然之勢也故士風之
流而救之不得不因其勢則柄世者之微權也執事穆
然深思而遐想於周士其亦有感慨於勢而欲救正之
矣乎夫周士之稱貴也果上之人貴之耶抑士之自貴
耶粤稽周官大司徒之造士也考其道藝而賓興之六
德六行六藝章其教也家有塾黨有庠國有學專其地

策衡二二　公二

也族黨升州鄉司徒升司馬重其選也身與習焉心與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斌斌然共遊於大道之中奔競
之實未開而矯激之名未立當是之時士之自處甚高
而天下之視士甚尊士惟自貴而造士者亦貴之造士
者貴之而士益不敢自處于賤以負上之人造就之意
故兔罝詠干城而棫樸歌髦士也春秋戰國之際邪說
暴行與夫處士之橫議者紛紛藉藉而氣日漓矣秦焰
方熾家功利而戶權謀方借是以爲脫穎之資希寵之
媒於是翕張變幻漁獵之計轉工閃倏狡獪傾軋之術
愈肆而上之人復焚之玩之羈靡以功令束縛以文法

遂使繩趨尺步之徒曾不得與跅弛縱橫之輩同道而
馳士氣幾與咸陽煨燼同于澌滅固上之人賤之乎實
由士之自賤也漢興除挾書之律表章六經一時經生
學士稍稍振氣焉至東漢而氣節稱盛矣逮其季也俊
厨顧及啓龍門摽月旦規矩模楷互相標榜而黨錮遂
成盛氣憑淩竟至反噬夫諸君子相與成其是未嘗相
與習爲非也獨以任氣之偏矯枉過直始猶峻城府立
封畛表孑孑之節而終於薰蕕相左大爲犄角之勢益
激之端一唱之衆成之卒也小人得操其術而傾之激
之禍士受之君亦受之卒也國運並受之甚哉競之釀

策衡二二　公八

禍而黨之其害也我　太祖高皇帝闢乾坤而開文運
法周爲治首重作人辟雍頖於京師黌宮徧于郡邑陳
常敷教廣勵學官惟時天下甫脫於瘡痍而不樂爲世
用懷才抱藝之士每每匿於閭巷隱於山藪於是上之
人見有峩冠博帶雍容緩步者輒强之使爲博士弟子
養以旣廩進之太學比業成則超等而授之以官朝釋
褐而夕司臺諫藩臬矣上之貴之也如此故士益自貴
而爭濯磨策勵惟恐一旦自墮以取賤於其上　列聖
培養二百餘年以來士氣益茂謂宜忠厚正直多藹藹
吉人也乃日趨日下漸流爲靡靡而激激而競至於今

而習之決裂氣之忿戾有不可勝言者武斷自雄椎埋自壯塗面卧而朋從于吏胥裂冠裳而拓掊于市井乃目之曰義氣橫議騰沸遊譚無根搖喙而持有司之短長結納而希當路之睞盼乃目之曰豪傑偃僂進退俛仰屈伸稱莫逆而掉尾于豪門逐錙銖而甘心于壟斷乃目之曰通方引類呼朋輕舉躁動攘持而叫號于公庭褰襪而指稱爲公憤乃目之曰勇敢中情巽輭也而故示慷慨激昂之狀蹤跡闒匿也而假爲甲乙邪越之譚以逃罹作賦文其奸以孔步顏趨飾其說百相效也百相競也同焉者百相援也異焉者百相弃也即有一

二斤斤株守之士方且撫心自疑旋舞易位而不能自持士氣至此其末流之極弊哉夫士之守身如處女之貞也女子之未嫁也重闈以衛之桂檜以飾之夜行必以燭下堂必以傅傅士也以廉恥爲重闈以名義爲桂檜以佳品爲明燭以分守爲保傅高而不泼於亢溫而不至於流獨行而非以爲睽孤同人而非以爲朋比安車可致也而勢必不可加玄纁可聘也而利必不可誘意氣可動也而必不可挾之以黨刎頸可交也而必不可惕之以威乃今詭計希榮委身徇利如蛾赴火蟻集腥而猶然假借於意氣依附於聲援是東漢之競乃清

議也正氣也今之競乃營謀也客氣也犯上不已必至於作亂吾不知其所終矣所持整肅而化誨之惟督學使者乃一歲之中纔一課耳先壯驪黃徒憑括帖之末而賞罰之術窮行檢之覈纔一施耳甲乙可否弟據簿書之報而激勸之術又窮誠欲挽積習而還雅道乎則在於教化加之意焉耳蓋教化風俗兩者相待而成上以名繩下而惡士之齒于實不可得也上以末驅下而惡士之闇於本不可得也惟易名以實救末以本使天下淪浹於耳目以應上之德意則敦本尚實之教也故崇淳質之風則周規折矩遵途守轍者有褒而蹤跡詭

譎陰陽巧合以其僞也而抑之勵恬退之節則鴻棲蠖屈養晦脩潔者有嘉而脂韋突梯邀榮干進以其汙也而黜之重分義之守則杜門塞竇引分自安者有餘而號召徒黨隳波助焰以其囂也而黜之消忿戾之習則偶耦錯行恂謹不生者有旌而鼓掌掀髯張皇驚咤以其悖也而創之凡此皆以範其趨而歸之正也而又正其學術使道矩於賢聖而不浸淫於異端曲學之非正其文體使專業於六籍而不惑亂於諸子百家之說則心正而氣自平救弊維風其道莫先於此故曰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此之

若餌此何與於民者而曰農用八柄舉天下事而付之農也夫八政非盡民事而立事之本意則爲民也事固有不必求之事而可求之意者此也禹旣決九川也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夫八年治水水衡豈有餘財而汲汲以艱食應民也蓋理財原以爲民貧富之根本不自朝廷出也事固有因人之餘爲灌注者此也當時朝廷之上未嘗揭一理財之名曰此制財用彼不與財用也是故冢宰總歐儲司空辨五物宗伯經土域司寇登年數彼皆非其職而治其事則無人不與理財也又未嘗分一宮府之財曰此屬國用彼屬民用也是故太宰

領嬪御公卿賞皆否遂氏興旽人庾人計氏龠彼皆緣其事而就其用則無地不爲流通也蓋不惟無私藏於宮闈即亦無私藏於朝廷彼其借民財以濟國用而兩不病則精神命脉之所流通也漢唐宋之主未有不始以爲民旣爲朝廷終於爲宮闈迄於亡而不悟者漢興約法省禁什五而稅一法何簡也元封元狩間弘羊用而置均輸官於郡國名曰平準猶然以天下財爲天下費耳景武成安而後自開西邸於京師而貿易焉吏道雜而多端而漢祚促矣唐初定租賦法使而民守之乃一鹽鐵使請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五尺宦豎操邦之柄程异皇甫鎛疊起用事間架除陌之令下而唐祚不復振矣宋興創業之初未遑經制一切賦法頗沿五代之敝而薛向吳居厚之徒遂以刻薄爲能始靖康難發大司農束手無策而經制之義起其弊也至天下常賦納入封樁其由掊掠箠楚得著戶部始得收用爲度支天下嗷嗷而宋元氣盡矣始何嘗不弛以予民乃漸移之朝廷則視民之急不如朝廷矣終乃漸奪之宮闈則視朝廷急不如宮闈矣民不如朝廷急則苦在民然而可支也朝廷不如宮闈急苦亦在民然而不可支也蓋朝廷急則必取民以償之宮闈急必兼取于朝廷與民

以償之兩償而民兩受奈何不蕭條尾瑣以至於盡也故愚以漢唐宋之末勢度 今日中使四出星羅棊布鼓翼張喙而共饕食乎天下天下財似歸於 內府矣而不盡歸於 內府也夫歸之 內府已不任弊而又不盡歸之 內府也取之數縣算入之孔難盈是谿壑之欲也收之無從核其實而匿之莫能稽其端是漏巵之洩也本正課也而指以爲浮課明知其正課也而徂以爲浮課是掩耳之智也彼積而無用此竭而無可用而誅求猶故也按籍而索之猶執劵也是立盡之勢也民何以不窮而財何以不匱耶欲爲精神命脉計無[illegible]

術也還　內府之入於　朝廷寛　朝廷之財於天下兩言足耳葢今之取民者名曰什一耳而核以民所入之數有十而倍其三四者有加耗之用幾倍正額者然猶未足以塡無涯之欲也則已苦矣姦人所獻派自民間民既輸正賦而猶不敢不輸額外之賦與其缺正賦而獨不敢缺額外之賦其究也不得不併輸之則更苦矣且天下積逋之財尚數百萬此數百萬民之逃避影射者半姦猾乾沒者半而有司移借者半積逋之令下又復括之民間內缺九邊之用而外以遺累天下是倍征也𣪍𣪍小民不得不倍輸之則彌苦矣此局可不早

爲之計也竊以爲憂在十年之外則目前不可忽慮周天下之大則瑣屑不可務天下有重弊而勢不在已者必有輕者爲之劑量然後偏重之勢可捄自中涓持利柄煦哱恣睢所謂重弊而勢不在已者爲士大夫者正宜養以和平以防末流之弊彼以刻削而吾以拊循則吏治宜議也天下有難挽之流弊一人持之而不足衆人持之而有餘一事也此以爲必不可彼以爲必不可非時之求無益之費不得不少減少有所減卽大有所紓則職守宜議也天下之勢大利大病有不在於𢦏𢦏之細者謂宜擴此心而求之如古九式之法爲均節而

又以一歲之秋爲制用要使一方之索天下通融一方之利天下均沾則經制宜議也嗟乎急催之法非仁政也借補之事非長策也箴師之善療也上乏則取補於下右乏則取補於左儻一身盡虛耗也兩虛相併將焉取補乎貧子之善貸也東鄰盡則乞之西西鄰盡則乞之東儻東西鄰盡凍餒也兩貧相貸將焉就乞乎故財足則理之而有餘不足則借之而彌困不足之勢未盡見則直就其財理之而已也不足之形無可補則直就其民理之而已也理之於民所以理財也而非遺財宋人有言緩則治其標急則治其本　今日理財之大指

也故精神命脈不失其常而千流萬派皆從此生如強壯者遇疹癘弗能染也富厚者遇凶札弗能災也彼其元氣厚而本基固則財已生矣何必更求財理之耶英主以朝廷爲計其勢必遺民遺民弗恤而後可以爲朝廷也世主以內帑爲急其勢必遺朝廷遺朝廷弗恤而後可以爲內帑也　聖主計在天下慮必數年則遺其爲朝廷者爲官閹者而後可以爲天下嗟乎此蘇氏所謂百世之計精神命脈綿綿勿替與　國無窮極可也

海運

萬曆癸卯福建

問、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粟四百萬石以實京邊
自會通河灌輸不絶世世賴之然支衛卅瀕黃淮
於決金錢繁費無已則其害亦間歲當焉乃人泄
因是議尋海運策格不行已王中丞行之淮揚未
幾亦罷夫郎如兩賢議海運便甚何成事之難豈
其中互有利害能原始要終挈衡其輕重具論之
歟頃自蒙藉決王口濬行河者數以身殉而璧馬
靡效九仍未終徼　社稷之靈伏漲而漕沱濟尚
未審冇于何結亦重困巳河不可恃而海運其緩
急奢也儻右河左海亦可兩利俱存乎否終勝國
之世海運是藉鄰值之徵後乃遂暨爾閩則萬里
凡舟而不虞險也吾欲問之水濱閩必有遺策可
鏡其以告我爲度支水衡借籌焉

燕都背倚三關傍蟠大海形勝綰結漢唐宋之都莫及
焉傾都祁秦則漕河渭都大梁則漕汴蔡河淮燕無是也

莫非之初海運是藉平江航海兩侯屢涉鯨波巳用潘
叔正議濬會通故道歲漕四百萬石盡入于河而海運
始罷二百年來飛輓不絶惟是黃流奔齧數梗運道勞
費無巳蒿目時艱則有謂燕寺踞海饒灌輸胡區區瓠
子役爲仰天下大命于帶水非完計孰與兩利俱存此
不來而彼來益自文莊栩議隆慶中王中丞宗沐條便
計轉粟十二萬石自淮抵京小試而復報罷比歲河盜
南徙堤則溢導則涸波臣負薪茭撬計無復之相繼被
讇不者盡瘁于役而巳矣賴　社稷之靈今歲漕艘纔
淮乘漲徑濟乃聞王家口雖遏蒙墻未塞上流七口復
決彭城半近陸沈水衡廩廩以爲捐金錢六十萬役徒
二百萬九仍一簣尚未審局于何結夫漕借河河病漕
法當治河然溢亦病涸亦病則河又不得治將釋漕治
河乎不能將且漕且治乎不給幾幸如今歲又非可以
常繼則不得巳而尋海運夫海運者終元世所利賴而
非自元始也黃歷負海秦轉山東東吳禛稽唐給營冀
自古有之暨元而始以天下之賦從焉及其季也度支
師秦猶能以鄰值徵粟于閩閩是以有汎舟之役以閩
越在海嶠秸秠粟米袤卅登于王府元不自振而萬里
乞糴吾于至正何譏然得以南海之槎問津碣石亦足

明海運之有濟于緩亟巳請揆其便夫其揚舲縱纜占
宿飛帆海若前驅丰牛坐訪孰與夫邪許負塗牽綍聯
袂舁肩淺閣重繭長征者之勞于力天風海濤駛駕頃
刻開洋收島進止自由孰與夫停橈歸座啓閉淹留銜
尾舳艫先後衝激者之艱于路乘潮則消長有期候風
則冬夏有信縈紆内島尚徯經時飄泛外洋直須旬日
孰與夫長役經年室家繫念留連風雨泥爛貽憂者之
曠于日海舟一載千石比河舟卒可兼三河舟常額十
人在海舟不過加倍粟可多致既富積儲卒有餘閑無
妨操演孰與夫加耗兌運載少竊多空伍轉漕食浮伍

曠者之煩于費矧夫　國門數舍即倚天津財賦諸郡
卒連溟渤則形勢便焉左轉營平右趨閩廣往來風雨
聯絡卒然則聲息通焉海艘既出列戍護防魚麗鵞鸛
威詟于域外游弈巡行輕舠利涉豨蹤蜮影虜在於目
中則材武奮焉一卅之中什八公餼什二私賫居奇以
給扉屨什二之外附以商販寬以告緡漸榷以資繕修
則財用資焉　國家轉漕江南自河汴沁衛汶泗江淮
諸水已無涓滴不爲用而獨未能利盡東海誠令左提右
挈東海爲輸即萬有一虞扼吭而塞淸源搗腹而驚徐
淮我固得經營海上索餉而爲之計則海運便而難之

者曰大祲稽天封姨司命洪湍激石颶毋驚濤別離慟
乎死生往廻虞乎漂溺滋騷怨也浮沈眩目六疾遄生
盪漾驚魂二鬴莫飽飲鹹茹蠏旬日難支虞迸棄也大
海溟冡島嶼錯立稍北則危礁怒嚙近南而水淺潛蛟
艅艎長鬣一或不戒米珠雕錦塡精衛也遡閩浙尚多
潢路避成山必鑿膠萊畫脂斵石屢議罔成麻灤海倉
難飛渡也通番實繁有徒接濟嚴戢未止一旦通運海
道因緣闌出勾引內訌幾延盜也元本胡虜虐我中國
食肉寢皮擠塡于壑焉有爲民父毋而坐令孺子入井
不怵然者吁是則然矣抑不知燕之通海猶秦通渭梁

通河汴大勢則然元特因其便而用之茲欲復海運假
令驅市人而蹈不測之淵則誠難若乃延袤海涯沙民
漁父蛋戶鹽徒鼓枻于驚風怒濤中而色不變者豈少
乎其疇擠而雲用諸我閩南入廣北入浙米鹽貨販如
織由浙而至蘇松至通泰又至于安東沙鵰絡繹風帆
袵席而淮以北將獨難乎呂宋暹羅占城滿剌加諸番
高檣大舶時往時來布颿無恙渠易而我詎畏阱焉漂
洋失島有海人之占能以巒嶼識灣泊能以句股望遠
近能以雲物占變怪熟之而可恃無恐不幸偶失即河
漕亦虞水火蒙墻之魚鱉河堧之厲札者若而人不盡

滄海之波也元人運道三變矣伯顏初議盤旋山碁萬
有三千餘里朱淸出而放楊子東北之洋歷白綠黑水
右轉成山其道差徑殷明畧則闖崇明東入黑水直取
成山抵直沽不出旬日耳今弟不行行之熟而庸詎無
明畧者爲我條便宜海上必膠萊乎淸瑄奴虜元撫而
用之虎符萬戶出入其手召募徧東南而莫之問卒得
其力爲百年利今誠懸賞爲購得沈雄膽智其人委事
權爲隗致則彼闌出者亡命而走死如騖者將盡爲我
用何奸盜之足虞總之襲故之見所難於海則天吳以
爲政而不知河流奔悍自決自淤從古迄今人力亦未

有以衡之神禹而至九載以令防河兼復防　陵惜漕仍復惜費數倍其難而支祁又故困之褰裳而事河畚水施而漕欲濟力不得專河安得治令引粟東海勿爲求轂求炙之見欲速于河而徐以其力治之疏淪湫塞惟吾所爲當可爲數十年計故吾不謂事海可以廢河如元人策而謂通海亦以便河河運持其經內地之粟走之舫海參其緯海國之賦當之無事海爲習有事海爲援漸習漸熟漸久漸增河海互爲提衡走天下之粟以實　京邊據不匱之府以臨制天下百二之固萬世之利也且夫都供邊餉非可旦夕乏也司農之貯又所

謂不能兼歲者也瓶罄遺憂艾蓄宜亟物力雖甚乏早計猶可爲令海上戈船之戍領瀕海支郡之粟不得曰未能購沙蜑狎海之民甘桴海轉餉之利不致云厲已要在事權必隆職任必久議論必簡賞罰必明與之赴深谿令無忘投醪挾纊之感責之蹈水火亦無惜亂行僨事之誅文臣身擔漕計念無忘長風破浪之思武帥世受　國恩躬無避龍潭鼇窟之險如是而何憂海運哉然而議事易任事難任事難生事又易吾奮身攘臂持非常以任　國計生事者旁倪而巧伺之見爲赫聲濯靈萬里通道而側焉思試其奇撤座之珠回易之駭

五虎之慘十二樓之誕亦孰敢有有如掎風影而攫金機易之採幾開闔海無窮之釁夫亦其倪天下事利設弊隨亦何策敢輕舉者哉策海運濟漕困也漕以外我不敢知執事孰籌之矣

天文　　萬曆癸卯福建

問敬授者稽天驗理者條地士戴堪而復與通天地人而曰儒不當誘云分外歲月日辰必有其故廣輪沿革今古兼資經術經世于此窺一斑焉他不具論易之于天道則備矣九州之跡之具于禹貢也而士不嘗開乎六籍之緒衆說之淆天文地理將不勝窮則載籍有餘師第一能爲析衷而巫章章亥不足詭也姑爲我言其畧且夫曆算奚起地勝奚花司天之家孰師心而啓千古之曠輿地之學孰校簡刑儆一代之典夫災祥私習有禁而大統曆以前畀用漢地形阨塞不在諸侯王令一統志鉛槧常物統紀條貫可得聞歟說者謂曆誠精深第椽觚算至誠備顧祇擷菁華吾欲引經術之微謀曆算之與瀝尋經濟之實砭統志之膏肓意其間多可商訂者令益精益蔚爲不朽亦一代快事也奚若而可窺乎子之處操于雲之綖夫閤殆有人矣

國于天地大經有二欽天授時則稽圜象逖覽遐控則審方輿明乎天之道三正五行可順軌而變也不則火流授衣氏昆成梁吾將忒候焉猶瞽不諳脉而陰陽之劑或誤也晰乎地之形九區百國可按籍而理也不則聚米閱麗畫地籌邊吾將惑算焉猶碁不置局而奇正之變無適也儒者志該經緯學綜穹垓豈其乾父坤母而情狀之未諳夫亦師天老而友地典相與高睨而大譚然而專經之外他未暇及清臺之象職方之籍佔畢者未習觀焉如是而越重黎之局咀曆志之精亡乃臆而不據乎哉抑嘗探賾經籍而竊聞其槩也乾坤二策爲日度之準乾坤之用爲月弦之檢兌丁艮丙二弦推

納甲之義陽復陰姤二至察消息之分則說天莫辨乎易焉即六日七分京氏之學不傳三微七備一行之曆頗爽而易之天道自悉也而非特易也中星晰孟仲之文璿衡辨斗綱之謬圭槷釐寸晷之誤心噣絜三五之星月令審小正之異同无閏覈春秋之載紀儒先訓釋夫孰非象緯之府將歲月日辰之故斷可識矣紀州則首冀次兗終雍高下區分導水則先河次江次淮緩急具奄高山大川以定境而遺隰陂澤準望不淆九則三壤以經邦而職貢灌輸詮次如繪則叙地莫精于禹貢焉即九河三江諸家之說紛紜大別敷淺地志之編牽合而書之地冢自具也非特書也倭遲之爲郁夷日土之爲自杜楊紆在冀而爲秦盧水在濟而爲雷許由魯地而非許鄢乃鄭邑而非鄢陵載籍如林夫孰非丘墳之鏡將廣輪沿革之殊畧可知矣是故言天不必甘石也言地不必章亥也窮天地固自窮經始也而窮經又未有不窮天地者也今夫天安穹晰盖弗共論而歷步則有必究者列宿環周四七定其次赤道紘帶七政紀其行始璧合以珠聯既絲棼而轍鶩則度數生焉日有光道南北司其發斂月有九行脁朒互其陰陽合朔衡望鄰交乃食則推步出焉斗建啟步爲月青龍移辰爲

歲至朔同日爲章同在日首爲蔀蔀終六旬爲紀歲朔
又復爲元則算數積焉二至之氣晷影定其侻朔會之
交衡蝕執其叅金木相叅以檢日盈虛互積而成閏則
氣候齊焉今夫地稗瀛迎柱弗敢知而域內則有可述
者有虞五服要荒在外成周九服蕃鎮在外其詳內畧
外之制乎冀方地兼幽幷緣神聖之更都雍州域併梁
益[illegible]宗周之定鼎其居重馭輕之權乎激遼洋于東維
限沸海于南徼設懸度于西極遮沙漠于北陲其華夷
隔絕之界乎九國匝而漢震八王競而晋遷藩鎮强而
唐微燕雲割而宋弱其戰守形勝之規乎夫天無窮也

策衡 二十一卷 天文三 九

而星迴斗振吾可坐觀焉不必歷嶮航棧而列宿羅于
胸中地無垠也而山墳土訓吾可臥遊焉不必馳精步
算而川原瞭于指掌然而玄象之事閱歲積久乃定故
渾象遺闕洛下首畫經營地動無傳平子實開神巧他
如月行遲疾日道盈縮五星順逆亦皆剏自劉洪劉焯
張子信之冥悟而遂開千古未發之祕顧未有如 今
日之大統曆者法本授時以萬分計日實以二十七日
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秒命月交以十五日二十一
分八十四秒劑常氣以一分五十秒增損之定歲差其
算較古最密大撓復起而無以易也方國之覽歷代建

置靡常故小史邦域悉于周官應劭地里傳于漢世其
他職服之經九州之圖寰宇之記亦皆出自摯虞賈耽
樂史之編述而各成一朝大備之觀顧未有如 昭代
之一統志者書本應 制以總圖具各道之規形以輿
華辯古今之疆理以司府州縣遞統而道理關梁括其
凡以形勢風俗相附而土産人物詮其勝其書今用最
切自阜以降而無以加也雖然曆求其裹經義而已志
求其裨經濟而已夫禮不重土圭之景乎今分氣定朔
僅酌量于刻晝中星午晷宜兼注于歲時豈其握算之
精而能加于晷堂刻漏則察之而愆誤或可脩也詩不

策衡 二十一卷 天文四 一

識夙莫之謬乎今晷永六十二刻元史之載已備而舊
法三十六度星翁之算未釐豈其廣輪之遠而槩以宵
晝短長則驗之而臆所當備注也晝短星昴則冬至躔
虛今日在箕四疆半東轉五十有餘然而寒暑無爽焉
是箕實旋子非黃道漸西也聞有如九執婆羅門者流
算別有法不可不叅伍矣羲和餞至則四宅胥審而舊
稱日食南北千里差一分東西千里差半刻則幽朔閩
廣各異焉算術非舛而地差宜講有如覆晷二十四圖
之法食分備載不可不依倣矣他若二十四神豈三垣
九野之耀九宮三白非七政五辰之軌經術無聞以此

易彼令明經通算測驗更定已咨盍咨斯不亦靈軌一
快事哉禹服周疆原不相襲遞者郡國升降更置已多
城邑遷移制御稍變而猶然　國初之籍則舊封新寓
不可令相冐也虎牢沙麓特重守地有如士馬芻糧多
寡關于要害文武將吏彈壓控及方州而可令無紀則
形勝山川不當以綺語塞也涂數遠近量人之掌司存
令郵置衝僻脉絡之貫無徵水陸險夷疆理之方莫據
若河渠壖賦之重或辰星物候之分皆當備述乃古跡
漫題米鹽淩雜非所以爲覩矣蠻夷覊寄王會之籍備
舉今交趾哈密大寧河套故我疆圉朝鮮琉球奴干朶

思皆我隷屬此類頗多儻圖誌之可尋悉經畧之有待
而槩從削畧自隘一統非所以爲大矣他如執拘于黃
冊登科而戶版賢書之弗紀濫觴于寺觀題詠而仙釋
女婦之多收經濟奚資刪浮補實令鴻儒鉅筆更事編
類已備盍備斯不亦坤輿一勝覽哉嗟乎淳風不悟歲
差杜預竟淆閏率江統誤鄯于沛士安謬商丘于濮陽
顓門通識尚或失之談何容易而疇人方迷復于算子
曲學乃牽滯于帖括井坐闚觀以睨天地宜其繆矣然
而經思天衢遊覽圖史世自不乏其人要在　廟堂之
上實重其事廣攬虛詢畫以大臣特爲開局課疎密于

太史訪方俗于軒輶厤志二業宜可精贍于以撫辰熈
績條地規天必有當焉萬厤之郅隆一統之全盛良亦
千載一時而不可失者乎生不敏其于窺張衡之窻測
步天倪操于雲之緗探奇地紀夫亦竊有志焉未敢曰
不吾以也

文章　　萬曆癸卯福建

問自古文章亡大于周公之制作仲尼之删述巳若
曹子桓所云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其有合乎否學
士家竊窺春秋枕籍西京之業矣乃山斗昌黎模
範廬陵贍炙眉山氏然亦有從談七國沉酣六朝
宗聲律于唐人尊理學于宋代世既遞遷文亦屢
變其得失大較可具指歟我　明文化翔洽日月
爲朗名世應期而集才臣各奮所長諸士亦能尋
往哲揚休光鳴　當代之盛事乎至于今文盛而
敝識者憂之其失安在夫才情溢則近縱横雕繪
工則近靡麗或奇騷雅以衒名或托理與以藏拙
此皆前代敝習而世胡蹈焉無乃標奇兢異反失
之歟則　今日正文體是亟不第在明經其以明
經示的耳唯是經國不朽致因難言之士有概于
胷中其各吐露毋漫云古今不相及也

扶輿之靈孕淳發而爲人文旁薄日月吐翕風雲曤麗
山川昆育草木纖之及蛸蟯精之入要眇淵乎其深朣

朧其初晰也汪洋漫衍沛乎其莫闕也連翩絡屬纍纍
乎其貫珠也馳軼步驟渢渢乎奏金石而叶宫商也創
述同源而異派知巧並軌而分馳曹子桓謂是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有味乎其言之籍其才不足以經國
其言不足以垂不朽可爲文乎儒者曰三代無文人六
經無文法蓋夫人而文何文可名經卽是法何法可法
而又以爲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則文至周而盛也周
公其始基之矣公以聖人之才輔冲人而立政吐哺握
髮勤天下士其所制作不郁郁乎哉矢無逸歌豳風剴
切婉至又騷人墨客所不能爲也夫經國而不朽孰有
如公者也仲尼志在周公夢寐不忘一遇顧車亦窮天
下而刪述遺經猶不以作者自命其徒守其說而尊之
曰吾師祖堯宗周律天襲地生民未有百代爲程則不
朽又孰與周公也夫聖人非有意于文也其典章倫物
不得見之行事引之於天下而書之策以詔後人將使
好文之主有所緣而飾治修詞之士有所憑而取衷則
聖人爲經世慮最遠也嗟乎賢哲挺生何代茂有氣有
獨鍾知有獨造見有獨解如伶倫之音造父之御養由
基之射並極其致人擅其長總之器各有宜適不斷乎
大全義各有攸當不斷乎盡粹世遞遷矣而文與之高

下文代變矣而世與之盛衰由周而來至於今其得失
之大較居可知巳春秋辭命聖人猶有取焉其言本之
德刑禮義其大夫才美而嫻於文彬彬故足多者於時
齊有敬仲平仲鄭有子産晉有叔向楚有倚相吳有季
札尤稱一時之選哉光照列國文表後世宜矣迨縱横
家言抑何恣肆不經也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
而蔽其惡徒以簧鼓人耳傾危人國辭頡百出機軸一
般則文至七國而壞也是宇宙之一變也漢收秦燼之
餘招學士求亡經於是眞才輩出人主亦遂遂嚮之故
上之制詔下之書疏皆有古風而或其才通達或其學

醇丕或其名在良史或其志在傳經若賈董遷固劉向諸君子庶幾哉於西京業煥然足述矣乃漸流而東浸淫而六朝之綺麗也刻意乎玄黃錦繡侈情於月露風雲徒以傾炫心魂豔異耳目藻繢已極氣骨無存則文至六朝而靡也又宇宙之一變也唐之駢麗猶沿乎隋病在浮矣其聲詩足繼響於大雅而文不兼工故名能振唐者獨歸於昌黎氏謂其斂華之實耳宋之氣格遠遜於唐病在陋矣其理學直遡源於千古而詞不必副故名能振宋者卒歸於歐蘇氏謂其易腐之新耳自宋之南而中原文獻溷濁於腥土雜亂於行禽皮之不存

毛將安附彼漫漫者何時旦耶而謂元有文乎於乎宇宙之變極矣我　明一洗羶俗六合爲新名世應期才臣儷美各擅當世之譽兼總數代之長其最著者洪永之間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而劉誠意方希古解大紳亦復名家其格不相下也宣成以來東里閼源長沙道流而劉文安丘文莊楊文懿彭文思故是流輩其致不相沿也北地信陽矯矯振起濟南六七子更爲倡和其極力追古不可及也新建才名絕世識復超然毘陵晉江時爲羽翼其指歸辭達不可易也是數君子者經國之業各殊不朽之言若一無論昌黎伯仲歐蘇頡頏浸浸

凌西京而上之蓋文之盛極矣至於今人握靈珠家懷崑璧洋洋纚纚名爲最盛而識者憂其敝若江河之不返也豈直繁勝簡華勝實奇勝正之爲慮哉彼自雄其才輒馳騖於規矩準繩之外而不知其橫溢也無乃七國之嚆矢與自多其殖忽沉淪於衿蟲鬬鶴之障而不知其靡曼也無乃六朝之濫觴與風雅自名其思多枯槁其詞有刻削艱澀之病則宗唐而失之也理學自命其旨多率易其文有粗淺庸腐之病則師宋而失之也四者皆前代所爲敝習也而種種蹈之文何以不敝愚竊惟之凡有才者輒爲才使況其用之文也氣能排山

倒峽致能泣鬼驚神變幻能淒風驟雨顧或挾才而不得逞猶復肆浮游之談持不根之論恣臆雌黃巧作月旦彼豪宕不羈者悅其性之所近而羣赴之若鴜雖儀秦舌在不橫於此矣凡詞最易動人矧其富而豔也顧下之所習唯上是趨今明經射策儼示天下以軌而詞不勝其靡也意者秘書天祿猶存組繪之風赤牘丹剡頗尚駢驪之習禁之猶莫挽有好之不甚焉者乎何怪章縫者流不獵華競采若塤篪之相和也誦三百篇讀之有令人肅而雝感而奮悲歌而慷慨故文之妙者無如詩已雖云才不關學趣不關理顧不博學不窮理未

能臻其妙而曹劉以後泌為別傳竟與文章途分為兩且謂窮苦易工懽愉難好寫性情於哀怨遯聲價於山林則古之雅頌非耶奈何其二之也古者理苞塞不喻不得不假辭以宣易象箕疇豈不宏深隱奧其指遠其辭文聖人不易也乃有獨標法門號為理窟一切墮黜而寓諸庸彼顓如端木猶藉文章闢性道何後人頓悟乃爾耶詆之者曰辭則不能而逃之乎理恐亦無解於天下矣今　天子嘉惠文學申　令數四亟正文體愚謂　制舉義無難正者稍不入格輒置弗録後必更端以進如師且黜浮歐陽貢舉士靡不響應耳唯是業取

經國言為可傳辨析淄澠筆嚴衮鉞議在咫尺邈若河山得失分自寸心是非要在身後一時榮名易博千載定論難焉故文成而欲傳之通邑大都其甚指淺也藏之名山其喻寓深也甚矣乎文章之難也若夫包舉乾坤籠絡今古網羅豪俊總攬英賢華實兼資質文互用令彼懷奇負售無欺約結而肆其雄心掞藻摛華不得淫逞而兢為靡習詩古文詞儷美無偏詣而兩傷閎深奧衍具全無顓溺而趨陋兼收並茹潤色鴻業如所為勤吐握孫碩膚則天下文章莫大乎是而我　明盛事傳且不朽當世必有任之者愚拭目以俟焉

人心國勢

萬曆癸卯湖廣

問保世滋大者莫不建牢固不拔之勢然必有所以維之而後其勢常盛而不衰古有恃形險以為勢者非不亦規模混一而竟弗克保世豈勢固不繫于形險耶或謂法可以把持乎勢夫為國者曷嘗無一代之法雖令行禁止而把持之所不及則法有時而窮豈把持不若固結之不可解耶不然則秦之法嚴於周而何以享祚久促相去懸殊也我
祖宗定鼎內外輕重建置晝一而創法立制為萬世長久之計者亦既悉備矣　朝廷下咫尺之檄遠近奉令奔走無敢後先其勢可謂至盛乃邇者所在剝膚人心潛渙乘釁不軌事在叵測及今不為之所恐其一渙而難收也厝火積薪正今日之勢矣茲欲杜危機銷亂萌聯屬人心以維其勢於常盛其道何由而可

天下勢而已矣而所以維其勢者在於天下之人之心夫勢也者可以予奪人可以生殺人可以奔走服役乎

人恢乎至大巍乎至尊天子者有其勢者也而至於人心則藏於方寸萌於不可知之間而其人又一介卑瑣惟天子之予奪生殺奔走服役焉者而何以能維乎其勢不知天下之勢合則成離則敗故一人之勢不足畏而合天下之人則其勢成天下之人不足畏而天下之人之心合則其勢遂成於不可解蓋人心惟藏于方寸也故隱然寓天下之至險而難防惟不可知也故一動而叵測以至于潰壞四出而說者曰馭天下有法法行而勢行矣不知法也者借勢以行而非能行乎其勢者也有其勢則令之無不從禁之無不止無其勢則法者

特三尺之虛具耳今夫良劍能擊刺也而其所以能擊刺者以進退迴旋左右前後各中其法也然惟有勇力機智之人操而運之故進則進退則退左而左右而右前後迴旋無不如意而勢如遊龍飛虬一發而無留行不然雖千將莫邪亦無所自試矣天子者以一人處窈勿之中而天下之人散處於四海九州之遠其人又非有父子兄弟肺腑骨肉之親也特以區區之心環向而拱極苟非聯之以心而徒控之以一切之法謂足牢籠天下而天下視之若網羅之張其外繩索之繫其體鼎鑊在前刀鋸在後使一身之間拘攣急迫手不能持足

不能行有皆不能轉而腹心鬱結不得舒暢盻盻焉目用法者爲仇讎爲敵冦而勢去之矣故勢也者人主所持以宰制天下而人心者人主所以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勢合則大分則小合則勢在上分則勢在下在上則爲順在下則爲逆要之治則合而在上亂則分而在下周之時諸侯之國八百而天子之地不過千里當其盛也八百國之人併力一心以翼戴乎周其法度雖亦詳密而要皆以順乎人心故其勢合及其衰也諸侯各據其地私其民而勢遂分周天子徒擁虛名于上雖其旣分而諸侯猶陽奉天子之命及其亂也遂至問鼎而窺

神器勢在下而不在上矣夫周之勢所以合而分分而漸至陵夷者由關雎麟趾之意以行乎其法故法猶足以維持乎其衰不驟然而潰若夫秦則不然都關內而據天下之險阸罷封建置天下爲郡縣其勢不可謂不合不可謂不大而又一法度嚴律令以私議法者族而人之思亂者已潛謀陰搆於下逮至二世天下之勢已耗散矣猶然峻法刻刑以繩其下而下之思亂者遂揭竿刈蒿一呼四集於山澤草野莫可誰何夫周以德爲固而秦以險爲固周以德行法而秦以威行法故一敗塗地而勢不可逭此人心得失之驗也夫勢者上之所

挾以爲重而不可使其有傾也傾則人將據之而重不在我矣亦上之所操以爲固而不可使其有隙也隙則人將乘之而固者以解矣周之勢使下得分其重而據之秦之勢使下得乘其隙而操之者也我　國家之勢輿圖混一海宇同風可謂合而大矣法之附勢而行者沛然洋溢宜無庸其慮者而愚猶緦緦焉舉往代得失以昭鑑者非私憂過計也誠謂人心之不可測耳人之心惟有欲惡二者而已利者人之所同欲而窮困無聊者人之所同惡今天地間　利凡有可取者無不盡取征日煩而民日窮民愈窮而征愈急急則奔命不暇夫

剝膚與悖逆等亡命耳民知身之不可保又何愛旦夕
之命而不爲亂哉適來激變而起者在在而是呼羣聚
黨幾釀大禍及今不爲之圖吾恐下之勢合則上之勢
孤下之勢成則上之勢去矣尚將深其法以求之夫
祖宗以德行法而今以法盖法法煩則民易犯於是始
不勝其無聊竊竊然幸隙之可乘而發憤於一逞吾不
知法之果足恃乎果不足恃乎今天下無偏重之處其
勢可以不慮其分而竊慮其隙之乘於下也即以
宗
社威靈萬萬無陳勝吳廣之事而山澤草野姦雄之横
目而伺釁者安保其必無也夫姦雄不能獨爲亂必憑

于小民是謂藉資小民亦不能自爲亂必附之於姦雄
而因以小民之困苦爲辭是謂假名善維勢者杜其釁
端使其資無可藉名無可假而已人主之於勢也猶龍
之能神虎之能威鯤鯨之能變化也然龍不憑雲則神
無所用矣虎不憑風則威無所施矣鯤鯨不憑於水則
變化無所自見矣人心者固人主之所憑以爲雲爲風
爲水者也故速以不疾至以不行而其神也不可知繩
不以法制禁不以號令而其威也不可犯能闔能闢可
屈可伸之於呼吸俄頃而其變化也不可測謂勢維之
於民而上實操之謂勢行之自上而民實成之此治亂
之機而人主所當察於微者乎盖天下有有形之勢有
無形之勢險塞法禁是有形者也人心至柔而剛至愚
而神是無形者也有形者猶可得而制無形者不可得
而强至於無形者有形而有形者雖欲制之而不能制
矣夫勢不可使之成也及其未成而返之則在審勢者
早計耳我　太祖嘗覽輿地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
衆則撫摩難偏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此言形勢
之不足恃也嘗謂侍臣曰治天下者不以吾之所欲而
妨人之所欲盖求竭吾之所欲則民必有所不堪下之
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疎上下情乖而國

治者未之有也此言人心之當聯屬也大哉　王言其
萬世之明訓乎今天下之勢乃　高皇帝艱難而混一
之以貽于後者也今天下之人心乃　高皇帝拊循而
煦育之綢繆固結以至于今者也奈何今二百餘年之
人心一旦解散而自孤其勢也哉夫勢之治也可以安
享其盛勢之亂也才者可施其能智者可用其謀惟將
亂未亂欲形未形之時則才不得施智不得用特以此
心之仁愛聯之耳此仁愛之心非有所難也起于一念
發于俄頃而旋暨于天下矣善言天下之勢者莫備於
孟子其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盖天下當窮愁奔命之

時有能行之以仁政所謂今時則易然也又曰得天下
有道得民心而已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也嗚呼此聯屬人心以維其勢於不可解者也

文章

萬曆癸卯淛廣

問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文章尚矣古來論文家如
典論文賦文心文章流別與謝靈運傳論文章論
其言夥矣不膂於文之旨者程不自失偏焉治世
衰世亂世以暨歐蘇不如韓韓不如先秦兩漢之
說而以前論文之家盡然六經所述七篇仁義
非當衰亂之世乎何處宋下古也且宋儒又亟推
出師表與歸去來辭甚併唐漢而空之曰宋有四
篇文字安在夫一解不如一解乎豈文有別旨不
以文論將漢唐以來諸名家所盡廢乎　朝家文
章案前代大成說者謂初觸沿勝國後乃愈變而
善然與否與諸生能爲一一臚列而月旦之乎近
日作者如林大率半爲瞿曇氏所浸淫在應舉之
士更甚有識者業蒿目而憂忘未易辛鑿兹欲令
海內刮腸滌胃壹稟大雅何術而可諸生生居宋
之鄉知必有深於此道者其詳觀而對不佞且將
以徵異日不朽

文以有意工乎以無意工乎有意耶將訑訑逐逐以求

之無意耶將杳杳冥冥以求之然而有意非也無意非
也惟似有意又似無意似無意又似有意落落穆穆不
求其文而求其所以爲文夫所以爲文則道也得其道
則此中嘗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見勃窣而盤鬱可籠天
地可挫萬物可通鬼神可爛雲霞可千古而上開千古
而下之樸可百代而下印百代而上之心雖治或汚隆
人或妍媸而光景常新神理常住噫此文之至也古昔
論文章者亡慮數十家獨魏文之經國不朽陸機之朝
花夕秀劉勰之證聖宗經摯虞之遡流別源沈約之直
舉胷情李德裕之靈氣恍惚皆自謂遺糟粕闖堂奧然

以論文可耳而非以論於文之外也自新安所云六經
治世之文春秋衰世之文戰國亂世之文與歐蘇不如
韓韓不如先秦兩漢若謂文章關乎世道與時高下然
者遂爲世儒尸祝而古來論文之語閼遏不行愚謂孔
子非當春秋之衰乎孟子非丁戰國之亂乎而六籍七
篇彪炳日星蓋孔子以道與春秋之衰非可以揚騶綏
類之儇臣論也孟子以道揆戰國之亂非可以談天炙
轂之說客論也至歐蘇之不如韓韓之不如先秦兩漢
亦以氣脉之厚薄詞調之質文論耳而非以所以文論
如以所以文論則武侯之出師二表忠肝義膽且表裏

訓命何兩漢之敢望靖節之歸去來一辭高風遠韻且
父老堯禹何六朝之敢望茂叔之太極圖子厚之西銘
正叔之春秋易傳二序且稱宋四篇文字笙簧典畫但
韓柳之敢望故夫雕章繪句有意求工者騷人墨士之
文也與時磨滅者也明道覺人無意求工而自工者大
聖大賢之文也不與時磨滅者也雖然謂武侯靖節茂
叔輩高出漢晉以來諸文士之上則可執武侯靖節茂
叔輩而並廢漢晉以來諸文士則不可乃漢何嘗無文
章姑無論賈馬班揚即廣川天人三策固依然冉閔亞
侶也六朝曷嘗無文章姑無論潘陸顏謝即河汾中說
元經固儼然洙泗典刑也唐宋曷嘗無文章姑無論王
楊燕許即昌黎之原道廬陵之本論柳州之誌記眉山
之書疏固的然東西京嫡派也即春秋戰國又曷嘗無
文章無論道德南華如左丘之春秋傳靈均之離騷固
隱然宣父素臣而三百篇變調也假令孔子得位而佐
以子輿氏則苦縣漆園可使守書藏左氏龍門扶風可
使司史事靈均楊馬可使隨侍從廣川河汾昌黎河東
可使作祭酒曹王潘陸歐蘇可使典制誥固不第訪武
侯於南陽徵元亮於彭澤搜周程輩於關濂伊洛而朝
夕奏金華殿中語也夫安得盡廢之蓋聖人如天蚑行

蠕息靡不育聖人如海天吳蝄蟓靡不納惟其有意明
道而無意爲文故諸子百氏皆爲用而不爲累若有意
爲文無意明道即日取三五詩書字櫛句比且不免玩
物喪志況漆園況苦縣又況瞿曇糠粃世故而唾棄人
倫其蠹世可勝道哉　明興　高皇帝手闢渾沌力振
文明　列聖累洽鼓鑄風勵業二百餘禩于茲藻雅之
士後先鵲起草昧若劉青田以經濟侍　帷幄宋金華
以沈博代　綵綸王烏傷以出使抗節義秀天台以忠
烈遘革除其文渾厚爾雅各成一家雖勝國之遺材實
開天之間氣後有作者未易顏行偏是以往若楊文

貞能爲廬陵文卽才不及然有其志乎羅文肅能爲昌
黎文卽力不逮然有其基乎北地變程李而返之西京
信陽襲之信陽才固遜李卽李亦芟柞多而潤色少也
新都慕江鮑而禀之六朝姑蘇啓之姑蘇學固遜楊卽
楊亦綴緝勝而生韻微也晉江毗陵厭北地而欲洗之
曰不聞道何事共漢人生活太倉歷下薄晉陵而欲攘
之曰不勝理何事落宋儒窠臼兩家相詆不啻讎敵然
各建旗鼓亦各負紕漏各極雌黃亦各中膏肓理學之
逃固然亦不失爲歐曾之當戶草莽而竊固然亦不失
爲左馬之耳孫於道不知何似要於文概乎其有得者

也以迄今日天地之精光爾流而不齟人心之智慧爾
洩而不收宇內所共習之書悉厭爲臭腐古家不必有
之語每挾爲秘密理不談倫常談玄虛詞不脩澹雅脩
僻詭師不宗鄒魯宗六法事不證經史證三昧一人姑
倡之羣人且推爲衆尤之尤一時尚駭之他時且信爲
先覺之覺甚且　令甲之所須儒先之所疏者一概抹
撥而公然奉雞園以香火邀蔥嶺於帖括空王幾傾素
君之座震旦半傳竺乾之衣彼意固謂非禮佛則塵緣
不淡非習禪則見解不高非翻內典而涉諸品則文詞
不辨博可喜然以儒入釋以華卽戎以尼山鄒嶧之業

起家而以祗桓迦嶺之教賦世將何旁方良何日之與
有百六陽九之厄恐不止文章而且他有所移矣邇來
雖奉　嚴旨申飭而西來一派淪骨髓浸肺腑日負日
勝旋撲旋滅猶既倒之瀾而已夕之日未易障而揮者
恐生竊謂文章之用關世運而根性靈彼非　制之書
非聖之經非訓之文非我族類之人如嘉禾之有莠鳴
鳥之有鴞與世運性靈何與且難共戴履而奈何同工
課乎故今世之文不患無刻燭倚馬之捷不患無雕龍
綉虎之藻不患無鄴架酉山之富不患無風檣陣馬之
迅不患無時花美女之新不患無排山倒海之奇不患

無圖風雨走蛟龍之出没變化而患弗軌之于道道者
造化之神理文章之命脈非在九天之上非在九地之
下卽心心在卽行行在卽經經在卽漢唐宋諸名家而
亦未嘗不在世未有於心闇昧于文光明者請人務各
澄其心源如杲日之當空可乎世又未有於行乖刺於
文乎澹者請人務各端其行誼如處女之守閨可乎世
又未有於經背馳於文馴雅者請人務各守其經術如
良農之力田可乎世又未有於諸名家不流覽博涉而
於文汪洋灝瀚裒然名世者請人務各出入前輩諸名
家擷其精華而採其芳潤如波斯胡之聚貨可乎益孔

重躬行孟先正心宋儒謂佛氏彌近理大亂眞遠之嘗如淫聲美色而明道脩本即韓歐兩大家且然葢古之持世衡運其崇正學詘異端多如此誠 上以是嚴功令下以是奉科指一二文章司命者以是前推後引左提右攜務進古風還大雅毋得淫一切而奸一尊十餘年後世運不返淳人心不返古文章不批漢掖晉踏唐蹋宋由周程而見孔孟愚不信也然愚又有感焉昔人以日月星辰當天之文而欲觀天文以察時變以山川草木當地之文而欲觀地文以悉地利以錯綜庶績藻繪人情當人之文而欲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愚生僻

處楚澤固不知天地之文章近日何似獨聞道路之言庶績叢脞人情判渙於所謂錯綜藻繪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者且未免有遺然則有識者高目之憂大矣而區區章悲直其渺小者耳

理財用人 萬曆癸卯湖廣

問財用國之至計自昔建國置用者未嘗不取於民然當其盛也取廉而用足迨其末興取益繁用益匱其故何也說者咎於生之無道夫善生財者不能生不生之財顧生之有大道耳大學舉用人理財並言之豈大道非君子不能學而行歟而孟子以財用不足歸之政事抑又何歟乃泥於節財者欲以省官爲省費得毋人與財兩匱歟昔漢武有後心而府藏空竭桑弘羊之徒以措克盡然終不能救國計之詘豈用人亦無益於理財歟抑亦所用者非其人歟我 國家當全盛之時宜財不可勝用而今所在積貯之處無一不罄幾於無財矣乃權利胥人環布於天下而中外員缺反虛而不補其於大學用人理財之道得無悖歟夫天下未嘗無人亦未嘗無財一調劑之而兩足也諸士抱康阜生民之心盍即所豫計者悉陳之

國家未嘗不需財也國家無財則空虛而用不足而孟

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夫仁賢雖不信豈遂至于寥寥然若空虛無人之國哉且政事之於財用又何與也葢古之經國者必曰理財財非能自理也有所宜生有所宜養有所宜用有所宜省有所宜急有所宜緩有所宜入有所宜施若此者非政事曷以經之而人也者又所以脩政而立事者也知財之急而不知政事以經之知政事之理財而不用仁賢以舉之是務其流而絕其源也夫財猶水也善治水者導之而不至於壅防之而不至於潰使涓涓常流而常不竭不善治水者懼其一泄而難繼也而固爲關塞使其勢

洶湧而不得泄則必有潰壊氾濫之虞至於潰壊氾濫
而後圖則堤防之所不及而莫可底止夫導之防之者
治水之法也即所爲政事也而所以導之防之者治水
之人也即所爲仁賢也爲國者狃於目前之利以爲我
能富矣不知中壅之極而潰決之釁已潛萌於其間特
其勢未至於驟散而吾恐其聚之必至於散散之必至
於爭奪也安得博富之形而受貧之實乎方且益務爲
錙銖之求竭澤之取昵言利者而信任之夫言利之臣
日親則仁賢必疎疎則漸置之不用而曠官廢事天下
日見其耗夫使仁賢不用而財用足且非治國者之所

宜務也而人與財兩不足則何益於國而爲此倒行逆
施也耶今夫富人之家所以致不貲者豈其一手一足
之能運哉必將分其事而責成於家之人苟屑屑焉惟
知斂其所入篋而藏之置其家人之紀綱者不用而任
一二姦竊之輩於是田疇荒蕪樹蓄不時而出納多寡
罔所會計吾不知主人果能保其所有而坐享否乎夫
天下未嘗無財也姑無暇遠舉即以漢事論文景時與
民休養生息蠲恤屢下而國日富至于武帝府庫充盈
太倉露積乃不勝其侈心歲出師征伐而海內蕭然勞
費矣繼以河決而費不貲乃猶日事土木築宮觀於是

桑弘羊之徒以掊克進籠天下之利而不足則令入錢
者補爵而又輕其直以招之選舉陵夷賢者不用用者
不賢財竭民困而上不恤漢之元氣耗焉然則財豈在
所入之多寡哉我　高皇帝創業之初軍旅供餉及城
郭　宮殿諸費紛紛百出而財不稱詘二百餘年培養
生植宜不可勝用而今空虛已極　內供日侈而不可
問矣邊圉待哺而莫能給矣河決遷徙汎濫而工費浩
繁矣土木頻興高高下下而未有已時矣歲出者浮於
歲入者以倍計而歲出之增猶未有極也主計者至爲
司用者御而主計之策猶無所控也開利驚官比于漢

武之世又甚焉噫富有天下而誰令至此極者則亦深
可太息矣古今言理財者莫善於大學乃先之用人用
人與理財道固非兩也其曰生財有大道則非一切瑣
屑征求之術矣瑣屑征求之術是聚斂之臣而小人之
尤也今天下財與人俱置之不用而財豐於谿人豐於
野財之用也下喻緩而上喻急人之窮也下彌急而上
彌緩緩以爲常自卿貳以至內外庶司缺者甚多而積
之歲月亦已久矣　皇上豈以官爲羣臣之官而事亦
爲羣臣之事耶又豈以頻年以來有廢官而無廢事官
即減之不爲少耶又豈以時方匱乏之缺一官可省一官

之費耶又豈以吾方有事于權㨿若曹皆足爲阻撓哉
姑徐徐焉俟吾財既豐而用之不爲晩耶夫官者管也
一官缺則必有人以攝之者矣攝者既苦于事之不能
兼而視之如寄又新故相代吏胥緣以爲姦政事之廢
不少矣且 祖宗設官以共理天下是天下之公器非
朝廷之所得私者也官之所司或以紀綱或以民社
或以錢穀刑名兵戎防衛輕重布之而內外維之而大
小轄之所辦者非盡會計也所典者又非盡大司農水
衡金錢也而大司農水衡金錢會計之務不得庶官共
事則不具而不行 皇上以一二摧㨿之使足經吾財

安用他爲者不知理財于殷沃之天下易而于凋瘵之
天下則難理財于膠固之民心易而于解渙之民心則
難理財于附循勞來之賢士大夫易而于削薄朘刻之
羣小則難今第見夫筐篋鑼鏹珍奇玩好 內帑所不
載者莫不備至以爲天下無難辦此曾不思此種種者
民皆樂輸而願供者耶抑勢刦而威喝者耶特以 祖
宗威靈式臨在上而百司庶府環列於其下有官以煦
庥而煦濡之民卽痛於水火而猶賴爲之袵席者故不
敢背也有官以師帥而整齊之民卽困于徽約而猶賴
爲之渠㦸者故不敢潰也有官以彈壓而董威之民卽

懲于鞭策而猶賴爲之銜轡者故不敢軼也繇斯以譚
用人亦何負于國哉大可以經制四海而小之綢繆脩
葺爲不得已之計者亦何莫非人遠可以鞏固 王圖
而近之調停補救爲目前旦夕之慮者亦何莫非人是
用人非爲人計 皇上爲天下計也又非直爲天下計
益爲 宗社經久計亦所爲 今日權宜計也夫所謂
聚財者以利言也而用一切小人非利也何者用賢則
以賢進賢賢日進矣是謂子孫黎民之利也用小人則
以小人進小人小人亦日進矣是謂菑害並至者也姑
無論治理與否卽以利害計宜何從焉夫賢人足民足

國人人之所共好小人剝民殃國人人之所共惡何乃
好所惡而惡所好將使賢人之氣日阻而羣小之聚斂
者愈橫而莫敢誰何天下見小人之爲水火而不見袵
席也見小人之爲徽約而不見渠㦸也見小人之爲鞭
策而不見銜轡也攘臂四起云論征求于法外卽欲仍
惟正之供其可得乎誠沛然發 德音一日而補內外
大小之吏一吏之補卽百事之舉也一事之舉卽生民
之幸也政事脩而財用足 今日之計誠無切于此者
夫以天下之官還之天下以 祖宗之制還之 祖宗
使權出于 朝廷而顯以操指臂之勢陰以杜城社之

姦且　皇上不損富而天下不益貧亦何靳而不爲嘗
聞之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剝
民奉國此不終日之計也奈何舍百年長計而爲此旦
夕之謀哉夫天下有必然而且未然之事未然者不足
幸而其必然者可懼也天下有今日不斷然而後日不
得不然者與其不得已而聽之人不若及其時而豫之
我也夫財聚而民必致于散也民窮而勢必至於亂也
此未然而必然者也民散則不得不有起而聚之者勢
亂則不得不有起而治之者此不斷然而然者也計不
出此萬一有不可勝諱之事即一日而盡用天下之人

猶恐不及恩不自上而權且在下愚以爲時甚晚矣誠
欲圖之則今日猶其時也

任事

萬曆癸卯山東

問易言王臣匪躬書稱臣作股肱天下事豈不頓人任之自昔過明聖而任莫如姬傅而急旁招勤吐握若無敢獨任何歟後之臣有獨稱上意而佐中興有獨任新法而惜宋亂嘉祐諸君于以同心共濟則治唐八司馬韋以彼此交援則敗厥任同而成敗相反又何說也或謂不任之害乃甚于不勝任如權德輿揣亡楊夔原晉亂其所推咎豈苛說歟今　聖明總攬在上臣于何職言任而憂時者謂未免有積疑積習二端故事權弗假諫疏弗省推轂弗用讀議弗納其所致之固有漸歟人臣泄泄不任則股肱濟蹇之義何居必欲挽之何術而可夫不任則交相誘而獨任則交相疑誘與獨之不可衆所明也顧人各有心奚以偕之令各肩厥任無或退託歟諸士行受事于　朝必預謀于同心體國之義其並攄所見以裨交儆

天下事奚以不可爲哉蓋始于任之者弗慎或開之疑

或導之習以日漸歲化而底于難顧承其敝者不亟思
挽之何術而遽委時之已後上下紆紆隨隨以容爲福
即毅然任矣而一人之伎倆曾不足勝一世之擔荷于
是有所掎援以示同又有所離跂以見異一鬨而操異
意覘面而有參辰使上轉疑而習愈錮事益受其敝而
世日入于否亦臣子之過矣蓋易云王臣匪躬書云臣
作股肱言股肱則必聯絡交互以維元首而非以此持
彼行之自爲跂盤言匪躬則必耦俱釋猜以求共濟而
非但捐糜頂踵之足以報稱故臣之誼取之鄰鄰不孤
也蹇之後受以解解得朋也從古以傅說周公之聖事

明明后然說命諄復有勞焉拮据卒瘏有難焉且說不以啓沃而綏旁求俊乂姬公卽一沐一飯無敢頓忘天下士彼聖臣也寧爲煦煦博善下名直謂國家事交談之則債敗而獨任之亦無成耳然而獨任多敗以君子而偶值其獨則或以成衆任易成非君子而借交爲援亦或以敗漢當本始地節間丙魏同聲第少卿故勲臣多德讓其數條上封事攬權重使歸中書獨弱翁一人耳于時權燄方張舉朝脅息慮不得弛其擔荷而有所旁委是以獨任而成宋之盛也王介甫獨主新法其自負豈不謂駕商軼周而不知其曲說偏見足禍天下且

昔賢猶在而盡擯落之何也失在于不知人故以獨任而敗當嘉祐時韓范富歐諸君子同心匡輔上殿爭而下殿和是以衆任而成若唐伾文執誼輩互相推挽豈不謂比管彼葛然其人皆儇佻浮輕見利易撓非有經世深謀遠慮也卒一蹶爲天下笑失在于不度德故以衆任而亦敗雖然任而敗猶未若不任者之害甚嘗觀兩漢二晉氏其所以蕩覆流移何與臣下然權德輿猶謂棟撓鼎折推咎于禹廣楊夔亦謂冀虛駕僞繫稔于導亮其議若峭深而臣鑒凜焉蓋任之者有功有罪人猶得引繩批根以議其後而不任者大弛小緩此推彼

却以相漸相靡釀成天下極敝而不可爲之勢故曰甚也今　聖明在御上總攬而下受成于事宜無難爲而有不可爲之形者意所由來漸乎蓋異時有操非鞅餘術快爲一切而不顧其後謂私人可暱謂桔克無傷謂修士爲曩謂正言爲訕其術能深中主之膏肓而世莫之覺斯非疑之所漸而習之所始耶有疑之根下又不能不爲可疑有習之蔽下又不能宛轉以通蔽以致事權弗假諫疏弗省推轂弗任讜議弗納又非積疑積習所交漸而成耶雖然至精之感金石爲開衆力所肩扛鼎斯易臣顧所自處何如卽百敗一成猶將竭股肱之

力而濟以蹇蹇矧　上卽疑未始不晳然于忠邪之辨卽有所眈溺未始不外絀正論而心知其非是乎夫臣釋疑去惑者也唯是主有蠱志而臣又有內心宮與府既爲釜鬲而臣與臣復自爲冰炭下愈見閃爍而不可信上乃益堅而自以爲是今之景象駸駸以類此不任則相習爲諉也而獨任又相搆爲疑也所云諉者豈盡有所濟嗜而不能釋亦豈智昏于金注而不自知直曰無動爲大耳外臣視內臣爲鵠渾而言調停矣誰不自愛而任其沮撓小臣視大寮爲鵠併而言安靜矣誰不自重而任其輕浮抑孰念調停者之熾焰焰以燎原也抑

孰念安靜者之助滔滔而不返也使士氣薾然索然而不復振則諉之害巳所云獨者豈有利在而閉以自封亦豈名在而攘爲巳有直曰人不可測耳有爲爲之或鉤距而索其隱無爲爲者亦然有爲言之或影響而猜其故無心言者亦然我守其一膜則一膜之外不測也人人守其一膜則天下之人盡不測也使疑實轇轕纏牽而浸至于不可解則又獨之害巳甚管子之論臣也日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晏子對梁丘據則曰三心不可事一君專之之心在事則不侵一之之心在國則不二是于無不任無獨任之指若有符焉今欲無諉無

獨亦何加于人所恒言以外權責藩臬以內權責六卿以風議責臺諫以推轂責選人以謨議責宰執分任而職其專合併而歸于一此其說盡人人明之然而茅靡久矣誰爲一鼓斯作令中外神情意氣灑然矜奮盡破成心盡捐習氣以共矢于同心體國之義其在倡之者乎夫貞心亮節明智有道術之士何代蔑有大都沮于不相知睽于不相仗蹶于不相成而尤莫病于不相容人臣業以身許國即碪鑕寧避獨不奈尊俎翕訿事未必濟而先受無因之詬厲故意合則垂翅可使奮飛衆沮則衆鍊猶或繞指君子亦安可不知君子也人情勉

強取人易而無覆匿巳短難必百能而欲兼收一鉄而恐見破顧安在無不能無見短則何若取礪他山之石師智農馬之專兼聽並觀垂明當世君子亦安可不仗君子也人之材品識量萬有不齊骯髒近于跅弛修潔似乎堅瓠中立疑于儇詞成之則良楛盡爲可材求備則舉世孰當許可所謂矢矯則直蟲祝則化君子亦安可不成君子也意見立即同心猶或相左事績著即同功猶或相形若不及而以情怨有功而不必我亦奚必鼓宮宮動鼓商商應乃爲比于一音故棄讎從好而趙強挺劒拂衣而晉楷君子亦安可以不容君子也嗟乎

使乾坤之泰屢交則不必言旋轉袞衣之職無闕則不必責山甫矣旋轉之難人不能以必天補袞之難臣不能以必上唯吐握旁求者取之恢然方寸而自足使人臣剖爲國之赤心捐形骸之我見聯中外若股肱之無二體倡大小臣工以朋來而共濟蹇百舉百成豈有敗哉唯是一疑一習牢不可破過懲創于介甫之專并弱翁之所任而亦不敢搖手于入司馬輩之交援并如韓范之同心而亦絕望然則當深心抑閉一無所爲而後可也以　國家太和元氣所醖釀始誰爲之以至否鬲今復泄泄不任政恐否之極而蠱蠱之極而夷同視僉

日景象又不可得于世而下謂當時濟濟布列其何如人豈無喋喋而操權楊之論指摘之嚴甚于斧鉞可懼也雖然人主使臣欲任之不可衆任之又不可至爲于不可爲而事勢已徂其亦非社稷之利也草茅者憂在食葵所跂　廟堂之上與羣工百執事交儆之焉耳

屯田

萬曆癸卯山西

問備邊在乎足兵足兵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審矣有謂田以軍興農隨兵徙漢從皆然不能行之永久獨唐開軍府稍廣其制天寶中天下屯糧歲收二百萬石者當是時其制偉行于中原至宋而始徧吳越楚蜀之間計獲且倍之其詳可得聞歟　明興天下既定　高皇帝循仍元制留心屯政首獎康茂才之克仍以示勸誅吳信儌暴屯政以示警至於採宋訥守邊之策嘉沐英開屯之奏官給牛種給其歲輸若是乎懇切周至也是以邊餉有餘而議租之　詔屢下其他言理財者一切斥之　文皇帝又紹述先志法制加詳焉蓋凛乎憂屯政之弊也邇來　國用不足兵民交困惟有脩舉屯政爲第一要務而已　二聖之精神百世猶在　皇上寤寐可接也諸臣自來建議如黃福商輅楊一清等或言利或言弊班班可考獨詳于龐尚鵬之疏蓋　莊皇帝御極之初留心　國計勑命尚鵬爲九邊屯田都御史旋以無功而罷夫積弊百年整刷一旦奈何以欲速持之必欲改弦易轍使　國家百世享屯田之利非得識時務之俊傑寬以歲月假以便宜不能也若欲補偏救弊使九邊少見屯田之利其道安在幸爲我籌之山以西屯田之額浮于原額者半矣而軍儲轉不足其故何歟洪武年沁州若干民願應募受屯官賞以鈔錠公田給之此中土民知屯田之利久矣毋秘毋畧

天下有其言似迂而實切其事似緩而實急其一時若無利而其爲利實大者則今日之屯田是已夫屯田之額數自若也屯田之規制自若也昔何以有餘今何以不足非謂其法久弊生增兵增餉而然耶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必欲取足于屯田不能也然補偏救弊變而通之及時脩舉乎屯政猶可爲也要之人情大抵欲速肉

食未能遠謀天下方思桑孔之握籌而我獨同契須之學稼則見以爲迂經營在數年之前而獲利在數年之後則見以爲緩一鎮之田僅足供一鎮之用原無非常可喜炳耀耳目之功則見以爲鮮利况自我發端未必自我結局自我經始未必自我樂成利害易應議論繁興自非識時務之俊傑鮮有此主張自非不二心之忠臣鮮有此肝膽自非强有力之幹局鮮有此精神自非君相特達之知遇鮮有此肩荷四者備而寛以歲月假以便宜屯政其有興乎愚請因明問而備言之夫屯田之法昉於漢世本以禦邊或因而圖敵圖敵者事亟而

功速禦邊者用疎而利遠何以言之漢自鼂錯請募民實塞下家室田作以備之意專備邊也洎武帝通西域復輪臺及趙充國擊先零罷騎屯田以待其敝意兼圖敵也其後曹操用之于許司馬懿施之於汝潁遂能兼幷羣雄坐摧江左終隋以前四方軍興所在悉推行之然法緣事罷農隨兵撤唐開軍府稍廣其制天下凡九百九十二屯隸司農者每屯三頃隸州鎮諸軍者五十項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之煩省收率之多寡具有繩畫至天寶間天下屯歲收百九十一萬三千六百六十石盛矣然兵民襍耕村疃告擾三農貧罄輒

仰給于田官計歲所入不償厥費於是率以無功報罷何者頓兵耕守將吏制其息故利以暫興久則物屈彼其彌文之計窮而陵替之患作故唐宋利之而不能久也胡元竊據神州中原糜爛已極私田盡廢而爲官兵民二屯徧于天下　明興天下既定　高皇帝頗仍元制改管軍萬戶府爲軍衞以統兵遂撤民屯并罷屯田萬戶府悉以衞兵從事其法每衞以指揮一人督五千戶千戶一人督十百戶百戶各督旗軍一百一十二人畫地而耕逵之天下初　命諸將于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屯克物乃下令申諭諸將而歸之人力之勤

惰激勸著矣旣因沐英之奏而嘉其盡心又念邊地久荒榛莽蔽翳姑緩其輸粟徵之數年之後軫恤至矣又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株柿栗胡桃若干隨地所宜以備歲歉規畫詳矣又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綜理密矣又誅侵暴屯卒百戶吳信遣使戒諭諸將毋如吳信用法嚴矣又　命秦晉二王凡邊撥屯種五月報屯養七月報結實十月報子粒以富有四海度越萬古之主而伓伓南畝眷眷西成宛若田間之老農精神注矣是以歲無不登農無不穫北平一都司歲收禾麥等至八十餘萬而各邊可知

已是以近臣有言山東銀場可興者　高皇帝直語之
曰汝知銀場之利我知銀場之弊不記昔人有拔茶種
桑民獲其利者乎近臣有言理財以紓國用者　高皇
帝又語之曰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于天下豈可塞
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蓋屯政既舉則軍儲足軍儲足
則邊備脩邊備脩則國用自裕屯田之政與而言利之
臣詘此　高皇帝可以為萬世法者也　文皇帝即位
之初首徵牛于朝鮮酬以布絹而分給屯軍重農具也
又念屯田肥瘠不同視其歲收之數為例考較謂之樣
田戒取盈也又設按察司屯田僉事以綱紀之防武弁

也顧謂侍臣少猟田家見所食粗糲每親勞之管屯官
何不如是恤軍情也諭戸書夏原吉屯田軍士不許擅
差妨其農務違者刑之重三時也　文皇帝親見　高
皇帝立屯種法用心獨至而法久弊生後漸不如故憂
深慮遠若此今歷二百餘年而　二聖之精神如在此
固　皇上可以緝絲接也　先朝之土籍俱存此固廷
臣可以按圖求也第不究其弊則天下有法外之姦而
蕩滌之難不究其利則人心無必奮之志而振作之難
自守邊將吏得請官田以自便命之曰養廉而屯軍始
困益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官享其利而軍任其賦賦

不堪則不得不倚甲于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既多則
不得不攤税于佃軍而包賠愈苦此隱占之弊也自邊
臣變亂屯政每畝必于取盈而屯田愈廢蓋但聞清查
不聞勘除但聞增糧不聞減税甚至阡陌未成而名已
在冊播種未熟而吏已至門此催科之弊也自衛所之
官各占軍餘而屯軍愈缺衛所苦于屯卒之負而公用
不支屯卒苦于衛所之役而逃亡相繼蓋有糧在而田
不識處者矣有田在而人不知主者矣此擅役之弊也
況沿邊之田稱膏腴者十之二三而沙石者過半也則
憂又在土西北之地旱魃為虐而千里皆不毛也則憂

又在旱秋水時至百川暴漲而桑田變滄海也則憂又
在水以此三弊兼之三害屯田其不可復乎然屯田故
不可不復也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
當轉輸二十石王鏊曾言其利矣歲用但仰給東南緩
急不足恃屯田興而田疇無非倉庾楊一清曾言其利
矣且耕且守最為今日守邊之要商輅曾言其利矣况
通天下言之西北居其三而東南居其七石田沙磧西
北憂之而東南不與也旱魃為虐西北憂之而東南不
與也山水暴漲西北憂之而東南不與也吳楚俱為樂
土閩越亦是膏腴巴蜀誠為天府而嶺南亦多沃野其

要在于清理隱匿嚴句餘丁計人授田計田起稅不越兩年成效可覩惟是齊魯中州與九邊一帶眞有言之若易而行之實難者語有之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書稱成賦必則三壤禮制地征必辨五物禹任土作貢至十有三載乃同若取快一時操切之謀而無復異日經久之慮析秋毫之利而失萬全之圖無乃非策乎則請畧言其槩事有宜于昔而不宜于今者有行之一邊而不能通之各邊者有迂緩宜于改絃而東濕宜于察脉者療饑不期鼎食拯溺無待規行則議屯在今日又當別有必驗之實計矣夫膏腴占爲莊田空

地總於邊帥商略之論正矣然久刓之齒刻可驗累世之積刼可清乎則査驗實在定以冊籍汰冗抑豪勿令兼幷者宜也夷虜出沒不常儳卒耕耘無據梁材之疏審矣然烽燧之烟雖熄耒耜之具奚資乎則逐一檢勘脩亭障嚴斥堠牛具粟種官爲之貸歲田所入什一取償者宜也職官屯者優游城市而不歷溝塍司典屯者憑信簿書而不按原實劉定之之議核矣然功令不肅於上而奉行能惕於下乎則申明條課嚴示殿最積穀數多同何福之獎侵暴屯卒伏吳信之誅者宜也擾之弗靖恃之太急邊民凋瘵畔漢入胡王煒陳之悉矣然

祛弊豈堪於鷹擊調停不貴於卵翼乎則擇遣明信大臣調其疾苦細與畫一懲何錫之變削僞增之數者宜也今之海汛平矣顧遼左赤地尚在荒蕪儳借牛朝鮮且屯且守既可遙懾倭奴兼得積儲雄衛則復屯之兼用防海者宜也今之河患亟矣顧山東通濟泌泗沂河南鑿汝蔡洹息陝西會涇渭漆沮則西北諸田不惟可植穛糧且可徐議秔稻經畫疆理得西門豹鄭國一二臣足矣則緣河屯田分別蓄洩者宜也正軍克伍餘丁撥屯此制不可復矣則如楊一清所條補助屯丁糾實驗數使健丁貼役貧丁假佃者宜也經界糢糊飛詭百

出其源不可稽矣則如胡璉所奏總括羣紛書一格式詳註都圖土名明開除收新舊庶虛糧可蠲逃亡可復者宜也至於地廣民稀土著不諳耕耨則當倣漢募民之法分卓鄭之餘貲賈卜式之餘勇勞以爵秩使開墾紀勳廣示風厲者宜也至於內外轄屬法必專設所司則當倣劉晏以士人領度支不許吏曹預數謂士之廉恥重於功名吏胥懷姦止爲祿秩者宜也又其大者則屯鹽與與俱興廢與俱廢葉淇建改折之說而易粟以金矣金又不之塞而之鹽爲矣夫粟不輸則屯不復乃今徵榷之令一日百下商緡之入朘削已空少府垂橐

以應煩囂帑藏磬懸以充樸滿必欲以粟易金無異采
芩登嶽誰其信之則夫虛心參酌在輸粟之外多設便
宜使商農兩相濟乎況鮮衣大賈走地如騖彼方獵取
厚利或區畫用之爲屯鹽委輸令引輕而鹽倍賦輕而
粟倍或有濟也又其難者姦宄日滋法所難禁老子曰
衰國若有餘非眞有餘上之嗜多而民心躁也今之民
躁極矣弱者甘於析骨强者喜於揭竿孰能佝僂汙邪
墾石田以冀垂穎哉朝而服勤夕不得報不浹旬而棄
之他徙矣可奈何則夫悉意勞來優賚勸課蠲租除斂
令縣官享屯田之利而屯軍不見屯田之苦或可圖也

噫思我　莊皇帝卽位初年　命龐尚鵬爲九邊屯田
都御史尚鵬條上薊鎭九事較先臣加詳焉而未幾以
無功報罷夫廢弛百年而欲收功一旦豈肉食者未能
遠謀哉今我山西都司原額屯田萬二千頃有奇見額
屯田三萬三千三十頃有奇山西行都司原額屯田萬
頃有奇見額大同鎭屯田二萬八千頃有奇較之　祖
宗時蓋不啻倍之矣乃我實有因而弃之屯實有法而
壞之一兵以上仰食縣官軍餉愈增而屯田愈不足雖
數或僅增田多不入然聞之議者云大同二邊抵三關
五百餘里不可耕者二其三皆腴地也東西一步得地

四頃有餘一里得地千頃有餘天城西抵偏關長八百
里該地九千萬頃爲田者四不盡墾者五人給一頃可
贍五十萬八三人一軍可得軍十六萬說亦辨矣大同
都御史詹榮以其言上聞仍請一歲牛具銀兩市牛給
軍　上報聞而本省都御史楊守謙亦請經理營田謂
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爲營田以內省
京運外嚴防守且舉副使張鎬爲提調通判張應麒爲
總委官欲久任以責成功其牛種皆取自本省　上亦
報聞而未幾罷則以遞年無久任之開府而後來無守
法之平陽也屯田安得而成哉或言欲開屯田必興水

利夫古之興水利者皆西北也史過導漳于節封鄭國
溉鹵于秦渠白公借灌于涇水馬援引流于洮濱獨不
可行之于晉乎款塞以前戎馬奔突兵火被于原野烽
燧達于都衢今幸息肩弢甲款關請和來此而決渠引
澮溝塍相仍長塹巨濠緜互遼邈隱然金湯之險也而
不可行之于晉乎第晉之民險嗇而自愛其力無地不
莽無山不童强之畚鍤是爲拂性莫若捐數千之金募
東南之民悉力開墾俟已成熟然後授之屯軍永爲世
業可也乃說者謂　高皇帝之世沁州民願募受屯官
爲賞鈔定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徙塞下曰　高

帝之世則可今屯田之廢已久愚民見害而不見利郎今捐金募之猶恐掉臂而去況望其自相應募乎補偏救弊惟有悉心清理簡補屯軍革武弁而屬有司寬歲輸而先勞來意者其庶幾乎乃或者又謂戰國時韓魏燕趙皆稱饒富粟支數年蘇秦亦曰燕雖不佃作而棗栗之實足富于民由此觀之國家惟在能盡地力亦何必皆水田耶今若屯田之外地之莽者山之童者間擇東南心計小臣相其地形高下而經畫之廣募流民量與牛種使之開墾雜蒔五穀間以梨棗比五稔而後登賦則農狎于野民安其居阜成寧不可冀乎蓋晉之貧

極矣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使禹生于今當以下下書之而今之賦固猶倍于他方也晉之所以貧也詹事霍韜上疏曾謂洪武中山西惟　晉王一府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　郡王將軍中尉等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在嘉靖中已增八十六倍　天潢流派繩繩無已其在今日又可知已晉安得而不貧也大同一鎮增田增餉已十倍于　先朝況採辦雜派溢于額外寺人銜命急于星火磨牙擇食吮膏吸血商賈不通城市蕭條晉安得而不貧也以極貧之民極瘠之地而兼之以宗室之貧貧則何所不至祇恐數年之中邊儲與　國計俱空百姓與　宗室交困天下脫有風塵搖之者恐不在異人也蓋晉之游惰多而物力寡不均不安杞人之憂大要不在屯田矣總而論之南屯以清弊爲要北屯以力田爲本南屯一二年可以責成而北屯非遲之數年不究其成南屯之利速而小北屯成而引伸觸類萬世席其利矣此可與知者道也大抵自然之利易與而道旁之築難就苟非

廟堂之上獨斷獨行寬以歲月假以便宜不惑浮言不惜小費在事無意外之憂功成有破格之賞誰肯引之爲已任者嗟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正此之謂也圖之此其時矣

謚法

萬曆癸卯山西

問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死而謚之周道也聞其謚知其行蓋美惡寓焉而漢始失之周公風世之意微矣乃唐太宗改蕭瑀爲貞褊而封德彝之明也易以繆宇文士及之恭也易以縱猶有周公之遺焉若許敬宗之袞而廷謚曰恭二傅七之議詆矣過在高宗也亦有博士修愷而不能奪公評者亦有人主私之而博士不能守正者其詳可得聞歟武后屠殺朝士而徐有功奮仁者之勇出百死而生之補謚柳何遲也向非李德裕不謚矣乃李德裕之不得謚何以故也德裕之拜相裴度實薦之德裕不黨也功如德裕可無謚乎若宋之夏竦而謚文正格于司馬光之議僅易文莊耳秦檜之誤國而謚謬醜牽于史彌遠之私仍復忠獻矣此何可令易世見也乃我　明之謚其亦有合于唐宋否救時宰相莫如李賢術謚之曰達耿介不阿莫如霍韜而謚之曰敏豈謚義宜爾乎理學真儒如陳憲章胡居仁已從祀者可無謚歟吳與弼曹端陳真晟王艮卽未獲從祀然做唐宋之例而謚以先生亦荻　明之韻事也獨來部議歷補應奪諸生亦略聞之予愚之意當將與謚易今日尊謚難不如做周公兼美惡之意更定謚書而改謚之使善者可以勸而不善者可以懲亦風世之大端也諸生試一陳之吾將折其衷焉

謚者先王之所謂名教也君前臣名不廢于大臣生而名之死而易之此大臣之異于羣臣也厚道也君得而主之者也表德徵惡寓之于一字生而行之死而影之身後之符于生前也公道也君不得而主之者也君猶不得而主之而況人臣乎是故定謚準行必當其迹合天下之公以成一人之是而善有善謚惡有惡謚善惡相半則有中謚爵則稱天以誄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隱之懼天下之爲人臣者不得私諸君父又懼天下之爲君父者不得私諸孝子慈孫此周公制謚之意也正先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謚爲名教而後世之謚爲辱典何也刑罰雖嚴可警于一時爵賞雖重不及于後世先王操其權于慶賞刑罰之外以勵世風特有此一字之褒貶而後世有美而無惡則汎視以爲易名之具而失其所以風世之心是以古以美謚爲榮今則以得謚爲榮古以惡謚爲辱今則以不得謚爲辱猶之乎榮辱而所以榮辱者異矣夫是之謂辱典也其失在漢而不在秦也秦皇之慕謂其子議父臣議君而廢之是無天也使秦而畏後來之議國祚之促或亦不至于此然漢之失又不在上而在下也文帝之謂文武帝之謂武與夫惠也景也昭也宣也明也章也豈盡出于溢美者耶哀也桓也靈也豈盡出于掩惡者耶獨魏臣劉輔之論以爲漢不修古制大臣有寵乃賜之謚是以區區蜀漢猶然守之而在先主時惟法正見謚諸葛孔明功德蓋世蔣費荷國之重亦見謚而關張趙雲等乃追謚焉時論以爲榮則是易名之微意自漢而已失矣魏晉以來得失無論獨李唐一代徵有可觀良由唐太宗以神武定天下其名卿哲相咸在藻鏡之中故蕭瑀之性猜忌

太常謚之曰肅而太宗特改之爲貞褊[illegible]不揜瑕也君
時羣臣一時望風守正如宇文士及謚曰恭矣而劉洎
駁之曰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皇甫無逸
謚曰孝矣而王珪駁之曰無逸入蜀不與母俱于道未
足稱乃改爲良封倫初謚曰明矣而唐倫等駁之曰封
倫寵極生前罪暴身後請改謚以懲佞壬乃謚曰謬是
時太常失職而廷臣舉之此衡鑑在太宗也降而高宗
則憒憒矣許敬宗自託宮闈威勢熾灼而博士袁思古
議曰敬宗子棄[illegible]女嫁蠻落請謚曰謬蓋微其辭也
其孫彥伯訴于朝[illegible]詔更議博士王福疇曰何曾忠孝

以日食萬錢儉[illegible]侈醜況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
之執不改[illegible]謚曰恭則廷臣之失而太常之得其
希寺在宮[illegible]后後韋巨源附武三思託韋后親屬而
謚曰昭[illegible]邑列陳其惡不聽張說多智好賄侮慢朝士
而謚曰文貞楊伯成駁有瑕玷亦不聽此其失在太常
而爭之者直矣楊綰先擬文貞而比部郎蘇端持異議
德宗斥之而賜謚文簡夫綰之清德雅量能令大臣減
騶撤樂而端可厚誣乎李吉甫先擬恭懿而集賢張仲
方有醜言憲宗斥之而賜謚忠懿夫以吉甫之厚待陸
贄及裴洎[illegible]俱盛德事而仲方可肆詆乎此其失

在二人之修怨而斥之者宜矣若夫陳叔達之帷簿汙
漫先謚醜而後謚忠也以武德中之有讜言也于頔之
多殺不辜先謚厲而改謚思也以其子之尚公主也此
俱人主之特恩而過不在下也韋綬爲相議論近中而
畏慎過傷晚得心疾遂謚曰通醜高璩爲相交遊醜褻
進取多蹊徑曹璞一言而遽謚曰剌此時太常可謂克
舉其職矣是快意者白敏中逢君之惡以怨報德而身
亡之日博士曹鄴責其病不堅退且逐諫臣謚法怙威
肆行曰醜遂以謚之天若爲李德裕報冤眞千古之一
快也終唐世而追謚者一人曰徐有功有功矢志活人

與酷吏爲讎三坐大辟終不挫折直以全身忠能遠害
求之古人千載無比而易名之典累朝缺如直至于武
宗朝而始追謚曰忠正誠忠正也于時持國秉者李德
裕也向非德裕有功遂泯然而已乎終唐世而失謚者
一人曰李德裕德裕孤峭明辨以經綸自任料敵制勝
轉弱爲強王室幾中興而失意宣宗流竄南海見夢令
狐綯歸骨而易名之典竟不之及夫追謚徐有功者
德裕也德裕爲賢者吐氣于百年之前而豈意其身之
不及謚乎夫德裕非黨人也所善者裴晉公度也度薦
德裕才堪宰相而李逢吉忌遂嫉度矣元稹亦嫉度矣二

人皆牛僧孺之黨也德裕不黨而欲以一夫之力決去小人之黨故反爲其所中一時之是非不明者太牢之羽翼多而子孫貴也若後世之是非不明者信耳多而讀書少也愚安得起德裕于九原而與之論諡哉愚又安得定是非于千載而爲之補諡哉他若獨孤及操筆成議其文爛然然令狐運非有殊勳而一字之褒疑于太恕崔夏之所以有辭也呂諲未有失德而一字之斬涉于太嚴嚴郢之所以不平也唐文竝列之而得失見矣要之議制考文之美惟唐獨詳而國恩清議之權遞相爲用得者蓋十之七而失者僅十之三耳此眞可與明制相參訂者若宋之夏竦其人何如人而諡爲文正司馬光爭之强而改諡文莊猶之乎文正也此人主私之也秦檜之改忠獻而諡謬醜也開禧之開邊釁也其事則公而史彌遠請復忠獻私之也其父浩且改文惠爲忠定矣史氏一門無不上諡何貴諡哉史嵩之改諡忠肅而徐直方一言奪之差强人意耳大抵宋之宰相無弗諡矣諡無弗美矣卽陳損衛涇號爲元直然亦不過參一二侍從子孫陳乞者耳豈能犯執政如唐人哉宋之弊酷似今日今日臺省持議應補諡者若而人而愚以爲不必補也恐天下之有遺議也又議應追奪者

若而人而愚以爲不必奪也恐天下之有遺賢也蓋諡法未備何以予奪諡義未明何以勸懲以累朝之因循而欲一朝之整頓要須按羅古今之諡書參以館閣之意見如周公諡法之外有春秋諡法有大戴記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奧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有鄭樵之書雖展轉相因言文襍揉無足深取而蘇氏承詔編定六家去其所以爲尊卑之號者九如皇帝王公侯君長胥是也此灼然之見也鄭樵有美無惡之論其言甚辨要之不過以媚世主然謂堯舜禹湯桀紂之非諡而去之是亦一見也其去取乎蘇氏未必無謂而併自來之釋義悉去之自謂卽一文以見義文簡而義顯不知去義而卽文文窘而用窒此又似是而非者也要之當以周公諡書爲主參以蘇洵鄭樵之書次爲上中下三等而上中下之內又各次爲三等然後斟酌字義闕者補之未備者廣之疑者正之未當者易之下集　廷議上請宸斷而後少彷唐制使考功與聞其事禮部主議翰林院主擬禮垣主駁閣臣折衷而彙獻之又稽之　泰曾二主之逝也　高皇帝命之曰荒曰愍而登之冊曰不敢以予故而廢天下公若是其嚴也愼可知已又稽之

近議凡兩京文臣二品以上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
自卿佐以逮庶僚有德行政術亦謚謚則言官請之禮
部裁之有美無惡以風天下典制定矣然後悉取　國
初以至先臣勳臣若傅友德若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
謚若伍文定若王雲鳳之類清臣若楊繼宗若曾穆之
類諫臣若楊瑄若楊爵之類儒臣若鄒智若吳悌若張
元禎之類追之以謚可也若李賢者易之以上謚可也
賢當曹石矯恣又承門達擅權能黽勉調停遇主于巷
又能止殉葬釋庶人禁冒功所謂救時宰相豈易得乎
賢而文達恐天下之為文達者多矣若霍韜者易之以

他謚可也按謚法事至能應曰敏霍韜介特任眞悉力
矯枉怒人不移事薦人不病其犯又善惜才無忌嫉乃
其嫉惡獨致甚云韜而文敏恐天下之為文敏者愧矣
愚又以為鄒智宜謚也而天下之為智者可推也若陳
茂烈之廉約孝純體究經訓賀欽之篤信白沙德感鄉
寇不可與鄒智而並謚者乎愚以為楊源宜謚而必欲
謚源不若謚源之父瑄也瑄面訐曹石坐死忠動天威
宥罪不謝二兒甘心再戍不可先其子而謚者乎愚以
為楊源忠臣也亦孝子也超贈三品一官亦足以表忠
義若舍瑄弗謚也而謚源也恐九泉之下在源之心亦

必有所不安者此部議之所未及也愚又以為陳獻章
胡居仁已從祀矣而靳于一謚吳與弼陳眞晟弗獲從
祀而又靳于一謚毋乃　國家表章眞儒之道有未盡
乎唐制養德丘園聲實名著則謚曰先生而宋之徐積
謚曰節孝此以教授而謚先生者也宋之林逋謚曰和
靖此以布衣而謚先生者也則我　明之學正曹端也
檢討陳獻章也不可同徐積之例乎徵士吳與弼也布
衣胡居仁也陳眞晟也王艮也不可同林逋之例乎要
之曹端篤信好古拒邪閑正而言行足以淑後人蓋由
狷而入者而天下信之王艮談道淑徒擔荷甚力而議

論足以闡聖眞蓋由狂而入者而天下疑之然而讀其
書想見其心源之活潑所以與起乎後人者多矣似未
可以淺見求之也此又部議之所未及者也蓋隱士無
求於　朝廷而　朝廷有求於隱士表章于既往乃可
以激勸于將來謚必兼美惡而始全謚必兼隱逸而始
遠若夫臺省所指摘其也當奪其人誠當奪也上謚改
中謚中謚改下謚足矣亦何必鬬捷于一時而失周公
立謚之初意哉要之意乎千世異論定于情忘矢口而
言若見其易然傷孝子之心動同類之感率意而奪又
見其難愚故以為奪謚不若改謚也然與其改之于已

謚之後孰若愼之于未謚之先是非一朝榮辱千載雖至忮者不宜以之修怨而其氣宜平雖至私者不宜以之賣評而其心宜恕河山可拔勢雖盛而公道自存門故寂寥時已非而輿情可採擬議對越天心奮筆顧瞻淸議此館閣諸臣之責也至於隨人糾正因事直陳佞如封德彝可謂明乎姦如許敬宗可謂恭乎辱身如夏竦而文正有慙德矣誤國如秦檜而忠獻有赧容矣與者不靳其褒議者獨守其舊所謂頭可斷而筆不可奪此又部省諸臣之責也蓋謚以像人譬則畫史之寫眞惟肖可也弗肖若父則非若父弗肖若祖則非若祖豈

以前人姸媸不足議乎以此論謚不如無謚愚亦何必于過求惟其似而已矣又有說焉大臣身後有祭葬有贈官贈官之典較之易名爲輕而屬之司封氏天官之屬也祭葬之典較之贈官爲輕而屬之祠祭氏宗伯之屬也三者遞降而要之必愼祭葬然後可以愼贈官必愼贈官然後可以愼易名今大臣之爲六卿者無弗贈也其贈太子少保者例也同品者也大臣之爲卿貳者亦無弗贈也其贈六卿者例也異品者也獨不曰有太子賓客乎以三品而進二品六卿也猶之二品六卿而進太子少保也庶乎恩有限制而各得其平官有差等而不紊其度矣若夫祭也葬也可以合而亦可以分者也合之以酬淸德而分之以待其臣此又于謚法之外操品節限制之權而預爲之地者嗟夫名利醉人名教掃地起鱗甲于方寸觸即傷人作風波于舌端發無不中當是之時卽使董狐南史執筆而列其左右尚且瞋目不顧況區區易名眞所謂飄風不足潤枯骨又何能誅死者于既往而懼生者于將來哉

通塞 萬曆癸卯河南

問聞之爲國之法似理身善理身者必能調六氣和百脉而後可爲國者何獨不然三代邈矣漢以下已事可覆也夷考賈誼董仲舒張方平蘇軾之論類以上下之通塞爲言儻可聞其槪歟我高皇帝以神武定海內而守之以文所爲綢繆經緯纖悉具故府精神所注猶之天行焉亦能寒而揚厲之歟聖聖相承語培慨無如孝皇諸震懼無如世廟今攷二祖之跡不無經庭于時下濟而治高拱而亦治豈其神運而不弛有不在區區文具間者歟我皇上睿精太平道久化洽駸古而烈矣乃識者睹于近事不無上下否塞之憂姑無論遠即堂廉猶九霄也必欲宣德達情和氣訢合則何道而可昔人言主有十二發國有五阻而又言君臣有九弊思深哉以言通塞所繇亦軒岐家標本之論已願與諸士試討尋之

天下之治天下之精神爲之也精神欲疏而不欲壅疏則主見德而下蒙庥其究則爲治微壅則上屯膏而下竭澤其究則爲亂微治亂起於疏與壅爲幾甚微所關甚大此之不可不察也且以身喻人之一身體有四官有五骸有百合之而以奉元首又內而竅有九腑有六臟有五合之而以奉一心故心至貴也元首至尊也而不能離卑以爲尊離賤以爲貴則惟一氣聯絡其間榮衛以導關節以平而後乃可語於長生哲后惟洞于此故飢溺則由己恫瘝則乃身罪則下泣瘝則如傷而又韜驚無虛縣原濕無停轍喘息呼吸無處不相貫三五郅隆端必由此夫何論通塞哉通塞之論起於漢以後

主日亢而臣日諂也士日賤而民日遠也慷慨憂時者始相與臚言之賈誼曰海內之勢如身使臂臂如使指使脛大如腰指大如股則將爲痼疾誼蓋有感於勢易壅也董仲舒則曰治身以積精爲寶治國以積賢爲道積賢則血氣相承受賢積則上下相制使夫非以通天下者非一手一足之烈乎張方平曰古今治亂之變在上下之勢離合上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勢離事無小不敗方平亦有感於勢易分也蘇軾則曰天下之治亂由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得自通大亂之極近臣不能自達夫非以通民情者必自集思廣益始

乎由今觀之四君子之言炯如著蔡令世主味其一二何難長治哉柰之何以規瑱也禍亂相尋寶啓神聖夫惟我高皇帝始以一旅廓清六合于時白鹿黃鉞不勝麾也彤宮翠華不皇安也然且密經綱鴻綱細目不勌規恢禮儒碩即宵分日昃不廢延訪畏民碞即窮簷俔孺不吝洵沫嚴近習即綴衣巷伯不假嚬笑益愚莊誦明訓得聖人之心焉嘗曰君之於民猶心之於百體心得其養則百體順令苟無所養即百病生焉又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朕嘗患下情不能上達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大哉淵乎是固

哉　高皇帝所以戢四履而詔來葉直通天下萬世爲
精神者也　列聖紹明動遵矩矱而論者每言德澤滲
漉至　孝皇乃滋厚法度修明至　世廟乃滋肅夫以
孝皇之明聖且日進諸黃髮詢求治理間以質之
世廟不類也然　世廟自中年以後眷阿之矢音雖不
繼而　手勑不停批也長樂之晝漏雖稀聞而封事不
內寢也路馬雖無敢齒而終不以暫御遒誅批鱗雖未
優容而終不因萋菲行法要以不類者跡而有大類者
豈非以其神耶於戲　高皇帝不可幾矣夫惟紹庭陟
降則　二祖爲最親民誦士傳則　二祖爲最近于是

通　二祖之精神以通天下之精神非我　皇上急務
哉　皇上之初固嘗　厲精爲治海內兆庶無不交口
頌揚而今何稍易紘轍也宮府鬲於重冥君民睽于秦
越以爲　竹宮祀壇將置一切乎而宵人之穢牘無不
報者以爲　椒塗燕息將修玄默乎而　太液之英韶
無不聞者以爲盡瘍疆乎而鹿馬自分使人猶有或然
之想以爲盡斧斷乎而狐鼠時竊使人更生不必然之
疑大氐　皇上之精神與外廷不屬也夫精神非有形
而可據之物也兩相覿如對家人則色授而自雝重相
猜如聽司命則上废而滋惑故鬲者疑之府也疑者渙

之媒也渙者委之端也委者廢之因也始于鬲矣既以
一疑而叢百疑繼則渙且委矣遂以一廢而成百廢夫
皇上之始事靜攝也意有中爲釜鬵者已則道路流
言釜鬵有借之矣　皇上之始營利壑也意有多爲穴
竇者已則影響傳訛穴竇有類之矣六曹請事不得一
日豈有猜乎而部臣時與閣臣爲兩臺諫彈事不得一
日豈有忤乎而大臣時與小臣爲兩監司守令不能爲
民乞命民亦曰其寘我乎而官長又與小民爲兩尤其
甚者啓事十不一報而賢愚共滯則驥駑或以同阜而
爭矣名實百不一核而意態紛紜則薰蕕或以同器而

敗矣夫世所以長泰寧而無釁孽者以君相與天下之
精神爲之綰結也精神小不屬而疥癬生之又不屬而
痤疽生之甚不屬而痿痺癱瘓乘之至於痿痺癱瘓而
人爲廢矣廢人之與廢國也豈有二乎漢韓嬰曰人主
之疾十有二發非賢醫莫能治也試參之今蓋已中其
五六而無甚於逆滿痺膈者也劉向曰國之所以不得
士者六五阻焉試參之今蓋亦中其二三而無大於壅
塞掩蔽者也然國之精神所以塞則上與下交責焉其
說又在陸贄之稱九弊試參之今蓋無一之不中者而
非愚生所敢言也亡已請繹其意凡上下之不交始于

君之不信其臣而臣之自失其重故主不推誠非人臣
之福也朝無重臣亦非國家之利也方今　聖明在御
羣龍滿朝愚生詎敢逆其不信且煕然竊以為　皇上
之神明英武古今罕儷又　御曆最久觀變最熟環聽
庭臣夫疇能取涓埃以裨海嶽者而以為若曹徒肉食
耳始而不任羣臣既而不任大臣又既而不任近臣而
諸臣者業已震于　赫聲濯靈之不可犯乃或出于蹐
蹋無聊之思以益務為浮沉避罪之策事欲結舌既自
別于諍臣勢須袖手又甘媿于散臣而又移其犯顏苦
口之鋒以為伐異黨同之螯使　皇上聽之人無不嬰

三尺事無不營三窟者而臣乃大輕　國體乃大傷矣
愚以為　皇上即甚神明英武而　聰明威福固不容
無所寄寄不于高岡之鸞羽而于當道之豺狼亦太左
計況乎師濟在庭思皇在國試霽威而進之未有不為
　社稷生靈禔福者荀卿氏曰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
乎使下畏己豈以　皇上而念不及此哉念之而翻然
信任大臣則精神必下究矣夫人臣之道無以有己有
己則必逆計寵辱計寵辱則必伺上欣厭彼徒知上所
優容而我得操縱其間常出於所不厭不知上所委重
而我得展布四體又必甚所甚嚴且人臣幸際　明盛

之時不思匡弼之義而徒取委蛇進退謂生平何荀仲
豫曰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故有無鉗之鉗
則有無塞之塞豈以今賢良大臣而念不及此哉念之
而毅然自立則精神必上湊矣上下之精神既旁皇流
注而姦何畏乎稷蜂吏何虞乎碩鼠民何憂乎牂羊太
平長治之業即以纘　祖宗而比隆三五何有哉

士風

萬曆癸卯河南

問士風之厚薄人心之醇漓其究也與國運相終始所從來尚矣成周之世化行俗美其風不至於澆漓唐宋之世漸不逮古我聖祖區畫函夏稀羯羯之習而更之御製資世通訓其於士風尤兢兢焉累朝斯續列聖化導恭可遠駕成周而近超漢唐宋足稱蒸隆已時勢少易浸入浮澆其在今日士風滋敝可得而指數歟夫虞帝大知也猶隱惡而揚善仲尼大聖也恥匿怨而友其人端木惡訐直予與戒求全數聖賢者大指可睹矣昔人有言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而漢儒亦云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其旨儻合於大道否歟議者謂起敝維風其機在上乃所以維之者安在歟夫欲挽回士風敦靡醇固以底於古先之盛固今日急務也諸士具以實對

夫事有若微而其機甚著者士風之敝是也天下事嘗起於人所持而趨於意之所欲便其持之也各負其見以自喜其趨之也各窮其情以自遂則勢將激焉而不能平猶之水然平則潤物激則昏墊故善水者先其細而防之則不至於衝決橫溢而不可止世之敝也亦靡旣久相咻成風貞夫義士之懷邑邑不獲展彼不勝其憤起而維之而一時險薄之士好訐而喜事輕發而銳進者羣然相攻事不覈其眞言不必其當而惟已之便葢近世之人心往往而趨於此矣然上之人始以其意示之旣以其說售之復以其名高之威折之是以邪正相搏曲直相犯兩者交憤而莫知所底故天下之勢不

能無激焉而其所以激乃其所以風之也是則上與下俱有過焉古鴻濛時不知形骸不設畦畛昧昧芒芒陶然而處油然而忘而已矣中世以後曼衍於智巧之陂而失其童蒙之本得失相軋美惡乃形斯風之所繇來也昔周厭殷之惡俗彰善癉惡樹之風聲俾民不佻是以政教易化而風俗易移傳世數十歷年八百至於陵夷衰微不絕如帶而其流風餘俗猶有存者代而下也升降遞遷大抵騖於張急揚拂之事而畧於端本澄源之功狃於刑名法術之私而薄於破觚斲雕之意漢之中葉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章帝嘗詔之矣唐之風變於天寶而郡縣里巷少長相陵宋之風變於隆興而是非曲直無所別白則其它可睹已惟是上之人無倡導化誨之方下之人無灑滌竦奮之意雖其寘力於筐篋細務緣飾於聲容末節而俗尚人心日就頹靡成周之治所爲寥寥不再覯有以也我太祖高皇帝汛掃胡風深惟攻本重典以夷姦詰刑以戡亂猶慮功令雖飭無所覲摩乃御製資世通訓思以化民成俗復古治道其於維風之術何兢兢也列聖相承創守同軌丹書在朝木鐸在野培植蘊崇樸茂熺明卽成周之盛奚過焉而醇厖旣缺機慧叢生造化

之氣浸薄人心之變已窮蓋風俗之敝士風爲最而士
風之敝今日爲最試縷數而無諱可乎夫水涣之乘息
孰與雲嶋之飛鵠凡卉之競秀孰與澗芷之幽芳或見
夫激頹振芬者不訾於已于是洗垢索瘢吹毛求纇無
敵而操乃無猷而張弧遂令高蹈之士思解組承明遠
識之夫圖洗纓雲壑風之敝者一也龍淵之利時有缺
折谿子雖勁不能穿縞物誠有之士亦宜然今或奉職
循理無所見奇而抱懿含醇貞介自守或砥厲廉隅少
悖中正而高自標舉蟬蛻塵囂世得無以樽散而笑鄧
林執腐鼠而議荆璞不目之曰名障則詆之曰矯情自

處于卑卑而苛繩人以賢聖風之敝者二也寓內之事
難量要以設身處之而程已甚明則程人者不爽今或
取無所事事之身而揣摩鼓頰臆决懸斷敗形未徵并
其垂成者先毀之禍端未兆弃其福始者先排之忼慨
擔當衆以爲恣睢而忌之從容建豎衆以爲遲回而撓
之以疑決疑決必不當以訛傳訛聽必不聚風之敝者
三也君子度已以繩引人用枻卽忠告善道不礙相成
而况分職率屬誼雖直遂世豈無以大義快恩怨以細
行蓋生平以腹誹加同胞以睚眦侵長吏和衷協恭之
意泯傾危徂詐之習滋風之敝者四也大道甚夷何有

訾衡譽我見其實而指之可也茫無所見而順指已援弓
伐人以藉資也則幾無人矣明跡其狀而議之可也漫
無蹤跡而捕影逐響是損已以招怨也則幾無已矣意
在投機乘人之隙若赴意在博名剌人之瑕若矛寓險
利于坦平藏機械于恢諧風之敝者五也名功禄利繫
豈人爲顯約窮通總之定命或有厭苦積薪無難躐冶
逢資鬩捷恨不拾級而登耳夫躁者競之根也競者賊
之媒也機心横逸蹯決蹶張旋而室戈旋而弃石投之
者無風而波當之者不寒而栗風之敝者六也噫乎世
非胥庭人乖㲄飲澆醇散樸巧故繁興益事勢之漸靡

縣激固然豈今日哉夫其醇而漓也漓而敝也斯世道
之虞也竊以爲反之至亟矣夫風之敝也自上作之亦
自上維之者也凡主好疑則陰鷙之說入主好察則探
測之術工主好勝則詭譎之人至故矯直獵聲者託言
于赤悃修隙釋憾者自附于剛腸而持禄固寵之輩復
務爲委曲奬順以中主之歡而結其知而其貽毒也乃
滋甚挈國以聽謗議盡人而成嶮巇故意旨不可使露
也懼闚伺之門遂由之而啓也凡言生于心信而有徵
厝而可見之行事乃足術耳今之以唇吻爲經濟者負
奇于擊楫請纓以風聽爲奇謀者鑿空于無是烏有彼

則上不檢察下不覆覈言而中業已倖矣言而不中又何虞焉故議論不可使靡也惟名實之辨遂因之而淆也凡上下道合分義相安忿怒之懷不生忮懻之私盡融今下之人類以陵傲爲風力上之人每以容隱爲老成其究也上不能操是非之權下反得持長短之術甚至兩相抗衡儼然敵國冠裳倒置指臂不相使日引月長轉轉增劇故綱紀不可使隳也惟陵替之漸遂由之而長也凡士人精芒淬礪筲雜銷萎最易向來內外諸臣以批逆鱗觸佞幸蒙譴罪者何累累也或躑躅于畀國或淹滯于下僚或栖息于林莽草枯木朽迄不見收

而扞挌覆盆竟有盍先朝露者嗟夫過有必懲才難終棄豈其藏怨宿怒覬爲仇讎以重絶其戀主之望哉故禁錮不可太深也惟報國之忠遂由之而衰也夫惟君不示其意而逢合之計詘言必覈其實而浮靡之論息分義相維而陵逼之漸杜寬仁盡下而忠直之氣作庶幾哉人競其職士修其業口無煩言心無結忿君子樂而大姦止國論定而朝廷清前之六敝可袪周之先進其可還乎昔虞帝彰隱惡之行仲尼羞匿怨之友端木惡訐以爲直子輿戒毀以求全良以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人不敦則道不凝聚先自治而後治人咎其遠矣去其華獨居其實德其敦矣老氏之論與朱公叔之旨大率類是執事雅意夫亦感時澆薄慕尚敦篤而爲救世之譚歟愚生竊有志焉敢因所問以復

將吏

問古今譚治理者夥矣大都不出飭將吏云三代而
下漢治猶爲近古而循吏良將載在史冊者可攷
鏡也其制馭整飭之法抑有可指而言者歟我
聖祖龍飛淮甸一時應運而起如中山開平寧河
平江輩更僕未易數爵是而來聖聖相承鄭眘
茲選其間發明功化于當世者蓋彬彬不乏人也
抑可揚厲其萬一歟我　皇上威德並邁文武兼
收三十年來壹惟嘉惠元元緝寧疆場是務諸將
吏固多感奮以稱任塞者而泰寧既久瑕釁漸生
每選後急輒與聽焉嘆乏才豈其任使之法猶有
所未盡歟說者謂功實宜作也砌鑿宜破也舉刺
宜審也愼推轂慾欺玩而壯觀望也似足飭治矣
抑亦有當責成者歟豈本原之地固不專任法耶
夫嫻文學者不習爲吏見爲熟俎豆之士授以司
馬法不達非通方之儒也子其極言之以觀用世
之學

萬曆癸卯陝西

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事而患不任也天下未嘗無任

事之人而患法爲之束也避嫌如臟遠怨如螫事不在
我弛其擔于前事業在我又遺其難于後泄泄于位而
相率爲苟且之計此不任之過也一傅衆咻左書右息
不見形而欲有爲則以膠常狃稍破例而有所請又以
盈廷格簿牒紛拏而究無當縣官之用此束于法之過
也夫惟上以文法繩下以空文應而事幾無人任矣今
日之急務有亟于任將吏者乎方今寓內騷動災沴頻
仍而西構虜東防倭中憂災困之黔黎天下盎盎多
事矣　主上宵旰求吏聞鼙思將若曰獨不得龔黃爲
守令衛霍領斧鉞耳何憂天下哉三代而下稱治者獨

神爵五鳳間良吏沛艾而起而謀臣如雲羽士如雨長
平驃騎之烈聲施爛焉何也當其時天子所寄以共治
者內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之獨守相
刺史一切錢穀獄訟軍興辟置並得專制二千石治理
効不愛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以官爲氏而三年可假
也一札十行可勞而問也公卿闕于郡守高等取選焉
而不爲乜曹以顯之也九卿爲將軍矣亡虜而登壇矣
假子人奴擁㦸犍將百萬之衆出擊胡矣而不從中掣
也勞軍細柳按轡徐行何其禮也條奏十二罷騎留屯
又何專也上焉者疎闊于禁罔之外故下得以潤飭吏

治攘斥夷狄一當于尺寸即柔如元懦如成郡國之政
修而國勢彊者彼其才爲國盡也漢治近古所從來矣
天開蒼宙起我　聖祖而總一之一時分猷宣力之士
若徐中山常開平鄧寧河陳平江輩各出其長以就功
名之會蒸雲蒸龍變叟千古罕儷焉爵是而將吏之選
重矣拔以科目注以銓司非若斜封之濫也武舉有額
會薦有例非若牧豎降胡之雜流也守之上有藩臬領
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直指以訶之總之天官而攷
其成非若膠東僞增邑空國之情相溷也主將建牙
專閫雖貴倨乎而成筭稟于樞方畧授于幕府功舉

核于御史大夫按部使者大司馬攃考功令而黜陟之
又非若侯尉凌偏俾偏俾狎大帥跋扈而多囂也以故
銅墨之吏莫不奉職循理而發騎蹶張翹然有願試其
奇之心最著者如蘇趙執法于漢陽朱蘭遺愛于重慶
祛貪痍而淸徭役則況吳郡之治也籍戶口而課桑麻
則張覇州之理也以英國之雄焉而三定南交以懷遠
之毅焉而坐鎭西粵應機決策善于劫營有若傅頴國
設奇制勝保全孤城有若郭定襄于都哉盍太史公不
勝傳而燕然難爲銘矣歷三百餘祀協氣烝于八埏渥
靈憺乎六宇雖　列聖威德寔式臨之而吏習民恬勛

勳大難于瞪盼股掌之頃諸材官力也僇之漢世奚翅
焉而泰寧旣久蘖萌其間鶩爲束濕烹鮮之事而薄煦
嫗噢咻之眞意養成巽愞恇怯之習而乏搴旗死綏之
實功執事以所覩將吏方昔何如也拊循勞徠憂勤撫
字固不乏人然不有趾疎阡陌目絕部屋悠然于嘆溢
之交侵而漠然于嗷嗷之待哺者乎間以行能稱者必
其刀筆筐篋一切爲小治辦者也脂吏迎合善爲媚者
也競鶩于速化智囊容者也甚者厭薄簿書浮慕飲醇
鞭蒲之理民何賴焉而帥師之也嫺習韜鈐堅明約束
亦豈無人然不有紈綺肉食玉表絮中墮軍實而自潤

焉奥援以賈譽者乎卽以嚄唶自雄者然外示擔當中
懷縮朒則餒矣機深譸幻術亟窺矙則譎矣䌷載以媚
虜燕雀以爲嬉則伎倆詘矣甚者穿域蹋鞠哆口輕衆
綬帶之風若曹安所得當以報漢乎我　皇上仁育羣
生義征不譓三十年來壹惟靖寇保氓是務故治行卓
犖擢以不次之褒而靡墨之輩輒論城旦鬼薪以上比
關白楊酋輩兵連樂浪夜郎之境卽倖而奏凱乎而還
想今年議經畧明年議督府蒐羅將材　詔率再四下
鰓鰓焉愳亡以稱任使佐一時之急此曷故焉大抵昌
明之世上不顓任法而其下亶意以勤法　朝廷猶得

匹馬半筴之用叔季之朝上堅于持法而其下巧文以
避法志士祇有胸臆約結之嗟　國家所執以鼓舞一
世者唯三尺法在耳而　主上非能躬督之也執法大
吏非家至人諭之也維是上下之間相蒙以虛故雖三
五申令而法亦有所不能盡今之綜核吏治者非不曰
考課嚴矣而吏遢惰竄益其弊有二一曰功實未准也
稱牧者視其畜稱農者視其穀守令之吏茲土也契簡
异地難易殊勞果迎刃解乎暮夜無愧乎民不寃乎桑
麻盈野而倉廩陳陳乎陽橋屏而豪于里者芟夷之乎
卽一切米鹽煩碎可畧也不此之督而雌黃于一夫之

類可否于衡石之前何以示懲如某廉吏某事知其廉
某能吏某事知其能而人得以所長自見矣一曰拘攣
未破也一瓢不可衆與十羊不可九牧士操符爲郡邑
長于古則牧伯也境以內誰氏尸之而一稟于監司監
司請之臺臣必待一一奏報然後行事無論令曰可守
日不可守日可臺臣曰不可而文檄之往復動逾旬月
將羈縻而促之千里乎如憫窮擅赦不爲矯發倉專
賑不爲辠而人得以通變宜民矣一曰舉刺未審也
國初故有連坐舉主之條必程量其品流而後以舉刺
當之今之露章連牘得于延訪之的者固多而好事之

愛憎道路之傳耸未必一一若矜也甚而一人之身正
薦墨未乾旋以垢聲斥矣遷秩甫新仍以前任罷矣覽
訾渾殽何以得真才用而服天下心如倪文毅察寃如
制乜日劾不劾並以其罪罪主者而人不肯以身嘗法
矣寃之則在按臣按臣出行郡國吏耳目熟之矣卽
冢宰考課鮮不覗爲殿最也誠毋以刑罰先教化毋以
緣飾左悃愊而又不令事左右者撓焉也吏治庶其烝
烝乎今之振飭將畧者非不日簡汰精矣而將猶虛聲
益其弊亦有三一曰推轂未確也古之選將有終朝而
嘆側席而憂在趙則獨梨不敢塿其德在漢則鮮卑不敢

南牧者豈皆以戰取勝彼其耸望精神誠信孚士夫夫
也九邊諸將不可謂盡不賢而貴寵之子弟閭伍之粗
材比比而是一文法吏得譙訶而跆藉之夫先自輕也
四夷何覩焉故材有可用卽一軍皆驚非奇謀有足采
卽不跨馬不穿札非短權有可假雖市牛租饗士捐金
不問出入非擅也然後爲之將者先聲足以奪其氣尺
箠可以制其命而所向無前奈何以 國家數萬里之
金湯漫試于幺麼豎子乎一曰欺玩未懲也將受命之
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鼓忘其身必殄蕩妖
氛而後朝食撲斬馘俘一卒之任也今襲其情歸鹵掠

其一二旄倪而凱聲馳 闕下矣敗衄可掩或減百爲
十世廕可邀或侈百成千事成則後至與先登分勞事
不成則死敵與首難同科非所以肅軍令也謂宜叅眞
贋于公評酌恩威于 宸斷而張虛駕僞者罰毋貸則
林甫不得以南詔策勳似道不得以合州獻捷矣一曰
觀望未杜也耸古者爲官擇人矣未聞爲人擇官朝遷
而夕調之也況將專斧鉞之威誓不敢生還成敗利鈍
非所逆覩今邊方多虞假而腹裏腹裏不足厭豁羣之
欲又假而邊方謂戍南之將宜于南不宜于北未幾改
而禦北矣寧非是止莫顧其緩急下莫習其根株彼若

商諸鎮而傳舍之耳故如其人則定遠都護三十年郭進山西四十載不爲久任非其人則秦穆安得以三敗肴孟明漢文安得以雲中假魏尚乎柰何令狙獪之術窺其隙而趨避之也究之則在督臣督臣躬親行閒將領之材品邊塞之險易不啻數計即司馬之簡汰鮮不視爲軒輊也誠嚴豢社之令均剖符之請而又不令營三窟者參焉也安知無桓桓羆熊者出乎語云臣舉其十不若君舉其一爲天下者爲之堂皇之上而已夫惟我聖天子當饋拊髀考朝戶夕 召見三九大僚坐論治理間引郡縣條畫便宜燭闇闕于衿帶運要荒于几

席而又弘天網以延茂士施不測之刑賞以明無我則化捷風行聲疾雷動文武諸將吏有不灑然象上指宣布威德者非夫也昔赤衣之使遣而中原之孑遺頓蘇尚方之劒出而河湟之氛祲蕩掃 皇上故行之而還効也何憚而不爲此雖然齊威王伯國之餘耳三年不出令一日呼阿大夫封之呼即墨烹之鼎而國人服其公敵國惕其靈齊以大治何者彼固以其三年醞釀之精神徐而發之耳目也我 皇上深宮靜攝修玄默之理益得以明哲法度洞矚要害有如淬精更始嘉與上大夫共襄泰道節以提衡天下輔三軼五湯易耳寧獨

將吏兩端也

御權 萬曆癸卯廣東

問聞之老氏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尹文子曰有術而令羣下得窺焉非術之奥有勢而令羣下得爲焉非勢之重皆言主權也而獨爲獨窺不以示人彼顯明其道者非歟夫權有縱而權散操之而權未必聚要而權落綜之而權未必收則善持者固在俛仰疾徐之間歟夫權有所落有所受有所乎有所總有所假而又有所歸其緊可得而言歟我 皇上聖神天挺太阿獨柄誰敢芽孽其間然而靜攝淵居內禍潛啓而左右近幸乃有竊器而玩倒術而授借勢而擅者履霜堅冰由來者漸茲欲豫見而豫防之毋亦埶粹清之道運顯明之權其平也若繩其必也若券流環因應奮揚而莫之敢階不必過防而可肅清 宮府者是在斯乎諸生其爲我殫殫備晝焉

權者國之利器也御權人主之操柄也御得其道則委焉而乃以收分焉而乃以總是以不操操之也御不得

其道則恬焉而反以散綜焉而乃以落其弊尤甚于不操也故人主與其以成心留之不若以平心付之付之事而事理付之人而人宜而留之將旁有竇而垣有郄也與其以疑心持之不若以必心效之效之者呈其詳受效者能其要而持之將鼎有釁而叢有神也惟御之而得其所以御則幾矣今夫龍之質能飛也非乘於雲則弗飛蛇之質能騰也非游於霧則弗騰故雲霧者龍蛇之勢也而權者亦人主之雲霧也老氏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蓋言權勢也夫示人且不可况舉以成之竊乎尹文子曰有術而令羣下不得窺焉非術之奥有勢而令羣下得爲焉非勢之重夫重在臣下且不可况假之中涓乎詩言寺人巷伯書戒暬御僕從人主柰何不察自脫其淵輕啓其奥而反僭若等以重也且人主而欲跨唐軼虞駕周躒商正惟是權耳權之所臨星煜電爛權之所馳風行雷厲故事至而辦業爲而成功若泰山而響若坻隤也然而不可不明於所藉也何也豈爲之衆而後剸割捷爵祿之重而後磨礪神 國家閤臣參預樞機公孤論道弘化六部分職率屬九列平衡展錯外則棊置星列內則幽明黜陟天下之士用爲虎棄爲鼠升爲雲沉爲泥若若之綬纍纍之

印無不盱目而願榮以爲非是無所藉以自表見也夫士藉君而君藉以爲權矣而又不可不明於所受也何也官爲天下備也既爲天下而備官自合天下爲法紀五服五章天命有德受之 天也自我民視自我民聽受之民也欽若成烈休于彝政受之 祖宗也所受者非已則授之亦不宜有已矣而又不可不明于所予也何也無所因而予則翔覵而起疑苟其陳功而見能也何爲而不予有所昵而予則濟淫而越度苟其民譽而國寶也何爲而不予擬予者盡比周也爰咨猶可苟其博訪而推轂也何爲不予需予者非孔棘也恐列猶可

苛其露肘而望歲也何爲不孑孑于既奪之餘則見爲無數鼓舞　新矣孑于久廢之後則見爲使過剪拂必厲矣是所以振聳此權也而又不可不明于所總也何也人臣造籍而升朝誰氏之君也掊勞而任劇誰君之國也俾之以官隨俾之以事事固在下然下有其事必致其實實竟在上合臣之見皆君之見也斯謀斯猷我后之德也合臣之勳皆君之勳也徐方既同天子之功也合臣之人皆君之人也薦賢爲國非爲私也是所以責成此權也而又不可不愼于所假也何也　平臺煖閣之御既稀臣子所賴以入者徒託之章牘　廷燎

警蹕之典弗舉　君上所由以出者勢寄之　傳宣章牘之入也有狀而于檢覆之際得緩急其手也　傳宣之出也雖稽而于嗔喜之間得枝蔓其口也彼未必得英明之　睿旨而固能得乍觸之顰笑彼偶得在內之形似而固禁綸在外之耳目候於舒以[illegible]市令人見其得之甘而德假于圍池矣候於摻以外張令人見其發之峻而威假于出竟矣是其欲不可測者乃假之測端欲使不在下者乃假之使在旁也是權之蠹也而又不可不慮其所歸也何也逸而陰擾焉有歸駁而明敺焉有歸障而徐決焉有歸若方爲建鼓而上爲之撞百

石之鐘則響赴疾若方爲營窟而上爲之樹不拔之幟則的射衆若方欲剸刃而上爲之倒太阿之持則毒螫遠若方自逢漏而上爲之激不返之波則驚濤壯是故勢之成也舉動能廻山海機之巧也呼吸至變霜露駕說可以市穹負舟可以赴壑卒使見狐而詫爲虎遇蛇而聳爲神跛羊牧于千仞人主至比夢寐而天下大權竟歸其位置而上無從覆覈矣是權之移也夫至其歸而移之也而天下事有不忍言者已是可不爲之寒心而蒿目哉殷鑒不遠在　二正之季已且以　孝廟之仁聖也猶有李廣則何怪乎爲曹爲汪爲振爲瑾爲谷

爲葺之流其伺隙抵瑕刱變而啓釁者之相望也然權歸而禍亦隨之顧始誰執其咎也浸淫今茲孽牙其間事端已睹可徒泄泄視之而養癰成之耶夫巳氏也智不能以衞其足而柔伏則工欲不足以望其腹而爲墨則饒物情無巽其收而修郄則譎　汪洋之度無冀其將順而逢資逆怒則巧　乙夜之覽時見其寢閤而素無當逆鱗意者則摘之山公之啓事甲乙之賢書無望其　奏進而彼輩負塗之所黜溷輸貢之所甘飴則能時上而時下之蓋其順風而易爲呼負嵎而難爲投鹵之有路馬之嫌向之有國狗之齕履霜堅冰所由者漸

自非　神明孰杜戻階故古今之昏庸者無論已其號
英明之朝胡爲使手握　乾綱口銜　天憲也始毋謂
若蒙昜與耳不知以爲蒙而忽之遂因其忽而入之亦
謂予聖何得爲耳不知以爲聖而快之遂因其快而借
之草茅無知妄慮　厦旃之上萬一而積嚴成勸積勸
成㩳明罷以門戸可慮也萬一而積狎成信積信成蔓
假借以羽毛可慮也　上有二積而　錫環則㪺褫奪
則果進則轉石出則屯膏士氣鬱而不伸　朝論激而
思平憤可慮也憤矣將有寧爲玉碎毋爲瓦全請劒鎖
樹思以破刁戻之姦而鬩恭顯之黨爭可慮也爭矣恐

彼附耳而吾露章不勝彼負嵎而吾徒手不勝彼陰陰
陽陽而吾落落穆穆不勝彼鴟張隼視而吾鳳飛鴻冥
不勝負可慮也負矣恐螳臂之餘轉而蓄縮玄黃既雜
藉口匏瓜彼處幾望之會我入德載之轂和可慮也苟
和矣畢者恐蠅營蟻集乞哀絲之變色高者轂圍指繞
希太丘之入羣狂瀾難障士節徒橘趨可慮也夫以可
慮如彼而今日受必趨之勢如此遜聽之士盍有過計
焉顧可以一日而銷萌杜隙肅清　宮府者我　皇上
耳　皇上誠開顯白之門撤愼密之壘法　祖宗之成
憲信羣工之體　國毋爲張思光之司徒許而不予毋
爲曹國華之使相懸以示嚇與衆見之因衆委之至平
也以官付人以人任事至必也上不務守之彼不得依
聲跡以爲取上不務翕之彼不得弄影嚮以爲張縱能
爲狐而無城可憑縱欲爲鼠而無社可託政無二門權
不錯貸以動則趨以爲則舉是所謂御得其道而　今
日總攬　乾綱之要術也夫以　高皇帝神斷自　天
朋亡不昵監局有御劾　奏有法可爲萬世　聖子
神孫法程　肅皇帝采輔臣密贊㦸其渠次第收革諸
鎮　朝野吐氣邊腹回色忍自　今日瘡痏構而大權
潛移也洵可畏也

士風　萬曆癸卯廣西

問國家造士本以儲他日之用也乃末季士風朝論更相是非而上不勝下何故豈其權在下不在上耶抑其能定於立國之始顧不能振於風靡之後耶周以前不具論論春秋戰國以迄漢唐宋其所起所敝與上下相勝之機有可言者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再闢乾坤明詔屢下其加意士風者亦能揚厲之歟列聖相承真儒輩出有蒲席布諸妻操井臼者有子姪易都居召還不問價者有僭求善地與之辟遠者有門人當國留之不聽竟致仕去者篤行可傳指數歟當其時士風太樸前代可比隆否也邇來波淫日久士習漸非其敝安在試令効用他日果足稱作士乎夫今時士風自雕其樸觀前代以立國所定安受其敝有開矣將挽江河之流而下收權於上豈無道歟爾多士卓犖自負不安流俗者他日經世維風之畧講之必有素焉願聞其說

夫爲治之本在於得士而士之得不在考課殿最之日

也又不在薪槱賓興之時也璆琳夜光瑋寶呈諸蚌石杉柟豫章棟幹擢自深山今日之纍纍若若而展采於朝者即昔日之伊伊吾吾而吟諷於室者也今日之搦管揮毫而弔古者即異日之綰符視篆而經世者也語有之天積衆精以自剛人主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曜故盛其氣而壹其陽人主序儁彥以自明故養其德而端其習夫蓬麻相扶蘭滲奪芷習俗移人毋論賢秀今使莠稗盈畝即嘉禾瘠而爲秕矣淫風大扇即貞女誨而容冶矣誠欲得賢輔治而士風益可以忽乎哉顧士風之始成也機在上而下固制焉不及知

士風之既成也勢在下而上亦制焉不能禁制焉不知上固以機爲權而非過正不足矯枉非過矯不足注天下之耳目而鼓其趨制焉不能禁下亦以勢爲權而矯枉之奇沿爲服習服習之熟遂潛移天下之心志而勇於和以機爲權者多屬開創之生於前車既覆之後而鑒戟更轅人心亦已苦迷而問路則其爲力也猶易以勢爲權者方當末李之運雖湊理腸胃之疾而起居如故神醫且以好利而見疑則其爲力也甚難惟其難而任所決裂將益成其不可變吁可畏哉昔在春秋擅悅未開雖有德行道藝之英而羔鴈自通不過爲大家

宰邑以故沮溺輩甘心而負其耒耜爰逮戰國傾危大扇苟有捭闔縱橫之智而馬兎割挈人主奉社稷以從以故蘇張輩抵掌而售其揣摩迄乎漢興摩鈍示誘雖有明道正誼之儒而枘鑿不投竟出江都爲藩相以故弘匡輩宦身而枉其經術光武鑒西京之靡首崇節義其後也黨錮之禍皇甫至以不與爲恥則清議與國威再駕矣迄宗胎禁門之釁私寘學士其後也朋黨之興牛李至以相軋成敝則天子且莫可誰何矣宋祖撥五季之亂雅尚經術其後也僞學之禁元定至以不拒來學則禍患俱所不能動矣繇斯以譚春秋之士鴻飛冥冥

者也戰國西漢鶗斯頻頻者也春秋戰國上無整頓人
物之主故或養志衡門或掉舌車軼櫂在下而上不爲
禁也若夫節義也朋黨也道學也東漢以迄唐宋始皆
自上開之繼皆自上禁之其開之者速肖於下而禁之
者力窮於上肖於下者生巳甚之激端而爲窮變通久
之會窮於上者有相須以濟而國不可爲矣此古今治
亂存亡之大較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聖神統天
聰明建極　諭分教曰教化行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
廢雖中材墜爲小人言士風之係於教也　勑有司曰
彝倫不振實君師之過　詔取士曰賢者在職而其民
策衡二二一卷
之行是以風淳俗美國易爲治言教化之本
大哉　王言眞洞灼治體而精究化原者乎
列聖相承甄陶醞釀絃歌禮樂洋溢膠庠愚生也晚不
及親見當日之盛竊聞諸長老考諸傳記如劉御史濂
布褥則王司徒[illegible]衣甩器之高風焉而曳柴操臼夫婦
河[illegible]矣彼藉權漁獵者頼頻乎王三原讓還鄰居
則趙清獻三衢還宅之芳軌焉而念鄰篤友古今厚道
若符矣彼怙勢侵奪者愧死乎王冢宰之不私其僭以
善地也至解槽上馬以與之曰爾憚遠他人不憚遠耶
嘻何其心之公也魏尚書之不聽門人以立朝也竟致

仕去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巳家事安能善終耶嘻何其
識之遠也當時縉紳之上受用薄而行誼豐學校之中
經術明而文體正風之淳也俗之懿也千載中天之日
而一代羲皇之象也是不軼駕成周而陋漢唐宋於下
風哉頃邇來浸淫日久士習漸非淳龐斲於狡僞篤實
化爲澆漓大有月異而歲不同者攻文者不務明理務
飽飣剽殘膏以誇羶食不知夫太倉陳陳之因無所薦
其馨香也行身者不務闇修務聲譽危觀臺以懸衆聞
不知夫蚊蚋啾啾之鬧不足當其鼓吹也譚道者不務
諮性務門戶別宗旨以樹赤幟不知夫鵠的昭昭之設
策衡二二一卷
不能支其矢簇也取友者不務輔仁務黨與縱横厲以
排忤意不知夫虎牙狺狺之鬭不兼保其文采也處事
者不務據理務機械効市儈以肆閃倏不知夫菀柳垂
垂之息不當毀其期信也高明者不務守約務旁跳以
弔奇則梵貝靈篇脊提塵尾而利吻摧老衲之鋒不知
夫終日如愚聖賢貴其不言也卑汗者不務端操務纖
趨而諷刺則諫業雕蟲委同羔雉而僂躬媚高貴之庭
不知夫無媒知名必毋賤其不貞也諂詭者不務直心
務玄珠而龍斷則岑寂終南夭有佳趣而深林逼捷徑
之步不知夫掩目巨腋君子見其肺肝也大抵此輩鄙

重厚爲迂腐寡猥薄成風流此如碔砆魚目本非其質
猥以虛詞雕琢欲登之清廟明堂者也以如是之士風
儲他日之佳士竊懼餘波易汨而砥柱之難其人也前
代之士上本嬌而偏示之故從風而靡者亦偏激而不
返今時之士上本正而樸養之故積久而敝者亦盡壞
而無狀前代之士風激不返而成亂今時之士風盡無
狀而歸巧前代士風之敝也上與下明角其勝而相怒
相持今時士風之敝也上與下陰鬬其巧而相糜相逭
江河日下長此安窮嗟夫奈何其不爲之所也吾聞以
巧防巧之勞不如以拙息巧之逸也今有二人於此其

一滑稽而不窮其一木訥而寡辯則必信木訥而疑滑
稽矣吾聞以巧習巧之難成不如藏巧於拙之不敗也
今有二技於此其一木鳶而能飛其一車輗而任載則
必取車輗而棄木鳶矣我誠一意推誠與天下相信毋
患不我信也吾又聞人不可以威刼而可以愛驅也今
有楪金之禁於此犯者重法屬其身然而不止者所愛
之使人爲貪諸也吾又聞人不可以文說而可以實勸
也今有斬敵之格於此應者播骨隨其後然而不避者
重勸之使人輕水火也我誠信其功令旌天下以德勸
未有不我勸也雖然弗躬弗親庶民不信孔子謂移風

易俗以身先之詩言綱紀而咏以王書言風聲而係之
樹皆端本塞源之說也儻人主秉明作敦大之心行
無黨無偏之道則振綱挈領返異歸同天下士有不嚮
風偏德而國運何難與前代比隆哉

圖治　　萬曆癸卯四川

問天下未有精神不奮而能熙治績者亦未有樞筦不握而能鼓精神者樞筦何在君相是已粤稽古昔握樞筦以鼓天下之精神莫盛于虞周其次則兩漢焉舜命禹宅百揆四岳十二牧各舉其職而風動之化殊成王命周公爲冢宰侯甸采衛各司其局而太和之治洽在西京宣宗稱中興矣彼其綜覈名實侔德商周蓋有繇也在東京光武稱首出矣彼其精于吏治媲隆高祖蓋有自也歷代遞降漸遠古初惟我　二祖皇帝察吏安民遠邁虞周近陋兩漢　聖神相繼數世同符說中揚詡其鴻號　繩武之最烈者何君耶當時三楊爲相講求治道　殆無虛日其致治之美方之前代可方誰氏歟稱　中興之最醇者何君耶當時劉大夏戴珊爲卿憂勤庶務夜以繼日其纘運之隆方之前代又可方誰氏歟我　皇上初政勵精閱三十年鼓舞不倦豈不有光　二祖列宗哉近日乃稍厭萬幾事都撤公孤之位懸缺未補臺省之員需次不用建牙開府者或至乏人專城牧守者類皆虛

位用致孥情觀望百工解體以安坐爲得計以玩狃爲老成以勤勵幹辦爲好名以實心興革爲喜事士習若此　國家安頼不及此時一振起之吾懼狂瀾潰決靡所底止願所爲振起之柄安在諸士必有梳于中久矣其詳言之毋隱

天下之治績凝于精神天下之精神運于樞筦樞筦不運精神必且懶散而無發越之勢欲其鼓舞騰躍毅然必往是却步求前之說也精神不凝事功必且墮棄而無建立之基欲其收拾結束確然見效是却食求飽之喻也故欲宏治績精神不可不萃矣欲振精神樞筦不可不運矣嘗稽至治莫過虞周其次兩漢舜之垂衣南面也禹宅百揆而岳牧各虔其職用是帝載咸熙四方爲之風動則虞典載之矣成王之冲齡仔肩也周公爲冢宰而侯甸各司其局用是王猷允塞宇宙爲之太和則周官紀之矣西漢之治宣帝稱中興焉彼其起自閭閻綜覈名實文學法理咸精其能侔德商宗周宣史固燁然有餘褒也東漢之治光武誇首出焉彼其總攬乾綱督責九卿釐奸華弊不遺餘力精密過于高祖史固確然有定評也兩京以還吏治漸衰我　二祖皇帝鼎建兩都以　聖繼聖五六十年無蠹不剔無政不修官無曠職民無失所豈不軼虞周陋兩漢號鴻駿哉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則有若　宣宗章皇帝者稱繩武之

最烈矣蓋日與三楊蹇夏講貫民瘼品騭條教如柴車況鍾不次選用故能躋民物于春臺之上猗歟我　朝之虞舜乎又有若　孝宗敬皇帝者稱中興之最醇矣蓋日與劉大夏戴珊整頓頹綱發揮政事如吏治軍機以次剸劃故能還庶務于允釐之盛猗歟我　朝之成王乎迨于　皇上受圖秉籙餘三十載　躬親萬幾敬信元輔政期底績民期即安夫非帝王令軌　祖宗芳轍哉乃邇年以來若謂福德可恃　君位可逸官之與廢不足爲重輕民之理亂不足爲憂喜是故公孤之位虛懸過半臺省之員需次不補制撫中丞　九重所託

重者任其鈌乏而授鉞建牙之司同于兒戲觀察郡守一方所待澤者聽其久候而剖符錫壤之命各爲屯膏其始主爵請之不省久之公卿合請亦不省其始諫官言之不省久之宰相特言亦不省于是爲朝士者意氣摧殘神采沮喪犯顏不得習爲調停調停不得習爲觀望觀望不得習爲玩愒爲瘝曠流波漸漸自　輦轂及四方無論所居何官而明發精進之意微偷安狃便之氣勝矣無論所司何事而奮迅勇敢之念薄萎薾闒茸之風煽矣如有事于此或微細而當補緝者以爲小也不足飾吾名而土苴之事有重大而費擔當者以爲大

也虞其困吾智而巧避之夫細務廢積漸亦足以累大大務廢懈弛不足以攝小而小與大乃交廢矣事有目前弗急然數十年之後大利出焉謂不及吾身而收功也不復置慮矣事有目前無恙然數十年之後大害伏焉謂可當吾身而免于虞也不復挂念矣夫遺遠利則利去而害乘之忘遠害則害至而利愈失焉而利與害乃交病矣安坐養望心知其素餐也然自謂安坐則短長無從見破綻無從露而又有恬靜之譽何故拮据自苦一不成而驢技畢殫也姑息徇世心知其遷就也然自謂姑息則衆心無所忤衆欲無所拂而又有長厚之

聲何苦操切自榜一開釁而萬毒叢至也方其服庶僚也曰吾位尚卑姑俟遷轉秩崇而展吾術久之秩崇矣則又曰有司者治之耳一意持祿覬庶僚時乃轉甚矣方其服內僚也曰吾處閑曹姑俟外擢權至而行吾意久之權至矣則又曰智者行所無事耳復展轉求內覵內僚時愈不事事矣夫使一人而辨十事辨至于九而廢其一猶有廢一事之患況十事而十不辨乎使十人而辨十事九人皆辨一人不辨猶有一人廢事之患況十人而十不辨乎使一時而有十人于此其事有所辨有所不辨猶有不辨之患況繼十人之後凡爲十人者

皆有辨有不辨辨者常十一不辨者常十九乎今天下大都如此是故推諉躲閃者處于无全之地脂韋軟熟者逃于月旦之外觀望蓄縮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者彈射莫能及徐而高車華轂峩然槐棘之列矣周慎曲謹託于循牆附于緘口者指摘莫能中徐而建旄授鉞嵬然節鎮之雄矣其或米鹽必課阡陌必親竹頭木屑之並收敝袴帷蓋之兼拾不目爲俗必斥爲鄙曰大雅之風烏用此瑣屑爲也其或審機于萌窒罅于豫天未墮而杞憂先切雨未至而桑土先綢不指爲迂必譏爲妄曰時至事起烏用此蚤計爲也蒼赤在念者飢猶己飢

溺猶已溺養羊而思去其很滋苗而務翦其莠秦越乖
民者曰是希伐棠之聲釣尸祝之譽故惶惶若此豈眞
便于閭閻而圖之急歟封疆在念者埡塞必飭鎧仗必
繕驅飽食以習于檣篙嬉游以講擊刺彼燕堂狎處者
曰是賈邊材之稱冀分閫之任故汲汲若此豈眞利于
疆埸而謀之毖歟故衆人不爲一人爲之將羣衆人而
笑一人矣一人爲之衆人笑之將併一人亦歸于不爲
矣所謂笑者非必其口笑之其心竊笑之也非必衆人
相聚笑之即不相聚而其竊笑者如出一心也見笑者
非必聞其笑之心固意其笑之也非必眞有笑者而後

意其笑之即無笑我者而心固意人之笑之也何也風
俗所醸積習所驅天下之人皆以有事爲喜事以無所
事事爲行所無事夫喜事者造端于位分以外故惡其
以馳騖防本業若有事者殫力于位分以內即拮据鞅
掌猶恐不給柰何槩謂喜事欲同歸于委置耶行所無
事者就當爲之事循其固然之理是以有事而若無事
若無所事事者處當爲之事溺其當然之職未免叢挫
荒耗啙窳養亂柰何妄附于行所無事欲自寬其不可
解之罪耶然則處今日之俗習而欲起敝圖治非作其
氣不可也欲作其氣非事事求之於實不可也所謂求

之于實者擇人而畀之以官因官而責之以事隨事而
課之以功事誠辦功誠立即汶汶闇闇吾必號之曰賢
能曰異等而賜金而增秩而不次之擢所必及也事不
辦功不立即翹翹錚錚吾必目之曰虛僑曰罷駑而降
級而貶爵而褫職之辱所必至也其或事辦功立毀言
日至吾知其不善事左右以取罪也則有即墨之封在
焉即百喙倉沮之不爲動也其或事不辦功不立譽言
日至吾知其善事左右以求容也則有烹阿之典在焉
即百曹丘揚之不爲之易也如此而後功當其事事當
其官官當其人天下之人曉然知上之責成于我者以

實不以文乃始盡破其彌縫之態而不敢以僞應知我
之見知于上者以實不以文乃始竭蹶于功績之途而
不敢不以實應譬有大木于此百人舉焉一人從傍數
焉不力者鞭箠加之然後百手百足無不肩荷而木行
如馳矣譬有巨舟于此百人挽焉一人從中省焉不力
者樸抶中之然後百手百足靡不牽率而舟之進如蜚
矣庶乎俗習可變人心可移挽靡靡者登于明作其可
幾哉乃其本則在于　君其機則屬于相所謂樞筦也
夫　君如心宰相如意百司庶吏如耳目手足也惟心
能使意然後意之所指而耳目手足各效其職焉今乃

心委其官已　君如家主宰相如家督百司庶吏如亞
旅疆以也惟家主命督然後家督發縱而亞旅疆以各
呈其力焉令乃家主厭其家已心委其官將耳目手足
靡所管攝吾恐其歸于寙惰寙惰不已痿痺之患出焉
不惟五官病還而為心病矣主溺其職將亞旅疆以靡
所倡率吾恐其歸于散渙散渙不已潰裂之害生焉不
惟家衆病還而為主病矣心病而身隨之主病而家隨
之　明主不為身家計則已欲為身家計則夫勵精綜
覈何可不昕夕圖之圖之此為時矣

吏治

萬曆癸卯雲南

問勤宣職業保境綏氓則吏治亟已然有吏事有計
吏之事頗下之所事常與上之所以為計相訑則
易以故吏治蒸蒸莫過於漢若潁川兩君于
其所表見皆深當主心而其時雖號錯用法埋止
於綜覈名實不關世外吏煩科條也而功用頗益
大興斯其故亦可推歟　皇上銳意與理深汰
符詔書數下嘉與內外臣工共絲斯路邇來慎
除目而責成功愈嚴重於往昔諸奉行者亦務廣
厲功令多方節制精計以求得人矣而事率民安
之效卒未有稱　上意何今人不逮漢遠甚也說
者謂貫效虧於紛飾外之吏治病在有餘實績曠
於因循內之吏治病在不足然乎否也豈計吏者
尚有遺法歟將用法太明而其下兢相追以遁於
法歟夫必節制森然功令凜然令天下皆囊於法
以為治則廿宗之遺愛彈琴之風流沒齒不見於
世矣今之計吏其何失可得而指言之歟抑亦濯
磨羣心靜壹流兢模更有在而不專係于計吏者
歟多士今之論秀即異日官聯也故嘉與共談吏
事

世之君子欲鏡人倫而綜吏治令天下孳孳守職以循
理則其效不能以操切奏而其人不盡以文法繩非法
之不足恃也法之所束者少而人之遁於法者多則法
之利於吏治也少而遁於法者之害於吏治也多天下
之人良楛殊材也靜躁殊品也吾離法而治之人皆自
詭於繩之外矣而名同實異俱與賢智之士有節幹之
名而實相去萬萬也吾將無所據以絜其材品然肝膽
不外見而遁驅殼不待覆而周吾專倚法而治之人又
巧避於繩之內矣而不能者故自炫以獵其能能者故

自設以獵其名賢者不敢以盡施其才不肖者亦得以
苟容其不肖彼反有所借以匿其情實故以法計吏無
若以法量功也以法量功無若聽人置法以自量立儀
以自治也葢疎節濶目天下容有不竟之情其治恒悠
然有餘破觚斵雕之意失而束濕促柱之風滋則焦然
不能以終日彼其舉足觸首惟法是抵則亦逡巡苟且
惟法是避天下務爲粉飾因循要以如式而止卽有遊
意經年之外望化必世之後者必以爲無能人也法吏
且以爲言不復問其意之所屬而魁壘之士議論中機
宜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又猥以其無故而自顚

出以求拚聚然則上之所持下之所拘下之所期上之
所格吏治之偷夫豈獨吏之咎哉昔者召伯之治南國
也暴處於遠野聽斷於隴畝而其後之人相與思慕之
不足又寄愛於甘棠卽一翦一伐而有所不忍而孔氏
之徒單父者流閻嘗按之無他事跡以自遺於世而其
風流文物歷千百年而俎豆不衰者特彈琴不下堂焉
耳時葢無吏治之名亦並無計吏之法而一聖一賢之
所表見者抑何其照耀人耳目也然葢尚矣卽潁川渤
海兩君子豈不漢世循良哉彼其敦本節嗇興教禮義
皆以其材識著續收功而其時亦不獨諸吏之材且賢

也所爲御吏之法簡易而無不盡不以私人繇不以文
法牽第綜其名實而爲之殿最已耳諸官屬並自辟除
其權重且久故得以盡其材而其政之所由成亦各因
其能之所近與其上之所宜以爲惠利于民而今之所
持以治吏者令則棼絲而網則秋荼也聲勢不相及而
多方參伍以節制不異一瓢而百輿前後且遞遷而互
爲更張以牽掣何殊一羊而九牧督責之加焉者必則
求疵於吹毛也伺察之發焉者奇則索形於逐影也使
天下精神不用於職業而用於逢迎蘇局不用於提衡
而用於緣飾志氣不用於植節而用於市交材諝不用

於修功而用於吊詭吏於外者以能任事爲巧造佞詭
請翹然有粉飾炫鶩之思葢外之檢察嚴以密不亟以
材指相高無繇見其長而希捷足以先得是故上好鈎
奇故爲奇以鈎其鈎也吏於內者以全不沾事爲巧靜
聽旁觀靡然有因循規避之意葢內之議論苛以煩不
盡以聰明自黜無繇避其忮而希拱手以待遷是故上
好用察故見愚以避其察也外之所爲妙簡廉尹者日
夜奬用奇偉豪舉而不知其迹可假內之所爲甄敘流
品者日夜嘉褒恬淡寧靜而不知其端可匿是其用法
則太明也其欲治則不甚也其欲治不甚也者非特功

用不興也并亡其法盖始務以法窮人非久則法窮於人法窮人人因法而縶手足人窮法法因人而歸贅靡患且以今時御吏之法言之則其病有五夫綜覈名實者不信實於名名離於實而舉加焉焉得無負鰯而居以射名於天下哉故有則以退爲進以讓爲兢而恬名是攫有則務僞盖虛矯情詭俗而賢名是攫當事者浮慕其名而內覘其助遂相與器重之囂焉若揭鐘鼓而求亡子譬則葦貿珠者之櫝而忘其中亡珠也是謂急於名而緩於實賞功罰罪所以爲勸禁也賞決則所欲之得也疾罰決則惡之禁也嚴如持兩衡而主匭司鞀

之吏常苦夫人情之多疑于是眞見其可也猶必前後熟計其有不可也者微見其不可也更不前後熟計其無不可也者賞罰不信于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化庸可冀乎是謂怯於賞而勇於罰自一命之吏逆數之至於公卿其節級有九然必合上下軌於一法而後令甲信於天下今一命者一言不相應一舉事不當旋以三尺隨其後甚至官不足以贖自此遞上其所失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而畧從鹵莽以故昔人嘗稱功名少損於治郡時雖有偉人卓然特立不變然而爲此者盖有之矣是謂寛於大而嚴於小市虎投梭從古

慨恨況大山之隈奚有於深柰何掾用舍品隲之大權而參驗於飛蓬之毀使精潔之行決於愛憎治亂之功制於恩怨舍其昭昭而索之冥冥則精辨之功息而模稜之吏處官矣修智之吏廢而含沙之口高張矣賢者顧影而生疑不肖者塗隙以倖免此亦當今之公患也是謂疑於共而信於獨官之擇人猶披金於沙人之待官若望農於歲而一以資望爲覘則天下無倖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然後勉强自奮於功名今累同薪積而次不合貫魚等資耳所以處資者更分淹速焉等望耳所以處望者更分華俗焉寧無孤其營職之心而

生其意外之想哉是謂精於擇而疎於用由前二者是下之遁於法以自偷也其失在下也由後五者是上之過用其法而漸流于敝也其失不專在下也而要之尤有本焉天下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人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故人主所注嚮天下之精神才術奔走以應之　臨御數則人有竦厲之心　報決速則事無偈茸之弊柰何　穆然深居而事多中格哉在上以緩急無不可在下遂以遲速爲固然牘留而不　報久之章牘其漸稀官鈌而不補久之官守其漸廢盖不獨御吏者失而御御吏者亦失也推擇銓除半作故紙入品

舒局不令開心徒倀倀焉抱其空器及其一旦於何得人以應非常耶且主利在有能者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勞而富貴主利在綜覈而收功臣利在偷安而自便今上下習爲怠玩而功罪無所責成是反藉人臣以便而　國家不得收其利也天下之事愚未知其所終也已

禦夷

萬曆癸卯貴州

問西南夷之難馴也自古然矣以漢唐之盛不能盡服黔中與夷飾南詔其故安在　太祖混一區宇盡夷險芟荒業郡縣而冠裳之視諸蕃無所益前代未有之烈也迨其後未免叛服不常者其詳可得聞歟二百餘年以來經理漸備防範彌周宜是衛所城堞與夷落相錯如繡而夷性盜切出沒何常居雅蟄毒行輒毀張識大倒不烏散粵西則豕突溪洞從來已久頃在事者協謀征討五開諸洞徹上寵靈殲魁殆盡諸苗奪魄罔敢干　天威矣然能保異日不嘯聚乎否播平之後爾貴凋瘵當倍往昔所爲扶積弱以圖治安者道將安出有謂以夷制夷壹意責成酋長以爲控馭長策者有謂黔蜀累宜開粵通滇以鞏固西南者有謂舉全播以克黔幅隕庶幾壯弱之勢而說者又慮及于締造之艱有謂闢土地以專勸課庶幾消跋扈之心而議者慮非所施于夷僚之士諸士恒居而慮切桑梓當有久安長治之猷試盡言籌之勿泛勿諱

執事發策終篇以貴事問寧非謂諸生中儻亦有識時務焉者乎顧生斯聚斯居恒欲爲桑梓有所陳說第無繇達耳茲敢不瀝悰以對夫貴南負不賓之逆而擅不討之日自古然矣滇南之境非此不達以漢武之雄畧粵之南嶺之西襲衣冠被教化而不能化洽黔蒼以唐玄之全盛宓之將數十萬之衆假便宜務深入而不免喪師南詔則以貴爲之隔故也貴固可輕哉我

帝　神武開天明德懷遠至爲杳杳之故戮馬燁以悅諸羅夷始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以達蜀然猶未郡縣其地也至永樂初而田琛宗鼎日尋兵交思州思

南患苦田氏始誅二酋而郡縣之服徭役與諸甸服不
異此漢唐之所不能得也噫何盛哉迨後叛服不常與
時終始至正統而香爐山苗富蟲叛蓋麓川之役省兵
赴調至十年不解列衛空虛而諸苗獠乘間竊發官軍
往往失利沿至景泰遣降胡往征之始無騷動令我無
虛可乘而苗無輕我心縱不戢翼以俟安敢遠飛揚而
受搏擊也至弘治而普安女苗米魯叛是時米魯乘其
夫普安知州死殺其庶子欲襲夫職而鎮巡官以操切
督之故反至合川粵雲廣及貴州諸路漢土兵共十餘
萬討之乃破苗夷禽獸難以法裁令不窮治之何至挺

而走險也至正德而清平衛車枕等寨圖叛蓋思酋久
負固稱亂與阿旁等聲援相倚復負其香爐山之陡絕
江水之深險故亂日益滋至大集湖川播州酉陽兵並
以所募土兵竭力進勦乃聽撫令善計者離其黨與相
其險易而早為勦撫之策安見其流毒之慘且久也至
嘉靖而曆爾山苗叛其山在湖貴之間各土官相轄有
戶籍稍輸賦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復以逋欠督之過
亟悉騷然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久無功至集諸路漢
土兵累討之乃定今當事者不重歛之則猶編列之氓
耳安見其不蒙故業而安也執符于往歲參變于今規

得失灼然或以郡邑困弱失于警服而生心或以計智
疎虞失于撫戢而棹臂或徵兵給餉天下騷然而後收
蕩平之功或積日耽時動以數年計而猶伏跳梁之隙
總之以漫無統馭之策夷恃其險阻以蕞爾一路之
弱藩難制其死命以故少有可乘則彼且螫毒彼且鴟
張而諸衛之道受其梗一議大剿則彼且鳥散彼且豕
突而荆粵之阻竄其跡頃者五開蕩平諸夷奪魄第犬
羊異類不能保其不嘯聚者誠在異日然以瘠壤當軍
興之後凋瘵難言所為振積弱以圖治安者則在此時
其道有四亦無踰于執事所問請得詳言之夫夷種寔

繁紛然雜處無版籍姓氏可紀徒就其某夷某夷命耳
其族類誠難究詰然非渙然無統者也如先年湖廣鎮
筸二司以叛聽撫俱各任土官為主冀免誅殺又如筸
子坪之苗亦請其土官田興爵至寨願立署以還舊治
此已事也儻擇酋長為諸夷所憚服者馴其封豕長蛇
之性而收其牛溲馬浡之用令籍其人以登之版冊或
別生分類請而予之姓氏而交通窩容之禁絕不少假
脫或地方有事責在酋長諸夷以有所轄治而不敢為
非酋長以有所責成而不敢朋比其賞罰唯　天子命
庶幾兵餉不煩而邊疆受以夷制夷之利矣故因信地

責大曾以控諸夷便滇與貴原自脣齒而利害共之乃
西粤可以通滇至今商賈絡繹坐視道無不治獨以貴
一線之路受滇南採金貢石之擾使咽喉重地夷人得
以藪澤其中緩則殘貴急則窺粤豈貴之利乎而猶未
也萬一滇有患則貴不能獨存貴有阻則滇無路可達
識者皆以為西南隱憂獨以地聯三省創始惟艱遂旋
議旋罷若權于利害之間則利百而害一葢一舉而可
以分黔省之疲累杜諸夷之覬望且貽滇黔以輔車之
安故開粤以通滇便　王者家視六合子視諸藩而黔
其最弱之季子也經國者豈其惜此全播而不以益黔

弟慮其力不前耳愚生以為慈父之于弱子固將憐而
思以振之往黔有故輒借力于川湖雲三省孰若即以
徵兵轉餉之力為其建邦啓土之力久之冀其自振而
無所事借乎况播近黔而遠蜀也蜀强而黔弱也昔播
之叛以遠而强者不及制近而弱者不能制釀成大患
以致于此由斯而譚毋論毫不以屬川不大損半以屬
貴不大益且所關于封疆利害尤不小者儻不權于遠
近强弱利害之間則孑然黔土坐受孱弱之病無以懾
夷酋之膽恐非　聖王所以混一無外之規模也故以
全播益弱貴便夜郎崇崗巨箐即無膂元膏腴比于內

地而萬山彌埊誰與為主火種刀耕什不及一徒使地
有遺利而恣其非心非完算也即間有苗民輸糧者有
司不善輯治督責太苛動以逋欠責之見戶以逃亡責
之土官即如往年平頭長官掣印以逃而二司逃民殆
盡其明驗也脫分隸于會長仍專官勸課而懲其惰窳
寬其餘力可乎嘗考甕城很牙百餘已附諸寨蕩平之
後業已建設宣威等營屯兵其上矣彼處枕山帶溪頗
稱形勝而廣衍膏沃賦入足當一州今且不敢別為議
儻督之耕作而時喚咻焉將久之不可冀為吾琛乎漸
而至于養鵝甲答富郎江口夭壩諸寨可類推已乃拘

攣者謂夷風未易以變此非曠然于大觀者也夫黔在
昔盡夷窟也而以今視昔何如此何獨黔也遠而吳越
姑無論即荊楚巴蜀與貴界境其在春秋兩漢時不稱
蠻夷僻陋哉至今聲名文物為宇內冠冕則更化善治
在人耳故闢土地以專勸課使諸生至愚竊謂邊事始
于萌芽尋于斧柯圖之萌芽者易為力圖之斧柯者難
為功班固曰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此為
之于斧柯者也誠用前數策而為之于萌芽或斟酌于
時勢或參伍于機權以振數百年之衰而起一時之弊
將見黔南可晏然享無事即間有烽舉燧燔之警而邑

亦在必卷舒在手豈至如往昔紛擾不常並勤宵旰
之慮乎雖然費猶其小者也寧夏之亂播州之叛皆殘
尤小寇耳徵發之檄旁午而馳于天下然所費大司農
金錢以數百萬計脫更有之海內窮愁何以重徵調耶
帑藏空虛何以重給發耶愚生因費事而輒及于天
下大計有不勝區區杞憂者記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愚生終有望于　廟算之勝也

兵食第一問　萬曆癸卯浙江武試

問今天下之最亟者無如兵食兩端而最弊而不可究詰者亦無如兵食兩端杞憂之士何嘗不謂思計之然我　國初之法以兵衛民以民養兵其制犁然具備而今一何弊甚也按籍而數兵非汰也然兵逾多而逾苦於弱持籌而計食非簡也然食逾多而逾苦於餒當事者或不敢盡言付之浩嘆而已此其故何與今之借箸者議清勾議召募議訓練以爲若是而兵可足議興屯議開荒議中粟以爲若是而食可足吾非以此數者爲不急也然此爲無兵無食計耳今有兵或不得兵之用有食或不得食之用其弊源將安在不清其弊而欲支吾旦夕以爲安其憂不方大與夫兵與食非二也兵弊則食耗而不可繼食弊則兵疲而不可支豈其弊固相因而至而覈之之術有一舉而兩便者與諸士其極言救時之略毋曰此肉食者謀之也

今天下日益多事矣蚤見之臣遐慮之士盱衡時艱者靡不嘖嘖兵食兩端顧天下習見其弊而莫究其所由弊或究其所由弊又不能奮發而整頓之是以其弊至于不可救而一旦有急中外且坐困而莫支蓋　國朝定制伊始內設京營以強根本而緣邊要害所在宿重兵以鎮之棊置星列隱然相維而歲漕數百萬瀬河而上大司農時出金錢佐之衣糧犒賚亦復稱是當時兵實於伍粟盈於庾卽有旦夕緩急授鉞者有臂指之便持籌者無咽喉之梗是以二百年來卽議兵議餉稍有不足之形而當事者一整頓之輒晏然如故乃今則異甚矣今之所患者非其無兵無食之患也患在有兵之

害而無兵之利有食之費而無食之用其弊相因而至
而其端亦相尋而不可詰是故兵非少於昔也蟻聚雲
屯持戈矛而屬櫜鞬者非乏人也然而尺伍空懸軍名
僞列詭市井以竄籍而屝屨糗糧半入紈綺之手掠精
銳以自衛而鳴笳擊斗反驅羸弱之徒等魚麗於兒戲
望狼煙而鼠奔是兵以多而益弱食非少於昔也陸輓
水輸罄帑藏而銜舳艫者非乏食也然而輦載而出刺
載而入乞子功之力於長安則玄黃錯陳而枕戈寢甲
者不完鶉結之衣蒲背丘之口于油幕則橐裝雜沓而
填山塹谷者不登二鬴之享將愈肆其鯨吞士徒成其

鵠立是食以多而益餒夫兵以衛國食以養兵兵弱則
食耗於浮糜是中虛也食匱則兵疲於枵腹是坐槁也
兵與食交困而東西支吾首尾掣肘是亂徵也無事則
脫巾譁譟挾衆羣逞常患兵之多而有事則股栗色變
發閭左以代戰而卒不得効一劍之用又患兵之少在
民則懸罄供邊海內若埽常苦食之增而在軍則剝膚
奪糈枕空戈以待旦而卒不得享一飽之樂又苦食之
減舛繆如是緩急其何賴焉迺論者不思清其弊源而
尋端爲補苴之說談足兵者慮乏不議清勾議召募議
訓練矣夫小民千里補戍如赴湯火且債帥多有奪其

資斧而嗾之轉徙者何以言實伍也烏合市人倏[illegible]
散意如飄風稍不遂輒挺而挾其上以視土著之卒相
萬矣春秋訓練日出而召之陰未移而嬉散直以聒鵲
爲具文耳即不用命者能於鞭貫外一以宮嬪法大創
之否以是三者而冀足兵是拾瀋之說也談足食者又
慮乏不議興屯議開荒議中粟矣夫督亢沃衍之地侵
於豪貴者已沒世不復徙以既脫地驅轂冢卒田其中
其誰能稼穡畚鍤而冀升斗之獲耶燕趙淮楚潟鹵水
潦莽蒼無煙非豪有力者安得負工力而服錢鎛乎政
恐占業未幾而箕斂已至耳夫東南十鍾不當塞下半

石如下開中之令則保伍散落阡陌爲墟顧安所得穀
且使商賈不通鹺政內壅非徒病商也且以病國以是
三者而冀足食是畫餅之說也吾非以是數者爲非救
時之策然兵且爲驕子而吾徒以什伍縻其形食且爲
漏卮而吾徒以涓滴益其潤猶之乎無益耳吾以爲欲
議兵食在先清其弊而二者之弊百孔千端吾總而槩
之曰冒兵冒則濫濫則弱食冒則侵侵則餒救冒之術
在於覈之而已夫覈兵者非槩而汰之也京營之冒在
卒邊營之冒在將冒在卒者其勢合而無所校也法在
分隸諸營而覈之分則鈐轄各司簿核若瞭廝養不[illegible]

占籍疲老不得竄廋身甲而名乙籍存而人亾者不得詭法而卒之冒無所容足矣冒在將者其勢分而有所匿也法在合隷大將而聚之合則攤衆齊屯悉力奏公勁銳不得匿爲私隷萎疲不得驅以乘鄣肅隊以出肅隊以入而什伍盈虧不得僞增而僞減而將之冒無所措手矣辟之吹竽者一一而聽之則無濫吹此當救兵之窮而聚之之法也夫聚食者非槩而裁之也京餉之冒常嬴邊餉之冒常縮冒在嬴者其數實而利有所散也法在覈其實而虛之虛則存亾多寡如列眉然陽具其數而陰收其名者黜私匿其力而公籍其資者退一

切徂獪之奸紈袴之胄並不得羣而窟穴其中而嬴者無所散矣冒在縮者其數虛而利有所聚也法在覈其虛而實之實則饑寒勞苦若燭照然蒼頭廬兒不得買閒而輸月錢壯丁銳士不得攤旂而守空橐一切首功之賞冬夏之賚並不得踞而漁獵其中而縮者無所聚矣辟之箆髮者比比而櫛之則無藏垢此其救貪之窮而聚之之法也夫兵無冒則有一兵食一兵之餉而餉益省又何患乎耗而餒夫食無冒則養一兵得一兵之用而兵益精又何患乎疲而弱豈不亦一舉而兩便而覼紛紛諸議支吾旦夕者不有逕庭哉然二者之弊其

來久矣久習而驟反之則人心搖久安而大搖之則衆口譁毋迺藉藉議不便乎而愚以爲責在任事者夫操兵而爲之長者惟是紱韋之跗注君子也紆金拖紫國恩蓋世世靈承之豈其陽呴陰齕實生厲階而忘國恤也夫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思以公忠自效者吾遴而重任之而內之本兵外之制府又以精神日爲振刷相機宜而次第行之夫獨不可成也必衆夫驟不可成也必漸夫需不可成也必斷如文潞公之汰冗如王荆公之裁祿奮以一身去百世之弊而兵食之覈直易易矣何搖與譁之與有不然以方隅多故之秋而處兵

食兩難之際失今不圖其憂且方大矣是可不爲之寒心哉然愚竊抱杞人之慮以爲今之憂不獨在無兵食也兵莫大于權之移而食莫大于源之涸故夫兵之弱尚可振也今且權漸移矣緹騎之窟久營而黃衣得專筦鑰之任觀容之物暫假而巷伯得與弓矢之命持太阿而授之柄其與生亂幾何夫食之餒尚可充也今且源漸涸矣畝畝之膏已竭而鑿山榷關之使日擇肉而食司農之槖如洗而左藏柙櫝之賸日尾閭而洩剝民命而奪之生其敢何日之有嗟嗟此何時哉東譸西訌河漕爲梗民心思亂十室而九今日者患無兵異日患

兵權已移啓召兵結將之釁而且爲寇藉也今日者患無食異日患財源已涸起瓔林洛口之亂而食且爲盜資也藿食之夫不勝欸欸之愚卽欲痛言之而已噎矣肉食者奈何泄泄焉

永命

萬曆甲辰會試

問自古帝王唯天命曰凛凛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詩曰聿修厥德永言配命夫天道無形所爲欽崇者何在歟意修德之旨歸有可尋歟且命十耶而或以保或以配義抑何別也我　國家　高皇始基　文皇成之天命最綿篤已當時所爲詩偲而緻訓者心源可闡繹歟　皇上自御宇來功烈無兢于　二祖不啻對揚而須猶勤求所爲祈天永命保國安民者何其淵也豈天命扁盈之仇宸衷有先慮歟夫古有諸多難罔國者又有謂一職即累代之功盡者有謂外寧必有內憂者又有謂民不安即易動者議何人人殊也可徼而存歟儻有中于今之世否　國家法令明備于綢繆計非缺耳雅是淵微中宜警而防者何在昔堯言執中子思闡天命與修德配命之義足相發明否諸士志天人策久矣其幸抒焉

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天命之佑助而興厭斁而替者也

然而天不可恃則當求之人天未嘗不可合則當求之人心之天何者興替天之運也而其機則自人主一念握之人主將使有興而無替常佑助而常不厭斁非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固不可夫衆人見其運則彌縫已晚明主見其幾則斡旋獨先是以修之必于冥冥而國勢民生常恬而無故雖履盛滿而不至有潛移默鑠之虞在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在詩曰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言天人之際蓋詳乃其義固有別矣保者常不常未可知之謂也配者合不合可獨知之契也我執契于此合符于彼曾不旋日故欲保命必先修德而配命然而命未易言也其倚伏深其轉移捷即神聖每心惕焉　高皇帝之訓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慮則致危危而克慮則致安在能謹與不能謹耳　文皇帝之訓曰天下雖安不可忘也小事不謹積之將大患小過不改積之將大壞皆危道也愚嘗誦而繹之　二祖方天心與宅之初黎庶樂生之候而兢業如此設天下之可憂可慮者一萌芽其間其焦勞而備宜不終日須矣所爲天命輦而常新　德業宣而愈朗有以也我　皇上洞明化原獨任理要語曰天道貴剛主道貴強又曰君人者如天高不可極如淵幽不可測　皇上寔操斯道

以御世蓋三十二年來　威靈旁鬯　濊澤四訖交趾以北松漠以南龍堆以東日窟以西絃誦相聞文治之極也賀蘭行尸夜郎鬼録卉服狡夷偏師所指無不汛掃而虜且款塞爲外臣武功之昭也頃　聖心悅豫省循茂祉本原帝眷渙發　德音欲與輔臣講所爲祈天永命保國安民者蓋當保定孔固之時而注意日升月恒之景運不以　聖祖　神宗之功德爲可恃而更欲規恢之爲嗣大曆服百千萬禩之所恃斯亦　上聖之極思已愚生不敏欲收涓塵以裨河岳其道無繇顧嘗攷覽載籍若春秋以後才臣謀士所爲抒籌未雨切儆

履霜者倘可摶而存焉夫國不可使無事也司馬侯言
多難或以固國也又不可使多事也管敬仲言一戰之
費卽累代之功盡也君不可使有功也山濤言自非聖
人外寧必有內憂也尤不可使急功也徐樂言民不安
則易動也自常情言之羽書旁午見謂非安瀾覆盂之
業而司馬侯之言乃如此燕凱交馳見謂當泰寧熙洽
之盛而管敬仲諸人之言又如彼夫何故非以數戰則
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必且廣侈其欲漁獵
海內積漸以甚而民乃以其忿鬱干天和而招戾氣所
謂欽崇保命一切亡有而國家事遂至不可知也宜諸

君子之切偲而不已也吾觀洪範一書惟天陰隲之書
也五事以配五行占其雨暘寒燠觀其星辰歷數然必
曰卿士從庶民從乃從而于是有食貨以爲之政斂福
以與之共聖人奉若天道未嘗不本人情故曰王者貴
天謂以民爲天也繇其道故可使雍熙和洽嘉氣浮溢
風雨時若星辰順軌謂之禎符而不然者圖度則已惛
矯誣則已謬以語于配帝凝祥失本術矣愚也試以所
族談務于近事則所謂戰勝而外寧者莫如今所謂民
不安而內憂者亦莫如今眉火而怡堂矜聲容而狃肖
睫　聖明必不其然然不敢不虞其漸也蓋自頃歲郊

壘雖仍堦羽旋舞人人稱最勝事焉然而鳴鏑者已半
爲無定之骨轉餉者已偏爲溝中之瘠矣追呼尤迫額
訴無門中國之嘆仳離鴻鴈之鳴中澤卽肉食者不盡
聞而　當宁可知矣譬人有疾則以藥治又疾則輒又
治數治之後卽疾幸有瘳而元氣之存有幾如是而猶
恩澤無有徵賦滋煩勞來未聞豺虎四出譬馬力竭而
策之不已民之不安其宄不止失民心也此非細事也
何也宇宙一氣耳氣聚而有情有形者爲人氣聚而有
情無形者爲神上爲光而下爲土灰蘆也布以律管日
欲至而先飛碩金也鑄爲渾儀地彼震而此動況以億

萬生靈所唏噓哉唏噓則灾青應之變唏噓爲歡呼則福昌
亦應之其道在革而已故夫悔過非完行也然而聖人
不吝也罪己非美名也然而聖人不諱也愚故願我
皇上之留意此也　皇上何不默而思之自今以前所
爲氛淸塵掃數用而數有功者誰歟夫非我民之力歟
及今不節後何以繼矣　皇上又何不憖而念之自今
以後所爲杜孽消萌長御而長無患者又誰歟夫亦非
我民之力歟及今不養後何以需矣養之則無務擾之
節之則無務浚之有爲　皇上愛養其民者毋以非溥
士類也而播棄之播棄在此則需用必在彼使民命寄

之虎口而民何以安有行之自 皇上而惛傷其民者
毋以厭縱一人也而必行之必行巳之便則不顧民之
不便使民力罄于焦釜而民又何以安夫民當困憊之
後而稍生存之易德也方觖望之時而亟慰撫之易回
也回人心因以回天心此兩得之道也集人和因以迓
天和此駢至之福也豈以 皇上聰明聖知念不及此
乎雖然愚有以知 皇上之不忘此也夫不弟曰祈天
而必曰永命不弟曰保國而必曰安民是 皇上之思
其終也思其本也洋洋 聖謨固明示之意矣葢愚嘗
觀漢唐之季靳郅支朝呼韓收燕趙復河湟其勳伐之

美可謂大過盛時然而禍敗亦相踵此非天之難諶夫
亦其君實有驕德草菅其民謂世莫可誰何而不知天
心實厭矣之以至此此 皇上所以方處日中之豐而
埀思將具之難也誠于此時慨焉與大小臣工修法審
令扶創補羸將一舉而回寒谷之温靖金甌之業惟所
運之矣然猶未也欲無擾民必無自擾其心夫非幾動
于上而非令不關于下未之嘗聞堯言保曆不曰執中
乎中庸不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節之謂和乎而
又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人心與天命相感之徵可
知巳葢天之命無爲聖人之合天命以無欲無爲也故

百昌皆遂生焉無欲也故萬民皆遂業焉 皇上誠檢
之四者之情能無一偏用否能用而不用廓然未發之
初否能以我情公天下使天下之民盡歡欣鼓舞而無
怨咨否能使吾之用足宣天地四時之和而無壅閼無
摭厲否夫以 高皇之聖也而論好尚則恐以好財好
色好術偏論賞罰則恐忿忮怨憎之垂中正以 文皇
之聖也而聞正心義則欲使車馬飲食衣服玩好一無
所增加而後天下可無事葢執中之難如此想其終始
之心思不用之耽樂而用之儆勤又不徒謹之昭明而
謹之淵涓宥密所謂修德配命夫非其 明訓法程耶

皇上而誠心 二祖之心則必謹 二祖之謹而後
可誠謹 二祖之謹則必毋狃細毋忽大毋即嗜好毋
牿清明而後可恭情猶水也水濡之則溺壅之則底滯
唯善治者節而宣之不唯無泛溢之害而且收灌溉之
利聖人之治情也不唯坊之使無亂而巳固將使調停
均節之化默握于燕閒恬穆之中而莫測其端莫涯其
量是則不必箕疇警而祲咎消轉旋在方寸而祥桑不
告雊雉不鳴矣其于命也寔配之直保之云乎雖然抑
又有不忍于保者憂危之慮 二祖先之矣夫歃器在
廷盤盂在側祼將在列鼎彝所陳四子之言未必非持

鑑之一鑑也

賞罰

萬曆甲辰會試

問帝王與天下晝一賞罰二柄茄其重云三代之治或言先賞後罰先罰後賞或言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果若是區以別歟致之往論有言賞者士所死又言國之存亡不在厚賞有言刑罰不可任以治世又言刑典太寬漸啓姦路孰爲定論歟後之臣子有縱賊弗追欲留之爲富貴地者則信賞是矣然則太原未平而斬使相者非歟有上書請裁抑武臣見殺其主不能治而識者知其將亂則必罰是矣然則以峻罰爲失人心而有姦臣之目者非歟　明興紹統百王刑賞大典載在　祖訓諸書釐然備具我　皇上益瑩精治理比歲以來恩澤屢詔　震霆時發而闢諸道路似猶未厭于喁喁何歟亦可言其槩歟夫古之人論賞曰藏在盟府論罰曰名在丹書是皆有一定之法非人所能損益輕重者而宋臣乃言賞罰有萬世之公有一時之權將無爲廢法行私者賓歟夫廢法行私則必不可爲理矣故願與諸士究言之

國家以法而治亦以法而亂夫法非以基亂也敝在用法者以法行之而以意借之故意常倚于法而法常不麗于事夫一成而不變者法也百變而不窮者意也一有司以意行法或且牽文就意又況据無上之尊挾不撓之柄微曖難鏡而積習難袪苟挾尊威以要下則下益輕或持巽愞以逢上則上益重上重則法不得不輕下輕則法不得更言重故變者彌變以至不可勝窮則行意而不行法之過也栢皇大庭之世我不敢知虞夏而後冕旒而臨南面未有不用慶賞刑威治者表記曰夏道先賞後罰故親而不尊殷道先罰後賞故尊而不

覩信斯言也謂聖人有意于軒輊賞罰非也皐陶告禹
不曰命有德討有罪乎仲虺贊湯不曰德懋官功懋賞
克寛克仁乎且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叔向已言之而曰
先罰尢非聖人意矣蓋自堯舜沒而德下衰至桀之滅
德作威極矣湯于是一切代之以寛三風十愆儆于有
位是也迨殷德又衰至紂之力行無度極矣武王周公
于是一切綜之以制爵以五等官以三百六十屬是也
是皆聖人乘天道本人情因時立政初非可以膠柱而
言刑名從商爵名從周則亦荀卿氏之過也三代而降
其嗣子能善守先王之法則治輕變先王之法則亂善

守之則爲維辟之威福輕變之則秖以飾一人之喜怒
至于喜怒飾而人無所畫一于是矯枉之論出焉盧從
愿曰賞者士所死夫士也何至以死殉賞士以死殉賞
上始不敢吝名爵而名爵輕名爵輕而士更驕故曰國
之存亡不在厚賞李專美言之清泰帝蓋有激也董仲
舒曰刑者不可任以治世夫刑固不可專任然何可廢
也廢之則必務姑息而主威削主威削而吏議偷故又
曰刑典大寛漸啓姦路寵綏之爲宋仁宗言以救時也
善乎文中子之言曰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
得失在乎教故賞罰之柄有二而賞罰之用萬殊夫推

明主執玄鏡于膺淸則時張時弛爲鼓舞之大權中主
操兕柄于掌握則或翕或張爲牢籠之小計庸主弛轡
銜于不御則亦吐亦茹爲陵夷之厲階何以明之劉巨
容之征黄巢也衆勸其乘勝追之巨容曰朝家多負人
不如留爲富貴地夫使其臣留賊以邀賞則其君不能
信賞者也然英斷如宋藝祖亦以太原未平不與曹彬
使相彼自以爲駕馭英雄無乃以賞爲餌而漁其臣也
不可訓矣張仲瑀之請裁抑武臣也虎賁將士怨仲瑀
殺之魏明帝不能討而高歡策其必亂夫縱寇養亂則
其君不能必罰者也然剛明如唐武宗亦言于頔勸我

峻罰欲使我失人心而以姦臣目之彼固自托于寛仁
得衆不虞太阿失柄而爲姦雄窺也亦不可訓矣嗟乎
世降叔季士趨功名若聚羶而罹法網若蹈水故如曹
彬者常少如張巨容者常多高歡之策未必非而于頔
之言未必不是理亂安危之故人主柰何弗念哉我
高皇帝以仁厚神武滌蕩夷氛經營草昧斟酌百王而
于賞罰尤所矜慎肆今載之　祖訓以及　聖政記
大明禮律等書爲　聖子　神孫龜鑑昭若縣寓　列
聖率而由之二百餘年於此矣　皇上紹天立政益以
淸明緝熈比年以來　恩澤屢[illegible]詔　震霆時發倘亦

旁臣奮袂姦宄斂迹之時乎然愚也竊聞之道路不能
無概于中奚敢壘壘而處此今夫人臣不欺欺乃叅也
曩九塞之上首虜往往掩敗以逋誅又飾功以倖賞今
果盡更故轍乎飾功則病在國不可言也掩敗則病在
邊尤不可言也此時政之大者也傳曰賞不踰月欲使
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自播酋發難逆我顏行一怒而罪
人得雖　天子之威靈然非師武臣力不及此今彤弓
弨而鐘鼓弗饗三年于此矣將無使行間觧體乎即一
旦猝有事又何以令也河勢襄陵論者率委天行之數
是固然矣然居功則歸之人委罪則歸之天亦安免盈

庭之議其後乎自衆口爲政而功罪益難按核黃碣之
罰不能更行于蒙墻梗塞之罪不可再議于氾濫一議
開築以爲可行則爲功以爲必不可行則爲罪任者議
者有勝不勝而國事則無濟不濟矣善人國之紀也故
興王賞諫明主寶賢自頃歲中外之臣以言獲罪以齒
路馬獲罪竄削不已纍纍置狴牢焉空谷白駒一往不
返棘林夜嘯可爲寒心故事有宜賞而罰摧忠直之氣
安得不干天和也昔人言貪吏益縱蠹竟法所致今懲
貪之令亦嘗三五申之然朘脂膏以實谿壑在所而有
不徒銅墨之長然矣雖閭有滯責概從末減人臣無不
盡之情則　天子必有不盡之法又何以責刑餘市兒乎
且夫妖言秦律也武功漢爵也明盛之朝則必諱言其
事矣今匹夫流言圜土几滿大農告詘鬻爵濫行三百
之赤芾何多六月之飛霜欲偏柰何以爲細故而泄泄
乎凡此數者出于上爲威命而不可測者居半行于下
爲官守而不敢執者亦居半其或上行之而下爭之則
上且益激而持下愈力又或下行之而上疑之則下亦
益葸而蒙上愈工執事試言邇年來何事不可爲仰屋
嘆哉豈　祖宗之法則然大抵創業之主起于艱難險
巇而習于人情變故故立法以垂後猶之權衡誠設不

可以意私低昂輕重也以意私之則弊且叢生業已承
其蠱壞而猶務相因循後且何極故不振明作積習不
可祛也夫天下事非一人爲之則觀望者衆敝非一日
積之則推委者多要之必有職司存焉苟事任在我則
內庭何必以外吏爲伐大僚何必以小臣爲觧故有信
賞而又有賞信賞者有必罰而又有罰不必者如是則
法必乎矣故不明職守功賞不可得也夫名者衆所評
也今賞一人而或訟其冒罰一人而或訟其冤上不得
其情則繩以獨斷下不任其責則予以調停不知功無
兩可罪亦無兩核總之必有一是何事而轉徙于道旁

之曒爲也故不澄議論國是不可定也夫功有倖也過
亦有誤也苟徒虞于呑舟而不戒于察淵則網日益密
而文亦日益巧矣故迹當議或以心原罪雖委或以功
贖夫非開功名之路且以銷罔上之萌乎故不務恕施
政体不可平也如是而刑賞庶無頗矣然亦在　天子
與大臣設誠而力行之耳葢人主或不信羣臣不信大
臣而不可不信　先王之法藉令功罪在前諗諸故府
之䆳云何苟法如是而止則無嫌反汗無憾觧網即臣
下敢有以不肖應者乎昔　肅皇帝言　祖訓一書我
　皇明家法萬世所當遵守乃　命取閣臣直觧進講

故人主信法而後法尊　祖武不可不繩也且驕王猶
可理奪豈以　聖明而動委于轉圜之難亦惟是言無
典據而第逞其臆故多咈忤不入耳有如命討大事必
舉　祖宗故寔以請乃至補牘不厭其煩批鱗不避其
譴卽　當宁有不悔悟改圖者乎先臣梁儲爲　武王
草　泰藩勑書惟反覆稱　皇祖禁令　帝以感悟而
止故人主執法而後法行老成典刑不可不紹也葢春
秋論成叔之勲曰藏于盟府言斐豹之罪曰著于丹書
古人愼重刑賞必援法爲証據如此而宋陳淵乃曰賞
罰有萬世之公有一時之權必如斯言則爲廢法者開

之實耳吾以爲權者推移靡定然輕重一準乎物出入
一循其衡則通于權之義者正不必以巳自用也不以
巳自用則法平法平則人無不奉法而人主之威亦重
矣故又曰人主權斷大臣釋滯主者守文惟無務雄其
權斷而令釋滯與守文者得參其間則三代之治固不
難復也

宗藩

萬曆甲辰會試

問古之待同姓者必爲宗法統之夏商無論姬周人百藩屏助多焉親賢永賴此何以故意教之有道歟觀庶訓于康誥誡君宗于周雅則其建本支之業衍靈長之慶有以也嗣後若漢唐宋代有宗親其待之之法可得聞歟有寘宗師以糾者有著善惡錄維城訓者有降戒子銘詩座右銘注者有能一二數歟　而其時矜奮興起者非乏也亦能識其名氏歟我　高皇功德邁三五宗支日衍繁延今登屬籍者十餘萬人眡商孫麗億周男則百不啻過之曩憂廩祿不給今不獨患貧乃更患不安矣犯上無等也劫竊摩行也而冐然爲之如粤如鄂如汴如楚其尤者也他不道麗法者比比然矣此安窮豈得不豫圖乎　上毅然英斷寘一二狂逞于李且　詰問宗學意在核實舉行而禮官復思所以恤其困條上便宜至義也至仁也能遂使之脩謹歟或又欲倣流官法擇宗子中才德優著者互相更調爲宗正而使撫按察㕔最督學課功能其亦可行否歟于　祖訓儀亦不背歟易曰窮斯變變則通此變通時也願悉心籌之將借爲　親親石畫焉

帝王首敦睦之雅化曷嘗不重親親哉顧勢有所必窮不得不裁之以法而法有所當酌尤貴于預之以教何也寵祿之過則爲榮肥榮肥之久則媒豸汰此勢也如江河之趨下也宗伯議親而司寇亦議辟太史記過而王爵亦與賢此法也如銜橜之相維也弦誦禮樂以養心爵賞名位以誘志此教也如風霆之鼓物也教行而法可不必用法立而勢可不終窮義盡仁至化洽恩隆永永無斁眞睦親善物也苟使宗人受必趨之勢而無法以善其後又使宗人扞必加之法而無教以導于先則愛之回害之而棄之亦罔之也奚可哉然則策宗政于　今日風習不無稍縱是議法時也科條不無稍弛又議教時也請粗述往事而臆陳一得可乎夫三代有道惟周爲最豈曰苟不狂惑遂爲顯諸侯哉考信載籍五等侯兩社輔三等采六遂邑封畛土畧以處之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卜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其法詳如此而又誦于瞽宗詔于東序觀于成均攷于王闈習射于澤助祭于廟燕毛于寢友以俊士造士行於公路公族其教密又如此彼不徒予以爵祿而勸以道德不直授以富貴而誘以賢能觀行葦之引翌伐木之和

平蓼蕭之龍光常華之譽處桑扈之戢難采菽之匪紓湛露之德儀無非奬之掖之訓之廸之詠謌之嗟嘆之以共轃令善耳周之夐隻千古豈偶哉公劉啓其源康誥揭其實矣由周而降若漢之寘宗師以糾也唐之著善惡錄維城訓也宋之降戒子銘詩座右銘注也皆以教也而劉之有德何蒼般也李之有阜勉程肱也且登宰相者十一人趙之有汝愚令鑠也且登甲第者貢相望抑何盛也合而言之漢恩渥而法亦嚴唐宋教惇而用亦廣固未有坐困圜城承租食稅無所事事者亦未有解維釋檢聽其恣睢不爲糾繩者善乎宋英宗之言

曰念其性本仁厚宜廣學以勸脩顧其日益衆多必增
員而統理則注教宗人者切矣豈謂今日而獨可弛
教乎有味乎曹植之表曰事父尚于榮親事君貴于興
國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則懷
才求試者殷矣豈謂今宗人之衆多而獨乏賢乎故自
高皇發祥以來豐芑苞孕累世滋植聯跗齊頴接蔓
均芳衍至十餘萬人而方熾未艾也是可喜也然身被
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迄今二百餘年而
修靡漸横也是尤可慮也宗約非不森嚴而閑習者幾
禮官非不申飭而遵承者幾以至譁于粵嚣于鄂嚣于

汴訐于楚方棼棼脊脊而未已也其他攫金于市槩貨
于門宗飲于房宣淫于室爲所不可爲與所不忍言者
又不知其幾矣强梁攘臂横行細弱吞聲飲恨控愬官
司莫爲詰問非不問不敢問且不可問也眠之被痡虐
而膺毒螫者又不知其幾矣夫此十餘萬人者靖江而
外礽皆　高皇一體而分也誰非托根于　璿圜衍派
于　繩河而忍袞手坐視以至此極乎宜乎上煩　明
主之督責而亦廑執事之深憂也愚以爲欲宗人皆善
而無惡莫若實興宗學而欲宗學之舉行莫若通宗正
互臨之法其説有三執事試垂聽焉凡人情不有所激

則不進于善不有所制則不憚爲惡誠督棟宗子中衆
東平之善脩河閒之雅者爲宗正令假之事權優之祿
秩以示風勸而頑不率教與敗度軼禮者即奏三尺隨
其後則進有所慕退有所阻如是而不顛昂穆皇者當
不其然蓋以我治宗人難以宗人治宗人易也而以宗
人之最賢者治宗人尤易也是舉賢之當議者一也凡
人習聞而習見大聖被誚于東家叙睹而駭聞遼豕見
奇于白疇故以甲治甲則素所狎熟將曹起而衆咻之
惟倣流官法以周齊之賢者治秦韓而以秦韓之賢者
治晉晉重以　朝命而斷然期於必行俾其[illegible]則銜

憲而來既畏此簡書而人得于乍覩若雷霆鬼神之不
可測也如是而不讋承伏聽者當不其然蓋玩忽于耳
目者難而更新于聽睹者易也非所常新而創爲新者
尤易焉此互調之當議者二也利器不可以假人六馬
惟在于控轡既假事權矣不有以操之又惟逞刀俎而
肆魚肉也既俾董正矣不有以課之誰爲程甲乙而辨
蒼素也故以撫按察殿最而以督學課功能能者久于
載事否者還其故吾顯定去留之品而陰銷不肖之心
提綱挈領道莫有善于此矣如是而不夸藻濯磨者當
不其然蓋以我治于萬人難而以我治一二人易也治

一三人以治千萬人尤易也此考課之當議者三也夫是三者非愚一人私言也　祖訓著之矣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選法夫曰才能改官即舉賢之意而陞轉銓選則更互考課皆在其中矣會典又備載之矣脩明宗範嚴立課程教養如法不得虛應故事撫按提學等官訪其賢否勤惰以聞此正德己卯例也宗室之子俱入宗學于中推舉一人爲宗正主領其事驗有進益方與奏請此嘉靖乙丑例也即　皇上御極以來亦以監　成憲率　舊章三令而五申不啻詳焉然則三議者上以繩　祖武相遵而匪相悖也下以固

宗盟相愛而匪相厲也奈何此之不行而彼之久枸令其日益曠宕以就于陵替乎愚嘗深求其故矣不過曰官與其設寧省也多一官則虞費疏屬貧宗甚困也增之正則虞擾王孫帝裔素貴倨也令俛首稟仰于院道則虞暬而要之皆知其一不知其二睹其偏未睹其全也何也吾所用者將軍耳中尉耳彼鎮輔奉國各有定爵令以本爵帶銜視事而不庚益之祿也何費之有即稍有增焉而聯屬天室糾正愆違覦向之無紀乃亂者利害相去倍矣吾所選建者又明德耳高賢耳布令之初衆心競勸企隊樹名聲而顯清白且圖異日之終譽

也何擾之有即不盡無焉而去其泰甚體順人情初同之朘削于強宗者損益不啻懸矣至于稟仰院司則可逆知其樂從而無它奚以明之夫宗人非盡朱戶以居納陛以陞也又非盡羽葆在前劍盾衛後也寠空無策混迹輿臺者有之富不知學竄身商販者有之懷奇抱異者仰屋嘆約結或棄祿而作逍遙遊穎秀冲英者昂首志高遐或易名而就青衿選誠以投閑寘冷之朱組不若展采錯事之青紱也縛手縶足之遠遊冠不若明目伸眉之進賢冠也若是則其從吾教也惟不得與之爲恨而又何暬之有況鄉議通籍矣今不與之泣民而

第藉以正宗則有用而又無用也鄉議裁祿矣今賢否之品既辨而盈縮之際可參則量能亦以寘祭也鄉禁冒濫矣今評品之法嚴而僥倖之途塞則尚賢亦以戢姦也此愚生堅執三議之可行蓋誠見其必然者也夫惟　聖天子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深惟遠覽獨斷而力行之俾菁莪棫樸林林在考之羣公琦璜肅雍濟濟秉文之多士則成周可以媲德而陋漢唐宋于不足言矣若夫禮官所條上免重結定取期于以體其情而卹其困是又可並行而不悖者也嗟夫明喆消患于未萌聖智杜漸于將兆豫見而預待者爲力易既壞

而補苴者施功難亂已有徵矣不識其徵剪其萌豈得言智勢已中變矣不斡旋氣運挽廻世風豈得言仁則無廼狃于治平而忽之爲不足患乎而不知天下最可患者正每伏于不足患中而名爲治平無事者實其太可顧慮者也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及今經制不定訓敎不早任其滔滔汩汩以趨于大壞數十年後竊恐宗人觸罔罷法當又不知若何矣唯禮可以已亂唯讓可以息爭唯敎化可以伏强梗唯舉措可以易人心亦在　聖君賢相重加之意耳愚生未敢深譚也

衡鑑　才品學識

萬曆甲辰會試

問士君子鏡人倫而綜官方則才品學識尚矣迺品之覈才學之覈識其通局似有辨焉試尚論古之人蓋有居鈞四虜樹興王定覇之勲少文不學成撥亂定策之業者以品與學程之畢畢不及格矣而熙名爛焉若是後世尚標格則希拔俗之韻鑒綜博則矜腹笥之奇乃吾聞以其人質之篤論君子而不能無議也或自奉弊車瓦器者來友人之孀誚目爲瑞林玉樹者致神州之陸沈望係蒼生犹然書空自恨清幽鏡裕不免佇一食貽嘲品非不高矣而難濟縣官之用又或樹漢一家而需足權門瀧淵妙選而依阿婁后文坍長慶者或排突忠賁請人不讀書者或紛更致亂學非不博矣而貢成當局之迺抑又何也豈品與學用固然歟抑有品無才有學無識其蔽乃若是歟將所謂品者學者或非眞歟夫尚才識而遺品與學固非通論迺才大者或難拘之以品識高者或不專繫于學又未可以虛名浮文相矜詡也士懷此以待用久矣其試爲我言所以取法乎上者

君子所爲檢鏡人倫銓綜官方者非才品學識何以哉然難言矣兼有其四則萬方之畧也荀卿氏所謂知通統類大儒者也不然而捷得其二則兼至之能也賈誼氏所謂知足謀國行足率民大臣者也又不然而僅得其一亦一偶之長也劉邵氏所謂偏材之人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者也兼有其四上也捷得其二次也僅得其一又其次也得其上者一人獨用之而有餘得其次者二人參用之非不足得其又次者不能操一人之不足以爲有餘而不合衆人之有餘以濟不足蕊通局之分于此焉衡而愚又以爲非才與識之必爲通品與學

之必爲局也非品與學之無所通才與識之無所局也高自位置妙有風期扢芝桂之幽芬挾風霜之遠韻品之所爲通也而責之以剸劇應卒或局于專矣敏能排難捷可解紛圓應起于咄嗟英風流于俯仰才之所爲通也而責之以匡世維教或局于汎矣方載五車架揬萬軸綜瑤䨓之祕牒緯玉笥之緗繩學之所爲通也而責之以洞幽察微或局于聞矣慧照旁達靈心四朗覺事變以不遺鑒物情而靡眩識之所爲通也而責之以藏密嘿成或局于見矣合之則並獻其長分之則互呈其短用其所長無不有之爲利而用其所短遂至一無

以爲利安所安置軒輊于間哉蓋難言矣請肆言之而執事教焉蓋自夫人理區分不可全舉也而偏至之利顯自夫情用詭駁不可殫論也而偏至之害章于是有才不足而匿諸品者挾其邁往之奇以自高而不復兼致其才于是有識不足而驚于學者負其苞孕之富以自雄而不知反觀其識夫才浮氣也求之以浮不能毋軼于形之外不若品之定于分可按迹而徵其素也識虛量也求之以虛不能毋詭于神之內不若學之見于事可挾策而叩其稽也然則謂才不如品識不如學奚而不可而俯仰古今多不其然何哉夫所以樹大功授大業者必稈于品而後可則棘津之屠璜溪之漁堂阜之纍不可以佐九伐定一匡所以決大紛定大難者必衡于學而後可則重厚少文之武夫不學無術之驕將不可以安國家鎮社稷而今觀太公管仲周勃霍光之數君子者一出而建非常之功定希有之業勳名爛焉俱啓丹冊並垂青史令褒衣大袑而矜標尚者拱手而讓才藏縱垂纓而談詩書者頫首而遜識彼豈必規規焉束以中正之品而責以章句之學哉必言品與學也則周自有周召何煩乎後車齊自有高國何求乎射鉤漢亦有陸賈之語雋不疑之經何以推絳侯而奉博陸

也乃知士誠貴才才高則品高品高者才未必高也誠貴識識高則學高學高者識未必高也非以才而絀品也有才而後可以論品才愈大則品愈高即縱其才之所之時汎濫于品之外而不害其爲高有貴于品者也非以識而絀學也有識而後可以論學識彌卓則學彌精雖極其識之所到時潤畧于學之中而不害其爲精有貴于學者也後之論人者吾惑焉尚標格則希拔俗之韻所重者品耳而才之用益絀黯傅綜則矜腹笥之奇所重者學耳而識之用益寡彼其風流所靡天下感慨波蕩以從之粉斧峻其品題月旦遒其聲價龍鸞綴

其書藻磬瑲楊其音徽士推之以爲鋒國奇之以爲枝
勲書舉日譽擅揆天豈不亦彬彬然哉而施之用亦何
當鼎之所以貴昆吾也爲其烹也劍之所以貴湛盧也
爲其斷也試之而不能效則釜鬲刀削得以其利格故
才足以副之而品乃始超也王艮之布被尨器爲鮑厥
所嘆而無忠言奇謀則見譏于友人王衍之瑶林瓊樹
爲安豐所推而徒雅詠玄虛實胎禍于晉室望係蒼生
者用違其才而書空獨恨殷深源素懷盡矣淸幽鎭俗
者才屈于守而伴食有嘲盧懷愼雅望乖矣彼豈不足
于品哉局于品而不能通于才故才不副而品反見輕
策衡二二二矣
此以知品之不可專任也長袖之宜于身也謂其爲舞
也多錢之利于家也謂其爲賈也試之而不能用則短
袂輕裝得以其巧勝故識足以運之而學乃始大也班
固濡足于竇憲之門郎書藏東觀何取一家之言許敬
宗回面于景龍之代郎博識帝丘祇懃二九之選交構
中人士類譽溥中令沮郤之奏在而元楨長慶之名誕
矣創立新法海內驛騷淸獻讀書之譏在而安石經術
之用疎矣彼豈不足於學哉局于學而不能通之于識
故識不足而學反爲累此以知學之不可以專任也然
則欲爲緩急得人者苟不惟其才之足以任識之足以

濟而徒覓跡于淸流壽聲于藻園求其隨試輒效勲名
著于春秋奚可得哉且非獨此也品固有眞僞學固有
偏正得其眞者正者而與之郎枯寂之守猶可以揄押
末世藻繢之學猶可以鼓吹明庭于時雖無弘益亦無
大損不然而以僞以偏取卷局瑣尾之器托于淸通簡
要之流取博辨瓌瑋之文濟其偏拗闒僻之見而禍有
不可言矣彼衍浩之浮虛孟堅之惑溺敬宗徽之之險
詖固無足論艮之爲三公也而偸于奉身猶羔羊之節
也懷愼之爲平章也而不耻于讓能猶緇衣之好也薦
宋璟盧從愿而懸燭夫驕主之敗猶藻鏡之明也才一
策衡二二二矣
不稱而碌碌乃爾矣至如介甫豈非一時之間氣哉文
章比于日星節行同于海嶽不染垢氛超然富貴之外
如吳幼淸所謂者固抵掇管仲嗟竈晏嬰者也而遇命
世之主君臣密契不啻管葛拘滯周官批析公議徒以
其學自任而不能內克其意見之私使後世論靖康之
禍者以爲罪首彼其初固嘗非薄天下之學士而不知
巳之所挾以爲重者乃其所秉以爲亂者也豈不惜哉
故品而濟之以才則中衡之尊也否則無口之瓠也學
而主之以識則雲錦之機也否則自封之甄也世不能
以才定品以識定學而第以浮名雜學相矜詡其所謂

品與學者既非又不能緣品程才因學徵識而第取虛
矯之氣揣摩之見相抑揚其所謂才與識者亦謬彼太
公王者之佐其才膺揚不可及已乃丹書數言垂爲謨
訓孟氏叙道統躋于見知屠釣若此寧非隻千古而無
對哉管子起檻車而隆覇業才識過僑肹諸人遠甚而
聖人特小其器無亦以聖賢之學格之耳勃之重厚光
之沉靜擔荷大事而一拔倡于功名之際一湛溺于盈
溢之欲才識雖絶人不學之獘乃至此以三君子而若
是它又何論焉故愚竊謂識生學學生才才學識生品
品者成德之名非可以繩人而亦非可以自限弗論可

也顧世之論才學識者或倒而言之或散而言之得其
一節而持以自封妬其兩覩而執以相譏亦其所得亦
無一焉謂非局而不通之過不可也夫世故不乏才士
史冊所紀隨世以就功名千載犹接踵也惟有識之士
曠世不一二覯焉齊魯之報政也而其治亂之徵乃逆
斷之于數百載之前周公太公所爲聖人之前知歟前
知若此而況于謟瀆恭慢之間微彰剛柔之際悔吝憂
虞之介有不早見而預待者乎三代而下揀人倫之鑒
持應務之衡者如德操慈明山濤江統之屬踔絶之識
亦凌厲一時矣而其時若嵇康之龍章鳳質殆非恒品

顧才多識寡底于自敗曾不得比于此四人則信乎識
之難也非夫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淸嗜慾以通神明之
牖破拘攣而遊超曠之觀欲以瑩鏡古今提緯宇宙治
亂懸合之數賭指而識歸安危呼翕之幾探隱而妙應
何繇哉夫惟神識內蘊而又問學以廣之使其學日博
其識日精由是以遠識運長才以大才居重品然後可
以超于通局之外而渾然不以一長名倪執事所謂取
法乎上者其在斯乎若是則漢晉以下諸人置勿論可
也

理財　萬曆甲辰會試

問余讀史遷平準書漢世一代民風吏治之微悉物力之登耗可指而數也恒寬論鹽鐵究治亂成一家之法二子皆有深忠熟思焉今繹其言稽之夫心計之臣有智盡能索耳然財固有蠲之而愈以靡聚之而愈以耗者如二元之斃古今共鑒之昔故歟二子之書並稱管氏一鹽其顯成霸名一斥其功名隳壞而道不齊相較而議孰爲是升今輕重斂民諸篇具在儒者蓋諱言之豈生財之道當別有在而于足國疆本者不屑越耶其少之也王政九式炳載周官要之審時察用均內外節經費其于衰世苟且之治懸矣其制亦可攷歟國家筐篚萬宇窮産罄毛洪永之間紅腐何論文景邇來公私交困一切權宜民始騷然而大農益以告詘其故乃溢不可解也昔人云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蒿目時艱持籌者豈其莫之省憂諸士儻有遷寬二子之思乎其以所爲攄忠規者著于篇

天下之患圖之有形者易救之無形者難故財用有盈縮惟是公私兩端公者常注之下則下必受其盈而有滿篝滿家之象私者常注之上則上必受其盈而有粟紅貫朽之象至於注者已虞竭澤受者如實漏卮上下不知所歸此謂無形之患非可以持籌握筭救也且財之爲物乃天地之膏液山川之精英其饒乏登耗非可一聽氣機之闔闢爲變遷者也夫惟聖明之主酌官民量出入則氣有所節宣而於時足民足國無偏詘亦無偏盈蓋又有欲大願奢之主以天下財用之天下不勝[illegible]盈溢之意于是盈可虛虛可復盈卽不至底滯壅

閼而亦未察上下之一體故法旋更弊亦旋起使天下吏治民風寖移而不覺始未嘗不言公私兩利而不知鍼芒壤隙之間已成滔天燎原之勢矣試徵已事昔漢承文景餘業其民先行義而重犯法海內殷富迨建元元朔間用弘羊筦天下鹽鐵而籠之官以時貴賤名曰平準吏道襍而賈人進選舉陵夷廉耻相冒于是元始中徵賢良文學問以治亂皆願罷鹽鐵均輸而桓寬乃推衍之爲論今考遷之書上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商富强之術下及秦漢虛耗之弊其言孝武因征伐而財用侈因財用而刑罰煩夫其攬究往始條載時變不可少也寬之論纚纚數萬言大要在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其言民愨則末用足民侈則飢寒生夫其發憤吐懣攄經明道不可易也當是時人主之好惡伸于上而天下之議亦各伸于下二子以瑰奇之才其持論不得關於人主而徒托之簡編雖明知事之相枘鑿而尤存之爲世鏡非祇成一家言矣蓋漢武所謂有形之患也其賑財貨之在宇內翕之張之可以錙銖而入亦可以泥沙而出卽不無盈溢厭縱而亦能散能聚猶不至肥盡在上瘠盡在下也然愚嘗卽二書所記以論漢事如卜式以財助邊而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此遷所譏

鄙人牧長抗禮萬乘而寬言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
官市者是巳稅賦竭縣官空乃盡籠天下之利此遷所
譏千乘尚猶患貧而寬言開利孔以爲民罪梯是巳遷
既以廊廟岩穴任俠攻剽女紅皆爲財用又歷數辱事
賤行皆可致富即寬謂世俗壞而兢于淫靡禍夫匹婦
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是巳其曰不益富而天下饒要
亦羣下展轉枝梧之術尚謂準之能平乎向非輪臺之
悔吾未見漢之終爲漢也要而言之文景以寧爲取故
蠲之而愈以贏武帝過取亦過乎故聚之而愈以耗豈
惟仁暴相懸乃盈詘之數亦懸矣二子其憂深其識遠

故述二元之弊爲詳而又皆稱述管子今管子輕重諸
篇具在大都駕虛翼空隨物生智在國則神之以富其
國在鄰則愚之以殘其鄰此在列國並爭痛彼肥此詭
取一時之效可耳令管氏而理天下財當操何術哉故
遷謂其顯成霸名寬謂其功名隳壞而道不濟豈不亦
卑之以爲王政之蠹賊者乎吾觀王政具載周官以九
賦斂財賄而隨以九式散之自祭祀賓客下至匪頒錫
予各有定額無私財也而且領之太宰總至大府下至
司會司書各有專職無私人也蓋以天下財待天下用
以天下人理天下財人主不能過式而取有司不能違

式而供其侈心以式法而碍而私心以式法而消耗蠹
少而出入均故有九年之蓄無四盡之虞所繇與衰世
之治異耳若管子者竊周官之法而失其意者也漢武
者失周官之意而并軼其法者也我　國家自　祖宗
以來經國裕民章程具備海內殷阜何啻什伯文景乃
邇來公私蓄積殊可寒心愚請先以漢事例徐以周官
相質焉夫數年以前不無軍興然何如衛霍七出師窮
黷之威騷動海內即將作歲役或謂宜稍從節省然豈
其侈栢梁而營繕祗爲得已之役也而他如巡幸賞賚
又　皇上所絕愛惜數者皆耗財之門而無一焉然財

之耗滋甚尋端覓影財果何途之適乎以爲在官而有
急即左藏不能支至借水衡冏寺佐之矣以爲不在官
而僕薄于紀未嘗不飽溪壑之欲方艚接軫未嘗不歸
鍼鏑之藏矣夫不得其耗之源則終無時盈也尋其耗
之源而猶然如故則不惟不得盈而且日增其耗也大
抵財貨在天地間足不足有定數而人主則必不可有
求足之心有求足之心必有偏輕重之心遂以此之足
成彼之不足有偏輕重之心因有偏輕重之人或名與
人主以足而實貽人主以不足今者內帑之日進未巳
舍四海九州之藏而拱之柙櫝則虧名壅貨泉流布之

脉而漸起睥睨則損實始而急在外廷取民以償之旣而急在宮闈并取外廷與民以償之取之途愈多而令亦愈峻閭閻之積其餘幾何是謂以此之足貽彼之不足周官之法無私藏必不若是中涓銜憲勢如餓虎進之大內者什一沒之私槖者什九民已罄其皮毛而彼彌張其牙爪旣以我爲借而盜之民復以借爲事而盜之我使家殷露積之宇浸成剝膚剜肉之象吾懼佐食者先嘗而吾何以屬饜也是謂名與人主以足而寔貽人主之不足周官之法無私人必不若是金而攫之晝貨而禦之門筐篚而丘陵之積成怨府闤市而山海之

羅近漁獵揙厦而竒羸之置類貿遷度支而追呼陵誶之擾等委吏周官之均內外節經費又不若是夫忿懣之氣中胸當心而後大病隨之內府者亦財貨之心胸也今已苦約結矣又如人之飲食爽口而莫節果然而不化則必煩滿酲頓盡吐而出之小出小快大出大快出彌甚而元氣彌傷至一息僅屬始見謂不足耳俞獻卿曰戹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其言若爲今日發也自頃歲徵發煩多邊供益詘加以洊旱不時天災爲祟取之孔日竭藪之途日傍討臣蒿目而莫可誰何謂管桑復出亦直付之太息耳愚則以爲　祖宗立法安所不具蓋已兼古今而斟酌損益之而不虞其至于今也琴瑟不調必且更張今復不假移柱矣患在當宁自爲左計知博謀所以生不精求所以耗益廣于周官九賦之外不勾稽于周官九式之內以私藏爲富是自偪乏也與私人求富是自誨盜也浮淫之蠹千百其孔一切釋不問而區區爭細民衣食之利是偏肥也又使其私人者于彼爲豺虎于此爲鼠兔是兩蝕也是所謂左計也吾觀我　二祖則聖人也　高皇帝因衛軍有言河西陝西産礦語侍臣曰君子好義以利民爲心小人好利以殘民爲務　文皇帝因司農議賑貸曰

朝廷儲蓄上以供國下以養民若使有土有民寧憂不足故二百四十年以來久長殷富之慶則自　二祖求富民不求自富之念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所謂去無形之患收有形之利者惟　皇上毅然更始耳無入而不虞其出也則入必平無出而不問其出也則出必當無以得而貽失也而後得者有緘縢之寄無以衆而償散也而後散者無沃焦之濫自階除而九譯之衆皆吾民也無內內外外則氣血無偏滯之憂自帑藏而九土之毛皆吾有也無實實虛虛則肢體無蹶盭之患無論妄開之竇一切報罷卽妄出之孔亦一切寢絕是

不生之生塞之而愈以生也無論王居之積一朝渙發即私門之積亦一朝流布是不節之節通之而愈以節也上下可以遞注豐歉可以兼濟周官所謂三農九穀園圃草木山澤鳥獸化飭通貨之利霧涌雲蒸藏之不涸而用之不竭即廣侈其用猶未至虛耗況以 聖明而謹守 祖宗之法度乎雖以比隆成周可也無言文景已

虜情

萬曆甲辰武錄

問北狄之爲中國患自古然矣其盛衰遞變其種落迭興試舉往代與今相提而論漢高誅秦蹙項摧敵若掃而猶困於白登乃呼韓稱臣在 神爵五鳳之間說者謂武帝空庭之舉所致而我 朝三犂之威靈未遠旋有己巳之禍 肅皇庚戌以降歲歲苦虜而 穆廟用羈絡遂使 名王北于外藩其與漢事懸殊之故可得言歟顧漢自五單于爭立後不能大爲邊患而今且漸見生端昨歲聚衆要挾令者五路盜邊請緩發憤者爭言非戰不能創虜而任封疆者每每言款不可輕壞款果可常恃歟戰果可不講歟且九邊均防虜而宣雲薊則主款遼與陝則主戰近戰者且堅言款而款者未敢輕言戰安邊保塞要領何在顧款市初議本以息虜偹戰具而今偹之三十年尚未可厭于議者謂酋婦在必不背 國恩然往年亦西行今更啓戎心丘其號令亦不出所部未必能以漢法繩五路而或反爲之左袒苟其能制衆虜則衆虜合而我憂方大苟不能制則虜勢衆而我憂亦不小夫羌

胡鮮卑均足援首契丹弱而有女直蒙古固未可以目前決其雄也諸士志在吞胡自燭其情形方略必有槩于中久矣其具陳所見毋讓

國家之制馭夷狄也莫不利于戰莫利于款夫戰而勝則空帑不勝則疲民故害于國然而亦有戰之利款佚而無戰勞則安而食勝實故利于國然而亦有款之害何也難作而易靡者戰氣也易靡而難固者款心也數戰則我備虜之心儆儆則氣奮我之氣奮則虜讋于我而其勢將必出于款久款則我備虜之心弛弛則我之氣衰衰則愈讋于虜而其勢將不可用以戰夫至于款而後知戰之利也夫至于必不可用于戰而後知款之

害也則試以已事明之漢武帝 中國以空幕南之虜而渾邪降是戰而款者也唐太宗將兕突厥逆其衆將中變勒兵破之而後歃是款以戰決者也宋眞宗澶淵之師雖濟而竟以盟罷是虜反以戰制款者也單于怯漢戰故款固而末季猶享款塞之利則餘威之所服也故利大突厥知唐能戰故款雖不固而亦無金幣歲增之患則一戰之所劫也故害小契丹知宋之不能戰故亦不成其爲款金幣日增而卒貽靖康之禍則積弱之所成也故害大夫較利計害而察戰款之權葢未有不戰而款可空靡者也卽款矣又未有忘戰而款可久固

者也宋之所以大害者則始終不能戰之過也然則制款之權可以觀矣漢以後其能操權者惟我 國家高皇帝剗絕漢之威 文皇帝大犂庭之績而 宣皇帝又續寛河之功其時虜讐我兵威非不願款乃我主殲而不開虜以款也及我一懲于已巳再懲于庚戌而款之端開矣然已巳之變也先 親御六飛我宜急于款而計反出于戰故天下以功忠肅葢使此時而怯一戰則靖康之禍危矣庚戌之變俺酋巳闌出塞我宜緩于款而計顧急于款故天下以罪分宜 要之不戰不可謂罪也使此時而輕一戰則已巳之禍又危矣是何

也葢已巳之主戰者忠肅功而其可以戰者内則石亨諸臣外則郭登諸臣皆能罷之士而庚戌之變非戰將也又虜薄城下非戰地也故不戰非罪也而其用鸞以致虜則罪也虜退而急于款以遺馬市之害遂使至今不可復用以戰則大罪也顧今之貢矜無甚異于市也然俺酋以孽孫之愛而急我非我急彼也夫彼昔已習于我之急之也而設我于此時殲其愛孫而怒之則彼之發憤于我也將何力不致故使此時而惣一款則庚戌之禍又危矣故勢不得不出于款也由此以譚宣德以前虜欲款而我不先故不成爲款爲非我之不能制

其款也嘉靖以後我欲款而虜不後故得安于款而非我之果能制其款也要亦 祖宗之遺烈也迨至于今之款又非昔之款矣昔之款虜挾其戰以要我今之款又挾我之不得不款以制我夫我之款虜王也爲其能制虜也然虜王貪款之利則必不樂制虜矣何也虜非掠則勢不重而制之者其功亦不重虜王不足爲我重則我倚之者必輕矣故虜王非不徒不樂制虜也計有挑之耳又非獨挑虜也計有自挑耳葢往年住牧塞下者數月此其形已然虜亦非其所能制也葢虜所以聽虜王者爲其力能得款于我也今聽固得款卽不聽而

掠亦未始不得款且又得掠是再利也故虜徉猶闕八
塞而項五路且毀塞以入矣虜王之不能制虜此其形
已而我則自愚以爲可恃以制虜耳夫使其不能制虜
則虜勢散一五路起羣效五路者又且起其害我也固
大然未甚大也設虜王能制虜則虜勢合虜王一起羣
虜皆閧然隨而起斯其害我也大矣何者葢虜分則竊
發蜂蠆之螫也合則併究虎狼之噬也故虜之合與其
分也今我不能制五路以制虜王而使虜得借我之利
以制五路是驅之合也夫虜何可使合也忠肅之得制
也先以與其主脫脫携而不能不内顧也使其臣主合

則難矣故今之虜雖合而未合猶我一幸也幸其未合
而戰之因五路之小犯而大戰以創之此一大機會也
葢未合則虜分而我專小犯則我直而虜曲大創則一
懲而衆戒衆戒則虜王懼矣昔也先創于大同之敗故
退師而歸我　乘與此一徵也而今使五路得垂槖而
歸是將失計也且五路之犯所用爲導者擺腰也擺腰
近我豈其不可爲我用虜啖利五路必有以中之而我
不能也使我能用之則我之道也昔忠肅誘蔣信以制
也先又一徵也而今乃使爲五路用亦將失計也夫既
背我而導五路則勢非一創之不可且其犯我者數矣

胡可縱也故擺腰不創則五路之犯不止昔忠肅誘喜
寧而斬之也先氣折又一徵也而今使擺腰得以五路
去又將失計也要之諸將之計非不及此顧怯于戰耳
我怯于戰則不得不急于款急于款而又不能制其款
則不得不急于虜王而虜王因得挾虜以乘我之急而
操彼之重長此安窮故今日欲固款則莫若決戰欲決
戰則莫若任將欲任將則莫若先擇將而擇將則莫若
先收敢戰之士夫將之美不盡于敢也然將必敢戰而
後重美有所傳夫戰非一劒任也而得士卒心而後可
以戰故將敢戰則必能恤士卒夫將最所患者營私也

方且其身之不顧以致命于戰而他尚何營故將敢戰
則必能徇　國家夫戰之所處者危地也凡人求出于
險則計必周于百慮故將敢戰然後能審利害此將所
以貴敢戰也昔曹孟德論將以智謀爲上此爲張遼言
耳遼敢于戰故欲以謀益之令將所不足非智謀也無
敢戰之氣故智不用之策虜而用之蹈虜謀不用之當
虜而用之避虜又不用之樹功而用之盗名甚且用之
立威庚戌之虜蹈之使東者非將鸞耶求移師以入援
爲名者非將鸞耶已移師而避不敢擊者非將鸞耶請
遣監請行餉而陰毒縉紳以張己威者非將鸞耶今將

特無專任耳有之而有不能為鷙所欲為者乎故將必以敢戰為質也將敢而後可任以戰將可任而後可假以權軍行則聽其耑制如亞夫可也臨陣則聽其自賞罰如穰苴可也虜至則聽自晝戰守如充國可也即聽少有所委以賞虜如李牧可也捐金而不問如陳平可也即虜不至而聽其潛師如王統之于鮮卑可也即敗于虜而令自贖如李廣之于匈奴可也虜無隙則聽其以計携之如衛瓘之于沙漠汗可也虜有隙則聽其勢重則乘隙如鄭吉之于日逐可也虜勢重則聽其因衆所欲而割之如曹操之于呼韓厨可也虜有強自雄而

可以分虜權者則聽其封殖如司馬師之于劉豹叛胡可也虜有可為我腹心者則聽其結如苻堅之于曹轂可也虜有所引而動則聽自擊強以威弱如辛武賢之于先零罕开可也虜可計取則聽使相機如奉世之于莎車可也虜有受命而唯我所使者則聽自發如陳湯之于屬國班超之于西域可也蓋任將未有不寬其文法而能成功者彼石亨諸臣所以能殄庚戌之虜者非獨其能戰也聽其戰而不中制故能戰也今責將以戰而制每戒之曰毋啓邊釁是禁之戰也將以怯于虜戰矣又見啓釁之罪重于縱虜則益開其苟幸無事之圖

是重之怯也又任將者之計失也故善任將者必與便宜也然將受任又必有所以廣其耳目者而後可敵于戰也耳目者何諜是也故曰師行千里則有百里之聽師行百里則有千里之聽夫將處近而能遠聽者諜之功也故諜者將之耳目也淮陰非諜知成安君不用李左車計則擒于井陘矣故戰未有可以不謹用諜者也諜而知敵之君故可間也諜而知敵之臣故可誘也諜而知敵之將故可破也諜而知敵之形故可乘也諜而知敵之情故可謀也諜而知敵之利故可害也諜而知敵之長故可短也此數者皆將所以勝也然皆借助

于諜者也豈但借以知其動靜遠近多寡為兵鄉導而已哉今沿邊皆置諜也而我聽之屬夷屬夷聽之近夷近夷聽之遠夷此與市人風聽路語者何異其不足以知虜深淺明矣故今五路之入犯毀墻而後知入也離塞而後知去也擺腰與俱出入而後知導也今已出而猶不知其嚮也住而不知其地也而而不知其探也行而不知其散聚也責之虜王而不知其能制否也虜王與五路語而不知其所指授也諜者曰或云云耳報者曰諜云云耳奏者曰報云云耳此可謂能知乎不能知何以戰不能戰何以制款使不叛一五路不能制何以

制他虜虜已不能制又何以制虜王嗟嗟吾懼今日之
復爲己巳庚戌也此時而論功罪晩矣故擇將而亟任
之此時務也

相任第三問

萬曆丙午順天鄉試

問臣竊王德幹旋世運總惟臣道是頼故大臣立朝未嘗不以斯爲惓惓古之人臣有言輔佐而曰大相大拂大輔者有疏受詔而言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否者然有謂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豈其所謂重者即所稱相輔與拂歟顧均之于佐也而各以職著漢臣纚纚言之是官以拂名似與相輔異然則相與輔豈能無拂歟抑其所謂拂者不可以專一求也此其職不經見始未深論然規拂之義無論一德同心即當否嗣危疑此道不廢嘗考諸經如易之泰上下交矣而復隍有敝書之賡歌明良合矣而叢脞致戒詩之雅恭阿游矣而豈弟矣音此猶皆憂盛危明乃若坎缶於納牖發志於豐蔀莫感悟於君東懼過佚於去國天疾威而懷痒躬民卒癉而虞救藥靡不情見乎辭憂彰於處豈其任在相輔義不得不拂歟此其保天下之重安可一日無也顧難奪在下難犯在上豈意嫌於直行微機吉於順導人臣處此良亦不易茲欲無難如易詩書之所效則亦唯自盡耳矣爾諸士

饒有千慮之一得者乎幸正言以對固廟堂之上所樂聞焉

蓋君臣之間相臨以分相成以道以分臨則其難之在上者臣固不得而必之於君以道成則其難之在下者君亦不得而強之於臣不以其不可強者持之於下徒以其不可必者兢之於上則益成其藐無顧忌之心儻以其終不可必者付之于上徒以其終不可強者挺之于下則愈堅其毫無轉移之心乘其機之所可入豁其心之所自動見其強之難強非與上抗必所難必非以人移夫然後渾而無迹孚而無間君受弼違之益臣亦得以格君之功自見于天下三代以還堂陛愈遠分之

相臨日峻絕如天淵道之相成日睽陽如冰炭上恃其威命靈爽莫敢誰何下亦視其君如震霆殷雷之不可觸上恃其神聖之資臣下莫能及下亦視其君如神明之不可測上有拔山轉石之難下亦如回天挽日之不易上無披胸露臆之誠下亦有避形匿跡之意於是君之難并而為臣之難臣之難不得不轉而從君之難即不從任之而已即不從不任能守其難於下而能得以其難必易于上乎嗚呼人臣之事君如天如親於其謹怒有加隔塞未暢則惟敬共以受誠信以祈號泣以從之耳已可若之何哉夫既無如之何天下敢有自絕于

天自遠于親者乎於是重以人道之當盡子道之當盡者責之于其臣尤責之于大臣之臣故輔佐一篇而曰大相大拂大輔者賈誼之論是也相之謂豈非承大義啓治道乎拂之謂豈非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乎輔之謂豈非獻善正法序賢不肖乎要以相輔泯拂于無端拂則著名而特見未有均之乎輔佐而其道有異也者受詔一疏而辨任臣重臣者劉頌之言是也任之謂豈非因所藉而公之議乎重之謂豈非假所資而私之樹乎要以國是俱執而立斷則公之而其重愈彰私之而其重自損為有臣無重而可以任乎

哉蘇轍有言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正為此也何也蓋重臣之于君也有不可聽必違之有不可為必爭之不得已則權而行之不務為委曲調適以悅上心天子為之蹙然改容及其後也上之心亦釋然而自解其于士大夫也雖無敢有安肆怠惰於其間然未嘗以天下之柄權為已之私惠私勢能令人人得所而已不與其利斯其任也乃其所以重也拂之義于是乎在討惟不失斯義而後能以所任見重于斯世顧輔相之責投大而遺艱規拂之道圖終而謹始故制治切未然之防保邦惕其亾之懼故世至於泰正君子道長之會乃城復

于隍上六當之蓋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若臣不君念政令能亾乖乎故盛而懷憂而後志可孚福可享也時至有虞正賡歌之相洽乃元首叢脞臯陶戒之蓋興事有憲省成有憲若君行臣職熙康其可得乎故君王其要而後臣不惰事不墮也咏以卷阿抑何因遊之盛乃矢詩矢音召公以之蓋優游泮渙車馬庶閑若不來賢將何以言豈弟乎故美不忘規而後性可彌報可常也若然者君倡而臣和未始有否鬲之虞天親而民懷未始有踰隕之勢乃猶諄諄懇懇若此其亟況乃鬱結之情深憂危之思極奈之何不多為之所顧硜然為膠柱循

表之見漠然秦越之視哉故于坎六四知其啓君之心
切夫明諍顯諫乃所以守義自牖納約不幾于毀方乎
苟可冀其一悟無嫌婉曲矣于豐六二知其悟君之心
切夫蓄猜懷疑未可以遽往發志豐蔀不其愈扞格乎
庶幾蓋其在我或可潛移矣于周公居東愛國之心愈
見流言雖起不替几几之忠蓋王室在念而身之謗非
所計于召公告老濟國之心愈見滋至弗戡不勝惴惴
之懼蓋大川共涉而後之人不忍逃于浩浩之章畏天
之心愈見旻天疾威正其憯憯之時凡百君子而夙夜
朝夕胡可以弭畏于板板之章憂民之心愈見下民卒

瘅豈宜憲憲之時价人維藩而逸豫馳驅胡可以或肆
以斯知坎豐之遇不能如泰之遇然六四六二之心亦
憂上六之心也成周之世雖少遜于有虞之世然周公
召公之心亦皐陶之心也蓋至于疾威卒瘅而人臣之
心窮亦惟人臣之心窮而後人臣之義斯盡夫險夷何
常去就靡定即忠如周召不能不負天下之謗不能必
身之不去獨其王室爲念心跡自明讓後爲懷不必槩
以明農望也若乃有孚盈缶其求逼求信已極然何爲
而塞何爲而疑竊意坤爲臣道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
方其剛也合天之德其方也代天之終直方大無不利

何必牖蔀之拘拘故人臣承君宜效坤貞不則塞而能
通旋而能信爲時已晚況有不可得而幾者乎泄泄沓
沓子輿氏直責之以陳善閉邪然陳善閉邪非昕夕之
故故鶴鳴聲聞而知誠身之有諷魚潛淵渚而知明善
之有諷維穀爲錯而知去私欲之有諷故浩浩板板之
章尤不如鶴鳴之章然則易之交泰書之賡歌詩之矢
音將無用乎愚非謂其不用也夫輔佐之職非獨弼王
德也而世道人心胥于是乎賴古之大臣豈不欲大度
包容以濟事黑白不欲其太分哉夫不獨言容也而兼
之以濟不謂其不分也第不至于太則其維持世道救

正人心自有不激不隨之規在若今日則猶有可異者
權有所操也并其操而分之圉德㒱威迺遞降而執命
意有所防也并其防而竊之衛目茝足遂展轉而他移
人有素知而忽起愛憎無難顛倒不知眞心之炯炯難
欺巳非中立而巧爲營援轉相排詆不知公論之昭昭
難逃世道人心蓋亦變幻傾險極矣則夫度宜審勢以
善其維持救正之用非嚴廊之上疇望焉夫豈其源本
不宜先而披扶疏塞横潰未必非正本清源之一助也
不則風影易搖沙淤易壅雖欲正濤亾繇巳故輔臣之
道要以剛方爲德忠讓爲心陳善閉邪爲職而以其所

任行其所拂則有因時而用因人而用非無尚于包荒
馮河而筆勾路哭舍却道謀未始不爲量勇非無尚于
不遐遺朋亡而外懼是釋籠中是貯未始不爲明公非
不謂起乃可以喜而掣肘難成越俎多曠其所以致喜
何由非不謂明乃可以良而陟明不果黜幽亦滯其所
以進明何自非不謂鳳鳥之鳴于彼高岡而壽耇且遺
爰立未廣其何以雝雝喈喈非不謂藹藹吉士媚于天
子而職掌所爭輙歎淵深疏棞陳情動言流涕恐媢玆
之忱不必如是茅靡波頹浸淫罔覺乃世道與君道相
乘人心與君心遞轉此之不可不熟論當此時而于其

濟處用其所以容于其不太處用其所以分直以此賛
襄謨弼則雖忠以婉效剛以順成閑邪以陳善致總之
上不可犯者不得而施之于下下不可奪者得而行之
于上壹意微機兩無難矣寗不紹美泰交而歌之賡音
之矢歷千載猶繼響哉顧愚猶有說焉夫五臣相虞十
亂輔周迄漢晉之時猶能言職守而明其所重治不可
遜唐虞人曾比乎漢晉股肱耳目以翼爲明聽爲可缺
一哉然二十二人天工時亮六卿分職率屬阜成是以
職輔弼者得殫心所任天下倚之以爲重古有于錢穀
刑獄之數請問王者今并其王者之王人國其可以王之
人爲耶故盡已以弼君者輔臣之職任人以充位者冡
輔臣所以得盡其職也吏氏謂賈生洛陽年少而流涕
之書亦其大志劉頌束髮登朝而骨鯁不撓古之遺直
愚生何人敢以自附第執事開以樂聞芻蕘之見聊自
抒其所懷如此

才德 第四問

萬曆丙午順天鄉試

問世之取士毋寧重德德誠重矣迺古人謂濟天下事必以才豈才固重歟士修貞潔猶以古大賢自期待夷攷晨布曾未媲於近代名公何歟夫尋常籌壽斗筲皆能惟事變當前呼吸轉盼倏至旋應類非斤斤拘守繩墨所能幸辦者盖才稟天授雖均之濟事而出以資稟相以機宜亦自夐別有紛錯四集泥應不留者出之以鎮定者出之以養有屬聲鼓衆攝敵國勢搖撼從容者出之以毅有片言果決定歸政之業者出之以斷此皆所稱卓犖才也可悉數而言歟古大臣備才美擅制作開一代太平之治而几几謙抑深厚不露豈用才固有本歟下迨叔世若身扶畀運却魏控吳武緯文經才不世出矣亦足上追几几之風否夫天生豪俊何代蔑有而事變務集動務乏才豈眞才不易得抑全才難於兼歟或才有鉅細古今異致也夫才本於德固矣而宋人又謂德可強才不可強豈才與德不相屬歟抑所謂可強者似德非德歟諸士生際明盛之世必有鴻德杰才出應弓旌者幸舉所素養以對

自孔子稱才難而才始貴于天下乃世之論人者毋毋重德而詘才夫才非與德離也德者植基樹垣端其流品而砥其鋒穎運而未始不迅發而未始不張蘊於一腔而未始不周於千變也夫才又不以德掩也書言九德兼德與才互稱而浚明亮采庶績其凝者咸曰宜日嚴之所表著乃若水土稼穡典教明刑各奏其勛者皆大聖大賢之所優爲是德何常不與才合才何常不與德見哉借使才離于德將必爲負異寥廓趯趯焉遺迹而凌世究且乘人鬭捷騁其閃鑠之智以釣奇而罔實効才以德掩將必爲株守逡循斤斤然拘攣于繩墨究且拱默隨聲立于不敗之塗以藏拙而靡見功蓋德之體閎而才之用顯德之根固而才之應圓微才也則何以吁然抱空質于世而號于人曰吾實有德不以才見乎故貌德者不若眞才才不眞而以才名者多幹濟則鮮矣德不眞而以德名者多宏才並鮮矣才與德兩失眞而平時以德見推者多臨事獲才之用者鮮矣蓋孟子之論才也本之性與情合才不能盡而得失倍蓰將人道而違禽獸不遠則才也者實人之秉彝乘是而運用焉者也詎如世之小有才者一長一曲爭見其能而

不軌諸大道者乎惟小有才者以才喪德故世儒輙爲之說曰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而德于是乎畸重矣此非所論于眞才也不然胡元愷之賢而稱才子渾敦窮奇之類而第曰不才耶故事至則觀其所以濟事才具則觀其所以用才濟事者才而用才者德有才而德可見諸實用矣魯論之稱節也必歸之托孤寄命藉令徒負其節則主少國疑傾危盤錯之際疇其定之孔子講德于洙泗之上一時諸賢皆斌斌負有其文乃於使命則屬之賜治賦則屬之由足民則屬之求宗廟會同之事則屬之赤而顏淵大賢則先儒稱王佐

之才何者德爲虛位而才爲實用也今夫居平無事揉觚而談迹揮麈而雄談晰仁義說詩書博帶雍容徐行揖讓即非才士何難焉及夫兩鑑懸而形不知幾千萬億也兩瀑激而噴不知幾千萬億也當空之雲迅風之濤而態狀不知幾千萬億也一呼而存亡一瞬而成僨一舉踵而大利大害判於霄淵若安也而危則陷穽若遠也而近則眉睫若微也而發則燎原襄陵倏忽變態莫可控揣乃向所號爲有德者逶迤巽輭一旦舉而投之至險至迫之衝微特柴棘之匪蘭茝粃糠之匪精鑿即使眞謹厚矣而木彊膠固或以拘而多畏眞雅馴矣

而瞠目頳顔或以猝而成僨眞修潔矣而引尺遺尋或以瑣而妨鉅眞侃直矣而持脣決臆或以激而成憤眞沉潛矣而三思百忍或以遲而生鈍人與事兩相纒柵而勢與形旋相潰決此之爲德將不爲敗德者藉資乎古之名臣杰士未易指屈至乃捍衝流肩鉅負履險跡臻遠迹灼先幾垂永賴非才曷與焉故良庖之割以無厚入有閒砉然理解則敏之爲也劉穆之秉朝政內籌機務外供軍旅而耳目手口汎應不留百司瞻舉豐功克奏則何也才所優裕目無全而刃有餘也捶鉤者不失針芒能假其所不用以爲用則養之爲也桓溫僭逼

秦兵驚撼而謝安石神閑氣調區畫鎮定談笑晏如卒平杌隉則何也才所醞釀遊無形而御有轍也見寢石以爲虎氣不激自揚故射之可以沒羽貴毅也澶淵之役一夕而邊書至者五噴室盈庭幾成聚訟而寇萊公決策親征厲聲鼓衆進輦渡河麾蓋所臨醜虜褫魄又何也才所負荷拓欲正而機先往也柙干將而弗試不可以決豚詎若鉛刀之一割貴斷也兩宮之嫌幾釋而旋構者再元老憂惶若束手而韓魏公納約遇巷調護心勞一呼撤簾旋閒返政又何也才所剸劃斷敢能而分兒象也此四公者智深而勇沉神發而響捷長轡

利策縱橫指揮豈若螳斧蜣甲猴冠而文羊者哉即未論其德要皆以卓犖之英豎偉伐于當年炳千秋而不朽才之爲效槩可覩已雖然此豪傑之才糾紛紜朌祇稷而非聖賢之才也夫子固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夫公不以才鳴也詩稱几几稱公孫碩膚何嘗語才然而定大平擅制作囊括兼總猶金液而從範土和而就模進者至其立綱陳紀恢廓宏遠之謨屑瑟猥瑣之務靡不周洽萃焉垂之萬禩彼其疾若虎變潛若龍蟄奮若朱鵬乘風飛若鯨魚逝水何嘗不斂且養毅且斷哉而無才之名亦無用才之迹此所爲善用而才始神也是

聖賢而豪傑也三代以還其追踪者惟一武侯崎嶇吳
魏之間身扶漢鼎挈赤帝既墜之綱而維之于掌握覼
極指顧茂不如意令千載而下遡覽遺烈思欲生得而
親見之此其才何才耶抑豈非善用其才而才益裕耶
即方之元聖顧誠不知何如要使三分搶攘之際蕞爾
巴蜀之區令墨守者流坐而畫諾雖廉若由夷孝若曾
參信若尾生介若柳惠謂天下事何夫世非無才之患
有才而不善用之難知所以用才則聖賢而豪傑矣聖
賢之才非異人才也其神斂而能純故無以薄蝕其才
而才奮其精凝而能固故無以肩越其才而才完其心

虛而能受故無以畛域其才而才廣夫羿之技機不
虛揣也惟萬金十室之得失在心其色蕩而矢逸能澄
其神者無令薄蝕之則才不汩謂開誠布公即周公清
慎之心可矣雷霆日搏而出不必迅也蟄之玄冬發之
重陰而後成其奮擊能厚其力者無令肩越之則才不
露謂寧靜澹泊亦周公恪恭之風可矣溟渤之波淼茫
浩瀚不可蠡測也然非尾閭為之潤洩百川為之分合
則不能翕張而自潮自汐能廣其輔者無令畛域之則
才不竭謂集思廣益即周公吐握之遺可矣故用才者
才之本也有以用才而才始得所用有以用才而才乃

不窮于用譬則治家者然琅玕琳琅窮珍極怪陽舜陰
精積山盈海而主人者或就濃而嗜羶焉則昏滓矣或
樂修而習危焉則澆散矣或旁流而壅戶焉則拘攣矣
即其財充溢棟宇乎終歸于窮而無所用故一世之才
自足任一世之事小大異援長短殊能要以使橫斜曲
直合天下以治褒之而無空缺掛漏之處則才之所濟
者弘也然此尤論其常耳得之驪黃牝牡之外或失之
尋常咫尺之間索之情味形聲之中或遺之規圓矩方
之表蓋庸才易見異才難遘也醫者察脈而望色率皆
能之乃若目覩垣一方之人而手起不救藥之病惟神

于治疾者為然無論庸醫核怖即良醫慚阻矣將兵者
執方略整行伍卒皆能之乃若運奇於九天之上九地
之下不假力鬬無俟血刃而坐屈百萬之師此惟神于
用兵者為然無論庸將避舍即能將却步矣自恂瞀耿
見者操德之說以抑才而不求夫用才之德將使愚懦
者得以托迹而陰狡者乘以肆奸蓋鼯鼠則五而窮鵖
鳥則三而止才惡可以翔恢而宏補綴而成者哉蘇洵
氏之言曰德可強才不可強嗟乎可強者親德也非真
德也不可強者全才也非小才也則才與德未可岐為
二也才惟用而德而不離德是故能翕能闢能隱能見

環中而能應其浩蕩者汪汪乎眞也其建豎者矻矻萬
仞也其酬酢紛錯者赫赫洸洸而逐日以新也而孰知
夫勁蠅承蜩之所巧用者神乎孰知夫蟄藏蠖屈之所
併用者力乎孰知夫輻旋轂擊之所交馳者輔乎故以
此論才而才斯貴以此用才而德與才斯合矣雖然吾
猶有惑焉　今天下需才亦孔亟矣當局者輒拊髀曰
吾郎不得才如孔明者用之誠有諸君之敏之養之毅
之斷何憂天下哉然而才非乏也吾懼用才者之非其
人也故有堯而後能用舜有舜而後能用稷契皋夔有
漢高而後能用酇侯有酇侯而後能用信越黥布不則

版築魚鹽將老於巖穴檻車牛口終伏於困窮矣才又
非乏也吾懼用才者之分于德也詘才于德而用不盡
其才故暗劣者或以持籌鄙野者或以典客懦怯者或
以治戎甚且朝刑而暮兵昨錢穀而今典禮能者或困
于不能之用而不才者或得以冒賢者之名無事而交
口稱賢則觸目悉皆能品一旦緩急則袖手咨舌互相
遷避蓋所爲才者非才而自用其才與夫用人之才者
皆非也夫惟明于用才之本者獨見而不疑衆非而一
是偶俱而無猜圜轉而不窮以此自用其才才光而彌
闇以此用人之才才富而彌吝以此用天下之才才各

盡其用而功業彌弘故國家誠得一能用其才之臣即
得一能用人才之臣得一能用人才之臣則天下各用
其才以應用而嘶聲脅息之徒避路矣天下事其有瘳
乎

用人理財　第四問

萬曆丙午應天鄉試

問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又曰庶慎勿誤不平官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又曰何以聚人曰財則知用人理財古昔並重之矣用人之法無過選舉考課理財之法無過會入會出鹽漕運矣唐宋之制具見典謨中至三代而其法益備周禮一書尤其總萃觀唐虞同與異與其詳亦可得而陳與三代以還稱治無過漢唐宋其舉察之典經理之規前後之或廢或興或得或失昔賢論之非一亦可得而究其將與夫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而人與財有餘不足前後每每相反何也我 國家之制創古準今盡美盡善 聖明繼述二百餘年累洽重熙彬彬未害有乏人之患邇邇來中外多故缺額是廣大冢宰補牘而慨大司農持籌而嘆斯果人與財昔饒而今匱與抑亦有所以致之與茲欲勤郎其窘乏而查參之盟稽何道而可或謂宜復鄉舉辟召者或謂宜久任超遷者或請重農抑末及道鹽法錢鈔舉屯田水利者其言不為無見而果合於救時之要與抑更有急則治標之務乎此等皆其藉者與諸生園居求志而究心當世之略上下古今議必有槩於中久矣願悉著之於篇以觀用世之學

賢與財之並急於人國也車二輪鳥二翼也夫天之生賢與財元有此分數充然足以佐一代之治而寬然足以經一代之費果且有不足乎哉天之生賢與財亦止有此分數不在朝則在野不在官則在民果且有有餘乎哉然而尚論者每每羨古之有餘而病今之不足則其故何也古人於賢與財置之各得其所故無不足之處無不足者迺其所以為有餘也今人於賢與財置之各不得其所故有有餘之處有有餘者迺其所以有不足也夫賢猶火也其道光明在繇下而升之上鬱之則不達財猶水也其德潤澤在繇上而布之下壅之則不行如是者不得其所長養而保愛之則嘉禾也梁棟也泉布金刀也摧敗而糜濫之則草芥耳糞土泥沙耳如是者不得其所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走揚聲於章華之臺炫耀於綺羅之堂而高賢盡材於幽岫彥聖韜跡於柴蓽一以濃投一以澹聯也如是者不得其所使人為聚斂之臣而使財為賤賢之貨是之謂兩相病兩相病者不得其所以撲滿之藏而滿扈軍國以蕭艾之叢而荒穢蘭圃是之謂各相間各相間者不得其所夫不得其所者賢雖多不裨於理財雖多無濟於用也而曰士奚而不至也財奚而不足也是何異卻行而求及前人哉請悉言之以復明問夫經國理人之方有簡而盡者有詳而則者有廢一法則國亡一法之利者有興一法則民受一法之害者有廢之後利用興而不肯興者有興之後利用廢而不肯廢者用人之法則選舉考課是已理財之法則會入會出是已羲軒而上且勿論放勳之聖隻千古無與匹而為天下得人不過舉一有鰥在下之舜耳當是時萬邦未乂而財用之理尚未遑也洎乎虞舜詢四岳命九官咨十二牧各亮天工而三載

黜陟之禹平水土而則壤成賦各就其土之所宜今載在禹貢者無多條也故法有簡而盡者唐虞夏是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舉士之秀者由司徒而升之司馬論辨官材以告於王而爵祿加焉太宰命百官各正其治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行焉用人之詳如此且也綴衣虎賁列於三事膳夫寺人領於太宰無私人也以九職任萬民而後以九賦斂之以九賦斂財賄而隨以九式節之自園廛近郊遠郊以及於稍甸縣都漆林各有額也自祭祀賓客以至於膳服工事匪頒好用各有式也理財之詳如此

且也驗之以書契督之以要成證之、之以參互總之以太宰大府分之以司會司書司市無私財也故法有詳而則者成周是也三代而下稱治者無過漢唐宋嘗其開國之初取士之科甚廣士各以所長奮無問所從來漢爲上唐次之宋又次之雖科目顯制而古德行辟召之意猶有存者迺行之未久而輒報能其終代不變者方正孝廉博士弟子而已明經進士而已安石經義而已漢以六條唐以九等宋以七事九事課吏漢之宰相監宮中唐之內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宋之宦官屬樞密府受察臺諫固即古明黜陟無私人之

意藉令後世守而勿失何至人之云亡而邦國殄瘁哉故有廢一法則國亡一法之利者後世之用人是也與肇之胡體民之意甚周民各以所有供不疆其所不給漢爲上宋次之唐又次之雖經制未備而古省刑薄斂之仁猶有存者迺寛之未久而斂漸煩其制之最苛者鹽鐵均輸平準入粟告緡算舟車之法興而海內虛耗矣借商間稅除陌間架僦質白望之法興而奉天蒙塵矣榷茶鹽酒青苗手實門攤稅院市賦力勝之法興而南渡寖微矣漢之露臺惜金唐之衣袖三濯宋之燒羊忍饑漢以列侯領郡國籌唐以宰相兼度支宋以商稅

禁詔榜諸務門固即古崇節儉無私財之意藉令後世仍貫勿改又何至顛沛之揭本實先撥哉故有興一法則民受一法之害者後世之理財是也用人之良法盡廢即有太息復古如衛瓘劉劭裴子野沈約李鍔劉祥道魏玄同沈既濟胡寅司馬光諸人之論而誰爲行之理財之苛法盡興即有憤切時敝如文學卜式崔融陸贄李翶兩蘇司馬歐陽諸人之論而誰爲聽之故有廢之後利用興而不肯興興之後利用廢而不肯廢者亦後世之用人理財是也夫唐虞夏周與漢唐宋之初制不必同均之置人與財於有用之處有用故各得其所

三季之弊不必同均之置賢與財於空虛無用之處無
用故各不得其所此有餘不足古今之所以不相及也
與　明興我　太祖創置規畫損益百代天造草昧之
際他務未遑而卽下求賢之令　建極革命之初經費
百出而毋　賜蠲租之　詔其取士也詳其取民也約
重熙累洽二百餘年張羅挂雲盡收逸翮傾崑取璞不
令遺珍漸鴻之彥盈階振鷺之俊充庭不可謂無才也
窮天之產陸運而水輸罄地之毛梯山而航海倉箱之
充坻積紅朽之陳澤量不可謂乏財也夫何邇年以來
內外大僚寥落晨星臺省諸員強半空署或以一人攝

數篆或以一差兼數年處處皆虞代庖人人久苦積薪
加之九塞飛書諸司積案老庫將竭京糧告罄太倉無
過歲之支漕運有目前之急出者尚欠億萬入者不能
以期蓋所謂不足之病形見於此矣夫天下非小弱也
祖宗之培植民力之輻輳至蕃碩也登選殿最非不
時至舉行而正供旁入日引月長視往時非不加侈也
昔何以饒而今何以縮哉則其故可知也　國初用人
自科貢而外別有經明行修才識兼茂賢良方正之科
有富戶老人入仕之例　列聖相承間嘗辟召今諸制
盡屏不行矣就所行之內尚有所謂壅閼而廢墜者矣

國初理財以聚斂爲戒故曰庶人積財於一家人主
積財於天下又曰當使天下無遺賢不當使天下無遺
利　列聖相因紹聞適述今利呂盡施諸政矣就施行
之外尚有所謂厥渉而紛挐者矣儉嗇濟偽之意不推
之財貨而推之於用賢有乖觸者有尋端而督過者有
投劄者有逆曳而倒植者鄰於進而不得進乞於退而
不得退束縛如馬牛玩弄之掌股而祇以愿一念之忮
搜羅蒐聚之勤不用之乎材雋而用之乎財賄有採椎
者有踰額而私獻者有包賠者有縲絏而桎梏者財已
罄而斂不休力已憊而求不息離散其室家椎質其肢

體而祇以博一獻之噓可驚也亦可痛也用人之與理
財既已相反矣而用其人之與用私人又自爲相反卿
寺之缺臺諫之缺監司守令之缺無慮數百員悉束之
高閣迺城狐社鼠一稱意則擁傳握符被蟒圍玉顯行
而不報也理財之與用人既岐而二矣而理公帑之與
理私藏又自岐而爲二狂悖之賞倭播之費河工典禮
之費垂及二千萬悉委之尾閭迺封椿晃福一請發則
褎耳不聞沃石不入屯膏而不下也而猶未也私人之
間其人不已於是用人之禍且轉而移之乎理財何也
七襄萬鎰滿斛稔聞助王黃秋朱提嫩趣習爲孝順琛

賂充盈於　大內并多究鬼之號錢貨不流於民間矣
作妖狐之祟皆胥人致之也私藏之蠹公帑不已於是
理財之禍又轉而中之乎用人何也剝下媚　上已耳
美疢之快心抗　旨庇民益惡芳蘭之當戸南冠而縶
覆盆無見日之期嗞指何歸幽圄灑蟾雲之淚皆苛政
累之也才安得不凋落而用安得不匱詘也哉非人與
財之果不足而置之不得其所即欲足其道無繇也昔
唐之進士舒元輿著論刺時謂四方貢珠玉金銀至者
有司以筐篚皮幣承之貢後又賢人至者有司以單席
冷地承之嗚呼元輿恨不生今之時睹今之事耳今四

方珠玉金銀之未至者中官以敲膚剝髓而求之已至
者　皇上以瓊宮寶庫而藏之其賢人俊乂之未至者
以山陬海澨而棄之已至者以犬馬草芥而蓄之不當
意則以鬼薪獄獘而處之嗚呼何其重於視財輕於視
士也哉而且鄉舉耶是已陳之芻狗也而且辟召耶是
無用之虛車也而且久任超遷耶是缺璫之玉卮也而
且重農抑末耶是騰口之說鈴也而且通鹽法錢鈔耶
是塵飯土羹之供也而且舉屯田水利耶是膠舟木騶
之遲也何益於緩急之濟哉故論人於今日以在　朝
則不勝其不足以在野則不勝其有餘論財於今日以

在中則不勝其有餘以在民則不勝其不足苟能以其
不足者移之於有餘以其有餘者移之於不足則用人
理財之策得矣苟能以其用人者移之於理財以其理
財者移之於用人則有餘不足之患免矣然則如之何
以勑百工則員缺之當補也以開三面則禁錮之當釋
也以闢四門則廢佚之當起也而起廢之典爲尤急何
者野無遺賢帝道所以昌播棄黎老王業所以墜今之
廢臣非削然有可放置之罪也大都伏蒲攖鱗關君德
民社之重者也不然則叩墀而借尚方劍者又不然則
志在鳳鳴不徒噤立仗下者也皆賢者也不使之彈

冠結綬而使之盟耳潛淵不使之敬事後食而使之草
耕木茹不使之立朝論道而使之枕石漱流不使之經
營四方而使之閒閒十畝亦舛矣故大弓旌之典修束
帛之儀使宜在部條者起而展釆錯事宜在臺諫者起
而補過拾遺宜在民牧者起而宣勞撫字嘗之求木於
鄧林而楩楠杞梓無不材也何謂無人哉以孱豺很則
稅使之當罷也以哀鴻鴈則逋賦之當寬也以剔鰥魚
則[illegible]內帑之當散也而散財之鏡爲尤亟何者多藏厚
亡老氏之所戒交征危國孟軻之所譏今之內財非有
天雨鬼輸之積也大都小民之所敲扑稱貸而來者也

不則賣妻鬻子離散四方而供之上者又不然則毀廬舍掘墟墓投繯斷脰纍纍爲溝中瘠者之所輸也皆民膏也與其秘之而爲一室之供張何如溥之而爲九天之雨露與其蓄之而飽一人之目翫何如出之而活四海之流亡與其挈瓶守之而生大盜之心何如不涸藏之而渙小儲之積與其施之於禍變而十百千萬不爲恩何如賚之於平時而升斗毫釐皆見德故解秋荼之網敷春煦之仁以百萬付之司農俾不憂邊餉以百萬付之水衡俾不憂工作以百萬付之災荒諸郡邑俾不憂饑饉譬之挹水於江海而鼉黿蛟魚無不足也何謂

無財哉凡愚所陳足人足財者在各得其所而所謂各得其所者又非能有加於人與財也去其有害於人與財者而已夫事之有害於人與財者衆矣如遷轉之變更貲格之拘滯賣官鬻爵之冐濫皆不宜株守不變者而歲進之金花季進之買辦　兩京監局蘇杭等處之織造燒造與夫緹騎內外監各營九邊之冗員冗役冗卒冗餉每歲一財蠹之可得三百餘萬又不宜置不講者而愚獨謂六害未除則諸害不可得而去也諸害不去則諸鄉舉等議雖一日下百詔一飯九嘆息而圖之亦不幾矣故僅以六事進而餘未竟之說願以異日焉

視朝第一問　萬曆丙午浙江鄉試

問傳云禮政之輿周制朝覲宗遇會同之禮無非以輿政而行之也蓋後世損益焉獨視朝聽政則歷代述遵罔廢何歟漢唐宋之盛王無日不接羣臣然有始五日一朝而吏稱民安或始隔日視事而有貞觀之風或暫決宮中不損咸平之盛何歟將無遺憾否歟迺有三年不聽政而霸即位不治而竟大治何歟將人主貴憂勤之實無所事文然迺有自以靡爲慮者復有以傳旨爲譏者則固以治之勞逸爲勞逸歟人臣欲獻納得伸其說材品得呈其形而已此非惟臣利尤關切主術焉皆必得之臨咨晉接否昔人若魏尚劉藏器李藩畢誠蔡齊呂端何以遇知至琦定策準却虜迪請庫錢德祕之贄平澤潞蘇瓌之正法普思趙驕之追還四鈐轄談者以爲得之面對然歟伏覩我　皇上決大政　成大功　施大德澤皆懸斷於　宸忠也惟　皇上神聖非可以尋常窺測而議者忠愛無已猶謂才賢之尚欲豫緩急世雖治尚欲極雍熙功德塞宇尚以持盈爲願　道化天悠尚以持久爲祇竊度惟我　聖祖　神宗卓越千古可以爲法諸生各以所莊誦者揄揚之將述以告司士云

政廢於暫弛言怠於屢卻猶曰暫弛也復之之意緩彌積歲月似爲曠典矣未必不入也諍之之意怠彌積歲月似爲固然矣蓋張而不弛聖人不能弛而不張聖人不爲張後而弛之則後之玩惕未起前之振作未衰然非亟繼以一日之張亦將無所不弛弛後而張之則精神益裕志氣益新雖察前之弛亦將無所不張竊惟明問乃張弛之大者請敬陳之昔人有覲以比功矣又有宗以陳謨有遇以協慮矣又有會以發禁然猶周行於

四時也惟臨朝聽政則日數數然蓋聞人君動取法於日故日出而朝而謀事者必因朝謂取詢衆之義云周道之詩有之講事不令集人來定事非集人不定者也且人主既日臨涖其臣其臣必恐懼奉職於下是督責之術也而人不覺以爲督責人臣日奏對其主必以名實丣列於前是綜核之術也而人不覺以爲綜核其勤與怠實爲張弛之大窾會古有故弛之一有張之氣即以張其國者楚莊齊威是也亦有素張之而微寓弛之意輙以遺後嘗者地節顯慶天禧是也楚莊王立不聽政一日任伍蘇而列于五霸齊威王立不治一日別白

毀譽而國大治是其故弛而一張之者也人主盡弛而張之如楚莊齊威也何病乎弛矣漢唐宋之盛主皆無日不見羣臣漢之五日一視事自宣帝始也雖吏稱民安矣然於是有習文法筦樞機者唐之隔日視事自顯慶始也永徽之初比貞觀之風矣然於是有參預朝權者宋眞宗惟天禧末暫輟朝耳以咸平景德之盛然於是有乘間作威福擅逐宰相者三君皆賢主也徒以一日不朝不失之於政理則有隱禍伏姦作乎其中而不自知所謂一日二日萬幾者也使非其素張之其弛之所損可勝言哉或謂求治以實耳明主運玄鏡於穆清內

無怠外無壅可矣朝儀詳定不救花石之禍何以文爲又謂天子靜養幾深從內視外若設爟火傳覆復逆一中官任何自勞此恕已量主之說也長孫無忌請視朝坐日而唐文皇却之曰吾每日臨御猶懼有壅文皇非以神武定天下乎而德宗與陸贄論事輒使中人傳旨至宋孝宗譏之以爲事閒不容髮豈傳旨所能盡所失必多緊惟慮其壅也慮其非傳覆所能盡也故常度以自檠括傳曰禮者政之輿是文與實猶之輪迴而轂轉者也奏牘猥多人主居禁中顧可以謀及宦寺而皆遙度于一思其勢不得不停此以煩而停也或其議未足

稱上意而其人未足當主心則又不得不停此以難與愼而停也此實離文而行壅於事而勞於神者也惟臨朝則有侍制以次轉對者有司是非者有輔志弊謀者有相語難以文義者則討慮多而事少人臣上殿取聖旨下殿得聖旨無傳覆之煩則日有餘而事不足此實兼文而行逸於治而逸於神者也且奏牘之言繁以蕪對揚之言簡以質宿構之言鋪而飾造次之言率而眞紙上之言直陳一端詰難之言反覆而旁暢簡質則首末易権也率眞則情形都盡也反覆旁暢則算無遺策也至便也人臣皆與濮之人至微賤處九閽之外至疏

遠雖有勞若犬馬上不見誠此蔡攉上弗度臨朝則斷斷在旁䍐䍐在列呈其形已見其底聽其論已窮其用是以其人無可任又疑不可任無不可任又疑可任其議無可依疑不可依無不可依又疑可依至便也蓋自古人主決計定策雖每採之奏牘然得之前席之謀爲多至于主臣之遇得之磬折趨走之間者爲多李文饒造膝開懷收澤潞之軍寇平仲力止還內了澶淵之役李迪召對內東門輒出內藏數百萬以佐三司之急蘇瓌對御辨折乃能屈天子以伸鄭普思之誅此豈尺一奏章之所能得哉趙瞻請還內侍鈐轄之命三上章不

報求見力陳而英宗歛容納其言范鎮請立儲十餘疏盡閣及見上苦諫而仁宗感泣稚圭因以轉圜是其驗也面談邊事始識禁中之頗收便殿屢語乃屬播溪之釣絲望李藩之遙至信其非亂見蔡齊於傳臚喜其得人此皆於磬折趨走之餘爲人主所物色者也夫非輦過馮唐則魏尚困於縲作非從容雅問魏元忠則劉藏器老死於草萊是其驗也范韓定策易直巽日毋論已若庆叛鎭歸圖縣虜受盟奉天子以征撫之功可也還鈐轄滋普思盡內藏庫似拂人主之意何樂有此矣然[illegible]人主無私人私財之名何嘗不爲功西鎭之將雲中

無守副天子緩急之用可也李藩得白藏器見汲蔡齊承眷此直人臣之利何樂有此矣然異日皆稱謇諤端揆之賢何嘗不爲用故人主常視朝親事則能知人能用言建大計立大功斷大政皆可捷舉而中所謂張之而無不張者此也洪惟我　皇上獨超越千古　定大計則　宗社生靈無不永賴　動大衆則東誅西討無不弭服　施大德澤則窮谷無不更生皆起思　睿斷而造功　神謨羣臣莫能預萬一焉且　乾剛獨攬何畏于在旁八荒盡燭何眩乎在　廷昔之人主所宵旰圖之而不足　皇上獨於　密勿中握運而有餘則愚

生所陳舊詮何足以爲　當宁獻然竊有感於　列祖之盛焉我　太祖躬致太平宜少自暇逸然嘗　詔皇太子曰人君當體　天之德終始不倦而他日　諭羣臣曰朕歷年久而益懼夫體　天以持久孰有如　太祖者　皇上探策比於唐堯正持久之始也竊以爲宜法　太祖　成祖長筭遠慮寧復有失顧　敕諭科臣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有失爾宜直言夫虛懷以持盈孰有如　成祖者　皇上聲靈軼於殷武正持盈之時也竊以爲宜法　成祖天下似乏之材無足當任使者蓋不能備官矣若有急擇人不可嘗試也昔　仁廟於

朝廷之士朝夕接見皆辨其材行則緩急器使各當
其用誠欲用人竊謂宜法 仁廟天下雖安然紀法風
俗日陵夷矣非咨諏謀度不足調其化也昔 孝廟日
與大臣論議至如家人言故法度修勑至今稱風俗者
必徵弘治時誠欲隆理竊謂宜法 孝廟夫 文華
武英固 列聖之總章也 平臺 煖閣即 列聖之
合宮也以建黃麾列大仗誠臨以對大臣集庶官則廣
矣堯舜禹皐七聖聚於茅茨之下不以爲陋若勤疇咨
務延訪豈無足以供 臨御者夫人主所難在憂勤之
實 皇上修省消復不輟于 慮而臣下論列諫諍日

徹于 覽已躬其實固易於舉其文豈釋端拱受成之
逸而安懸斷之勞一日 渙德音舉 朝儀揚摧 祖
宗之顯懿 賜燕閑之清問持盈爲心保豫爲謨益茂
久道之化以惠天下在朝旦間耳夫乘弛而張之則無
所不張惟此時也而昔之請者不繼遂令 盛事久闕
不覩先臣之慮乎當 孝廟時楊文懿首請 御文華
論政事欲令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而王
端毅言日止一朝不過刻時必日 御便殿召大臣與
講論或令轉對語皆剴切當時日尚一朝猶恐視爲故
事使三臣居 今惓惓當何如哉陽明潛於重雲之上

雖羲和之職自運羣生之行視如故然忽奕不曜之處
巳多猶曰暫也使積以月則星官援占而稱變矣使寖
積以歲則人有不惶駭而寧處者乎今殆其習見之將
不以爲駭耶伏閤叩 闇又愚生所望於藎臣也

士風吏治第三問　　萬曆丙午江西鄉試

問士風吏治兩者交資士之好修由興學也吏之成治由任官也此畏古所重我　皇祖以之臻盛理者今天下學校官僚何減洪武而士風吏治睢乎未不敢望焉其故何居豈其制之弗備抑其初意未明與說者謂　皇祖在御特重薦舉且有孝弟力田諸科漸科雖行匪所深願者癸丑以後尚塵論屢矣　聖心可覩可述其概與顧　累葉以舉之世廢格不行何也人江以西臨川新城南豐之間亦聞一舉兮旌彌焉守內仰其丰烝鼓邑況究其用乎安在其不可行哉儻克復然與亦於士風吏治有稗乎否爾多士從學有年且將服吏其於士之靡於風吏之遠於治薦舉之闕於士與吏矢口而陳將於爾觀鄉往焉

夫創業之主閱歷久而至理瑩操慮深而廣智出其意不可湮也其制不可闕也然或存其制失其意制存若外塗意去若中蠹天下乃病其制而其意晦又或制有所偏存有所偏廢存者遜於衆志而未必可獨因廢者逆於衆志而未必可獨華天下乃不識其制而意更晦願治者思其初意還其初制轉衰而盛之善物也竊我

皇朝制度宏備學宮屋比衿韋之士不可勝計若曰三代之學以明倫也君子之學以致道也初意如是宦聯碁布簪笏之臣亦不可勝計若曰君之立官以為民也君子之仕以行義也初意如是第今之從學從政者可感焉總角之子甫入鄉塾授以孝經似當講唯諾疾徐之節矣然其家詔此子業儒問月攸賓其父負戴於路子可不問其師誘之勤習動稱華膴蒙泉不亦濁乎是入小學之日即亂小學之日也既進膠庠對越尼父所宜辨明新之工夫別義利之輕重務學務習務悅務樂試則敷其所得於文仕則達其所文於政耳顧廣求帖括日工雕繪祖裼而玩齋明之句離親而誦遠遊之章書自書人自人曾不思　國家何賴於我而窮年作養且薪槱之錄也是入大學之日即亂大學之日也及其致身科名邑里交慶而式乃謂棟楹宜拓食奉宜華址併鄉鄰利吞都市猙獰僕從囁嚅公庭賀者在閭詛者盈衢渠方誇詡詡兀兀績學竟抵於成夫學之成也

謂道明德立豈以溫飽豪侈謂之成乎是學成之日即學敗之日也昔人學古將以入官學如敝帚仕將焉藉乎自非抱明穎之資保渾樸之亶操刀而輒善割居今而思企古用能巍樹臣時之勛光映名臣之錄稍不檢飭風靡波蕩蓋亦不鮮矣每見初通仕籍問土地之肥瘠訪彌縫之世套罕有感　主恩之難報懼民隱之難瘳者而又吏胥逢以故習家人惰其獨潔則謂汶汶之榮享也桓桓之逞臆也容容之固位也炫炫之搏稱也因閃之趨時也詎以四境為家而不廣其百年難保之家以萬姓為子而不私其滿籯不守之子醜莫醜於厚

獲侮莫悔於負時其乖謬遠矣有良牧焉聽斷明訟讞
息催科善通貧乏酬應周遠邇悦賢聲勃起何於家給
人足禮備樂和仁漸義摩遜之爲未遑闕焉若異任豈
簿書期會遽爲盡職是似近而猶遠也其或阨於下僚
沉於冷署長日咄咄罔可事事第抱關亦有常業乘田
要在茁長果可僅擁虛器瑣局蓑𦖞則居卑而闇其體
也卑者以一身爲廉而尊者以衆廉爲廉卑者以一署
爲理而尊者以衆理爲理若不問其職細職巨職綱職
紀職近職遠自廉自理而已則居尊而闇其體也諸如
此類治胡以興豈 皇祖之初意哉蓋建學者制也而

意不在春華之飾任官者制也而意不在虛文之蒙然
採春華者掇科而責秋實於素日必不得之數也拔虛
文以登雋而試實政於他年亦必不得之數也我 皇
祖立法創制殫竭 睿思豈其慮不及此嗟乎 皇祖
籌之審矣誠知制科掄文非可專恃而薦舉辟召章章
可鏡也 龍興草昧之初宏張羅網豹隱蒿萊之彥俱
荷玄纁則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聰明正直才識兼人
諸科其所重者薦而徵之不欲其試而媒之也旁求之
使四出勸駕之章日至禮賢之館濟濟髦儒金馬之門
彬彬碩彥繼雖制科頒式而作行作輟雖三途竝進而

薦舉居先由癸丑以及癸酉猶 綸音之屢播焉大抵
鄭重端艮之英非薄辭章之士故大儒接踵名世比肩
淳龐熙皞之治盛於洪武之間迨後科舉漸重既明示
以右文科獨重甲更右文之大過薦舉乃止衆乃不尚
德而深詌之臣不忘建白或曠時一舉則海內以爲美
談士林以爲芳韻四方無論試論江右遠歲無論試論
近年則薦徵之典吳臨川而後猶及於新城之鄧安福
之劉南昌之章四君子者學足明先王之道才可裕應
世之猷或誼深爲粹品或調高多偉行雖雌黃之口善
善不長不免厚責删於盛名窮索瘢於洗垢獨計其志

存於道乎亦庶幾得學之所在而不僅以獵榮爲學矣
向使顯用其身展抒其抱隨其根器不必於建樹之皆
同宜將有所自效裨補於天下非聊且於充位徒以逐
世而已矣但世方竽之好誰復瑟之問故令其鴻冥之
遠飄然鶩序之外耳儻申明典制俾內外當事之人博
詢推薦或馳使徵聘或有司敦遣與制科之士相兼竝
任有數善焉上之所好靡不象指上好以文乃極風雲
之變態上好以行寧無深滌之深功響應必捷善良必
衆其善一樂悦之工原不甚成敗之數故朝登仕版暮
可弁髦業以行妝爲容捐棄則竝露其短其善二與

其糊名易書以下求上孰若懷瑾握瑜以上求下既撫
枉已之風可致正人之效其善三先資在藻麗則拾人
之瀋燦於筆楮間足矣月旦在眞修而可竊人之行爲
巳之行乎縱令其行然而心不然猶愈於無其行者其
善四父母無不愛子者操觚足以榜榮故驅之攻苦以
冀通顯修身可以僭爵誰肯不敦之孝義於家丼令脩
窳尤足基化也其善五吾伊業舉者方組其言道德褆
躬者則善其性一實一浮如蓬在麻孰無本心不趨於
實其善六文士逢時多忞雎之狀端人在列必矩矱之
遵準則植焉淸議明焉黜陟行焉可以丕變其善七其

藝校之司衡其政計之銓吏不相蒙也雖有不肖主者
借口薦其行而行不副何說之辭嚴行連坐之條誰敢
不愼其舉其善八士非科目不進而樸茂不華者終成
淪落薦舉既行杞梓皮革之良廣搜莁畜野無遺賢其
善九行之既久人有君子之行戶有可封之俗可以一
復成周三物之舊其善十此非肇爲之說也　祖制所
垂也　祖意所重也百年之錮習一新四海之人心俱
挽居學校則明經修行何但文爲服官僚則濟世安民
原有實詣一舉而三舉一墩而三墩者也不然望士學
之正日考校焉秪精其技耳求吏治之興日督過焉秪

理其末耳雖家置一鐸歲一大計胡可得哉

恤民 第三問　萬曆丙午江西鄉試

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一言而揭千古治天下之準矣故聖王在宥天下則重民要也然聖王重民意必有所以重者不第曰本之云爾道果安在後世人臣效忠計于君數矣有謂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衰也視民如土芥者有謂明王畏民而闇主使民畏已者有謂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者有謂人主當修之于可爲之時而不當悔之于既失之後者言至今在也其于重民之旨亦有可相參會者否今天下之民則我 祖宗 列聖以暨我
皇上兢兢竭百慮而圖以安利之者也 法令甚具 德澤甚周宜民之不移也如奚方于地而近乃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抱不然之慮者遂蒿目而憂匹夫舉起之禍也豈不過甚矣乎抑又安所暴焉而致民明之可慮一至此極也及今而不爲之所而後式歎息于潰決之不可收拾也斯以晚矣多士當亦有急務本計可爲斯民請一旦之命者乎願悉心而條之以佐元元之急

天地間止此民耳天爲民而立之君君于民之中擇所爲賢有德才足建事而智足以參政術之變者使相助爲理民于是乎稅役供之而父母戴之君臣民上下之間智不各見即力亦不各營元首耳目四肢百體聯而存焉而精神盎然融貫周洽于其內夫然後相倚以安而相固抱以久後世人主不明于天所以立君之意而曰此蚩蚩者其濡弱可玩其顓闇可欺其誘而東西走如鶩也可智籠其翦刈蹴踏之不敢卬首抗也可權使威刼也噫非然哉夫民猶水水至弱且闇可隨地決亦可狎入而游也故挹之則勝壅之則勝激之則勝蹈之

則勝然至于大浸稽天則堙谷漂室廬蕩維楫而覆舟航者惟水能也是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夫民則何以異是聖王知其然故必重民重民必愛之畏之愼之而蚤爲之所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衰也以民爲土芥則愛之說也張栻曰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亾則畏之說也陳子昂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則愼之說也馬周曰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危者人主當修之于可爲之時而不當悔之于既失之後則蚤爲之所之說也此四言者持議不同然使臨民而願治圖皆有國之司南矣 明與 太祖出斯民于胡元溷濁之中而 成祖奠之 列聖衽席之我 皇上起而拊摩喚咻之法令甚具 德澤甚周二百四十年來休養生聚所在熙然稱極盛之際已邇以疆場之不戒東事倭西事哱南事播民死于轉輸鋒鏑者至以谷量重以 畿輔之水晉秦之旱江淮之疫齊魯之蝗楚之亂渤海豫之河而民之死者已過半矣乃其毒之中于民最慘而民最不聊生者則徧天下無地不有之中使中使之毒民甚也慘至于戈矛漂溺困餓瘟蝗死亾離亂室家蕩析而腐骴赫然相藉于原野止矣而以爲民最不聊生何也

蓋前數者之變天實爲之民靡所控訴則亦相與悲生之不辰而所遭之無祿耳若中使之毒民則人爲之也人固爲之而不我矜恤焉民于是始怫然怒塡乎膺而不肯甘爲之魚肉矣怫然怒塡乎膺而不肯甘爲之魚肉而又以有司者部署嚴不得鶩然而快其所欲逞不得鶩然而快其所欲逞而其刻骨之恨始柴柵鬱勃于胷中相與目睨心計思得一遂焉以發其憤懣不洩之氣蓋宋蘇子由之言曰天下之民惟無怨于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爲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爲志也遠而其毒深故恐有大亂以發其

怒而後息今之民不幸類是爲之上者[illegible]夜焦勞圖所以還定安集之若救焚拯溺然以佐元[illegible]之急而乃恬焉安焉若駕膠舟履駭浪而舟中之人方相視語笑以爲不足深慮也宋人所謂匹夫羣起之禍可不旋踵而見于　今日矣執事慨然求急務本計爲斯民請一旦之命者非生所能及也無已有二焉急在于省催科而本在于簡親民之吏二三年來値大捷三　大慶二無歲不下蠲租之令然而其所蠲率取浮逐不急之賦聊優假之以塗民[illegible]而其[illegible]部使者與衛所在吏已先後[illegible]求撻近矣夫此不遭之民死

于兵死于氷死于旱死于疫死于蝗死于亂死于河死于中使之所不盡者而又以催科盡之危哉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亡而不振也必矣人[illegible]上者又柰何愛此錙銖不以寬民爲　國家無窮之計也而或曰度詹若掃計臣日仰屋歎也驟而議蠲租亦何容易則生有味乎周文端之言也時省臣昂言　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輔　太倉公持不可曰　國用不足宜儉于　國不宜浚于民織造燒造土木　內供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　京師臣昂言非是夫孝廟時百姓給足手滿錢曰滿用民萬不至露根公猶

不欲以不足之故爲浚削計也矧　今日之民哉第居今而求所爲儉于　國有必不能者四然當力持則停杼柚減搏埴罷不急之土木省可已而不已之　內供有必不得者一然當力請則求發礦稅之積于　內帑者苟釋此而徒急征斂于民間譬殷人駕重屋而圯其基也榱棟倚而四阿傾覆壓之患固不移晷恐亦必不可爲矣故曰急在于省催科蓋聞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未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聖王治吏不治民治吏之法則歐陽永叔所謂選強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illegible]少爲利博及民

速于事切今督撫及直指使者按意一方即朱分遣剝臣遺意第往者舉刺歲一　國而近以栢府長星間數歲不得代舉刺稀疎人得無有玩心而其強力庇民者復爲中使齮齕不稱職去即拳而閉諸國土不然而不肖者之施于法也以賄售以虛月售以奥援售以毋販趣時格售以陰鷙持上吏之短長售又不然則賢者格于法以不傳要人黜以悃愊無華不求表暴黜以伉直黜以過誤失當事之歡黜以不受居間黜以不善額斂勇任事而中妒忌之口黜此數者皆足以隳烈士之心而解其體持此衛也求以飭吏治而康民道固無繇矣

必也慎擇寬收揭精鑑以燭之而後操憲以從事焉則監司二千石以及司李與有均責而督撫直指使者之所宜審持也故曰本在于簡親民之吏夫民不可盡取而稗吏之不可寄以民也則丹書言之食魚毋反毋雋鶩馬民惟上所感而君不可不以仁恩預攬結之也則管敬仲言之民之親上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故人主而明于天所以立君之意則必重民重民則必愛之畏之慎之而蚤爲之所愛之畏之慎之而蚤爲之所則省催科而簡親民之吏之兩言者不可不深念也雖然之兩言者之敗也行而九以中使則生又有感于衛

薄疑家之蔡嫗也疑母之愛疑也甚然其家巫有蔡嫗馬疑言之而母未始不與蔡嫗衛之也由是蔡嫗得中據以飽其私而薄疑家之敗不朏矣夫處　君與臣民之間有所挾以行私而橫以漁民毒以螫親民之吏則有　國者之蔡嫗也夫中使而可與共此民哉

政體第一問　萬曆丙午福建鄉試

問善爲天下者必有維天下之具大要使綱提領挈人得其理而止孔子曰政寬則民慢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施之以寬夫倏寬倏猛豈所稱畫一之體歟且聖人爲政果待其殘慢而後救之歟他如以水火喩以芒刃斧斤喩以粱肉藥石喩以陰陽喩以琴瑟喩言人人殊指各有所觭重果孰爲當歟漢唐宋之叔世所繇衰敝不振者其於諸子之言亦有合乎否歟我　國家　創業　中興之烈莫盛于　太祖高皇帝　世宗肅皇帝當時所以振肅綱維者果操何道歟迨我　皇上至明至斷同符　二祖三十四年之間方內謐如蓋千古獨盛者諸士亦能揚厲萬一歟顧說者謂十五年以後與十五年以前稍稍異局迄于今茲有外強中乾貌澤神瘁之象神明之權虞致中漏此雖杞人之憂安所振厲以復　初政歟夫言之而無罪聞之而足以戒者惟諸士槩根其尚切磋究之執事者且精于聽聞于　上

天下蓁蓁焉待治于人主其情至遝其事至殷繁也無法以維之則主權分而天下之勢渙有法而聽其頹靡則主術踈而天下之維解解而復收張弛之際已示下以釁端已不收而人收焉倒持旁落其害有不可勝諱者是故明主之于法也操之業業而不敢寧行之斷斷而不敢假借蓋政體之一定不可移易者而世且目之曰嚴雖然嚴何妨于治哉嚴則畏畏則不犯不犯則相安于無事王良之御馬也銜我馳驅嚴也轡中組驂中舞日夕稅駕休休焉而有餘力嚴政所以爲寬也舍嚴而求所謂寬非寬矣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愚謂此非孔子之言而左氏之言也猛非聖門所尚已證于子張氏之問矣且待其殘慢而救之不亦晩乎倏而委轡倏而煩策朝無畫一民鮮信從不亦龎而無體乎夫政之有體也猶農之有畔而權衡之有銖兩也法以內無銛削焉嚴也法以外無苛求焉亦嚴也非謂無苛求爲寬無銛削爲嚴也有罪必罰其罰必嚴也有功必賞其賞信亦嚴也非謂必罰爲嚴信賞爲寬也秋冬布令象天之肅殺嚴也春夏布令象天之生成亦嚴也非謂生成爲寬肅殺爲嚴也蓋百官萬民之聽于主猶三軍之聽于帥金鼓以

一耳目號令以一心智志不得巧愚不得拙勇不得先怯不得後以一力故三軍之所以生者其衆一也天下之所以治者其法一也法一則主虞而安吏意而肅民樸而親綱維之所以振卽德澤之所以流人人稟仰于憲度而不以意亂卽人人飽滿于恩厚而不以法殘先王之政之嚴大都如此矣若夫子産以水火喩賈誼以芒刃斧斤喩崔寔以粱肉藥石喩意觭于嚴董仲舒以陰陽喩陳寵以琴瑟喩意觭于寬之數子皆揆當時之政思以調劑其宜補苴其敝不無矯枉過正者而惟崔寔之論庶幾近之然猶以治亂與平判而爲二則于寬嚴

合一之旨猶未之𢘆悉嘗衡覽今古未有不以嚴治以
不嚴亂者何也天下之所以平者其情平也人情聽于
法則平不聽于法則不平故法者所以平情也而嚴者
所以行法也開創之主得于閱世之深則行法嚴守成
之主狃於蒙安襲慶之後則行法不嚴法嚴則人主得
以法繩其下有綱撓領挈之便不嚴則下得以意干人
主之法不至于解綱決藩不止也是故西漢之衰于元
成也東漢之衰于安順也唐之衰于肅代而宋之衰于
哲宗也優柔不斷明假天下以利器然後若外戚若閹
尹若奸臣乘其隙而收之而卒以不振夫萬物所以尊

天而嚴雷霆者謂羣生之所受命而羣蟄之所仰震也
若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雷霆而更有所仰震無爲尊
天而嚴雷霆矣斯不亦古今之烱戒哉洪惟我　太祖
高皇帝以嚴掃勝國之穢　世宗肅皇帝以嚴起正德
之衰固持利柄破散私門操縱由心宇宙在手　創業
中興之功烈古今無兩焉我　皇上明同離照健比
天行　深居以握化樞幾先萬有　獨斷而操王術威
𢘆四遐三十四年之間有臂指相使之便無跖盩難行
之虞蓋眞能丕揚　二祖之休燉而天下亦凜凜焉奉
法稟令號稱極治顧生聞之輿人十五年以前　皇上

顯示其威權而天下知爲　勵精于治也意其爲嚴十
五年以後　皇上陰同其嘗壘而天下不知　意指之
所屬也意其有嚴有不嚴蓋　皇上之英明卓絕千古
因明生察因察生疑疑人以權重也而恡予其權併疑
權以事起也而遂寘其事下以事　請而不得　俞也
不得不調停以濟變而後竟以調停爲舊章下以人
請而不得　俞也不得不代攝以需時而後竟以代攝
爲故事賢者扼腕而憂歎而不肖者且上下其手輕重
其心以濟其私當事者養交以安祿而繼至者且尤而
效之習而安之而不之怪卿貳之席半虛耳目之官幾

曠內則郎署興歎于積薪外則監司交困于越俎法以
闕人而廢人以廢法而玩人情玩則主威褻主威褻則
國勢輕孔子有言吐珠于澤誰能不含恐下有乘隙而
起者不可不爲之慮也今欲收主威以重國勢亦唯揆
衆情之所共適者而嚴以行之夫所謂嚴者非赫赫焉
烈如火利如斧斤苦如藥石如昔人之所喻也天下之
平久矣　祖宗之紀綱法度藏于　天府習于掌故守
于有司者卽衆情之共以爲適者也衆所共適莫若分
其權于衆而後權可攬也又莫若顯其用于衆而後用
可覈也夫公孤弼德庶寀分猷古帝王之盛有釋此爲

理者乎自　皇上非薄士大夫以爲無足與者于是褻
工百執事皆失其職或疑而不信或虛而無人而　皇
上又不能代鳥以飛代馬以走也徒令臣工優游于事
外奸究叢蠹于事中非國之福也計惟以羣臣之職還
之羣臣而徐按其功辠以爲沮勸則賢者得以行志不
賢者無以匿端吹竽而聽之則一一可數也夫以　皇
上之神聖左右廩廩救過不贍何惡之能爲唯是上與
下交疑則居中者得以陰陽變幻假人主之權市天下
之重一疏之入也而或上格焉　皇上弗知也一旨
之俞也而或下格焉羣揺弗敢問也意則竊以爲德怒
則竊以爲威積漸以往東西易面非細故矣計惟以天
下之大權昭然與天下共操之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
之不變斷之甚決持之甚堅者皆　先朝之成憲也有
不如　成憲者下得據之以　請則利器不下借而桀
雄可決叢神可破矣今天下非有王氏閻梁之禍也士
大夫非有甲乙之黨如紹聖之紛紜也乃執事憂外強
而中乾窺澤而神瘁毋亦謂人主之交攜則神明之權
濁神明之權濁則左右之勢成而欲遵　祖法收主威
唯在嚴其防乎近習乎愚生萑蒯之見未諳治體然而
奉君子之教久矣唐開元初天下方泰寧君心之欲如

水未波也姚崇以十事邀帝而于法行自近尤拳拳焉
摯焉宋仁宗惻怛忠厚一代之良主也蘇洵謂宋以弱
政濟弱勢利用威以強之且曰人主一日而無威則無
君夫二子號知治體者也其入告之猷皆後德而先法
諱惠而譚威何也法也者人主所以維天下者也千鈞
之屋不支以寸圍之木則傾太阿之利不持其五寸之
柄則還以自害夫法之維天下不啻如寸圍之木其利
不啻如五寸之柄也當久安積玩之時一旦弛而不收
媟近之人必羣起而收之既收之必多方而固之人主
操以制下者下反操以制人主如漢唐宋之叔世可永
監也嚴不嚴之效亦可槩睹矣或曰嚴也者士大夫所
諱爲拂于人情耳愚謂嚴于法外誠人情之所不便也
叔向之所謂鄖華者也嚴于法中實人情之所甚便也
董安于之所謂石澗者也蓋法之立也衷于人情故法
之嚴也亦惟適于人情而止不期于重法而期于行法
是愚生之所謂嚴嚴以爲寬者也　皇上誠超然遐覽
慄然大悟采姚崇蘇洵之謨參于崔寔之論以法維下
以嚴振法一旦舉以祖宗之憲綱曠然與天下更始則
闚伺之釁塞威福之權固不出房闥而天下晏如矣

信令第二問　萬曆丙午福建鄉試

問書傳有云令出惟行又云下令于流水之原故自古有為之世無論純雜大小不同而其發號布令皆四時寒暑之信百體從心之速絕無齟齬为沮于其間者尚有可舉而稱述之與我　國家綱維比　前代最為森密　道揆法守二百餘年如一日焉　皇上英明天授　臨御初年紀綱振肅號令風行邇來　德意明詔臣民奉承漸滋玩格稍嘗深惟其故以為難從耶夫有駭世拂衆之張弛也以為令不肅耶亦旣行罰矣以為令不詳耶則不啻三而五矣而翕然多玩何哉昔武王問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法以其所善為法也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得無罔是讞一中微亦數更而下莫適從與太史公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得無嚴酷彰信之貴歟而空言虛語下殆漫應之與願諸士究陳焉

天下一而不可淆者國是也確而不可侵者憲典也通

而不可壅者王德也重而不可軼者王制也蓋人主無外所令則成一令之出宣為德定為制疏為憲典著為國是課程之曰功令次第之曰令甲天下以令信人主而後人主之令行人主以令信天下而後人主之令必行是故詔書夜下所以决也有司赦前無言所以定也廉問不如詔者抵律所以守也翦桐可封退舍可降而王之令不可使不信于天下矯詔可誅誤宣可罰而王之令不可使不行於天下對使可獨焚內降可封還而天下奉王之令不可使不信山東老瘁可聽河西叛卒可驚而天下奉王之令不可使不行書稱令出惟行史稱下如流水此豈為是一切塗天下耳目哉明王之令獨制於大庭廣衆之上秩如四序堅如金石隱有所不得實問有所不得中寵有所不得請奸有所不得幸一唱百和天下翕風臂指相使而無苟且齟齬之患故曰信者國之大寶也三代以還純駁大小治體不同而當其盛際王令未嘗不兢兢畫一也自律易於左官憲握於刑餘命阻於強藩制矯於寵臣漢唐宋之季王令委頓首尾衡决而禍亂隨之無足怪也我　國家法紀森密大小相維內外互察二百年來庶官之典百度之行吏習民安谷鳴響應　皇上臨御初年太阿獨運威命

霆爽震厲多方薄海內外頫首歸命邇年天下臣民惰窳成習承宣寡實若是者何也　實訓會典　先朝非無不刊之法也　制誥詔冊　九重非無傳宣之　旨也條例職掌百司非無守府之舊也　欽依考成郡國非無綜覈之條也然而臣下奉公守法不勝營私植黨之心日月玩愒朝令夕停恬不謂怪若是者又何也鷹擊狼貪者投重劾而得輕謫有為之道地則解脫矣謂是市虎不盡憑耶非令所以課羣吏也吏二千石以上聞　命逗留乞請休沐官不蒞任而任移秩不中官而官遷謂過家上冢人情乎非令所以董王程也士群實

學多紕行至靂　詔旨奚啻再三乃猶然明經可忽青
衿可濫敗檢踰閑之士可以姑息優容可以旋黜旋復
謂是模棱塞白庶便人情而避怨府乎非令所以飭學
政也京城巡徼請兼用兩制之士業經題覆而竟閣不
行謂監門賢豪不屑乎非令所以清仕路也禁士紳訐
長吏士紳斥而長吏已貰議矣禁屬吏訐長官屬吏詘
而長官已分謗矣謂是兩端姑爲調停非令所以一綱
紀也中朝官絡繹行郡國有居之貨者矣貰郎買豎竊
姓名乘傳而出有爲之市者矣謂是一介行李可寬恤
非令所以清郵遞也　廟廊下之部院部院以爲必然

而司屬謂不必然司屬不謂然而部院且高閣置之部
院下之直省直省以爲必然而郡縣謂不必然郡縣不
謂然而直省且故紙置之省垣考成以爲必然而兩臺
使謂不必然臺使不見報省垣且視爲故事矣兩臺使
考成又以爲必然而郡縣吏謂不必然郡縣不見報兩
臺使亦諉之已然矣昨非今是請除爲令亾何今非昨
是首事者不敢主其議矣除舊布新請更爲令亾何舍
新圖舊後至者不敢竟其成矣以一人朝進而議必行
以一人暮退而議中罷不勝有市態焉以一人意授而
議必行以一人色沮而議中罷不勝有攙附焉彼志在

立功而創始此意出避譴而墮成不勝有釜鬲焉甲計
身便而贊其可乙惡害已而亟於廢不勝有狡窟焉既
以任事而排盈庭復爲任怨而制首尾不勝有轅促焉
始有所庇而發其端既得所欲而阻其後不勝有閹藏
焉以規利害功非我有不難索瘢疵而阻之以委成敗
事非我始不難積几閣而俟之以飾喜怒異已之謀不
難反唇而譏之以行愛憎先發之議不難扼項而攻之
朝更夕改此從彼違積鬱成玩積玩成頑誠有如執事
所稱法令數更下莫適從者夫下莫適從非法令數更
之過也法令數更則下莫適從之以也人置二喙而

主上之令輕如鴻毛矣吏持一法而　主上之令煩如
秋荼矣且故鼓之而不應作之而不前者敗軍之氣也
倡之而不和夢之而愈亂者衰世之徵也善乎太史公
推言之矣法令者治之具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君者源
也臣者流也上有必信之令而奉行不肅臣下之罪也
上無必信之令而壅玩成風非盡臣下之罪也　皇上
靜攝以來　覃慶典下　明詔與海內曠蕩幾舉矣斷
斷見之施行者曾幾何事矣　詔罷稅而異日姑待中
涓甚列山澤之利欲弛而更收刑餘之權將收而復予
則何以示信於闤市自齒焉忌鼠之嫌起而一言失

旨轉徙斥逐海內結舌臺省空署考選曠八年而未舉
河清之期已後吏俸歷數載而待遷彈冠之情可憐則
何以示信於羣吏當今褫爵而歸田者非掛吏議也以
逆鱗斥去者居多不則其罣誤者也、明詔起廢而中
外所推轂者屢疏名以請不下不虞積薪之勢轉窮而
賜環之望無期乎則何以示信於丘壑當今楚冠而幽
縶者非罹文網也強項就逮者居多不則其觸諱者也
明詔赦過而意所窮竟者屢疏名以請不報不虞向
隅之悲轉切而獄吏之尊誰堪乎則何以示信於刑辟
章奏之沉閣謂可次第 檢發今日得一二 旨明日沉

閣復然銓補之積滯謂可次第疏通今日補一員明日
積滯復然 輦轂之下傾耳以聽令未出都門而今昔
已易轍矣直省之遠引領而望令未及郊圻而東西已
易面矣解澤朝流暮壅是使 主德不暢也 批答左
支右吾是使 王制不尊也 朝章甲可乙否是使
憲典不彰也 廟議朝三暮四是使 國是不定也上
未必果行而暫襲成規以飾之下不必奉行而謬舉故
事以應之上多端猜其下而故設虛聲以令之下多方
闞其上而聊事虛文以塞之蓋號不張則幹斜綱不振
則目亂所從來矣語有之順風而呼者聲加疾登高而

望者視加遠人主於臣下登高順風之勢也整飭蠱壞
申討章程是在轉盼間抑何難者凡必信之令隱不可
得而賣也 主上疏奏不稱 旨輙留中不下長章短
剡充棟飽蠹說者謂令不信於顯信於隱矣半夜斜封
永巷覊笑倘有為賣重者乎自今停閣章奏請悉行
檢發言可用耶益弘轉圜之風不可用耶無妨藏垢之
量以令天下至顯也必信之令間不可得而中也 主
上留中章疏或因他事而併擲時從傷請而互見說者
謂令不信於正信於間矣方朔難平津之對設機射覆
倘有為巧中者乎自今一應事宜俱應明咨 大廷酌

裁可否無以傷請遷怒而併及未發之私無以他事護
短而漫了先至之局以令天下至正也必信之令寵不
可得而請也當今稅使手持利柄以要 主上於外有
疏不必聞政府也有 旨或不下部省也蓋合南司之
力與爭而不必得夫令不信於公而偏信便嬖之飾詞
是不可要而請乎自今稅使有奏臺省得上而駁之稅
使取 旨部院得公而議之無主先入為左袒以令天
下至公也必信之令奸不可得而幸也 主上深居日
久無藉彼儈或有奔走徑竇以嘗於內免罪鬻爵為所
欲為漫言冀以聞 至尊徑請冀以回 天聽夫令不

信於一而偏聽精神之旁門是不可幸而嘗乎自今章奏非自銀臺上者不得聞　批答非自政府擬者不得下無開邪徑而授近習以令天下至一也夫以天下之躙我者有垣耳蔽我者有竈煬中我者有城狐惑我者有叢神一切屏首伏息不得向而　命令獨運於九天之上解爲風雨震爲雷霆以鼓　王德以重　王制以貞　憲典以稟　國是無有　明諭頒而反汗也無有　恩詔出而中格也無有弊政當革而依違也無有美政當行而遲留也　九重之精神振迅法令畫一　明示天下以意指而約天下以準繩其有不率則嚴行考

成重加譴罰如是而自内及外自近及遠有不回心易嚮奉令恐後者愚不信也雖然令不行於臣下握之有柄振之有綱患可言也令不行於百姓紛而難御囂而靡定患不可言也今天下十室九空所在騷動虎而冠者耽耽不休也往噪於楚於淮於吳於秦晉投袂一呼尚鳥獸駭至滇南之變僵屍流血　王命無廼玩而頓乎民生心矣火未及然詎謂已安漢建武之代幾爲秦續輪臺下詔拜田千秋富民侯與天下休息而竟完金甌之業唐奉天一詔痛自改過士卒感泣思奮九廟奠安當今陽九之阨未遭而魚爛之勢已兆　覃恩詔書湔洒蘇息轉否爲泰千載一時安可更欺天下民而開之隙哉愚謂信令以收人心罷稅以信令九方今第一急務也是在　聖明一留意而已

學行第五問　萬曆丙午福建鄉試

問孔子之論儒也曰博學而不窮力行而不倦斯非萬世儒者之正鵠哉後之儒抑何汶汶也間有博學篤行者類以溺心炫異目之然孜之聖人于臣弟友之間抑何篤摯至于未嘗聞未嘗見如羵羊集隼諸事卒然問之無不應者豈博亦聖人所不廢歟聖人而下有號經笥書廚武庫學府書淫經庫者有車聲鄰鄰有滌廁臉有見無常父衣無常主有鶴桂相敬有雜柰不爽則者進之兵識命見別臺駱辨騶牙蕭鼎達重常之鳥名翡文之畢究貳負之尸刻蜀桐爲魚以擊石鼓者有納肝翁王鳴轂捐生以代父引鴆以孜將就刑以分異自摑以尚主絕命以贖友涉難者斯其人皆得聖人之一察乎非耶今學士文學份份邁千任古然而士工帖括外無它奇也歲舉孝友節烈于朝然而旌其門復其家之外無殊褒也茲欲稍破詢學以與士之學行操倚者而可夫事有覩之爲迂而之闕于人風士習不細者此類是也故願與諸士商

大道本無奇也宇宙事物之賾闕于性靈皆儒者之所當知綱常倫物之大根于性天皆儒者之所當盡自夫衆人不能知且盡也而有一人焉能之于是以希有見珍亦以標奇見詫夫奇則隱隱則怪索隱行怪聖人之所諱也藉口聖人之所諱而學日蕪行日辟遂令神明之識卓絕之行不見于天下嗟乎此繫于士習人風非眇小者宜執事之惓惓下詢也粵自玄黃剖判品物區分經之爲五倫分不容逊而情不容已者也緯之爲萬有數不勝原而變不勝紀者也治古之世以六禮節民性以七教興民德凡兩間名物以暨于翹劉驕騶梟瑣

不經或載之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或鑄之九牧之金或勒之金版玉箱之錄蓋以民心志者其法約而發民耳目者其籍詳大都若此矣孔子之論儒行也曰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夫義理精之難意氣靡之易惟不窮而後學可博也惟不倦而後行可篤也夫子之言豈非萬世儒者之正鵠哉三五以降學術斯裂服方領習矩步者皆命之曰儒而考其學則天壤相懸稽其行則薰蕕斯判兩者不可不早辨也是故功名之下惟識同窺管問核監而不知改金根而弗悟儒而俗者也溥于倫常工于闐䮣託六藝以文奸以詩書而發冢儒而賊者也洞四部之奧貞發二酉之秘藏窮宙達幽六通四闢茂先逊其淵博東晳謝其閎深儒而雅者也戴仁而行抱義而處素履堅于金石雅志貫于神明厲苦節以敦倫抗峻標而邈俗儒而正者也神識獨茂經德不回彌綸天地之體窮竟品物之情漠然無爲也而無不爲也澹然無知也而無不知也儒而大者也大儒者苞學行之實而化學行之名兼之天授者完而融之涵養者到曠古不數數見者其惟孔子當之乎孔子之行聖人之衛也子臣弟友之間規旋矩折而至于羵羊防風萍實集隼魯門之鳥齊廷之鳥皆世所未嘗聞未嘗見也

卒然問之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怍蓋聖人天聰明之
盡故不可以度量窺而聽睹測循之日月經天江海絡
地大明罔不照而萬有靡不函也聖人而下有得聖人
之一察者亦足以樹標于天下而垂譽於後世如邉韶
之經笥陸澄之書厨杜預之武庫傅昭之學府李善之
書簏房暉之經庫皆苞舉載籍鼓吹休明其博學有如
此者蘧瑗之車聲鄰鄰石建之滌厠牏浣鯱之皃無常
父衣無常主冀鈌之敬饁巨卿之雞黍皆內抱純衷外
標懿行其篤行有如此者進之則識俞兒者敬仲也別
臺駘者子產也辨鴟牙藻廉者東方朔也達重常之鳥

者董仲舒也名豹文之鼮鼠者終軍也究貳負之尸者
劉向也刻蜀桐為魚以擊石鼓者張華也斯又定名疆
域之外察象睹聽之表抑何奇耶夫非博學之極思也
敷納肝殉主者弘演也鳴轂捐生者車右也代父引鴆
者賈直言也以故將就刑者周燕也以分異自撾者繆
彤也以尚主絕命者楊喬也以贖友涉難者吳保安也
斯又志剛於石意嚴于冬霜抑何奇耶夫非篤行之
極思也歟博者在於積其實次劉覽乎古今之變其事
類就洋而不經篤者在於聚其神情全注于倫常之地
其事簡從鋪而傳弗孫故世之尚論者曰聖人之道無

奇也行庸德也言庸言也何必闡異以溺心炫奇以駭
俗如敬仲弘演諸人為哉嗟乎天地大矣何所不有假
令有宇宙未有之事耳目不經之物問之屬車屬車無
對者是亦儒者之恥矣人之軀殼易朽神理緜緜世方
波流茅靡舉彝倫而弁髦之有一人焉獨行其志力障
其瀾其神理且與天壤相敝是亦世道之幸矣矧博學
而約收之則死轉關生靡所不入如千條萬葉之歸于
根也安見博洽之非組修也由篤行而裁抑之則握中
求平政自易易如枉木之就于檃栝也安見奇節之非
中庸也今天下　治臻上理　運啟熙明文行之儒項

背相望而猶不能不遜于古初者何以故上設制科以
羅士士工帖括以求庸一經自業童習白紛即有旁及
他書者類餖飣涉獵以買聲名飾唇吻奚怪乎古學之
日蕪也　國家歲下　璽書褒采孝友節烈以風世然
僅僅樹棹楔復其家無異旌也且下舉之以私好而上
行之為故事賞不為榮人何以勸奚怪乎行誼之日辟
也蓋聞之人之慕名如矢之集的上樹之侯人罔不射
矣是故齊列康莊之第則多士如林燕築碣石之宮則
羣英自赴今天下之士患上之弗求也而不患下之人
無以應上之求也誠欲士之與乎學毋寧倣古博學宏

辟科而間一行之何也周雅之士或不嫺比耦之文而其精心内照朗識外通貫包皇覽之竒學窺汲冢之異不可廢也宜令制科外聽督學使者廉察士之博洽者特舉于　朝試其學果博也高者待詔次亦不失掌故則巖穴多聞之俊競趨　闕下士不灑然攻苦者非夫也此或興學之一竒乎欲士之興于行毋寧倣古辟舉之典而間一行之何也操行之儒雖乏通圓之智而其乘方不忒臨義罔忽厲朝廷純德之風敦鄉黨不二之俗不可廢也宜令督學使者廉察郡國行誼著聞與可風末世者亦特舉于　朝于是衆行實下旌命其人有

吏才也官之劇佚以宣猷其人無吏才也予之清階以鎮俗天下見　上意之所鄉有不瞿然顧化者亦非夫也此或興行之一竒乎昔成周時三歲鄉大夫合羣衆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賓之故得士之盛度越千古即漢唐之世亦師其遺意以羅賢才古今人豈相遠哉或曰今天下第患官冗耳博學無益于殿最而辟舉得恣其樂誣非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也嗟乎　殿閣之清嚴別篤也煩劇奚求故學待者郎乎乃令文行之儁不得與晉鄭敝從何計之誰慮其賢唯賓其成于舉並舉也而汪也運一適與適三適是賞舉之而不狂也嚴連坐之罰如成子之得相觀通坐之坐田儀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而積學積行之君子不廢于上聞矣夫火布蝦鬚之疑彭蜞荔挺之誤絶裾折翼之譏賢者不免焉彼博學篤行之儒諱何容易當吾世而有其人即下蒲輪之徵舉更老之禮書之史册足光　本朝奈何疑其流競使瓌竒之彥隱卜築而藏屠保哉故腹笥百家身苞百行士之異品也破拘攣之見馳昭曠之源開功名之門復隆古之舊喆后宗相之殊舉也如符常而忽異飽黍羹而棄禁臠士有烏項黃馘老于巖堪耳詎非　熙朝之佚典也與

世道治道第二問　萬曆丙午河南鄉試

問國家有世道有治道二者若相爲上下云然世有分合治有汙隆胥庭以前尚得而究夏商以還從於周季爲國者千有八百分矣至秦而合不上世而漢承之延及三國劉石兆亂大江南北割而爲晉鴻所紀爲國者一十有六又分矣至隋而復合合又不二世而唐承之夫及久分之運幾合於秦隋其始之初制立法亦多有足採者乃未幾而國遂絕何歟五季分裂幺麼脾蕞藝祖剬服出於偶然立國之基視乎最弱盧龍十六州割而銀夏交趾旋見侵削考其世實分而不合也胡元混合合又不數世而我　高皇帝光宅中夏誕受多方滌腥穢之塵建　昌明之烈遹跡敻超於姬劉取材不廢夫秦隋其所以興化致理者與漢唐詛王同歟否歟歷年既多不無備敝承爲襲外假壘漸生說者且憂尾大之不處勢重之難返則所爲補救而調劑之操何術歟抑分合之數天實爲之而人固無所庸其力歟易曰一闔一闢之謂變又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夫所謂闔闢者或亦分合之說而變通之於斯乎其人則亦龍世運識時務者所宜狀策而規治安握管而騁大牛者也諸士其悉意陳之毋有所諱

嘗聞世道之與治道國家蓋兩重之矣夫世道之運人主乘之以聽天之鼓鑄治道之機上天操之以俟人主之審擇者也然而運治之術人主每患於未邏制世之權天又與人主以不盡此非天之故有所嗇也張弓之化遞行於有餘不足之間能者剏之不能者據而守之疆者得之不疆者起而代之使天下之聖狂理亂乘除於未定之衷而默受其不言之利然後知深計者無所容其趨避而識微之士所爲蚤見而蚤慮其會也奚以明其然也天之爲道巧於待人而微於用報者也故其待英主也與待世主異待英主以理待世主以數理有必至則命基於啚雖無取天下之心而常能聚天下之福數有適然則運鍾於偶即有聯天下之勢力而不過爲天下之驅除故觀於有分有合之理而知天之假用於人主者神又觀於亂然後分治然後合之理而知人主之取報於天者遠奚以明其然也中古以還代不一姓然而與之以曆數者未必與之以富強與之以富強者未必與之以曆數曆數與富強兼得者國統或斷於兩岐曆數與富強兼失者國運罔延於奕世甚至一人

之身自得自失倏治倏亂禍福修短影響無差論世君子始栖心於天人之際而不得不爲之慮矣執事策諸士以世道之分合而兼求治道之汙隆惄焉深思瞿然遠顧若致惜夫秦隋之短祚而以漢唐享世之永爲昭代頌者愚固知執事之意不出於此也雖然鑒古可以御今知來由於徵往愚請以往事證之今日可乎夫世道之有分有合自周始也周以文武之創垂不數傳而幽流厲逐至於東遷僅存名號如綫之祚賴祖宗之遺澤以維之此謂以治道延世道合而分者也炎精既燼劉石爭雄大江南北遞歲易主雲擾霧裂斬草置棊

此謂以治道㕥世道分而分者也有宋開基實沿五季
紛紜之末縣寓之覘止得其半燕雲幅割黎桓喙突霝
武凡分大渡斧畫至胡元以腥羶汙方夏雖曰合之而
綱紀全弛君臣蟻聚上都幽薊忽去忽來百年之中幾
同草昧此謂無治道并無世道合而不得爲合者也繇
斯以談合之後必分分之後必合天之所以開人也自
合而分其分有漸自分而合其合有由人之所以乘天
也故能合天下者必能得天下能得天下者必能定天
下得天下以德定天下以功德則百年而後興功則數
年而可集德厚則其入人也必深功多則其得天也必

固惟深也雖孱弱之主可以守支匪愆惡貫盈而人心
未散惟固也即中材之君亦能繼體必累世失德而天
命始移奚以明其然也周分而秦合然而推纘緒者不
歸德於始皇六朝分而隋合然而論王迹者不推功於
文帝觀此而可以論天道矣天厭周德之弛而又不欲
以威嚴肅殺之政行於豁達大度之君故假手於秦而
卒歸之於漢天棄南北之穢而又不欲以譏察驪虞之
效收於治世安民之主故寄徑於隋而終屬之於唐此
天之所以爲天也夫天之於人主無專委者也上古之
聖人在於補造化之未完中古之聖人在於防人心之

既潰故堯測星辰禹平水土固天之所賴以奠安下此
而五伯之紛擾七雄之割據亦未始非天所借以佐其
不逮者也是以驁如政梟如堅皆值分之窮而當合之
會無合之德而竊天之權其於曆數之受何疑焉其於
曆數之受而不永又何疑焉愚嘗伏而思之世道之混
沌有二人主之治混沌亦有二有洪荒之混沌有澆漓
之混沌治洪荒之混沌者斲於還之文明治澆漓之混
沌者斲於歸之寧一若我　太祖高皇帝處澆漓之混
沌而行寧一之政者也論　功則三代遜功比　德則
百王讓德其　心思之綿密與法度之謹嚴淵深膠固

緜貫繩聯二百年來金甌永固　遐昌之曆直可與天
無極矣然而歷年既久爲法之弊漸生世道若在漢唐
之前而治道似出漢唐之下此其故何也凡事之立皆
以人之精神爲之譬之家然其精神之恢廓者即米鹽
穀粟之不親而規摹所詒固已宏遠其精神之詳慤者
一七一粒必躬必嘗而其所未徧者屑越亦已多矣是
以漢唐之主工於治世而不講於持世故萌生之亂中
於世道而其患在精神之不足我　太祖堅於持世而
或略於治世故叢脞之漸流爲治道而其患在精神之
有餘審於有餘不足之數而分合之理斷可識矣奚以

明其然也方　太祖之崛起爲六合主也欲提天下於一心而又欲散一心於天下提天下於一心故慮之惟恐其不周散一心於天下故持之惟恐其不久是以合六曹之政歸之　朝廷遂罷丞相而不設夫其罷丞相而不設者鑒前代之專而欲稍分其柄也不知中書之地密密則合吐難窺精神黙與上通六卿之職分分則是非互執可否顯與下共故丞相之設不惟重之以資彈壓亦且私之以周緩急今舉一日二日之萬幾付之養資待序之人能者僅足以枝梧不能者盡至於扞格攬權者併六曹之務於綸扉卸權者散綸扉之機於紛

署是無丞相之名而已擬其實有丞相之實而又不業其官且　九重穆穆窺管於隙而罔測　天威百慮憧憧投鑰於牝而别偵風旨時亟失而一籌莫展勢相軋而兩構俱傷下情與　上意未孚政事與人材竝詘愚以爲此分之漸也衆建諸侯藩屏王國姬公美意徧靡非宜我　國家合如林之支庶而統之以　親藩典册必求其備體統必致其崇不過鑒七國横發之禍而顯奪其權口實於唐宋體秩之卑而陰銷其氣耳然衆人有心不可掩也闈科有令未必行也彼材且賢者能無顧乎疎且遜者能無慎乎聯對齊頡不可指數者能無跳而匿之於所不可爲與所不忍言乎囿此無用之衆於一廓而欲散此無聊之氣於四方是惟無發發必滔天即邇者譁於粤囂於鄂囂於汴訐於楚紛紛籍籍而未有已也愚以爲此又分之漸也古者取士不一其塗漢唐之世科目猶廣至於我　朝合天下之人材而束之以經術蓋以經明行修之士必無不賢良不方正者外此而博學宏詞直廒之高閣耳然世以人治非能治人經術以經世亦能亂世李斯商鞅猶其遠者林甫惠卿最其下者即金陵以命世自負而拘滯周官批析公議靖康之禍身爲罪首彼固非不學無術者也奈何羅

四海之英杰繩以伊吾佔嗶之業俾其心神日馳騖於倖躐之金緋而其志氣漸消磨於已陳之竹素乎且介甫亦以驅進士爲學究深悔其經義之非而我方黄鼓奉之牢不可破矧夫青衿之士聯袵成帷千百爲羣把持興威有司敢怒而不敢問愚以爲此又分之漸也王者之制農勞於兵兵役於將將隸於天子無事如列宿之拱北辰有事若四肢之奉心意法至備也今則農與兵二矣兵與將二矣將又與將將者二矣握兵籍者無與於調發得調發者無與於征討　國家之法如彌天置羅無所不罥人臣之宥於法者如墜叢棘左牽右挽

前釋後聯非裂冠破服不能自起猝有變故互相觀望
交相推諉以無可用之人制於不得行之法上既不能
以便宜之寄責其成功下且得以規避之心行其不肖
養兵而不收兵之用任將而不得將將之方癰潰之勢
已成尾大之形婁見愚以爲此又分之漸也周官八法
大道生財刀幣泉流無所不取故唐以麻絹輸官宋以
寶鈔代用皆其遺意至於我　朝獨徵本折本色之害
猶有可言折色之害未有底極曾不思金石之產出於
山澤畚鍤之衆難覔金錢是以穀賤之日方剜肉以償
官蹋貴之時欲餬口而不給租庸兩累坐致流離加以

墨吏之誅求羡鏹之括索胠篋而走隱於籠筲者難知
竭澤而漁去其藏籍者難考故不殺白金之用而欲求
有司之良不可得也不擇有司之良而欲使小民之富
尤不可得也況乎鬻爵加級濫司民社金夫財虜朝納
貲而夕栽其冠鼠雀虎狼奈何不取償於宦橐而以民
之脂膏爲俎肉哉愚以爲此又分之漸也夫分不分於
分之日必積以漸合不合於合之日當探其原論世君
子將無哆口而言　祖制之當更乎而愚以爲非然也
夫　高皇帝之法非不善也昔何以簡而今煩昔何以
嚴而今弛昔何以重而今輕昔何以畢慮經營而今弁

髦視之而不恤故以今之人而易　祖宗之法吾未見
其當也夫求爲變法之說而勢既有所不得即設爲變
法之慮而識更有所不周將無俯首而言　祖制之當
守乎而愚以爲又非然也善惡者必更絃善斲者必合
轍彼剏法之時豈無遐見守文之代豈無積習沿革之
宜豈無膠滯奉職而課理者豈無邀功以賈重而借法
以獵名故以今之人而仍　祖宗之法吾亦未見其當
也奚以明其然也　祖宗立法之心過於密而密於法
之中者反疎於法之外　祖宗用法之意過於察而精
於察人臣之職者轉薄於察人臣之心是以爲之臣者

率以苟且之風成其陵替之習悠悠藐藐視其君無異
於天神奉其君之事無異於承祭貌若敬共而求其中
無一念弗誠無一時匪懈者誰乎此非其臣之皆不肖
也職窮於法之所不敢越而心軼於法之所不及加遠
其君而不近委其事而不親相沿相仗以至於如此耳
嗚呼此任法之失也然而體統尊於上法紀飭於下得
君固治不得君亦治態臣無所施奸臣亦無所施機械
甚牢籠絡甚固又未始非任法之得也愚嘗不揣妄論
以爲我　朝之統運有君而無臣有世道而無治道總
之集前代之大成而王之以肅裁古人之已試而操之

以權夫肅所以立體也體立而守守固而繼之以舜權所以成勢也勢成而行行蹶而乘之以乏夫至於舜則擁腫不掉有中槁之象而重反爲輕至於乏則暴竭不振有偏枯之形而急反得緩此不可不慮也故救舜莫若去其害肅之本而害肅者莫甚於上與下闊絕而交相疑夫下之覘上方且若鬼神之不可測而我又固其營壘以示之貳則賢者疑不肖者亦疑而天下終無可任之人救乏莫若去其害權之似而害權者莫甚於官與事浮游而兩相諉夫官之視事方且若傳舍之不可據而我又制其操柄以示之慆則不肖者諉賢者亦諉

而天下終無可成之事夫肅者時之令也肅極則天升地降閉塞而繁衰必煦之以春融而渙然冰釋矣權者物之準也權滯則銖積寸移紊亂而決裂必劑之以衡平而較然畫一矣蓋天地之氣即人之氣和致祥乖致異理有固然吾未見荃宰之間堂簾僚寀之際精神意氣分而不合而欲求天地之氣運合而不分者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此世道之合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治道之合也明良相得熙皥郅隆輔相裁成太和在宇宙而又何補偏救弊之足爲兢兢乎不然愚終以分合之數聽之於天而已矣

國是　第五問　萬曆丙午河南鄉試

問一人定國載在經傳不聞有所謂國是也而又聞欲明別譏於天下者先正其心其指將無同歟後世乃有國是之說人心如面之說果何所起歟夫國是匪他即是與非之極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何是獨歸之於國與心果不一天下之是其一者又何物也豈是非紛紜在國者乃心之在人者爲之歟抑綜攝齊一之者其權在上而不在下歟明興國有清議人無匿情我 太祖高皇帝經綸草昧所貴豊而網維之者其大指可得而具陳否毋亦維時大小臣工救過弗給無暇論繩墨之外歟 皇上承乾履泰三十四禩于茲太阿獨持宵小屏息疇敢從中熒惑乃至今而稍稍是非跡歟人心嚮杳虛者不無求多于調燮寧盡然歟意者耳目蔽歟師濟遜歟宮府隔歟責守曠歟汰度灌歟紀綱亂歟職掌隳歟名實乖歟賢人隱歟仕路雜歟將上與下各分任厥咎歟方今清議尚匪若任者稱疏猶有同患者屏轉否爲泰在此一舉析衆論之指歸而相成之妙用識微之士其素

所望中而深紹也願備權於鑑以求其至是無非者若曰不分黑白互存可否以調停之術希寧一之理此掟事者之所厭聞也

國之有是人心爲之也人心一則國是定而惟狃私意爲負是則求定而滋不定故求定于定不若求定於一而求一者莫若以公國是定則人心一而惟執偶惑者爲本心則求一而愈不一故求一於一不若求一於定而求定莫若以斷何也公者明之君也斷者疑之決也鑑之空也妍醜自取照焉刃之游也郤窾自就解焉未有不公而可以正一心齊衆心者未有不斷而可以輯衆心歸一心者黜踦跂之私情窮羣言之綦當公也拒

狐豫之先入塞羣枉之遞還斷也鼓洪爐於域中收太
阿於掌上公而斷也迴狂瀾於砥柱息增火於大明斷
而公也蓋必如是而國是人心總不出吾一握矣否則
說雖萬變理無兩是操之巳而強乎衆衆不從違於衆
而反於巳巳亦眩心雖百慮理自一致上不勝詰而下
不勝遁遁將姦上不勝制而下不勝忿忿將決國是惡
定而人心惡一乎嘗嘆澆季而始有國是人心之說
竊惑之夫是非者生人心者也是不可爲非非不可爲
是人人所共辨也人心者知是非者也是則必不以爲
非非則必不以爲是人人所同然也故一人定國先正

其心見于經傳斑斑可考也有如以天下人議天下事
以天下事聽天下人即稱微難度重難肩渙難萃亶難
息而以光明果決之心恭巳於上而布昭之共此是非
捐此愼忮成敗質之機宜邪正總之人品同異還之公
論樞機握之朝廷既用彰神靈之赫亦不廢下濟之光
既用採輿論之歸亦不損秉持之體則天下不難各自
矜奮互釋猜嫌灑心濯慮塞違昭美以共襄同風一德
之理何至令上益寡下益衆議論愈煩而猜疑愈甚其
甚也上必以勢爲政其煩也上亦以寡見絀斯豈清明
之世所宜睹哉愚嘗考究其說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欲

定國是叔敖曰恐王不能定也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
也人主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
者爲非君臣不合國是奚由以定也子產論尹何爲邑
尹何請以吾家聽僑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
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之兩
者誠然哉是非生於取舍取舍生於君臣不合而人百
其心也心百其私也至微至隱至變至倏即巧歷窮陰
陽通溟漠而猝然當之未免有遁遁者然則擅一國而
自爲是恭難辨耶環萬心而伺一心恭難齊耶將援天
下而入是非耶將推是非而附天下耶將以一心強萬

心爲一耶將以萬心合一心爲一耶不知國之有是即
人心之公也人能虛其心而事至物感是非昭然自見
則吾心之所是決天下心之所是奚必強天下而援之
天下心之所是決吾心之所是奚必推吾心而附之若
強之援之推之附之是吾之精神在同異不在是非也
吾心巳自不一矣何以一人心吾心巳自不定矣何以
定國是三五以降消長興替之關莫不由此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全智淵涵神武天錫其　諭禮部有曰
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
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勸懲其　諭侍臣

有曰人之不能明斷者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
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主之明求之太過則虧
人主之量煌煌　聖言其稽衆舍己之公雷厲風行之
斷眞所謂百代不刊萬世無弊者哉　列聖相承率由
斯轍至我　皇上英明天挺雄斷夙成首以比暱任情
庀邪枉之戒旣以平康正直作和衷之風玄鑑虛凝忠
壬莫遁萬幾坐照威福親裁聽不眩於訟庭而靜言庸
違者屏息謀不煩於借箸而焉社蝪竈者搏心蓋天下
翕然定於一稱全盛之世已執事猶緦緦於國是人心
過計而慨然縷指近事以詢也則愚請就明問所及而

臚陳之切見今天下之患弊於議繁偏於私執朝廷自
爲一是非天下各爲一是非道揆法守旣分崩而析言
事任事復爭道而馳國是之紛綸人心之噂沓誠有如
執事所慮者夫夜光之襲也防其璺也龍淵之削也杜
其折也故冕旒蔽明黈纊養聰不用爲用用且虞竭奈
何不自命孤寡不穀而自以機械伎倆與官下角也則
耳目之壅也曷不修　祖宗朝故事召大臣臺諫雜議
可否間引郡縣親裁便宜要於至當而後稱制臨決顧
不偉歟而人又安得置嘗議於廟謨八音諧而簫韶奏
五味調而酸鹹適貴在恭和不觭如牛李兩人以公論

洩私憾而亂嗣因羅於黨程蘇門客用微辭相排擊而
章蔡得乘其瑕河北南渡不爲前車奈何竟蹈其覆轍
也則師濟之盛也曷不若平勃交驩房杜深結足以安
炎劉翊貞觀乎而人又安得肆譏評於密勿耳目與腹
心腹心與元首相應足以相成而每患神之叢身之祟
得而隔之今　朝講中輟以累歲不得一瞻　旒黈則
天子與輔臣隔密勿漸夷以累揭不得一同　天聽
則輔臣又與外廷隔至於　禁掖旁移外廷莫敢究詰
貂璫四出地方莫敢誰何　天子又時時深居大內勢
不能不他有所信有所信必有所疑信於內必疑於外

上方疑正人爲非賢則有乘疑而短長之　上方信
君子爲不肖則有乘信而陰陽之機械滿朝忠藎却步
則曷與破積猜捐形迹宮府無隔上下一心之爲泰耶
制馬必以轡勒驂乘馭之濟川必以維檝長年操之代
而下也責守明分爲二人各勤思職業之中代下而下
也責守陰混爲一人遂馳騖職業之外職封駁也而或
事乎險度則守之所不在也職撫掩也而有時乎扣關
則責之所不出也傳曰爲政如治田之有畔朝夕而思
之動無越思夫責守亦有畔也則曷如問耕問織與衣
典冠衡城不窒亢騏驥不俚牲之爲專耶今之法度何

如哉　高皇帝經緯往制倣意周官型模漢祖祈裘唐
令儀法宋朝風愆典則天壤俱敝奈何一舉而屑越之
南北大僚之庭半鞠茂草何以調化瑟內外百司之鈌
一切積薪何以平泰階疏報原有定期漫不省發傳奏
安所禀成銓選法難中梗等為贅旒胥徒安所鼓沓且
初間遷就後遂目為新規一時權宜久遂指為令甲甚
至二百餘年幽明鉅典不難一朝遐墜誰為作俑實生
丕孽不曰條奏漢家故事最為稱上意乎則成憲曰夷
而人心何所忌憚今之紀綱何如哉嬉恬既久蘖芽其
間紐解絃弛轕權轂委邊陲被脇於天驕重臣戒心於

夷服太阿倒持於下吏牘奏橫生於外僚青衿毋心乎
憲師黃冠橫目乎郡伯內鼎虎翼持撫按監司而魚肉
乎生靈士卒狠驕逼主帥偏裨而血刃乎將校無亂之
形有亂之實誰為壅疽將潰大命不曰善醫者不視肥
瘠察其脈病而却走乎則紀綱日弛而人心何所約束
于夫輿瓢無完瓢矣一楊十拔無生楊矣今或僉同於
詢謀而躊躇於臨道圖維於再四而不決於日中利十
而害百莫與慮後一勞而永逸莫與創先以為避難而
觀望左右左右復然以為挑釁而留遺後來後來復然
走利疾於走名逃嫌重於逃法說在遍竅之上下惜良

父之左右華也則人人互相推而職掌以隳矣課織者
覼縷而積之乃無廢織吹竽者一一而聽之乃無濫竽
今或評一人朝夷而暮跖建一事辰當而酉否游墨未
乾垢聲旋掛於白簡謗書盈篋善狀忽騰於公車未見
其可而輒付沾沾自喜之輩既見其可而倚辦容容哭
耎之徒聽言而不執其務程功而不要其終說在拙匠
之代斲踽鼎之烹雞也則人人百相冒而名實以眩矣
漢之錮唐之猜宋之石皆致賢人立盡而壽以國從故
曰愛惜人才人主自為社稷計無俟喙也奈何二十年
來忠良之見擯勳至數百士類之凋殘竟同三季其僅

存者尚不聞下環召貢安車而日月逝矣遲暮及矣當
此天人交變之時禍患倚伏之際而猶令賢者深藏藪
澤終老蓽門必至一旦有急捉襟見肘束手無策然後
興思於求舊也竟何益於成敗之數不聞　祖宗朝如
文定起詔獄而相稱三楊文成起龍場而爵開新建豈
不足挽回國運而作豪傑之氣乎　高皇帝優百官尤
慎府州縣親民之選已患雜流用為民害也用重法以
繩之故一長吏而科甲異一佐職而正雜異今科浮於
甲數倍矣雜浮於正又數倍矣夫科目取士用而後擇
非擇而後用也取何嫌於寬雜流競進以貲而來以貲

而往也例何嫌於臨奈何進士之額視昔而省鬻爵之例視昔而增舉貢偃蹇一官竟抱遺珠之憾銅臭布滿州邑秪恣取償之圖世途日濁銓法日淆蠹國殃民莫此為甚則曷若廣登進而勸廉於考成停加納而悉裁其冗濫足以澄清仕路而絕覬倖之望乎茲十事者或病在國是或病在人心或緣人心而淆國是或謬國是而不厭人心或當以人心維持國是或當以國是維束人心斯皆救時者之所蒿目而思也然而屬君者四屬臣者六何也蓋君天也天體圓臣地也地體方君執圓圓易轉也故所求於君者不煩臣執方方難移也故責

備於臣者獨詳上能思其所易則下不必憂其所難下能思其所難則上自覩於其所易要以蕩平正直無揀堂簾斬於揆理合異為同無岐彼此斬於歸正謀協於是寧必謀自已裁功協於成寧必功自已出道誠足以相資奚俟作用之契心誠足以相洽奚必外廓之投有所披衷見愫恍如白日青天而主不忌臣不惑絕不以衷側參其中有所洞幽摘隱皎若電燭雷行而佞益抑忠益伸絕不以疑端開之際如是以為公而廓然其無私如是以為斷而毅然其不惑持此轂扶世道囊括人心則太和洽於上下元氣周於天壤國家奠泰山之安人心堅維城之固登咸太平之上理直拱手而竢之大傳曰定國曰正心而孟軻氏又曰大人格君心一正君而國定其義互相發明蓋君臣交任其責而責相尤備如此中外人心又引領而望調燮矣

春秋 第二問

萬曆丙午山東鄉試

問五經見其理春秋見其事所從來久遠自秦滅學而事與時俱往矣今三傳其何稍焉頗其同異詭外時或有之可盡信與漢儒各守師說是非紛起治左氏則絀公穀治公穀亦絀左氏其差等安在何無定評也至宋劉安國之傳出而 國家用以列學宮式多士焉其事考諸三傳其要領取諸七家今七家具在可悉數與自漢以降治春秋者無慮百十人最外則莫若薛季宣王介甫季宣謂諸侯無史疑失之疎而介甫又極力排之不置說者謂其有忌而然抑何僻也我 列祖想洪典述而 皇上又尉服而光大之其于易禮詩書蔑不窺矣虔不體矣頃又 命侍臣以春秋進講蓋孜孜與學甚盛心也抑聚于古不若鑒于人春秋古也事則人也試取其事而比之今日之治其果盡合與抑亦有所離耶諸生必能深究其指試為我揚搉之有可佐 聖明萬一者其亾諱

夫五經空言也言以詮理而轉托于疏則愈遠春秋實事也事以寓法而參稽于傳則有徵故五經有疏其諸繪事乎猶九采之設也五采所以和素而素乃以掩故疏可廢也春秋有傳其諸儀象乎猶璣衡之遺也璣衡不可盡天而天因以測故傳不可廢也何也言垂于文可以目而代耳也行遠于古不可以意而代目也吾意之而當然而實不附也吾意之而不必然而神愈眩也非直意其事且并其法而意之意其褒而善未附則華袞弗章也意其貶而失未徵則膏鉞非貨也故凡不信傳而議經者皆鑿空之論也青周道陵夷九有存于號祭八表淪于戎狄詩書禮樂亾而仲尼懼春秋作焉記所謂屬辭比事以著教也蓋統二儀贊人道撥亂世以反正斯已矣今讀其文安所得事與辭而連類者直曰一字褒貶已耳聖人豈好為隱夫亦以周禮猶存寶書具在後世自有取以證吾言乎不虞厄于一炬也幸公穀謹守其師說而左氏獨出于張蒼左氏者辭與事之總括也特以發經而不為經役公穀者辭與事之測義也終其書服役于經而亦時與經合執事曰同異詭外蓋或有之夫數一二至易也司馬遷曰春秋文成數萬而張晏曰止萬八千字易者尚爾況以三家之旁搜冥

剔顧獨無少剌謬耶大氏左氏世為楚史躬覽載籍其有所詭皆從文起公穀則漢經生傳之口授其有所詭皆從音起左氏曰君氏公穀曰尹氏左氏曰桓毋穀梁曰隱妻此類以文詭者也左氏曰厥慭公穀曰屈銀左氏曰築郿公穀曰築微此類以音詭者也善乎范武子之說也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三傳殊說曷不疏其舛而擇其當焉得以是絀傳也既無俱當固應俱失曷不據其事以求其通焉得以是絀傳也聞之丘明親見孔子公穀受業子夏之門人去古未遠論著頗近雖時有錯迕要無傷其大都故以三傳證

經辟之發覆以驗射也胡可軒輊焉漢初唯公穀盛行
而左氏獨絀至劉歆譁言之其後左氏得立學官於是
左傳遂自孤行幾不有公穀矣要皆各守其師說以相
絀廢非通方之論也至宋胡氏傳出宋儒隆而尸之
國家用以頒學宮式多士焉而三傳亦若少絀然胡氏
意主納約故時有蔓言亦容有鑿思乃其大指實稱三
傳而祖七家七家以孟氏爲嫡其所指無論已漆園洸
漾其言多放然云春秋道名分不可易也仲舒繁露其
說似拘然云春秋禮儀之大宗不可廢也仲淹擬經其
統似僭然云王道輕重之權衡不可貶也邵堯夫謂春

秋孔氏之刑書功過不相掩程正叔謂五經有春秋猶
法律有斷例張横渠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斯皆深
於談經者已夫孟與莊醇疵不同考其時可無事傳也
仲舒師公羊而用讖者仲淹竝經傳而用摹者宋儒則
嘗鼎秦漢而劑齇焉向微三傳雖有七家正如暗中摸
物可得大小固不可得黑白矣後以春秋名家者不可
勝紀最舛則莫若薛季宣王介甫季宣謂諸侯無史豈
以太史屬于春官列國無專職耶獨不曰董狐秉筆以
誅盾南史載簡以討杼乎夫不深考傳而輕議經者季
宣之疎也王介甫則以爲斷爛朝報夫春秋綱也三傳

目也綱挈目張何云斷爛謂之周茂振曰介甫嘗欲釋
春秋以行世及見孫莘老經社而忌之遂詆排焉夫離
傳而訾經又以奮其私者介甫之僻也　高皇帝表章
六經于春秋蓋拳拳焉　列聖繼統不忘纘述　皇上
又嗣服而光大之既占易風詩習禮蹈書靡不粹矣頃
又　命侍臣以春秋進講甚懋心也執事曰其有離合
焉請先言其合　布袍步禱務農憫雨之心也捐金賑
貸書室寛征之槩也更化宜　諭敎函誓士之風也操
太阿于掌握而六卿贅旒之患息莫　王器于少陽
而二耦偏衣之釁消是善學春秋者莫若　皇上迺猶

諰諰焉憂其離毋乃過乎愚以　皇上之所明習者四
經也其所未竟業者春秋也黙與合者經以契經也偶
與離者經各爲經也請錯舉五經之文系之春秋之實
以効規焉易曰自強不息書曰所其無逸言人主當法
天爲兢兢也今　朝會傳于臚句　講讀寄于赫蹏下
之補牘幾于沃石上之　批荅等于捕風無寧挫萬幾
而弛者不張于德豈有闕乎則無事必書時月之義可
繹也詩云昭事上帝禮曰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今薦信憑于築鸞執璜夷于奉璋二至四孟徒肇其文
三重十倫未進其志無論分相越而漆漆濟濟者寧有

所恍惚乎則四不視朔之文可鑒也伯益之陳謨也曰任賢勿貳蓋天工人代惟和乃集也今大寮困于越俎小吏歎于積薪棟棘之署半懸糾繩之官幾廢將何以激士氣而責官守乎此其說在燕伯之忽陪貳也盤庚之綏衆也曰朕不肩好貨蓋王志清明大命乃建也今山澤雖已封錮津梁猶未盡弛販夫筭而攫者有冢興物貴而至者無臋將何以昭儉德而警官邪乎此其說在晉平之釋意如也令者風也故大人不倡游言令出所以惟行也今大號已渙商兌未寧曰獨恤矣尋以反汗格曰疏滯矣尋以推請寢上多謾則下莫任彼于蒲

之貳命一戒也謀者幾也幾事不密則害成謀猷所以入告也今鬲釜已隔垣耳漸傾本造膝也恐樹疑端而不得不顯出之本納牖也慮且廢閣而不得不訟言之上處暗則下處明彼射姑之漏言一戒也雅之歌民勞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今鋪商重困萑蔽驛騷髓血吸于貂豎而存者什多九空心魂驚于追呼而徙者百無一在即不至如鄭之潰然土崩瓦解之勢可懼也成湯之勝夏曰若將隕于深淵今火煬井泉水沉統萬衆浪長鯨既披鱗而避網兕方短蜮又觬喙而就焚即非若鄢陵之倖勝然外寧內憂之戒可惕也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廼負重于河操杵于城斷雲根以出岫而挽曳望途斷岑騶以遡流而邪許徹野民勞矣其將生心向者工築所以必書也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廼經費日煩耗蠹無極司農不給貸之冏牧而冏牧復然開中不足繼之鬻爵而鬻爵復然時詘矣其何以濟向者大無所以貽譏也太白時見異火頻流今壇壝又以雷雹告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且不以子産修德禳竈之多言罔中乎擺腰窺誘五路跳梁今虜會又旅愆其貢期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且不聞齊桓寵樂狄人介馬而冦衛乎夫治古學貴文章者儒史之務也鑒古

訓飾治平者帝王之要也　皇上誠能以五經之文徵之春秋而又以春秋之法參之紀事則得其神而糟粕可棄六經固與治同三傳亦與經一同異訛舛又何問乎抑愚猶有說焉孔子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賊懼懼以終始非春秋之要指歟讀是經者作而有懼心焉則必不敢以燕處廢朝常以代攝怠盼饗謂曠官爲無害總貨爲無傷言可復也令可信也謀可密而事幾可定役可簡而民勞可息也外內治而人不愛力地不愛財夫且永錫之福矣令三氏擬瓠七家授簡又何以加焉

理學 第三問 萬曆丙午山東鄉試

問孔子有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學何學矩何物也子貢聖門高弟自謂性與天道不得而聞蓋限之也顏淵德行稱首其于高堅前後從之末由蓋難之也天下學士大夫其溺於佛老者皆論即悟爲學之說不曰當體直證則曰合下即是自信透悟性天立超聖位矣是子貢所不聞顏淵所未至皆不待發之靈府而收其故物也宜聖人之肩踵於世而卒不見焉或明於聖人之道淋淋於作聖之本與孔門宗旨莫切求仁而克己復禮至爲精透聖人之道發育峻極而三千三百乃其實功今一切皆空一切不著不發於棄禮與人惟一心耳心統情性者也不有矩何以治情何以復性不有禮何以言矩儀所謂執禮者即學爲聖人者與夫曰從心曰從容聖人中道之極曰縱恣曰放曠小人無忌之尤至以猖狂自肆倡引後生貪色嗜好皆云本性名爲率性實以亂性名爲忘情實以任情無用身之防而希超詣之路得無規方爲圓明情聖人之矩乎千古學脈于是乎在其悉對焉

夫道有萬變而不可窮者衆人所蹈而出也聖人不能違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聖人所則而由也衆人不能守也何謂萬成乎性發乎情極天下之至變者也衆人與聖人同也何謂一範乎情止乎性極天下之至定者也聖人亦與衆人同也天下同性而不同率同情而不同馭而聖人之矩于是乎出焉禮也者所以矩也所以制其原節其流遏其泛濫燎原之勢而納于繩直準平之中者也故曰矩矩所以爲方者也遵矩而情忘矣情忘而情一性矣性其情而聖人之學畢矣或者不講於矩而欲以頓悟超聖人之域是適吳越而遵北首也不知其愈遠也蓋嘗思之孔子之聖非天縱與志學以來豈不能直領玄虛洞超諸有如今儒所云哉而時有漸次得有階級知命耳順乃在五十六十之後今人觀之則已晚矣然猶止於信其知之所到耳未敢從其心之所欲與其欲之所至也至於七十然後順矩則矩誠何物哉性與天道吾不知其何如也今之言者曰合下即是矣然子貢聖門高弟也而曰不可聞非聖人私之也不可得而言也不可言故不可聞今皆其自解者耶是不種而穫也吾不信也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吾不知其

何指也今之言者曰當體直證矣然顏淵服膺約禮之後亦曰如立曰末由聖人蓋嘗誘之矣不可得而從也不可從故不可至今皆其自超者耶是不行而疾也吾不信也夫童而習之白首而後能斯亦勤矣而今既視之爲迂遂終日耳且目之終身而無當於聞見斯亦難矣而今且探之於固有以爲所本無耶斬于同不斬于至吾方不能有加於愚夫愚婦之上而況於聖賢以爲所本有耶斬於至不斬于同吾亦安能驟拔於匹夫匹婦之間而又況於聖賢故夫自恃其悟入以爲實詣者是以途之人自多者也焉可誣也自信其証據以爲地

位者是以途之人自限者也烏可已也是故聖人爲學
不發覆於冲穆不馳騖於無何有之鄉而惟履繩蹈準
以收歛其視聽檢束其趨蹌聖人爲敎不開竇於靈府
不宣洩於不可知之塲而惟周旋揖遜以煩縟其文章
消耗其淫厲豈誠好勞惡逸迂行而晩至哉聖人亦有
不得已焉者矣蓋人惟一心耳而性情具焉性之爲體
無聲無臭湛然凝然者也性惟附情而現情惟載性而
行其情之蹈矩而出也不加清也情之踰矩而縱也不
加濁也有時乎存之養之如日之麗乎天而益燭以爲
照也有時乎暴之厲之如水之行乎地而激搏之必東

也夫亦何能施其力而又安所事吾力哉至於情實之
變則不可窮矣喜怒哀樂一耳其綍約變幻俛仰而撫
四海者游情也游情之所逐且爲僨爲驕爲飛爲越其
貪戀執著入境而迷霾臺者習情也習情之所注且爲
僻爲堅爲膠爲孽其猖狂侈肆獨逞而決繩約者恣情
也恣情之所之且爲洄爲潙爲邪爲淫其認妄作眞矜
高而附名理者蔽情也蔽情之所溺且爲夸爲誕爲謬
爲乖是以聖人不恃其性之所本無而防其情之所本
有不丁其所本無者樂順適之逸而於其所本有者施
銜勒之勞仁卽性也爲仁以復其性也不過曰克已復

禮而已矣視聽言動勿爲非禮而已矣蓋爲其所可爲
者也非能於仁之上一了百了也道卽性也凝道以復
其性也不過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已矣敦厚以崇
禮而已矣蓋道其所可道者也非能於道之外一徹永
徹也如是而爲禮高下有則進退有常語默有時俛仰
有度固其肌膚筋骸之束而身無逸矩矣如是而復禮
神守不耗邪僻不生逸欲不營愧怍不作游於蕩平正
直之途而心無逸矩矣夫然後能從心夫然後能從欲
夫然後能不踰夫然後能性其情夫然後爲聖人之學
不然者而欲以一悟當之彼且自以爲聖矣試求其心

可從耶不可從耶試觀其欲踰矩耶不踰矩耶試較其
矩役乎心者耶役于心者耶效南人操者溺其舟代北
人御者覆其轍何言之易也吾重有怪乎世之言學者
焉招引提携傲睨嘯咏雖沂雩之適不過矣而城府機
穽妬同伐異肝膽楚越談笑戈矛是荆蓁之府也潔衣
朴躬減事少營雖陋巷之跡不高矣而養交通市受貲
囊兼未有贓戒不辭暴禦是貪黷之崇也高步遠視追
楊招墨雖杏壇之徑不遠矣而羅網豪侈收攬貨販買
山選勝漁獵高深是兼幷之雄也開函布座離經問字
雖尼山之蘊不秘矣而縹緗金貝羽翼宗門推排曾儒

附會竺二史是倒戈之賊也呈解論義其相然可雖曾孔
之唯不速矣而風影相徵酸醎自味主賓交腤針芥未
投是自欺之的也授受一堂來朋尚友雖聚樂之誼不
篤矣而彼此相標長短更譽隱怪互見淦眩菀高是啾
名之客也若是者雖謂之小人可也然且號于人曰道
在飲食其知味者性也則極意沈湎放情餔啜推而附
諸蔬水之樂矣道在男女其居室者性也則剖破嫌疑
毀裂防檢推而合於天地之察矣道在目前其日用者
性也則計度錙銖黼覆伎倆推而同於知覺之艮矣道
無窒礙其自得者性也則放誕恢諧傲情簡曠推而極

於鳶魚之妙矣名爲率性實以亂性名爲忘情實以任
情蓋執事所謂規方而爲圓者也妄意於從容而失其
道希踪於從心而遺其矩者也以小人無忌憚之尤而
託於聖人中道之極不亦遠哉夫昔之學者貴在有主
有主故常曰主靜曰主敬其不踰可知而從欲稍監是
無主故亂曰不縛曰不著其從欲可知而軼矩甚遠是
以已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也今之學者患在無主
以柳下惠之可自飾其不可者也有與唱之有與和之
一時趨之後世述之遂使天下皆救溺而入水抱火而
厝薪豈不悲夫夫惟聖人能爲可惟賢人能爲不可惟
至聖能無可無不可惟學者于不可固無所可于可當
有所不可而要之皆從矩始皆從執禮始誠請得而學
之斯能以一定制萬變而幾於聖人之道矣

治河第五問　萬曆丙午山東鄉試

問河之爲患自古有之則治河之策自古難之矣詔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今可數而採擇歟遡哉禹功明德遠矣然商承夏而遷徙無常周承殷而安流不害豈商獨非與春秋哉記雖不可考僅周亦有策以待之與祇于之歌決已勞矣而唐獨無聞宣塞之事唐發帑矣何宋法更端委之天時責之地利然與否與夫河患之輕重係于人謀之工拙人謀之工拙徵于河勢之究敗顛有人得其策而河不遵軌河失其防而人誠得策者乎元之用河爲清正與　今同今之近河有陵更與昔異則漕與　陵孰爲急乎議者欲開膠萊田滄瀛遏鄭衛以廢漕而并兼河或分河而竝保　陵則三百年勞費不盡化爲烏有乎而亦安在其必可成耶夫當事者業已塞太行之堤掘宗旺之口矣顧不誠何議然單沛之間皆墊已極則分貴之策不可不講也河淮之間民力已竭則工費之侈不可不省也臨河郡縣各有分地則責成之法不可不重也人言異同各有與主則議論之日不可不一也諸生試熟慮之以紓目前之急

黃河爲患所從來矣非河之患也治河者強河以從人之爲患也又非治河之患也相度者謀遥度者議操百闘以撓一見之爲患也又非議河之患也聽塗而畫至奪本謀見刖而言至虧成効驅實用以狥空談之爲患也夫治則擾議則亂議與治相乘則益譸張而鮮効河患正坐此矣載籍而上不可睹睹其較著者河與天下相終始其勞費亦與天下相終始有人事即不無工拙有工拙即不無成敗今觀其成敗之形以察其工拙之術而後施吾人事焉可乎蓋嘗精思而得其故焉鯀取息壤以堙洪水則今法是矣績用弗成而禹別九河以疏之殷始都亳去河稍遠隨從囂從相遷耿遷邢皆罹厥患至復歸于亳以避之周之決者一耳齊桓申命不曰無曲防乎周制也亦齊意也蓋各自爲備以防之漢武瓠子而後雖王延世李尋賈讓王景輩爲法不同要歸于塞而堤之唐亦決者數矣治法無聞焉尋筐河口轉塲蓋因其勢而委之宋決已甚司馬光導使東流王安石又欲收兩河之利而呂大防文彥博亦思憑河以爲阻故與之角而爭之至元則引河爲漕而用之矣夫三代而上禹功懋矣迺殷獨僊於周者非偶致也九年昏墊八年胼胝自河係千年無事而安邑鎬洛各據上游河在東方委諸建國小患小費不煩王朝亦各其勢耳商之與河鄰也乃其所以困也然而疏排之利遠也三代而下漢費侈矣迺唐獨省於宋者非倖成也管仲塞九爲一白圭壅水壑鄰戰國列侯務盡地力千載淹淤待時崩潰漢始承之物力既富講求未精宋都河南恃以塹房北行則失天險南行則洩王氣東行則資灌溉務奪地勢以就人謀亦各其時耳唐之不復塞也所以不復決也然而勞逸之形殊也大都太上務疏其次務委其次務防至於不得已而避之而塞之而爭之爲

無策矣而況于用乎況于用之外又有可慮者乎今之漕略與元同而今之河更與元異合堯舜以來未有之患而不察堯舜以來相沿之法收勝國以後挽漕之便而不鑒勝國以前厓解之憂謀事者得無踈耶說者曰河害漕也夫借河爲漕斯漕承河患耳黄陵岡既築則張秋以北無河矣泇河既開則茶城以南無河矣舳艫百萬皆浮汶泗安所籍而承其敝此可無議也又曰河妨　陵也夫少室以東乘高而下伏行千里頓起碭泗蓋必有石脉焉高則氣浮下則氣沉即有衝決如汗液之布於膚外而況水之所聚即氣之所鍾又形家秘說

也　祖龍鬱盤雄視淮泗何至如過慮哉此可無議也又曰今田滄瀛之間可得穀無算漕可省河可治矣夫田而穀則可因之廢漕則不可東南灌輸非止足用亦平物力今一旦廢之必舍本色徵折色金錢益貴米粟益賤而田又不可得也是閭閻本業也向者開荒至借市於民以充數而別輸其賦一歲再歲客去賦亾田歸民矣且田有舄鹵民須召募此又可無議也又曰海運之難難於白蓬頭耳今開膠萊河可損前患矣此欲棄漕并棄河也然漕廢而河不害則可漕廢而河患如故治河亦如故是兩費也而膠萊又未易開也斷地脉犯

沙石潮汐蝕之風濤引之皆難預斷也況合二百年之人謀盡二百年之經費一舉棄之而謀其新乎此又無可議也又曰由鄭可以達河由沁可以達衛衛鄭通而河不與焉夫前此治漕惟是不復用河耳一引於濟張秋漲矣一引於徐茶城渴矣與其通鄭何必不徐與其通衛何必不濟迂道千里交承其害謝徑直之安流而就岐回之狂注不過五年保必敗矣非完策也又可無議也夫前之說二爲漕也爲　陵也固爲河也時以爲害而愚以爲不害何也若舟已移而刻之不止也後之說三皆爲漕也亦爲河也爲　陵也時以爲利而愚以

爲不利何也若病少瘥而藥之不置也雖然謂漕不因河可也求河不侵漕得乎謂河不妨　陵可也求人不藉口得乎故其來也必務分之以殺其勢其去也必務防之以遏其衝其分也必復防之以當難返之流其防也必復分之以消浸淫之漸河藏於不竭之淵人疲於奔命之府于是而財力殫矣于是而官守弛矣于是而議論滋矣然則當事者何可安朱旺之流遵覆車之轍而不爲變通計哉敢因明問所及而陳之一曰議分黄謂分得其術然後防可固也禹跡以來河分南北久矣青徐兗冀寥闊千里震蕩衝突惟力所射僅而容之今

冢埼以東徐州以西行堤以南靈璧以北三百里而近不勝決也不勝塞也不勝淤也三堤相望爵出菰原瀟目雕鏤半無完土卽欲分疏正如甕中蓄水耳黄陵岡不可開也所謂導沁通衛者獨不可引黄北流使分南方之半蘇久魚之民乎衛水自臨清而上土脉堅厚地形駛疾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一奇也蓋水在天地間亦有定數均其害則均其利可以一二數也一曰省工費謂疲民以治之不若利民以委之也挑塞以來歲無寧日朱旺口之役用夫二十萬其檄下郡縣者也持襆褁糧肩畚荷鍤亦將稱是淮徐豐單草木盡埽樵蘇斷絕

烟火僅屬乾糗生春寒泉泥淖踐霜枕塊冒雪衝星言之可爲酸鼻烏得不𣇈費緡八十萬其可聞司農者也官吏之賫道路之費畚鍤之費椿埽之費楫車之費亦將倍是三方之民至空鷄犬廢嫁娶鬻子女以佐縣官之不逮烏得不貸河之所及既以河嚙之河之所不及又以治河嚙之變窮宅爲波濤者十之二消膏血爲隄防者十之八養由基雖善射乎亦務息哉竊恐其易潰決爲土崩也苟無大害曷緩之而俟其定也蓋財力在天地間止有此數寛一分則受賜一分可以萬全筭也一曰重責成謂固防在人不若人自爲防也向者河上

之役分治而無恙總治而愈困豈專其責者益其事哉蓋分則各守其土而人無僥倖之心合則獨擅其成而計伸必然之畫分則無巧避無遙役無殊名無横斂視爲職業之當然合則任益專責益重轄益遠事益煩難塞一時之厚望凡濱河而邑者能高其選乎令異日皆可總河焉而爲以數十里之地第責其防護而已分水之後堤壩完固加以精勤不爲掣制其何難焉蓋人才各有所長可以驅策使也不必違衆而任獨也一曰省議論謂空言無當不若攝歸實用也天下無不敝之事聖智無千年之筭神禹智矣而不保商殷之決堯舜聖

矣而不繇荒度之謀其初事也既以無成疑之其中事也又以他術撓之其畢事也又以無功議之其後事也又以小𧷤罪之夫大成而小敗寛之可也甲得而乙失準之可也先利而後害修緝之可也彼皆所謂智計士也合千萬人之謀歲月之積而欲以一言斷之立談之間使其中道而移故慮誠不知其解也蓋人才不甚相遠難以成敗論也不必是已而非人也夫分黄之議法乎疏上也工費之省法乎委中也責成之重法乎防下也上之不敢用中之不肯用下固用之可以濟中之不逮而不能盡其用至議論滋熾則爲道傍之舍而無一

可用者矣斯又古今之通患也執事其審聽焉

經術第三問　　萬曆丙午陝西鄉試

問窮經之士童而習之白紛如也士自束髮習呫嗶即首事大學經傳長占一經而好已事者多歸春秋家茲兩經皆出聖人手將使魯史之舊文而為褒貶崇卑所謂法與抑剔有所以救世經世者與春秋于事大學主理虛實常變安所通與治麟經者鄒夾無論至今布宇內者三家誰為素臣大學古今流傳人間者三數本豈無可據以為定論者與將窮經者觀于意言之變有超出於筌蹄章句外者與宋胡安國眞德秀明丘濬所為新傳衍義補義果有益兩經與抑支離漫漶而莫可極也彼兩經所顯王者安在所一貫者安在三儒所發明者安在通者　主上表章春秋嘉賞補義清燕之暇時時繙閱此兩書者不可謂不遇矣執事者欲效納約之義兩書大指何者為先試相與商搉以觀經術經世之畧

春秋救世之經也辭微而志顯道平而法嚴治之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大學經世之書也思精而備豫防密而蓄深治之者不令而行不疾而速蓋先王八法八則燦然具矣王風衰於黍離而王政散不得已而作春秋教替不得已而作大學以維之春秋主於紀故而好惡以振之先王六德六藝犁然當矣成均鞠為茂草而王本情誅賞本事褒貶本理是皋大學所胥列者而見之實際也大學主於論道而弗參權謀弗溷名法弗徼功利是皋春秋所臚傳者而示以本始也宇內有春秋而後慆淫匪彝之徒有所鑒而不敢肆彰善癉惡之旌別無異懸於日星斯世有大學而後聰敏英偉之儔有所

循而不能舍關雎麟趾之德意庶幾存乎千百一歟義
變一履其常一醒其逃一庸其性兩相峙如左右手矣
自漢以來春秋數家終裂爲三大學一篇更析爲四是
有傳丘明者矣見有傳公羊者矣見有傳穀梁者矣是
非柢牾幾同鏤塵鄭康成自爲本虞松石經自爲本伊
洛自爲本紫陽恭同自爲本先後錯簡更如聚訟夫情
事兩不附合而謬爲比敘辟猶司李者任周内之智使
甲乙無主名民不重足於畫地乎篇章渺無定衡而強
爲分疏辟猶寫照者遺頰後之毛使神氣無栖薄見似
何由瞿瞿乎於是三體五例以意而起三科九旨以揣

而剏三綱領八條目以分而不相入其過也雲臺校同
異於蕭傳東京定章句於鍾興紹熙求放心於盤銘天
聖錫瓊林以御筆其不過也廣川溺閉縱於繁露留川
竊決事以深文斷爛朝報熙寧講絀於經筵誠意正心
慶元禍深於黨錮蓋未可以更僕數矣嗣是胡安國新
傳成而諸家廢膏肓可起壘守可攻宋眞德秀衍其義
於前丘濬補其義於後而大指悉經得其門傳入其室
信經學之寶淵藝林之赤幟哉蓋誰毀誰譽聖人自信
而善鄉人好之不善鄉人惡之則折衷意也正其作春
秋時也好古敏求聖人自道而知及之又仁守之莊涖

之又禮動之則勘定意也正其傳大學時也文已在茲
見諸行事此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而曾氏之傳獨得
其宗者乎伏睹　太祖高皇帝經營草昧之初卽命儒
臣編纂春秋始末　嘗諭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
有益於治道者多每披閱便有儆省眞有國之龜鑑也
　成祖文皇帝覽解縉正心講義諭之曰人心誠不可
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溺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
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純是天理　宣宗章皇
帝因儒臣進講春秋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
備見此書　列聖相承心同道一頃者　上諭閣臣特

開　經筵以春秋進講又　特宣手諭親覽大學衍義
補有當于心俾製序文表章之頒海內焉洋洋　聖謨
光顯　宗祏卽古聖王緝熙光明終始典學如是止爾
愚生躬逢　盛際敢無片言以揚厲萬一竊伏聞之道
心乘氣機之中人心藏道心之中其出而能入者復機
也其入而更出者放機也當其復也藏放之倪放者可
復也而不可持也當其放也含復之根復者可放也而
更可收也竊謂　聖學之視韋布不惟精粗異屑抑且
脈路異調不惟廣狹別效抑且淹速殊功卽撫茲兩經
可筌蹄魚兔索乎可塾師結僮矻矻窮歲乎可暫棄乎

可枯竹蠹蝕視之他索俶晰乎可三人行不必師乎可鑒其名罔既其實乎　聖人窮經不啻以聖證聖以經質經觸念以發動之豈無觸而或替緣事而諮詠之豈無事而或懈因病而發藥餌藥餌非無病之可怠聞言而切箴規箴規非無言之可息舉二百四十年行事皆如操牛耳以持平一　經諸傳之指歸恍明中重之而見諸行事也蓋春秋之法先自治而後治人大學之教王於明德其極至於格天新命作民父母而曾不能出其明德本體之外故平天下者總而歸之曰明明德于天下概可知也間嘗合兩經而統觀之凡春秋所紀載大

抵皆破觚反常苟且徼倖之事蓋帝王典則既盡蕩然五伯三桓互爲起伏儻可以自全不論其大儻可以自利不計其他儻可以娛目前不顧其後華言亮語假公濟私至於繻葛而敝君臣會禚而敝夫婦阜落而敝父子菟丘而敝兄弟天下大勢岌岌然若棲漏舟之中宿潰隄之上而不可救其原皆以明德易流失而自新者未至也惟明德易流失而自新之功未至于是內而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失其衡外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爽其則近而視聽見聞窒其用遠而慶賞刑威紊其衡天下紛紛何由平乎春秋之義求端於天求備於君

大學之道求本于身求公于矩故求金求車之使出于周而郜之鼎納于廟矣田賦丘甲之令頒于國而寶玉大弓竊于盜矣利之源不擴而大好利之害不浚而深彼織蒲者比于不仁拔葵者謂之知義匹夫以懷璧爲罪官邪以寵賂日章宣子以求環徼二罪子罕以辭玉爲不貪知義利之辨寧直孟獻子哉蓋明德者涵于心而最清麗于性而最定本于命而最一世間之最溷淆最錯雜者莫如利故絀其利而德明矣明其德而天下平矣漢儒之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大傳終篇諄諄以生財散財爲說彼誠鏡於理道之

原非徒爲是嘵嘵也　王上表章兩經乃罷礦分稅之詔次第而出　上之澹於利而深於經潛于經而益遠于利愈可知已土壤細流請緣兩經而盡周禮學記之義

宦官　第四問　萬曆丙午陝西鄉試

問考之宦者四星在皇帝之側周禮置官亦滿其數
故宦官古稱掃除之役未聞假以利權而寵之外
亦未聞陰竊之陽奪之例持其齡於有不掉之患
也其時開礦権稅言事者滿公車不以報於宇內
騷騷適皆殘滅旁午紛擾已不可開且久矣向
奎明達和之後一呼躍起舉步立起然未發而反
汗之詔下矣邇者聖母徽號　皇孫誕生斯
不亦萬世一時海內交老皆扶杖須臾以覩德化
然稅使猶未撤也撤當在何時乎噫乎當其易德
然猶傷虎口矣豺虎戒噬然而已得脫矣所亂止
累存何策與邇者宦豎之變驚如蝟起而漢南爲
甚三秦繼見告於賴　皇上神聖習其事而終于
計然一之爲甚矣今欲排患然眉除痛腹心何道
而可語曰爲虺不摧爲蛇奈何今有其予之奪可
奪矣況推之乎多士其借箸焉勿讓

天下之患莫大乎予而不能奪尤莫大乎似奪而實予

夫予奪之介治亂之原安危之幾也夫世之有亂無治
有危無安也識者悟安於天地之氣化徐竢乎　聖心
之轉移治安或可冀也猶可言也世之似治實亂似安
實危也則氣化之幽渺難測　聖心之轉移無時危亂
不可知也不可言也邇有泰山之安而機危累卵外示
處堂之樂而中伏批棟則無如稅使一事陽奪之而陰
予之者矣夫不欲奪而姑爲奪則奪之念不專不當予
而故予則予之心愈固矣且　國家立法式序在位其
惓惓臣子之意豈不甚悉然而制爲功令　天子開明
堂以聽於三年五年之間內外臣工莫不奔走震聳以
尊一王之命以殿最於大冢宰而罔敢踰越何物宦
豎輒驛騷海內咆哮中外厥貴不敢問直指不敢呵明
目張膽以恣橫行無已時也夫彼雖敗屁然未嘗不奉
旨而趨也其趨之甚與不甚也又未嘗不伺意而行
也乃　皇上方煦煦然惟恐心脅之不托氣焰之不熾
即違和一悟反汗愈堅稅使即賢安得不內訌其心外
恣其勢持其權如泰山之不可搖恃其寵如江流之不
可返也然而最可慘者以諸臣之故而堅信乎稅使以
稅使之故而波及於諸臣諸臣出萬死之計以當嶮巇
之衝而始欲其敗終忌其成總括之一言曰沮稅也諸

臣當公私之匯上不誤國下不病民而斷不得一當於
使則又總括之一言曰抗　旨也至於斥者斥逮者逮
獄者獄死者死而德色盛氣視人罔極猶懼不知所終
嗟乎諸臣雖待罪奈何令刑餘刀鋸之人身御　天憲
口代　天言倒持其柄以制其死命肆然出予奪外令
民若臣悉重足而不敢視耶此無他諸臣不忍魚肉吾
民而稅使以鼎沸爲戲耳諸臣見遠而慮深言或有所
不效稅使工巧利以投耳利至則耳即隨耳嗟乎世亦
幸有諸臣之言不效也使諸臣之言而效彼尚得以巧
利投耳耶獨奈何吸人腦髓剝人膏脂係妻女斷手足

燬牆屋毀墳墓無罪而死刑者至無算也遁者震鄰切
骨悲號痛心其自分椎亦死不椎亦死耳疾視其稅使
亦疾視其有司耳亂之弭也何日之與有幸而　聖母
躋六旬初度　皇孫見四葉重光　恩詔寵頒草木見
德吾意死者恨無可招之寃槁者喜有再蘇之慶父老
扶杖莫不悲歌感嘆追離亂而慶太平詎意當九死一
生之日百迷一悟之時如綫之脈幾不容髮而奄奄餘
息孰孰孑遺猶然餌虎口也試覩　恩詔所頒特云供
有司耳不聞撤稅也特云撤叅隨耳不聞撤稅使也纔
欲奪而復不勝其予之心固其予而猶若悔其奪之過

豈意自開採以來之民不知幾死而幾滅尚猶有半救
之供否也自開採以來引領之民不知幾望而幾絕然
猶有叩閽之力否也且以今之稅使昔曾寵以無上之
權而一旦令其奉　命惟謹俛首於有司能乎否乎昔
曾侈以南金和寶氷紈霧縠而今令其朴野昔曾靡以
珍膳瓊羞嬙嫒侍兒而今令其乏使寒儉昔曾舉動廻
山海呼吸變霜露而今令其束手坐食能乎否乎稅使
服食既好威權一切不能使其不如昔也而欲其相忘
於小民相忘於有司理所無也故今之議稅者以爲民
當其窮而愈不能供也有司目擊其窮而愈不能督也

其迹不無似悍而又值稅使之窮於椎則必憤而逞於
一擊彼固曰予　天子貴臣今偶值法令調停耳　聖
心再轉禍福俱未可知若令若民安得逞志於我我實
痛心疾首旋以　上聞以重懲爾若令若民也庸詎知
窮極必變實亂是用長者乎故稅歸有司今以爲便予
以爲未便也今日叅隨撤矣夫內璫外姦相依爲命卽
姦畏法而去璫璫不能失手而舍姦而一二少年見巳
剪其爪牙禁其吞噬而一息得逞則怨毒愈深小民有
齏粉耳今爲叅隨巳撤予以爲未撤也越石父之請絕
於晏子也不以縲尼爲德而乃以不如在纍紲之中蓋

一當感悟之後則慕德者愈深今　朝廷感悟巳切而
湛恩未敷孰孰小民無乃以脫驂覩乎然不可謂無
絕之心矣且以半屬工曹夫工曹之感悟寧自後于
皇上乎寧以匱國無寧以殃民寧以拂君之欲獲罪於
今勿寧以從君之欲獲罪於後固知其不得巳也若半
輸之　朝廷則　朝廷之於民亦巳甚矣亦知而感悟
之矣焉不可極民不可劇極矣而又捶之劇矣而又苦
之幾何不蹶且敗也固知其非　皇上之心也　皇上
之心則以始而嘗之利多而害少無妨耳既而習之則
巳試之利再試之利無不可耳終而係戀之則利不可

絕害不宜料可常得其當以報我耳利之幸進則曰予
一人福廕可憑海內尚不乏財也害之已至則曰予一
人寵靈足恃人心怙然如昨也滇之火秦之亂棠往事
耳山海嶺表津水景德之毒亦未甚耳天壇火武庫災
明樓焚調變自有方耳哼可殲佇可物播可殪無變
不可圖耳總之則英君所爲也英則強強則斷斷則天
下事皆無足爲顧莫強於蓄聚而弱於發散莫強於寵
貂璫而弱於任正人莫強於執或然不必然之說而弱
於持決然而無不然之理故飲酒者外有側俄之驚內
懷童殺之罰猶可回也如快意於濫觴襍陳之後鮮不

潰耳操舟者邅廻於嶮巇之衝勘愳於舟楫之便猶可
預也如扣舷於風波漂蕩之中鮮不溺耳庸詎知所圖
者虛名虛名英君樂之庸君不能圖也所釀者實禍實
禍英君利之庸君不能致也以彼其虛非所謂虛聲虛
利虛藏乎虛而無益固水之漚電之光石之火炎之影
也以彼其實非所謂實斂實怨實害乎實而有患固馬
之逸轡之摧獸之攫鳥之亂也蓋以稅爲名實非稅也
固禦貨國門者耳以礦爲名實非礦也固空鑿地派者
耳戒曰無加派矣而無一之不派藉口大工矣而無一
費之大工以謾語收人心以空言爲實政故曰虛聲也

反裘而重裏而裏亦傷剜肉以充腹而腹亦病然則府
庫之財非財也固悲風怨氣所爲蘊隆而鬱結也寶玩
之森羅非寶玩也固白骨赤骼所爲橫積而雜陳也萬
一不祥之金躑躅而鳴曰予固爲悲風怨氣也予固爲
白骨赤骼也此固神巫之所不能禱而狙獪之所不能
用也予固曰虛利也　徽號兩加悉傾老庫之藏邊餉
屢竭難求內帑之銖竭太倉而貴堈寺卒之堈寺愈竭
而太倉無抵還之期指買辦爲金花卒之金花愈盡而
買辦終非可假之物然徒蓄累歲之怨誹消窮簷之煙
火傷海內直士之心沮豪傑桑征之路以求爲一絲一

粟之計而無所用設有排闥之臣一朝直入而詰其所
欲爲卽　皇上不自知也予固曰虛藏也嗟乎財長物
耳亦神物耳上剝膚而求之下剖身而藏之而藏珠於
山藏舟於淵夜半有挈之而走以此言之今天下之財
輻湊並進信非　皇上之神聖不能收也聚財之王術
一其擅慕而環向之百王術之機可知而擅慕而環向
者不可測今之不緘而固不縢而約也信非　皇上之
剛斷不能守也然而　皇上億萬年之祚　聖子　神
孫萬年也其履藉聽斷受四海方物球貢之獻萬年也
其子孫神聖不外　皇上之神聖爲神聖而間有善繼

之神善述之斷即　皇上不得一一盡貽之則子若孫
又焉能一一盡襲之彼其所稱善繼述者儻不專任於
菑聚貯藏之間則我　皇上無窮之密算無外之局鑰
又不悉屬之虛而無用乎此皆英君之所爲也愚不敢
輕言禍亂以惑　主聽而精明如　皇上終料此物果
能入不復出聚不復散否乎其出之散之之時又當作
何等景象乎撤而未撤小民悉任受怨予而未予稅使
亦不任受德使與民悉貳於上而不遑之徒從中而揆
之赫内使以自衛之名被小民以不贖之罪而權盡鼓
弄于其手内外交搆上下相蒙非千人與飄之亂乎此

所謂實害實禍也夫殘而加恤則感倍而浹于骨撫瘡
能懷實宥眦而結其怨何去何從則不待言之既畢而
可烈若觀火者故榷酤一日未除則百姓之殘膏不能
少餘之一身稅使一隅未罷則萬民之迷惑日驚皇而
未措況今之所殘後之所不能撫今之未罷後之所不
能罷此又賴　英王裁之也昔者叢藉三日一朝而
反之竟不可得而神日枯今日之藉吾懼反之無其時
而枯之者未已也大祇英君之理常寓諸庸庸者常也
故以撤除之役還寺人之常以民生之利還天下之常
以吏治之要還有司之常天下不日理者未之有鬧此

中庸之不可能英君不可得而易也

禦虜第五問　萬曆丙午陝西鄉試

問關中三面濱虜諸鎮孤懸所謂戰守之計安重徃者入犯不已我而予款款塞匪久旋而竊掠何也將款與掠在彼不在我與南倭風帆上下一敗不來東虜突騎憑陵數部俱服宜大富順義之衡一守貢便三十年不變何獨西虜異也抑西虜種類繁多未易控御與將虜置者尚疎於要領與二百年來馭虜之術非一亦有可行於今者否與松山新疆足以堅吾輔車斷彼肩臂然洮河一帶與月者敗衄實多今亦有可處者否與諸事者入關問俗問以西有不苦虜而徒鬱鬱歔歔者何也若無論諸生為桑梓謀如計其家事則夙昔安攘之略洗乎者固願聞之

夫鷙匪可執也而獵者能搆之狙匪可測也而狎者能舞之虎匪可守也而檲者能馴之蓋有所嗜必不能自忍其所嗜有所求必戀戀依之以徼中其歡有所困苦

窘迫制其死命必且柔者解人意而耳為役強者亦勉自抑于旦夕跳擲踟蹰之間變幻而局于形飛揚而掣于力哮闞而格于勢矯捷而短于籌誠握其搆之舞之馴之之機故雲蜺可下狐兎可擊沐猴冠而擬具烈獸柙而閑出舉世間難御之物情總坐制耳而又何疑于諸夷請因明問而更僕數之竊嘗聞戎狄之性鼠黠狼貪不別生死喜則人行怒則獸搏其禀受也戎狄之黨蜂屯蟻聚不諳攻圍利則脂膩衂則氷解其積素也戎狄之俗賤老貴壯不辨親疎強則相君弱則相役其尋常也吾目彼為劇寇彼憎我為王人吾倚彼為外藩彼望我為食邑吾避彼為禍敠彼就我為利哉吾怒彼為梟盧彼躭我為孤注語曰鼠怠壁壁不怠鼠狡虜垂涎水草能一日忘南牧哉顧我之利在疆域不宜與異類瓜分之彼之利在玉帛不宜以膏血冤擲之予之以利而惟不饜其利則獲者望蜀未獲者瘠越嘗之以利而不悉予之以利則獲者厭心未獲者熱中明耀之以可利而更陰示之以必不可要挾之利則獲者方冀可保未獲者又慮不常總之我握其機而彼揣之則多算勝彼握其機而我聽之則少算不勝此其概也第環九邊皆虜穴而關中當其三面環全陝皆王庭而諸鎮處其

斗辟此其故難言之矣秦却西戎東面而制中夏漢細柳唐渭橋瞿瞿戒嚴今湟中張掖半與虜共酒泉燉煌竟為異域河山宛延鬱盤在在中虜脅肋肩臂內繫腹心一釁自火飾度河而襖兒都司熾再釁于亦不剌居西海而小王子之遺種番三釁於俺答哈迎佛搶番而留牧者衆于是卜失兔著力兔宰生火永諸酋盧帳星列羊牛谷量或稱套虜或稱松虜或稱海虜或稱流虜遂至于火眞揣庫兒輩搶掠莽捏首尾為患而前門之貢市付于隴頭之水茲諸虜者或比之南倭而非也南倭巨艦衝波風汛是聽東西莫主故易應也或比之東

虜而非也東虜室廬耕芆與內郡同安重難遷故易與
也武比之北虜而又非也北虜蹛林會盟行于一部臂
指相聯故易統也廼今諸虜情形迥與諸邊不相似互
稱雄長別肆抄掠一姓之中部殊落異不聽筦樞一境
之外此順彼橫貢犯迭施一虜之衆納款于東竊犯于
西甚且於此鎮領賞卽於此鎮挾賞于此口入貢卽于
此口入犯蓋漂忽如風雨變幻如鬼蜮豈可以泄泄了
事苟且完局哉竊意保番是矣前之哈密瀕之木邦奪
而不還援而終失此詎令諸酋婁倖耶搗巢是矣賀蘭
奇功咸寧遠捷京觀未核無辜駢首此詎令諸將婁倖

耶前者花當之子嗚鏑試守將而卒縛梓以獻漁陽把
漢負衆南歸而老酋執我逆人如影響相應此其故可
思也前者和寧忠順懷我好音荷殳先驅策馬不避卽
近之水西重鎮罔顧葭莩此其故又可思也前者哈不
慎潛寇遼左九九之罰不移如山那木兒闖入上谷塞
王盟旣立息壤在彼此其故又可思也前者大將軍黨
關市討不效許中丞撫雲中三年三貢如取諸寄也司
馬銚復奮策不售余中丞鎭榆林而削槊千里如樹之
屏也此其故又而思也蓋虜之嗜漢物如啖蔗含飴蚍
染指其味欲世不能徒小入亦利大入大利彼何憚而

款使入無所掠出無所據坐無所受彼何恃而不款故
策士所慮者諸虜之分布而審勢者必曰正惟其分也
廼吾利也策士所幸者諸鎭之分守而量敵者且曰正
惟其分也廼吾瑕也夫虜分則其情不洽情不洽而猜
疑之衆不能左右矣虜分則其力不全力不全而單弱
之師不能深入久駐矣虜分則內犯不能無外顧外顧
而跋扈之毒念以憂危而鼠首矣虜分則外叛不能無
中疑中疑而跳梁之雄氣以歧慮而狐惑矣況我有所
拒有所不拒有所追有所不追力倍而功逸時暇而智
豫豈與夫東西馳逐罷於奔命者同日語哉獨計諸邊

垣犬牙相制烽燧相望而諸守將畏縮情深娟嫉念重
信地之罰藉口秦越之視疢心至有袖手旁觀案兵自
衛塗抹耳目而莫敢出一騎遣一卒爲援者夫大將號
正兵建旗鼓麾幢以出其次奇兵其次游兵其次援兵
率有捍蔽拯護之任手足同室之情奈何而冷眼至此
此亦禦虜者莫大之患也故策西邊者於諸虜當別其
順逆順者卵翼之逆者閉絕之離其黨與披其腹心非
怒室而色市豈譚虎而悖心乎于諸將當明其犄角犄
者策應而非以分功角者攻殺而非以開釁師和必克
衆心成城縱不能踣隻輪之不返寧不使望旌幟以宵

遯乎故一或入犯當其鋒者磨厲以須震于鄰者脂秣以起逼其巢者擣虛以出而復走一二譯使用間用奇宣以悖逆之狀風以連合之害啖以不時之需虜且進退計窮腹背受敵前利何償後禍伊始其不嘔心弭耳望邊垣而心折者幾希辟猶絲錠在手而青骸素羽聽其飛翔暮四朝三而抱梁登楹覘其金革不與以生物不與以全物而耽耽之視俛首搖尾吾握其機而彼聽之也順義一封三十年而陝西諸鎮更無終歲之計裴度所謂處置得宜者不獨爲諸藩鎮言矣抑生猶有隱憂焉關以西故所歌小戎無衣地也膈幘寥廓習俗獷

野加之疆埸多故災沴頻仍皮骨困于轉輸脂髓罄于稟祿平涼其肅苦歉難堪臨洮抱罕以剝膚建鎮正當劇虜之衝新境松山實相唇齒乃絨機新造杼軸爲空橫璫方命圯族飛而食肉露章攻劾令長與撫鎮大臣抗全陝之民半爲震動夫寧夏之變逆黨折而入虜虜且躍馬城下以壯其軍聲近日滇南採使立化齊粉此輩不足惜其如　國體何愚生撫是枌榆藿食自愧不憂門庭之寇而竊懷杞人漆室之懼矣

時務第五問　　萬曆丙午廣東鄉試

問天下大患不過數端大都堡吁而無定局兩粵求誠苦山海氐命市舶瀾騷第司封疆者誰任之時事不有軼于此乎始議虜款時謂外疆療內修戒守今何如矣五路擺腰之說法來曾由虜且挾印要我尚可堅持款歟九邊請餉司農至綴牘陳借第餉果籌卒錯抑別有漏卮否何道精核使稍不懸罄卒獲宿飽歟　國家河費漕挽近歲金錢不貲治朱旺口　役方竣而憂瑕者猶見告何也欲使河渭避陵北避運非貿中有全河安能善後宗支登籍至十餘萬近粵鄂汴楚間所在狂逞與犯而寘之李也毋亦先爲之地議者謂宜導本業設宗學宗正課察諸條頗爲之緊安在天下大矣豈盡無李鳳門趙壯侯虞學士郭太史賈太傅其人哉抑雖有之不能用也夫數忠既棘權稅復橫蘇氏所謂召內禍而待外變似非杞憂諸士儷有四方之志乎其爲我言所以思患豫防者

今天下之大利大害譚何容易哉無端而陳苴衂見謂

蚤計難也有倪而指情形見謂摩切難也中外方襲太養安而爲憂枲卵警偷日見謂越局難也雖然言者毋諱爲難聽者當無狃爲易以爲難易者至矣以爲易難者至矣圖難而使發難之言不驗操局勝矣狃爲易使人驗其言而我受其禍全局俱敗矣愚生雖藿食者固亦嘗憮心時事敢先言粵而後以數大患曼談於前夫粵東亦嶺表一都會也自羅旁役後生息稍舒如獮如獲亦人耳無庸三釁丞三沐其膏血以侈京觀所患無賴惡少呆珠鬻海椎埋作姦公然僻白刃于交衢此其爲潢池不難蹤連坐而陰散黨與則虞朝歌之任也始市

船之設爲佐軍需計久乃滋宅族偪處也番屬何厭之有德則吾商不德則室中之虺蛇中猾旣奇居而寢處之大猾復闌出姦物與遠夷爲餌此輩寧無肺腸萬一有傑者鼓而譟焉其爲呂嘉儂智高不難申市法而重闌出入之禁則皇甫車騎之任也夫此兩端聊爲粵圉計可耳　國家定鼎神京筦天驕而賓日出猶之　元首九邊肩脊邊餉築衛漕河咽喉宗藩則肢體之分也虜自款貢來所恃惟一虜婦已足羞趺韋之君子近彼婦傲虜臨邊未幾而五路突訌我擺腰入伺我屢恬印挾我虜來若風掃去甫與闌我奉之如養驕尾之而拾

其遺屣豈謂彼伎倆有盡我不見不聞無窮歟此其棘在肩脊虜無論渝盟與否而是二百七十萬之餉固難缺也今試閱計籍庫近空囊儲無兼歲司農綴牘而請借士卒忍餓以待炊肘亦露矣顧餉又未盡卒哺也徊方輸剌旋入外啖虜內潤私持戈者飽半菽幸耳此其棘在榮衛河之役朝夕畚挶閒靡金錢八十萬工報竣矣漢人云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顧下流旣通非隄誰橘是濵濁也者據議所謂南守汴隄北守三隄任河遊衍其中似也第能保百年南不亂淮而北不侵汶耶此其棘在咽喉宗祿告詘屢煩　廟議乃擠泄泄何也夫以十餘萬之瓜瓞千萬石之歲祿仰給國課愚者猶知其難也數年來蹀于粵于鄂于汴而甚于楚及今不爲融通萬一隱機吁視極而愈囂窮者不與強等憂耶此其棘在肢體夫虜驁而嚙吾邊河悍而嚙吾漕是兩勁也我不能以全制虜而爲虜懲又不能以預防河而爲河用是兩靡也邊有增賞而無減餉宗有增祿而無減戶是兩盡也餉給矣士不效命而日憤懟祿給矣宗不見德而日鬱伊是兩憊也孽方在外憂乃在內備甫在內賊式在外茲欲振積弛之氣張不調之絃千載此時茨難再誤今大策虜者有不言精間諜

密防禦練將卒嚴節制信賞罰者哉策餉者有不言復隨屯清軍伍愼檢裁覈冒濫者哉策漕河者有不言師地形擇水工立準挈勤桃築分水勢者哉策宗室者有不言酌裁減興宗學重宗正開宦途導本業者哉以是數端其虛鼓之特紙上之譚也其實責而實應之皆對病之藥也愚謂賞罰尤宜信矣印勿吝逼倈格勿靳行卒小鹵小賞大鹵大賞如是而可得士死士知死法醜不如死敵榮也刑僇不以近貸斧鉞不以情借掩敗者法掩掩敗者法如是而且可與士生士惟無貴生乃能有生也至冒濫尤宜核矣　國家創膏腴以塡欲壑云

得已乃嘗買給者遞佃漁焉虜驅羸馬纍纍入我不能
禁也我稍或惡草溷則執劵而詰誰寔侵潤至今為梗
誠誅一二市胃而款費可裁也兵之組練虹繞特貌耳
退而褸裀且憯面或性狠如羊矣買其力且不能搏奔
豚而其變為工匠為輿隷為遊客市兒之美者不啻半
超距何物視若浮鷗誠精心振刷不惟蒻濫汰而餉亦
少省也朱旺役夌決口似可懲矣第欲使河南避　陵
北避運中又非有長江巨湖為之瀦蓄彼挾萬里奔突
之濤與一帶之隄鬬何怪乎拜河未幾而瑕端已見告
為宜依賈待詔所云多張水門分殺水勢者于淤墊卑

濕地稍開支河以殺其怒仍治西北水田或于濱河郡
縣招流移開民屯以為且耨且濟計庶漕可永賴乎故
謂分水勢尤急矣嘗　高皇時業不能以萬石偏給代
肅諸王而況今日近議遞減議設宗學宗正諸條似也
顧減至無可減則窮且其口之不能餬何暇雍容詩禮
則又窮是宜聽其自便並量給之宗使相勞以稼穡相
勸以生涯其俊而誦通與秀士齒者更調為宗正為流
官令東治諸宗而繩以撫按之課察夫陞轉如法課程
教養如法皆　祖宗制也孰與朱組虛啖而隸之不如
乎葛藟猶庇本根宗潢反盱四壁故謂導本業尤急也

此譚局也譚亦何難難在當局自昔豪傑慷慨荷擔而
稱社稷衛者未發則沉慮靜酌鄭然如石巳發則越常
調破拘攣千指若在目萬里若在肘足間乃今當局何
難也其為推租饗士士願一當遂滅礌磓破東胡如李
鴈門者誰其稱可戰無險老臣直抵金城上方略以屯
田尾兩羌虜如趙壯侯者誰其策水田如虞集開會通
遡黃河故道相視河渠數百各為測量如郭守敬者誰
其為痛哭陳諸侯王比之跋盭欲衆建分力如賈長沙
者誰天下大矣何才不有無亦馮郎所謂雖有不能用
歟抑或肘掣於文墨議牽於共瑟姑毀之而姑焌之歟

且扼腕時事誰所不可浩歎者大寧何棄開平河套何
徙何沒開中屯田何阻何壞營兵稱十二萬能控弦不
戰車稱千二百輛能轂擊不種駒之制廢於儀兌一旦
問馬能數騋牝以對不罔寺水衡之協借出不復入宮
費歲例之索辦入不復出卒然意外能咄咄應不數者
無一焉可謂有具不夫宗不戢問宗伯饟不給問司農
水不靖問宏父至虜於我何親而歲稱款也鐵鏑不費
金繒日橐索挾劇于嫚罵罰服同于戲諧史車二會南
歸猶然激之使去板升萬戶舊籍安能招之使來夫志
在子女玉帛虜而虜耳進之而若也先吉囊又進之而

若契丹女直驅其素窺內地之胡雛以訌尚能持一撫議縶馬足耶抑又有甚此者虜既厭吾地之腴　朝廷復縱數狐鼠以吸民之髓本望撤回近益委柄疇步膏肉任彼爼刀命且不甚急何能擇人亦有言願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上誠愀然軫念宜盡撤稅鐺示

朝廷非有利悉括市魁所吞噬爲宗田河防資仍發封椿數百萬募膽知飭戰守漸復醝屯用間設奇大振虜以無籍款虜無弭尾不敢挾印爲跳跟失今不圖款於何有蘇氏曰戎狄不足爲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禍內之民寔執存亾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

外變愚恐異日釁孽不在宗不在河亦不在粵徼而在長城外一片塵也

虜河第五問　萬曆丙午廣西鄉試

問　今天下不爲無事已其暫巨而憂甚者莫如北若虜南若河凡邊諸虜宜大爲甚自客歲五路犯塞陽服陰貳其中叵測而頃虜王病嘗衰勒賞至無禮矣長此安窮河故善徙年來治河之役煩更屢驟仰如延日人桃一木既日業經報竣旋聞衝決是河尚未有定局也一旦不逞其突安在旁觀者各盡所使吉人人殊略舉其凡有謂求虜方彖撫策大創者有謂招來撫升諸夷人潛圖解散者有謂通漕運以濟漕或合會通而從人頼道鄭人衝河者種種諸策可盡見之施行否抑款難遠罷亟備戰而慎河款會通難驟堅誼責而兼修泇尚爲審時之為論數夫戰不可不備而備何以必倘賁不可不疏而疏何以竟成其事難言矣昔人謂天下不患有事而患無人人以任事虜與河尚可圖也顧人與用人上下交任其責必如何而可方今太平日久積習所沿上下征案逸徵之事至不可問河工遞興易亦彌此蓋壞幾極矣頃河西同事異報　呈上按法嚴處特嚴邊臣欺隱之戒

而河日毀決　勅令并力堵築并嚴邊侵諸臣覆議康[illegible]率一新億遂可興積習奏成功敢抑天下事尚可憂而未容泄泄視也傾否維泰自在廟堂諸士草茅賤當世之慮宜必逖聽而熟籌之其條上方略用規經世之槩

天下猶一身然朝廷腹心也將吏手足也軍民肌膚也以我　國家視北虜肩背也漕河咽喉也兩者視腹心雖差輕顧疽附背癰附喉其伏甚微其來甚驟卒然毒滋而瞶眩窘塞不治危緩治危亟治而不如法亦危夫非獨背苦疽而喉苦癰也　國家都燕與虜爲鄰九邊諸虜在在可虞而宣大爲甚其虜有變控弦策騎不數日而叩居庸薄昌鎮至迫矣而京邊待哺專倚漕艘歲漕一不給萬戶立槁兩者有可不謂要害事哉先是　國家無歲不苦虜偶俺答以稚孽之故納款締盟邊境不聳者幾四十年而近復媛要挾五路台吉闌入我塞垣戕殺我人民我邊將無能一矢相加遺而擺腰輒敢寬伺我内地頃虜王病又敢勒索我市賞即貢事勉終局然虜氛故甚惡也河故善徙數年來局經幾變自黃硐口開河侵　祖陵追論首事者落其籍而王家口之局興比黃硐塞河侵鎮口而泇河之局興泇成而道從徑迺昭陽墊河復縮而上溢而朱旺口之局興是役也計費金錢丁夫數千萬而工報竣河且東注顧倏聞郭煖樓口決果爾則虜與河憂竝大　明主賢公卿恐不得泄泄視矣醫之治病察脉觀色諦審其證而攻補施焉故萬投而萬中反是藥與病不相應即傅會禁方無益也愚請言今日虜與河之證夫虜非懾我德我而款幸虜王庸且老聊以就羈縻耳藉令虜王病不起繼是者能無越志乎繼而桀驁且多事儒則能禁諸部酋不爲所欲爲乎起漁陽抵金城何塞無虜何虜不可合謀舉乎然此猶憂在虜也我狃于款恬不習兵尺籍具在存者幾何半屬役占半給郵傳朽甲鈍戟之烏有所得月餉不足供一飽而衆病帥衆者多闒茸稍勇則負而亢稍

斂則黠而債其機智幹辦第以嚪上官結奧援止耳畏
事怯戰不難割饟媚虜遂不難損軍冒饟而將病夫至
衆與將兩病而虜不可圖已河之易潰易淤固也今北
口衝決簫齧之間不爲魚乎北股分南股緩分則難并
緩則易淤不幾蹈王家口之轍乎縱衝潰亟塞河徙無
常不有出意料外乎然此猶憂在河也河工頻舉民能
奔命塡于役者凡幾流離在道者凡幾即僅存呻吟未
已也又飜爲程而溺于直猾胥且乾没焉而民病吏河
上者自不乏循良顧謀同築台而意或猜鬬等鄉鄰而
誼或緩炊若無米而筭或踈上策而不應姑以文移塞

之役苦而不知尚以追呼行之甚則漁獵乘之而吏病
夫至民與吏兩病而河不可圖已大都虜無百年不變
河無百年不決其釀害同禦虜者媮安于旦夕禦河者
塗飾于目前其徼幸同禦之策相反則害成相形則樂
敗其懻忮同禦之責此委彼而彼復然前委後而後復
然其規避同禦而得則上當其功禦而不得則下當其
罪功則飾小以爲大罪則掩大以爲小或本罪而冒功
或功甫報而罪旋鬪其欺蔽又同自欺蔽之習成而機
關局面牢不可破巧宦者借爲窟穴卽介特者相顧錯
愕而未敢遽自異從前數病則風邪湊理之證也從後

數病則痞積關格之證也風邪可散湊理可密獨痞積
之證積久而敝噫危哉誠欲易危而躋安宜莫如破積
習廻元氣而是圖廻之爽非眞得國手以寄則不可夫
虜與河世所借箸而籌備矣筴虜者曰款胡可恃乘虜
瑕以搗之不則赦板升招逆黨而潛散之其論甚壯然
事有名美而實不副者犁庭掃穴古以爲難招而來則
虜貳不來則板升諸叛人貳是挑釁也計必我足制其
命而今未能今唯有亟備戰而愼固款耳筴河者曰泇
胡可恃通海運以濟之不則遡淮賴道鄭衛而徑趨之
其說甚具然事有言易而用難究者海波險阻視河且

倍引河而入鄭與衛則仍苦河度河而從陸入衛則倍
苦陸是滋擾也計費且百萬而今未能今唯有堅疏黃
而兼修泇耳何以戰戰先簡練簡必汰老弱清影占而
嚴核之練必遴教師募勇敢而熟演之如是者有士士
不養與無士同循實而饟饟必如額有侵饟者法無赦
而悉以其事責之將將賢則士樂爲用而其苦必同賞
罰必信未有敵愾不奮者是謂戰之具何以疏河河唯
開塞開必量地勢察水性而徐導之塞必據險要扼衝
歸而急截之如是者有河河不守與無河同畫地而防
防必嚴偵有決防者刑無赦而悉以其事責之有司有

司賢則民樂爲役而經始必審善後必酌未有捍禦不
固者是謂河之具夫戰與款不相妨戰爲經而款爲權
可互用也戰誠備愼守邏圉虜自陰懾而不敢動卽未
然而悉出銳師大創之不泥款不必廢款而且謹市賞
以善款局則款固而塞事愈固會通與洳不相妨洳避
黃而會通防黃正兩利也會通誠濬愼守三隄任河游
衍而不爲害卽未然而更相河性亟治之不泥洳不必
廢洳而且增疏瀹以結洳局則洳完而河事愈完總之
權緩急洞機宜虜變而不爲駴虜寧而不爲安河通而
不以伐河滯而不以阻惕號以備之談笑而應之不殺

爲武無事爲知古之平大難樹大功者率如此而其寄
在督臣何者凡前備禦之策分屬將與有司而將與有
司不皆賢甄別鼓舞提挈臨司之精神而畢盡將吏之
才略大抵督臣事也督臣權重而職專肩事易必欲得
人以濟事難有才而未用或用其才而未盡蓋上與下
交有責焉愚謂下自樹操心欲細宅衷欲弘集思欲多
攬事欲斷持身欲固應機欲敏有小于芥子之心而又
有包乎乾坤之量博大出自精詳斯眞博大也有蒭蕘
兼詢之虛而又有鬼神必避之勇果毅合以翕受斯眞
果毅也有如山如嶽之重而又有如風如雨之疾警敏

本于鎭定斯眞警敏也凡此皆督臣之善物而提其要
曰不欺上御下推擇宜公主裁宜一計畫宜審文法宜
寬覆核宜詳報可宜速人未知而咨詢不嫌衆既知則
不肖退而賢者進何可使兩持也畫未定而程督不妨
嚴既定則便宜假而議論省何可使旁撓也功未覈而
參伍不病遲既覈則朝奏聞而夕裁允何可使久稽也
凡此皆用督臣之善物而提其要曰不令人欺臣必不
欺而後可用必能爲大用而後立奏其功主必不令人
欺而後能用人必能大用人而後盡竟其施君臣事使
道實相成魚水投合遇不數覯吁亦難矣以今　聖明

在御才賢在事何至樹罷恩而扼腕嘆頃河西之役同
事異報　皇上廉得其狀按法議處特嚴邊臣欺隱之
戒而河工失事　勑令河臣并力堵築復核有無違慢
凜凜斧鉞至肅也纔自今耳目新而神情奮當必有臻
厥成者獨恐機旋開而旋閉事或鼓而或罷未必　廟
堂設誠行之耳破疽刺癰人稱苦痛然不憚受何也身
之利大而苦痛之情細也夫國家之爲我利亦大矣傾
否維泰又非甚苦難行之事而不果行愚竊惑之政類
絲棼才同薪積大小臣工精采黯淡心搖搖如懸旌無
所薄而　皇上方深居獨制狃盛而不速圖疑人而不

速任玩事而不速裁紀綱日替膏澤日枯恐腹心亦艮
病已腹心病而手足肌膚無一不病世道之患豈必北
苦虜南苦河哉此愚所深憂而未敢畢言者也

大學衍義第一問　萬曆丙午山西鄉試

問帝王合天下爲一身則學之身乃兼天下說者謂
精以治身緒餘以治天下世或非之然大學不言
本末歟大學則帝王以身治天下者宋眞西山德
秀衍其義[illegible]以告君求鈞也哉　太祖高皇帝
稽古右文獨揭其書于壁屢顧而歎丘文莊濬復
倣眞氏之義衍爲補哉　孝宗敬皇帝嘉其書
賜黃金采幣　詔大宗伯頒天下夫二書匠帝王
致治之書也或謂眞主體元王用則身與天下可
耗分之歟乃其指安在也我　皇上[illegible]上理銳
意經學眞氏之書日陳講帷矣頃復　命講臣
以濬之書進夫攷古證今務學提要試執書之要
以濟今其有當歟朱元晦告君曰誠正術誠正之
要者曰審幾夫審幾誠聖學之要歟諸士且獻
大庭尚確言之以備瀕履之采議

人主竟其意於天下以滿其心故嘗提要於繁以矯偏而審幾於細以圖大蓋心有所獨重則成偏意有所小

急則妨大對吾之偏而砭之爲要囿天下之大而籥之爲幾提其要則檢方於百技而試其已疾者於身審其幾則尋緒於萬端而振其初引者於天下蓋人主合天下於身也與之胞類與之肺腑萬心一心萬意一意然心罔弗苞而意有時輕時重時緩時急則獨有所注故注之重則喜飾之而福溢於耳滋怒成之而威淫於膏火注之輕則曲矜之而歡開於祝網偶遺之而罪漏於吞舟注之急則省成之而要總於犨裘督責之而令嚴於束濕注之緩則法酌之而弓弛於久弦恩貸之而馬逸於委轡蓋心隨意置境隨心置其心浮蕩而無垠其

綜之綱維也必疎其心淵懿而有制其戢之轃會也必
密故蟻粒與承蜩同巧莎羽與拔山同彊倕輪扁斲與
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同妙蓋私用之則狹公用之則遠
故父嗟予子母嗟予季毛裏屬髮動色牽支動心
脉絡屬爾從室視堂從堂視陛蹞步屬爾惟意不酌於
輕重緩急之間而見身不見天下故家藩垣而四海不
治人左右而中國不治身肢節而萬物不治譬之物其
一掊而兩傷矣故治身非精也為天下也治天下非緒
餘也為身也此大學之義也宋端平眞西山德秀以四

要十二事衍其義當是時理宗急戎事不之讀也我
太祖高皇帝至揭其書於壁屢顧而歎　列聖相承時
陳　講席亦既重之矣至丘文莊濬則又倣眞氏之義
補治平之要其為事亦十有二以上我　孝宗敬皇帝
嘉其書　賜黃金采穀　詔大宗伯頒其書於天下說
者曰眞主理義在身家大而簡丘主事義在天下細而
詳然肝膽不為楚越蟲魚不隔吳膚則眞豈獨體而丘
豈獨用也黃應龍氏不云乎家庭未肅邦國未乂天下
之反側未平是家國天下之大物猶未實格也此足以
括二氏矣我　皇上瑩精治理銳意問學亦既心為經

府意為說邪而運眞氏之書猶掇也頃　命講臣再以
濬之書進此其心眞仰符　二聖而靜綜萬方矣第不
知　深居清燕亦嘗取其所補之事而內省諸躬外省
諸天下乎今天下欲重而反輕者百官欲急而反緩者
財用知其重而頓輕者禮祭忽其急而頓緩者富教意
輕則輕意重則重者刑制事急亦急事緩亦緩者邊備
我　皇上試按所痛癢而抑搔之索所褸裂而彌縫之
洽晝接於卷阿遐壽考乎巖旦弼於華光恭匪人乎御
東野之馬而思劇負虞人之薪而思極乎三朝百祀勤
五禮乎崇禮厲賢風四方乎掌固飭乎銜勒謹乎百度

不以奇巧傷慈儉三壓不以仁義疎節制乎凡此皆
皇上意有所向而未竟心有所起而未滿者誠次第行
之非難也然此猶索之天下也本原之地在朝廷而濬
亦惓惓於正朝廷也夫綱不綱不張紀不紀不理故其
書稱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五轂之宥亾等曲縣之請亾
法故其書稱唯名與器不可假人王馭有柄天命有章
故其書稱不僭不濫不敢怠荒巽之風易行渙之汗難
反故其書稱令出唯行弗唯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諫
鼓不徹於懸遒鐸不舍於路故其書稱如何昊天辟言
不信加[illegible]彼行邁則靡所臻夫綱紀正而人不亂也名器

嚴而物不蒙也賞罰清而權不落也號令信而扶杖者
見德也言路開而轉圜者益大也然此猶宗之外也人
主以尊優處深邃眈勢則忘天下眈慾則忘身忘天下
則外乘為殄而不虞身害忘身則內乘為梏而不虞天
下害蓋理欲有關事幾有始姦萌有漸治亂有機庸闇
忽其至明智忽其未至然庸則可夾之能闢則可導之
理獨明智之主負過人之才而濟不益其論抱超世
之識而皤皤不關其忠自智自功自雄自斷故物不能
無蔽也物有蔽而用意近矣意不能無私也意有私而
置心狹矣狹則留為濫福遺為濫患則人主何得忽於

幾也朱元晦告君惟曰誠意正心乃其要則丘以審幾
補眞氏所未盡而愚以為此帝王之學也蓋意之起如
附棧明滅而不得為貳幽黙而不得為疑申命而不得
為滯散為什伯而不得衆蔽其二三而不失獨故察原
而撲晚也則理欲謹初分耳事之動如發機玩樂聲淫
奢之基羈附啓讒邪之路假借關陵僭之門意銳而法
持之尚虞其沮兆成而詞飾之或防其漏故蟻穴而塞
豫也則事幾獨萌動耳天下寄命於人主不獨屬耳於
言而為逢抑且伺心於意而為竊故一人之進非據則
衆枉彈冠一言之入非法則羣訛補牘一物之嗜非正

則雜技翹足始而玩徂伏之易制卒而駭猛發之難圖
故先霜而戒氷則姦萌防於漸耳人主寄身於天下合
而從之恩不期多離而去之怨不在明故力窮而息役
不若聽黔首於未謠也財空而罷榷不若寬杼柚於未
空也勢窮而飭律不若原情故於未白也蓋未變而恤
良民易以見德既變而撫亂民衆將生心故未萌而理
絲則治亂柄於先耳日講則日省日省則日益見道心
於燕閒恭黙之中察治要於袵帶几席之上總之身與
天下相關之物明則私利之意不生私利之意不生則
天下與身相關之體正昔我　皇祖謂侍臣曰人君但

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又
曰朕每朝退黙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以為切要夫有
管束無嗜好其審幾也力哉幾審則意誠心正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推而至於百務庶政無
不各得其理則　道德純懿　治化隆洽而　聖神功
化之極可逸而致矣如謂圖史不可釋而修故事又如
謂圖史為可釋而并故事不修則　召接無期而啓沃
無地也其置心或有不在天下者矣

晉才第三問　　萬曆丙午山西鄉試

問大音希聲大圭不琢則博大淵深之士不見於材技也茲者論材於晉不敢以一以所不知特程晉材於往代夫晉材盛也若稱事之爲天下烈也典保又王家交修晉學前其世遠即能效一職爲郝祭酒其道備不具論試論漢唐宋之重臣博大淵深以身出處爲世安危者夫任漢室之寄而確然秉志非常事也其自謂嫉惡剛書者果確論乎取日奠嬀收功淮蔡則表表已若清慎而淵邃斂端重而疑人望屬討新法而毅然自任贊親征而儲驕不移斯皆才識兩合蔚爲世重其事亦可悉歟夫豈非君子縣大臣之謂豈必其同然亦有同以爲相而確不可易者歟人因奇利於國不難迂身犇其成處於人情易難功成之日即枝忍怕然矣當其彼甲此乙何以解道窮之譏而奏其成歟致君子身任天下之重而晉產也諸士熟先哲以盡世務尚無迂對

上難於盡天下之才而下難於有才而盡夫盡天下之才者悉天下之細大楛良畢充朝廷之用而自盡其才者悉一人之心腹腎腸畢用之朝廷顧上之意有所嚮法有所格則張急調下之悲既恥竽於越籟而下之誹譽棼於耳利鈍拘於衰則用光傑耀之慮又虞忌於藏弓故上之用或不能盡其才而下之才或不能盡其用是唯盡用其才以當上之用者處危疑而大節不奪當混濁而素心不涴踞勛勤而因應不爽故功成而心可白於知已議棼而道可解於公心處則天下望之出則天下須之退則天下思之蓋人主不必盡天下而能盡我則我可以自盡於人主而當天下執事不困士以未

知而策以晉才夫玄岳河汾之秀代豈乏人而才不易出出不易用用不易盡則晉之行徵一鄉技効一國者不具論卽世遠道尊若后稷巫咸傅說者亦不具論然而晉產也其私淑久矣試略論之必若稷咸傅說從雍旻衍登崇儁良則史蘇董狐司馬遷可太史李離伯瑕可士羊舌肸韓起孫綽薛道衡王勃柳宗元可掌書祁奚裴行儉可司銓王通孫復可直講龍逢玄素可司諫郤缺韓厥士會溫大雅可典禮程嬰杵臼可傅士燮魏絳藺相如可主客薛向王緯可度支尹翁歸張敞賈逵司馬池可二千石張老段干木王烈可老更周黨王霸

司空圖可充聘師服卜偃郭璞可司天衛青霍去病韓通王全斌狄青可護軍然皆鄉國之偏長非通人之宏局也若夫碩德重望應世間出則有若平陽霍子孟光祁王叔玠珪并狄懷英仁傑河中裴中立度雲中畢仁叟士安介休文寛夫彥博夏司馬君實光解趙元鎮鼎罔不流馨垂勛而歷覽行事槩有可紀當漢武之雄心既耗屬沖人於重臣時則子孟起階闥之間擁昭立宣光爲師保攉燕王仆上官當事而毅然以社稷自任小心謹慎沉靜詳審則以受襁褓之託肩漢室之寄也故曰確然秉志誼行於主李唐大業方輯主心稍軼迨其

後女主憑祉強藩憑寵將則叔玠襲承厤慶獨舉綱維標緊人倫蔚爲確論盧江之姬太常之使不難引君向道而王勇王師卒成國美故曰激濁揚清疾惡好善懷英姑侄子母之說移忮忍於轉圜而一語一疏乃心王室蓋五龍夾日則潛授之功焉故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裴中立横淮西頁固身任討賊伏刺不罷蕭錢駭沮不罷至懸瓠之縛獻闕下而後名震四夷以用不用爲天下重輕故曰凡此蔡功唯斷乃成趙宋夷狄之患與國始終而至和議儲熙寧議法亦一太利害也於時仁叟決澶淵三火議卒却鉅敵令西夏失牵制之謀而倜

然内附乃選守易將不忘戒備則寇平仲謀斷同心耳若寬夫君實後先同朝英廟之立發端收効二公之力爲多而文以静重力排新法得司馬終划華之一則公忠直亮折衝千里之表至兩朝擬丙擬霍而不言功一則忠清粹德雖婦人女子亦知爲君實至食少事煩而不言勞迨夫逡然南度湯沸雞駭倔彊之元鎮出入紛囂之際而再贊親征力能決勝卽其才未綽如而山河之氣如在要之此數君子者其朗鑒通才不察而悉幾獄之窾其風猷德烈不言而信中外之心故上盡其用我盡其才用能決成敗於俄頃制窺伺於倉卒盡衆口

爲啁而從容數語密挽其歎羣心爲沸而堅決一行坐收其効然而揆時審勢則霍與狄與趙有更難於數君子者蓋霍則幼君趙則偏安而狄則女主也然而狄尤難何也變而能常同而能異雜羣小而不失其正嘗劾制而頓返其初故曰難也愚因是以槩大臣之誼乃知挑欲堅量欲宏識欲超才欲捷守欲介蓋大臣之顧盼低昂頓成德怨樂予市恩而惡奪避怨則行私而體不重彼其等中官之鹵簿於繁纓比充媛之謚册於平陽有不獨列侯不許光祿不許御史大夫爲子弟得官不許斯固以塞徼幸之途矣而乃若曠懷雅量不忮不嫉

璽郎之劍可按汝南之政可讓宮掖之誣不憾孤忠嶺南之謫不嗛異議蓋我與天下同入紀法之中則天下之煩囂自定然識不超則見蔽於帷廧才不捷則應迂於輳會堂下之見覩計帷中議議之智分誤斷斷將隊爲愊憶起朝廷輕大臣之心故汰兵之議八萬不益司天之詰六漯不罷名山之招失計義勇之刺非謀皆預識於事幾之始而時曲之捷若券雙陸之對若響褒賜老一陷一復若應罔不以蚤計屈迂譚以畫一罷聚訟然午橋之墅非滅烈於四朝西川之錦非損聲於九老顧萬戶分兄終不若三頃之田不有也三千溢賜終不

若四方之第不營也蓋至清愼儆於宸旒恭儉孚於前隸乃如置死生於命歸宗社於天而身徇社稷者兩朝廷百萬之賜義不家藏而獨抱一誠者也身無所藉資於世則視世之爵祿名位毫無所涉於身而已之精神心術可獨輸之於上然而猶有說焉平仲合而後撓覽却步神策賜而後三賊授首蓋機有所握道有所濟交臂而興幟則不必心害其能而特掣其肘同體而異心則不必盡瑣其聽而終縶其足吾欲獨任以圖其便人已紛議而攻其瑕矣吾欲密謀以防其泄人已顯指而摘其隱矣何也天下國家之事非一身一家之事也何

不可共之人而功必自己出也今天下寧端正不失尺寸如霍交不苟合如王操守堅正如裴遊無黨援如畢叱志聰絕繼隆如文九死不移如趙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如司馬必不能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如狄蓋為司馬藪公則行不必成而方可據也事不必濟而迹可尋也議之可以自解按之可以無疑倘欲低佪汙辱之區而責効十數年之後則道未行而名汙志未酬而身退其庸可幾乎今天下避權如焚避勢如膩執事試謂挾震主之威得終其身乎處宵小之中而能自潔乎舉朝欲罷而敢獨任乎寧誹衆口而狥其君乎朝堂之六事既獨能具論人情以更乎處肘腋而能物中使以法乎倘其不能則才不盡才不盡則人主亦無以盡天下之才嗟乎舟不責之長年三老而同舟者許而不戕其維豈其衆胥溺乎而謂此舟何恐觀古今治亂之幾於晋君子有臣鑒焉

武備第三問

萬曆丙午山西鄉試

問晉臣有言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以論當時唐二代先千古而言中矣顧後孟氏亦曰出無敵國外患所見亦同而又先之法家拂士何也大聖人詳內而略外略則有之未聞其遺則外寧亦願治者所樂也意者弭憂之策其在法家拂士與孟氏所言之較於晉臣思遠矣今天下賴 上威靈旁覡四寨間有一二封豕長蛇薦食上國旋就撲滅方內外可不謂敉寧也哉顧有識不能不私憂云將所為法拂者再墨迹未盡與夫治內所以禦外文事必有武備猶備故不得諱言兵泄泄焉日受其蠹以至於盡也今天下可憂者非一端而兵蠹為甚蠹祛則內可無憂外禦其侮此亦救時之要務已諸生晉人也討論邊務誦言之以覿用世之學且上主計者采焉

從古所賦色而不卽愿意者獨武功而 今上取為京觀無難事乞小醜薦食聚而殲旃者以論卽如討夏

平征倭倭遯伐播播殪蓋三駕而三飲至焉愚生也憨安得如長者言 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無亦曰陛下如天之福豈有量哉雖然人有言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讀之重有愁焉而愧不卽入告天之不假易也蓋晉臣范文子之言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夫吳蜀甫兀羊車卽乘淮西方平龍首遂出天下斷斷如也千古得失覆若指掌知言哉愚以為此獨到之言非兼至之言也其說莫善於孟氏法家拂士敵國外患兩語何也夫憂不可有內也而寧可使不外也與哉則是舞干不必兩階濟伐不必六月矣故夫范氏言其

猶不若孟氏言其無憂之國乃亡而一有國可支也請得正言而無諱可乎大底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治者強則國強奉治者弱則國弱今天下殆有弱形而無強勢已其弊起於武略侵敗武弁縮朒柄事者不深惟天下之息耗倓然幾幸旦夕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故至此也蓋我 朝之病病在弱而我 朝之弱弱在兵所為兵蠹者可縷數焉而隱憂可潛祛也緊自 肅皇帝慨復 祖制設五軍神樞樞機三大營總督恊理以下及副叅等若而官亦既宿重兵矣奈何京營將領以罷輭不肖者取具充位夫夫啞視冷局夷於文臣曳裾安坐

其討軍實而申儆之使坐而銷英雄鋒稜之氣蚌也愚以為宜亟簡營將妙選天下勇略忠義之士俾之視營而嚴覈操練教習功次若柯優擢以各邊鎭省總副叅遊有差非此族也不敢其任庶幾將能而兵可使勇乎然而補軍之弊尤可姍也名曰祖役乃轉貿冒頂者比比而是非夫作姦扞罔輩則市井隸胥以賴耳若輩了不識命籠何物卽近增選鋒鮮鍪怒馬以何虆臥旋就朽鈍且而雙饜厚實也人覬幸焉適為豪有力者牟利猾是團營之積耳夫兵不可驟汰而亦不可不漸覈也先臣于肅愍謙稍蘊夷之今視事者若之何其憊憊也

化若四驍勇士以實禁軍　孝宗朝劉忠宣言中銷私
役非是已下其議亾何廢格而厮養養食如故也錦衣
國額二百有五耳頃後游增　世皇從霍詹事韜之
言加芟柞矣而今之緹騎幾且萬也漢元狩元爵問宿
衛擊羌中尉擊[illegible]死事之子孫羽林孤兒亦用以出征
而今有是哉庚戌之變人不受甲籍非達兵將無城下
之盟言之縮舌則胡不以軍隸本兵而錦衣昉故額稍
一汰其冗也夫　國家費百萬漕糧又費鉅萬治河爲
漕運地董董屬厭若輩饒口此可不問何尚謂國有人
猝有不測便議召募郡邑金錢立罄又派及閭左矣則

胡不即以所汰之餉爲召慕籍乎夫各處之兵自足各
處之用九邊一也自影射買閒役占而兵單矣自填撫
假調操以自固將帥假按狀以自便而兵分矣夫兵貴
以實而精政不在多耳古今善用多者惟淮陰侯即楚
名將過三百乘則敗蓋徒多難於約而用寡易於精精
須將與士習士聽將練最深最久已乃有乎而後緩急
可使也設令所招客兵寔繁有徒而將必不能令若用
命即將故所部者剗剔無兟耳苦蔑共黍是能盡法汰
懲一切軍法從事無以目或治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保
無苦予以信平君一爲楚將亾功猶思得趙人用之何

乃今也不甚而戰此與君之士戲耳漢武帝虛耗海內
大戲匈奴匈奴畏漢兵若雷風過陰山未嘗不哭也而
當時士馬物故亦略相當史氏已言之今制損軍以失
機論夫軍有生之氣無死之心其孰樂戰即有梟俊超
距者將亦不敢用爲前茅坐令靡乃公餼爲厥尤無謂
者論級敘功而用錢買級者冒乃滋甚於是收零尾發
隴墓殺已降戮無辜禍莫大焉晏然受延世之賞是二
劍者獨不可一破乎古之爲將者咸[illegible]都試稱比諸法
身親出鬬如鉅鹿昆陽當陽淝水數十戰亾不將爲士
先今則將不知兵卒與敵耳聞之慣臨邊者云何暇言

鬬第分壘時先鋒穩著腳跟足矣夫戰勇氣也我盈則
克恒言岳家軍如山謂難撼云夫大將鼓行而前誰爲
堅者邇所知名鬬將不盡聞而西征兩夫亦其次也就
中亦不無辯大較若輩老行間頗厭言兵肘後金懸意
得矣所謂屍居餘氣耳其投置者尚善飯臏有據盼之
意維是性驚喜屠曲逆所謂道家所禁而李將軍自念
有恨者政坐是耳假使將將若下江南一師誓戒勿殺
而庶可得一當也其它帬屐少年不具論近所爲騰薦
剡若副閫若偏裨盡焉服之子與嘍啫宿將耳樞制大
臣胸眼中應別具數十材官亟宜破格及時推轂若武

制舉一目羅耳焉用張之夫兵陰道也而陽言乎第令有名將矣即不敢望古者跪齋避築禮遣諸重典而節制於鎮撫棄成於監司頃且益之經略監軍矣其何稱專閫得以便宜從事中閫呼吸九天地而夢寐不應泄婁孥者必得請而後行則筴罕并者謂難險度非耶顧今之賞罰亦大不信必矣馬市故覬得胡騎耳金則猶是也牽款叚數頭未交臂而所市者旦就踣今邊城馬髑髏如山望之齊塞草白矣在事者口實水土毋乃借爲堅款云夫儲胥自賂津潤橐外强半以媚虜渠止此也又如金繒歲賞姑且啖之陰爲戰守計則可今遂以

金繒爲干羽乎殷鑒具在宋矣而以四履之擾寄命一虜婦人中朝士何以稱鬚眉楚楚宋人計竊叫之且而不聞已事乎虜小入小利大入大利聽其蹂躪飽蓄鏹綸牲腯而去我兵稍黠者尾其綴鹵掠一二旄倪及交牧孤傷者奪級上首功其被虜搶戮創甚蒙不以聞即聞百不一實所司題覆調停有故套在極之不過治訊貶褫而已涼州之事可爲寒心愚以爲此等法至無赦也而賞格具有可議者丈夫功宗異域爲封侯耳彼其擁獨戎馬間力而徇諸原而虎符鵲印不能竟得之上論報勘覆動經數年柱後惠文單辭齮齕其後封蔭玉

紵位高金多而甕兕之士不名一錢居恆擊數牛饗士市租爲士卒費者又烏有焉志士所爲不顧而唾也夫若是者得徼狹小世宙茂雞人哉不知非常之材代故不乏第所爲非常者不盡用亦不必盡用之還與假之權爾其意中耽耽何所不逐而爪牙鱗角奈伎癢何夫其雄心盛氣牢落不堪安肯埋頭坐百尺樓下咄咄耗事遠不見張元吳近不見平秀吉乎元昊薄遊塞上便有經略西鄙意刻詩挾石而笑於市韓范二公轉盼相失遂已去走西夏抗兵十稔平酋人奴駕長鯨而吞六十六洲寧翅茂堅東訌屬藩羽書押至舉國惴惴焉鄰

震恐索敝賦賴即天亾非緊 朝廷能制其死命此皆耳目至熟何暇論黃巢綠林儔愚以爲大蒐異才宜亟下所司博求功令之外傲越漢故事明示式勇右武之意夫以郭令公亦繇負米科起家人又何可知事又何可量也范仲淹云兩制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邊塞武臣陰求壯勇出羣之士不然耶而又觀天下大勢扼要處思患豫防以示威重如穎濮一帶所在奧緊而徐尤爲南北第一要害從古帝王所發迹而吳楚梁豫四方民所瀧處也又饒山水奧區爲逋逃藪其姦易以叢亦易以匿草竊往往嘯 直劉濞池其近事巳次之爲

荆襄負山抱水北控關洛西咽巴蜀據吳會上游大江南下策應建瓴政英雄用武之地中原虎視在所必爭又次之安德南茹漕而北迫　神京其門戶云此三地者近施中無艮焉謂宜簡宿精兵重臣彈壓春秋旗鼓南北兩甕隱然成犄角之形而建常山之勢是不亦成威神而固吾圉乎先民有言州縣一也有最爲要害者津渡一也有最要隊備者歷考楚漢三國南北朝各用兵亾不扼會據險管夾吾亦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然後可以行軍襲邑使管子知而熟於計也豈可不深念哉昔虢之敗戎於桑田

也卜偃以爲天奪其鑑而益疾楚公子棄疾之克蔡也叔向謂天之假助而降之罰愚生不揣時事竊謂三駕三飲至天有以狃吾　君矣雖然此三醜者不寗堇一隅而驛驛天下煩苦巳甚幸而無再告耳不然天下事未知稅駕何所頃虜狡稱病鳩集區落藉口　封劾要挾市賞情形見巳在事諸臣倘亦有假向之說聞之陛下者乎夫釋虜以爲外懼未爲非算脫出無敵患憂未歇也所爲治厥内以無遺　君父憂則生前所譚數者庶幾徵中焉夫晉唐兩朝巨源私欲釋吳而晉公上憂勤機略矣今日之事當自有法拂其人在生安能知之

君心疑悔　第一問　　萬曆丙午四川

問喆后爲天下計治安則謹始闗幾怕惕惕焉聞嘗得故計之所以適者矣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之與始其義果有異歟夫幾者動之微微必至著始者終之端終未必盡如其始則著焉可忽終焉可玩也何聖人諄諄致戒獨亟謀始而神知幾亦有取始要終語微達著者可幾而速之歟乎代之荒主勿論已乃偏機明哲者闗覺于後見幾先物者後志于云亭仁義既效者漸不終于貞觀鼎精圖治者厭禍始于端康此其失果安在歟毋乃幾不發見始謀靈裝而闗終之策未令歟我　皇上紹天闡繹　鏊精理道心固無一息而怠天下也頃以元孫治慶上聖母徽號　詔罷時政之不便者與海內更始中外歡呼幇手稱　聖顧汗出惟反絲綸不信其故何歟說者竊謂　聖心疑悔交乘而居上臨下聽言行政之間未能粹然無類以故始謀而事不終幾萌而善不若然歟否歟諸生處樸忠有日矣不以此時直攄所韞[illegible]又何須

也惟諸生留意者所及

治亂安危之相反也如陽與陰而其相代也如淵與阪乃人主昧其固然既狃於厝火怡堂之爲快即或知其將然而又憚於改絃易轍之非便於是乎挾巳恣睢循習塗飾卒於拱手待弊而莫可誰何惟夫聖喆之后超然遐覽愁然淵思慮周千祀而明不闇於當先業貽萬全而計不忽乎毫耿未雨徹桑既濟戒衂惕惕焉不敢一日娛焉以嫉者彼誠瞩於始之當謀而幾之不可不蚤見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幾而事之幾莫不有始始者終之端也幾者動之微也使幾動於微而不應於著

事以此始而不以此終則蘖不尋斧折之謂何虺不爲虵摧之謂何川嶽常莫帶礪如故鑄金象物之傳器維至今存可也然而微著始終環流轂轉墨墨乎其相報也就就乎其有所起也轂轂乎莫得其門也孰知夫燔黍捭豚而其後乃有山梁蘭英龍唇麟脯乎孰知夫條桑采蘩而其後乃有雲崑列㻡翡𧝑垂髾乎孰知夫摻尾踏歌而其後乃有爛漫比里陽阿激楚乎語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始之當謀也大都若此矣孰知夫滲然豐滿手足拇動者而國有甲兵之事乎孰知夫服綈於泰山之陽而督烝之都纓繑連伍道路揚塵而

不相見乎孰知夫微鐫而更辭樂不調而折衝千里之外乎語曰其微也易散其未兆也易謀幾之不可不蚤見也大都若此矣不觀之易乎易之序卦訟受於需而象繫之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謙受以豫而辭釋六二之爻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訟者受事而斷也需者卻事而待也當夫天位正中功利不較則飲食宴樂端拱以竢宜也倘天下之勢若燒若焦救之不啻若奉漏沃釜乃猶靳以栝勺曰姑有待彼于血者其何以蘇耶故聖人戒以作事謀始欲其不需而斷也謙者輕巳而敬也豫者恣巳而怠也當夫順動志行民服刑清則

作樂崇德以告成功適也儻天下之勢日中膏肓巳非湯熨針砭之所能及乃猶謝俞扁躭逸樂彼貞疾者其何以瘳耶故聖人戒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欲其不豫而敬也然則敬豫需斷之際其可以忽乎哉能於此而握其幾圖其始則龍不戰野城不復隍而天下可以治而無亂安而無危不然而失其幾忽其始則霜必堅冰豕必躑躅而天下且反治爲亂反安爲危是幾也始也無二義也謹幾也謀始也無兩心也言幾而著可知巳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非幾歟曰無敢戲豫無敢馳驅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曰明德慎罰不敢侮鰥

寡非著歟言始而終可知巳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非始歟曰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曰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曰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非終歟蓋終與始同軸著與幾合節方事之初剏爲始剏未及成而遲回焉躊躇焉則成乃虧之幾[illegible]之更端亦爲始端甫漸開而壅閼焉沮格焉則開乃塞之幾佹而開輒佹而塞佹而成輒佹而虧惙惙乎不以天下爲憂剌剌乎不以萬物爲笑至於亂危之形見始錯愕徬徨欲起而強救之噫亦晚矣此無他惟憒於幾而憒於始是以僨於著而墜於終則謀始豈不貴亟而知幾安得不稱如神

也彼季代之荒主習亂忘危怢不自睹者姑置勿論若
宣帝樞機明愼媲美周宣而乃開三大釁釿炎劉之命
脉光武沉幾先物祀漢配天而乃惑於讖記汚七十二
代之編録唐太宗力行仁義親致泰寧而䟦棄韋弦遂
隳貞觀之風宋神宗勵精圖治追慕唐虞而創行新法
卒釀靖康之禍此四君者皆狃積安之習憚保持之艱
善始而未必善終善作而未必善成尚論者有遺憾焉
我 皇上 紹天闡繹 緝精理道 卽位以來謹幾
慮始設誠致行信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而陋漢唐宋於
下風矣邇者日中不戒美政鮮終幸而 玄穹錫祉

元孫誕毓 皇上見 前星之重暉 聖母之藂慶也
欣然嘉與海內更始有 詔封閉礦洞而稅歸有司已
又 詔補臺諫蒐遺逸釋逮繫蠲逋負倂停將作中外
懽呼額手頌 聖不置其轉溺於豫而需也相顧駭愕
莫測其故則竊謂 聖心有二患又有四蠹故以反汗
爲無傷以 絲綸爲戲語耳二患者何疑志之未釋悔
志之不堅是也夫疑亦胡病堯不以予聞如何疑有鯀
乎成王不以不利孺子疑叔旦乎然諸艱歷試帝位允
陜金縢旣啟繡衮歸周其疑也乃所以爲信也悔亦胡
足貴周穆不悔八駿之遊乎泰穆不恤于殽之敗乎然
呂刑簡乎空言何贖黃鳥一賦三良何辜其悔也乃所
以爲咎也蓋疑若蘊火然蘊火之家三日不燔不爨將
炎炎而上燎及堂構以至不可撲滅此積疑之喩也悔
若嘗毒然一爲所中幸未甚傷當亟治他劑嘔之涤之
以蠲其邪逆設誤而再試則裂肝潰胃必無幸矣此屢
悔之喩也且疑則悔在繩之外悔則疑又在繩之外是
疑與悔不兩存者也乃 皇上緣疑生悔疑之中又復
有疑緣悔生疑悔之中又復有悔嚮之疑在蒲蔄今則
塞淵之愼亦意其負妍取憐矣嚮之疑在市㩦今則鑿
坏之遯亦意其出後分均矣嚮之疑在鄰父請薪今則

一室之間亦嫉姑勃谿矣嚮之疑在岡兩問景今則一
腔之內亦肝膽楚越矣疑而若此何念非疑疑疑相逐
倂疑而悔者倂所未嘗悔與不必悔者毋乃盡疑竇乎
方悔羹沸懲以吹虀俄而屠門大嚼矣方悔輪仆戒以
薺夏俄而長阪䮂驪矣方悔怒敵講以河東俄而又惜
三城矣方悔犢怨歸以汝陽俄而復有二命矣悔而若
此何時非悔悔悔相續倂所悔而疑者倂所未嘗疑與
不必疑者毋乃盡悔端乎夫人中虛員不徑寸神明府
焉而俋開俋塞俋成俋虧一則以之疑猜一則以之悔
創介然之頃而徑寸之地巳若炎若氷夫所謂神明者

若之何而堪之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故於已也必張而
震之方且龍亢於飛方且蘢鎮其室左盼右睞前瞻後
顧誰可心旅寄而股肱使者所恃惟　予一人神聖據
此徵密之營壘耳是謂自予雄其蠹一惟震之故於人
也因訕而稱之方且深淵不脫方且太阿獨持其視槧
槧之印若若之綬不過廟社之芻狗土木之衣冠故搏
執可羈縻可豢畜可禁錮可廉近而堂卑鼠投而器毁
豈顧問哉是謂待下簡其蠹二惟稱之故於言也因觝
而鑠之方且匏堅而無竅方且鱗逆而難攖曰姑備爾
員止矣何無故發大難之端也曰三緘若口可矣何詹

詹間問而與吾短長也單辭衆疏總屬木叡隱規直指
悉是畫脂矣是謂聽諫疎其蠹三惟鑠之故於政也因
狎而械之方且賦芋習徂公之智方且摶黍塞黃口之
啼旋發也又旋收旋與也又旋奪若將然若或然若不
其然令天下之耳目心志眊眊瞶瞶謂　天子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而怨與德莫知所歸是謂行政紊其蠹
四四蠹相因枝連蔓引皆二患之不除爲之根也絕其
根斬其蔓　朕志先定鬼神其依揣羣疑而亾之如雲
翳之盡消始以疑而生悔茲且疑爲信者幾則疑何足
病迷途未遠今是昨非追前悔而震之如日月之重朗
始以悔而生疑茲且悔爲無咎者幾則悔豈不足貴如
是則天可下齊山可藏疾澤可納污而自擴之度必虛
也如是則鹽梅可託造膝可親還贄可見而接下之禮
必周也如是則補牘可奏止輦可受請劍可容而聽言
之道必廣也如是則原可勿取鼓可勿圜珠玉貨賄可
勿與知而政令之行必謹也謀其始而不遺其終愼其
幾而不忽於著不以需勝斷不以豫勝敬以至孝康
文母以至慈貽　文子　文孫以至仁綏天下與萬世
雖易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昔桓公欲致諸侯而不至外
舍而不鼎饋諸婦中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

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堯子曰此聖人
之言也可行也我　皇上誠不一息而忘天下乎則在
乎審之而已

心迹

萬曆丙午四川

問宋儒有言曰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也夫心有指體言者有指用言者是體用皆心也而何以用爲之心體爲之迹耶心爲迹君迹緣心起心生迹生心滅迹滅非彼此對立兩端互據之謂也而何以曰心迹之間耶豈舜跖義利毫末幾希而心迹體用亦間然歟案心之與迹離之則兩非合之則一是有似合而離似離而合有不合而乃以合不離而乃以靜善利曰間心迹亦曰間則不合不離槩同歸而一致款竊意間之爲言特徘徊之歧路倦游之所託耳故或謂鳥飛準繩爲大人之義者或謂舍是與非無用賢聖夫堤不失道者或謂無近名無近刑而緣督以爲經者夜於心迹之間竟何據歟然則所謂有權存焉者果權於心歟權於迹歟抑心與迹併挐而取中歟權權之義不明故舜跖共途義利互競至於進權變權術之說而壹以權宜爲解則心迹離合益不可知矣此其所係非細故也願反覆明辨之

夫顯而可摹者迹乎隱而不可窺者心乎迹惟可摹故結於千容轍於萬徑岐於百致殊於一隅澶漫繽紛各肖其心之所至者皆迹之爲也心惟不可窺故高也懸天下也淪淵織也入薈廣也包眇旁魄充匝總揉其迹之所肇者皆心之爲也然心肖於迹而迹未必盡白其心迹肇於心而心未必盡傳其迹於是聖人之權行焉聖人之權固即聖人之心也而過揣謬度者乃執其迹而駴之以爲異不知聖人亦人耳非能於心迹之外别創一奇詭以愚天下與來世也則何異之與有夫心一而已矣有指體言者則程氏所謂寂然不動胡文定所

謂不起不滅者是也有指用言者則程氏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文定所謂方起方滅者是也其起其滅其不動其遂通其神明爲尸而應迹爲客乎其眞君常存而衆迹輻輳乎故曰惟心無對乃邵康節以用爲心以體爲迹其說何居蓋謂之用者圓融廣徧活潑周通於此乎於彼乎其測其來莫闚其往無在而無乎不在者也故曰用也者心也謂之體者膠止顓拘支疏節滯能爲此不能爲彼居而不遷物而不化有域而各局其域者也故曰體也者迹也心之自爲體用也合未發已發言之也心迹之互爲體用也分已發以後言之也嗟乎使心之於迹如匙勘鑰如璽印塗必以其類其應如響則心可直達迹可徑遂一人持之而千萬人儀之一時搦之而千萬世踰之果何事於權聖人亦何必以權教天下哉顧心之所在有爲義者有爲利者有以義始而以利終者有出乎利而入乎義者其用難以泥也迹之所在有明明趨利者有明明趨義者有陽爲義而陰爲利者有近乎利而實不遠乎義者其體難以執也故心迹兩合堯舜之性湯武之反即雞鳴之孳孳爲善者而究之也心迹兩離戰泓之仁義讓燕之禪受即雞鳴之孳孳爲利者而究之也或似合而離是索胡繩之纚纚

而服戈盈腰者也或似離而合是涔濆濫觴同趨於壑者也或不合而乃以合是方者名圭圓者名璧而孚尹之氣自達者也或不離而乃以離是曾人之惑於愛醜商咄而美其子者也于此毫末于彼尋丈于此尋丈于彼千里此其間何可以無權耶非聖人其誰能修之耶何則聖心至虛虛則天空淵停鳶魚上下而其體無不備焉聖心至實實則雷作雨施草木夭喬而其用無不周焉聖心又至神神則玄雲無定勢亨龍不常儀翕忽代興潛升若瞬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暍迹藏用則無間亦足以從心而其變無不通焉是故曆數可以咨耕稼

之夫神鼎亦可以授敬承之于萬里可以堅聖明之戴戎衣亦可以懸太白之旗可以自亳升陑亦可以遷桐復辟可以負扆履籍亦可以征東破斧可以郤俘墮都亦可以無與石闕無應龍求之數聖人者騰精抗志邈世高趨遐玄極於微茫之中攄妙節于垓埏之表心固皎皎而迹亦昭昭旁行而不流廣騖而不外夫是之謂通變夫是之謂能權固非不合不離姑就心迹依違之間是者半非者半而苟焉託之以自完也聖風寖替異術横厲各爲兼說特論以誣搖一世之人心使人憧憧乎得亾惙惙而不定迷其故性而不自知於是乎有以

鳥飛準繩爲大人之義如管氏之說者夫鳥之還山谿谷既已曲矣而猶名繩焉曰不以小缺爲傷此夫縱棹於川發軔於山不問道南北而必其燕越至乎有以舍是與非無用賢聖塊不失道如慎到之說者夫是非者道之所自聖賢者道之所歸也乃舍而絶之而以塊爲道則必率天下謑髁縱脱若無知之物而後已此夫黄白黑塗耳目毁龍章而入裸壤退英韶而就拊髀乎有以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如莊周之說者夫督在人身爲中央所以貫接上下乃不爲善不爲惡而以善惡之中央爲經彼其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

不敢爲淫僻之行欲自處於材不材之間者以此此夫冬不就温夏不就凊襲首而袒限綌左而絺右自謂能適寒暑之宜乎蓋考其所由入既非堯舜之律核其所自出又非宣尼之經故曼衍無家窮涸無源初不究權之所歸而苟託其心迹以與世陰陽上下耳自三子之說倡而末濫聽熒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故乞墦登壟迹鄰於汚而曰心與由光同潔鑽核持籌迹鄰於貪而曰心與曾史並恬攘袂紾臂迹鄰於爭而曰心與臧札等讓投阱含沙迹鄰於恐而曰心與惠莊比質猶未也巖居川觀淸於迹矣而心未必不懸魏闕揮金郤幣

康於迹矣而心未必不競錐刀牽裾折檻忠於迹矣而心未必能甘鼎鑊送帑分宅厚於迹矣而心未必能忘惠慾猶未也不王不霸而設桓武之間以掉唇吻不清不和而假夷惠之間以宿蘧廬不靳拔毛不摩頂踵而借楊墨之間以鳴堅白不嘐嘐道古不踽踽獨行而竊狂狷之間以立藥臼迹欲有所暴也則微揭其心以示之迹欲有所遁也則堅閟其心以匿之迹欲有所襲也則密調其機心以餂之迹欲有所蹶也則深濬其巧心以攀之情態遷徙如脂如韋倏忽變幻如蜮如魅聖無心而彼亦曰無心聖無迹而彼亦曰無迹聖達權而彼亦曰達權雖大忿乎新豐談笑眞於叔敖壽之莫覈其倪攻之莫得其罅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孰從而辯之噫以此爲權信執事所謂託徘徊之岐路挈心迹以取中而韓安國之兩是蘇味道之模稜皆升堂入室矣今夫國工之爲輪也行澤者欲杅行山者欲侔杅以行澤則是刄以劉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聖人之權譬車之行山澤不甐不附而騁若康莊者其輪輻足恃也彼竊權擬聖者不知杅侔之用而飾轉軫以試於山澤之間車之覆也豈不易哉至於今則又有可異者諱其說於權變權術而壹以權宜爲解夫變非常也術非道也宜則時措而得中安行而合義矣既得中矣既合義矣天下事果何不可爲乎蓋權宜一言始於在　上之口實而下遂憑之以爲法守起於一時之調停而世遂據之以爲凡例是故此比彼推前引後援不宜進而進曰權宜於進耳卽三旌之位何遜耶不宜得而得曰權宜於得耳卽百鎰之投何避耶不宜行而行不宜止而止曰吾權宜於且行且止耳事成吾任其功事不成吾不任其咎卽以　國家爲孤注而一擲之庸何傷耶事事無傷事事可爲及其心幽蠹壞形迹都窮衾影寤寐無以釋其媿赧動履舉措無所施其眉睫有起而攻之者彼且逞桀驁之私騁攻訐之智習反噬之謀恣譸張之說誓天矢日徵小諭大自謂官爵不足愛頭顱不足惜第吾之心迹不白朝之清評鄉之月旦於我謂何蓋初或有中於睚眦儻然自訟今則自簿尉丞而上一掛白簡動卽哆口撫辨公車之章且纍纍矣於戲使人人皆心迹無他則人人皆舜而非跖也何至緩急之材壓　聖天子撫髀之思哉

綱紀第一問　　萬曆丙午雲南鄉試

問詩稱綱紀四方記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故善治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若是乎紀綱之於國重也一緒無遠引即如唐宋有天下未嘗不立綱陳紀爲一代法而建中以後至謂將之號令不行於藩方景祐以後之約而下遼制與也紀綱何在豈其立法之初既有偏重而後陵夷也抑亦偶激而成歟我 國家規模遠過唐宋 太祖高皇帝以天挺英明承勝國陵遲之日尊政典新有緒不容其滌蕩振肅紀綱而推其本又謂任君臣能馭也可得而稍陳歟 列聖相承有恭無極而法久變生勢所必至試觀今日之紀綱何若說者謂政習則弊故易弛又謂操急則激故易變二者孰爲當歟今欲正紀綱而還之周初以無蹈唐宋之季則何道之從

善治天下者先天下以挈其要而合天下以入其維不善治者自頓其維而恐不予操也自縛其衆而恐不予

聽也夫我便其縱則情有所附而愛有所不周人苦其縛則勢有所窮而分有所不顧由是上無所挈以馭世而徒予天下以不可追之法下有所假以作威而天下且予人主以不可制之勢故行意則矯虔爲驕子也而骫法則親信亦草菅也意伸則治民爲草菅也而法絀則亂民亦驕子也夫民窮者法勝民皋匿者民勝法法勝民者國殘民勝法者國亂是何得廢紀綱而不問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記曰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夫天下之勢而定者紀綱四方之望遠而紀綱者王故韓子曰善計天下者視其紀綱之理而治可知也夫紀綱國之維也操步而制衆施近而被遠奉法者賞不勸一善也干紀者誅不懲一惡也故曰一引其紀萬目皆起一引其綱萬目皆張譬之操網者酌有無於所綱時疾徐於所執量輕重於掌握審先後於胸臆故良者出魚乎千仞而不泅明君聚民於九野而不搖若夫宜緩而急操之則施煩而易頓爲中紊矣宜急而緩操之則出澀而難下爲外紛矣收所重於此而代所輕於彼爲獨攬矣藉所輕於彼而失所重於此爲倒持矣然人知中紊易錯而不知外紛招亂也人知倒持難收而不知獨攬生竊也故曰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

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昔者唐懲隋亂徙豪傑置府兵化輕爲重矣乃建中而後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宋懲五代釋兵權於將定更戍於兵化重爲輕矣乃景祐而後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蓋唐以多猜寡恕之主專欲自任而上下遞養以苟歲時即陸贄惓惓於否泰損益而不能易其自有之肺腸宋則怠於久安務爲省事衛士逆而倍於加澤軍卒迕而疑於用法即孫沔惓惓於召名臣詢祖宗之紀綱而不能去其宦寺昵近之私盡翦者再患於所懲而守者蘊蠹於所便則唐宋之規模非

不盡而子孫之計失也我　太祖高皇帝延招羣策以
定天下之法條分庶府以綜天下之務其綰結者甚詳
其煦育者甚渥　列聖相承益培益固在　朝廷則腹
心之運四肢在藩垣則股肱之捍元首有輪運輳集之
安無掣勒韃靳之苦蓋　國勢既重人心既安貞有以
邁唐宋而稱大定矣然法久變生政弛多竊數十年來
降夷屬虜時見跳梁而士譁於伍宗譁於藩青衿譁於
校黃冠譁於窟蒼珉譁於市至近之澒事可爲寒心即
其人旋膏斧鉞而　朝廷之紀綱若澌盡意務其必遂
則激而意習於不必然則又亂也何也逆後日之亂不

難爲藥言而眈目前之安不難爲充耳然上愈不聽而
下愈言小民抱欲逞之心而上愈堅則下激上也下愈
言而上愈不聽　朝廷握民之術而下愈憤則上激
下也下激之而言亂不亂言之不危上習見夫羣臣爲
虛喝而索無不副也則亂上激之而言官不闕其說司
牧不庇其民下習見夫羣吏爲具員而亂不必誅也則
亂由是竭澤責傷心之怨瞤譏成土崩之形上有狎淵
之溺而無馭朽之憂矣下有跛羊之夷而無深塹之警
天善以衷所必投而不入威以愛所獨注而成詘勢欲
其盡張於上則法不必盡行於下始而曲庇其所私終

必至曲釋其所惡矣蓋上既以亂成激下且以激滋亂
如久壅之水橫決爲適常劇之馬旁出爲快然而亂不
可懷也漸不可長也小民不可使生心也大吏不可使
見釁也掊剋不正典於　朝廷而假手於亂民則傷威
也寬恤不先施於無事而謬加於變生則傷恩也嗟乎
與其亂而委之以予亂民無以洩天下之憤而害中朝
之法無寧未亂而除之以安執民可以沛　九重之澤
而結百姓之心與其亂而撫之所宥者叛民令天下操
不必罪之意挾上以不可問之勢而怨結於心無寧未
亂而撫之所恤者執民執不可蘖之權綏天下以不可

測之恩而感浹於胥然而正紀綱者去其激而已去其
激者防其亂而已昔我　高皇帝謂侍臣王禕曰法度
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然必明禮義正人
心厚風俗以爲本夫人情之橫溢何窮風氣之漸磨無
已彼其頓天綱以快雄心遺世纓而耳戎首唯是氣勢
相加武力相豪裂眥瞋目相雄長背公死黨相盟誓故
禮義不辨則屨可加梳冠可苴履少長不以禮安問卑
尊子父相訴誶安問吏民故槖鞬之禮受而擐甲冑者
知方則欒糾之訓禮可循也人心未正則犢或可佩丸
亦可探志銛而竿挺爲鋌腹劍而城市爲壘故鉤鉏之

持衆而弄潢池者始塞則元聊之恤民可循也風俗未厚則悍僕可以格貴翁阜侮可以陵冠冕一卒譟而衆伍相譁一隅起而諸方相効故領軍之第焚而歎亂始者生心則司馬之警習可循也然非徒求之民也抑亦先求之上也我　高皇帝之詔魏鑑者曰君能馭臣臣能馭吏則治不能則亂夫馭吏者在　主上自重其權勿中紏而外紛以瀹亂於緩急之間令人得爲竊而我不能不爲撓卒以獨攬之名受倒持之實且　主上所爲百諫而百不聽以權自我操耳然始奪文吏之體貌以授中涓而不一問則權在中涓而不在我終棄中涓

之威力以授亂民而不敢問則權又在亂民而不在我然則向之所謂攬權者緩於文吏而竊於宦豎也孰於執獨而撓於驁悍也法非盡行也權非盡操也愚以爲欲收天下之權以總紀綱於上而下不得爲竊在以天下之權各予天下之職以佐紀綱於下而上不終至於撓生滇產也請無言　廟堂而言滇夫滇之吏自督撫而守令皆奉　明命而寄一方者也肘有掣而不得專腕有扼而不得售世臣棠鞭貫而不能釋小民臥膏火而不能從亟言之曰張皇正言之曰迂闊夫體不足以鎮人心何以息發蒙振落之議力不足以回　宸衷何

以慰持[illegible]望者之思然則天下之亂生而紀綱紊固洵也而實[illegible]也愚竊謂吏土者宜選其品望重其羽儀飭其廉隅專其委信勿以維谷傷彈壓之體勿以刻核傷任事之衷利民而請則聽其予之勿猜其市恩害民而請則聽其除之勿疑其避怨懸彰癉之的於掌上勿淆黜良之衡運臂指之權於域中勿釀陔盤之漸蓋君人者不侵其權而後吏土者得行其志大吏不撓其法而後小民得澤其膏當是時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既無所容而抗敝之民一旦躍治則有　天子之法在而不少借何也恩在上法可在民也則馭臣之法也嗟乎

朝廷之紀綱所以常張而不亂唯足生殺予奪之權至於人不樂生而顧死則權有所不能制然則振紀綱者唯在自重其權以善馭臣使天下樂生而足矣

議論第三問　　萬曆丙午貴州鄉試

問議論之行於世猶日星之行於天也顧爲君子小人者不同而議論亦隨之均之一人也有淮西之議者有爪李懷光之進者均之衆議也有采之涼州無恙有狥之而維州卒棄者有獨與衆相參而定澶淵之役者有規隨相仍而治者有倡護法沙門而亂者有上殿相爭下殿不失和氣者有同呂祉片言之構遂憤不與同朝者有主金城屯田始爭之而後嘉其計者有主款議論相矛盾而卒相成者歷代之爭其得失可考鏡與然未若井陵雜糅之甚敝且移之國矣今聖明在御公道大明邇來發言盈廷幾成聚訟分朋排擊沸如熱釜有識者抱漢宋末年之憂然與否與昔人欲禁小臣議論竪罷稍病不分黑白其說亦可行於今與治絲而棼之則亂塞川而障之則潰抑別有導和窒隙者在乎廟相與宪之執事者敬爲說以聞矣

國家盛在有形而患在無形無形之患何蘇子所稱治平無事而實有不測之憂者蓋世運常淳矣倏而之漓人心常恬矣倏而之潰此非有端倪朕兆可推而尋也則議論之藉藉爲之也嗟呼議論之行於世也如日月星辰之行於天也天無日星蒙蒙耳世無議論瞶瞶耳議論可獨黜乎哉然而非盡然之論也議論止於理耳而人自爲歧甚然紛棼有公議有私議有清議有橫議君子主公議以維世而本之以瞬然之衷則公出而清附之小人倡私議以自爲而恣之以無忌憚之習遂激之爲橫耳顧君子有品流小人亦有差等有盛世之君子有叔世之君子落落穆穆如王在璞盛世之君子也皎皎錚錚如刃發硎叔世之君子也寧惟君子有盛世之小人亦有叔世之小人盛世之小人與時陰陽者也竽唱瑟隨者也羊質虎皮者也鮒入鯢居者也叔世之小人險如山川者也疾如風雨者也乘人鬭捷者也喙長三尺者也二者若枘鑿然以君子遇小人則爭矣遇叔世之小人則尤爭矣故有時乎君子以議論覓小人小人亦時以議論抗君子有時乎爲君子所持而小人之論窘亦有時乎爲小人所持而君子之論窮夫議論亦何常之有大都主于公而已協之公論而協出于獨可也出于衆可也以獨合衆以衆參獨亦可也出于同可也出于異可也始同而終異始異而終同亦可也試舉其概淮西之議裴中令以爲宜斷此獨之公也若李懷光入朝盧杞以一人沮之則獨而僨矣涼州之議郎中虞詡議曰涼州三輔之左臂棄之不可於是太尉張禹從焉而西州無恙此采衆議而得者也當悉怛謀以維州降也李德裕業已據之拒自牛氏之黨而中原之右壤卒淪于吐蕃則狥衆議而失矣澶淵之役始于萊公繼而高瓊畢士安贊之以暨于六軍之歡呼則獨而合衆衆而可以參獨矣曹參爲相守鄭侯畫一之法而漢治也同之益也若熙寧之後倡爲護法沙門則同而

以水濟水矣富弼歐陽修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
氣此異之益也若趙鼎張浚其初固延蹕相慕者也因
呂祉片言之構遂事事相左至憤不與同朝則異如水
火不並立矣趙充國王金城屯田以困羌與兩將軍斷
斷爭之後羌卒服而復推其策爲至計种主仲淹於西
夏一主款一主戰持論亦自不同而先後出鎭始終相
成則異而不害於同同而不妨於異矣此雖互有絀伸
互有得失乎總未若甘陵雒蜀之爲裂漢自桓靈政荒
而甘陵南北郡兩家賓客各相標榜其究也不足以供
侯覽曹節之一逞是諸君子以議論與國事爲注也宋

策衍　卷三十三　三十四

以忠厚待士士咸得伸其口舌寶元慶曆之間談鋒漸
起迫不激而爲紹聖醸而爲靖康其究也章蔡之徒復
得乘其間而諸君子卒自鬩於墻也則宋之衰也亦以
議論爲之嚆矢也今天下　聖明在御忠藎滿朝語公
議則猶可批也忌可觸也　上有所獨是而或泥之也
上有所獨非而或拂之也語清議則冠可掛也不可
溺也鼎可烹也不可餍也凡所以清賢奸之辨消水火
之形[illegible]顯之諫奪節甫之魄謂非議論爲之轂扶也
不可然而亦有攘之爲私激之爲橫用以搖國是而熒
主聽以正言而毋諱焉一事也未悉其利害而此曰

爲甲彼必曰爲乙一人也未定其是非而此曰無祖右
彼必曰無祖右此借之以攻彼彼借之以攻此正辛全
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則忤甚也名公器也不
可多取迴飛耳以捷得其情而先發以爲功噬口以求
信其說而後息以爲勝必欲申其曹空其對而後可正
荀子所謂若焦若燒則兢甚也天下事原非一家私議
迴趣合則以椒爲蘭見分則毀夷爲跖必欲天下出其
宇下附其涎餘而後可鄭人鬻矛而譽盾能兩售哉則
忮甚也事難百勝人無全美乃以小醜而滅大義以細
譴而責大行昔人謂律已以繩待人用栿今咸反是則

策衍　卷三十三　三十五

刻甚也大道甚夷本無回曲灼見其實按其狀而切責
之可也迴寓崄崎於隱語藏非刺於恢諧如白馬孤犢
之辨去形存名去名用形而不可方物則幻甚也又如
一事也自有原委張其說而羅織以訛言一議也自有
指歸攝其聱而撫靡以臆說欲樹巳之幟而因爲市虎
之讒然結人之知而故爲投杼之謗則傾危之漸也無
端而聽不疾而呻新進少年以詆訶前輩爲風采卑官
庶僚以保持長官爲能事究將算門主賓之人而皆喉
其上則陵逼之漸也此其端皆起於世道有偏重閑論
有半野有如一人焉開平津之閣而不能斷掃門之客

廢勉□之館而不能謝入幕之賓耳目既狹是非易眩
而借□羽毛入其門戶者復影響於聲跡之間於是有
一譽而自和有一毀而百排始乎私卒乎橫種種辨駁
而未始有極則奈何不鑒於漢宋之故歟哉漢有南北
部而後中人乘之宋有維蜀黨而後小人乘之今猶幸
朝無南北之卻政無新舊之釁耳至於議論繁囂已
津津乎萌之孽芽而露之局面矣筵惟萌之且又過焉
何也漢之議論不過以抗督相矯今則外峻城府衷實
腈韋者也漢人矯而今人儉也宋之議論猶以清濁分
流爲彼者攻此爲此者攻彼今則壎篪其聲谿谷其意

者也宋人可測而今人不可測也嗟乎人臣持論度利
國家不耳至於儉至於不可測百相猜也百相齮也百
相軋也安得不互相熬煎推蕩以并至於盡乎然而於
國家亦有不利者焉何以明其然也天下之政出於一
一則尊二則擅參則紛以人情無涯之知故令家具一
甲乙人操一雌黃棄舍盈庭遂以紛紛縮縮而無所稅
駕此其憂在散逸討失聽熒視因指亂必然之晝可一
朝而裁且以歲月淹矣不必然之慮當兩言而決復以
踟躕沮矣議者卑人之肘被議者必思逃人之口天下
弊於議論主術疎於成功此其憂在廢弛處畏隹之地

無擇音之功凡情類厭繁囂而況咽喉之一脈彼其嗇
口緩頰用缶納牖幸遭　主上之一悟猶然飭譎誑以
二三其說俾國論愈爭而愈不定人主萬聽而萬不當
辟之大旱之後蒸雲乍布一霓出而障之愚又以爲憂
在壅塞也夫此三憂者國家之大禁也而其敝兆於五
甚釀於二毒此其關係何如可任其日熾日潰而不爲
之省哉議論宜省也而爲省議論之說非所以省議論
也語曰戰戒於三鼓忌其竭也今議論之震撼撞擊於
世也甚矣無亦三鼓之候乎值將竭之候厲川防之禁
則有劇而盡耳李德裕欲禁小臣議論蘇軾稱其得體

豈可爲訓至若李文靖之罷言利病韓魏公之不分黑
白均之救時之言非至一之論也何也公議伸則私議
絀清議明則橫議息若水之滅火若雪之見晛不兩存
者也今也忠佞雜蕘賢不肖糅亂凡有指謫盡比摶風
矣凡有疏揭盡成沃石矣澤之涸也農夫憂其秋穫而
鵜鶘以爲利也玄陰翳晦貧女憂其夜績而蟲蚋以爲
時也又何惑乎議論之紛紛有如是者明詔之以爲是
非者明詔之以爲非詔之是者用其人并用其言詔之
非者置其言不并棄其人則君子願磬竭其長而小人
亦不能掩蓋其短故開言路者正所以息議論也其言

當核在被言者之人言不當核在言事者之言議而當
者效議而不當者亦效將斟酌救過之不暇孰敢矜
兆而擬隋珠乎故　下章奏者正所以杜議論也嗟乎
標榜非能禍漢漢實以標榜自禍議論非能弱宋宋實
以議論自弱今天下下鶩於聚訟　上鶩於靜攝操釜
鬲而闗其口徒使務激負氣之士獨持高論陰執天下
低昂之權而都人士亦嘖嘖艷焉竊恐君厨之號大著
而黨錮釀禍牛李之難不解而白馬流毒是又愚生之
所不忍言矣

議法　策問　萬曆丙午貴州鄉試

問御世之權必先議法顧事有緩急勢有權宜有創
於先王而後世失焉者有更於今日而與世安焉
者皆不可不講求也我　太祖高皇帝規天條地
煢創大猷然亦有鑒前代之敝法焉　聖制之善
制宜行之困自有道歟　今天下有如輸卒相隨
衛營初制行廢必由焉若鹽法屯田條鞭免役是
也　國初募商給引召民墾土以實邊儲最稱善
法乃變輸粟為輸金變本色為折色請乞一不足
輒屁巾呼之敝法之由可得備數免役條議自
世廟時議行之遂著爲令甲人人稱便而輒自憂
其後夫豎法無難於復也第一復本色則歲輸百
萬金錢皆無從入將何以抵歲額乎竊觀與臺鄭
還之臣多有強之受募不險年而流從幾半其故
有可言者歟大都作述利而損長疲博裁減之名
而隱流敝之漸兩者與國計民生均無當焉茲欲
使驗者復行行者復久其術安在諸士其詳言之

琴不必變下之桐期於清越矣不必肅慎之貢期於銛
利劍期割斷不期於歐冶鏡期朗徹不期於秦匜法期
於便民不期于遠近故有百年之便利偶姍滅於一人
遂揣揣焉沿爲積習而不知返者此不善遵法之過也
有數年之流弊幸改圖於一旦復敝敝焉務爲矯激而
令其難行者此不善修法之過也往代無論已　高皇
帝神聖統天經緯往制潤色大猷如糊名取士武舉之
遺制也循年格除官崔亮之選授也兩稅三限楊炎之敝
法也保甲連坐商鞅之陋規也此數法者在前代行之
皆基禍釀亂遂貽不美之名在　國朝行之率收功見
效竟成一代之治此如良醫按法投劑蓄可破鬱砒可

驅毒痡所用何如耳小大相維鴻纖具備樹隆立極於
古鮮儷矣邇年以來弊竇漸滋幾於隳壞故有行之洪
永變之中葉今當議復者無如屯田之由闕而無也鹽
法之變本色而折也又有　國初未善至嘉靖以後一
變而善今當議守者無如變租庸徭役而爲免役條鞭
也夫屯鹽雖分爲兩事免役與條鞭雖分爲兩法其實
若輔車相倚銜轡相錯鹽法舉而屯田隨之也條鞭行
而免役隨之也故欲舉屯田當講求鹽法欲行免役當
善守條鞭以鹽法言之課司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分地
淮浙齊晉之課導給邊餉洪永間每鹽一引輸粟不過

二斗今商人自貯於邊計粟領引蓋倣唐宋之意而規
制爲[illegible]善矣爲商賈者利其息之饒也遂不愛重貲召
民舉[illegible]自具牛種自理阡陌自築墩堡邊儌之上人煙
稠密[illegible]飽馬騰殷富之風比于內地可以減漕運寬東
南也[illegible]使溝澮代金湯限虜騎也可省募戍停勾補也
一舉[illegible]而數利集焉豈非所謂徑而易行約而無窮者哉
自變[illegible]粟爲輸金而邊計一壞自變本色爲折色而邊
計再[illegible]變輸金者以爲其入倍于輸粟不知自[illegible]金之
例開[illegible]商賈撤業邊田之墾者荒矣邊民之耕者逃矣
邊城之墩堡壞矣胡騎之南牧者坦然如履無人之境

矣變折色者以爲其解易於本色不知自折色之例開
而邊粟[illegible]貴斗米且百錢矣甚而斗米百錢倍之矣及其
甚卽積錢如山積金如土而米無從糴矣幸而二三年
謐　天子受計於甘泉萬國灌輸於　幾甸習以爲常
無足怪者其或災荒荐至鴻鴈哀鳴赤子龍蛇咽喉有
哽當事者安能爲無米之炊欲免脫巾之呼得乎哉故
論事於今日不勝邊供之詘儻毅然振刷焉入粟關塞
以實邊儲則惟在復鹽法之舊而已以條鞭言之　國
初令甲自租庸調以外而驛傳徭役皆出編審驛傳十
年一編徭役三年一編編審之權屬之縣令安得人人

而秉公從事焉一狥請託通賄賂吏胥乘間以高下姦
民叢計以隱匿於是富者不役貧者役矣巧者不役拙
者役矣豪有力者不役孱懦善柔者役矣甚至有曠日
之値空役之徵襍然多岐村甿田畯墮其計中以爲固
然故役而勝則傾家役而不勝遂棄産徙且死而田廬
井舍皆拱手畀之它人矣一法而數害叢焉法於是乎
窮矣窮則變於是當　世廟時有定爲免役條鞭之法
得　請而行之一方又得　請而遍行之天下免役者
列廚饌之款郵遞之數及輿臺廝隸之類分門別戶徵
銀於民官司自爲顧募而民不復從役於公庭焉條鞭

者總供億之煩廩餼之費輕齎解輸之需算緡計籌官司自爲收支而民不復聽命于編審焉彼民惟照糧輸銀銀完而事畢矣其數之畫一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權貴無所容其請豪右無所容其賄吏胥無所容其高下之手而民自本分應輸外諸不經浪費皆一洗而空之迄于今羅網彌天斧斤遍地匹夫斷命于錢布無辜自盡於誅求將不止一路傷心而萬姓刺骨矣當懸磬仳離之日猶僅僅支吾不至盡困者不可謂非此法之貽也故論民於今日獨不勝小東之嗟而欲從凋瘵之後防侵蝕之虞者惟善保條鞭之常而已夫入粟實邊有識者已豫言之矣所以首鼠而不復者特以鹺司歲輸百萬金錢入鏃內帑非此無以足其額也初不審其倖近利而捐長算也且　國家歲益侈浮濫焉稍清汰之自可補鹺司之入如緹騎之冗員中貴之冗匠大官之冗役番戍之冗食吏胥之冗費　國家曾何得其半臂之力及按期索糈若持券責償然故大倉非不豐盈也自此輦泥沙而蠹之忽蕩焉如掃矣即使山河盡變爲金抑安能當此閭尾之洩也草木盡化爲粟抑安能供此蠹蝕之耗也宜斟酌舊額抵歲解額焉額充矣可以募商給引召民墾荒矣而又於沃河瀕設田畯勸農上

田棄畝下田棄畎土不備墾辟在司寇其民無遺力也而又辨土宜教樹藝雜蒔五穀以備災害草必盡墾土必盡闢其地無遺利也而又令有司親驗扈畛精覈版籍陳乞者歸官侵占者復業　宮莊　賜田不得蠶食民間也遲之三年邊土漸墾邊民漸富邊粟漸多自然年例可免挽運可捐洪永間寓兵於農之政將復見於今日矣昔齊有東郭氏者猶豫多欲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曰吾將以求封也弗與其徒怒而去之宋夫金未必有也而先亡其徒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者也今欲議復本色而獨恡商賈歲輸之入其見安所出東郭氏上乎法必慎經久之規而後行之無礙今條鞭之行既已如流水矣而懸陰察世俗之趨則虞其有欲壞之漸蓋槩量析澹之見非龐此積羨無以博清名初不審其務裁減而成刻削也何也凡庶人而役公府非必其大有力也多捉襟露肘家鮮擔石之儲者也不然而苦稼穡末習微儲胥以冀一飽者也懸旦旦之命於尺布斗粟間所賴上之人逐款顧役又算役計直而後不愛頂踵爲公家使耳今有一役於此料量不究其直得失不商其[illegible]始議歲值十金今減而予六金矣始議歲值五金今減而予三金矣始議敗歲給今遲之數稔猶懸

懸如曲之至歲女之待年矣曾不思吏為刀俎民為魚肉異日之苦可虞也朝貸富室暮起子錢銷膏之苦可虞也呼羊羵首葛屨履霜踉蹌之苦可虞也餙廚傳而稱過客刻騶馭以供差使騷驛之苦可虞也故始猶吞聲就役力一不勝隨而轉徙之四方視逃募如逃盜矣官府鞭策之威能驅逃民終服事乎勢不得不改議以廢募節嗇本以恤民而重累之困裁減原期善法而反速之壞孰權輕重而階之厲也昔有贖人於鄰國者受金于府子貢辭焉孔子歎曰使魯人不復贖人者必自賜始矣劉晏理財江淮間創造舟航必倍其直或以為

浮費曰直厚則船堅而耐久視減直而速壞者所得多矣夫孔子欲存贖人之法則不許辭金劉晏欲收久遠之利遂不恤厚直今之務裁減之名以速其壞者毋廼辭贖人之金而薄造舟之直者乎誠願今之在事者思
祖宗垂創之意考事例更變之由可復則復勿以補偏為多事可因則因勿以節嗇為省事則載芟良耜之頌比隆於成周忿慾忿勞之風復見於今日又何暇慮生之喋喋也

黔事　第五問　　萬曆丙午貴州鄉試

問貴筑古既脫地鶴鶩荒獷素稱多變往代姑置勿論　羽與歲德旁嚕勇役郎地歸諸版圖與諸蕃圻迨其後未免條服條叛此其詳可得聞與抑若上甫狂狡不戢擾戈逆執事者之顏行　皇上赫然震怒不崇朝而搗其巢截除所書　聖武功二百年來所未有也而說者猶有過計謂安揚世好諛比平原千里郎州一旦盡滅寧無狐兎之悲邪且攻播之役實效左臂焉迫之全黔論之分地而後制其不它今且二三其先譁矣能保其無塈且疑與頑者族子以地來投矣果莠之者自有人與蘖爾羅甸不啻我一大郡黛忿茲蠢動豈其不能創罔亦念吾爪牙赤子別末所以撫戢之術與黔陽環遠諸夷歲苦之其長老論遺事盡悵策諸生必有聞矣願詳著於篇

天下有事則論勢天下無事則論機兩人相搏弱者先敗此可謂之勢也弗敢我兢力而目實耽耽弗敢我爭

長而心未帖帖此可不謂之勢也機也勢即大有事而可用其防機若略無事而實不可狃沼吳者越也羈棲會稽之山所謂一旅埤允魚遊沸鼎者也勝燕者齊也逃遁二城之中所謂僅以身免卵累木立者也故力不問勁弱有肯傑焉舉足便左右者也事不論隱見有窾會焉一發便不收也以此言機可畏乎不可畏乎此執事所以為黔近日深憂至計也夫黔古既脫地於古為西南夷傳言西南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乃其族左言雕結不入職方楚莊蹻略定其地始通五尺道諸國頗置吏焉至漢羈縻之稍令自葆就耳然猶與中國抗也

明興德威旁暨連四海以爲帶而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剪牂牁之地歸諸版圖因設土司而授之官俾世守之已又郡衛其要地而編氓什伍乎其人民蓋靡不奉
威靈而服徭役矣然而蠻獠之窟穴自在也雕結卉服刻木吹匏之俗猶然未改也互相雄長擾我邊鄙以香爐山苗之在正統焉而叛東苗諸寨之在景泰焉而叛普安米魯之在弘治焉而叛阿賈阿札之在正德焉而叛總之以漫無統馭之殊夷憑恃其險阻以蕞爾一路之弱藩難制其死命少有可乘則彼且螯毒彼且鴟張一議大創不鳥散粵西則豕突崆峒安能羈縻之以

終馴其飛颺猙噬之性邪頃者土酋狂狡操戈逆執事之顏行　皇上赫然震怒遣大師出擊不崇朝而搗其巢殲除殆盡　武功之大二百年所罕見也乃執事猶惓惓焉爲安氏計毋亦不見其勢而見其機乎愚生蓋深有以窺其故矣夫自靄翠內屬後領夷羅民四十八部者安氏邪寧謐不擾得諸部心者安氏邪羅羅狗耳龍仲宋蔡卭水之地南丹烏羿之衆視聲息爲靜燥占影嚮而覬望者安氏邪二百年來爲不侵不叛之臣世稟我　國家約束然而以語於龍仲宋蔡諸酋縱時有讎殺畢竟其氣味近也以語於我中國縱俛首受約束

畢竟其族類隔也以語於蜀播州諸酋縱越在異壤而我之仇讎實彼之婚姻我門庭之憂實彼輔車之藉當日樂源肇亂我師奮擊驅精銳千餘衆殞首烏江自茲黔蜀之士鮮不見弓影而疑蛇聞鶴唳而疑師矣乃安氏者不惟不爲難而且奉銅盤之盟効左臂之力一鼓有大水田之捷再鼓有桃溪衕之捷豈區區夙忿能離其好哉蓋至千里郎州一旦燼落比屋遍燒積骸若陵彼雖淫狡之性豈盡恝然無平原之想邪而況夫息壤在彼銅盤具存楚約已堅商於未割至此而謂安氏之心帖帖者誰其信之也且也龍里白納執與容山遵義

當其疆盛嶔屼山麓迤邐爲道一九封谷百二溪酋而今都作烏有同類俱傷取譬其遠子孑孤懸四面臨大而謂安之心旦夕晏然者又誰其信之也夫息壤之盟不終易於跫以小介於其大易於疑莫甚於跫莫可畏於疑嗟乎伊雒野祭辛有懷百年之憂羌胡雲擾晉室釀中原之患在事者顧可甚其疑而益之跫也頃順臣以地投蜀矣夫順臣安氏之豎子也在黔名逃朽在蜀名順臣此其來也非果懷德而來其以國情輸我也又非果凌逼而來實效悉怛謀之爲也無抑近播諸梟以豎子爲奇貨遂爲此舉我　國家萬里幅幀原不藉夷

方掌大地增我式廓況豎子近安氏卧榻側實以地嘗
我爲安氏難耳此舉也寧惟令豎子維谷且開兵端而
傷羈縻之至意何以明其然也喜則鳥集怒則麕散諸
夷皆然而可獨疑於安一蠶食其壚安不得安枕卧矣
挺而走險龐附藩勢不能坐斃　國家必復有昆明
姑繒之師夫以　天威之熚赫張撻伐於彈丸之區直
杖馬箠下之耳然而　國家御醜虜自有機括焉史稱
漢過不先掌掌中國而輕渝好使彼負我以曲非所以
爲信也人事弗起不爲之始無故㣔擾非所以爲智也
天地生物各有寧宇卽蝡飛蠕動跂行喙息之屬要亦

令之各安其所彼幽崖巨箐固諸酋之窟藪也偃卧於
其鄉飲食於其處非一日矣無故扼其背吭腋其膏血
俾無噍類如播酋而後已乎非所以爲仁也昔突厥氏
儀奇瘦孱臣多勸太宗擊之太宗曰新與人謀而背之
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夫突厥遠
在中國之外安氏近在中國之內世爲貢賦之臣不敢
則叛也其猶吾爪牙赤子也太宗雖英雄自命而霸
氣之餘與我　國家乾坤函蓋施生在宥者較之懸矣
比於弩機差以米則不發解牛失其腠則刀介奈何輕
鬬之隙此豎子之遺歸誘人之處分當事者寧獨安安

氏心班固曰來則臣去則備慕義而貢獻則羈縻勿絕
夫羈縻云者取義於馭馬之法爲言也王人之馬奔踶
不任控御不欲縻勿秣以飼之則縱之郊坰又慮其逸
也姑從而縶維之使不至於走壙焉可也乃若在櫪而
服鹽車者不然制之燔烙御之銜轡習之與銜俾其馴
擾調良合馳驅之法而後可安氏久已入我銜轡而爲
在櫪之馬矣跳梁不生正當開誠納之捐細故以包容
之耳試提其名而較臣妾蛾伏之謹孰與驚遐杌士之
爲虐挈其貢而籌征租納貢之利孰與裹糧頓甲之爲
擾安安氏所以安黔安黔所以養　國家和平之福也

若是則愚生慮安氏之墾且疑可長恃無虞心邪或亦
有時操時縱玩弄於股掌上者邪　一部負固蝸彊專
爲逋逃藪甚則椎埋爲姦探其舍珠而發焉以逞荼毒
慘矣自隸都勻後而江外夭壩諸塞亦隨望風震懾此
往事也酋可長以制部落獨不可以互相制邪蓋蠻獠
之類種族繁多安處一焉有若紅黑銅石諸苗非與安
氏角力稱雄者邪若普安金筑凱獐諸苗非與安氏接
壤聯絡者邪梟獍之資不忘鬬格向背離合原不盡同
也頑者逆播蕩平諸酋奪魄儻有憑阻作昏蹂躪我邊
徼者乎　一酋開釁諸酋或至騷繹　一酋破亡諸酋必至

齒寒凡忿其猖猾疾其招變欲摧其輪而笞之背者固
自有同情也吾料夷之情察其分合偵其雌雄隨以
國威馳一檄傳諭而翕張其閒首及安氏曰殷監不
遠茲以後有如焚烏蒙侵永甯越境稱兵者寘三尺不
赦次及諸酋俾其自分部落自爲保伍無使統攝如鑿
弓臥鼓一酋寧近酋者各勞 賜文告有差如猖獗弗
靖一酋動近酋者亦各芟夷蘊崇之有差左投左制右
投右掣前哭則有露拳向者前焉後蹶則有錯趾蹋者
後焉彼安氏者方且狼顧而內自虞方且狐尾而寧處
後於以銷萌窒隙坐伐夷謀其庶幾乎適來硍仲諸苗

跳跋聚蹛枕作新木擬竿態行旅騷然在事諸臣忿其
猖猾露檄而請奉 天威厲吾武節一創艾之不踰月
來遂刈大憝而地方肅清何渠至尾解魚潰不可收拾
邪抑更有說焉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黔之茅土延
袤幾何車徒甲乘稱之䕺粟糧餉稱之與諸酋環列而
處安所制其死命故一有烽燧之警則徵發之檄不馳
之川粵則馳之雲廣是黔以孱弱累諸藩也與其以黔
累諸藩不若諸藩於隣黔之處各割少許用壯黔之式
微且蜀則轉饟以供歲爲解額矣楚遣戍髦隸黔之澤
宫矣徵其賦而捐其土非制也宅役於黔而賦壞於楚

非制也損有餘補不足愚生蓋深望秉 國成者以天
之道處黔矣奈之何恪一全播也

相任第二問　　　　萬曆丁未會試

問：書言以古爲監可見興亡然監遠無如監近故殷監夏周監殷賈山借秦以喻漢玄成援隋以誡唐所從來矣我 國家接胡元之敝監不在遠太祖高皇帝嘗與侍臣議勝國覆轍所繇一言蔽之曰廢弛故懃懃懇懇力振頹風二百年來 神靈震疊如一日其指要有可窺測歟邇者承平久杞人過計或謂明作功少苟且政多漸且入廢弛勢所由來與勝國將無同歟否歟夫 高皇帝勵精圖治以懲之至於今乃玩日愒月以踵之其咎安在書言熙載首咨宅揆詩戒宣猷先慎考相豈樞輔之地承元首而康庶事者尤當任其責歟夫惟任然後可責昔人謂任之以禮乃可責之如法又謂任一人則政專任多人則相倚果有當歟或謂國有任臣則治有重臣則危或謂重臣不可無權臣不可有夫諱權諱重而可言任歟弗專任而可獨責歟弗專責而廢弛之勢將無相推相諉而廢所弛歟今欲鑒勝國所以失原 國家所以得任人以奮起事功將何所夾而可

今天下之患莫甚於廢弛尤莫甚於廢弛而莫知其所由然尤莫甚於知所由然而莫敢言其然夫國之爲國者政事也今天下非無政事然無如苟且因循者多也似有政事而無政事也無政事是不有其國也故曰患莫甚於廢弛政事所由領理者人才也今天下非無人才然往往媮食視陰相伎相推以入於廢弛詰之而莫肯任其咎也故曰莫甚於廢弛而莫知其所由然人才所由奮振者委任也今天下非無委任然且結納掣肘振掉不自由明知廢弛所從來而終莫敢言任也發於當事之口則若招權而賫重旁觀言之又若附下而借賫招權賫重附下借賫是人主所大惡而人臣所大忌也故曰莫甚於知所由廢弛而莫敢言其然宜乎執事惘然有深鑒也請先原勝國所以失與 國家所以得而後事勢相循之故可得而言矣蓋殷革夏命則曰監彼夏王周反商政則曰咨汝殷商賈山借秦以喻漢玄成援隋以誡唐蓋典朝與勝國風氣漸染最易故懲之宜亟也我 國家紹百王之統而實接胡元之敝覆轍之鑒宜不在遠矣 高皇帝悼元季淪喪嘗與侍臣推求其故或言元政失之寬 高皇帝曰聞以寬得之未聞以寬失之元季喪亂正由廢弛耳愚嘗反覆元事

恭繹 聖訓蓋元起朔漠僭閏統一代經制匪立胡風沿習弗革迨至正之君天降滔德百度日隳其大者則在委任非人師尹多辟燕帖木別兒怯哈麻搠思監之倫皆凶憸小人更進用事復怵阿魯輝伽璘邪說深居縱逸是以威福外竊賄賂公行選舉陵遲紀綱倒置賞可無功罰可有罪免法令飭而愈弛盜賊撫而日多而元社屋矣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勝國所以失也 高皇帝親見胡元之亂又數覽觀元史灼鑒廢弛所由於是振長策規來禩分中書而六散樞密而五稟然抑控在手魁柄獨持而其大者則尤在懃懃懇

懇以精意盡下使賢才不得不為軫心効力故能經制大備憲度修明聲靈赫濯震耀千古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高皇帝所以得也蓋勝國以惰窳縱詭隨似寬而實非寬　高皇帝以精神為震疊似嚴而非徒嚴此得失大致也夫　高皇帝殫精竭思將萬世為量乃今餘二百年耳倫制未改而明作浸非形體雖強而精神已疲苶矣執事試覩今之天下所為精明奮振之氣餘幾名實若摶沙上下若跌盭吏治若傳舍積儲若磬懸武備若畫駮邊事若養癰宗祿若漏釜河費若尾閭吏弊若鼠穴積牘若蝟磔百司庶府方且悠悠泄

泄而莫之措憂問之九列曰我分猷者也何知成問之庶僚曰我守局者也何知要問之封疆郡邑曰我外吏也何知內郎問之密勿亦曰我代言者也何敢侵官而越俎蓋波流弟靡以入於廢弛而未有屆也所謂廢弛而莫知所由然知所由然而莫敢言其然者也愚生草野幸無忌諱請瞽測瞽言之夫三十六輻以為輪轉之者軸而後有輪之用一闔一闢以為戶運之者樞而後有戶之用為國亦有樞軸焉樞軸未嘗代輪與戶而輪戶不得則無由馳驟開闔樞軸之臣未嘗代衆職而衆職不得則事功無由輻輳樞軸之臣得所任而百職釐

萬事理矣夫　高皇帝之制故在也　皇上又天下之明主也居崇處深慮無不在天下也俊乂滿朝股肱之良又非乏也毋亦樞軸失職元首股肱之間猶有關格弗相為用之患乎蓋勝國所由廢弛以非人而任之太重其在今日則又不問得人與否而任之太輕廢弛同而所由廢弛異譬乘舟者太重則沉溺極輕則亦飄蕩物極相反各有所至其勢然矣夫　高皇帝神聖其臣莫及雖以部府分省院然樞軸之任猶不能無寄非惟寄之又稿嚮之維時青田金華恭贊密勿披心造膝魚水靡間已復加學士以殿閣永熙而後遂陟孤卿其推

誠委任功效白著者宣德時則有若楊文貞文敏文定天順成化時則有若李文達彭文憲商文毅弘治時則有若劉文靖謝李二文正嘉靖時則有若張文忠楊文襄委任綦重致理綦隆夫豈無外廷宣力之佐乃宣上達下持衆美以效之君緊樞軸是賴即　皇上初嗣服曆虛心元宰端委以聽故其人得展其精悍之才而成綜核信必之治其後秉成日久意氣浸加流為鍥急復流為愎戾一旦紬之若振落於國家未有纖毫之損也蓋　昭代制置樞軸之任最為盡善使賢者得効其忠而不肖者亦不得甚肆其慝惟夫置而不任然後賢不

肖無所分侵游冨貴之利歸於下而廢弛不振之弊御於國則令日是已夫以今天下視萬厉初載治効何逕庭也豈人才實遜則任與不任異耳誠得其任雖偏才可以奏功不得其任雖賢者無由陳力是故不任則不能無顧形迹顧形迹而深至之畫寡矣不能不畏議論畏議論而●視之殽亂必多矣不能不商恩怨商恩怨而依違姑息之風必長矣不能不揣強弱揣強弱而不茹不吐之氣必怯矣如是而安得不廢弛一臣不任則一事弛樞軸之臣不任則百事皆弛矣今之所以任樞軸之臣者猶在若有若無之間前不能輕後不能軒惴

惴調衆口日恐不贍幾不得輪戸之用而望其運轉輪戸豈可得哉夫任之者將有所責之也蘇洵曰任之以禮方可責之如法弗任而責是絆騏驥而責千里也故責則不可斬任也任之者又將令提挈衆任也仲長統曰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懼相倚之害成而又慮專任之擅勢則吹有混聲而瑟將上下鼓也故任則不可斬專也任專又不得斬重也劉頌言國有任臣則治有重臣則亂夫重而亂則何可任任而治則愈重愈治也任而不重是態臣也非所宜任矣任重又不可斬權也蘇軾言國不可無重臣不可有權臣夫挾重以自

爲則重亦權資權以奉國則權亦重矣重而避權將并避事也失所以重矣今夫徒冨貴而無所責於其人者必其人非賢而王弗明也若夫以明王擇賢臣則惟恐任弗專而權弗重而無以盡其用矣夫惟任專矣重矣有權矣而後可深責之責而弗効即譴呵隨焉彼亦有弗得辭矣如古者天地大變天下大過則當塗之臣引咎而人王亦聽之何者任之至而無所逃責也顧今所謂任者豈必如古之以三公兼吏事宰相判流銓判度支中書兼樞密之類而後爲專爲重爲權哉惟在人王精其意以通樞軸之臣而後樞軸之臣得精其意以通

百執事如　高皇　列聖所爲無事不咨無言不從無時不接無念不注如是而已蓋治天下如用兵淮陰侯所以多多益善者部分明而紀律肅也部分明如萬目之屬于網有條而不紊紀律肅如紲五指挈裘領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是故上有所宜也天子箚付之政府政府參酌而後布之六曹六曹下之撫按撫按下之監司郡守臺省則糾察其所宜之當否焉下有所達也守令監司上之撫按撫按上之六曹六曹質之政府政府參酌而後獻之天子臺省亦糾察其所達之當否焉當而有功則政府不敢尸其功而歸之天子不當而有

過則政府先受其過而不得獨歸之衆有司此虞廷宅揆之典周室考相之道也宅者任之也考者責之也總師而後考績統均而後質成任而後責蓋虞周而已然矣如此而大僚不得不作率庶明不得不勵翼倡之必應震之必悚有委任而有人才有人才而有政事而猶至廢弛者不矣嗟夫任者國家所以便事而非人臣所以便私也不任者賢臣所以嘆約結而不賢臣所以資覆匿也夫不使賢者畢智而使不賢者得以護短假人臣以覆匿之便而使國家受廢弛之禍安可不謂廟堂計左也是胡可不深監使後人復監後人也

用人

第四問　　萬曆丁未會試

問于言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小人可小知不可大受非欲合君子小人竝用之歟乃易泰取包荒而師泒勿用貲儒或謂君子小人若陰陽不可相無或謂若水炭不可竝立何於仲尼之說不盡合歟且古有元聖而多材多藝有懋德而克勤小物大小不既兼个有數焉彌慎而居大位無所匡言有酌水明志任方隅而封疆失守有秋霜比貲守北游而政散民流有鼠流沉整帥陳陶而輿尸敗績二人類君子也寧堪大受歟有典護華而蒙垢而能得會安劉有尉遲泉而折綱而克翼贊先天有驅驍進取而著聲烏府有丐貴無節而立功郅支其人類小人也寧局小知歟又有清約承家人謂其有祖懷慎風節抗疏僞朝時貲或擬之文若及至操用竝賢人國家此於大受小知將何施用歟抑仲尼既欲兼用大小乃講攻三日不能容一聞人與在位七十載不去四凶若又何懸也各有說敢願相與覆意之

昔中庸贊仲尼曰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說在仲尼之論小知大受也君子也而可大受小人也而可小知君子與小人竝育用君子與用小人竝行矣君子不以大而遺小人之小小人不以小而妨君子之大君子與小人不害而用君子與用小人不悖矣君子可小人亦未嘗無所可小人有所不可君子亦有不可以全其可此之謂無可無不可也使大小各得於受知之間而君子小人無不竝生於天地之內天地無棄物聖人無絕人故曰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吾於其象易知之泰九二之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夫泰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時也然治泰君子又必光以照羣
情大以容羣品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然後得尚於中
行而不爲已甚斯包荒保泰之道也又於其作春秋知
之春秋之法與人爲善大能改過善者雖小必録賢者
有過必諱自非大無道之國甚不肖之人皆欲全安而
成就之人知春秋爲法之嚴而不知爲道之大也又於
其語衛事知之瑗稱其君子鰌稱其直俞稱其智且愚
至於衛之不喪又歸功於圉佗與賈夫三子不盡雅士
也出處不必瑗直不必鰌能智能愚不必俞而可以賓
客宗廟軍旅而其效可以存國兹非合君子小人無一

可棄之驗歟蓋仲尼於古帝王未有以大稱之者獨賛
堯曰大哉又曰則天今觀其時百僚師師四門穆穆九
官十二牧布列於朝君子可謂盛矣而在位七十載四
凶猶然與衆君子比肩共事行父謂堯不能去非不能
去以爲不足去也極治之世即宵人無所售其惡且爲
盡其用師錫之季共工方鳩僝功鯀猶試治水則向之
爲堯宣力者亦既多矣惟是小人之性器小易極不能
謹始厚終至舜時而罪狀始著故去之耳四凶猶用況
其他乎此堯之大所以則天而仲尼猶是也大都人品
自庸衆外有四有才德兼備之全人有德勝才之君子

有才勝德之小人而又有似德非德似才非才而懸才
娟德始以小人溷君子終以小人毒君子之小人天之
生大聖賢與大奸慝俱不數其餘君子小人皆可以斟
酌駕馭用者惟用之各得其所斯能竝育竝行而不相
害悖耳是故姬公元聖多材多藝畢公懋德克勤小物
何大何小不宜何受何知不可必苦得斯人而後用則
幾於無可用矣是以凡德勝者屬君子類可大受惟無
務以小窮之凡才勝者屬小人類可小知惟無務以大
困之請就明問舉其凡數馬後對入里必趨石内史醇
謹至矣然居大位九歲無匡救之益酌水明志夷齊比

絜吳處默趣操端矣然刺番禺不能抗盧循之難高志
直情孔文舉不秋霜比質乎乃相北海而政散民流矣
風流沉整房次律不名重廟廊乎乃帥陳濤而輿尸敗
績矣之四子類以德勝乃於大受若不足要以質行足
以表世清操可以維風義槩能折雄心雅尚堪鎮囂俗
雖則酬務紬於圓通應變短於揮霍吾猶不謂所受之
非大也而進此者可推也故曰可大受不可小知也護
軍而受金陳戶牖幾隽訴矣而卒底績於安劉甸貢而
踰泆作奏陳子公稱儻易矣而竟立功於萬里馳騁進
取不師道德者朱子元也而所在職辦擅聲爲府何竒

乎作尉通泉盜鑄掠賣者郭元振也而討安四鎮朔贇
先天何偉乎之四于類以才勝以語小知若有餘要以
詭對屬揣摩之伎克敵秪角距之能武譎之網絡多詐
膽智之作用猶麤雖則事工於弋獲謀集於跅跑吾猶
謂其知之未離於小也而下此者可推也故曰不可大
受可小知也夫大而小之是斧㓻毛柱摘齒也小而大
之是莛撞鍾椎測地也因大而兼責其小是見麗梁衝
城而欲兼以窒穴也因小而并責其大是見韓盧善走
而幾其可驂服也惟夫大小各隨其宜而知受各適其
量然後世無遺人人無遺用斯包荒之道得矣使仲尼

而得邦家者則姬畢之倫並秩師保孔融房琯可使風
議石慶隱之可用坐鎮陳平朱博亦預紛糺之司陳湯
郭震必處爪牙之任不惟遼瑗史鰌甯俞在必庸即如
圉如佗如賈亦弗棄矣不必元愷而後舉即共工伯鯀
猶將技拭用之矣至若厚貌匿端如杞之[illegible]慝食當
時咸謂有祖懷慎風節檜之拒邦昌僞命時賢擬之文
若後乃披猖以至妨賢病國此則以小廉小忠飾其大
奸太慝自非明哲之聖鮮不淫其小而信其大者易師
所以致戒於勿用而仲尼斷以必亂邦者也然曰勿用
正惟不可用之大受而有命正功則亦未嘗不試之小

知矣宋儒真氏謂君子小人如陰陽不可相無則易內
陽外陰之說也易所謂內外則仲尼大小之說也嗟夫
聖有遺慮愚有得事寸長尺短兼責實難舍短取長誰
非作使要在以君子之大用小人之小而合小人之小
乃能成君子之大耳蓋有四益焉雞雍豕零並効刀圭
輪囷離奇同就繩削賁攻玉於它山成粹裘於雜腋則
輻輳之功可集也聲望不先功實能否不關毀譽有用
則能呼不逆虛恢則康匏亦置則綜核之治可課也混
祓之途在前桑榆之績在後不逞者既羈縻於纓組無
聊者亦覬望於歲時則伏莽之釁可弭也白黑不至太

分邪正何由遞乘南北之部各營職於公家朔洛之朋
自不角其門戶則有丘之羣可渙也蓋收彼之伎兩亦
以濟吾之勛勤獲吾之幹用亦以消彼之辛螫以大而
用小正欲并小而全大茲聖人之弘也後之用人者吾
惑焉步必矩繩程必尺幅稱必耆艾評必中正其立名
甚尊棄豫章以寸朽窮夜光以微考體大而嫌其節疏
踈鉅而議其舉遠其置法甚密本欲進君子君子未必
進而已進其依似本欲退小人小人未必退而已㾓其
幹濟即使君子進矣而鴻羽雖可為儀孰與効其剸割
小人退矣而墉隼未可盡射寧不益固其壘營致使大

受小知兩乖君子小人俱病則何如俾各得其欲以成吾事之爲大哉或曰堯能用四凶仲尼爲政三日而誅少正卯其大安在夫君子用人自量其德又觀其時度其人故易泰九二曰包荒師上六曰勿用上六過極之德旣非九二之中正而師自訟來又與泰之時異矣別地中有水至險藏於至順師之小人允出陰陽常理外者此所爲戒也仲尼之德無異於堯而所事者魯定其事者三桓彼婦之口尚能死敗況以聞人而諭訦其間乎夫四凶之罪天下能名其爲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兩觀之事雖及門高足猶不能無駭也知之淺矣弗知深

矣淺者害眇深者禍烈聖人慮其終不敢不恣其始寧遺其小不敢不防其大也杞之狠狽奉天也德宗猶不知其邪檜之浮海歸也雖大賢如康侯定夫且交口譽之蓋聞人之儔哉惟其爲鄉愿亂德故能爲小人亂邪使唐宋蚤悟寧有建中建炎之旣哉元晦謂君子小人勢若氷炭無並進之理其有感於杞檜之事者深乎嗚呼後世時非陶唐德異堯孔師上六之戒豈可以忽乎哉

國勢第五問　萬曆丁未會試

問立國者必有不拔之基而子孫得以承藉以不衰詩所爲詠貽謀也三代以上不具論自秦以下漢一多矣孰爲強歟然或強而禍或弱而偏安延數世何歟將無來之者有偏全而承之者有盛衰歟我
太祖驅逐胡元重新宇宙其造國強矣度德量功前代孰優先臣以五事較宋然歟　列聖紹休丕基益固物豐而北不無孽芽而內外晏然卜世彌昌我　皇上恢張其緒而光大之可謂赫聲濯靈矣識者以爲無弱形有弱微何也茲欲振之何道而可昔人論治有謂觀紀綱之理亂者有謂奉法強則國強者有作政論於漢者有言務實於宋者以此補救亦可合　國初之意歟夫創守無二軌要必有一世精神爲磨礪天下之具而以豐亨豫大怠前事之師安在其不弱也諸士試詳著今之勢而執于　祖宗用以規匡時之略

善王國者其勢必強而其後也或頹靡而不振夫至于

頹靡而不振非國之初也人情狃于偷而國政察于弛也然乘弱以爲弱弱之病在外其弱易見乘強以爲弱弱之病在內其弱難窺何者創業之主討亂興治必有一代之規模而其子孫奕世承休以無過佚先人之緒而永有寧宇迨至後世乘遞遷之運不無偏升降也而或耦會于天時遘必趨之時不無偏輕重也而或畸勝于人事是以有外侵有中潰有強之弱無弱之強豈非末流之不兢勢所必至哉三代而上不具論自秦而統一海內者六代晉宋最弱秦隋強而折唐稍強而漢爲盛何也晉武宋祖非有絕逸之畧也當三分鼎沸之餘

而操太白之旗不廢經綸也而我　朝之超軼今古者
驅逐胡元與立國規模耳以勝夷狄者較勝于夷狄者
何論軼哉愚則謂我　朝之基業乘于元而駕于周凡
立國者必乘所勝之國爲盛衰而　明以元爲勝國也
虜混一海内自元始元最强驅夷狄而歸之沙漠自
明始　明最强滌宇宙之昏濯日月之垢彼元雖醜虜
乎更張其政俗而未始不因其疆域戶口也陟高以爲
高高不可升恢大以爲大大不可量故曰乘于元也凡
代代相乘而數代必有更始自堯舜以道德爲世楷而
禮樂文章未盡綢繆也數傳至于周道德之用密矣特

極而返非仁義之窮而用仁義者窮至秦罷封建壞井
田重法律漢因以名法爲世楷而政刑軌物未盡綜詳
也數傳至于我　朝名法之用密矣合數代之精神集
數代之章程而爲一代善立者不傾善建者不拔雖卜
年卜世不足以罄無疆之緒故曰駕于周也今　皇上
秉乾御極三十五年于玆綜覈物情總攬大政　九重
握河魁之柄八垓歸宗海之流庶幾　聖祖神孫相爲
炳燿乃識微者過于憂天以爲雖無敗形而有弱徵夫
疆域非狹小也玉燭之調金甌之固無缺也而太倉蓄
無再歲司農計不終朝嘆神輸之無術傷巧婦之徒炊

五　雲擾之後不以力競而以智竊則當平吳歸漢而
力已殫矣力殫則不能廣廓而强夷乘之其弱爲外侵
其患迫而其勢緩故其子孫皆南渡以延百年之統秦
始豪鷙而隋文梟雄也收周室已散之綱聚元魏已灰
之燼不以德撫而以力爭則當合六七混南北而神已
侈矣神侈則不能深防而亂民乘之其弱爲内潰其患
隱而其勢迫故一敗而遺僞斬然而無再傳之祚唐文
皇經緯纖悉勝于晉宋而有藩鎮之中權唐之重寄于
兵也兵之制變而跋扈者操之以爲衡亦猶代之揚其
波耳漢高祖規制宏遠邁于秦隋而有莽操之密移漢

之重寄于臣也臣之局更而姦雄藉之以爲權亦元成
之委其轡耳此六代也立國于弱者無長駕遠馭之規
而立國于强者無深根固本之計非後世得失之林哉
我　高皇帝恢龍飛之略貽燕翼之規上與下相縮而
無倒持之柄名與法相維而無亂紛之絲二百年來體
勢尊崇恩威固結雖有逆藩悍璫强胡巨寇三尺繩之
而身首橫分片言詰之而肝膽畢獻可不謂極治之朝
至强之勢哉而先臣謝鐸以五事軼宋爲頌曰光復諸
夏曰奮起南服曰驅逐勝國曰臨御最久曰家法甚嚴
夫武成之倒戈非燕也會稽之玉帛未必中原也末年

弱徵也款不足以羈虜而戰不可撫不足以鎮夷而剔
不可野心之狠挺走之鹿時肆蹂踐而莫之誰何弱徵
也軍屯廢而京餉重伍籍虛而侵漁多九邊萬里橐鞬
而鞭弭者幾部投石而超距者幾人至使驍將養健兒
以自雄遠塞藉番夷以爲衛弱徵也塞黃流而沉璧馬
動以千萬緡計而玄圭之績邈如也漕逼則勞民漕塞
則病國舉國家大命而懸之衣帶之間弱徵也里閈蕭
條衣食路絕萬姓迫于繭絲之理而無鼓腹擊壤之熙
恬弱徵也中涓狐假羣小鴟張昔以市利而并市權今
以乘民而覬乘兵南與北分局氷與炭分勢無乃漸啓

其萌而有釁端弱徵也疎于治庖而治理廢壅于積薪
而人材廢摧英俊之氣靡壯士之骨則消耗之極而空
虛之勢也弱徵也蓋嘗反覆于今昔之勢矣正統之初
幾于外侵而閭閻未擾其根固而不搖正德之季幾于
中潰而宮府未塞其情鬱而未傷故皆有亂形而無敗
徵今大厦無虞而憂其難支四維常奠而若有土崩瓦
解之患豈非內與外俱虧而神與形兩傷耶夫以弱國
當弱君其弱可一二數也以強君御強勢則其弱難見
見弱矣難言言弱矣且難信執事視今之勢何如耶
皇上操法甚峻以爲張矣而實弛也人臣奉法甚謹以

爲約結矣而實放縱也何也　皇上聰察之主也而久
與臣下隔勢不能燭照數計而用籠絡之術事見其端
而持其委委不可竟端巳廢矣人竊以事而恡其權權
不可假事巳敗矣夫安得不弱　朝廷所操者刑賞也
而搖于下勞士夫所衡者是非也而阨于上持錯舉以
程能攘功者衆借姤以攻瑕匿罪者多夫安得不弱世
有黨論破淸論之藩世有庸論揚黨論之波以議論爲
政事而政事虛以門戶爲議論而議論壞貴豪傑之精
神于口舌借　國家之法度于爭持夫安得不弱天下
燥與濕相乘寬與猛各操所以相代也匪獨國勢蓋亦

人情若鼓瑟之專而吹竽之濫何以返巳覆之轍而廻
東逝之波耶夫安得不弱人情躁而不恬躁甚則匿而
爲媮　國是競而不平競甚則縱而爲懈議與任相左
前與後相委公與私相持苟旦夕之安爲燕雀之偸爭
眉睫之謀爲蜉蝣之計夫安得不弱是可不爲之寒心
哉昌黎氏曰視國者不視其強弱視其紀綱之理亂而
巳而韓非子亦云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祖宗以紀綱法度維持天下而後世不能振肅以聽
其日穨而月壞則飭頓而整齊之以振起一代之精神
是不可不亟講也昔漢桓帝時王綱弛皇路傾矣崔寔

論政而曰治法以嚴而成寬爲國之道有似理身平則
致養疾則攻焉儻厭粱肉而薄藥石是養患于膏肓也
此亦補救之一策也宋至神宗處文勝議論滋矣司馬
光陳規而曰治道先實而殺文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
其塗丹雘儻膠板爲舟而摶土爲楫是自溺于風波也
此亦補救之又一策也標名以覈實則臣下無兩托之
端而人無不可任之事督嚴以章法則　朝廷無兩出
之政而事無不可奏之功振精明之氣挽欺謾之風破
庸俗之論開功名之門風聲之所鼓暢景光之所昭耀
不出朞月而天下已強矣蓋前代之國勢常疎其弊易

勤其防易缺故人主委命羣臣而人臣易于見長今之
國勢密矣無可乘之隙而亦無可更之局故四海稟成
人主而人臣易于藏拙　人主莫患于操切厭其操切
而置之則必有密借之權人臣莫罪于專擅畏其專擅
而遜之則必有中操之弊夫密借則上替中操則下移
稟成在人主則易以因循塞責藏拙在人臣則或以虛
僞見功吾竊憂夫　祖宗之法無所不存而實何所存
也吾又竊憂夫　朝廷之權無所不一而實何所一也
收神明之權於　廟堂而守信必之法於　祖宗此崔
寔司馬光之言愚生所以諞于今日耳執事以爲然否

出處第五問　萬曆己酉順天鄉試

問昔者孔言善道則辨于去就隱見孟氏言遠近去
留則歸于潔身潔身義嚴善道理精然以出處爲
人士之大節一也至宋元嫲推其得失係風俗拊
又重矣故評隲古人亦所以辨趨也乎日讀史嘗
有惑于荀文若嵇延祖翟玄成許平仲四君子者
其計略節義忠謇學問爛然于前後者也其出處
何若論者各有美議孰爲當耶先儒善說春秋至
于褒貶之義輒引彼以證此故後人莫能爽其論
而千古服其心也與文若同立建安之朝者有怒
曾而與義有忿姦雄而媿傍親晉之禪有父不屈
其廸子不應其辟有坐不西向以示不臣者與玄
成同在太子宮有廢諫不受而後自劾去元特有
延爲師則就使爲官則不受有斬受其官卒不受
祿而去者此數君子沉潛以同志堅貞以自潔於
世無所建顯其立身之節視四君子何如其人可
得而言歟夫論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然夷齊
之餓德彰疑之范蠡之智仲舒郡之季札之讓獨
孤及非之則孫有雌黃亦不爲過夫四君子之美
困自在也諸生其以獨見對

學者議論古人必質中於聖言聖人心無褒貶爲世道
而有褒貶是以其褒貶也不立一義惟以世道爲之權
寬與人以爲善之路有善而善之其論甚恕至父子君
臣之閑夷夏之防嚴若甲令蓋聖人之心惟憂天下之
無君也以爲天下已有王矣苟諸侯之國相與平其患
難禦其侵軼危而扶之亂而正之則百世不易王世不
易王則綱常無倒置之形生民無戰爭之禍其道惟在
人知有父子君臣之閑夷夏之防而已使強有謀者得
而易之則轉相效習惟強有謀是逞下可反上人可爲

帝雖以夷狄而君中國勢所必有而才智之士又竊吾道以爲之助托濟世以幸其功名其禍必至於歲易朝月更王而無百年之國故寄之春秋以舉一示百臣必不可背其君子必不可忘其親夷狄必不得以主中國之盟會征伐有與之同利共事者列之盜賊蠻夷而不殊正爲才智之士能讀吾書篤信於名義則雖有亂賊而無其輔是故入於防則褒之于於防則貶之貶與褒不相掩焉持此以議則載籍之上雖有負千古之名而事或涉於不韙固得以操觚而裁之執事發策而舉漢荀彧晉嵇紹唐魏徵元許衡四君子爲問固謂荀令之

計同於曲逆侍中之節比於弘演魏徵則直諫佐貞觀之治許衡以道倡泰朔之學執事心尊之而疑其出處有未善者使諸生評隲之乎嘗觀四代之間若荀子魚陳長文稱符讖以成漢魏之禪荀公曾景倩何孝穎皆魏大臣首佐晉命與賈充列於銘饗隱太子之難爲立謝叔方至稱兵鬬門竟自歸太宗以富貴終姚樞竇默皆以漢人事蒙古成兼夏之業執事不此之責者何此其人的然不以自蒙而世已辨之也彼四君子者前哲所推崇而出處如是則世益有以藉口欲諸生揆之春秋之義覈前哲之論四君子者多矣范曄贊文若仁爲

巳任既繆於是非司馬君實稱爲管仲之功亦擬之不倫嵇延祖以死難獲譏在當時既匪確評史臣謂其理兼濟物抑亦未揆其本朱晦庵以王魏功罪不相掩謂停之論程正叔謂功不足以贖罪祇駁其事仇之非以平仲爲植人極開太平蓋姚氏之私語文莊第責其事元猶未刺其膏肓愚以爲論文若莫責其忠曹而第明其非漢臣論嵇延祖當嘉其湯陰之死而惜其秘書之拜論魏玄成莫深求其事大宗而第惜其陷建成於惡論許平仲莫非其臣元第怪其太厚夷而薄華則四君子者亦無說之辭矣夫尚書漢官也彧之拜以漢天子

之策也死于壽春漢地也建安漢號也何以離彧于漢臣以彧之心於曹也何以知之以操知之操之陰賊狡險剪所忌不顧其材使彧有爲漢心操必覺之則彧不死于建安十七年矣且觀彧爲操計者不知有漢久矣九錫之異議爲操非爲漢也操奪漢不須九錫也漢失天下以許昌自迎天子於許而篡漢之勢成誰爲此謀者彧計益工漢賊益深奈何以厠之二義士傳後也宜離而異之也明矣周禮殺人而義者令勿讐則不義在必讐矣宗元亦謂吏殺人而不法與私相殺同以是夫復讐者故殺不以義而子勿得讐且怨惟君討臣爲然

司馬昭雖擅魏於中散無君臣分雖假手魏法直忌而
枉殺之不可謂義延祖縱不能剚刃其腹不可爲之臣
至魏玄成又可異焉玄成爲洗馬隱太子辟之也固士
所爲死矣方地疑爭伏玄成胡不以宮府計之理有可
全當如里克告申生勢必相軋當如郅惲勸東海王顧
勸建成以蚤除秦王喋血之禍誰實階亂身爲戎首敗
而逃之其時王珪流雋州凡酖秦王變置秦左右獨玄
成在而談者竝云王魏混於輕重矣許平仲河內人覃
懷舊衛地至宣和乃淪於夷固宋人朝夕計慮不忘欲
出之於左衽者也平仲獨無宗國之情蒙古起朔漠五

十年以兵毒天下滅國四十殺人如萬牛之毛平仲視
其虔劉憑陵略不變色曾無一言爲中國生靈地者夫
秦上首功棄禮義耳魯仲連不肯崇以虛號蒙古僅分
天下半平仲言輒以帝王奉之爲創制度陳時務立規
模欲其久有中夏是欲中國久爲腥羶也殆非有道者
之言或史勝其質歟是故絕文若以漢室屬叔夜于晉
朝玄成亟諫而去平仲但爲祭酒則論者亦毋過求焉
執事又問當四君子時有事與地與相類而出處不同
者否蓋有之矣漢之亂也曠然高遠不降辱者管寧乎
固漢之處士也若耿章不量力以討賊孔文舉憤雄詐

而嫚侮雖討賊事敗然可謂之漢大夫矣若魏之臣子
一人而已范承明三十六年臥車上不履晉土而伯孫
侍疾衡門比承明沒不改志惟忠與孝伯孫有焉類延
祖者無如王偉元偉元之父亦死于司馬昭偉元坐不
西向終其身此眞人子哉唐李綱亦爲隱太子詹事隱
太子猜間朝廷也綱諫不聽乞骸骨而高祖曰幸卒輔
我兒綱則復上書諫太子太子不悛竟辭去可謂始終
無負者其在胡元之初則有趙復後則有劉因皆不肯
仕蒙古氏然後知強暴之威奸雄之餌危疑之地腥羶
之衆本不足以束縛玄冥士使必受其羈紲但士自驅

而就之以蹈於伶俜故愚謂文若三子者病於信道之
不篤而許子過於自信者也道者立身之界方出處之
門戶而定死生法律也可出而出則出爲祥麟瑞鳳可
處而處則處爲潛龍碩果可生而生則生而不愧可死
而死則死爲不朽濟世之畧以奉非其人謂不待價死
非其所則猶之腐觜也故道者不責必死人不責必救
人不爲已有不爲人有以其爲之在已則先已之是而
已矣君子不怵威不逃賤曠世之遇不能使脉脉以赴
者信道篤也川之出于廣谷而經於曠野也希夷幽玄
及至流之大都之間人居所聚舟帆所集惟其大也能

涵而受之以靜蕩而化之以清小水則不能矣必黄爇
垢濁變其常性士當平居時議論甚大模局甚設及爲
人用則不愜人意雖所事以正猶然況不以正者乎汚
亂之世而肥遁者多全平明之世而嚮用者多訾道之
捨人多由斬見故善射之中不如無射無不中也善駕
之至不如無駕無不至也然且猶妄發輕騁者慕在至
與中也世之富貴可以惑庸人而功名可以誤豪傑抱
挾在身急於自見或視世不平而思救之急於遇則不
能擇而冐於就食焉必謀焉謀焉必成焉有所全必有
所缺有所與必有所廢有所昇必有所推至其中亦不

安而隱恐以遂之失在始就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蓋去三而就一何若是而難
就也信道而不敢以自信也入危亂之中而能有所化
不失其正者惟聖人而已非然不折則卷人咸言禹解
衣而入裸國愚以爲此策士之言也若禹果解衣而入
裸國未知裸國之化與否竊惜禹之先化也是以信道
者寧固居治則度其才居變則度其義識于先機臍于
未萌毅然自決於死生出處不貪昧以徇世不孟浪以
喜功昔四皓游漢廷以羽翼太子狄梁公依違牝朝以
圖復廬陵王愚於其事也爲之躊躇而四顧曰危哉使

龐眉白髮不足囬龍準之主則數十年茹芝之槃一旦
付之長安之塵也梁公幸見廬陵王復耳使先聖曆没
奈心事何然梁公所處周唐之際與未易議若四皓者
可以無出矣至生死之際亦然文信公對王積翁也曰
　若緣寛假令以黄冠歸故鄉他日方外備顧問耳吁
此積翁言也蒔元事已定歸何爲哉不烈烈死燕市而
汶汶死信州乎若如言未死者元人以一紙詔召令奉
淸問何以應南霽雲之被獲也欲有所待張睢陽呼之
曰南八男兒死卽死耳不可爲不義屈蓋至燕市之死
始知黄冠故鄉非文信言也故姑且者惡之門也需徐

者義之賊也君子於所事豈以爲輕於死生哉故曰篤
信好學守死善道守死非必死也以爲死猶然死猶然
也何至以世故而汙吾身喪吾道今夫父子君臣夷夏
之辨此道之明白正大者也文若忠於曹亦惟成一曹
瞞乎仲忠於元亦惟成一胡元延祖雖死不救扳湯之
禍玄成以諫名邂逅太宗耳亦事之不可知者故曰三
子者病於信道不篤而許于者過於自信者也

士氣第三問　　　　萬曆己酉應天鄉試

問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蓋以其剛直公忠之節足以張國維而衛社稷也顧君子之誠信覯人主之好尚主好正直則君子進主好柔靡則鄉原進豈鄉原賢于君子與抑俗之所趨久湛溺不返也嘗聞西漢尚功名至王莽之篡稱功頌德者以數十餘萬計東漢尚節義士皆磨礪自好雖其後標榜成風不無過激然以曹操雄武終憚之不敢篡天下士氣之關于國運其重如是而說者迺曰東漢之亡諸君子實激成之然與否與夫人材有所長必有所短短長不必相覆也是故剛者或厲直者或訐公忠者或激以之涉世誠方枘圓鑿不相入矣得無于君國有蠹與或者覈眞拔尤稍其風義爲若國重國人主之急務與夫士氣養之甚難靡之甚易如以其忤也摧折之如秋蓬使振鷺無充廷之賓白駒有空谷之詩恐非人主所以爲社稷計者欲爲社稷計不得不作士大夫靡靡之氣以張國之維其術何施而可爾諸士其茂明之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作其靡靡不振之氣以張國之維維張而國安矣維不張而國危矣何也人主所與共天下者惟士大夫耳入其國而士大夫風尚可知也覯士大夫之風尚而國又可知也治國之風恬水火以相濟而俞咈以相成君臣上下交忩于渾渾噩噩之俗故其治隆焉危國之風競有險詖之輩以蠱人心而又有徑侹之臣以匡世運人主道其善氣折其邪萌其存可幾而幸也亾國之風靡長于闒茸工于周容洸洸悠悠若水中之鳧轅下之駒致令人主無所托重國家雖欲不亂亾不可得也是故明主之御士大夫也常養其剛直公忠之氣以爲國家用懼逆折之則成激聊蕭挫辱之則成頹墮不振之象而蓄久必決其禍尤烈于激也然則有天下者奈何不于士氣加之意哉管子之論國維也曰禮義廉恥孔子孟子之惡鄉原也曰同流俗合汙世蓋國之有維俗之所不便而俗之所便又維之所由弛也兩者適峻相形方圓相詆誕信相譏陰陽晝夜相反而人情趨其所便易趨其所不便難于是任情鑠性決防潰閑以求媚于人而幾幸于富貴功名之會比其終也患得患失之心勝則妻可殺子可烹君父可弑國可賣而人心之生理澌滅盡矣夫始不過闇然媚世而

末流之禍卒中于國此鄉原之所以可惡而國維之所以當張也張之惟何在因天下之人心而作其靡靡不振者以歸之振蓋天之生君子也必獨畀以精華果銳之氣見有利于君國者嗜之如飴見有蠹于君國者疾之如風棘棘焉偘偘焉引繩批根卽攖人主之怒觸權奸左右之鋒弗顧也在朝爲國是在野爲淸議在天下爲公論而在人心則爲直道士大夫勇而不懾任氣而亾還忌者亦往往曹起相和共維世道于不衰此剛直公忠之名所繇起也夫名之所歸衆之所忌賢士大夫之所推挽人主之所深疑鄉原遂乘其隙而倡爲說曰

生斯世也爲斯民也善斯可矣何必嘐嘐踽踽爲其深
中足智既足摘君子之瑕而非之無非刺之無刺又足
取庸衆人之信以君子之瑕當庸衆人之信數不勝也
是故天下相習爲靡而君子之氣常鬬閡而不伸夫潴
江河之大不使東注勢必激怒騰涌破堤防越陵谷而
亾所制惟徐徐洩之既免漂蕩之患又復收灌溉舟楫
之利故治水者與用人者皆導之使爲吾用苟下之人
有所壅閼于中而上之人不導而決之恐天下士大夫
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自決之際小者傷夷大者淪謝
英雄慷慨之氣消而鄉原柔媚之俗成尚謂社稷可保

乎西漢之興也以功名誘進天下士故其俗頑鈍亾恥
王莽以椒房之戚盜竊神器一時稱功頌德者至數十
餘萬人東漢敀圖崇尚節義天下爭相祓厲以彖上指
雖其後標榜成風不無過激然以曹操取天下于羣雄
之手至死不敢言禪授則陰懼諸君子之議其後也夫
士氣靡雖虛僞如莽盜天下有餘士風振即雄武如操
輷張四顧而不敢動然則士君子之身其關社稷安危
之重如此是故人主當創業之初宜揆天下之所趨以
宗前乎始及其將衰未衰將振未振之時必有鼓舞變
化之術以默鼓人心而顯維世道夫世之論者曰東漢

之禍李膺范滂輩實激成之嗟乎董昏在位閹尹執權
譬之厖羸之人二豎中據攻之以藥石必死養之以粱
肉亦死其能留一陽之脉于羣陰剝盡之後伊誰之功
而顧寬于宵人嚴于君子不亦悖哉若曰品之不能無
瑕而養之不能無璺也諸君子政不自匿而後世亦不
必爲之匿何也剛者非厲無以明守厲者剛之徵也用
其剛當忘其厲直者非訐無以繩奸訐者直之徵也用
其直當忘其訐公忠者非激無以見志激者公忠之徵
也用其公忠當忘其激蓋曰厲曰訐曰激時拙于諧世
而曰剛曰直曰公忠則工于謀君國人主將取其諧世

乎將取其謀君國乎夫天下固有聲諱于衆而實不副
焉者然而其眞可覈也其尤可拔也吾覈其眞拔其尤
用示鼓舞變化之術者斷斷乎不可以少緩何也人之
情叩之則鳴觸之則發廟廊之上喜柔懦謹畏之人雖
賢者必怠喜剛直公忠之士即不肖者激昂以求庸是
以古之聖人當人情久安于怠廢也則有術以起之使
其心常翹然喜于自見而後伏機隱慨畢聞于旒纊之
前蓋人主者托天下于天下者也有奸而不吾發有蠹
而不吾治有闕違而不吾告則人主孤于上禍亂醞釀于
下此其爲患寧直天下之士趦趄失意已哉晋太史曰

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雖然豈惟與國家叔世亦不乏人如漢之李膺范滂及唐之陽城劉蕡宋之鄒浩陳瓘輩皆獨鍾天地精華果銳之氣而以剛直公忠命世者也假令人主降心以相從彼窺伺竊發之奸皆有所忌憚而不敢肆然而叔世之主錮于近習闇于長筭而社稷從之以傾故李膺范滂戮而漢社屋矣陽城貶劉蕡黜而唐不可為矣鄒浩陳瓘逐而宋之南渡決矣古今興亡之際豈非人主之殷鑒哉嗟乎風會日流薰蕕日淆蒸心易悅逆耳難規希世度務與時變化司馬遷之所譏也世主且以為敏而厚之好直諫守

節死義難惑以非淮南王之所憚也世主且以為亢而厭之為圓為曲元結之所惡也世主且以為通而好之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任延之所貴也世主且以為拘而賤之致令剛直公忠之士或以攖鱗去或以觸邪去聽白駒空谷之詠蜚鴻滿野之謠未有不旰衡長太息者豈人主所以為社稷計耶夫古帝王之汲汲求賢也未遇之先且不難夢卜詢之而嚴嵬來之矧得于歷試之後有名章徹者乎書稱求舊詩詠老成誠謂其歲月既深熟于安危之故審于理亂之源也苟羅而致之左右則悾悾忠愛裨益必弘上可以補一人之闕中可以作

士大夫之氣下可以救元元之命近可以戢兇萑之奸遠可以懾喬夷啓疆之志其為社稷之衛豈不大哉矧賢者之未用也剛直公忠之名擅于賢者賢者之既用也聰明英斷之名歸之朝廷人主與其名歸士大夫也孰若收之朝廷與古帝王競烈哉不然吾懼禮義廉恥之維日潰而鄉原之禍且入人肌膚骨髓而不可救藥也一旦有事始求剛直公忠之士掃社稷而委之其能有及乎委之此其時矣

經史第二問　萬曆己酉浙江鄉試

問六經與天地參諸史與六經並行宇宙原衡重焉鯖覩也六經之本始諸家之凡例可一臚列歟經與史抑有二指歟後儒評騭往古論如聚訟有謂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者有謂秦焚經而經存漢窮經而經絕者有謂古史辨道今史耀文者何言人人殊歟至經外之經史外之史亦可縷悉其槩歟若經若史孰可爲折衷歟方內學士都以藝文起家而博雅不槩見此何以故諸士束髮受書於此究心久矣幸明著於篇毋以目論

嘗謂道渾渾爾恢恢爾無名道之始有名道之母母以胎之天地民物一理所苞孕焉母以衍之古今世代一眞所瀰漫焉夫道一而已矣一之不能不六也如演數然由一而十而百千萬億數彌賾一之用彌宏還而質之自一也六之不能不諸子也如流水然由四瀆而五湖百川千溪萬澗流彌分水之澤彌遠還而溯之本四也故六經非聖人之言而天地之言也造化之眞精不容蘊結以圖書授羲而易出洛數授禹而書出風雅頌授周及列國而詩出褒貶授仲尼而春秋出中和授諸儒而禮樂出雖闡自聖賢乎皆鴻濛必剖之渾沌假諸作者以宣其祕故曰天地之言也諸史之權輿具矣卽羣史非諸子之言而聖賢之言也不朽之名理不容遽斬左氏以編年著司馬遷以傳記著班固以漢書著歐陽修以五代史著司馬君實以資治通鑑著雖撰自諸

子乎皆先聖必傳之心印假諸述者以衍其派故曰聖賢之言也六經之統緒弘矣是經與史也論體而煩簡異要以經緯天人杼軸今古同一雅裁也披文而華實異要以包舉名物檃括洪纖同一各言也命意而隱顯異要以抉洩幽玄昭布法象同一遂旨也摘詞而詳約異要以鐸振風猷擊醒聾瞶同一敎化也蘇明允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大致實然指歸何偏勝之與有鄭夾漈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窮經而經絕氣數偶然神理何存亾之與有文中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大凡則然精意何分別之與有故經史非一人之語也而理則一非一時之書也而功於天下萬世則一胡後世之多岐也連山歸藏以擬易新經正義以擬書齊詩韓詩以擬風雅三傳十二卷以擬經筆考工記周官註以擬周禮而經晦漢紀作於荀悅後漢紀作於袁宏三國志作於陳壽漢晉春秋作於習鑿齒唐鑑作於范祖禹南北史作於李延壽二王本紀作於陳仲微宋遼金三史作於揭奚斯而史亦晦擬經者如效施之顰似丘之鬼跡倣之而實則遠蓋執鏡中之面爲吾面非眞吾也擬史者如盈庭之訟道旁之舍語彌增而理彌減蓋持辛辣之味以調鼎謂味在是實非正味也

欲以此妄附於經史之列何異宋人誇寶鏡於秦宮見
其照膽爽然抱鏡而還辭譚盡秦青之謳輒欲歸青爲
送歸曲響徹行雲終身不敢言去後之僭者謬者安足
當大道之一央也然則經史安所取衷乎蓋羲禹而降
孰是經而非大聖人之所論著也賴仲尼出而贊之定
之刪述筆削之故十翼明易首唐虞二南敘詩書因魯
史周禮成春秋禮樂迄今經義犁然斯文之統緒攸賴
大成氏之功居多左馬而下孰是史而非諸有道之創
爲一家言也賴紫陽出而刪之潤之倣春秋左氏而綱
之目之故表歲以明天道著統以正朝廷大書提要而

名例舉分註備言而衆紀張迄今鑑戒炯然素王素臣
之家法具在考亭氏之力尤多是一聖一賢當道術如
綫之後而以洙泗討論寄妙道於微言值百家異同之
議而以儒臣是非質衮鉞於千古得仲尼而六經炳於
日星得元晦而諸史遁如魍魎豈非吾道之指南車哉
二祖右文留心書史如　命儒臣纂緝五經四書大
全及續宋元綱目　頒行宇內郁郁乎盛矣學士家類
以此梯榮庭闈之義方膠庠之課督詎不以通儒期許
而眞儒寥落僞學曹興請明其所以管窺一斑目他藉
爲縣附株守尺幅詭博古爲拚決弊也爲拘耳聞淡見

索齊諧志怪之書譯梵鉤玄翹鬼谷談天之話弊也爲
怪執糟粕日圖洛漫蹠莊生之輪指赫蹏是聖賢強抵
叔敖之掌弊也爲涉獵甚則假往聖經世之語誤出奇
篇誤後學而不恤藉先賢斧鉞之筆雌黃當世犯國典
而不畏弊也爲悖爲叛經與史之交弊也非一日所矣
我　皇上瑩精邵理廣厲學官歲　下璽書　詔諭天
下士諸不在六蓺之科孔子之術者不得載公車之牘
共尊經也至矣曩　俞輔臣之　請開局纂修　正史
俾　一代掌故燦然與天壤並其重史也至矣顧尊經
之　詔屢下而叛常之習愈滋修史之局暫開而汗青

之業未竟愚生蓋不識其故矣夫經常道也而史權書
也常道如布帛菽粟之無奇而二代百家毋以詭而亂
經權書如華衮斧鉞之難犯而稗官野乘毋以私而竊
史今縱不能做白虎觀故事講議五經同異稱制臨決
安可不嚴制科之禁乎凡　切舉子制義乞靈柱下者
黜借筏泥洹者黜好小數如趙賓者黜庶懲創旣深耳
目自易父兄之所詔告子弟之所服習皆兢兢守師說
唯謹經不期尊而自尊矣今縱不能萃聚商確裒古今
諸史而求其中安可不竟修　正史以則萬世乎請集
三長之士開館編摩受金如班固者黜索米如陳壽者

黜詭是非如碧雲騢者黜庶私門旣塞輿論僉同發幽光於九原誅姦雄於旣往廩廩然不可假借史不期重而自重矣夫道在古今猶一脉之相承也吾以六經爲鼻祖以諸史爲耳孫宗仲尼元晦爲百子世世尸祝俎豆之它如佛老陰陽名法諸家爲經史圯族敗類之子絕勿同羣唯是太極爲之母無極爲之始反其所自始烏乎經烏乎史總名之曰道深於道矣卽孔子之一貫唐虞之精一進而求之羲皇之一畫其以明經學史也庶幾可繼承往哲開示來茲衍道脈於千萬禩乎愚生非曰能之願學焉

第三問　萬曆己酉浙江鄉試

問事功文章氣節三者並行於世而節尤重云孔子稱未見剛者而他日復思及於狷夫狂與狷皆節也乃其養得微有淺深歟三代以上未有節名棄瓢洗耳者直堅貌視之觀鄉原所譏踽踽涼涼似稍有沌濛孫恭之意乃孔子取保之何也豈亡節固寧激毋靡歟夫砥礪名行者士爲政培植士氣言上爲政說者謂周之士貴顧位節死義之人何寥寥也漢唐宋以來士或得爵祿或矜名節或就浮華或崇道術將士與但易歟抑亦人主使然歟國家二百餘年之所培植節士輩出姑無論天下士卽彌浙之先有死賊不屈父子忠孝者有終身搁廬隱然稠江一系有有鼎鑊若飴臨死不二者有宮銓宰而正直不避一貧自樂者有當大逆而開道赴京就獄者當庭厲聲就刑者有功在社稷而血灑無地者有識定剄遵而學闢性具者斯其人固爾諸士所習聞也亦可若而數之歟夫九原不可作此景行者亦何可擬前芳而不惟中流是砥今貞剛貞猶既不數數於世而　上亦復若時有薄待天下士之心願培植所從來舊矣諸士懷忠義之腹驟悉陳之無隱

宇宙之間扶輿磅礴勃然而塞者有氣焉夫氣無形而善集也集於松栢與霜爭勁集於金石與嶽爭靜集於節義忠烈之身望之凜凜雖累千載而其人若存此節之所自來也天下有正氣斯有眞節然天下有似節之氣而必無使氣之節夫節與才衡立也而世不可一日無節尤甚於不可一日無才才之壁壽在一時節之維持在萬世才所至有事功有文章事功而不本于氣節直土苴耳漢衞長平諸人是也淮南之變且發棠振落視之乃其惕息不敢動者僅一招不來麾不去之汲長

孫也功何可無節矣文章而不出於氣節直雕蟲耳唐柳河東是也晉問諸作與韓昌黎相頡頏一入伾文之黨回視佛骨之疏遂覺黯然無色文何可無節矣蓋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孔子所謂剛蓋眞氣節也他日思狷而曰狷者有所不爲夫不曰有爲而曰有所不爲有爲者其才而不爲者其節也然不爲之狷與無慾之剛亦微有辨無慾者如太虛渾洞自無滓穢不爲者如堂宇扃鐍猶費掃除要以其人載天地積陽之氣而不隨俗靡墜有足多者彼鄉原之閹然是天地間之陰氣也陰氣之中於物媚而狐伏而蜮靡而茅脂而韋其中於人

也菁菁朒朒𦳝然須眉不具故濡之不覺其黯也挫之不覺其偃也且呴呴然詡於衆曰我善士則孔子之所謂賊而不可與入堯舜者也然而斯人者必且託堯舜以自解何也堯舜之世落落穆穆如玉在璞未嘗有節名也棄瓢洗耳之朋其戛戛似狷而堯舜直存諸蓬艾之間藉令鄉原執此以誚狷卽彼亦何以置喙而不知夫棄瓢洗耳者逃世絕俗者也夫狷者未嘗不欲同俗第不同流俗耳未嘗不欲合世第不合汙世耳固未可同日論也蓋士之有節猶人之有骨也骨不欲脆脆則皮肉無所依以立亦不欲露露則面目稜稜然而易於

取憎古之立節者必寓諸庸不流不倚至奇行也而命之曰中庸之強以爲此固然耳夫固然而又奚奇之有今夫水之發於星宿也徐行安流涓乎龍門之峽而電激雷响百折必東試執善水者而問之必曰固然固然豈非水之常耶故以爲常則獨醒獨清之名可無標也吾抱吾芳而不必自命於申椒也如羊如栗之操可無白也吾愛吾鼎而不必希潔於酌泉也鐵面鋏肝之譽可無鉤也吾瀝吾膽而不必弋直聲於鳴鳳也破柱碎車之威可無亢也吾執吾法而不必高風裁於龍門也懷璧結纓之勇可無賈也吾成吾仁而不必詫俠骨於

白虹也白一二敢名之士以氣節爲奇貨賓賓然建鼓而行之天下相與病其激而因逃之乎鄉原夫鄉原非盡生而柔腸也蓋亦俗之所漸焉今夫十蝠而一燕則夜翻爲晝十醉而一醒則醒化爲醉俗使然也夫俗漸於習習成於教世無教節之君則無厲節之俗昔者常怪周之衰天下未有仗節死義者也此無他文靡之也文之弊浮浮之極其士有華而無幹且非獨此也伯夷叔齊孔子之所謂仁人也叩馬一諫亦僅能不兵之耳未聞有賓而禮之者也孔子亟稱夷齊餓首陽夫使之餓者誰也卽餓矣死而旌之者又誰也噫此周士之節

所以不殷若也西漢之俗尚爵祿於是劉歆谷永之流揚其波東京之俗尚名節於是元禮孟博之徒峻其行唐之俗雜夷故士大夫靦顏事逆曾不若殿下之孫供奉宋之俗近道故士大夫入危授命至于崖空山之石由斯以談有以釀之而厚有以靡之而薄皆氣也氣之所咻習斯生焉習之所漸俗斯成焉然而真剛真狷者恒不為氣使而與俗易彼真剛真狷其於世未數數然也故培植宜亟也我 國家崇奬名教表樹風聲 高皇帝定鼎之初旌褔壽而紬危素所以風勵士氣者遠邁成周二百年來烈士輩出班班青史中可覆按也執

事謂生浙産姑言浙事夫浙誠不乏士也彼有抗賊不屈以忠孝秉節者有紹蹤桐廬以隱樹節者有鼎鑊若飴以忠死節者有正直不避以剛植節者有當大逆以危全節以死殉節者又有披腔灑血功在 宗社以身完節者又有見定理明不恤委蛇之迹以功著節者請就明問所及一指數之昔者王忠文以切直見佳 聖祖使滇不屈元脫脫而死子紳弃官之滇間關萬里尋父遺骼故有正志蒙難以忠孝秉節者王忠文父子是也徐方舟辭迹桐廬宋景濂被徵過之荷蓑笠以見示不同行故有紹蹤桐江以隱樹節者徐方舟是也方希

直夙負正學 聖祖稱為莊士厥後守死不二 文皇謂羣臣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方孝孺輩皆忠臣也故有鼎鑊若飴以忠死節者方希直是也魏文靖官歷銓宰獨抗璫振道遇不避 上問之對曰 國家名器可惜也既歸芒屩竹笠與野畯雜處故有正直不隨以剛植節者魏文靖是也宸濠之亂胡端敏首發其姦間道走 京師就獄孫忠烈厲聲抗義坦然就刑故有當大逆以危全節以死殉節者胡端敏孫忠烈是也于忠肅之捍天驕也歃血登陴誓不俱生竟退虜騎迎 乘輿乃亂定而身殞矣故披腔灑血以身奠 國家之安而

完其節者于忠肅是也王文成之忤逆瑾也投竄龍場怡然就道宸濠之變仗義討賊不踰時而蕩定乃功成而謗生矣故見定理明不恤委蛇之跡以著其節者王文成是也夫士居恒類能譚説道理矚利害夫譚説道理則何以不能節矚利害則何以能節蓋節之在天下自下激者十五自上培者十四而激不若培之厚也自天植者十七自養成者十三而植不若養之粹也彼數君子者其植之則山川靈翹之所鍾也其培之則 高皇風厲之所遺也乃其養之淺深亦有可言者矣徐方舟之肥遯魏文靖之剛方胡端敏之蚤見斯並孤行一

意𠈪皎塵外者矣狷士也王忠文方希直孫忠烈殺身成仁于忠肅忘身徇國蓋庶幾孔子未見之剛焉若王文成良知一脈爲千古道學之宗非夫浩然之氣能配道義者未易言也夫玉生於山琢之而彌瑩卽有未琢之玉然不爲珉矣金出於鑛鍊之而彌剛卽有未鍊之金然不爲鍮矣諸君子雖節人人殊其抱金玉之質均也皆浙以東西人也其羽可儀其風可師功勒彝常忠貫日月殆若跨漢唐宋而上之以與古烈士接跡彼豈囿於風氣者哉顧今人之論則異是或見釜甑塵者則曰胡不能自潤也見折鑑鎖樹者則曰是欲爲關東

之觥觥無奈易缺耳見血化碧而氣成虹者則又曰夫葵猶能衛其足蓋笑東漢之敝名而不虞其爲西京之宿垢也悲宋人之璧碎而不恥其爲唐士之瓦全也夫九原不可作也亦安在乎借士於異代而曰之節毋亦曰非疾飆不能知勁草也而吾以爲待疾飆而知節者晚也士之節蓋平居而定之矣今夫荏情之中人發憂之間有轘裂焉非必睇目慶氏之車也夢覺之頃有湯火焉非必失色焦生之鼎也展轉於妻子與徘徊於風塵者柔更倍矣競躁於心胷與澳忍於眉目者濡更深矣故神貴淸也神淸而氣始壯也凡常者不變者也舉

世皆變而我獨常則固已非常矣孤者無援者也舉世援人而我援天則固已不孤矣苟中情其信芳雖軒冕而不顧儻佘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故守貴定也守定而節始堅也鱗甲塡胷或以齷齪而折角精神滿腹或以錚錚而摧輈矜一日之淸流則危冠結纓其失也褊美百年之芳骨則沉淵赴流其失也慤故養貴恬也養恬而節始卑也此數者士之所以自砥也要其培植之幾則上爲政矣夫魚可餌也龍不可馴也鳥可彀也鳳不可弋也天下奇節之士或麾三旌而不顧或蹈九死以明心此其人豈徒碌碌沉浮如鄉原輩之隨流揚

波者而人主方且陽餌之腐鼠嚇之甚且頓其鋒於若鳴若啞之間而待其自蝕蓋今宇內豪傑抑鬱枯槁沉淪幽蟄者不止一人一地也夫士之有節氣猶戰之有勇氣也逡巡三鼓之後不衰則竭竭則有以將與敵之憂消磨百折之餘不薾則索索則有以國僥倖之虞古之明王以恥錯之以仁使之錯之以恥故人自憙使之以仁故士畢勸說在越王之式蛙也越王出行有怒蛙亟引車式之曰爲其有氣也夫人主誠以式蛙者式士雖有奧詬靡不滌雖有頑鈍靡不奮矣嗟夫廉恥關於大防忠義矢諸天性臣子固不敢以遇之厚薄爲報

之重輕惟上人陶冶宇內不可有重視爵祿而薄廉節之意上以廉節重士士將人人矜奮自爲重也何論文成諸君子卽三代以上才節兼備之士固可坐而致之耳

清靜綜核第四問　萬曆己酉浙江

問唐虞有考績幽明之典周官有日要月會歲成之條自古帝王曷嘗不斤斤名實之際乎哉法家祖名而用之而加埈焉其弊慘礉少恩於是史遷卑名實而貴道德之說治矣夫無爲好靜道德之旨也果可專恃以爲治歟以虞帝漢文以清淨宣以綜核論者多爲文帝詘而亦有優宣者豈亦有所見歟宋人誠訾宣帝謂其欲濟而用申韓柄口二家何嘗爲家而迺有以益人意智勤其主者果通論歟東晉之衰其君子有謂人當思我慣慣者有謂不爾不成求飾者是二言者於道德之旨源矣而中原率於不振何歟　國家熙隆之理亥跨百代而莫盛於　憲宗　孝宗　世宗之朝由今言之三宗之治其規摹大略亦有可得而窺測者歟皇上神明在宥鏡玄覽而運人何大小臣工兢兢受成惟恐不給謂宜官職事序信於往時而邇年以來人滋因循事滋耗蠹上下相遁彼此相推極其勢不陵夷大壞不止矣揆厥所由何哉無亦皇上深居靜攝將以無事鎮天下而天下果不可以無事偷敗今欲救之又將何道而可歟夫坐觀其於消大猶談同於禁否君臺戒於周章屯窘慮於後時亟施言之以觀救時之略

論治之患在於諱其所甚便苟且旦夕之安而忘千百世之慮夫治與亂相爲倚伏世雖極治不敢忘亂況治平日久亂徵日見而上下晏然若無足虞者其意出於優游拱手以聽天下之自平自復而其計出於鎮靜無爲以養天下無事之福官府懸隔耗竊自叢舉國家金甌無缺之業卒以頹敗決裂而不可收此最天下之患也今夫論治者原道德之意貴併容之理曰我無求備我無取必以無動爲大以無事爲智此其說豈不韙歟綜

其實不然也夫惟繼體守文之主當承休襲祉之代六
府之憲猶新而吏民之巧未長府事脩治綱紀震肅雖
有銖兩之姦爪甲之疾而無傷於熙洽之盛於斯時也
其世宜靜而不宜動其政宜恬而不宜擾故上焉者得
以其便天下者理天下而與之偃息於無爲之域雖然
細者大之囮也而痼者微之積也更數十年向之姦在
銖兩者浸假而爲斤石矣向之疾在爪甲者浸假而在
湊理在腹心矣當是之時非有嚴明彊幹之主奪天下
之所甚便而振其媮懦憚事之氣則何以握固結之紐
張久弛之紘而迺綴拾黃老之遺言以庶幾一日之無

故是猶千金之家業已陵夷而王伯亞旅之際猶然相
憐以衣食相呴以逸樂其不至於一敗塗地則不止也
漢臣崔寔之論政也優孝宣於孝文良有所見非苟而
已也何者孝文承畫一之後其治主於淸淨予天下以
所便其道易孝宣當虛耗之日其治主於綜核予天下
以所不便其道難故說者以寔爲有激之言愚以爲實
篤論也諸葛武侯之告君也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夫
二家之慘礉少恩世儒至掩口不欲道而武侯以勸其
主誠有見其課名實明分守信賞罰黜浮游之濫說求
富强之實效其引繩切墨斷斷乎可以振衰剔蠹成一

代之治而無疑也古之君子其因病發藥而不喜爲高
論類若此東晉之衰也其君無大失德也惟其上下相
視習爲目前苟且之計崇淸虛而賤功實狃放佚而笑
勤恪一時負天下之望若王謝諸君子人主委國而聽
之不能有所振刷而相與波靡於其間以馴至於陸沉
而不可救導之言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我憒憒安
之言曰不爾不成京師是二言者驟而聽之偉焉哉無
求備無取必道德之意併容之理也病者以無病視病
自以爲扁鵲倉公之所不能驚而不知其愈玩愈深李
至爲彼之所望而走也愚故曰其意出於優游拱手以

聽天下之自平自復而其計出於鎭靜無爲以養天下
無事之福此論治者之大患也　國家郅隆之理度越
百代而論者獨好稱　憲　孝之時士無吹毛之論官
無束濕之政上無變色之言下有覆盂之安舉一世而
納之混閒靜謐之中而寬然若有餘以謂治之上也是
則然矣夫　國家之運會當百年休養生息之餘釀而
爲澒龐昌茂之氣而　二宗適當其盛歌雍詠勺不肅
而成彼一時也　世宗之世則固已不能復爾矣　世
宗之治法自近行權無錯貸恩威運於立剖品式歸於
綜練四十餘年之間庶僚百度斷斷如也　世宗之治

之有光於　二宗循孝宣之治之有光於孝文也　皇
上以神聖御宇其於駕馭羣臣提挈綱維之道可謂盡
之而愚生妄有所揣度竊謂　皇上長於總攬而短於
分任密於猜始而疎於省成嚴於彈與而寬於督責難
於進賢而易於容不肖重以　玄修既久　延見未期
深拱嚴扃之内無從而測　聖心之所存意者欲靜以
御天下之囂綏以鎮天下之急務爲寬深不測之量以
養斯世於無事之福而已夫無事豈誠足以治天下哉
愚觀方今之事其脫銜委轡日馳日騁以就於不可收
拾之境者蓋不知其幾矣將爲吏治耶是簠簋之一宿

也將爲邊事耶是準川之待潰也將爲京營耶是烏有
之虛籍也將爲備胥耶是捉衿之窘計也將爲監局耶
是饕食之陸海也將爲河防耶是委輸之尾閭也將爲
緹騎耶是害稼之螟螣也將爲屯政耶是塵土之羹飯
也將爲議論耶是無根之秋蓬也推而舉之事事皆然
處處府蠹往如逝波叢如山積二百餘年因循耗廢之
弊於斯爲極矣識微之士嵩目而慮有汎汎莫知所届
無可若何之憂而愚以爲未足憂也夫齊威長夜沉湎
之王也奮而一飛一鳴不旋踵而羣臣震恐莫敢飾非
齊國大治威加四鄰而況　天子聰明神武百倍齊威

者乎易之序卦也蠱而受之以臨其說曰蠱有事也有
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今天下不無事矣亦我　皇
上可大之一時已　皇上誠翻然更始不愛　平臺燰
閣咫尺之地　召見二三大臣詢　累朝之故實省時
務之闕遺與樞臣言兵計臣言財銓臣言吏邊臣言備
河臣言水工臣言將作推之他曹皆然無不各因其職
掌而求之夫因其職掌而求之固彼之所不得辭也彼
誠不能也將惶恐謝無狀以避能者彼誠能之則固必
有爲　皇上領此者矣夫臣有領其事而又有所駕以
脫其責者三曰道旁之築匪行之謀臣不能慮其始也

不則曰共琴之鼓掣肘之書臣不能善其後也又不則
曰未卯之辰見彈之炙臣不能供其求也規摹使自立
也事權使自設也底績使自度也則無說矣而後乃操
務而責償焉任之而効則不次之擢延世之賞吾所不靳
任之而不効則夫小者可譴可斥大者可削可奪又其
大者則雖置之大譴大訶之域而不任受怨何者彼其
初固嘗領之也總之以事儷職以權儷事以功罪儷事
權以賞罰儷功罪以事儷職若農之有畔無越思也以
權儷事若付五味於庖人唯其宰割烹飪而吾不問也
以功罪儷事權若武宮之築不聽其謳而摘其壁而度

其板也以賞罰儷功罪若春之必生秋之必殺水之必寒火之必熱而無有或不然者可以苟且幾幸於其間也夫然則舉一世之精神手足皆將爲我拮据經營而不敢休而天下之弊孔蠧端亦將惟我所爬搔剔抉而無不如意然則向之所謂波逝山積汎汎莫知所届莫可如何者是皆不足以當　皇上久弛之一奮也愚之所謂無足憂也愚之所憂者因循耗廢人臣之利而非國家之福循名責實　國家之福而非人臣之利將必有持刻核操切之說以隨其後而更爲高論以蓋之者也嗟夫世之壞也愈甚則士君子之持論也愈高宋儒

之論漢宣也謂其失於欲速而用申韓至目爲漢室基禍之主不知漢業之衰始於元帝之優游而非宣帝之罪至於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政事文學法理咸精其能則宣帝之功灼乎不可掩者也夫懲二氏慘礉之末流而併諱漢宣綜核之實効甚矣宋人之好爲高論也宋人之論高而無當近於晉故宋人之統弱而不振亦近於晉高論之無益於世也審矣季梁有疾謁三醫矯氏曰子之疾非天地鬼神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女稟生受形有制之者矣藥石其如爾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今者　廟堂之上方將以無事鎮天下而縉紳士大夫方泄泄然以無動爲大以無事爲智苟免吾身而坐觀其敝下稱俞盧之言上用季梁之聽而冀其自瘳於乎愚之所大憂者此也

馭吏第四問　　萬曆己酉江西[illegible]

問朝廷所使承流宣化惟守令矣而擇可寄以[illegible]
救者在監司自膠東相數縉黑約結而後之[illegible]
輒謂馭吏者用法太明而吏乃逃於法也若[illegible]
法之拘吏歟夫無拘文法治亂民耳乃史稱循
唯曰廉平曰寬和而膠東之負奇無稱焉將奉
循理無庸奇歟今天下簡守令重監司而吏治罔
安之效不聞豈吏果以法拘而不得盡其奇歟抑
以意倚法而不盡用其法歟古稱監司得則循良
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而監司可外法得
吏歟宋人論監司有三不問則監司之法有不得
盡行於守令者守令何得有約結歟有馭吏者有
馭馭吏者唐陸相嘗備患之綱陳二術七忠以匡
其主其說亦有當於今歟今欲重監司以察守令
而勿使循良徒存為牘也操何術而可

今之吏患約結而愚以為患任縱約結者意有所欲為而上有必不可少逾之法任縱者法有所可為而下有

必不肯中移之意故法勝則意窮於法頓矣不能自主而日虞其掣肘於上意勝則法窮於意功令不能自行而日虞其軼格於下夫上掣肘則吏之意合於民而不能盡得之于上吏軼格則上之法格於吏而不能盡達之於民吏親民而至不得以意行將舉習見之疾苦徒抱仰屋之嘆吏宣化而不肯以法守將舉妄意之功名且希捷徑之趨蓋法可以運意而不可以束意意可以調法而不可以倚法故賢者以意通之法雖敝亦可為變通之宜不肖者以意任之法雖良適視為剝削之藉唯是提法以調意令天下各捐其意而盡付於法則小

民享賢者之利而無不肖之害令天下日逃于法日行其意乃蹙眉而動漢人約結之嘆曰有奇安施夫漢守令之良者則仲卿以廉平耳次公以寬和耳史稱其廉廉德讓而理劇禁奸如膠東相之流無稱焉則吏安用奇也然亦無奇耳即有奇亦何至以法拘而不可施者龔渤海治亂民乃請曰無拘文法而所用皆法也夫法如農之畔如圃之樊今天下蕃樊越畔而尚以尤法夫法嚴賄交而苞苴之入自若法禁煩苛而杼柚之空自若法慎遊徼而萑苻之聚自若頭會以法斂而仰沫于都內之金口率以法計而借潤于應盤之賦勿筭之令

下而美卒無一筭之復省繇之詔頒而衛士無外繇之減蓋崇牘在堂則目法圖之痏疻既深則藉法蓋之至其踆踆功令齗齗名法獨是民業可興而解曰法未可為耳國蠹可剔而解曰法未可罷耳議不已出而以文應令不衷諸而以意格蓋武健託之濟辨繆儒託之悃愊進結百足之扶退藏處錞之地皆前人以見奇遺後難以逃責侈函牛之鼎而彈丸可擲負郎鹿之材而井石可下執事試觀今之吏治曾有一拘于法而不適其意者乎亦曾有一束其意而不倚於法者乎數年來朝廷之德意在官府文書而不被於赤子之身守令之

徑良在臺使薦牘而不既于閭閻之下是法者乃任情之吏所恃爲恣已之柄而逃責之藪也豈其有約結乎而非特吏也即馭吏者未有能持法者也夫法不得以資格爲臧否而入剌半明經之選一及高等則撫膺而駭矣法不得以雷同爲舉劾而登牘王先入之見一出旁議則反唇而詰矣法不得以大小爲去留而黃綬嚴二尺之條一及華貫則扼腕而惜矣且非獨于此也拔豪舉則狗名重地望則狗勢調世情則狗屬索疵垢則狥毀其狥名也中谷嘆而戶口蒙賞大東空而襦袴興歌其狥勢也䖍以忌器而罷投狐以憑城而不灌其狥

屬也䍾墮而圖渡海之舟灰燼而張燎原之焰其狥毀也去織而曰捋鬚有錢鞭蒲而曰彌尾爲厲嗟乎功名既損則最可爲殿而今且一登尉薦終要集菀之安撫字既勞則下可注上而今且一遭譴訶遂抱陸沉之戚蓋吏治之不肖唯是武健繆懦之兩者而至以武健之才行繆懦之見遂使下苦于不可控而上阻于不可問自非監司挈察吏之法而持之力必有如楊萬里所謂王不問者而天下之吏治終不可爲何也嚴核可以磨鈍而吏豪于土則四履關其說百吏眂其衡訴其人既下其牘於人訴其法又下其人於法他日之臺省即臺

省遇之中朝之知舊即知舊遇之是以有所不敢問精密可以繩疎而吏牝于上則爰書之金矢是急郵剌之問遺是快簿書辨而俗世爲漫厨傳飭而阡陌爲勞託守以州邑則守自表百城耳託令以丞尉則令自宇一方耳是以有所不暇問參伍可以核眞而吏成于宦則一語合語無不合一事佳事無不佳胥豪而曰某之馭也讞訛而曰某之牘也一入曰賢而衆和之在外曰賢而內和之是以有所不復問夫不敢問則恣不暇問則媮不復問則詭令天下吏治蒸蒸非有一于此也而要不可不慎也然則陸贄之三術可得而言矣其曰拔擢

以旌異黜罷以糾失序進以遵常昔今天下所見行而非有異也獨是材既異則超遷非驟第核其異而勿爲速化者藉途職既失則投畀非刻第核其失而勿爲修郤皆假手中人之才以中人序進不爲簡第斟酌其用劑量其材不至策騏驥於鹽車而任榱棁以梁棟蓋監司程守令則下有可問而守令無壅滯之患朝廷程監司則上無所狥而監司有綜核之能由是名流不溷跡於庸人野音不濫食于混聽中庸之徒得假歲月以奔走于所長而不至汩沒于所短斯誠馭吏之要術乎然天下之大勢內外欲其疏通而馭吏不提三術必無以

破其所不可問而馭馭吏者不撤疑貳之私不捐狗忌之姿必無以疏通天下之壅鬱而流貫天下之精神愚不敢深言今事也請借贄言爲喻可乎贄處積疑積忌之朝而高位苦於乏人下僚嗟於白首于是惓惓陳三術以救七患蓋時方疑其臣招權而廢所推舉故曰羣材進退之窮通唯繫大臣恩澤之厚薄時方喜其臣交詰而傷善爲利故曰愛而引之近黨則不辨而疑傷而沮之近公則不覆而信時方惡其臣補牘而招以雄斷故曰斷於獨見罔詢僉謀權自旁求不稽公議時方忌其臣沽名而加以摧折故曰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

之地時方輕其狗私而矯以意進故曰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係異同之趣時方慮其臣揣摩而示以不測故曰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時方忽其臣可有可無而沮以進用故曰久次當進者旣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此七者誠不知於今天下何如而天下有此七者則大臣不得以天子之法馭吏小臣不得以天子之法親民外壅而內吏不得出內壅而外吏不得入開天下任縱之門而反以致天下約結之嘆蓋人心鬱則賢者感而圖報切不肖者激而改圖力人心鬱則不肖者憤而輕于所可擲賢者怠而苦於無以自見下安得不恣意于名于屬于勢于毀以冀苟全而上安得不紬法于不敢問不服問不復問以狗畏途哉然則不去七患未有能行三術者也而贄蓋猶有說焉國忌官邪官忌賂彰故贄謂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漁乃曰傷風害禮莫甚于私暴物殘人莫大于賂又曰絕私去賄莫先于君愛人助禮莫切于輔然則去利而杜聚斂去賄而絕侵漁于以操三術而除七患使監司蔽守令無任縱亦無約結倘亦所謂敵羣吏而紀以廉者乎吾　君吾相尚共圖之

論天第一問

萬曆己酉福建鄉試

問古今治亂之機不歸之人事則歸之天道兩者孰爲勝也古未有問天者自屈子始彼以其牢騷不平之氣直寄焉于若可解若不可解之辭以洩其憤懣已耳然維天之問則所遺於人者可知亦無可奈何矣其後若洪柳宗元與韓愈劉禹錫言天道者其說皆甚異是非得失可指而言之耶諸君子大畧謂天無預乎人事而術數家又悉舉人事歸之於天然可謂天無預乎人不可謂天不因乎人歷觀往代及於近時天各因其人之所爲爲之固治而治固亂而亂因人之所好而爲好而天固不自爲治不自爲亂不自爲好也其治亂好向可指而言之耶今之所好向者月離焉若江河之下也語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此蓋有大亂大治之幾焉反今之所好而移天之柄使大之所命爲顯名大秩者在此不在彼將操何道而可若天人相感相勝之說則既習聞之矣諸生其勿贅言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一亂一治如環無端天爲之耶亦人爲之耶有定耶無定耶語有之使治亂存亾若高山之與深谿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使興與亾皆有陰隲之數非人謀焉能亢則但取聾瞽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不知洪荒以後皆聖神事也假令世無聖人縣棧而度捫蘿而走至無人跡之境但有草木被靡蹄爪相錯則天亦土石之類而已吉祥善事少而六極之害多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如水瀉地政復縱横略無方正則天亦蚩蠢之寄而已孔子曰盛德大業日新富有顯仁

藏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不與聖人同憂則天不憂聖人之憂天不憂聖人之憂而聖人所爲治者天烏得而亂之不肖人所爲亂者天又烏得而治之哉天不能爲人而未始不因人之爲人不能爲天而亦未始不勤天之爲吾以其小者言之空中火可立取也霧可合也寒谷可春也天街之暈可破也吾以其大者言之五石可補也十日可射也貫月之槎可乘而遊也吾以其粗者言之晝夜可以矩表候也星月之行可以曆推得也雷霆之聲可以鍾鼓寫也風雨之來可以音律知也吾以其精者言之天地有高卑之體而無乾坤之用

乾坤之用由吾心之易簡而成也水火有濕燥之體而無坎離之用坎離之用由吾心之直闢而成也氣運者人心之所移也世界者人道之所造也故曰禍福存亾皆在已雖有天災地妖不能殺之然古之言天道數數矣而未有問天者自屈正則始名曰天問以叩之呼之莫得不敢問之於天猶不敢問之於君云爾其辭傚怳悠誕奇怪無端崖不可訊詰讀之使人愾焉而嘆泫然而若有失遙大之物自有不必其理之事極忠之懸自有不得其平之鳴又奚擬之奚對之而奚解之也其後[illegible]然任其修短小大而

水不知猶人身之有蟲然任其淨穢苦樂而人亦不自
知至於疾厄薄蝕之類人與天皆不能避夫漠漠然神
鬼變化疑有物乎其間然有知莫人若而了不曉身中
事于以徼天之我知愚矣陽九大極天且無可奈何而
乞天之我憐遐愚矣柳子厚與韓退之劉夢得三人者
言天抑又異甚曰物壞而蟲生元氣陰陽壞而人生蕃
而息之天必怒日薄歲削天必賞之是以天爲果蓏之
實也若爾則必其無人之類矣而可乎然以爲蔽疏融
液蠹抉天地之藏使萬物不得其情者非激論也又曰
天所能者生殖人所能者法制舟旅之喻若以亂爲天

理理爲人理過德乎人過怨乎天亦大不情矣然其言
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
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惡能逃乎數而藏乎
勢耶此其說精矣而方術家又以人事率歸之於天其
所推測亦各異意或據斗精或式太乙或軌之易策或
倍之干支遠者或萬年或數千年近者或數百年數十
年天地一天地災祥一災祥治亂一治亂安得憑其智
臆而短長之況自身而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自後而天
地無窮亦㴱矣奈何以一定之法而制無定之世也有
驗有不驗曷足怪焉愚持中道於兩者以爲天無預乎

人而能因人何以明其然也天地萬物皆氣之爲[illegible]
氣爲蟲精氣爲人氣滋而有象氣含而有知氣觸而有
合氣積而有變是其精氣上下周圜復雜巳互相因應
而況其心之正可爲石心之一可爲碧心之憤可爲波
濤心之靈可爲列星心之怨可爲霜可爲不雨心之怒
可以廻日貫虹心之魂魄可以之于帝所者乎精與精
乃相通神與神乃相浹轉危爲安易亡爲存天亦不應
憒憒而不予畀蓋天之道亦以其人之所爲爲之因治
而治因亂而亂何以明其然也有聖人焉其道能爲治
其人與天之正氣偶而天遺之極言之士極治之所至

罔不治治匪自天有不肖者焉其道能爲亂其人與天
之戾氣偶而天遺之善諛之士極亂之所至亦罔不亂
亂亦匪自天吾徵之近古戰國取士以遊說漢以選舉
魏晉六朝以門閥隋至今以射策決科而高爵大禄多
生其中西漢好經術東漢好節義晉好清談唐好詩賦
宋好議論而名人鬼士亦多生其中皆以一時之好向
成天下之風俗而奪造化之權吾又徵之近時三十年
士大夫重名實務爲刻覈而會名顯秩即以此得之結
而成名法之世後陰陽浮沉與世俱波士大夫務爲治
比而會名顯秩亦即以此得之結而成苟簡之世今漸

漸趨囂競矣囂競生巧薄囂競者如烈火之炎不時焚燒可迴遡耶巧者如幻師之術寧有實耶薄者如弱雲之在輕霄飄風颺之寧有物耶幾欲結而成凌奪之世矣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物不可以復益則必歸其初歸其初必還之於朴還之於朴不有大亂必有大治不善反之則必爭爭而不已則必至于亂亂是用長雖欲不爲鄙野而不可得此亂機也幸而其局尚未定其勢尚未高張二三君子以夙德鎭之以雅道持之以正議彈壓之使巧者知拙之爲工薄者知厚之爲實囂競者恬焉淡焉而俟其自化使天之所命

爲尊名顯秩者在此不在彼而惟吾之所好好之此治機也雖然與其天下好向奪天之權孰若　人主自端好向奪天與天下之權如此則一念而可以爲天一日而可以爲治

聖賢豪傑第三問　萬曆己酉福建鄉試

問夫道一而已而學不必一道一雖千聖不得而異也學不必一雖千古不待而同也易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惟百所以一惟殊所以同也夫所謂學者爲其足以經世而已不能經世不名爲學而世道移易翻化應變安能一二而同之卽百家之學雖不足語於大理然亦有不可磨滅之見則獨至故也豈惟百家卽聖賢治天下與國不必同其爲若迹亦不必同故古之經世諸君子皆各自據其所得不相蹈襲各有成名說者乃謂三代以下有豪傑而無聖賢此不通於學術之論也聖賢豈異人任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已耳古稱不學無術者二人焉果無術耶抑有術耶古稱績聖人之經學者二人焉果有學耶抑無學耶臨川涑水皆一代之偉人而一以憤一以激其於學術孰爲有無耶學不必專爲儒而宋儒專爲學其爲學有用耶無用耶　本朝諸儒又視宋爲何等耶諸生欲以豪傑而志聖賢之學寧爲狂狷毋爲鄉愿其各言其所自得

語云三代以下有豪傑而無聖賢此不通於學術之論也三代非無豪傑也夫聖賢而皆豪傑也三代以下非無聖賢也夫豪傑之氣不除而聖賢之名不立也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也一其道不一其學不一其才一其用此之謂學術也後世其道不明而遂使漢唐宋諸經世之君子不得列於大賢之林而別創爲儒者舉孔子而私之若東家有也壹何其自隘矣乎不知聖賢而無豪傑之具則其爲聖賢也必爲愿人之屬而已豪傑而無聖賢之裏則其爲豪傑也必粗奸人之雄而已是故聖賢者中行也而豪傑者狂與狷之士也古之豪傑

不必爲今之所爲則今之豪傑亦不必爲古之所爲任
之豪傑不必爲狷則狷之豪傑亦不必爲狂各信其是
各是其胷懷而已故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
吾以外家之學言之墨子之兼也申韓之刑名也公孫
子之同異也老莊之虛無也荀卿之法後王也皆以其
所自得者持之不相蹈襲其傾而出之也若家儲其壅
而放之也若決河隄其篤好若文王之嗜昌蒲葅曾子
之嗜羊棗齊王之嗜雞跖必數千而後已其成一家言
若造墨之必黑若釀醯之必酸若藝之有專門經之有
專師雖皐陶之刑賁育之勇孫武之兵法擬之而不變

其所守攻之愈力傳之愈久不善用之有以惑世而善
用之有以佐世何者則誠壹之所必至焉故也而況大
聖大賢兼百家而有之不化爲百家者乎孔叢子曰心
之精神是謂聖此理綿密宇宙穿穴今古自不得強生
分別而要其有所旁通有所獨契其於學術亦各以聖
性得之是故黃帝堯舜禹開物成務治天下不必同商
周治天下文質先後不必同太公治齊伯禽治魯尚功尚親
不必同伏羲始畫易夏首艮殷首坤周首乾孔子終之
以夬其意象亦不必同玄王以得位師天下箕子以失
位師天子孔子以無位師後世其所談說不必同諸弟

子治六藝與問仁問政其指授亦不必同五臣分職終
身不徙亦其天性學力使然假令治五刑而畀以高山
大川之任釋播種而憂金擊石以爲韻恐亦未必驅龍
蛇於澤而致鳳鳥之儀也何者皇帝王霸異統也正直
剛柔異質也山川風俗民生其間異宜也禮樂兵刑煩
簡異制也三光五嶽之精昔厚而今薄異氣也西北東
南豪縮之異也戎狄強弱之異也兵農分合之異也士
選舉之異也百官名號綰轄之異也古文籀篆略而八
分也書策稠濁殺青削簡易而楮素也古之文數則而
今數十則也古之賦力寬而用足今賦力十倍而用不

足也古各郡國取士而未嘗無才也今地輿之大門戶
之多而未嘗有才也古之時雖百家二氏之學未盡有
也今之時雖三苗五胡之習未盡除也古之王者與諸
侯王羣臣得日見之也今之王者若天若鬼神而羣臣
不得歲見之也天下之變亦多岐矣而咫尺繩之方隅
狹之蔽於一曲闇於大理羣犬投骨其聲一嘷衆有相
引爲道在是於乎彼孰知夫不同之爲大同也哉愚所
謂學術者取其有用於世而已有用於世雖曰未學吾
謂之學也無用於世雖曰學吾謂之未也愚所謂有用
於世者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

力欲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欲大而沉鷙能維世其膽力欲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力欲重而不輭媚能振世其氣宇閒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志之所顓至雖捐其身萬世不能以一瞬而毌之如飴權之所便宜雖汚其名天下人有所不知而樂之如鍾鼓若然者自秦以後代不數人漢則張留侯霍博陸諸葛武侯晉則王茂弘謝安石唐則房喬姚元之狄梁公郭汾陽李贊皇鄴侯宋則李文靖王文正韓稚圭范希文寇萊國文潞國諸君子亦多自道法刑名縱橫家出不專爲儒其中稱不學無術者二人焉曰光曰準博陸進

止有常不失尺寸小心翼翼暗與道合非武皇雄姿偉識安能知之家雙産子輒能引殷祖甲許釐公楚大夫及其文長倩滕公而諡先生爲兄抑何其廣博多聞也當昌邑時夫豈不念及阿衡事固以放而復辟與廢而更主自非一例突得延年一語借而行之若以爲不知有此者況奏辭爾雅朝典穆清擢璽郎立公孫病已一屬之張金田丙眞古大臣斷斷無他技之風然則天下之絕有學術者博陸是也萊國太剛多與時賢忤不使寸謂在人下然丁亦非無才之小人也張益州大有膽知亦謂澶淵之役我不能爲當是時與畢士安謀之而

借高大尉決之車駕既入擲骰子矣酣飲矣鼻息如雷矣使人王陰釋其懼與疑之心是何其暇而整也及對虜使閉門縱奴子博二事又何多長者之言與行也人所千言而不得者萊國一言而盡其學可知然則天下之絕有學術者萊國是也其外號能爲聖人之學者二人焉曰楊子雲曰王仲淹夫仲尼豈易爲者耶雄擬之而通竊之雄於漢室心自附莽而通於孔門身自爲莽雄作大玄未始無據何必倣易之體而艱其辭門人見收遽衛投閣若一出入息頃值大利害又安適耶謂楊雄氏不學無術可矣通所著亦頗可採餘阮逸所僞作

然必欲復井田學校封建肉刑而後可爲理由其道不足以治天下不足治天下即不謂之學謂王通氏不學無術可矣臨川涑水標格醞藉亦一代之偉人一以學術壞天下事一以學術激天下事激亦卒至於壞謂之有學術而無學術亦可矣然則宋諸儒若何曰宋之儒者明二帝三王之道其說迂廻而緩不能救天下之亂而能成天下之治在宋固不用用之無濟於宋之亾在我　明無所不用兼用之途益其盛用夏變夷定功保大綢繆其禮樂繁縟其文章以開太平之業登三五而莫之與京然則　本朝諸儒若何曰宋有腐學而無僞

學術明有新學而無實學與儒大用其王文成乎庶幾所云豪傑而聖賢者與次則泰州之嫡派乎他愚不敢言之矣總之古人以聖賢掩豪傑後人以豪傑掩聖賢宋儒學聖賢不必聖賢之學 本朝用豪傑不盡豪傑之用大畧如此矣獨異乎今之爲學者漆園氏之所謂盜儒蘭陵氏之所謂賤儒也行能不及乎中人而兼乎聖人辟之醫師或湯熨或鍼砭或膏液或治神或治毫末或治血脉肌膚或治牛馬獨精其所一道而今饒爲之畧檢古方書諸目具者至則投之已耳不知時同而運變也病同而候變也不知本草素問作何語而欲爲神農黃帝之所爲也其於殺人也不少矣於乎安得眞狂猖之士而與之言學術乎哉

言路 第五問

萬曆己酉福建鄉試

問人臣所以持衆美而效之君者獨此章奏臣耳章奏之不達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而 君臣之相隔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明主可以忠言可以理奪我 皇上聰明睿知群臣莫及焉蓋千載一君矣理不能奪而忠言之無益於聽是謂五味之和以獻之而未之嘗也此其中蓋甚疑之矣而所以致疑者安在夫忠義之士奮鬱而憤發其所爲言天下之勢亦少激矣而我 皇上不爲之分別其邪正而使之自決則其爲害不少宋臣蘇轍言之矣抑 皇上之所疑者或以其言之多耶相疑之心已非朝夕即不以其言之多也而言亦無少瀆乎文章之道各有體裁況於章奏所以承 德意白忠惻扶善類觸羣邪者其語隱而辭褻而不經得無於體要少有乖耶以猜疑之心而中之以龐雜之說無惑乎言路之愈不通也則唐臣牛希濟言之矣諸生懷勿欺之心者其廣二子之論而極言之勿諱

人臣之言之也不可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人君之於其言之也無樂乎一切厭薄之而置之不理夫一切厭薄之而不復理者非薄羣臣也薄天下也薄羣臣不過使其言之不行而已然而有後世名羣臣之言理天下之言也薄理天下之言是薄天下也而天下者誰之天下耶天下可厭薄耶且 國家之用諫官也固欲其言之耶今一時而數十人一人而數十疏言之多從古未有是言之開 皇上之自爲開也一時而數十人卽未必人人可聽必有可聽者矣一人而數十疏卽未必疏疏可行必有可行者矣一切厭薄之而以爲不足理是言

之塞亦從古未有　皇上柰何倏自開之而故自閉之
耶雷霆風雨之變齊則爲白日霜雪之慘惻進則爲陽
和若使終歲而陰曀晦冥如暗谷幽巖不復仰窺高天
也亦何理於人世矣我　皇上端居深閟若齊威王之
鳴何時飛鳴羣臣之無由覲　末光而承　清問者三
十年到今矣近十三年輔臣卿臣不知其幾去者留者
　皇上皆不識爲何面孔是君臣否鬲亦從古未有所
可獻納者獨此數行之牘而已又一一留中不復省記
豈惟羣臣爲然卿臣之奏百不得一也豈惟卿臣即輔
臣之揭亦十不得一也然而中涓採權之請百上而百

得之也十上而十得之也不令天下有以探其微乎此
草野之士所疑而未得其解者也得毋以天下事有人
焉未必治無人亦未必亂用其言未必得不用其言亦
未必失自以聰明才智羣臣莫若焉而有奮矜之色與
夫其神靈威武所變化羣臣莫及此具天下耳舌久矣
顧聰明不用與愚闇同聰明在於流覽流覽在于決斷
安有閉其耳目墮其肢體熒惑其心志而墨墨焉如此
哉貴天道者貴其不已不已而已則亦塊然腐敗之具
而已而何以制萬命乎得毋以人臣不可有權少猜焉
而輕之與始也執政欲收臺省銓曹之柄而攬之不得

舉而歸之於　上不復收之亦不復寄之而臺省銓曹
輕久之亦不寄之執政而執政亦輕三臣者非輕臣也
不可使之有所擅而可使之無所寄乎誰言之而誰任
之也又得毋以天下本無事亦毋庸有事如曹相國代
鄭侯日飲醇酒又如陽城爲諫議三年不言與其弟及
其客亦日飲醇酒而後快乎此非可以清淨寧一用蓋
公言爲之也乃進延齡罪陸贄之時也使懿侯當此不
啻臨七十餘戰而道州率王仲舒上書猶晚也以此較
彼何得爾哉又得毋以言者皆有所私而昵比焉以相
排擊卒難辯與熊羆朱虎自爲一類驩兜窮奇饕餮檮

杌自爲一種孔子顏回子貢相與汲引盜跖東陵之徒
相與得朋如天地之分位如河山之定形如戎夏之異
宇皆不可易其爲辯别亦無甚難何者天下有客氣之
君子而絕無陰氣之君子天下有使氣之小人而絕無
陽氣之小人天下有用權力之君子而無不顧名義之
君子天下有附名義之小人而無不媚權力之小人天
下有任怨之君子而無修怨之君子天下有多事之小
人而無肩事之小人天下有絕人之君子而無傾人之
君子天下有譽人之小人而無不誣人之小人此其是
非可立決之而不可使之自決使之自決其害未有已

也朱臣蘇轍若爲今日言之也曰士氣憤悶而不得發
生一二豪傑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
好勇而輕進喜事而不攝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然天下
猶有所不從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
之數未有所定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則天下之
賢人又不勝其忿而自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
敗橫潰而不可收辟之東漢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
之邪正以快其氣而使之憤發自決而天下遂以大亂
於乎今之世不幸而無大君子以廓清之尤幸而無大
小人以鈎黨竊弄其間不然天下事未可知也幾於宋

之季矣愚故曰人君之於其言之也不可厭薄之而置
之不理夫所謂人臣不可有翹然自喜之心者又何也
言之無大利何敢不言言之無大譴何所不言憂國者
急於言急則愼嗷名者兢於言兢則囂人臣愈言而人
君愈厭則無論遠久迂濶之事厭之雖軍國之大朝上
而夕下者亦無不厭之矣人君愈厭而人臣愈言則無
論所不敢言與其不能言者言之雖借而言不得已而
言與其不必言者亦無不言之矣夫觸邪指佞發奸擿
伏使公道詘而復信淸議蝕而復明者言爲之也然進
章累牘無忠誠惻怛之思別逕分歧無蕩平正直之道

于存議論之念多而於動　君父之念少干樹奇節之
見多而於維國體之見少使　朝廷不以爲重士大夫
不以爲難亂臣不以爲懼天下聞之不以爲尊則亦言
爲之也書曰辭尚體要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無易
由言無曰苟矣孔子曰辭達而已孟子曰言近而指遠
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蘇子曰有意而言意盡
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隱僻之語如射覆解閉此不
可施之朋友而況　君臣之間蕪穢之語如反唇長舌
此不可及於几筵而況　廟堂之上以猜疑之心中之
以厖雜之說以不信之形瀆之以再三之告開之所起

卽塞之所伏欲聽之不厭而可幾乎唐臣牛希濟之論
具矣曰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辭
意簡切質勝於文夫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奥學深
文研窮古訓豈在屬辭比事人君以表疏爲急者竊以
爲希況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至傍詢左右儻或
改易文義淆亂是非逆鱗喜怒略不爲難故禮曰臣事
君不援其所不及且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詞蔓引數
幅尚或棄之況萬乘之主萬幾之大焉有三復之理哉
先臣韓忠定亦曰草疏者毋文文弗省也毋多覽弗竟
也斯古大臣之道乎足爲進諫者之法程矣愚故曰人

臣之言之也不可有翹然自喜之心

災變第二則

萬曆己酉湖廣鄉試

問天心仁愛不於禎祥見而於災變見書不言災變而言天戒豈變乃所以爲戒而戒所以爲□耶易稱震來而曰虩虩曰恐懼修省曰恐致福所爲虩人主回斡以對天心者豈不拳懇耶洪範言六沴列眉事應本之洪範亦不得易箕道自而宋儒訾其無當於春秋豈春秋之意獨與易書之意二歟大抵天人之際難言之而善敗之應不爽毫髮謹懼之意難懈須臾也方今類 祖宗培植深厚 皇上仁明不承 祖烈謂宜 天殃滋至而災殃怪異抑何形也即如頃者入鳴 留都地所薊門而牛妖告眚發於陝甸之內者再邪足駭歟說者謂遠在悲在日唏鰓鰓憂變不慮生豈過計歟茲欲制治未亂轉災爲祥就有要於藝藝而克謹者顧事天以實不以文 今日之實政宜修者何在諸生窮經待用必有概於中久矣其詳言之執事者且先藉以 開爲銷弭之助

嘗謂天所注意唯人主耳何者爲其代天以理天下也故天下理亂之幾人主未及知而天示焉即知之未及圖而天屢示焉一有動念靡不潛通也一有悛心靡不孚格也一引咎責躬靡不黙而鑒也一洗舊圖新靡不轉而移也一勵精政治事事修舉靡不影響應而草木貴也蓋人主天所祐命不得已譴告之而使不至於驕且怠益見其祐命篤也人主天所申命不得已儆懼之而因有以振其懈作其勤益見其申命隆也故天心仁愛於災變較著書不言天變而言天戒變固所以爲戒而戒即所以爲仁安可不謹而克謹如先王安可不稱之爲世龜鑑書固有深意哉易之於震來也動之以虩

虩惕之以恐懼修省而歆之以致福所爲望人主回斡天心而不失其仁愛之意者又何拳拳懇懇耶故善言天人者莫有辯於易與書而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非與易書之意殊也春秋之法嚴於一字弟於災異謹書之自足以警也董仲舒劉向之徒皆漢儒宗皆治春秋班固而下踵其說作五行志著六沴之應以五事爲配如云事屬不肅不乂不哲不謀不聖其應爲金沴木木沴金水沴火火沴水金木水火沴土而極之不建時則日月星辰孛薄大要以萬變括於五行以五行緒乎人事原本洪範所臚列秩然得失鑒戒之林亦何悖於易震垂訓之旨也者迺獨無當於春秋哉而宋儒訾之何耶無論鄭夾漈災祥畧非通論而歐陽修陸九淵之徒所言皆偏辭耳不則如伯陽命亡於川震梓愼徵火於星孛師曠推怨於石言卜偃策犇於鸜謠春秋之變傳非乎不則如决桓僖之廟見於閩災卜韶樂之作於提壺覩商羊之舞而知大雨之行遇隕霜殺菽而示天刑之戒凡宣尼身所睹記鑿鑿乎其如券符者盡無徵之談乎大抵天人之際雖未可屑瑟銖兩盡如漢儒所畛分而要之人事得則休徵應人事失則咎徵應理不爽毫髮而謹懼之意須臾懈也猶謂非靈承之道況可漫

不以爲意哉我 二祖規刱甚備甚純 累朝綿延今
培愈沃 皇上質秉上聖 運際中天雖 靜攝有年
而洋洋 聖謨炎燭若見赫赫 明命顧諟如臨固宜
徽睍 玄穹膺受多禰六符平四靈集寓內蒸蒸而浹
太和也何頃歲變異叢午河徙山崩地血旱那 虜居
熛燼 陵寢震驚與區悉告沴之避潰於循揚塵之路
不無大可虞者至 留都豐沛之地也而天鳴天以告
也則存本之思亦既顯矣薊門肘腋之近也而地坼地
以告也則剝膚之微又加顯矣遼東土牛妖浹旬兩見
首以象尊尊不可耦而二之足以象輔輔不可單而耎

之是盡可委之適然乎生愚不習占應然以今蘋蟒豕
突奴會鶚張幸奴會與諸虜異心不無傾戀巢穴而近
且明關北關漸鄰西虜儻二會爲一合而成犄角之勢
長此安窮說者謂變不虛生疑其應或在此良非過計
此亦天戒之深切著明而亟當循省者矣諺有之賢君
見變亂國無象夫變非足喜以是爲天之不忘我而示
以可改之機猶可喜也變未足懼以是爲天之不忘我
而我自失其可改之機則可懼也堯以咨五臣而偃洪
波湯以責六事而廻澍雨修德則桑拱可以昌戊正事
則雉雊乃以興丁聖帝明王反災爲祥因變獲福類如

此斑斑史冊雖遠可徵然猶曰曠世之蹤也又嘗恭誦
我 祖宗之已事焉 祖宗朝之遇災也則有 諭中
書以各省公務有乖政體者速改矣如是而太陰犯軒
轅不爲孽也則有 命疏水利集以往度土田兌歲課
矣如是而大浸瀰江南不爲傷也則有 命李賢條寬
恤事宜具以進矣如是而晰夜空中有聲不爲怪也則
有 諭羣臣指陳時政利弊毋有隱矣如是而元旦星
變地震不爲損也則有 令兩京羣臣直言闕失矣如
是而靖虜衛天鼓鳴不爲憂也諸如此類未易更僕總
之仰見 聖祖 神宗在御不能無災而未有不以實

政答 天心回譴怒者非徒一空言修省之謂也我
皇上睿喆超常五帝三王之書百家之言靡不悉究豈
於 祖宗近事而不習知之且以 臨蒞之初因旹
躬衣大布 步禱 郊壇省災肆赦矣而十五年以後
漸忽漸忘循至於今何相盭也人主代天言而言路實
宣洩之胡可闕也乃今忠耿所傾盡屬廢閣即換路久
當清而尚不報即軍國事孔亟而屢不報猶可曰重要
機乎夫年來 九關既隔惟是藉 批答一線以防釜
鬻而闔塞若此人情鬱結之極必干天和則何變之能
弭人主代天工而羣工又共代之胡可曠也乃今槐棘

所列寥落晨星以大僚特請之不得即以庶官例請之
亦不得猶可曰精簡任乎夫庚戌　九門晝閤惟賴是
三九大臣以筦扃鑰而忍刓若此人事叢脞之極必隆
天綱則何變之能弭天生人才以爲社稷愛惜之宜何
如而嬰龍鱗忌投鼠見傷其佗之詿誤株連者累足駢
肩悉同諸畢世之錮北雖　賜環一二而邁軸之彥猶
多也河淸竟胡待矣鍾之甚難而棄之甚易揆以上天
生材之意當不其然則何變之能弭天之立君以爲民
興咻之宜何如而封豕蠍虐猰貐吮血其有爲之擁護
保持者反興索受籠盡幽之囹圄之中鄉雖罷採有年

而榷璫之害猶劇也樸滿欲何爲矣君實生我而浚我
以生揆之上天生財之意又不其然則何變之能弭夫
自鷄鳴而往皇皇然無一足以當弭變之事而欲天之
以休祥告胡可得也即祥反爲祅也悠悠然無一不足
以爲召亂之資而欲天之常以災祲告又不可得也有
災固爲仁愛也爲今之計急在回天無先修政修政無
若舉前四者而責其實責實則毋曰有所便有所不便
而量爲之何也辟之挾石治病者或須昌陽或須胡梗
或須溲渤或須豨苓關于則偏而瞑眩之功鮮矣矧其
以爲若口而不一嘗也責實則毋曰今日不爲猶有來

日而徐圖之何也辟之就醫診病者膺理不治傳之腸
胃腸胃不治傳之骨髓呼吸迭變而秦越人見之却走
矣矧其忌醫而不一告也嗚呼侗宮弗艾必斬宅殷之
化輪臺弗贖寧捄績巖之愆一旦毅然圖新嘉美煥發
英主覺悟轉念非難而何需乎而何靳乎故悟　天
高之聽卑且將　韋弦比之而披肝之詞何不　止輦
受也　批答不期勤而自勤矣悟天工之人代且將
車輔倚之而陳殷之制何俟補牘　進也委任不期速
而自速矣悟簡在之自天且將　國琛寶之而山公之
啓事何不　轉圜允也遺佚不期舉而自舉矣悟明良

之即天且將六馬奉之而虎冠之踞民上者何不腐鼠
棄也然獨不期恩而自恩矣此方今之急務也而猶未
也天下猶器然手與器一日不相習則扞格之患生故
當常思所以習之爲天下猶置器然置之安則安置之
危則危安危之路不可不豫審也今即不敢望　勵精
如初年而　黼座石渠不可月一　御乎　大祀時享
不可歲一　親乎至於　承華儲德無使輟講誦之規
務俾豫　執鬯之具凡皆所以習而操之且愼所置之
道也夫是之謂責實夫是之謂敕天以宰天下以育羣
生至仁也以光　祖烈以祈　玄覞至德也行將組奴

甞於 闕下竿賴蟒於藁街而天下直泰山四維之耳自是天貢禎地效靈澤馬來𢘅車出佞枝植曆草滋龜龍載文江海呈象而何災變之足弭也夫鄒律布而後可以發寒谷之春曾戈揮而後可以返羲和之馭儻
聖天子謂自有籠駕之道爲見哮不殲佞不芟播不殖適然菸昧之數無足悪也毋乃於仁愛之意相拂致福之道相遠乎請復以易明之易亢則有悔然悔非不幸也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蓋悔有悔悟之義而震有震動之義悔則震震則何所不斷而何所不行悔於何有悔終無悔震乃轉亨不識可樽 問之爲 今日銷弭之助否

積儲第二問

萬曆巳酉科山東

問向所叩心九閽而不得者豈非以鎡藉之難也批發之滞也召議之忘也而近復若請發夫積儲本爲天下計鎭稅之行不曰暫爲大工乎 王言旦旦而今大工請不得何論遼左上方虎睨而下泣枯魚何有於西江勺水哉彼大易訓損滿老氏稱多藏厚亡泰人得金策天卒未嘗辭也豈明主而不諳此必 皇上有至計焉但 上既堅不應所請而下復堅執於不得之請執兩堅以坐視天下吾見天下日耗而上且視金錢蓋重雖龍逢比干且不得管晏諸人較功論烈人臣事君貴擇術衛未盡而徒守一隅之見與君逆即兵諫猶計之左也曷亦灑 皇上患貧之心而與之同功因而潛易之歟其目收斂以咀爭乎齊因多做儻環瑋之士必有野謀可以佐肉食者所不及多士母曰誦法孔子羞稱管晏然則大學不言生財乎 乃前此大公望又何以强爾齊也凡苟可以易今 上積財之心而亟之大道亦何必拘拘於生財拘拘於不生財必爲我闔發 聖衷而求所以挽回聖衷者使不至堂陛之隔上下相猜隔以無覬于大事者之弘略若冬積之求當事者已盡瀆言之小煩附貲矣

今皇上蓋聰明英略之主也頻年以來議者第見 皇上括市廛不足鑿山林不足納貢獻不足而日 內供光祿折以入買辦度支折以入則爲積財者何纖既而大工請不得遼左請貸不得分封婚嫁諸請借不得而且言官請不報大臣請不報則爲積財者又何堅遂其以爲何堵薰心緘縢啓盜誠足異者愚竊嘗窺 皇上之意無不主于積何獨積財如欲積人遂不銓補欲積事遂不批發欲積神遂不召議以至欲積財遂不罷稅

而發金錢夫何以言諸欲積者誠見夫排擊躁進爭先據要擢用而高足揚志者可知故欲積人誠見夫甲可乙否事無定局亟行而朝刻暮銷者可知故欲積事誠見夫皂囊白簡日如蝟毛當軒而引裾折檻者可知故欲積神乃欲積財則何居豈爲熊膰豹胎肉池脯林之不足以養口也豈爲龍章象服復陶鷛鸘之不足以養體也豈爲龍舟角抵飄雪回風之不足以養情也以爲慕神仙而文成五利不必拜海上三山之使不必遣以爲後武功而驃騎貳師無出塞之議樓船橫海無昆明之戰即以爲窮土木而紊基之臺不必築金有九之門

未動析廉計種種不出此而因以窺 皇上之心蓋有所至天下而積有所懲天下而積亦有所開天下而積者愚得而臆之夫亦謂列代 王畿定鼎中土 國家枕北虜而控三方盡以財賦仰給東南一旦飲泉之騎薄于城下堅壁之藉安克一旦嘯關之雄阻我咽喉首山之呼誰應計不可不厚積以爲天下重虛者實之憂天下而積者也故聚天下之脂膏而壯一方之神氣不顧也且民貧則勤富則後務本則實逐末則虛彼輿金畏幣之客充滿交籍鬻獄買官之貲塡委豪門炫服章臺豪游閒之子雕輪后飾出皂隸之家計不可不濟收

以爲天下戒所爲實者虛之則懲天下而積者也故以
主上之大體而甘列肆之計美不顧也且天下之大也累朝之積也即間者東誅西盪費軍貲若干 冊封婚嫁費禮幣若干 大工繼舉費財料若干然而國和金甌氏無羌兵海內無七年九年之告災 內儲無百千萬億之賑貸乃一切少府水衡告困司農仰屋計臣束手所嗷嗷而望者惟請發 內帑一事矣夫帑可發也發亦可盡也 國家歲啗虜幾十萬餉軍幾百萬養諸侯王將千萬事河數千萬統計歲入每不足供出額捉襟見肘無一能籌有如胡壓肆揚海波再沸天吳沴

旱魃虐河伯怒無長策以振弱國無奇計以剔窮勢而徒以禦冬之旨畜爲居常之餔資此 上之視內帑益重視諸臣益拙爲自守益堅而必使天下實可虛虛可復實熟思而謀永圖以此開天下而爲積也故以討先天下之君而爲秦越人之視肥瘠不恤也然則上方憂下而下乃憂上曰是爲鹿臺鉅橋也是爲洛口敖倉也不知急元首者不顧體而抱沉痛者不惜癢痾不爲京師慮而爲天下慮弗入矣上方有所懲下而下乃懲上曰上方之耗濫胡後也內宮之狐鼠胡奢也不知楚人之弓遺猶在楚而太廟之犧將飽而烹之未能懲臣

下而先欲懲君父弗入也上方有所闢下而下乃開止
日久爲積今可撲滿也朽爲藏今可流水也不知千鈞
之弩不發機于鼷鼠而旁人之闢計且解以弄尤泉不
能以天下開天下而欲君以一人爲天下開弗入也如
是卽曰叩閽曰籲天而聽愈高矣豈惟聽愈高也廷臣
之國能而閹尹之智日長于是任諸臣之心不得不移
而任閹尹人臣守常格而閹尹之策日新于是好諸臣
之心不得不移而好閹尹是理財無人而併使　皇上
之視人輕銓補益難也天下方憂掊瘠而聚訟之爭止
爲貧家之鬭則厭聞天下方憂腹心而交章之議多爭

眉睫之事則厭聞是理財無言而併使　皇上之視言
輕批發益滯也舉朝之人若爲　皇上爭貨之人舉朝
之言皆爲　皇上迕心之言於是視諸臣與諸臣之言
益疎而召議益忘也爲今之計曷亦求所以銷　上之
憂者而後與　上言憂求所以戒　上之懲者而後與
上言懲求所以盡　上之所應開者而後與　上言
開夫一直臣可以寢淮南之逆謀一賢相可以戒契丹
之生事今求可以鎭　國家而不用財貨者幾何人晉
師乘和隣國以爲未可渝周禮在魯識者以爲未可伐
今求可以重　國家而不用財貨者幾何象晉陽之保
障屹如金湯睢陽之村揗人皆忠勇今求可以固　國
家而不用財貨者幾何政凡此皆可使　皇上之財不
必以憂積者也苞苴賄賂之議斥也墨吏盡讋愓歟婚
喪宴會之議禮也閭左無蝎歷歟孝弟力田之可議科
目而淸修廉潔之可議獎進也官司能風厲歟凡此皆
可使　皇上之財不必以懲積者也讀禹貢知理財爲
聖君之急務讀周禮知理財爲聖相之急務太公業以
之富齊管晏諸臣豈遂以言利見擯後世褒衹用之以
耕許田今九邊內地衍沃蹲鴟可以召商關中復令輸
粟而減內供之年例者何屢議而不能行劉巴用之以

鑄蜀錢今寶源鼓鑄赤仄黃標之可子母相權而與泉
刀同布無盡資朱提白鏹者何已行而不能廣劉晏用
之以管鹽鐵今曷不令士大夫握筭爲轉運之法而輕
重之會平準于百貨租計然之一籌猶勝於虎冠狼心
坐關市而奪稍也何可行而不能議凡此皆可使　皇
上之財不必以開積者也語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亦
曰俟河之淸人壽幾何臣子而與上相持不能與上相
濟忠之薄而計之短也蓋今天下固大窮矣秦漢隋唐
之盛黃金以斤計珠寶以量數自侵沒于遼金歲輸于
南宋屬載于勝國中國若懸磬爲宜　皇上之以金靦

金而不能以土視金也夫不有以輕之孰使人無重不有以生之又孰使人遽輕投珠抵璧而使天下不知金之爲重則固以無所事金爲輕金也庾肩羨而使天下不知金之可爭則又以無所不得金爲輕金也今既不能以無所事金爲輕金又不能以無所不得金使上輕金而日呶呶焉取其懷中物而爭之是上與下積日而爭得之者下復欲與上一旦而爭出之此必不得之數矣毋亦撤　皇上所爲重金之心而使其積若無用并使天下不知有重金之心而使　上積若足羞者于是以天下視　内帑發亦得不發亦得以　皇上視

内帑發則快不發則不快而後可無不得于　上也如是爲事　上必且曰諸臣之能愛國奉公也少任之奪中官之柄而委外臣矣必且曰諸臣之有忠讜石畫也少聽之檢攵庋之章而日報發矣又必且曰諸臣之爲朕股肱心膂也少親之掃攵塵之　平臺煖閣而日召對矣使　皇上由此而利銓補由此而疏批發亦由此而親召議舉未可知也則向所爲積人積事積神而積財者究至一無所積而元氣旁皇血脉流罔於都哉于理財一事不反爲轉移世道一大竅會乎趙文王之好劍也莊子曼胡劍裝而說劍卒悟文王齊景公之罪人之罪晏子入而數罔卒悟景公事有匡之而反激隨之而得規者則孔子獵較之意倘亦今日行義之津筏巳不然夫豈不知白晝攫金見金而不見人則今日之積形是也有嫁子者教之曰尔且盜恐嫁未成巳而君公以其盜逐之而若父猶以盜爲得策也則今日之積計是也魏文侯見返裘而負薪者問之以愛毛也不知皮盡而毛將安附也則今日之積勢是也白公勝得荆府不以分人九日而葉公入發太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則今日之積禍是也使　上而愚主也當以此言進　上而聰明英略之主也苟非求慰其

心之所討而潛易之卽懼之以兵猶爲無術事猶在肉食者對謀之迂其亦有弋獲乎

齊魯人物第五問

萬曆己酉山東鄉試

問人之有才猶天有五材也世並用之矣其嘗幾成務雖敎祗名摘文術理皆足以濟一代而垂千古願鋒穎有微彰貧蓄有深淺有緣標而得本即小而知大者亦有華盛而實微始然而終衰者劉向示平表與劉之遠志新語稱善蘊諸呂之訐謨運籌佐勤規安晉之宏畧士固可以才知者乃若治術循良而功名損于爲相明經師傳而識論迹于叢蘆井心豪右碎首堦墀而得失同于輩小則士又未可以才定也語曰士慤而後智能著又曰先器識而後文藝夫慤與器識誠重文有不必才者亦於世有濟乎夫才之用超然顯也慤與器識在性術之微吾惡從辨之欲究才士之實用與其眞僞始卒之數則莫若家修者討之熟矣維玆東邦故材藪也在昔大聖大賢不敢復道其餘亦不可勝紀試舉什一於千百如自漢以來經術之才則有若匡何伏勝若而人樞筦之才則有若丙吉魏相若而人忠節之才則有若汲黯史丹若而人詞翰之才則有若左思工粲若而人吏將之才則有若龔遂黃霸若而人皆在今爲烈不可論其世考其品以爲取法之資乎諸士枚舉以對用覘厥志

夫才亦難言矣天下知功業文章才也而不知道德節義尤才之勝者何也天地之道之大也與人並稱而曰三才天下孰先於才者哉至微而不可窺也至大而不可際也至長而未始有本標也皆才之爲而已矣才以顯道以神德行非與道德對而幸其合併虞其偏勝者也夫三才自仲尼發之矣言人才而得其本莫若子輿其說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言人有五常之性斯有能充之才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三才安在一浩然之氣而已矣惟謂之氣雖存乎所養而所稟不能無

異焉均一道義也配之所至則各止乎其量由所稟異也是故聖人之得氣也渥而純衆人之得氣也薄而駁生古之世渥而純者常多生今之世薄而駁者不少於是才有大小不可強而同焉夫因其有大小也而遂有眞僞始卒之疑可乎愚謂才可以大小別而不可以眞僞別何則才無僞也僞者無才者也人以爲才并其眞而未識矣才可以眞僞分而不可以始卒分何則才無始卒也無卒者非眞才也人以爲眞并其始而未洞矣不知其無才而以爲其才僞不洞其始而以爲其終變是敎人飾詐無已也惟執事云鋒穎有微彰貧蓄有深

淺乃所謂得天機于若喪而參神情于不露者乎誠羣倫之極致獨照之微論也故凡相天下士者照符采于咄嗟之頃或已得其所存責券契于成效之餘或反昧其所適稱乎社中之宰非所以驗封侯也而孺子之志則遠奏語馬上之翁非所以爲調將相也而陸生之畧斯存習勞齋外之韓非所以爲練機神也而長沙之感慨有在卒之斃強楚於帷幄之中佐安劉於燕好之際定危晉於灑泣之餘此皆即小知大好事者以爲美談而三子所用自表見固有本焉此非其標也儻君子以是而知則天機之相符采之徵是已故足術也乃若黃

覇治郡而循良最爲相而功名損史謂宣帝不能盡覇之才爾非覇[illegible]明於治郡漢之闇於任相也若張禹劉栖楚又豈其[illegible]張禹者貨殖奢淫人也安得不畏王氏而寧負漢[illegible]經術明通祗假託者之所爲爾而可謂才乎劉栖[illegible]者鷹犬搏吠之雄也安能直諫於君而正法於民[illegible]碎首墀握其心豪右政色厲者之所爲爾而可謂才[illegible]于禹非寡實栖楚非鮮終其卒其始皆非也然則責[illegible]契於已成之效而失之者若相黃霸是也責券契於[illegible]而效之人而使後世疑者若任張禹劉栖楚之屬是也要之才有大小而無不眞用有奇正而皆先於

篤本上者環運無端轂轉無迹師于神明創乎物類功加天下而不有澤及萬世而不知若是者才之至也彼其萃純懿之精造偉特之品百行備而萬善融不可及已次則統壹世術光美聖業上足以尊君幷國下足以阜民善俗若是者雅才也其德行之高妙節槩之弘朗根乎至性得之粹養庶幾乎充實而光輝者焉乃若遭物勢之奇變建倜儻之殊策情形詭而能定威畧重而克舉若是者亦偉才也即未必洞厥精微詣乎醇備其忠孝之大節必有楙茂懇至而無秋毫緣飾之私者焉又次其效能於器使累功於歇歷或模楷存乎一官或

風猷抗於千里若是者皆治辨之才也顧未有身不修而官治內行不備而足信民獲上者焉則其於操履益恂恂也至夫蘊藻淸研含思緬邈啓玄言之未抽鋪鴻業於不朽若是者又才之精華而羣品之所托也其洗心也必絕世之塵垢其立已也必擇古之超卓然後其文足觀焉不然務華絕根雖末學雅之君子不屑也是故基有崇卑則構有廣狹器有巨細則用有漸次開大而克勤小物矣未有以不屑爲不能者聞小知不可以大受矣未有誤受之大而始訾其不任者聞一節而偏至矣未有襍治而不成者聞瑕瑜不相掩矣未有瑜盡

而瑕見者何也凡物襍則不眞眞則亡論拘抗之貪并介之識隨其性術皆必有以徹始徹終使楨幹成而文采著非媮取一時爲愉快已也執斯以論雖四海之廣千古之才一一可品隲之況乎鄉之先喆不世出之品尤載籍所親故老所熟而不可誣者敢無以塞明問按禹貢九州山東在青兗南北鄙有徐冀而西連于豫地高山惟岱大川惟海封國之域惟齊魯曹宋雖中原屢變而玆土人文煥焉可述執事略舉諸家之目皆自漢以下欲觀諸生于鄉往何如爾請得推廣一二而論其概維昔漢承秦敝儒學幾亡時則有田何伏勝轅固高

堂生之屍抱器而出言五經自此始焉嗣是則夏侯勝匡衡何休韋玄成兒寬鄭玄皆其著者也而董仲舒其醇者也夫田何言易為天下先伏勝壁書以遺後世無問其才亦偉世之功矣轅固斥老子為家人言夏侯勝論孝武不得稱世宗廟凜然存其師法者也匡衡著威儀之則表室家之化韋玄成敦叔齊季札之讓見其大矣其後韋匡為相多合先王之制獨石顯方橫俱不一言固其守易移也王尊劾匡衡之追論玄成減父賢之方正或者其在玆乎何休以春秋駁漢事兒寬以古法議決疑獄然為深焉寬其以智自將者乎鄭玄明經庶

幾仲尼之門逃何進却袁紹庶幾明哲匪訓詁為累而顏冉之流亞如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辨王霸晰微顯粹然一出于正矣至于有宋穆修以古文振五代之弊傳易于李之才圖書象數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遂發邵雍之源焉夫經術經世則相業為尊而名相者代不三四人也玆土之產常居一二焉魏相治行為茂陵河南著矣及其由御史大夫至丞相也請損霍氏權既諫伐匈奴好以漢便宜故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之言進又以明堂月令進又數以四方之異聞災害進至其假許史以為重又庶廣漢霍光之事何說也丙

吉識力治巫蠱郡邸獄時力護孝宣竟奏記霍光輔繼大統而不自伐其功厚矣及其相也故精獄失卒深知大體其後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三人代為相皆稱職可謂知人焉史稱丙魏有聲皆有本統人也庶幾國體之材乎諸葛亮由琅邪陽都而避居襄陽隆中其為相國也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噫所以不可及也王導規中興于藩邸篤弼亮于三世迹其滅王敦之鋭處劉隗之寵元規之逼弘識遠量眞夷吾之儔匹乎房玄齡杖策謁王蔚為宗功招納豪傑唐太宗以方鄧禹付託根本

以匹蕭何然而飾治文雅議法寬平與人不求備居寵不自信既病且革無所憾于天下事獨以諫伐高麗為已責有古大臣之風焉鄭侯高密其少遊與張齊賢徒步擇君周流中外助盧漢贇以敗遼寇封潘羅支以扼繼遷其將帥之略乎諫北征也曰敵國入寇多邀吏致之聖人安内以養外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諫昭應宮繪符瑞也曰有損聖德且非奉天至意其宰相之言乎獨數與大獄一事則刻矣王旦澶淵之役馳歸留守請不捷之旨以行千古之偉識也契丹借幣德明乞粟皆應而使之慙朝士之毀已者疑已者不與辨而

巳爲人稱善解過不令知至能容也然而阻王欽若之
相却内臣節度使之請雖忤人主不顧焉獨身附天書
一事則誣矣王曾定劉大后垂簾之制擇仁宗勸講之
儒蓋少主之重臣焉而抑奔競恥任恩其佐雅者邪至
若忠節則汲黯史丹而外猶有若朱雲卞壼顔眞卿其
人焉詞翰則王粲左思而外猶有若王羲之劉勰崔浩
鼂以道其人焉吏將則龔遂羊祜而外猶有若張詠其
人焉汲黯見憚朝端而淮南之謀寢史丹伏泣禁内而
成帝之儲定朱雲指斥葬玄成張禹而漢廷之折檻旌
不待揄揚矣卞壼死戰其大節爾乃若世譽王濬謝鯤

而已欲正其罪庾亮欲召蘇峻而先力阻其謀其超邁
爲何如者一死之奇云乎眞卿獨扞平原其修備爾乃
若遺靈武之草昧而繩治益嚴折李希烈之狂悖而從
容以死其耿烱又何如者一域之守云乎王粲左思取
其文而已矣羲之戒北征于殷浩蘇賦役于吳會固識
時之儁也清人艷其墨妙則大者掩焉崔浩究覽天人
若合符節籌策廟筭不遺矢簇眞子房之勝也後世稱
其國書則屬文非所長焉鼂以道見奇蘇軾價自定爾
劉勰干沈約以重其文溺事佛而燔髮詞人之差劣者
乎龔遂不捕盜而盜弭者其令得也想其著聲昌邑之

郎斯概巳先具焉羊祜不侵敵國而敵國歸者其信行
也想其首建平吳之策則本計固如斯焉張詠不討李
順而李順破者所激之人當也想其不憚王欽若丁謂
之姦則人自有從風而靡者焉總上諸家之才論之雖
所樹非一莫不篤于孝友而烈于忠義惟一二文人或
未有稱焉則其文具在朽不朽亦可知也儻其所著述
者粹然詩書禮樂之旨穆然典謨訓誥之體扶天地之
鴻濛彰國家之宏鉅則必道德與而功行著乃能爲之
爾而豈浮薄之所幾乎執事云人之有才猶天之有五
材也旨哉言乎愚以爲非喻也人之才卽五材也劉邵

曰人之質量中和最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
成五材變化應節蓋才稟之五常五常稟之五氣自非
聖人則其才亦各以其所得五常多者而著焉謂之五
材宜也夫五材既別則不相爲用各用之必無以成大
全而臻粹美故貴乎調而出之凡物之調也以其始未
有著也故必平淡而無味有生而平淡者焉有養而平
淡者焉其生也若大羹若玄酒其養成也若停淵若浮
雲所謂味非獨世有之也卽道德亦有味焉故誕登者
戒歆羨而順則渚惡知識無識無歆平淡之至也平淡
則調調則惟其所出當仁而仁當義而義當禮而禮當

智而智當信而信未有餘于此而不足于彼者夫惟是則才可以無大小也而況乎其有眞僞始卒乎哉孔子曰三才之道是生而平淡者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是平淡以養之者也故隨四端所著皆能充之以保四海非常性之外別有作用如後世所謂智名勇功也者而後謂之才古今之才舜禹周孔是已舜之夔夔禹之克勤克儉周公之不驕不吝孔子之無意必無固我是其本也嘗見匹夫平淡即至愚極陋皆可以俟其所欲爲而極其所欲至況于具天地之才者乎夫今日之論一鄉即尚論也執事所以廣諸生

之見故不憚而竊□□之能折衷以教

兼聽總攬第　問　萬曆己酉山西鄉試

問書稱明四目達四聰又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帝王所以兼聽總攬而宰制萬方者無蔽□矣夫言兼聽即不得言聖諭說言總攬即不得言威福黨無乃盤敗詩之傷爲戲也曰盤是曰紛紛若巫巫于頌囂是慮者夫人臣竭智謂中□□利□役紛主知耳何樂爲是曉曉聖無亦人□有情□□不得仲遂激而爭跋扈延熹永康之際而相□爲標榜太勝旋成鉤黨之禍宋熙寧紹聖中國是紛爭議論大煩卒致靖康之亂此其已事已矜之今日其漸亦何可長歟今　聖明在御乾剛獨握辭照剣燭雖　深宮靜攝而時一裁決萬里外無不驚仰如神者乃　批答時稽封章多壅中外不無過慮而一時言事之臣批鱗投□□□□誇有足述者而連章累牘又得無傷于囂□茲欲疏壅以通物情息囂而定　國是上下必有分任其責者諸士可得而言其槩歟執事者願聞之矣

人主莫難于用衆莫病于用獨獨者太阿在握杜旁落之端而予智予雄或階而爲壅衆者輻輳並進廣昏庸之路而曹好曹惡或激而爲囂囂則妍媸混淆可否倒置國議紛于聚訟乃致聽者厭薄若沃石而益成其壅壅則宮府交睽堂簾遠隔國事闇于索漈乃致言者橫決如潰川而益成其囂其弊恒相因也犯而本以勿欺忠而出以善道下無囂言因以導上之壅疏其滯而使之宣蠲其煩而使之嘒上無壅政因以息下之囂其機又恒相喻也夫惟聖主欲去囂以定國是必先去壅以通物情物情通而衆可集矣衆思集而斷可獨矣斯其善于用獨用衆者乎蓋嘗稽之書矣舜典稱明四目達

四聰未嘗不用衆也然而靜言者流讒說者塈則亦不
爲衆用也洪範稱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未嘗不用獨也
然而偏黨有猘反側有猘則亦不爲獨用也獨非衆不
因衆非獨不斷徒用獨獨不勝疲也耳目不能無所寄
視聽不能無所偏煬竈蔽明豐蔀掩晝則壅之階也徒
用衆衆不勝譁也好惡不能無所私毀譽不能無所附
三人成虎十夫橈椎則囂之漸也而囂之弊常起于壅
小旻之雅周大夫所爲憂國而託諷者也一則曰盈庭
再則曰築舍胡惓惓煩囂是慮哉想其時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哲謀肅乂之英與流泉俱敗緝翩捷幡之輩與

箕舌俱張蟾烏寄痛而王不聞災祥兆變而衆不懼其
壅也極矣物情安得不憤國議安得不囂以蜩螗沸羹
足爲殷鑒嘉猷昌論亦且害成大夫之咨嗟嘆惜誠憂
之耳三代以下人情鬱勃衆論觝牾莫過于漢宋之季
漢初俗尚事功不修名檢自世祖重節義以風士士始
翕然矜尚修名高立臧否借聲譽馴至甘陵分部月旦
持平標榜太勝而時事多舛於是元禮孟博輩登龍攬
轡盡露鋒芒投板破柱碑砐自喜遂不勝憤激而鉤黨
之禍與國終始宋初法依忠厚王務優容暨仁宗增諫
職以求士士益爭相發舒建議論爭可否較勝負馴致

洛蜀構隙三黨分馳物情大渙而王斷不伸至於熙寧
紹聖中新法競辨僞學互譏袖彈面詆糾結難解遂成
黨禁而釀靖康之亂嗟乎元愷君宗士方高以爲名孰
知夫搜羅竄逐之竟以身償也錮忠籍黨王方藉以繩
士孰知夫傷和敗類之竟以國從也然則囂固諸君子
之不幸而壅亦豈國之福哉我　皇上踐祚之始聽廣
合宮議納嘖室　軒有批鱗投鼠之彥而庶績不患于
中閼　王有轉圜止輦之風而庭議不至于鼎沸豈無
斥仗旋郎　錫環亦有寢章不難補牘不謂至今日而
弊乃極也三公不任九列半虛萬幾不以入心累疏有

如塡耳則政本壅呼吸不通陰晴互揣狐鼠之隙漸啓
鹿馬之詐可虞則中情壅鱗可攖閽必不可叩劍可請
闥終不可排言者彌衆而彌猜請者彌急而彌緩則言
路壅法輕如羽吏蠹如蝟　成憲可以弁髦　明詔可
以束閣甚而軍國重計可以稽留則政務壅積薪徒嘆
繒弋雲冥冥以高飛則人才壅遐陬之向隅可悲　輦
賜玦堪憐驥久困于鹽車鸞已調而誰御鴻乍驚乎
轂之覆盆未照天鳴地裂之兆疊見魚爛土崩之禍已
成習若故常恬不爲怪則遠近四方又無一之不壅夫
壅則鬱鬱則激激則囂始未嘗不忠謀讜論而後漸譙

詆也故一事耳此以爲可彼以爲不可而且可其不可
而且不可其可東西因言而易鸐玄黃逐見而變觀則
嚚于事一人耳倏以爲賢倏以爲不肖賢者疑于不肖
而不肖反疑于賢岡火而玉石俱焚林爐而蕭艾同稿
則嚚于人也分郢越則論異陽秋詛隔參商則議生甲
乙是非不以理而以意好惡不以當而以情則嚚于異
此倡彼和豈心心盡若塤篪累牘連篇豈言言若合符
節有其猗之而以正合有其勁之而以前茅則嚚于同
入宮見妒連蹄不棲見巳能而害人之成護巳短而排
人之技勝營壁壘巧列機張則嚚于局中香爼相慕黨

與相援勁翮託羣羽以高騫營蠅附驥塵而遠步引交
借譽倒戈乞降則嚚于局外覥面挾溺人之笑當筵撫
入室之矛風謠尺牘之句盡露彈文星日測卜之談亦
登白簡嚚而至是則烏知匡扶國是之語非所以亂國
是維持公論之人非所以淆公論乎蓋不獨壞及世道
蠹及人心而　國運且隨之矣宜執事之有隱憂也夫
壅下之所痛憤也嚚亦上之所深惡也以嚚疏壅壅不
可得而疏也嚚而不得不體者人情也壅而不得不通
者言路也以壅止嚚嚚亦不可得而止也欲止嚚則上
莫若自決其壅故預設猜疑時萌芥蔕愆尤而至于吹

毳索瘢而窮于洗垢有所匡救而輒以爲沽直有所銓
用而輒以爲市恩故中鯁以杜人之見嘗故內距以佞
巳之必執疑其朋比故挫抑以厄之惡其攻訐故遲留
以難之露章剴切既取厭而不行密牘殷勤亦中疑而
不信此皆壅之由也故釋竊鐵之疑捐察淵之智重反
汗之令下流水之原上所爲疏壅而息下之嚚者也欲
決壅則下亦莫若自息其嚚故多言縣稱公車之上日
滿瑣詞穢語奏疏之體罔聞求説之必售不難危迫其
詞欲言之急行不憚張皇其事張空拳以佐人之敵拾
遺唾以掩巳之踈意偶不同豈煩必勝而綴續事非重

務何庸挾衆以合辭盛氣而訴訐以相加隱語而牽連
以不解此皆嚚之由也故普渙羣之心祛峻城之障明
告君之體廣集衆之忠下所爲息嚚而疏上之壅者也
壅疏則上之情通于下而下無指摘之端嚚息則下之
情通于上而上無猜嫌之隙而欲通上下之情其要莫
先于勤　召對急　批答兩端夫人情數相接則聯情
好倍親日久睽違則形跡踈隔矧以　天閽夐遠　帝
座高懸名爲輔弼近臣而　黼扆希覯號爲　召徵盛
舉而　旒黈罔瞻　九重邃穆業巳心藐乎重臣片札
敷宣豈足信徹于　明聽而況喉舌一脉俯仰中淆指

事喻意既難露于方尺之函傳語寄辭或易變于三寸之舌虎威可假豕甁易成又安知出納之必無他而緩急之必以時也夫惟　召對勤則進退予奪面請　裁決情孚意暢而退無後言　批答急則是非可否悉由　宸衷會目見耳聞而衆無異議以爲用獨而咨詢未嘗不遍于衆謀以爲用衆而總攬未嘗不歸于　宸斷嘉言罔伏而無稽之論不得附正而忿其譁衆正葉征而從是之徒不得飾醜而售其說蒼素自定涇渭自分飛鴞衆且變而好音雨雪坐消于見晛又何煩囂之足慮乎雖然懸鐘設鐸披赤心以置人腹聖主之所易引裾折檻

輕以其身犯不測之淵攖雷霆之怒臣下之所難諫不行言不聽辯口結舌退耕于畝敢弃功名如脫屣臣下之所輕有過不以聞有姦不以告諛佞成風而輕國家于一擲則人主之所重夫惟人主不難其所易而務責臣下以難然後臣下竭其所難而與人主共肩其重是故與其過而壅無寧過而囂也不然上之爲監謗而下之爲寒蟬置天下事于莫可誰何而一任上之自理其不淪胥以敗者幾何則奈之何其漫圖之也

辨才眞僞　第四問

萬曆己酉廣東鄉試

問今天下需才亟矣而每有乏才之嘆何世果無才邪抑有之而爲亂眞邪夫以師濟之盛下大備進退恭者則僞之與世所優容歟至孔子誅少正卯以僞而堅辯以似而非眞僞之辨嚴矣後世有爲似之説者有爲考僞之論者有爲鄙人之論者皆甚辨且精與孔子之旨合邪否邪或曰孔子所誅雖僞猶能有術也蘇僞猶術也始終非兩截人也今之人無才而僞無術務爲以者皆從于世而欺者在彼既竊所收倂其僞乘之矣是其得而其情僞愈不可測也昔人謂漢唐小人易見宋朝小人難知又曰議論多而成功少得非前所以文其姦歟今僞才之辨知與議論之多且什佰於宋其爲世道害不淺茲欲求眞者而用之操何道而可毋亦破庸人之見開功名之門而眞之實數乎夫名實之辨未易言矣諸生通於世務行將爲　國用也其盡言之毋隱

今天下需才甚亟而求才甚難者何也其弊無大於眞

僞之莫分而眞僞莫分在於崇虛談而鮮實效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内必有豐草豈其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湖以爲罟而不得一魚一鳥之利者由辨之不早辨耳然辨非以僞亂眞者之難而以眞亂眞者之難非終始於僞者之難而以僞喪僞者之難以僞亂眞者探囊而竊之以眞亂眞者白晝而攫之者也終始於僞者自成體段非兩截人以僞喪僞者陰爲跖陽爲舜終而又顯爲跖也江河之趨寧有底止而無惑乎壓執事之過慮也蓋僞所從來遠矣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者實與十六族比肩而事歟舉之主方且姑試之徐俟之

至績用弗成而後投竄及也則以蒼蒼正色列宿森羅
彼幺麽者可置勿慮非不能去不必遂去也代而季也
柱下史瞿曇氏且與吾道角而三孔子實與同時稱爲
猶龍置而不論獨誅少正卯焉曰僞而堅惡鄉愿焉曰
似而非何也彼遊方之外吾堂奧自在此遊方之内直
抉藩而操戈入矣眞僞之辨嚴矣哉厥後劉邵衍之爲
依似之槪謂直濕宕飾爲道純直純宕爲偏似直似宕
爲依又曰輕諾似烈多易似能進銳似精訶者似察徐
幹窮之爲考僞之論謂楊墨申韓之流譸張乎戰國非
人倫之大患以術異乎聖人也若爲名者之異乎聖人

也微視之難見聽之難聞而矜調足以張之便巧足以
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辭氣足以飾之斯僞夫
之傑也蘇子瞻又衍之爲庸人之論庸人者上之人務
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人好言中庸之道皆原於孔
子而其持論愈卑其術愈詭夫少正卯魯之聞人其才
力足以亂世鄉愿得老氏之精矯情混俗足以愚世先
儒之言曰鄉愿忠信廉潔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汙學
聖人之包荒既以媚君子又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
更無滲漏但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士人得其半節
一枝猶足盛名於世然則今之所謂愿人者非孔子之

所謂愿人也夫似直猶能訐似宕猶能傲似烈似精雖
僨事猶能任事僞名之人收名而不必獲實汲汲皇皇
惟恐名之我失寬深不測之量中庸之道雖不能任事
猶不至大僨事乃今之僞者其趨愈下而其術愈疎矣
小人何代蔑有而曰宋朝小人難知議論何代蔑有而
曰宋之議論多成功少然而人之難知正以議論之多
何也六藝足以文其姦也渝盟金匱敢言半部論語釀
禍靖康紛紛稱述周官是論語爲姦之媒周官乃怨之
府也兩聞人若此他何知焉今僞之難知抑又甚矣井
蛙希俎豆之業鼴鼠擁皐皮之座言夫子之罕言聞子

貢之不聞鶩行遠湖宋儒而浮譚勝之黠者爲藏拙之
門戶甚則爲發冢之詩書藉道德以進非幷道德而竊
之者也澤麋而蒙虎之皮反舌而雜鶴之音掀擊世務
洋洋盈耳及授之官職皆石田畫餅無所用之盜虛名
而履捷徑藉經濟以進非幷經濟而竊之者也鴟質而
效鳳之鳴鯢質而齒鯤之徒謂是奉職循理不足[illegible]
且跳梁論列寄興終南有不出一出而生平之眞態畢
露藉恬淡以進非幷恬淡而竊之者也斯三者非所稱
議論之雄而姦僞之傑哉是古之僞者以鉛爲錢今之
僞者直楮巳耳非其質矣古之似者優孟之抵掌今之

似者傀儡而已畫鬼而已恐少正卯所甚鄙薄而鄉愿之所竊笑者也燕巢于鼎魚遊於釜操漏舟而冀旦夕之不胥溺舛矣天下事誰復任之者然則捄之宜何以無如執事所言責實責實無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已劍之良也無取於鍛錫青黃而貴其必擊馬之良也無取於驪黃牝牡而貴其必駕士之良也寧取於浮譚僞說而必試之官職以課其功能國家有大政事苟能擔當力辨任人所不能任而瑣尾者捫心退矣朝廷有大利害苟能侃侃不避孤立行一意而覬覦者却走矣公卿有大識非凢所見苟能一言決之如圖廻

于掌而覲望者避舍矣行不必舍史要之篤實即如萬石君家何不可爲也業不必周召要之濟事即如王茂弘江左夷吾何不可爲也直不必衛魚齊太史即如汲長孺面折廷諍何不可爲也高潔不必吳季處陵即如錢若水急流勇退何不可爲也蓋天下無全才不皆無才惟偏才最多偏才者器識迥別意氣自上即有矯世之過實有維世之功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如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吾毋取其似鄉愿者而取狂狷之偏夏后氏之璜不以瑕掩合抱之木不以寸朽棄吾取其長而略其短五石之瓠浮于

江湖函牛之鼎不以烹雞吾取其大不取其細晋楚諸劍左右何妹沼沚江河各收灌溉舟楫之利不惟英毅奇偉之士得展布其四體而市人可戰貪詐可使一切談天談性鼓掌瞋目閧且東之高閣冷轉而爲躬行君子議論不禁而自息矣何憂乎僞士何患乎庸人雖然用天下之才易識天下之才難權變功力小人以之濟惡君子以之捄時是故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此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實愚夫見徑寸之玉光照一室恐怖弗竒以爲弗利其家此辨真之難也識天下之才易鼓天下之才難彈劾積威之後庸夫可以

奮揚風采消衮之徐豪傑所不能振起故天子必有先登之將大將必有先登之士此非天下之至勇夫誰與爲倡辟之張侯然一夫決拾將萬弩齊奮此作氣之難也今之用人者有超然之識以鑑士品又有不測之用以振士氣是天下爲籠而江海爲罟也倘以魚失爲之有乎此又察名實者之第一議也

屯政 第五問 萬曆己酉廣西鄉試

問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則兵之於國詎不重哉然兵與農不可同日語也乃說者謂井田爲兵法之祖兵黃帝受圖畫井因井作兵又謂自家一代之兵自井田出豈其形體方位間暗有合歟抑其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習五戎班馬政而亦然歟抑更有深意存歟自井田壞而周制湮兵下逮漢唐宋代各有兵兵各有制抑有當於周官否歟太祖高皇帝一統函夏首其兵衛而經武之制較詳其設立衛所棊布中外不當聚矣乃謂養兵百萬不費百姓粒米其道果出自周官歟抑亦別有善策歟今衆固東南兵固西北時事亦孔棘矣說者謂我朝屯田之制庶幾兵農合一之遺則祖宗之法固可講而行也昔何以利今何以弊或者法久當變其間便宜固可悉指數儻如日獨不得人而任之耳何處屯政哉寧不思言事易任事難乎然則任人之道又何居諸士今日且將離草茅而肩國家之任矣其具以畫陳毋徒曰吾藿食者何與焉

甚哉聖人之深於兵也蓋國之不振係於無兵而兵之不振係於無養聖人默備其習兵之法而陰省其養兵之費使天下知爲農而不知爲兵天下藉兵之用而不受養兵之害甚哉聖人之深於兵也執事以井田兵法下詢末學生固不能牽合於卦圖井形附會其說也請得以今日之兵農發明古制可乎夫今兵農之困極矣耕隴畝者竭終歲之力以奉軍而曾不得嗛半菽以自飽則農困荷戈者又枵然其腹以耗落其超石投距之氣則兵困西北地曠極目蒼莽徒仰東南之粟以果腹則農自以不農者困主兵不競調募外番而餼賫犒勞

之瓜分則兵又自以客兵困即今太倉詘水衡詘冏寺又詘常恐一旦譟呼至莫可收拾乃其操戈而呼者又皆不能彎弓而向虜者也是爲無兵而只徒困自陽侯肆虐而東南半壁盡成蛟居萬一揭竿斬木而江淮千艘扼吭於衣帶之間又恐農盡爲虜而兵重困愚生杞人其心而莫解其故久矣今觀井田兵法互相表裏乃知古聖之養民也使自養而其衛民也使自衛甚哉聖人之深於兵也乃說者謂井田爲兵法之祖出自黃帝師風后受圖伏羲遂象圖而井象井而牧象牧而敎按陣形於八位環風雲於四維與井之八家同圖之八卦

合也而又以握奇居中者象其中央四正四奇者象其外埼崎而角之縱橫而生死之象其星布而碁列方圓而分合也吁此實後人演合其形而牽附之說耳黃帝當茹飲巢穴之間寧必規規焉摹圖彷井而出耶兵神機也詎可以形體泥此不足辨明也說者又謂兵凶戰危盛世所諱姬公姑隱其說而假敎於獮狩之間以嚴誓信則質明仆旗後至者罰矣以試馳御則車軌塵馬候蹄而門獲軸矣以敎之順則大綏而小綏矣以止其貪則流艷之利過禽不逐矣以示不戮幼穉不殺迎降則不成不獻面傷踐毛不獻矣以告廟飲至則大禽小

禽歸祀於社矣假之以耕鑿作息之間調習其坐作進
退之法此其說近似然而姬公之深意固自有在耳蓋
無故而驅民爲兵兵安得而不惰無故而聚兵食民民
安得而不疲以疲民養惰卒而且欲寄大衆之死命於
素不相聲聞目識之人不幾以國爲嘗乎誠使一井之
中伏臘相藉子孫相抱歡欣足以相死一旦有儆則今
之擐甲而仰戎者俱昔之負耒而耦耕者也今之臨敵
而倚死生者俱昔之比閭而共休戚者也寄威嚴於順
治借耰鋤爲戈矛姬公所爲神道設教而黙鼓天下以
必趨者與試稽詩書所載克詰張皇之儆古曰車攻之

詠何嘗諱言兵而亦何嘗貽民困耶自周德衰而井田
廢以下迄於漢唐宋代各有兵兵各有制嘗考之漢嘐
儀志謂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焉唐言吏士起田從軍
則猶有兵農遺意焉如唐之兵籍於府府隸於衛用則
命將檄兵居則分番耕直去周制爲差近至宋而兵與
農始分矣且羣聚而食於農矣周官之則既已澌滅無
餘而終宋之世兵卒不振則其勢然也我　太祖高皇
帝不階尺土奄有華夏其　神武睿筭雖獨得於天縱
而規模制作實備練於戎行故一代經武之制最爲宏
遠而於兵農倣古尤深致意居嘗　勑督臣曰養兵而

不病農者莫若屯田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糧庶幾兵
農兼務國用以舒爰考其制大都一衛之兵十之七屯
種而三城操屯種所得爲石者十二以自給而六輸官
以給城操者力農講武分番迭進雖與井田之制稍殊
然井田以農寓兵而屯田令兵歸農究之兵自爲農則
兵自爲養也　高皇帝嘗曰吾養兵百萬當不費百姓
粒米蓋軍衛屯政若斯之善也自抽屯補伍而屯籍漸
壞　國家數百萬軍需僅仰給於漕運而九邊索餉之
牘幾於充棟不得已則急而請　內帑愚非敢謂請此
非計然竊虞其非泉海也奈何酌之不竭乎夫九邊之

屯地不改也　祖宗之屯制可攷也乃坒下亦未嘗不
屯也則俱名耳問其田非折而入於戚畹豪右之手則
委而棄之萑葦砂磧之墟矣必欲召募開荒令縣官供
其犋種則紛不可爲欲淸其故壤令官庄還其膏腴則
掣不可問惟據軍產之現存者按籍而授之令什三負
耒耜什七守烽堠給耕具令墾種其間則屯尺寸　國
家之尺寸也屯尋丈　國家之尋丈也屯無窮即　國
家之無窮也此東作之便宜也地有肥瘠不可以額徵
年有豐歉不可以地徵分置屯長令賢者董之踏報量
輸貯之里倉則屯升斗得升斗之用也屯釜鍾得釜鍾

之用也屯億萬即得億萬之用也此西成之便宜也縣之令曰軍中自開荒十頃上者爲功百頃上者比斬敵得次加秩則軍樂應矣富民開荒若干者贖某罪願輸田入屯者估值授納有差則民樂應矣又鹽引參用新舊法首輸邊而金次之鱗次其制則商樂應矣蓋借厚力於商則集事易借衆力於民則就業易借激勸於賞格則趨事易此開復之便宜也又縣之令曰秋高馬肥戎夷馳突傷我稿事冬月令屯長濬溝渠立營壘則戎馬不得爭馳矣謹之以烽燧哨之以遊騎則戶甲相爲保聚矣責成於撫按而分攝於督司則上下互相考報

矣焉我彊我理則地自爲險我鼓我鐸則家自爲衛而又考報有差等則人自爲勸此守護之便宜也夫荒田國所棄餘也屯田國所現在也東南田存則王於登復而以芟荒輔之西北田失則王於闢荒而以屯熟輔之其軍則俱受閑於敎後者也分三爲屯不必加餽也無客兵者挑其壯者守捍而以單弱耕有客兵者則以兵守捍而以軍耕此綜理之便宜也說者謂迂遠之空譚無濟然眉愚以爲今日之弊正在狃目前之計而忘久遠之謀耳不然屯如故法如故而官又如故乃昔以之利今以之弊則奉法者非也　國初屯法既立經畫亦

詳牛具總於屯曹糧粒登於計部設憲臣以督之復遴守令協同而收放之法至備也凡遇歷遷必代而後去所儲不及數則降罰有差法至嚴也而有如今日職屯者率優游於城市寧知阡陌之巡行與屯者止憑信於簿書何暇廩庾之稽覈耳目既不相習虛實遂至相蒙賞罰既不足憑功罪遂至相混而欲屯政之修舉不亦難乎然天下事固非異人任也特患不得其人而誤任之耳何憂屯政哉若任之之道則又難言矣盲聞難執一見易憑當局者得之於躬嘗而旁觀者撓之於耳食則任難愚易圖成智難慮始見小有利而輒隳遠謀狃

小不便而竟虧成算則任難事無專官官無專柄督十羊以九牧而捐一瓢爲衆輿功則攘爭而敗且交委焉則任難推轂可以譽取不必其勝計功可以賄求不必其核譬之責畫駿以駕而蒙澤麋以駁華焉則任難未舉姑緩之百年方舉而迫責於旦夕一不及效而三尺隨之且遂以爲終不效也則任難漢宣帝時諸羌畔問誰可將者趙充國對曰無逾老臣遂馳金城圖上方略規便宜十二事詔問數四往還而無變計卒用其謀大破先零使宣帝當時而任介於疑信權參以二三郎十充國何益於事哉今　國家之於視其臣有異於帥之

譬使其卒者乎官之惰窳其職有異於農之蕪穢其業者乎徒區區藉無實之虛文欲復　祖宗之舊制何緣哉則又豈獨一屯政而已然愚生過計則不獨在餽而更在兵何也一人而誠兼兩人之用即以兩餽供一軍不見為糜十人而不得一人之力即以一餽供十軍反覺其濫則有用無用之別也　國家竭東南之力傾司農之藏而歲輸之邊者寧非預養其死力為異日緩急需乎乃一旦有警輒虞無兵則雖使天雨錢山積粟曾何當於成敗之數哉是今日之議增或者不惟餽難而兵固不易也管茅一得之見不識有當芻採否

心學　第四問

萬曆己酉河南鄉試

問心統性情者也語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情欲生焉以性屬靜而情屬動果可分與不與心統性情則動靜之間安所見心術與自昔聖門授受語心法要不離日用亦為甚顯易可循後乃漸為微渺之言宋儒有謂心學莫如主靜何與又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動亦定靜亦定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何變幻莫可詰者與抑所謂動靜者原非寂然之謂耶我　朝復倡以良知之説其與工靜合與良知名目孟子屬之不慮而知可謂致知而不假思慮與其格物之辭得無為虛無立識與抑原自萊來而未嘗遺物與今之祖述者説益玄遠畢不謬於當日之指與抑不知動靜之間所著力者安在説者曰老莊之後流為申韓世風漸薄機械橫生抑有相循而然者也其説非過刻否此所關世道人心甚鉅願與諸士共講明之

人身百體本靜而惟心本動則不靜而惟心不靜不可以言動夫手足耳目皆効動者也然第委形耳其有自視自聽自持自行者乎所謂有待而然也獨此方寸不迫而起不迎而赴靈瑩活潑在在周遍能使千古旦暮宇內一堂故知百體本靜心本動也耳目手足之既動也聽與聲俱視與色俱擔負奔趨與物役役其不汩沒者幾何獨方寸之自起自赴者斡旋斂轉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施之無窮而恬愉自若常覺物形自擾御物者自閑故知百體以動為動而心無不靜之動也心本動不必更求靜以牿其機心即靜以為動不必更厭動以窒其用此千古心學之祕世教晦明之關

也且心何從來乎太極之元有物渾成天地以之立命
生人以之立心天地之命惟玄惟默而不能不彰於風
雨露雷之教四時百物之行生生人之心至神至妙而
不能不徵於喜怒哀樂之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之倫序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欲生焉
有生不能無感故性不可見即情而在含情求性所謂
人生而前不容說也寂感總謂之感應寂應感總謂之
動故靜不可見即動而在含動求靜所謂有意求靜靜
即動也動返於靜情合於性乃所謂靈瑩活潑至神至
妙之心體故曰心統性情言其統一而不分也自昔夫

子設教授受皆心然顏子克復不離視聽言動非故淺
言之理如是止也蓋理愈顯則愈實愈實則愈神如饑
之食如渴之飲厭飫之後口與味心與口總相忘耳即
如自叙一生學力歸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不曰規而曰
矩貴有方也僅曰不踰若明有出入之限也而總於心
之欲驗之欲者動機也然則言心者言其動而可矣土
聖所爲神化即下學所爲立心也然而動之名復不可
訓何也有心之動靜有境之動靜心之動率性爲情不
離乎靜者也境之動恣情滅性動靜兩失者也世方相
刃相劘於接構之場而復以動之名明道其流不至逐

境遺心者幾何故宋儒周子之言立人極也曰主靜夫
對動斯有靜無動則并無靜矣對容斯有主無客則并
無主矣如曰動外別有靜其將屬之地與時乎屬之心
乎屬地與時則兀然暗室謝絕紛紜已自靜矣又何待
主屬之心則纔有主便非靜矣且靜本無體窈窈冥冥
又安得而主之故主靜者主之於動也心無時無處而
非動心之主無時無處之動而非靜握道之紀提物之
衡聽其自來不爲物先聽其自去不爲物後無不思無
不爲而實未嘗思爲也無不覩無不聞而實未嘗覩聞
也若鑑照物影生於物非生於鑑故鑑不礙影若水遇

風波生於風非生於水故水不礙波若是者靜也人心
動靜其猶陰陽乎然陽爲春爲夏而華者以落秀者以
實未嘗無收斂也陰爲秋爲冬而晩芳之英後凋之木
未嘗無發育也自元會運世以至秒刻忽微莫不皆然
然則春夏秋冬總天地之動機而其自陰自陽自歛自
發亹亹而不著者乃天地之靜也天地之動靜分必不
能造無造有而形色象貌非其極盛而不返必且蕭索
而無存人心之動靜分必不能盡性至命而天地萬物
非其底滯而不宜必且淫溢而無節故明於主靜之旨
則合言之固可分言之亦可互言之亦可周子曰動而

無動靜而無靜此合言之也所謂無者乃眞有也程子
曰動亦定靜亦定此分言之也所謂定者至無定者也
朱子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此互言之也境之動靜不
能相有而心之動靜原無不有也信乎動靜者非寂感
之謂也寂感總名之動而善動乃名之靜也動靜之辨
明則主靜益不待辨矣然而主靜蓋難言矣求之於靜
不得求之於動不得有主執之非是無主聽之亦非是
如不得其要領徒影響摸捉終無補耳宋儒有曰無欲
故靜敬則心有主於功夫本體關發殆盡要以徑直明
顯無如王文成致良知之說良知所謂靈瑩活潑至神

至妙之心體無動無靜而以靜御動者也致者主之之
謂也良知名目見於孟子知以不慮爲良可謂致知而
能廢學問思辨乎不慮之知屬之孩提稍長可謂稍長
以後盡失其故吾乎特以格物之解與宋儒剌謬而不
知正相發明者彼以心外無物物外無心不必借物以
爲知而不能離物以爲致學問思辨篤行總是一事身
心家國天下總是一知欲學者就日用事爲隨在體究
以致良心徧滿無復遺恨則百慮一致乃所謂不慮之
良也慮以不慮乃所謂性中之情動中之靜也特事物
之說遡流以窮源良知之說源流總一派要皆與空虛

頓悟之教相反者也當日驟聞而疑是非相半然其旨
愈明後來遞相祖述附會遂多頓令去之千里矣何也
今之學者畏宋儒之精實而安薄其支離慕文成之徑
約而更冀其速化懈心勤恪輒云性中著不得伎倆假
途玄曠輒云靜中添不得意識卽未必眞能二氏也而
言則是也卽未必言言二氏而推附出入若藉爲主盟
而羽翼之也倡者居然先覺和者奉爲顯門賢智以出
世自高闇汶以餘唾相餙吾不知其良知置於何所而
又安問其靜矣靜體已屬枯槁而又安問其動矣蓋嘗
譬之聖人立教言近指遠如富人之室百物具備時出

以應人之求卽尋常什器皆其現瑋奇特者也賢人就
所見立言精深簡至如行賈者窮險阻采珍寶幸而得
之不惜以示人冀有好奇之士得梯航而共適焉今世
之言道者寠人之子妄飾萬家之藏且厭薄布帛菽粟
以爲無足炫觀而侈誇擅連城之璧照乘之珠索之則
杳不可得其謂之何哉然愚所患又不止此人心與天
地之氣同是慘舒同是感召實體實驗陽明之氣也逃
空守寂陰凝之氣也氣屬陽明則爲坦直爲宣暢有發
榮和懌之象焉氣屬陰凝則爲狠戾爲鬱結有剝落蕭
索之象焉史遷言申韓刻覈原於道德之意說者謂絕

棄禮法君臣父子之間既無復維繫則束縛繩削更何
忌憚況今之祖述蓋尤甚焉其詭託愈不可測其釀禍
愈不可知以陽明用事之日而有陰凝剝落之處是豈
細故奈何不力返哉欲返世風必先明學術欲明學術
必先辨人心宋儒有謂心配火最精言其光明發動也
夫薪非火也然薪不傳則火無[illegible]境非心也然境不
接則心亦息矣不可使境之動入於心不可使心之動
不顯於境毋以多慮緊不慮之體而知且溺於憧憧毋
以不慮塞能慮之機而知且蕩於窈窈與其輕言本體
而墮體黜聰茲無實際毋寧近言工夫而言動事爲可

達人德知是則性情動靜確然覩其指歸而格物良知
之說又孰辨其異同也然未知果有當於心學否

國勢第一問

萬曆己酉陜西鄉試

問天下之患莫大乎以陰乘陽而人不知陰陽者幾
也立於治亂之先者也經曰致治於未亂保邦於
未危以爲聖人所畏者在幾與當陽明極盛之世
陰幾似亦無間可入何聖人之兢兢也哉　皇
上御極三十有七年海内號爲極盛憂者東西發
然天下之人以爲可憂在是及中使四出民不聊
生天下之人又以爲可變在是今乎者乎撤者撤
一切苛政亦且號可罷而天下之可憂若又有大
於此者辟如有人病去而形加靡心志日加困悶
則所去者恐非眞病也今　國是人心民風士習
其可憂者何在夷攷二百餘年橫瑞驕虜逆竪悍
盜其虐焰害百倍於今日者然皆事半而變釋木
有若今日之憂日漸而月盛者也豈天下之可憂
眞有在幾而不在形者耶夫良醫之治疾也必視
其毒之所在而鍼石之治今日之病當以何術語
日事述于當局諸生立於局外必有明若黑白者
矣其悉爲我言之

盛與衰相循環者也然其道不越陰陽二端陽所以昌
而陰所以衰也是故世之治也其象清明其人簡質其
政和平其文曉暢其議論明切其兆爲豐年爲祥瑞爲
和風甘雨凡此皆陽之屬也世之亂也其象陰翳其人
偷闒其習凌競其政無倫次其文鉤棘其議論沉晦其
兆爲兵刃爲雨暘愆期凡此皆陰之屬也陰之乘陽也
不于其衰于其盛故古之聖人處宴消之日而君臣上
下彷徨動色當寢而憂席當食而憂七稟乎若危亂之
立至而不可救解夫聖人非崎嶇於康莊而喃喃於宴
笑也唯見夫天下之所患者在幾而不在形故其心常

惕然若病而其身慄慄然如處危石之下辟如有大明
知酪之有毒也雖佐之以瑱錯侑之以絲竹其人必投
箸而起非畏酪也畏毒也太平者人主之酪也晏安者
太平之酖毒也梯航之貢不鞭而至太平之瑱錯也祠
官有卿雲之頌邊臣有紀功之石太平之絲竹也聖人
灼知太平之酪有此晏安之毒是故等瑱奇于芒刃例
歌謠於詛呪非畏太平也畏禍也夫鑠金之夏必有伏
陰桂滿之夜必有虧輪天下皆見其有餘而聖人恒窺
其不足夫有餘不足之分數易知也有餘不足之迭相
乘難知也少康之一旅也句踐之會稽也皆天下明見

其不足者也而卒以興夏而吞吳智伯之驕也齊湣之
強也苻堅之盛也而皆不免其身天下事可以有餘不
足論哉夫人當不足則思思則通而進乘之當有餘則
驕驕則塞而退乘之不見植花者乎由芽茁而蓓蕾由
蓓蕾而英蕚澆灌扞刜無所不至及其紅紫爛然一顧
之後帷幕都撤雨摧風落無復顧惜由此觀之人情戒
于不足而偷于有餘也審矣今　聖明垂拱百執事受
成民勞而不囂兵設而不戰封疆之内雖有小警如人
癬疥之疾爬搔即得而執事猶舉昔之蠢動及瑠而虎
者以為言此其害非不横而患在肢末一日而掃除則

無復事矣而生亦以爲天下之大可憂者在幾而不在
形今天下雖無危亂之形然地天之不交已極而人心
之幽抑亦已甚矣所謂不交者一曰簽塞而不通如濃
霖之不曉章疏是已二曰情鬱而不暢如溽濕之不雨
用舍是已三曰機嗍而不明如幽室之難睹大柄是已
三者操之自上而其端始于一念之不信始之以不信
繼之以不斷其終使人摸索於不可知朝端之上結成
一段幽隱不耀之色此豈復有陽明光景耶而一時公
卿大夫亦相與頑鈍闇墨嗜進若饑叢垢而不以爲非
聚啞而不以爲辱蒙頭覆面挨排而已其矯厲甚者又

或刻意矜莊鶩虛聲而掮情實以勝心謀國以嗔心任
事積猜而鬼詐焉積虛而響傳焉積胸腹意見而介鱗
生焉彼且爲山川此且爲門戶彼且爲煙霧此且爲風
雨家懷一心人匿一見如堅冰之不可泮而頑雲之不
可解噫小人乘此足以得志宋唐覆轍可監已而今日
之風尚抑尤有可愕者民服於奇淫士競於吊詭醜宿
儒之所共聞而傲天下以不可知言出于六經語孟常
言也有一人焉談方外異教與僻不可訓之書則相與
誦而法之行出於仁義孝友庸行也有一人焉破常調
而馳格外寂寞至於不可井泛駕至於不可羈絡則相

與修而傳之進稗官而退史籍敢于侮聖人而果於宗邪説其初止於好新耳以爲不奇則不新故爭爲幽眇之説以撼之又以爲不乖常而戾經則不奇故至於叛聖賢而不自覺世道人心至此幾于白日之昏霾而陰幾徧天下矣嗟夫漢之衰也以意氣晉之衰也以清虚宋之衰也以議論夫意氣清虚議論三者皆非致衰之道也然意氣不已則爲標目標目不已則爲捍激是故有戈矛劍戟之象焉清虚不已則爲任誕任誕不已則爲棄蔑是故有被髪左衽之象焉議論不已則爲紛競紛競不已則爲牽制是故有削弱局促之象焉由前言

之是爲陰幾由後言之是爲陰形聖人知幾之患深於形故每先事而逆制之夫天下有有形而無幾者亦有有幾而無形者　祖宗以來夷狄宦官逆豎悍黠之禍亦時有之然皆不旋踵而撲滅而　國家亦幸安寧無事是故宦如直瑾而　朝廷如故也夷狄如也先俺荅而封疆如故也逆如煦如濠盜如劉而金甌之天下卒無改於初也斯時也國恒其法官常其守野規其習故雖有竊發之毒而其禍止於一事一人是謂有陰形而無陰幾夫世有潰癰割疽之病而神不衰者元氣盛也元氣耗則拔石超距之士可旦夕仆故曰甲刃鏦鏦非兵也流金鑠石非災也牛鬼蛇神非妖也天下之所患者陰幾動而已抉陰之道莫大于信法而守常　皇上一日而翻然洗慮修　祖宗之常法而歸各部之常職可立使幽翳爲旭日而陰凝爲和風是故綜名實以課功能虛囂可杜也一　令甲以定職業躁競可抑也宗禮教以甄流品嶮巇可平也崇眞儒以明正學隱怪可伏也而或者以爲積迷之陰未可以一旦掃則世豈有百目之暗而不可以一炬銷者乎夫世之厭寂寥而嗜海錯者機未至耳夫使趨者不得所欲而反以見醜其機乃甚吾見天下之翕然以常道爲梁肉也此所謂抉其陰者也

仁體第三問　　萬曆己酉陝西鄉試

問聖人之學無一念不在求仁是故聖學[illegible]念
而聖人答問聖學以仁爲綱領夫子[illegible]不與
二三子倡提撕而其告衆分明因仁者人也親親
爲大所謂人者爲復指吾自有之形耳而即指視
前對立之人耶端木之賜問博施之問[illegible]顏氏
之一問也而語之以[illegible]顏則以不目人而曰
己也曾氏之宗具於大學[illegible]所宗者絜矩[illegible]其于曾
論近取之仁亦互有發明[illegible]大[illegible]必念念不忘天
下而後謂之仁然亦有遐[illegible]者獨立無心于斯世而
品甚高者將遂謂之不仁乎抑謂于仁則[illegible]矣小
人之名甚惡而以殘[illegible]之高[illegible]當之恐[illegible]不忍然
夫子每致恨于有[illegible]者而所謂小人者似亦間有所
指也夫儒曰愛人[illegible]亦曰兼愛[illegible]曰[illegible]推釋亦曰
度世莫不濟吾一體之仁而所謂不同者亦自有
在此多士篋蒿闇於章句帖之者也曾公明有言
夫老生者見不生[illegible]奇者見不常也諸生其畢暢
懷言之未見腐朽之不爲神奇也

仁之說何始哉始于形氣之初分而爾我之初甦也洙
泗之教無所不攝而仁爲挈領蓋夫子于諸弟子屢辨
晰焉要以直指而深切莫親于以人訓仁一語夫天下
盡人也人各以其靈者爲心汪者爲欲而仁人何欲哉
天下之欲視者即其目天下之欲聽者即其耳天下之
欲遂欲通者即其心知也今夫春之在草木也紅碧爛
焉是故有草木而後春之形色姿態見有億兆之人而
後仁人之化工始絢爛色澤于天下也夫親者人之崇
而身之始也細至于蟲鳥暴至于窮奇檮杌而墮地一
念未有異焉極此一念則熙熙之世浩浩之天也故曰

大也然則夫子之語子貢所謂立人達人者是已至于
子淵何不直指曰人而曰克己曰世之忍于相賊而求
多不止者有己故也辟如有人四肢和適不知有身一
旦疾作鬲焉而吾始有目瞶焉而吾始有耳攣焉癢焉
而吾始有手足故人至于有其耳目手足者病也是故
有己則有分別有分別則有町畦有町畦則有壅閼而
天地之生機乃病此有識以來最先入之客邪而伏羲
神農所欲鍼砭而從事者也天天地與吾分職者也天
裔與吾分氣者也昆虫鳥獸與吾分情識者也百姓與
吾分髮膚齒爪者也夢而戰者倚知相倚力相扼及
其一醒而冦仇戎狄即我神識所擊搏者即我手足也
夫人之溺于我而與人爲競者己之夢方酣耳豁然一
寤而入荒四海可大同也此歸仁之旨也曰曾氏之傳
獨得其宗而夫子未嘗以仁相授受也何也曰曾氏之
學從一貫悟入而以忠恕表之忠恕即夫子所謂仁之
方也曾氏一唯之後躍然有悟于平天下之道人心本
足而約之以矩是故絜吾之口而知天下之不可以饑
餓也絜吾之身而知天下之不可以罷勞也潔吾之心
而知天下之不可以愁嘆抑鬱也凡吾之貪愛嗔嚚絜
之皆治平之大經如泥沙之不可勝用而水火之不可

[illegible][illegible]後知一之無盡藏也夫仁有安利而要于濟世
則一顏氏之學即克即禮即歸擧天地于一掬收位育
于當念不顯篤恭之仁也天道也曾氏之學有軌則有
持循有漸次如戶之有樞而車之有軸禹湯而下所以
仁覆天下者皆是物也人道也曰儒者不盡治世也可
謂獨善皆不仁歟曰仁者不能使世之必用而其心未
嘗一刻忘世也昔孟子之叙好辨也述禹周以來聖賢
之苦心千古一轍而其一段憂世憫人之意至于欲用
不獲而託之空言讀之眞可使人墮淚孔子曰吾非斯
人之徒而誰與舍斯人而逃之此枯槁者之所以不仁

也自天下之昏于功利也世恒見富貴之不仁故相率
而去之為高而不知富貴者之可嗤在于不仁而不在
于用世也夫世固有身居山林而心憂世道者此其人
但可謂之不用而可謂之不仁邪然則夫子之所謂小
人儒者抑以其不仁而小之歟曰是已其人既無庇廕
一世之心辟則童稚之不可仗而鬻人子之不足恃故
并其儒而小之非眞謂其徇外為人也生嘗上下古今
而論之當堯之世則禹稷契為君子儒而巢父許由為
小人儒當夏之世則伊尹仲虺為君子儒而卞隨務光
為小人儒當周之末則栖栖皇皇者為君子儒而歌鳳

[illegible]尼之流為小人儒當漢之興則驅秦暴虐者為君子
儒而採芝深谷者為小人儒夫山居之人獨處鮮歡環
視天下無可託足者此其心不近嗔乎溺焉而不與援
懼其混我屨也焚焉而不與捄懼其灼我裾也此其心
不近冷乎識可以濟顛危而不用其識才可以解天下
之倒懸而不用其才辟則富者之匿金于窯至于皇窘
無措而猶什襲之也此其心不近慳乎數者皆有餘于
迹而不足于心豈于自為而嗇于為人是以謂之小也
夫人胃之強者不擇飲食佳惡皆甘而弱則否至于病
則一切味皆厭矣隱者之思入而不思出也此其胃必

有不受者也安在乎一體萬物也然則是仁也何以異
于慈悲之佛兼愛之墨耶曰墨氏之用愛無復親疎而
佛等視賢不肖夫天之于物也哮者使之居山螫者使
之居壁馴者使之近人文者使之瑞世天地有私好惡
哉不如是則物不安其所而失其並生之常性也聖人
知之是故有親疎之等有賢不肖之甄別愛行而禮節
焉雲漢之所以昭回也慈窮而法加焉霜雪之所以凜
厲也皆仁也噫今之所謂仁竊惑焉彼以為治世之外
別有一種性命之學其說莽(汤)而無歸而稽之實用若
覓鳥迹于空而求風痕于水也其懶慢不耐世故者則

又曰君姑且爲二氏夫老子曰以道治天下其鬼不神
又曰我無欲而民自正而佛亦切切然以度衆生爲事
聲聞趨寂而避罵佛甚呵之二氏之學雖偏然亦何常
舍人以爲仁也夫舍人以爲仁則就其舍之時而心已
枯是猶欲種桃而先焦其核者也

兵餉第四問　萬曆己酉陝西鄉試

問國家養兵之制始未嘗不善而後漸壞也至於今
而單匱始甚已說者謂弊在有兵而無兵兼有餉
而無餉也無餉而因以無兵也此其故有可借箸
籌者與昔人有言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財於餉猶
壘之資餉而餉於兵猶客之集水也今理財之制
毋乃實有所歉以兩受其不足與夫議兵則製肘
餉之窮而議餉亦藉口兵之冗將使餉不棄於兵
財不窘於餉奚途之從而可其悉心盡便宜以對
將竦意而覽焉

天下之計嘗當令其有餘而無令其不足夫有餘不足
非定形也眡之乎制而已制周則有餘制弛則不足制
周則不足者可使有餘制弛則有餘者終歸不足所謂
不足之可使有餘者非造無以爲有也視夫竇穴之所

在而爬梳之與夫底滯之所趨而調劑之者也今天下
養之有餘而用之不足者兵也入之有餘而出之不足
者餉也用之不足而仰於餉則有餘者兵也出之有餘
而入於兵則不足者餉也兩者交相屈而互相詭故議
兵餉於今日其足之難而足餉於今之兵足兵於今之
餉其相爲足之尤難古者以農寓兵故國不患無兵兵
不患無餉然施之後世則礙而不通其勢異也漢武帝
比歲出師擊匈奴其年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
雖曰財賂衰耗而威振於漠南拓地至二萬餘里兵莫
強焉唐自府兵變爲彍騎漸至元和而民卒以二戶資

一兵見於李吉甫之國計錄宋嘉祐間蘇軾謂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皆仰給縣官農夫之力竭餽運之卒疲之二季者並以有限之財養無用之兵若虛憊之人其氣血盡爲癰疽所用而還以自攻弊可勝道哉我　祖宗養兵之制甚周蓋有善於古者至於今日而弊極矣古者能集不募之卒而不能不賦民爲卒也能走不運之餉而不能不使民自餉也　祖宗以軍隷衛而民無遣戍之勞以屯田養軍以鹽筴佐屯而民無裹糧之費豈不甚善矣哉而柰何後之漸以弛也衛之額半存而半亾屯之政名存而實亾鹽之利金存而粟亾

故按籍而受餉如林之衆也捆載而輸九邊者幾與歲入之數相當如坻如羊之富也然投石超乘者几人而枵腹思脫巿者有徒也且兵耗則餉宜浮於兵也餉絀則兵宜浮於餉也今議增兵者窮於餉之無可增而議減餉者格於兵之無可減此何以說焉夫有兵而無兵者未能得兵之用也有餉而無餉者未能得餉之用也無餉而因以無兵者未能制餉以制兵而得其所以爲用也以生言之天下所不足者豈兵哉財也管子有言爲兵之數存乎聚財一日而有財則閭左少年市井驁悍之輩皆吾兵也夫民之嗜利也急於生而甚畏饑也

甚於死今有格鬬者持鐽一呼百人立至前有敵而不見後有法而不怖者何則驚於利也或者循拘攣之見不過謂不習之兵不可以戰則今之所習者何兵耶試以京營論厮養隸胥孰非徤見優駔儈保孰非官廩旦晩有急此輩亦無所用以無用之人而糜有用之儲則曷若蓄有用之儲以待必用之時是故蓄盈而後兵可良也餌芳則魚可死也兵良而後冗可汰也䅖精則秕可湯也冗汰而後羸可久也病去則元可滋也今　國家所以取財者已無遺孔而所以理財者尚有遺制理者分疏之使各歸其所以全收其用者也辟之流水然

下有滲也旁有漫也彼有溢而此有涸也則其爲吾用者少挹而注之消而息之就常用之內而覈其枉費之浮移委弃之餘而收其酌濟之利無弗爲吾用者也夫財之不得其用非一已有耗之而耗者水衡之虛冒大官之冗濫可裁也有增之而耗者鬻爵之取責而償息榷稅之奪正供而飽私橐可停也有出與入不相准而濫者筦鑰在內而外廷之句稽不及民費其十而供於官者纔一官費其十而給於民者纔一可出以歸有司也有源與流不相赴而逋者經費在外而度支之會計不及賦緣事加而事後之沿未停用以額設而額內之

羸時有可收以佐正支也有粟與金相貸以爲省者民間之賦以粟易金則苦粟賤而各邊之糴以金易粟又苦粟貴宜聽近邊數百里內以粟爲賦如鼂錯所謂募民徙粟塞下及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者可以減乞運之費可以振收糴之窮也有居與化相權以爲益者貞元初陸贄請和糴關中計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市和糴五斗今宜令所在郡邑借貸金爲糴本以歲之之善敗稍昂下以攻不售予欲得重之相因化之時舉無不爲國筴而歲賴其羸且其在畿輔一有緩急可以代輓之艱可以防咽喉之鯁也有散

與聚相環轉以爲蓄者宋蘇轍謂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請計其直以錢償之今京軍受粟於官疇不轉手而鬻乎宜於出庾之時官視其鬻者市以錢第爲直稍加人必爭赴所給錢纔足當工脚之費而市一石可以減一石之漕折一分可以餘一分之儲也夫米鹽罕章搜剔均節發伏利輸滯積使漏巵逝波還向阜通之數遺秉滯穗盡歸幅湊之途者理財之制也未有財有餘而兵不足者也雖然此所謂隨欹而柱因壞而補者爾欲制之周計非復屯鹽之舊不可且夫素封之家一旦中落僅僅左枝右撑以苟且目前勢必至於滋削而終不復振亦惟是按其先祖父遺事次第修復使日計之不足者歲計之有餘而後可以長守其富蓋善經國者必操其有餘以爲權而後能轉其不足以爲用故不以一時之省而易無窮之費不以尾閭之洩而博昳澮之盈今疆場之間方眷眷已曩者東西諸役議調議借則幸所在覆杼得合四方之力以應一隅而幸可爲常乎倘不幸而爲破屋之禦無可調無可借何以待之於是始悔今日之手束肘掣而坐困也生竊心恐其無及也

第五問　　萬曆己酉陝西鄉試

問大人之學毀若無用而譏之于無不可湔昔夫子之以知爾孫二三子也蓋以用世一大事相期許也至於春風沂水之點獨若所對非所問者夫子奚取于無用之狂而以加于知方足民者上哉蓋吾夫子一生之精神有于行道而點之狂簡則又所思以寄道者狂似疏闊似迂何以邊列中行之次而以行道覺世屬之也易之稱羣龍也以其陽剛無欲也狂之無欲備亦有龍德乎三代而下若張子房謝安石狄懷英皆世所稱人傑然許其疵則子房寄心房中安石溺情絲竹梁公比肩嬖奴俱有簡疑之迹詎其功皆所謂旋乾轉坤者又不知于狂之作用何如也其他若晉之陶潛唐之李白蓋皆有其狂而無其用使其得志或亦有以自見古今評二子者多矣其志操可襮按而其言可具述也夫天下未有無用而謂之狂者諸生試舉其大節一一而品定之至若今之所謂狂乃傲肆不檢之徒無一可用于世者諸生幸無臚列以汙齒頰

天下之至活者水也風値之而文地値之而澤草木値之而繁茂天下之用無過于水者而水未嘗有聲色矣味以自售其用也大人亦然以爲有用而超然遠韻若無意于當世以爲不用而天下之大難大疑可指顧談笑而決故古之人以龍德配焉蓋其大小隱見隨時而用未可以器局論也昔夫子之與諸弟子言志也而由曰知方求曰足民赤曰宗廟會同夫使二子者而當將相之選則文可經而武可緯其一時豎立豈後世才臣所敢望而夫子之心若不甚恰也至于點也而所談止春風沂水焉已矣所樂止童冠詠歸焉已矣自世儒而論則點也婆娑嘯詠而流連光景頹然自放于山情水意之間蓋任誕之宗而虛無之祖也而夫子何以喟然與之噫世但知才氣之可以集事也而惡知妙天下之用者在識趣耶才氣如疾風振落枯朽自除識趣如明月澄空萬象朗徹是故以點論三子覺宇宙之自清而經世者之攙擾也夫鳳凰之翔於千仞也矯矯未舉而天下之鳥已黯然無色矣此夫子之所以與點也與其用之大而非謂其不用也夫點固聖門之所謂狂士也世人不知狂爲何物而以放浪不羈者當之則謂點一放浪不羈之士而何與于治天下不知夫子思中行而

狂卽次之中行者聖人君子也禹皐稷契伊周之類是也世有次禹皐稷契一等之人而不可以治天下者乎夫狂龍德也中行者龍之全而狂其分也點也其見潛之間乎潛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而點則有夫子知之然夫子雖知之而及門之二三子未必知也自夫子喟然之後而後之論點者尚以爲能知聖人之志未必能爲聖人之事則點之全機大用竟歸于遯而已矣是以謂之潛也自漢而下蓋有一二豪傑得狂之心而擬龍之一體者幸而遭時則天下仰其事業而不知其事業之卽狂不幸而不遇則天下笑其狂而信狂之果不可

以事業世之不知狂久矣夫張子房謝安石狄懷英三人者古今所稱人傑也夷考其用皆以識趣而非以才局閑曠遠淡之中而旋乾轉坤之機軸出焉子房之狂智安石之狂沉梁公之狂恐三人者狂體不同其近龍德一也子房之擊博浪沙也猶有俠心焉至于燒棧固項躡足封信而其氣已斂非復下邳時故態也及其封留辟穀之後而帝數欲易太子當時之可言孰踰侯者而侯未始有言也侯知高帝目中未有諸臣而心中常有四老故四老至而愛子之心奪此正古人所謂格君心之非者何也帝自以爲吾之富貴可以籠天下士及

至天下士有不受吾籠者而其心始退然不自安此赤松之遊所以免辱而震器之安竟屬之東園綺里也是漢高以富貴用天下而子房又以輕富貴用漢高也安石悠游東山寄心于煙水絲竹者四十年使其不用則一玄曠之士耳新亭之役王坦之至倒執手板而安從容笑語目中若無温者兵衛如林而其氣固已索矣及符堅來寇百萬之衆次于淮淝而安圍棋賭墅略無異于常日世皆以爲矯情鎮物而不知安石之成算固已先定于胸中也夫以符秦之敗徵符融知之道安知之張夫人太子宏知之可以安石而不知乎且人情何容

易矯也見蠻而肌栗見烽而色動雖非士亦不能把持而況劍刃生于几席烽火交于眉睫乎此而可矯則趨利避害之心人誰不知其當矯而何矯情者之少也是其識與量皆超然風塵之外而非可以世人之識量論也梁公脫械之後深有悟于大易之旨是故以武才人之忮忍而公委蛇處之從容于婦奴狐粉之間而唐之宗社已挈而還之高祖太宗矣故論公之身如明月沉影於溷渠而月體自鮮論公之功如挽天河以洗四海之污而不見有覆手之迹也比之二公所值之世則又有難者矣故生以爲始而亢中而躍終而潛者子房也始

而潛終而躍者安石也始以亢而居惕終以潛而居躍者梁公也是皆吾夫子所思之狂而次于中行一等者也嗟乎世無孔子天下誰復思狂而狂者之嘐嘐不顧頗見刺于鄉愿世人左鄉愿而右狂則狂之不用常多而用常少以生觀之若晉之陶潛唐之李白其識趣皆可大用而世特無能用之者世以若人爲騷壇麴蘗之狂初無意于用世也故卒不用而孰知無意于用者乃其所以大用也淵明之氣似巽而實高似和而實不恭是故恥于見督郵而不恥于爲丐其狂可見也天下知其爲恥于折腰之人而不知其爲恥事二姓之人其狂

不可見也夫脫屣一官猶曰細事至于死生之際坦焉若倦鳥之投枝此豈尋常胆識所敢望乎陶之沉鬱甚似安石而惜乎當晉宋之際也亢而潛者也太白天才英特狂迹久著從永之誣前哲蓋已辨明而蘇文忠謂其氣蓋天下傳正謂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摧撞折牙而求息機而生以爲未盡也唐之天下危而復安者郭汾陽于儀力也當時識汾陽于儔伍者何人哉夫天下唯豪傑而後知豪傑鄭侯之識淮陰太白之識汾陽此豈有道理術數耶唯其有之是以知之不然雖終日相對而眼固翳如也畢文簡王佐之許非過也潛而亢者

也潛而亢故猶有悔也夫士必有真輕功名之心而後可以託天下是故修政刑之實致富強之效凡有志于功名者皆能之而至于危疑震撼之際賢士大夫退無以明忠進無以明潔非真能置功名于度外未能神閑而氣靜也故曰無意于用乃其所以大用也蓋嘗默而後自有此一種流泒恬于趣而遠于識無蹊徑可尋辟則花光山色之自爲工而窮天下之繪不能點染也無轍迹可守辟則風之因激爲力因竅爲響而竭天下之智不能撲捉也其用也有入微之功其藏也無刻露之迹此正吾夫子之所謂狂而豈若後世之傲肆不檢者

者哉夫傲肆不檢則魯論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游談不根之民而已而說者以爲聖人之思狂藉以奇道而非以治天下則是道不足以治天下也道不足以治天下無益之學也狂不足與共天下無用之人也驅天下而學無益而使一二無用之人表率之此後世談柄之學而豈吾夫子之學哉爲此言者鄉愿之最無識者也雖然聖人之門狂與狷並稱而執事何以獨舉狂也生識其故矣夫狂虛而狷實虛者可託而實者未易奬也執事者之問蓋專爲學狂而無忌憚者發也

君子小人 第四問　萬曆巳酉雲南鄉試

問君子小人固不兩利也而誠兩存之未有不兩先者夫小人易與耳君子以衆正制之每逮不勝顧嘗反覆讀易若深致意於泰於壯而見危於夬其爲君子謀恐或不勝而爲慮之數抑慮小人貴無屬太甚爲乃後人則曰盡去小人故無患又曰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孰是其所云養之者果與夫詞相發明否夫君子之盛也至有稱有拜讓一一行其放流殺竄而小人終不復見者又有襄哉人雖讒言流布而終不能爲君子害者豈處之者固自有道歟彼廷燕長慶元祐間何紛紛也當時或以君子角小人或以君子角君子究至君子一不勝而國家旋受其敗說者謂君子固有以致之然否今聖明在御忠邪判若蒼素一時諸臣雅稱師濟第形跡偶有乖舛而猜嫌轉生幾於詬誶夫小人未能忘君子也茲且先示以瑕好乃非全勝之第歟所謂全勝者原自有在諸君亦未之思歟爾多士越在萬里雖未熟覩朝事或亦聞其槩矣局外之人往往能道局中之事其爲攄胸臆直指陳焉

治國者若局然君子於小人其持局者也持之有勝有不勝而局成局敗於其中矣持局者設壘擊觸慄爽悚覘以爲不勝故常勝若遂狃焉而氣揚志侈旋有蹶然已耳夫此局而局也君子以國爲局其所繫不啻重故未嘗持之靜局也賢愚兩化而君子有勝理一至於相持則靜者動理不可憑矣以不勝持勝全局也邪正較然而君子有勝法一自以爲勝則全者踈而法有時絀矣夬小人頻頻之黨饑食飽嬉寧詎敢與我持與我持者必其才伎居然絕世氣力足以號召前縣後鰌掎挈

傾覆而我之謀未深交未合也方且自爲勝以琅湯淩轢之彼肯帖然下乎伺戲而投罅揵而入禍之長也滋卒抑如國何故君子不幸而與小人持必嘗自以爲不勝非謂有意而未可陽姑柔從若蒲葦也夫豈曰奮盛者零落不憂物之稿而憂天心之幾息也亢盈者有悔不憂陽之蹶而憂陰邪之寖熾也圖其鉅不治其細窮其緘不啓其鋳寧使國受君子之利而不必利於君子但令國不受小人之害而非故害於小人夫是之謂善持局蓋嘗覩於易矣易爲君子謀也乃三陽爲泰則曰艱貞猶謂其隣易孚耳由泰而壯又曰壯趾猶謂其藩難觸耳至夬則五陽決一陰盛矣而諄諄告之曰惕曰號曰厲其詞若更危於泰與壯者蓋小人在天地間亦人也特其受氣暗昧如晝之有夜雲之有翳君子雖決去之固不能使晝之無夜而雲之不翳也且時雖未得志其志未肯遽已浸假而時過勢成忽變爲姤君子之事不可知已故於夬而危之者謂其已甚也謂不可盡去也乃蘇洵則曰君子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夫必盡去而後無患則小人何時盡乎歐陽脩近之矣其言曰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養之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斯不盡去意也然而亦非也小人雖

竝生而人其性則豺狼也不可以身遁也養豺狼者不馴其性必將噬人是自遺患也養小人以自遺患而又可養乎故愚以爲盡去不可養之亦不可要在君子所以處之者何如唐虞時禹臯稷契輩稽首推讓即有四凶者出未遽絶之也姑試之而已試之不可則罪之至終舜之世無憸人焉成周時列土壤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至於周公告召公曰襄我二人其忠厚和易猶可思見雖逢讒而懼夫何害蓋在唐虞君子與小人之名未立故君子旣忘於小人小人且化爲君子此所謂靜局也在成周君子與君子之念不分故可以信於君子而無猜可以徐去小人而非恭此所謂全局也而不然者一以爲名必因而生分別分別過嚴必務凌駕以求勝豈惟求勝小人旋且求勝君子是故陳竇李杜諸君一持於漢以君子角小人小人反戈急攻而君子不勝牛李蘇程諸君一持於唐一持於宋以君子角君子小人乘墉巧射而君子不勝嗟乎小人何足倖哉向使延熹之君子而不以顧廚俊及相標榜也則曹甫王節可以不鈎連大獄矣長慶之君子而不以朝中朋黨相排擠也則八關十六子可以不比周附和矣元祐之君子而不以洛蜀朔三黨相執拗也則二蔡二章之徒可以不

誅竄報復矣慮不到此至令身受其害而國亦隨以不振譬之局敗不咎局也當咎持局者之人故愚不能爲君子解然則君子之所以處小人者其道灼乃明也今聖明在上天衢亨啓陽道發舒縉紳大夫方將以禹臯稷契周召自處而即有象共若驩兜圯族若共工以至興讒造訛假僞亂眞者莫不銷聲匿影羞愧退縮不敢進噫亦甚盛哉然愚政恐其自處太峻勢必不出於遜讓和易而囂陵詬誶將變爲漢唐宋諸君子之偏黨也又恐其處小人太甚勢必不甘於放流誅戮而蓄謀睨釁或激爲建寧天祐崇寧之慘禍也愚請得妄言之今之君子有四病焉曰矜曰忿曰意見曰門戶而其病根一則好勝而已病根未斷四病轉因而四者之變又不可勝窮故各自爲是則魯遽之示其弟子也各有所非則虞慶之詘其工人也旋而可以爲是亦可以爲非則鄧析之持兩端也同乎已者與之是子車之猳也異乎已者棄之是齊門之瑟也亦且同之中有異異之中有同是梟與雞之不能別也其意乘爲愛則徐公可以無醜也意乘爲憎則狐父可以皆盜也愛無常愛憎無常憎則無鹽西子可以朝暮易也其盻睞借譽則鄭人緩之美其儒也銷鑠爲毀則直不疑之盜其金也譽復爲

毀毀復爲譽則伯夷盜跖亦皆無特操也有好爲察而
佯焉者矣非戴驩之伺李史韞車則子之之試左右白
馬矣有好爲惑而眩焉者矣非李季之以人爲鬼則路
人之見蚍爲神矣有似於夸者矣或以爲漭吾與遊或
以爲天神相博而反令人窺也有似於辯者矣或謂其
龜長於蛇或謂其犬可爲羊而反令人猜也甚則樹幟
龍門有唱而不得不和若竽先而鍾瑟隨也躍冶隨場
施髢而欲蓋其瑕若鼓之不搘擿擂而鳴也又其則兩
容頰而左右袒若大成午與申不害有兩韓兩趙也意
分於胡越勢乖於矛楯爭同於夢鹿情慳於飛蔦蓋其

心原以爲公而惡公之過反以成私原以求合而求合
之過遂以得分原欲共維清議而以巳爲清議則惡之
而反不明原欲共核人品而以巳定人品則剖之而反
不眞然而我不能公乃有借以覆其私者我自爲分乃
有伺而居其合者我不明清議乃有代之淆清議者我
不定人品乃有因之亂人品者於是乎小人緋翩而起
跳踉而出躑躅而嘻謫訛而議始則相反曰彼以我爲
如鬼如蜮也而彼亦非吹壎吹篪也繼且假如皇之名
以伐異而巧爲搆矣始猶姑託曰彼豈風雨無鄉也而
我自天日可信也繼且倒曾從子之劒用於衛而明肆

螯矣明竄之不得又陰入之獨計之未工又羣謀之一
吶一鑿角立者尚可圖而不煬不蛇閃爍者莫能測捷
捷幡幡一人之進讒者其機淺而侁侁駓駓衆人之欲
噬者其傷重其究至於君子爲客小人爲主君子鬭起
同室而無暇於攻小人小人收利漁翁而從容以害君
子又其究至於君子小人蜩螗沸羮競起以開疑於上
而上槩疑之或反以其疑用於君子而漸以其信用於
小人疑君子有引身退耳信小人則幸覦復完呼類盤
據安有小人得進而長無事者哉其最不忍言者積怨
之餘爲毒更甚叢神煬竈令人主欲進一君子不能或

至以朋黨爲名一舉網之君子無噍類矣國事不可爲
矣嗟乎此邪症耳內病不生外邪不入故爲君子計莫
若先去內病狙之委蛇攖抓見巧於王以搏捷矢而卒
殛於射則矜之爲累也夫自矜者不長故宜去矜駁馬
嚙國馬之髮血流至地不與校駁馬乃不芻不水慄而
立者二日彼蓋自羞也何以忿爲夫惡氣迎人害於兵
故宜去忿鳥之還山集谷意南而南意北而北雖名繩
而不免於曲矣夫意見何必立乎何如化之而遊於適
乎東海之意怠引援而飛迫脅而棲乃能免於患夫門
戶何可分乎何如萃之而統於同乎然又莫若先去病

根風之蓬蓬然指我鰌我皆勝而折大木蜚大屋惟我能是以小不勝爲大勝夫君子而能以不勝爲勝也可以和於君子可以去夫小人又可以化小人爲君子以其相持至於無可持唐虞成周之盛行凡復見而國局成矣又何有漢唐宋諸君子之禍哉然嘗觀諸君子之禍率皆乘其主優柔不斷故至此惟不斷故小人回遹謾侮覆背善詈以蒙蔽其聰明而君子不能堪則抵𢧵裂唇嗟唶務去小人以洩其氣誠有如蘇轍所謂人主不決而聽其自決者至於自決則氣過於激或未必去小人而先以傷君子小人又因而傷之玄黃其血遂以

大亂夫齊威王霸主也一日烹阿封卽墨國以大治況主上明聖陋霸業於不足言奈何不大奮威斷分別忠佞斥去小人以洩君子之氣乃聽其自決耶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勝心不可有也愚取以爲下法又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言斷心不可無也愚取以爲　上法

論性　第二問　萬曆庚戌會試

問虞夏以前性之名不立自成湯學於伊尹始標其名湯誥曰若有恒性而伊訓則曰習與性成夫恒卽不可習習卽非恒矣其旨同異何與孔子立萬世性學之宗其言性相近似矣詳而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似徑訓將兩存其說而無所獨詳者歟性學極辨無如子思孟子子思且原性於未發而孟子則卽發而論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併其才而善之若是乎無弗善也而曰王雞鳴起念則曰利善之間夫雞鳴起念亦發也則又何兩何而專決矣豈性也而淆於未定者歟則以以日皆性善也考諸宋儒有以日光論性者有以心向內爲性向外爲情者有以水力言[illegible]者[illegible]以氣質言習者夫孔曰性近孟曰性善[illegible]皆而宋儒補以氣質之性其與三品之說奚殊安在其宗孔孟也且徵諸宋儒也孟子亦嘗言夜氣矣其說與性善合歟否歟總之聖人立教必欲兩其是非之心化其所執之情有如堯化而情忘情忘而性見諸說紛紛誰異誰同斯亦儒者之極則也諸士能於文字中反躬自得性本心無徑其究竟出之

性有二體乎無二也無二惡乎辨性曰至近而不可見者眉目也至親而不可知者性體也眉目不自見以鏡見之性體不自知以悟知之夫舍悟而欲窮性之奧是離鏡而欲眉目之晰也必不幾矣且夫性之體大其用周其旨圓其義備天地古今八荒九有皆于斯生故謂大也鉅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觸斯覺焉感斯通焉故謂周也以爲有卽有以爲無卽無變動不拘周流六虛故謂圓也上可徹下亦可徹無有一物爲障爲礙而亦無有一法可增可減者故謂備也然而以意見湊泊之

不得也以玄妙尋求之不得也卽以虛靜倚着之又不得也惟悟乃得之悟則性之與情與才一也辟火之在灰與在薪也水之在山與在江湖也無以異也而氣之與習也無與于性也辟煙之出于火而鬱火然而鬱火者煙也而非火也氣障之也水之出于水而遏水然而遏水者氷也而非水也氣結之也知此以言性未有不善者也有不善焉氣也且以善言性聖賢亦非得已蓋天下是與非對眞與妄對善與惡對性固冥冥焉寂寂焉烏乎對而亦烏乎名之夫善且不可名而況乎惡故曰言善亦非得已也夫自太極渾淪二五雜揉理氣判

焉眞精妙合人物生焉蓋一脫先天而已落于形氣中矣游于氣中而氣淸則性疾現氣濁則性遲現氣淸濁半則性乍隱乍現乍現亦乍隱然而氣之淸濁不在性也卽所隱之性與所現之性無以異也故君子愼習也非爲修補氣質之性而爲性立防也荆山之璞也火三日色不變貞故也第恃其精神完好而日銷爍之其光不章珠之沉淵堅也亘天之氣在焉藉非出之泥淖滌以明水拭以玄錦其爲色也亦不耀猶之嬰孩也有慧者有凝者有讓者有黠者千百其狀未可言同乃其見親也靡不煦然悅也見長也靡不凝然肅也知愛且敬又未可言異故合同異之謂性也合理氣之謂論性也總之不離性者也迨夫長也漸涉世味有世味不能無薰染有薰染不能無蹊徑理制氣者肩賢聖氣蝕理者墮狂愚日漸月摩非朝伊夕然而本體自如無纖毫損也此又涉于習者也是故言人不言天而性之本體不著言天兼言人而性之本體亦不著惟直挈天載以窮其本體而兼訊人爲以防其外蔽于是本體著而修復之功可以責于人外蔽彰而隄防之固可以完于天千古賢聖其維性立言之法固若斯矣粤稽軒皇以來肇闡道脉未有言及性者性之名標于商湯之誥諸侯曰

維皇降衷若有恒性而太甲不惠伊尹匡之則曰兹乃不義習與性成夫恒則不待習習則非恒矣豈湯尹一德而剌謬若是蓋湯處革命之會虞口實于頑民而斬勒其大常故不得不惺之以恒尹輔中材之王燮狎昵于憸人而斬補其闕失故不得不懲之以習蓋不有習之一徑卽恒且獨制其權以自放而其究也雖有醇懿粹美之精而我不惜是恒之所樹以爲敵而廩廩顧其家實藉此習也不有恒之一脉卽習又獨制其權以自難而其究也雖有彌縫幹旋之術而人不信夫習之所樹以爲程而硁硁覔其歸途惟此恒也豈若後世兼言

氣質而紛紛善惡者哉孔子有見于此故融會其意而以一言發之曰性相近習相遠而訓誥淵源盡是矣其曰上智下愚不移則非以言恒也直以證習也吾何以知之曰以知愚知之知雖上不離乎知愚雖下不離乎愚不離知愚即不離乎人不離乎人即不離乎氣習者氣之習也性無形併無氣無氣併無智愚無智愚亦何移何不移焉而既已有知愚矣氣已結而成形矣則其不移其人之不移也非天之不移也猶曰極清而極濁云耳而曰相近之中有此二等則訓詁之誤未可為定論也惟至于不移而習愈遠聖人若曰習相遠也其遠

之階級如是是故不可不慎也子思子得其意遂直揭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而孟軻氏得其意遂直揭之曰乃若其情則可謂善且也併才而善之夫思證之未發以前而軻證之既發以後則何也軻氏固已言之乍見孺子入井而不怵惕惻隱非情也則由性入情之第一念所謂造適不及笑雖欲不善不能也嘑爾蹴爾而甘屑且受非才也則由情入才之第一步所謂獻笑不及排雖欲不善亦不能也誠若是則舍之而失當在弗屑弗受之後而必不在嘑爾蹴爾之初其不得併罪才也明矣夫然則性果無不善也而軻氏胡以曰舜

跖之分在利善之間夫非以起念而有善與利相對于中也其初念則善也其轉念則利也以轉念乘初念故有間焉間非並立之象也雞鳴未起以前善為政既起以後利亦為政善之卒念浸假而接于利之初念則間也故曰未達一間未達殊近也纔達而已遠矣于是有相遠之習而什伯而倍蓰而千萬無算故曰習相遠也若曰舜知之上跖愚之下而其分惟是一間明于間之義者其于不移之旨思過半矣則軻氏喫緊為人處也吾請以宋儒之說明之言恒性則有若明道之說其曰人之于性如器之受光于日日本不動之物此恒性之

最著者也言情則有若潛室之說其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此情之最著者也言才則有若紫陽之說其曰性猶水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也其流之有緩有急則才之所以不同此才之最著者也言習則有若廣平之說其曰性之中乎氣猶風焉風無異氣也而于者喁者吽者號者聲若不同則所託異也此習之最著者也總之才情一性也性一理而已知愚一習也習一氣而已獨夫紫陽之言性兼氣質也及其解明道之言則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以無性之可名也所謂繼之者善也纔說性而已雜于形氣矣

亦兼言者其猶雜之云乎而豈真以氣即性有善惡乎
哉蓋氣無定也性有定也故氣有善惡而性有善無惡
有定者其力能醒氣而使之回無定者其力但能蒙性
而不能使之易何以言之杲日之當空也雲霧能蔽之
而其精芒四射容一隙而必決則性之力也南山之蘭
移之北山則變而不能使蘭之不馨則氣之無與于性
也怒者之詈毆也譫者之亂言也醉者之狂也氣使之
也而小定則悔覺則卣然哂也性回之也愚以知清濁
剛柔皆氣也仁知百姓亦氣也人生血肉之軀挾于氣
則易動掩于氣則易紛偏于氣則爲仁知之邉見淆于

氣則爲百姓之不知然亦氣之自動自紛自偏自淆而
性無是也如朝氣爽晝氣紛暮氣倦而人之神隨之豈
人之神固先有爽紛與倦之根哉惟聖人之言大若玄
酒太羹令人潛味而自得焉故曰近賢人之言直若干
將鋩刃蛟龍犀兕當之而立割焉故曰善諸子之言曲
若入幽室而然燈爇焰一一數其秘藏使人披沙而見
寶焉故曰理兼曰氣要以存其說使天下知性之倚而
豫爲澄濯非謂性之中容乎氣之雜而可疑于根器也
不然三品之說其來已久軻氏何以決然排之而獨主
性善豈非盡性之事專屬之人乎而氣何爲哉顧性亦

不易盡矣盡性始于養性養性始于尊性尊性始于知
性養也尊也知也可得而言也今夫人希見象也見死
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故凡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夫性以意想者求之非所以爲知也蒼蒼者之高高無
止極也無有以壓之也故湛空者常在上而浮游者常
在下有物焉狎而近之非所以爲尊也星星者之存于
爐也沃之則熾置之則灰溫而習焉其神不死助忘焉
非所以爲養也能知之能尊之能養之則性盡而情亦
盡將喜怒哀樂靡匪中其節情盡而才亦盡將惻隱辭
讓是非靡匪呈其能四不待絕而絕也一不待貫而貫

也動與靜無二相寤與寐無二趣竆與通無二位常與
變無二時生與死無二視烏知中烏知和烏知已發烏
知未發即有習焉性可鎔也即有上知下愚焉性可反
而合也而何相遠之有雖然竊又有疑于軻氏夜氣之
說也夫氣非性也而此若有賴焉者何也貞下之元天
地之一大剝復也亥中之子人身之一大消息也此時
純天而遠人故氣亦附性而無欲軻氏蓋曰氣皆若此
則氣亦無不善者矣然而晝失之而夜醒之人汨之而
天還之亦危矣哉于此更不知存則性終無可盡者矣
故又曰知其端而擴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復性

者宜何如警省哉而又安可諉于習也迷人之顛倒也
認西方爲東方而不知西方自在也則性善之說也貧
子之亾寶珠也不勝困而丐于鄰一朝獲之則又自喜
過望而不知貧子原自有寶珠也則復性之說也世慎
無顛倒西方而以寶珠爲僑也則性學庶可大明于天
下也已

詩禮第三問　萬曆庚戌會試

問學者總覽羣藝猶考信於六經夫六經之中孔子
所雅言者詩與禮而已其言不學詩無以言不學
禮無以立杏壇之教斷斷如也豈與詩立禮學者
固當務之爲急歟抑其旨有互合者歟抑是二者
出自孔子刪定之餘乃詩斷自十五國以上而不
及楚風禮亦高堂生之士禮足稱焉而餘不盡雅
馴矣斯其故何也漢儒專門詩禮家言未易更僕
其言詩則韓詩爲最言禮則王鄭爲最乃後世稱
者得謂屈騷怨而不誹有風雅之遺焉而董子被
服造次必於儒者尤近於禮豈神而明之存乎人
或不拘拘專門而得者歟夫詩宗雅禮宗經今弟
令與騷人墨士較聲比律即唐人而已推盛矣如
禮而歷歷文具爲也則後世用周禮者太平之効
卒乎曉焉將無用之身與推之天下者必得夫雅
輿經之寶而後可歟夫醴酒不若玄水之淡也吞
筆不若秋寶之旅也書肆說鈴昔人所誚今博士
家童而習之庭而訓之弟謂詩云禮云而已不識
果能於詩禮之中灑然見吾心而又能於心之中
怳然見詩禮否也願相與發明爲　盛世表章之
助

生而盲者不知日也多方諭之曰盂焉鏡焉異日指盂
鏡以爲日非也生而愚者不知經也多方諭之曰註焉
疏焉異日指註疏以爲經惑也會神理而遺筌蹄則載
籍爲傳心之象守師說而忘本始則誤誦乃曲學之蹊
先王貞志彰教之義謂何甚矣心悟之學之難也昔者
孔子坐于杏壇之上與章縫弟子刪述遺經未嘗不咨
咨歎焉易逌潔淨精微也未易言也蓋晚而好之不輕
以聒人也書始于唐虞有三王之思焉而無奈周公之
不嗣也春秋作于獲麟夫子蓋惘然悲焉而要非得已

乃六經之中所亟稱而樂道者無如詩禮故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則詩禮之爲用亟也是日用而飲食者也嘗伏而思之夫詩者何也性情也性情觸則思思則咏咏則感感則流禮者防其流而節之者也故詩之爲物妍醜嚬笑隨能而寫刀噫闔闢比竅而鳴其用多主于變而禮之爲道堂奥戶閾擇地而趨方圓高下晝象而陳其體恒主于常如是則詩與禮夐然異矣而要之有同歸者禮本于太乙乃三百篇以前未嘗無詩其發源同詩蔽于無邪乃三千三百歸于閑邪其指要同夫詩固有禮也蓼莪之父子可謂恭親天保之君

臣可謂恭義關雎之夫婦可謂恭別行葦之兄弟可謂恭序伐木之友朋可謂恭信而棣棣之儀溫溫之恭未嘗不卷卷言之則詩之以禮樹坊可知夫禮固有詩也吉禮祀邦國通于鳧鷖凶禮哀邦國通于秣人軍禮同邦國通于采薇賓禮親邦國通于湛露嘉禮親萬民通于肅雝而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未嘗不聲學道之則禮之以詩立隆可知故觀于詩禮而見王道之易易也詩禮自吾夫子刪述而始定詩之刪僅十五國止耳又皆在大江以北何也說者謂孔子詘楚孔子而誠詘楚也何至脂轍方城哉毋亦南服之風謠不貢文不足徵也

按毛序孔子刪詩三百十一篇秦火之後遂亡其六則詩之佚也久矣禮之傳僅高堂生士禮耳其餘乃不盡雅馴何也說者謂七十二徒各撰所聞夫誠各撰所聞也豈必素王口授哉又況壁中之傳流最遠能無蛇足也按正義月令著于不韋緇衣著于公孫王制集于博士則禮之雜也久矣以說詩言之魏之克趙之荀魯之孟仲根牟吾不得而知也其著者莫如韓詩蓋已不能無郢書燕說之疑焉鄭人乃盡廢詩序而槩鄭詩以淫夫雞鳴風雨何必非蒹葭白露之思褰裳貽佩何必非干旄白駒之響乎此亦說詩之過也以說禮言之橋仁

之世業緱氏之叙授賀庾徐李之義疏吾亦不得而知也其著者莫如王鄭二家蓋已不能無分門異註之誚焉王氏既遵鄭註乃復離合之以自爲異夫禮理禮事禮名何以岐而爲三太乙遂皇軒帝何以各起其一乎此亦說禮之過也大都年世遠則亥豕易訛門戶多則枘鑿各執得則爲嘗臠而失則爲還珠獨則爲說鈴而多則爲聚訟要以神而明之存乎人焉輪扁之斲輪也以爲得心應手之技父不能傳之子秦青之學謳也自以盡師之技辭去其師爲之奏遏雲之曲而始悔所學之未精也聖人之道其不盡于經逞逞若此矣故善學

詩禮者有三舉其目不必遺其綱繹其精不必襲其麤
通其用不必獵其博所謂舉其目不遺其綱者何也夫
詩固宗雅也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則直以一雅當
全詩焉乃後世哆口于風則謂古者采風觀俗是未知
古人非徒采之而已也將必有善變之微權焉如鄭衛
之風淫其民宛唐之風儉其民嗇秦之風悍其民勁如
是者皆聖人所欲變也孔子嘗欲變齊魯矣變齊歸魯
變魯歸道道者雅也由齊魯推之而十五國可知故雅
復而風可移也夫禮固宗經也先儒王通氏謂周禮敵
乎天命則直以周禮爲嫡譜焉乃後世易之以曲則謂

周禮非孔氏手刪故不知周禮一書廣大細密無容刪
也如保章馮相之屬則盡乎天載師土均之法則盡乎
地十聯八閭之政則盡乎人翨氏硩蔟冥隸之類則盡
乎物此非周公誰作者孔子常思周公矣至監于二代
而願從周者從其禮也令孔子得行其道而周禮不徒
載之空言故經明而曲可舉也竊譬之飲食然雅則其
菽粟也山珍海錯各陳其物而不可一日廢菽粟又譬
之治絲然儀則其緯也三緵三緯各極其變而不可一
日廢經夫漢之房中唐之景神蓋以曼聲失之非雅也
杜少陵有雅才而時非也蟲蟲之吟逭逭酸鼻卷阿清
風之什豈其然乎夫蘇綽之五六斷威之七八蠲以服
舟失之非周禮也王介甫雅意周禮而人非也青苗之
法自同商賈運用天理之書當不若是愚故曰舉其目
不宜昧其綱者此也所謂繹其精不必襲其麤者何也
今夫詩之有風是天地間自然之音也嚐如呿如呋如
噫如其聲曰變而無不各傳其眞禮之有儀是天地間
自然之象也穆如皇如肅如偯如其象遞殊而無不各
載其質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孔子之所謂興者則詩
之眞也所謂立者則禮之質也何以明之夫無歡而笑
者不可以解頤也不疾而呻者不可以動容也惟夫里

巷士女卒然之間據地酬歌仰天號籲能使人破顏欷
噓而不自禁故曰興莫若眞夫綴楮葉於枯幹靡不脫
矣累崇臺於撮土靡不顚矣惟夫植根固而錯趾厚者
沃乎其華也翼翼乎其相馮以起也故曰立莫若質夫
眞也而可摹乎哉質也而可貌乎哉乃文人學子相矜
以摹倣塵吏也而摹幽客快士也而摹鮮民愳然丈夫
也而摹閨女非不工也而于眞則瀉矣曲士貌儒相續
以邊幅避路也而傴僂專席也而循牆大庭相賓也而
獵纓以相下非不巽也而于質則薄矣愚故曰繹其精
不必襲其麤者此也所謂善其用不必獵其博者何也

子言之溫柔敦厚而不愚深於詩者也恭儉莊敬而不
繁深于禮者也蓋詩善愛禮善畏詩之所難者在處君
父愈疏之際迫于怨而愛彌眞禮之所難者在當上下
詔瀆之交涵于玩而畏彌切是故言之者無罪惟詩也
彼夢得賈禍于詠桃子瞻竊忌于詠檜豈不亦言詩而
乃若此矣得之者不爭惟禮也彼伏坡生愴于獨拜正
叔修鬱于歌哭豈不亦言禮而乃若此矣夫詩猶麴蘖
然厚釀而出之知爲酒而不知爲麴蘖故酗者自醉乃
數子之于詩戛戛如也于溫柔敦厚之教謂何禮猶規
矩然游冶而範之以自繩而非以繩物故曲木不怨乃

數子之于禮斷斷如也于恭儉莊敬之旨謂何吾故曰
不善用也不善用則怨之而乃以懟也飾之而乃以爭
也于是世乃稱楚人善怨何乃楚也以爲怨焉而不怠
君有溫柔敦厚之遺也宜莫若屈子屈子睠顧宗國行
吟澤畔魂一夕而九遷斯不亦小雅之怨誹不亂者與
雖然未聞大雅也可以愛君未可以保身也謂失之愚
者也於是世又稱漢人善容夫善容何乃漢也以爲容
焉而無責于人有恭儉莊敬之遺也宜莫如董子董子
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卽膠東之悍王猶然憚其秉禮而
不敢肆此不亦記之愼以辟禍者與雖然未聞周禮也

可以明經未可以致用也所謂失之煩者也夫能愛而
不愚畏而不煩斯深于詩禮者矣而愚竊怪後之君子
其用情與古人異也笑屈子之愚而忘其溺于愛也譏董
之繁而忘其軼于繩也夫人情非有所愛則拉脅去之
將覩君父爲何人非有所畏且跼蹐而趨將置禮法于
何地必也寧愚無巧寧繁毋媟若屈若董亦救時之鍼
砭乎而要之愛其君未有不愛其身畏其君者畏其身
未有不畏其委質此身者總之一言以蔽之曰凡百君
子各敬爾身而已夫人各有身也持而効之君則一手
一足之微亦可拯焚而救溺恕而施之友則同室同舟

之誼豈宜投石而鬥[illegible]夙夜也夫詩
矯者之相怨一方也夫[illegible]之辭分辭賦而[illegible]
僚友之取援取詔也故詩人之所大懼而禮之所不取
出也古之人惟不忍私其身故其[illegible]也曰無[illegible]處
其望人也曰吹塤箎其推誠也曰[illegible]而知可述而志
其讓善也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嗚呼用意淵矣天下
無事也天下而有事非各敬爾身之君子其孰望之吾
觀括据卒瘏不衰嘵嘵之音狽跋疐尾不替几几之度
彼其人夫非詩禮之鼻祖耶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嗚呼後之學詩

禮者尚友姬公可也

議謚第四問　萬曆庚戌會試

問閩之有謚尚矣彰善癉惡壹槩於天興王者無上亦於南郊稱天以謚之蓋其公也古者微賤亦有謚閒亦有謚自上制之則有公謚自下議之則有私謚其許可得聞歟後代人主率用亦法漢諸帝皆冠以孝字以應火德茲不具論第取近世臣謚許之有以忠孝博名而謚謬不聞者有以骨鯁著節而謚貞稱者皆捨不掩瑕而謚戾不蓋者有以猶有先王遺意焉乃有身負逆節而謚曰武有幽獄文王而王謚曰恭有以叙冏家諂而謚曰文莊有以抑議人悅罔而謚曰忠獻其在當年皆為議者所詆而人主奪於所耻竟違衆予之共事亦可繼陳之致夫謚者行之迹也善有善謚惡有惡謚善惡相半則有中謚何至於今書屏惡謚不復用獨用其美者是忠良躋無蔽德而檢壬尚有匿形也其於彰癉之義奚取焉　聖祖開天首嚴斯典二百年來高賢大臣皆得藉華袞之榮以為世寵頃　皇上又允禮臣之請予從祀廬禱者二予會議應給者二十九若名顯號輝映簡編猗與盛矣議者尚謂萬曆三十年以前名公鉅卿以及詞臣亡十數於議冊之外者尚多而革除議禮諸臣當時若萊者亦未獲沾餘波之潤似於　聖化不能無欠闕又謂嘉隆以來已予謚者間有濫美欲盡從其正以示大公其說皆有足采顧嚴於善而寬於惡似未為世勸而不能為世懲是亦制之未備也茲欲法古定論使生平善惡之迹畢無所遁以合於王者奉天之義其何道而可諸士幸悉意陳之

蓋嘗讀謚書而知聖人憂天下之心綦切也世之齒堅距銳者恣睢於生前謂舉世其柰我何而名德碩彥鼎呂一時者異世之後事湮影滅竟沉淪於荒隴幽壤而無所表著夫惡知夫孰芝蘭而孰蓬艾乎聖人慮焉故生也善歿必有以揚之則有謚生也不善歿必有以創之則有謚生也介於善不善歿必有以析之則有謚是

謚也者聖人所以憂天下者綦切而所以勸誡天下者綦嚴也微獨嚴於人臣也人主威命靈爽與天侔而聖愚哲闇卒不能遁其鑒於天故先王定制於南郊稱天以謚之稱天則何敢私稱天則無可私故堯舜禹湯以聖哲而謚桀紂幽厲以愚闇而謚定於一時傳於萬世雖孝子慈孫有所深愛於父祖者亦束於天而不能以私情隱意彌縫其所短可不謂嚴哉嬴秦蔑棄古法憪然自大謂我爲天下主奈何令子議父臣議君始取謚典盡罷之悖天絕命是以弗世漢興稍復古制然亦沿襲秦陋務自張大又謂火生於木其德孝故諸帝之謚

皆冠以孝字然而哀沖殤靈弗敢寬也浸淫至於季代漸後漸濫人主一切隆以美謚務極揚詡甚者方御宇時而文武聖神之號已儼然擁而受焉斯直諛之衰風非法天之通義已竊嘗取謚法槩觀之微獨尊顯有謚范平以邑長而謚文正庚詵以隱君而謚貞節徐積以教授而謚節孝林逋以處士而謚和靖是微賤亦不廢謚矣微獨丈夫有謚周穆王盛姬謚曰哀淑衛世子妻謚曰共魯定公夫人襄夫謚亦曰定漢呂后襲夫謚亦曰高是閨閫亦不廢謚矣又微獨朝宁有謚古之賢者名不達於軒陛則私謚作焉黔婁石隱其妻謚之曰康

楊厚屏居鄉人謚之曰文王通大儒門人謚之曰文中子孟郊高士友人謚之曰貞曜是私門亦不廢謚矣大抵謚所以表行也行有懿醜謚亦有美惡行善則以善謚歸之榮稱與嘉行務相肖也行惡則以惡謚歸之凶號與穢德務相肖也行介於善惡則以中謚歸之彝常之褒與咫尺之才務相肖也相肖則相安上焉者固泰然於屋漏之無愆餘亦貼然於素履之多疚相安則相信上焉者固翕然於情實之允符餘亦快然於實行之不爽相信則相勉上焉者固翹然於延艷之惟允餘亦惕然於警誡之或後聖人所以鼓鑄萬有醒振羣迷義固

出此而後之人頗有憑藉寵光以必得上謚爲快而世主或奪於所昵往往掃滅公議以曲狗其所請是諂媚皆嘉士孤寒無完人范庾諸君子不得希休明之譽而貞夫懿士棲遲衡泌者竟與草木同腐朽也而可乎哉試舉近代諸謚揚扢之何曾佐命元宰頗以忠孝標名第以日食萬錢驕奢過度謚曰繆醜蕭瑀開國重臣夙以骨鯁著節第以性多猜忌不能容物謚曰貞褊皆瑜不掩瑕愛不蓋穢持議者守其典主議者酌其衡終始共參顯微無戾斯亦足稱易名崇孝之義矣奈何世之狗私而滅公者比比也賈充身負逆節爲世大僇悖禮

爵倫其小者耳武帝篤念故舊之誼易荒曰武而太常
之議讓訕矣許敬宗曲媚武后幾覆唐祚棄子嫁女其
微者耳高宗不勝床第之惑易謬曰恭而博士之佩論
格矣夏竦姦心詒行大爲時賢所斥何乃以文正論之
雖改謚文莊而莊亦上謚豈竦所宜蒙也秦檜媚虜主
和竟爲中興元惡何乃以忠獻論之後雖改謚謬醜而
未幾復更豈檜所宜承也其存當存義繆駮正者非不
諤諤其辭而疏逖之言竟無以排黨朋之勢欲以規劃
一世風示來茲不亦難哉洪惟我　聖祖應運開天光
撫函夏其所以經緯元化陶鑄人倫者慮無不網振而

領挈之至於謚典尤所崇重二百年來碩輔名卿閎勳
茂勣以及批鱗折檻潔行礪節之士一切覈其實行授
之以謚耀華名於泉壤照鴻號於松楸於節哉嫓美於
周典邁跡於漢唐矣我　皇上紹繹先猷彌加兢慎
允禮臣之請　予從祀先臣陳獻章謚曰文恭胡居
仁謚曰文敬又於會議應謚諸臣自伍文定而下予者
凡二十九人芳名顯號輝映簡編中外臣工孰不頌
聖呼　嵩以對揚　一人之休命惟是萬曆三十一年
以後類題者幾無遺賢而三十年以前奉　肯表揚者
僅取一二臺省所疏薦登之議冊而名公鉅卿鴻儒節

士或片言繫九鼎之重或一身關四海之安其人固鱗
鱗衆也而議冊一槩未入似當廣收博采以聽公論而
猶未也革除追崇二事非　國家大獻繫乎革除諸臣
文皇帝業以忠義褒之而議禮諸臣披忠肝以賈罪
者　先皇帝悉從卹錄此皆節義名流而議冊亦未收
入非所以揚孤芳而光　先德也而猶未也嘉隆以來
不有躬砥砆之行而冑琬琰之稱者乎彼刻自砥礪者
半就湮滅而若曹生受豐享死竊嘉號孰能諒之謂宜
盡從裁正以布大公庶幾愜於羣志然此皆　朝廷鉅
典玆議愚生從草野而來何足以知之但竊聆輿人之

論若謂　國家所以褒功崇德者恩甚厚矣顧嚴於善
而寬於惡能爲世勸而不能爲世懲似與王者法天之
義未合愚生嘉歎其言然亦有一二蠡測可以下佐末
議者竊以予謚之書宜定也自謚法立於周公後世率
稟用之第其中稍有踳駁如皇帝公侯皆以爲謚則天
子卿大夫亦可以爲謚乎諸家紛紛如沈約賀琛扈蒙
蘇洵鄭樵皆有纂述而蘇鄭之書尤著蘇氏斟酌前法
頗有意見鄭氏從而表章之爲謚二百有十只以一文
見義儘可觀覽第其言有美無惡則非也是宜薈粹諸
家刪定其文字義務研其歸損益必協於當使今日一

成之書遂爲萬世不刊之典是一議也又以予謚之制
宜詳也周官謚典掌於太史魏晋以來太常先具謚議
以候裁酌我 朝則不然予謚之 旨甫下 皇上旋
以片言定之未始博諏以窮生平是宜著爲 令凡應
謚者禮部先据其實行具議文以請復令翰林臺省暨
考功郎雜評之議既合上之 内閣閣臣疏其事以聞
天子始臨軒裁決以昭布於天下使善惡之迹迫於
情之無可匿而暴於事之不可掩是又一議也又以予
謚之令宜亟也前代以來蓋棺而論定而加謚無曠時
也 國朝因之率從 卹典並給遡者稍更前法始有

五年類題之制夫人之才品一經合謚便揭肺肝若延
至五年而愛憎毀譽起而亂之者衆矣是宜亟付所司
具議而 聖斷隨之使愛憎之口不得乘歲月之遷延
而簧鼓於側是又一議也又以競謚之端宜杜也夫禮
樂自 天子出諸臣據禮而議守 天子法耳曩者禮
臣有奪謚之請諸家子孫紛紛聚訟幾欲反噬彼方有
所恃以肆螫毒孰敢攖之是宜嚴爲之禁予奪得喪一
聽 聖裁毋憑藉崇墉有所齗齕違者罪無赦其持議
諸臣亦諭令畢志而陳證於一是毋憚此強禦觀望模
稜庶 王權益尊而羣囂自息是又一議也嗟嗟聖人

之制爲惡謚寧獨懲創之爲兢兢亦謂是人臣砥礪防
勳獨惜此名耳假令 朝廷之上善惡混而莫辨予奪
雜而無章人孰無心而寧不就灰也彼其耶鴻名顯號
直如泡如影幬其就之故煦之肅之天道也夫其肅也
所以成其煦也勸之懲之君道也夫其懲也所以成其
勸也惟我 皇上法天首物 手握魁柄以照臨之將
見 玄化陶埏英賢鼓舞善不勝奬謚不勝褒以勸臣
忠以勸臣孝計莫先此執事幸勿以爲贅論也

君道第一問　　萬曆壬子順天鄉試

問荀卿有云君者善羣者也今天下以爲治而有治有不治何歟古今稱治術者莫如堯舜文武而已治有天下者詎能外焉後之人王兼用[illegible]術以智術天下往往不得治能極言其[illegible]以[illegible]然[illegible]推我　國家滌天理物監古制以設官開[illegible]情而出治　帝意王猷奠然于古我　太祖之[illegible]諭幕臣者有云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知識爲知識斯明洋洋聖謨[illegible]世而有天下可長治者莫由[illegible]矣能揚厲之欵我　皇上純孝格天[illegible]仁覆冒卿堯舜禹加焉蒸蒸治化宜乎比隆虞而忠慮之臣不能無過計也於傳有之不以堯舜事其君者不敬其君今欲使耳目不役而恒明智慮不煩而自得百官循其職萬事得其理庶幾乎用天下以治天下求明良而康庶事也其何道而可

人主有大智焉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畢天下之慮而已不勞者大智也有大公焉我無欲以衆欲爲欲我無惡以衆惡爲惡盡天下之情而已不尸者大公也智以燭理故帷墻之見不能惑公以應物故偏黨之私不得乘明生公公復生明故久照而不忒時運而不膠荀子云君者善羣者也夫兼聽並觀則不失羣矣任賢使能則能用羣矣此豈非合天下以爲治而蕩蕩平平之王道歟夫人主治天下天下已自治也天下已自治而乃有治不治何也則其明有所蔽而公有所移也大智隱於小察而大公失於小術察之極也府疑疑生詭詭生怒怒不且爲明摯則且爲陰閉術之用也胎忌忌生間間生忿忿不且爲顯狥則且爲暗移明摯與顯狥可言也陰閉與暗移不可言也至于不可言而天下之治裂矣夫天下一也堯舜不用察與術而天下治何則其羣得也覾近之君用察與術而天下不治何則其羣失也乃說者謂後世所以不治以其兼用霸術愚謂霸之與王所爭特在幾微杳渺間耳至于道何嘗不相同昔桓公之得國也下令於國中曰有能導寡人以善者與之爵有能告寡人以過者與之祿國有事聚公族之卿士與國人而共謀之其盡天下之慮與堯舜之總章衢室不異也左隰朋右賓須無內政軍令一則曰仲父再則曰仲父其盡天下之能與堯之舉舜舜之舉十六相不殊也特堯舜無所爲而爲桓文有爲而爲之一以性一以假假之故爲伯而豈後世所謂伯哉後世之雜伯者申韓也其法至於父母妻子皆慮其爲虎爲賊而局鐍刻深至於恩義盡滅此亡秦之續耳漢宣用之以基禍唐德用之以興戎宋神用之以致靖康伯者且羞之矣何足道哉洪惟我　太宗高皇帝起自布衣汛掃胡元廓清寰夏其治天下也監古制而定官內外分總大小詳略相維也因民心而出治兵農禮樂戎位貢賦相維也其諭羣臣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

爲耳目則明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煌煌型謨盈
出千古觀其臨御三十年大廷無日不御侍從文學之
臣無日不親求言開諫之詔無日不下猗歟休哉豈非
子孫萬世長治之法程歟　列聖相承至于　皇上純
孝格於皇天至仁覆於宇宙雖堯舜之如天好生親睦
齋夔何以過此而忠藎之臣猶有私憂如執事所問者
謂何將無以大內深居罕得識面輔弼無所施沃心之
益諫諍無所施補牘之忠部院半爲空署臺省幾爲虛
庭廢錮者無復賜環之望推選者將有積薪之憂士氣
日鬱民財日貧爲以智術馭之所致歟嗟夫愚生竊以

爲執事殆未循其本也　皇上臨御四十年矣其于民
生之休戚兵賦之利弊臣子之賢不肖情僞盡知之矣
方其始豈其不勤召對御經筵納忠讜與天下顯明其
道而乃與天下久相習之後反陰陽其術如帝天雷電
之不可測識乎是必有以致之矣蓋　皇上未嘗不信
大臣也奈何朝而拜命夕而彈章旦而乞骸暮而濡足
乍賢乍佞俄潔俄汚主上爲大臣盡如此吾可以利祿
豢耳於是遂不信大臣亦未嘗不信羣臣也奈何一曆
事寄即顧身家驟列官曹便分黨與此戈彼矛輸攻墨
守主上以爲羣臣盡如此吾可以一網去耳于是益不
信羣臣夫有臣如是而欲其君之推赤心以待之是必
不得之數也雖然有臣如是而其君終不推赤心以待
之亦必不得之數也孟軻云不以堯舜事其君者不敬
其君　皇上試思堯舜時比周豈無共驩方圯豈無伯
鯀若堯舜盡疑其臣而用一己之察與術則是禹皐不
治水明刑稷契不教稼敬敷益不烈山林夔龍不分禮
樂而舉朝皆可爲共鯀也又何以成唐虞之治乎夫天
下猶人一身然人身有元首即有腹心以主持有耳目
手足以持行視聽腹心病導引藥餌可愈也耳目手足
病針砭灸劑可療也未有懲其病遂棄腹心而不使思

慮割耳目手足而不使持行視聽者輔弼之臣君之腹
心也古者三公三少坐而論道與天子出入起居者也
無其人固不必備員有其人舉之槃舉之釣可耳今乃
枚卜久虛使經綸帷幄之才消磨殄瘁于草野之地尚
可謂有腹心乎夫腹心恙股肱或任職可也股肱之臣
九卿之長貳是天子所與起而作事者也司天下璣衡
爲天子喉舌至重矣謂天子克灼而用之罔知罔兼而
任之不虞其弁髦束縛使鬱結不舒也或缺矣而終歲
不補補矣而終于不任居其位者無安位行道之志任
其職者有書空仰屋之嘆股肱尚可稱不病乎腹心疾

股肱病所恃者耳目之臣耳臺諫爲天子耳目掌百司封駁陳四海利病血脉所由關通也今臺無幾人焉省無幾人焉誰爲廣耳目者覚之者且曰一目明勝衆目之盲也一耳聰勝衆耳之聾也今旬而進一疏焉度置之日而進一疏焉亦度置之矣羣而推一賢置不省或待其人之物故而命始下羣而攻一不肖置不省或待其人之自去而意猶惑矣如此則是一目與衆目俱瞽一耳與衆耳俱塞也夫人主者羣天下者也耳目壅塞手足痿痺而腹心抑鬱一身之中分爲胡越不可爲羣二帝三王合天下爲治共見之爲明共爲之爲公而陰

閉暗移晦蒙蔽壅養禍胎亂不可謂治吾不審何以至於此豈執事所云雜用伯術乎而不知其非也昔之雜伯者入于申韓而今乃迹于黄老申韓者黄老之顯蠹者也黄老者申韓之陰用者也陰之爲弊也甚于顯無論堯舜之所不爲亦桓文之所不事矣夫　皇上知用察之足以爲明而不知不用察之爲大明也知用術之足以成公而不知不用術之爲大公也知閉拒遏抑者之足以消磨臣下不肖之心摧破在朝朋黨之習而不知推心置腹盡天下之知能者之深于磨厲甚于摧折也夫臨岐者一人以爲南十人以爲北則北者是也辨色者一人以爲黄十人以爲玄則玄者是也故用獨不如用衆也治世亦然獨則爲黨而衆則爲羣天下羣之器也輔弼九卿臺諫羣之人也輔弼孑然其上矣今朝野所顒望者不可亟拜乎造膝之禮虚賜茶之典曠者不可亟行乎如此則腹心安矣卿列不得其官矣功績之顯著譽望之隆赫者不可亟補乎職掌之外侵權柄之内奪者不可亟還乎如此則股肱起矣臺諫不得其言矣躑躅而待次摧折而思奮者不可亟登乎寢閣而不出沉慝而無稽者不可亟批乎如此則耳目通矣夫耳目通股肱起腹心安而元首不明者未之有也臺諫

畢其議卿列盡其能輔弼殫其慮而天下不治者亦未之有也此執事所謂知慮不煩而自得耳目不役而恒明者也夫擴此之明運此之公以近法　高皇至孝也遠媲堯舜至仁也咏明良而康庶事至治也釋不務而使上下相猜内外俱隔賈生所爲痛哭者此也

第二問

萬曆壬子順天鄉試

問君臣之分與天地等至嚴已而古帝王之遇臣
之為腹心尊之為師保至有精神契合在推誠
節之先者何也豈非以君臣之間形格則禁志同
始交歟乃名法家有言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
則為人所制者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及者蓋
人主之心釋信則用察自矜則多御斯言也得無
背之所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聰明神聖之聖
人也觀列子竊鈇事有諭觀魏武侯謀當而喜有
諭勞煌 聖謨明徵萬禩可得而揚厲其樂歟
皇上英明獨斷紹休 前烈 臨御日久神智獨
炳大權益尊羣臣莫敢望焉乃論者過計猶慮
堂陛之間泰交未洽億亦有一體之中自為貳自
為厭者歟語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朝政者在草
野即偕倘之言亦 聖明所樂受也諸生有聯交
之策其質言之毋諱

君臣以義合者也而其交以志同者也志同則未見而
相親推心置腹其後也況疑之乎與處而相應折節降
體其後也況輕之乎故古之帝王問親臣者矣未聞疑
臣也問尊臣者矣不問輕臣也親之若一體尊之至為
師而人臣之報亦視之降此而所為遇臣者漸輕則臣
之所為報者亦漸簡矣何也人主心也羣臣支節也其
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其支
節全則心安其支節傷則心痛天下有倡而不和動而
不應者矣未有一體之中自為貳自為厭而猶有和而
應之者也故人主而疑臣非人臣之利也疑之而使為
無不背之支節亦非人主之利也人主而輕臣非人臣

之利也輕之而使為無不傷之股體亦非人主之利也
陋哉名法家之言也韓非曰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
則制於人至于左右前後皆疑寶也古之帝者曰股肱
惟臣耳目惟臣惟恐其不任而謂盡人可疑是肝膽而
楚越也鼂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古人
五耦而式十室而下而謂舉世莫吾及人主之尊威侔
天地而復震而矜之天下寧復有物耶況代鳥飛代馬
走也日亦不足矣故曰危莫危於用疑孤莫孤於自恃
人主方欲神其智尊其權以明得意而其究也使君臣
之間若萍游于海而偶相值也又其甚也事無大小皆

歸之于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無以行其志而持
祿之臣得以保其位如宋人所言而天下事尚可為哉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挺神姿日新聖知夐出千古
其日月所臨無幽不燭雷霆所斷靡舉不臧羣臣亦不
足奉末議矣乃觀列子竊鈇事諭侍臣曰人主用疑則
讒至觀魏武侯謀當而喜事諭侍臣曰人主自矜則敗
至洋洋 聖謨勒諸琬琰者何其推誠善下之若此也
固足為 聖子 神孫萬世法程已 皇上紹休 前
烈 臨御滋久 神智益炳而羣臣莫能窺淵謀 大
權益尊而羣臣莫能仰雄斷稱郅隆矣而草茅下士無

意有明之過而爲察察之過而爲疑尊之過而爲亢亢
之過而爲輕視充盈之朝若無一人可信一人可重者
疑人之負官也并其官而輕之疑官之利人也并其人
而輕之疑小臣之有所附也并大臣而輕之疑大臣之
有所市也并小臣而輕之下極論而爭而疑其沽名則
言者輕下積誠以動而疑其持祿則不言者亦輕闔門
以明禮也而疑其有望則留者輕挂冠以明志也而疑
其有托則去者亦輕親臣苦而思弛擔而猶疑其要則
親臣輕諫臣鬱而未一鳴而逆疑其激則諫臣輕由疑
生輕久之益疑由輕生疑久之益輕展轉糾纏日甚一

日當其顛倒羣下莫測端倪因謂此槊槊若若者可惟
吾所玩侮而不知人以不嗜食徵病國以不嗜賢徵亂
即天祐　國家萬不慮此而已有其徵矣蓋天雖至神
不因日月之光則穹然已耳地雖至靈不有山川之化
則塊然已耳人主雖至神聖不須賢俊之輔則孑然已
耳孑然而可以治天下哉況人臣出身事主亦欲竭智
盡忠樹績垂名不謂其疑而輕之也故子輿之論遇臣
大者在諫行言聽其下亦迎之致敬而有禮如上之不
能行其言而下之又不能遇以禮自非厮養之才誰肯
供人主之頤氣而人主之官徒遇之者彼亦官徒自爲

矣一旦有事乃始皇駭錯愕索一人之用而不可得如
救涸鮒而號澤於西江也詩曰員于爾輻將伯助予何
嗟及矣故堯立九子舜舉十六族文四友武十亂其人
皆神聖而得人若此即降此而偏伯之主亦莫不下士
以自爲晉重耳之用咎𤲺須也齊桓公之見小臣稷也
至盜亦可用何至於同室而疑之一介不敢傲何至於
舉世而輕之乃求其說而不可得則曰臣實自疑也臣
實自輕也而欲主之無疑無輕不可得也愚不謂然臣
即可疑而主示疑則人且中之臣即可輕而主示輕則
人且乘之久之無不疑無不輕而有志之士始思解組

之無日入山之不深矣亦知夫疑之不若明之之爲益
也輕之不若用之之爲益也疑其才而輕之則利器無
以自見而鉛刀亦得以自藏以其事辨其才則良楛見
而可不輕於任矣疑其言而輕之則藥言無所剛其忠
而莠言亦得以肆其口以其行辨其言則忠佞見而可
不輕于聽矣疑其名而輕之則好修有寄徑之嫌而假
托獲附驥之利以其實辨其名而可不輕于用矣而其
要又一以流品付銓衡糾察付臺諫是非付士大夫而
　皇上端委而斷之腹心得其腹心耳目得其耳目手
足得其手足　垂拱紫成而天下大治此孰與使天下

之士氣伊鬱而不伸志皇惑而莫解皆思隱鱗藏羽以勢保身之哲而竟遺國家以空虛之害哉昔朱太宗時人主無輕臣之事而有輕臣之言錢若水曰人主之待臣如此惟無秉節高蹈成進退之臣以感動人主致爲所鄙薄耳遂乞身而退夫使人臣而思秉節高過盡如若水之爲也人主亦安所利哉故蘇軾有言曰人主而以禮使臣其臣皆君子也即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爲廉耻之士也非禮則反是不佚智者而知所擇矣雖然君臣各有貴焉君乾也其道主剛而以居下爲泰臣坤也其道主順而以安貞爲吉至於亢極而悔陰極反戰皆非得道之正者也程子曰臣道貴正不貴權而今日何如也人才錮而不用也議論紛而不衷也章疏鬱而不通也紀綱弛而不振也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蓋今日之謂哉愚生竊聞之古人矣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而退臣道也嗚呼過巷之術窮納牖之機塞人臣無道以回天亦已久矣得無謂爲此不可復之計益重其窮乎昔魯城門朽頓欲頹孔子疾過之弟子曰如此久矣孔子曰吾惡其

久也是可爲今日之喻矣亦君臣疾過之時矣

儒術第三問　　萬曆壬子順天鄉試

問仲尼之門羞稱五霸夫子不啻許管仲之仁乎夫羞稱之而曰爲其先詐力後仁義也然原仲尼之仁義可得而聞歟惡鄉愿以爲德之賊巧言令色鮮不得以爲仁而論仁之本則首孝弟而已矣孩提敬長之人莫不有孝弟可進與爲仁之事賢聖之學歟舅犯以仁親爲寶董公以縞素說帝此其仗仁而行秉義而往古今頌之抑何偉也亦可與孩提牧豎較仁比義乎否耶古之人有譏議鍾由心驚而退步孤相失後不能舉千鈞擊者此亦可以勉強爲之乎否耶而何以必曰知曾子者可也儒者之道殺於十際所以流貫其間者有物而顧謂無執若此也耶有神有聖有賢有儒至於儒而多端矣學術之不可以不明也其盡言之以觀諸生之學焉而有所別毋徒曰羞五霸而惡鄉愿已也

明學術者辨於心辨心術者根於性性也者赤子之眞也渾淪之而嬰孩矣涵育之而大人矣可大之而賢矣化之而聖矣不可知之而神矣神聖與賢不離乎儒儒也者復其性之眞而已也至哉醇備乎性術也哉淵冥而無耦坱圠而無垠混冥而無象芴漠潛道勿荒偶變而無可稽求渾焉而皇精焉而帝純焉而王粹焉而師假焉而霸賊焉而鄉愿學不知本而性爲之飾也不明乎性者不足以語於學不明乎學者不足以語於儒堯舜儒之祖也禹文周公儒之宗也孔子神而儒夷尹下惠聖而儒曾子賢而儒儒者由賢入聖以漸於至不可知之域而其始莫不權輿於孝弟則人之眞心而濬發於

自性也即孝弟而眞性在矣即眞性而仁義在矣即仁義而堯舜禹文周公孔子在矣唐虞成周之治又在矣是以服膺儒術誦法孔子者上不敢爲似詭權奇之行曼衍無端崖之言而下不敢徇一切以比一世而得愿名也故有與仁同功而異情者不可不察也與仁同過而後其仁可知也則眞與不眞之驗也眞者如生僞者如繪生者如草如木結根既實而挺幹必強矣而附枝必固矣而敷榮必茂而果實必堅矣繪者異是君子所以務本而期生有取於孝弟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也良知良能自然之天性也

眞故也本眞愛而廣之至於不敢惡于人則仁盡本眞敬而廣之至於不敢慢于人則義盡知此爲知履此爲禮樂此爲樂本立而道自生也雖謂孩提牧豎可以爲堯舜可也眞故也山下出泉象其蒙也果行育德正其初也初未濫而修之則易爲力也樸已雕而飾之則離其本也學者學其無可學也擇其所不思也執其所不慮也反本還元誠積而性滿委蛇中道而不自知也不自知而人益不可知也其爲仁義也如此若狐偃教晉公子以實仁親對秦使而竊討之曰父死之謂何又以爲利天下其誰能說之三老董公說漢王以喪義帝討

項籍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豈不仗仁而行秉義而紿古今頌之乎而爲恍天下乃仁其親爲服天下乃義其君父子君臣之間藉爲詞說假爲舉動如斯而已也所以惡巧言令色之鮮仁也烏得而不羞稱之昔者阮孝緒聽講鍾山會其母病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至果心驚而返吳文章少孤與兄伯武相失後遇下邳爭計伯武歐之文章欲還擊手不能舉因投杖相識二子者人一介也行一節也無與於天下之悅而人心之服也父子兄弟之相感天性自然而無勉強作爲於間若此也乃託之以爲寶縞素之以爲義僞耶

眞耶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酒肉細事耳其先意承志之一念若尚在懷抱也者若尚在孩提也者煦然藹然眞之至也人但見曾子守身歸全任重道遠以爲仁全而義盡造於賢入於聖而孰知其函源起苗乃在於茲儒者之道發于十際而流貫其間惟是一眞而已眞則不以情忝不以迹滯因應宛轉而人不可測以至於神率由斯耳胡不折衷於孔子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聖而神者也夷致其當年仁義之色不在而仁義之名不在躬獵可較而不以爲從俗盟可背而不以爲必信頗請車卜請蓋冉請粟却之倫之而不以爲吝物杖故

人之脛而不以爲倨迮辭疾而鼓瑟而不以爲無禮凡此者皆修名飾行之士所不一爲者而孔子率乎性循乎理信乎心斷而行之不動不忒惟其眞故也故去齊接淅去魯遲遲南子可見佛肸召可往而人不可知其所以久所以速所以見所以往也伊尹吾知其任也伯夷吾知其清也柳下惠吾知其和也至於孔子吾不可知所以謂之神也神之與聖相去有分孟子明以此尊吾孔子也所以然者眞故也若夫篤論之色莊之彼其無孝弟之眞心以立本而生道終必歸于鮮仁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儒者經世之法程也先

儒言仁取乾坤而父母之取民物而胞與之取君臣而宗子家相之取高年孤弱而長幼之取天下疲癃殘疾而兄弟顛連之以時保爲子翼以不憂爲純孝以不愧屋漏爲無忝以存心養性爲匪懈以知化爲善述以窮神爲善繼以聖爲合德以賢爲秀而終之曰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也故曰若曾子者可也嗚呼學術之不明也吾繕吾性而已吾慊吾心而已如彼美食吾自飽也如彼好衣吾自服也而人之譽我者非我者嗤然而笑悍然而攻者於我何與哉然則如之何以孝緒文章之眞希曾子之可以曾子之可希孔子之神非一眞何以[illegible]

此乎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君子胡不慥慥耳

策　第四問

萬曆壬子順天鄉試

問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乃君子之進小人之所務傷也而君子憂在社稷又往往憤不顧身欲以力取威勝小人窮而思逞遂被君子以不韙之名而朋黨之禍起已反觀易之泰與夬君子之處小人固自有道而何君子之跌而激之也朋黨之害其極至於不可言而其始固有兆朕之萌釁隙之白馬宋之黨禁其先亦在數十年之相乘有其及已乃永康慶曆諸君子其處小人或亦有未盡者歟歐陽修為朋黨論蘇軾續之其說固各有主亦相濟歟有宋賢相有不分黑白者言推擇太精人材雖進者豈故為是調停之說歟今士大夫處熙明之朝無南北部無牛李黨無蜀洛分而水火形成玄黃紛動識者已重為君子憂之矣茲欲合異渙萃偕于蕩平其奚道而可

國何由治乎衆君子進也然而小人惡之矣惡之則思乘之亦何由亂乎衆小人進也然而君子憂之矣憂之

則思勝之乘之不能無隙也勝之不能無怨也有隙則君子無勝勢有怨則小人有殺機惟至于勝勢去殺機動則以衆君子勝數小人而不足以數小人勝衆君子而有餘矣夫君子而欲無使小人勝也惟無自生端而欲使小人不求必勝也惟無多生怨則君子小人之分得而天下無事已蓋自古害君子者必小人而致小人之害者必君子故聖人之著戒每致意于君子而小人無與焉陽始于復而至于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矣以居中用事之君子制在外之小人可以唯吾意而無所慮然必包荒用馮河朋亡不遐遺而後得尚于中行焉

苞包之以示容而又不使之肆亾之以示公而又不使之遺則君子已無可指之端而小人亦無不可解之怨至泰之後而爲大壯大壯之後而爲夬君子之道愈長小人之道愈消矣以五陽决垂盡之陰猶必孚號以集其勢勢集矣猶不利即戎亦以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無措其勢必至于爭爭則勝負之時未有决焉而遽以爲君子之害矣何也國之有黨人主之所最忌也而君子之聲氣應求臭味契合不幸而類之而其與小人爭也又務自標榜以求勝乎小人以不可改之名而已亦隣于不順之迹小人而欲爲報也其

隙可乘其計甚便而其憤又甚深以深憤行便計遂至空人之國而不顧小人之罪固不可原而君子亦不能無過矣夫朋黨之名漢唐宋皆以是中君子及其烈也若燎原之火不可嚮邇當其始也固有兆焉君子非不知而狃于勢之累理之直視小人若無足爲慮而不知蓄怨積怒爲一大勝而君子掃地盡矣故鉤黨之禍兆于甘陵白馬之禍兆于牛李紹聖之禍兆于蜀洛語曰千丈之隄以蟻穴潰善行隄者塞其穴背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奈何君子而不虞小人之伺已自生[illegible]而乎惟其不虞是以務勝之不務容之張儉李膺誅

討權豪破柱取人赦後行法戮及支黨非不奮不顧身然以小臣而威震人主中人因得以中之維州之降牛僧孺沮之以中德裕至流毒邊徼而不恤後人主不平亦用是敗德裕再相遂欲窮牛李之黨而盡之亦爲譬者所中流竄以死慶曆時如夏竦輩亦何能爲而石介斥爲大奸至以言賈禍幾不可解傳有之蹊田奪牛蹊田過矣奪牛不亦甚乎惟君子之迹近于已甚而後小人之辭直直則可以激人主之怒語曰激水則旱激矢則遠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雖小人之深機巧穽不易爲備而君子之自處亦異乎包荒朋亾之道矣向使

君子置其身于無偏黨之域而復納小人于蕩平之中彼敗羣可以徐去好音可以漸化何至與君子爲難而犯天下之大不韙哉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惟不爭故能羣惟能羣故不黨不然爭則示人以可乘君子之爭小人之大利也不羣則示人以不容小人之不容君子之大害也乃任延之對光武曰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唐虞之世九官十二人濟濟相讓者又何人也如必以不和爲忠使君子負氣而不下無怪乎相隨而入于爭耳自古唯極盛之世衆賢和朝君臣道合而後能以君子勝小人下此惟用小人而猶不害其治窮

小人而必至于亂矣歐陽修稱君子有朋小人無朋進
君子之眞朋退小人之僞朋而天下治此盛世之事也
蘇軾稱小人雖去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致怨
也深誘之以富貴使墮其黨而後君子可以無患此叔
世之事也故堯舜在上以二十二人之全力僅勝四凶
當元祐之末以一楊畏首叛大防致諸賢死者追奪生
者貶斥奈何當人心險側之日而欲爲唐虞之事乎蓋
人知茅茹之宜彙而不慮樹楊之易拔人知非種之宜
去而不慮惡草之難除鮮不及巳至于今則又有可異
者焉漢之鉤黨中人之害君子也猶異類也唐之牛李

小人之相乘也猶水火也至蜀洛則君子相攻幾於同
氣之戕矣猶畛域也今無中人之害而自相題署無牛
李之怨而自相猜嫌無蜀洛之分而自相排擠士大夫
與士大夫爭君子與君子爭奸人者嘗欲合天下之爭
今幸無其人有之諸君子之憂方大耳而乃恃同心之
多徽斷金之力角勝而未巳蓋善兵者實其氣以待人
之虛不善者虛其氣以待人之實今日之事亦自虛其
氣之道也不亦危乎韓琦之在宋最稱賢相不務分黑
白而呂公著亦謂推擇太精人材難進彼豈不知氷炭
之不可共處蘭艾之不可共佩無亦唯是分之而黑白

緫不若不分之而黑白自在也擇之精而使君子小人
不能自還不若用之而使小人化爲君子君子不至誣
爲小人也語曰的的者射提提者獲又曰察察者有所
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兩公可謂得大臣之體矣蓋君
子之道唯務厚責巳而恕待人責巳厚則惟恐巳之不
爲君子待人恕又恐人之胥于小人視巳之所爲惟恐
不厭天下之心視天下之人無不可爲朝廷之用即有
小人彼無故以合者必無故以離吾直徐而俟其變耳
奚必昭昭然若負建鼓而求亾子哉況乎君子無所用
黨者也進退不自爲也而決之禮義用舍不自爲也而

聽之君相升沉則付之命數也建立則度之役循也即
同道爲朋同心共濟亦欲合天下以成一是亦何嘗有
一毫比附于其間哉蘧伯玉之爲人外寬而內直自設
乎隱括之中直巳而不直人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
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
者則願以爲君無之而不善焉誠如是也又何涉世之
難哉然吾猶有說焉天下之物莫凶于鴆毒然而良醫
橐而藏之有所用也使不知而雜之粱肉則莫不害矣
君子而欲謹其隙乎其怨也則又必辨此矣天下之事
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不可制君子亦先其

幾而圖之無使至于不可制耳若夫國之有黨人主當
以自咎不必咎人此司馬光已陳之規人主之所宜鑒
無煩愚生之覆說也

隱逸第五問　萬曆壬子順天鄉試

問易稱[illegible]詩咏碩人君子抱道而若徐索[illegible]虞猶亦有所惡而逃之耶而就之數[illegible]但[illegible]莖不改其業夫子顧與之以用舍行藏何耶古之君子其昭昭者或辭諸侯而耕以[illegible]平或去若海上而往其難或黜貴中貝而釣[illegible]或[illegible]濟中而長吟或拜太原太守而不至或賦析[illegible]帶而歸來此其蟬蛻紛囂之中高寘聲利之外與彼嬉[illegible]見女以久臥登終南而托足者有以異乎否耶而是較于者所以然而隱者有以同乎否耶誠有之志意修則可以驕富貴道義重則可以輕王侯遂朝王可以卷而懷之也何以卷何以懷何以曰可君子有隱迹乎亦將有隱心耶至於心而隱亦何常之與有要以游食止競所謂不偏於流蕩也是可以易言之其詳對我

今天下振驚兇庭白駒流詠且汲汲蒐逸起廢而執事
以隱爲問無亦慨然悟覺之途而辨之以風世者乎愚

以爲言隱者莫詳于詩易而辨于孔子今夫翹然而高
世者亢士之僻也不可以爲平狷然而辭人者介行之
小也不可以爲量憤然而嫉時者壯夫之濾也不可以
爲養譬于物之蟄者其體必偃其彖必扼其含必毒而
易獨稱龍德焉以爲其屈伸自若也其呼吸自若也膏
澤自若也陽物也而陰蟠動物也而靜俛動于九天之
上也而藏于九淵吾烏以察其機之所乘而測其心之
所蘊哉如彼則悶如此則無悶悶則踖踖無悶則容容
故易謂之曰無悶而詩謂之曰碩人之寬寬與無悶天
之大也地之廣也春夏之敷也方且陶堯舜而滌禹皐

吐江湖而莽廊廟潛德云乎哉禹之鑿龍門疏九河攪魚鱉之民而衽席之千古無有也稷藝百穀而粒生民千古無有也空莫空於顏氏之瓢陋莫陋於顏氏之巷蕭然而慮詠素而歌風此豈有意當世者哉而昔人稱之與禹稷同道蓋嘗深疑之及味孔子之言而有辨也孔子曰此舍之則藏者用之則行者也不能用則必不能藏世人之所謂行者非眞行而藏者非眞藏也蘧伯玉之在衛大夫終其身未嘗懷也伯玉之仕仕未嘗有道也而孔子又曰此無道而仕者必有道而仕者也此無道而可以仕者乃無道而可以卷而懷之者也不可

以仕則必不可以卷世人之所謂仕者非眞仕而卷者非眞卷也當春秋時皇皇而幹世者皆自以爲禹稷矣而孔子不與也子子保身者皆自以深於顏氏矣而孔子不與也同禹稷之道者惟人不堪其憂之顏子而可以庶幾顏子之卷懷者惟不違無道之蘧伯玉而君子之隱始見於天下且事固未有不圓於性而辟於情性無而情有也無意也無必也無適無莫也無樂而就無惡而逃也環然若不耳之逢無係之科爲天下用而有餘而天下亦惟吾所用情之所之蓋亦有耳蔬水於膏粱華山林於朝市汙軒冕於塗泥者矣雖然其不能無

耳也歆性者也蔬水之於膏粱也奚辨其不能無汙也怒性者也塗泥之於山林也奚辨我清其清未知其所以清而附清者爭託焉我濁其濁未知其所以濁而畏濁者爭避焉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無以異也豈惟無以異也究必至於逐者呼逐走者亦呼逐以自免故曰樂則行之者非以行爲樂也憂則違之者非以違而憂也無憂樂則無轍迹無轍迹則無依附矣太上忘情其次任情其次不及情最下飾情至於飾而隱失其隱矣雖然易辨也忍之所蓄者迫之以眞則發故王霸慚見於令狐深之所匿者觀之於卒則露故嚴用語屈於司

馬執事患其與辭耕逃海之徒同聲而和衆有由也伯成子高非汙諸侯也莒叔厲非徒居海上也嚴子陵諸葛孔明徐孺子非忘漢也陶元亮未嘗不念彭澤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帝王升降之際亦少衰矣覽德輝而去之幾莫先焉叔厲去居海上而往死其難以明有士若此而王不知也非士之不足知也子陵以不用爲用者也彼見夫前漢之輿烹酈爪牙奴囚冠冕隳明王之節消志士之槩其以礪世磨鈍也南陽之廬光消跡埋而龐公冰鑑之倫相矜以爲臥龍抱膝而吟媲管樂而慨三良待價而沽者與大夏

將顛非一木所支孺子知之矣雖然其就揖而留連東緲而慨慕與仲舉同道而于有道何羨哉元亮値晋宋華命希志首陽其以折腰自解者時也此數人者倏出倏隱若出於泥不染於泥與彼久臥託隱者有異乎無以異乎諺曰夫苟無欲于中帝車侯服無意也夫苟有欲于中林臥川觀有心也故人知衡泌之爲高矣而不知雲山煙樹之内自有登壟乞墦之態人知富貴之易緇矣而不知朝市絓組之紫自有恬心澹志之適天下吾所閲而成世也國家人所歷而就理也使人必丘壑隱必退棲而後爲亭然鳳翥之外恐吾儒卷懷之旨當

不其然而世又何頻爲故迹競猶淺而心競爲深迹恬非隱而心恬爲隱梁山吾不稅矣何假於閉門脂車吾不赴矣何嫌於同巷籧丘之瘠可處也而豈必却封階級之味可淡也而豈必私徑且所謂隱者其身名既已薄收而其心跡亦不求顯則亦何地之非隱哉雖決大疑定大難而已無焱爍之意孰行非藏也雖嫌不避威不讐而常存退挹之節孰舒非卷也功有可以自盡而不祈告人夫不求人知之地亦晦也行有可以獨矢而不慍衆尤夫不懷尤人之念亦遯也是所謂隱於心而不隱於迹者夫心安往而不可乎故君子無隱癖而未始無隱修有用行而未始無隱心則素位之隱與沉冥之隱者異而棲眞之隱與内熱之隱者又異也抑貪止競之道其在斯乎雖然石隱之散絕棄世務而無益於人事通隱之流陰陽上下而轉入於依違借日以心蒙迹而不得其所以居淨之君其不爲樂令之浮游伯始之中庸者幾希是又推波助瀾之術也

憂樂 第四問

萬曆壬子應天鄉試 一

問憂樂者一人之情也一人之情宜自得而儒者必言先憂後樂爲天下用豈世之否泰天下之愉怫皆關吾身而不得不攖之心耶且憂言先豈徒憂歟樂言後直置樂歟從憂不幾無具而置憂無乃非終日戚戚之言歟憂不動而從乎饑溺繫心無言樂矣而樂行憂違發自孔子行藏之妙安頓淵其之他日告以爲邦顧厥行安在而宋儒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憂樂之致可不繫用舍歟如知憂而反樂其窮就樂而不憂其窮其品可隨列歟漢唐宋而還不乏名世君子如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陸宣公之奏出艱危李文靖之水旱奏聞司馬文正之身殉社稷所謂先憂後樂然歟否歟且其學術何所本而於否泰之數何所效歟今天下泰極矣誰世道者於憂樂何适之從郎云憂之亦何術而濟願諸士詳著於篇毋謂緯之不恤而察之是憂爲過計耳

今夫憂樂者人情之大端也舉世憂而獨樂舉世樂而獨憂事所必無也人憂必貽之樂人樂始解之憂情所必屢也故任運者憂樂隨否泰轉持世者否泰隨憂樂轉者也夫世道有否泰我於否泰中處一人情有憂樂我於憂樂中亦處一柰何子焉任挽回之責而操悲愉之權焦心腐思竭誇畢慮以徇所不能盡之人揣所不可知之事又希所不必堅之功嗟乎天下者人所積也使人人皆認已爲床第圭蓽之人而非紘野函夏之人又使人人皆認已爲飲食男女之人而非弼成參賛之人勢必復返之鴻濛狉狉則可故天下不患有終否之世患無持世之人持世者其心以爲天地間惟有一泰

者也嘗觀之易乾下坤上則泰坤下乾上則否蓋乾下坤上陰陽所以交也所以交者氣也下濟上行而二氣之絪協五行之化宣萬物之命正太和蘪蒸至仁翔洽故泰常在宇宙而反是而否則變矣豈天地之心哉易窮則變變則通傾否還泰是非后以財成輔相左右民無繇也夫玄黃分峙品物芸芸人資天地有生天地資人有成有生有成三才乃著則彼確然隤然者固有大憂大樂繫其無心之心焉左右民者正爲天地立心者也天地生一人爲衆人之人我惟以一人之人自爲無論違天不祥而我之一人已先汨没于衆人之中又何以宰割天下而匡毗之秖見人憂亦憂非憂人之憂秖見人樂亦樂非樂人之樂非憂人之憂我之憂必不釋非樂人之樂我之樂必不長故曰天下自相爲則亂交相爲則治又曰後其身而身存先其身而身亡後其身者後天下樂而先其身者不能先天下憂也說者曰憂以天下誠善庸何先夫仰屋竊嘆隱几悲吟非吾所謂憂也憂之固必講皇王帝霸之略舟楫霖雨之方被褐懷玉藏器待時而後愴怳哀恫不淪于空虛無用彼陰陽氣數豈卒講之符禮樂兵農豈驟舉之任阜康位育[illegible]貞長之猷竹帛[illegible]之績而山林廊廟境原

不得分之爲兩求志達道機原不得分之爲兩獨善兼
天下效亦原不得分之爲兩此而不先惟躭樂耳崖異
者以枯槁寂滅爲樂圓通者以放誕徜徉爲樂惛濫者
以驕淫侈縱爲樂惛濫之樂不足道即崖異圓通之樂
豈眞茸背于中庸沒入流蕩必時勢之遭齟齬鬱怫故
始也以憂天下之故轉而憂生憂窮于苦節縱于達生
而竟忘天下水火塗炭之困彼且以苦節爲貞達生爲
趣遂以沒齒樂之勿譏則於世否泰何與此天下所以
不可一日無持世之人而持世之人否亦憂泰亦憂究
言之憂即樂樂即憂如絲有緒經綸滿世如環無端周

轉一心故足術也蓋昔者堯憂無舜舜憂無禹皐陶皆
憂也禹得之溺由己矣稷得之饑由己矣若阿衡之一
夫時予姬公之思兼三王皆心禹稷之心而平成粒食
允殖廓清之後縱淵叔爲東亦必微有抱志者特聖人
不敢言樂則天下愈遠于憂是後幾無樂矣亦幾無憂
天生孔子爲之憂而顏氏子爲佐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夫非孔子自狀其龍德耶東周之思天下有道之想無
日不營方寸而用行舍藏之妙又獨與淵乃淵終不憂
陋巷而問爲邦噫聖賢憂樂果可常情測歟易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若遑遑七十二君之郊再罹伐木絕糧之

厖謂不憂其身之困躓可耳老安少懷何焦灼也宋儒
又使學者尋孔顏樂處似與憂盩而不悟夫道者卷一
身而舒四海明王不作大道莫宗樂未始非憂有用我
者執此以往憂未始非樂試觀由求治賦足民皆可分
憂曾點堯舜氣象儼然同樂而宗廟百官之間殆庶屢
空之粹所不快然慊適然適者豈三代之英眞不逮也
而空言不若行事故聖賢之憂終不釋固非流水簞瓢
在焉遂以寄傲春秋逃處洙泗蓋古不乏軼塵遠翥置
人世憂樂不問以自潔如許由巢父務光廣成其人而
千載下羣然高之要以味日月爝火之喻其自處雖高

而自視甚審若長沮桀溺荷蕢晨門知往不知返孫登
阮籍諸人能處不能出愚所謂苦節爲貞達生爲趣斯
人哉而閑憂樂于一己不用憂樂于天下則憂非所憂
樂非所樂流弊寧有底乎若纇何貪惏如孔光張禹林
甫似道之流史不絕書代有餘唾直從憂吾身約素不
憂天下阽危樂吾身恣睢不樂天下熙皞始耳則亦憂
樂不與人共之烱鑒也愚博稽漢唐宋而得尤者四人
焉曰諸葛武侯亮陸宣公贄李文靖沆司馬文正光今
夷考之武侯草廬屏人數十語何以無言不讐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豈區區矢報魚水耶宣公寔起從官其陳

五術八討三科四賦巳覘經濟論諫數十百篇皆本仁義以効于反側奔迫之時心誠艮苦文靖不直風度端凝謂人主當使知艱難嘗懷憂懼故日奏聞水旱盜賊又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爲參政他日憂不敢以老不及見輟念矣文正自見言行計從欲身殉社稷無論躬親庶政不舍晝夜力能新法利害罔討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後病革諄諄如夢語皆朝廷大事宋故多憂國誠臣亦能有幾君實而卒之梁益延中絕之緒與元奏戕難之功契丹西夏之堅盟青苗手實之甦困漢唐宋天下之於四公眞祖席于其痌瘝枚寧于其憂惕

而四公之學術有曰開誠心布公道者有曰不負天子不負所學者有曰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而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不通自言吾無過人惟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此何等涵養耶鬙或不能成混一之規復府衛之舊絕矯誣之萌剗朋黨之脉俾世躋唐虞家登樂利而四公亦不及優游泮渙享厥成功向使無四公憂之吾恐孫曹虓虓巴蜀未有以厭也炎燼何噓焉奉天返蹕猜忌行之何人非希烈懷光哉臣沆不以爲不可胡憖不遑憸人苟進豈念厲民禱祠營繕不待身物歷然矣四患未除章蔡攸伏邊吏不敕寧待

靖康宋社亦幾屋乎由此言之殷憂之跡在國家不可有隱憂之心在士大夫不可無四公之憂同也而難易則有辨矣豫州幾於無米之炊播遷大類泛波之複運當草竊身任調停似難于光沆然牖戶之綢繆未必遜兵革之搶攘也遭時豐大遽料秦漢之侈心銳意富強乃詆桑孔之邪說則居安思危以義爲利亦難于亮贊然濟蹇之謀猷未必非幹蠱之籌畫也總之四公抱負閎鉅學術光明氣節方嚴才諝通敏不滬霤吾世不秦越吾赤子各據一時自了一局夫孰有所規責而憂夫孰有所誘借而不憂夫孰有所滿假而樂夫孰有所恣

騁而先樂天生持世之人不偶持世之人承天心亦不偶卽不敢揖讓禹稷庶幾哉仰企伊周遠宗孔顏矣否泰之數從古相循憂勤之心異代相証然則浮沉憂乎泄沓憂乎恫疑虛喝憂乎龍蛇而攖攫憂乎首鼠而尾錞憂乎均立而後樂齊領挈而後裘振言綱也虞廷第賁明翼周室亦助後先未有手足而不聽命于心者故臣盡憂之不若君自憂之也一絃不能獨韻一拍不能獨聲言協也旦奭彼此勵忠蕭曹規隨濟美未有塤篪不和者故一人憂之不若衆人共憂之也上危所期在盛于鎮所期在割言實也牛羊必求芻牧尸祝不代庖

人未有燭僝無券者故以名憂之不若以政實憂之也士大夫之患莫大于名憂實不憂夫名憂實不憂則必別尋快便之途別立浮游之說別開僥倖之門以苟且旦夕計身家自娛樂社稷生民無當一盼庸望孜孜矻矻如救焚拯溺若四公者哉即四公時若荀彧華歆楊炎盧杞丁謂呂惠卿輩曷不以憂國為口實而披猖決裂杌棿隨之如此云憂不如其已夫立志宜端執術宜審此又先憂者之正鵠哉

國是　第二問　萬曆壬子浙江鄉試

問善視國者不視其國之強弱視其國是何如耳國是如日然羣目賴之以為明一日不觀則晝冥而世道從矣乃孫叔敖曰衆所欲傷夫衆蓋欲傷何以為是李鄴侯曰君子從道不從衆是矣人心如面寧能盡之既曰道矣豈無一二同然者劉安世李林甫諸賢于天道不歸之人歸諸天庶為得之然奇欲人之言則不然則何以說我國家承平久二祖所培植列聖所加意公論有如皎日雖有羣端齒斷止人君子之議有以維之上御極來是非較若即少有未久之旋明然盡臣誣士思所以存清議贊宸斷不能不望于所出與所定出不妨異定不妨獨蓋亦有相成者焉此證徵則或嚚或傷或嫡或廢而濟者因之矣以論其陵牛李即宋一代言之何諸諷乎而議卒不定遂與其國相為終人謂宋議傷于多然與否耶茲欲使國之日常皎于在天必操何道而可

國是者其羣心之目乎日德誠出誠入南與北有極萬

世不失黃道天下之目莫不假以為用信而明也今夫盈天地非空即物也翳之而冥風之而曀土之而霾雨之而晦雪之而瀌電之而鑠挈貳之而蜺百相幻也惟東方已明則冥曀霾晦雨雪蜺電各還其相而不得遁何則信也狐馮社威必以夜見日則霍然何則明也微日則大地山川雖有目不就汝闇乎故日者羣目之是而國是者羣心之日也國而無是如人無目天下將相摎相軋而無所于指其弊為淆國是而無定如日無日天下將相推相諉而無所于歸其弊為散淆之患在目前而散之患在日後不收于外廷或有姦而收者將繼

一去而不可復在手尤甚于淆我　國家二百祺震驚累虩學類浸生然而筍虛不驚神器不移者則國是素明有以維之耳華除則爭愚矣不必邪也巨猾憑社則爭正矣不諱衆也　南巡則爭不草　威武大將軍詔則又爭少激矣未嘗分曹也大禮則爭大獄則又爭分曹矣未嘗淆也　皇上御極嘖室之納等于谷王公車之牘懸于垂象自哮倭播三方用兵財竭矣財竭復有礦榷之議民困矣民困而水旱又繼之水旱而　三殿之工不得息大兵大斂大祲大工皆亂之源而幸不至攘攘亦以國是常明如白日不無腹䞈而終不能蔽其

采耳國是之說何昉乎在書爲執中在詩爲美刺在春秋爲褒貶執中者一世之是褒貶者萬世之是而美刺者則又一人一事之是在一世則治在萬世則亂在一人一事則有治有亂乃孫叔敖李翱一謂國之有是衆所欲傷一謂君子從道不從衆以欲傷爲是則欲存者不爲是乎以不從者爲是則從者不爲是乎其說曲矣善乎劉安世曰公論即天道奈何以爭定之李朴曰公議者其本與天地竝立而出于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吾以然不然從不從兩存之以質諸天天有出有定出不嫌異譬之皦然取其能背定不嫌確譬之黼然取

其能斷夫惟能異然後能斷故明王服之以爲法取其相成也乃後世不相成而相鬭相鬭則相傷幸不相傷或又相媾又不幸而相廢漢苻陵始由品覈卒彼此詆誶以供望門之收是謂以鬭而成傷唐牛李始由家讐卒務植私人以成離附之習是謂以媾而佐鬭愚不暇舉試即宋事言之鄧志宏謂熈豐間司馬與荆公所爭者是與非崇寧間陳了翁與蔡長沙所爭者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所爭者存與亾是相傷起于相鬭也王伯厚謂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是相鬭起

于不相成也眞文忠謂嘉泰之疾深于慶元開禧之疾又深于嘉泰是相媾尤甚于相鬭也袁機仲言于孝宗謂威權在下則大臣逐小臣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大臣結小臣而遡天下之公議是相廢尤甚于相傷也執事謂宋傷于議多愚謂傷于議淆又傷議泯元祐亭午之沫乎隅中昆吾也熈豐崇寧若晡而就高春矣靖康以下漸逼崦嵫至嘉泰開禧若入而淪蒙汜焉公論訖而宋亦隨之以訖合而論之成之反爲鬭鬭之禍爲傷傷之懲爲媾媾之終爲廢嗚呼豈獨宋哉漢唐而已然矣我　皇上非不有所假因假而惡叢後復收

之收之猶與借相半自　靜攝以來視爲可有可無之物而僅托一綫之惘慌若病餉者惟喉僅通可危亦可幸也又非不有所茹因茹而惡直後亦譴之譴之猶與茹相半自　留中以來悉處以不聞不見之法而僅賴一種之清議若治瘀者惟滑可進可幸亦可危也奈何棄其言并棄其人輕其權并輕其言殆壅而自塞其喉病瘀者更惡食氣也必無幸矣愚以爲今天下庸有㷆豐之爭是非而幸無崇寧之爭治亂靖康之爭存亾庸有元符建中之不和而幸無紹聖崇寧之相乘至于相逐相結之態與慶元嘉泰開禧之疾則皆無之獨　拒

太堅議太輕輕生滮滮生脊將汎汎然付長流之泛梗而莫之繂綏是故小人乘君子之墉君子困小人之株名之曰傷覩鼂乙之不勝乃代手而互毆劊輣棘之兩敗遂左舍而交綏名之曰媾人負三公之望而紫衣蒙茸不知適從家挾一喙之鳴而利錐鈍鎚各相嘲詭名之曰散目鼻之竝列而臨鏡者卒莫剖左右之相笑而佩劍者竟無分名之曰淆樂于處鐓厭于亢鋸茸守無口之匏不爲橫身之任名之曰廢蓋積輕之勢必至此李朴所謂或鬱于人心或肆于後世孰若舉而用之用之則必有術矣衡石之爲天下貴以其善隨昂隨重而

不任受德低隨輕而不任受怨衰隨多而不任受盈益隨寡而不任受縮若衡石自避于重輕多寡之外何物之程當嘉佑治平能不動聲色者惟其置身成敗之中耳則任可以防竊水之値砥也千里浤浤耳遭橫石而鬬觢窽湍急盤渦沸沫㧊怒而不休苟導而漑埏墕潤焉古有事中主駼延儀而國無貳何哉參署十反不爲迂屢聞得失不爲嫌勤見啓誨不爲罪數有諫止不爲猜則導可以疏鬱黃帝風經曰折揚犇厲天之怒風也調長詳和天之善風也使人之喙如衆竅之不和解愠阜財何望乎狄懷英代絕域之使而司馬參軍之好績

則厚可以風刻極諫不足以止驪山之游而一言可以還東都之轍人臣言事不得過實語人若無是憑虛有藉干作者之筆而語事若樓臺車馬偶泊汐于海市中旋而波性無實也聽者審一二并以其實疑矣贄軾告君或有可法則責實可以止讕凡髀股相錯者或爲裂鈌之一見而風影之不可捕者尚多也若何激成之歐陽夏竦仁宗竝覆而安則崇寬可以損怨羣子弟而聚之必交口相稽命之某畊某賈而爭息矣說在晋臣之不賞出淖而明主之讓典冠則分職可以息競誠如是也則相廢者交相成矣嗟乎周鼎著鼠使馬履之爲其

如空矣無它習之也　今中國可爲有畏虜之情矣而不一習可乎請以浙事論倭常訌浙矣民畏倭如鬼神雷電不可校當事㚑既夌健兒與之角然後知倭亦人而可亢此寘檝于室而習之也誠寘虜于目而習之何不亢之有三衛利虜掠輒以我耗予虜又利我養亦以虜耗予我則在我爲蝦而我爲水毋在虜爲蜃而虜爲蚉蚉駏驉縻使諜虜可也吾是以道三衛而虞車史車氏時䠶覘賞稍稍盜邊紅孩一禽而剗此蜂蠆之螫耳吾是以置車史而虞套虜與青海夫吉囊蟠結于河套亦不剌駐牧于青海其裔不過左右骨都侯非倚大虜

固不能動吾是以置河套青海而虞大虜素卜二酋老上續也執事謂款有日塞上第刑白馬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耳款不款未可知而爭一焉支以挾賞志可知已說者畏胡婦老死然于卹使之往因可得其順逆之情夫固表餌所能施吾又置二酋而虞建州漢冒頓唐頡利盛西北東胡未有盛也戰守偏在西故都長安便遼起鴨渌金起木葉蒙古起斡難河西胡未有盛也成祖兵由興和出戰守偏在東北故都燕便都燕矣奴酋儕也苟鳴鏑不反兵矣疆場偪而我虞近夫虜倶疆相圖我利倶弱相安亦我利今諸虜不甚疆甚弱則不足爲我利我害獨建酋簡器又收土蠻以爲用控弦界而我虞疆是其先世蓋常稱帝近乃擱然而窺北關有曩胥之志矣蓄志姦而我虞騖而愚以謂虜在目固可儆而我寘虜于目亦可習吾稱娖以肄之何有哉而愚獨有感于宋事也金踣遼奪之國南入汴遼苦宋亦苦矣宋合殘亾與之確鬬而諸將出宋苦金亦苦矣至紹興五年前有宋而後有蒙骨斯之貳金益苦矣而信其洞喝何爲也經烓刃者樂傳餌故宋之不能戰在輕和隆興之宋非紹興之宋也而大定之金亦非海陵之金以中國之治當夷狄之治法宜用和而顯忠輕戰遂有

符離之敗泰和之金又非大定之金也而開禧之宋亦非隆興之宋以中國之亂當夷狄之亂法亦宜用和而侂胄輕戰復有函首之恥懲蝮蛇者畏雕弓故宋之不能守又以輕戰惟不輕和乃可以戰我巳巳之役是巳野先以數百萬蹂懷來一動足爲靖康矣于忠肅力排遷議然後虜知我倅不可下急之而故以緩呂甥立圉以歸晉君之術也忠肅不難議戰于欲遷之日而難絕和于方岅之餘其得著在不輕和故能戰耳惟不輕戰可以守我庚戌之役是巳啗酋門闥而軍令飽其欲去然而閉門不戰非必失何也虜趨薊佯綴我師別遣

三而入與我求鬭于堂下虜倏薊倏宣倏城下我大同
提卒喘息未定而求勝難矣其失在虜出白羊口守將
扼之不得去復擁衆萃鴛鴦而不能追耳然此後把都
吉奔而互市亦成出于畏戢而實暗合于不輕戰則天
爲之故不輕戰乃可以守由是觀之我巳巳之得著正
靖康紹興之失著庚戌之失籌正富平符離之得籌幺
麽建酋雖曰跳梁然獷悍不若冒頓頡利也黠詐不若
兀朮黏罕也雄鷙不若野仙俺答也存亾不若靖康紹
興也成敗不若富平符離也緩急不若巳巳庚戌也總
不能以一泥丸塞山海關直爲此凛凛也吾又置建酋

而虞虜之合而爲訌虜非同欲同患必不能合我不輕
用和以合其欲亦不輕用戰以合其患東虜有戰形法
當用守爲戰而勿出于輕戰大虜有款形法當用守爲
款而勿出于輕和零虜無形有形法當以戰離欲以和
離患而不使之合近粆花一創本拜再創恐東西合而
爲訌則其法必出于守我險弗踞何守之固遼陽內徙
套虜外入即不能盡復故險于肅皴欲用榆林法以繕
雲中上谷獨不可推乎我屯不足何戰之乘開中廢而
邊爲虛矣起嘉峪屹九聯不耜者固多也洪武初何福
屯政行之寧夏獨不可倣乎我兵食不給何敵之圖全

遼之兵計九萬奇兵非不足而患餉之縮　上嘗一覽
稅金以給遼餉非不足而患兵之冗異時豪將冒餉
詔一覈之用餉足守用守待戰用戰堅和即諸邊可行
獨遼哉吾又置虜而慮倭人亦有言惟桑與梓必恭敬
止況浙遭素卿之慘其狃以爲處堂之安耶蓋倭與虜
有同有異何謂異虜聚攻倭散攻則情異虜入障如景
不可搏倭航海如鬼不可偵則形異虜可戰可守可和
倭可戰可守獨不可和則法異何謂同　國初水寨修
舉往倭掠畿甸淮揚復轉而閩率先台明如蹈空然分
艅張帆潡滸桃渚無所不擬傳臨觀至澥會城恐毛人

踰堞矣當守險同舟山設縣置衛中爲墺者我督亢也
微阮中丞不幾爲倭巢乎如是者不一當議屯同在昔
兵最無制方應募于江北旋驟徵于浙東而挫之滅倭
涇者永保之戍挫之乍浦者容美之軍旦暮有儆北卒
固不能翼而吻海諸衛又不足恃當足兵同海上之舉
空浙中儲猶借資牢盆之小票後稍議減遂有甬東九
營之譟今內地如掃當庀餉同夫張皇非也儳彼不得
志屬國驟發于南守與戰互權險與屯互設兵與餉互
鼓虜固宜爾倭亦當然執事所爲同其在是與又疇昔
之難醞於王徐其人故它省亾命具長竿料角汎艅波

而與倭賺倭有唐街猶虜有板升也　詔惠顧我浙新
條闌出之禁與舊例竝申　風告丁寧遊奕嚴密固萬
萬無虞第恐櫳不集于日或久而怠備耳醫之疾疾不
以覺痛日為病原今民無益產而　藩有益祿河無定
徙而捲埽有定役軍無更番而輓有更勞中褕之表未
去檢括之征未捐有豪喜亂乘之字蜚號米惡知不甚
于上東門嘯耶誠一切與民休息無事不令其外次有
事可藉其力以禦侮則所為元氣之治也吾又何置倭而
虞內地嗚呼天下之橫而可畏豈獨在夷狄哉

諫衡

第四問　萬曆壬子江西鄉試

問人臣進諫凡欲効忠於君耳人主多不樂聞逆盡其君之過耶昔人謂二心不可事一君則其心復多岐也論者輒謂諫法法則非其心矣孔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又曰吾從諷諫與所稱愛君過君隱者將亦有今乎至有謂以龍逢比干之心行蘇秦張儀之術是耶非耶或亦其對名之風習乃爾耶杜牧與人論諫議者謂得諫體乃諫亦不必規規於一撤也漢晉唐宋諸臣有吃足安國本者有懲足數諫者有諫議替其草者有議禁中事不以一官見罰者有諫主理勝以至誠將之者有彈文出諸袖中令人服其先見者有不核索人短長以沽直名者或得於正直忠厚之道歟今天下善論不忠其必內忠其名當世亦廟堂之上一加整頓不期省而自省其道女弁無亦於章奏加之急乎劉安世眞德秀所稱公議即國是之所在也諫者能揭公議於天下惟慮其不言言之不盡無媒諫論矣諸生其昌言之以上異日立朝之概

人主甚無樂乎其有諫也為人臣者亦甚無樂乎其以諫顯也諫之為言干也干君之意而告之豈得已哉又豈有所為諫法哉不得已而諫不得已而用諫法又不得已而法窮此非君之所宜有亦非臣之所欲効於君者至欲藉之以塞責藉之以干進藉之以植黨行私藉之以報復傾擠其中號傑然者又藉之以沽名夫名人主之所愛也而沽之以與上爭必且艴然而不安矧其塞責干進植黨報復諸情形業為上所窺覘而冀諫之必行此猶以石投水大則激小則沒耳愚以為純臣事君惟此一心心所必不容已而諫隨之且不暇顧其法

將安出乃復操種種他念則晏子所謂二心不可事一君者固疑之媒亂之階也尚以不受諫爲人主咎哉粵稽古昔諫無官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無不得諫者孔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又曰吾其從諷諫矣乎以仲尼大聖立事君之則何諫不可而必出於諷不欲陳也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鐸也愛君之過也兩人同爲愛君受之者有信有不信焉愛君不若兩人又可知也聖人者愛君之過兼愛君之醜也是可想純臣之

用心矣宋蘇洵謂於龍逢比干取其心於蘇秦張儀取其術以爲諫法夫有龍比之心則無其術有蘇張之術則無其心愚所謂不得已而用乘機遘會批郤導窾爭是非辨可否期一得當似乎有法而實無法也可爲後來進諫者法而不自知其爲法也如欲假說士之舌博良臣之名其心已非乃稱諫法哉大都以術徼君非也以術徼名亦非也昔范鎮力詆青苗落職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鎮愀然不樂曰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獨何心則軾猶不若鎮之不好名也以故遭時遇主旅進旅退毋每齟齬而不合可盡歸過於其

君耶夫文章氣節如眉山父子尚不能脫然於術與名矧其他乎至於今術且不講弊更不止於好名矣我
皇上臨御初年　慮吏察理　銳心圖治諸臣有繩逕卽有匡救　朝廷有震怒亦有轉移豈不庶幾吁咈遺風哉乃　靜攝多年　九閽萬里一切章奏槩束高閣是非不分忠邪莫辨盈庭聚訟若飄風落葉漠不相關爲依阿之士耶緣形傳色塗飾章采循例抱牘金注死全苟且曠責不知其他是曰塞責爲躁競之士耶驟而欲起將而欲彰涸鼠以璞雜枳於柚逞臆妄發苟利身圖不顧國恤是曰干進爲羶附之主耶炎焰奪目勝氣

熱中三窟是營自足相倚含吐雌黃呼吸霜露清流白爲莫必其終是曰植黨爲險傾之士耶摭指垂涎嘗黿食馬腐鼠相嚇蠻觸相角鑽皮洗垢加膝推淵其心一網不盡不休是曰報復紛紛奏牘莫可端倪莫可控揣以致我　皇上一切厭薄略不　省覽杜牧論諫諍之道曰其人舐筆和墨則莫人君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然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激亂生禍以彼悟于至治之心出烹身滅族之計至與禍亂同道則諫無益也矧以不衷之言瑣屑訾毀室怒市色嘻笑詣謔嘖嘖詈罵悖誕隱僻稱地稱官促膝寄聲之語鄧[illegible]

竿牘之譁輒形白簡罔忌　君父愚謂人臣無諫法而
有諫體此　大不敬得不觸怒爲幸何論厭薄哉乃諫
體亦不一矣古有五諫曰戇諫曰降諫曰直諫曰譎諫
曰諷諫以至筆諫臂諫猟諫醉諫狂諫優諫夢諫屍諫
無不可諫其大要歸於爲君爲國而根之乎純赤精白
之心乃足多也故有周昌之期期不可期期不奉詔而
後可以安國本有汲黯之犯顏諫諍守節死義而後可
以寢奸謀有羊祜之嘉謨讜議皆焚其草而後可與策
祕密有杜黃裳之受恩三朝不以一官見買而後可與
決由豫有韓琦之論事切直有本末主之以理將之以

誠而後可與開聽納有呂誨之袖中彈文確然先見而
後可與辨賢姦有程顥之拾遺補闕不捘索人短長以
沽直名而後可與明職守之數君子者或以正直根之
乎忠厚則爲吃爲戇爲敢爲獨者不必異於祜與琦與
顥也或以忠厚出之乎正直則爲愼爲誠爲格君心者
不必異於昌與黯與黃裳誨也正直忠厚固士君子立
朝之本即進諫之體也之數君子者豈其有事於規萬
絜度焉而爲是預設之方即希數君子者亦豈有所倣
效模擬焉而爲是必踐之跡哉吾心如是吾諫如是事
君者體國當如是耳且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故父子

之間具禮而不明曰禮薄也愚亦謂君臣之間具諫而
不明曰諫薄也惟爲之臣者方寸之所積夢寐之所思
衾影之所對頂踵之所許友朋之所交勉誦讀之所取
衷無一念不拳拳懇懇繫心君國一旦有大利害大典
華大典禮大謀大斷爭執於其前則引裾折檻可也裂
麻批勑可也封還詞頭可也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可也
其君諒之逆於耳而利於國吾不居其功其君惡之利
未及國而害及其身吾何有其名至於功與名不遑恤
而遑恤其他斯亦人臣之卓軌已顧天下未必皆忼慨
性生忠鯁天植其人者自昔懸進善之旌而使之諫物

刑墨之罰而使之諫設柱史黃門諫議補闕拾遺正言
之專員而使之諫諫亦未必其滿公車也至於今議論
不患其少而患其多何也豈忼慨忠鯁之士比肩接踵
於今之世哉蓋慶賞刑威人主之操柄也慶賞刑威不
行而操柄與衆攬之則何憚而不言是非邪正士大夫
之防維也是非邪正不明而防維與衆決之又何憚而
不言假令有鼎鑊於此言不當則當烹烹一人一人復
以言進則吾信是人也眞不避鼎鑊者也有譴呵於此
言不當則當斥斥一人一人復以言進則吾信是人也
眞不畏譴呵者也烹與斥非人主美德豈可爲訓今何

至于萬言不一　省察當不當不一剖分世成儻蕩之風人工閃幻之術以至貲郎譎幕腐儒罷弁掉雎黄之舌簽哈嚶之語蜩螗耳沸蜩蛃畫嘯目上無等槩近堂卑輕　朝廷羞士類莫此爲甚迨其後也所謂入而不入以　畱中而釀司馬門埀夷宮之禍不可知出而不出以　畱中而致内降勑斜封官之漸不可知其初起於厭薄厭薄起於猜疑猜疑起於諠競諠競起於無分別而末流必至乎此雖有忼慨忠鯁之士無救於亂彼滃訿譟詼䛊尚能侈口言建白耶今天下未嘗不可圖也　國家精神命脉提挈搏捖惟是章奏一綫耳我

皇上慨然批發旦夕而壅流激湍可沛然而注也執政者毅然賛決旦夕而疑城忿壘可霍然而消也其人是其言非第取其人其人非其言是第取其言已誠是人誠非不難爲谿谷之下已誠非人誠是不難受風雷之益有所淩越以呈能則取其能至於不能而見繩并繩其淩越也有所矜奮以蓋短姑略其短至於矜奮無所効難貰其短也有謂以排擊爲攙戴止論其排擊之是非而攙戴不問可知也有謂以攙戴爲排擊止論其攙戴之有無而排擊不問可知也就議論以覈端委議論可省而歸慎就議論以責成功議論可約而歸實就議論以定人品議論可返而歸正斯言路不塞而諫體不傷　朝廷有從諫如流之美無多言掣肘之虞士大夫如醯醢鹽梅之相濟不至如南北部洛蜀黨之與國終始也豈非　宗廟社稷之福哉此所謂國是也雖然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宋臣劉安世以公議爲天道眞德秀曰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夫公議行於天下則國是明而天下治公議僅存於人心則國是涸而天下亂明涸之際治亂之關君天下相天下者責耳昔宋立元祐黨人碑刻石州縣長安石工不肯鐫名恐得罪後世岳忠武被刑之後金使有至

於中國問譯者曰飛何罪而致之死譯者曰謀反金使曰汝國惟此忠臣爭論不休譯者怒而起不與言嗚呼元祐諸臣之非姦也岳忠武之爲忠也千載而下如青天白日婦人孺子亦知其清明第恨當時是非倒置以士大夫所忍爲獨不忍於石工以中國所不明反明於夷使豈其時公議不復存於人心耶又何石工夷使之朗朗也然則進言聽言者惟令朗朗公議行於天下不徒存於人心以竢千載衰鉞則善矣邀生尤始終以諫心諫體合而爲可進可聽者操務埶焉可進可聽而公可知公則惟恐不議誰謂其多之爲患也

民田第三問　　萬曆壬子福建鄉試

問國家有田則有賦有人則有役雖聖王不能廢然古者先授田而後制賦役法莫善于井田自阡陌開井田廢貧富懸絕賦役不均雖通之法庶幾限田漢臣議之而不能行晉武帝魏孝文行之而不久至唐之口分世業法制前備自楊炎變為兩稅而限田之法復廢是壞井田者阡陌壞限田者兩稅也明知其弊而游行之何與我太祖留心民瘼酌古準今尚亦因之不變如有圖以載田有冊以載戶版籍定而賦役均矣行之既久隱漏百出與甚江南先後講求稍去恭甚而未得要領何與將無急于得人緩于責田人有變遷而田隨之與急于得富民緩于責奸民貧富無定形而田又隨之與田不實占而能制賦役者無有唐李翱宋林勳考求其法皆先正經界經界者以人隨田以田制賦役之謂人皆知其善而卒不能行所費肉食之謀者亦已久昔賢有行之兩浙與閩中者多士習究心乎其詳言毋讓

民之麗於土也猶水之行地也水得土而容納失之而泛濫土得水而滲漉失之而燥裂故夫民不土著則鳥徙獸散非吾民也土不經畫則曠野磐石非吾土也是以先王觀象于水地地中有水曰師師者衆象也以容民畜衆而井田之制行焉地上有水曰比比者親象也以建國親侯而封建之典行焉井田以養民也封建以司養民之事也非以自養也而任土作貢率作興事則賦役于此乎始其法始于黃帝備于成周如所稱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登之至萬井為同斯卿大夫之采地也又十之則大國之提

封也又百之則天子之王畿也四海之大析之直與百步之畝相通天子之尊推之直與一家之長相比故其法通上下而命之曰徹于是乎井衍沃牧隰皐法皆什一而出戎馬甸出兵車牛甲士步卒則賦所從出已于是公旬之令歲三日大事致民家一人大故致餘子田與追胥合作則役所從出已不獨此也夫既計口授田則田之數即民之數故有田一同則其為九萬夫可知也以一家五口計之而丁男老弱之數盡可知也以井邑丘甸之法乘之而甲士步卒戎車牛馬之數盡可知也故曰萬乘千乘百乘言田賦也曰千里百里七十里

五十里言夫家也舉天下之大無一民尺土不入版圖不供天子之賦役規畫精詳有後世心計之臣所不及者自秦壞井田開阡陌盡民力之所能耕予為世業而又使得賣買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田與民之數君皆不可得而知則舍田賦民至二十倍于古民不堪命逃亾轉徙并賦與役無所出故自井田以後欲民之土著其法無如限田即求賦役之均乎其法亦無如限田漢世董仲舒師丹曾言之議皆不果行至晉武平吳之後始限民男子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以五胡之亂尋廢則經世之無遠猷而其意固可師也北魏孝文

授民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北齊後周因之至隋開
皇時稱小康以運祚數易而不竟則偏安之無遐僞而
其法亦漸備也唐因是授田人一頃有世業有口分以
租庸調徵之限田之法稍備獨其聽民賣買又使得自
狹鄉徙寬鄉徙者賣所分田而去故民遷徙不常自貞
觀至武德不數十年而天下半蕩爲浮人于是楊炎就
流民爲土斷變租庸調爲兩稅一時逃亾頓息而世業
口分蕩然自此以後限田之法又廢則宋建隆有度田
之法熙甯中又議行方田農田水利諸法徒足擾民無
益于事獨其差役顧役之議猶可備役法之變通耳總

之三代以上法莫備於周之井田至商鞅開阡陌而一
變而今世所用者固商鞅之阡陌也三代以下法莫備
于唐之限田至楊炎定兩稅而一變而今世所用者又
楊炎之兩稅也何也周以前田在官而秦以後田在民
以官之田予民易以民之田予民難此阡陌所以不可
變也民有田則土著無田則流轉既去而反客爲主則
擾斷流爲土則便此兩稅所以又不可變也我　太祖
龍興民間洞悉民隱以聚田定天下之賦稅以版籍定
天下之丁甲爲田者二曰官曰民爲賦者二夏曰稅秋
曰糧爲役者三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而又有銀與力

之不同是不特用楊炎之兩稅兼亦採宋人差顧之意
此　國朝賦役之大都也版籍有圖焉有冊焉圖所重
在田則田爲經人爲緯田各歸其都圖諸原隰墳衍膄
瘠方圓之形畢具遇土田之訟則質之此不與人爲轉
移者也冊所重在戶則人爲經田爲緯田各歸其戶一
切新舊變遷離居析爨之故皆具遇賦役之徵則稽之
此與人爲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其登下之數則役
不膠于一定而消長之變均有不轉移者以握其常定
之劵則田不紛于出入而隱漏之弊絕法至詳矣顧有
司定賦役利于冊之便則田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卽去

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寖久則圖不足據一聽冊之轉移
而欺隱影射飛灑詭寄之奸百出財賦莫重于江南則
弊亦莫甚于江南　廟堂之所釐正亦莫急于江南于
時宦其地者莫不以田賦爲第一義有若韓雍之在江
西周忱之在南畿斯其最著者其法雖具述大槩雍則
按里甲之等差而次第受役總歲派之科條而畫一成
數按籍則一吏可辦據額則童子皆知雍之便便在簡
而易知忱則準官民田于一則而平米之法立酌銀力
差于兩便而均徭之法定涓積逋于鉅萬均勞逸于五
年忱之便便在于變而宜民至今江南所行無慮皆二

臣之法而獨以田隨戶之法即二臣亦無如之何夫戶則何定之有轉盼之間桑滄頓易十年之內七邑已殊朝爲編戶往役何辭夕爲冠蓋優復宜及朝爲朱頓終事當先夕爲焦黔蠲除猶後方其優復則聚十爲百聚百爲千弊在合少以成多迨其蠲除則散千爲百散百爲十弊又在分多以就少況乎富商巨賈挾輕貲而遠逝萍梗孰究其踪猾吏奸胥因重賄而舞文首尾莫尋其隙所以良民愈困奸民愈肆官苦民僞之不可窮而民亦苦官法之莫爲典要也語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謬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戶日變

而田不變也田之隨戶者朝更暮易而田之地著者終古不易也田終古不易則圖亦可終古不變也于法當爲母戶無歲不變數歲則大變冊所以十歲一更也于法當爲子母以權子則子不能遠去子必隨母則母不爲空名子母之不相符病在賦役之時不先核其田畝而亟徵其貧富急于得富民則迫之裒聚一裒聚則子去其母而不能問矣左得高貲之戶一而右失中人之產十矣緩于責奸民則聽其支分一支分則子弱於母而不任役矣上慕矜恤之美名而下得隱漏之徑竇矣此皆經界不正之故經界者非獨古井田有經界即邑

分爲鄉鄉分爲都都分爲區必有經界焉其田必有定數焉受田之人甲與乙易聚也受役之數重與輕易裁也輕重之額定而以人實之主可也客亦可也甲乙之名立而以役隨之一人而十役可也十人而一役亦可也總之戶有入田必無出入可來役必不可往如此則豪民疲于奔命必約而定于一方而單戶窮于分析將合而守其壠畝不井田而民安于鄉井不限田而民并于節制矣夫自經界之言始于孟子而後之君子留心講求如唐李翺爲平賦書其言觀一畝之田可知百里之州觀百里之州可知天下之大畝十而稅一農桑百

而稅一法周始于經界也宋林勳爲本政書其言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井三千四百什一稅之兵馬錢穀皆具民三十五年而役一週法亦始于經界也後李椿年之在兩浙言經界不正十害行之四十餘縣以去位見格朱熹在漳州言經界爲民間莫大之利請行之汀泉漳三州爲游言所沮數君子者雖其言不盡施行而衷其議論可見井田限田以後經界爲救時良法矣夫便于公必不便于私便于齊民必不便于豪有力古今一體安在其必能行于今日乎我　太祖圖冊並存正寓正經界之意今圖既浸漶冊爲空名試核冊索考

何百年生聚曾無瓜瓞之阜繁千室名都曾無程鄭之世業所以先臣霍韜計天下墾田之數視　國初漸四百餘萬頃戶口之數視　國初減百五十餘萬戶而不勝駭歎也夫牛羊芻秣問之牧人民生盈縮問之守令即以今之法慎擇守令悉心講求遲以歲月吾恐民能欺大吏不能欺州邑即能欺州邑不能欺鄉里旬月之間墾田戶口可得其實何以是終世曠曠也守令賢否不一則齊之以大吏大吏奉法不一則準之以功令此亦非極重難返之勢顧任事者難其人耳朱熹之言曰吾將以半年之勞袪數百年之弊亦可以五十年不壞

夫世之矜其法者動言百世永利而熹以五十年爲期者天下無不弊之法也弊而復救存乎後賢今去丈量均稅之時殆百餘年寧非變通之一會哉夫曆之有推步也當其時以爲毫釐不爽而百年以後漸以不合不容預改以待也亦不容仍而不改也夫賦役之因時補救亦若此矣顧祖言之則有司之職業楨言之實乎天下之大道乎天下猶水然下之所在必流高之所在必去迂之所在必激實之所在必洩此　明君察相端好惡慎用人絜矩以圖之者而豈徒心計之任乎

海防第五問　萬曆壬子福建鄉試

問沿海諸郡今天下盡倚以爲外府而寇警禍發亦中于沿海諸郡閩浙盡其門戶矣斷閩與浙倚有異與寇之點者倭也當時入貢不恪　太祖絕其貢使而重置海防爲慮深遠後受其貢遂患淩寇如　英廟初年稍寬矣至　世宗時蹂躪遂遍東南幸驅首鯨鯢無俘生還今六十餘年猶安瀾無警我沿海官民狎爲易與爲備日疏乃者去年破朝鮮近又俘琉球我屬國目中無　天朝也安得置不問且蕞爲食日廣殺有可虞桑土之謀蓋不容緩蠶茲島寇不足張皇而修備固實推[illegible]守況閩非無事之國一備百備寧獨在倭可備陳其便宜與琉球名爲屬國亾不能存之存不能撫之一將一隷實制威德于倭能不爲彼用驚魂未定其修享禮將疑其有二心拒之納之孰爲長策抑修備在我拒與納無關大計與推腹心以待外臣詰戎兵以禦疆寇制命在　朝廷而畫諾在守土誠能奉揚　德意震疊　皇靈使海氛不逵于纘此臣子分義所出生斯土者必有碩畫盡以佐

前者焉

對

天下之事未有受其利而不與其害者也利而知害害而知備此王者事豈所責於齊民若民則沒利易患有智盡能索耳九州畫壤各食土之毛而沿海之民獨以海爲外府夫其鯨波鱗泉飛霜出素則斥鹵可化爲黃金矣頓綱張罘連艘昔幕則洪濤可蒐爲圃田矣通賈波胡探奇鮫室則島嶼可資爲玄圃矣倪拾仰取化居百倍視中土之民盻盻鍾于腁胝爭尺寸于刀錐者烏可同日道哉顧沿海之民以海爲外府而市舶有征鹺司有征　國家復倚沿海之民爲外府沿海之民捐軀

洋防以漁獵乎海利而嘯聚之倭鹹吞之寇併吞其民
漁獵之以爲利是海之利也適所以爲害而縣官既享其利不得不籌其害也島夷之黠者莫如倭扶桑析木之境既全據而有之而綿亘之遠自碣石抵朱崖幾與東南半壁度長絜短乃要害之地無過閩與浙而閩又復與浙異浙之內地耕桑足以自給而閩則湫隘磽确地不足以食其民勢不得不仰給于海浙先時通貢市通年寖絕閩則貢道所經市舶所集即欲峻其防而不可得故閩之于海有不得不通之勢而民狎于海則併狎寇官狎于民亦併狎海狎寇者曰彼其零星裸族仰

我餘瀝廝養畜之是烏能爲而不知其一不得志則眾而謀我且習我地利而其出沒叵測也狎民者曰彼其計畫無聊逐利波臣鼯鼠之飲與有幾何而不知其與寇同利即爲寇用又素知我虛實而其批郤必當也民狎寇而防漸決官狎民而防盡弛故海警竊發每每內爲招而外爲應內爲瑕而外爲乘也　國初威靈煒赫梯航萬國獨摈倭夷不與貢獻有見于此後不察而受其貢彼則以貢爲名以寇爲利視我有備則陳其方物而稱貢貢則有不貲之賞賚窺我無備則奮其武健而爲寇寇則有席卷之橐裝如　英廟時入我大嵩戕我

爵溪殘酷無比然猶止于玉帛子女也至　世宗初而宗設素卿爭貢則遂刼我守城僇我命吏我不能問浚淫薦至閩浙三吳皆被蹂躪烽火徹于留京霄旰動于九重調兵支餉幾半海內僅克殲之原其始不過一二姦商爲之謀主而濱海亾命助亂而長寇也自此一創海波不警幾六十年可稱安瀾盛際邇海外屬國奉我戎索唯謹者僅朝鮮琉球先時寇入朝鮮我偏師綴于境上不能使退一舍避我餌以封貢傲然不顧幸天稱兇魄使自斃今琉球又見俘矣又復縱之使得返國俘之則其威也歸之則其德也我居常受其貢琛而亾

與存總置不問何以繫屬國之心而暢我　皇靈赫奕異日者鳥食寢廣出沒寖迫設窺我鷄籠淡水之間則閩且首饜其毒桑土之謀宜何如亟者而民之狎寇官之狎民如故也夫商船之出海也漁艇之放洋也官不可不知其數也其內而走浙直淮揚也外而走占城暹羅呂宋諸國也官不可不知其地也自頃近洋利薄則越販日本以牟大利往往聲言于此潛出于彼連檣巨艦滿載而出貿遷既畢併船售之以資敵人日積月累既得我貨賄之利又得我舟楫之利不獨此也自稅使肩踞關隘重複即內地商賈尋常刀布往往問道于海若

習之既久視長風巨浪若衣帶水而海島諸夷若其閫闥間也海禁之弛至今日而已極而緣海將士歲糜縣官金錢無所事事則掩膠水之孤舟失風之零寇張皇其事以飾視聽其實備之有無豈在掩獲我備誠設即終歲無獲可也即窮而脫之愈彰我解網之仁我備誠疎即終歲十獲無益也且獲而殲之適激彼報復之志夫備豈為倭設哉惟不為倭備乃足備倭亦惟不為倭備而所備乃不止于倭天下郡國有軍伍而不申討者乎有官守而不責成者乎有地利而不守有奸宄而不詰有強暴而不戢者乎有舍境內之民不用而緩急于

人者乎凡備倭者亦若是而已矣　國家之為海備計非疎也沿海之地衛所鎮戍星布碁列而總鎮大帥至懸徹侯之印惟是春秋耀我軍實耳今按籍而稽之十得五乎試以投石超距十得一乎有故則議練鄉兵調客兵恬不為怪居恒而備士伍以守信地此非異人任也此軍伍之當申者一也藩臬大吏于一方之事無所不當問而特設海道臬臣隸以防海之郡佐此數臣者于治民之事庖俎分矣乃守巡權專而浸移其職郡邑務繁而兼攝他事則所為行海防汛詰戎器驗出入者責之誰乎此官守之當專者一也沿海有戰船有水寨

責之在水哨備防非不密自正統初革水寨而軍即安于家船入化為烏有邇年有防汛之兵汛畢放假以節勞逸今汛畢盡去汛期復遝是居恒無荷戈之士矣此地利之當守者一也奸民之闌出誠罪也然非有形勢之家為之羽翼安得駕艨艟而不問非有朱頓之富操其子母安得制奇嬴而不窮此非獨扞禁之首而積賄焚身倍息斂怨亦足為盜之招此奸宄之當詰者一也夷性貪黷惟利可以餌之我　太祖絕其貢使不廢市舶寓意深遠異時海寇啓釁實由市賈不平致之今番賈至者不勝牙儈之侵牟或陰賊而取其貨伺我民至

彼讐殺以相報復夫不闕處女爭桑而二國興師乎此強暴之當戢者一也民之土風便利各有所習皆年調狼苗山東之兵以肯敵斧真同兒戲故沙舟漁船之說識者屢屢言之顧居常則鱗集募之則獸散誠藉其舟之數與其健兒之數既可嚴私出生事之禁而緩急亦備萬一此土民之宜料者一也此皆明我官守修我吏治庇我良民釐我奸民豈為倭設然釁既弭矣或無間而不為寇也未可知即為寇而不能深入也未可知不為倭備而倭自備者也且閩地重山疊嶂險阨回複探丸之盜憑焉而比鄰衢處多鑛盜南界南贛

多流賊如往昔鄧茂七之自建昌流也葉宗留之自處
州奔也劉昴温留生之自上杭竄也蔣福成之自尤溪
起也詹師富之自盧溪聚也皆虔劉人民殘破城郭展
轉剽刼或賓四省夾攻之力或賴中朝推轂之重經歲
月而始就鯨鯢故夫閩非無事之國也備其外因以固
其内似爲倭備而備又不止于倭者也夫曲突之謀見
存而後焦灼爲無功營衛之治蚤施而後膏肓保無恙
備閩非爲閩也所以爲入海之門戶也夫入貢入市則
有門戶若其入冦豈必由門戶狼子野心噬不擇肉大
海汪洋風伯爲政或浙或吳或淮揚一處瑕則無所不

瑕豈能逆知所集乎昔以　二祖全盛之日猶不克靖
今年入台温則明年入定海今年入金鄉則明年入磐
石矧今屬國見殘我不能問則彼已窺我虚實而又借
我屬國爲彼鄉導犧牲玉帛待于境上長蛇封豕雜于
願行將拒之乎是驅順而效逆也將納之乎是開門而
揖盜也此則又有可議者夫琉球被俘之時我不能以
急朝鮮者急之不容厚責以抱柱之信今奉琛之日若
又以絶日本者絶之安能保無入室之戈是倭可絶而
琉球不能絶也倭難備而并備琉球則不勝備也不能
絶則當有以撫之古之待亾國蓋有禮矣爲之弔死問

孤爲之降次徹懸爲之補匱振乏今越在海外縱不舉
夫亦遣一介相問或文告相遺令其君臣臥薪嘗膽生
聚教訓而我遥爲聲援毋致夷爲臣隷乎不勝備則當
有以携之彼其力屈見服父子兄弟並爲鯨鯢固貿首
之仇而十世之怨也　天朝二百年卵翼之恩夫寧一
旦棄捐若加存䘏則固吾之耳目吾之犄角也倭即内
訌能無虞彼腹心之疾乎撫之則爲我用携之則不爲
彼用是小國之向背決于今日之拒納夫安有設不然
之疑絶無罪之國而長冦讐者哉至如倭性兇狡誠不
可以常理測而鼠竊狗盜不過在擾我邉鄙利我貨物

若介琉球而以封請以貢請以互市請此則損威辱
國近在朝鮮平壤之役而啓釁延冦遠在　英廟大嵩
之舉生雖不武請以長纓繫之其敢爲是苟且之謀以
干　二祖之明訓

息爭　第五問

萬曆壬子湖廣鄉試

問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濁之而愈清紛之而愈定故非一人一時所能操其勝而關天下之口者也定所於上則爲國是持於下則爲清議以佐上之所不及是將以息爭豈以爲爭藉然宋之論王謂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相師成風深害治體其臣亦謂國是之說乃黨同之事非堯舜之法雖有激乎其言之然大指皆歸於重天下之公是非其說亦可存否　今中外岌岌有三空五盡之憂近人臣焦心毀顏日以後日之時而士大夫頗好於爲爭鬪爭勝統統逐逐以相猜角結猜鬪鬪以相加遺無言玄言協恭和衷之風　即下擬三季不知中爭一端何等也此其過安在　主上仁聖一不切罷之不理邇時稍稍有悛志矣然而是非之公不明操之自　上將風尚漸成猶未能曠然更始也縱自今儻有可束人之精神才術於靜一之途銷人之感忿暱駛於靡爭之域者乎幸極言無諱

士大夫莫不善於爭有國者莫不善於開天下之爭矜

而不爭德之衰也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治之極也共事一君共處一國共守一天下謀斷規隨剛柔遲速皆君之人也吏治民瘼官品國法皆國之事也得失利害輕重短長皆天下之公理也吾安得有爭爭起於有已有已則有人有人則有同異有同異則有是非同乎已者茹之以爲好無弗是也異乎已者吐之以爲敵無弗非也是非成然於中而好惡憤然於外如之何勿爭始而爭事既而爭人始而爭事不勝而株人以入之既而爭人不勝而假事以斷之始而各挾其所爭求伸於上既而互持其所爭自決於下求伸於上而上衷之以公道

爲取舍以取舍爲賞罰則主權實國紀肅而臣下乃始有悛志而能平其爭而歛之以不爭自決於下而上聽之此一忠邪彼亦一忠邪此亦大賢大不肖彼亦一大賢大不肖應求視乎聲氣强弱視乎勢力堅瑕視乎機牙勝負視乎運命遞爭遞勝亦遞勝遞盡而國從之矣且夫從古士大夫之爭未有不以君子小人爲名者也然而博大之君子不屑爭闒茸之小人不能爭惟夫欲爲君子而矜氣褊心稍有未化者與不甘爲小人而濟以無忌憚之才者其徑路背馳而不能以相容其韻宇機激而不能以相受其機智勇辨又略敵應而不能以

相下乃始角立而爭其爭也必有所挾其挾而爭也往往以此之所出而還爲彼之所攻藉曰吾不忍清議之不明而爲此斷斷也乃橫議亦託之清議不知其誰清誰濁也藉曰吾不甘於國是之不定而爲此憤憤也乃至非亦託之至是不知其誰非誰是也然則所云清議國是也者固聳衆而射人心之善物也故不務別白議論之是非是非之公私俾之必伸於上則此兩言者亦足以殺天下之正人君子而有餘矣宋孝宗謂葉衡曰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亦出於忿恐相師成風如東漢激成黨錮之禍

深害治體而陳瓘亦以國是之說爻不載於二典事不
出於三代楚莊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之事非堯
舜之法也然其言曰桀紂不定國是而以合於取舍者
爲是不合於取舍者爲非則是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
舍之利害天下之公是非也獨其分國於人分國是於
人心之是而議乃爭操其勝矣人心本淸議故濁之人
心本定議故紛之要以於最濁最紛之時而必露常淸
常定之脉此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無之而非人
者也是非從心生又從未始有彼我之心生然後可以
言公故有以當局之怒張而祇發旁觀之啞笑當局私

而旁觀公也有以廟堂之澄敍而無奈閭巷之指目廟
堂私而閭巷公也有以名人重人之抗抑而適攖匹夫
愚婦之譏評名人重人私而愚夫愚婦公也假令議論
自爲議論而是非不成是非議論日以揚是非之波而
是非不能定議論之案梟日不出終風且霾[illegible]者夫
乃侮其臣盡非人也哉　今天下非有漢季鈎黨又非
有維州之議濮議新法之議係　國家大計足爲爭府
也乃士大夫不能無爭心因而有爭形又因而有爭言
非獨兩爭巳也乃有佐之爭者又非獨佐爭巳也乃有
導之爭者又非獨導爭巳也乃有借爭而巧爲繫[illegible]

吾不敢懸定爭者之品目而竊意品目之緣爭而起也
吾不敢深求爭者之門戶而竊意門戶之緣爭而闢也
槩而列之有六過焉一曰畛域之過從古未聞操地脉
以鑒人倫者五步芳草十室忠信何地無賢才無故而
於悉　主悉臣之世闢一面一方以自域又據之以爲
原以聚徒威羣而東南西北之號士大夫亦遂隱然結
於心而出於口維桑與梓多託飛馳之勢舐糠及米閒
作矜莊之色夫非吾　皇設天網以羅之頓八紘以掩
之者而爲此拘拘也將饋樂不以釣戎余翹車不以迎
齊相乎此一過也二曰護前之過自非則哲僉允實難

奈何以我　人商略天下之是非位置天下之流品而
憂憂乎軌之以必從有一定之陽秋無互更之月旦傷
心結怨而　微加汲雪則頓欲移師傅翼相憐而稍示凝
評則不辭[illegible]矢得朋而終嶄有慶去婦而令以勿思衆
實有心誰能防口此二過也三曰激成之過事理自有
本末人品原具瑕瑜惟是此不能平則彼將轉甚有可
者必有否否者又必有否否者有合者必有反若又必有
反反者一事之變遼若高山之與深谿一人之評邈如
陽文之與敦洽相煎相逼一滅一生豈非添入之勝心
大明致令本來之差數反暗此三過也四曰伽摩之過

昕曰之事獄儘供抑揚鈎箭之深心更思周內陳言必
逆原其所以按指又深購其緣來意意相摹於幽耿胠
僅何必有其工鋒鋒相觸於空虛擊劍莫能名其術舉
人世之陰情陰事盡逗漏於其三端使人聞之目眩然
而不瞋舌撟然而不下失畬何害察魚不祥此四過也
五曰假借之過凡人情之蛾然而起也輕士躁士皆欲
得意焉直伺其倦而合之耳舌倦於口筆倦於牘力倦
於四擊有人焉不爲欒氏之勇而爲子之勇雖頓兵之
得援刺虎之得助不快於是快意之中何所復擇多以
不速之客窾爲莫逆之交投桃而報之以瓊瑤秉蔺而

贈之以芍藥始不過快[illegible]人之飛鳥終遂成干長之騰
猿縱欲自還翻成相制此[illegible]也六曰流行之過語不
云乎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illegible]恐不官而衛至者
君子愼之何至役彼譸張佐其機辨耳[illegible]事敗事
不近人情之事則麈尾無資牘不入隱語讔語訶令
經之語則筆花無色子虛無是之目可以當王名解嘲
答戲之裁可以著廊廟明知無不言之責并無言之責
乃姑妄言之而以妄聽之既夷弘雅之風亦乖表疏之
體此六過也夫是六過者或畸於意見或中於心術畸
於意見爭之蔓日長中於心術爭之根日結 國家何
負士大夫而猥以程能課業之精神風起泉流之才衡
鼎以供感忿睚眦之用也試當清夜時默默自照疇人
貞疇人家疇事然疇事不然疇爲構所未有之辭以[illegible]
所本無之意疇爲設不必爾之疑以堅必欲勝之壘當
有耿耿不昧者此耿耿不昧者爲皆有之心天下之眞
是非也即天下之公是非也我以偃掩眞其誰將不偃
我以私掩公其誰將不私又況善惡書乎史冊毀譽流
乎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洵可畏也第令
人人自發其本心人人自相爲谿谷又何暇弄方尺之
函五寸之管如蜩螗如沸羹爲三季諸君子所笑乎雖

然在是非之中者未能蟬蛻是非之外固也獨怪同室
之內兒女子爭言主人亦必原情理示曲直豈以　天
子之重照臨百官顧任其咸輔反辱了不爲異恐知之
矣蓋以此屬盡爲私情吾直付之於不見不聞難之以
不瞋不喜久之將氣竭而不能爭詘窮而無可爭味澹
而不欲爭而不知此難以幾也燎方揚而縱之欲其無
熾不可得也水方滔而壅之欲其無潰不可得也漢武
於武安魏其之爭猶令東朝廷辨之唐武詔臣下言人
過失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乞留中以杜讒邪如今
之壘壘焉已百官狎之其又何震焉且人材培養實難

點染甚易飛文偶及雖很奈何儻不一爲推校坐令龍
性不馴而鷙翮長鎩蛾眉誨妬而豹蔚難期所推誰之
國幹所誤誰之官方而不爲動念也然則攬天下之議
以盡天下之心操天下之公議以激發天下之公心非
皇上莫與矣雖然大臣亦有責焉大臣第不當乘權
藉勢用以快一己之恩讎亦何至呫口溫詞欲盡調衆
人之恩讎第須赤心白意思以對輿情之屬望亦何必
低眉順旨謂無奈衆口之責望蓋持小心以避議論者
時或墮於其中而襮澄心以衷議論者乃能出於其外
大君與大臣合而持天下之公是非靡爭之治日可
俟也

朋黨第三問

萬曆壬子河南鄉試

問明黨者　國家之大患然而未可盡去也在詿具君子小人而已何則黨之名古所未有自末俗淺比而黨議始起矣黨固君子之所必不敢居而小人常借以傾君子以爲一網打盡之術者也如漢唐二季黨人之禍最慘而國亦隨之豈黨人中盡無君子與然而不救于禍亂其故安在可悉數與至于宋室之黨抑又異矣如猶以君子攻小人已而三黨迭起以君子攻君子是善類自相戕殘陰墮小人之術中而不知蜀洛諸君子豈盡無可議與我　皇上御宇忠賢濟濟在列異者歲輔一去言官盡發其欺罔一時阿附小人擧之殆盡可謂清明世界未幾君子意見稍偶叉牙漸起橫口醜詆不勝不休幾于爲小人報怨矣適今分門角立遂成牢不可破之黨公耶私耶不識于宋黨亦有同否與夫君子小人相攻此自然之理無足異者唯是以君子攻君子始于自害卒于害國此天地之戾氣源可憂也今欲求所以消其忿散其羣以共成和衷之治將何道而可

君子與心爲國者欲爲國而惜善類必先克其有己之心夫國所長治而無亂惟君子賴耳顧空人之國豈盡小人卽君子亦或未免何哉則有己之心累之也蓋惟見己便不容人枘鑿之投固乖韋弦之矯併拂而氣有所必逞卽時而容人亦惟同己左右之袒既膠水火之調終格而釁有所必開夫共國而居者一人也小人且可徐化爲君子況復於君子之中自岐人己而求逞朋之散不幾也夫合人而事者一國也君子雖不曲貸乎小人非亟於君子之中自融人己而求　廣益之收不幾也揚庭以決者其慮淺而負騎以窺者其機深操戈

以軋者其積遲而舉綱以收者其發速碎玉以狥者其傷微而擲瓦以注者其損大此爲國之心與爲己之心兩操則兩構兩構則兩失而竭忠體國之君子所必公其心于天下而不敢以己與之者也慨自和衷義邈而眞朋僞朋之說晦彼小人嫉君子同道之交輒創朋黨二字以傾之以爲黨也者廼己私淆國是人主之所甚忌而人臣之所必不敢居于是以雷同爲諱者趾焉而入於爭孰知人臣比肩事主不能舉無輔之功服無僚之采坤言得復言來解言至非朋之旨與黨則蹲踏而已瀹詘而已若何並舉而繫之以五臣之吁咈則分之

而亦朋以四凶之比周即合之而爲黨以三千人之心一則合之而爲朋以億萬臣之德離即分之而亦黨故繫朋於黨幾至兩混朋則無黨黨則無朋執事所謂不在去之而在辨之者通論哉顧辨之亦難矣彼其馮生逐賄朝愛暮讎惟道義之相親歷險夷而靡忒斯已涽澠立判蒼素頓殊乃有名噉龍登爵縻鶴和揮空拳以格暴仗孤劍以鋤姦意銳而弗慮其成志高而不規其後又有片言肝膽末議睚眦前者予而後者禹輪爲攻而墨爲守扃龍宮以自戰鼓鯨浪以胥淪豈不聲諸伐木契叶斷金幹淩松而罔凋心指石而匪轉然而功既

衰於共濟信奚取於久要故黨之難辨也非辨小人之難而辨君子之難也請按往事漢甘陵之黨祿祿矣乃擅君宗之望盡顧厨俊及之稱如諸子者不謂君子不可唐奇章之黨卑卑矣乃受中立之知攖吉閔儈孺之嫉如文饒者不謂君子不可然一則矜節而爭名善善欲同淸也惡惡欲同汙也故噬惡也太嚴而人之反戈以相噬者亦太慘一則矜才而爭柄正指邪爲邪也邪指正爲邪也故排邪也彌急而人之合算以相排者亦彌堅使太尉之案不推則都亭之甲不鬨何至布黨鉤於善類而具掛連株使平章之手不搖則鎭海之旌不

出何至歸國秉於諸姦而輕桃獨柳諸君子雖求勝乎小人而小人反偏勝乎君子其氣誠激而其情誠可悲矣至於君子盛而能勝小人者莫如宋當臨川新法時諸君子或挾袖而彈或馳圖而訴或赴臺而折或講閤而陳機有所未入則樞密可辭知制誥可卻初無狥名戀柄之私策有所必撓則折簡可託政事堂可侵卒無矜己妬人之忌故能使二十年小人之姦盡伏而一時君子之氣畢伸非漢唐二季所敢及而獨惜其爲洛蜀諸黨所壞也洛川以道學自任矜莊迂遠未免爲時輩所忌眉山達自豪又善嘲剌人短而其門人又各壘

守其師說而不變歌哭之相持也素章之相詆也鄧鄴
颯悉怚謀之議不紛於此矣以策為訕也以詩為誹也
以入朝為必不肯靜也即牢修王璠之告不驗於此矣
當時熈豐小人方日夜剥骨痛心以伏於莽即畢衡蔚
常鴻臚之書尚謂未可安於枕貨於堂而彼乃盾眉于
唇吻之是非以盡置此輩於度外故一發於章再發於
蔡京之微鍛之獄勒之石榜之朝數十載而元祐諸君
子之澤遂斬諸君子原不求勝於小人而小人乃坐而
制其勝豈盡君子寃哉合而論之漢唐諸君子出而與
小人角既見善與正之在巳而必矜之又見惡與邪之

在人而必去之蓋漢唐君子本自為國之心而未忘巳
者也尤可恕也蜀洛諸君子入而與君子角不悟巳未
必是而必伸之不悟人未必非而必屈之則程蘇門人
盡忘為國之心而獨任巳者也不可解也漢炎之爐唐
社之屋宋鼎之南使千載下之小人得以黨人誤國之
咎為君子歸則有辭矣洪惟我　皇上英明在御上之
無南北司之持下之無新舊法之執薦紳大夫委蛇退
食雍雍穆穆相得益章惟是數十年來恬愉之習滋狎
昵之私熾鼎祗要地衣鉢傳家則沙門善神之脈也桃
李滿門苞苴塡幕則八關十六子之徒也戇直麾於瘴

鄉忠良抶於幽蟄則三府之鞫五鳳之錮也幸而言路
正人連鑣抗斧揚鳴鳳之音奮鷹狐之力秉然犀之照
成獲隼之功天衢寧啓陽氣發舒而識者尤危善類之
易空邪氛之難杜建寧太和紹聖之禍必見於今日何
也厄之毁也不于其毁也而于其瑕劍之折也不于其
折也而于其釁夫爭者固君子之瑕與釁也君子而與
君子爭尤瑕與釁之大者也今諸君子不謂無爭矣一
見為全姸一見為全媸一見為全可一見為全否意有
偏鍾於此則欲順而迎之於彼說有偶左於彼則必逆
而距之於此始猶曰爭議也及合者有萃衰之褒離者

有斧鉞之貶爭在名矣繼猶曰爭名也及褒者有九霄
之拔貶者有九淵之投爭在柄矣我與人以名而人借
以入旋束人以名而既入者不得出我懸人以柄而人
借以進旋羈人以柄而既進者不得退于是逐臀而驅
于是褰裳而赴于是先登為迅于是後息為剛甚則盛
襟裾以明曲直而朝宁嘩於市喧甚則欣梟獍以矢死
生而公卿酷于獄勘百相爭也百相黨也黨者黨其所
不爭爭者爭其所不黨爭與黨交相尋而未巳也小人
如羊君子亦如虎小人如醴君子亦如飴爭與黨又兩
相肖而未有分也不惟小人反辱於君子即君子且赧

亟於小人不惟小人其心於君子即君子且貸手於小
人我以鼎自烹而彼曾不出薪我以招自射而彼曾無
亾矢遺鏃之費小亾身大亾國勢所必然術將立盡試
反而思之向所同心協力與小人爭者爲己乎爲國乎
而今所互爲爭各爲黨而不相容者非即向相與爲國
之人乎惟是區區己見稍難盡克遂不覺瑕舋一至此
第乘其瑕與舋之未甚而亟圖之或不至於毀折而不
可收則亦反其爲國之眞心而已夫國同室也伯仲僚
友之間同舟也當此國步艱難臣僚寥落若處危巢將
思壓焉若載漏舟將思溺焉五寸之木不可支廈一葦

之杭不可涉川所乎號合志之人咸急公家之事者宜
何如故爲國者名譽不必爭權柄亦不必爭議論不必
爭意見亦不必爭李元禮之誅黃門弟也索于合柱之
中即付吏受辭殺之諸宦無敢出省休沐者帝問其故
並叩頭泣曰畏李司隸今閹尹之孥尚強而黨臣之扉
未辟朝綱之謂何諸君子而爲朝綱爭耶則元禮破柱
之見何必不同李文饒之議諸王也謂明皇幽閉骨肉
虧傷人倫宜聽年高屬疎者出閤或除諸州上佐俾嫁
婚于外今分茅之邸已落而聯乘之綸仍稽邦禮之謂
何諸君子而爲邦禮爭耶則文饒出閤之見何必不同

程正叔之在崇政也每進講顏色甚莊繼以諷諫蘇子
瞻之在翰林也每讀至興衰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
導與有所悟今細旃之菌已敝而蓬苑之乘難陪王德
儲訓之謂何諸君子而爲王德儲訓爭耶則程蘇經筵
之見何必不同以天下心圖天下事獨亦可衆亦可即
捐獨從衆矯衆伸獨亦可以天下事友天下人親亦可
仇亦可即滅親避仇舉親用仇亦可即不屑如孔光之
諾諾石建之恂恂然諶劊而僑潤房謀而杜斷寧至磨
舌刃於盈庭即未能如虞岳之師師周楨之濟濟然讓
偃而讓曰薦允而薦禕豈是植私標於別戶已與人各

爲君子而不猜其異人與己共爲君子而不厭其同君
子壯於有所恃不激而流於小人而國有君子之利小
人窮於有所畏不乘而報於君子而國無小人之害如
大匠之肯構棟者棟梁者梁榱桷者榱桷戒風伯之撟
吾室也如長年之望洋篙者篙楫者楫帆維者帆維戒
揚候之撼吾舟也至于室已奠矣舟已完矣而吾之身
亦遊于室與舟之中而俱存此之爲朋正歐陽修所謂
以之修身則同道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相濟其爲君
子也乃眞視利盡交疎之小人不待辨之自辨矣夫蹇
渙二卦固易之善言朋也蹇之言連也而先躬之匪眞

見夫臣之耳目心思無一不嘗輸之王非匪其躬則往者不來連何由集渙之言羣也而先躬之渙寘見夫國之爵譽謀猷無一可執之于巳非渙其躬則羣者不散大何由成故漢唐諸君子有大蹇必反之思而莫得來連之助者則其躬未匪也有宋諸君子當小羣既渙之後而莫收大丘之益者則其躬未渙也人臣而以人事君也其可有巳乎哉雖然竊有嘆于合巳之難也夫人主者合天下爲巳即舍之以從天下亦何不可乃 皇上操玄鏡於智中握太阿於掌上思欲自巳收而不欲與人以爲德權欲自巳出而不欲與人以爲重利欲自

巳然而不欲與人以爲潤名欲自巳集而不欲與人以爲榮則而象之又何詠焉夫惟人主和德於上弘集君子之衆思黙折小人之戾氣而後元凱同升周召並列同寅協恭之盛可幾而覩也

悔過第一問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

問孔子嘗云學易可以無大過然則聖人且有過乎至於亢而知其不可久也則懼之以悔悔之得過似觧涕矣而又何以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動悔有悔又曰遲悔有悔又曰不遠復无祇悔是悔固生於動而復又所以免於悔也然則有過者其自述而悟決在一悔與蒂觀治古之君有以迷失以悔得以早悔得以遂斷失悔以實驕得悔以虛文失亦可得而悉數之與方今時政之闕失積滿公車無煩縷指說者謂惟與 皇上悔心之一動耳夫 皇上聖精德攬四十載于茲靜攝深居而中外又安活默不改何假於悔而煩杷人之過計也抑治亂安危之數無其象有其理有非悔無以轉其機者與乃今職然與嵩內炎始者卒未之覩此其故安在諸士其具陳獨復之理以爲慰聰助

人君之心天心也天道以運而不積成歳功而其偶有

愆伏陵歴之象也不謂之過而直謂之變君之過亦君心之變也夫變烏可爲常也變不可常而常固不能不變惟是薄蝕見而清寧不改翳霾收而照臨如故故百昌萬彙受推於其變者終不勝受育於其常者而乾元之體始立假令以變爲常而反使人以變之常爲不可變之變造化不幾頓虖則嘗觀於易矣易首乾君道也德博而見物覩而飛二五尚矣然見本於能潛飛繇於或躍至於厲乃惕亢乃悔焉夫三居二之上乃危地也以其終日乾乾而夕猶惕故得无咎而夫子猶然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蓋幾幾虖其幸之而實慄慄虖其危

之矣而況於亢亢之以窮召災而不免於悔其為愆伏
陵歷不可勝道也然以幸有此悔而龍德亦乘焉故曰
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動悔有悔又曰遲悔有悔曰不
遠復无祗悔遂悟之關益惓惓焉蓋動固所以召悔而
悔未嘗不生於動復固所以免悔而能悔即所以能復
惟是安於葛藟臲卼之困而後終不能反凶為吉轉邪
為貞矣安於極陰不反迷重難惺而後終不免於有災
眚有大敗以其國君凶矣孔子曰吾學易可以無大過
非聖人之必有過而其心不敢自以為無過也不自為
無過則其心無念非悔而動以順行應初從道之妙固

不待頻過而後開頻復之厲矣嘗觀自古乘乾履泰之
王其審勢必詳其觀時必豫其詧情必當而燭幾尤必
密故能以精神操天下善敗之端又能以精神攝此心
剝復之會彼所恃不以無過而以能補過又不以補過
而以能悔過悔者勢之極也極則必反悔者時之窮也
窮則必變悔者情之變也變則必宣悔者幾之險也險
則必懼至於懼而識微返重不再計矣彼其失之累歲
復之一朝爭之衆人悟之一念即其初不無偏跛而微
瑕纇於大美偶窮敗於頓新于以成光明俊偉之業無
難也遂稽往代如不自滿假改過不吝中夜以興思兗

厥愆聖王遐軌邈哉希遘矣桐宮悔而仁義遷呂刑悔
而慢遊息脫簪悔而宴朝醒二陵悔而彥聖思三爵悔
而威儀令此其獨復自期庶幾中行之概焉下此即以
武之窮黷虛耗而輪臺一悔猶薦未寒之燼以玄之晨
牝雞殃而靈武一悔猶收既渙之心雖云頻復而厲然
卒復矣復則无咎矣惟是強明自任之德宗再罹播遷
而有奉天之悔未幾而瓊林大盈之積如故章疏奏報
之稽如故天變於上而不懼人蠢於下而不驚前有讒
賊若罔聞後有危亡若罔見蓋至於盧杞敗露而不覺
陸贄孤憤而不終而唐之天下遂不可為則迷復之凶

千古炯鑒豈非悔以虛文而雖悔亦無及者哉我　皇
上純乾合德六位時乘先是　聰智潛以弗用　機神
躍則乍蓄或謂在初在四始基之矣逾紀而　太阿手
運　玄鑑心瑩　善世而不伐　御天而親下中外燦矣
意非二五莫當者而邇來重發反覆若跡於三之乾而
過示隆高則實鄰於上之亢愚生亦不敢縷指以瀆
太清顧亢則其勢其時必至於悔矣其情亦不得不悔
矣其幾恐雖悔亦無及矣而乃今竟未得　皇上之一
悔也即桑土綢繆之計痛哭流涕之談填滿公車而
皇上固不悔也乃至天災物患屢譬疊見萬口嗷嗷晨

不能夕而　皇上終不悔也試上溯下闚按形察色自
宮府及廟堂自輦轂及閭閻自函夏及絕域不啻肢體
之蹶盭瘯且入於膏肓危於呼吸今日思今日悔今日
悔今日更已惴惴如弗及矣而褱者倭虜倉皇疆圉卒
帖然也異徵告誡保定覊固諸指稱譴告者卒寡驗也
榷椓鼎沸猖獗者卒無不收旦夕又幸無事也則是
皇上如天之福果非常器所得量而獨運之神尤非常
情所得揣其謂之無假於悔似矣雖然不痛之痤更深
於痛偶徼之幸豈可屢徼愚生不敢以中外所失謨者
更牘而陳竊嘗深惟　皇上所以不悔之意其始乘於

有所忽而因以有所嘗既乘於有所恃而因以有所訾
卒乘於有所蔽而因以有所恣睢而戲謔虖夫治之中
兆亂安之中兆危倚伏固難測也而　靜攝多年金甌
之無缺如昨覆盂之不搖如昨則安得而無忽人主忽
之而諸臣動色而戒之即亦有時霽顏受而方意其然
徐疑其不必然則任言者之呶呶而姑以獨鎮之而以
靜需之是之謂有所嘗嘗則必不能悔矣亂已形而返
治危已[illegible]安極重將難挽也而　累朝綿延德澤
之[illegible]法度之綿結尚在則安得而無恃人主恃
之[illegible]危言而中之顧又未必一時务而乃幸言者

之不能务而薄其言遂因不能务之言而并薄其人則
任其人之落落而空署逐之纍纍至是之謂有所[illegible]
訾則必不肯悔矣人人知其必亂人人知其必危即不
必揉焚而燋爛之及抑亦虞火而突薪之防也而煬竈
掩明豐蔀見斗既以矛盾之互持而扃鑰固復以沉溺
之日深而疏導難則安得而無蔽蔽於荏弱之衷猶為
漫不省也蔽於愎亢之衷且謂予一人靈長集福何藉
此猥瑣為予於事凌駕有餘何任此庸鄙為四夷惟吾
鞭笞百靈惟吾馴擾萬方泉貨惟吾搜羅舉天下玩弄
於掌股之上而惟吾所指使是不乃有所恣睢而直以

天下戲虖至於以天下戲而所謂不能悔與不肯悔者
祗見其不足悔與不必悔而已矣嗟虖　皇上果有一
於是虖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何也以其權犯天下所
不欲而逆行之其勢之難難於挽流以其權因天下所
欲而順行之其勢之易易於建瓴　皇上智能疑才能
自用威福能自斷人物議論能自顛倒駕馭而獨不能
自悔其萬一之過是能為難而固不能為易逆為之且
如順而順為之反得逆無是理也則愚尚期以獨復之
說進夫復乃見天地之心而所謂天地之心非必求之
玄虛不可控揣之域也試思從古來治亂安危之際未

有不以懼為福原忽為禍豚利為害基盈為虧本況多事生事如今日而能永保無事獨信獨行如今日而能獨享盈成稽之往牒實未經見則所謂復者亦復其從來與治同道之君而已又試思　祖宗規栩萬葉備極艱虞收遼地則有可喜可懼之戒集諸番則有敬天恤民之戒　三殿災則有寢食不寧之戒地輿震則有滌慮修德之戒懲寺人則有毋令預政之戒卻貢獻則有封椿不可訓之戒　懿憲炳然寧須考鏡於異代則所謂復者亦復其　祖宗來一念儆戒之心為千萬世子孫之藉而已又試思　聖明在御赫濯聲靈十五年以

前何以邊烽寧淨而今歲不絕張皇也何以災祲希見而今日不停龜卜也何以民俗恬熙而今勢不啻蜩螗也何以士氣宣鬯而今縮朒愁嘆之狀纍纍如不終日也何以庶績修羣謀集而今且殷殷屯屯如密雲布而陰霾生風伯雨師之用化為烏有引領井澍無時也則所謂復者亦不過復　皇上十五年以前綜覈明作之心俾克有終而已孟子言仁義而推本夜氣其候剝復其時清明乘此思之數往轍發危機美榮名醜昏德此亦靜極而動之幾也動不期悔而悔至悔不期吉而吉至彼天漢天寶之失德猶然以一悔收桑榆而況於今

日但今日不悔則遂恐為唐德宗之怙終基禍而愚又有以揣　皇上之必不然也離朱就寢不見丘山曠然拭目而秋毫畢察矣養由基袖手無奈胥縮奮然貫弓而七札畢穿矣難舉之物難遵之途必以為強則不可以　皇上之心悔　皇上之過以　皇上之悔復　皇上天地之心有不假易念而揭日月於中天鼓風霆於寓內者何憚而久不為哉雖然一陽復矣而五陰朋來猶為未復也試觀邇年以來百爾君子獨負射隼之智共高折角之風筆下任其風雷腹底恣其鱗甲蓋瀹瀹訿訿之象既以取厭而心心啄啄之鳴又以召忤所為

觸其機而速之悔者安在胡越人不相識同舟遇風則相視如左右手共命故也今天下已在漏舟之上斯亦共命之時矣惟是大小臣工各悔其安處之過而以不可下之意與其不可滓之守陰格而顯諍之斯所謂一心一德共成其泰道而厥底於无悔猥以遇巷之說拱手而聽　皇上之自為轉移及庠殆哉噫此天朗氣清景星慶雲之象也而愚生何日見之

任權第二問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

問人主不可無權人臣不可有權然權何以能爲人主有也夫亦攬之而有所寄歟寄則必于人臣而謂有權之不可又何也謂權可付則類于侵權謂權不可有則又誰與寄權歟吾嘗考古人能任權而濟天下事者多矣不知可一一指數否要以任權而不爲權臣者其道安在爾多士自負天下之重久矣其告我所以佐　天子者

天下之大必有所以一之者而始行亦必有所以分之者而始一權其一之者也戴權而行之之人其分之者也顧天下習聞虖無作威福之戒而又習見虖假神於叢者之以權市也遂相率而以權爲諱矣不知天下有作威作福之權亦有任事任勞之權以作威作福之權

而人臣有之則爲倒持爲無等而人主之權輕以任事任勞之權而人臣有之則爲亮工爲熙載而人主之權愈重譬則戈矛弧矢或以爲盜亦或以禦盜若不問其所以用之者何如而槩禁之是揠賊威而奪民救也且權者繫事繫官之物也有一事則有一事之權矣有一官則有一官之權矣人主之事滿天下人主之官滿天下人主之權亦滿天下特人不能敬其事而服其官故輒自視爲無權其實非無權也抱關之賤也委吏乘田之細也而啓閉之在其手與會計芻牧之屬其主持亦何莫非權故曰權者繫事繫官之物也精神之虛實即

是權之去來膽力之強弱即是權之聚散而謂人主有權人臣無權虖夫謂人主有權人臣無權者是謂人主悋權也且人主亦何樂虖權之悋一耳目所聽睹他將不勝聽睹焉一心思所營度他將不勝營度焉此在人主即欲不以其權分寄於人臣而亦有所不能故業設之官而授之事矣夫設之官而授之事則何事非權何官非權何地不可以行吾之權何人而可以亂吾之權而猥云人臣無權此寧非避權者過耶人臣避權勢必巽而歸之天子又勢必巽而歸之衆人歸之天子祇成其聰明威福之不可測而天下又決非天子之所能自

爲此必窮之勢也若歸之於衆人則衆見爲見衆口爲口進退名實了無可稽操空言以羣起爲抗而其亂乃甚於天子之自專其聰明威福然則人臣不能有其權庸詎非天下之大害耶記曰無實則不御失轡則馬焉制然則權者治世之實而總天下之轡也權一則明權尊則肅權能御則事有制權必行則事立成是故權有人主欲行而不得不關於人臣者如宣勑鞫事而不經臺閣則劉禕之不名爲勑宣除中丞而不經中書則李宗閔不肯奉詔是也權有人主欲不行而不能禁之於人臣者如趙韓王薦人不用而補牘復奏寇萊公奏事

忤旨引上衣令復坐決者是也權有人臣不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犯蹕之罪不較倡真之乞不與禁中失火之獄不問是也權有人臣必行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莊賈之後至必誅小臣之戲殿上必檄公主車馬必沒是也權有衆以爲當行而大臣決之力者如仁宗之建儲司馬光歐陽修呂誨言於朝而韓魏公因之定策是也權有衆以爲不欲行而大臣斷之獨者如平淮之役裴中立主戰而元濟擒澶淵之役寇公決親征而契丹伏是也權之所去有攬之而使歸者如魏弱翁當大將軍盛時數條上封事使權重出於中書是也權之所分

有攬之而使合者如李鄴侯對德宗謂宰相平章天下事非若有司之各主一官是也若此者皆以明權之大也夫權天子之權也行天子之權濟天子之事究乃盡歸之天子而人臣何有焉勢在下利在上天子所以常尊而威天下事所以常集而不亂者正繫此權也寧詎如作威作福之流竊人主操柄以自濟其驕橫者哉雖然權雖有也有赤烏几几之大度而後乘石可履也有不失尺寸之小心而後權立可專也有顧爲良臣之忱悃而後形迹可捐也有除吏八百悉當其才之藻鑑而後退專可擅也有事持大體不屑繁瑣之識力而後白

麻可裂也有饋遺無所受乾糇無所缺之清操而後無事可盡言也有以死自處知無不爲之孤忠而後專擅之劾可無怍也蓋上下兩相仗始兩相知兩相知始兩相重矣故謂權不可有而以身避之者是開庸人以謝責之門也謂權可有而以身嘗之者是開姦人以竊弄之竇也總之怯權非也委權亦非也但問挈權而寄之者爲何人避權非也侵權尤非也但問藉權以行之者爲何事今有萬斛之舟於此主人以意操焉則壞操非其人焉則壞長年操之而衆得以撓亂焉則壞終歲不操繫而置之一任其朽且蠹焉則亦壞人但知不善操

之其壞顯而不知不操之其壞隱也今日之權何以異此以爲在下而下既不聞有一信任之人以爲在上而上又不聞有一裁決之事是上與下兩無所屬也不在上不在下畢竟安在虖吾恐不有顯寄必有陰收辟則舟橫野渡典守無人大力者負之而走矣然則任權有道虖曰置事之利害於身之中置身之利害於事之外則神閒神閒則可以當權而不亂與衆共事不必有其功與衆共功不必有其名則意恬意恬則可以處權而不爭水石可投吾濟之以納牖過巷之義枘鑿不入吾動之以補天浴日之誠則心貞心貞則可以居權而不

疑如此則雖肩人之所不能任人之所不敢止謂之重
臣不謂之權臣夫國無重臣是禦盗無兵而渡江無楫
將不虞伏戎與陸沉孰愚故曰但於其人與事辨之

狂愚第五問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

問狂愚古之疾也然聖人取曾點而歎述狂子何耶抑其病者名而取者實也夫世之取人亦顧其有用耳如今世所爲名狂者名益在愿謹明哲則狂愚之疾何惡焉然而于天下事有濟否古之豪傑如漢武侯謝東山伏樸奕李大尉韓魏公皆以非常之原建非常之業果有以愿謹明哲勝歟今天下果病在狂愚耶抑托名愿謹明哲者誤之也救之何術而可大救世者誠取其實用不必諱世俗之拘論也其爲我茂明之

天下事任之者難成之者尤難也任之難患在人託愿謹之名而成之難患在人好爲明哲之事夫愿謹與明哲世人所並鶩以爲美也然起念於一身而不通於天下則愿謹者多拘而擔當之氣不充明哲者多巧而艱

貞之心不苦於是庸識者常思所以救之救之則莫若反其名之美者而取世俗之所病以求其實蓋名之美者在一身儘能借以自完而負世俗之所通病者其質力所獨到實可以利天下今夫世俗之所通病者狂也愚也然二者吾以爲特病其名彼夫世網之所可繩皆一蹊之路也名理之所可束皆一隅之指也循其路而趨焉安於其所指而居焉以爲是砥行澤名之流而斷跪軒舉者遊[illegible]弗載也名弗予也於是庸狂之名病若夫處中爲能先事爲拙[illegible]岐爲慎居錞爲巧四者皆所謂智人之通術也而不如是則[illegible]見爲愚夫無前却者窮矣

不反顧者拙矣此愚之名所爲病也然孔子思中行而
曾點之狂喟然與焉歷論列國之大夫而竊武子之愚
曰不可及也夫狂愚病於世俗而嘆述於聖人豈世俗
見其名聖人見其實也名之所設僅以周一身而實之
所至乃可以利濟天下之事故聖人當因世俗之所病
以求其所爲狂愚者而進之今夫世人知狂之病而不
知不狂者之病也知愚之病而不知不愚者之病也狂
之病在不受束縛而不狂之病又在受束縛愚之病在
知少而不愚之病又在知多夫今世淸夷而君垂拱則
曲謹者可坐鎮而聰明之士可以收兩全無難也然而

無事之日少有事之日多矣易爲之日少難爲之日多
矣此決非曲謹聰明者可辦也有爲者膽力常大難
爲者其心計常苦膽力不[illegible]空空闊闊[illegible]略而見其
全心計苦故能密密周周深思而斡其重此吾所謂狂
與愚之實也狂則必愚愚則不必狂此兩者一病也眞
狂必愚眞愚必狂此兩者又同實也隆中長嘯自比管
樂何嘐嘐歟荆襄之役受任敗軍之際明知成敗利鈍
非能逆睹而猶智決身殲則武侯之所以報先帝也東
山縱心事外自謂潔靴迹畢世然弗屑也談笑新亭而
折座上姦雄之氣夫非安危一舉以其身爲孤注者耶
則謝安之所以扶江左也委身女主陸博[illegible]奕不廢無
檢押歟屢試羅織之焰而猶隱附[illegible]數言以振鶻鴞之
一翼則梁公之所以輔廬陵也跡[illegible][illegible]衣志在[illegible][illegible]無
乃昂藏自放也歟處艮姊郜國之間言人父子之事身
犯讒鋒而一摘再摘之辭至令人主流涕則鄴侯之所
以安儲位也惟朱韓魏公方正自愛跡不類狂然其論
近代人物則曰才褊規模小而生平未嘗以膽許人目
中何空闊也至於再決大策知無不爲當時有爲公危
者不聽得無有蹈萬死一生而不知者耶則又魏公之
所以定社稷也夫此數君子者其迹則近於狂也其事

則艱虞患也然吾所謂狂則數君子之膽力吾所謂愚
則數君子之艱貞也膽力之狂不謂之狂謂之任誕而謂之[illegible]
大艱貞之愚不謂之鈍拙而謂之精忠夫博大精[illegible]正
當世所待以濟天下事者也而即藏於狂與愚之間是
以世人病而聖人取焉嗟乎天下事盡人之膽力能任
之盡人之艱貞能成之耳獨至愿謹者不能任明巧者
不能成得無以其名慄天下耶曰其起念處有辨也蓋
愿謹者性太執量太褊隄防太刻與世太無親而居已
太求全明巧者億太早算太周趣舍太無常於已太鬱
其利而與世太爭其所美此等原同根而發合轍而馳

局於修飾之一途則必騖於機巧之曲徑而天下寧有絲毫之用憑籍此輩耶故救世者曰與其謹也無寧狂與其巧也無寧愚謂狂愚之起念真也狂以活英雄之膽愚以固英雄之心英雄之膽活故可以破庸人巢臼而超出萬世之成局英雄之心固故禍福不知有身而利鈍不知有命險夷不知有勢而生死不知有時若是者無事之所為平常而有事之所為得力也易為之曰所執繩尺而議其後而難為之曰所袖手錯愕而不能得其一二者也今夫醫之用參朮也積痼之人不能効也有良醫焉擇其藥之偏而有毒者攻之而於病也霍

然矣夫用違其癥即參朮亦有病而誠當其時即偏毒之藥皆盧扁所藉手也今天下亦積痼之時矣愿謹者束文法并束議論而天下且以文法議論束之明哲者期保身更期保名而天下更操其身名之利害而覊且紲之金注其身而贅靡其事世亦安藉其尺寸之用哉然則愿謹明哲之士果若瓊輪珉軫乎非也真愿謹者即狷者之有所不為也不為之為乃大也而世直以蓋其無能為而已真明哲者即君子之安身後動也安而後動動乃藏也而世直以飾其不敢動而已夫驪為之托狂也暗昧之托愚也猶蛇角之擬龍而烏冠之擬鳳也人人知之而蓄縮之托愿謹機智之托明哲則舉世莫非且轉相誇詡是不但陰享其利又陽收其名矣不乃益揚其波乎故世俗之所名明哲者非明哲也巧也而其所名愿謹者非愿謹也托愿謹而逃之者也亦巧也天下無事巧者享焉天下有事愚者當焉然使世無愚者即巧者亦何所托以自存嗟夫焦鹿腐鼠其與幾何至今弔武侯梁公輩之遺烈猶凜凜有生氣焉即為身圖之遠且大者又孰有明哲於此者乎

兵制第二問

萬曆壬子山西鄉試

問古者寓兵于農法莫備于周官自秦以戰國兵制巳蕩然矣乃嘗論者謂齊之内政視周制最爲簡便漢初兵農未分唐之府兵尤爲近古其可略而言與宋世以廩兵始終故武功遠遜二代乃檃李同歸不振說者以咎在養召募是與否兵我　國家建衛置所列營分戍因力最盛屯鹽輸粟措置兵食法恭周密歲久而尺籍虛耗則不得不召募以救一時之制過計者又以召募久而致濫徒煩供億無裨備禦當選練土著以漸省客兵其說果可行與今諸鎮所憂乏非兵而在食夫固憂然無事時也萬一警備非常兵當益多食當益衆徵求當益急得無虞竭澤乎夫兵精則無冗冗去則用省用省則民稍蘇欲精練土著以漸去召募諸生中必素有講于桑土綢繆之計者其援古證今言之毋勒

嘗繹易地中水之義而知聖人寓兵于農之深意矣水由地中則得其流行滋潤之利土不勝水則不免汜濫潰決之灾故國不可以無備備弛則啓敵紛侮是以就農而賦之軍軍不可以無食食冗則殘民耗國是以舉軍而藏之農所謂行險而順師貞之吉也嘗有富室于此必衆畜健僕以待暴客本業兼修勿令妨廢然後四鄰不敢窺伺身安而家康矣若惴惴焉唯他盗是虞雇倩游閒持梃待格家人子胼胝手足以給養贍吾恐盗未至而家先傾也故成周井田之制因農定賦因賦制軍夫非以比閭州黨之衆易服習步伐止齊之法哉蓋有役不必更籍而兵足餉不必更齎而食足容民畜衆

之道於此備焉耳自履畝稅而阡陌興夏官司馬之舊茫然不可復尋而兵民合一之遺意得之則吉違之則凶故管氏相齊作内政以寄軍令參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爲士別授以田不令出租稅以供他役故調發雖煩而民不怨漢南北軍之制俱郡國三輔騎士材官更番調上故馮唐謂家人子弟起田中從軍禮儀志謂能遣衛士必勸以農桑唐貞觀中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以隸諸衛李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農隙教習戰陳有事則以符契下州及府參驗徵發是二代之初兵農未分如此自漢武更置八校以習知胡越人兒之始有募兵自後或募奔命惡少或募佽飛射士始有養兵之病財盜起唐自張說奏募彍騎諸軍皆募人爲兵兵不土著既無宗族不自顧惜而藩鎮遂成跋扈宋懲累朝藩鎮之弊聚天下勁兵盡隸殿前當其時兵不知農聚于畿輔出戍郡縣以數十萬計皆仰給縣官養之大冗處之無法自眞仁之際朘削百姓供費已爲大患及京貫用事募兵益急至受逃亡收配隸操瓢行乞亦以充數兵民交敝而女直之禍遂以不支募兵之爲害可槩見于前事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自京營而邊鎮而郡國列衛置所實以世

軍而統以世官使屋廬室作長守孫以無遷徙元年即令諸軍屯種龍江及宋訥獻守邊策遂廣開軍屯而又許民輸粟塞下以拜官墾田邊境爲中鹽夫屯田本乎漢制衛所近于府兵輸粟中鹽異乎宋之竭民以養豈非井田之後一僅見哉乃衛所漸耗而正統中遂令州縣召募民壯率領團操未幾而民壯又同兒戲遂一意召募自嘉隆以來至今屯戍于沿邊瀕海所云客兵者是也衣食則必求豐緩急則難相使客之情也今當事者不憂兵之不足但憂餉之不繼不虞民有啼饑唯虞師不宿飽民運不足益之以京運矣額餉不敷益之以

年例矣然飽衣食耗貢賦有爲兵之名其實驕惰無用有類宋世之禁旅亡宗族罔牽畏有盈億之數其實白徒未練有類天寶之長征私錢穀貸伍符竄入幕府之中其實徇利作姦有類永初之轉餉大抵上下皆僥倖承平以苟此朝夕之需泛泛焉將羈縻其士而士傳舍其地一朝壁壘相望刁斗相聞有鳥蜚而獸逸耳勢必復行廣募給安家議行糧貲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能邀之成功退不能束之嚴憲其望奢其欲後延首要賞張頤待哺軍實少後則脫巾而呼牛酒或微則執冰而踞往者譟于浙于蜀于鄖出援句麗毒痛欲逼于

倭豈非殷鑒歟故愚以爲欲添新兵不若補舊伍籍游民不若練土著舊伍見卒武勇技擊趨風疾鬭不敵客兵而懷土定居頻習受約客兵不敵見卒況 祖宗豢養二百餘年胡忍廢也即多死亡尚存原額十之五六即汰老弱尚存精銳十之三四特以無用待之彼亦以無用自棄若以有用用之彼亦以有用自奮胡不責成衛帥守禦等官而監以府佐即揀選見在堪戰之士益以在籍之軍餘又益以地方之伉健務如原額而止保以戶長聯以十家食以客兵之食教以射禦之法府衛五日一試之守巡監司季試之巡按御史歲試之或其

人與器不相習也下兵宜罰也不必苛以鞭笞則奪其五日一月之食果其人與器相習也上兵宜賞也不必別有賚與則優以五日一月之食下兵能奮賞之如上兵上兵或懈奪之如下兵奪及五人十人百人以上府左衛尉監司遞有議士恥失其賞官恥被其罰告戒不煩勸勉自勵庶幾安制矜節之理非復傭徒罰賞之比矣驅之以守其城堡即其田園丘墓所存父兄親戚所居也胡可背而去也驅之以戰其山川要害孰易連里族黨相爲也勢與敵不俱生也家自保其貨財人自捍其頭目勇氣直百倍耳其可以佐司農者更有二句稽

未至而名猶隷籍億贏不堪而糧不減支操練誠嚴影冒無所容老弱應自退而財省十之二矣軍不足恃故益之以兵兵虞其寡而集之以衆操練誠嚴則得一軍可汰一兵得一精兵可汰五冗兵而財省十之五矣大衆所聚豐年而有貴粟輸輓及遠一石應費十鍾民兵可用可以解散游情而食不大耗講政之暇勸以從事南畝民有餘粟官為昂價收糴以備儲峙饋運可節而財省十之七矣或者疑一方之民不足以禦一方之敵試觀戰國之際一燕一趙足當匈奴未聞借兵他境李抱貞節度鳳翔籍民三丁選一使農隙習射教習戰陳

比及三年遂足雄視山東天下稱澤潞兵為諸道最宋河朔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団結帶弓而鋤帶劍而樵出入長騎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于官府虜甚畏之當事者請撫循以為爪牙耳目之用先臣丘濬亦慮京軍單弱議籍畿甸丁壯以固三輔近延綏邊臣條上便宜以本鎮武弁生逼虜穴有雄傑之氣以本鎮營堡即補任本鎮武弁為請　廷議韙之如以本鎮百姓充本鎮軍兵禦本鎮之虜其得失較然也又試觀各邊鄰虜之民朝而安聚暮而離散以内地之民視之何可一朝居乃寇來則徙寇去則歸其易視虜而不

[illegible]有其鄉之意瞭然可知若編為保甲聯為隊伍給[illegible]以籍于其為猛致戰視内地之卒熟輭異胡者功相[illegible]也或者又疑窮邊村聚星少不成卒伍似當法最錢之勸從而不知今且營邑立城製里劃宅不待從而自足即錯所云擇賢材習射法教應敵使行伍成於内軍正定於外者其數未為失也或者又疑郡國民肄耒耜强獄于失疑有類安石之保甲而不知今日饑寒利于藉貸驍健急于見奇不待强而自應即石所云募兵偷情頑猾不振農民朴力一心聽令者其言未可非也抑愚卿觀之兵之稱强莫不在草昧經營之始兵

之稱弱莫不在累葉承平之後當其强雖以宋之麋兵亦能芟刈羣雄而成混一之業當其弱雖以周之井田不能當一侯國而有淪喪之辱此又在將帥得人士卒精練固非以初制之善可必其常强非以初制之不善可必其常弱即計今日之召募東南已著横海之績西北時紀絕塞之勲兵力似遠過漢唐而養兵則不異宋季所幸衛所之故籍猶可按也屯田之圖冊猶可考也中鹽輸粟令如　舊制民未始不樂從也此天奉　國家以大可有為之時及今為之可事半而功倍失今不為恐釁[illegible]禍深將不患無兵而患無食也又不患無

食而患無民也蘇軾曰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三司之用猶患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民聚于內而耗四方之貢賦請訓士兵以漸省禁旅斯言也若爲今日發也愚生藿食而鄙不勝士廟謁澤之憂願 廟堂蚤加之意焉

王霸 第五問

萬曆壬子山西鄉試

問名實兩者聖人所恃以覆天下事也古今引繩墨切事情而并施之名實者申韓也稱綜核名實老漢宣也夫不言道德而言名實何也慎泰漢夫古未遠而處上以此立論與王以此致治則後可知已然其先亦必有行之而效者其說遂無所祖歟昔之霸國者曰不為不可成也不[illegible]不可得也不虞不可久也不行不可復也[illegible]人有言曰清談亡晉議論從宋[illegible]無[illegible]其言宋則可謂由之[illegible]且促何也今天下[illegible]名[illegible]虛不下待宋而議者已發其不可親[illegible]日特[illegible]成法賢者無所見其長而不賢者亦有所容其不自名實何相肖也可悉數與毋亦循名責實[illegible]遺德之意爾有如太史氏之論乎識時務者在俊傑諸生幸縱談之無諱

皇帝王霸同位而異名者也而有實焉皇帝王霸未可相非也蓋天下物有名焉以命之必有實焉以敝之物庶豫也而麗於名則一名弗蘇也而麗於實則正名生於實也便固利民君道也賴其便而仰其利皆民之情也且民亦烏知所為皇帝王霸哉假令民已蒙空虛則弱之患而猶詡詡然曰吾君非霸也乃皇也帝也王也人情乎是猶大饑之人而指遠期之柔嘉以啖之也必不幾矣夫使天下人惟名之是耽而簧鼓以奉負黔以處白之懲而累之寡北之走而南之轅未有能使百官恪著而萬民得職者也夫名實之說古未有也唐[illegible]三代去古未遠咎繇稷卨伊傅周召之徒人各能其官終身而一職業至老死而不變上但爲是名以紀之而人

兩手相搏或發憤欲更之而翻得引其事以難我日於
一日人遺一人如　朝講之虛也　經筵之廢也屯田
之蕪也鹽法之壅也軍伍之宂也官邪之滋也邊事之
弛也是皆相沿而莫可問者也其名甚遭而其實欲嘔
啖名如鉛而吐實如荼非惟事也人亦宜然管子曰不
爲不可成也不求不可得也不處不可久也不行不可
復也今所爲可成可得可久可復者安在蓋管子惟自
知其可以霸故力循霸之一途而用之當時鮑子之所
料與沖之所自許如出一轍嚮使虛奉其王於禹湯文
武下二不同量中道而變王不王霸不霸管子將安歸
賡衍　卷三二一五　王霸四　二百一
乎宋儒諱談富強謂其霸也不知富強名也足食足兵
實也吾儒今富強更何以圖國帝王不富強更何以立
國商鞅挾三術以鐵孝公易霸而強而公驩甚也蓋陰
奉其王於霸而陽遜其名以就之也非霸之外又有所
爲強也如曰名不高不可以爲國今天下必得於陵子
爲大農必府公綽爲京兆馮翊尾生孝已爲水衡都尉
美則美矣能濟事否是使管韓諸人有攘臂而笑於地
下耳故曰名如畫餅不可餤也生竊謂彈痤雖痛逾於
養癰　祖宗朝一曹一司各有深意但執名以使之課
功以定之無徇曹好無徇曹惡無輕從一時之便務

可開之例無心憚一時之不便爲不可居之患王許則
覈鹽屯之積蠹侵牟如故卽決意用　高皇帝待歐陽
倫法從事兵欲精練當思有興軍蒼頭特起能敺市人
戰與虜或有劉淵石勒者出則不可知若一婢子老死
沙漠未遽愕眙也其尚可狃乎至如銓選則宜痛懲堂
上之呼名而破格以待非常無使汲薪逾積楊戟長疲
也武臣當如師尚父所謂八徵大約以忠貞有識者爲
上而廉靖次之且勿數賞以怠其氣章氏曰捨名而
就時者日昌捨時而就名者日亡故吾願當事者循名
核實使賢者得見其長不肖者失其所挾而天下治申
賡衍　卷三二一五　王霸五　二百十二
韓管商毒藥也其於今之病則必效之劑也庶其國有
瘳乎

氣運第二問　　萬曆壬子陝西鄉試

問宇宙間馮馮翼翼爲紘爲恒者其誰之司耶總之
氣耳氣無形也而所以形者大小微顯毎相吹嘘
古人謂空霩造神神造氣氣造世推遷以出萬類
所往其在國家曰氣運曰氣數氣脉氣化氣機若
全爲氣所息而理亂盛衰與從之抑安所控揣
也夫無可控揣則又何與人事而乃以莫然者虛
操其鍵不相格矣抑亦有君子氣者非人事不可
歟有謂抽陰抽陽全昌全亡者有謂養國家之氣
如養身者兩者果孰爲正歟歷選帝王五德遞運
國氣各殊其不神而所以神亦惡乎辨之將散者
必不復聚抑聖功神明有君者存而氣自爲制也
國家氣運視前代甚盛歷傳以來政敦幹流質
文翔變亦既由混而開由開而熾矣　皇上久道
御宇穆然上理乃　靜攝以後上下之氣覺鬱而
不暢幽而不宣謀國者廩廩憂之其實亦可縷數
歟夫元氣欲固神氣欲張正氣欲扶邪氣欲殄此
古今興敗之關也顧正氣往爲邪氣所薾蝕而卒
以不勝國與俱敝豈虛驕彊陽者虜理不密故彼

得乘虛而入耶治氣有三或救于未兆或制于已
形或攝于內變今業已形矣變矣安得不急爲調
劑以長保此厭厭之運也其致頌安在浩然之氣
同諸生素所耳爲尚昌言之以俟衡　國運昌詠
焉

宇宙治亂之相軫結也其天之爲與其人之爲與人者
可知天者不可知而有兟乎可知不可知之間者或虛
而閔漠或盈而碭滿五帝代爲行五物遞相養其來也
爲治形其發表兆吉之謂也其去也爲亂徵其發表兆
凶之謂也夫此之爲去來不可思議不可控揣相造于
荒忽中而朕塋不設至要約也曾何關乎治亂之數而
以總攝法象伸曳陰陽力能畢造大之物而制其紀哉

則必有神者爲君而後氣乘以合也劉子謂空霩能造
神神能造氣氣能造世世有進退橫王其受則縱觀乎
一世皆氣之爲也夫一世而皆氣之爲則大小微顯何
者不足以見氣無無蝡蝡初有漢垠薄靡者員浮凝滯
者方止剛柔錯合相與競暢于玄黃之間是其大也雀
蔑炫煌各以息相吹不可循量是其小也明而吐氣火
曰外景其精爲日幽而含氣水曰内景其精爲月風雷
霜雪誰非是物是其顯也汪然平靜也而草莽魚鱗何
以類相蒸陽燧方諸何以類相取且世代之綿促大小
之往來忽以芽蘖于此而憤盈于彼是其微也說者謂

此一氣也天人合發萬有定基証不信與是故其在國
家也貞之爲氣運而又有氣數以飭之有氣脉以經絡
之有氣化以嫥婉之有氣機以竅領之包裹囫圇伊誰
爲力董子以抽陽于陰厭陽全昌抽陰于陽厭陰全亡
此疑全歸之造化矣而更生又以國家之氣如養身然
朝屯暮蒙朝屯者以一陽在下屈而未伸其在我者養
而伸之勿使耗散暮蒙者以童蒙求我就明棄暗其在
我者脉而明之此又屬在調制者而天人參焉總之升
降炊累者與天我之所隨鈞旋轂轉者與人我之所雜
人但知其氣之神而神不知其不神而所以神日月有

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儻一聽之造功若畫
夜寒暑之不可移易則五色補天斷鰲立極屠龍以濟
幽州積盧以止淫水孰非神聖事而謂氣運之不造于
人也豈其然與氣麗我而我生運所據也我麗氣而氣
動運所廻也歷選古今何能外此是以五帝則大一其
時如春三王法陰陽其時如夏五霸用六律其時如秋
失春則滔滔也夏則羼羼也秋則湫漻也疑有由盛而
之衰者得勿涞者之不復完而澩者之不復厚也一剝
剞于秦而漢復之其氣強然雜霸不純矣一摻落于隋
而唐復之其氣壯然而有淫氣焉乃宋則奄然恇弱故

外氣易為干入而受禍獨烈此亦古今氣運之凡已延
及胡元腥膻之氣亟夏陸沉固宇宙一大百六也非我
　高皇帝手提區域倒滄溟而大滌之則黃虞以來相
傳之運不幾長斷不續耶蓋以元氣調元氣是順而遡
之之法黃虞是也以神氣還元氣是逆而歸之之法
高皇帝是也且圖籙一闢于壬為輿瑤[illegible]再御于戊為
母無一不與天地眞氣合而黃虞滴派若手授而躬承
之則我　國家氣運固不當與古帝王爭烈與論氣者
謂洪永間尚困敦未舒也其人質木其俗素樸其政畧
說而順情于斯時也氣當在黃鍾之宮宣成以後啟阜

徵而徵烈洊奮矣神光所斯尚在芰芰于斯時也氣當
在大呂之宮蘊祟以至洪嘉則單越而起熾盛而出矣
光盈嚮塞猗與盛哉于斯時也氣當在太簇之宮至我
　皇上聰明御宇摯前代之所既有而益光闢之初年
勵精嗣休　世廟詎不稱聖神殊軌乃自　靜攝以後
高不可問鐍不可開若將置天下度外而漠不相涉遵
徇德也抑未覩　國家遍來之景耶蓋國家之盛也其
上下內外自有陽明昌大之氣足以籠罩方寓振聳耳
目皆莫知其然而然總屬君心造之國運受之否者鬱
莫暢也幽莫宣也亦莫知其然而然而忽以搆此皆亂

徵也今所謂鬱不暢者其八在上幽不宣者其十一在
下何者　前星講席曠九年所矣于櫟之序已明而
赤社桐圭逗留不發得無亢而令人疑乎斗杓喉舌于
　主上不遠乃揆地塵封九列晨宿來靳其來去任其
去是自虛也臺諫振驚固自濟濟而或以摘黃臺之瓜
或以索東方之米是自壅也遹軸在野空斷夢于長安
強項久淹長飛霜于六月是自黷也上下止此章奏一
脉耳何以盡中閣也若曰夫有名心也姑以深閉銷之
然國是亂于蜩螗貞姦淆于薰本是自隔也隔而不巳
將乘為竊中央者以閒市人常為大有力者所操縱無

可探遺藩可鋼明知之而莫可誰何是自泄也虎冠四
出盡吸閭里之膏鴻鴈哀鳴漂泊三星之野是自務也
大姦巨憝國所忌也知常童貫從中傳說者寔繁有徒
今已密布矣而復闕㨪于不可知之地盡在　輦轂內
外曾不一問是自疎也是以　朝端之上常覺其有蕭
條翳塞陰霾不開之氣令人對之而神悽望之而色暗
誠足駭也所謂陽明昌大者固如是耶而一時士大夫
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立朝惟此正氣之相撐枝耳正則
平矣何所山川平則和矣何所鉤戟而有人焉謂此之
不足乘人而踞其上也高者標樹以名號豪者銜絡以

策衡　卷二十六　氣運五　五

利權盡天下川鶩其中半分主權而貸之九霓九淵任
其頤指其失也逆無艮螻蟥藉雲霧而乘空已刷羽毛
矢捐脰而鳴報其失也鼇灰已燼矣而復修壘于旣瑕
輿戎于伏莽抗顏觝角集詬不顧其失也愎已輭千金
也反垢服以標清實有發縱也乃危譚以賈直其失也
詐覈職業則悠悠唯偸食覩蔭已耳乃越俎離局別欲
鈞奇夫且狂行而無縎其失也浮　廟堂非有南北部
無奈僉人之有所麗也方且爲門帚方且爲宵熠悁心
露齦橫噬善類其失也邪極盛之權鬼神所瞷也乃乘
盛凌人肆爲吞噬彌天之網已布三鴟之矢未休其失

也辯謀所自出也乃駕言揀吏擅所欲卸也乃蛻跡罔
肩其失也乖進退大政不操之公議而局外人得瞷姦
之類莫澤之糾合工禪諶之野謀其失也橫欲肆螯則
必藉權欲藉權則必居閒欲居閒則必交驩左右而至
于厮養作朋不亦最無行乎其失也穢大凡附炎而嘗
者多饒有機鋒者也則艸以國瘈爲贅不擇音焉顛倒
瞀亂如勵山之鬼跉踔于光天之下而陰氛四射白晝
爲昏其失也妖若者取道甚陰造謀甚閟而儚伢閃倏
莫可倪象此何氣也則無乃爲幽者乎夫有下之幽而
益以成上之鬱蓋上固疑城自護者也且以疑端啓之

策衡　卷二十六　氣運六　六

則疑滋甚于是多也而愈以少以多者之朋也結也而
愈以緩以急者之要也憤激也而愈以怡以有所旹而
弗墮也而疑且轉爲愘愘且轉爲拒拒且轉爲堅是上
下交相持以成此鬱也下焉者見上之所嚮乎彼也典
衣典冠殿最不在此而出乘之威已有分矣于是畏其
影吹焉畏其井擠焉畏其鉗網焉呼無可呼籲無可籲
如豐嵐赤霧翳日漫空是上下交相閉以成此幽也夫
惟其持也則上必托于深淵而輕視下輕則無權然衆
輕所積不無漏也漏則假叢者益得竇以成重而又能
巧以神明還上然焦隔閒瘂膈極矣是幽以成鬱下作

而上蔽之不可言也亦惟閉也則無所不匿矣蹺可騰也竈可煬也黎丘可子也令狐可謀也及爪甲旣成腊然張矣復脫身空虛之地人之云亾更相抑揄是幽以益幽下作而國受之不可言也嗟乎　國家之氣運至此夫誰釀之而可不急爲調劑耶昔者俞跗望氣于色有先于色者也康節聽氣于聲有先于聲者也夫聲則希乎微矣而南北治亂若執右劵徵之不爽黍米氣機竅領豈緊細故則今日所爲疏其欝徹其幽以復其陽明昌大者其道何繇焉劉侗宗之論治氣欲調于未兆郭玉則欲隨變療之玆者儻亦療之之會耶然其道在

下不在上亦在存吾正氣而已矣夫正氣者如松筠栝栢礌砢干霄而不爲附也如鏐之百鍊靡所繞也儻蕩乎四虛之途一無丘也孤持一意而不撣挺乎世欲也納衆形于一握弗窕也息于謞靜莫可倪也事發則雷動飈起負人所不勝任人所不敢而神𢤱奮也風霜凌厲百茗萎喪而性益堅也此正至剛至大塞乎天地之間何幽者之不宜何鬱者之不暢彼漢唐諸君子非不甚正然相于激矣夫且爲驪陽夫且爲虛憍始則鷙悍牢騷而卒至一敗索然國運與俱此氣之害耶抑吾之害氣耶盍吾孟氏之論氣直歸之乎養是乃所謂得氣之神耳養之危其營滿側養之微榮矣而未知至于未知而氣之靜則天地萬物生氣之淩則陰陽勝是爲以氣合氣氣合生神故蘇子謂君子以耿然之躬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諭功未見而志先信以有是氣而已此生機也而程子則謂君子平居養心與造物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止安往不得浩然此亦養機也㳟若是而正氣乃存而　國運乃常治而不亂不然吾未見邪氣之不爲亂首也

知人 第三問

萬曆壬子陝西鄉試

問官人者必先知人矣知人之法卽唐虞不能無明試也而或謂人不待試而知何歟乃若八觀六驗其所以試之之法又不啻詳矣是果足以知人否方今議論絲棼門戶角立黨同伐異之勢勝舉直錯枉之權移入主出奴判忠佞知人蓋尤難哉論者曰正人如松栢邪人如蔦蘿又曰剛明者爲君子柔暗者爲小人此辯之易易耳顧其間彼此相非貞贋相冒勢孰從而核其實歟蓋皐陶陳知人之謨歷敘九德而終之曰彰厥有常吉哉此知人不易之定法也夫子則曰視以觀由察安其法加詳焉有[illegible]之意矣於皐陶彰厥有常之旨同歟否歟又豈聲咳可設僞貌可飾容蓋藏片善猶能矯持於[illegible]數[illegible]其跡盡散藩籬之障獨見是非之眞黙消朋[illegible]之[illegible]於後人之用何道而可俯諸士其必有植於中久矣試抵掌譚之毋諱

論人者亦務核其實而已其人而曾史也卽偶涉嫌疑

正無損其爲君子其人而蹻蹠也卽素善掩著祇足明其爲小人何者君子所兢兢自砥礪者惟在獨見獨聞之地原無意於博名而況其處世也拙朴誠或不免於售欺質直且不長於覆短故有時乎蒙不韙之譏而要其修之冥冥者終不可泯也則君子之梗槩固自在也小人所矯矯自表暴者偏在共見共聞之時已自足以標異而況其處世也巧詭譎既密于藏機[illegible]媚又工於嘗窟故有時乎徼不虞之譽而要其飾之昭昭者終不容祕也則小人之蹊徑固自在也故狗異同之見憑雌黃之口君子小人幾於薰蕕難辨甚且黑白倒置而惟實核其生平則品類不啻如淄澠之不同味也趣操不啻如燕越之不同適也其名實又不啻如璞朴之不同物也而君子小人之眞面目畢露矣昔呂不韋之論知人也八觀六驗法至詳備乃劉向則云人有不待試而知者抑何詳略互異也夫人不皆堯之於舜文王之於呂望而欲物色於移陰接席之間顧不難哉八觀六驗之法不韋自云人之情僞美惡譬若逃雨無之非是卽非空平之體然亦屢中之奇也或多億逆之擾自是歷試之意也夫譚知人者必準諸皐陶之陳謨歷敘九德而終之曰彰厥有常彰言德之發見有徵也常言德之

始終不變也蓋在唐虞盛時已不能無靜言庸違之慮故要之於彰又要之於常三德六德寧無責備求全而有家有邦必歸浚明亮采要之期於責實已耳夫子則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夫不獨於事爲顯著之迹稽其始而又必於心曲隱微之處究其終其爲法也加詳而合內合外徹始徹終則亦彰厥有常之旨也然則論人不可不務核其實審矣而今之論人者則不責之於實而但課之於虛不證之以可見而務揣摩之於不可見其所欲加之膝者不曰有某善狀某善狀足述也第曰是嘗諭某人議某事其言是此以知其君子

也不則曰是善某者也某君子也所延攬必君子也而借建白以立名游賢豪以買譽弗問矣其所欲陛之淵者不曰有某罪狀某罪狀可摘也第曰是嘗論某人議某事其言非此以知其小人也不則曰是善某者也某小人也所結納必小人也而有過正可觀仁若濡何妨見慍弗問矣夫操品評者既以甲乙分低昂而持議論者亦遂以同異成水火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莫不盛其卒徒堅其營壘厲其戈矛以相攻擊脣吻銛於干莫機械深于陷阱螫毒憯於蜂蠆託之俚言附之公論成之密室布之通都一人進則曰是嘗以某事獻贄者

也是爲某報德者也是某與援者也欲進之不得矣即進之而之人自不勝敗寬之懼耳心衡淡矣一人退則曰是嘗以某事忤言者也是爲某復怨者也是某波及者也欲退之不得矣即退之而之人且不勝矜張之色妄意于旄矣偵探實煩有徙欽弄復滋多口本植其所私而揚眉抵掌哆口憐才本剪其所忌而搖唇裂眦公言疾惡馬鹿狂其齒頰誰證是非涇渭緣茲混淆孰分清濁當今之世而欲秉鑑衡別黑白蓋綦難哉而議者則稱德裕之言曰正人如松栢邪人如蔦蘿其挺特之孤標攀附之弱態自別也又稱元晦之言曰剛明者爲

君子柔暗者爲小人其掀揭之勁氣暧昧之柔情自別也是易辨耳而不知愛之則逢蒙反射之弧可稱特操憎之則左儒別君之評總屬阿私抗之則雖好剛使氣之雄豈曰強陽抑之則雖藏疾匿瑕之量亦云輭熟王奴竟無定論好醜從何折衷故擬之於松栢蔦蘿證之以剛明柔暗非不深得君子小人之眞而執此以程人于是非龐襍之日則辨之正未易易也夫至于是之不必爲君子非之不必爲小人議論日益棼而人品日益混昏昏長夜何時旦乎嘗怪魑魅魍魎舛乘暝冥而出若夫青天白日之下則潛蹤斂跡不暇矣故夫暗之不

能勝明者勢也奈何論人者不顯核其實使天下曉然若覩青天白日而第暗中摸索令魑魅魍魎得行其間也今夫人自鄉曲以至朝廷無往非爲善之地自草布以至簪紱無往非爲善之時其立身行已孰嫩孰慝可按而求也其居官守職孰殿孰最可綜而得也是故衣敝履穿彈琴樂道者吾知其爲潔問舍求田壟斷爭利者吾知其爲汙門可張羅僾庭絕跡者吾知其爲狷市有直馬田客盈座者吾知其爲通抱膝長吟囂囂自得者吾知其爲恬獨坐書空咄咄自怪者吾知其爲兢冰蘗不媿室有懸魚者吾知其爲廉簠簋不飾夜有遺金

者吾知其為貪鞭滿示辱政比祥驚者吾知其為循康
薪操下猛同乳虎者吾知其為酷批導在手芒刃不頓
者吾知其為敏城社為姦鉛刀莫割者吾知其為鈍急
病讓夷直前不顧者吾知其為勇兩前討後餘身無幾
者吾知其為怯孤鳳獨鳴忘身徇國者吾知其為錚錚
怒蛙附響拾唾取憐者吾知其為碌碌戒深覆轍勉奮
桑榆者吾知其為善補志狃乖成頓踰檢押者吾知其
為鮮終凡此皆實知實證的然必不能遁者也又皆真
是真非確然必不可易者也吾持此以進人但知其人
足當吾弓旌已耳不問其曾言某事善某人也又安知

其以詿誤而見疑以有慍而蒙詬也何者連城不能無
纇照乘不能無考則奈何以小而妨其大也吾持此以
退人但知其人足當吾投畀已耳不問其曾言某事善
某人也又安知其嘗託名於建白嘗借譽於賢豪也何
者燕石易於亂玉魚目易於亂珠則奈何以似而信其
真也於是乎君子不必復存形跡小人不得復生覬覦
莫不洗心滌慮以赴是非之的而天下之志趣定于是
乎雖有巷伯必不能傾君子雖有曹丘必不能庇小人
莫不緘口捫舌以聽舉措之公而天下之議論息於是
乎異者自異正不能以相擠同者自同正不能以相收

莫不渙羣解黨以遵蕩蕩平平之路而天下之朋比散
蓋憑毀譽於衆口與核美惡于當身其虛實之數不勝
也陰啓天下以趨利避害之端與明示天下以爲善去
惡之路其疑信之數不勝也禹皐之世九德咸事百僚
師師而無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用此道耳然則論人者
奈何遺其所可見而務索之于所不可見也大抵當今
之患在於論人太嚴用人太寬嚴者嚴於虛故貞士無
完名寬者寬於實故宵人有倖位蓋昔者仲由端木賜
冉求三子夫子竝稱其可使從政藉令三子而當今之
世由不將以喜事見詆乎賜不將以殖貨見唾乎求不

將以黨姦見擯逐乎試使今之都膴仕者與三子比德
較功竟何如也故愚願以其寬者寬於論人則猜忌之
隙消以其嚴者嚴於用人則僥倖之竇絕嗚呼[illegible]之[illegible]
實要也

邊情第四問　　萬曆壬子陝西鄉試

問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最爾醜虜曾何足問然國家定鼎北平去虜不數舍遠而郡處于此由遼迤陝昔止九鎮今且十四鎮皆防虜地也犬羊驁黠歲有繒綺歲有賕賂若蠢蠢于然邊者邊事中斷尤慘然亦竟無可奈何豈嚮虜者之勝算與抑虜之情形日變也夫猶是虜也其變安在抑可指而言之歟昔人謂制敵在機權吳子四機荀子五權似能窺兵家之奇夫權則人國與共也機則人國與睨也有篇籍則人傳學之何謂出奇無窮意其微妙故自定胸中不可言言與先臣如王忠肅余肅愍韓襄毅倪文毅諸公皆能操機權制虜遠壯金城所謂進退屈伸星權玄逐抑機權互爲經緯亦各操其要也議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獨不可做而行之歟北邊中虜袒議者止欲增兵增餉兩築塞垣爲上將謂客兵兩不問有他殊盡足制虜命乃邊報日警而首功日上告捷重賞層壘而出豈默運機權或出前數者外抑亦小有緣飾歟不可覆也闡兵有三誤有塞邪隧者有立正法

者有理境內者方之今日似爲救時急劑將安所衷也儒亦有因變而策奇者歟文事武備固儒者事桑土綢戶豳風已言之矣諸生而武嫺于綢繆之略毋謂無籌可藉也

夫兵陰事也在灼所未形而我有以制之則權重在極所已動而我有以持之則機神夫權則人莫與共也用急于時用利于人善因變而伏敵之勢而機則人莫與睨也用貴于天用便于地善乘變而決敵之靜何者敵變固不可勝詰也吾欲持後節而束之則隙不可塡吾欲伺積蓄而應之則調不可盡故權之所下如流水之原而所去如日昃之市機之所發如蹶張之弦而所後如離舟之劍儻非藏之乎無原解之乎中揍掩節而斷割而資以成功安所跂焉而不然者或以淺利扭或以淺患恬是相于塵而竟于蹶也敵以術愚我我復自愚敵以威喝我我復自喝而我之論處儀法反交手倒授于敵抑不張甚矣今所稱自愚自喝者孰如邊事矣漢唐宋之都去虜皆數千里　國家建都北平密邇以外距虜董數十舍實則嚮邇偪處於此朝發夕至利患孔亟　聖天子神武在宥諸醜虜俱叩額受漢索四十年于茲幸可無煩象胥而論者謂近日情形稍覺蠢蠢已或眈虎視或肆鴟張彎弧鳴鏑占風望塵蓋無地不蹂躪無歲不烽燧焉且如河流大勝長定瀋陽之役辱

殊甚聞者莫不欲繫單于頸致之　闕下以伸中國威則奈何不竊于御虜之竅也吳子之論兵也有四機其曰張設輕重在于一人十夫所守千夫不過則氣機地機說在乎振扼而據險也曰善行閒諜輕兵往來車堅舟利士習馬閑則事機力機說在乎疑敵而修具也夫此四機者知之而行之即權已荀子之論兵也有五權其曰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顧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此五權者用之而宜之即機已顧我之機權與彼之情形各相爲因我不得其變則情形可遯也彼得遯其因則我之

勝筭未可炊而僥也乃虜之變可縷指耶遼以左吾屬
也始患三衛陽附我而陰爲鄕導慮不在建州也自奴
兒哈赤肆其智力既併毛憐諸衛取其勑印矣又剖海
西之半焉而又不惜名姝重裝以交驩北虜致遼金二
史女直滿萬則不可敵今業已三倍猶可遏乎幸其無
動而我啓疆不敢問缺貢不敢問市枯參不敢問增車
價不敢問彼目中寧有中國此情形之一變也盡北則
宣大偏老諸監黃酋物故封事杳然始猶曰議婚婚已
定矣而尚如故何也虜貪漢財物未必遽敗盟或黃酋
諸子近與把漢隙故諸部選蠕未決耳今欲盡補所未

貲意願甚奢尚藉忠順從中調之而時已見訐彼素褻
五路班勾各用聲援恣行蹂跳矣此情形之一變也西
則榆林固原甘肅諸鎭自東勝既失我與虜共河而守
促矣然始特逐草渡氷甃牧其地而今且結爲巢穴渾
脫飛渡百萬立濟迤東則延安綏鄜戒嚴迤西則環慶
平原俱震無所不攻無所不守士不得番休關不得晏
鏑此情形之一變也虜居處服食不與華同風雨飄忽
不能久潦頓吾地今屋居耕食漸且易旃罽更湩酪矣
而貢市往來又習我水土此情形之一變也始也有乘
厮馬持木弓而陣者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縱而振響直

前不遴兵陣尚未攻及堡也堡而免矣繼則分道四出
蔑視我衆殺數百騎以羈全營紛千萬騎以震零堡然
堇百之二稍嚴堡而免矣又繼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
所過鄕堡無不殘滅漸知集衆漸知貴鐵漸知用長漸
知廣偵細而用譎謀此又情形之一變也夫虜日益其
所長而我日屈于所短虜進則鹵刼退則邀賞兩收其
利我求不能饜寇不能禦兩嬰其害幸志止在子女耳
玉帛耳儻有往來牙市其人者可爲寒心夫虜已如此
矣而尚曰勿動幾幸旦夕無事以塗榮觀而且陰劍荷
戈之鎭以嚼虜抑何愚也夫虜封豨也寧肯俛首終聽

吾銜紲而我惟恃是以彌虜患辟之美女嬰明珠佩寶
玉負戴金而過中山之盜雖爲之逢蒙視天冶笑屈要
撓胭君廬室妾猶將不免焉嗟乎此亦燕雀處堂之智
已屬有大警不過曰增兵爾增餉爾修堡塞爾易王將
調客兵爾所謂祕謀奇畫大都盡此能擁數萬衆鳴劍
伊吾喋血祁連迢行而無忌乎能陳師以出歷塞而軍
決機兩陣以殲其醜乎虜如入能堅壁清野以蹴其狂
騁乎焚燎滿地鹵獲載途能制奇設伏一創其歸乎夫
鞈鞢健兒非不雲翔也糗精之軫相望也上首功者日
有聞也晉秩者日鱗集也而恇怯若是則虜安得無輕

漢心而欽頁者挾賞者挾封者日咆勃未有已也夫用
機權以禦虜之變前事固在也王忠肅至遼遼久玩矣
公詰失律者盡貢之法且廣收贖以實軍需賞信罰必
士飽馬騰皆願得一當以報虜望見嚮指走卒一出大
捷全遼以寧所謂以致果為氣機忠肅是也余肅愍出
鎮延綏度榆林以固內勢築延慶以遏虜衝劃山削厓
濬濠挑塹垣牆延袤數百里閒有怨讟公略不反顧復
令邊民益廣樹藝使虜騎不得馳突所謂以扼隘為地
機肅愍是也馬遷安備兵三屯散遣老弱聽農市取其
傭倍給武健者以故漁陽一軍最稱雄又以閒離虜支

黨使勿得連臂出即出又善詗先期設伏令民疾入堡
而虜無所邀大利所謂以用閒為事機遷安是也滿泗
之叛項輩毅寔董戎事時伏羌戰不旋踵師潰矣公即
陣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進據賊水草閒詔問當濟
師公不滌與賊持百日餘賊急相率請降卒擒滿泗以
靖固原所謂以蓄戰為力機襄毅是也夫此四人者皆
神于運機者也往王效為首將多失利總督瓊幾欲按
罪廢矣後虜道松潘障臘寇四川西境復侵鎮遠關王
效斬獲濕當虜乃遁去不敢再入王效力也是謂重用
廢之權韓襄毅撫大同往者虜入鈔掠無算公畢慮經

畫防城堡部將校料去姦蠹訓鍊士卒逾年戎政大修
虜不敢窺塞者七年是謂重常勝之權哈密藩久留
甘肅王襄敏患之擇關外地為繕室廬分比舍即口授
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得入關為市諸番咸喻徙帳出
牧不煩一矢而種類一清是謂得重內之權五堡之亂
梁武壯率家丁五百急馳之約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
法令具在吾不敢破法以誣國乃鳩卒身先之衆不敢
譁卒修復五堡為邊關利藉令武壯猶在虜豈得窺平
陽一武哉是謂重利害之權倪文毅曰四鎮芻粟皆仰
給三方飛輓艱甚誠倣前蹟具舟楫由渭河通鳳翔由

洛河通延安由北上源通邊堡由涇河通慶陽由龍門
舊河通延綏民不勞而食可足是謂重事與財之權此
五人者皆妙于用權者也若是則機權各操其勝如兩
物之不可合然機以用奇儷權乃動權以用謀得機乃
行彼蓋互緯互經星耀玄遂而又下作而上必應無肘
掣也外作而內必應無齟齕也故能運神用重遠壯金
城此蓋古所以予之矣今亦未嘗不以機權予下而獨
令諸君子稱絕躅此亦任事者之責也然非覘虜也其
時事之最要者蓋又有一戒有二問有三防焉夫邊兵
時稱缺餉矣然不慮入之虛而慮出之不實也士卒統

于隊長隊長統于哨官哨官統于把總守備其分誠懸
然無一人不染鼎其中幾三沒之且有執旗均派者惟
所吮吸矣夫若輩身不操一鏝食不充二鬴所給幾何
而堪此乎故淺之睱自涼之脫巾夫有所股而激之也
當戒也夫備虜如備盜然高垣捍勤于振時哨警杜其
闌入足矣有喜功名者謂此之不足博上賞也夜半伺
睡虜撲之取婦女孩穉以充級不足則益以孤旅益以
單居即鋪張具報虜擁數十萬衆由其口入我軍奮勇
力戰斬級如干許未幾虜借口報復數百里一空而此
之拖玉如故也金吾如故也生事辱國莫此爲甚而反

居爲奇貨何也當戒也虜人吾人不相等也虜至則護
官軍于他所堇執旗鼓望虜虜東則此西馳虜西則此
東驟稍近則偃而臥之不敢動迨其飽歸則躡一二老
弱者哆口俘獲而我民千百俱置之矣此豈兵法乎則
安可不問往者遼東撫臣拓開遼界八百餘里靉陽一
帶寬奠六堡尺寸皆版圖我民已安插久矣今反驅數
萬人內徙而委以畀虜則棄地之謂何也又安可不問
倭彼奴也曩者不奉正朔特與我爲難亦既後夫置之
矣乃琉球我屬國也倜焉剪而有之罪可勝貫耶而今
且假貢以瞯我多人以嘗我揚帆以疑我不撤釜山兵

以伺我豈無謀而猴猴若此此之不可不防也前者
夷人市貨海上甦泊濠鏡澳然止蓬廬耳事已則疾去
今且傾國至矣築萬室踞其中更引倭奴以自彊而漸
至轢居民蔑澳官漢法浸不能制其無乃包藏禍心爲
嶺表憂此之不可不防也然此猶外夷也庶人而僭稱
王號至犯上也今稱仁義稱中興者一見于燕趙再見
于襄鄧閒此其故何耶雖罪人已得而一二餘黨尚蝗
聚故穴思納流亡而數之不亟爲殄滅憂方大也此之
尤不可不防也故愼防則禍杜乃理境內法也淸問則
罪明乃立正法法也飭戒則弊不生乃塞邪隧法也兵

有三詆故全其勝非以此與然愚生所慮則有不在邊
陲而在　廟廊者夫邊防者疥癬也內治者腹心也
聖天子果能翻然修省舉內治而一更新之乎非難也
撤疑端則下志通彰義則紀綱振察理則議論淸秉道
則用合當流解澤則人心結決機權則戰守全是謂耀
德暢威齊和方內外侈甚盛事何乃至與醜虜較强弱
議封貢而直爲此廪廪也明王愼德四夷咸賓敢爲
今日內治望焉

儲講第二問　萬曆壬子廣東鄉試

問蓋聞君子愼所樹猶爲天下樹本乎又而樹本及
支乎蚤諭教爲少儲言之既已堅樹在始尤冀美
成在久則儲教可中輟與藩枝葉以爲屏衛豈分
遂未可緩圖而訓諸王尤未可廢學與周家文武
相傳不審文何所訓誨以授武與傳至姬成而公
旦抗法伯禽廣封同姓豈訓儲訓封有兼資而獨
至者與秦何以授亥何以位疏公族尚秦享祚之
延促可援據以鏡與漢是而漢文帝皆太宗玄宗
宋太宗其宗各有訓太子書訓諸王錄可歷指數
以備採擇與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昭鑒錄
以賜東宮復令儒臣編緝成書以賜諸王令
分府官僚進讀二百餘年來　帝則落儀輝光相
烈　皇上特建元良八閱歲前曾命出就
東華然忽厥訓邇來講席久虛將無　皇上身教作
則以爲後嗣觀無庸言教喋喋與　東宮方富春
秋正問學日新之會而輟閣不講豈　聖經賢訓盡
已陳而可糟粕與　諸王次第分封甚善乃有開
邸斷遺嘉禮愆期者將　王訓可緩無庸就傅知
學與適者　王國紛紛疊爾見告幾有兆滿侯
讓然一心爲大本安儲爲　懿親衍貽莊誦
訓之乘勤學非今者喫緊事與夫始發洵可異
也終☐☐何及也心志淪易熒也情竇豈有促也
多士☐在衡泌靜閱古今事賢於當塗願直陳之

對

安天下者安之主器於家樹家督者樹儀範於教培蒔孳
沢於本支奕葉之傳而豐榦遠條之扶疎無不爲深根
固蔕之揉護則善樹萬年者也太子永承帝祚毓德青
宮昭前星少海之象諸王夾輔帝室肇建赤社爲維城
磐石之宗是故曰胎教曰蚤諭此少長事而壯輟訓迪
非端本之深謩業建儲地而諸分藩王或偏而昵之或
忽而置之不令就傳非睦親之至計夫善樹天下本者

急有以先之並有以訓之必審其所始必鍼其所終必
因分而定之志必養德而繩其情無通博蛩而異端雄
進無檄鬪雞而耦俱致猜堂構之肇隆箕裘之紹遠在
原之謳堅角弓之刺息千業萬理永玆樹矣蓋已事者
模周秦記載訓世子法程至明且備式穀貽謀無慮不
減著於君臣父子導以師保疑丞時以春誦夏絃萵於
國子學士誠無使異日深宮遺悔一人得肆也有周文
武二后顯承作述爲最嫩要之文以敬止心傳爲篤祜
燕翼而一日三朝猶具文也武以敬勝心法爲荷擔折
薪而亦一亦再猶疏節也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以教

成王蓋擁翼沖人勤勗濟輔兼育獨至當是時康叔篤
其貞伯禽長於厚卽以管蔡恭閒王室而不廢廣封懿
親秦則不然太子扶蘇數諫居外所使傅胡亥者趙高
也置器若奕棋謂有倫序乎剷族爲嬉戲謂有諭教乎
代既廢而封建又何知訓諸王譬諸本榦先萎枝葉從
之蠹不能庇其根葵不能衛其足忽焉飄風振落而不
𢓜也姬如是長嬴如是促秦鏡一懸列眉弗啟漢
又以鼂錯傳太子法術賈誼傅梁王詩書唐太宗不作
帝範賜太子乎玄宗不作開元訓示諸王作詩六章札
於步障以賜太子乎宋太宗不出戒子篇令郭贄講說

以諭諸王乎眞宗不召集宗室賜太子元良述乎不修
承華要錄乎卵之性雛也孚而翼之乃鷇舉繭之性絲
也淪而練之乃袞藻故德性淑於熏陶學問資乎變化
由來尚矣試僂指往代成懿淡術不能狀漢藉恭儉遺
培帝範不克祗承緣繼體多昏戒子猶堪貽厥孫人心
早屬以開元勵治之鮮終而承祚無虧以祥符好道之
錮惑而明兩愈光所云能眷始能鍼終能定志能維情
大本不搖枝幹華繁未有得全全昌者我　太祖高皇
帝採擷百王遠思摯慮有　儲君昭鑒錄以遺　賜東
宮仍付刻藏世守又令儒臣編緝歷代諸王善可法惡

可戒者勒爲成書分　賜諸王令藩府官僚進讀光啓
二百餘禩震王鼎器比輔泰基郁郁承承我　皇上膺
圖而茂衍之　元良豫建藩封次第成王之德性足繄
周室之安河間之禮樂增裨漢家之盛薄海內外喁喁
頌重輪重潤振振繩繩於萬斯年矣然抱蓼䋝之恤者
竊駭而論之閹豎保監豈盡恪愼之承業便辟纖趨誰
效憂危之苦箴耳目儉狹狎嬉耽翫深宮養安塊然獨
處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夫勤講習親耆哲繙
圖史陳古誼是疏神達思之慧炬措足利往之坦衢也
秉燭玄室羣實斯耀故庶民子弟於國家非有葭莩戚
也尚聯之膠庠董之師儒與養成其材以廣新植況乎
纘承曆數將爲　天地神明之主永作藩輔方受山河
帶礪之盟者豈　聖明啓祐而漫焉忽諸今　東宮講
席八閱歲塵封於茲矣夫恭敬溫文必藉禮樂之養道
術德行實繇師保之詔　皇祖諭陶凱有曰朕今立法
令廷臣兼東宮賛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
相構之患淵哉　聖慮爲訓儲計深也今未　俞出閣
之請秖循朝夕視膳儀而詹坊爲懸署賛諭領虛銜郎
東宮仁孝天植何所資閱覽而得聞監撫之大計耶
諸王膺封而未就國或冠婚且愆期矣夫唐叔封晉

猶在小弱之歲東平流譽膺自屏翰之良　皇祖諭廷
臣有曰諸子既長宜各分鎭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
先王之制爲長久之計大哉　聖謨爲訓諸王計遠也
今未　允出藩之命秖留華邸奉朝請而官屬猶未備
置輔導猶未愼選郎　諸王性行淑均何所資匡弼而
得聞蕃衛之大忠耶將無令控揣之見橫生而圖度之
計百出竊恐正人疑未釋懼設爲不必然之惶宵人疑
以幾幸覬爲或將然之意夫需者事之賊也疑者事之
害也不決成需因需構疑由來漸焉自古明主不設疑
岰以令臣闚無需及於支疑遠而移菀枯之集無需及

於陰疑陽而戰玄黃之血所宜謹於室隳杜萌而重為
之坊者一在眘其所始眘始重簡毗日邇莊人吉士毋
昵於纖兒誠無煩羽翼調護之招俾知股肱之惟人守
令之當慎其在　諸王雖藩寮妙選莫肩宮寀而左右
前後庶勿用匪人講張為始媒也一在緘其所終緘終
重習慣日諳閱幾務朕宜以拓其聦明即有弗與乞事
之戒而不廢副封之檢覽毋聾稼穡之艱難其在　諸
王雖臨方開邸莫儷　皇極罔淫於聲色遊畋之騁而
庶無以匪彝怙侈貽終爨也因出講以昭倫序則長幼
式承僭踰不生位置昭列縱令善意而誰能意之固耳

目之萬瞻矚亦心志之一戢寧者也藉講習以溫德性
則手足誼明翕耽情固同氣素敦本自無間而誰能間
之是天顯之域其情亦天澤為之鑰其扃者也夫眘始
緘終定志維情所謂建於不拔抱於不脫此善物也惟
是亟　諭出閤講學遞令出藩置傳則四善備矣恐有
以知　皇上必無曬遠縢之娛而為　太子及　諸王
之計短也如謂密地本原自足樹過庭標型乎則果食
肝衣宵毋言瘁否輔左弼右毋厭莊否座無可郤而垣
無竊屬否虎無假於遠而叢無憑於邇否貨無殖而疏
無寢中否審爾則帥教者不歲而行率訓者不肅而成

何庸晏為乃今　宮府釜鬵儒碩聯貳即云默挍顯
承式弘啓後而未必遠軼於漢唐宋之季也何也彰教
樹範闕抱獨知之契也异時　王器親承於　帝範公
族式肖于　黼扆不虞其解維釋轡於今日也邇者
楚訐於羣宗　周骫於槓璫　代隱於爭立誰是宮家
體邇見告豈　帝室苗裔天潢遺派王則不善哉地重
而德輕奉厚而材薄而挾重器多也天下病有候形有
兆勿曰治不病為功而膏肓或伏矣今儀圖之何可不
為滲之塞而故為波之揚也何可不為指之掐而故為
臂之攜也豈弟之德施及條枚煌煌　祖訓何啻蒔藝

之經今以瓞緜之瓜樹之廣莫講學之搆委於幽恭少
知治體者豈徒竊附殺恤且爭肩賈涕矣夫炎徼冰壤
皆由晷陸日光不被而萬物寢息則　皇上當法乾而
恒運也雷入地而孕根荄一出而長華實萬物待之而
出入則　東宮當體震而豫蓄也星辰分野助月而明
雲霞煜且扈日而昇則　諸王當體比而覲盟也易曰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今　皇上自為家人父子計必自默定之愚以野
處不贍之鄙人緦緦焉為之計者過也

尚眞　第四問　萬曆壬子廣東鄉試

問古來舉撫才品亟欲得眞實任事者期與共濟顧事變紛廻之集臚析於密理之妙解而領會於中心之獨覺有操術於所不共藏機於所不窺標旨於所不競崇樸眞獨任者足辦此與竊謂辦才以眞茲不行贊又須微以用眞乃能成事與彼夫桀驁恣睢役使之眞小人意別有斂曲心腸雖君子不道獨不可倒借以務其才微妙之所用與眞之微鄰於巧有至眞以護眞者有故不眞以佐眞者又有晦於眞而能使其至眞幹動爲人不知者肯眞心理會可得微言與三代下如韓魏公寇萊公郭令公狄梁公又如張留侯謝太傅心地甚眞才品甚眞而人人各爲國家成事將眞入於微又微以用眞而曲合與微之理不推究而有任眞而激有藏眞而露有株守一眞而不圖變眞則眞矣名不濟事不亦枉爾眞與是道也非權術之說易之誠靜毅中肅之至誠參贊知微之顯是也多士尚論時必厭薄今人欣附昔人而負然欲作眞人品者請以察眞觀微之說互反覆言之

濟天下大事者須伎天下之全才辦之擅天下眞品者必繇天下之深心出之夫提衡才品者推根於心射隱於眞至於眞而萬竅併歸一點寸地經營四方剖心析肝幾罄矣顧眞有微焉徼入於妙鄰於巧有厲眞以佐眞之用有韜眞以護眞之務又有晦於眞而使其至眞幹動皆古豪傑所以藏眞於微密之營壘其息以踵其運以神抱獨知之契而難與共語藏陰用之訣而不可顯窺迎揍合之解而非[illegible]著事固有預微其端眇而緘不容泄灼睹其窾會而斷不容髮惟認得一是而神之明之不眯於夢寐惟成就一是而周之旋之無

愆於髮膚是之謂眞入微是之謂微用眞夫尋常品彝之儔拘抱咫尺之義雖得數百輩猶無益於殿最靡效於短長也小小英雄積誠淺薄營宇迫狹儘其伎倆精魄亦辦一方一官之用縱人眞有胷究竟何爲夫惟造化在手萬化生心必其微於用眞者能成就其眞才今夫山結而峙水融而注不言而人推高深者信者乎其體也顧尋丈之涔瀆步仞之陵阜所布潤而取材者區區幾何乃若名嶽大川爲國鎭藪非徒以崢嶸浩淼之觀已也林卉之翁鬱煙雲之變幻蛟龍虎豹隱現出沒而産財育物始稱靈境焉大人溟渤於胷懷嵩華於標

望若神龍之潛淵文豹之隱霧亦猶是矣誠未易闚眞才作用之契吾姑反借而言之眞桀驁者無天無地無不敢也眞姦雄者疑雷疑電無不赫也眞狡獪者如魅如蜮無不幻也心思閃匿智計儇詗百轉千迴非世法可以批擣其深阻非人理可以勘破其機關如蹠也蘇操若懿也莽杞若檜也狡任萬目嗔萬手射吾但不問而務使爲惡必極者吾故倒借以發明眞才之妙用惜乎天下有眞心人其眞未嘗不極而智中不甚婉委未免爲徑情浮氣所驅駕既知所婉委又不甚細入未免爲疎節闊目所拘曼既知所細入又不甚轉圜未免爲

戚心先入所枘鑿而乃有任眞而激者有暴眞而露者有樹守一眞而不圓變者嘗彼任眞者蘊火之家勢宜撲滅徙薪則可然遂一撲而炎炎燎矣古有類之者沉江屈子鴟夷伍胥是也其暴眞者如小兒毁齒以漸搖撼則齒脫而猛力亟拔足以殺兒古有類之者袁崔於濮陽之季丼心閹宦橫召外兵聚而殲旃而國祚隨隕此捩臂而賈拔齒之技者也若夫株守一眞猶之康瓠之堅膠柱之鼓爲荀息肥義之受命堅守一心可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捐脰決絕一瞑不顧其眞眞懇懇處愈困變變化化處愈滯一片肝腸竟作蘭摧玉碎而猶

謂鬼神可泣天地可鑿乎誰諒而心之未酬誰補而事之未了秖令人憑弔欷歔委運於數而曰力之旣竭計無復之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豈不眞之辜也惟不能微用眞故眞至於太彼露而無若滅若沒之炭嘗試邇古人之用心有激厲至精以爲佐眞用者危摧之愈勁難怵之愈奮石觸水折而必東火煆金剛而見性虢秦廷而不輟薄晉酖而不辭卒之無弗呼應無弗感通有弢韞至眞而使其完眞斡動者冲恬淵靜落落穆穆不爲鹿鼠發機不爲蓬莛發聲鋒距泯如町畦渾如驀然廹之而伐謀未兆鏈響未聲直使魍魎潛蹤狐貍遠屏

而收功彌見也微乎微乎寸心獨領之而已肝膽自照之而已能用至眞以護眞則無如寇萊公韓魏公寇公澶淵之役以身荷擔力勸王征韓公誠動兩宮並釋猜嫌至於天雄之出欽若空栁之逐守忠機權盡黜不失銖銖能用不眞以佐眞則無如郭令公謝東山令公單騎見虜黠卒乘不意而故詭用之遂致回紇望塵驚拜以安宗社東山坐鎮矯情泚水決戰密籌勝筭而賭墅圍棋若不關懷至如留侯欲諫止易儲初不以口舌爭招至四老而國本不搖狄梁公改周扶唐委蛇於賭裘供奉之間而夾取天下於垂墮之虞淵此其跡似晦於

眞而使其至眞斡動剛而似荏利而涉鈍沉幾先物不動之動恢乎大矣不疾之疾颷然速矣似前數公人人具有此眞智調眞力量鑑於目中策於掌上隨機應會恢奇圓轉各成底事吾願後之君子身肩大任眞心爲國家挽回維持當細求所以用眞全眞之處其微妙當自領也夫士也觀其處今事之疎則知其談古道之謬觀其折古道之衷則知其諳今事之籌今天下非可保長無事者非可付之中材下智而尺尺寸寸之以辦局易明也士居恒頗自識其眞心及當事經略而變故震驚輒錯愕四顧茫然莫仗者何限則未闢變化之門未

窺微妙之解政如不諳險阻曲折而漫比馭於羊腸鳥道輕犯權於吞天沃日之濤幾何不色戰神悖而權爲是懼也昔人稱智欲深而勇欲沉又曰智貴卒勇貴突有能深其智而卒用之沉其勇而突奮之晃如在帷之燈在匣之劍時現時隱潛往潛來端耿未倪翔視善藏窾會適逢鷙發霆迅無不觸照而光射觸斷而刃解立地應變而莫知其端倪由此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非畧神識獨全會眞於微而時出之者乎是道也吾非假途於揣摩權略非擬心於術數考索又非模稜避就藏心於不可詰之鄉有他謬巧可以集事也精其說卽聖人

所爲誠神幾者夫幾動之微極之無爲無見不言不動而成及觸區區憑吾滿念眞樸背試天下事而欲以有濟亦枉爾眞矣予謂不逆不億抑亦先覺者爲賢非以先覺逆爲不億不逆者許也庖丁游刃絕技猶曰毋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聖人吝嗟歧羨於先覺而曰抑亦云者蓋怵然爲戒時而慧思入微處也抑何不反覆深心理會也

儲訓第二問　萬曆壬子廣西鄉試

問天子之學與士庶異非僅僅講讀也唯不總君天下之心學莫大焉周詩咏文之學以緝熙武之學以純競尚矣迺文之靈臺武之鎬京俱有辟廱之建何不發講讀歟二聖人之學卽教也故咏文則曰其德靡悔施于孫子咏武則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詒謀教者又孰加茲成方幼沖受術公旦克隆厥祚良有以也自周而後鮮嫓美者惟我　二祖爲獨隆焉　皇上方沖齡踐祚日視周成之勤學不啻過之今　久道化成　聖子　神孫之盛遠軼文武推是比年來　經筵弛御養于毓響青宮曠學忽焉八載卽　元孫誕生于今七齡亦蒙養之時矣　皇上慨以恭己爲法不令一事學問　聖意淵微誠未易測顒　二祖之孜孜嚮學訓　于迪　孫弁典章章具在　不可一率由歟夫　皇上師　二祖之政則爲家法　自師其初政則爲　身法無在不可何用是泄泄也諸士抑有概于中乎其頌言之以備　丹扆之助

人主自智者必自逸其自逸也所以遠于學之因也而過愛者必過愼其過愼也所以闕于教之因也何也學集于虛者也惟自智則詹詹之念積爲滿假而語及典學卽不勝其偏惰有棄置不屑之意焉孰知夫虛受之所以廣智也教成于勞者也惟過愛則煦煦之念流爲姑息而語及諭教卽不勝其周慮有愼重不輕之意焉孰知夫習勞之所以成愛也夫天下大器也器與手不相習則扞格而難操剏天下哉善以心習天下而俾今日不至于扞格者人主之自爲計而不能已于學者是也豫以心習天下而俾異日不至于扞格者人主之爲

其子若孫計而不能已于教者是也璞之爲璠璵也夫
第繼而襲之也磨礱至而其光愈瑩劍之爲莫邪也非
第押而藏之也淬礪加而其鋒益銳學也教也所以磨
礱淬礪之具也故學即所以教也教亦惟學焉而已是
豈必授籍披籤囁嚅唫誦之爲事哉亦存其謹凜抑畏
之心焉蓋自踐祚以迄化成無時而可逸也在易之明
乾元也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誠以宅位日久則練
習益深豈不知天命之匪諶而戒懼之不可以怠其際
之也則持之惟艱也自冲齡以至鼎盛無時而可逸也
在詩之誠哲人也曰亦既抱子誰夙知而莫成誠以壯

志方立則宴僻易乘豈不知吉士之宜親而暬御之不
可以遏其怨之也則習之貴端也自誕彌以至岐嶷無
時而可逸也在書之論初服也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
誠以童心既發則情識即伺豈不知正言之足式而頻
笑之不可以苟其翫之也則蒙之貴養也古稱世有哲
王享國綿永者非周之文武成爲最盛乎文之緝熙始
開心印武之執競克纘前徽而靈臺鎬京俱有辟廱之
建何孜孜學也文之爲世子法維武率之成之抗世子
法維武貽之而弦誦書禮以及凝丞保傅之任何殷殷
教也要之有二聖人之德學亦益不學亦益況濟之以

匪勉乎二聖人之身法無乎教無乎非教況加之以詩
諭乎其奕世令聞克隆厥祚不虛耳自是以還若漢唐
宋之主非無加意學問留神諭教者然或身範之未端
或賴導之未慎要于媲美成周豈易言哉洪惟我　高
皇平闢混沌獨鏡治源蚤朝晏退午朝夕退至夜分不
輟而日與儒臣許善心宋濂王偉吳沉等陳說經史
文皇再造寰區銳心理道昧旦坐思昕夕聽納至秉燭
不倦而日與侍臣解縉黃淮胡廣楊榮等講大學諸書
夫是皆　二祖之學也　太祖諭　太子　諸王曰有
天下者當法天之剛健若怠惰侈肆政衰教弛欲長保

天位得乎又　諭侍臣曰朕　太子及　諸子必擇端
謹文學之臣兼　宮寮之職日與講說經史蓄養德性
庶可承天下國家之重　成祖命侍臣輯自古嘉言善
行爲書以授　皇太子又語　皇太孫曰前代帝王多
有長深宮狃安逸憒然經國之務而至于敝者汝將來
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凡天下之事小民之艱皆當
周知夫是皆　二祖之教也迺今日之際何如哉自
上靜攝以後深居習爲故常而朝講反爲異數視古之
聞聲稱聖似有甚焉自　元良建立以來講幄儒臣竝
設而一輟遂復數載視　上之端拱淵嘿若相肖焉夫

叔季之主猶知娛文史躬披閱以自為國家計豈　上
之明不及此必　上之自智者深而浸以成逸也叔季
之主亦知重師儒命論習以為其繼體計豈　上之慮
不及此必　上之用愛者切而過有所慎也蓋日惟觀
書而淩夷以滋誦閱有數而衰弱相仍豈謂口耳之足
恃第以無逸當學可也以逸而廢學不可言矣苑開博
望或啓倖門文成鬭雞或生隙漸豈謂宮寮之可忽第
以慎而教可也以不教為慎不可言矣　上第以四十
年來河清海晏金甌之完固無缺何必坐細旃而究典
墳不如晏息而以即安顧不曰滿招之損謙受之益乎

且　上即甚睿智豈能踰　二祖試思　二祖之所為
淬勵者何若當瞿然而自奮矣　上第以十餘年內左
丞右弼　青宮之牖啓既多何必屢賡廈而時誦習不
如慎重而姑已之顧不曰暴慮其寒傳懼其咻乎且
上即甚慈愛亦豈能踰　二祖試思　二祖之所以教
者何若當翻然而亟舉矣抑愚又有進焉　上法古不
如法　祖而法　祖不如　自法方　上嗣位之初入
事　聖母則有問安視膳之敬出御　大廷則有晨興
晏罷之勤至　禱南郊　躬大閱羣僚生色萬戶嚮風
不亦方駕成周而輝映　宗祖乎此　上之政在三十

載之前而可一朝復者也繼而　上日親政則嘗　召
輔臣面承　清對者再四舉矣進講之暇慨然不足于
貞觀君臣因　命儒臣分撰禮經講義以進矣不亦洞
心機務而鑑徹今古乎此　上之政在二十五載之前
而可一朝復者也乃　上之于　儲宮也　冊立前後
並　令出　閣與儒臣講論思有　宮中師孔孟
殿上集夔龍之聯維時輔臣以隆寒暫停為請　上傳
旨切責以為不可中外欣欣仰　諭教之懿頌　作述
之美不亦光昭史冊而炳燁千秋乎此又　上之政在
八載之前而可一朝復者也至丙午之　恩詔則　子

以及子而麟趾快覩于　重華　孫復生孫而燕喜倍
增于　長信　上所以篤孝事而隆奕葉之慶者不煌
煌可睹記乎今　元孫且七齡矣試以常理推之而入
小學見小節踐小義詔嬪之典繩愆之責飲食起居之
必慈又似不能一朝緩矣夫人臣匡救者難為啓而將
順者易為動　上法　祖猶欲按之方冊而、自法則
不過尋之方寸此其難易遲速之效何如而　上猶不
動念乎哉昔漢武帝之言曰使後世復效朕之所為不
為亾秦之續者幾希故輪臺一詔不勝自悔而天下頌
焉唐太宗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博曰願陛下

常如貞觀初則善矣二君皆英主也一能悔于末一思復其初猶不失乎康之治況　大聖人之作爲素超出尋常萬萬者儻能不自智而善用其智則無以自滿者自逸而一如初之勤學學即所以教也不徒愛而善用其愛則無以過慎者過處而一如初之諭教教亦寧有外于學乎哉　上不過俄頃之悔悟片念之轉移而近與　二祖比隆遠與成周爭烈爲　聖子　神孫樹無疆之業者端在是矣區區漢唐宋之主尚足云乎哉

藏書第五問　萬曆壬子廣西鄉試

問昔人有言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故家不藏書雖富猶貧也人不讀書雖見猶盲也書自秦火以前無論已自漢而後無不崇尚典籍而或時聚時散其多寡之數亦有可得而聞者與後世言富藏者必尊中祕而言廣讀者每遜然稱通有士庶之家縹緗難紀其目寒陋之士記誦莫測其涯者何與今天下異書稍稍出矣而藏者貴以至武以儒典而不及二氏之儲博雅人人艷矣而讀者頗號至武以名公而反讓巖居之腹此其依將安在與夫藏非止爲好事之藏也藏之而必副其藏之名讀又非止爲浮慕之讀也讀之而必稱其讀之實其指歸亦有可得而言者與大抵鄉往之風成于下而導引之機自于上今欲使家自爲藏而人自爲讀其積習慮難頓移也將何術之操而可與士向稱好古閑執事言必有欣然願解者願以其相質焉

夫書之于人其色不悅于目其聲不娛于耳其味不甘于口也今試有人入其室無長物視其架上稍有閑史與之語無俗談探其胸中微知古今有不愛且敬者乎而況于玉軸牙籤應接難周前言往行蓄識無涯者乎故書不可不藏也尤不可不讀也秦火以前尚已自挾書之禁除于漢景遺書之求廣于陳農劉歆著七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而經王莽之亂光武中興漸次收集雒陽之遷載一千餘兩而經董卓之亂魏晉采掇分爲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經五胡之亂元嘉而後迄于齊梁四部書目凡二萬三千一百二卷元帝收文德圖書凡七萬餘卷而經周師之亂煬帝增祕書

官刪定西京嘉則殿書二十七萬卷而經江都之亂[illegible]
觀初大購遺書抄錄異本玄宗又廣開書院兩都各聚
書四部次列經史子集而經安史之亂宋建隆三館有
書萬二千餘卷至大中祥符之間爲崇文總目慶曆初
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而經靖康之亂及夫胡元
禍烈秦焰矣此歷代書籍多寡之大畧也其或聚或散
若有司之然自古二酉之富不少石渠天祿也銳意收
羅則單素可爭雄于禁地故爲侯賛皇宣獻南宮無論
已他如南都歷陽之沈[illegible][illegible]山九江之陳李鄱陽荊楚
之吳田何遂廣致若此流覽之弘不必集賢祕史也雁

指涉獵則尺素可以勝于然藜故茂先景純摘微決涂
册論已他若休文之孤困柴桑之屢空少陵之遷播何
遂淹貫若此故書之藏不在人地矣大都物聚于所好
而積之以漸苟其緗素之耽僻于嗜慾則何求不得甚
或採探山川搜求塚墓即殘編斷簡不勝珍惜而藏烏
得不富書之讀不在優暇矣大都貧得于所近而廣之
以勤苟其邃古之慕過于饑渴則何處非學繼晷窮宵
刿心嘔血即傭賃耕牧不辭勞瘁而讀烏得不弘今天
下異書稍稍出矣而藏者甚少儒生本領卷握可盡曾
不如二氏之金函寶笈也該洽人人艷矣而讀者頗嬉

宗匠操觚猶煩檢閱曾不如巖穴之旁綜隱索也此其
故何居蓋天下聰敏之士無有不銳志功名者而天下
功名之途未有能跳越舉業者于是盈箱積案罔非剿
剿之餘口誦手披盡皆餖飣之具閒有索典墳于坊肆
寄敦悅于詩書必謂棄毀鎡基設陳彝鼎辟除粱肉餐
挹煙霞處高無濟競相姍笑及夫名通位得宿懷可展
而簿書鞅掌酬應倥傯精力減衰聽黃漸迫非無收貯
多方僅作遺經之遠計亦有把覽不釋無奈掩卷之健
忘士人通弊大率坐此篤而論之吾所謂藏者要以副
其藏之名而非好事之藏也嘗謂藏有五劫而水火之

患不與焉吾所謂讀者要以稱其讀之實而非浮慕之
讀也嘗謂讀有六難而記誦之苦不與焉何謂五劫錦
素裝潢將託盟于緗閣高齋陳列豈比甑丁丹青而或
手指不觸圭角稜然蠹蝕蛛封塵灰寸積名之冷劫甲
乙分行四庫之標題甚辨金形異管三品之記載懸殊
而或雅頌雜揉訓謨倒置汲書孔壁錯簡難明名之紊
劫顛末具在方稱尺璧之全句字少虧遂比河東之篋
而或卷帙飄零都無完好裀褥成之鼯鼠餅餌易于兒
童名之殘劫中郎無子餘業宜歸于仲宣子政好奇鴻
寶僅探于枕內而或品謝方平漫言丏與未見一觥之

傳言難久假之歸名之逋劫丹鉛在手僭據筆削之君
訛去取已明尚恐雌黃之未定而或信心塗抹滿紙漫
坊祇欲誇能于點竄不思貽笑于金根舛之譏何謂
六難六體雖云小學將形聲點畫之備存等韻容有乖
方正羽徵宮商之必辨儻其篆籀未通久襲偏傍之謬
翻切不講全乖子母之音則識字之難燕郢惑于傳說
終嘗口授之非帝虎辨于毫釐可缺名山之副儻其晉
史莫窺空詫渡河之三豕山經未諳終迷舞戚之刑天
則讎校之難九經諸史名家必有師承奧義微言頗資
豈容獨悟儻其條脫之名不復取徵于眞詁鄭人之稻

無從得證于瑯邪則質問之難忠臣孝子抱獨契于千
秋逸士畸人託知音于別調儻其是非無主觀見隨之
衆盲情事惘然影響傳之耳食則品隲之難神理既融
自可捐除乎糟粕兔魚已得何必復執乎筌蹄儻其咀
道味玄遜鼎羹于染指章尋句摘執片臠于侯鯖則會
悟之難疑事無成要在權之學術引經雖謬不妨取決
臨時儻其冒擬五車無取鉛刀之割名高武庫未聞弘
濟之規則有用之難夫藏之而不至落劫斯副其藏矣
讀之而不至苦難斯稱其讀矣而究之藏之設正以爲
讀之地藏而不讀若廩餘米粟空忍朝饑讀而無藏者
目具波斯隨方采獲與其不讀寧無藏哉茲欲使家自
爲藏而人自爲讀其趨向之風雖成于下而倡引之機
實操于上今時藝取士不能頓廢矣而楮木之災殆無
已極卒之胠篋可窺而再陳必厭以代羔鴈何益乎祇
以腐其肺腸而銷其壯日耳是坊刻之禁宜嚴也策論
兼收不勝巾笥矣而風簷之下視爲虛文甚至直寫舊
文而借資請客以求經濟可冀乎祇以成其苟簡而塞
其聰達耳是後場之録宜重也徵聘方聞曾形建白而
終難破格竊意記問之學別設一途并督之學使高等
則給之稟既序選則貢之成均將何人之不勸故郡邑

之耆宿不可不敎也庶常吉士可稱妙簡而尚局新貢
竊意宏博之科稍開其額略比之賢書合中外之秩而
采其聲譽多詞賦之目而覈其眞藏將何奇之不吐故
史館之延覽不可不擴也陰以鼓之而顯以招之與之
以共好之情而引之以必趨之勢海內人士有不靡然
更化返舉業之淺陋而歸之博雅之隆盛者哉是將使
惰者亦藏惰者亦讀也噫此特草茅之見耳縱覩中祕
而屬饜天廚唯執事者之引而進之

學校吏治　第四問　　　　萬曆士子四川鄉試

問記言之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皇臣曰庶官之理同歸而牧宰之用爲急蓋學校吏治關　國家隆替尚矣考西漢循吏傳有儒者三人皆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不知三人爲儒時當何操修迨爲循吏亦徒以經術文法雜治之抑尚有本之者與當時亦不聞上人用何道教養用何術銓簡綜察之也後世教養愈備而士習愈薄銓簡綜察愈繁而吏治愈墮竊何耶今無論士所自修與吏所自樹者矣若學舍講所以造士馭吏者夫造士馭吏豈有急於貌責督破迫調乎然貌之之彼之當有何蓋彼典適之論學校李嶠張知白之請外補亦可究言之耶或者謂　祖宗朝青衿希少人人好禮而重犯法今則迭徑百出輕進而輕退識者比於羊頭爛下部邑吏三載上考功往往以私訐中之一夫修怨令循吏無迹影於含沙也二者亦有關於士習吏治成敗否耶諸士抱英而來固儒者自命行且爲吏矣願爲我精切言之

今天下士習之壞已極而吏治之束於恒調亦太甚已夫士者朝聖夕賢左規右準固未字之閨媛也入有重帷之閉出有褂襴之結居有保母之護然後教以婉娩聽從教以織紝組紃教以籩豆菹醢其笄而適人用能承中饋之託章婦順之儀以大樹宜家之範而豈但無貽父母罹耶藉令教之弗具閑之無素舍幽靜而談刺繡笑深藏而工倚門瞼袂躡屣目挑心招則國人親黨必姍且賤之中士所弗妻況貞夫乎乃今士習何如也下帷講肄借壁光而尾鑠鋤金者豈曰無之乃競進希榮之徒多而恬靜自好之士少市井無賴之風盛而羞

恥奮悟之念微黠者以敝帚爲羔鴈以闚瞰爲網罟謬託於藥籠桃李之列有司賞其春華忘其鼠璞使其倚借以漁小民關說以塡谿壑桃李未成而能斷已徧登矣次者以出入公庭爲本業以把持薄尉爲固然稍不意得鼓譟成羣動曰公忿甚而虜辱薦紳詬汙郡縣當事者至莫可控制最下者以日暮途窮之景爲倒行逆施之舉昏不辨蠅頭而屬饜未已手已作秋蚓而徵逐不休鄉飲沫富民之霑濡節孝邀巨室之升斗居閒兩造濡首胥徒蓋士習之壞極矣吏者佩虎符以臨長一郡或綰墨綬以出宰百里朝與一意念夕成解澤夕布一章令朝成風俗蓋不啻家人父子之親几席呼吸之相徹也然世稱循吏之績者何也則遠近勞逸之心奪其家人父子之心內外趨避之念不勝其几席呼吸之念故有磽壞於此必善擇其穡夫墾之俾糞溉有加焉念倍於良田也有羸馬於此必善擇其牧人飼之俾芻豆有加焉念倍於上駟也亦惟是程其收入之多寡齒數之繁耗而勸懲焉蓋爲吾田計不得不苦其穡夫爲吾馬計不得不苦其牧人惟恃有考成餼廩以馴之必不使自擇膏腴孳息者以私便其身圖也乃今馭吏之法亦有少謬不然者爲人擇官未必爲官而精擇人爲

格滯才未必爲才而少融於格一內外也而炎凉難易之念曹分無論舉秩即諸曹含香之署外望之若九霄其幾而入之若登九衢其推而出之若墜九淵彼執掌於屏塵期會之煩瑣屑於簿書錢穀之役者無所勞逸什伯崇庳亦什伯矣一外除也而遠近甘苦之念皆分其爲通都大邑顯名厚實之所聚耶無不以昇制科之筮仕者其爲區脫荒落狐貍之所皋蠻夷之所雜處耶無不以昇鄉舉歲薦之須次者故校制科於郡邑避徼窮海之缺晨星也滇雲貴竹之缺足音也夫選用賢良固欲其安之耶奈何盡使其頭顱種種者踉蹌於區脫

荒落問日夕視崦嵫而擲尫注而遠方不得蒙尺寸之澤此何爲也故曰馭吏之束於恒調者此耳今欲抗士習莫若重德行今所謂德行固博士之所責有司之爲徇也歲時學使者責之有司有司責之博士博士錄其素所愛憎者而臧否之其身負塗而工於雕蟲者當事者已有戒心弗能行也其束載甲而強有力善持人短長者有司弗敢問弗能行也其佩芸紛澁淪抑於蓽門圭竇者博士先生不識誰何即有舉者且唾弃之弗能行也生以爲旣盡題其[illegible]甲乙之亦宜詳徵其行而揚斥之而仍責之有司約[illegible]勿視爲芻狗其評隲之

當否而異日有司之評隲即寓焉而仍責之博士約曰而勿視爲鼎實其妍媸之當否而當日博士之妍媸即行焉學使者又隨時體察參伍而綜覈之其一節自好者畺旌之其一時詿誤者薄創而令省改之有大奸惡務芟薙焉雖摘藻如春華不以百足而少留其餘焰必褫其鞶帶甚則徵其銅矢非過也其高世大賢眞足儀俗而砭頑者文即庸無當必揚顯之或予之廩或超之貢甚則聞之中丞直指臺遶之宗伯得如古之辟召者間一行之以風厲學徒尤非過也然其道又莫如重師儒世未有表曲而景之直者未有陶方而器之圓者彼

龍鍾闒茸者即不能一切掃除亦宜汰其最不肖者斥者而用其強志有精力者妙簡其孝廉而什五布之或時簡其制科而什一布之寧惟其人勿備其官寧虛論其最勿依違其罰使其師徒朝有講夕有貫相與濯磨而顧化焉庶有濟乎宋臣葉適曰本朝建學及秦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恥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大學遂爲姑息之地今宜變其故習擇當世大儒久於其職相與爲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家者朝廷官使之爲無難矣嗟乎此非今

日之通務乎今欲破恒調莫若酌遠近近者通都大邑所稱難治也賦稅絲紛耶嚴之已耳訟獄繁與耶折之已耳豪右扞綱而奸胥骫法耶吾持三尺按治之慮無不俯首而帖伏耳而遠方遐陬之難有數倍於此者地僻法疎其佐領與左右狸鼠習而漁其民不啻杌上肉几上皮日望一賢長吏如農夫之望歲也則撫循之難其地介於民夷憑其峒窟之險出没嘯聚為道路梗則消弭之難邊鄙窮荒烽煙時警狼子野心畀其向背之態以嘗我則彈壓之難當是時使一老文學左支右撐立見其罷鼠窮耳有甘冒罪而脂車理篋旦夕聽罷去

耳何益乎謂宜定其銓格著為令某省若而郡應推制科吏若而人某郡若而縣應銓制科士若而人酌其道理之遠近風氣之寒燠而畀之務使其數常盈於額令人有安於其土之心勿縮於額令人有厭棄而規避之心至於績優勞最不難以殊擢■之則人樂於有殊擢又有以見眞才雖勞苦且忘之矣然其道又莫如均內外蓋今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甫離公車即厭有司而希京秩臺省吏稍推擇為監司必且書空稱怪而方面之望清卿若蹇之於楹也雖浸假而三事九列靡不同歸然日月之淹速不知幾何矣途徑之險易又不知幾何矣今所稱華選者僅行取一途乃什拔而或得一人百請而不得一報又何以使彼二三才士甘心於遐逖荒落之區耶則亦宜參酌內外而時通融之無使以郡縣為陸沉外吏為懼府可也唐臣李嶠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寮於是韋嗣立楊再思等皆以本官檢校刺史至宋張知白復述嶠言以為臣雖不肖願繼前修唐年非遙故事仍在嗟乎內外遠近之偏輕重自唐宋已然可概也愚生又聞之長老成弘時儒者有畀

試棘圍不第終身不掛一諸生冠彼且視弟子員若贅旒然故人人守禮而重犯法今陽翟子目不辯玄黃輒儼然青衿垂帶以耀閭里不知歲免縣官稅若而緡矣當事者任受德不任受怨量沙而進之數米而退之長此安窮乎有司三載上考功總察之以撫按辯證之以藩臬長時參以賢縉紳之公議亦足佐黜陟矣而奸人私訐往往窺戶而暗投匿名而假手行之如剸刲刃得之如獲拱璧致亾命可以嚇官司豪橫可以修睚眦長奸宄反噬之習夙循吏任事之心雖識者時條議而公禁之未盡止也愚謂此二端關士習吏治不淺而　朝

堂之上當有遠圖未敢深置喙矣昔史稱江都正誼明道之言幾於王道矣公孫子曲學阿世卑卑不足道兒寬推情與下不求名聲以負課當免感其民至輸租繈屬不絕亦其次也當時不聞所以造士馭吏者何法然以醇儒而爲循吏寥寥若此今世而有仲舒其人乎愚雖爲之執鞭可也

治播　第五問　萬曆壬子四川鄉試

問自楊氏入播播非中國有久矣嚮者逆酋不道諸邑孝揚　明命整飭羣情用能淨掃蠻煙重開炎徼永賴西南矣說者謂革中國之藏從四方之兵吏爲郡縣未孚郡縣之利而先蔽中國以給之然則剏業開疆非與聲罰擬雖守成易何湯平不踰時而守之十年成效未臻也或曰王仁必世革故鼎新效夫可且久計將革俗乎抑因其俗乎移風易尚師鄰近功彝士祿官竟靡長策今我彌我理條若飭將安出與其不敢臨員之廣而損莊正之賦疲全省之民明矣何術而使任土作貢使自給與或餘官其地者不安其位則鼓舞之在　廟堂矣又謂環播諸上司叛制得宜則外安而內寧其說迂與抑豎覆而愛與多　上產于蜀徽系之謀必有求算執事者探而聞之　上見諸施行則服官之光已福利浹桑梓矣尒殫嘉謨無諱無隱

執事策三巴士謂輿圖既闢而生聚未庶善後咸具而經畫未周詎惟膏澤新造冠冕夷俗我蜀億兆氓隸尚亦有利焉聞之善救者不必善守用華者莫若用因夫聲教遐阻文德弗來封豕長蛇狡焉負固乃萃文武爰及干戈承　一人之雷震合四海以霆擊於時意氣方新人情戒勵鼓舞先登之賞憂皇後至之誅峭崖絕塹不啻從枕席度師此如秋颷之卷枯籜而彼則零露之際朝陽故開剏易也力合而時輔也迨夫獲醜行誅衆解於嚴孤寡瘡痍民亦勞止蓋多脅從亾命之儕又萃招徠烏合之徒下焉者無習服之素而蒙湛恩穢澤之思上焉者當誠信未孚而切獸駭烏驚之慮且委任不

如臨敵之假以便宜而功効不若薙伐之顯有成績況
復官思弛擔吏欲舞文袪風習之已難作新民之不易
守之難於創也人情懈而官遞遷歲月久而功化疎也
且非常之原難於慮始其誰厭故土而安新遷者棄戍
業而樂誅茅披棘者夷俗之悍甥縱誕不以為適而便
漢法者是故矯之則怨撫之則馴華貌與其潔新而華
心俟之遲久此徼第山陵川澤天地為因即殷夷桀暴
周承商鼎以因為華宜民而祚永也播之為州南極牂
牁西連僰道漢唐相沿故為郡邑版圖隸在職方而租
貢輸之公帑唐乾符間陷於南詔楊端竊據八百餘年

但廩正朔頃應龍稔惡煽禍逆我顏行　天子討而平
之郡縣其地還漢唐之故也府州各二為縣者八半隸
於蜀半隸於黔昭承轄而均物力也衆建文武鳩兵助
餉建學明倫宣文教而綏夷服也今已佅僸言語左衽
冠裳胥獨風慕義雅與從善之願已惟是底定後垂十
餘年繕城築垣設置官署圪戍一勞永逸之費不具論
其留兵防守則歲費官胥祿糧歲費師儒餼廩以及代
耕則歲費夫有土有人有財有用治之經也今其土則
不食其所樹人未足備任使而財用顧他取之滇楚巴
黔歲濟如額經始宜爾為繼實難君子不以養人者害

人殫三省以奉一隅紓目前而患永久則肇闢新疆乃
驛騷乎舊壤而綏寧擕畔顧疲勞乎故民毋乃非人情
之平而事不可久乎執事求所以奠新土而紓額賦者
幸甚愚生謬謂設奇以制者塹師心而作者乖立法以
防者敝紛更從事者舛善守者亦惟善因之而已矣一
曰因地之利地有剛柔高下燥濕肥磽不齊而無弗毛
者土各有宜樹人各有習服江干之蘆不可以易吳越
之桑薊北之棗栗不可以易江南之稻惟是任土而嚴
課之遊冶有禁授土而弗植者有禁佩戈綖釋襏襫有
禁庶幾地無遺利乎楊曾雄長一方經費所從不任土

而安辦耶一曰因俗之宜夷魑魅之與族猰貐之與隣
甚不便漢法可與之理亂繩而不可以束濕薪誘掖之
不嫌朝四暮三而約束之不厭五申三令不然木之初
生蘖及萌芽則生意萎然消久放之豚又從而招將野
性悍然而起是故其與華人訟也必悉其情其與夷族
角也但平其怒迎送期會有不如法者以金錢几杖之
法行之非怯也以全吾體使上下相恬不至有不堪而
潰決之患而已得矣二曰因人之情夫欲富欲逸欲壽
人情乎夷即非我族類情亦不甚相遠脫之干戈而衽
席之出之塗炭而安全之厲其乏困恤其疲勞而休息

之誕敷之文教而振育之則法令一而民安服習久而
民忘誨迪深而民化羅睢獸崎之窟徵福於太平之世
而椎結袒跣之陋一旦劃爲文明播之俊彥他日足備
國家徵辟之選則樹人之效也今學校非不具作之
師者果勸誘有方乎咿吾弦誦不輟於耳乎以曾之禁
錮文字冠儺儒生又新遭大兵腥風鼓扇夜濯惟艱司
教者毋乃實有所闕略與郡縣長吏下迨佐領初擇而
使之不問資格久任之與以殊遷善矣亡何多謝病去
而事不終代之者能不以遐荒萌倦斁乎人與地習乎
變夷之志與變夷之術人有之乎夫炎徼荒涼去天萬

里官其土者自非大賢常邑邑不滿以其官爲雞肋而
以其地爲石田是在地方大吏與衡銓者加之意焉優
其官所以福其民也夫息武修文本聖王長治之上理
而觀兵耀德尤盛世系土之深謀平播至今已卒十年
之安而未預百年之慮故嘵嘵及之而愚生之憂不但
已也播故土司也環播而處者盡土司也壤相接耕牧
相聞期會相屬官師相臨長必有事焉長吏之瀾達者
謂夷性犬羊第宜禽獸畜之不比爲人而不知此在北
狄西羌則可土司業已世受我戎索比於冠帶之羣一
有爭鬩閧關林池之殃且及漢土豈宜閉關謝之也者

其拘攣者則改之一切以文法從事牽制之刻核無已令
其以鬱鬱無聊之心激成決裂不可知之禍抑亦過甚
愚謂土司者其俗在乎夷漢之閒而我所以處之者其
法宜居於寬嚴之際彼父子兄弟儕友閒不若於訓姑
順其俗無便繩以三尺尊其慓狠矜兵必伸吾法無務以
姑息縱敷用則長驕徵調必不得已而用可已則罷積
怨則成憤逮治必不得已而行可宥則置徵調矣必察
其勞而償其功不然不足以抑服其心而傲益長逮治
矣大者道府面訊亟決次亦委之刑官及州縣之長亟
爲裁斷若武弁下吏不可使也恐其驚貨株連府辜功

也猾胥奸民逋逃而爲謀主宜亟繩也恐其漏洩變幻
長戎心也豪家貴游爲居間者當杜絕也恐牽制交關
愈生得失也抑又聞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以今西南之事在土司常病之乎好而在漢人常
病之乎忘諸司大者地方千里控弦數萬性獷捷輕死
嗜殺上下巖壁如馳而我郡邑伍籍半虛枕戈者僅同
兒戲無事則養軍有事則調發軍與民爲二兵與軍民
爲三卒有急不得不倚辦土司衷心叵測大者合韓魏
之交次且觀鷸蚌之勢最下亦含狐兎之悲異日者播
州事起而若輩之情形見矣當此新造之始選材官揄

良家子拔超乘士挺鈹揮鋒提鼓揮桴而時簡閱又復其軍屯十年生聚十年教養以春秋耀吾軍士卯作夜郎諸部落且悚久寘首罔敢越志而后撫之羈縻之因其俗不盡用吾法而治之以不治蘇子瞻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夫不以中國之治治土司而以不欲速之治治新邑之播將全蜀賴之矣所謂因而守之者也

第五問　萬曆壬子雲南鄉試

問滇南舊隷徼外所稱四戰之國歷占患兵不聞冉寘之役疑也或恃其故日有邊事邊臣之論或則致寇田定無俞疆場之言或有其職今之邊事然敗否耶迺兜鍪家所以口非戰勝則攻取耳所恃攻戰之具何以以衆耳語之以有余無戰城守不攻顛謂非策豈貴不秘法不在人間耶而師克在和不在衆衆亦何可待也抑多則致少則勝如永叔減兵之議獨不宜於今歟然而攻戰之不利多也博引載籍可為覼縷也知此則知守矣法曰攻不足者守有餘爾滇近事之失矣翅攻並守亦不足其弊安在謂是不足者兵耶增可耳非然者其增之以彈饟也且按屯籍而數軍實載在制額又布在衛樂者軍六萬而無兵屯百萬而無饟弊又安在爾滇士蓋難言之顧爾滇異代事亦不可提論乎則有率戶二百取一得南燕十一軍而二邊寖懼者有以天威平定圖郡用其渠率而財賦足給軍國者此夫兵取諸民粟取諸野守備之策可概見矣而或以失信為嫌或以應變為短果確論數役擒取夜郎以祇覺翁指結如南詔以治寇三州至今艷稱其功為西南最又何說也夫柔遠者思守將為干城撫民者思循吏為保障斯固常談耳而虞廷之難任人也豈馭夷無它策耶爾多士生長西陲飫聞往事當有不假戰攻不憂兵食而操之為本計者願與商之

于嗟乎滇之苦兵也亦夠矣滇所不足非兵也滇之失策亦不在兵疇昔固吾圉而疇以與戎凡我滇人具有耳目口也鬬來而濟師寇去而留守守可耳濟師以守守不加完而多費精滇於是乎不苦兵苦增兵矣夫兵不祥之器器不能殺人殺人者人也遂執人而呼之曰兵是亦不祥之人而已矣衆聚不祥之人而多費精甚無謂也且軍志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守則有餘又焉用

衆此一語足以蔽滇事迺兜鍪家狃喜兵熟爲虛喝曰有巢氏之剃林木也右攻戰也囊瓦城郢尹戍所以剌守也虞虧氏之畫師也貴衆也溥杜犖石馬服所以病寡也是又惡知師義而亦豈眞能爲攻戰哉聖人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能爲城守者眞能爲攻戰者也而荀況知之蒲騷之役莫敖濟師迺師克在和不在衆是謂丈人之師師之義也而鬭廉知之然則衆寡之差數攻守之成形亦必有分矣生請爲執事旁引旅摭縱橫析之而徐及滇事可乎彼戊子之事必死六千甲子之事簡車三百匹論已若夫秦失佗於項項遺佗於漢亦豈

戰之罪哉至淝水之戰以龍驤六十萬潰於東晉之八萬赤壁之戰以水軍八十萬火於東吳之三萬而他日以三十萬見蹙於布者還出其二萬以蹙紹曷故哉豈非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耶子玉而下如括如翰兵逾多敗逾毒復何逕然而多多益辦必稱淮陰六十萬勝楚又得一王翦多而勝者不迺間有之乎曰戰故也戰故巧拙猶有幸焉若夫攻勿復言多矣王尋不以百萬之衆攻昆陽乎有其犇之而隊命僨軍踣及其國猶可諉也曰不善將也光武悉漢將之良以攻天水兵多而善將何復比也則猶可諉曰攻堅也以李郭爲將以六

十萬爲兵以魚史之瑕爲敵而攻之而亦不免於北邙之衂耶則猶可諉曰監軍爲制也隋之煬帝唐之太宗聚天下於遼兵無復加矣敵亦非勍也又天子自將待邊無誰制之而煬之攻平壤也浪死歌若不聞也撫夷論若不省也空中國以出空九軍以入固也唯是太宗取天下可以百全何有於安市一夷帥而辱駐蹕以攻之而不下尋亦自解此其故可得而言矣自有兵制以來攻爲下策而攻夷是又其下也故曰聖王馭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不就攻伐使曲在彼而已昔在文武采薇以下治外於是有出車以勞卒杕杜以勞

衆而先儒亦稱其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是得馭夷之道幽之亡國恤也四夷交侵師旅繁興苕華閔時草黃愁役雅降而風王退而國曾春秋進而張天子之權以謹華夷之辨是故王師而敵茅戎也書敗績凡以戒萬世人君之勤遠略者齊人而伐山戎也書獻捷凡以抑萬世人臣之饕邊功者敗也捷也兩者皆譏則亦何策而可曰夫固言之矣守也自古馭夷無上策守得中策焉而守之策於南夷爲要南夷首見於經曰苗苗之弗卽工也竄之宅之刑之征之而猶弗格卒所以格之者文德之誕敷而所繇善其後又不過分北之分北之

意毋亦是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愼守而巳夫以舜爲[illegible]以益贊禹會無如有苗何則亦如舜禹益而可矣今自巴蜀以東暨我滇南數千里溪峒山箐之中夷產最夥而苗蠻故在也且我滇夷自漢唐而後守令治其人會長安其封土流竝設夷漢不辨如左右手儻亦分北之意耶黑水而內以分爨焉黑水而外以分僰焉夫僰則鞭餘之馬腹耳其君長以百數樹惇而守終純固抄盜非其本謀諸附境內爲㲈脫者畛畔相入蹄輪相錯鱗介而冠裳氊裘而章紱旣強半爲食豔之鵕華響於華以長子孫於華而獷桀趫敏喜人怒獸之性不華也又

習與華人相狃小有際會輒出其豨突千百成羣以恣椎埋急之則魚散鹿鋌而雉兎逃甚則外煽諸酋大驅內訌而我猝不知所以辦之非若三方之夷我以一面臨邊外夷而中王土其侵有處來有期猶易備也故曰守之策南夷爲要而范祖禹亦曰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其所縷指甚辨至謂南詔之師一由邊臣貪利邀功自我致寇繄豈虛語哉試舉而實之乾陀之蛭螭也鮮于之卞躁也鳳會構患之嚆矢也彼野食鼯鼠餔殘僰僮其毋乃以兵爲戲而詩人猶飾爲之頌夫誰知太和誘陷隻輪不返數十萬之骨白彝青鏡爲剑也

策勳之地乎天寶遺事率是類也亂是而逢蠻有[illegible]受其螫惟我　聖祖混一區宇久歷戎行越十有四禩而我滇初定亦惟元孽段會是召後至之誅服之不易故區畫爲勞訖今而仰誦　勑諭之文一則曰出奇制勝一則曰乘機進取而三將軍卒奉　廟筭爲之批亢擣虛計不旋踵所以督攻戰者何亟也生以爲開創之計必出於此及他日垂諸　訓誥之辭曰禦侮於承平其事密其機隱曰諸夷不自揣量來犯我邊則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大哉　王言所以嚴守備者又何愼也生以爲守成之計必出於此

以此爲坊猶有勤麓川之師爲天寶之續者噫功耶舉耶生亦何敢知顧念任發小邏狂䬕之捷逆我顏行廷議且爲耕守計耳而靖遠獨主閫振之謀耗竭東南徒以博沇涉棲陸之瑋寶而戎首逋誅卒不可問未知濫賞見劾靖遠何置對也攻手足之疥瘙縕胷背之瘭疽輕病重藥詒害遠矣至　今皇帝御極之初我滇東西多故我是以有鍥索之征有猲獠之征有蕎甸之征亾幾何而岳罕跳梁誘豜深入蠻莫內侮鱗及三宣我則有麓川之捷歸我侵地取彼戎索惟我之所更置之迺疏爵未畢而緬巳顛齡薄我西偏矣於是遮西之[illegible]

議者不無遺嘗說在乎一牛而易五羊也一牛之失愿之不言五羊之獲指爲勞績於戲此虛張殺獲所以議西討而賊已尋盡所以議南征乎頃者幺麼如鳳克激發昆州爲有疆場之言而我滇實用麋沸危失之佹得之攻不成其攻而守不成其守也於戲於今而事歸朝堂矣生又何敢知無已請原始事以誡後轍蓋羅婺部自商勝歸義所不劾滅而俾世守者無寧茲英去弄積三世耳輒不自保姓兆異謀爲我守土者瞿也而文銓復爲之交構罽木密鎩楊林所在夾剽致煩大司馬之徵發而刦印圖襲又見告矣　肅皇帝時此虜固若

是狡也惟祖惟曆乍伏乍驕然而兩中丞先後底定刋削之唯命薙獮之亦唯命未大失也若猶是刦如挈歸如乞委甯璧而取導節則守不假器之謂何所失獨城守而已哉噫此往事無多談雖然後則視今今亦視昔得失之林具在史籍不甚相越也請終舉往事而守滇之策既備矣於是得一策於文饒彼其秉鉞西南完殘奮怯諸所矯剔非一一舉而廢遺婷耄者什三四得百金之士曰南燕者什一軍不頓一戟不勞一卒而南詔所略四千俘及蕃䰠所陷之故地一朝俱返者雄邊子弟奪其魄也我滇今日之武備何如哉嘗試討軍實而

撰車徒所分布衛禦如奉鶏者什三而守什七而屯萬在　令甲初不下六萬許此軍額也歲積弊生日漸消乏約其籍尚以萬計耳誠得此萬人而算之何遽不足迺萬人軍會不得千人用千人食會不得百人算而後知伍符所隷皆不辨鵝鸛何形軀劉何義金之不止鼓之不進者也夫且議增兵乎則　國初簽補之例難可復而漢人召募之法不得不行顧養募兵者資奉如驕子姑息如倩人張頤待飲稍不給輒作吾亦逝去之想脫巾起而譟何矣騰陽之嗟滇監不遠夫且議銷兵乎銷之必且散羣壞植以幸一決之爲快迺丹冥之烽不

時舉舉則伍符所隷𦤎簿耳木偶耳既無能緩急我而白徒之衆復四召而集而彼且有挾以稱驕我如近所增置武尋諸路兵又不啻以千計矣平日之所養已非今日之所用有如萬分一而他日所用又非今日之所養且柰何生以爲兵與農分猶可言也軍與兵分不可言也則曷使兵無餉重軍無餉輕以寬之之法爲減以乘之之法爲增如是者微獨去稱驕併去其婷耄而列屯坐食之算固可以百金使矣此善用兵者能以少爲多而歐陽氏少則勝之說倬有遠識也不然如文饒之策率戸二百取一民猶可算矣又何軍之不可兵哉嘗

可兵則兵亦可農於是得一策於孔明孔明初至滇洶平四郡戍其地卽用其地之人戰其野卽食其野之粟無客兵之擾無饟輓之勞而軍國以饒者戰馬耕牛一因其所自出也故漢制屯田以兵法差近古　國朝因之使兵自爲食不以煩民雖農不盡兵而兵盡農也緊惟西平宣晦我土而南東之亾慮百萬以百萬屯給六萬衆謂之曰不贍計必石田而後可而況今日者食指不滿萬乎豈六萬衆既次第歸烏有卽百萬屯亦當爲亾是公耶嘻滄桑未改地非縮也不此之問而饟是憂生之所不解也嘗試酌行之而我滇必且有餘兵必且

有餘饟饟足兵足守之術也而守有輔焉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夫闞將難守將倍難故又曰守邊者以精神折衝如以攻戰而已則歷古西南功必最陳韋遡陳祥炯督過一夜郎從吏數十輩擅出而詭誅之而卒以招翁指之迫脅彼詐殺鉤町以愁擾諸夷又誰爲之倆也韋之通石門也寔使南詔爲文降雖傾資結好幸俘五王以報然而文降耳稍示以元頳之疊而三州被蹂蕩矣又誰啓之戎也此正書獻捷之意也則亦安所得守將而與歸乎其孔明乎文饒乎以彼禽而縱縱而禽知擣蛟弄蛹時露奇變而亦詐猶爲㟲之之辭曰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孰知孔明之意直欲以夷守夷服之以威不用變乎守在四夷當如是矣若夫維州舊爲唐有奪吾有而要我盟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而涑水持小信反以牛黨挾笮之言爲是孰知文饒之意直欲以華守華使彼自叛不相侵擾乎設險守國當如是矣是之謂守之輔而守有王焉在吏不在將偉哉蘇洵氏之議也謂天下之勢遠近如一而近未若遠之可憂之深迺朝廷稍有優異者不復官之於遠至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而先臣亦曰處遠方得一良守令如得勝兵數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數十萬人嗟

乎議邊之要畧盡於斯矣抑聞之弘治間　上命撫臣旅滇山及考文武官罷黜者至于百餘人是何不肖吏之多也蓋守長不法肆爲誅求誰昔而然匪今伊始此紀滇乘者自萬歲知古而下不諱殫述之而一金不取如毘斬姦吏九十人如喬至今以爲美談是皆前事之明鑑也我滇此一時受事大夫所不啻勝兵數十萬者幸有其人而我西南寔始有寧宇在昔虞舜之馭南蠻也而難任人今日者且有任人乎哉無任人乎哉雖然六經之治貴未亂兵家之勝貴未戰善守者敵不知所攻而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以待之待之此其時矣

曷不聞交阯之謫乎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蓋守吏著
斯之急也而又不聞益州之諺乎曰虜來尚可尹來殺
我蓋守將若斯之重也而又不聞蘭倉之歌乎曰歷博
南越蘭津度蘭倉爲它人嗟乎此又大政之失非將吏
所得爲也意執事所籌本計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策 第一問　　萬曆壬子貴州鄉試

問堯舜之聖同歟異歟商周之治孰是孰非下及漢
宋孰得孰失周衆厚德宋亦有之何國而弱何失
而卑道殊門列具曰予聖議論紛紛具曰予正何
無匡爲而靡商漢是競堯之奮舜致事安以舜無
爲也何紛紛然舉十六相去四凶以治令天皆春
歲將成耶怡怡涵涵收將清時高明沉潛與時曷
克水懊火猛其究曷云烏俾熊經鳥勿皆得其于
何陳古何物崔寔何論綜何居赫矣　皇祖駕軼
三五列聖纘承有煕有武今　上繼之其容如
天堯耶舜耶致體安先仁爲寬德義禮智嚴何齊
而全何委而偏貪芹之獻將毋可言

治天下莫患乎驁於容以爲量而喜於量以爲名夫所
謂容者非可以名驁也其投之也有所不安則其受之
也不盡其處之也不得其分則其投之也不安相涸則

必悖於容之中相觸則必競於容之雜相礙則必排於
容之外而相委相彌則必徼倖其無動於容之大令庶
事咸墮而賢知愚不肖俱盡者此皆喜於容之名而不
求其實者也天可以陽和糜凍沍而不糜也可以長養
糜摧折而不糜也摧之區其材凍之堅其質不則萬物
不生歲功不成而天地反疑於不仁故義者仁之辨也
禮者仁之節也知者仁之幹也佐之以義證知之嚴而
後有以成仁之容普仁之惠然則古之仁天下者豈敎
敎瞶瞶以自免於刻覈而相於無可爲者哉姦夫黠民
願托於無分別之中以自藏老生宿腐樂引厚推淳而

不知其解雖有剛健英武大有爲之君亦或牽於習[illegible]
昵於人情寧爲彼弗爲此而不悟其弊亦既見於天下
矣世莫不曰周之德溢於商宋之治厚於漢胡不審於
治亂之實也周自宣王而上治僅三百餘年耳其中已
不免水濵之侮下堂之褻遠或不享詩且作刺矣平王
以後信不徵於鄭禮不禁於魯威不行於大夫而權不
足奔走乎士與人以原陽樊之田而令不能順於民取
平於諸侯之大夫而政不能及於訟然則前之所謂盛
統者亾其半者也而後之所謂過曆者虛其全者也是
豈復有君天下之實哉宋之世其號爲正人君子無不

煩聒凌誶者而不能問也其小人無不誣罔橫恣者而
不能問也其夷狄無時不凌躒蹈籍要挾震讋者而不
敢問也名可替體可褻位可詬垢可忍無事以博長厚
之名而有事則苟且一時之安以爲幸自古及今有弱
於周而卑於宋者乎而以爲愈於商漢何也天下之強
弱比於人安則飲食起處也危則病也尫羸痿痺之人
亦有久延而不死者矣然極其盛必無豪飲大嚼馳騁
遊嬉一日之快而至於困頓奄息亦必不得同於解脫
去毒且飲且劇之烈而且取其綿若一絲未絕者誇之
以爲涵養斯已過矣商漢則不然罰先而必法厲而誅

權操而斷其君子競於實其小人競於力政事深切故
浮游之患不生聯絡精嚴故弛解之釁不作精神挺勁
故乘侮之病不受周反商者也即欲不弱不得也宋反
漢者也即欲不卑不得也夫尊賢親親而太公知其寖
弱周公亦曰後世其北面於齊乎嗟乎魯公竊比其造
周者以造魯而二公儻類證其憂魯者以憂周將毋亦
侮其惠褻而威不振而況於宋乎故堯舜之聖世未有
可軒輊之者也而愚以爲可法舜不可法堯堯之治主
於容舜之治主於斷法舜不得不失爲英君法堯不得
而可憾多矣何以明其然也洪水未平亦既亟矣需人

亦既甚矣而十六相堯弗舉也共驩比周亦既咈矣而
堯弗去也鯀績用弗成亦既久矣三苗負固不服亦既
梗矣而未聞堯亟之誅之也舜一旦而舉之放之亟之
殺之而不疑世濟之美如茅斯拔世濟之凶如距斯脫
而後百穀用成乂用明家用平康自非然者關汝何極
焉夫大聖人之作用不可以臆也或堯之終能舉十六
相去四凶也未可知但其御斷於歲月依違於人言異
生無識不測其裏覩其表不竟其未然執其已然不幾
如郭父老所以復桓者乎孔子稱舜無爲謂其恭已也
恭者敬修之實何爲如之其稱堯曰蕩蕩而史臣亦曰

不知天下治與不治噫此聖人之弘也然亦稍玄矣如
徒慕蕩蕩之高忽敬修之實與之爲無爲爲不知世之
渾沌何日之有崔賓有言熊經鳥伸呼吸吐納雖延歷
之術非傷寒之理子產亦謂水懦民狎卒多死焉火烈
民畏是以鮮死夫惟昌言仲長統賞此政論而不有萑
苻取人孰來子太叔之悔哉周似堯者也宋法周而愈
失者也其呼吸無救於傷寒商似舜者也漢法商而未
遠者也故國紀不狎於懦水由此言之治亂之機決矣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　成祖文皇帝重光
靖難治定功成越百代所未有令後世爲可繼欲求其

一息之逸一事之弛一人之縱一毫之假而不可得是
以　朝廷肅法百官總已令出如汗威行若雷内充外
寧兵強庚實　二祖皆以嚴致之非以寬治平也　二
祖豈不知肅肅似於厲世煦煦可以取名以爲小不忍
之必亂大故弗爲也　列聖承之雖剛柔吐茹亦各隨
時補救至於善政妙術孰不以嚴涇渭而清郎或微瘢
小瑕孰不以弛綱維而失乎我　皇上德量之弘亭育
三五　内蘊神明　外韜玄默羣投羣　受莫測其際
有儕伍所不堪而　至尊不怒有世主所必發而　神
聖湛然有旦夕需之若不及而　度能置之有忠智焦

心之士相與過計以爲如之何如之何而　靜能鎮之
有　辨而不以疏能　爲而不以見有　操柄而不以
示可謂邃養厚涵之極矣雖然愚猶恐其似堯而不似
舜也大治與小治異爲天下與爲家異百忍而後濟者
治家之德也惟斷乃成治天下之道也今衆言盈庭而
莫之斷也賢者賢其賢而不肖其不肖者賢其不
肖而不肖其賢而莫之斷也事之機者與夫勢之已至
者間不容髮而莫之斷也有功德而待揚者愆尤而必
罰者了然於天下而莫之斷也其所以不斷者何也則
德厚而心疑故也疑於人也羣臣無可倚之人矣而

姑聽其留去以爲厚也疑於事也天下無應爲之事矣
而姑循其格例而姑置之以爲厚也疑於言也耳無可
入之言矣而與之存而不論以爲厚也其爲厚也尤妨
乃有名心歟自非然者自神其術以爲莫測之用耶夫
天下之伎倆未有盡矣此非可以不見不鬪爲無窮也
　出片言以決之而是非判是非判而賢不肖定賢不
肖定而行能見行能見則功罪分功罪分則賞罰覈賞
罰覈則勸懲立而天下平是在　出片言以決之而已
於容德何害哉其爲地平天成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内
平外成之世惟上其爲比周滔天汩陳五行之世惟上

豈惟將損於平成也究必至於似周之弊而合宋之垢將焉擇而取之哉今夫忍人之所不能忍天下之至難也劃然而剖分人情所至易也　皇帝神聖既已能其難而獨謂不能其易亦何歟人主之道曰乾道乾有七德剛健中正純粹精皆自其剛健究言之耳應德而合弘則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而豈至尊之德乎聞古人之格君曰舍正心誠意無可言者愚以爲心莫正於政舉意莫誠於外刑故不敢舍事事之實而深求其不可知者以爲獻也執事幸以爲然否

任權第一問　萬曆癸丑會試

問帝王之道莫要於用人用人則與之以權權者上之所藉不欲假人者也故英主常斷之唐虞三代謨詢咨牧夢卜登賢與作福作威操柄馭吏兩不相妨何其盛也後世有躬親庶政不任三公說者以爲懲前世之失權然其後權端日輕政柄旁落遂有著論言昔之三公任重而貴輕今之三公任輕而貴重又有上書言今之三公有其名而無其實其說果有當歟唯我高皇帝天縱聖神乾綱獨攬罷中書省毋置相以政事分委六卿神謨淵畫高出近代矣乃再傳而即有內閣之設浸冐相名果何故歟二百年來權任之重輕名實之有無亦可得而言其槪歟皇上睿智聰明同符聖祖臨御初年委任大臣穆然恭己十年後太阿獨持心膂罕寄馴至今日官僚多虛郎密勿重述亦單職歲久豈亦有所懲而然歟抑臣下之誠心信志不足以取信于君上而致此歟昔人有言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茲欲權歸于上臣重于下以虞聖主獨斷之明用人之美將何道

而可諸士其極言之將藉手焉　丹扆獻

天下大器也人主能一人有之不能一人操之則不得不分其事于人分于人而又慮其擅于人則不得不攬其權于巳分之所以爲任也而善任者必善操舍操以爲任則委轡馳銜之釁生矣攬之所以爲操也而善操者必善任舍任以爲操則叢脞釜鬵之患至矣虞廷九官十二牧都俞吁咈于一堂何其任也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五載巡狩班瑞群后律度量衡一稟成法則任而未嘗不操也周之盛也六典建官八法馭吏何其操也而三公論道六卿分職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無

不得人則操而未嘗不任也蓋其君臣上下一德一心無所間隔頓八紘以爲馭而不知威福之自專委羣極以平衡而不知事權之有屬任總其任操總其操如耳目手足供役于心心知耳目手足之爲吾用不畏耳目手足之爲吾侵也維時未嘗有相名乃寓以司空宅百揆旦以三公兼冢宰相莫重已秦立丞相而漢因之盡莞天下事然至建元元狩之間九卿更進用事則丞相取充位矣本始元康而後朝政盡歸大司馬大將軍則丞相爲贅貧矣炎祚之中移非其主之失于操乃任非其人之過也光武懲之親攬庶事不任三公其後揆路

日輕事權旁落侯威縱橫復如哀平之世仲長統發憤著論謂向者三公任重而責輕今之三公任輕而責重而陳忠上書言今之三公有名無實選舉誅賞盡由他曹而災異變咎輒譴責三公其言皆恫切而有餘悲此則光武知操而不知任知懲前世之失權而不知其後之失權乃愈甚耳　高皇帝神聖開天群臣莫及始因勝國之舊置中書省設左右丞相以汪胡敗而革分其權于六曹一準周官之制於是百司庶府頫首以稟成于　一人而　王勢彌尊乃帷幄謀議之臣如劉基宋濂輩日侍左右矢口而賡明良之歌造膝而陳安攘之略即虞周猶遜響焉蓋任以實而不予以名此　高帝之所以爲善操也　文皇因之設立閣臣亦猶　高帝之遺意焉其後萬幾浩繁　人主不能獨覽于是委綸綍于代言寄腹心于密地而其勢始重又其後則禮貌日隆臣僚不敢與抗于是漸次升師保之階雍容處朝紳之右而其重始成又其後則根株既固枝節因之橫生于是上有所藉以爲叢下有所營以爲窟而其重始極相之名所由來矣然而樞機雖莞而事柄不存名位雖高而威權靡擅能如申屠嘉之窘鄧通乎能如崔祐甫之除吏八百乎能如韓稚圭之以空頭敕押任守忠

乎蓋其官差將于東漢之三公而其職任不過如唐宋之翰林學士擬之于前代之相臣其名實輕重之間大徑庭矣又何至覆雨翻雲薰天炙手以釀成極重難反之勢哉二百年來　列聖承休　皇靈丕暢朝有股肱之美國無擅斷之姦於乎盛矣而或者謂　本朝相業之遜于前代亦由於此果何說也前代之相臣其于朝廷如河之于海海不借河以潤而河亦能自爲潤也

本朝之閣臣其于　君父如月之於日日不借月以光而月不能自爲光也建置之勢實使之然曷足怪歟我

皇上天縱聰明同符　聖祖臨御初年拱手垂衣以

閫事付受遺之重臣而其人亦殫力敢任果于有爲十
年之間法度修明綱維不弛中外晏然無風塵之警此
亦任之效已然而宰割太專則威疑于震　主手稜太
露則埋昧于今章田蚡之除吏漢帝有所不堪楊炎之
作威唐宗因而發憤況當　熙朝而事沖年之　聖主
哉一變而盡收威福于　穆清秉衡柄者以委蛇奉職
再變而併虛官聯于列署望　朝宁者以寥落興嗟批
鱗折檻之藎臣悵白駒而遠逝憂盛危明之封事束高
閣以塵封甚至密勿論思之地畢𥌓多年股肱心膂之
司睽孤日甚說者謂懲於任而遂轉爲操快於操而益

疑其任如持重寶焉既以予人而復得之遂什襲藏之
而惟恐其失也理或然矣顧　皇上亦何嘗厭任乎外
而藩方之事必委之撫按不中制也內而軍國之事必
筦之諸曹不旁潰也大臣與小臣爭必伸大臣不熒聽
也事內與事外爭必主事內不肘掣也雖腹心委寄之
誼稍遜于往時然而　閫可叩廣可補　內降可以封
還　雷霆不測之威可以時霽不至灑然渙然邈不相
屬也故謂　皇上之不任者過也乃求勝任于今日則
未易言矣　軒陛隔　穆穆之容簪紳寡師師之象綸
扉特掩軍國何取于平章　渙汗長稽天工曷賛其寅

亮揭丹心以自矢　上必罪其沽名秘諫草而不宣下
且訴其緘口一事而欲行欲止眞同築舍于道旁一人
而作佐作賢豈但瞻鴻于天畔其云省議論矣而憒室
之煩言日興皆欲撤藩籬矣而井陸之分部愈甚將激
揚之太過則漢家之疹痒可憂如白黑之不分則宋室
之調停宜鑒此非正色立朝如王孝先膽量兼至如韓
魏國身繫安危爲天下所傾信如　晉公司馬君實鮮
克濟矣執事慮　皇上之不任而慫正慮任者之難其
人也執事慮　皇上之以操而妨任而慫正慮無能任
者以成其操也蘇子由云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夫

所謂重臣非他能任而已矣當震撼之衝不以利害撓
也處煩瞀之會不以非譽奪也値國家危疑多故之秋
不以存亡生死動也其誠心信志使　人主洞然知其
無鬻權市寵之私而天下曉然信其有亨屯幹蠱之具
此之謂能任之重臣而非權臣而　主上又推心寄之
猥喩受之時　召見以親之一札十行以訪之如　宣
宗之于蹇夏　孝宗之于劉謝　世宗之于張敬孚手
足腹心歡然孚契益然流通而又爲之明其去就善其
進退以養其禮義廉恥之心而毋使有觸藩羸角之苦
尚何臣之不重而權之不歸于　上哉又何必屑屑然

計較于權任之重輕名實之有無也雖然愚有感于易矣易之言曰五多功三多凶以三處下位之極也又曰二多譽四多懼以四之近君也今上旣多功下亦多譽獨有人焉居上下之間立于多凶多懼之地而又有三之極無四之近是聖人之所憂而未有如今日之甚焉者也物窮則變變則當反其始始者何 祖制是已夫

高皇帝固云六卿吾相矣是安得取所謂閣臣者而稱之而恬然受之愚生誠有概于衷欲言囁嚅而未敢竟其說也

和衷第二問　萬曆癸丑會試

問國家之福莫大于和人心漢臣言百官和朝而歎心治于萬國如所稱虞周之世至盛也然皆謀謨虞同寅協恭公旦告奭偶王在亶其所由和可知已三代而下衰世之黨二漢季鈎黨起于宦官固勿論其在唐宋說者謂不在小人而在君子豈君子之議論意見亦不能盡同歟夫亦有稽察長厚異而治漢者謀斷異而濟唐者議戰議守異而利宋者何以異矣而和若是儒亦虞罰之遺意歟近世士大夫意氣各分同異相角或憂其有前代之黨釁而以爲其端起于議論太多是非莫辨然歟否歟辨之之果何術歟宋臣有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其於今日亦有同歟夫議論爲政者所不能廢也因議而爭亦人情之常爭而激激而釁以爲世道憂則過矣將欲反之以臻太和之理誠未易言諸士當有畫焉

天下之勢無異同之謂大無偏觭之謂平守其畔而不相越循其實而不相爭之謂和故和之道非難言也官有方事有任功實有準是非有極而異同之門絕偏觭之形化矣何者人固勤于職之中而不暇也不勤于職之中而其精神氣力不能有所歸一勢必淫而泆之于議論夫議論者門戶塗徑之所自起也議論之生大都狎其近而爭其小夫矜于氣之爲見見必近聰于身之爲爭爭必小而往往附于國家遠大之事以爲名獨不思夫營其職內之事則國事也鼓舞于營職之一塗則莫不後其身而急君父也事莫大焉計莫遠焉而何暇呶呶之爭爲爭之端自同異生自君子小人分別生道

以議論同異而遂有君子小人以衆人處于議論同異之中而又欲分別君子小人其於和之理不亦遠乎世之盛也其君子渾渾穆穆如元氣之在渫而天下蒙其師濟之休迨其衰也其君子之氣稍自矯厲發舒而國家受其誶詬之禍葢虞九官周二相當時禮樂工虞之屬事無不修而猶然相戒相勗若涉淵氷之懼也故皐陶曰同寅協恭周公曰偶王在亶斯亦虞周太和之權輿已自漢而下有黨有爭日趨日下顧廚俊及諸賢之與中常侍角也傷于激矣然猶曰非我族類不相容也牛奇章李文饒同爲唐相而借公事以快私憤傷于險

矣然猶曰名位傾軋不相下也洛蜀之分曹起于歌哭之一言而醖釀胚胎以成元祐熙寧之黨此何爲者故合三季之事論之宋之失爲最甚何也漢之爭此君子彼小人一是一非之局易明也唐之爭名君子實小人兩非無是之局亦易明也宋之爭始君子終小人終之小人易明而始之君子則似是似非之局最難明也彼其合一代名人以有用之才辭議見有盡之精神氣力轉徙于風波支蔓之途自相角逐令小人得起而乘其釁故曰君子之過也嗟夫此丙魏房杜韓范諸賢之同心所以爲不可及歟而要之諸賢之難非同之難異而

能同之難凡爲國則無不同也凡爲身則無不異也夫矯于職事則異亦同也矯于議論則同亦異也明國家遠大之體則同異不立併君子小人之名亦不立也逞一時近小之爭則同異莫辨併君子小人之品亦莫辨也我　皇上執大象秉和德以包荒臣下而士大夫意氣日益發舒名節日益興起才日盛議日多議多而途亦多才盛而氣亦盛邇者或深懷漢唐宋季世之憂而愚以爲不盡然也漢之對壘者有節甫而今無節甫也唐之樹幟者有牛李而今無牛李也其頗相類者則宋事耳然猶幸其類宋之君子而未盡類宋之小人也論事

而甲乙矣特事以見分而甲乙總在事爾論人而鄂越矣特人以區分而鄂越總在人爾令事核其宜人徵其品將商確之切不嫌有同有異歸一之後可以無同無異惟夫偏重之極乃漸虞其挑且激也始因事起爭而後且置事于不足理始因人聚訟而後且委人于不足惜今日類宋之君子而他日且終類宋之小人也非獨類宋之小人且恐有如牛如李如節如甫者相挺而爲難舉三季之禍萃之一時也揆厥所由皆議論多耳夫議論何以多乎大凡攻守依乎區域向背視其盛衰若無畛可分誰樹堅壘之敵無壇可逐誰開去就之塲哉

獨守其砥柱則衆自息于狂波矣故特立者無議論也較長量短目前之恩怨幾何爭是競非局後之勝負安在等愛憎于浮烟飛沫則滄滓不礙太空任曲直于飄瓦虛舟則藩籬何妨孔道夫既物化而心開自能忘情而游世故達觀者無議論也夫人雖知見百出而平旦之是非了然即機態横生而靜夜之悔復不遠若于公正之中留尺寸寬閒之地更于開悟之處轉從前執滯之機使在人既有所容則在我可施其力故與善者無議論也人盛一心心盛一知我自謂是孰肯非我謂人非孰肯稱吾是誠使我能降心以下人人豈不敀

心以從我相如得之于廉頗王濬失之　土渾古今人情豈甚相遠故崇讓者無議論也凡如千議論者皆其一支一節之事而國之大紀綱不與也其論人亦一方一隅之人而國之大是非不存也宋臣司馬光有言周室之衰其臣不明于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今日之爭固未必盡出于近小第爭而不已而置天下國家事于不問斯亦近小之屬矣今欲以議論省議論不若以職事省議論以議論定可否不若以職事定可否蓋職事者人君之職事也事有官官有人正朝廷所倚以治亂也精于局之內自不淫于局之外賢者不得有所倰而不賢者不得有所曠則賢不賢之分各得矣任事者不得有所借且不得有所委而言事者不得有所撓且不得有所覆則言事與任事者之情各伸矣吏治民憂國法兵政當吾之事則皆權而不必與世爭權矣謀斷張弛吐茹遲疾程吾之事則皆功而不必與人競功矣故欲辨是非必明分守何也議于分守之內者農言稼工言規矩也議于分守之外者視言庖圬言削也欲明分守必論幹濟何也心計者長于錢穀韜略者閑于邊旅寬大者習于撫輯清靜者優于坐鎮綜覈者利于摘發密察者工于煩瑣

大小短長無材不可程無官不可任也欲論幹濟必神鼓舞何也嗜爵位者有爵位可收好名譽者有名譽可致乘其意向所趨之路而予之以其取之功名彼之奮發乃彌甚而國家因得其用也欲神鼓舞必察眞僞何也有心任事者即爵祿名譽亦眞無心任事者即道德性命亦僞眞種如穀僞種如稗穀美而稗可食然而稗終不能混穀故誠得其眞而僞者將自退也凡此者皆所以化異同省議論而臻大和之理者也蓋古之善言和者莫過于箕子之洪範無偏無黨和之至也而必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周詩祖其意而曰周道如砥其直

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惟合君子小人而履且視以共遵王之道路此偏黨之所以消耳乃其責尤在君子夫君子者對小人而稱小人小而君子大也而人之所以小者非盡姦邪之謂凡見囿一方守專一局情偏一嗜知同不知異知此不知彼知利不知害如此者皆小也君子量大故能容天下之小力大故能用天下之小道大故能化天下之小天生人材其爲容人用人化人者什一耳其爲受容受用受化者大都什九其容之不可容用之不可用化之不可化者則亦什一而已堯舜在上比屋可封而投裔之凶僅四人由此言之天下

有與小人與君子爲矛盾敵而水火讎者有幾哉其可得而轉移者皆堯舜所爲鎔鑄于比屋中者也特慮夫君子之敬與誠有未至耳敬則靖共爾位以對一人誠則推赤無猜以孚衆人集衆能皆官方合衆慮皆國是皞皞乎人盡游于太和元氣之中而尚何同異之分君子小人之可言哉此又皐陶公旦之意而愚以進之今日士大夫者也

政治第三問　萬曆癸丑會試

問古人之學必效於事故周禮以德行藝賓興賢能而官使之也兩漢猶有此意何末流之漸失唯文是重歟宋儒胡瑗獨紬科舉之學敎人以經義治事斯亦周官之旨已經義以立體與德行同科不待論所稱治事者則程朱二氏嘗言之曰兵曰農曰水利曰筭數此四者若是急歟彼王安石之學詎非周禮相提而論何以別焉瑗爲湖學條敎具在於此四家其遺文蕘如矣雖然古今之爲四家者載籍具在也盍略陳其槩歟何去何從若之何乃稱純備可肄業及之我
聖祖掛科過不廢治[illegible]兹亦倣瑗之成法於經術之餘舉所謂兵農水利筭數者令務弁之倫相與切磋究之以式刑禮制治明周禮可乎即廣覇何階勸誘何術敦經世實學也多士行有事矣尚茂明之而他日以成其信

國之官人非爲是人也爲是官也抑非爲是官也爲是

事也將使人能其官官舉其事則下必習其所事上必官其所能柰何取士也而常以文哉文章之始本古者言辭之屬以九能爲大夫其載筆爲書者用之闡德行以敎人表道藝以傳業耳德行業之外且無文焉而後世沿文之流失文之本又懸爲取士之的而習所不用用所不習士與取士者兩忘其初而千歲不復也成周之法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賓其不率論其秀而賓與之則下各習其所事矣選而升學又論其秀而升於司馬司馬辨官材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則上必官其所能矣下及兩漢與廉舉孝辟召歲選太常弟子通

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拔其高第異等猶行古之道也
使天下士大夫自少至老其精神才力畢用之身心性
情國計民命而絕無滲漏之處以故得人最眞收效最
實流澤最遠夫周之才盛於文武尤足徵於春秋戰國
也漢之才盛於武宣尤足徵於建安章武也彼唐宋之
季何寥寥哉教養選舉之法盡失古初當其盛僅足供
薪槱之用逮其衰遂不入網羅之目矣胡瑗氏慨然傷
之其爲湖學也絀浮華之辭專以體用爲本申飭科條
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明經術彝倫以立其體曰治事者
治兵農水利筭數之事以周其用于是時天下稱湖學

多秀彥出而爲政若老於吏事也其高第弟子如徐積
劉彝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之流往往有國器之目
程顥朱熹爲瑗稱述甚具跡其所樹立成就可謂讀周
禮而善用之矣宋有讀周禮而不善用之者王安石是
也嘉祐治平之際泰極而蠱矣遼夏之強寔偪處焉此
時而因仍不事事庸得無靖康乎安石遇不世出之主
以興衰起敝自任未失也其病在於逐富強之末不求
政教之本又不能作養成就天下之賢才而賴其用何
者青苗手實非財也保甲戶馬非兵也法行之初用一
切才力小人欲倖其成而逐之非材也令安石之時行

瑗之教陶治一世有體有用之人才而相與圖迴幹濟
必無元祐紹聖之爭亦無靖康之禍矣故二氏之學周
禮同用周禮異也惜乎此四學者欲求其述作而已亾
矣條教之凡則瑗使其徒羣居講習間爲論定其理或
自出一義使以意對爲可否之如是而已乃尚有不亾
者古今載藉四家之言可略數也古之言兵者其別有
四曰權謀形勢技巧陰陽其說本黃帝太公其言則孫
武吳起尉繚李靖其敘述則丘明盍以故典將宜夷情
地勢而學始備獨陰陽一家初本以愚士卒之耳目拙
者乃以自愚而致禍敗故害兵者陰陽也農之別有五

曰田農蠶桑園圃畜牧器用其說本神農后稷稍存于
管仲亢倉而詳於賈思勰韓諤王禎苗好謙之屬盍以
積貯救荒之策與近世之著述而大備獨彼惰游末業
巧取當世之安逸富厚而煩冤瘁耗悉歸農夫上之政
令或從而助之農乃大傷矣故害農者妨農之政令也
水利之別有六曰溝洫漕輓河渠塘濼堤岸牐斗其說
宗禹貢鄭白以下無文辭而後世能爲一方之言者自
居易范仲淹單鍔任仁發之屬盍以地志與諸方之建
白而大備其作用宗本則周髀之句股測望商高有言
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此法不講而隄防

障塞之事多使水行地上否者鄰國爲壑耳故害水者
隄防障塞也筭數九章自方田至句股而綜以二術曰
衷曰綴其說亦本黄帝僅存於商高詳于孫子五曹張
丘建夏侯陽之屬今遺書旣鮮仍多譌謬宜蒐採刪政
并詳其立法所繇也否者獨病於造曆而漢以來或妄
爲神理之說以爲曹元理之後徒得其名數云爾神理
者探測幽隱遂知來物使人茫然玄想而失之目前故
害筭者神理也去此四害聚彼衆長郎瑗生斯世度所
傳習止是已而獨惜夫今之取士有失昔賢之意因以
失　聖祖之意伏見我　高皇帝初年定文武取士法

應文舉者察言行考經術試書筭時務武舉者先謀略
次武藝是皆監于周禮折衷近代德行道藝之選至詳
備也乃頃歲以來畸重之勢武勝唐之聲律遂不殊於
宋之經義矣必將廣厲學官令賓興官使彬彬質有其
體用乎請郎瑗之法以求復　聖祖之制悉取四家之
書分俾儒臣甄別論次刪繁舉要各爲一集布之黌校
俾　累朝頒降諸書並傳習之凡試士策經史時務此
四事者必與居一焉有精其說者擢高第策武科者而
以兵兼通者得超其資更請分兵農各爲最略一書筭
數之淺近者隸焉農則水利隸焉兵以頒之司馬農以

頒之太學銓曹凡弁之繼者胄與吏當選者誦通明大
義乃得襲與銓也有通全書者亦得超其資若仕而用
有成效者不次擢之如考功法若此而所用者即所習
能學者即能仕長才大器罔不摩厲以需負荷其樸樕
小材皆得挾持尺寸以自效于桑梲之任蓋至臨事之
日左宜右有而始見豫養夙習者之爲功不然者恐徬
徨四顧而莫知所寄也今天下之大勢生何知焉而適
因明問以有慨於宋宋之失在弱州郡之兵遽謂安矣
而不務武夫州郡强吾能使之弱也夷狄强吾不能使
之弱也故三狄遞強而宋不支矣其理財薄田賦而厚

征税是也急錢鈔而忽穀粟非也穀粟多吾得以貨幣
重輕之而權在上穀粟貴貨幣將無權柰何刻賈韓氏
農書賜勸農使者而使民間不得習與律令俱藏豈不
異哉一尺之土必有高下一杯之水必有去來推之天
下之大節宣失得之間利與害俱無窮也禹稷之法亾
而言水者惟知有河爲其決耳決者非獨河也而河獨
重爲漕乎抑知與天下之水學盡修天下之水政而河
可無決乎漕可大省乎蘇軾輩嘗以爲言而莫能用何
也唐筭學博士業十經五年而學成今曷爲不傳而宋
之名能筭術者如沈括衛朴輩不數人筭不幾亾於

夫富國強兵非聖賢所諱也而世儒不言富強謂始於孟氏然而孟氏所惡者取民無制率土食人耳若以本業富以仁義強不曰菽粟如水火乎不曰制挺撻秦楚乎卽孟氏何嘗諱富強而求貧弱哉天下恬熈人情多樂於無事顧惟治事乃可長無事其喜事者或因而求事外之事亦惟治事可易其所事三季以來蹈此二弊者宋爲最甚而欲拯此二弊者獨𢖍之意爲最深何者人人有所事事卽厭事者惕然不息於事中卽喜事者瞿然不遑於事外也欲致行之則在　上之精神所嚮而已天地之間日攝氣月攝水無微不應感之者精赴

之者誠也精令率作興事一日而若日若月　照臨之誰不敬應生不敝猶願學焉

曆法第四問　萬曆癸丑會試

問儒者之通天人至律曆而止志曰推曆生律而柰下闕布筭其法以律爲宗將律亦可生曆歟京氏之六十律劉氏之三統曆皆參兩錯綜取數于易而錢樂之復演爲三百六十以當朞數爲一行則專用大衍之策若然律與曆宜有成法何贏縮遲疾之度經久則差損益進反之數迄無確論歟堯夫潛心于易蓋數十年顧獨有取于太玄今以玄觀之大抵皆祖漢四分之法以準易率補湊合曆律家頗多譏刺而謂知天地之心豈堯夫于曆律亦未精歟而或謂洪範本于圖書渕律占曆自柘脗合其與諸家同異安在今　天子數當天地之中　德秉陰陽之和正宰火半時也明時起事審聲知政宜有能折衷諸家以贊　聖化者故願相與論究明者于篇其他推步積筭累牘難盡又未暇以寸晷窮之也

天運可以儀表測也儀表立而度數準焉聲音可以器

物寫也器物設而度數形焉故曆有實積有差數有加減以至章蔀紀元不爽分秒而法始密律有元本有正變有陪半以至往復唱和不失忽微而調始和是執事所謂累牘難盡而不可寸晷窮者也請就明問所及折衷之而徐及其槩班固志律歷曰推歷生律而洛下閎布筭又以律起歷夫以曆生律是也而候氣則非蓋黃鐘始于一陽陽氣無日不升豈待一氣漸變始衝緹素必無六律並埋應止一管假室移數武卽子午易位且地有南北則濕燥不同昔人按驗意亦有槭焉而非其自然耶然以日南之極景起黃鐘而卽以日至之分秒

歷朞實則十二律之隅位固可定也所謂天效以景非地效以響也以律配曆可也而以生曆則不可蓋黃鐘之八十一黃鐘自爲數耳何關于曆今以九九乘之以取日法又以九九歸之以復甲子天日齊數既無等差晦朔平步尤多錯繆先陽後陰毋亦不知而曲爲之解耶然以黃鐘之子起冬至陽唱陰和周流六虛則十二律之應節適相符也所謂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也以五聲乘十二律則爲京房之六十律取八卦之變因而六之則爲錢樂之之三百六十律以當朞數京固師焦氏而失者統四統五既無定論隔八隔九未免

乖次直卦而截去其四徒取成數之合損益而棄增其餘何分不盡之筭若樂之則推演其術逾加煩碎者也劉歆三統曆以易象合春秋取數大衍而時出于占僭一行大衍曆用通法相乘除強附于易而時雜于緯劉蓋附經傳而失者月策取于交蝕何關揲法歲實得于測景何用周至陽九百六之說誕漫無憑氣至朔至之差吉凶安在若一行則增修其術未免承訛者也蓋曆法疎于四分病在斗分太強音律備于五調患在旋宮不足繫度不合先天本漢儒之僞讖卦氣出于易緯豈孔氏之微言京劉輩不知曆律而竊取其數以成文一

行頗稱知曆而實入于易以眩衆總之于二者無當耳至如楊子雲太玄準易以牽牛起冬至周還牽牛即鑿度律曆相得之說也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即太初四分數也日乘六甲周而復逢斗分小爲一年大爲一元亦四分也一辟三公九卿象三方九州皆一三九以治律呂亦漢律歷志數也祖述舊章拮摭溢語侮弄造化繫籍聖賢劉歆用以覆瓿承天譏其謬妄所自來矣邵堯夫儒者顧惑其說曰太玄知天地之心今觀堯夫以日月星辰爲聲加水火土石爲音亦如八卦相加爲六十四以十二與三十相參起元運會世氣盈朔虛一章

而盡亦祖四分身在堂下固不能辨堂下之是非矣洪範昔言倣洛書而今云倣河圖者蓋自北一之五行迄西九之福極經緯錯綜爲數皆四十有九以是測律五聲之相生由中而南始于宮終于角左旋一周以象河圖也六律之相生自子而亥始黃鐘終林鐘右旋一周以象洛書也以是占曆日爲太陽其數九居洛書之正南四之爲三百六十有奇而日周焉月爲太陰其數六居洛書之西北五之爲三十日而月成焉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猶天之四象五十土爲衍之中數與諸家同也謂範有五行無七行則律有五音無二

變與諸家異也氣朔交食取大衍而兼劉歆與諸家異
也異者互有是非同者並歸舛錯何者曆與律非出昜
範也同紀陰陽而已曆與律亦不相用也同貧度數而
已今　天子數當天地之中　德秉陰陽之和正澤火
革時也草茅豎儒何以仰贊　聖化黜然請畢其臆今
曆家名易差者盈縮遲疾之度諸如步日躔步月離七
政四時十二會宗焉而其要乃在先辨歲差短長之度
曆之有歲差猶衣之有領也歲差始於虞喜之五十年
下逮何承天祖沖之劉焯一行之徒互有損益獨郭守
敬定為六十六年加以上長下消之法元統則仍其歲

數去其消長此近時言曆者所聚訟也而愚以為統與
諸家皆非也即守敬亦非也蓋歲差眞率本循環消長
長不及百年而差一度短不及六十年而差一度消下
極則反長長上極則反消猶冬夏寒暑之永短相禪故
名歲差言歲歲差也夫曆家之法往者必返而立為一
定之消長恐自今以後五百年不復可消而守敬之法
亦窮矣今律家名未定者損益進反之數諸如互相倒
互相生五均七始六十調宗焉而其要乃在先辨黃鐘
短長之數律之有黃鐘猶網之有綱也黃鐘始于爾雅
之九寸下及管仲司馬遷楊雄張行成之流迄無異議

獨呂不韋言伶倫取竹斷兩節間三寸九分吹之李文
利因之謂黃鐘最短音清此近時言律者所聚訟也而
愚以為諸家與不韋皆是也獨文利非也蓋黃鐘本律
實九九八十一分當其為宮則用全當其為徵商角羽
則用半倍半為七十八分併吹口為八十一分故伶倫
吹管聲出三寸九分之間名曰含少少者半聲也夫律
家之法濁之徐清而必以蕤賓為九寸最長則清濁之
數與聲音之理一切相反而文利之說亦窮矣歲差定
而後可言盈縮遲疾日之盈縮由日躔最高最卑於今
最高適在鶉火故冬縮而夏盈也月之遲疾由月離入

交入轉行道南北曆分陰陽故陽疾而陰遲也究之則
日有盈縮月無遲疾月之本輪恒自平行於白道內外
循環出入外與列宿偕行則疾內與列宿違行則遲又
推之則五星之行視月而遲于是有疾留伏逆其推步
之術與月同理而已黃鐘定而後可言損益進反律之
有損益也制短長大小為清濁高下而變雜駕辨與無
窮也律之有進反也因陰陽逆順為環轉旋宮而出入
周疏與成文也究之則物以三成聲以五立以三參五
而數終于八三五八之用不可勝原損益固不定於三
而進反亦不止于八又極之則十二律與其長圍皆符

遞加遞減其相傳法數特宜用以爲例而已今律曆二學廢壞已久必欲明時審聲紹唐虞之絕業乎愚以爲無先于明理理者物之所由然也是不可虛揣不可空譚要當于器數之中究極其元本之處夫是之謂明理理明而後可以御數數者物之所不得不然也是其多寡各有度損益各有故必先之類然畫一乃可令彬然錯比夫是之謂御數數御而後可以制器器者曆所自成聲所自出也曆之器先立儀七政各有儀而無要於日月今之儀象略矣所宜詳求之者也樂之器先立均八音各有均而無精于絲竹今之均法亡矣所宜創爲

之者也器成而後使明理御數之士各效其能以爲曆則實測焉耳以爲樂則和聲焉耳夫天行者曆之本也實測之法在悉去牽合之說而熟察夫往來遲速蕩搖逆順之數虞書有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洪武中元統李德芳爭論曆元及歲差[illegible]　高皇帝曰二統皆難憑止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　聖祖所謂驗虞廷所謂在也人聲者樂之本也和聲之法在悉合律同之音而壹稟於上抗下墜曲止倨句之節虞書有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而洪武中學士朱升辨磬聲以宮爲徵起居注熊鼎言石磬難和　高皇帝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　聖祖所謂諧虞廷所謂和也洋洋　大訓斯亦先聖後聖千古同符矣嗟乎今之律曆所以遂廢不可復者何也樂之防過弛曆之禁過嚴合之則視兩事太輕而莫之重也　國初命太宰詹同宗伯陶凱製九奏樂章一切流俗諠譊之樂悉令屏去今者溺音騰沸亂于雅害于德莫之禁止是過弛也天文曆法自周禮分爲保章馮相二官歷代正史分爲二志今時世業分爲二科乃者槩稱明禁使正時敘言妖祥者並從廢格是過嚴也　高皇帝命勳臣劉基爲太史令詞臣吳伯宗譯回回曆令學士朱

升范權領太常寺樂舞始未嘗不重而後稍輕也時所不貴誰肯探賾索隱共相倣習以當年之至難而易當世之至輕哉誠慨然黜邪崇正博訪周諮令言者得伸能者自見當有輻輳並進而自效于　闕下者矣抑有進焉時以作事也故天子居明堂以頒月令使大典有常禮文足備上敬慎而下信行令得無怠事失時乎樂以比序也故聖王稽度數以節陰陽使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而六順生令得無嘽緩噍殺乎則夫法乾元以暢若倣洪範以立極尤歷象和聲之本也是所以仰佐　聖化萬一者也

虜倭第五問　　　　萬曆癸丑會試

問書稱惟事事乃有備夫戎事之大者也而邊為吾安危之關豈不以備哉今邊患亦孔棘矣廷之議撒寧之銀定遼之蟒金蜀之播猓猶曰其小者也乃者卜酋請封諸部業環款塞下　聖書已頒而忽復颺去議者紛如虜之有他志然歟否歟明詔虜封遲速不為中國重輕盡急不在款而在備　廟謨閫遠矣若倭情更異往下朝鮮我未大創之也琉球矣浸欲據近島矣彼實謀我而可無以待之歟　明興倭虜順逆屢變自　肅皇帝以剪滅驕倭而東南底寧　莊皇帝以款市縻虜而西北謐靖今情形非昔矣議者謂虜猶表餌可施倭終非職貢可來也其信然歟先朝廟堂之議海上之略犖然具在可責實而行歟其術禦之方或同或異亦可得而詳言歟抑更有本計勝于帷幄可為當守功否若曰封事計日結也倭在大海外先自擾無為也毋乃失事事之旨非執事者所樂聞矣

今疆場之患莫急于倭虜策虜者曰是數十年款附于我徒以一酋婦故今酋婦物矣戎心必變不予之封且聚而訌我予之封又散而挾我　聖書未下則相率叩關既下則復颺去此局不結邊患無已時也嗟夫以中國之大封疆之重而寄安危于一酋婦已非計矣況欲封在虜則我重欲封在我則虜重我重則緩之而自急虜重則急之而愈緩自然之勢也故封之遲速可勿問也策倭者曰是昔年蹂躪朝鮮毀我藩籬近又併吞中山以二百餘年恭順之屬國而我不能救也今又用中山入貢求與我市矣我之姦民日交關不絕以中其心柔之則驅而合于倭不柔則為患滋大謀之不臧海邊自茲始也嗟夫以彈丸之島滄溟之隔而欲暴師海外踵往年朝鮮之故事必不得矣惟是倭之志不在貢而在市其謀又不在中山而在我我堅則以中山為嘗我瑕則乘中山而逞亦自然之勢也故貢之絕否可立決也往　肅皇帝時倭殘我東南十餘年不解後卒殲滅之究其禍本乃始于宗設宋素卿之爭貢　莊皇帝初年虜不忍孽孫之愛蒲伏請命于邊吏願為外臣我因而許之然廷臣猶力爭其非是賴　廟謨乃決維時虜實求我非我求虜故更五十年而盟不敗執事所謂虜

猶表餌可施而倭非職貢所束即往事其明驗已乃倭虜之情形固有不同者虜朝躑林而夕飲馬于長城之下夕候月而朝蹂我于郊關之內如鳥獸焉飛翔奔突莫得而制而倭則限隔大海洪濤巨浸浴日稽天鯨鯢出沒颶風時作一不戒而盡為魚腹中物矣故夫虜之犯我易而倭難也然而虜之來也利則掠不利則去縱之則掠驅之則去我為主而彼為客終不能久留而倭一入我地無反顧之心奮其死力以與我角敗而復振散而復合巢我室廬食我禾黍役屬我人民我為客而彼反為主非飽其欲不去故夫我之逐倭難而虜易也

乃今昔之倭虜又有不同者昔之虜大酋爲政號令歸
一其勢合今之虜諸部爲政彼此雄長其勢分昔之虜
服食起居尚與華殊今之虜服食起居漸與華習夫其
勢分也將人人有求于我我何以應其漸與華習也將
貪漢物愈甚而要索愈多故夫昔之款虜易而今難也
昔之倭部落爲難志在抄掠其寇小今之倭酋長爲難
志在薦食其寇大昔之倭吳浙閩粤受之燕齊不及也
南北衡分猶有備有不備今之倭南倚中山爲犄北營
釜山爲穴其地盡直我中國首尾合應遂無所不備夫
其寇大也將必幸于人逞其無所不備也將我之力愈

分而奔命愈困故夫今之禦倭難而昔易也此倭虜情
形之大較也乃其最可慮者我塞下之民日以我情輸
虜且逃而從虜如趙全李自馨之類絡繹不絕豐州之
板升幾若魚之淵而雀之叢焉海上之民走倭如歸市
其習于倭人不啻其鄉鄰親識也一旦有事慮無不化
而爲倭者嘗嘉靖時東南之亂荼毒半天下然其實倭
之來者不過數千人其餘皆吾民耳我之虛實已盡知
之因吾民之習用倭之銳故難克也故夫禦倭虜之倭
虜易而禦中國之倭虜難也總之惟在于修備之一言
乃今甚[illegible]者荷如哉吾沿邊而求荷戈帶甲之士

其技擊馳射足抗虜者百不得一吾沿海而求樓船下
瀨之師其艨艟戰艦足禦倭者十不得一所恃者虜款
之未敗與倭之未卽來耳款敗而倭來胡以待之方虜
之始款也高文襄請以八事課計邊臣三歲一閱視治
其功罪當倭之紛朱紈嘗欲盡法諸豪右之爲通倭窟
穴者惜坐搆以死譚綸唐順之先後條上二十餘事多
著爲絜令今諸策具在果欲爲修備計卽南北異宜今
昔異勢大略當無出此而奉行歲久具文鮮實誠使封
疆大吏能破因循之習奮然督勵一見之施行南北之
患庶幾其有瘳乎而其要則莫急于用人所謂用人者

有四一曰精間諜也夫兵家之勝必取於知敵之情令
敵之動靜入我目中卽我之控制出敵意外今倭虜要
領何在其所祈向期會何指柰何以冥冥決事乎虜諸
酋方猜而爭倭諸島亦角持不相下尤吾用間之時蔣
洲遣而王直來王勳北而仲祐縛亦小試之驗已宋臣
葉夢得安撫浙西委買人柳悅黃師舜偵探女直動息
以[illegible]參驗兼戒毋得誘致虜使與張皇漏泄其遺意可
師也二曰得守令也漢邊郡太守綰銅虎符得自興發
討擊名爲守其實將也今[illegible]守權輕無關乎兵事然當
預備才能使練習邊務以[illegible]備其使者之選至于東南

嚴邑襟帶江海安危休戚與民共之更當爲地擇人因人任事平時則生聚教訓臨事則捍禦折衝固圉靖民誰非保障往者台州守以戰勝聞義烏令以練兵者則其效矣一曰重將領也庚戌以還倭虜相紛挐往往失利人謂兵無朝氣矣乃陳鳳朱玉率寧固兵援紫荊再戰再捷江汝棟伏銃卒搏黃酋洗馬林大創去戚繼光殲倭閩中奪百萬生靈于豺狼之口其功視劉江之望海堝不啻過之國家獨憂無此等人有此等人而不得用耳廣蒐羅重任寄使展其力寧憂倭虜哉一曰專節制也今之督臣則古之都督制置其權最重往三衛戡

遼左王翺之出鎮也大帥而下得用軍法從事而遼以寧虜入滴水崖翁萬達督周尚文等與戰二日不解甲無敢退者虜遂巡遁去張經治兵嘉興爲師期不語幸臣卒大破倭胡宗憲繼之竟誅陳東徐海縛王直東南之禍始息今誠得若人而付以閫外之權毋牽掣以議論虜之款否倭之來否一聽其所爲失事則治其罪豈非提綱挈領之要術歟此四者皆世之所能言所恒言而卒未見有實行之者是亦當其事者之過也不此之圖而日夕彷徨虞虜之不封與倭之爲患何益之有且夫虜不封而倭爲患亦未必非我利也夫人情當禍亂

則精神奮躍不能自已及安平宴樂必就于委靡怠廢而不可振故無事而言修備寧畫餅耳又兵者凶事死生存亡在于呼吸非若他技藝之可以雍容暇豫習也故自古精兵健將皆當于戈擾攘之秋百戰而後出平居而言訓練直兒戲耳今南北輯寧日久如使邊塞時時小警以激發行間之心而習吾吏士于戰陣使其耳目手足不至臨敵而震駭而濱海將吏又日以防倭爲責伍詰姦禁販爲綢繆補葺之計其所得固已

有言釋楚以爲外懼又何必汲汲然責呼越海之揚波哉雖然愚有慮也自三代以

有歷數十年如今日者豈嘗之養癰愈久不可救而自勝國以前夷狄之種類雄強于中國者獨倭猶未耳　高皇帝于四夷絕嚴而防之獨至嘗作倭扇歌知其必變蓋　聖慮深遠矣弘治間虜入大同　敬皇帝亟召輔臣劉健李東陽議出師兩臣對未可輕動　上復語本兵劉大夏大夏對如輔臣往復商略竟令簡師命將以待蓋其心赫然未嘗一日忘撻伐也今　穆清端居宮府久隔乎然有變上下之情不通先自擾矣夫惟　聖主邈思玄覽遠追　高帝之神謨近法　敬皇之偉略時進輔臣

帷幄得闢其忠戎樞得畢其職協羣策萃

日之間而戎狄蠻夷有逆折而不敢動者

制勝　廟堂意在斯乎